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九八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九八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5 印張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史部第九八册目次

史部・傳記類

皇明輔世編六卷

〔明〕唐鶴徵撰　陳睿謨評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十五年陳睿謨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輔世編六卷》提要

皇明輔世編總目

皇明輔世編卷之一目

皇明輔世編卷之一

明太常卿唐鶴徵編纂　門人同邑陳睿謨訂

創立大業以人和為要

是承疏附奔走之任

李韓國善長

李善長濠之定遠人少有志計讀書粗持文墨而以爽事稱里中事推為祭酒至正辛卯劇賊起汝潁閒淮南北俱大震善長知天命將攺思得明聖而佐之未有所遇甲午七月會　高皇帝為濠帥子興大較以討得元横澗山兵二萬餘南略滁陽善長被書生服道謁　上聞其為里中長者禮之與語取天下大計竟日皆合上大悅遂收以為掌書記從容謂之曰若知群雄之所以敗乎曰不知也　上曰大帥與較不能相肺腑而中藉持牘者為闒通顧往往市權而行怨使下不得上心上不得下力以至敗皮之不存毛又安傅哉且夫今持牘之得存者誰也善長頓首曰命之矣尋遷為參謀自是益專精朝夕為　上謀筴諸將有來歸者善長與語察其材言之　上復為　上布欵誠使皆得自安而中有以事相猜鶨者委曲為調護俾不至齟齬一日　上從容問曰四方戰爭天下何時定乎對曰秦亂漢高帝起布衣豁達大度知人善使不嗜殺人不五載而成帝業胡元酷暴視秦尤烈以故群雄蝟奮土崩瓦解主公濠產距沛不遠與漢帝同受山川王氣能為其所為天下不足定也　上曰漢高帝所用豪傑未有踰張良韓信蕭何三人者今徐達勇力或可方信先生可當張良蕭何乎對曰

人自度其兵如此慎也下自誣亦不多讓

良智計絕人後世鮮比善長何敢望良若供給餽餉或可倣何上曰良不可得矣今天下才智之士可擬良者先生幸教孤孤將就見之對曰世豈乏材顧善長不能悉知惟知金華宋濂博學洽聞且知象緯　上曰以孤所聞知象緯者莫如青田劉基善長聲稱閒于興時子興中流言內疑　上稍稍奪其兵又欲奪善長善長謝弗肯往乙未謀取和陽王命張天祐耿再成等往復命上率善長等助之既克上總和陽兵謀計出諸將右諸將不悅善長又曲為調護使不為異時元衆猶盛王子禿堅樞密絆住等分營相侵軼上屢破之時出擊雞籠山寨留少兵佐善長曰敵至謹自保而已　上悉俘其寨歸而元諜知和陽兵少亟來襲善長設伏大敗之捷聞　上大悅曰誰謂而耀雁握筴令執戈者屈矣俄而子興死　上代總其兵因欲謀渡江善長曰我兵衆而食少冊織不利不足以爭江左利姑小俟之而巢湖將俞通海廖永安者以冊師萬餘粮數萬石請降善長乃說上曰天贊我也渡江此其時矣既破蠻子海牙兵長驅泛牛渚拔采石遂乘勝取太平　上之發采石也與善長謀置榜諭士卒有擄掠者必斬太平下即懸之五父逵肅然無敢犯　上稱太平興國翼天大元帥以善長為元帥府都事亡何從克建康東取鎮江先日　上佯怒諸將當行者以不能戢下悉欲置之法善長力捄乃解鎮江下民不知有兵善長乃與諸將謀奉　上為吳國公署江南行中書省　上以右丞相

假丁鄭侯

領省事而善長拜叅議與宋思賢李夢庚郭景祥陶安等俱爲省
僚而軍機進止章程賞罰十九取善長處决　上益禮任之凡師
行善長必留守命將四出轉調兵餉未嘗有乏陳友諒既克我江
州約張士誠夾攻我　上與善長謀使人持友諒所知康茂才書
誘之來許内應而伏兵欲取之善長曰方患之何更速之　上曰
友諒躁而果雖與士誠約不能待也小緩則士誠合而我兩受敵
其何以處先破友諒則東虜膽落矣善長曰否友諒果至遂大敗
其衆殲焉改樞密院爲大都督府善長兼領其府司馬進中書省
叅知政事時平章左右丞皆有兵行善長以叅政寔長省事　高

根本重託
第一要義

帝之克江州兩平洪都援安豐討廬州下武昌善長皆居守將吏

帖服居民安堵尋奉　上爲吳王超拜善長右丞相時猶仍元制
尚右故僞漢平善長等稱賀列上彭蠡死事將臣丁普郎等三十
五人祀於康郎山復祀平章趙德勝等十四人於洪都始善長請

固利自然
得之管子

榷兩淮鹽立茶法旣復制錢法於洪都設三局湖廣開鐵冶定魚
税雖若繁悉而裁取有裏民不困國用饒　上與諸將計討張士
誠善長以士誠兵尚强饒蓄積請緩之　上不聽卒用大將軍達
言破之善長乃力請　上即帝位曰殿下提三尺劒不階土尺而
成大業比肩之孽刻削且盡不以此時正位號何以慰海内心
上曰吾居恒笑陳友諒甫得一隅而黃屋左纛卒以舁我若棄屣
我安能復傚之令後人笑也天命果在我自有時毋汲汲大將軍

達巳破平士誠　上猶以善長有轉餉勞召見戟門封宣國公賚
賜如大將軍更百官制始尚左以善長爲左丞相　上從容謂群
臣吾以布衣起兵特李相國里居最密邇徐相國及他大將遠不
過百里君臣相遇遂成大功一旦而舉天下大半雖然中原未平
正焦勞之日豈能坐守一方而忘遠慮乎於是善長與大將軍謀
北伐及狗東南州郡　上之初渡江頗用重典一日謂善長法有

亦鄭侯事

連坐三條不巳甚乎善長因請除之旣而命與御史中丞劉基等
悉裁定律令成賞賚有差善長乃復率群臣勸進凡三表乃許以
即位儀上之　上御新宫告於　上帝皇祇稱帝賜英賢爲臣之
輔蓋歸德善長達等旣即位禮畢奉四代考妣爲帝躬上冊寶於

太廟尋立妃馬氏爲皇后封皇太子諸王善長皆充大禮使改中
書左丞相善長請緣元舊以皇太子領中書令　上不許曰元氏
胡也事不師古何足法且令吾子尊師傅習經術通古今於是議
置東宫官屬以善長兼太子少師授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錄軍
國重事餘如故巳率禮官進議郊社宗廟禮　上幸汴梁善長居

此則鄭侯
所不及

守者三月一切聽任便宜行事尋奏定六部尚書以下官制議官
民喪服三師朝賀東宫儀朝臣大小服色俸賜天下嶽瀆神祇名
號封建藩國功臣爵賞事無鉅細悉委善長俾謀之中丞基右丞
楊憲而行之奏禁淫祀凡民庶祭先祖歲除祀竈鄉村春秋祈土
穀之神凡有災患禱於先祖若鄉厲邑厲之祭則里社郡縣自舉

此漢高所方之酇侯功第一也

之其僧道建齋設醮不許奏章上表投拜青詞亦不許塑畫天地神祇及白蓮社明尊白雲巫覡持禱書符咒水諸術並加禁止庶左道不興民無惑志詔從之命臨纂元史史成賞賚有差是時善長病 上以中書無官召汪廣洋為右丞相左丞相楊憲劾廣洋陰事善長怒奏憲排陷大臣 上命群臣按治憲伏誅時大將軍與副將軍遇春等將兵大者定中原小者亦取閩越州郡善長居中雍容無所見績然 上自知之三年大封賞謂善長雖鮮汗馬勞然事朕年久給足軍食其功甚大因進封韓國公授開國輔運推誠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參軍國事歲祿四千石子孫世世勿絕賜鐵券仍免二死子免一死許辭謝東征西伐日不暇給爾獨守國轉運糧儲供給器仗未嘗缺之剸繁治劇和輯軍民各靡怨讟昔漢有蕭何比之於爾未必過也賚文綺帛百匹時大將軍達為元功位猶在善長下善長雖寬博有器量然意忌不能平參議李飲冰楊希聖稍侵善長權善長按其罪奏黜之且黥其面又與中丞基爭法而詬基不自安請告歸 上所寵任者張昶楊憲汪廣洋胡惟庸昶憲以事誅廣洋亦數譴而善長事寄如故既貴富極意稍溢而勸 上始微厭之明年引疾乞解任賜臨濠地若干頃佃戶稱是復為置守塚百五十守仗士二十家與魏公等踰年病良已命督吏士建臨濠宮殿既數月 上念善長行役久以牢醴若祭賜之復詔善長臨濠吾豐沛地數苦流移

何能和人獨殘而不能自和也

與視漢高 [illegible]酇侯

之矣

蕪萊不治今徙江南富民十四萬田其地公為我經略毋使失所自是留臨濠者數年 上推恩擢善長弟存義為太僕丞二子伸佑皆為群牧所官仍以長女臨安公主歸其子祺拜駙馬都尉初定婚禮公主修婦道甚備光寵赫奕時人艷之居一月御史大夫汪廣洋陳寧疏糾太師善長自子祺尚主狎寵自恣 陛下病不視朝幾及旬而不知問候駙馬都尉祺六日不朝宣至前殿又不稱禮大不敬請付所司論法善長父子免冠請罪 上赦之又踰月特勑追數善長過削其祿歲一千八百石善長自是意忽忽不自得尋起與曹國公文忠議軍國凡中書省大都督府御史臺有大事悉聽裁審而後奏行督南郊圜丘工洪武十三年御史中丞涂節告左丞相胡惟庸謀[illegible]視臨獄具謂惟庸嘗以兄女妻善長弟存義子佑[illegible]迷故里第水中忽生石筍水溢數尺三世[illegible]以瑞見誇上遂起邪謀誘吉安侯陸仲亨[illegible]馬為外應間與存義謀始圖之善長[illegible]為者寧欲盡滅九族耶存義懼不敢應[illegible]苟成事盡捐淮西地王太師以語善長善長心動[illegible]曰吾老矣惟爾等所為又旬日惟庸請善長延之東西廂坐屏左右款語良久人不得聞但遙見頷首而已惟庸自是與倭通俾以精兵僞貢船挾詐害上而掠庫兵入海 上乃賜惟庸與御史大夫陳寧死時賓聚已前死群臣請

何憤乎此自古功臣[illegible]不[illegible]之復為之[illegible]也

併誅善長與吉安侯　上曰朕初起兵善長謁軍門曰有天日矣
是時吾年二十七善長年四十一所言多合遂命掌簿書贊計畫
爲功臣爵以上公女女其子陸仲亨年十七父母兄弟俱亡以一
升麥藏草間朕見而呼之曰來遂從朕長育以功封侯此吾微時
股肱腹心吾不忍罪之其勿問遂止誅存義併赦佑善長奏遷儀
仗所既而仍給之時左大夫陳寧伏法誅右大夫安然罷歸復命
善長理臺事其歲天壽節善長率群臣請朝賀不許再請乃許遣
征南將軍下滇議自善長已賀滇南平又預議文臣贈封蔭敘例
復請老而祺亦自以能有所任使洪武之二十一年肅清逆黨榜
列勳臣猶前善長又二年所善長年七十七矣耄不能簡飭其下

嘗欲營第宅從信國公和假衛卒三百人役和探得　上旨攘臂
曰太師敢擅發兵耶密以聞而復有謂坐惟庸株累當徙邊者皆
豪而善長私之數以給其親　上惡之會有言星變其占當移大
臣於是御史上書論劾善長　上復爲捕存義之子佑伸置獄具
謂惟庸初爲寧國令善長薦之超爲太常少卿以黃金三百兩謝
及惟庸謀反定善長遣家奴耿子忠等四十人從皆厚得其金帛
而惟庸復以西域古劍白玉壺玉刻交龍蜥桃杯酬善長群臣奏
請誅善長不許仍手詔慰諭之召詣奉天門與語開創艱難爲流
涕至右順門謂群臣太師老矣吾欲曲宥佑伸死以慰太師心群
臣固言善長反狀明甚三尺法非陛下所得私　上曰法如是奈

何善長大慟曰臣誠負陛下恩無面目見群臣歸而自經死佑及
吉安侯皆坐棄市特赦諸子弗誅以禮葬善長邮其家都尉祺後
數年卒有二子以公主推恩芳爲留守中尉指揮次茂旗手衛鎮
撫後罷世襲善長死之明年而御史解縉代虞部郎中王國用爲
稱寃言善長與　陛下同心出萬死以取天下勳臣第一生封公
死封王男尚公主親戚拜官人臣之分極矣志願足矣富貴無復
加矣藉令欲自圖不軌未可知而今謂其欲佐胡惟庸者則大謬
不然夫人情愛其子必甚於兄弟之子安享萬全之富貴者必不
僥倖萬一之富貴善長於胡惟庸則姪之親耳於　陛下則子之
親也豈肯舍其子而從其姪哉使善長佐胡惟庸成不過勳臣第

一而已矣太師國公封王而已矣尚主納妃而已矣寧復有加於
今日且善長豈不知天下之不可倖取取天下之百戰而艱危也
哉當元之季欲爲此者何限莫不身爲虀粉覆宗絕祀此善長之
所熟見也胡乃身見而以衰勌之年身蹈之乎凡爲此者必有深
讐激變大不得已而後父子之間或至相挾以求脫禍今善長之
子祺備　陛下骨肉之親無纖芥之嫌何苦而忽爲此乃理之所
必無也若謂天象大臣當災則殺人以應天象夫豈天意哉天下
聞之孰不解體臣亦知善長已死言之無益所願　陛下作戒將
來耳上雖不能用亦不罪也

太常氏曰經世之道以人心爲命脉以儲蓄爲元氣名將勁兵邇

其次矣仲尼於兵食信三者不得已而去輒曰兵有以也夫李相國從　高皇起兵能俾將士民人不貳不移轉輸餽餉不援不乏則勇者効力謀者獻能卒皆之矣剏一代制作多出其創立乎其封賞在中山誠意上非過也其功莫與鄴侯並不待鄂君之言而定為第一　高皇之明出漢祖上遠矣獨大紳之疏不及王衛尉之留機惜哉然蕭相國之後以罪失侯者四世絕則天子復為求嗣韓國一敗不振其於天意何如也豈其專肆威福生殺黜陟有不奏而行者有以自取耶

其明成大事者不辯細務

何其露也

劉誠意基

劉基字伯溫處之青田人少英敏絕群讀書過目輒誦善經學工屬文傍通天官陰符家言受濂雒之學於鄭先生郎得其旨鄭語基父曰吾將以天道無報於善人此子必高公之門矣元末舉進士皆從肆得星曆書留一日而返之悉闇記矣其人驚而歸基書基笑曰書不在吾腹耶授瑞州高安丞故秘書監揭旻碩有人倫鑒見而謂曰子魏玄成流也英特過之進賢有鄧祥甫者精於天文術數悉以授焉基為丞以廉節著發摘姦伏數與強禦抵小民愛若慈父而貴豪多不便者嘗反故獄簡案盡得其陰私前簡官以罪去嗛而謀中基行中書省乃移基幕府以全之尋與其長抗議不合投劾歸再補浙江儒學副提舉復論御史失職受臺抨再投劾歸基益任誕不持循循嘗游西湖有黑雲起西北光射湖水客以為慶雲將賦詩基大言曰天子氣也在金陵十年後英主出其下非我誰名世者衆掩耳稍遯去基獨與門人沈與原攜飲湖亭沈醉而別時無能識基者西蜀趙天澤獨奇之謂曰公乃受魏玄成曰耶非諸葛孔明莫能當也為文以王佐期基而方谷珍反海上省憲乃辟基元帥府都事與元帥綦慶元諸城以逼谷珍時左丞貼里帖木兒議招撫基持不可曰谷珍首亂赦之無以懲後所赦計獨有餘黨耳左丞曰籌以便宜進基行省都事與謀谷珍遷陰賄基基卻不受持前議益堅左丞乃聞之朝而谷珍悉其賂

清平不過
把上老人

使人浮海至京交關用事者許谷珍官聽之降而坐基善持威福傷人主好生德奪職羈管紹興併罷左丞基感憤慟哭嘔血欲自殺門人密理沙曰先生負若何而與匹婦同溝瀆耶且太夫人在堂矣賴固持之得不死自是放浪紹興諸山水遊必有記又多為歌詩自適而谷珍益肆橫不可制山賊蜂起行省乃復以都事辟基授以兵基且撫且討寇患平而是時石抹宜孫為樞密院判負義幹基與之相掎角軍聲大振自樞密經歷遷行省郎中經畧使上基功而用事者右方氏僅以基故儒學副提舉資遷總管府判基既左轉又失兵乃納告身庭中拜曰臣不敢負 世祖皇帝無所措足矣遂逃歸青田山中著郁離子以見志衆避谷珍者多

依基自保客或說基以公才從惡少年數萬據括蒼保金華明越可傳檄而下也方氏計有航海走耳畫江而守之此勾踐業也基歎曰生平惡方氏張氏剌促狐鼠今乃傚之耶會 高帝已下金華定括蒼基置酒延客指乾象示之曰此豈人力也耶客亡去基遂決策從 高帝而會上使以金帛來聘乃付其衆弟陞曰善保境毋為方氏窺也遂與章溢葉琛間道走金陵且謂葉琛吾西湖之言驗矣既見上陳時務十八策 上大悅語基先生有至計勿憚陳吾能行之偽漢陳友諒傾國入寇壓金陵而軍勢張甚 上欲發兵禦之衆恇擾不決有請行城借一者有以鍾山王氣請奔據之者至有勸納款者基後至獨張目不言 上為起入內趣召

此與晉子
人却魏策
則

反于房下
究之策用
之亦勝審
共勢也

基屏人語曰先生可以言乎基曰先斬言納款及奔鍾山者然後言 上固問計安出乃曰如臣之計莫若傾府庫開至誠以固士心且天道後舉者勝賊驕矣誘之深入而伏兵徼取之故易易耳夫取威定伯在此舉也而言納款及奔者可斬也 上於是決策誘破友諒盡覆其衆以克敵賞酬基基勿受時上雖已定江東稱吳國公而奉明韓林兒座於中書省基怒罵曰彼豎牧耳奉之何為遂不拜 上怪而問基基陳天命所在 上感悟始定征討大計將攻友諒於江州基曰金星在前火星在後破之必矣 上大悅遂攻皖城不下基謂彈丸地何足久勞我友諒膽破矣急進薄江州彼必遁江州下皖城焉往友諒果遁如基料都督馮勝攻其

城 上使基授之方畧基以一赫蹏封曰夜半出兵至其所見某方青雲起即設伏須有黑雲起者賊伏也勿輕動日中身而黑雲漸薄回與青雲接者賊歸也銜枚躡其後擊之可盡擒也勝啓讀之初亦莫敢信已而青黑雲起具如基言始以為神遂舉而破賊取其城友諒之行省丞相胡廷瑞守南昌使其部將鄭仁傑請降有所要質 上難之基從後椅所坐胡牀 上悟而許之洪都下前是基以毋喪告歸 上固留不得行至是復伸前請始許而以禮官館伴賻祭踰等基歸至衢而苗軍叛殺金華括蒼守將胡大海耿再成等衢人洶洶其將夏毅憂之甚迎基入一夕而定基為移書諸屬邑俾固守以俟邵平章之兵至而悉誅諸叛將基治葬

畢輒爲人言　上神武必有天下最爾方氏不爲實融當且爲因
橫而方氏數畏基畢詞以幣來啗基白之上　上使受而答之因
勝者宜上威德方氏遂請降　上於軍國有所謀輒馳使以書叩
基基事事條答皆懸中俄驛召還道建德而張士誠來寇李右丞
相文忠時爲帥者欲擊基使勿擊曰三日後必走走而尾之可盡
擒也三日基登城望曰賊走矣衆見其壁壘旗幟如故且聞嚴鼓
聲莫敢發基復趣之至其所則空壁矣所留皆老弱俘追而薄之
東陽悉獲其衆基既還京入謝　上從容問曰吾欲取陳友諒張
士誠而皈生謂士誠斧遜且富而務宜先若爲我策之基對曰士
誠自守虜耳陳氏據上游稱帝此不宜久蘊崇之取陳氏士誠則

囊中物耳會友諒復攻圍南昌　上遂率師逆擊之大戰於彭蠡
湖雖小利而尚未決俞通海以湖有深淺舟苦廻旋不利戰莫若
入江據賊上流基請移軍湖口以金木相犯日決勝陳氏遂平先
是一日與友諒鏖戰基在御舟忽躍起大呼　上亦驚起回側但
見基雙手揮之速呼曰難星過可更舟　上悟如其言更之坐未
晌舊舟已爲敵砲擊碎矣而是時張中亦在師中所謂鐵冠道人
者臨川人其於破友諒筭尤神絕他占驗亦稱是愈於基國事
謀斷弗如也初　上之援安豐也基諫勿輕出　上不聽及敗呂
珍移師圍廬州三月不下聞僞漢圍南昌　上謂諸將曰爲一廬
州而失江西甚兵家之法耶命解圍援南昌及友諒敗死　上謂

文虔慮當在此何不力爭

文成審計多不傳史稱曲逆六出奇計世莫之知君相密謀即事後有不可泄者

然哉

基曰我不當有安豐之行使友諒乘我之出京城空虛順流而下
直搗建康進無所成退無所歸大事去矣今友諒不攻建康而圍
南昌此計之下者不亡何待乃知天命有所歸也置太史令秩正
三品基領之時僞漢既平　上與基密謀取張士誠及平定南北
次第　上時至基所屏人語移時乃去雖至親密莫知也日中有
黑子基奏東南當失一大將俄而參軍胡深伐陳友定於建寧敗
沒　上方欲刑人而基入見亟語之夢以頭有血而土傅之故欲
應之基曰頭上血衆也而傳以土得衆且得土也應在三日　上
爲停三日囚待之而海寧降　上大悅悉以所停囚付基放歸里
熒惑守心群下皆惴惴以　上且有誅僇基密奏宜下書罪己以

回天意　上許之衆乃安大旱　上特命基讞滯獄甫決而雨隨澍
時基最爲　上所信嚮所言無不聽而中書參政張昶竊相軋猶
時時念故元君欲爲元務明使人上書頌　上功德請及時娛樂
侈大宮闕以明得意　上出以示基基曰是欲爲趙高也昶色動
心怨基乃使其腹心齊翼巖伺基陰事欲以中基而昶先坐事誅
司天臺災翼巖飛章告基專擅顧所評祚取上審肯行或有請而
報可者　上怒而詰翼巖等悉得其受昶指狀磔於市　上即位
擢御史中丞領太史令如故諸大典制封賞冊拜皆基與左丞相
李善長學士宋濂計定時處州七縣糧當加於宋歲額五升而
上獨令青田僅以五升爲額曰令鄉里世世子孫須劉伯溫也時

知人與仲父等得相道

與仲父論鮑叔同文成終不爲相

蕭皐亦難不相之何也

此與武侯法同

左丞相善長責基基獨毎事與抗議不相下善長不能平也而適以事見譴憲使凌說因彈之基爲　上言李舊勳且能輯和諸將　上曰是數欲害汝汝乃爲之地耶且汝忠力足任此基叩頭曰爲巨室者棟必大郎輕易棟而得小者宰無爲室憂　上乃解一日　上欲相中書左丞楊憲以問基基素與憲善對曰憲有相才無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義理爲權衡而不以已與乃可憲宰能無已也問右丞汪廣洋何如曰此褊淺殆甚于憲奏政胡惟庸何如曰此小犢用之將僨轅破犂矣　上曰吾固難之吾之相無逾先生基曰臣非不自知第臣疾惡太甚又不耐繁劇恐孤陛下恩天下何患無才願　明主悉心求之如目前諸人臣未見

其可也其後憲以怙寵廣洋以畏愞惟庸以大逆皆不良死而會　上幸鳳陽基與左丞相居守請於　上謂宋元以寬縱失國今刑亂用重必使紀綱肅而後惠政可施乃飭諸道御史一切按劾權倖無所避而中書省都事李彬坐貪縱見法丞相以彬省緊且素暱之大恚恨佚　上歸而訴基盛夏方祈雨僇人於壇壝之下非所以奉承天意　上惜基特其章不下而風基以病請告就整青田時　上將幸鳳陽不能無眷戀意欲建爲中都而銳欲出巡滅王保保基獨行謂　上中都曼衍非天子居王保保不可輕也其後皆如基言明年大封功臣手詔敘基勳伐召赴京師命兼弘文館學士已封其祖父皆永嘉郡公累欲進基爵基曰　陛下乃

眞識時務

天授臣何敢貪天之功聖恩深厚榮顯先人足矣固辭不敢當　上知其誠乃封基開國輔運守正文臣資善大夫上護軍誠意伯勳級猶二品而祿二伯五十石僅得忠誠伯之半又明年復予告歸基有審旨令察其鄉有利病於民社者潛入奏基既歸猶上章問起居撰賀平蜀頌　上復優詔答之又嘗爲手書問以天象基條答言霜雪之後必有陽春今國威已立自宜少濟以寬基又嘗爲　上陳甌閩事蓋甌括之間有隙地曰淡洋其南抵閩界曰三魁爲鹺盜販方氏所由亂基奏於其地立巡簡司以控扼之其奸民弗便也相率挾逃戍之卒以叛而大豪陰持其負基使子璉上書奏之併請治郡縣豪猾吏而不先白中書省胡惟庸左丞攝相

事銜基舊語會有旨豪猾吏惟庸乃使刑部劾基以淡洋地有王氣欲購爲墓不得則創立司之說以脅其人致激變疏奏　上弗問復請逮其子璉又不問而第令移文使基知基乃馳入朝見　上不敢辯惟引咎自責而已亦不敢言歸惟庸代廣洋爲右丞相尋進左基乃大慼曰吾安敢希言驗即驗如蒼生何遂悒悒不樂以至屬疾惟庸覘　上之念基怠乃陽爲好者以正月朔挾醫來視疾基飲其藥而覺有物積胸中如拳石間以白上　上亦不信也又三月疾劇使問之知不能起乃爲文以贈給驛舟護歸青田云何竟卒基且卒以生平所習天文秘書封授子璉曰服闋亟上之毋令後人習也既而進御史至基家取諸書璉遵父命藏

右室御史至悉取授之從御史赴闕述父遺命　上喜欲官之以
未終制辭又為一書大畧勸　上以修德省刑祈天永命用寬猛
宜若循環然毋持一端諸形勢要害之地宜宿重兵與京師形勢
相絡授其次子仲璟曰惟庸方任事上之無益是不久必敗敗則
上思我其時可容間也先是　上嘗與基論用兵謂基曰克敵在
兵而制兵在將兵無節制則將不任將非其人則兵必敗是以兩
軍之間決成敗有精兵不如良將基對曰臣蒙　聖上厚恩得侍
左右毎視妙筭初謂未必皆然及至摧鋒破敵動若神明臣竊是
知任將在上將之勝不若主之勝也　陛下常不拘古法而勝此
尤所難也　上曰戰者謀也因敵制勝豈必泥于古哉朕嘗親矢

石觀戰陣之事闔闢奇正頃刻變化猶風雲之無常勢要在通其
變耳亦何暇論古法耶政有言殺運三十年未除者基曰若使我
當國掃除俗弊一二年後寬政可復也基為人剛毅有大節慨慨
敢言遇天下利害則義形於色　上察基誠任以心膂基自謂不
世之遇知無不言毋有緩敢勇氣奮發揣摩事計多中策畫立就
外人莫測　上威嚴惟基抗言不顧廷臣或有過失得譴者基舒
為營捄得免其於天文尤懸斷不爽基家居飲酒奕棋未嘗言功
初　上禮重之呼老先生不名又時謂人伯溫吾子房也然卒不
以為相封拜亦輕恩禮後亦澌薄人以為中惟庸搆云洪武十三
年　上誅惟庸等果復思基言召其子璉拜考功監丞還江西右

參政坐卒二十三年召璉子廌復封誠意伯歲祿五百石予世襲
二十五年卒子法幼而璉弟仲璟奏基遺疏拜閤門使還谷王府
長史靖難師起谷王開金川門降而仲璟獨不屈下獄法亦停襲
法子樞孫[illegible]曾孫祿至景泰中思基功授翰林五經博士子憲前
卒孫瑜至弘治中晉授處州衛指揮使正德中追贈基太師諡文
成嘉靖中復封瑜伯爵歲祿七百石卒子世延嗣
太常氏曰世咸以劉文成擬張文成即　高皇亦謂為吾之子房
弇州獨以明哲少之余嘗謂張文成叩而後應迫而後起苟可袖
手不難旁觀劉文成知無不言亦無不為即處嫌怨不復顧忌其
作用故相懸矣張文成師道也出世之學也攸其言曰掉三寸舌
為帝者師劉文成臣道也經世之學也故其言曰十年後有英主
出非我誰名世者各有攸當焉雖然使張文成而不遇圯上老人
亦一劉文成而已當時識者以魏玄成許之良有見也要之以為
其身吾從張以為其君吾從劉乎少以圯上之教濟之身名其兩
全矣

解學士縉

解縉字大紳江西吉安府吉水縣人幼穎悟絕人五歲教之書應口成誦七歲賦詩十歲日誦數千言終身不忘十三盡讀四書諸經貫穿其義理長老不能難也十八舉江西鄉試第一洪武二十一年會試禮部第七廷試讀卷者以所對策論過高抑置第三甲時兄綸及女夫黃金華同登第 太祖喜授綸禮部祠祭司主事縉與金華皆中書庶吉士日侍左右甚見愛重數召二人議論考其所學一日寫大庖西室諭縉曰爾試舉今施政所宜直進以聞縉上封事曰古云爾有嘉猷嘉謀則入告爾后於內爾乃順之於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臣

謂成王於是失言矣歷觀載籍以來固以進諫之臣爲善亦未嘗以納諫之主爲非唐虞君臣更相勸戒更相推讓光昭不窮載爲盛美昔人有誚魏徵于唐太宗者爲其錄前後諫章以示起居郎褚遂良雖未必然借令有之亦足垂世臣主同休停婚仆碑臣竊謂太宗怒非其怒矣 陛下當同符堯舜師表百王豈宜下比太宗則非臣之所願望也臣願與皐陶比肩不願與魏徵同列則臣之感恩服義懇切以爲言者尤願 陛下毋自挾小誠萬世一時也 陛下挺生南服一統華夷功高萬古此故勛也得國之正皆非漢唐宋所及眞所謂取天下於群盜救生民於塗炭命將出師皆受成筭不假良平不倚信布徐定燕都市不易肆女寵外戚寺

人藩鎭之患銷融底定皆處之有法朕兆不萌不避聲色不爲游畋既皆逺過于漢宋又何謙遜于唐虞惟願 陛下篤惇信之本加愼獨之學登臨若對之功益加不睹不聞之地無間雖處深宮之內亦如郊祀之時卽前日郊祀之敬繼今日存養之功推所以愛臣之心以愛天下推所以待臣之心以待萬物喜怒哀樂一聽于天理上下四旁一視而同仁以天地爲一體以天下爲一人令出惟行也不宜于數改刑期無刑也寧失于不經令數改則民疑疑則不信刑太繁則民玩玩則不清國初至今將二十載無幾時不變之法無一日無過之人 陛下嘗教臣云世不絕賢豈億兆之衆果無一賢如古之人哉 陛下嘗教臣云民不畏死奈何以

死懼之良由 陛下誠信之有間而用刑之太繁也好善而善不顯惡惡而惡日滋者善未必蒙福而惡未必蒙禍也嘗聞 陛下震怒鋤根剪蔓誅其奸逆矣未聞詔書褒一大善賞延于世復及其鄉尊榮奉恩始終如一者也或朝賞而暮戮或忽罪而忽赦施不測之辱則有之矣誠以 陛下每多自悔之時輒有無及之嘆是非私意使然也存養之功須臾未加密耳是以有過不及也陛下天性聰明或失于急克伐怨欲臣知 陛下聖性所無也臣見 陛下好觀說苑韻府諸書與所謂道德心經者臣竊謂其非所宜也說苑出于劉向向之學不純溺于妄誕所取不經且多戰國縱橫之論壞人心術莫此爲甚韻府出元之陰氏鄙猥細儒學

孤識陋蠅集一時凫園寒士抄緝襍無畧無可采 陛下若喜其
便于備閱則願集一二志士儒英臣請得執筆而隨其後上泝唐
虞夏商周孔之華與下及關閩濂雒之作葩根定精明隨時類别
以備勸戒删其無益焚其謬妄勒成一經上接經史豈非太平制
作之一端也歟今六經鈌而禮記出于漢儒踳駁尤甚宜及時删
改日御經筵訪求審樂之儒大備百王之典作樂書一經以惠萬
世以永唐虞尊祀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皋陶伊尹太公
周公稷契夷益傅說箕子于太學而孔子則自天子達于庶人通祀
以爲先師而以顏曾子思孟子配自閔子以下各祭於其鄉而魯
之闕里仍建叔梁紇廟贈以王爵而以顏路曾晳孔鯉配一洗歷

代之因仍舉啓 天朝之文獻豈不盛哉若夫配天宜復掃地之
規尊祖宜備七廟之制奉天不宜爲筵宴之所文淵未備夫館閣
之隆太常非俗樂之可肄官妓非人道之所爲禁絶娼優俾於變
之民不遷於淫巧易制寺閹尊天子之貴不近於刑人執戟陛墀
皆爲吉士虎賁趣馬悉用俊良雖門戶掃除之役命公卿子弟之
賢任諸侯王於衆職定久任法而加封待臣子於一體示天下之
爲公除山澤之禁稅蠲務鎮之征商木略朴居而土木之功勿起
佈墾荒田而四夷之地勿貪釋老之業驅之使復于人倫經咒之
妄火之俾絶其欺誑斷瑜迦之說禁符式之科絶鬼巫破淫祀省
冗官減細縣痛懲法外之威刑永革京城之工役流千年而聽復

杖八十以無加婦女非帷簿不修毋令逮繫大臣有過惡當誅不
宜加辱治曆明時授民作事但伸播植之宜何用建除之謬方向
煞神事甚無謂孤虛宜忌亦且不經東行西行之論天德月德之
云臣料唐虞之曆必無此等之文所宜著者日月之行星辰之次
仰觀俯察事合逆順七政之齊正此類也元首叢脞則股肱惰而
萬事皆隳人君以不察爲明帝德罔愆則民志應而天命用休人
君惟以德爲政 陛下惓惓於畏天畏鬼神而所謂畏民者則未
至也孜孜於治民治強暴而所以治心者猶未至也且衮盛之際
衣服之齊修舉之時儀文之備此畏天畏鬼神之末事也 陛下
豈誠以此爲足盡事天事鬼神之道哉簿書之期獄訟之斷詔誥

之勤鈞鉅之巧此治民治強暴之支流也豈真以此爲足以盡治
民治強暴之術哉古云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孔子曰聽
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惟一於敬則心即天祭不必瀆而受
無咎之福神不必勞而享無爲之治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
四時合其序而鬼神合其吉凶矣近年以來臺綱不肅果若人言
以刑名輕重爲能事以問囚多寡爲勋勞甚非所以厲清要長風
采也夫人自救過之不給何暇劾人之過人自以言爲諱何能有
諫諍之言御史糾彈皆承密旨未聞舉劾但曰除奸每聞 上有
赦宥則必故爲執持意謂如此則 上恩愈重而不知被赦之人
疑 上好諛此輩皆市井小人趨媚効勞之細術 陛下何不肝

臏而鏡照之哉何皆其有一夫持法固爭謂其不當罪其當刑如
舜曰殺之三而皋陶曰宥之三哉臣焉知　陛下非輕天下之士者
皆此輩無以稱塞淵衷也然誰不願其父母妻子安榮哉所以諫
諍實難禍迹不測入人之罪或謂無私而出入之罪必疑受賄逢
迎甚易而或蒙褒賞抹甚難而多得禍禍不止於一身刑必延乎
親友誰肯捨父母妻子而批龍鱗犯天怒哉　陛下進人不擇於
賢否授職不量於重輕建不爲君用之法所謂取之盡錙銖置奸
朋倚法之條所謂用之如泥沙監生進士經明行修而多困於州
縣屈於下僚孝廉人才冥蹈瞽趨而或佈於朝省驟歷清華椎埋
嚚悍之夫闒茸下愚之輩朝捐刀鑷暮擁冠裳左棄筐篋右綰組

符剝履之賤衣繡貌娥負販之庸與馬赫奕雖曰立賢無方亦嘗
忱恂有德是故賢者羞爲之等列庸人悉習其風流以貪婪苟免
爲得計以廉潔受刑爲飾詞故有無錢工役無盤纏之俚諺騰
官人沒商量之童謠出於吏部者無賢否之分入於刑部者無枉
直之判黜陟無章舉措乖方八議之條虛設五刑之律無常天下
皆謂　陛下任喜怒爲生殺而不知皆臣下之乏忠良也古者
鄉鄰善惡必記今雖有申明旌善之舉而無黨庠鄉學之規互知
之法雖嚴訓告之方未備庠序禮講學必有其地有其時先之以仁
義而後以法制則庶乎磨之有漸而行之有效如影之隨形也今
也應故事立虛文善惡二字無微而莫之顧長幼之民揖背而不

相揖紀綱不立節目無依孰使然也臣欲取古人治家之禮睦隣
之法若古藍田呂氏之鄉約今義門鄭氏之家範佈之天下世臣
大族率先以勸旌之復之爲民表率將見作新於變漸次時雍至
於比屋可封不難矣　陛下不可視爲迂闊而不切當今之急務
也　陛下天資至高合於道妙百家神怪誕妄怳惚臣知　陛下
洞矚之矣然猶不免欲以愚弄天下若所謂以神道設教者臣謂
必不然也一統之輿圖已定矣一時之人心已服矣一切之奸雄
已慴矣天無變災民無患害聖躬康寧聖子神孫繼繼繩繩所謂
得眞符者矣何必興師以取寶爲名諭衆以神仙爲徵應讀有所
謂其仙其神乎佑國家者哉且以傳國寶論之璐王從珂已焚之

矣屢求屢得眞僞莫明假令眞有之則區區李斯之書秦政之制
何足爲寶哉周武之時未有神仙符應書之所載可見也已而古
今享國之長未有如周者神仙釋誕設怳惚何足稽哉地有盛衰
物有盈歉而商稅之徵率皆定額是使其或盈也奸黠得以侵欺
其歉也良善困於補納夏稅一也而茶椒有糧纖絲有稅既稅于
所產之地又稅于所過之津何其奪民之利如此之密也且多貧
下之家不免拋荒之咎或疾病死喪逃亡棄失今日之土地無前
日之生植而今日之徵聚有前日之稅糧里胥不爲呈州縣不爲
理或賣產以供稅產去而稅存或裨辦以當役役重而民困又土
田之高下不均而起科之輕重無別或膏腴而稅及輕瘠鹵而稅

反重此丈量之際里胥之弊也欲拯其困而革其弊莫若行授田
均田之法兼行常平義倉之舉積之以漸至有九年之食無難者
臣愚所謂傾除天下之征商者此也臣聞仲尼曰王公設險以守
其國故小邑必有城壁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聖人之所制也而近
世狃於晏安墮名城銷鋒鏑禁兵諱武以為太平一旦有不測之
虞遠郡至望風而靡良平不暇謀賁育不暇鬪武備廢之過也及
今修治不宜勤衆但勑有司以時整葺寬之以歲月守之以里胥
頒設弓手課之以弓弩兼教民兵習之以兵農閑武舉以收天下
之英雄廣鄉較以延天下之俊乂古時多有書院遺基學田舊業
貢士有庄義田有族皆宜興復而廣益之夫罪人不孥罰弗及嗣

連坐起於秦法孥僇本於偽書今之為害者妻子未必蒙帶有過
者里胥必陷其罪唐虞之世四凶之罪止於流竄故殛鯀而相禹
禹不以為仇舜不以為嫌況律以人倫為重而有給配婦女之條
令之於不義則又何取夫節義哉此化原之所由係也孔子曰名
不正則言不順故賈生欲易服色而定官名尚書侍郎內侍也而
以加於六卿郎中員外何職也而以名於六屬御史詞臣所以居
寵臺閣郡守縣令不應回避鄉邦同寅協恭相唱以禮而合內外
百司捶楚屬官甚於奴隸是致柔懦之徒蕩無廉恥之節擎跽曲
拳於進退下氣怡色而奔趨一為下官肌膚不保甚非所以長孝
行厲節義也臣以為自今非犯罪惡解官笞杖之刑勿用催科督

厮小有過差蒲鞭示辱亦足勸懲矣臣但知罄竭愚衷欲言閑不
止此承命忖量愚於陳獻所陳無次序亦不暇組織成文冀以將
來取舍惟　陛下幸垂鑒焉　上覽之喜縉少年有才志封事留
中諸大臣皆忌縉　上顧稱縉奇才兵部尚書沈溍忌縉少年得
上意乞改縉御史使遠　上縉在臺尚為王國用草諫書雪韓
國公為詹徽所嫉已又為夏長文作劾都御史袁泰疏泰攜害張
晁怙勢恣橫諸道欲糾之無敢執筆為章者縉揮筆立就歷詆其
奸狀泰切齒恨縉縉又時時敢直言竟坐深文得罪且不測　上
憐縉慮其為衆所傾召其父至諭之曰才之生甚難而大器者晚
成其以爾子歸益進其學又諭縉曰朕於爾義則君臣恩猶父子

汝歸且盡心於古人十年著述冠帶來廷大用爾未晚也賜之以
鏹又命縉修正元史謬及踵成宋書刪定禮經凡例皆留中縉歸
家八年　上崩來奔喪有司劾縉母喪未葬父年九十違詔奔喪
謫河閒衛吏建文元年詔入翰林待詔一日於官中披覽建文以
來群臣所上封事千餘通命縉編閱有關政治者留覽餘悉焚之
靖難後召縉暨黃淮立御榻左備顧問遂命居內閣未幾又召胡
廣楊士奇金幼孜胡儼楊榮陞縉侍讀不數日陞縉侍讀學士七
人俱直文淵閣以縉為首內閣與機務之名自此始永樂二年八
月己丑縉呈大學正心章講義　上覽之至再諭之曰人心誠不
可有所好樂一有好樂泥而不返則欲必勝理若心能靜虛事來

弇州考誤謂解以請鑿贛江水忤旨久之竟以舊獄瘐死與傳不同

則應事去如明鑑止水自然純乎天理朕每退朝默坐未嘗不思
皆此心爲切要十二月進文獻大成賜宴禮部重修高廟寔錄充
總裁官又修永樂大典古今列女傳諸書 上寵縉信用賞賚輒
與六卿等當是時儲位未定 上與淇國公丘福等二三大臣議
建儲皆言高煦有扈從功 上不誚然密以詢縉縉稱世子仁孝
天下歸心以孽奪宗自古致亂 上不應又頓首曰好聖孫 上
曰巳喩逾年册世子爲太子進縉翰林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初
議頗泄丘福等謗縉泄禁中語高煦大恨欲殺縉未幾用兵交趾
縉力言交趾古羈縻國通正朔時賓貢而已得其地不足郡縣
上遂疏縉出爲廣西參議李至剛劾縉怨望改交趾永樂八年入

奏事南京會 上北征見東宮辭去高煦寄疏言縉瞰 上出塞
遠覲儲君徑歸無人臣禮 上怒逮縉并至剛下詔獄十三年正
月縉卒獄中籍其家妻子徙遼東至剛不死 仁宗時以宮臣得
爲參政尋亦謫遠郡初 成祖寵信縉手書侍任大臣十人蹇義
等名授縉曰汝疏其人品十人者皆與縉厚善縉具寔封對義天
資厚重中無定見夏原吉有德有量不能遠小人劉儁雖有才幹
不知顧義鄭賜可謂君子頗短於才李至剛誕而附勢雖才不端
黃福秉心易直確有執守陳瑛刻於用法好惡頗端宋禮戇直而
苛人怨不恤陳洽疏通警敏亦不失正方賓簿書之才駔儈之心
奏上 成祖以示東宮曰至剛朕已洞燭餘徐驗之東宮因問縉

其封事似陸宣公

建文君所用人何如對曰此皆洪武中人才事已往不足論又問
尹昌隆王汝玉對曰昌隆君子而量不宏汝玉文翰不易得惜有
市心耳東宮卽位出縉奏示楊士奇曰今人率謂縉狂士觀所論
評皆有定見也赦妻子還鄉官其子中書舍人正統元年又詔還
其沒產縉結髮讀書留心經濟任事直前風生電發遇聖明名
動天下脫罹讒毒中道夭閼不盡其用其重義輕利遇人憂患疾
苦輒隱於心苟可用力盡意爲之篤於故舊及名賢世家之後喜
引拔士類或誚其泛愛者終不爲變襟宇潤畧不屑意細故而表
裏洞達絕崖岸雖野夫稚子皆樂親之求文翰者日輻輳卒與之
無勸意或言有不當與者笑曰雨露豈擇地而施哉文雄勁奇古

新意疊出敘事高處逼司馬子長韓退之詩豪宕豐贍似李杜其
教學者恆曰寧爲有瑕玉勿作無瑕石書小楷精絕行草皆佳
太常氏曰解學士今之賈太傅也雖其文或不及治安而不恤忌
諱切中時弊則不可以優劣論也至其力定儲位破丘福等之謀
評隲人才灼蹇義等之品定力定見卓然不群俾得盡其猷爲豈
當在文貞諸人下也奈何以 高皇文皇之聖主以學士之所承
之知眷卒不免抑鬱以死其慘甚于賈生大學所以深恨於妨賢
病國之徒而放流迸逐之必亟有以也雖然少年而不善用其才
則兩君皆不能無過矣

楊文貞士奇

楊士奇初名遇以字行江西泰和人蚤孤力學年十三[illegible]
鄉里師有飄生攜書數册過館下色懷甚士奇問故云有老母不
能養也士奇曰嗟乎人孰無母亟分徒十五與生弱冠游章貢章
貢守儒者重士奇令攝琴江教事琴江令亦儒者重士奇士奇道
今平恕邑有寃囚士奇爲令言得解囚懷金謝士奇曰吾以教爲
職縣官事吾安所預聞辭不受已而遊楚中縱鄂渚登黃鶴樓與
蔣立恭遂悅然有幽人貞士之志楚人皆向慕諸楚中吏爭欲薦
之士奇輒辭建文初王叔英見而奇之曰此王佐才也薦於朝徵
授教職時年三十六未任會修 高皇帝實錄留翰林充編纂官
方孝孺亟稱之奏爲副總裁仍命吏部考第史館諸儒尚書張紞
奏士奇第一除吳府審理副明日復召入翰林靖難後改編修入
直時初設內閣於東角門卽令同解縉等入直陞侍讀士奇有經
濟才廉靜寡慾文學蘊藉 上嘗諭之曰朕知汝文學親擢至此
汝但盡心勿自疑畏士奇感 上知遇蚤夜盡職永樂二年 仁
宗爲皇太子以士奇兼左中允一日文華殿當講大學士奇呈講
義於 上前覽畢 上曰先儒謂堯典克明俊德一章一部大學
皆具士奇因奏二帝三王所以修諸身施之國家天下皆大學之
道 上復曰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講說之際必以前古爲証
蹇幾易入侍讀王達講易乾九四舉儲二爲說皇太子疑其言問

士奇對曰此宋儒胡瑗說也曰與常人言亦舉此說乎對曰卦中
六爻人人有用聖賢有聖賢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無所不通王
昭素嘗爲宋太祖言之矣講臣非有據豈敢妄出意見哉皇太孫
勤於學問 上命吏部翰林舉老成正大儒者侍講讀士奇與蹇
義舉儀智士奇曰儀智明道理執守正精神不衰老成正大廷臣
未見其比者 上聞之喜曰智雖老識朝廷大體能直言不阿向
言元正日會見賀朕知之可謂得人矣饒人朱季友獻所著書詆
宋儒士奇請燬季友書 上勅行禁錮季友至饒大會潘臬郡縣
吏民撻季友盡燬其家所著書五年廣東布政徐奇朝京師載嶺
南土簋諸物將以饋廷臣或得其單目以進 上閱視無士奇名
獨召士奇問故將以私交罪之士奇對曰奇自都給事中受命赴
廣時衆皆作詩文贈之故有此饋臣不與名者以當時病未有作
不然亦不免今衆名雖具然受否未可知且物甚微當無他意
上意解命中官燬其目一無所問本年陞左春坊左諭德仍兼侍
講禮部尚書鄭賜爲侍郎趙羾所間憂鬱成疾勉強奉職如平時
忽以卒告 上疑其自盡召翰林諸臣問之衆未及對士奇進曰
臣親賜病數日但未敢卽安昨晚同立右順門下賜忽仆地旁人
怪賜無神氣臣遽命其屬官掖出午門下 上聞士奇言曰微汝
言幾誤疑賜賜本君子顧才不足耳命工部與楷禮部往祭之六
年冬以巡狩北京詔告天下命士奇視草 上稱善又命與尚書

觀之兵部尚書鄭偁私語士奇曰請以有字易白字士奇書之來
議謂二義不相違且　上旣稱善不必易士奇對曰國家大體當
用儒言　上喜曰士奇能服善則何有敗事由是益隅意用之七
年車駕巡狩北京　皇太子監國　上命蹇義金忠黄淮與士奇
職輔導義於事多疑少斷常持兩端曰事當熟慮不然必有後憂
士奇曰事豈得不思但多思則惑唯據理而行　皇太子聞而笑
曰此兩言皆是然　皇太子知士奇誠篤惟其言是從或初者有
疑而終必見用由是少有闕失而上下安特東宮專意文字因覽
文章正宗稱眞德秀學術純正此書有益學者士奇對曰德秀所
著大學衍義爲君者不可不知爲臣者不可不知君臣不觀大學
衍義爲治皆苟而已又閱歐陽修文集喜其奏議懇切命贊善陳
濟較正因諭士奇曰廬陵有君子汝其勉之春坊贊善王汝王每
以詩法進　皇太子以問士奇對曰詩以言志明良喜起之歌南
薰之詩可見舜之志漢高祖大風唐太宗雪恥酬百王除兇報手
古之作所尚者伯力非王道漢武帝秋風辭志氣已衰若隋煬陳
後主皆淫靡不足道　殿下明經講道之外娛意文字兩漢詔令
皆有可觀非但文字高古亦可裨益治道詩非所亟也　皇太子
曰儒者亦作詩否士奇曰儒者固皆作詩然儒之品有高下有德
行之儒有經濟之儒專意詞章君子謂之俗儒人主尤當辨於此
九年　上還南京一日退朝召士奇問曰汝輔東宮久果何如士

奇以孝敬對　上使言其實對曰凡有事宗廟祭器皆親閱去年
將時享頭風作醫言當汗　殿下曰汗即不敢涖祭左右請遣人
代斥之曰　上以命我又可遣人代乎遂親祭祭畢汗徧體無恙
疾自愈每進御用物皆躬閱封識遣行不輕信下人車駕北征
殿下不敢寧居恒日中昃始食駕還而後能安　上曰此子道當
然士奇曰古聖賢亦皆盡其當然者且　殿下天資高邁或有過
未嘗不知知之未嘗不速改又存心以愛人爲本將來必不負
陛下付託之重　上悅十二年元旦日食請罷朝賀時議有不同
士奇援宋仁宗之例力言之得免秋　上北征還以　皇太子所
遣使迎車駕緩書奏失辭怒曰此輔導者之罪也士奇至　上親
問東宮事士奇叩頭言　殿下孝敬誠至凡所稽遲皆臣等之罪
下士奇錦衣衛頌繫尋宥之初高煦受封開國雲南以不欲遠去
辭改命青州亦堅意不行常侍　上北京懇還南京十四年　上
在北京聞其有異志召問隆平侯信還京又問蹇義義不敢對因
辭不知問士奇士奇對曰臣與義事東宮外無敢與臣等言者漢
王始封國雲南不肯行改青州又堅不行今知朝廷將北征惟欲
留守南此其心路人知之惟　陛下蚤善處置使有定所用全父
子之恩以貽永世之利　上默然削庶人兩護衛處之樂安州至
冬周王楚王來朝謁孝陵　上命東宮皇太子太孫及諸王陪謁
問翰林諸臣拜位當何如衆疑未有言士奇對曰二王尊屬當分

列在前東宮稍後居中皇太孫又後亦居中諸皇孫分列兩旁
上出片楮所書位次與士奇言合然下有六字未書授鑾命士奇
足之既行禮少項　上遂以宸翰與士奇至今存焉是年上歷代
名臣奏議十五年東宮令士奇爲周易直指置齋閣中二十年秋
上北征還又下士奇錦衣衛頌繫逾旬釋士奇事長陵久歷陞
翰林學士改左春坊大學士二十二年大行訃至京師　皇太子
即遣皇太孫赴開平迎梓宮時京兵皆隨征城中空虛慮總總爲
變太孫瀕行請印識　皇太子顧侍臣楊士奇等曰渠言良是但
行亟新製則不及士奇對曰　大行皇帝初授東宮圖書可權付
太孫歸即納上　皇太子即取授太孫既行　皇太子謂士奇曰

汝此說事雖出於從權亦事機之會昔　大行臨御儲位久未定
浮議喧騰吾今就以付之浮議何由興且曰朝廷事卿與蹇義當
究心吾重用卿二人也士奇曰　殿下即位事無大小皆當盡公
此收拾人心之機也恩之所及必先扈從征行之臣漢文即位首
進宋昌史以爲貶臣二人不應先及禮部尚書呂震言於上曰今
喪服已踰二十七日請如　太祖太宗皇帝遺命倣漢制以日易
月釋衰從吉服烏紗冠素服黑角帶臨朝　上命廷臣議士奇以
爲不可黃淮亦與士奇合震詞色奮然蹇義從旁解之請兼取二
說具奏　上宜服素衣冠黑角帶群臣皆從君服報可明日　上
素冠麻衣經出視朝文臣惟學士武臣惟英國公如上所服文武

群臣之服皆從義等所定朝退召士奇等諭曰呂震昨奏易服云
皆汝等議定然後奏聞吾時已疑其非但聽臣下易之梓宮在殯
吾豈忍易聞士奇有言始知其妄士奇所執是因歎曰張輔知禮
六卿乃有不及又顧義曰汝所執東亦未當然不必再以語人群
臣聽從其便陞禮部左侍郎兼華蓋殿大學士入謝首言北京山
東歲賦粟八十萬爲香炭得無與寬詔戾　上立蠲之洪熙元年
先是禮部尚書呂震請於上曰　陛下初登大寶天下文武之臣
及海外諸國皆來朝宜受賀作樂如大朝之儀不從次日震固請
之士奇與楊榮金幼孜黃淮進曰　陛下言是　上曰山陵甫畢
事忍遽即吉明日亦不欲出見群臣震曰四方萬國之人遠朝

新主皆欲一睹天顏固聖孝誠至亦宜勉循下情　上顧士奇四
人曰禮過矣對曰誠如聖諭必欲俯循輿情亦不宜備禮　上從
之加少保兵部尚書三俸並給士奇辭兵部尚書不聽辭尚書俸
既而又賜之田士奇亦力辭而止賜天元玉曆賦[illegible]加少傅　上
御右順門諭士奇曰近日覺得群臣意思多好朕或乘快意發落
事有過處朝退思之方自悔而外間已進文字來甚慨朕心士奇
對曰宋臣富弼有言願不以同異爲喜怒不以喜怒爲用舍　上
曰然書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朕恒存此心間群臣所言有
拂意者朕退必自思或朕言有失亦未嘗不悔士奇對曰成湯改
過不吝所以爲聖人　上曰朕有不善患未知耳知之不難於改

比卿所知也一日 上出章示諸大臣言海內治平者諸臣皆以
爲然士奇對曰 陛下恩澤雖已覃敷流徙未歸瘡痍未服人尚
艱食更須二三年休息庶幾人人皆得所 上笑曰吾意非爲此
也聚與卿輩繩愆糾謬銀章惟士奇封入五疏豈朝政無失生民
果安乎諸大臣皆頓首有慚色 上監國時御史舒仲成嘗以事
忤旨後已陞爲湖廣副使矣尚書蹇義因以他事奏仲成郎命都
察院逮治之士奇上疏曰向來小人得罪者多 陛下郎位皆宥
之令追理仲成郎詔書不信漢景帝爲太子召衛綰不赴郎位用
綰前史韙之 上喜郎罷治仲成賜士奇米及鈔幣且降勅奬諭
上郎位以來大理少卿弋謙數言事免謙朝群臣恐懼久之無

復敢言事者士奇又進言曰 陛下有詔求言言不當者不罪今
謙因言取咎朝臣皆以爲戒且四方朝覲之臣咸在豈能盡知謙
過失若傳之遠人將謂朝廷不能容直言 上惕然曰朕非怒謙
言事共言自有過實者卿可以朕心諭衆人士奇曰此非臣言所
能使之信當以璽書開諭可也 上遂命士奇書勅引過而待謙
如初因召謙爲副都御史大理卿虞謙奏事侍臣有言此宜密奏
不當朝班對衆爲賣恩又言其屬少卿楊時習先導之而謙不從
遂降謙爲大理少卿而選時習爲卿尋以士奇力言不可復謙大
理卿而改時習爲交趾按使時天下方面大臣及郡有司皆來朝
京師兵部尚書李慶言於上曰民間馬畜蕃息散之軍伍尚餘數

君臣之交
一至于此

千請令朝覲官領之少蘇民力正官領壯馬佐貳官領牝馬太僕
寺苑馬寺歲課其息有虧罰與民同士奇謂慶不可慶忿不納士
奇獨奏曰朝廷選賢任官今乃使養馬而課責與民同豈貴賢賤
畜之意乎明日復奏曰必行此令於天下賢者誰復肯仕蓋虧損
一馬則必賠償破家產累子孫朝廷可負此名於天下後世乎
上許出內批罷其事不報明日士奇又言兵部已督朝覲官領馬
所領多駒而人脆弱不能控制立斥其奔逸號泣於道臣恐將來
遠慮者非但不願仕亦無志於學問矣此令之失非小也 上曰
吾偶忘之當郎批出不爽也午刻 上御思善門召士奇諭曰內
批豈真忘之朕聞李慶呂震輩忿卿朕念卿孤立恐爲衆所傷不

欲以卿言而罷今有名矣出一章乃陝西按察司陳智言畜馬不
便命士奇據此草勅止散馬士奇頓首言 陛下知臣臣不孤矣
但馬已領者當何如 上曰已領者准洪武中官員乘例不責主
息虧損不責償未給者止勿給復謂士奇曰繼今令有不便唯密
與朕言李慶輩不識大體不足與言 上實由爲調劑以和輯之
得安共位者上力也 上坐西角門召士奇等令草詔悉免今年
夏稅及秋糧之半官買物料一切停罷士奇對曰 皇上俯恤民
窮誠出聖仁若斯事亦可令工部戶部與聞 上曰姑徐之救民
之窮當如救焚拯溺不可遲疑有司慮國用不足必挾不决之意
卿等姑勿言命中官具楮筆令士奇等就西角樓書詔 上覽畢

正論

印命用璽已遣使賫行　上顧士奇曰汝今可語戶部工部朕悉
免之矣四年蹇義夏原吉楊榮及士奇侍　上問昨夜星變見否
對曰未見　上愀然曰昨觀紫微垣有事甚亟此天命也嘆息而
起又明日召士奇及蹇義諭曰朕監國二十年讒慝交構心之艱
危吾三人共之賴　皇考仁明得保全言已泣三人亦流涕慰
上上曰即吾不幸後誰復知吾三人同心一誠遂賜士奇楊貞一
印閱月　上崩景陵即位士奇首定南北取士法會試南十六北
十四後又各減五名為中卷先是仁宗既有此議矣至是乃定宣
德初漢庶人反　上親征擒庶人師還陳山迎上乞移師彰德襲
趙王　上召楊榮及蹇義夏原吉諭之三人皆請從山言榮謂宜

先遣勅趙王詰其與高煦連謀之罪而六師奄至可擒也　上頷
之命榮傳旨令士奇草勅士奇不可曰事須有寔天地鬼神豈可
欺乎且勅旨以何為辭榮厲聲曰汝可沮國之大事乎今錦衣衛
責所繫漢府人狀云與趙連謀何患無詞士奇曰錦衣衛責狀何
以服人心因謂榮義及原吉曰　太宗皇帝惟三子今　上親叔
二人一人有罪不可恕其無罪者當厚待之有疑則謹防之亦可
無疑庶幾仰慰　皇祖在天之靈矣時惟楊溥意與士奇合溥曰
吾二人請見　上明其大義兵必不可移門者不納不得入義乃
以士奇言白上　上竟不懌亦不復言移兵遂還京自是道中有
顧問惟召榮及義原吉不復召士奇及溥　上至京始思士奇言

奈何文貞亦畏其正直

召賜金幣不復及彰德事然言者猶喋喋請盡削趙護衛且請召
趙王拘之京師　上皆不聽乃召士奇諭曰言者論趙王益多何
如對曰今日宗室惟趙王最親當思保全之毋惑群言　上曰吾
亦思之　皇考與趙王最友愛且吾今惟一叔奈何不愛然當思
所以保之之道乃封群臣言遣袁容及劉觀齎以示之士奇曰更
得璽書親諭尤善　上從之容等至趙王大喜曰吾生矣即獻護
衛上表謝恩而言始息　上宮中覽黃福言漕事便宜喜福有經
略卹民隱出其章示士奇曰福言智慮深遠可行六卿中誰倫對
曰福受知　太祖最先大用正直明果一志國家生民今六卿中
鮮及福者永樂初建北京行部命之綜輯凋瘵及得交趾命總藩

憲安新附具有成法才德兼備有大臣體諸卿誠不及福今年七
十矣諸後進少年高坐公堂理政事享安佚出入輿馬騶從揚揚
福四朝舊人乃朝暮奔走道路勞瘁不已殆非國家所以優老敬
賢之道　上曰非汝不聞此言士奇曰南京根本重地先帝以儲
宮監國今宜用福南京福老成忠直緩急可倚　上曰然明日遂
命吏部改南京戶部尚書明年兼掌南京兵部當時諸大臣多依
違承順福持正不阿以故去南京二年安南反黎利矯稱陳氏有
孫暠在乞立暠　上密示張輔輔曰此利譎詐當益發兵誅此賊
輔退又召問蹇夏皆對曰利不可信祖宗疆土不可棄蹇夏退又
召諭士奇及楊榮曰輔義原吉云云榮對曰發兵之說必不可從

道濟事二内不嫌異交南事二楊不嫌同皆以國是爲心也

不若因其請而立之可轉禍爲福　上顧問士奇云何對曰榮言
當從求立陳氏後者　太宗皇帝初心求之不得乃郡縣其地十
數年來兵民困於交趾之役極矣此皆祖宗之赤子行祖宗之初
心以保祖宗之赤子此正　陛下之盛德何謂無名且罷棄珠崖
前史以爲榮何謂示弱臣侍　仁宗久聖心數數追憾此事願
陛下今日明決　上曰汝兩人言正合朕意　皇考言吾亦聞之
屢矣賜二人飲明日出利表示廷臣遂赦交趾擇人使之召諸大
臣入議蹇義力薦伏伯安　上顧夏原吉云何對曰不可義曰伯
安有口才群臣不及　上又顧士奇云何對曰伯安有穢行無學
識使必辱國　上從二人言三年斥都御史劉觀　上諭朝臣貪

濁奈何士奇對曰貪風始於永樂末今更甚　上問何故對曰十
五六年後文帝數疾不視朝扈從之臣請托賄賂公行無忌　仁
宗嘗諭群臣惟吏部侍郎師逵廉楊榮曰當是時惟方賓有貪名
　上即顧楊榮問今日貪者誰甚對曰莫甚劉觀士奇曰風憲所
以徵肅百僚憲長如此則不肖御史倣之不肖御史差出四方則
不肖有司皆倣之　上撫掌嘆曰除惡務本觀去誰代觀者士奇
對曰通政使顧佐康公有威曾任御史及按察司皆有風采楊榮
亦稱之遂以顧佐爲右都御史詳見顧傳五年春　上御齋宮召
士奇諭曰吾欲下一寬恤之令今獨與爾商之然吾未能悉知汝
嘗効忠益遂命內侍具楮筆　上曰免災傷稅糧當是首事問民

間虧欠官馬驢騾所司追償甚迫民計無出亦甚艱難部官坐視
而不言對曰聖念及此生民之幸各部惟知督責下民以供公家
而不顧民心之離故一切民瘼蔽不以聞今所當寬恤者非止此
兩事　上曰汝所知具言之對曰百姓積負薪芻及採買諸物所
司責償甚急皆當寬貸各處官田起科不一而租額皆重細民困
之蘇州尤甚戶部固執不與除豁細民多有委棄逃徙者此當速
與裁除部有下郡縣採辦買辦諸物但一縣派徵更不問出產與
否非出產處百姓數十倍買納該部只當派於產有之處不許一
縣濫派若民年來刑獄冤濫者感召災傷恐由於此請戒飭法司
敦用平恕審求情實今工匠之弊尤多四方每戶不問幾丁悉徵

在京役於公者十不一二餘皆爲所管之人私役不得營生嗟怨
盈路當命官察治及分割戶下之半放回單丁皆免老病無丁者
除其徭　上嘆曰朝廷任六卿但知責下民而不能清察奸弊
有忝厚祿矣爾所陳有益於朕有益於民此皆應行命即草勅明
旦頒行詔下民大悅是歲清明　上奉太后謁陵召見士奇等
太后曰　皇帝數言卿等忠勤今天下清寧民生無事固祖宗福
佑國家亦惟卿等贊弼之功賜以酒肴及白金文綺後還京士奇
皆獨對　上曰日者陵上汝等謁太后退　太后爲汝言先帝褒
在官時談汝等姓名及行事甚熟　太后能記憶其問才學優劣
任事不任事皆有識評言汝能持正不避忤意每議事先帝數不

得大臣體與劉文成同

樂後竟從汝言以不敗事有一二事失先帝甚悔不從汝言又諭
朕凡正直之言爾不可以爲迂而不從謹之謹之士奇對曰此
皇太后盛德之言也願　陛下念之是夏　上立文華門召士奇
屏左右言張瑛嘗言楊榮畜馬甚富今察之皆邊將餽榮榮大負
朕對曰榮屢從文皇北征典兵馬以故接諸將今內閣臣知邊將
才否夷阨險易遠近及虜情順逆臣等皆不及榮遠甚　上笑曰
朕初即位榮數短汝非蹇義原吉汝去內閣久矣汝顧爲榮地耶頓
首曰願　陛下以曲容臣者容榮使改過六年秋　上嘗微行夜
半從四騎至士奇家比出門　上已入門立庭中士奇悚懼伏地
言　陛下奈何以宗廟社稷之身自輕擾擾塵埃昏昧中誰識至

尊萬一有識者變起倉卒何以備之　上笑曰思見卿一言故來
耳遂屏左右語既竟士奇叩頭曰車駕今夕出外明日必有知者
萬萬自此慎出事變不測當慮也明旦遣太監弘問曷不謝對曰
至尊夜出愚臣迄今中心惴慄未已豈敢言謝又數日遣弘問天
下平寧　上時一微行何足慮乎不微行乎對曰　陛下恩澤豈
能徧洽幽隱萬一有冤夫怨卒窺伺竊發誠不可無慮後旬餘錦
衣獲二盜嘗殺人捕急遂私約候駕至玉泉寺挾弓矢伏道傍林
莽中作亂捕盜較尉變服如盜入盜不疑以謀告遂爲所獲　上
嘆曰士奇言不虛遣弘賜金綺明日士奇入謝　上曰愛朕莫加
汝蓋先是嘗有以天下太平勸　上微行生日得賜鈔馬故有是

定策妙手丈不費力

言七年　上召士奇至文華殿諭曰憶五年二月共汝南齋官諭
寬恤事宜兩閱歲矣民事不又有可卹者乎對曰誠有之只五年
官田減租額一事聖恩已下戶部格而不行至今仍還追徵小民
含寃不已　上怒曰戶部可罪也對曰此循習之弊永樂末年尚
如此往年高煦反以夏原吉爲奸臣之首誣指此事爲說　上曰
今卅下勅寬卹舉此爲第一却於其末增云中外該管官司不許
故違　上復曰如再格不行朕必罪之不恕汝試言今日之事當
寬卹者士奇以處逃民寬漁課黜貪暴廣言路數事爲對又言方
面郡守皆是要職吏部往往循資陞授不免愚良混進宜令京官
三品以上及布政按察薦舉後犯贓罪併坐舉者年來吏員太冗

多有昏愚宜考選用之軍民中有文學才行智謀勇幹者亦宜察
舉極刑之家有賢子宜行進用　上曰此事皆可書勅頒下矣士
奇復曰臣愚一人聞見不廣更願得一人同論此事庶幾可以推
廣聖澤　上曰不可多令人知恐勅諭未下事已徧傳播於下矣
胡濙謹厚汝與之密議就錄稿進來於是士奇退同濙議增數事
進呈　上允之　上又曰劉翀亦極刑家今不在侍近乎十年
上不豫時　皇太子方九歲內議有欲立長君之說於是浮言籍
籍士奇楊榮英國公張輔入視臨畢哭請見　皇太子即叩頭呼
萬歲群臣亦隨呼萬歲浮議乃息　皇太子即位或請　皇太后
垂簾聽政不許　上乃詔朝廷大事白於　太后然後行委任士

奇士奇乞屯田以省漕運又乞開經筵選儒臣侍從加少師時有言方面及府州正官專用保舉即是恩出於下欲如洪武永樂故事皆令吏部選除 上命內閣議之楊士奇等上疏言宣德七年以前藩憲二司及府州正官多不得人百姓受害是以 宣宗皇帝勅令大臣保舉自茲以往多得其人間有一二非才蓋緣舉主審察不至亦或寔是徇私所司不行糾舉以致如此昔唐太宗力行仁義命在京三品以上官舉郡守縣令後來致太平斗米三錢之效近年有等京官無人保舉造爲謗語專欲厭壞先帝良法伏望聖斷只依 先皇帝勅旨而行但所舉之人後有贓犯必須明正舉主之罪則人知謹畏不敢濫舉官必得人矣詔從其議冬士奇

等上言堯湯之世不免水旱而堯湯之民皆不至甚病者有備故也我 太宗皇帝篤意養民其備荒皆有定制悉出官鈔糴穀各於四鄉置倉貯之以時散歛又用其地宜開浚陂塘修築圩岸開壩以備水旱小大之民各安其業此萬世之利也歷歲既久奸弊日滋豪猾侵漁穀盡倉毀凡諸水利亦多湮廢或被占奪稍遇災凶民無所賴風憲不舉守令漫不究心事雖若緩所係甚切請令戶部擇選京官廉幹者往督有司凡豐稔州縣各出庫物平糴儲以備荒陂塘閘壩皆令修復具實奏聞郡縣官滿以此舉廢爲殿最風憲官巡歷各務稽考仍有欺蔽怠廢者具奏罪之庶幾官有實積歲荒人民不至狼狽耕農無旱潦之虞仁政所施無切於此

小人言及此等事即以爲迂僻一爲之亦虛文耳不知此實安民之本也

時遣御史清軍士奇上言今遣御史清軍有以陝西山東山西河南北直隸之人往南方極邊補伍者有以江浙閩廣川湖之人往北邊補伍者其水土不相習北人苦於瘴癘南人苦於嚴寒多致死亡深爲可憫又西北二邊亟於防守而所任勇壯之人乃發戍南方自今邊卒清解者宜從南北所宜庶幾人宜水土兵政有備詔廷臣議行之時兵部侍郎鄺埜掌部事曰此舊制不可紊稍有變易將不勝其弊咎將誰歸卒不動正統四年乞致仕不允與璽書展墓遣歸數年間災變頻仍每切修省蠲逋慎獄休養民生又能嚴覈百司推薦才傑公卿藩臬頗稱得人 上亦高拱九重不事巡幸南北供億十减三四奄振上畏母后下憚士奇雖欲侵權

稍自歛戢六年麓川蠻不馴當道有貪功者希振意主征之士奇爭之不省命王驥爲總督而以刑部郎中楊寧參之士奇因贈詩有懷忿忽遠圖之句蓋賦此以見志也其後師竟無功爲南方之大病初胡后賢以無罪廢爲仙姑是年哭痛 張太皇太后而殂 孫太后命閣下諸臣議治喪儀時士奇臥病命諸臣往問士奇曰當以后禮殯葬景陵衆曰此非內中所欲士奇遂面壁不對惟曰後世罵名諸臣畏 太后議以嬪御禮葬言雖不行多直之八年子稷坐事逮繫給事中廖莊等御史陳員韜等劾士奇不能教子齊家何以服人事 上上優旨留用九年士奇不自安英宗賜之璽書曰卿歷事祖宗實維簡在暨朕繼統啓沃弼贊厥勞尤多

卿子既乖家訓于國紀朕不敢私卿其以禮自處士奇感泣[illegible]遂不起卒年八十贈太師謚文貞士奇久在朝廷處嚴密之地言動以理不苟異同亦不惑於利害惟以忠誠結主屢進密疏所言周王求藥等事與啓　太后命史官修述文一朝實錄及預收方孝孺片言一字之禁之類雖事秘不傳人知其爲能言者又存心忠厚急於爲善自布衣時篤念戚舊周恤忌難取舍行義卓卓爲人稱道爲相識大體嘗曰大臣以薦賢爲本然全才難得故所薦引取其長不求其備常扶君子而抑小人群臣有讒毀非辜者必盡誠爲之伸解有恣肆貪邪不悛者必正言其不可用三朝史事皆任總裁是是非非悉徵諸寔每語同列曰天下萬世之事當以天下萬世之心處之如有一毫出於私意不論厚薄皆當獲罪神明所著有沙矣稿石臺稿文籍志法書志東里集三朝聖諭錄

太常氏曰時有常變道實因之人有處常遇變才實因之御變之道不可以處常猶之處常之道不可以御變也然人知御變之才之難也而不知處常之才尤細且密也不可以喜事之心生事不可以無足爲之心弛事蓋保泰之道固然矣文貞當治平之世事聖哲之主居論思之職孳孳汲汲將美弼違惟日不足若釋趙藩之深疑定少主之浮議皆以無事處事未嘗有纖芥功名之念其他雖瑣尾細務皆盡言力諍不得不已泰之爻曰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文貞有焉其錫福于當時眞有元吉之祉天下猶不盡見也其亦我明之元臣歟其次則李文達劉文靖稍近之又曰傳稱文貞忠誠結主嗟夫此古今相臣第一義也世未有君相不同心而能措天下於治平又未有不以忠誠結主而能使君臣同心者或曰文貞所遇皆聖主不難於相結庸君世主納約其難乎余觀易臨之之復曰咸臨无不利象曰未順命也夫所謂結主者豈以諂媚爲言哉其說在顏闔之傅太子矣惟庸君世主而能結之斯爲貴術

虜性實不使久處內地

楊文敏榮

楊榮初名子榮字勉仁閩建安人方爲諸生嘗與同門講學或論古之名相皆嘆謂不可及榮徐曰皐夔伊周誠不可及如其他未有不可學而至也知者謂公器識見矣建文二年進士爲翰林編修靖難後兵初入城榮迎見馬首曰殿下始入城當先入朝乎上啞然曰固當先謁陵遂從之既而召榮謂非若言幾誤乃事矣由是寵遇遂隆既而召七人入內閣榮年少最警敏 上爲更名榮一日晚寧夏報被圍 上亟召解縉等七人皆已出惟榮赴命上不懌示以奏曰汝後進寧解此今當遣何處兵往救榮曰不須救臣嘗奉使至彼其城堅且人皆習戰今其發已十餘日虜必已退但勅守臣固守及隣近諸城堡隄防可矣不必遣兵重爲煩擾也 上頗回顏曰待明日與諸臣議之夜半虜圍解報至詰旦上召榮以書示之曰何料之審也喜見于色又告鄉民嘯聚先遣行人撫諭又遣都督韓觀宜有勞動榮讀章曰討發奏時觀尚在途奏言嘯聚者已復業觀不得論功 上從榮言當是時內艱初平危疑未戢榮內承顧問外酬政務稽纂文事日無虛晷進修撰數月陞侍講永樂元年歸省二年七人侍 上勞曰天下事朕與卿等相商確非若六卿分理並賜三品服榮每召侍終日隨問隨對無不稱旨而事皆合宜時人多謂其警敏不可及榮聞之笑曰吾何警敏逾人哉所以若是者由熟思審處之有素而自盡其

忠誠耳又嘗言人須有膽量而後克負重任然非志行正大則不能稱其浩氣也立太子兼諭德尋轉庶子分直講經史五年經略甘肅邊所過覽山川形勢察軍民休戚閱城堡虛實秋七月回京奏對武英殿 上大悅六年六月聞父訃告歸命馳傳以往既襄事乃料簡鄉黨平日有假貸錢穀弗能償者悉焚其券族人有喪弗能舉者悉爲葬之孤弱不能存悉收養嫁娶之有因產業致爭者割已業畀之詔奪情起復抵京未閱月命榮等輔導 皇長孫俄內艱會北巡又起復七年榮及胡廣金幼孜扈行甘肅總兵官何福言脫脫不花來歸榮復至甘肅受降還復命仍持節至亦集乃軍中封福寧遠侯盛陳饋遺一無所取上寧夏邊務十事八年

春從征本雅失里三月車駕發凌霄峯榮與學士胡廣諭德金幼孜刑部金純四人失道成祖命中官二人傳令追尋得之時已昏黑中官疾馳去榮等復迷入窮谷中幼孜墜馬胡廣金純不顧而去榮下馬爲整鞍轡不數步幼孜復墜馬鞍盡裂榮即以所乘馬讓之自乘虜馬從夜至旦登高陟險不憚疲勞翌日出山望見左掖乃趨赴之至午方詣中軍 成祖大喜慰問良久嘉榮之義復笑語金幼孜曰此中多狠汝非楊榮詎能免乎榮謝曰僚友之分誼所當然 成祖曰胡廣豈非僚友耶何不顧而去也五月車駕至驢駒河賜名飲馬河至是稍逼賊境駐蹕河上親選勇士三百人專令衛護不以隸諸將特命榮掌之胡寇平班師軍士乏食

榮力請召乏食者赴中軍以御廚所儲糧鈔散與之且下令軍中
凡糧鈔多者許假貸回京倍蓰其値由是獲全者衆九年春始得
奔母喪中使護行北還侍學　皇孫榮每進講罷必從容以正心
務德親賢去邪尚儉戒逸之言進深見嘉納或訪以政務必陳其
切要及先後緩急施行之序皆懇切無少避忌諸　皇孫多所進
益　皇太子每稱榮忠直而兩坊僚屬亦莫不推服焉十年守臣
朱荒言老的罕叛去赤蒙古將爲邊患　上命榮至陝西會豐城
侯彬議進兵方略是冬還言出嘉峪關千里險阨乏水草餉道弗
能通又沍寒士馬疲瘠不可輒用兵罷中國彼小醜當自來歸不
足以動大軍　上從榮言未幾老的罕復歸十一年從巡北京明

年從征虜刺時　皇長孫侍行　上令榮三人暇即侍　皇長孫
講析治理榮每遇駐營伺閒進講　皇太孫甚嘉之四月駐蹕興
和以尚寶司乏人命榮兼掌其事凡出號令與宣傳之事勅旨旗
牌不得榮奏允不敢發師次大石鎭晚凉　文皇帝坐御幄中召
問足食足兵之策榮對曰宜愼擇將竭力屯田將得人則撫馭有
方軍士安則耕不違時不患食不足兵不精矣　文皇帝是其言
旣而　上破虜于殺胡鎭餘虜號哭宵遁榮言軍士久勞請釋虜
罪詔班師十四年陞翰林學士兼庶子十五年從巡北京時召問
民情榮悉以實對十六年掌院事　上益信任榮時廷臣卿恩多
縱忌榮抗直或發其私會國子監祭酒衆共舉榮實欲疎之俾

無乃開闔上情使科道與自草而備人上之端乎

不得近　上左右　上曰吾固知其可但求可以代之者衆議乃
沮或勸以和遜含容榮曰吾所言所爲皆吾職之事如欲狥人廢
職則不敢也榮知上不信人言益發府部院十弊爲密章上　上
覽而嘉之密諭榮曰汝言實切時弊但爲腹心之臣若進此言恐
群臣益相猜疑不若使愼密御史言之得御史鄧眞俾入奏衆皆
服罪詔諸司卽日悛改怙終者不赦旋皆改正十八年進文淵閣
大學士仍兼翰林學士從北征秋還京冬又將西征　上以士馬
糧餉爲慮或言建文中塚江西民兵與饋丁夫十餘萬可征發
上持章示榮對曰　皇上命復民業且二十年復征非信動衆非
仁料兵非勇　上曰善三殿災密閣近奉天門榮奮身直入麾衛

士悉遷御書圖籍併積歲制勅文書致之東華門河次因免於災
又借金幼孜上便宜十事其設除雜辦金銀課及禁重獄引例皆
奏中所言也時翰林侍讀李時勉爲飛語所中　成祖怒欲罪之
榮力解捄得免是年兵部尚書方賓得罪死遠及戶部尚書夏原
吉等下獄禮部尚書呂震侍左右屢言夏原吉儉邪誣罔　上益
怒一日御鷹坊司特召問原吉等平日所爲榮諫言其無他二三
人者惟以數征北虜之餽運爲憂論才力或不及儉邪未之見也
由是　上怒稍釋寘不問錢侍郎習禮吉水大族本練子寧之疎
親一時雖脫禍而恒爲鄉人所持習禮旣入翰林猶然習禮以告
榮一日獨對畢卽以其事聞　文皇帝欣然曰立賢無方使練子

寧今日在此朕固當用之耳下令禁止奸黨之禁自是始弛　文
皇帝謂諸夷番字中國宜解其義因選太學生聰明者習之諸生
多不欲輒生謗議　文皇帝怒將加罪榮救免遂命掌之榮訓勵
得宜自是帖服率皆有成官至五六品者莫不感榮之德焉二十
一年秋從行西征駐宣府軍中事一切付榮自晝至夜或三接五
接宣詔每稱楊學士而不名每軍中與大臣議機務必令榮參決
無不稱旨是役也先土干來歸衆疑懼莫敢定議榮請往受降二
十二年正月大同守將奏虜台侵掠邊境忠勇王金忠請討之願
身爲前鋒自効　上可其奏四月詔親征駕次開平甲申召榮與
金幼孜至幄中諭之曰朕昨夕三鼓夢中有若世所畫神人者告

朕曰上帝好生如是者再此何祥也豈天屬意此寇部屬乎榮等
對曰　陛下好生惡殺格于皇天此舉固在除暴安民然火炎崑
岡玉石俱焚惟　陛下留意駕次翠雲屯榮言軍中勞苦宜遣使
諭虜釋其不順之罪且請班師因遣中官及所獲諜者諭之遂班
師榮在軍中一飯不自安畏懼之至容色以悴或曰過矣榮曰
皇上冒風露將士久勞苦而我可自安耶浙江巡按御史言浙東
麗水與閩政和衆至二千餘人行刼滋蔓請發兵討捕兵部議調
防倭兵三千以都指揮張義合浙福山防寇掠刼兩都司兵進勦
榮曰不可愚民或苦有司或苦衣食不得已相聚苟活朝夕耳何
敢爲亂寬而撫之當遂散矣勦則毒民益聚不可解願下勅遣一

介撫諭不足煩兵若復頑梗不服用兵未晚也　上命三司招撫
衆悉順服　上坐帳殿　上曰東宮監國久政務諳閑今歸付天
下事於東宮朕將老焉榮曰太子孝友天下歸心稱　皇上付托
上悅次榆木川　上不豫召榮等受遺命傳位　皇太子遂崩
時左右倉卒莫知所措榮謂太監馬雲等曰六師去京尚遠不宜
發喪遂命工部官括行在及軍中錫器鎔之爲椑斂而錮之因殺
工匠以滅口所至宜上食如常儀復條畫軍中事益嚴號令竟無
知者時議有欲假他事作勅用實馳報者榮曰先帝在稱勅今稱
勅是詐也罪孰當之壬辰次雙筆峯榮與御馬監少監海濤傳訃
吉甲辰至行在　皇太子即遣　皇太孫至開平奉迎仍報訃各

王諭中外丁未成服　太孫以己酉至鵰鶚谷入御幄發喪易梓
宮成禮命同蹇義等議即位事宜榮首條陳民間不便二十餘事
上命入詔條頒布既即位陞太常卿仍兼大學士逾月進太子
少傅謹身殿學士已而　上知榮軍中倉卒有大功陞工部尚書
支三俸榮力辭尚書俸　上不允明年獻陵崩　太子又去南京
防奸弭變兩京戒嚴榮急迎　太子入即位益推心委任榮亦益
盡心力承事尤謹復榮家宣德元年漢庶人反榮力贊親征　皇
太后與上俱難之榮曰臣昨見命將而其色變退語臣等而泣在
庭如此臨事可知且彼謂　陛下新主必不自行故敢爾若出其
不意以天威臨之則先人有奪人之心事無不濟若或遲疑彼得

爲計未可知也臣請先行誓不與賊俱生　皇太后然之遂從其計選揀将卒及軍中進止悉用榮策漢庶人遂開門降馬騏亂交趾黎利以立陳氏爲名榮請棄交趾楊士奇贊之遂見士奇傳是年秋從　上出喜峰塞召榮問曰人君馭世之權孰重對曰命德討罪　上曰然二者天下公器舜舉十六相誅去四凶而天下服以天下之好惡也齊威王烹阿封卽墨大夫不以左右之好惡也人君賞罰至公無私然後能服天下榮頓首稱善還陞少傅賜剛直方正銀章先是六月中一日蚤朝罷召榮及楊士奇至文華門命賜食既謝　上曰吾三人商量一事京師端本澄源之地祖宗時朝臣無貪者年來貪濁之風滿朝何也又問今日之貪誰最甚

榮對曰莫甚劉觀又問廷臣中誰可掌憲榮曰顧佐嘗爲京尹能禁下吏政清弊革　上喜命賜茶而退數日有旨令劉觀巡閱河道觀行十數日陞顧佐右都御史令考察不肖於是御史連章劾奏觀貪賍狠籍幷奏其子輻爲制各道　上大怒追觀父子付法司坐觀重法榮乞貸之　上曰爲汝出貸其死發爲邊吏榮曰辱之過甚與死等爾　上曰欲父子皆貸乎榮曰子發戍邊而令觀隨居恩與法兩盡矣　上從之數月　上念蹇義原吉楊士奇及榮四人老賜勅褒諭榮又再侍巡邊皆至洗馬林班師謁陵卽位與楊士奇並進少師正統五年展墓還至武林卒年七十贈太師諡文敏授世襲都指揮使榮總裁四朝實錄經理三帝山陵累從

出塞屢受遺音撫順討逆羈靮萬里運籌設險折獄理財隨機應變靖重不撓濟險解紛調停有術果而能容謀而善斷內行修謹胸度圓融祿厚財豐賙賑窮阨貴賤賢愚皆歸心焉榮每候朝日四鼓以起無間風雪寒暑精力始終不衰立朝歲久凡人情政體莫不諳練忖度事會動中機括有大論難衆方異同徐一論而定莫不服其剛明每承命省覽章奏從容人主前進以數語安天下生民被其利惠者甚衆退與家人燕語未嘗一及朝事密謀至計榮所獨知而他人不與知者尤多待人廓然無所疑礙惟務揚人之善濟人於阨遠方下士有材可用推挽不遺餘力由榮薦引往往致位通顯然卒無幾微德色故中朝賢士群右論當世偉人長

者多歸之榮焉榮在　文皇帝前多進諫未嘗使人知之或舉宋韓魏公不焚諫章之言爲諷榮曰吾豈敢望魏公哉然魏公愛君白其迹吾以存諸心不必似也榮退朝家居意不樂子讓請曰大人得不以不肖有所累乎榮曰非也念吾職重思所以報稱　君上而惠蒼生惟恐不堪故有憂戚豈在汝乎吾恒見有得顯官輒矜詑自足未久而隨敗者蓋亦不少三代以上之大臣孰不以怠惰荒寧爲戒乎正統間朝廷勅一邊將本左軍都督府之職而誤寫右將邊將既受勅具疏請於何府支俸疏下內閣召武選司主事鄭厚至衆皆詰其請勅手本之誤欲罪之惟榮徐曰鄭主事你何出身主事對曰曾與會試榮曰然則亦朝廷明經進士豈不解

言如絲其出如綸乎勅書既云右府只合於右府帶係何誤之
辨衆釋然時謂得體蓋榮才識敏捷多類此正統間三楊在內閣
評論翰林人物他日可當大任者士奇謂陳循何如榮指其座曰
陳君不愁此座但恐坐不穩耳後十餘年果有甘州之行 文皇
帝晚年欲立趙府爲儲諭意於榮卽對以趙府面昴歆側不宜正
位遂宜趙府熟視頃之意頓罷閣人趙榮漂泊留京師一日榮至
鄉人館舍一見奇之因與語益奇之謂他日名位不凡遂留居於
里第或有勸趙易名以避榮諱者趙以白榮曰姓異名同又何害
也至正統間以善書薦授中書十四年北虜入寇遂拜鴻臚卿使
虜景泰間奉使迎 英宗還京師陞工部侍郎天順改元陞尚書

曹欽犯闕又有助軍功果致大位一如榮言其善識鑒多類此所
註有北征記默庵退思二集靜軒雲山二稿訓子編兩京類稿文
廟英武群臣少能稱旨凡大事密計必榮與焉或與大臣謀事未
決文廟不樂甚至發怒榮一至輒霽事亦隨決每勅文武大臣皆
錄重四士奇訊之未嘗決至不可了榮一問卽決衆皆歎服一日
王振謂榮士奇溥曰朝廷事賴三先生然三先生亦高齡倦悴矣
後當如何士奇曰老臣當盡瘁報國死而後已榮曰吾輩衰殘無
以効力當薦後進賢者以報 聖主耳振喜令具名上翌日卽同
薦曹鼐苗衷陳循高穀等次第擢用他日士奇尤榮榮曰彼厭吾輩
矣縱自立彼豈自已乎一旦內出片紙令某某入閣則吾輩束手

而已今數士竟是吾輩人當一心協力也士奇始服弇州謂此是後人歸美文
敏語耳殆非實錄文敏以正統五年省墓卒于杭又四年文貞薨
曹鼐以侍講入閣其年文貞卒又三年陳公始以學士入閣又二
年苗高二公始以講學入閣今謂文敏爲此言而振欣然用之首
相去者幾十年近者亦四年矣故曰非實錄也余按本傳謂次第
擢用亦非謂一時盡用卽十年後用之薦者之力自在也顧謂內
中一旦出片紙令某某入閣以其時入閣猶未拘翰林耳何不如
選天下賢才薦之乃拘以此翰林三四人爲薦陋亦甚矣且三四
人者相業俱未有光徒絕賢者大拜之路則我輩人三字誤之也
太常氏曰文敏之才眞如龍泉太阿不待剸割而光鋩已四出逼
人矣故其遇變應猝援事決策無不中窾如 成祖之喪秘而不
發漢庶人之變撲而卽平一時在廷諸臣孰能先之其答王振則
長慮却顧者不能如是之當也若夫持正不撓纖悉備舉于文貞
不無少讓焉

夏忠靖原吉

夏原吉字維喆湘鄉縣人母廖氏夢三閭大夫降而生自幼端厚好學喜怒不形有鬼物白晝言禍福驚動里中或強原吉往觀鬼卒不敢言他日或問之曰夏公端人吾不可近庚午領鄉薦遊太學選入禁廡書誥　太祖見而異之賜衣一襲又遣人詗諸生諸生皆讙呼笑傲獨原吉端坐儼然事竣當畀職　上曰夏原吉端厚君子也授戶部主事尚書郁新奇之與商確諸司事劉郎中者忌原吉會劾諸司怠事者　上曰有之斯請必罪　上怒新問誰教汝新免冠謝得已劉郎中因奏果有教尚書者意中原吉　上問新為誰對曰堂後書美生教臣臣愚過聽萬死上下書筭生獄

劉郎中又奏原吉事尚書柄前事實原吉教尚書　上曰用原吉能佐尚書汝顧欲陷原吉耶劉郎中與書筭生皆棄市建文君即位逾月陞戶部右侍郎明年充採訪使巡福建未幾移鎮蘄州靖難後有執以獻　上曰原吉奉公守法轉左侍郎或言原吉建文用事人不宜大用　上曰原吉忠於　太祖以故忠於建文又豈不忠於朕耶逾月進尚書凡貢賦役制悉為評定永樂元年吳浙大水命原吉治之又遣僉都御史俞吉賜以水利集累遣侍郎李文郁大理少卿袁復陝西參政宋性佐原吉原吉言浙西諸郡蘇松最居下流常嘉湖三郡土田高多下少環以太湖綿亙五百里納嘉湖杭宣歙諸州溪澗之水散注澱水諸湖入三泖頃浦港湮塞滙流漲溢傷害苗稼拯治之法宜浚吳松諸浦港泄其壅於以入於海吳松江袤二百餘里廣百五十餘丈西接太湖東通海前代屢疏以當潮汐沙泥淤積旋疏旋塞自吳江長橋至下界浦約百二十餘里雖稍疏通多有淺窄又自下界浦抵上海南倉浦口可百三十餘里潮汐壅障菱蘆叢生已成平陸欲即開浚工費浩大且灩沙淤泥浮泛動盪難以施工臣等相視得嘉定劉家港即古婁江徑通大海常熟白茆港徑入大江皆廣川浚流宜疏吳松江南北兩岸安定等浦港引太湖諸水入劉家河徑入於海一自白茅港直注於江松江大黃浦乃通吳松要道下流壅塞難即疏浚旁有范家浜至南倉浦口可徑達海宜浚令深濶上接大黃浦

以達泖湖之水此即禹貢三江入海之跡俟既開通相度地勢各置石閘以時啟閉每歲水涸時修圩岸以禦暴流　上從之役夫凡十餘萬原吉布衣徒步日夜經畫盛暑揮蓋去曰衆亦體暴日中吾何忍歲饑奏發米三十萬石賑濟二年還朝復出治水水洩農田大利有謂水退淤肥請召民佃耕以益賦事下原吉歎曰民疲極矣救死不暇況重役乎馳奏曰中止則徒勞民種植則已失時何益於國　上從之事遂寢姚廣孝還自浙西　上首詢之廣孝曰夏某古之遺愛也三年召還掌部事諭之曰向以部事付郁新以淛江農務付卿庶內外協濟今郁新死矣爾其継之因請裁冗食平賦役均出入勿使富豪種鹽以妨商賈勿使富賈專錢以

自東壩之築宣歙九陽之水不下宜興故舉鎮處百瀆之說不用矣

勢終必為田

天下事未有不以細心得之

沮貨易禁包攬侵欺之弊清倉場廣屯種皆立定規凡倉庾府庫戶口田賦盈縮之數各書小帖於袖時一閱之一日　上問天下糧數即對某處幾何某處幾何毫髮不爽　上益親任之又定官俸米鈔兼支例令在京文武官俸一品二品四分支米六分支鈔三品四品米鈔中半兼支五品六品六分米四分鈔七品八品八分米二分鈔每鈔二錠折米一石九品雜職及典史旗軍俱令支米時承建文廢弛之後靖難之師方息無有蓄積一時賞賜功臣賞給軍士大封親藩增置武衛添設有司而又召集天下儒生數百人於館閣編集大典未幾遣二十五將軍大興安南之役遣內官造巨艦航海以通西南夷諸番復將營建北京宮殿財用以萬

萬計皆仰給戶部原吉經營緩葺未嘗缺乏及建北都採木運餉者皆令巡視給以錦衣官較四十人律治怠事者原吉比登車即諭官吏軍民各處乃事吾將出巡蓋恐犯者衆也人人咸悅而事集六年秋八月召還時　上將北巡命掌行在戶禮二部都察院事扈駕至北京又命兼掌刑部有二指揮冒支官糧　上欲斬之原吉曰罪自有律若真盜何以誅之乃止從　上北巡兼掌行在吏禮兵部都察院事八年　上北征輔太孫留守北京總理行在九卿事諭曰朕以房玄齡視卿時京邑諸司草創原吉每旦入朝獨近扆前參決機務朝退即官御史環請事公口應手判不動聲色北奏行在南啓東宮京師肅然縱遣召見便殿諭群臣曰夏原

吉輔導　皇孫今之周公也原吉奏曰　陛下之教　皇太孫選行之臣何力之有扈駕還南京仍掌戶部事尋令侍　太孫周行鄉落原吉因取蠶桑進　太孫曰願殿下味此知民艱苦會有犯蹕者　太孫欲罪之原吉具言　上命所至無擾罪之非　上意也九年考滿宴便殿諭廷臣曰原吉　高皇養成賢德欲觀古名臣此其選矣命與姚廣孝監修國史十一月侍　太孫居上管後自北還南所至必陳山川險易民生休戚風俗美惡兵民晏然時貴州初定議以思州所轄二十二長官司分設思州新化黎平石阡四府思南所轄十七長官司分設思南鎮遠銅仁烏羅四府其鎮遠州婺州縣亦各隨地分隸設貴州布政司於貴州總之其布

政司官屬俱用流官府以下參用土官十四年侍　皇太孫還南京十五年從幸北京十八年宮殿成命召　皇太子皇太孫於南京　上既久不見　皇太子亦頗思之一日命召之勅既具未命使人夏原吉進曰請令原吉往　上問何故對曰　皇太子久不蒙召一旦忽有命恐過疑或致他虞　上歎服之仁廟初聞之果驚怖謂或有後命頗欲自裁問誰御命左右對曰原吉　仁宗曰原吉來必能為我調護當且見之及見原吉備道上旨　仁宗乃安即與就道原吉先馳奏　上復命迎之且曰東宮其緩行比至鳳陽迎見道上旨東宮曰雖有旨吾敢緩乎因手書付原吉與楊士奇詢訪沿途軍民利病政事得失以備顧問及至　上問東宮

來何遲對曰陛下慈注之深東宮孝思不得不切也上嘉之
十九年三殿災其言愛民所以敬天詔禰逋負及罷採辦金銀
課程優恤流移以回天意從之詔求直言言者輒言都北京不便
主事蕭儀言尤峻上怒誅儀曰吾與大臣密議數月言遷都便
言官遂劾諸大臣上跪言官大臣午門難遷都利害都御史陳
瑛爲言官自面書生不知大計上令左右間衆議云何原吉曰
臺諫職言路且應詔陳言臣等備員大臣不能協贊大議臣等當
萬死再問對如初上悅盡釋言官大臣或尤原吉盡背初議原
吉曰不然天威嚴重吾輩歷事久言雖失寛上憐之若言官得
罪所損不小衆始歎服時原吉雖居戶部實兼九卿之事每召原

吉語輒移時左右莫得聞退則恂恂若無預者交趾平上問陞
賞孰便對曰賞費於一時有限陞賞於後日無窮上從之法王
來朝上欲郊勞原吉以爲不可曰夷人慕義遠來宜示以君臣
之義萬乘一屈下必有甚焉者上乃不出法王見便殿命原吉
拜又不肯拜上笑曰卿欲効韓愈耶遣侍郎楊勉之拜彌猴遊
矣山東僞妖人唐賽兒等三千餘人至乃入奏曰諸所俘俱平人
悉原之衆遮道呼云生我原吉叱曰朝廷之恩我何與焉谷庶人
逆謀既彰上疑長沙有通謀者原吉曰謀出於彼府人何與臣
敢以百口保之是年上議征虜群臣無敢諫者原吉曰我受國
厚恩不可不死諍約尚書方賓同諫曰公但來吾自言之入叩頭

言頻年師出無功軍馬儲積十喪八九况今災眚屢作内外俱疲
聖體少安遠涉風沙誠未便上怒乃命整邊儲於口北賓懼自
縊遂籍原吉家命錦衣官立取回至則方落職理儲錦衣促之
原吉曰姑竢畢此不然恐有侵盜死吾安之不以累汝及至上
問征虜得失其對如初歷言自古不勤遠畧之意命繫于内官監
皇太孫累請赦之上命中使視之因問曰上待公厚今繫
之暴亦有怨乎原吉曰風霜雨露無非教也何敢怨上意稍解
仍繫之竟北征阿魯台及兀良哈明年又征阿魯台又明年北征
還至榆木川不豫顧左右曰原吉愛我上訃至太子走繫所
呼原吉哭曰楊榮至父皇賓天矣原吉伏地哭不能起太子曰

此欲南幸則前與言官爭北都不力者豈意在南耶國家非都北燕雲未必晏然如今矣

卿可出視事矣原吉曰先帝罪人未聞遺詔何敢即出太子
召問國事原吉言方今民力竭于東南戎伍疲于漕運宜幸南京
少蘇民困復以詔條事宜訪之乃請賑饑寛貢省賦役罷西洋寳
船雲南交趾采辦金寳香料各處閘辦金銀課程太子即位復
原吉戶部尚書賜冠帶衣服被褥幃帳咸備原吉言臣在繫葬母
不克成服又未殯乞賜歸葬終制上曰卿老臣宜共濟艱難卿
有母我無父乎如卿辭職朕亦不當在此原吉退上十餘疏皆不
允立太子兼太子少傅尋進少保兼太子少傅尚書如故支三祿
固辭許辭太子少傅俸上遣使以鈔幣賜緣邊將士原吉等曰
朝廷待守邊者厚矣既預給禦寒之具復蒙恩如此昔楚子以寒

巡撫三軍皆如挾纊彼徒溫言人猶感勵況今實受恩敢昧先報
但願　陛下常推此心不忘耳　上曰人君視天下萬物爲一體
況將士爲國家筋勤勞苦豈敢須臾忘之朕所行或有不及須卿
等襄輔古人有言爲君盡君道爲臣盡臣道朕與卿等各盡道可
也洪熙元年冬無雪　上作憂民吟授原吉和之又召至扆前賜
繩愆糾謬銀印一諭曰朕皇考賓天時嘆卿忠愛自今朕有過擧
以此封進奏朕不憚改手勅欲除黥劓鞭背連坐妖言誹謗之刑
原吉與二三大臣密議以聞　上從之賜田五頃建第兩京李時
勉廷諍過激　上大怒言時勉當胡辱朕原吉曰時勉小臣豈能
損聖德願少霽天威下法司議罪未晚袁忠徹以風鑑得幸成祖

上以其言皆不遜首欲誅之原吉曰忠徹固當罪然禮父母所
愛待之終身不衰今山陵未畢刑近侍之臣不可乃罷忠徹官毋
朝罷必呼原吉等二三大臣近御扆或臨至便殿面議機務凡內
外諸司所進章疏命擬旨多云某部知道或以問原吉曰予奪之
柄非臣下所敢專故付之六部定其可否而後取上裁則事有所
分而權不下移也　上以鈔法不通民間交易率用金銀布帛命
原吉等會群臣議革其弊原吉等奏曰鈔多則輕少則重朝廷歛
散適中則自無弊今民間鈔不通蓋緣朝廷散出太多宜爲法歛
之眞若許有鈔之家中鹽又請于肆市各色門攤內量度輕重加
其課程課鈔入官官取其昏軟甚者悉毀之自今官鈔亦宜少出

不敢攬權
今遂爲定制

民間得鈔少自然重矣　上曰然所增門攤課程俟鈔法通即復
舊額毋爲常例其以金銀布帛交易亦暫行禁止遂命原吉及吏
部尚書蹇義等定各處中鹽例各減舊十四於是原吉等奏滄州
鹽每引鈔三百貫河南山東每引百五十貫福建廣東每引百貫
輸鈔不問新舊支鹽不拘資次　上然其言命速行之　太子去
南京　上崩　昭皇后命原吉亟迎　太子太子將至群臣郊迎
后留原吉佐襄王居守　太子既即位時時咨諸原吉或袖小
帖付原吉原吉亦時時有所白宣德元年漢庶人反猜原吉微赦
祖爲奸臣首　上召諸大臣議原吉免冠頓首曰臣罪當死　上
曰彼借卿爲兵端耳命坐屏左右密議務勸親征　上難之

原吉對曰往事可鑒臣所見遣將諸臣兵事輒泣在延如此臨事
可知兵貴神速卷甲趨之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也榮言是　上
意遂決師臨城庶人猶令人繞城罵原吉然車駕狩至出其不意
城中震駭潰散遂械庶人歸大破恩賞賜閩者二披朝恭原吉固
辭曰舊制非勳臣不敢用　上曰卿輔朕非勳而何十月交阯請
降廷議疑其詐也更欲興兵討之原吉曰兵疲矣群如癰伏於身
未潰則憂不測已潰則宜進平和之劑俟血氣調和自愈若惟毒
之攻心腹內虛復生他患莫若因其請降許以復國自新楊士奇
楊榮議亦同遂偃兵息民天下賴之三年賜範金銀印曰含弘貞
靖曰謙謙齋曰後天下樂命侍遊西苑隸人問曰能衣而拜者非

至尊乎　上回顧原吉下馬謝曰不能撿下臣之罪也　上曰朴哉斯隸賜之鈔秋復侍游西苑　上指莧僉一區曰此朕致齊之所師古人剪茅之義原吉曰　陛下言及此天下蒼生之福也從巡邊　上取原吉橐糗嘗之笑曰卿亦食此粗糲對曰臣食此足矣隨行將士尚多餒者遂命取上供賜原吉將士俱加犒還京上念原吉老勑輟部務俾專論道左右且賜珊瑚筆格研明年夏召郭資代原吉是冬從閱武郊外至兎兒山　上怒諸將之不虔也命褫其衣原吉上言將帥國之爪牙倘寒凍至斃是以微罪而殺重臣　上起入帳內又隨之　上曰卿且休矣原吉曰　陛下憐臣至矣諸將瀕于死獨不少念之乎　上曰為卿釋之原吉生日　上繪壽星圖為詩賜之五年春卒諡忠靖復其家朝議宜贈伯楊士奇不可後三年郭資卒得贈湯陰伯原吉天性寬平廉德不報靡怨不釋傑勵有善采納不遺有小失必為掩護嘗曰人才難得一加譴責則自阻矣其書財賦供餉贍給而民不驛騷惱無緒不務悅人人無識不識皆謂君子長者呂震嘗上前短原吉為柔奸震為子求官　上問原吉原吉稱震有守城功陳瑄靖難初嘗欲殺原吉原吉薦瑄才總漕運周忱為長史或薦為郡守原吉言郡守不足展其才忱得陞侍郎巡撫初採訪于閣楊文敏榮猶為諸生原吉一見器之贈之詩有無使騏驎後馬牛之句當是時蹇夏齊名蹇公簡重嘗謀夏公弘裕嘗斷靖難後外兼吾省

劉寬之後一人

紛館閣呼俞可否期于濟國三十年間民安吏治有古大臣之風焉公監修　太祖成祖仁宗三朝實錄　太祖實錄凡三修建文中徐輝祖監修永樂初李景隆監修而原吉監修解學士表永樂初修者元年六月上凡一百八十三卷原吉再修者十六年五月上凡二百五十七卷又寶訓十五卷皆有從吏汙所服金織賜衣偉欲逃原吉曰汙可浣何懼焉吏壞所寶硯石匿不敢見原吉召諭之曰物皆有壞吾未嘗惜此慰遣之在部吏抹精微文書押之因風忽墨所汚即肉袒以俟原吉曰汝何與焉明日袖至　上前自咎不謹被汚　上命易之一時卿大夫雅量推原吉第一或問量可學乎曰吾幼時有犯未嘗不怒始忍於色中忍於心久則無可忍矣又曰處有事如無事處大事如小事若先自張皇則中便無主矣嘗夜閱文書撫案嘆息筆欲下而止者再夫人問之原吉曰吾適所批者終歲大辟奏也吾筆一下死生決矣是以慘沮而不忍遽也原吉與同列飲於他所後歸值雪過禁門有欲不下馬者原吉曰君子不以冥冥墮行其敬慎如此

太常氏曰夏忠靖實心任事而加之練達遂為一代名臣蓋惟任事之心實故事事稽考而見之益明惟練習之見審故事事中窾而任之愈實其當繁賾之時而應用無鉄總九卿之任而判決不稍職此之繇也至其厚德虛懷尤為立業之本世之挾其聰明而談世務者非不如彼飛蟲時亦弋獲輒傲然以為人莫之及父之

不自知其破壞之多矣若其力止北征久繫而不回紙俾　聖主之悟非非其忠誠之至何以得之

顧總憲佐

顧佐字禮卿河南開封府太康縣人洪武庚辰進士除莊浪知縣在邑廉平士民頌德值午節會射諸將以文士易之乃連發三中進止有禮無不驚服永樂四年遷江西按察副使涖事勤敏威望尊嚴號令嚴肅奸黠聞風遁跡聲名大振十四年擢爲應天府尹尋以營建宂棘改順天兩京皆奸豪所聚佐剛毅不撓吏民畏服勳豪貴戚爲之斂手議者比之包孝肅之知開封洪熙元年出爲貴州按察使未行改通政使勳貴家不利于佐相排擯去　上實知佐廉儉故召之宣德初臣僚習尚宴樂以脊相競歌妓滿前御史尤多貪淫紀綱爲之不振宣德三年六月都御史劉觀以貪斥

上召大學士楊榮楊士奇問廷臣中誰可使掌憲兩人久未對　上曰未必都無一人士奇對曰通政使顧佐廉公有威曾任御史及按察司皆有風釆榮曰佐亦嘗爲京尹能禁防下吏政清弊革　上喜曰顧佐能如此陞右副都御史賜璽書令考黜不肖洗滌積弊佐奏黜其貪淫不律嚴皚等二十餘人謫吏遼東不達政體李孟宣等九人降典史老疾馮斌等三人爲民又禁用歌妓糾正百僚朝綱大振天下想聞其風釆藩臬郡邑無不興起下至吏卒凜然悚側陞右都御史四年吏有遣咎者招摭佐謂受皂隸金放歸悉具姓名以聞　上密以問士奇且曰爾不舉佐廉乎對曰所訴之事誠有非誣蓋今朝臣月俸止給米一石薪炭馬芻咸

貲於皂不得不遣半歸使備所用皂亦皆樂爲歸耕實官吏兩便此京師臣僚大小皆然臣亦然自永樂以來如此 仁宗皇帝知之所以增朝臣之俸 上嘆曰朝臣之艱如此因怒訴者曰朝廷用一好人輒爲奸人所排欲下法司治之士奇對曰此末事不足以干 聖怒但付佐自治恩與法並行矣 上召佐以吏訴狀授之諭之曰放皂隸歸耕使給薪芻京官皆然爲之不足爲過小人不樂撓柬汝自治之佐叩首退召吏示之狀甚恐佐曰 上命我治汝我姑容汝但改行爲善竟不治之 上聞喜曰佐得大體矣數月有告佐累累枉人重罪不聽訴理者 上大怒召楊榮楊士奇諭曰此有重囚教之排佐小人陷正人不可不究治遂命三法

司鞫之寘千戶藏清殺一家無罪者三人當死代爲狀教之誣告 上曰不誅之佐何以行事立命磔清五年嚴暟潛入京造詞脇人佐又劾暟蹤跡詭秘且欲殺臣 上誅暟西市於是佐益正色立朝元勳貴戚俱憚之佐且晩小憩外廳立門藤戶外官僚行道者輒引避入直內廳獨處小夾室非議政不與諸司群坐會陝西布政周景奸贓無度佐切齒欲除之致之法 上屢釋之不能伸其激濁之意後又阻之者數次正統元年開佐尺籍二年佐考察去御史邵宗宗九年考滿在吏部 上爲原宗詰佐佐遂以風疾乞歸復優禮而去寔用事者忌其嚴正而陰排之疾愈不復起居家十餘年後居位者皆莫及也議者稱爲臺臣第一云

太常氏曰廉勁之節乃士人立身根本亦士人經世根本自仕途以通達圓轉爲尚而此以拘曲見貶夫通達則取予可無問尺幅圓轉則進退可無論義命名高厚利兩擇其便何憚不爲何怪乎貪肆之成風躁競之得志也嗚呼勁直之於婾㛣潔廉之於冒昧必非習之所能化者彼衆而此寡安得顧公其人一挽頹波於今日耶然利欲錮人險忌成習顧公在當時蒙 聖主特知賢相共植猶時時墮危機其在今日几上肉久矣

周文襄忱

周忱字恂如江西吉安府吉水縣人永樂甲申進士時選庶吉士
楊相等二十八人於文淵閣內讀書以應二十八宿忱自陳年少
願進學 文皇喜其有志命加一人授刑部主事預修五經大全
諸書歷員外郎時北京新建太倉命忱督運南北畿郡之賦洪熙
時遷越府長史蘇州因國初籍入張士誠義兵頭目之田與給賜
功臣併富豪兼併沒入者悉以租科稅故畝科至九斗八升吳民
世受其患洪武間糧運不遠耗輕易舉及建都北平轉輸煩費民
不堪命流亡日多逋負日重一郡逋額至七百九十一萬餘石松
常亦多有之督使相繼終不能完宣德五年廷臣交薦忱乃以爲

工部右侍郎巡撫江南忱至詢問父老皆云蘇民俗大戶不出加
耗貽累小戶小戶不支遂至流亡逋負忱乃約正耗爲平米大小
戶一例加耗糧長私造斗斛大入小出忱奏行南京工部鑄造鐵
斛發屬縣依造木斛較勘烙印給與糧長收槩於是出入均平先
是糧長每區設正副三名每歲七月赴南京戶部關領勘合及糧
完又皆親齎繳部往來動經半年率多科斂盤費忱奏減區留正
副二名輪流赴京領回勘合糧完有司差人完繳甚爲省便蘇州
糧額二百九十餘萬石宣德間詔官田一斗至二斗以上者減十
分之二三斗以上減十分之三戶部移文止減抄沒官田古額不
減忱因與蘇州知府況鍾奏言洪武永樂年間抄沒官田人力猶

今有司更不肯給縣帖欲愚其民使不知底輸數也

可以勝其所不勝者止在古額官田請令浙江嘉湖直隸蘇松等
官田准民田起科每畝秋糧四斗一升以上至一石者減作二斗
七升二斗以上至四斗者減作二斗一升一斗至二斗者減作一
斗蘇州獲減課七十餘萬石各府秋糧無倉可貯里胥開收解取
無藝糧長收之私家不即輸官謂之圃糧便於侵費負累無追屢
屢禁革勢不行也忱曰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妄用何禁令之不
行也遂令各縣於水次置爲便民倉每歲聚貯各戶秋糧夏稅加
耗則倒塡註銷帖而分給之每鄉推富而有行糧長一人總之名
曰總收加耗不過十之一細民覓自送倉不入里胥視舊所減三
之一矣又於糧長中差上下戶爲押運以均其遠近勞逸其於支

撥更爲酌量京通正米一石支三臨清淮安南京等倉以次減省
爲舟楫轉剝之費置立簿籍塡入銷出支有存剩積之諸倉號曰
餘米米有餘則減耗次年徵十六又次年徵十五仍有餘乃奏立
濟農倉忱知江南貧民輸納耕作多有不足輒舉債於富豪其息
甚重以此展轉困乏不免逃亡而官賦日虧思有以濟之會壬子
秋諸郡歲稔朝命許以官鈔平糴且勸借儲積以待賑忱因請於
蘇松常三府蘇得米三十萬石松常有差名其倉曰濟農農民缺
食及運夫遭風被盜者賑給借納秋成抵斗還官修築圩岸開濬
河渠則量給口糧不責償也每歲插蒔將又於中下二等戶內驗
其種田多寡每家給與二石三石亦以秋成隨糧上納若遇凶歲

則再賑之奸頑不還者有司記名不復給皆忱親爲條約俾之遵守是以悉爲實利是年夏江南旱蘇松饑民凡三百餘萬口盡發猶不足以賑忱乃復思廣爲之備舊三府當運糧一百萬石貯南京倉以給北京軍職月俸計其耗費每石六斗忱與三府謀曰彼能於南京受俸獨不可受於此乎若來此給之既免勞民且省費六十萬石以入濟農倉農無患矣三府皆曰善遂請於朝從之蘇州得米四十餘萬石益以各場儲積之龐及前平糴所儲凡六十餘萬有奇松常二府次之明年江南又大旱令諸郡大發賑農米以賑貧而民不知饑民遺官田而逃者死人一沾足則執以償其賦良田皆廢而不耕忱奏立召佃戶俾民得開墾而漸收其賦以來之奏絕戶官田不分古額抄沒悉照民田例起稅坍江陷海田奏除其稅額而以隣近絕戶田召人耕種以足之擇良民謹實者爲田甲使領責督其事於是田野日闢流亡來歸往時裏河運糧軍民相半軍則官造淺船分長短中三運長運於淮安廣盈倉中運於徐州廣運倉短運於臨清廣積倉支米一尖一平民則自行僱船裝運正糧一石該平米二石又船錢一石經年往復動失農月忱乃與平江伯陳瑄議奏民舟令於淮安瓜州等處水次對與軍船交兌江北衛所漕者令出給通關付還鈔繳在淮安正糧一石兌與平米一石五斗瓜州兌與平米一石五斗五升如南京倂他處衛所竟至蘇松常諸縣交兌者加與過江船錢米二斗豐年

人凡折色與本色其使與否天懸

米賤兌與加七五升凶年米貴兌與加六五升襯墊蘆席折米五合恐兌船在江遭風又令州縣支糶餘米蓋倉二十餘廒於瓜州江畔遇到糧船搬入收貯聽候交兌畢日量支餘米僱人看守民間馬草每年運赴南京上納若北京每包草一千束該五百料船一隻人夫十五名草束在船十壞七八所費不貲先是請以江淮濟二衛馬船給載廒省僱值至是復奏於通州草場設立官庫每束折收白銀三厘一千束止用三兩若南京則輕賚赴彼買納人皆稱便又北京文武職官俸銀皆領票於南京戶部關領當米賤時一兩可買票米七八石忱因會議奏准折收金花銀兩納官每兩准米四石解運京庫交收折支京官俸糧其嘉定崑山等處折

此即條編徑里之法也先是各邑各有官府供辦輒僉一富民其家必罄自太管前之富事故爲一條編之法其患遂息太害

納官布每疋準正糧一石舊例疋重三斤每每解驗率因紗麤不堪十退八九忱知之奏稱布重則紗麤紗麤則價賤紗細則布輕其價反高乞不論斤重務在長闊如式兩頭織造色紗以防盜剪之弊從之各傳走遞馬匹及鋪陳等件皆領于馬頭凡有死損馬頭輒科通民財買補歲無虛月忱令每田一畝收米九合隨糧帶納另廒收貯遇有死損驗馬上中下價值給米備用馬頭科斂之患遂息又命忱兼理松江分司鹽課先是分司隸兩浙轉運鹽使司至是其民自陳鹽課逋負蓋因官司處置失宜乞令忱兼理上從之初鹽丁附場者煮海辦鹽而遠鄉者助出柴價然煮海者爲總催剋取恒苦乏食而出價者往返病耕兩不堪病忱因言鹽

之功德在人此共一也

課四事一華亭上海二縣竈丁計負鹽課六十三萬二千餘引催責不已煎鹽不敷竈丁日以逃竄宜官鑄鐵鍋一二百口給與貧難竈丁令其戶下人口協力煎辦庶國課易完一松江煎鹽之人近者名曰鹵丁遠者名曰竈丁惟鹵丁諳練煎鹽然貧窘者多使其食足何患鹽課不完前代皆有贍鹽官田洪武初雖給耕種俱起科納糧今二縣竈丁每年應徵運秋糧無慮五六餘萬欲將竈丁秋糧存留本處免其兌軍遠運却以所節省耗米於各場收貯益贍貧難鹵丁及僱人補煎逃戶額鹽其遠鄉竈戶所貼柴鹵錢米亦於倉囤收貯明白交銷如此則官無枉費人不逃竄一松江鹽場總催頭目一年一代中間富實良善者少貧難刻薄者多催納之際乃生事端百計朘削以致竈丁不能安業流移轉徙職此之繇今後總催頭目宜點選殷實良善之人常川應當若有仍前剝民者速問革役丁消乏者照名僉補如此則事易集而民不擾一鹽課之利歲有定數不在於官則在於私所以連年不足者蓋繇私鹽得售故官課日虧雖有軍民官巡捕中間有徇私故縱者有通同販賣者有誣執平民者賞罰不平人懷僥免宜令華亭上海并蘇州嘉定三縣點選行止服衆者爲老人分定地方率所在總小甲防守官司往來巡視但遇私販發露必究經過河路罪及容縱之人如此則鹽徒息僥倖之心而宄惡漸可絕矣　上命速行之忱又奏近命臣兼理松江鹽課訪得各場去年以前共逋負

鹽五十三萬六千九百二十餘引今年又該正額鹽二十五萬七千七百六十有奇切惟董[illegible]之功日有定數今以數年逋負責其一日償之民何以堪乞將逋負之數自今年爲始每年正額之外帶補一分則民力得以少紓國計可以漸辦事下行在戶部覆奏言帶補之法誠爲便利但須十年以上方可完之即特准擬誠慮頑民恃恩怠惰日就遷延請通將所逋均作六分每年額外帶徵一分六年內逋負可足　上從之正統初淮陽地方被災鹽課虧欠忱奉詔尋賑乃奏令蘇州等府將撥剩餘米每歲量撥一二萬石運赴揚州各鹽場收貯照數出給通關准作下年預納秋糧其在場聽令竈戶將私鹽於附近場分上納即照時值給糧米食用於時米貴鹽賤官得鹽課積聚民得食米安生上下賴之是時江南民多健訟有司不勝其煩忱奏伏讀洪武年間教民榜文及近年建言榜文歷言民間詞訟自願息者聽事不干已而相告訐及官吏羅織以媒賄賂者有罰果有寃抑實情亦宜以次陳訴果有全家被害方許親隣申訴近者刁民不遵獄訟繁湧一則圖賴人命一則牽連雜事蓋人命可以聳動官府驚嚇鄉民雜事卒難發治可以欺詐取財箝制官吏及至發遣充軍擺站納米運磚又復潛逃變易姓名起滅詞訟臣請自除反叛重事外論俱照欽定榜例以次陳訴庶幾獄訟得清事下有司議以所言甚便宜將前項榜文申明禁約從之先是宣德間大理卿熊槩巡撫南直隸用法

不久任如此興利不盡除害不畢

巖峻凡豪右之家素爲民害者悉被籍沒徙置遠方雖若過苛而
小民之怨仰忱繼之一意寬厚富家大戶頗被怖懍時有告訐亦
不輕理一訐者面斥忱曰大人如何不學熊卿使我下情不能上
達忱從容語之曰熊卿勅書令其袪除民害我勅書只令撫安軍
民朝廷委託不同溫顏遣之戶部定以蘇松常三府正統三年夏
秋税糧折納布五萬疋解赴陝西買馬忱計水路萬里舟車捆載
之費過於輸納之數途路險遠無人防禦或至失所乞勅有司水
陸應付船隻車輛仍令南京差主事一員監送從之忱言天下糧
儲頗足兩京軍士既已添給在外旗軍未蒙會計宜移各處有糧
可給二歲者如例添給至四川都布按三司覈實見糧可足五年

除松潘衛驗口支糧者不添其餘衛所旗軍每月各添二斗從之
五年轉本部左侍郎八年大水爲諸郡患忱題奏量留官田一二
萬石賑濟其年各處坻圩岸塍俱被衝塌時水利諸官先已裁革
忱奏取曾經任事官量撥一二十員准其歷俸年月管理諸工畢
日送回吏部不半載事完俱復舊十四年入覲陞戶部尚書尋改
工部仍任前職忱在南圻凡二十二年景泰二年乃致仕兩遭喪
皆起復視事　上任忱專忱亦盡心於其職爲人謙恭不立崖岸
言若不出口性尤警敏善記謀慮深長平生經歷未嘗遺忘簡略
勢分下衆論卑官賤吏田夫野老皆得以所見自効凡有計略
不憚折節求之一日去騶從走入田野與村人相語問民間疾苦

嗟乎今江南之困極矣安得公其人者一小然之

間前時征派不一終歲頑役吏緣爲奸民不涉因公總其一歲應納者號然輸之故民得無事

每至輒令聚而言之惟恐其不盡也每出會計時地豐歉事緩急
爲張弛調劑變通不拘一轍蓋緣民情無不周知也屬郡有荒歉
即便宜從事撥餘米以補不足之數凡官府織造供應軍需之類
盡出於所積餘米蓋民賦歲一石五斗之外漠然不見他役之及
已而官府無復科率之擾諸縣學校先賢祠宇橋梁河道多所修
葺濬治以至琳宫梵刹一切駿功皆爲沾給游其地者無虛日人
人得其所欲亦取諸餘米其間有竊羨餘互相訐以撓其法者迺
嘆曰吾反不便於爾耶訶弗復理不一年奸弊百出松父老流涕
道路請求復故帖然以寧其後戶部言濟農餘米失於稽考奏遣
曹屬括之官於是徵需雜出逋負自若人益思忱焉有奸民以經

忱斷理數事嘗忱者忱曰汝於某時某處吾已決之何爲復言耶
使於糧稅有所欺隱則曰某年撥某處若干以籍驗之果然吏驚
服以爲神忱有一冊曆自記日行事纖悉不遺每日陰晴風雨亦
必詳記云某日午時前晴午時後陰某日東風某日西風某日晝
雨人初不知其故一日民有告糧船失風者忱詰其失風爲何日
午前午後東風西風其人不能知而妄對忱一語其實其人驚服
詐遂不得行邊事有亟兵部檄造盔甲兵仗各以數百萬計其盔
須用水磨明亮忱取餘米依數成造獨計水磨明盔非逾數月不
可乃令鎣錫以濟急用絲繒宮殿計用牛膠萬餘觔遣官勅忱上
供甚急會忱議事赴京過諸途勅使迹忱還治忱不應至京言京

庫貯牛皮歲久朽腐請出煎膠歸出餘米市皮還庫嘗問一死獄欲活之無路憂形於色使吏抱案讀之背手立聽至一處忽點首曰幸有此可生遂出其人所至人爭為立生祠後因祀之卒年七十三謚文襄

太常氏曰清高之士諱言財利動輒曰吾安吾貧已爾焉可以塵務經心也不知積貯國脈所關盈虛民命攸繫藉令身為司徒亦將聽其匱乏祇其顛覆死亡而不之恤乎吾以為凡為斯語者亦覆拙匿短之云非正論也夫均是財用也均是出入也巧者有餘拙者不足豈有異道乎夫亦盈縮於緩急貴賤之間而為之制耳然非幽隱畢察纖悉不遺何以能之我明推善理財者必首文襄

傳稱其警敏善記凡所經歷未嘗遺忘又稱其於早官下吏野老田夫悉得以所見自効此其盈縮所以不謬也故在當時不特國用賴之充民生尤蒙其惠吾郡迄今尸祝之不能忘也視前此言利之臣但期足國不知病民者豈不逕哉獨餘米之說當時謂六得筭以今言之必不可行已

王忠肅翺

王翺字九皋鹽山人永樂十三年進士先是北人舉進士考輒在後是年初會試貢士北京翺兩試皆高等　上喜召見賜食改翰林庶吉士授大理左寺正詳讞遷行人宣德元年內閣楊士奇薦陞行在山東道御史謹重不佻十年陞僉都御史正統元年鎮守江西剛果孤介去華就實植善良抑奸貪風采凜然未幾巡鹽浙江祛除土豪鹽法以理四年松潘番賊為患用兵不效翺出贊理六年鎮陝西七年東虜殺掠吏民師出輒北遼東西震動且撼漁陽翺提督軍務明年陞副都御史留撫遼東十三年出塞破虜有功陞右副都御史十四年陞左是年秋虜入寇廣寧清野困之

虜退去景泰三年召還臺尋加太子太保是年建州酋李滿住上番書乞留公遼東不許會南蠻寇兩廣兩廣副總兵董興武毅觀望不肯戰巡撫侍郎揭稽李棠不相統賊益熾于謙請用安遠侯柳溥總督兩廣軍務如溥未可出臣謙及戶部尚書金濂王翺乞用一人　上用翺明年蠻平召還臺是年夏吏部何尚書下獄致仕翺以太子太保兼吏部尚書初翺入四川專布恩信招懷降附賊懼率所部來降翺出賜金帛牛酒慰犒番酋酋首育巴等感悅盡邀各部落生番一十八寨來歸不煩兵力松潘遂定遼東法令久弛不復知有朝廷賞罰以故虜至不敢戰戰亦不力翺陛辭召至文華殿諭以便宜行事翺至前屯下馬諸將庭參責其玩寇喪

風

恩

必有撫價法九邊俗與必近故用之

師失律悉命曳出斬之再三哀請願捐地言自今效死用命得釋三軍股栗始知用命至廣寧不逾月翔即出巡邊起山海抵開原經濟墉溝五里爲堡十里爲屯烽燧斥堠千里相望虜見嚮指走翔益簡練卒伍賑賙窮乏偶配鰥寡人情大悦邊塞孤遠軍興輒匱訓邊境之民不可盡以法繩之細大悉行收贖雖人命亦以物抵償其家有指揮孫璟者因漏關鞭戍卒趙甲遞逅身死其妻哭之死其女哭之又死他卒被鞭笞訴璟殺一家三口翔判曰甲死於罪妻女死於夫父非殺也其令璟償其埋葬之費璟得無累卒爲名將癸亥九載秩滿陞左副都御史時毋張夫人故上疏乞歸終喪 上特降勅不必守制賞鈔一千錠令其姪安葬丁卯親率

會探何在能於城下收散卒所全多矣

官軍征勦達賊斬獲首級人畜無筭捷奏賜勅獎諭陞右都御史己巳又以殺達賊功陞左都御史是年八月胡虜也先犯京師分其衆數萬寇廣寧時翔方坐教場給賞軍士且戒三軍分佈將帥爲禦虜計不意虜騎前鋒猝然突至我師大潰翔亟歸坐城下收拾散卒衆稍集彼衆我寡度不可敵乃下令堅壁固壘閉有謂城不可守以惑衆者翔勒斬示衆曰敢爲異謀者斬徐俟虜怠遣精銳步卒分投四出或奔其前或躡其後或衝擊其左右賊不得息且所掠輜重既多不久遂遁去翔在邊十數年積銀萬餘兩糧數萬石馬千餘匹邊用克足器械鮮利軍士飽煖人人樂戰所舉總兵參將如施聚焦禮輩自衆中拔起皆智勇有纔馭才爲夷所憚

威望已著正須推誠

近邊建州毛達及海西諸夷來則厚加款待去則嚴加隄防故老少男婦莫不感翔之恩而畏其威勅還掌院會有易儲之議加太子太保值兩廣擾亂朝廷更置將命翔以總督便宜行事比至嶺南亦用收贖法時翔威望已著諸蠻聞翔來大懼翔略兵威推誠撫諭盜賊止息酋長信向皆言蠻戎撫捕各有機宜以故四川兩廣得免騷驛之患思恩軍民府知府岑英頻年領兵有勞久疑其反側翔爲居之桂林城中禮待甚厚褒其土兵如父子相視繇是人思効力田州知府岑紹死于家奴其已襲知府子鏞適領兵赴調家奴呂趙假義挾其出亡庶子鑑入據府治以拒鏞鏞不敢歸思明知府既卒同族黃震黃道爭襲道父兄皆死于兵地方洶洶

三司莫爲計或以爲震當襲翔曰夷狄何倫理之有調停之可也乃奏授鑑知府管州事鏞隸桂州總戎帳下道授知府以酬其一家被禍之慘一時感化爲之帖靜參將范信有才畧人厭其貪兵部因事革其職聽調翔不惑群疑奏復其官信卒以能將名兩廣十餘年翔初入吏部佐王直直致仕翔始專任嚴考察公銓註抑奔競杜請寄一時任吏並稱得人故事吏典以資格出身積久過宂宜懲刪命吏部引入內庭會大臣群考之分三等一等本格出身二等雜職用三等爲民至是翔以爲太拘遂奏罷仍依資格法考於部書判有一稍可者皆在取例故吏無虧勞之嘆又以官吏給繇起復文憑多過匿乃行嚴勘法而奸人不得爲計取選故以

祿書下緣爲奸糊塗莫辨翱易以墨弊遂絕詔求賢良方正經明行修山林之士翱肩而至翱深惡而痛抑之百不取一二天順改元丁丑　英宗皇帝復正大位翱卽辭太子太保職累乞致仕俱不允時有欲傾陷翱于罪者賴　上素知翱保護得無事李賢爲石亨逐去內閣之人欲用翱翱力辭爲石亨又譖去裕陵召見翱問賢何如人翱力言賢才行得復留內閣益見倚任事詳賢傳賢在內閣亦[illegible]召翱共[illegible]進退[illegible]時時召翱面質可否翱亦以用賢報國爲己任稱翱先生屢乞休不允翱以故得行其志天順五年曹欽反夜執李賢于長安門砍傷其首血滿面奔翱臥所以求救賊併執翱翱曰朝廷何負汝汝乃反耶殺他人寧殺我賊素畏服翱因謝曰豈敢殺長者耶遂上馬去李乃得釋事聞加太子少保　上嘗諭李賢曰今六部尚書俱皆得人但慮吏部王翱年老耳時公年七十八賢對曰臣聞祿命之說翱壽最高尚有十年　上喜曰如此無慮又曰如戶部年富亦不易得賢對曰若繼翱吏部非富不可　上曰然茂陵卽位兒公而雪朝成化元年復太子太保致仕卒年八十四贈太保諡忠肅翱爲人端方強毅清白儉約立心制行循理守法一毫不苟善知人文武大吏施聚焦禮范信耿九疇軒輗年富李秉程信皆翱薦用翱本北人嘗因召對裕陵曰北人端直雄偉文章藻飾似不及南人顧緩急得力以故翱推轂北人多至姚夔反之往往右南人清要術不及翱功名損

於禮部時翱憂勤惕勵仰思待旦事無巨細一經涉歷終身不忘居第三十餘年不改於舊　上特令有司起第縣西有司外多列屋若干翱悉令拆去之京師雖有第宅苟完而已公餘退宿朝房惟朔望時令歸謁先祠門無私謁權勢必托婉而拒之故人長而不怨於恩讐一不介意嘗曰吏部豈報復恩讐之地耶其用人亦未嘗使知之以要爲己功也翱鎮守遼東還朝餽遺一無所受其太監者與同事久持明珠餽之固辭其曰公於他人之餽皆不受我之餽亦不受吾有死而已翱不得已受之乃自緘於衣領間臥起自隨雖其妻不知也居數年太監死其猶子以貧不敢見翱使人召之曰何不買第宅曰貧不能也翱曰蒭買之其人訝不肯買翱乃解其珠出之衣領間與之直可千金第尚有餘翱爲吏部時仲孫以蔭入監將應秋試以有司印白翱曰汝才可登第吾忍蔽之哉汝設中選則妨一寒士矣且汝有所待仕何必強所不能以幸冀非分耶烈炎火之又翱一女嫁爲畿輔某官夫翱夫人甚愛女每迎女壻固不遣恚而詈女曰而翁長銓遷我京職則汝朝夕侍母且遷我如振落葉耳而固惜者何女寄言于母夫人翱出爲而宿于朝房旬而還第壻不調李賢曰皋陶言九德王公有其五亂而敬擾而毅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彭韶贊曰淡然無欲不識美姬而況苞苴莫敢我施古三不惑于公見之人皆以爲確論子竝世官錦衣副千戶

太常氏曰忠肅之正直傳之世世乃其內行之修潔尤不可及也綴珠于領裂卷于火官𢆯于遠豈其釣奇取異哉直如是而其心斯慰耳夫如是而後振威而威震用愛而愛孚舉事而事立知人而人知蓋其念念皆本來用事無有一毫之蔽隔于其間也上而君相鑒知遠而蠻夷信服有繇然矣時 上方注意北人而忠肅首起任政豈天默為之合耶易于坤二發臣道之極矣六二行坤德曰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忠肅有之

于忠肅謙

于謙字廷益其先河南人曾大父九思仕至湖廣宣慰使歿後遷杭州路總管卒老于杭遂為杭人謙生而頎皙骨相異常七歲僧蘭古春妄相見而大奇之曰所相人毋如此兒者異日救時宰相也十六補邑諸生時督學僉事督責諸生過峻事嗛而擠之方誑撲閤僉事墮泮宮池諸生皆驚走出謙獨前掖之起僉事督乃欲以罪謙謙對曰謙公者走不嗛公者留此易曉事也今不罪謙公者而罪不謙公猶可而乃以罪援公者其謂何僉事意悟乃止而謙繇此顯名二十三舉進士拜江西道監察御史謙風骨秀峻音吐鴻暢每奏對宣廟前 上必為傾聽而是時頎佐掌臺事其御僚屬甚嚴而獨才謙以為己弗如也按江西辯一誣獄出數百人之冤死者藩國挾和買為市㕓害謙按懲之民所不便一方若滌歸復偕錦衣官較捕官河之匿私鹺者謙所按覆於權倖不少避扈蹕下樂安州漢王高煦既面縛降 上猝命謙數其罪謙肆口而成其言皆正大剴切高煦俯首戰悚稱萬死而已 上大悅還京賞鈔幣與大臣等久之議增補各部右侍郎治諸鎮稅兼練卒撫民 上手書謙姓名授吏部遂超拜兵部右侍郎兼治河南山西奉璽書以往時年僅三十三時人榮之謙感 上知遇夙夜撫循郡邑延訪父老以便益病苦歲饑則出官鏹以糴民粟歸廩儉則吐餘粟減值以糶脫有嬴餘即以鈔折納官公私得相贍而

於下尤利濟秦民饑徙入河南者謙令邑今各給田初與之牛種而以次責其稅毋令與土著淆河鈋將潰謙厚築堤障之多植榆柳其上五里有亭亭有長督卒責以修補乃至所過經繇官道俱責種樹鑿井以蔭行者而飲暍者時議欲移山東新炭及大名牧馬于河南謙抗疏止之其在山西則以大同在塞外巡按御史不能至其地往往玩狎請別設御史併上谷治之而又盡奪大同鎮將之役卒墾私田者爲官屯邊方充溢議修築鴈門軍役議派柴炭人夫通融有法仍奏減七分之一以甦民困時災傷流移又恐復業者憚于徵輸無復固志即奏免所欠稅糧復請著令有司考績以有無流民爲殿最其地霜蚕田薄當輸邊者多折貲金銀

姦民多竊以逃謙請官解以懲其弊且請免前以便分給尤爲民利有恭議劉孔宗者律巳甚嚴與儕輩寡合衆購贓罪汚之謙知其誣即奏白其事謙於吏術民事無不精剗而尤以足兵食明舉措振紀綱爲亟當是時居政本者三楊皆重謙所奏請朝上夕無不報可以是得行其志它措置多遂者爲令甲蒞九載遷右侍郎食二品俸得封其父母謙既在官久威名流聞嘗輕騎自河南歷太行而盜有窺者謙厲聲叱之皆大驚散曰不知爲公死罪幸赦我謙數當入朝議事人謂即不齎金往寧無一二土物如合薌乾菌裹頭之類足以充內交際耶謙笑而兩舉其袖曰吾惟有清風而已且交際之物幾何而關閥短長可畏也因賦詩見志十一年

入朝恭政孫原貞王來自代是時三楊前後卒而中貴人王振持秉勢張甚以謙無私謁衆之勸給事中廷劾謙以久不遷怨望擅舉人自代亡人臣禮下法司論斬繫三月暑獻　上振怒適解乃謂大臣吾嘗見一故御史名若于謙者恣甚欲治之今乃非此于謙耶赦之以爲大理寺少卿而所薦孫原貞王來俱顯名异恭中至尚書與謙略相埒謙甫出獄而山西河南吏民伏闕上書請借留謙者以千數周晉諸王亦言之乃俾以少卿復撫二鎮又明年復以兵部右侍郎還部距其初至今十九年矣是時南北屢用兵大盜時起尚書鄺埜以清幹著而謙佐之以宏斷部事雖稍稍飭然尚扼于振不能大展亡何爲正統乙巳虜酋也先既破掠獨

石馬營諸鎮至秋益猖獗振遂挾上下詔親征謙與鄺埜上言也先醜豎子耳諸邊將士卒足制之　陛下爲宗廟社稷主奈何不自重奉以與犬羊乎請毋煩六師　上不聽埜乃從治兵而謙治部事車駕至土木蒙塵報至京師大震　章皇后詔立　皇長子爲太子幼不能監國　太后乃命郕王攝政以輔之王御左順門時中貴人振雖已歿虜中外恨而欲食其肉於是九卿臺諫廷劾振罪請用反法于其家奏未竟而錦衣指揮馬順者振黨也妄傳王旨叱衆退給事中王竑起直前擒順曰此正所謂翼虎者今日猶敢爾衆爭捶之立死又捶二閹之嘗私振者死時衛卒譁洶洶王懼欲退諸大臣皆披靡有趨匿者謙獨直前掖王且啓王下令

[illegible]有膽[illegible]見事實[illegible]

辭嚴義正

曰挻順與二奄死者義激無畀少選侯請得　皇太后即族振且
籍順等家於是王乃起謙徐徐步出掖門吏部尚書王直桁捉爲
純篤老成執謙手而嘆曰朝廷正藉公耳今日雖有百王直何能
爲
章皇后聞之即進謙兵部尚書謙謝弗允乃上言歷篤文武
有預軍事進止當以失機論即死亦不宜濫邮報許郕王既即大
位益賢謙虛已委焉入對慷慨泣奏曰虜賊不道氣滿志得挾我
大駕勢必長驅而南今六師精鋭盡于隨征武庫兵器十不一存
矣司馬宜亟分道募兵及留漕卒自益司空宜併日而蒐乘繕械
九門要地宜令都督孫鏜衛穎雷通張軏等分守之都御史楊善
給事中王竑葉盛等叅焉凡兵皆出營郭外毋令避而示弱郭外

之民皆徙入內安插毋令失所而當通州倉欲守之或不能委以
與虜則可惜宜令官軍皆給一歲祿俸聽其自運仍以糴米爲之
直虜之所忌者草諸廠宜亦聽軍稱力取之不盡則焚之毋以飽
虜馬大同宣府皆經剽掠請勅各地方守臣協力防禦鎮守務使
有備而是時石亨方坐繫楊洪亦以逗遛當譴謙惜其才勇請赦
之與安遠侯柳溥爲大帥而身握其機宜進止不効則治臣之罪
以謝天下　上皆嘉納之虜報益急而侍講徐埕者以曉軍事閑
且好言天象　上使中貴人召而詢之則力謂紫微宮中皆有變
必反故都而後吉太監金英斥之使出然諸中貴人之鼠竄者總
士者相軋未定而縉紳士人多遣其私重歸謙乃慟哭廷諍曰京

于公一生大主張在此

當時人情視宋猶易定

師天下本宗廟社稷山陵在此百官萬姓帑藏庫廪在此此而不
守去欲安之今日足一動明日大事去矣宋事可鑒且虜乘勝驕
實不足畏也金英是謙言　上聞之曰吾其一聽處分衆心稍定
固守之議始決先是中官喜寧者胡種也下蠶室得近土木之潰
降虜也先因爲之用盡以中國虛實告之道之入寇十月也先挾
太上皇破紫荆入敗我師殺指揮韓清都御史孫祥走死遂直
窺京師將據上等處草茸遁之未盡者謙言遣五城兵焚之石亨
議撫出兵第宜堅壁以老之陳循亦言宜固守賊乘勝遠來勢必
難久可伏兵歸路擊之衆論戰守不一謙曰不可賊張甚矣而我
又先示之弱是佐彼張也命石亨統大營營于德勝門外謙督其

精鋭盡于隨征于公

亦知之斷人心可以忠義振也于忠定亦嘗用是策矣

有定見然成則爲忠敗不成則爲忠定

後日　上皇還亦賴

軍都督孫鏜軍于城西刑部侍郎江淵叅其軍皆背城而陣諸門
皆有兵總二十二萬虜見我兵盛而嚴不敢輕犯駕在虜營我亦
不敢輕發一矢虜人四散抄掠亨等與之戰殺傷相當喜寧嗾也
先邀大臣出議和且需金幣萬萬計蓋強所難從以啓釁耳廷議
依違莫決禮部以問謙曰今日知有軍旅事他非所敢聞不應則
以數騎來嘗我謙乃設伏于空屋使數騎誘虜虜遂以萬騎來薄
我伏發敗之孫鏜毛福壽復敗之西直門既而宣府遼東兵至我
軍大震石亨與其從子彪等挺巨刀持巨斧突入虜陣所向披靡
管神機營都督孫廣以飛鎗火箭殺傷甚衆也先連夜遁謙使諜
諜　上皇猶遠夜令人以火砲擊其營死者千計也先大沮衆請

此勝此亦自奮之力未足也

今天下無此恥矣

天義斷然人心自定

進擊謙曰勝未足雪恥萬一不捷所損實多況　上皇在虜中不得不慎請出聖旨榜文潛遣虜營中諭回達子漢有能擒斬也先來獻者賞萬金封國公以疑虜心有詔褒謙進加少保總督軍務謙固辭不許謙退而語人曰四郊多壘卿大夫之恥今謙不能死而以徼功貴能無重恥哉復上疏固辭不許大同參將許貴奏請遣使賄其幣以款虜而徐爲討伐計謙謂前者固非不遣使都指揮季鐸岳謙遣而虜隨入寇通政王復少卿王榮遣而不獲徵太上一信其狡焉侮我而戲我何可言和況虜不共戴天仇也理固不可和萬一和而虜逐肆無厭之求從之則坐斃不從則生變勢亦不可和因劾貴介胄之臣而委靡退怯法當誅於是邊將

人人言戰守虜不能持重窺伺唱抱空名不義之貲始欲歸　太上皇擁之而南至宣府宣府人登陴曰賴天地社稷之靈國有君矣至大同大同人登陴曰賴天地社稷之靈國有君矣至京城下京城人又謝曰賴天地社稷之靈國有君矣而謙獨厲言曰社稷爲重君爲輕虜不得志乃擁去謙以涿易眞保諸州郡爲京師拱衛而軍力單甚乃皆宿兵使都指揮陳旺等分將之而右都督楊俊帥焉久之皆屹然重鎭又以虜之深入必先攻犯白羊紫荊倒馬諸關復奏撥兵與原守官軍相爲應援俾無僨事俄諜報虜逼總兵朱謙于關子口明日復報追石亨于鴈門關烽火連屬衆皆恐請大發兵援之謙笑大虜尚遠塞必張疑兵以脅我乃上方略授

[illegible]大變

亨等使皆堅壁而令各營秣馬厲士使若大舉者已而虜果不至謙曰喜寧不除虜知我險易虛實益反覆不可禦因密授計楊俊捕而磔之京　通紀謂喜寧懷二數教也先擾邊且不欲送　上皇還　上皇深怨之謂不誅寧還京未有期也寧又恣姿彬誘彬出營將殺之　上皇亟肯之乃免及是彬與　上皇謀遣寧俾命入京令軍士高磐與俱密書繫磐髀間令至宣府與總兵等官計擒之既至城下宣府參將楊俊出寧詞書磐抱寧大呼俊遂兵遂縛至京師誅之自寧既誅虜失其鄉導於是亦厭兵矣其等與傳累　復授計侍郎王偉誘誅爲虜間者小田兒虜自是計益屈知悔禍矣因遣使入貢請送大駕還京衆皆欲遣使與也先和且迎太上群臣王直等請之力　上意不懌曰我非貪此位而卿等強樹焉而今復作紛紜何衆不知所對謙從容曰天位已定寧復有它言和者覬以解目前而得爲備耳況君臣大義兄弟至情自當

遣使奉迎萬一虜果懷詐我有辭矣　上顧而改容曰從汝從汝於是都御史楊善以泛使往而　上皇返駕御史顧䁲言國家設六部分理庶務又置內閣大臣備顧問乞令六部諸大政會內閣議可否條奏上下廷議謙抗言祖宗成法國家重務並所司奏請處分臣知遵祖憲重君命他不敢從　上是謙言先朝處降虜近幾也先入寇多從之而北會西南方用兵謙與上謀並征行輒挾其精騎以往厚與之資有功則官之已而更遣其妻子自是肘腋少他患天壽山　祖宗陵寢所在而無城廓虜嘗犯其地乃奏起成山伯王通城昌平徙兵民其中以衛　陵寢且重邊關之援臨清漕運所經商舶輻輳實咽喉之地虜入寇時嘗有往據之謀乃

奏遣平江伯陳豫築城以守爲久之盜起中原卒賴之貴州曾冠久未平侍郎何文淵請罷二司專設都司而以大將塡之謙曰不設二司是夷之也夷之何以通瀕變道且無故而棄祖宗所設地不祥遂寢左都督楊俊洪子也洪死恃其勇桀驁不可馴議奏出營兵併調三邊各路軍馬大舉勦寇可以得志謙執不可曰如此則京師各邊皆空虛或分入寇制何以應之非兵家全勝之謀也

上從謙言俊素跋扈時謂謙此議足以奪其心先俊嘗守備獨石馬營等處土木之變棄城逃歸馬營龍門等城皆不守所留老弱皆歸也先既而命爲參將帥兵巡哨懷來等處復擅調永寧守備官軍于懷來守備將永寧城西門砌塞謙劾其方命專權擅作

威福詔有不問俊又以私怒都指揮陶忠杖撻凌辱而死其父洪懼禍奏取俊還京隨營操練既至謙併劾其獨石棄城喪師辱國及懷挾私讐捶死邊將之罪謂非誅俊無以懲戒將來兵科給事中葉盛等亦劾之於是逮繫法司議罪斬于市時也先亦不守八城謙謂此宜府垣屏也不可棄乃復授都督孫安計又以葉盛爲山西參政贊其軍列其利害八條以進次第行之與安率精兵繇龍門關出據之而募民屯田且戰且守八城遂復　太上歸後

上奉之南城又欲易　皇太子謙以非所職不敢諍而　皇太子立內閣九卿俱加師傅等官謙得太子太傅且命兼支三俸群臣皆一辭謙獨再辭其文婉約以屈　上弗許時巳巳城下之役石

亨功不如謙而得世侯爵心愧之乃推謙功詔予一子府軍前衛副千戶謙辭再三有云縱臣欲爲子求官自當乞恩於君父何必假手於石亨於是亨益愧且恨謙矣　上復賜謙關西甲第辭曰匈奴未滅何以家爲去病豎子尚知此意臣獨何人而敢饕此又不許乃置　上前後所賜璽書袍鎧冠帶弓劍之屬于堂而加封識歲時一謹視而已謙多寓直房以便朝謁一日病痰壅　上使中貴人與安太醫院董宿眡之云治疾必須竹瀝　上爲親幸萬歲山伐竹以賜直命計謙日用所需悉出自尚方謙惶恐且乞歸詔免朝謁尋賜璽書褒予備至　太宗以北伐故宿兵燕中甚盛而會承平久不能無老弱公侯中貴人往往役占土木之難半以

號令明功罪當人情自屬

委虜其額雖有五軍神機三千諸營將不相屬相支調爲恒及至調發兵將若不相識難濟事謙議選精兵十五萬分十營營以一都督領之五千人爲一小營營以都指揮領之每千以把總指揮一員隊官二員團結訓練體統既定兵將相識有警當調其營則自其將領都督以下督率以行號令專一行伍不亂兵制之善者也餘兵散歸五軍等營以備次調當是時不獨三邊有警浙閩則有鄧茂七葉宗留廣則有黃省養又有猺獞而三楚之貴竹苗獠處處蜂起前後命將將兵皆出謙獨運籌號令明審動合機宜雖宿舊勳臣小不中程律即請旨切責究治不貸片紙行萬里外震燿霆擊靡不惴惴毋敢飾虛詞以抵者雖有楊洪石亨柳溥爲大

師而進止賞罰一繇謙相顧覼首而已洪亨皆老將宿將而亨尤貪縱自快謙每事裁之亨有從子彪以驍勇著亨恃而強謙出之爲大同遊擊將軍以是銜恨切骨而中貴人曹吉祥劉永誠者與謙共兵事亦卹謙氣陵之　景皇帝不豫謙同廷臣上疏乞復皇儲未報石亨謀與吉祥等迎　太上復辟甫御殿而執謙與大學士王文下獄謂謙文與中貴人舒良王誠張永等謀迎襄王爲帝坐以謀反律凌遲處死然所司以金牌符冊具存宸無蹤跡可據而廷鞫曰亨等加銛鑽鍛煉文不勝憤辯之若謙笑曰亨等意欲死我辯何益旣奏上　上猶豫曰于謙實有功若何徐有貞者改名有貞而與亨比前曰不謬謙此舉爲無名謙遂論斬棄市籍其家自上賜外無長物先是景泰間用人多謀訪於謙時缺祭酒有貞覬意補之以門生楊宜爲謙內姻託爲之請至於再四謙曲意從之因中使言于　上一日退朝宣謙至文華殿辟左右諭之曰徐有貞雖有詞華然其存心奸邪豈堪爲祭酒者從汝用之將使後生秀才被他教壞了心術謙無所對惟叩頭謝而已退則汗出浹背左右逞聞祭酒之說而不悉有貞竟不得知遂齎恨謙以至於此謙死之日陰霾翳天行路嗟嘆　章皇后憐謙忠於社稷有功不賞嗟嘆累日而諭　上何不留謙　上深悔悟吉祥麾下有達官指揮朵兒者以一觴酹其地而慟吉祥恚朴之明月復酹慟如故先是杭之西湖涸龜底孫原貞時與其地語人曰哲人其萎乎

吾甚虞于公謙死而陳汝言者亦亨黨也代爲尚書不一載而敗籍其貲列內廡　上召大臣入視已愀然曰于謙終始景泰朝被遇若一身而死無餘貲汝言一何多耶俄西北邊報甚急　上憂之時恭順侯吳瑾侍進曰于謙在不令虜至此　上爲黙然是歲有貞以內閣首輔與亨吉祥爭權下獄流金齒又三年亨獄瘐死家籍彪棄市又二年吉祥與其從子昭武伯欽反族誅有一子冕自府軍前衛千戶赦歸　茂陵雖遭廢阨念謙勳績事起倉卒不遑申救每一念謙爲之嘆息故卽位之初有上疏白謙冤狀　上憐而復其官賜祭有云當國家之多難保社稷以無虞惟公道而自持爲權奸之所害在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實憐其忠天下誦而稱之　孝宗初加贈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傅諡肅愍賜特祠于其墓曰旌忠冕改文資累遷應天尹有幹用聲無子其族繼者歛世而至嵩嵩今以都督僉事塡福建謙爲文肆筆立就詩亦爽雋然少裁割獨其于奏疏明切嘗口授兩吏傳寫揣旋爲痛所存奏牘若干卷集若干卷

太常氏曰余觀於晉人執鄭伯于銅鞮與厮養卒之歸趙王也而知宋人之失策我　茂陵之所以得歸與忠肅之歸　茂陵也夫敵之制我嘗視我之輕重我而示之以重則彼必以重制我我而示之以輕則我反得以輕制敵此必至之情一定之勢也徽欽之北狩宋人今日曰迎二帝明日曰請和是明示之以重也彼安得

不挾以要我晉人執鄭伯申叔誅之曰我出師以則許將爲改立君而紓晉使晉必歸君既而髡頑立欒武子曰鄭有君矣我執一人焉何益因伐鄭而歸其君趙王爲燕軍所獲使者十餘輩往輒死廝養卒反其道而用之謂燕將曰耳餘名求趙王實欲燕殺之而分趙自立燕將然之竟御趙王以歸此非以輕制敵之明驗乎藉令也先之擁　茂陵而南遮與之議迎則彼必邀我以所難從增幣割地何所不至從之則無以立國不從則必仍擁而北聽其去則示重之形已見求其必從則要挾之勢何厭二帝之不南卽在今日矣故分毀之說雖非人子所忍言當時所以全　太上皇者外此無策也方諸兒欲甘心忠肅　茂陵猶豫曰于謙實有功

則聖心曉然知國有君之說甚于信使之日至卑詞之懇請矣何者宋襄公見執于楚謂目夷歸國曰國固子之國也宋公豈獨爲社稷計又豈爲目夷計哉卒以此得歸乃所以自爲計也豈以茂陵之明聖而不及此哉則郕王之立謂　茂陵不言之意可也說者謂事以之成疑以之生豈惟失謀國之要機不亦大昧　聖王之明鑒乎南宮之錮于目夷之義不無稍失弟未知遽爾遜位則元仁之儲能必之否二者忠肅必有一頁矣東宮之易說者以留候不能得之　高帝爲解此亦未然余閱之莫道望言忠肅止易儲之謀用心甚苦蹤跡甚秘確乎有據後不傳也忠肅一腔熱血不知洒于何地之語信以此兩者耳總之非人臣之力所能及

原缺第九十八葉

王忠毅驥

王驥字尚德其先太原家大同之宣寧尋徙束鹿爲束鹿人世世務農至驥而始讀書三十餘成進士驥爲人長身偉幹多力便騎射剛毅有膽既入仕通法律尤曉暢戎略以選授兵科給事中永樂間　上神聖群臣奉職不瞻而給事中職不顯封駁論建驥常奉命鎭山西兼飭邊備奏豁鹽池逋課二十餘萬緡西人德之又極陳西域賈胡入貢西人受害乞罷其貢　上以奏示禮部尚書呂震曰驥常奉使西域故具悉西事其從之尋遷其省按察副使益以持憲有聲超尹順天府事治遷兵部右侍郎坐事繫下獄尋復任前後滿九載進尚書當是時南北多邊警羽檄旁午兵部最

爲要重張本材而廉稍以刻稱許廓僅僅循職而驥代之始振刷有風望時西虜阿台朶兒只伯數侵盜甘凉諸邊戍殺掠吏人左右副總兵都督任禮蔣貴等勢敵不相下狐疑莫發于是驥覈部行邊制詔一切便宜行事是時都指揮使安敬爲偏將懦而怯都督蔣貴都御史曹翼追虜至魚海子將及之而敬謂前途無水草不可進引還曹翼言狀　上密勅驥責貴先狀而僇敬軍中以殉驥故秘之至見沿邊城堡不堅將無紀律嘆曰邊防如此宜乎寇至翊日大會諸將方就坐倖問曰往年出兵遇虜于漁見海子首先退縮者誰咸曰都指揮安敬卽揖敬下曰汝奈何逗撓誤大計命斬敬而謂貴曰公亦當先姤責狀以報且誓于衆曰自今遇敵

秘之妙用蓋奉命爲之不若大將自爲之爲震動也

先信地乃有專責勢敵不相干之弊息矣

今人但務增兵不務選兵謬矣

降虜必須出塞蓋與虜入而禦之情形大反矣

貴何始怯而今勇直以紀律耳

有不前者罪如敵于是諸將股慄莫敢仰視遂大閱士伍定更番藏輸輓餉士調馬養銳待虜又請分兵畫地自莊浪西南抵黃河東北抵寧夏屬都督李安自涼州北抵鎮番南抵古浪東北抵板井屬都督趙安自甘州東過三丹抵永昌北抵臙脂堡西抵深溝曁屬任禮自肅州東接深溝稍東北抵鎮夷西抵嘉峪北抵天倉隅蔣貴約以賊小至則各自戰守大至則併力拒敵軍勢遂大振既而虜酋把香入莊浪即遣都指揮魏榮授以方畧率兵勦之遂擒其部落以還虜始知懼遁走又閱甘涼軍完曰兵貴精殺乃退其三之一還衛八月驥還京　上親慰勞之未幾虜聞驥還復入寇　上尋詔任禮爲平羌將軍蔣貴趙安副之而驥仍爲監督討

阿台朶兒只伯諸進止悉取驥驥諜虜營狼山等處乃選精騎授蔣貴使爲前鋒而自與任禮等以大軍繼之且與貴約曰勉旃不能成功毋相見也再遣偏將軍趙安繼之與太監曾安都督任禮分兵爲殿貴感奮直前搏虜敗之渡黃河遁去貴等追敗之于石城虜食盡竄兀魯乃地北依阿台驥曰虜未大衂不畏我不退去使我憊于奔命非計也遣諜知虜巢所在復遣貴以精騎二千五百出鎮夷間道兼行三日夜及而大敗之得其左丞脫羅及禪較百人斬首三百餘獲金銀璽印各一駝馬兵甲以千數對朶兒只伯與阿台以數騎遁尋鳴死而任禮亦至梧桐林得樞密同知僉院十五人明日至亦集乃地得僞萬戶二人以爲鄉導窮追五百

餘里至黑泉而還招其平章阿的干分部落數十帳降右軍趙安等出昌寧至刁力溝得右丞達魯化赤三十人駝馬兵甲稱是捷聞貴禮皆進封伯爵而驥兼大理寺卿兼食其俸尋詔還理部事久之麓川宣慰思任發叛麓川本百夷僻遠不當中國一郡雲南總兵沐晟與弟沐昂討之敗不利晟至以憂死大學士楊士奇等議逆夷不足較但爲耕守計而已刑部右侍郎何文淵援舜舞干羽格有苗事請使使諭撫之驥與太師英國公輔等議以爲天下全盛而示弱于僞倔小夷非策時中貴人王振方柄國喜功名遂絀文淵說而命定西伯將貴爲平蠻將軍驥總督軍務率副將軍李安劉聚等大發兩都諸鎮漢土兵合十五萬討之瀕行賜驥貴黃金兜牟細鎧繡蟒緋衣朱弓矢以壯其行特大暑衆請且按兵驥曰賊方熾旁苦民行不可緩敢阻軍者斬遂馳傳至雲南而貴等兵集會賊酋刀令道等以衆三萬象八十抵大候州欲據其東諸處即遣都指揮馬讓授成筭以往斬首數百級餘賊逝去驥乃奏上方畧請遣參將冉保等繇東路直取孟定會木邦車里夷兵而大軍繇中路至騰衝與保會俾賊腹背受敵從之冬十月驥等抵金齒其別酋陶孟刀門捧以鎮康降遣冉保等率輕兵五千受之因其衆破昔剌寨進攻孟通而驥等以兵二萬水陸攻上江敗其伏兵遂進圍上江寨上江者賊巢也攻三月不下副總兵劉聚參將宮聚兵至會大風因風焚其排柵遂大破之殺其將刀放戞

刁招漢父子擄刁門項斬馘五萬餘級上江平遂緜夾象石渡卜
江通高黎貢山道移駐騰衝留兵守之取道南甸至羅卜思莊遣
指揮江洪等八千人爲哨抵木籠山而思任發令陶孟靠者軍心
等以二萬餘衆乘高據險于沙木籠山連環爲七營以相救驥貫
遣劉聚宮聚分左右翼緣嶺攻之不下自率中軍進夾擊之遂破
殺靠者軍心等乘勝追戛賴龐把至馬安山麓川大衆尋敗其象
陣于沉滿箐復敗其象陣于永毛摩泥寨遂拔之而別將冉保合
木邦兵降其夷衆十二寨車里兵亦降其孟璉長官司破烏木弄
戛邦等寨斬首二千餘級驥等遂進闡麓川縱火焚其門歼廩藏
廬舍皆盡俘斬及溺者數萬人思任發夜攜其二子走孟養以大

捷聞仍請留所部兵畀都指揮胡誌等九人分守金齒蒙化等處
而是時維摩州賊韋郎羅稱廣新王以叛詔驥旋師討之驥曰此
不足血吾刄也乃遣偏師壓其境曰王尚書大兵至矣賊皆潰韋
郎羅走安南傳檄捕之安南王懼斬其首併妻子來獻廣南富州
土守儂郎與沈正交惡十餘年不解驥諭之釋掛滿命師旋　上
遣戶部右侍郎王質齎牟酒迎勞數百里外既入見慰勞有加
上親宴于奉天門文武官僚以次陪宴特封驥推誠宣力文臣特
進榮祿大夫柱國靖遠伯歲食祿千二百石進封及三代子孫世
世承襲賜誥劵貂蟬冠朝服玉帶白金百兩綵幣十表裏鈔萬貫
而貴進封定西侯賞亦如之劉聚等陞賞皆過望士卒賜予加等

府庫爲竭而驥以侯伯奉朝請不預兵部政矣蔣貴果勇每戰輒
至大將猶推鋒陷陣驥前後皆賴之成大功而是時思任發尚在
竄其子思機發復率其餘衆往來窺伺乃復命驥總督雲南軍務
率都督同知冉保都督僉事毛福壽以兵往剿之賜金牌信符便
宜行事驥至思任發復走緬甸索之不獲而思機發衆漸盛不能
制乃奏請益兵詔復遣定西侯貴以兵五萬會守之遣人促緬甸
送思任發至軍前緬人佯諾卒不遣以思機發致仇爲解驥等無
如之何乃曰緬人黨賊不可不加兵率兵至騰衝分爲五營與將
貴及都督沐昂分督以進木邦宣慰使統兵萬餘駐于貐江滸觀
我兵容驥責以忠義賞以牛酒遂感悅而進緬人擁衆大至詧令

貴率兵帀江西而下焚其舟百艘大戰一晝夜賊潰縱兵搗思機
發寨首惡仍遁獲其妻子家屬及賊從百餘戰象十七華麓川宣
慰司設隴川宣慰司于隴把驥等還京師加祿定西侯五百石驥
三百石其白金紗帛如初而冉保毛福壽陞賞亦次之人頗以驥
師老無見績而中貴人振內主弗恤也而定西侯亦病死亡何西
巡陝西寧夏甘涼等處所至申飭邊臨諳烽堠練士卒授邊將以
破賊方略虜不敢犯久之召還會思機發竄走孟養孟養與相比
匿不肯捕送於是驥復總督軍務偕平蠻將軍宮聚討之師抵金
沙江賊立柵西岸拒我驥潛渡破之斬獲萬計賊又以鬼哭山巔
立柵驥與偏將親矢石往拔之然竟不能獲孟養酋與思機發驥

威名故甚盛至是凡三帥師南矣而稍稍損于前一衛訓導旅英
者官其地　上言驥等輩董至役夫六百人多散絲帑于其屬使
責軍報鹵鹽暨輒閣之以爲已役大軍十五萬一日起行因而相
蹂踐有至死者又每軍使負米六斗跋涉山谷有自縊死者師抵
金沙江彷徨不敢渡既渡縮朒不敢攻攻而失措摔等俟賊解散
乃捕漁戶以爲賊俘此何異李宓之敗而楊國忠以捷聞也　上
爲之下兵部法司議請遣御史一員直抵其境會巡按御史勘報
上不許然業已奬勞驥聚召還京矣至是停奬勞勅勒聚還而
改驥領平蠻將軍討貴山苗獲其稱刻平王苗蟲富者檻送京師
僇之然苗勢愈盛驥不能定奏言久在南方身染瘴癘乞還朝廷

乃以梁瑆代之加歲祿百石土木之難群臣廷劾王振不道株及
驥景帝初行在兵部右侍郎柴車言靡情譎詐數服靡常朊朊
帖木兒者永樂初隨其部長把都帖木兒等來歸未幾叛去迨今
三十年又復來歸安知異日不叛況京儲漕運不易請因其初來
分處江西衛所下兵部驥言永樂間來降達官柴永正等分住眞
定等府乞如例遣送河間德州等處授田廬俾耕牧自便尋改南
京兵部總督機務位寧遠伯任禮上南京素習翕戎陣廢弛驥至
一切以所御軍法敎之再目爲之一新嘗閱師從舟山北閘將校
日部伍行列若何曰隊各五十人始爲一字列鬬鼓聲則變而爲
方員斜直之勢今日所較練是也公笑曰此何以約束兵五人爲

伍必一人居中執旗幟四人者立四面皆聽中一人所使中一人
恒堅立不動赴敵則五人必居中一人使四人者相顧策應四人
死中一人不得獨生臨五十人爲一隊最中一人執旗稍大以令
其四面如前五人之法又倍而成伍則爲一百二十五人爲一營
左右前後相應而聽于中以一百二十五人分寄四隅與中爲游
擊出奇而正兵一百二十五人堅駐不動互相倚賴而功可成矣
又以五人如前法分佈之則正兵一千二百五十人更以一千二
百五十人如前法爲奇兵遊擊則總二千五百人爲一師相機調
遣聽于中軍主將一人之令其縣伍而隊縣隊而營有一人爲中
中一人者各以將之令令其餘人如是豈有紀律不嚴約束不齊

而功不成哉而大司馬諫弗善也因事解其任奉朝請　上雖已
罷驥而内猶嚴之時禁私役閹人俱令籍入宮惟黔國公寧陽侯
得留四人驥獨留六人驥老且八十食肉躍馬多從妓女供帳奉
御如王公而會武清侯石亨等奉　太上皇于南宮而驥與焉復
領兵部事加號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階爲光祿餘如故
數月復請老又二歲乃卒年八十三贈靖遠侯諡忠毅子瓊至今
不絶一孫添尚公主拜駙馬都尉驥天資通敏遇事敢爲每陳國
家利害生民休戚詞極懇切孜孜不已與人交不立崖岸循循和
易雖位衆將相曾無一毫驕矜之意見於顏面體貌清癯手儀狻
髯尤善談論見者爲之懼然天順四年疾亟家人惶懼驥曰古人

以死爲歸何至是耶且對故人大理卿韓古欽問淵神氣如常咨甫出門就牀而逝

太常氏曰靖遠之於兵真有獨長哉衛霍出塞雖倖而成功然士馬物故海內虛耗因而桑孔之徒遂以利進靖遠出塞功故不減而所用卽隴頭之兵所費卽隴頭之餉未聞以軍與故耗司農一錢也人特以其通中人爲病然予考其勳績之著莫如麓右功名之損則在麓川惟麓川之役乃借力中人則其得失較然矣

皇明輔世編卷之一終

皇明輔世編卷之二目

明太常毘陵唐鶴徵編纂　門人同邑陳脩校訂

李文達賢

李賢字原德河南南陽府鄧州人生而器宇凝重不妄舉止嘗得劇疾太夫人葉危之有老嫗來視曰此非凡子也勿憂言已即去閱月而愈人以爲神七歲知向學稍長入爲州學生學業騰起一時師友皆莫敢與齒宣德壬子河南鄉試第一癸丑舉進士奉命察山西河津蝗災時學士薛瑄以御史家居賢往造之叩質所疑瑄亟稱之以爲英悟淳確非流輩可及　英宗皇帝嗣統賢上疏言帝王之道在保民禽獸夷狄雖聖人一視同仁其施也必親親

及疏未有民不得所而先養禽獸者今京師韃官不下萬餘以俸言之指揮三十五石而實支一石韃官則實支十七石五斗是韃官一員當京官十七員半矣傳曰朝無倖位則食之者寡況夷狄人面獸心一旦有警其勢必不自安前代五胡之亂可不鑒哉乞斷自　宸衷爲萬世計勅兵部漸次出之於外不惟省國家萬萬無益之費亦可以消未萌之患蓋賢筮仕即有志當世如此雖議不行而已巳之變畿內韃官羣起爲亂應賢言始驗正統丙辰授吏部驗封司主事會有旨文武誥勅三年不得請必候九年賢以職任所在復上言此獎勵臣下之法若候九年得者恒少不得者恒多廉貪不分勸懲不立乞仍舊便後卒從賢言賢又言國家建都北京以來所廢弛者莫甚於太學所創新者莫多於佛寺舉措如是可謂舛矣若重修太學雖極壯麗不多一佛寺之費請及時修舉以致養賢及民之效後數年詔新太學實自賢發之乙丑陞考功郎中踰兩月丁母憂久之轉文選司郎中候終制赴京賢官吏部更三任率公暇手不釋卷尚書王直以公輔期之而少師楊士奇每以不識賢爲歉南陽知府陳正倫士奇友也因邀賢往見之賢不肯曰無一面之雅而造門是求知也士大夫兩賢之已巳秋虜寇大同　英宗皇帝親征吏部侍郎當扈從以疾告賢代之行　上北狩扈從官多罹其難賢瀕死而還景泰初年上正本十策曰勤聖學顧箴警戒嗜欲絕玩好慎舉措崇節儉畏天變勉

貴近振士風結民心大畧言朝政闕遺有司利弊生民休戚中外進言已詳然有關於　上之心者或畧臣以爲　陛下一身國家天下之本而心又一身之本也正其本萬事理惟　陛下之心正則國家天下之事可以次第推行乞留中以時省覽詔付外給事中李侃等以災異上疏謂李賢忠言宜賜覽納乃復取奏入命翰林繕寫置左右焉辛未虜遣使求通好有詔絕之令廷臣共議長策賢上言虜所以敢輕中國者恃其弓馬之強而已中國長策惟有所謂戰車若衛青之武剛車者可以禦之而又有取勝之道則火銃是也臣觀車製四圍箱板內藏人下留銃眼上開小窓長一丈五尺高六尺五寸前後左右橫排銷頭每車前後占地五步若

川車一千輛一面二百五十輛約長四里欲行則行欲止則止謂之有脚之城內藏軍馬糧草輜重以此禦敵使馬不得衝陣箭不得傷人彼若近前火砲齊發奇兵繼之彼若遠遁我勢益張我威益振備邊長策莫善於此然此策固善又在將士者何如夫今之將士猶古將士而朝廷於將帥特彰剖封之典於士卒頻加賞勞之恩待之厚矣然不能一為國家復仇雪恥此忠臣義士所以扼腕而不能安寢也乞詔加獎諭仍飭中外將臣言采取而行是歲冬以合廷薦陞兵部左侍郎壬申奉命祭四川有司之不職者癸酉還京轉戶部右侍郎賢以虜欲無紀不宜終徇上疏言北酋也先近殺其主併吞諸夷包藏禍心其志非小若只聽其講和貢馬

闘金帛之利虔敬順之誠增數目名曾無定約竭生靈之膏血供無厭之貪求醜類日見盛強中國日加罷敝持此悠悠實非良慮惟　陛下奮仁者之勇勵戡戎之臣惕然於心不可自逸觀釁而動以挫長驅之勢振中國之威則夷狄之心自懾方來之患自弭詔下兵部少保于謙以賢言為然請下其章以勵重臣甲戌轉吏部右侍郎韶頒君鑑錄於羣臣賢擇其中事可為法者二十二君又詮其最切者數事曰鑑古錄上之　英宗復位輔臣多竄殛遂以人望召賢兼翰林院學士入內閣典機務未幾進吏部尚書兼官如故左右有欲以汪后殉葬者　上問武功伯徐有貞及賢賢言景泰初汪妃雖立為后即遭幽廢幸與兩女度日若令隨去情

所不堪況二女皆幼可憫臣愚以為宜厚遇之　上憮然以賢言為是乃令出居舊王府逮巡撫大同副都御史年富下獄尋令致仕時富被石亨姪參將石彪奏害自大同逮至京　上問賢曰此人如何賢對曰行事公道在彼能革宿弊　上曰此必石彪被富阻其所行不得遂其私耳賢曰　陛下明見真得其情遣官體勘果無實狀富遂致仕而歸亨因此與賢不合亨請盡罷各邊各省巡撫及提督軍務等官山東奏民饑雖得內帑銀三萬而不足　上復召有貞及賢議有貞持不可曰散銀有弊無益饑者賢言天下之事未嘗無弊顧奉行何如耳散銀有弊而不貸是視民饑死而不拯也因噎廢食豈為人上之理　上深以為然命增銀四萬

兩饑民全活甚衆時太監曹吉祥忠國公石亨以迎　上復辟為己功竊弄威福　上漸不能堪乃密語有貞及賢宜協心輔朕賢自念遭遇不偶凡事一以至公處之吉祥與亨滋不悅亨率兵西征御史楊瑄劾吉祥與亨縱家人奪民田　上嘉其敢言令吏部識其名將擢用之於是十三道御史張鵬等合章糾亨不法亨遂與吉祥謀此必有貞及賢所使相與愬於　上言已有迎復功為有貞賢等所傾將俾臣等無噍類因伏地流涕不已乃傳旨收瑄及鵬等十三道御史下錦衣究主使遂併有貞及賢下獄其日風雷雨雹大作損殿宇公署花木吉祥之門老樹皆折亨宅水深數尺甚異　上知天怒在此亨等反言上天亦怒賢等雖強解釋然

不自安明日言於　上釋之詔俱調外任賢論福建布政司參政
將辭吏部尚書鹽山王翱是日得專對語有間　上曰李某與有
貞錄同事未嘗阿比王翱因頓首力言賢淳謹可大用　上頷之
翱請改賢南吏部意令遠去避禍　上頷不喜曰南京遠仍留為
吏部左侍郎亨吉辭又大恨傾　上意屬賢不得已匿怨接殷勤
得同召對輒喜獨召賢即不喜疑賢短毀之也踰月承天門災詔
復賢尚書學士賢上章懇辭不允時石亨張軏輩每朝退頻入見
或因小事私情或無事亦輒入見出則張大其言使人畏而避之
上厭之召賢謂曰先生有文書整理每日當來若其餘總兵等
官無事亦頻來甚不宜蓋賢自再入閣亡意退避必待宣召然後

往　上覺其意故召諭之　上自此親信賢凡左右薦人必召賢
問賢以為可用之不則不用　皇太子將出閣賢請擇學術端良
之士備輔導乃上劉珝等數人為坊官　上仍命賢總之日授書
正字於文華殿　上曰先讀何書賢對曰四書經史次第講讀先
大學尚書　上曰經書有難讀者賢曰如二典三謨太甲伊訓明
白易曉可先講讀時崇仁處士吳與弼以薦至京　上喜其來問
賢曰與弼當授何官賢曰與弼純儒必能成就君德授春坊諭德
專輔青宮為宜與弼固辭不受賢叩其故與弼謂敕書大重以伊
傅之禮聘之如以此職授之故不受賢謂如此亦固執矣且朝廷
致敬盡禮待先生非輕初無不承權輿之意今必欲如傅說爰立

作相亦難既稱衰病務當大任倘勢不能行人皆失望不若且就
官僚若果有建明則大任以漸而致不然所辭不允亦當就職以
答朝廷至意與弼亦不從乞歸田里復請殉其志以勵士節　上
思建庶人幽大內六十年欲赦之左右多以為不可召問賢賢對
曰　陛下此一念　太祖在天之靈寔臨之堯舜存心不過如此
上意遂決遣中官衛送居之鳳陽出入自便初石亨等革去各
邊文臣巡撫軍官縱肆貪暴士卒疲憊邊徼騷然　上召賢曰自
朕初復位奉迎之人紛然變更今乃知其謬卿與王翱馬昂商議
推選務在得人　上定浙江布政白圭任遼東山東布政王宇任
宣府僉都御史李秉任大同監察御史陳瑄任延綏山西布政陳

翌任寧夏陝西布政芮釗任甘肅以京官巡撫其地一時號稱得
人尋命賢督修大明一統志翰林實儒紳所居非雜流可與景泰
間陳循輩各舉所私非進士出身者十將四五率皆委靡奸鈍浮
薄之流無錄而退至是重修通志惟擇進士出身者此輩自知不
可居此托闔院達其意願補外職賢乃言於　上命吏部因才補
職翰林一清御史劉濬劾太傅安遠侯柳溥敗軍之罪　上怒曰
與賊遇安能保其無損且將敢開濬言甚不解欲速繫濬賢曰
耳目之任職所當言惟明主用其是舍其非而已不當見譴石亨
等因譖賢阿文臣　上知賢深譖不行而以賢言薄責濬已而溥
還自陝西　上問溥為主將畏縮致敗不罪之何以警衆論言官

近臣之
最難

廷効之尊其太傅景泰間三年一度僧數萬及天順二年□□
集賢言於　上曰此輩有損無益宜俟十年一度擅自披剃二十
以上者俱令還俗違者發邊衛充軍著爲令　上一日屏去左右
召賢從容言政治得失賢因言今天下頗安惟有一害　上曰何
害賢言錦衣官校差出抄提罪人勢如狼虎所至貪求無厭有司
不勝其擾　上曰此害誠然今後非大事不遣或謂賢招怨賢曰
此弊九重之遠何繇得聞賢既得親近豈忍隱蔽不言乎若除此
害怨亦不辭初　上於便殿屏人謂賢曰吉祥奸預國政聞四方
奏事者必先造其門奈何賢曰惟在獨斷可以已之　上曰非不
自斷某事某事皆不從其請但聽之則悅不聽則怫然見於辭色

賢曰於理果不可行且從容諭之自古人主權不下移若　陛下
果能自攬每事自斷以公處之則彼之勢漸消而趨附之人亦自
少矣　上曰朕意亦然會石亨敗家居其從子定遠侯彪出鎮大
同諷大同巡撫薦已　上廉其詐并逮亨置於法　上一日從容
與李賢言及迎駕奪門之功賢曰迎駕則可奪門二字豈可示後
兄景泰不諱　陛下正宜復位天命人心無有不順文武羣臣誰
不心願何必奪門且內府之門豈可奪奪之一字尤非順幸賴
陛下洪福得成其事假使景泰左右先知此事亨輩何足惜不審
置　陛下於何地　上曰然彼時何以自解方悟此輩非爲社稷
計不過貪圖富貴而已賢曰臣彼時極知此舉之非亦有要臣與

正大之論

其謀者臣不從以臣之愚見若景泰果不起率文武羣臣請　陛
下復位安用如此勞擾雖欲陞賞以誰爲功老成耆舊依然在職
豈有殺戮降黜之事致干天象而羣小之計無所施矣招權納賄
何繇而得忠良之士亦無擠排之禍國家太平氣象豈不繇此而
盛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言其必亂邦也於此驗之爲尤信
上倏然大悟時法司奏石亨等冒報陞官者俱宜核究　上召賢
曰此事可行否恐驚動人心賢曰若顯究則不可此等久不能安
欲自首猶豫未決若許令自首免罪則安矣　上從之於是冒報
陞職四千餘人盡首改正或有議追其支過俸糧者賢不可而止
前此賢　封贈恩蔭京謝至是陛辭　上特賜寶鈔三千貫因

法行而他
此等

顧謂賢曰先生已盡天倫之樂乎賢頓首曰臣父子所以有今日
者皆　陛下之賜賜甲第一區賢懇辭　上曰聞卿舊宅去朝頗
遠特賜近居以便宣召不允辭遷居之日　上及　皇太子皆有
落成之賚賢以朝覲官黜陟之典往往行故事無以示懲力言於
上罷不職者數百人旌異者十人賜宴禮部　上命賢與王翱主
之吏部初奏擬賈銓爲戶部尚書　上問賢賢以銓貌不稱對乃
用爲右副都御史　上命賢擇可爲戶部尚書者賢以山東副都
御史年富執法不撓可居此職左右不悅富者甚衆謂賢曰　上
不喜此人不宜再舉未及言於上一日　上召賢曰戶部之缺
非年富不可賢曰此人不悅者衆愈見其賢　上曰富之執法正

見漢文細柳棘門遺言

宜居此國計所關豈顧私情遂召用之四年庚辰虜酋孛來寇大同守將失利遂深入鴈門烽火徹於京師民驚道不可止　上初謂此虜窮之不過徉邊掠牛羊而去賢言於上曰京師宜出軍於紫荆倒馬二關駐箚一則安撫人民二則使虜知懼不得久留深入會兵部奏遣將統京軍赴大同殺賊　上曰緩不及事徒勞人馬駐關之說可行於是遣都督顏彪領兵赴紫荆關馮宗領兵赴倒馬關虜既有獲又我軍不動去而復來遂勅二關軍赴鴈門人恃以不恐既而虜亦引去五年辛巳虜西寇凉州莊浪賢知　上以虜入爲憂陳邊事五條　上從之遣懷寧伯孫鏜率兵往禦時江南北大水加以師旅賢言宜布寬恤之典遂罷天下所取花木

板枋之類及蠲免採柴追馬濟匠刷卷諸事而採柴一歲省銀三千餘兩　上謂賢曰今府庫錢糧所入少所出多卽軍官一季額銀十四萬餘兩奈何賢曰自古國家甚畏冗食今一衛官有二千餘員者在京軍官老弱殘疾者宜令兵部漸調出外却以軍補其缺以省冗員　上曰此時恐難行賢曰宜安靜行之如無事然令其不覺可也　上頷之賢又言官軍有增無減且天地間萬物有長必有消自古有軍功者雖有金書鐵券誓以永存然其子孫不一再傳犯法卽除其國或能立功又與其爵豈有累犯罪惡而不革其爵者今若因循久遠天下官多軍少民供其俸必致困窮而邦本虧矣不可不深慮也　上曰此事固可慮當徐爲之吉祥從

楓見

昭武伯欽殺人事覺御史劾之　上雖見原而特下詔戒諭欽臣欽益懼與吉祥養死士謀不軌欲幽上於南宮而立　皇太子因西師行乘機入內爲亂害朝臣之素忤憾者擊賢傷首及耳且持賢謂曰某等迫於讒間不得已爲此請入疏以申救賢曰爾旣殺仇償怨能止戈反正我當言之　上得疏乃知賢在甚喜旣脫於難　上亟召之入宮手疏曰逆賊就擒此非小變宜詔天下一切不急之務悉皆停罷且言自古治朝未有不開言路者惟權姦欲塞之以遂其非錄是陷於大惡而不悟自石亨等排黜大臣言路閉塞其流遂至此極　上悉報可下寬恤條而以開言路殷焉　上念賢忠勤下勅加太子少保賢懇辭不允一日　上與賢從

容論人才及工部尚書趙容賢曰此人可取如曹欽反時文職皆畏縮逃避況兵非已任誰肯出者惟容白晳被甲躍馬呼於市曰好漢皆來從我曹家是亂臣賊子我輩是忠臣義士不可退避於是從者數十百人容於陣前鼓舞獎勵士卒滅賊成功如此存心行事人豈能及　上曰固忠臣也賢以西師未解而京師有變大軍不可輕出請復都御史王竑俾與兵部侍郞白圭分道禦虜虜引去邊臣尹旻請罷兵議者懼有後釁賢上言兵在外可暫而不可久暫則爲壯久則爲老且虜安能保其不來若慮其復來更無休息之期況人民供輸疲困已極宜乘河開班師使民得屯種爲便　上命廷臣議卒從賢言　聖烈慈壽　皇太后崩　上見賢

所服斬衰與衆異取視之乃知賢服制令古即取賢服著爲法命
宮中悉易之孟冬享 太廟適大喪禮未終 上以問賢賢言宜
俟釋服後庶人情事理兩安 上曰微公言幾昧於理七年癸未
春 上以足疾不視朝召賢曰大祀將至而疾未愈欲遣官代行
可乎賢曰亦須至壇所雖不能行禮人心亦安 上至齋宮召賢
曰朕惟俯伏艱於起身欲令一人扶之若何賢曰 陛下能力疾
行禮尤見敬天之誠遂竣事而還二日晦夜賢聞空中有聲明日
密疏曰傳言無形有聲謂之鼓妖上不恤民則有此異惟 陛下
憫念黎元凡一切不便於民者悉皆停罷則災變可弭 上覽之
召賢曰此事正須先生言先生不言誰復言者其具寛恤事條密

封以來賢遂疏十事一請清滄禁官人二止銀場煎辦三停歲造
紙劄四蠲被災糧五弛芻米之徵六罷虧損馬匹七飭邊撫恤兵
民八命有司存恤流移九戒御史察貪吏十禁外官因事科斂
上曰朕細觀之皆實惠也即詔天下行又請罷江南所造段匹及
燒磁器清錦衣衛所監罪人止各邊守臣進貢止下番所遣使臣
停內外買辦採辦 上不從賢執之數四止取前一條行之左右
見賢力爭皆寒心同列亦爲賢懼賢曰古之大臣知無不言今雖
不能盡然至於利害係於安危者豈可默默以苟祿位然上聖明
亦不以爲忤也 上以 母后胡氏(係宣宗廢后)因疾請間尊號靜慈
仙師非令典欲上皇后尊謚而左右以爲不便一日召問賢賢曰

陛下此一念天地鬼神寔臨之然臣之愚必須陵寢享殿神主
皆如奉先殿之式庶幾稱 陛下之明孝不然爲虛名 上即從
行是時錦衣衛指揮門達有寵於 上專理詔獄兼緝事中外道
路以目賢嘗以爲言達銜之會指揮袁彬爲其所誣下獄有彩漆
軍匠楊暄救之 上命達逮訊達欲并傾賢使暄誣賢爲其奏
狀狀牽捕數十人勢危甚暄佯諾之且曰若多官廷鞫之我對衆
言彼無所逃罪矣 上命廷鞫之暄遂大聲曰此達所教也賢以
事白上疏力辭且以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爲言 上不允曰此細
故無用介意八年春正月時禁中有譌言謂茂陵不宜復在東宮
者 上疑之一日 上不豫臥便殿召賢諭曰今庶事頗寧而大

者又搖賢頓首伏地曰此國本也 上曰然則必傳太子位乎賢
又頓首賀曰宗社幸甚 上起立召 太子至賢扶 太子叩謝
謝 太子謝 上抱 上足泣 上亦泣讒竟不得行久之 上
疾劇命中官以遺詔示賢十七日 上賓天後五日 憲宗嗣位
有欲專致隆於 上生母者賢曰 天子新即位四海顒望凡事
宜悉遵遺詔庶幾順天理服人心脫或不然則當尊母妃爲 太
后於 皇后爲 皇太后上加二字以別之卒如賢議尊 皇后
爲慈懿皇太后貴妃爲 皇太后尋進賢少保吏部尚書兼華蓋
殿大學士門達謫戍嶺表不知者謂出賢意其黨相與爲匿名文
書指賢姓名欲中之賢不自安懇乞休 上不允下令禁謗議者

時災異屢見賢請出宮人以昭　聖德又上疏言人君一身天下之主若行事合宜中外順服不然則人皆離德而欲天下治安不可得矣治安之本在於君德輔養君德又在左右前後皆老成端謹之人若輕浮生事逢迎取悅供耳目之玩信佛老之言者望即日退出毋令隨侍庶於君德無損臣受朝廷祿位爲宗社生民至計不敢不竭忠盡言惟　陛下剛斷而進退之五月五日風雹大作飄瓦拔木　上及郊壇賢復疏言天戒顯赫如此惟　陛下勉加修省雖在閒靜之中嘗如對越之際不可與左右狎亦不可聽其誘而寵用之惟日與老成之臣講論修德行政念茲在茲須刻不忘庶回天意賢以疾在告詔免癸朝尋降勅命知經筵事及總

修　英宗睿皇帝實錄　有司請造鹵簿賢聞之亟入言先朝所造車駕尚有貯內庫未經御者今恩詔方頒百姓甦息未久奈何復爲此　上即日寢其旨　皇后吳氏之廢小人乘機欲害賢者益甚　上命錦衣衛嚴禁之且遣衛士夜宿賢第護賢以行有內直將軍怨天順初因入直迎駕而陞今一切褫職非法意　上念其久於後特復之而以迎駕奪門陞者紛然入怨不已賢言於上曰自石亨違此舉之後人以得富貴之易貪利者惟幸有事宜蚤治之且復故少保于謙等官賜祭改葬以雪幽枉　上亟是賢言命兵部核其以迎駕奪門陞者自太平侯張瑾與濟伯楊琮以下俱奪爵蓋賢欲消患於未萌故於　上即位極言之繇是洶洶者

有定見亦有妙用然此特硯天順初爲易行矣

衰息丙戌二月聞父喪詔起復賜賻甚厚復賜素帛備途中食用而令有司爲營葬事賢上疏言士見用於盛時者無分大小於父母喪皆得盡三年之制若臣以所任之事而不得盡恐無補於名教詔卿勿以私恩廢公義宜抑情遵命以成大孝賢復疏言　陛下必欲起臣以爲國家事重不得以彼易此但令內外大臣當任者皆忠正老成之人使臣在此不過贊成其事即無臣一人事不廢臣之去就甚輕昔富弼累詔不起亦以朝廷有人不至甚不得已故也臣之蹤跡頗此乞容臣終制假使未填溝壑則驅策駑鈍以報王　皇上固有日矣詔賢當深念職任之重移孝爲忠不必固請遂遣太監林興輔行賢聞故鄉歲祲加以師旅請止官營葬

不從既抵家襄事輿即日促賢上道五月至京師入見　上慰勞有加賢退即疏言　陛下謂臣可以委托堅使奪情而不知臣是駑鈍不堪古大臣若張九齡寇準輩雖起復而人不非者良以其人之才足勝重任有益於天下國家如臣不過尋常之流無事之時亦招物議今不獲命則不知者謂臣心寔以此爲榮姑陳奏章免人之議而已乞察臣至情而矜從之奉詔勉留賢復疏言臣累訴衷情而　陛下曲加勉諭終不矜允奉誦恩旨涕泗交頤所以不能遵聖訓者區區之心誠有所不忍況臣日迫衰朽縱起供職未必能副　陛下盛意徒重臣之慚增臣之罪詔促就任又遣中官至第道　上意乃供職修撰羅倫上疏請許賢終制歷陳古今

一生有識
何一慨至
非

起復之非反覆數千言辭甚切直倫復詣賢私第告以不可賢慫
勇辭內批出倫提舉御史陳選等交章乞留之謂倫所言誠爲天
下大計遠慮乞宥以開言路編修尹直引文彥博待唐介故事請
賢留倫賢曰潞公市恩歸怨朝廷吾不可毀賢因上道中往來所
得軍民利弊八事乞重守令之選毋拘資格以免廢政留河南所
運之粟以備民饑停通州諸衛薪炭之徵以蘇民困蠲江南馬戶
而復本處民戶代之以均勞佚增天津諸衛及河南滎澤新鄉諸
處驛遞以便往來開衛學軍生歲貢以振淹滯　上即命所司議
行之是歲秋率廷臣言今天下盜賊未息災傷未止仰惟　祖宗
創業垂統宮禁甚嚴內外不許混雜府庫充積金銀不肯妄費游

宴有資所而不縱情賞賜有常覲而不濫及至於　祖訓一書尤
爲明備惟　陛下遜一省覽刻意恭儉以繩祖武以幸天下　上
方虛已以聽而賢感疾浹旬不愈　上遣中官臨問賜尚食及命
御醫日夕診視報狀凡閱月疾亟語所監察御史讓及子璋惟以
國恩未報史事未成爲念以是年十二月十四日卒於賜第享年
五十有九贈少師諡文達賢少即有志聖賢之學爲諸生時提學
者問所志對曰爲學之道當如周子之言蘊之爲德行之爲事
業其人大異之在吏部編書箴銘於座右與學士薛瑄交厚晉務
以性學相切劘而窮理之功益密故言益純學益克立朝四十年
不立黨與惟守一誠不知者如或疑而終大服之無異議自以受

內援之資
不可不寒

知　英宗遂身任天下之重知無不言天下亦倚之爲重雖催護
諍處之泰然登對之際氣象從容言詞簡當將順匡正之力甚多
英宗嘗論景泰不與大臣接言賢曰自古明君未嘗一日不與
大臣商確治道所以天下嘗安先儒謂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
官宮妾之時少於君德方有益又言朕自復位以來未嘗一日忘
南城時毎以此戒左右賢曰安樂不忘患難古昔聖賢之君存心
正如此又以戒左右最善又言飲食隨分曾不揀擇衣服亦隨宜
雖舊布衣人不以爲非天子也賢曰如此節儉尤見盛德若朝廷
節儉天下自然富庶前代如漢文帝唐太宗宋仁宗皆節儉是以
當時海內富庶非其餘可及又曰朕於四書尚書皆嘗遍讀如二

典三謨皆是格言賢曰誠如聖諭凡帝王修身齊家敬天勤民用
人爲政之事皆在其中此時正宜玩味體而行之　英宗毎爲首
肯愛惜人才惟恐弗力而以矯情退厲名節爲先耿九疇軒輗皆
以廉介聞首舉耿爲都御史軒爲刑部尚書未幾耿爲石亨所排
斥軒以權貴侵官託疾去又屢言於　上而還之年富亦爲石彪
所陷彪敗力言用之禮部侍郎員缺禮部郎中李和求近習薦陞
上問賢何如對曰不知其人臣所知者學士李紹可任此因進
言邇者士風不立多貪祿以求進如用紹請於黼座召吏部面命
之庶幾士類知警　上從之命下之日傾朝懽然政務任九卿議
擬不相侵奪時於　上前陳可否爲行止王翺馬昂在吏兵部皆

今日安得此盛舉

上信任賢又能調護以是兩向書得行其志其後任事大臣多賢所薦已薦矣其人不知反有嘗毁賢者或以告賢賢曰吾知用其才耳人有善若已出不白之不已兩廣兵興編脩丘濬廣人具續南事宜告賢賢奏濬言可用請付軍中爲平賊之助遇天變民瘼憂形於色每以裁抑浮費蘇息民力爲本謂内帑財物非濟兵民則人主必生侈心而移之於土木禱祠聲色之用自賢柄政前後發内帑銀捄荒恤邊凡數十萬計人有永難以身捄之而於植臺諫愼刑獄尤惓惓焉有會試被黜者訴考官有弊　上不悅以章示賢賢曰此乃私忿考官實無弊如臣翁讓亦不在中列可見其公　上意方解言路屢開屢闔而不至於銷鑠皆賢力主之惟成

本朝又有剗弊之事矣

化初言者歷詆中官之惡謂不可使與國政得外補而或咎賢不申捄者賢曰此事何可激也甘露之變黨錮之禍諸君子獨不知之耶賢一日在内閣時太監曹吉祥背在左順門遣使邀賢往賢辭曰　聖上宣召則來太監請不來也曹乃令二火者掖賢至賢云太監誤矣此處乃　天子顧問之地某等乃顧問之官太監傳聖上之命有事來說自合到此豈可令人來召也曹云吾適病足耳先生幸恕罪其不少徇於中貴如此凡朝廷大政令涉於軍情邦計者必經賢議而後決天順初虜酋孛來近邊有言傳國璽在其處石亨請發兵乘機掩取之　上爲之動賢曰頻年灾荒府庫空虛兵民困極宜益體恤且虜近邊未嘗犯塞無故伐之必買

釁況秦璽亡國之物亦不足寶　上瞿然罷之内府久乏金用詔下户部議請以蘇松嘉湖四府折糧銀折金五萬兩賢曰國家財賦仰給東南而金非其所産今欲折金價必踴貴聞雲南諸夷有歲辦金銀若以銀折金亦足以充國用松潘羌寇亂巳勅三司調兵勦之久不下賢曰三司頡頏牽制自不能成功若朝廷命一大臣統之則事定矣易曰長子帥師弟子輿尸不可不慮　上問可將者賢薦都督許貴遂用之而松潘羌始靖賢每以盈滿爲戒取小旻詩中語扁其堂曰臨深以寓安不忘危之義雖位及三孤不治田宅不蓄侍女自號浣齋孝友敦睦之行有人所難者所居圖書左右口誦手錄雖老不懈每有得即識之有體驗錄一卷雜錄

三卷所備顧問有天順目錄三卷有古穰集若干卷詩沖澹溫厚有和陶詩二卷和杜詩一卷讀易記一卷南陽李氏族譜若干卷平居無疾言遽色其容粹然見者如在春風中浮躁者爲之自失陰佼者爲之中沮論者謂自天順以來所以正君德恤民生進賢才廣言路抑佞幸却戎狄皆賢之力云其不能無議者南京給事中王徽等劾賢不職獲罪俱遠調都給事中張寧會大行申捄忤賢復有忌岳正者爲岳正劾賢疏草賢亦銜之會兵部淸黃官缺尚書王竑偕部院大臣合薦寧堪任僉都正堪任兵部侍郎賢乃假歷練之説擬旨各陞知府時論譁然爲之不平二人抵任未幾並引疾致仕不復起不究其用士論惜之

太常氏曰文達歷事　三朝皆虛懷受善之主委任甚隆蓋人臣千古之一遇也文達亦盡展生平隨事効力周旋於武功曹石諸人之間力抗其鋒雖取怨禍曾莫之恤卒能開明奪門之非芟除倖位廓清朝宁俾利國家之有事以取富貴者杜其邪心功顧不偉歟一時文武大吏多所薦拔保全鹽山懷遠均州華容之得展其志說者謂有賴焉何以於羅修撰岳太常不可機如是余觀自來有能宰挑遇事多有妙用以顯縱天下之耳目而蓋其缺失獨於正人少左獨甘心敗露此大學於好惡一念自誠意以至修齊治平不厭三復爲人告也文達所切磋於文清之學文安在哉

王莊毅竑

王竑字公度江夏人戍籍河州正統四年進士竑正直剛毅有經濟才初爲戶科給事中郕王監國初坐午門南面視朝百官劾王振誤國讀彈文未起錦衣指揮馬順振黨也從旁叱言官去竑奮臂起曰順前黨振陷　上蒙塵今日上前叱逐百官又敢無上如此即捽頭髮口咬其面順倒地百官因批殺順　上起入宮猶倡百官慟哭不已　上令太監金英問所欲言對曰王毛二長隨皆振黨請置於法遂從門隙中出二人捶殺之血漬丹陛俄遣都御史陳鎰籍振家并其黨時餘黨尚多皆惶怖不自安而虜騎又克斥朝廷欲姑安餘黨之心而嚴愼防虜之策乃令衛士傳宣諭

事者餘黨即爲流言以恐諸論事者竑與妻子訣曰吾今事乃忠義所發忠臣爲國以死爲安爾爲吾妻子當死節耳所遺幼穉寧無尚義者爲吾育耶遂與諸論事者入朝廷諭以前意竑還乃悉心經畫防虜之策冬虜犯京師命竑監守北城軍當是時北城諸將獨戰勝追虜京師解嚴竑上言虜去不大挫必再至宜亟爲戰守計匆遂謂無事陞僉都御史守居庸關訓練士卒繕塞時邊軍洶洶竑以大義開諭正色以率之沉靜以鎭之人心感動北門屹然尋病還京蕭啓代之景泰二年總漕淮上三年兼巡撫清理鹽法賑濟時徐淮大饑民流死者相枕藉竑盡所以拯荒之術繼而山東河南流民猝至竑不待奏報欲盡發廣運官儲賑之戶部有

淸州 請開便宜 分米尤開 以賑

王者尙難之竑曰民窮至此吾恐道殍朝廷故欲敢發而不吾從
有變必先殺爾以謝衆吾乃請罪於朝耳主者不得已從之近者
人日飼以粥遠者量散以米流徙者給米以爲道食被髡者贖其
人以還其家共用米一百六十餘萬石全活者數百萬人擇醫四
十人分處六十餘處流民之病者死者給以棺爲叢冢以葬之竊
晝夜竭精慮事事綜理有所委任必委曲戒諭出於至誠人人爲
盡力或述其行事爲救荒錄世傳焉先是淮上之饑 帝於稷驕
上聞疏驚曰奈何百姓其饑死矣後得竑疏輒開倉賑濟大喜曰
好御史不然饑死我百姓矣竑所至政先除姦貪黜吏聞風悉遁
其逮問者無所寬假閫閹豪右恣肆侵損者必捕罪之相戒不敢

犯一時吏民畏之如神明劾巡河御史王岻貪汙請帳戍開平四
年上疏言山東河南東昌開封抵江北徐淮去年正月大雪冀當
夏秋雨水人民廬舍漂蕩麥稻淹沒老稚顚連流徙邇者新春雨
連月寒冱倍冬不識天意何在昔觀易泰卦彖曰內陽外陰君子
道長小人道消否卦彖曰內陰外陽君子道消小人道長蓋陽爲
君子陰爲小人今方春陽長其候類秋冬是陽衰陰盛殆食祿者
君子少而小人多故也然小人之行昔惰而無用鈍而不敏訥而
無言愚懦而冒犯天怒者乎必其欺詐若誠傲便佞若忠鯁大貪
若廉大姦若慤即書所謂靜言庸違孔子所謂色厲內荏者是也
伏望 皇上念 祖宗社稷之重上天咎徵之戒責在位之臣痛

自修省改過進君子退小人俾忠良者任政姦邪者屏處又必省
刑罰而止聚斂節財用而抑貢獻罷無益之工嚴無功之賞散財
以收民心愛民以植邦本庶幾人事修而天變可回然欲辨君子
小人邪正又必本於聖德之明睿伏望 皇上日親講臣俾陳二
帝三王與 祖宗列聖養心修德之要以淸出治之源則凡君子
小人莫逃天鑑矣臣濫處臺憲致玆災異無所逃罪伏乞罷歸田
里 上嘉納引咎勅諸大臣修省下有災郡邑賑濟竑又上疏言
饑民流徙就食臣分遣屬吏治河贍賑每遇過舟輒令出米爲粥
分給賴存活者一百八十五萬八千五百人勸諭富有力家出米
麥穀粟二十五萬七千三百石銀三千七百七十兩錢綿布半之

量給被災者五十五萬七千四百七十九家鈌農具種子七萬四
千三百九十三家亦以官物賑給民流去撫來復業者五千五百
九十二家他境流冗安輯者萬六百餘家有奇 聖明盜賊稀少
顚沛鴻鴈之哀鳴方息鷦鷯之栖栽未寧更須休養庶底康寧四年
以保陳循戶部尙書金濂皆言竑心純政平委曲調劑必濟民艱
況總督漕運姦貪畏憚兼理巡撫兵民飮戴陞副都御史仍治淮
安 上皇復辟言者追論其犯闕事謫浙江參政尋除名編管江
夏居半歲 上覽奏疏見竑有正倫理爲國家等語顧左右曰竑
所奏多爲朕也乃命還河州天順五年孛來寇陝西我兵再敗京
師曹欽反傷二三大臣李賢薦起竑視師會虜退再歸淮上迎拜

道右者如蟻欲發雷動令漕河淵涸舟艦大雨即日江水泛溢舟楫通行凡所措注感行恩施聲望益重會歲大饑即先發淮米數萬石賑後方具疏劾罪　茂陵即位收用名賢陞兵部尚書其奏令天下邊將各陳戰守方畧嚴簡兵馬勸屯種復武學時兩廣大肆劫掠陝西虜在河套四川道路作亂廣西湖廣兩省徭僮入境邊報日至竑居中調度規畫允合事宜都督趙輔都御史韓雍皆奉　廟謨而行俱成功凱還時有條奏密雲古北之邊事者命下兵部議之竑謂其言可行遂以聞有忤　上意越兩月不報竑具疏以待　上不加罪或有爲竑慮者私問竑曰自今凡事宜慎重事有大利害可不計耶竑曰自今不遇此等事則已遇此等事吾亦如此處之使利害有甚於此者吾亦不計也言者媿服既而上疏復在京團營軍士舊額革除諸將私役宿弊及薦修撰岳正都給事中張寧三事不報竑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吾可以行矣遂五上章乞休以歸蓋竑守正嫉邪人知嚴憚不能盡行其志也正德間謚莊毅與李秉皆一時名臣比居鄉竑抗志寡交秉出入里閈博奕譆謔竑聞之曰執中八座大臣胡遂細民戲狎不自愛秉亦非竑曰所謂大臣者豈立異鄉曲矯激爲哉

太宮氏曰詩不云乎惟其有之是以似之莊毅馬順之捽人以爲一時感憤云耳不知惟其正直之衷根於性生故一發之馬順再發之司禮者當是時雖死生交於前不知也豈與客氣之乍盈乍

溺者迥乎寥絶矣世之譚經濟者率謂以員融通變成之而莊毅乃執一而不撓惟其有諸中者眞故動於物者速令之必行諭之必信俾姦貪闒茸聞風遁跡人人寔心任事民生有不安天下有不治乎文何必員融通變爲也

二語簡當更不可易

商文毅輅

商輅字弘載淳安人宣德乙卯發解第一正統九年會試明年廷試皆第一爲翰林修撰　英宗命選儒臣劉儼等進學東閣輅與焉十四年　景帝監國入内閣陞侍讀時北虜入寇人心洶洶輅力主議請郕王即眞以安反側有議南遷者唾而斥之虜逼京城輅與文式九條經略戰守遣官撫輯甸居之虜徵各邊師選兵入援揭榜賊營購虜酋僞爲喜寧報誘擒也先甞遣虜營虜得諜與書自相疑遂遁景泰二年八月迎　上皇於居庸關九月陞學士時錦衣指揮盧忠妄言南内事中官阮浪死之窮治不已輅極言憸言不可輕聽以壞大倫以傷骨肉之情忠始坐罪衆得釋三年

初議易儲輅謂此國家大事有　皇太后在上臣下誰敢議此明日有旨會官議附和者衆竟易儲尋遷兵部左侍郎兼左春坊大學士仍兼翰林學士五年鍾同章綸相繼請復儲禍不可測輅因召對力捄綸因得免　景帝不豫與陳循等倡復儲以繫人心不允繼具疏輅援筆增二語曰　陛下爲　宣宗章皇帝子當復立　宣宗章皇帝孫他非所當立者疏未及進石亨輩奪門迎　上皇復位召輅與高學士穀入便殿勞曰朕在南宮知爾二人無偏向心如今正要用爾宜用心辦事且計議改元年號草詔須勅石亨密語輅曰今歲赦文須一抹光不須別具條款輅曰舊例孰敢擅改亨輩不悅騰謗輅欲附致於少保刑案太監與安和解　上愈怒興安曰當時此輩附和南遷不審將置朝廷何地今有奪門功即復爾耳　上怒稍解乃坐削爲民輅去　上每念商學士旁有擠者久之不得召成化二年遣使驛召至京以野服見復官入内閣首疏八事勤政納諫儲將材飭邊備革冗員設社倉崇先聖之號以配天開入德之基以造士又言文廟從祀諸賢洪武中增董仲舒正統中增胡安國蔡沈眞德秀但仲舒止稱舊官安國等贈謚未稱乞如伏勝等封伯爵四年議　慈懿皇太后喪禮得祔葬祔廟是年彗星見言官劾輅　上怒詰言官曰唐太宗用王魏朕用輅何不可欲加譴輅又力請宥言官　上曰輅眞大臣言官得不問尋陞兵部尚書兼學士時王莊甚爲民厲輅言　天子以

天下爲家何以莊爲番酋滿四叛官軍往討未下廷臣欲再出師邀功有危語輅與彭時執不從未幾捷至五年冬燠七年彗星再見天田入太微垣輅上弭災七事崇正道謹命令親賢臣愼賞罰納諫諍勵官守恤軍民八年天下大水復請省科斂減力役寬兩稅弛厲禁悉從之十年改戸部尚書十一年兼文淵閣大學士　上嘗召見從容議及郕王監國輅覼縷言景泰有社稷功當復帝號左右聞者皆泣　上亦泣遂下詔上尊謚先是悼恭太子薨　上憂念已而知西宮有子六歲避忌無敢言者輅獨宛轉探引東宮乃定輅復上疏略曰　皇子聰明岐嶷國本攸繫天下歸心重以昭德宮貴妃撫育保護恩踰已出百官萬民皆謂貴妃賢哲近

[illegible]毋能[illegible]出之

[illegible]無比但外議皆謂王子之母因病別居久不得見撫之人情事[illegible]誠爲未順伏望勅令就近居住　皇子仍煩貴妃撫育俾得朝夕之間便於接見庶幾遂母子之至情愜朝野之公論　上召輅擬　皇子名逾月　皇子母薨於永壽宮輅舉宋李宸妃故事言得贈淑妃殯殮悉如禮是年十一月立　皇子爲　太子十二年加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十三年建玉皇閣宮內輅疏言　皇上爲此上爲　母后祝釐下爲生民祈福聖心誠敬人所共知但稽之於古未爲合禮昔傅說告高宗曰黷於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乞停罷神祠送像宮觀祭服祭器樂舞之具盡送太常收貯一應齋醮之事悉皆停止勿爲褻瀆庶幾天心昭鑒可以變

災爲祥　上從之是歲進謹身殿大學士會黑眚見條上八事曰番僧國師不得重給符券四方嘗貢外勿受玩好諸色人許直言自達分遣部使者慮囚理冤抑停不急營造寬三邊軍儲守沿邊關隘增置雲南巡撫時汪直開西廠羅織數起大獄臣民恐悚輅疏言近日伺察太繁政令太亟刑網太密人情疑畏洶洶不安蓋緣委聽斷於汪直一人而直又寄耳目於羣小如韋瑛王英輩倚條直十罪又云直不去天下必危　上怒曰一內豎輒能危天下乎太監懷恩傳旨詰責甚厲輅曰朝臣無大小有罪皆請旨收問渠敢擅抄札渠一日擒械數十人南京　祖宗根本重地留守大臣渠敢擅自收捕諸近侍渠敢擅易置直不黜國家安得不危恩

咋舌退奏上　上立命去西廠諸內臣故忌輅會前輔臣楊榮孫曄[illegible]逮至京語及輅直中王之輅不自安同列又從旁切擠輅遂請老陞少師致仕輅去萬安得爲首相遂復西廠直益橫諸大臣皆詘事直矣輅家居十年卒年七十二贈太傅謚文毅輅方果好直言與王文陳循高穀彭時萬安劉吉先後共事每遇大議能持正吉嘗曰余與商公處數十年未嘗見其妄殺一人馬文升曰我朝賢佐商公第一楊文貞李文達不及也

太常氏曰自余有知識聞秉均當軸之人無不藉中人之用爭者爲與援甚至以序預結相待而進遂使權歸中人閣臣徒擁虛器賢者雖欲挽之而無策稍有異同有去而已彼汪直之在當時可

謂用事而文毅乃直攻不少借雖文毅竟以此去位而西廠亦且暫革繼之稍得其人未必不終止也蓋當時造膝納牖上下之情猶可竟通豈若今日堂簾之隔必於中人喉脗中取氣耶然則欲收均軸之權舍求通上下之情又何道哉文毅在景泰中倡復儲之議於天順中稱　景帝之功亦人情所難者昔人稱其直言持正良不誣矣

節有竹用反非箭料平何以濟急

竟不請迎爲何也

項襄毅忠

項忠字藎臣浙江嘉興府嘉善縣人正統壬戌進士授刑部陝西司主事戊辰陞陝西司員外郎十四年己巳扈從北征　聖駕陷虜忠被執忠初宿土木帳中有朝官言降胡禿堅能漢語令帶錦衣領撫係其二子在虜中俱用事忠心識之次晨詢左右得錦衣圍者悉其詳及師潰被執詣虜酋前將害焉其酋令舌人詰忠爲誰忠憶前問詭稱錦衣扈　駕官而酋固禿堅父子也問父留京狀忠僞言之禿堅子故撫衛忠以見也先忠不屈也先曰奚不跪令殺忠忠屹立如初徐曰願死禿堅子曰是非愛死者也先令拽忠出禿堅子遂留忠牧馬於沙塲忠詢　駕安在禿堅子曰在伯顏帖木兒營中無恙也忠泣曰王在吾何敢死禿堅子引置馬所屬防稍寬禿堅子時遣人視忠牧忠間與語則數揚國威曰我國家正當全盛偶因王振弄權輕敵喪師非比殘金破宋爲元俘虜仇恥難雪王振既死謀臣勇士咸得自奮精兵百萬一朝壓境恐爾輩不能如前得志矣禿堅子亦憂形於色應曰我主言留爾主無用若中國來迎必還爾主忠喜日盼使至迎　駕竟無至者忠且自計曰吾走而被獲固死矣萬一不死可以報朝廷囘　聖駕吾且萬死以走遂胡服挾二良馬而南越四日馬疲棄馬步奔淵道拔巖涉澗凡七晝夜達宣府視其足陷疾蔡刺者數百及還陞山東司郎中景泰二年陞廣東按察司副使按部高州諜報賊埠男婦數百流刼村落部將請發兵忠曰流賊無携家理與無妄殺及訊其俘果皆良家被掠者盡釋之癸酉從都御史馬昂征龍水賊趙音旺等忠入謁昂問計忠曰此猺倚大藤峽恃險播虐脅從者衆雖以進攻莫若憐賊以威諭民以德民出賊則勢弱而成功易矣昂喜遂委忠監軍時音旺等嚴守要口關忠同諸將率師攻破之追至林家坊滿藍洞忠叱軍大進斬音旺及從賊一千六百餘級餘潰奔忠命勿進但諭之曰今日項兵道在此願降者免戮賊聞忠名相率而降者千數已馬昂慮巢穴餘黨伏匿貽患將來密令總兵勦滅時有轉餉夫千餘以夜近賊巢宿忠憫其無辜而俱焚也顧機又難洩亟遣沈同知夜往給集點名衆方赴點而勦滅兵大至矣所全活又千餘人加從三品是歲丁父憂服闋改山東副使巡撫年富事多委之天順三年陞陝西按察使適陝饑以拯民爲已任不待奏報發倉賑之全活以萬計壬午聞繼母喪陝西軍民赴　闕留者千人召奪情還任時有生員馬雲犯罪被黜赴　闕陳情不遂乃詐稱錦衣鎮撫奉命還陝葬父時三司酥脯致祭以訂忠忠曰吾爲朝廷持三尺者可禮無賴子耶事敗三司皆被論忠獨免明年以大理卿往旣行陝人復詣　闕借留乃改右副都御史仍撫其地甲申洮岷生熟番作亂忠調兵捕撫之且奏曰番入寇不據城邑惟事擄掠遽勦之則傷生頻撫之則損威乞聽臣相機勦撫兼行　上從之忠擐甲督兵據要隘而待示三

亦長公遺法

日後行勦兊期降者聽番人爭赴降不血刃而平時巖州知州李
佐痛抑權姦膺施知縣王鑑以侍御劾奏權姦左遷令獨持淸白
忠皆具實以聞　上命超拜佐漢中太守鑑延安太守成化元年
虜犯延綏忠與寧遠伯任壽調兵禦之虜遁去疏築西安延安臨
洮鞏昌鳳翔五郡城時陝大饑故忠所在具興大役使民得食其
力以免流離關中水泉斥鹵宋有龍首渠歲久湮廢居民病之忠
奏開一渠餘三十里詳見余子俊傳涇陽鄭白渠亦久廢奏募工
疏通於平地則度勢高卑而穿渠遇巖則聚火鎔鑠而穿竇不二
年而成名曰廣惠渠凡灌田七萬頃人懷其惠立祠祀之時虜酋
毛里孩孛羅忽結聚爭套遂攻堡圍墩互掠榆林忠曰虜因我衆

堵截使不得駐足矣何不一刷理爲久遠計令毛里孩遂得據爲穴也

爲鄉導伺隙卽入惟嚴防延綏靈蘭花馬池諸要地使不得游牧
截河套使不得駐庶可無患請於河州等三十餘衛所抽選其銳
卒三之一又慶陽諸州邑壯丁一萬餘分佈戍守督各遊擊都指
揮等日行操演以振軍威　上從之虜見套難入孛羅忽遂擁衆
突入神谷及黃甫川諸境而毛里孩又大舉屯四柳樹木瓜園犯
延綏浹旬未退會有旨令忠與鎭守寧遠伯任壽會大同總兵官
彰武伯楊信寧夏陝西總兵李杲王英援延綏忠已調前屬衛及
鄰境官兵三萬會勦又自率奇兵至榆林內外合陣二年正月甲
辰虜三萬騎屯安邊營近境壬子虜八千騎入掠花馬池都督李
杲帥師連擊走之生擒十七名斬首十三級癸丑虜又犯白石堆

都指揮錢能擊走之斬首三十級虜遁過河至淸水川遡陽和守
備都指揮羅俊伏發復斬首三級追至巴川堡七十里奪回原掠
男婦及馬牛牟無筭都指揮呂原又於河曲斬首五十級虜復擁
衆逼慶陽環縣守禦指揮僉事周普等擊之已有所獲延綏參將
韓斌輕出馳擊寧夏參將王安帥衆策援爲虜所敗虜益盛擁衆
三萬入掠環縣石峽口都指揮林盛擊走之追至山城原斬首九
級日久虜勢重大往往深入搶掠得利而去　上降旨切責適會
師延綏斬獲虜五十有餘孛來又與毛里孩自仇殺乃遁忠請班
師然毛里孩已據套爲穴烟火不絕矣　上仍降勑切責忠遂疏
請設總督本兵與忠意不合從中止之虜竟深入忠五上疏請之

大學士李賢謂套非虜穴而毛里孩突據分犯不盡逐則邊境亦
必不安諸預儲芻糧及行各鎭撫選精銳造戰車期以明春或今
秋大舉搜套其總制將官宜如忠所請　上從之仍以楊信充總
兵官統京營兵一萬二千五百神礮神鎗諸器大同宣府寧夏兵
一萬屯延綏境而以忠爲總督時毛里孩入掠花馬池伏兎墩孛
孛忽阿羅出搭荅不花又駐近邊一敗之柳溝再禦之犁牧所斬
獲甚少虜深入掠而副總兵張榮參將王安游擊趙英等皆擁重
兵逗遛不前忠疏劾之本兵請逮治朝廷皆置弗問乃上疏曰今
毛里孩糾合孛來擁衆五六萬占駐河套日夜窺伺倏忽聚散在
我未至而廣徵士馬則徒費芻糧旣至而調兵應援則緩不及事

況延綏等處地既近套墻又極壞一攻便破拒堵殊難近又把
得志勢必長驅西犯宜急預備以臣相度惟靈州乃寧夏之襟喉
固原之門戶東至萌城北至興武城堡二十餘皆虜出沒重地靈
州不守則寧夏隔爲外境而固原勢孤無固原是無陝矣臣故與
楊信裴當統大同官軍居中調發酌令趙英統涼州官軍奈傑許
寧統宣府寧夏官軍分屯延綏要害三道截殺慶陽環縣則遣都
指揮李富陸雲選京營頭班官軍屯駐聽調泥河倒柳樹一帶及
柴兒闞樓子水泉等處則遣都督王信會合偏頭軍馬併力夾攻
或慮其西奔也又遣趙勝湛清統甘肅官軍於莊浪蘭縣屯駐截
殺其都指揮張瓚則統延慶榆林官軍聽調策應游擊曾俊則統

入時如此

宜大官軍候虜入境即趨套搗巢臣等誓滅此而後朝食以紓
陛下西顧之憂疏入　上尚恐兵力不敷命劉聚李榮會師協勦
又命守備西寧都指揮孫鑑練所部官軍及屬番土兵候調策應
先是虜至延綏穴城填濠而入游擊曾俊徑直走入套據之砲發
忠督集諸軍合陣環擊虜大敗奔投小龍州澗忠又嚴督游擊奈
傑奮擊擒斬二十六名顆又敗虜於三眼泉又敗之於小龍州澗
獲其僞右丞把禿等十一名斬首二十八級以聞　上賜勅獎諭
時關中東西形勝內險外坦臺無屏蔽所恃惟墩堡而舊堡二十
五錯列不齊相距有百二十里而遠者有四五十里而近者軍馬
屯操反居套內人民耕牧竟出在外故遇警無暇清野盡被掠去

京作不了　事件

及烽傳援至而虜飽出寨矣其西南直抵慶陽五六百里間烽火
不接人民莫知防避其北則臺疎難瞭忠請移建舊堡十九座於
外增建新臺三十四座於內靈州往南二百八十里并東西二路
共增建墩臺五十八座庶聲勢相聯緩亟有賴　上從之忠以毛
里孩雖北遁然與孛來阿羅出不相能必復還套請更調宣大精
銳騎卒與原統騎步卒湊合十萬以明年三月初旬刻期出勦會
套虜東遁西師解嚴三年召還佐院事四年固原土達滿四反滿
四者元萬戶把丹孫也　高皇帝下陝把丹率衆歸附授平原衛
正千戶散其屬居開城三岔滿號滿家庄土達令自耕食仍胡射
獵弗受役以故各擁馬牛羊以千百計而滿四尤以貲力雄其屬

中有李俊則素以桀黠稱者也往往藏匿亡命行刼殺人先是孛
來大舉入寇俊獨以羊酒迎迓孛來喜賜以馬俊遂有北徙意丁
亥春陳价撫陝以事急捕四俊等會新設靖虜參將劉清至固原
守備馮傑門欽諸土達馬匹鷹鷂致僨衆土達皆怨俊遂乘間激
四倡亂曰即不成投虜四因集土達三百餘據石城石城東西皆
山左山壁數千仞無徑可上曳繩而登右山頂平可居千餘家前
一山曰砲架尤峻絕又一小山曰焰壁高數仞山旁及後悉築高
垣參錯掀側其東西各留一門僅容一騎形勢甚險疑即唐土番
石堡城王忠嗣所謂石堡險非殺數萬人不能克者也城中無水
鑿五井如池深丈許外設棧道引水中注而下則築小城護之

俊復乘諸土達之怨一呼而集者千餘人散遣劫甘州官馬逆叔
土官攻固原千戶所勢甚猖獗　上聞命寧遠伯任壽同巡撫陳
价急勦之戰輒陷沒都指揮邢端死之　上怒停价壽俸戴罪殺
賊四復糾隆德寧靜會寧開城安定各土達與遠近失業者烏合
至二萬餘人中外震駭兵部請益兵　上令寧夏延綏會勦又令
廷臣會議別推文武重臣以往大學士商輅首舉忠　上因命忠
總督京營及三邊七郡兵同都督劉玉及都指揮夏正等討之忠
未至前所召寧夏兵至有輕土達心陳价任壽不俟延綏兵輒深
入抵城下賊猶之器械僮持木梃鬬官軍復大敗指揮蔣泰申澄
皆死之軍資砲械馬匹皆爲賊有　上聞逮壽价淸下詔獄起大

理寺卿馬文升爲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與忠協勦忠至軍申明
號令分兵爲五營忠與劉玉駐中軍時彗出台斗尾指西南占者
謂木在參分不祥忠曰賊毒害生靈惡貫滔天今仗　天威問罪
師直而壯何堅弗克兵家禁祥去疑昔李晟討朱泚熒惑守歲卒
以成功是在謀不在禨祥也特京師武臣爭欲出師邀功勅忠計
畫忠奏曰臣蒙勅諭處官軍數少今臣所調集三萬三千有奇已
足滅賊今秋深天寒再調京邊各軍非惟路途往復勞苦萬狀而
冬初河凍賊得遁逃虜且入套邊軍斷難久留擇於九月十九日
督率諸將分路而進近巢而屯隨機應變　上從之初忠與馬文
升議會勦方畧諸將皆曰石城四面阻山復有子城爲險不可

攻昨再攻再失利須以計徐滅之忠令畫工圖其形勢與文升手
指進攻之路列戍爲七環石城山谷爲營陣忠與文升劉玉劉祥
及左布政余子俊等屯中路延綏巡撫王銳參將吳愷等屯酸棗
溝甘肅鎭守毛忠陝西鎭守白玉監軍御史鄧本端屯木頭溝參
將劉淸夏正右參議嚴憲等屯打剌赤寧夏副總兵林勝參議崔
忠屯紅城子都指揮江盛屯沐家堡都指揮張英鞏昌同知羅豫
屯傘房堡去石城各十餘里忠期三日各出精銳先嘗賊且探地
利迺大舉是爲九月壬辰也乙未五鼓胡愷兵繇李俊溝進毛忠
兵繇木頭溝進夏正兵繇亂麻川進姜盛兵繇黑城子進林勝兵
繇好水川進張英兵繇騾毋川進而中軍則繇金佛溝進比抵城

賊擁衆分道接戰而延綏軍恃勇奮而前少却亡二十餘人而賊
死傷者亦多己亥忠復督兵往探山勢水頭賊逆戰佯敗去官軍
逐至城下夾攻大敗之斬首二百二級其墮崕澗死者二千餘奪
還銅砲百計神鎗千計時賊多城外居者官軍貪取其牛羊馬騾
賊遂得歛入城是日毛忠簡銳卒四千直趨占木頭溝上流擒斬
奪獲比諸軍獨多庚子晨起毛忠令於軍曰賊易與也且能有幾
鄧監軍曰項公有令賊營勿深入也毛忠嘆曰忠老矣奮跡降夷
爲朝廷守西陲五十餘年卽殄虜親擊殺數千百故蒙賜姓名而
繇千夫長歷大將錫世封何有此鼠輩哉叱諸軍急擊弗失於是
弓弩並發直抵砲架山北脅其從子海孫愷首冒矢石先登遂奪

此時一退根不復振矣

其北三峰頭及其東二峰頭克之焚窩舖百餘處生擒二十四人斬首七十三級墮崖死者千餘奪獲神鎗火砲弓箭牛羊馬無算賊窘迫皆號哭有自縊死者而毛忠竟乘勝入險賊脅力拒之官軍死者甚衆毛忠中流矢而斃時文升亟督騎兵五百持束芻往焚栅而西路賊乘勝復來官軍不能支頗潰都指揮周璽費澄死焉都督郤鑑傷神鎗劉玉被圍於城下中流矢陣亡家丁三四人忠帥師援之亦中流矢兵稍却忠手斬甘州退縮指揮丁某以徇衆懼復登山鋭攻圍解劉玉始出馬文升命所部破空填列以張聲勢敗軍猶欲逃忠令曰凡逃即斬其傷者歸各營責人調護之衆遂定時忠恐其連虜變甚文升曰勝敗兵家之常矧賊多戰死

勢已奪且黃河未氷賊安能遠北連虜哉願徐圖之忠乃遣舍人陶璽上聞併述毛忠陷陣狀仍令璽言賊勢孤危蕩平在即以慰中外甲辰都指揮劉晟先二日統騎兵三千人自甘州至是日忠復會兵攻城依山而陳顧山險難克日短易晡兵在山巔者數千人未能制方懼賊自危而賊恐我再攻山亦自危詐請降忠佯許之山巔兵已退四等同邀總督總兵爺坐城下受降忠不擐甲直單騎赴之僅以二卒自隨四出數百人露刃繞門外以待而輕騎往來矢疾如雨以示武忠抵城下神色不異劉玉亦馳至四同姪璹帥黨三十餘出跪訴曰四等本良民被劉參將馮指揮所苦以有今日乞有死請降忠曰朝廷待爾輩恩深矣既為劉參將馮指

揮激變今朝廷已械赴京治罪爾輩尚反耶果降必悉釋四等羅拜期明日出城降仍訴要巡撫爺來文升曰不去是示之怯乃從數十騎列陣而來近城溝道官大呼曰賊奴何無理天朝文武大臣咸在爾逆賊也豈應精騎四外旋繞叱去之四等訴如前文升曰此二人詔獄久矣爾輩其速降朝廷止誅首亂爾輩固皆脅從悉宥弗治也毋疑畏四等又皆羅拜忠顧璹曰汝被脅入非反者璹乞命乃先携之出璹蓋初奉陳巡撫令捕四而為其所脅從者也初忠與劉玉赴城下久之不歸諸將愕顧失色馬文升語太監聆曰賊窮蹙無信義萬一兩公被留不大損國體耶吾儕且何辭於朝廷及見忠從容自若文升嘆曰眞大勇也東南有此人可謂

不為風氣所局者四見忠後自幸可逋誅歸告李俊俊笑曰汝即亂首試思一伯三都指揮三四千軍民皆喪汝手朝廷有赦首亂終不殲者乎愼勿為所誑自投死也四乃又設柵自衛飭戰具不復言降矣明日有一人從城中來代璹賫服馬至者左右告忠曰此隨前院軍牢張馬六兒也乃從賊忠呼問曰爾可回否馬六兒懼不敢對因留詗城中事竟不吐寔顧復譸張詐誘欲陷我軍忠遣人押發固原令前至山溝殺之十一月丁巳先是忠與劉玉周文升親督精銳繞石山巡閱以覘城虛實見城之北有一間道迥步不通騎是日西北風大作忠乃命諸道軍各持燕尾炬火球飛竿艾草登高乘風縱火飛炬入城燔燬棧柵烟熖貫山熏塞營壘

傷死甚衆賊不能支乃奔馳下山忠督官軍邀擊斬首五百七十餘級生擒二百二十四人獲馬四百餘忠以捷聞　上賜勑奬諭已未文升與忠謀曰賊城中乏水近汲泉亦漸乏若絶其汲坐若釜魚當即斃矣忠遂令官軍盡焚近境山澤草賊馬死者殆盡則又盡以死人塡塞城外水泉賊夜汲者設伏掩捕之多被獲忠曰賊窮蹙無處矣益急攻賊竟嬰險自守時軍中聞廷議主益師而廟議則否劉玉曰師應益否忠曰兵有合變今據賊水草坐扼其要勝之必矣京兵弱不任戰即簡練盡得精銳馳數千里來塞外此自疲耳何益於攻取獻議者意在邀功冒賞止之便馬文升曰若止益兵萬一賊不平誰任之第上請朱永率宣大兵五千循邊而西賊平則返果未平則星馳協勦非晩也請之便忠乃手疏以請下兵部議覆如忠請　上令遊擊許寧統宣大精兵三千往助之然忠自日夜爲謀不待援也因石城南門近東山中營往來恐爲所乘乃令都指揮孫璽帥兵五百駐山上覘賊出入以定我軍往來時中營軍行未畢而璽兵先擊賊據前山矢石雨下中營軍阻不能出時指揮曾鑑帥莊浪兵一千出爲前鋒入爲後殿被襲亦阻至夜分始回忠曰此非賊能璽兵擊銳故也明日令璽俟中營軍行盡且遠乃擊自此賊不敢出襲中營軍得結陣而回獨延綏軍與賊對壘日被攻圍不能支忠曰彼處當發兵邀擊攻其所必救賊若上山攻我我以精兵衝其脇賊必敗劉玉從忠計乃

遣其子文同甘州遊官指揮赤撒率土兵五百候賊上山即繼進以邀其後賊自是不敢復犯延綏軍賊信胡神迎巫問成敗巫曰夷夏原非敵須知舉事艱要知成與敗今日戰爭開是日賊果出生力兵上山銳攻我期必勝以符神識劉玉依忠計擣之遂斬首三十八賊大敗又惑神語大恖時天氣大寒諸道軍日攻城頗生怨忠聞之語文升曰師老矣恐生他變即黃河氷虜入套我師不能久駐倘賊乘間突出奔套與虜合患誠不可言亟攻城爲上策文升曰如城堅何忠曰向日火攻時賊死塡壑水即不流吾固知上流可塞也今四郊兵困賊無從出汲惟塞其流則斃在旦夕城即不攻自破矣乃命都指揮劉淸率兵三千斷汲水川巳巳令諸道軍晨餐會山下賊山上矢石如雨諸道軍仰攻忠擐甲仗劍親立矢石間督戰文升勸忠持重忠曰奉命討賊師久無功死何惜諸道軍聞之人人前奮無不一當百矢至面無敢避者殺傷千餘但不獲斬級日暮斂兵明日又蚤會山下則用大將軍礮擊之賊死傷殊衆竟占險不出庚午忠取土塡城外濠又取各城上圍杆木數千縛成天橋置去廂車軸上斬帛隨人低其前以避矢石驅車至城下賊乃斷所立木柵墜大石以防忠欲舉此臨城衆恐多傷人文升曰豈有攻城不傷人之理諸公終猶豫乃止賊大恐逃出者日衆忠戒諸軍曰此輩不可追也欲散之使歸務先招之使出出即給免死票令旗牌手送出營聽其歸自此逃出者日衆賊

雖嚴法禁之終莫能遏忠又令人四出招之王中賊有楊虎狸者
西域人也驍勇健鬬且知兵四倚爲謀主四苦渴甚謂非虎狸莫
能汲虎狸乘夜出汲爲伏兵所擒縛至中軍忠方秉燭與馬文升
劉玉籌攻取虎狸至甚恐忠叱斫頭來虎狸哀鳴乞宥忠曰汝死
已遲顧不足汚我刃耳虎狸曰出聽招耳忠曰爾既聽招而來不
必懼爾肯自效乎虎狸伏地哽咽願受命忠曰爾能生擒滿四或
殺四首獻否虎狸曰能忠目劉玉劉玉起折箭與誓曰爾如擒斬
四有朝廷賞格在金百兩銀五百兩世官指揮使即示以格虎狸
曰四王堅壁不輕出顧内鬩未易也必誘之出戰乃可擒忠即解
所束金鈎賜之以昭信仍數慰遣之尋復屏左右問曰何日可戰

虎狸曰只在明晨又問曰何地可戰虎狸曰只在東山忠曰愼勿
爽信虎狸曰萬不敢第恐天雪耳雪則有水邃難爲力但四最畏
神鎗若放即退入矣忠曰四精銳尚多爾可計移其兵上東山乃
信復約明晨戰諸將曰柙中猛虎暫爲搖尾憐耳奈何縱之忠曰
我推誠待彼彼不敢欺虎狸泣謝去癸酉五鼓忠督諸將整兵而
出至東山口係延綏兵信地忠恐機泄乃紿參將胡愷曰爾兵連
日傷且疲轉休矣今日中軍代爾守愷即自撤忠令登高覘之見
一乘白馬出城者乃四也尋果有甲而馳者數百人立東山上衆
始信虎狸不欺劉玉麾兵急進忠曰未可兵一進彼必退矣如此
者三偵者忽報今日賊矢多仰射忠叱曰賊多詐毋輕信固知虎

亟奇膽非力鬭未必即破

狸倒戈意也已而衆漸覺然賊黨殊強恐玩之以自取忠乃督其
下亟前戰久之殺傷相當我軍伏發賊大潰斬首七百餘級生擒
五十餘名滿四已爲忠家丁擒矣忠曰四既擒城中膽裂矣乘勝
逼之破可必也劉玉曰師久且疲既得滿四姑少休遂攻之恐賊
堅守難拔遂以四歸營時李俊已死衆復推四姪火敬爲主旋亦
就擒賊遂平忠曰石城險極後有叛者必復據爲穴非盡平之不
可乃發萬人平之是役殺賊前後七千六百有奇我軍死者亦不
下萬因命收瘞戰骨左布政余子俊瘞祭之立石爲記爲善後計
請改固原爲衛兼設兵備道以西安廢城爲所設千百戶守之忠
進右都御史馬文升王銳加左副都御史劉玉加左都督其餘陞

賞有差文升毎語人土達驁猛關中根本四未平時朝野洶洶使
其得志天下事未可知也項劉二公畢竭心力凡宿原野者六十
餘日躬冒矢石者二十餘戰始克殄平巨寇而止各進一階較諸
趙輔劉聚王越封拜如寄者不無功懋賞薄之疑庚寅秋京畿大
水民饑命巡視順天河間永平三府忠發官廩又勸分得米十六
萬五千石銀布牛羊各萬餘全活不可勝計是年冬荊襄流民復
亂李鬍子名原河南新城人也僑居襄時流民蝟集從劉千斤石
和尚王彪乘勢爲亂刦掠荊襄兵部尚書白圭奉命帥師討之雖
晉移文散遣而有司虛文勘報實無一人還鄉者而劉千斤石和
尚就擒遂班師論功晉太子太保顧遺孽未盡蕩也且其窟在鄖

五省是一天病

介楚蜀秦豫四省間地曠民稀中有草木實可採掘食一遇年荒流民飢輒從入不可禁四省官互諉非其境故原與獨虎復糾小王洪石歪膊等流刼南漳洵陽内鄉淅南諸邑衆至二百萬餘原自稱平王而署所部爲總兵先鋒遠近騷動巡撫荆襄右都御史楊璿奏臣率督參將王信調兵三萬各道進討兩彼挫敗臣才不勝任乞簡命素負威望曉暢軍機大臣一員爲總制　上乃命忠總督荆襄軍務同都督李震往討之七年正月忠至襄深念流民逃入山谷其始不過苦飢欲糊其口豈甘爲寇聚集既繁強賭者遂相雄長迫脅衆庶不得不從卽有善良頗不能自脫忍槩兵之耶乃大書　聖旨詔諭榜文數十紙遍示山谷有能去此自歸農者

解散當如此然非兵威刼之亦不能動

暫勿殺且復其家五年今雖爲賊而能自新者亦宥其死時其黨多願出者李鬍子輒殺之督衆列營拒守忠謀諸李震曰衆爲累賊所制又爲浮言所惑故弗出耳茲欲孤賊勢宜執言盪平而實事慰遣一面馳檄四省都司會兵聽調一面飛檄保靖永順土司刻期齊到一面遣父老土人進山開諭生路復懸檄發旗再四傳諭蚤回鄉井又移文四省三司守巡官各樹招安大旗於通衢遇流民出山者卽給與黃榜口糧還籍歸農流賊出降者發四川充戍而各山口要害出沒所必經者俱令見在官軍沿山操習分屯把截大震兵威於是各山流民相率告曰大軍烈於猛火進則不分玉石焚矣況榜諭我生路何不蚤出而坐受斃也舉家扶携老幼出山禁之不可得赴轅門訴歸者日千餘自春初至春仲有貫址姓名報數登册者四十餘萬其脫籍貼戶四出不聞官者又莫勝計忠喜曰賊易擒矣先是本兵白圭曾遣錦衣百戶吳綬爲參將王信贊畫乃說信曰總兵一招而瓦解如是功何易成也當豎吾儕於何地因相與媚浮言以撓軍機忠方苦浮言至是圭又請止調土兵忠聞之驚曰流民之出雖以恩諭招之亦以兵威脅之耳今出者未靖伏者尚多若止土兵則彼無所畏出者再入賊復猖獗矣前此既誤豈容再誤與其保位而稔禍毋寧自罪以除兇乃抗疏論吳綬之惑亂軍機奉旨勅回又請仍調土兵　上從之四月土兵省軍俱至共二十五萬分屯八路進勦忠與李震移營

駐房竹界有土人報賊已徙匿深山所留精銳數萬爲力抗計忠因嚴督前哨土兵突進大戰斬首五十餘級生擒二百餘人賊遂奔入房阜山中忠曰石門庸城房阜諸山皆賊藪其出入所必經者且多險可伏兵乃簡精銳六千分兩翼埋伏仍約諸道軍一聞砲響奮力夾勦故令餌兵馬皆解鞍散牧以疲卒守之賊瞯狀擁衆出掠砲發諸道軍四面環攻之賊奔潰伏起邀之斬首二百餘級生擒五十餘人驅出山居男婦三萬六千有奇分遣歸忠知連戰勝賊衆必離復遣父老入山曉諭限以旬日流民出山者又五十三萬八千餘人李鬍子小王洪率衆刼掠如故忠嚴督諸道軍防守要害俄有賊子二更時突出殺死官軍燒燬營寨前掠竹城

小時連雨螃蠏溪漲難進兵忠乃移營近溪佈橋於溪上戒令湖廣按察副使余珣督都指揮李震帥兵設伏候賊渡溪即發信砲外軍撤橋內兵出擊賊果夜至諸道遵令大戰墮溪死者千計忠督諸道軍入山併力奮擊李鬍子擁衆堅拒都指揮李震直入擒之并擒小王洪等一百三十九人斬首二千八百餘級驅出家口二萬八千九百三十一名內選壯丁充戍湖廣邊衛者五千餘人其餘族屬悉隨附籍收管給田屯種捷聞 上賜勅獎勵十月流賊盡平省諭出山復業男婦劉興等五十萬七千七百名口擒獲賊首王安王通等二百八十六名斬首六百四十餘級編戍張愷等三千三百餘名口辛酉疏陳善後十事詔暫留撫治進左都御

史會有星孛於天田言者謂荊襄殺戮所致忠列疏自陳言爲國任怨未嘗妄殺因乞骸骨 上溫詔慰留且召還之從荊襄三十餘年牙孽不作跡推創之力未必非撫綏之功也十年陞刑部尚書逾月改兵部尚書忠曉暢戎務簡賢屬以自輔不敢玩愒廢事自戶兵分曹分彼此莫知實數忠一至部即以團營軍糧册親自磨對但見在籍操練軍止景泰初已減七萬五千七百有奇而月支如故嘆曰團營改設僅二十五年伍既虛而餉不縮敢曰吾非度支也坐視彼蠹乾沒耶具疏以聞曰前此無論矣今以往如再不追究非惟民脂日削國課日靡抑且戎行愈耗根本滋空其何以資緩急之用 上命忠會戶部從實秉公究明十三年錦衣百

[illegible]矣可觀

戶韋瑛者挾汪直爲伺察屢興大獄至擅執京朝官中外重足莫敢言其罪會輔臣疏直罪惡 上悲甚吏部尚書尹旻掌院李賓皆朒縮不前忠乃奮筆具疏草倡諸公聯名之瑛坐謫戍邊且革西廠天下稱快既而以御史戴縉言復命直往西廠其黨競仇忠不置又千戶吳綬時亦用事極力刖搆欲置之死忠廷辯慷慨不少屈直不能難僅坐落職以去久之陷忠者皆敗 上洞察其枉復兵部尚書致仕自去官家居者二十有六載中朝縉紳推舊德宿望可當大任者益未嘗不屬望焉弘治初吏部侍郎彭韶巡撫兩浙嘗薦其可用而遘疾竟不果起卒贈太子太保諡襄毅

大宗伯曰襄毅始從馬公征瀧水馬問計襄毅曰莫若懾賊以威

諭民以德民出則賊弱而易成功瀧水竟以此平既而荊襄流民聚衆至二百萬勢益洶洶矣公亦以此平之大都內地之盜多脅從其敢行稱亂者能有幾哉故一檄一諭而衆自離矣其於土達頗用全力單騎受降視汾陽尤難非李俊止之滿四果降矣余謂日者寧夏之變總督能單騎抵城下諭之利害劉哱諸人且迎之以入矣何至殺人數萬費帑金數百萬哉蓋其初一念之悖逆但亟求洩憤於撫臣故不暇再計耳非有他腸亦非有大志也撫臣死則憤心洩懼心生矣迎機誘之焉得不從即不從必無加逆總督之理奈何其不出此也京軍之出以馬端肅之練達猶有賊不平之疑襄毅力辭之非庸情可及已顧毛里孩之爭河套方戰

而魯俊得徑直走入套據之如此其易也卒不及收套以入版圖惜哉襄毅可取而不取襄愍難取而欲取得無兩失之乎

彭文憲時

彭時字純道江西吉安府安福縣人自少端重寡言不與羣兒狎戲正統戊辰會試第二廷對賜進士第一己巳秋 英宗北狩郕王監國被命同商輅入内閣與陳循諸老同事時雖晚進積學素履爲 上所眷注時繼母佘卒乞終喪不許尋陞翰林院侍讀景泰元年復上疏力求終制忤旨去三年服除不得入内閣遷左春坊大學士兼侍讀七年襄守適志成遷太常少卿仍兼侍讀 英宗復辟之元年九月岳正許彬論罷 上召時見文華殿令近榻前問曰爾是正統十三年狀元耶時對曰臣不才誤蒙 聖恩拔擢因叩頭者三又問曰第二陳鑑第三岳正乎對曰然又問今年幾何對曰臣犬馬四十二 上笑曰正好用事賜酒飯出是時内閣進退甚輕惟時召見後命下以太常少卿兼翰林院侍講復入内閣典機務以前職兼翰林院學士 上方倚任李賢數召面議賢退必謀諸時時竭忠據理以告有不可者未嘗詭隨或初意相忤久之賢服其諒直語人曰彭公眞君子也戊寅春二月上 皇烈慈壽皇太后尊號詔告天下詔草已進范時謂賢曰此事前所未有宜有恩典及人賢曰一年兩赦數赦非宜時曰非謂赦也但行優老之政爲宜若朝官父母年七十者與誥勅百姓年八十者與冠帶是卽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意如此恩典斯與上徽號相稱賢喜曰是卽擬仁政數條進呈 上大悅命卽行之庚辰春廷試

進士第一甲得王一夔等三人以後數日　上召李賢諭曰永樂
宣德中咸教養待用今科進士中可選人物正當者二十餘人爲
庶吉士止選北人不用南人南方若有似彭時者宜選取賢以語
時時疑賢欲抑南人進北人故爲此語因應之曰立賢無方何分
南北賢曰果　上意也已而太監牛玉復傳　上命如前令內閣
會吏部同選時對玉曰南方士人豈獨時比優於時者亦甚多也
牛玉笑曰且選來看是日賢與二人同詣吏部考選得十五人南
方止三人而江西惟張元禎得與天順末錦衣衛指揮使門達日
見寵任忌李賢與相軋陰中傷之　上曰賢去專用時中貴以語
時時愕然曰李公有經濟才何遽至此因爲力辯其誣且曰李公

去則時不得獨留諸閣臣得雪又河南有衛官强橫害人用事者
誣其謀反門達鍛煉成之時曰人可輕殺耶且言於　上竟得從
末減活其家數十人及　憲宗嗣統進吏部右侍郎兼職如故議
上兩宮徽號內臣夏時倡言曰錢久病只尊所生母爲太后李賢
曰今日當遵遺命景泰間事例不可法時曰李言是朝廷所以服
天下只要正綱常今爲此舉反遺所當尊豈不乖戾大失人心於
聖德所損多矣李言是夏時曰待請命既入少頃出傳仁壽宮旨
曰子爲　皇帝母當爲　太后豈有無子而稱　太后耶宣德自
有例李色變因目時曰爾執筆時曰今日事宜與宣德間不同胡
太后曾上表讓位退居別宮故正統初不加尊號今日名分固在

豈得不尊夏時曰既如此便照例寫上表牛玉亦助其旨時曰正
統天順初未曾如此行今日誰敢寫爲人臣子者若阿諛從順是
萬世罪人也夏時見諸人不言乃作色曰偏公懷二心恐追究來
不好時拱手向天曰　太祖　太宗之靈在上誰敢有二心錢娘
娘已無後何所利害而爲之爭所以不敢不極言者爲欲全　皇
上聖德非有他意若推大孝之心則兩宮同尊爲宜衆乃曰如此
是好遂再入請命良久出曰　上再三勸諭蒙允矣時執筆將書
又曰須照　上聖例加二字不然無分別夏時曰既是同尊又何
分別時曰二字好稱呼非有尊卑於其間也衆曰然乃以慈懿二
字加其上是日同議者懼不測俱默惟李開端時繼之力爭後數

日覃包至閣下言曰同尊二母乃　上本心但若不知禮者邀迎
其間非二先生力爭幾誤大事大臣之道當如此也彼默默者何
爲至營山陵時言於李賢曰日者周折如此今玄宮宜從權作三
位庶兩全耳賢曰然遂具疏言之已而傳旨曰所言固有理但洪
武以來制度只雙穴未可輕易仍令諸大臣同議及議夏時堅執
不可衆頗望不言乃已是秋命同知經筵成化元年加兵部尚書
二年丙戌乞歸省詔馳驛往還致道里費遣長隨護送抵家未踰
月手詔促還朝丁亥二月至京　上慰勞之六月以四川宣府遼
東地震上疏陳六事皆剴切時政八月總裁　英廟實錄成進太
子太保兼文淵閣大學士尚書如故時侍講江朝宗楊守陳以寔

言斜是
臣事

錄成陞洗馬久之不兼翰林不得與院事不喜疏乞兼舊官且言
祖宗來宮僚未有不兼翰林者下內閣時言諸君考滿時咸言
寧無兼官得陞二級足矣復有此疏謂予不練朝章乎永樂中西
楊以翰林學士改左春坊大學士未嘗兼舊官也竟不許四年戊
子夏李賢陳文先後卒時爲閣僚首疏乞妙選出衆才賢擢居前
任 上曰卿輔導有年才識老成何以辭爲會慈懿太后崩詔大
臣議葬所衆相望莫敢先發時曰梓宮當合葬裕陵主當祔廟此
一定禮無可議者禮部尚書姚夔贊之曰此正理也本監夏時曰
不可慈懿無子且有疾不宜入山陵時曰太后母儀天下近三十
年爲臣子者豈忍議別葬此事關係非小一或乖禮何以示天下

後世諸內臣不以爲然時謂同列曰此事當力諍不可使上有失
德已而 上御文華殿召內閣與諸內臣至前面議 上曰慈懿
太后葬禮當如何時對曰只合依正禮行庶全 聖孝 上曰朕
豈不知依正禮行是好但與周太后有礙故令爾等會議務要處
置得宜商輅曰外議洶洶若不合葬則人心不服且於 聖德有
損劉定之曰孝子從義不從令雖 聖母有言亦不可從也 上
默然良久曰合葬固是孝若因此失 聖母心亦豈得爲孝乎時
曰 皇上大孝當以 先帝之心爲心 先帝待慈懿太后始終
如一今若安厝於左虛其右以待後來則兩全其美矣後來指周
太后也 上雖未允而無怒容時因言臣等意未盡欲具本言之

言人所難
言

乞 皇上再三申勸 聖母以終大事 上頷之即日晚時等具
疏進備言祔葬祔廟所以體 先帝篤夫婦之懿昭今 上全子
母之情斷不可有異議又議夫有出妻之理子無棄母之道此事
關係綱常不可有失招萬世譏漢文帝合葬呂后宋仁宗合葬劉
后此實綱常典禮萬一有遲在廷諸臣將有言之甚得保其終無
據理攻而從正者乎 上猶重違母后之意未允時與在廷文武
羣臣伏文華殿以請或至嗚咽泣下 上爲之感動卒從禮制是
秋彗星見越三台時上疏乞痛加修省而謂外廷大政固所當先
宮中根本尤爲至急凡女子年過四十則無子雖有所生亦多不
育諺曰子出多母今宮嬪數多宜生子亦衆然素年無一生育者

必愛其所專其所專者必過生育之期故也伏望舍其舊而新是
圖務正名分均恩愛以廣繼嗣爲宗社大計則人心安而災異息
矣又言大臣進退皆宜斷自宸衷不宜專任臣下如平昔察知其
人或召吏部面議或召臣等參詳庶權出於 上 上皆嘉納之
七月間陝西奏報平凉府土達滿四糾衆刼掠四出勢甚張皇時
疑此徒服役既久今忽反必有不得已者請勅鎮守官追問激變
之故行間參將劉清遇賊敗績報至兵部請命陝西寧夏延綏三
處合兵殺賊已而聲息已亟復請調京軍往以都督劉玉總兵以
副都御史項忠提督軍務項忠未至寧夏陝西二處官軍不待延
綏兵至輕進大敗死者千人軍器悉爲其所得報至輿情驚駭甚

彭公頗知兵之言後時亭非亦以亭守軍

更敗益滿亭初志原在恃險耳

時賊雖再勝聞朝廷遣將出師遂保石城山副將毛忠特勇率銳卒登山仰攻之復敗事詳項忠傳人皆以爲安史復出兵部尚書程信又請命撫寧侯朱永再領京軍及遣邊兵四萬以往命已下撫寧辭其事奏定賞格謂如生擒賊首一人與世襲指揮使賞金一百兩賞銀五百兩數人共擒者其賞亦然時見其張大欲止之且策項忠必能平賊然難於遽止請令姑整軍裝待有急報起行項忠知別命將亦不敢止但奏宜令總兵星夜馳赴援倘不日破賊則一面奏報比奏至 上命內官三人召兵部於閣下計議問曰事急矣行不可緩時曰前者賊若四出攻劫誠可駭懼今入石城自保我軍圍守固甚不一兩日賊必窮困可擒取也京軍何用再行程信意不平曰項今退在平凉亦不可知何謂圍守耶尚書白圭侍郎李震相顧不言時曰彼分佈已定無故何以退且京軍行何時可到程信曰來年二三月時曰如此則緩不及事矣事之成敗只在歲終然以項奏詞觀之勝可必也京軍不行爲宜諸內官皆曰然因問邊軍去否時曰邊軍亦不必去商輅曰邊軍去無害也乃令邊軍行京軍管將皆不遣程又遣緹騎往偵動靜時曰偵之無益徒失將士心程忿忿出危言謂項忠若敗必斬一二人然後發兵衆譁然和之以軍不行關中必失相知者咸爲時懼私問曰止軍不發何所見時曰觀項疏曲折知賊決可平但彼既聞遣將亦不敢自任故未肯止兵耳衆猶洶洶未幾捷至賊寨悉平

矣是役也省軍興之供億免州縣之騷擾與軍士泣寒之政涉其得失可勝計哉六年正月僞湖四至京稱被劉清馮傑之剝削且追捕不已非有他也果如時言因下清傑獄誅之 上喜賜倖奴一人改吏部尚書五年巳丑冬無雪上疏言自古旱災繇下民困苦怨尤之氣感動天變近日光祿寺之買辦各城門之抽分棓剋太甚而獻珍珠寶石者私賄估值之人倍增其直以規取府庫以萬民之供輸而爲姦人之所侵奪伏望盡革其弊以惠生民 上是其言京師爲之踴躍七年辛卯十一月時復見上疏言德政之要其一乞崇正道而毋惑於佛事其二乞謹命令之傳庶事出於一而無詐僞其三請退朝之暇延接大臣議政事問軍民休戚訪人才賢否察治體風俗之得失其四言近聞嬖倖無故而受金帛者多工匠無故而冒官職者衆是賞太濫也或罪不應謫而謫或罪不應死而死是刑太深也宜節賞愼刑以遵成憲其五乞以古之聖賢爲法聽受羣言勿罪其切直勿忽其迂遠苟當理者宜即行之其六言股肱之臣耳目之司多主於承奉而嫌於建白宜行己意而不加斟酌乞戒勵各官愼修厥職職股肱者事有不可宜再三執奏毋率意而行司耳目者遇事爲民害宜即劾奏毋徇情而默庶百官知勵興起事功其七乞清理三營草場減退勢豪莊田嚴有司掊尅之禁庶軍民得所邦國永寧 上然之且曰卿等宜勉佐理太監劉永成歿或言其有軍功宜追封爲伯時力爭之

或曰自古有封王侯者時曰此豈盛世事耶　祖宗成憲具在誰敢違之事遂寢八年壬辰天下水旱相仍時復上疏言時政闕失乞放歸田里不許十一年乙未正月陞少保尋復病蓋自己丑以後凡七在告　上輒命醫視疾遣內臣致餼羊雞鵝酒米之賜踰日不出則必再遣焉三月病革衣冠端坐徐言曰死生常理不足驚但目居大位上不能報國下不能養老父耳無一語及私聞之亦不應是夕遂不起贈太師謚文憲時資望既異加以學問之純自少至老敬謹如一日閒居無惰意行則兩手如端拱飲食不踰七箸衣尤不喜紛華先後賞賚白金幾千兩綵幣數百鈔十萬緡冠帶衣服書籍器玩鞍馬飲食之類有加而特處之泊然終歲不

一二宴會曾未嘗有音樂於物尤愛惜雖片楮寸墨未嘗輕擲非其義一毫不苟取與人接有和色無疾言無喧笑諧謔聲至於論辨事理則確然有不可拔者交朋友久而益敬人有善稱道之惟恐其不彰論薦人才未嘗私以語其人嘗一典應天鄉試一主考會試四為廷試讀卷官皆稱為得人大臣間為新進所媒孽者必反覆辯析且以愛惜人才入告言官被譴亦必委曲救護賴以全者甚衆

太常氏曰余觀閣僚積忌成習蓋權利所在勢無不爭況揆地尤權利所最重者乎為首揆者志在總攬堅絕布公為次揆者中實操戈外惟磬折其來久矣安達文憲相洽相諧不嫌同異文達毅譊文憲力為昭雪豈非宅揆之盛事乎爭慈懿之徽號葬禮於母子之間而典禮之重賴焉策項襄毅之成功於危疑之際而勞費之免無算其亦無愧綸思之職矣然典禮猶文臣所易成敗之系則幾於運籌決勝于房矣詎不難哉

余肅敏子俊

余子俊字士英青神人景泰二年進士幼孤有大志為戶部主事歷員外郎開齋精敏有吏才兩勢家爭田久未決以其地名與其姓同執為故產子俊曰然則張家灣盡張產耶為直之一時能名聞於上下出為西安知府西安關中會府民車戎務諸節鎮大臣使車往來極冗繁難治子俊酬酢從容上下字悅西安民苦城中水鹹飲輒病日汲水西門外子俊以為關中險要之地使城閉數日民何以生其城故有龍首渠水獨廿漢所穿也宋陳堯咨引之西流入城人得戶汲然水道依山達至七十餘里歲修烌艱且利止城東而西北居者無從汲也其西亦有秦漢府廨舊渠蓮城僅

一舍許久廢巡撫項忠與子俊相度講求疏請於上東濬龍首渠導之西入西鑿廢渠導之東入而鎬滿二水自丈八頭甃兩堐置十閘行十五里貫城中與龍首渠會滙水會為經流潛行地中市徧城市迤邐作井口乃得戶汲至今利便號余公渠灞橋圮壞行途旣阻民用因折子俊營修堅固水患永息涇陽山高水下溉田病迅不得蓄子俊出府余貴清強吏鑿山開水道轉灌田千頃使者奏其德行為關中第一歷陞參政布政歲儲數百萬皆手畫心計不爽毫髮志在卹民捂剋更無所措手陞副都御史巡撫延綏延綏自正統中命都督王禎鎮守榆林未城也禎始城榆林及十八寨移鎮榆林尚未衛也成化七年置衛八年子俊廣榆林城增二十六營堡子俊請籍陝中人有伍籍詭落者及舉謫南戍子孫不耐南風土者實榆林衛又請將延慶二州縣民戶每糧二十石免其輸納僉兵一名自買馬匹騎征謂之免糧土兵又擇俊子弟教之讀書請建學立官師為弟子員俗多棄地不蒔藝令吏教之樹蔬果開界石外地興屯田遂得數萬石自是榆林始為重鎮東渡河連大同西接寧夏虜不敢復肆出入子俊又上疏言陝西三邊延慶寧夏甘肅三邊之中延慶為內地國初逐出北虜遠遁黃河外至正統初渡河犯近邊始於沿邊立界石創營堡築墩臺天順以來虜知東西諸邊各據險以守難於窺伺惟延慶一帶地無險阻可以馳突屢來犯邊人為鄉導遂知河套所在入屯其中自

是虜顧居內而我列屯守禦反在其外臣以為莫若於沿邊一帶墩臺空處築為邊牆立砦堡其舊界石一帶多高山陡崖依山形隨地勢或剷削或紫築或挑塹綿引相接為邊牆便報可於是東起清水營紫城砦西接寧夏花馬池東西二千里每二三里間為對角敵臺崖砦連比不絕空處築短牆橫一斜一如新月狀以偵敵避射凡為堡十有二崖砦八百一十有九小墩七十有八大墩一十五兩月而成功自是虜寇益稀按後之議者有云成化間虜未住套邊獄少儆使當其時以築榆林之工移置河南之地因河為城守易百倍奈何舍此不為而區區榆林之築千有餘里沙漠是宅無蘇斷絕糧餉艱難勞延忘遠以致賊得潛蹤懈我河套而延綏將士因界此牆遂分然已亦狗狗然類牆之是依而不知守之尺寸失之尋丈矣又有云延綏一帶地勢延漫難以沙鹼民居隔遠苦於荒涼況以千五百餘里之地未易責成於三年之工縱使能成亦難為守與肅敏之

設前後乖舛功之難成亦豈然有別如此亦可怪也備余未嘗親履其地而不能折衷之姑記之以俟識者。十二年移鎮陝西會詔議弭盜安民之策選將練兵之方子俊具奏一曰衛國二曰保民三曰弭盜四曰安民五曰選將六曰守臨臣聞陝西城池自古無水成化六年西引濇河之水到於西門穿城而過足克居民之用餘者洩出城壕然年復一年積滯過多滲沒之患不可不慮莫若於本城西北角地勢低窪之處開渠一道以達於渭不過三十餘里此衛國之計也延慶境外即係河套正統初年守臣貪圖深井之地圍牆空濶易於打獵水草利便易於孳牧土地肥饒易於屯種因而築城取名安邊營以為守備之處其實窺利營家之意多保障地方之意少厥後達賊踏冰入套所在守臣不

過束手閉門而已成化以來官軍委靡又不如前後守臣計議望撥官軍看守深井舊城以為截殺之所將安邊營大勢軍馬移入中山坡深溝兒就險守備夫深溝陡崕邊牆牢固官軍易於戰守軍民易於輸轉縱有達賊在套而我軍且耕且牧無復為慮週者陝西布政司欲將各縣成化十三年馬草起運新安營利倉民皆稱便而乃為延綏守臣所阻欲以此草仍送深井百姓不堪臣覽所告隨攷得寧晉伯劉聚都御史王越建議安邊之策內云延綏西路定邊二營正統初年開創俱係平漫沙漠難立牆塹近年於定邊東空添築永濟小堡伏按馬匹及鎮靖堡軍馬原守塞門今移於畢家堡前項五營堡俱各水苦且遠人馬多病至內定邊新

興安邊永濟四營堡賊易窺見虛實軍馬難於出入但鎮靖堡已行奏允仍守塞門其餘四營堡俱各挪移就險而守定邊營連接寧夏花馬池我固便利彼無隣援不可動也惟將新興堡移於迤南古迹海螺城安邊營移於迤南定邊營中山坡永濟堡移於迤南上紅寺鎮靖堡不必挪回塞門却移於迤北白塔澗口海螺城中山坡上紅寺多是削山為城俱有門禁即可搬移逐漸修理其白塔澗口就快灘河迤南之險其河深二三丈遠百餘里事成之後則定邊新興安邊永寧寨靖邊鎮靖龍州八營堡之地以守則固以戰則利況常年必須民間運納穀草今只令納戶就彼採野草自足供給此保民之計也淳化縣三山里其地切近石門山與

鳳翔鞏昌漢中等府并蘭縣俱山林曠濶實為藏賊淵藪所在流民多有隱匿罪犯抛離鄉土倚恃山林刀耕火種以成家業官司區處嘯聚綿既況蘭縣親藩所在知縣正官不及百戶品級難與軍衛抗衡莫若於淳化縣大義等十六里開設三水縣隷邠州陞蘭縣為蘭州以隷臨洮金縣即隷蘭州令流移之民各附籍於本州縣各克里甲自置田地從輕起科此弭盜之計也延慶沿邊一帶正統初年埋立石界軍民依界種田不敢纖毫違越近年管堡多有移出界石之外遠者七八十里近者二三十里越境種田致招賊寇邊境既已懈弛民人動遭殺戮況自邊牆至烟墩如濟水營一帶中間多有百里者此弊一開末流其可防乎萬一被把總

官員將土地霸占派令軍人代種或因歉年旱澇人有逃亡而徵
租如故則往時覆轍可鑒堅壁淸野古人禦寇一策卽今陝西地
方災異非常人心洶洶時政未宜合行嚴禁此安民之計也有十
萬人之將如都指揮已上之類有萬人之將如指揮之類有千百
人之將如千百戶之類陝西地方十萬人以上之將能稱厥任者
雖不多見其萬人千人百人之將容或有之此等官員非軍功不
陞但中間或有被姦徒排陷搆禍不能伸理者或遇勘問官員
畏避嫌疑不肯辯明者大至禁錮誅戮小至帶俸差操在在缺員
職此之故今後此等官員得罪之後果能改撒幽新撫按從公奏
保不許輕易施行其所保官員或仍違犯者終身不錄如此則人

人有自新之路矣此選將之計也商州所屬山陽縣坐落地方鄖
陽鎭所管西裏地方南有箭河口北有竹林關地里隔遠山林險
惡人烟稀少俱係客商往來上津鄖縣必經之處最爲要害賊盗
竊發常被阻截往年王彪火蠍兒等已有不軌之謀去年張才李
文學等又有殺擄之跡幸而先機覺察皆已就擒卽今無藉兇徒
私販茶鹽仍無忌憚及炤鎭安縣地方兩河口要害大略相同乞
將山陽縣附郭鄖陽巡檢司移於箭河口將鎭安縣附近三岔巡
檢司移於兩河口其三岔原隸鎭安縣管轄者俱各不動及於竹
林關開設巡檢司僉撥弓兵一百名商州四十名山陽鎭安各三
十名竹林關與鄖陽俱隸山陽則兇頑失山林之勢地方無腹心

凡事只在留心

之患此守隘之計也六議皆行之者令十三年入兵部爲尚書子
俊在邊久知虜情及將校勇怯地里險易遠近虜所出入凡邊臣
奏請從中調度輒中機宜又能選屬官賢者委任之其非江育
求樂破安南軍敗及選補府軍衛卒其見劉大夏俾未幾致仕召
加太子太保改戶部子俊又能知錢穀經費出貸爲縮諸吏少年
敏悟者自謂不及也於地方災傷 上開必請蠲卹十八年會宣
大多事命以本官兼左都御史總督宣府大同山西三關軍務言
禦戎利用戰車自古命將出師詰姦禁亂見可而進知難而退進
退之間非車不可臣奉命以來熟看大同地方山川平曠宣府地
方一半相等門庭冠至車戰爲宜今爲軍之計大率以萬人爲一

軍戰車五百餘輛用步軍十人翼挽行則縱以爲陳止則橫以爲
營車空缺處用鹿角柞補塞凡戰士器械不勞馬馱乾糧不煩自
齎若是虜賊合衆對壘彼用弓矢止有百步技能我用銃砲動有
三四百步威勢如相持過久彼將分散搶掠我則出兵或首遏其
驕橫或尾擊其惰歸前項車營取便策應運有足之城策不飼之
馬此億萬年守邊簡易之法也復具爲圖五其一下兵車營圖其
二擡兵車營圖其三擡鹿角柞營圖其四下椿繩營圖其五擡椿
繩營圖其具疏甚詳 上可之遂造戰車數千輛爲練武營以教
士卒二十二年再出宣大還京以左都御史致仕復召爲兵部尚
書力疾視事上言四事一均選法謂人材之生不以地拘今銓司

司言省人言事君要道

多以美官私所厚請如會試分南北中三等均任之不得有所偏
一廣儲積謂民田屯田南北科徵皆有定制今皆廢弛以致國用
不足所在缺乏預備倉糧歛散之法及漕運利弊宜命所司議處
一修武備謂北虜擁衆近邊蠶遶肆掠江西各邊斥堠不備神機
營提督久虛宜急圖之一愼刑罰謂近者知縣王濟知府許通以
捕盜受賕僉事郝志義叅政劉璃以捕賊得遠謫人皆惜之請
復志義璃官錄濟等之子孫詔所司議處以聞北虜將入貢兵科
給事中夏祚上言今逆虜外稱納貢而內蓄姦謀恐譯字通事官
并虜中走回人等貪其賄賂以中國事情告之爲害非淺乞勅兵
部榜諭從之子俊復奏以爲虜使來京中間未必無人恐彼窺知

所奏全文以爲待之欠厚而傷其向化之心但乞榜示京師軍民
不許欺傷且聽其公平貿易爲便已得旨祚等遂劾子俊柔懦不
振故違前旨偏執自用　上曰虜情叵測固宜防範而開市貿易
亦是舊例但毋令私交漏洩事情而已卽行禁約所司其知之弘
治三年卒於官子俊凝重簡默外和內嚴正不詭俗廉不近名毋
奏對符檄揮筆立就會文切理不事文飾平生仕宦多在西北邊
榆林修邊之功最大其在宣大欲推榆林法蒞修兩鎮邊牆已有
緒忌者論其糜財命工部侍郎杜謙偕給事中御史往按其事令
子俊致仕其功竟不就至今人以爲恨嘗曰人臣事君當隨事盡
力凡有建樹卽近且小亦必爲百年之計又曰大臣謀國遇有大

利害當身任其責豈得養交市恩爲違怨自全之地以故鎭榆林
時怨謗紛起堅執不撓卒能成功垂利百世卒年六十一贈太師
謚肅敏公巡撫榆林時羅山徐廷璋巡撫寧夏亦浚壕築墻繕亭
障有功賞當是時鈞陽巡撫陝西稱關中三巡撫廷璋繇選舉爲
工科給事中以副都御史巡撫
太常氏曰肅敏之才於甲兵錢穀隨所投之無不奏績余獨怪其
於張瑾之求進鎭撫司而不能執奏也守溪長語載　憲廟時張
瑾以寶石求進鎭撫司　上命內臣懷恩傳旨恩曰鎭撫掌天下
之獄極武臣之美選也奈何以瑾得之　上怒別令傳諭兵部恩
曰倘外庭有言者吾猶及止也時肅敏方爲司馬恩諷令執奏肅

敏謝不敢恩曰吾固知外庭無人也夫此亦司馬常職耳卽執之
未必觸　聖怒卽觸　聖怒罷司馬亦未爲不可而肅敏乃爾余
觀自古才士喜於才之見用故其意嘗欲無拂劇於其主乃李弘
憲得意之策終身用之而有效者肅敏得無意乎

從東將官多以此立

王襄敏越

王越字世昌大名之濬人少補諸生軀長七尺餘風骨奇邁博涉書史爲詩歌文章援筆立就而藻思溢發爲人多力善騎射好談說經濟大略睥睨顧盼有天下志二十六舉進士方對策大廷忽有旋風起攝其策雲表已而不見皆怪之監試御史爲請得再給券及秋而朝鮮貢使附越策來而曰其王方視朝有旋風捲一物下者則進士卷也敢以聞　景皇帝閱而得姓名詔吏部曰識之此當任風憲於是遂進士選得監察御史　英宗復辟視朝槪越進止與奏對數目屬之時爸深掌都察院東湖僚吏無可當者而越於臺事精所建畫必出深意以故愛異之留掌諸道章奏久之推山東按察司辭藉甚尋大同有虜警當置巡撫吏部以其薦　上嫌其倪寢罷不用而喟然曰安得如韓雍者而任之時雍方撫宣府而以兵部侍郎留用吏部乃請徵越召見便殿越故偉服而短其袂　上熟視良久曰非故快御史耶可將也遂擢右副都御史以行會虜稍徙去越飭兵政繕器甲簡士伍修堡寨爲經久計尋以病告召還京病良已明年協理院事久之以總督視師延綏輕騎襲破虜於蛙窯外俘四十九人鹵首加伯遷左副都御史又破之於黃草梁俘五人鹵首百二十進右都御史前是文臣視師者多從大軍後出號令行賞罰而已至越始多選驍勇跳盪武騎爲腹心將而與虜搏始有戰矣然尚不敢與虜軍鋒用惟以間

當時不收參左矣

諜探虜累重所聚而切之或剪其零騎用是得數成功名越再以伏徼虜破之俘斬百餘獲馬牛伞器仗稱是詔武靖侯趙輔爲平虜將軍統大軍與越相繼逐虜輔行則已病而越復諜知虜渠都督孛羅忽加思蘭三酋自河套渡分寇西路其妻子皆於紅鹽池乃率總兵許寧等以精騎五千襲之兩晝夜行二百三十里至其地分兵千餘爲十伏以相救而身與寧等分兩哨薄其營遂破之擒斬三百五十餘級獲其女稚駝馬牛伞器械不可勝計焚其帳而還時滿都魯等行剽至韋州頗有所獲欲歸而聞諸鎮兵邀而敗之斬首虜一百四十九奪所鹵男婦二千馬騾牛羊十三萬甲仗千六百餘賊既以失利歸則感恨妻子畜產皆蕩盡相顧慟哭逡從不復居河套故地捷聞再賜璽書褒諭俄召還京論功加太子少保食從一品俸同李賓掌都察院事兼提督十二營兵馬復兵部尚書鈇越意必見屬而余子俊自外鎮得之怏怏不樂乞歸不允乃上疏陳紅鹽池之戰謀皆自己出爲故尚書白圭所阻抑錄功在諸將後而部曲亦有未陞賞者下兵部余子俊爲請進秩兵部尚書以餌之乃已明年復加太子太保時　上所寵信中貴人汪直方領西廠得詗察中外事威福傾一時而年少好言兵越乃乘間與之納好甚密直方欲誅建夷以爲功而遼東都御史陳鉞廝之重且始謀也以故直用保寧侯朱永總兵東討而身監其軍俾陳鉞參焉而不及越尋破建州夷永晉封保國公陛賞優渥

[illegible]其不意

越益驕之乃謀於直以虜酋亟犯邊詔保國公永爲平虜將軍率師西討越爲總督直仍監其軍越念直之誅建夷永與征行而不先露使陳鉞擅其功恨之乃爲直謀令永將大兵繇南路身與直將輕騎繇宣府大同俱會於榆林榆林虜已大掠出塞越語直曰受命出塞無俘獲何以班師既至大同諜虜在威寧海則選二鎮之勁騎二萬餘分道乘風雪薄之虜狼狽出戰遂破之斬首虜四百三十七級鹵男婦百七十馬駝牛羊以數千計旗纛甲仗萬餘捷聞詔班師越遂進封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威寧伯歲祿千二百石予誥劵子孫世世承襲越既封不當復領都察院而御史許進等 上章稱越功德引王驥楊善例

請仍領院事而越亦不肯就西班欲仍故列大學士萬安吏部尚書尹旻下俱許之自是益精心事汪直而陳鉞得爲兵部尚書 上嘗曲宴而內伶爲戲者以貴人裝兩手各持金鉞恣睢前問爲何人曰汪太監所持何物曰兩鉞耳不仗此不能一步 上笑而弗罪也當是時保國公永師至榆林甫三日召還毋論有司供億百費即戰馬萬七千匹死者已五千亡功自如於是亦懼而與越比事汪直矣尋復命越等出師至大同適虜從山東等墩入境剽掠越縱兵擊之擒十人斬首百十三級獲馬七百餘匹詔進越太子太傅增歲祿四百石復錄一子官是役也斬級少於法僅下賞而封拜橫濫則 上以直在事欲貴重之故而越改掌前軍都督府

寧直自是其罪殺虜自是其功

[illegible]是將才[illegible]不當發[illegible]弟耳

總督五軍十二營兵馬蓋越以文臣爵不得侯欲右班或可得侯不復有薦紳念而萬安劉吉等稍側目越矣汪直亦爲其儕所忌惡遂復命越掛平胡將軍印直仍監其軍駐宣府調度擊虜虜已退越等請班師不許遂巡延綏而虜入寇河西清水營等處越等使游擊將軍劉寧敗之於塔兒山參將支玉敗之於大寃梁延綏總兵許寧敗之於三里塔擒十二人斬首虜三百十七功最多虜亦創懼不敢近邊而捷聞僅加祿五十石汪直賞亦薄尋改越征西將軍填大同不復稱大帥而猶與直共一鎮大學士萬安等乃請移越師延綏以離之而命延綏帥許寧鎮大同言者以寧直不相能遂改直於南京御馬監既行則姦事大發 上乃命給事御

史論糾直八罪因併糾越詔削越官爵追誥劵徙置安陸州而蠹簽其諸子錦衣都指揮等官越之敗繇汪直然直尚得爲奉御一時朝士大夫雖快越之去而有謂其罰太重弗平者越最名能知人其在鎮所旌拔御史屠滽侶鍾等皆爲大官以至開列而故吏將佐多蹈貴時時稱越才弘治初放還鄉尋上書自列冤狀命有爲左右之者得復左都御史致仕越居恒喜奢華自奉若諸侯王而其御軍能恤下財來往若流水不之問籠罩顛倒豪傑不知所從人皆願爲之死機事百端閃倏變幻出沒百端故不復持名簡軍行過陝西秦王宴之奏伎越語王下官之爲王吠犬久寧有以相酬否因請乞其伎女歸一日大雪方坐地爐使四伎抱琵琶[illegible]

何不得力測乞諸王非尊自爲也

皆是得人心妙用

觴侍而一千戶詗虜還即召入與談虜事甚悉大喜曰異哉千金卮飲之復談則益喜命彈琵琶侑酒即併金卮與之已又談則又喜指其中最姝麗者曰欲之乎以乞汝自是千戶所至爲効死力積功至指揮而其夜襲虜帳也將至而暴風起塵翳日衆或欲歸一老卒前曰天贊我也去而風使虜不覺歸而卒遇虜入掠者還而我上游皆是風也越不覺下馬拜功成推卒功以爲千戶越之在安陸與遲濟田池射獵帳飲聲樂如故而其功名志不少衰會家近京得通於中貴人李廣爲上言之中旨召掌都察院事爲臺諫所論四時西虜犯邊急巡撫吳琛不能禦兵部言宜得一重臣控制之庶於進止便再薦凡七人弗納竟特擢爲吏部德越而

李廣從中右之以越名上遂許之陞見　上慰勞有加進太子太保仍兼左都御史總督甘肅寧夏延綏軍務諸鎮守巡撫而下悉聽節制仍許以便宜行事勅諭之云賀蘭山後乃虜賊巢穴累大寇邊皆自彼而入使其居住年久熟知地方或引誘北虜大衆或招來野乜克力等夷爲患不小命越運謀征勦毋令滋蔓越至自寧夏遣將分路發兵延綏副總兵都指揮同知朱瑾領兵一千出南路寧夏鎮守太監張僩總兵都督同知李俊領兵二千出中路副總兵都指揮使張安監鎗右監丞郝善領兵二千出北路越居中制之張安郝善分爲二哨北哨行五十餘里至花果園遇賊擊之斬十三級南哨至蒲中溝賊望見畜産徧野棄不顧亟從沙窩

遁去七人不及走斬之其一人衣甲居懷甚整意其酋也合兵追大把都賊集其衆分爲三面併力馳突我軍下馬用鎗銃禦之賊稍却騎乘急擊之斬十級口牖張安收兵同伏兵道旁賊來襲遇伏走郝善領兵截其去路復追斬八級又進至柳溝兒斬三級賊西遁乃還寧夏城凡得賊首四十二駱駝十九馬百二十二牛羊器仗千數因加越少保兼太子太傅左都御史如故張安郝善等陞賞有差越又上處置哈密事宜大意謂鎮邊疆者當率舊章服夷狄者當用世族哈密乃我　太宗開建之國陝巴實故忠順脫脫之族孫土魯番不道刼而殺之致勞王師遠征今阿黑麻悔罪陝巴來歸若棄哈密而不復則非所以率舊章置陝巴而不用則

非所以用世族故臣等以爲仍宜封陝巴爲忠順王先令率其所部還居哈密朝廷原賜陝巴金印冠帶表裏銀絹等物收貯肅州者請皆給之其哈密所夷衆所須修城器具及口糧牛具穀種之類臣等當量濟之又回回頭目寫亦虎仙等及罕東赤斤所屬城堡番達頭目人等或協守哈密或互爲聲援并小列禿等夷素與哈密輔車相依者請各給賞以慰其心更請賜陝巴貴重服色以示殊恩至於哈密都督奄克孛剌等宜令與陝巴和親他種頭目迭力迷失等宜令仍居苦峪其給陝巴之物皆即受封所併付之不必遠勞差官齎送哈密章下兵部會官議奏請如越言　上從之命加賜陝巴大紅蟒衣一件會中貴人廣自殺言者皆首攻越

上雖稚重之不爲報而越坐憂悸病劇遂卒年七十四贈太傅諡襄敏祭葬如禮越之再起欲還伯爵竟不得而諸子多官環列者

太常氏曰世之才略氣魄有能萬一襄敏者乎使遇漢武衛霍何足道也史稱衛霍出塞海內爲之虛耗襄敏不聞弊費衛霍部下或迷失道襄敏所用未必皆名將所至成功其紹朱末亦靑之迂李廣哉余以爲卽不從中貴取寵自足豎立何至盡毀冠裳以覘左腹也最可笑者冢宰尹旻率諸卿戒詣直廬襄敏爲介尹問跪否襄敏曰安有六卿跪人者襄敏入見尹咨伺之長跪而出尹等入跪襄敏尤之尹曰吾效人耳於此一時亦何必用此機械豈其知媿而求掩哉繇其作用已熟發念無復直心乎陳曲逆曰我多陰謀道家所禁雖然世謂其功不掩罪則過矣世之小人但有其罪而無其功則又何如耶彼一時不有陳鉞乎余惟以王文恪暨文敏之論爲公故倂附之王文恪公曰世昌紅鹽池劫虜取勝本兵家奇術議者往往黜其功崔文敏公曰少聞世昌文武大畧比入翰林人多謂其仕術不足數及修泰陵實錄得見國史知其塞上功甚偉世昌姿表奇邁慷慨自許論議英發見事風生久膺師寄歷西北諸鎭身經十餘戰凡於邊徼險易虜情眞僞將才士勢定諸胸臆瞭如示掌出奇取捷慮成發中顚倒才智桀驁辨強皆樂爲之用効之者皆自以爲不及其識其力壯老一致雖罹拋蚴

而志不少衰善獎拔士類嘗特薦揚守隨侶鍾屠滽王璿四御史健將武較多出其門又長於吏事判斷章奏口占授吏曲當事情博學多聞凡兵法射藝象緯堪輿之說罔不該究爲詩歌雄邁跌宕若不屑意睦族敦舊賙窮恤貧援接卑幼如恐不及

劉文靖健

劉健字希賢洛陽人天順四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成化中陞修撰歷諭德少詹事皆事泰陵於東宮東宮即位之年陞禮部侍郎兼學士入閣四年進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健初在翰林閉戶讀書交游希契衆謂健木強人已入閣益練習國家典故人又謂健有經濟才當是時萬安劉吉相繼去徐溥丘濬與健在內閣正色簡言廉靖不肯依違七年進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明年徐溥去健爲李東陽謝遷入閣十一年大明會典成進少傅太子太傅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內監蔡昭爲已故太監李廣請祠額葬祭有旨許之健等言內臣例無祠額祭葬近年以來雖或有

之乃朝廷奬善褒忠之意實非常典今李廣之死欺罔之情賍汙之迹悉已敗露衆皆謂聖心昭鑒必正其罪以爲姦邪不臣之戒而乃賜祭葬又賜之祠額是使欺罔賍濫之人與忠謹善良者無別誠恐上累聖德下拂人心其於國典政體關碍不細所乞祠額及祭文臣等未敢擬進　上命祭文仍舊撰進祠額已之時清寧宮新成有旨命番僧設壇作慶讚事三日健等上言佛老異端聖王所禁我朝雖設僧道錄司而出入有清規齋醮有定數未聞於宮闈之內建立壇場聚集僧道益　祖宗宮禁之制至嚴至密雖文武大臣勳戚貴人不得輙入豈可使胡羯邪妄之徒羣行喧雜迹朝累日以腥羶披庭驚動寢廟　祖宗法度一旦蕩然其爲聖

德之累不小矣若謂　聖祖母太皇太后在上必欲曲爲承順以祈福壽則　皇上修建宮殿不日而成問安視膳無間朝夕純誠至孝通於神明自天降祥有願必遂豈必假異端之術于宮禁之側然後爲孝哉伏望速將番壇撤去胡僧盡行逐出使宮闈清肅政教休明臣等平居無格正之功臨事乏規諫之益此等詔旨不得與聞尸素之罪萬死莫贖今事出倉猝不暇從容論列不勝待罪俟命之至時府部科道等衙門亦各以爲言　上曰爾等言是但宮殿新成慶讚亦先朝永樂以來舊典其罷之自戊子以來上御極已久益明習機務凡國家大事率召見輔臣健亦以身任天下之重與李東陽謝遷二人同心輔政　上數至文華殿平臺

晙閣而議大政如與一貫張天祥獄　睿皇后陵寢殿進退五府四督公侯伯災異去留大臣皆　上前相可否少有間斷健輒盡言健確直見事少遜東陽才敏達謝方質三人同心時人語曰李公謀劉公斷謝公尤侃侃十四年延綏達賊擾邊王師久駐累詔缺餉健言邇者糧餉缺乏致廑廟議屢遣廷臣計無所處開中鹽引則鹽法已壞商賈不前鬻賣官吏則名器徒褻實用亦寡郡方糴買則貨輕脚重運送艱難王附近空運民已不堪逃亡相繼外患未除而內地先敝大官軍一出輒闕乏如此設使經冬及春賊勢未解不知何以給之一方用兵尚且窘急如此況遼東虜勢張大[illegible]退方作湖廣貴州軍旅繼動不知何以處之臣等每思至食

不下咽竊惟天下之財其生有限若非節嗇於平日豈能驟集於
一時近年以來用度太侈光祿寺支費增數十倍各處織造降出
花樣動千百匹顯靈朝天等宮泰山武當等處修齋設醮費用累
千萬兩太倉官銀存積無幾不足給邊而取入內府至四十五萬
宗藩貴戚求索田土占奪鹽利動亦數千萬計他如土木工作物
料派傳奉官員俸錢皂隸投充匠役月糧布花歲增月益無有窮
期財用之匱率繇於此當緊急闕乏之時猶不為節省之計將至
大壞極弊禍可勝言向來大小衙門陳言會議事有干礙內府及
親王貴戚者無問可否槩令炤舊臣等屢曾規諍未盡采納伏願
皇上念國計之艱憫民力之困躬行節儉減省供應絕異端無

益之費停內府不急之工仍勑各衙門凡有擬荒華靡之費盡一
具奏特賜准行　上嘉納之　上欽差內臣武當山送像掛幡修
設齋醮傳令閣臣撰勑并祭文健言神之有無事之可否臣等姑
未暇陳竊聞此山宮觀像設富麗已極增添易換徒見勞擾實為
無益況今四方災異迭出順天河南山東等處沿河一帶雨水泛
漲田禾渰沒人民窮困州縣驛遞本等應付尚不能堪湖廣地方
苗賊肆亂軍旅方興糧餉供餽猶恐不給如又動此大役撥船必
至千百撥夫何止十萬非惟逼迫逃亡抑恐激成禍變又況陝西
近東虜倡獗軍餉尤急外患方殷而內地民生愁苦之情地方
凋敝之狀君門萬里恐　皇上不得而知臣等備員輔導深切憂

懼近因邊需窘急請節財用亦嘗論及此事荷蒙采納不數日間
乃有是命臣等若有阿諛承順罪將何逃伏乞停止　上從之時
虜入套聲言入犯內官苗逵等率兵數十萬不能防禦虜既渡河
乃以擣巢為名僅斬首三級然張功伐乞賞無厭有旨令擬陞賞
擣巢功次欲將奮不顧身二百十一員名特陞署職一級健言臣
等看得兵部三次議擬極言軍功陞職必論首級係　祖宗定制
彼處所獲首級止於三顆今擬陞七人賞四千餘人其奮不顧身
等項又比常加賞已為過厚足以激勵人心若陞職太濫則恐將
來軍前俱各倣傚冒名勇敢當先奮不顧身等項以圖僥倖誰肯
著實向前殺賊此誠為國大計若臣等苟且阿順則是該部為朝

廷守法而臣等乃反壞之罪無所逃以此不敢輕易改擬伏乞聖
明採擇　上納之十六年加少師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
學士是年五月一品滿九載當是時國家治平無事　上顧健嘗
諭曰勞卿久矣兼支大學士俸十七年有旨朝陽門外建壽塔寺
健復率同官言竊惟人主信佛莫若梁武為甚卒餓死臺城信道
莫宋徽宗為甚卒困艱虜地求福反為致禍往事可為鑒戒我
祖宗相傳以治天下者堯舜周孔之道而已似此異端竭財聚眾
何關於治佛塔之設非所以訓天下垂後世也又令撰真人杜永
祺等誥命及封號疏言誥命乃朝廷所以獎貞勵能雖師保大臣
必待秩滿考最乃得頒給況　祖宗廟號不過十六字親王及文

大臣有功德者謚號止一二字此輩何賢何能封號　至十八字流布朝野傳聞後世皆曰此朝廷所賜于儒臣所擬撰天下後世其謂之何疏入俱報罷時朝政稍懈健等言　陛下即位之初百度一新遠近欽戴邇來勤勵之志漸異於前每日蚤朝不過數刻而起蚤或至日高宮中奏事止得一次而散本或至昏黒侍衛接本之人筋力疲憊不得休息百司庶府之事文書壅滯不得施行一事之決動逾旬月一令之出隨輙廢弛恭係玩習視以爲常如此而欲久安長治保無禍亂恐亦難矣臣等屢嘗言之旋復如故夫禍亂未形固宜言不見信若禍亂既作誠恐悔亦無及此臣等所以憂懼慚懼不能自已者也伏乞　陛下頤養精神於暮夜晏息之時奮發勤勵於旦晝淸明之際視朝聽政省覽萬幾一如即位之初則威權在巳姦弊不生刑政日淸災異自弭又言竊惟天下之事有輕有重有緩有急不得其序則亂而所不當爲者勿論也夫事之重且亟者不過親賢憂民賞功罰罪而已近時以來奏事之期日漸遲晩散本不及禁門已閉內外章疏動經累日甚者或延至半年或終留不出因循積習遂以爲常仰惟　皇上於聲色貨利無所嗜好宮禁嚴密人不敢知但恐佛老鬼神之事有妨聖政耳夫神之所當祭者不過天地宗廟山川社稷及古昔聖賢而已其禮有時不妨於政其用有節無害於民若佛老之教邪妄不經空虛無益蠧政害民非所當務者也竊聞寺院宮觀齋醮

無時佛書道經刊寫相繼甚者或掛袍於千里之外或白晝散燈於大市之間朝野傳聞無不駭異夫寵向僧道則親賢之禮疎耗費錢糧則愛民之意闕以慈悲爲寛容則壞法失機者得逃重罰是當急者反緩當重者反輕凡政之弊皆由於此願　皇上以萬幾爲重務速賜施行以異端爲蠹政不勞聖慮實　宗廟無疆之慶也疏入　上皆嘉納之十八年進左柱國支正一品俸一日　上召至暖閣健等因奏曰今公私困竭鑄錢一事最爲緊要其餘若屯田茶馬皆理財之事不可不講也東陽因奏曰鹽法尤重今已壞盡各邊開中徒有其名商人無利皆不肯上納矣　上問商人何故不肯上納健等因極論奏討之弊　上曰奏討亦只是幾家東陽奏曰奏討之中有夾帶奏一分則夾帶十分商人無利正坐此弊耳　上曰夾帶之弊亦誠有之健等又言王府奏討亦壞鹽法每府祿米自有萬石又奏討莊田稅課朝廷每念親親輙從所請常額有限不可不節　上曰王府所奏近多不與皆對曰但乞今後更不輕與則不敢奏矣健因奏曰臣聞國初茶馬法行有歐陽駙馬者販私茶數百斤　太祖高皇帝曰我纔行一法乃首壞之遂寘極典　高皇后亦不敢勸此等故事人皆不敢言　上曰非不敢言乃不肯言耳因言鹽法須整理健等賛曰請下部查議　上曰然明日降旨云　祖宗設立鹽法以濟緊急邊儲係國家要務近來廢弛殆盡商賈不行各邊開中雖多全無實用戶部

遵查舊制及今各項弊端明白計議停當來說於是中外知　上
厭精無不稱慶　上因欲盡革諸煩苛弊盡召對輒屏左右左右
不得聞大懼竊從屏隙中覘伺　上數數稱善　上仁慈敬慎
尤欲守成法惡係核從等亦見太子未壯　上體清羸恐一旦禍
起不測務却謀遠顧省機密發使天下陰受其福至　上語及宮
中事毅然欲剷抑盡刷洗近侍權復　高皇帝舊然亦未敢輕動
也先是北虜小王子來求貢甚急既而不來有走回男子報說虜
中有異謀欲搶黃東黃秉者謂京城也又云朶顏衛頭目可見乞
蠻領二百人往北虜通和小王子與一女寄養似有引誘入寇之
跡於是遣官赴大同宣府併往各關預整理糧草以待出師健等

上禦虜安邊事宜一大同出戰軍少而京軍又止可助為聲援不
若邊人習戰也合於彼處不分含餘鄉民人等但有勇力可備出
戰者多方選募給與糧餉盔甲器械馬匹仍賞養贍銀二三兩令
其隨軍調用大同馬匹兵部雖曾俵給尚不足用亦多不堪戰鬪
彼中亦自可買合發太僕寺馬價銀三五萬兩就彼收買稍寬價
值則人皆趨利馬自至矣一大同糧草不敷近雖已准開中引鹽
緣近來鹽法廢壞上納者少恐不濟事合發太倉官銀一二十萬
兩召商中納以應亟用彼處武職官員生長邊方多有勇畧過人
者但為資格所拘不得超拔合着總兵等官用心訪察但有才勇
隨宜取調領軍殺賊仍一一奏名上聞以備簡擢一彼處將官畏

怯退縮誤事者多僅有一游擊將軍張俊謀勇頗聞近又能以寡
禦衆合特勅獎勵以勸有功一兵部原擬再選京營官軍一萬員
名令都督李登孫貴統領以備後援臣等訪得二人皆非統馭之
才恐不勝事近有取回都督神英原任大同總兵頗諳彼中邊務
堪領前項官軍合令兵部再訪如英者一人以備任用一京師天
下根本京營官軍所係至重今選一萬聽征精銳已少近該各官
請查選營衛軍士以實行伍事無急於此者伏望速賜施行一京
營坐營把總等項官員勝任者少在外衛所武職或有可用乞令
兵部詢訪不拘資格但有才勇疏名具奏以備任使一各處守邊
官員有誤事降級帶俸差操及為事罷黜者多係曾經戰陣諳練

邊事合令兵部咨赴軍前立功一近日兵部奏准招募軍士號令
已出應募者少今京城內外無名籍之人甚多合令兵部設法挨
查但有年力精壯原無名籍在官者取具貫址明白收充軍役庶
營伍得充一虜寇變態不常近聞大同拆牆入邊連營駐劄雖大
同附近州縣城堡消息與城內猝急不能相通若必得彼奏報然
後處置誠恐緩不及事合令兵部選差慣騎曉事之人前去探聽
星馳回報庶邊情易達事機不悞一虜衆入寇久駐肆行搶掠我
軍未能少挫其鋒合令總兵等官詢訪彼諳練軍事之人從長計
議多方設策或招募敢勇掩其不備直擣巢穴或設伏出奇乘其
零散相機截殺務使痛遭挫衂畏威遠遁　上深嘉納令各部議

行時西北之事方釐聖慮屢見咨訪故於此亟行之七月 上召
健至暖閣出大同鎮巡官章奏言虜賊勢重近又搶殺墩軍延綏
游騎兵累調未至乞增兵補馬情詞甚急 上曰墩軍皆吾赤子
乃敢搶傷朕當作主京營已選聽征六萬可再選一萬整理齊備
定委領軍名目即日起行健等奏曰 皇上垂念赤子一言誠社
稷之福京師亦須整點但未宜輕動東陽曰用兵事須令兵部議
處 上曰兵部既有新例亦不敢擅開須自朝廷行之耳遷繼曰
邊事固急京師尤重 上意未釋東陽奏曰近日北虜與朶顏通
潮河川古北口甚爲可慮今鬧賊在大同稍遠欲往東行正不知
何處侵犯若彼聲西擊東而我軍出大同未免顧彼失此須少待

其定徐議所向耳健因備言大同險遠本鎮尚可支持潮河川去
京師不過一日最爲切近 上曰今亦未便出軍但須預備待報
乃行免致臨期失措復召兵部尚書劉大夏面諭出師之意大夏
亦力言京軍未可輕出 上納之當是時三人者在內閣馬文升
在吏部劉大夏兵部戴珊都察院韓文戶部同心戮力天下仰望
風釆又明年 上遘病外議藉藉謂禍本有所起也 上大漸召
健等三人乾清宮受顧命力疾起坐寢榻語在李東陽傳中康陵
即位冬至節靈濟宮祭金闕玉闕二眞君遣尚書李東陽行禮健
言佛老二教聖王所必禁儒者所不談好仙得禍史冊甚明若靈
濟宮所奉二眞君乃南唐徐溫二子知證知諤讙按正史所載徐溫

養子知誥篡僞吳楊氏諸子皆爲節度使知證天死知諤病死五
代石晉時無故廟稱之爲神國朝雖有廟宇然亦止稱爲眞人令
道士供奉香火成化末年加爲上帝禮官失職不能規正先帝初
年革去帝號天下傳聞以爲聖政至於神父神母僊妃皆是僭敘
家屬濫冒美名尤爲非禮每歲三大節分官祭祀復遣內閣儒臣
臣等初承遺命未敢固違因循至今近者文華殿所供佛像令臣
等撰文祀告臣等據禮上陳荷蒙聖斷即時撤出靈濟眞君生爲
叛臣死爲逆鬼而冒名僭禮享祀無窮惑世誣民莫此爲甚伏乞
將前項祭祀通行革罷庶祀典不紊治體無累矣 上曰二眞君
之祭據禮當革但先朝行之已久姑仍其舊今後不必遣內閣官

臣止令太常寺官行禮時新政猶肅未幾劉瑾等導 上遊戲廢
政健因與李東陽謝遷言昨司禮監遞出吏部戶部兵部都察院
各一本傳示聖意令臣等擬斷臣等據理論事皆不可行遂一從
公擬票上請又蒙發下不從所擬臣等惟今鹽法之壞極矣譚良
清等肆行賄賂假公營私既不肯奉詔還官又不肯領回原價沮
壞鹽政累及母后論其情罪死有餘辜況皇親之家既自辭退家
人引目此商人者已不相干乃以巧言曲爲庇護寧廢國法誤邊
計而不顧此不可者一也軍法之壞極矣大同隨征所開銜鋒破
敵三次當先二項舊制俱不准陞況經侍郎等官勘實京軍職居
陣後無顯功無明証姓名差錯多寡不一依擬給賞已爲從厚乃

欲躋近幸陞冗員至於數百其買功賣功事覺置對者皆小官賤
人又以特恩宥免使姦人得計法令不行壞名器糜廩祿皆不之
恤此不可者二也刑法之壞極矣神英使賣官馬賍餘十兩爲監
督等官所劾下巡按御史勘實而乃占恡其子不甘就鞫欲併釋
其家人自來武臣無敢玩法抗上如英比者英縱有微功亦當別
爲議處若通免究問止令閒住堂堂朝廷不能制一武夫何以控
制天下威服夷狄此不可者三也選法之壞極矣御用監書篆缺
人吏部送古考選送用今乃令已黜人員逕送本監考較優劣不
信銓衡而信寵幸 祖宗舊制恐不如此況夤緣傳奉者奉詔裁
革曾不幾時而遽開此例則匠官術士倣傚成風以邪路爲當行

視明詔爲故紙其所關係亦非細故此不可者四也凡此四者該
部掌行或會官議奏朝廷任賢圖治責在有司不宜以一二人私
恩壞百年之定制以一二人之邪說廢萬世之公論況 皇上春
秋鼎盛政令維新而地震天鳴白虹貫日彗星晝見太陽無光盜
賊縱橫夷狄猖獗財匱民窮怨謗交作內外臣僚方且持祿固寵
乘機作弊排忠直如仇讎親姦邪如骨肉日復一日愈甚於前禍
亂之來恐亦不遠臣等受知先帝久侍青宮若顧惜身家共爲阿
順則欺君誤國之罪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矣所有前項四本不敢
別議謹將原票封進若以臣等迂愚言不足信則當乞身避位以
讓賢能不報健等又上疏自劾失職辭避重任言臣等俱以庸愚

遭遇先帝簡任內閣委以心腹臨終顧命惓惓以 陛下爲託即
位之初詔書一下天下延頸想望太平而朝令夕改迄無寧日百
司庶府倣傚成風非徒廢格不行抑且變易殆盡建言者以爲多
言能幹者以爲生事累章執奏則謂之奏擾查革積弊則謂之紛
更憂在民生國計則若罔聞知事干近幸貴戚則牢不可破臣等
叨居重地徒擁虛銜或旨從中出略不顧問或有所擬議徑行改
易累有論列輒留中不報使臣等趨向不明進退無據深憂極慮
寢食弗寧若誤顧命之名而不進輔導之實天下後世其謂之何
乞賜罷不報又疏言詔書不信政令失中十事視前四疏事又加
詳焉一曰商人附托王親奏討殘鹽二曰隨征投伏人員乞陞冗

濫三曰多收淨身男子賞賜無度四曰內監書篆濫收革退人役
五曰皇莊地土既令御史查數又復差官騷擾六曰皇親家人奏
訴輒奉駕帖出外拿人七曰韋興齊玄蠱惑先朝未正典刑夤緣
進用八曰內府占役營兵奏准赴營仍留如舊九曰內廐支銷累
數百萬不行查算司鑰庫銅錢久不支發十曰饒州磁器詔減二
年又令起運兼之頃者臣等所陳奏有聖諭處治至今未有奉行
今奉聖諭云待斟酌行事必言無可採又使之照舊輔導亦不過
仍前失職而已用是再伸前請乞賜罷歸疏上 上付各衙門查
奏章之於時風雨雷霆傷正殿鴟吻太廟脊獸天壇樹木禁門房
社各有摧折健等上言近日以來視朝太遲免朝太多奏事漸晚

遊戲漸廣茲當長夏盛暑之時經筵日講俱各停止臣等愚昧不
知 陛下宮中何以消日奢靡玩戲濫賞妄費非所以崇儉德彈
射釣獵殺生害物非所以養仁心鷹犬狐兔田野之畜不可蓄於
朝廷弓矢甲胄戰鬬不祥之象不可施於宮禁夫使聖學久曠正
人不親至言不聞下情不達而此數者交雜於前則聖賢義理何
繇而明古今治亂何繇而知民生困苦而莫仲政事弊壞而莫救
其所關甚大臣等寔切憂之京師災變比之四方奏報者事體尤
重天心示警益已甚明伏願 陛下勵精圖治屏去玩戲放逐鷹
犬凡諸司所開利弊詳加納采斷在必行庶可以消弭災沴耳
上曰朕聞帝王不能無過而貴於改過覽卿等所言俱見忠愛之

誠朕當從而行之健等又言臣等勘得府部等衙門災異陳言有
臣等所不及知者竊恐萬幾之繁不暇徧覽謹摘其要語開具於
後一單騎馳驅輕出宮禁一頻幸監局泛舟海子一鷹犬彈射不
離左右一內侍進獻飲膳無不曲納此皆今日所當切戒者伏望
置之座隅朝夕顧諟以成聖德健等又言先該臣等具題視朝太
遲等事奉旨以忠愛見奬且許施行近者兩月以來或至日高數
丈侍衛執役人等不能久立俱縱橫坐卧棄仗滿地四方朝見官
吏外國朝貢使臣衆所共見有傷國體文武官員疲於久候非但
精神困倦抑且廢時悞事又當天變民窮之日恐懼修省猶恐不
及若君怠於上臣荒於下禍亂之來似亦不遠故敢冒死上陳

上曰知之矣時太監王瓚崔杲以織造奏乞引鹽工部爲之請勑
健等言 祖宗舊制鹽法本以備邊近年奏討數多成法盡壞先
帝深知其弊特令該部査處纔駁忽升事功未就恭遇 皇上漁
頒明詔痛革弊端奈何清理之使方行織造之命隨下生財之源
既塞蠹政之弊復生前勑決不敢撰爲況太監崔杲奏討引鹽不
過變賣銀兩若戶部支與鹽價尤爲省事若仍給之夾帶必多鹽
法之壞愈甚於前矣於是五府九卿科道等官亦上疏論其不可
上意猶欲全與鹽引乃於日講罷召健等至暖閣問南京浙江
織造乞長蘆鹽一萬二千引戶部半與引半與價何也健等對曰
戶部亦是爲朝廷撙節用度 上曰該部既欲節用何不留此半

價却以引鹽與之聽其變賣可不兩便乎健等曰價銀有限不若
鹽引之費爲多 上曰何故東陽對曰鹽引一紙夾帶常數引以
此私鹽壅滯官鹽不行先帝臨終銳意整理正是今日急務也不
可不爲遠慮 上曰夾帶事覺朝廷自有法度東陽對曰此輩若
得明旨即於船上張揭黃旗書爲欽賜皇鹽字樣勢焰烜赫州縣
驛遞官吏酧應少誤即加笞辱至於鹽商竈戶雖凌虐萬狀誰敢
呼冤所以不若禁之於始健等亦共言之 上正色曰天下事豈
專是內臣壞了譬如十人中也有三四個好的言之至再蓋是時
已有先入之說矣 上復謂曰此事務要全行健等至閣復上疏
極言自古帝王以從諫爲聖拒諫爲失國家治亂常必繇之顧

人未有甘心就死者見朝夕抑戕情愍之入豈得無冥奈何不慮此輩一離左右遂無所爲欲置之法易易矣

言之言易入逆耳之言難受故治日常少亂日常多臣等每以此
說進於　陛下今文武公卿臺諫合詞伏闕皆爲盟法不可壞而
聖意堅執排羣議而行之就使織造有益姦弊不生然上虧朝廷
納諫之明下失羣臣守法之義所得幾何而所損者不可勝計矣
上曰昨聞卿等面奏今復覽疏朕心已悟引鹽不必全與可支
與十分之五餘如議與價銀先是科道皆交章乞請急除羣姦以
保聖躬司禮監至內閣傳旨云聖諭已悟痛加修改所劾太監馬
永成等姑示涵容健與李東陽謝遷上言此數人者蠱惑誘引罪
大惡極得罪　祖宗非　皇上所得而赦再上疏乞誅永成等
上不允　於是健等以去決之各上疏求退持吉官竟不肯下諸

卷之二　劉健　尖

閣業已窘相對涕泣會大臣韓文等疏又入於是　上遣司禮八
人詣閣一日而遣者三而健等卒持不肯下內司禮監王岳亦東
宮舊臣也剛直頗惡其儕所爲獨是閣議諸閹益窘業自求安置
南京司禮太監陳寬李容王岳同至內閣議有發瑾南京獄房閑
住之說健厲聲曰先帝臨崩執老臣手付以大事陵土未乾使倖
如此他日何以見先帝於地下寬容辭去時王岳與司禮太監范
亨徐智亦助文等奏於上言外朝多官論劾不可不從　上不得
已允之會天晚待明發旨捕劉瑾等下獄瑾等聞之趣至　上前
環跪伏哭頓首觸地訴岳等交通外臣欲害某等　上爲之動瑾
因曰夫狗馬鷹犬何損於萬幾今左班官敢譁而無忌者司禮監

無人也有則惟　上所欲而人不敢言矣　上怒立命瑾入掌司
禮監兼提督團營而收岳等繫獄設內行官校巡察丘聚等並司
營務分據要地先是瑾等嘗言內閣專執朝權納賄行私及言文
官欺壓內臣武職之事至形於雜劇　上久信之至是因健乞致
仕遂與謝遷俱去八人者惟恐健等去之不速　上以健數有直
言逆耳遂聽之雖賜勅給驛循術舊典而眷戀之意斷然矣惟留
李東陽蓋前閣議時健嘗推案哭遷亦訾瑾等罔休東陽不出一
言遂得懇留既而王岳李榮范亨徐智並發南京充淨軍仍遣人
縊殺王岳於途繇是大權一歸瑾等勢傾中外莫敢誰何文臣絛
禍始此矣初舉朝共攻瑾等欲誅之閣議方堅持必克兵部尚書

卷之二　劉健　仝

許進語同事者曰此屬得踈斥之足矣果竟其事恐有甘露之變
時不能從既而果如其言識者恨之健與謝遷辭行東陽祖餞欷
歔泣下健正色曰何用今日哭爲使當日出一語則我輩同去耳
東陽默然無以應瑾尚恨健不已矯旨奪健官罰輸粟瑾欲起大
獄盡殺諸不附已者矯勅羣臣指內官王岳范亨徐智健及謝遷
韓文戴珊楊守隨林瀚郎中李夢陽主事王守仁王綸孫槃黃昭
簡討劉瑞給事中湯禮敬陳霆徐昻陶諧劉蒞艾洪呂翀任惠李
光翰戴銑徐蕃牧相徐暹張良弼葛嵩趙仕賢御史陳琳貢安甫
史良佐曹閔王弘任諾李熙王蕃陸崑張鳴鳳蕭乾元姚學禮黃
昭道蔣欽薄彥徽潘鐽王良臣趙祐何天衢徐鈺楊璋熊卓朱廷

聲劉玉爲姦黨楊朝堂健益懼杜門謝客瑾誅得復官致仕比
上數巡邊幸江南輒泣不飲食曰吾死無以見先帝矣進士何景
明年少能詩人咸以爲首相同鄉必選入翰林無疑健曰此子福
薄能詩何用不取後景明除中書舍人遷提學副使不壽卒自來
居內閣不私故鄉惟健一人嘉靖初健年巳九十降詔存問又遣
撫臣即其家賜束帛餼羊上尊酒官健子爲中書舍人健年九十
四卒贈太師謚文靖健骨相奇古學問深粹行履純正偉識宏材
丕際　聖明晚罹姦佞進不盡怒退不害戚爲近世賢輔嘉靖二
十一年又官其曾孫一人爲尚寶司丞

太常氏曰劉文靖蓋古之遺直也毋論其言之入與不入而知則
無不言言則無不盡也然當孝廟在御則天下並受其福武廟嗣
登則一身幾於不保晏子謂一心可以事三君然歟否歟

李文正東陽

李東陽字賓之湖廣長沙府茶陵州人曾祖文祥以戎籍隸金吾
衛遂居京師東陽蚤負奇氣四歲能作大書　景帝召見命書龍
鳳龜麟十餘字書奏　上甚喜之抱置膝下賜上林珍果及內府
寶鏹六歲八歲復兩召之試講尚書益稷篇惟荒度土功一段大
蒙命肄庠天順壬午年甫十六舉順天鄉試甲申登二甲進士第
一選庶吉士劉文安公見閣試炎暑賦嘆曰此文殆絕無而僅有
者觀子之志殆欲爲世用吾老不及見矣成化元年授編修三年
與修實錄十年陞侍講十九年癸卯進侍講學士二十年充東宮
講讀官二十二年丙午主考順天鄉試尋丁憂弘治二年巳酉起

復還左庶子侍讀學士四年辛亥預修實錄成陞太常少卿仍兼
前職掌翰林院事充日講官會久旱求言東陽奏曰臣職在講筵
不關政務惟君心爲化理之原經傳乃致治之法其勢似緩而實
急其功似淺而實深頃講讀有時章句有限宏詞奧義未易悉陳
嘗恭范祖禹講月令而深諭識於奉天之道林機講禹貢而極陳
勤儉爲治之理又聞唐崔郾半歲不問經義則謝以無功李絳論
月不訪理道則自懸飽食臣之瘵曠實又過之近臣以經筵輪講
孟子兩年日講亦用此書謹摘孟子格言切於君心治道而未悉
愚見者析爲數條極論其理而軍民利病時政得失如　陛下所
欲聞者以類附焉一孟子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

能動者也臣伏見弘治紀元以來二三年間天地降祥雨暘時若咸應之理昭然可覩近二三年休徵弗應綠冬入夏旱虐尤甚意者於初政之善有未盡合乎抑應天之政或以文而不以實也臣願　陛下齋明此心勵精圖治賞一物必思天命所當予罰一罪必思天討所當加御一膳必思民飢服一衣必思民寒災異之奏自郡縣者彙為卷冊以備觀覽章疏之付在有司者限以旬日必令覆奏使議朝政者不為作舍道旁之空談拯民災者不為紙上義成之故事若齋醮　事誑誕尤多凡事關祈禱悉加屏絕亦應天以實之一端也一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臣按人君一心萬事根本正心必先於意誠意誠必先於致知格物講學者格致之要也宋蘇軾進端午帖子曰始學深居夏日長只將無逸鑑興亡王嚴叟因侍講進曰　陛下退朝無事以讀書為樂天下幸甚臣願　陛下當此盛暑亢旱之時澄慮保和暇即取累年講官所進直解時一繙閱則義理融徹根本不移不然則雖發言盈庭積疏成案旋置度外何所益哉一孟子曰詩云經始勿亟庶民子來今諸營官軍操練日少工作務殷見在之數不敷於坐派停止之詔遽移於陳請使其精消氣餒嗟怨不堪此者諸司屢嘗執奏量為停免如金水河昌國公墳等處特令償完夫有司以停止為請朝廷以營併為名名實相違無以昭示天下乞俟雨澤既降再圖修治其餘不急之務一切停罷一孟子曰不違農

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今天下民窮財盡其勢已極姑以三者言之山東之地草根樹皮掘食殆盡繼以人肉荊沔諸湖水竭魚苑河泊諸課率多折納易州山廠林空漸出關外其他賦稅大抵皆然天下之地無一處而不貧萬物之利無一物而不貧苟據圖按籍計口數物於都邑之間臺省之內可以知之而況於九重之上哉至若京師市舖光祿寺科派太繁供應之物急於田賦買辦之役亟於催徵官價不充動踰時月國門之稅最因戶部委官張鑑過於侵削嗟怨盈途商賈幾絕　陛下降旨切責然後貿遷不滯但其起例太重今雖漸減猶未甚輕茲欲攝租減稅則國用不充二者之外別無長策惟禁革差役與額外科派諸下有司痛令裁省而節用一事乃萬事根本我　太宗文皇帝所服裏衣敝垢納而復出謂侍臣曰朕雖日十易新衣未嘗無但是念當惜福故每澣濯更進昔皇妣躬補綴故衣皇考見而喜曰正可以為子孫法朕嘗守先訓不敢忘　宣宗章皇帝載在五倫書益將為萬世法也願　陛下遠稽前代近法　祖宗一轉移間天下受無窮之福矣一孟子曰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臣切見山東等處災傷已極近者廷臣屢請漕運官糧量留賑濟未見准行臣惟京儲固重歲給尚贏若限數借撥量價糶賣計歲還納似亦無妨乞命戶部借撥數十萬石及運船米盡之日扣計後船於臨清等處水

次倉納分令收糧委官監糶以濟其急而留所價銀以俟豐熟糴還後年運册分帶至京惟在糶糴之間稍加調停脚價之耗別爲計處使還官雖遲不失本數矣況運軍貧窘愈久愈困使得稍免半途盗還蹔息以圖後功亦未必無益也一孟子曰仁政必自經界始切見畿甸等處姦民惡黨競指空閑田地以投獻爲名藩王勢家輙行陳乞每有賜予動數百頃得請之後標立界石包羅村落發掘墳墓訴訟之牒纒綿歲月冤號之聲震動遠邇夫生齒既衆地豈有遺凡以空閑爲請者皆欺也朝廷雖屢頒禁令俞允繼之投獻者謫罰相仍而陳請者終於得地歲復一歲何時而已臣願以後除官有册籍者 上俟處分稱爲空閑更不賜許使陳

請者無效則投獻者自止矣一孟子曰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臣聞廣西近因軍糧不足以致官軍囂鬨幾成大變及至出軍蠻賊截路總兵方面等官横被戕害固繇紀律不嚴事出意外寔亦教養失道氣沮心離故顚沛之間視爲秦越人心國勢所係非輕今賊勢方張攻圍州縣版籍雖存人戶漸耗有司畏罪不敢悉聞數年之後此地之患未易言也今官軍土兵尚皆可用惟糧爲之近歲頗豐請下撫臣亟議儲蓄務使有餘然後可以責斬馘之功臣又聞西北諸邊軍糧折價十分爲率給不二三禁制雖嚴莫知改革臣請申明禁約依本地時價量爲增給使人情少懈兵氣漸揚則攻守之間惟所用而無不效矣一孟子曰省刑罰今之五刑最輕者爲杖爲笞然杖有分寸笞有多寡極爲詳愼獄訟既多人苦難制乃有矯轉以從重者在京法司咨迴革散尚少過差在外諸司或倚法立威笞杖之罪往往致死補立卷案旁引醫症縱令事覺不過以因公還職於是箠人重者爲能吏殺人多者爲好官以極輕之刑置之不可復生之地傷天地之和壞國家之法莫有大於此者欲令以一時之甦諉諸過誤理或有之而多者數十甚者數百槩以因公自解豈復有所懼哉故世平人有抵命之律刑具非法有除名之例偶不出此則謂之因公一以公名雖多無害則此情重而律輕者不可以不議也請凡栲訊輕罪即時至死累二十人或三十人以上本律外仍令吏部法司議行降調

或病死不實者醫證人等并治以罪且律不可易而例可增今科罰銀物不致殺人尚有降調之例以此罪當此情似不爲過亦可以爲殘民者之戒也一孟子曰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堯舜之世人人得言者以堯舜能容之也中古以諫名官言者亦少願治之君嘗勸其直而容其過 陛下即位之初大開言路先朝諫諍之臣如汪奎蕭顯徐鏞等次等敘遷如林俊等特加超擢皆以爲堯舜復出間有言事狂直 上煩譴責者詞雖太戇心實愛君既示磨礲宜加拔拭近者羣臣交章請赦彭程已蒙恩旨令該部看詳切見任儀所坐亦以扶國體非爲私讎未蒙湔雪今當 陛下求言之日而不宥以言得罪之臣天

下之人孰知所嚮　陛下旣以復數人於前亦何惜不有此一二
人於後以答羣臣之請也一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
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臣切惟今之內閣六部察院諸衙門
所謂大臣講讀臺諫所謂重任近年以來三司得以訟巡撫府縣
得以訟巡按小官百執事得以訟尚書侍郎都御史事下有司互
爲勝負此風旣行漸不可長況其所奏多涉誣罔上煩聖聽下駭
物情非聖世所宜有也請自今以後凡有稱抑止許據實自陳本
事凡懷挾仇忿故爲誣衊者槩勿施行庶幾委任得專體統不紊
臣又見經筵爲講道之地與朝著不同故凡奏對之時雖師保大
臣必行跪禮惟講官拜稽之後立講於前以示優異此　祖宗定

制而古之大儒猶有致譏於坐立之間者以聖賢之道在故也近
日講官小有遺誤遽遭糾劾荷蒙聖恩特置不問朝廷優之以講
道之禮而有司律之以奏事之儀自開設經筵以來未嘗有此臣
伏覩累朝所定儀注止有侍儀官御史二員序班二員無所謂糾
儀者先帝臨朝極嚴奏對之禮御史等官不敢毫髮縱貸而如大
學士陳文侍講商良臣等進講差錯不聞糾劾朝廷亦不以責糾
劾之官臣又復見先帝念通政司鴻臚寺奏事繁難特命一二字
差錯不必來說欽遵至今卽是故事臣愚以爲經筵之職較諸通
政司所奏鴻臚所引事體尤重而講讀之詞動以千計繁文倍之
臣請自今進講一二字差錯者照先帝所降通政鴻臚恩例勿行

糾劾以仰承　陛下優禮儒臣之盛意疏入　上命所司議處以
聞癸丑主考會試得汪俊爲第一七年甲寅擢禮部右侍郎兼侍
讀學士典誥勅八年乙卯命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時安南侵
占城國奏請命官往問　上欲從之東陽會同官上疏曰春秋王
者不治夷狄安南雖奉正朔修職貢然恃險負固積歲已久今若
遣官往至其國海島悉徒捍寸舌小必掩遊飾非大或抗命若
置而不問損威已多若問罪興師貽害實大宜勿聽十年丁巳秋
蒲賜金犀帶時中官李廣以燒煉齋醮被寵東陽復會同官上疏
極言其非時武　州知州劉逊逮繫科道會奏　上震怒俱下獄
東陽復上疏救之　上爲霽威召至平臺奏事始復舊制戊午

皇太子出閣加太子太保禮部尚書五月復召問親定團營總兵
官九月清寧宮災東陽上疏曰近年以來災異頻仍內府火災尤
甚或以天道茫昧變不足畏此乃慢天之說或以天下太平患不
足慮此乃誤國之言或以齋醮祈禱爲弭災此乃邪妄之術或以
縱囚釋罪爲修德此乃姑息之謀熒惑聖聽莫此爲甚且賄賂公
行賞罰失當紀綱廢弛賢否混淆工役繁興軍民困敝下情不達
上德不宣愁嘆之聲上干和氣災異之積正此之繇越二月有爲
李廣乞祠額者東陽以爲不可又召[illegible]仁寺僧入大內慶讚東陽
又以爲不可　上俱從之己未程敏政典試給事中華昶劾之命
東陽覆試壬申會典成賜玉帶十六年癸亥改兼戶部尚書謹身

兵役　武
充以廚
致

殿大學士甲子命祀孔子於闕里還朝上時政疏　上命有司議
行十八年乙丑　孝宗不豫召入至几前受顧命　武宗登極凡
詔册謚議諸大制作皆出其手是歲之詔興革利弊禁治姦宄最
爲嚴正天下誦之尋加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尙
書謹身殿大學士丙寅　上倦於政近習引爲馳騁荒淫等事東
陽同劉健等上疏詳見健傳會府部科道疏請誅劉瑾不遂瑾矯
詔逐劉健謝遷獨留東陽尋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尙書華蓋
殿大學士丁卯劉瑾擅權適尙寶司卿崔璿御史姚祥主事張偉
爲邏卒誣枷號於長安門外東陽上疏力救之命戍邊時閣內
苑御船徽獻上疏曰今歲自端陽後金鼓砲火聲徹都邑廐牧嘶

卷之二　李東陽　矣

役紛充禁庭大臣畏忌不敢言小臣震懾不敢諫不知　祖宗分
職設官朝廷糜祿養士將焉用之昔漢司馬相如諫擊熊豕以爲
軼羣之獸興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非天子所宜近薛廣德諫御
樓船以爲乘船危從橋安聖主不乘危伏望鑒古道以端好尙視
朝加勤則炎暑不侵進膳有時則元氣日盛　上褒答之憲廟廢
后吳氏薨李東陽等言漢成帝廢后許氏葬延陵交道廐西光武
廢后郭氏葬北邙山凡皇后廢黜史册猶稱廢后書其葬地未有
降爲庶人之理廢后吳氏原奉　憲宗皇帝詔書止云退居別宮
閑住累朝以來服食供奉皆從優厚今日之事宜令禮部斟酌儀
節凡事宜從簡省而殯斂祭葬皆不可闕以存　皇上敬老念舊

兵有救濟
當時亦少
此人不得

之心播之天下傳之後世亦美事也　上諭禮部倣英廟惠妃故
事太常寺以祭儀　上詔命歲時用素羞別祭於墓所給事中安
奎御史張彧等忤瑾盛暑枷號垂絶東陽上疏救之獲釋爲民都
御史楊一淸逮繫至東陽又力救之是月蚤朝罷有文一卷委於
丹墀侍班御史奏請查究乃錄瑾等過惡者　上退坐東角門留
百官不放班尋傳旨令跪赤日中瑾等面詰莫肯承認申刻詔下
獄究問者三百餘人東陽奏曰匿名文字出於一人其陰謀宄計
正須於稠人廣衆之中掩其形迹而遂其詐術也各官倉卒拜起
豈能知見況一人之外皆無罪之人今并置縲絏互相驚疑炎暑
蒸然人不自保矣惟　皇上先行釋放而後徐加憫訪寘之典刑

卷之二　李東陽　老

上從而釋之是日暴而死者刑部主事何釴順天府推官周臣
禮部進士陸伸暍而病者無算瑾行新例逃軍連坐窩主隣佑皆
籍沒充軍遠近騷然民不堪命又強盜日衆欲并其家屬發遣充
軍又連坐親屬禍且甚又錦衣邏校於近京州縣捕盜不得并其
無服親屬俱執送法司法司承奉風旨槩坐籍沒充軍又山東梁
姓者自陳嘗捕盜七十人乞照例陞土官巡檢都察院覆奏請査
舊盜七十家窩主隣佑皆照新例籍沒發遣東陽奏曰　皇上比
來厲精圖治威令大行中外臣民罔不悚懼但霜雪之後必有陽
春雷電之餘必有甘雨此固上天之道君人所當法者臣姑舉其
一二　上塵睿覽如逃軍及拐馬人犯謫令戍邊而窩主隣佑火

甲發戌近衛雖亦徵姦至意然罪有差等請量情擬坐或責限令
其自首如各衙門有犯通查歷年經該僉書職名追究懲治雖亦
徵姦至意但以一時之失而窮一二十年之遠以一事之差而累
數十人之衆非惟人才難得抑且情有可矜請於侵盜錢粮并受
贓人命重情不宥外其犯公錯者罪坐本犯經手者止坐該年還
官去任者依律黜落如各處查盤糧草虧折浥爛者罪逮巡撫甚
至加倍追償雖亦愼重錢穀至意然職有大小責有專否陪補虧
折律有明條管糧管屯等官固難辭責若巡撫之職督理欠嚴別
無侵盜情節請從輕罷黜如各處見差官較眞僞莫分聞有假名
撓法罪逮各官雖亦杜絕時弊至意但遠邇驚疑請於輕犯責令

撫按問擬前項官較能其差出與者不差則僞者無緣而作疏入
上深嘉其爲國計切於輔治見逃官員并虧折糧草諸事猶令
該部斟酌以聞然一時所全活者不知幾千人瑾欲巧取橫歛因
以奢迫文臣凡有公錯詿誤者假以姑免提問爲名各罰米以實
邊儲士大夫畏其淩虐亦甘於從罰初自一二百石後漸增至千
五百石坐是破家者衆東陽委曲開導瑾執不從乃從邊倉移爲
開倉地雖稍近猶不能堪後因瑾欲積天下司府州縣預備倉糧
因言各官罰納者其在邊關多勞少逸不若令於原籍預備倉上
納却爲實用遂免輸邊之苦其隨幾應變潛消默奪使天下陰受
其福者類如此四川鎭守太監羅籥請便宜行事瑾實主之東陽

力言不可因奏曰　太祖高皇帝設官定制外都布按三司都司
掌兵而不掌錢糧布政司管民而不管軍馬又有按察司管糾劾
問刑名而軍馬錢糧皆不得管其權蓋分而不專此　祖宗防微
杜漸之深意永樂以後漸差都御史在外巡撫其有番夷去處則
置鎭守總兵官又後差內官一同鎭守撫安軍民防禦賊寇其權
則同而不專故敕諭之詞曰會同計議停當而行毋得偏執違拗
未有一人專制一方者且如四川所奏則王府官尉皆其綜理夫
以親藩之隆重土官之强悍彼心不服則釁隙必生又如舊有草
冠生發則調兵征勦土官必須奏請所有關係尤非細故今旣革
去巡撫若并付鎭守衙門任其進止非惟事體不便恐鎭守一人

亦自擔當不起百五十年所未有豈敢一旦增添若天下鎭守比
例而行則其所係又不止一方而已乃批出止便宜行事餘如所
議又陳俊之得罪也瑾因以及漕運總兵官平江伯陳熊以濕潤
米等項贓遂至大獄必欲寘之死地東陽乃力諍之瑾曰熊所犯
罪重不宜姑息東陽曰其誠姑息但非姑息陳熊乃姑息陳瑄耳
瑄在　太宗朝開濟寧河道以通漕運有大功金書鐵券子孫皆
免死豈可盡革傷天下武臣心瑾曰國初功臣如常遇春湯和鄧
愈輩百戰之功今其子孫已革罷陳瑄不從厮殺有功當代豈足
深惜東陽曰漢高祖親定十八功臣位以蕭何爲第一蕭何不曾
厮殺但因供給餽餉不絕遂以爲萬世之功蓋足食然後足兵

因其勢而利道之故易為力

當時餉不繼雖有張良十韓信豈能助漢蕭何餽餉猶是一時爭戰之月陳瑄通南北漕運每歲四百萬石至京師誠國家萬世之利也瑾不答止華態辭時　上以久旱風霾雨降綸音命群臣致齋祭天地社稷山川仍敕兵部法司將逃軍強盜私鹽窩主鄰佑充軍擺站者盡釋放枷號者即時饒免強盜正犯再行審問徒流以下減等發落東陽言臣等聞命欣躍至於感泣中外傳播歡聲動地所以安人心回天意者端在於此尚有一二仰干天聽王府逃軍與逃軍同窩主鄰佑連累發遣充軍擺站并見問未經發遣者乞照例釋放傾使假銀偽造印信舉放私債較之強盜有間除正犯外窩主鄰佑亦乞放免仍將傾使低銀正犯止照本律問罪

犯罪充軍正犯已故家屬該發遣隨住者查有親男照例發遣無子婦人一應家屬乞免發遣已發遣者並行釋放死罪重囚奏訴三次者本犯乞免加罪家屬免充軍婦人無夫者免配邊軍凡犯罪家產沒官除謀逆以上重罪外其餘近例沒官者並免兩法司錦衣衛見監死罪重囚除強盜已有旨其餘乞照近年熱審事例開奏定奪南京見監併枷號輕重罪囚亦照在京近奉恩例一體施行文武官罰米為例若實係家貧不係故意遷延者乞再限三月仍免加倍上納各處獲盜數多中不無扳指冤抑見問併續獲者乞令各該捕盜等官用心研審務見贓仗失主併同行上道之人明白擬奏如或輕信妄拿濫及無辜希圖陞職免罪者事發之

見刻收退消息乃敢

開口

得無亦自為地

日罪有所歸再照正德年間問罪條例近該給事中屈銓奏准須行乞令三法司議擬歸一請自上裁永為遵守　上批答曰朕覽卿所言皆有裨於治理具見為國至意當悉從而行之會寘鐇之變朝廷命將出師詔告天下內一欵取回各處差出官校瑾不欲曰是要革行事衙門此係累朝舊例如何可革東陽曰舊例行事衙門官校止在京城今差出四外聲勢烜赫驚疑天下姦詐之徒因而矯托真偽莫辨近因累犯煩朝廷處分若真者取回則偽者無自容矣因以天順元年舊例稿示之瑾乃語塞八月十三夏獻伃既入東安門　上親賜宴勞太監張永來間出懷中疏奏劉瑾十七事且言其事多不軌　武宗震怒當夜遣人執瑾次日畨

令太監溫祥等持永疏至內閣讀畢徐問令當如何溫祥曰已收逮矣東陽曰此聖政也天下望此久矣祥輩乃曰須傳旨行之東陽乃援筆擬進　上降旨罪瑾幾百餘言皆應死律末云劉瑾所壞事情科道官指實來說翌日科道列劉瑾罪惡三十餘條乃下瑾鎮撫司獄會鞫於午門前得其私製兵甲刻期起手罪狀明白坐謀反律於是降旨極言罪狀特令凌遲三日諸被害者爭拾其肉嚼之須臾而盡天下聞而快之是時籍瑾書籍得秦府永壽王為瑾慶壽詩序中間稱謂過於卑諂　上怒甚欲降勅切責東陽上疏曰自古治亂賊者正名宗罪誅止其身昔光武誅叛賊王郎得吏民交通文書數千章不一省祇會諸將燒之曰令反側子自

安歷代相傳以為盛事當劉瑾專權亂政之時假托朝廷威福以
刼天下生殺予奪惟其所欲中外臣民誰不屈意待之往來書信
禮儀雖於律法有碍但因畏罪避禍多不得已情有可原況王府
懿親尤宜優待自非知情助叛法不可赦者其細故小過亦須曲
賜包容若指論罪實降勅切責則凡有書信饋送者不知其幾傳
聞驚駭各不自安或愧懼終身或遂致失所不可不為之慮今劉
瑾已正典刑乞聖明將此籍詞置之不問并一應文書涉叛逆事
情者并行燒燬使人心安帖事體穩當　上以為然於是悉焚其
往返文字無延及者逆瑾既誅　上以東陽有反正功特進左柱
國廕其從子兆蕃為尚寶司丞東陽復上疏言臣誤蒙先帝及

陛下委托扶衰力疾強勉驅馳比者劉瑾專權亂政備員勢近事
體相關凡票本擬旨撰寫敕書或駁下再三或徑自改竄或帶回
私宅假手他人或逼出謄黃逼令落底真偽混淆無從辯白臣雖
委曲匡持期於少濟而因循隱忍所損亦多尚蒙淵衷明見謂不
干內閣恐玉毀櫝中亦難辭責理宜罷黜　上溫旨諭留且曰四
五年來劉瑾恣為蒙蔽卿委曲匡持朕已具悉宜安心辦事瑾亂
政害人事件即令各衙門逐一查革改正復上疏曰天下者　祖
宗之天下上天所付托生民所仰賴　高皇帝櫛風沐雨十餘年
而後定何其勞也　文皇帝南征北伐定鼎治謀亦二十餘年而
後成何其難也列聖相承兢兢業業罔有怠荒先帝顧命惟欲

陛下益嗣大位益成大婚光前裕後衍無疆之澤聖慮所及何其
深且遠也臣願念上天付託者重思　祖宗授受者隆體生民仰
賴者切毋於朝奏講讀之暇安處宮闈溥施恩澤起居以節遊豫
以時保養天和培植國本則六氣莫能侵百邪不敢近矣不報工
部奏言京城內外工役浩繁州邑坐派無遺民財刻削殆盡在處
災傷四方盜起況京營軍士摘撥做工終歲不操相率逃避軍民
俱困乞將不亟工程暫止東陽等言工部所言固為激切內添蓋
房屋一事尤為緊要蓋自去年夏秋以來外間傳聞豹房內添蓋
房屋又聞豎立旛竿似有創建寺祠之意臣等切念寺觀乃異端
之教其間義理不暇深論但宮禁之體與城市不同自古及今並

無禁中創建寺觀事惟僧人等往來混雜無賴之徒因為詐冒萬
一變生不測難以關防其於事體所關不細而財用之費耗軍民
之困苦又不足言矣切見成化間欲於內府建玉皇閣　憲宗皇
帝因閣臣之言而止弘治間欲於近城造延壽塔　孝宗皇帝亦
因閣臣之言而止史冊書之以為聖明美事伏望將前項工程即
賜停止其餘不急之務大加減節不報七年李東陽等又上疏曰
伏見去冬以來京師地震有聲薊州山陝福建雲南等處相繼地
震周官燮理不備其人漢廷策免亦有故事臣等或親承顧命或
特被簡存職在論思憂懼無地且如講筵聖學所關也臣等不能
盡啓沃之功叅朝政令所出也臣等不能在倍從之列宗廟社稷

神靈之所在至尊嚴也臣等不能執奔走之事而歲時莫獻但遣
公侯宮殿門禁天子之所居至深密也臣等不能知動止之詳而
晨昏出入未聞警蹕凡如此類不敢盡言即今帑藏空虛軍民窮
困流移不已寇盜肆行江西四川累歲用兵山東河南南北直隸
所至殘破戕害將領荼毒生靈蓋自創業靖難以來未嘗有此臣
等適當其責罪無所逃仰賴威靈伏賜黜罷尤望淵衷朗悟如日
中天溫習舊聞日親經史視朝享獻一復舊規親信必恭謹之人
委任必忠良之士嚴內外出入之防別堂陛崇卑之分動息有恒
飲膳有節頤養聖躬茂隆國本惟在聖心一轉移之間耳疏入不
報巨寇劉六衆至數十萬初畿甸勢張甚王師屯德州惠安伯

張偉不敢出提督馬中錫以鄉黨墳墓所在恐為所脅倡爲招
撫之議司禮張永以問東陽憤然曰此賊本朝廷編氓悖理犯法
非夷狄比今攻破州縣拒敵官兵赤子遭其荼毒數千萬朝廷
養兵百五十年用在今日無分寸效且方出師而以招撫爲計有
血氣者宜痛心疾首而食不下咽也更有何說永等皆嘆曰將是
老成之見議遂定既而賊平以東陽等運籌定策廕一子錦衣衛
世襲千戶東陽力言文墨之臣不當與矢石之功疏四上改廕文
職六品再辭不允有獻密計者托言京軍不習戰陣欲調宣府邊
軍三千人入衛京師而以京軍如數戍邊每歲春秋番換如班操
例　上遣司禮監谷大用至閣議東陽力辯以爲不可大用等固

文王奏疏嚴剴通明暢切前劉文詳諳合

此有先入之言牢不可破姑試之東陽曰某等職在論思與聞
國計知其不可若勉強曲從俾有後患獻計者不知何在而執筆
者固存國事一壞雖死何贖往返再日乃具揭帖畧陳其不可且
言如以聖駕看牲在途欲比常加意竊見總兵部永見在滄州宜
令兵部密切行文暫帶領邊軍近京住劄事畢之日仍令還鎮庶
事體停當人心安靖乃下兵部會議兵部始以爲可行及聞閣議
乃知衆論多未協者覆議至再皆云不可而內意已定司禮監文
書官遍令擬票云　上坐乾清宮門必欲今夜批出東陽等乃具
題極言其不便曰京邊官軍各有分地必有急事方可互相應援
今無事而動一不便也京軍備邊不習戰陣雖保必勝恐傷國威

二不便也京軍出京駭人耳目傳聞各處未免驚疑三不便也京
軍在外倚恃強勢占住房屋索要錢物需索酒食強買貨物姦汙
婦女將官護短而不肯禁邊方受害而不敢言四不便也邊軍在
內御恩恃愛傲睨軍民蔑視官府小則忿玩大則違法治之則或
不能堪縱之則愈不可治五不便也違遠鄉井拋棄骨肉或風氣
寒煖之不相宜或盤纏供給之不相續六不便也糧草之外必有
行糧布花之外必須賞賚非緊急不得已之時爲糜費無窮極之
計七不便也往來交錯日無寧息倉卒之際或變起於道途厭倦
之餘或患生於肘腋八不便也示京營之虛空見中國之單弱九
不便也西北諸邊見報聲息唇齒之地正須策應脫有疎虞咎將

文官由其目

誹謗十不便也凡此一事不便者有此數端今五府以為不便六部等衙門以為不便六科十三道皆以為不便臣等以腹心之臣居輔導之地若阿諛委順勉強曲從是滿朝之臣皆有為國之心而臣等獨當誤國之罪萬死不能以塞責矣伏望聖明洞察特采人言稍俟從容務求至當定宗社萬萬年無疆之福也所有前項事情臣等不敢別議翌日乃丙降待之遂乞休賜之勅命備加褒獎仍於其從子兆延為中書舍人十一年卒於家壽七十贈太師謚文正所著有懷麓堂集殷學記云予觀楊遂菴叙懷麓堂稿云高才絕學獨步一世如大河之源出崑崙至積石至龍門至底柱吞吐百川涵洛日月頃刻萬變而不知其所窮邵二泉叙續稿亦云盛德鼎漢澤被海內如大祥鉤戊不問號令一節一麾無不如意然乎可謂知言矣予以為弘治間薄海外內太和流行兵以不試為強財以不蓄為富刑以不用為治伊誰之力也君子是以加文正之不可及也

雖有文正之才乃能夫附救濟字求文請言而委蛇共攝心有不得力亦不能不若

太常氏曰世之病文正者謂其當内豎持疏下閣時不與劉謝二公同諍又玄貞觀之碑文稱頌逆瑾因而疑其洩言於瑾者之當時欲芟雜此輩原未嘗密何待於洩也藉令文正為首擬而不諍或以文正之不諍而敗事則脂韋之罪誠無所逃乃雒陽寔首相又與餘姚力諍即文正更加詆訾安見有益於事係其後之調停保全則知人各有見亦各有志矣故予以為在内閣爭論之時少一文正不重於鴻毛在縉紳流毒之日得一文正不輕於泰山蓋潔其迹以全名此曲士之所易濡其跡以救世乃聖賢之所難論人者必當以孔孟為宗孔子曰殷有三仁焉孟子曰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比干既諫微箕相繼而死何救於紂惟去者不嫌於避禍奴者不嫌於受辱而後死者之心斯慰文正生平操履端嚴不媿屋漏身死之後家無贏財其身又焉有不潔哉易夬之四曰壯于頄有凶劉謝之謂也獨行遇雨若濡有慍无咎文正之謂也

守其剛介之為念蓋諒倚通才人有各相也

乃實用

王端毅恕

王恕字宗貫陝之三原人魁偉高岍音吐如鐘博通諸經子史三
十餘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翰林治古文辭而恕不喜爲古文
詞其學務以明體適用本之經術博極經濟而已以是不得留出
爲大理寺左評事遷左寺副所讞決必飛情法人不敢干以私嘗
條刑罰之不中者六事上之朝而議行之擢知揚州府揚淮之大
都會恕以直道精心爲之屢辨疑獄吏民皆愛服歲再饑上疏請
再賑度事已迫不待報而發倉廩且別市藥以施病者立資政書
院集少年諸生其間延文行士爲之師太守以間按行召諸生衷
衣講說恂恂禮讓文事大振以考最超拜江西右布政使揚人挽

留之不得相率伐石勒其德政其在江西有便於民者毅然主之
無少顧忌嶺冠有犯贛州者恕奉檄率師討平之轉河南左布政
以公廉稱賦稅出納吏不能盡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撫治南陽
襄荊諸府時以襄南地多山險秦越之民萃焉日剽攻殺掠而礦
賊亦不時發特開府治而恕首爲草創事事經畫有成算首獲南
陽之爭礦稱兵者巳會兵搗襄盜巢平之殲其魁釋脅從之衆又
平湖廣劉千斤石和尚之亂既捷而大將欲捜山盡取其首以徼
功賞恕持不可念所從將卒必有乘間爲馘者乃下令曰擅殺一
人即抵死衆肅然無敢犯因撫諭流民各使復業後流民聚貲立
生祠恕仍家繪一像又陳善後事宜一襄陽荊州三衛并夷陵千

戶所官軍正統十四年爲因摘調鎭遠靖州等衛官軍前去旋川
等處征進致令邊城缺守苗賊出沒暫將荊襄等衛官軍調去彼
處分作兩班輪流備禦隨後又將三班軍餘亦調前去合令頭班
官軍照舊前去備禦將二班三班官軍餘丁存留本處操守一襄
陽府房縣僻在萬山之中離府八日之程所轄地方有歇馬大市
啲蝌溪格兇坡潭坪馬腦關三杈峪梯兒崖頭沙河湯家河洞庭
廟玉女廟長口椰口馬欄青峰壽陽栢木前坪後坪洪坪等處土
地肥饒道路險阻各處流移人戶在彼潛住者不下萬數近者劉
千斤等一起衆皆響應相從爲非先曾設立一千戶所在彼守禦
節因差調各邊備禦征進并漕運去訖止留老弱不能防守且前

項地方溪水雖多灘浪峻急舟楫不通漕運艱難合將本所官軍
盡數掣回操守其該所原發運糧官軍議於各縣另行招數撥補
一襄陽府均州地當四方之中與竹山房縣上津鄖縣穀城光化
相爲唇齒本州原設一千戶所一以守禦本地一以控制附近縣
分永樂年間奉勅全存修理太和山宮觀查得本所見有食糧正
軍一千二百餘員名餘丁三千餘名雖有修理之名其實歇役者
多合將正軍盡數令其在城操練其餘丁則輪班修理一襄陽府
均州南漳穀城竹山鄖縣上津房縣等處荊州府當陽遠安等處
各有千戶所守禦鄖縣上津竹山三處俱離均房二千戶所不遠
穀城南漳離襄陽衛不遠當陽離夷陵千戶所不遠惟遠安縣西

北抵房縣千戶所五百餘里西南抵夷陵千戶所二百八十里東
南抵荊州三衛三百四十餘里又離荊門南漳當陽等州縣俱各
寫遠况本縣止有一里半遇有盜賊生發急無官軍策援查得巳
革去荊州護衛官軍見在荊州三衛帶管合於内查屯田近遠安
者摘調一千戶所發去遠安縣與民相兼修築城池設立千戶所
衙門守禦地方如不足一所就於別所湊撥一襄陽府房縣南漳
穀城襄陽四縣荊州府當陽縣地方接連陝西四川河南疆域廣
濶道路險阻要害去處因無巡司盤詰以此各處流移人戶逃軍
逃囚僧道人等往往來彼或開山耕種或結菴居住停藏年久聚
集為非看得房縣板橋山穀城縣石花街南漳縣七里頭襄陽縣

油坊灘當陽縣漳河口俱係緊要去處每處各該設一巡簡司紹
例銓官撥吏就於該縣僉點弓兵一百名令其常川盤詰除住種
年久附籍已定流民聽其本分生理外其不曾附籍者發回原籍
當差造作為非者挐送官司治罪私自結菴僧道就將菴舍拆毀
有度牒者遞送原出家寺院識認住坐無度牒者解送本管官司
問罪還俗各處趂食流民僧道一應無文引之人俱不許擅入前
項山場一襄陽府均州竹山鄖陽上津南漳穀城棗陽光化宜城
荊州府當陽遠安等州縣在前因是土民不及里數俱係裁減衙
門一遇公差考覈輒委雜職署事貽悞實多合於州添設同知一
員於縣添設縣丞一員令其專一撫安人民緝捕盜賊防革姦弊

今日則湖身高甚矣

俱奉旨允行毋憂歸即家起復巡撫河南以襄陽前功遷左副都
御史境内若霖若旱又苦蝗大風晝晦乃上疏乞罷以謝譴人因
極言止營建崇儉約以回天意詔不聽罷而所疏荒政甚詳 上
為之蠲賦有差轉南京刑部左侍郎父憂歸服除以刑部左侍郎
治漕河時河道淤阻饟道不通恕躬視上下僉稽衆論且奏揚州
一帶河道南臨大江北抵長淮別無泉源止賴高郵邵伯等湖所
積雨水接濟湖面與河面相等而河身比之湖身頗高每遇乾旱
湖水稍耗則河輒為之淺澀不能行舟若將河身比湖身濬深三
尺則湖水自來河水自深雖遇乾旱亦可無阻又云高郵湖自杭
家嘴至張家灣南北三十餘里俱係磚岸每遇西風大作波濤洶

五塘之利是時已言之

湧損壞船隻漂失錢糧人命不可勝計况前項堤岸之外地勢頗
低若再濬深三尺濶十二丈取土以為外堤就將内堤原有減水
閘三座改作通水橋洞接引湖水於内行船仍於外堤造減水閘
三座以節水利雖遇風濤亦無前患併查甯公上下塘勾城塘陳
公塘俱係漢唐以來古跡各有放水減水閘座年久坍塌遺址尚
存近來止是打造土埧閘水隨修隨塌不能蓄積水利若每塘修
造板閘一座減水閘三座潦則減水不能衝決塘岸旱則放水得
以接濟運河疏入俱允行之又請禁馬快船齎攜商貨縱橫郵道
間妨礙運且上彈劾數事惓惓民力上為之下蠲租詔時順德知
府黎永明以毆公差人員浙江布政使劉福等以織造段匹不如

法降謫等項發遣恕以事在革前不當使詔旨不信力言之敕前
京戶部復大有損益部事理如處置運糧餘丁月糧查銷茶引令
勳臣具印信公文關支祿米事事皆有條貫復改左副都御史巡
撫雲南頗爲左遷朝議以雲南在萬里外西控諸夷南接交人而
鎭守中貴橫甚借恕彈壓之恕單車移二童子以往先是朝廷遣
使往安南省錄廣西未有錄雲南者中貴人錢能乃使其麾下指
揮郭景等以玉帶龍衣與蠻玩好馳驛詔安南王黎灝安南王君
臣駭愕久之欲因間啓途以襲滇乃報以異寶生金通犀象牙等
物往返數四景等復與其國互市稇載歸恕廉得之遣驍道執景
景道投井死而悉鄉錯其從者下之獄沒入其賄飛章露劾能通

外夷罪當死言昔交趾鎭守非人致一方陷沒黷衡啓釁致麓賊
叛逆今能私通安南禍且不測報聞錢能使使馳驛以貢鷹鶴進
恕復上章極言明主不貴異物今萬里勞人而進一羽族微物恐
天下有以窺見　上意因盡發能貪黷暴肆諸狀　上不得已召
能歸安置南京而黔國公諸大帥以及土酋皆惴惴奉三尺官軍
土民皆還部業使人至夷方無敢索賂矣時方遣刑部郎中鍾蕃
劾錢能事忽有齎駕帖下番所者恕言舊例駕帖下諸司則用司
禮監印刑科號皇城各門關防今皆無之何以爲信設駕帖賜死
者其人將何如死之恐孤臣佈不死恐違君命在雲南九閱月疏
二十上三品滿九載進右都御史尋召掌南京都察院事往返衮

書各一橐無纖毫增未幾參贊南京守備遷南京兵部尚書參贊
如故盡撤管將之占役者一卒不得走私門番使過龍江驛嚴禁
織作工買非奉旨毋得自爲互市考選軍政即同事者無敢干煩
不便恕而適有與力取中旨改戶部尚書兼左副都御史巡撫南
畿兼總督糧餉恕益日夜孜孜於職下車首延耆碩降色與談民
間利病因而刺及屬吏賢否諸屬吏故已耳恕名其墨不可洗者
望風解印綬去留者相濯磨爭欲獻其長以自效以故恕不勞而
治首列諸事上請一以江南諸郡運米至瓜淮水次交兌勞民傷
財不若加以過江米令軍過江兌運一以天下一切納貢賦者苦
於收取過重多至破家乞嚴禁革一以光祿寺歲供白粲之煩而

槩以食工匠貧子請爲裁制一以蘇松所轄衛所官吏旗軍俸糧
不供半歲請於起運淮揚倉米照數存留又別派市物料織造紵
綵及貢獻花木禽獸請賜蠲省皆報可蘇州時有羨米請以六萬
石補常州之夏稅又以補諸府戶口鹽鈔六百萬貫以官田賦太
重減耗米十餘萬舊例應天鎭江太平寧國廣德官田減半徵而
田畝減其耗民田稍增之公私便焉明年水災奏免秋糧數十萬
民田全免久之民田多歸豪家官田多歸下戶恕乃爲之損益官
草半之而周行賑貸其貸者至二百餘萬口三吳入頌之以爲自
設巡撫來幾一甲子獨恕與周忱忱以十八年恕不二年其久與
暫不相當然忱彷彿姚元之恕則賢於宋璟矣時文華殿辦事上

林苑監錄事邵義以傳奉陞直隸蘇州府通判恕言臣查得蘇州
府原設通判三員一員管府事一員管糧一員管治農皆見任無
缺今陞邵義是爲額外冗員官冗則事不歸一而民擾且邵義原
任錄事正九品也係例止該陞正八品今陞正六品無乃有壞選
法乎選法壞則士無定志而奔競之風起且邵義之爲錄事小官
也名寔未加於上下今不係吏部銓選而傳奉 聖旨陞授開此
路後將難止傳奉漸廣不惟俸祿皂隸耗國損民將盡據天下之
要地倖寵妄爲正路蓁蕪賢者難進則郡縣之政日益非矣中貴
人杜福以中旨下常州取截江網及刻絲觀音羅漢古跡恕疏言
帝王之學要在典謨訓誥及無逸旅獒皆帝王脩身治國平天下

之道上不之取而取截江網者何瑣瑣也佛像外道亦不足汙淸
覽既而中貴王敬挾其千戶王臣所謂王瘸子者以妖術取中旨
齎御帑金併引鹽收市圖籍珍玩因而張皇聲勢搜刮富人財寶
殆盡官府供億不貲人情洶洶恕乃盡列其姦罪狀三劾奏之王
敬亦誣奏恕因而株及常州守孫仁方未決而東廠中貴人尚銘
亦發其狀 上始下敬錦衣獄謫戍之併戍其黨十八人而梟王
臣首於江南遠近稱快以是益歸心恕又請罷內降官數人又以
京師地震乞辭位不許尋復爲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時錢能
復貸緣得同守備南京與恕共事然益心服恕語人曰王公天人
也吾惟有敬事而已恕諗其少自抑損遇待之卒無害而恕以年

老乞休不許滿九載加太子少保以泰晉饑言便宜十事刑部員
外郎林俊疏論中貴人梁方與妖僧繼曉比而益大鎮國永目等
其言直忤旨下詔獄都督經歷張黼救之亦下獄謫外恕言京師
祀天地僅一壇 祖宗暨先聖僅一廟而佛乃至於千餘寺者舛
也一寺立而移民居者且數百家費內帑數十萬金俊言當不宜
罪宜特復其官因併復黼官上雖報聞而中不能無嗛以星變還
俊黼南京恕因是益自信凡應詔者二十一建白者二十九多報
可天下益服恕之直至朝事有所不可必曰王公胡不言也則又
曰公疏且至矣而恕疏果至至爲謠曰兩京十二部獨有一王恕
公卿大臣皆側目而 上亦微厭之最後所言政令失信尤中

上諱會南京兵部右侍郎馬顯以病告忽附批落恕太子少保以
尚書致仕恕既歸名益高臺諫推薦無虛月庶吉士鄒智等抗章
言事極詆萬安劉吉而稱王恕彭韶疏入不報主事王純論恕忠
亮下純獄謫思南推官當是時天下無事內則宦戚外則閣部各
引私朋置之淸顯及汪直李孜省內外交結得進退大臣大臣亦
多俛仰惟恕直節不撓 上崩孝廟即位先是在東宮時已聞恕
名至是宦官懷恩以忠直起自謫所首言恕於上言官亦交章薦
之即家特召之命馳驛以來中途引疾乞休不許而改吏部尚書
入見即加太子太保恕薦楊守陳彭韶張悅周經爲左右侍郎耿
裕何喬新倪岳皆引置執政忠誠久廢如王徵黃仲昭賀欽迂直

實錄謂恕
嘗止經筵
意實無他
傑等之言
過矣臣子
愛君亦自
宜爾愛者
之至責者
必行矣

旅抑如周瑛祁順僉皆爲用裁抑僥倖褒奬名節無敢以私干者
劉吉在內閣每持恕恕直己不屈會南科道劾吉又言恕且老而
賢不當勞以繁劇宜納之內閣備顧問　上報曰朕用蹇義王直
故事官恕吏部謀議無所不從何必內閣也劉吉深銜之　上時
釋奠文廟恕請加禮於是孔子前獨用幣改太牢改獻爲奠徽王
請乞歸德等州地土得旨差官會河南鎮巡官責諉所司覈實恕
奏言臣仰窺聖意蓋將待其報至若軍民原起科者仍給管業若
未起科者悉以與王事固明白但軍民之家人口豈無生息若舊
時徵糧地不多而今人口生息者倘將開墾或續置未起科地盡
令劃去何以聊生且　陛下即位以來災異屢見人心未安爲宗

卷之二　王恕　頁

室爲親臣者正宜爲朝廷惜民固本祈天永命夫何以此存心者
少希求恩澤者多臣聞徽王得地已不少兼有本等食祿凡吉凶
之禮合用之物又出特賜其富貴視朝廷不甚遠而顧與軍民爭
尺寸之地哉乞自今有乞恩澤地土者一切報罷則軍民無怨而
國家永安矣　上曰空閒地軍民占據者多全不稽考亦非法度
況流逋所聚難保無虞以此遣官踏勘非專爲王府也宜悉朕此
意是時恕侍經筵方酷暑奮　上汗而盛服疲不堪請暫輟講於
宮中進學報許始恕以直重天下後進慕悅之而　上方開言路
各欲有所自見其望恕重而責之深至是御史湯鼐進士董傑亦
給事中韓重等各疏論經筵日講不宜以暑輟恕非所宜言而傑

尤激恕不懌待罪私第上疏乞休　上曰君臣之間恩猶父子各
陳所見以盡乃職何嫌何疑其亟出勿避恕乃復疏露其意謂人
見朝廷待臣太重責臣太深欲臣盡取朝事更張之如宋司馬光
毋論臣不敢望司馬光今豈亦熙豐時也縱有一二六卿分職臣
豈敢越而爲之　上復優詔留之乃止時　上於春宮內臣多所
登進又賜服色莊田恕爭之曰伏覩　祖訓條章內府各監局內
官俱有定員各有職掌洪武永樂間未嘗額外濫設其太監等官
非歷練老成雖有聰明才俊亦不輕授近年以來則不然矣前者
陛下將內官論年遞降蓋矯往命濫陞之弊欲復　祖宗之舊
制也近聞又陞一起內官人數頗多不知是前日遞降者不知別

卷之二　王恕　頁

是一起也前既以爲濫而遞降之今以爲不濫而復陞之舉措如
此其何以示天下　上巽詞以報南京守備太監蔣琮與南京科
道相訐奏劉吉恨前其嘗劾己票旨給事中方向等貶謫而留琮
猶自如恕言南京守備太監蔣琮與御史姜綰等訐奏失實例俱
有罪今綰等降外侍郎黃孔昭亦以勘事謫惟琮乃獨蒙恩宥人
多不平乞追還前旨以消物議　上不允又給事中周紘御史張
昞南京教場點軍數少不准被謫守備官奏其罪劉吉票旨令吏
部調外任恕執不可吉仍票旨云已從寬恕復奏天下大事賞與
罰而已賞必當功罰必當罪此爲治之良法也今不治失伍之罪
反責點操之官後來何以使人哉未允臺諫文奏恕言宜聽紘昞

乃得改京任時有工匠以蘆溝橋工乞陞恕言官匠營造乃其職
分自成化初年以前修河築堤並無陞官事例至十九年以後築
蘆溝橋決口恭愼夫人墳墓大慈恩寺殿宇始濫陞匠官并欽天
監太醫院等衙門日增月益大壞名器比因科道之言一切罷去
識者以爲太平盛事今一旦復濫陞如舊人其謂何比者營先帝
山陵所役軍匠至四萬人亦未嘗有陞職者此役較之山陵不及
二分之一顧欲妄濫陞官甚失輕重之序況修城等役今方並興
若俱照例其爲冗濫又復如前豈不爲新政之累　上從其言御
史湯鼐壽州人也前以經筵譏恕又嘗論閣臣歸過於　上無人
臣義會范安尹直去鼐日夜酣呼曰小人退君子進雖劉吉尚在

不足忌也吉乃使御史魏璋伺之會壽州守劉槩以書稱之引夢
中見一人牽牛陷澤中鼐手提牛角引之而上以人牛象國姓此
國勢危而鼐安之也璋遂以此劾之下詔獄欲坐槩妖言論斬而
鼐亦以誹謗妖言論罪恕力辨其不然　上命姑緩之迨法司讞
上槩鼐皆得減死陝西巡按御史李興有風裁而微過刻爲同事
者所中以多杖人死當大辟恕謂非故禁故勘於法不當大辟亦
減從戍初司樂徐啓端已經革罷尚書劉岌題稱本寺缺官供祀
乞復其官恕議　陛下嗣位之初首罷傳陞官員奔競稍息今劉
岌欲將徐啓端復職食祿是爲傳陞官員立赤幟也若用一人將
數千百相率而來豈勝煩擾寢格不行又徽王乞陞均州爲府晉

王乞爲世子別設典膳又乞醫生王玉傳奉陞院判御馬太監陳
喜傳奉親王奏討醫士張騎等二名恕力論止之修理河橋工竣
太監李廣乞陞工匠官四人冠帶者五人恕又上言　陛下嗣承
大統之初中外臣民翕然愛戴者固緣　祖宗德澤及人之深亦
緣　陛下首頒詔旨革罷傳奉冗官驅逐妖僧邪士不受貢獻停
止織造裁省冗費數者有以動之也臣等受　陛下大恩忝居銓
選之司若於用人得失漫不可否惟順旨而行竊恐陰壞大事失
天下心雖死何贖是以不避斧鉞之誅屢進逆耳之言無非欲匡
輔至治少盡臣職而已且如前者太監李興奏陞蘆溝橋管工副
使潘浴等　陛下已納臣言特降賞賜今太監李廣奏將修城垣

冠帶官尚禮等量加俸級　陛下却降陞賞之旨是功同而賞異
也臣等固不知李興之意有無不平在他人必將復比例上請矣
況尚禮等多前時革罷傳奉官員前日革之已得衆心今日陞之
豈不失衆心乎又況革罷之官千百餘員因尚禮等又得陞職未
免復尋蹊徑夤緣求進不知何以處之欲不爲聖政之累難矣且
正統年間營建宮殿包砌京城等工如彼其大陞授匠官尚不越
五六員今此之役較前功不及萬分之一反陞如此之多不亦異
乎不行又言臣力竭矣惟　陛下愼之將來耳　上溫旨報聞是
時工役煩興請乞相繼恕罔不力言極諍不暇計其允否也壽寧
伯張巒請給勳號并誥券恕言昔錢太后正位中宮五十年錢承

宗始封伯王太后正位中宮二十年王源始封伯皇后正位中宮纔三年繼即蒙恩封伯今又急有此請恐人情驚愕有累聖德乞遲數年以息人言　上不從徐生者太醫院諸醫也傳陞院判恕執奏下吏部會禮部太醫院同御藥房太監選用恕力爭　祖宗未有吏部會內官推選官員例成憲不可更末流不可救　上曰徐生善藥與院判恕遂乞休疏屢上　上曰卿持正輔佐朕心知之勿辭既而文華殿降革中書杜昌守奏請復職恕又言比因太醫院院判徐生貪緣復用臣等言之科道言之俱不見聽以致文華殿書辦中書舍人杜昌守輙敢効尤此御史滕祐所以反覆懇懇言之也伏望將徐生杜昌守執送法司明正其罪庶紀綱不壞弊端可絕若置而不論則傳奉降革官員又何憚而不為奏擾哉奏上得旨杜昌守具奏煩擾希求復職本當執問姑貸之令仍舊供事時御醫王玉自陳效勞春宮乞陞職吏部請逮問得旨王玉免送問陞俸二級後有奏擾者送問不宥於是恕言　陛下即位之初裁革冗官太醫院堂上止留院使一員院判二員額外濫設者俱降御醫供事王玉本以傳奉陞至院判亦在降中今又以自陳陞俸二級　陛下若聽臣等所言將玉置之於理是為懲有罪法之正也免其送問是為宥有罪猶之可也今既免其送問又陞俸二級是為賞有罪矣豈可乎哉若臣等不言後來復有乞陞奏擾者却行執奏其何以服彼心亦何以服天下之心欲天下不謂臣

等為佞臣得乎伏望收回陞俸之命令玉仍以舊職供事庶不累　陛下初政之美從之總督兩廣都御史秦紘糾總兵安遠侯柳景不法而為景所誣與俱罷恕復言柳景當追班聖恩免之矣而恩不及秦紘是為地方軍民之害者可恕而除地方軍民之害者不可用何以服人心乎卒奏起紘為戶部尚書山西叛賊王良等既伏誅或議除其黨千餘輩恕以為脅從宜免議如定九載考最授光祿大夫柱國贈及三代　上念恕老大風雨雪免朝又免午朝以疾告輙遣中貴人存問御醫視脉牲米酒蔬相繼而歲時鮮異金綺之賜與內閣輔臣埒內批通政司經歷高祿為本司參議恕言祿出自科目自能遠到而越次超陞非所以貴祿幸以天下之官待天下之士勿以親戚妨公議事乃止恕遇事輙言有不合即引疾求退　上每溫言留恕內閣滋不悅謂恕好名時有建白多謂業已行矣恕言天下事設有未當雖十易之不為害若謂已行無及則古之納諫如流者豈皆未行乎恕以為不得其職連疏乞休皆不許但執政猜忌日深明示阻抑其舉羅明丘鼒則謂私故舊票旨留邊方用舉太僕寺少卿白思明為僉都巡撫延綏則諷御史魏璋等劾其不協人望調外任知府甚至臺諫劾巡撫及藩臬官俱票旨黜革不繇吏部定擬恕屢疏辨明求退則票旨云不必深辨及亟去任執政丘濬又不悅之訕其好名時丘濬掌詹事府亦加太子太保而以禮部尚書故班恕下既入直文淵閣[illegible]

大學士恕尚持其吏部銜且先責循據其上濬意弗善也及是考
察外察天下布按二司及府州縣等官年老有疾并能疲不謹貪
酷才力不及者共一千四百員又雜職一千一百三十五員請如
例罷黜并調用　上曰諸考退官俱照舊例行其方面知府仍指
陳老疾等項實跡以聞毋虛文泛言以致枉人府州以下有到任
未及三年者亦通查具奏既而恕等各開具上請且言府州以下
官勤慎盡職者固多貪鄙無用者不少貪鄙無用者留一日則民
受一日之殃是必待三年而後黜之於彼則固當感激於民則未
免怨嗟昔人有言一家哭何如一路哭此殃民誤事官雖年淺亦
不可不黜也　上曰人才難得事貴得實人貴改過　祖宗愛惜

人才凡百官考滿初任再任有平常不稱者俱令復職必待完年
然後黜降今或因一人無根之言而遂革其積勤所得之官使之
泯然不敢伸理是豈治世所宜有爾等皆因習舊弊不能改正今
姑從所開具者處之其方面知府年老未滿六十有疾不妨治事
素行不謹在陞任之先及見任不謹罷軟無為非本部訪有實跡
或有巡撫巡按只是一處開報等其餘官員到任未及二年非老
疾貪酷顯著者俱留治事恕因自陳年老病作請毀日至乞賜歸
田里以全始終　上曰卿朝廷老臣偶有疾宜善調理不允休致
既而恕復申前請　上曰卿引疾求退已有旨勉留不必固辭時
考察官奏上請黜而中旨復留者九十餘員既而科道又交章請

黜遺漏及宜退復留者復命吏部指實跡恕詳疏各官考語及不
部訪察者以聞得旨但憑考語恐未為實仍令照所訪廣東參政
詹雨等事實具奏於是恕知言不見用且疑濬故以計窘之求去
益力矣居無何太醫院院判劉文泰奏恕嬌詐強悍妄行選補御
醫吏目非故事及里居日托人作傳而鍥行之曰大司馬三原王
公傳其疏詞不見行者皆曰不報以彰先帝拒諫之失自比伊周
無人臣禮有旨令恕看詳回奏恕不懌意文泰受之丘濬且疏辯
謂臣傳作於成化二十年而致仕乃在二十二年此非有怨於先
帝者即臣傳內所言皆足以昭先帝納諫之盛何名彰惡且文泰
無賴小人其逞此機巧深刻之詞非老於文學陰謀詭計者不能

乞於午門面究文泰主使之人以正紀法遂下文泰錦衣獄獄具
謂文泰嘗謁丘濬語及恕傳濬謂此沽直謗君也傳若行有豪傑
聞之　上罪當不小文泰自是心動具奏欲論恕以語故為民御
史吳禎禎見內有尚書五子之歌等語因言待我舉奏為先帝報
不平雖死不悔又為之潤色其草而授之因請逮恕及濬禎面質
究恕意不能平復上疏辨復不聽而恕自此屈矣於時懇疏乞休
至再三乃許之聽馳驛有司月給廩二石歲給夫二人不賜勅而
文泰心怏怏謂濬不能為之地又二歲濬卒文泰往弔其夫人叱
之出曰為若而使我相公齮王公負不義名於天下何弔為時人

快之在任凡四十五年所上者三千餘疏皆忠直剴切家居無恙日玩大學諸書草石渠意見能發前賢所未發嘗自言我垂老理會學問爲紳大夫過三原里者必屏呵從謁之再拜質疑恕應之不少勸如是者十餘年而爲正德改元之歲恕九十矣　天子遣行人齎手勑牢醴綵幣存問益月廩歲夫而諭之言恕乃復疏言數事曰嚴軍法以肅邊境戒冗費以節財用重官爵以惜名器禁僭侈以化民風存羨餘以備不虞給民業以均貧富又三年卒恕飲食兼人至其日小減已閉戶獨坐忽有聲若雷白氣瀰漫入視之瞑矣訃聞　上爲輟朝予祭葬特進左柱國太師謚端毅恕有五子十三孫多賢顯而少子承裕遂爲南京戶部尚書有學行不隤其聲

太常氏曰愚讀端毅疏稿而知先哲之所以告君者矣其言質而不文其說直而不激如家人父子之相告語事明意盡不益一詞而忠誠懇惻憂世愛主之意洋溢其間使讀之易曉聽之易動且其所言皆當官盡職未嘗有一言之出位侵官鈞奇賈直盜名取寵者豈若今世之漫衍支離以闊靡巧詆深文以爲訐藏機隱毒以爭勝哉是以前後三千餘疏非劘切主上則催抑宦倖卒未嘗以言取禍雖繇主之聖明亦端毅之就事論事不文不激得之也說者謂其憂世之志如希文經世之才如君實直諫如長孺惠愛如子產信然哉其爲冢宰凡所奬拔一一皆海內名流而於乞轉傳奉雖卑官冗秩不一假借傳曰惟賢者能以人事君又曰惟名與器不以假人斯其爲眞冢宰乎

皇明輔世編卷之二終

皇明輔世編卷之三目

皇明輔世編卷之三

明太常毘陵唐鶴徵編纂　門人同邑陳膺謨評

馬端肅文升

馬文升字負圖河南禹州人生而有異兆貌瓌奇多膂力嘗與群兒戲角之靡不仆者七歲讀書知大義踰冠舉鄉試景泰辛未年二十六登進士吏部尚書王直異其材選授監察御史勤力自課所論建靡不依傳大體時領臺事者王文王翺皆嚴重鮮可而獨寄腹心文升以為國器出按山西再按湖廣所至發奸摘伏有神君稱縣吏相率望風解印綬去還領全臺章奏以母憂歸服除超拜福建按察使時鎮守中貴人虐而肆文升制之為斂戢俗作歌謠以美焉進南京大理寺卿丁父憂歸成化初固原土夷滿四據石城叛陝西巡撫與中貴人討之大敗事聞合寧夏延綏兵討之復大敗詔逮巡撫諸臣俱下獄而即家超拜文升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代之巡撫俾佐總督都御史項忠率京邊諸軍往討文升馳急傳十日而至陝西兵已發則簡練其留後者申約束通轉餉五日而嚴竟誘擒滿四石城平事詳項忠傳獲其男女老弱二千六百文升請于忠釋使歸里捷聞進文升左副都御史仍賜金帛漢中流民李鬍子倡妖言挾其衆以叛潼關軍餘火蝎兒蒲城民王彪負山鑄山因肆為刼掠文升悉捕滅之滅西固番族之不仰命者三十餘曹虜牧河套將窺伺我文升多築城堡募士民數千

撫之兵使相聚保虜乃徙去臨洮鞏昌儀延綏早文升前後設法
轉芻粟給之所全活以萬計時茶法久弛文升飭之以易番馬獲
八千餘匹軍中騎皆給虜寇臨鞏文升遣兵逐之至異水口破擒
其平章迭烈孫上時政十五事及禦邊三策尋命節制三邊軍務
虜復寇韋州深入至好水川文升復縱兵破之於湯羊嶺斬首積
級至三伯餘獲其馬牛羊輜重不可勝計名其嶺曰得勝坡勒石
紀之十年春岷州番賊殺巡邊官軍文升調洮河等衛精騎五千
營於栗林族之東令密察之殺官軍者乃多納族人七力等所據
高險進兵為難頃之又諜得七力等時與栗林族議事文升乃夜
伏兵於細草灘擒斬之栗林賊懼率數百人詣軍門降文升嚴兵

示威諭以利害且造給號牌凡詣岷州貿易者賫以為信無牌即
盜許擒之自是西鄙遂寧文升有所奏提不為夸張中亦無主之
者以是報賞薄久之始入為兵部右侍郎三品滿九載僅予二品
祿俸出飭薊門以東至遼左邊備文升嚴汰其弱弗堪者而製五
花管八陣圖教之使習皆為精兵還進左侍郎時陳鉞等後文升
而為巡撫多詗伺將吏小罪輒逮逮即罰馬而釋之將吏既怨且
御法而馬價亦踊貴文升上邊事十五條因及之鉞以是銜文升
時海西衛都指揮散赤哈移文訐驗夷管指揮受其貞珠豹皮官
為冤管指揮懼賂其都督產察使繫答散赤哈散赤哈根之乃率
所部十餘騎稱入貢欲以面開越而守將以非所入貢道却弗納

散赤哈益恨而過經女直建州三衛亦以朝廷昔誅董山誂不平
因留散赤哈聚兵得數千騎大掠鳳集諸堡鉞集兵拒之則已去
矣獨近塞者傳格等十八族皆已有使貢恐誤中兵而留其使走
之撫順所白其狀鉞方欲自解與副帥韓斌謀置之獄而夜掩屠
其族殆盡更奏擒巢捷且請大兵議勦撫太監汪直方銳功名欲
自往為言於　上遣太監懷恩覃昌等詣內閣召六部議萬安等
相顧莫發而兵部尚書余子俊言虜使入貢而掩屠其家何以為
中國懷恩曰然則撫之乎撫之以一大臣偕大通事往可也其意
欲以沮汪直而文升疾應曰善懷恩入白之　上即傳旨命文升
偕大通事詹昇往而直聞亦有所慽於文升矣欲邀文升偕行文

升弗聽因疾馳至乃盡赦其被屠家餘衆數百人撫以好語且給
之布粟而海西與三衛亦來聽撫文升察其意不盡實乃具言其
狀而行諸路伏兵以待俄復入寇伏兵發斬首二百餘級生擒數
十人鹵駝馬稱是因兵威以諭都督產察懼悉請歸命而汪直意
不能已欲自出以為功至遼東而事定矣文升與議戒勿用兵直
亦陽聽納然銜其敵體且無所饋而陳鉞則飭廚傳盛為供帳見
直叩頭便辟左右僕從皆有賄相與謀而傾文升矣文升竣事歸
賜金幣羊酒理部事而直則已密疏言女直建州諸虜皆以文升
禁不與易農器故屢寇塞文升寔激之變於是復偕刑部尚書林
聰等往勘如直言下文升詔獄文升寔禁鐵器非農器竟謫戍四

劾本兵

劾江

川之重慶衛天下聞而究之直既傾文升則倚陳鉞大發兵破虜
夷鉞拜賞賜傾府庫未久皆敗而文升復起以左副都御史撫遼
東士卒皆鼓舞而受陳鉞恩者不能無臼疑文升坦懷待之而日
孜孜理軍政且禁戢中貴人洪義總兵侯謙之爲朘文升蓋三至
遼東皆樹奇績遼人至今思之已何進右都御史總督漕運兼巡
撫鳳陽等處其地旱蔵且役文升乃預留江南糧二十萬石舟費
十萬兩免一切採辦以待之歲果祲文升出以賑貸且平糶民以
免流殍召拜兵部尚書文升念天下方困川兵思所以休息之而
貴州都勻之叛苗不卽命守臣請合三鎮兵進討文升議不可惟
遣官勘處而已卒無他特 上幸方士李孜省欲有所薦引代文

升而間之中旨調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留都政爲一新 孝
宗皇帝立召改都察院左都御史入見於文華殿賜緋衣一
襲 上躬耕籍田旣宴而教坊以雜伎陳且出褻語文升正色曰
汝曹第陳農家作苦使新 天子知稼穡艱難而褻語何爲咸逡
巡却避公卿愧之糾儀二御史下獄文升言卽位之初不宜首罪
言官釋之時太監陳善以方士鄧常恩言誘 先帝於嶽鎮海瀆
俱立碑爲隱語下寘寶物厭鎮文升請悉仆碑發函入寶物於官
從之乃復條上十五事一選賢能以任風憲一禁撫拾以戒贓官
時苦外臺論劾有司往往讐怨問官摭拾妄奏輒將原問御史等
官提解來京或就彼與先問囚犯一同對理縱辯無干受辱已甚

勞中時弊

稍有小疵多致降謫所以風憲官坐視贓官不敢究問文升乞令
以後凡官奏辨勅法司另行巡撫再勘無枉委係撫拾該充軍者
發極邊衛該爲民者發口外若御史等官果有違法罪重者行提
來京輕者候滿日到京送問一擇人才以典刑獄一責成効以革
奸弊乞勅各處布按二司分巡分守務要徧歷所轄不拘日期凡
令官汚吏蠹政害民及一切興利除害之事有益地方者務在舉
行每季終分巡官將問過贓汚官吏名數近過贓罰等項數目及
完過勘合詞訟分守將催完過錢糧撫安人民幷一應事件各開
報撫按查考撫按回日仍具暑節開奏該部三年考滿憑此黜陟
一申命令以修廢務一逐術士以防煽惑一擇守令以固邦本一

嚴考覈以示勸懲一禁公罰以勵士風皆有司中多有曾經薦舉
稱爲賢能者聲名旣著輒便假公營私罰取百端仍欲掩人耳目
則修理學校蓋造衙門官用者百無一二入已者十常八九其三
司官指以公用爲飾亦各濫罰乞勅撫按嚴加禁約如有故違卽
便糾劾一廣儲積以足國用一恤土人以防後患時順天府屬縣
及保定河間等處先年安插土達不下千戶生齒日繁精壯男子
且有萬餘爲官者俸祿有限在鄉者田土不增達官折俸銀兩近
多過二三年或一年不得關支賴此養贍別無營生一有不足爲
盜行刼勢所不免萬一邊方有儆不無乘機剽掠事實可憂文升
乞勅戶兵二部計議折色俸銀按季關支田土不足或將開空地

士或將入官莊田分撥佃種使足養其妻子或選立屯長使有從
屬或拘官操練得食口糧果有逃犯治之以法一清僧道以杜遊
食時進年所度僧道不下五十餘萬文升以一人歲食米六石共
該米二百六十餘萬可足京師一歲之用其軍民壯丁私自披剃
而隱於寺觀者又不知其幾何乞勅禮部通查天下并在京師寺
觀除額度數外多若干名悉已關牒有度難以追奪亦不許額外
冊度直至額數不足方許起送關給度牒仍通行各撫按但係新
修私創寺觀即便拆毀原無度牒僧行道俗即令還俗當差敢有
容隱各問發口外爲民僧道官能照一散慎亦以安四夷貢夷筵
宴下程俱有定數但有以前剋減菲薄者許將光祿寺官弁句長

等參奏拏問一節財用以蘇民困內府一應供用之物如油蠟緒
子鷄鵝及運柴夫工價銀兩等項乞令詳開其年用若干某年增
若干明白上陳斷自宸衷量加減免就爲定例不許增添尤望
皇上凡百用度賞賜俱加樽節冗食人員不急修造槩賜裁罷一
足兵戎以禦外侮天下之軍逃絕過半其見存之軍俱各備倭備
運輪班操備而在衛守城不過老幼數百人都司操練止有餘丁
一二千名南京官軍有名無實況騎射不精什物未備連年做工
疲困已極乞勅兵部通行天下都布二司各行所屬衛所府州縣
有司將所管各里軍戶充軍衛所官旗姓名逐一查理明白衛所
官軍人姓名籍貫充軍來歷年月各備造文册江南者送南京兵

部江北者送北京兵部各將洪武以來舊冊查對如有差訛即便
改正除年遠盡絕外將宣德以後逃故之數每省各抄謄一本發
各清軍御史嚴督清理其京營官軍乞勅本部堂上官一員會同
各營總兵官將見操軍馬先儘團營務足原額南京一體清查仍
各禁約管軍官員不許占役及擅撥做工見在軍士務要存實操
練特　上山陵未畢而中官郭鏞請益選二妃以廣儲嗣文升獨
持不可而少詹事謝遷亦言之乃寢文升又言臣嘗承命總督漕
運及參贊南京守備職務頗知運軍之苦蓋湖廣江西浙江運船
本布政使司造南京直隸運船淮安清江提舉司造河南山東北
直隸運船臨清衛河提舉司造價皆給于工部或有損壞亦爲給

治近漕運總兵以工部價不時給請領價自造工部又慮軍士不
加愛護議令本部出料四分軍衛出三分舊船抵作三分然軍衛
無從措辦軍士賣資產鬻男女以供之此運軍造船之苦也正軍
逃亡數多而額數不減俱以餘丁充之一戶至有三四人應役者
每年春初兌糧至七八月以後始回衛勞苦萬狀船至張家灣又
僱車搬剝多稱貸以濟用來春復然此運軍往來之苦也況所稱
貸把總等官有因而侵漁責償倍息者軍士或自載土產之物以
易薪米又制于禁例多被搶奪此運軍科害之苦也乞命所司每
船一隻加銀二十兩禁約運官及有司科害搜撿之弊庶困憊少
甦而轉漕無滯得旨造船銀兩令工部查處加增餘從之四川山

西浙江建昌災異洊作文升上書言之語甚危且請行賑施蠲振
辦銀課與額外徵稅自後水旱變異無歲無之文升未嘗不隨事
盡忠力言匡救也尤留心邊計因言陝西路通甘涼上有蘭州浮
橋一道若賊以數千人拒守河橋糧道不能通援兵不能進不數
年而甘涼之地難保無虞萬一甘涼失守則關中亦難保其不危
乞勅兵部計議方畧預濟人馬并勅戶部査筭甘涼各城糧草有
無缺少以備虜患　上嘉納之又言去冬訪問延綏邊情知虜騎
俱在河套邊墻住牧射獵通事與語云明年欲來進貢切惟此虜
部落分散固不足深慮但我武備不振芻糧不足亦所當憂成化
四年虜酋阿羅出孛加斯蘭占居河套犯我邊陲朝廷出師征勦

虜所尚能逞之出套而不設法爭之

彼欲緩我之師亦嘗遣人進貢繇偏頭關經大同而入受賞優厚
回套之後大舉入寇仍前摽掠至成化九年冬方逐出套後犯大
同宣府又已數年軍勞于征戰民困于轉輸幸而虜賊自相仇殺
邊方稍寧及太監汪直之啓釁總兵官許寧之失律官軍喪敗所
不忍言今此虜居於河套不見剽掠聲言欲貢意在緩我之兵即
春初進貢必以往年從榆林偏頭關而來爲詞彼既入貢餘衆在
套從容放草牧馬比及彼回草茂馬肥必藉言河水已開不肯出
套從大同赴京若又以繇榆林爲詞必大張兵勢或設奇謀務逐
彼出套不可容之久住貽患邊方下兵部覆從之特命文升提督
十二團營兵馬掌院事如故二品滿初考時子總以鄉貢士待選

文升使請外曰必大臣子而京秩非當外者遂復爲兵部尚書奉
旨諭將內修外攘禦虜安邊事宜開款條陳文升會集大臣計議
方畧凡十三款一自古凡邊方伐授之臣惡或應喪喘聚之衆城
其勢已衆爲害地方必命大臣假以重權方克勦平若裴度之擒
吳元濟文彥博之平王則我朝查東三衛爲危王翔往鎮守而遼
東靖虜寇駐河套犯陝西王越爲總制而虜寇遁是總督總制之
設前代我朝俱有故事今北虜數年以來東則侵犯大同西則剽
掠延綏往往以詐敗我官軍去冬大同西路布置三鎮精兵驍將
以待賊入期于痛勦以絕邊患因無總制大臣所以將不用命使
彼未遭大挫以致勢愈猖獗乞命文職大臣一員總制大同宣府

山西偏頭等三關及陝西延綏各路將官重其威權凡軍馬錢糧
邊防賞罰俱以便宜處置若賊入河套本官則往延綏賊若過河
即回大同隨在調度勦殺候虜遁遠具奏回京一切軍務總制爲
主提督爲客務在協和行事一中國所以懾服外夷者選將爲首
務如甘州之彭淸延綏之張安頗稱委任他若宜府之莊鑑大同
之張俊遼東之蔣驥薊州之阮興寧夏之郭鍧中間或有頗知謀
畧而驍勇不足有饒勇有餘而謀畧少闕謀勇兼全之將近來少
見然謀畧可學而能驍勇可勉而進但將官自受命後便以主將
自尊邊方稍寧惟知營私貪利或耽宴樂恣邪慾所以謀畧不進
而驍勇日耗矣合行各邊延訪不分軍民職官但有曉諳韜畧何

經戰陣者敎諳王家兵書所載戰陳攻取刱夕與之講求仍要發
嗜欲養壯氣勤操演誓死立功亦可少稱其倚寄矣一鼓軍士之
勇氣必資于賞去春虜賊入寇將官損折軍士多人多畏怯少有
戰心仰蒙　聖恩賞賜銀兩銳氣復增然非平昔有積一時豈能
措置今內藏之銀已空萬一虜賊未退用兵不已或羅買糧草或
寫賞軍士此時未知從何而來今後府藏官銀更乞樽節愛惜不
宜一毫妄費一順天及直隸保定八府實畿內近地陝西山西極
臨邊境河南山東俱近京師凡各邊有儆一應軍需俱藉四省八
府之民供給必須存恤撫摩使其財力不匱緩急方克有賴近來
各部科派木植顏料牲口及燒造官甎等項歲無空月起京交納

使用銀兩過於所納之物去歲買辦戰馬打造官刀雖係官錢終
累小民況輸納邊糧起解過重而山西之民勞苦尤甚合行戶禮
工各部將遞年派去前項司府州縣物料等項不係緊急俱暫停
止凡有所派暫派無事司府存省民力以備供邊一京師天下根
本武備不可不盛雖有團營官軍十二萬逃亡數多不及原額即
今除總兵官朱暉等所領幷奉欽命復選聽征馬隊官軍共二萬
步隊二萬內步隊多係外衛又該半年下班甚不得用此外再無
可用之兵今騰驤左右等四衛除勇士外見在官軍三萬有餘多
係中人之產較京軍之貧苦相懸各軍餘丁自不當差見今雖有
四衛營操練軍士數亦不多養馬之家頗有空閑乞勅御馬監提

督四營太監調取四衛食糧官軍文册照册查選若干名通前見
操之數共湊一萬員名分為兩班本營操練若常拱衛京師遇警
聽調殺賊一命將出師同事官員多執已見以致敗事合行監督
總兵幷提督等官一應軍務必公同神將從容計議其言可用則
虛心用之其言難行則從容止之不可專執己見忌彼所長再如
往時則國典具存難以輕貸一法令各處勸天下之重典法令行
則人知守法而效死矣近來紀綱漸弛各邊大小將官惟知營幹
已私罔肯留意邊備一遇失機百計彌縫所以上下因循不知警
畏往往悞事伏望　皇上自今凡有失機悞事者果涉畏怯逗遛
嬰城自衛縱賊不殺必明正典刑以儆將來戒飭各邊鎭巡等官

馬當廢於戰車又是一見

各體朝廷付托之重撫恤軍士修飭邊防以禦虜寇凡百用度多
從節儉副叅等官生事害軍者訪問叅奏以憑罷黜一官軍臨陣
有不用命者將得誅之以肅人心不然誰肯舍死赴敵近年命將
制勅止曰以軍法從事所以為將者多避嫌疑軍士雖有退縮未
敢輕誅以致軍令不嚴往往失機乞於總制總兵官制勅內明開
官軍臨陣有不用命者就陣斬之以殉妄生訛言鼓惑人心情罪
至重者會同審實亦就斬之其總兵官將合行軍令各開條欵三
令五申使知軍法之嚴不敢畏縮先退一虜賊之來疾如風雨或
東或西不可測度縱馬一馳倏忽數千里近來各邊製造小戰車
多不濟用蓋兵欲制人而不制於人此車之造止為自守之計不

可臨陣敗賊況邊方之地非山澗則砂磧必用人以行倉卒之間豈能隨馬莫如拒馬鹿角攢竹長牌馬上可以攜之一則以拒戰馬之衝突一則以遮胡矢之亂發合行工部照數造完以備出征應用一先該大同鎮巡等官抽選到土著軍士舍餘共六千名來營關給馬匹盔甲什物臣思前項舍餘人等生長邊方熟知地理且善騎射又耐風寒絕勝京軍況今正在操軍之際若候奏到方纔給與不無緩不及事合行兵部於順天府所屬寄養馬內給與五千匹工部於見在收貯軍器一併給與其設賞銀兩就於本鎮官銀給之亦可少減京軍之出矣一各邊大小將官不習兵事遇小寇之入或邀其歸路而得其一二或出境掩襲而殺其敗級虛

張賊勢以欺上官上官輒為代奏濫冒陞賞及遇大敵則嬰城自守而一籌莫展此等將官終誤邊事況今虜賊譎詐善於用兵宣府延綏邊防猶固大同地勢平漫斥堠希疎加以軍馬未精恐此虜過河侵犯以臣等度之若數路精兵俱集中路日每練習遇賊入境每一遊奇兵三千為一隊可分六陣老家兵亦可分三陣則為犄角之勢每陣相去數百步賊若擁眾而來必分兵拒我彼賊既分其勢必寡我軍奮勇大戰彼必遭挫彼若併勢攻我我之別陣互相應援彼不能相顧必敗又恐虜賊譎詐聲東寇西必須平時每路練選有膽氣夜不收數十人給與上等善走之馬月支料荳一石二斗常令遠出探賊知其所在隨時聚兵藏形以待庶不

墮其奸計一克敵制勝在乎選鋒今大同宣府延綏官軍雖行遊奇兵之選終是強弱相混凡遇大敵多不能支而官軍殺死賊人往往爭奪首級不行追賊以致餘賊得以遁去甚有反被賊兵所襲而大敗者此最大弊合行各邊大小官各將所領官軍仔細試選十分驍勇精銳者三百員名為前鋒仍每百弓箭手若干名長刀手若干名神鎗手若干名長牌手若干名每五十人為一隊十人為一伍內選一人為伍長再選頭目為管隊記籍在官其馬匹亦選上等給與凡遇賊入令當前鋒若能敗賊齊力追殺不許先斬首級收兵之後公同割取就於前鋒軍內審係其人所殺照例報功若有爭割首級者以軍法處治若不係原選前鋒官軍朦朧

報功照例論罪一兵不貴多而貴精兵若不精雖多何益其精兵之要在乎操習有法必使弓馬熟閑武藝超絕坐作進退有度攻戰擊刺不失目識旌旗耳熟金鼓左右前後隨將所使如驅群羊方為可用今各邊將官不知訓練凡報有賊散亂而追更不先遣哨馬遠出一遇伏兵輒致潰敗合行各邊照依兵部奏行事例着實操練使知節制如再因循國典不宥仍行在京團營內外提督大臣各將原選聽征并見在官軍一體操練以備征調一薊州宣府大同三鎮極臨虜境軍馬寡少無計可增役占數多不能禁革切緣三鎮既有鎮守太監各路又有分守內臣如薊州一鎮分守守備內臣九員宣府監鎗分守守備內臣八員大同監鎗分守守

備內臣六員三處地方城堡關寨相距多則一二百里少則百里總計東西不及二千餘里今共設內臣二十三員且以每員占用軍人少則二三百名多則四五百名通計占役已有數千大半納錢服役絕不操練防邊鎮巡不能禁革同事官員掣肘難行如遼東延綏寧夏甘凉止有分守監鎗內臣與分守副總兵參將同居行事別無各項名目以此董委無實掊徒擾於邊累該會議裁革伏乞詔依遼東等處事例將薊州一鎮簡命二員改為分守名色其餘三鎮內臣俱暫取回庶免占役一足邊儲責得提督軍務右都御史史琳造報戶部文冊宜大二鎮糧料草束頗為有積若以本城堡主兵論之多者可供三四年之用少亦二三年之需况大

同并各城堡即今亦多發銀糴買糧草未已臣等第恐一時調集客兵久住支費不繼失悞事機必須再為措置查照兩淮兩浙長蘆各運司見在存積常股引鹽開中一百五十萬引戶部差官會同各該巡撫及管糧官斟酌地方時價定立斗斛斤束分撥要緊城堡倉場召商上納俱要本色不許折銀大同撥買鹽引之時務要先儘西路井坪平虜威遠左右二衛有餘方撥天城陽和等處臣等又看鹽法一事在　祖宗時專為修邊而設發賣有地私販有禁是以商人一聞各邊開中樂于趨赴近年各　王府奏討食鹽及織造段疋皆於此取給并兩京公差官員人等馬快船隻動輒一二百號夾帶私販越境貨賣不可勝言故商人得利微細不

肯報中邊儲缺乏之實此之繇伏乞今後凡有奏討一切停止非邊報緊急不開非商人正名不支仍行各該巡鹽御史及管河管關等官但遇裝載私鹽越界發賣不問公差勢要徑自盤究發遣干礙內外官員指實參奏寘之於法庶各商樂從矣一用兵之法自有部分部分既定委任得人上下相統自克成功今團營聽征官軍一萬員名每把總指揮一員分管二百九十人一千用指揮四員別無總領官員臨時難以鈐管若以兵法論之每千當用一總領指揮庶易調度合無行移監督總兵等官將所統官軍一萬員名每千推委驍勇曾經戰陣都指揮或指揮一員總領四指揮俱聽管束督令殺賊庶大小相統不致悞事文升於貴倖既多所侵

而嚴覈六軍諸較斥其貪黷選愞三十餘人以是怨者衆或夜持弓矢夤文升門又飛書謗其過射入東長安門內事聞　上嚴令錦衣官較緝訪而給金吾騎士十二人出入為文升衛文升因乞休優詔不許屬文升有小疾而虜小王子以數萬騎駐大同邊外勢洶洶　上使中貴人挾醫視文升疾賜上尊腩饈因問計文升謂此虜方敗於他部勢已絀無能為也請密為之備而揚聲遏之虜果徙去安南侵奪占城之五州地詔勸還之數支吾不服文升言萬里踰度固難且不足歷九重顧而會二國各入貢貢使至乃請面折諸廷因諭以恩威利害且厚賜之歸既而果還侵地廣西土守岑致與侄溥相讐殺巡撫欲因以為功請討之文升不許弟

令謄書戒飾已皆悔悟納欵請死時南畿浙江大水河南山東陝西山西旱文升請亟勅撫臣發庾以賑遣使崇祀群神為民祈請上以文升在任久特加太子少保文升上疏言自古帝王未嘗不以教太子為先務臣聞　皇太子姿表異常質性聰睿今良知良能未有所誘早教諭養正惟其時伏望選擇醇謹老成頗知書史宮人如衛聖楊夫人者保抱扶持言語教之貞正而非禮邪狎之語不使之聞于耳行步教之端莊而非禮邪僻之事不使之接于目教之不忍教之有儀以養其仁義之心教之恭肅教之分別以養其禮智之心如內庭之曲宴鐘鼓之承應不使之觀凡宵之燈山端午之龍舟不使之見以至佛老之教尤不宜口誦其言目

觀其像以惑其心志一二年以後又嚴勅東宮老成內臣如太監覃吉者先教之誦習孝經使知孝弟之道出於天性與夫上天之當畏祖宗之當尊百姓之當愛財物之當惜至八歲教之誦詩讀書使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及設立宮僚之時慎選名實相符才德老成學問該博之士以充其任浮躁淺露心術不端者不使之與自此日出春宮講論經書涵養德性諳世事委曲辯人物賢否如此則內外輔導咸得其人而　皇太子之德將有日進而人不及者矣臣以菲才蒙加太子少保正係東宮輔導之官敢以此獻　上嘉納之久之又加太子太保　皇太子出閣講學再進少保太子太傅階光祿大夫勳柱國而文升復上章請擇正人輔

導以端聖功乃用諭德王鏊等十餘人內官傳陞画工張玘等二十七員為錦衣千戶文升力諍謂此先朝弊孔類　上初黜之今復啓之耶且無功而冒武職使邊將解體而江南歲役有司請發民入粟授以指揮等官文升復諍以為授以散官可也授之指揮亦能使邊將解體　上皆為停止行建州夷党伏加誅叛械繫京師下法司鞫問巧辯不服文升徐以數言發其奸伏加始惶懼請罪竟寘之南海貴州苗叛文升奏遣鎮遠侯顧溥討之授以方略克其寨數十斬馘數千級苗遂平西虜數入寇甘涼文升請使游擊將軍魯麟擊之而調延綏洮河兵為後繼斬其剽掠者百五十騎虜乃退因御史馬允中題渠河一帶驛遞煩難豪强多勒過關

米糧等弊議定站船二斗各予輪該走遞水夫出辦不許一槩科擾其宿弊稍除又因馬政廢弛題准差官勘處河南開封彰德衛輝等三府陝州等十七州縣山東兗州濟南東昌等三府所屬濟寧州等七十州縣各論人丁每丁五養兒馬一匹每十丁養騍馬一匹共該人丁四十三萬八千五百二十二丁領養馬六千七百五匹騍馬三萬六千八百二十匹直隸真定保定永平順德廣平河間大名等所屬定州等九十二州縣各論免糧地畝每地五十畝養兒馬一匹百畝養騍馬一匹共免糧地七萬七千四十九頃五十一畝有零領養兒馬一萬七百九十五匹騍馬四萬三千百八十匹各照例兩年筭駒一匹其餘人戶收候領養孳生馬駒

其腹天府所屬薊州等七十二州縣其各論兑糧地畝領養各處
解俵備用馬匹至今行之文升又因將材難得乞刊印武經七書
分散兩京武學并各處應襲舍人以作養之又其疏極論在京軍
士疲困戰馬消耗兵器不精將不得人操練無方乞今後凡有興
作不許奏討團營軍士者爲定例其坐營等官務加撫恤不許
擅役科歛每營鍊選精鋭馬步軍各二千員名以爲上兵遇警動
調免致臨行挑選有悞應援仍乞給事中御史等官同年老知識
草場所在官一員取勘四止明白就爲丈量不分內外勢要侵占
俱令退出及後馬軍有將該支糧草預賣於人及將官馬僱人坐
騎事發問罪與僱馬之人罰馬一匹并勅工部嚴令造作器械俱

如式及通行內外衛門各舉將材其操習規矩遵依洪武永樂年
操法五日之操走陣下營二日演習武藝三日不許頻换伏望處
常思變居安慮危恤軍士之疲困念戰馬之凋斃欲其精將欲
其良軍器堅利又將得其人加以倉廩充實雖有外侮不足慮矣
文升又奏臣觀歷代兵制不使權歸于一人漢制有南北軍南軍
護守皇宮禁衛之兵也北軍拱護京師征討之兵也各有所掌而
南軍尤托之心腹其防奸之意嚴且密矣我　太祖高皇帝制兵
之法極其周悉故置十六衛親軍指揮使司不隸五府爲禁兵卽
古之南軍也其他衛俱屬五府以備征討卽古之北軍也永樂復
設親軍指揮使司十二衛所官軍年力精壯者及虜中走回男子

收作勇士常數千餘人俱屬御馬監更番上值委心腹內外官統
領其盔甲器械俱異他軍成化以來勇士精壯者少其數乃至九
千之上每郊祀駕出勇士盔甲與各營無異禁兵漸至廢弛此外
雖有將軍團子手不過千餘朝侍衛退朝後卽散回家皇城之內
防奸者無幾其守衛皇城各門官軍疲弊尤甚乞勅御馬監掌印
內臣同提督勇士并騰驤四衛營太監將見在勇士并四衛操軍
逐一撿選年力精壯者各若干名編次成伍并選老成頭目管領
操練常令在御馬監分番上值仍勅皇城各門守門內官各鈐束
軍官搜撿出入疏入　上因禁兵披重令該監掌印提督官會同
嚴加撿選照依舊規操練上值毋得視常忽忽又應詔言事九一

清屯田以足兵食一存京庫以強根本一停工役以恤操軍一安
流民以弭後患一定世襲以別功勤一治姦頑以清選法一明事
例以恤幼弱一革宿弊以惠貧窮一停追馬以安小民　上悉允
行哈密忠順王者故元遺孽也　文皇帝寵其王予金印使率其
民城哈密居之以通西域貢道其位高而兵最弱忠順王死王母
當國爲吐魯番酋鎖檀阿力所擒因人畜併奪其金印以去鎖檀
阿力死子阿黑麻立以金印歸我文升言哈密國回回畏兀兒哈
剌灰三種共居一城種類不貴不能相下北山又有小列秃乜力
免數種強虜時肆侵凌至難守必得元遺孽襲封理國事庶可懾
服諸番興復哈密不然禍變未已且採甘肅勁關臨因訪得安定

族孫陜巴爲王母弩令襲封忠順王又令頭目奄克孛剌阿木郎
輔之王哈密安定王者朧朧種落也未幾諸番索陜巴犒賜不得
阿黑麻又恨阿木郎射藏賜物曰陜巴賊種也何得王哈密復輕
兵入哈密殺阿木郎擄陜巴及金印以去而使其驍將牙木蘭以
三百騎守之邊臣檄聞內閣丘濬以哈密事重欲文升一行文升
曰方隅有事臣子豈可辭勞但西域賈胡惟覘利不善騎射古未
有西域能爲中國大患者俟當靖之濬曰有識言不可不慮文升
請行眾謂文升不可去甘涼委四方邊事始以兵部侍郎張海都
督僉事侯謙往經畧修嘉峪關捕通阿黑麻賊詐回回二十餘人
戍廣西時阿黑麻貢使寫亦滿速兒等在京文升言此虜既遣使

入貢復擄陜巴金印逆勅使往輒久不報其心輕中國不大創不
戢請以寫亦滿速兒等安置兩廣福建閉關示絕西域諸番入貢
孤其勢且使歸懲阿黑麻當是時西域諸夷皆言成化間我入貢
皇帝先遣中貴人逆我河南至京宴賜甚夥今不撫我我萬里
泛海貢獅子謂我開海道郤不受即從河西貢者受賞亦薄天朝
棄絕我相率從阿黑麻且拒命中國能奈我何哈密奸回又附阿
黑麻阿黑麻遂復入哈密自稱可汗大掠罕東諸夷謀言斜夷數
萬用雲梯攻肅州且躁甘州報至文升曰彼虛聲挾我也土魯番
至哈密十數程中經黑風川哈密苦峪又數程皆無水草貢使往
返皆馱水行使我謹烽火明斥堠整兵以俟彼至肅州我以逸待

千里襲人不爲得策

何威令之不行

勞縱兵出奇一擊必使彼匹馬不返已而又曰非用陳湯故事此
虜終不畏文升召肅州撫夷指揮楊翥至京撫其背曰汝諳夷情
知西域道路朝廷今欲擒斬牙木蘭汝計安出翥曰此賊黠非襲
之不可罕東哈密有捷徑可進兵兵可不十日至文升曰余欲選
罕東番兵爲前鋒我兵三千殿後各持數日熟食兼程襲之何如
翥曰善因令河西巡撫許進調兵食遣副總兵彭清統精兵三千
繇南山馳至罕東仍調罕東番兵乘夜倍道襲牙木蘭是冬進及
總兵劉寧彭清率兵至肅州久駐關外候罕東兵不至乃出大路
乏水草行不能疾牙木蘭詗知遁去我兵入哈密斬首六十得陜
巴妻女獲牛羊三千哈密脅從者八百餘人皆不殺攜歸住四朧

上師還乏糧士馬亦多物故然西域自是知畏中國文升言兵雖
抵哈密然未獲牙木蘭首功亦少進寧及太監陸誾不避節制徒
取空城無益邊事獨軍士遠征勞苦宜陞賞　上念邊臣出塞有
功陞秩有差牙木蘭以千里馬走謁阿黑麻而阿黑麻方與赤斤
蒙古衛相讐殺不能大發兵使別將將輕騎五百圖復哈密復爲
赤斤衛兵所邀殺殆盡乃遣使上書謝罪請歸陜巴及金印于是
文升亦奏還其貢使酬以少金帛而哈密復矣文升又奏薊州永
平密雲喜峯口外洪武間建大寧都司設營州等十餘衛又封建
寧王以鎮之永樂初徙司衛于保定諸內地徙寧王於江西虛其
地以處今朵顏等三衛爲我藩籬朝貢不絕歲久不馴漸生寇擾

可爲未見

宣德四年　宣宗皇帝親率六師征勦正統九年復命出征自是
虜不敢犯弘治初守邊官軍貪功啓釁遂致頻年侵寇大約密雲
境二十四次馬蘭谷境七次燕河營境十七次密雲關外官軍遇
卒多爲虜殺賊皆步入如蹈無人之境久而習玩遂爲虜患況密
邇京師事有大可憂者今守邊馬步軍三萬五千餘兵既增多不
能獲一虜以爲功請督責鎮巡等各陳守邊衛民方畧又今宣府
大同等邊各分爲三路鎮巡官居中左右叅將各一路而薊州獨
不然請令熟計其便以聞奏從之時李杲等誘殺貢夷三百餘人
虜衆大鬨文升等奏遼東總兵李杲始繇叅將守府有罪不誅渦
守茲任體肥不能騎射臥享富貴頗肆驕淫都御史張玉才非撫

御不能禁革奸弊下不畏同事輕侮太監任良剛愎自用賄利
是求以致邊備廢弛胡虜憑陵失機僨事屢敗不聞乃任縱下人
恣爲誘殺情罪昭灼先以廷臣會議請各徵還次以諫官論劾請
各更代有旨報寢命下之日士論洶洶杲等自知罪惡不惟無心
職事抑恐衆心不附而外夷終懷疑貳乞俯從廷臣之議少重言
官之請徵杲等待候勘報至日果有誘殺之情則置之重法不則
別爲議處命任良等姑不取回促傾佐所按復奏虜寇大同邊患
方急文升奏大同宣府二鎮爲京師藩籬防禦不可不慎弘治十
年北虜進貢因賞浸薄去歲秋冬潛入河套間至寧夏延綏大同
等處搶掠殆無虛日官軍疲於奔馳今又寇東路陽和深入蔚州

遂至廣昌大同屬縣擧遭蹂躪侵犯宣府我之藩籬十損四五已
請命平江伯陳銳戶部侍郎許進等統領京軍勦殺欲其指日克
平以紓九重北顧之憂今經一月虜勢益甚內外驚懼恐此虜不
退加以芻糧不繼延至秋深或繇鴈門三關搗太原或繇紫荊等
關掠保定或繇白羊等口而入近京師事之可憂莫大於此近本
部奏准潮河一帶命都督李潞居庸關一帶命都督張晟各統領
京營官軍三千紫荊等關命襄城伯李鄘統領秋班馬隊官軍二
千前去防守又奏命本部左侍郎王宗彝前去黃花鎮天壽山居
庸關白羊口等處一帶工部左侍郎史琳前去紫荊等關會同各
該鎮巡等官經畧邊務蓋防虜突入以絕將來之患切見宣府大

同延綏三鎮遊奇官兵見在大同者凡萬八千本鎮常操堪以出
戰官軍亦有數千之上京營官軍并奏帶頭目人等又有萬餘共
三萬有奇若使調集一處運謀設策虜賊雖衆亦可取勝況大同
素爲用武之地其中豈無驍健邊務之人惟在委用何如今各鎮
守臣擁兵觀望宜乎逆虜久不退去宜勅進等會同宣大二鎮守
臣博訪諳曉邊事者令各陳所見懸以重賞鼓舞士氣或密遣勇
敢之士搗彼巢穴又先年蔚州增設叅將一員以絕東路南入之
勢復以邊方無警革去又將蔚州衛并東西馬房官軍各調宣府
防守以致虜賊得至蔚州其蔚渾二州迤南俱有高山峻嶺若二
處防守得人虜豈能入宜照舊例於蔚州暫設分守叅將一員其

朔州乃大同腹裏地方咽喉亦多可命大同守臣選謀勇兼濟
軍職以守其地疏入 上曰陳鋭等師久無功已有旨更替北都
督李澄等令速往治事餘皆准擬行 皇太后清寧宮災 太皇
太后 皇太后同居仁壽宮 上命文升與工部急議修建文升
上言團營軍欽於役甚矣不可復相若楚蜀災亦不勝採伐而三
廠有儲木尚有材太僕馬惜薪薪其價可以資工匠木石費也不
足則幸發內帑數萬金以繼之報可迨落成公私不困 皇太后
徙居之帷甚于文升一子錦衣百戶賜錦幣亦優等正月朔日陝
西西安延安慶陽潼關等處地震有聲韌城縣震尤甚自朔至望
震尚未息縣東安昌八里徧地二服湧水有震開裂縫長一二丈

或四五丈者湧出溢流如河是月十五日虜酋火篩擁衆入寇榆
林文升上言地乃靜物止而不動動則失其常也考之古典地震
乃臣不承於君夷狄不承於中國之兆歷代固有地震未有震於
正月朔日者亦未有震裂湧水如河者此乃非常之異古今所未
多見也陝西四隣番虜而延慶二府又與河套密邇朔日地震未
已而胡虜十五日擁衆入寇夷狄侵陵中國之兆亦已明矣臣聞
此大異驚愕莫知所措卽今小王子部落日衆精兵數萬其酋首
火篩者梟雄桀黠往往以詐計敗我官軍觀其所存其志非小今
海內民困財竭兵衰將懦文恬武嬉法令不振此正安內攘外之
時修德弭災之日也伏望 陛下祗畏變異修省克責行仁政以

安養斯民重臺諫以廣開言路惜府庫之金帛重爲樽節以備緊
急之用無益之齋醮暫免修設以省浪費之繁念餽運之空虛止
傳奉無例之官憫畿民之艱窘禁奏討有礙之地今虜在河套正
在用兵之際乞將陝西織造羢褐內臣盡取回京以蘇一方軍民
之困宗社生靈不勝幸甚奉旨准行時方命保國公朱暉總諸路
兵赴榆林覘虜酋所在潛師河套搗其巢穴會夜大霧虜聞警驚
遁既而北虜火篩大入大同殺掠吏民文升乃薦保國公朱暉等
十餘人俾選練營卒待報啓行責沿邊諸將堅壁清野謹烽火急
收聚虜雖訌不能深入而會吏部缺尚書已首推文升矣給事中
言兵部非文升不可於是用倪岳而特加文升少傅以慰賞之南

京鳳陽有風雨之變文升因言當減膳撤樂省躬修德節財用以
固邦本御經筵以講治道絕宴遊之樂罷不急之務凡臣工所上
疏有益治道者採擇施行各處織造有不合 祖宗制度者暫且
停止乞勅南京內外守備大臣痛加修省軍馬時加操練門禁嚴
爲防守一切防奸禦侮之事悉心經畫并增設江西按察司副使
一員嘗駐九江整飭兵備上界湖廣下至建陽一帶衛所俱聽提
調凡地方防守便宜悉從計處以爲南京保障又條修省十餘事
曰法乾健以勤聖政謹天位以光繼述重郊牲以副聖敬取名儒
以正雅樂革因循以正祀典時會議以節財費開言路以防壅蔽
減科派以固邦本修內治以攘外夷免提解以息勞民 上曰卿

條奏事宜足見忠愛所司其各看詳以聞 上嘗鑄玄帝像二使中官送之武當山文升爭之切入謝 上上謂卿言是業已行矣其戒中官自斂飭倪岳卒文升竟爲吏部尚書陳本部職掌十事一息奔競乞命科道指實劾奏內外官之奔競者一崇儉朴乞通行中外官員服舍鞍馬飲食器用俱遵守舊制以爲民範違者罪之一責成府正乞通行天下知府俾各修政安民如奸吏舞文而不治官屬怠政而不懲小民被災而不恤嘗平乏糧而不積城池淤塌而不修盜賊充斥而不捕者罪之一舉用賢能乞通行各撫按官但有屈在下僚才堪舉用者具實奏聞以憑酌用一論年勞請自今推用官員一以歷俸多少爲序若有才德出衆者乃不拘

此例一嚴考覈請令兩京堂上官歲開屬官政蹟於本部以憑考覈一給散官謂在外官員有不係撫按請給散官而擅系銜者罪之一查功蹟謂舉人署學官職事者必有功蹟方許炤例實授一專職掌謂官員給授勳階係驗封稽勳二司分掌近俱隷驗封欲請改正一預選官雲貴兩廣四川遠在萬里外其郡縣正官有缺請扣查將滿先選人代之 上從其議明年當大計天下吏 上召文升至煖閣而諭之曰天下覲吏畢集卿其用心採訪毋縱毋枉以彰黜陟之典文升頓首曰 陛下圖治若此宗社福也敢不仰承乃令中貴人掖之下階自是所汰不職者二千餘人皆當至考京僚而給事中吳舜王蓋自以躁妄當斥因先事誣論文升及

都御史戴珊欲兩持以解文升等自其係謂兩人不謹實跡皆有文卷 上命查考文卷以聞文升等乃據舜蓋爲人所奏實跡上之則舜惡尤甚 上命舜落職爲民蓋冠帶閑住人亦無間言雲南夷猛密叛木邦不肯下有毛叅政科者以平猛密自任或言須孟養兵乃可科遂檄兵思祿思祿輕科欲不與則憤猛密叛木邦兵之則見弱乃以羸卒數千應科攻猛密猛密笑曰毛官人欲以孟養殺我我姑以一命待之遂介馬來衝孟養兵原無鬭志大敗又設伏邀擊殺獲且盡科僅以身免孟養之帥思祿怒大發兵破猛密取蠻莫等十七寨撫臣諭使還猛密寨不聽則請討孟養下廷臣議文升曰孟養所云報讐者名爲我也且蠻夷自相攻殺而

我且爲不令之臣役何也請毋發兵而以詔旨切責孟養諭之利害孟養大懼上書謝罪因盡歸猛密十七寨猛密亦上書陳謝上悅滿九載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已又條汰冗員育人才惜民瘼清屯田重鹽法廣儲積撫流移革吏弊修武備慎刑獄十事皆優詔嘉納始文升之爲都察院兵部與吏部王恕皆知無不言恕直而剴文升練而詳每一疏出天下爭傳誦之而所樹立亦堅定中貴人李廣敗時王恕久已去公卿無不見染者彈疏帽上獨不能及文升以是名聲益著 天子亦嚴而憑之迨任兵部久虜警充斥不能盡得諸少年心而在吏部且八十力亦微倦 天子方嚮信大臣劉大夏戴珊等文升與內閣劉健等皆不能不少讓矣

上崩梓宮當出德勝門文升以君臣分深徒步號哭二十餘里不
稱疾 武宗立諸大禮皆預與劉健爲首而慰賜亦加於弘治初
時承運庫臣言 上即大位吉凶之費黃金五千兩白金百八十
萬兩戶部計無所之則有欲裁諸王賜併借公侯勛親莊田租課
者文升言 人主即位首推恩恩未下而先奪之非禮也時已預
覈諸藩司及大郡帑積數請使進之可得數十百萬果足而弘治
籍寧晉河間靜海皇莊地悉以予民而收其賦爲 太后兩宮用
中 上最愼名器然傳陞者猶七百六十三人文升悉革之又請
因華中貴人之主莊者御馬監太監王瑞謂造大婚禮器物應用
儒士李凱等七人楷篆西天西番字巳得請矣文升力持之曰此

曹皆昔考察無行且不長于書者而復用之何以杜倖門乃別選
八人以進而給事中安奎因劾得王瑞納賄狀劾之瑞愬恚詆文
升抗章更下府部內閣大臣會議大臣科道皆助爲之辨竟如文
升請文升因乞歸不許當是時幾巳內移而文升居位久其左侍
郎焦芳鄉人也而覬之先是文升與大夏不協文升與許進劉宇
皆河南人文升薦進提督團營宇總制宣大軍務大夏見 孝宗
因言宇之過幾于不免戶部侍郎王儼兵部侍郎熊繡皆湖廣人
儼與大夏姻親繡以廉著文升欲抑儼等引進劉宇會兩廣缺總
督文升薦繡往補之繡不樂於外請吏部辭不能得繡憾之與李
東陽謀去文升以大夏代其任乃諷同鄉御史何天衢疏劾文升

衰老不任文升遂力求致仕疏前後至二十一 上乃允而御史
王時中謂兵部尚書劉大夏刑部尚書閔珪謀代文升爲文升劾
大夏珪二人皆賢者相繼亦懇歸而焦芳坐得文升位矣時司禮
太監李榮亦河南人爲芳內援故李東陽之謀不行文升之歸
人主尚優禮之賜勅予賓錢錦綵馳驛以行月給廩米六石歲給
夫八名供帳傾都嘖嘖以爲留侯疏傅不能過也歸之又三年而
焦芳猶修郤搆于中貴人瑾用小帙削其官秩尋卒年八十五明
年瑾誅芳斥贈文升太傅諡端肅予祭葬嘉靖初加贈特進左柱
國太師文升之卒無幾而大盜趙鐩亂河南行剽至禹州以文升
家在焉捨弗往攻破泌陽焦芳巳逃匿毀其家發焦芳䘴取其衣

冠縛藁若人者而磔裂之曰恨不爲天下殺此賊人謂盜亦有公
是非云
太常氏曰前輩有云恕直而剴文升練而詳又云恕強笙近名文
升練笙用術雖未必盡然而其才品可概睹矣三原骨氣剛故疾
風雖發而勁草不搖禹州力才宏贍故糾紛在前而利器逈別若
各有偏勝然者其於兵事則三原何得望禹州語用人則三原所
獎拔至今稱爲名流禹州之黜劣杜倖猶可庶幾其獎拔於下僚
者何人至抑熊繡而進劉宇不亦左乎三原不爲矣余以爲三原
位冢宰而禹州爲司馬厥乃兩得之然禹州爲司馬一意息民不
輕用兵以取功名誠有大臣之道而侃侃正論不怯於迂直之機

皦皦直節。不污於李廣之敗。豈得盡謂之術哉。亦其識以絜正。故品亦從之云。

劉忠宣大夏

劉大夏字時雍。其先世爲東平人。自宋而有都統制實者。從南徙。著籍華容。十二傳而爲按察副使仁宅。以循吏名。仁宅有子。是爲大夏。舉鄉試第一。明年中會試。又明年廷試高等。改翰林院庶吉士。居二載。解館當留。而大夏自請試吏。識者已知其有經世志。授兵部職方司主事。於疆埸堅弱虛實。力爲考究。遷員外郞。進車駕司郞中。遷爲職方司郞中。其所奏覆。概中肯綮。時時當　上意。大司馬倚之若左右手。而是時中貴人汪直與保國公威寧伯比而創邊釁。大夏欲抑詘之不能。時時扼腕。安南黎灝破侵占城地。西畧諸土夷。敗於老撾。中貴人汪直欲乘閒討之。使索英國公下安

南調兵食牘。大夏匿弗予。尚書余子俊爲揚吏至再。大夏密告曰。釁一開。西南立糜爛矣。尚書悟乃已。又永樂閒勅遣大臣分行各處。凡民閒子弟二十以上爽健者。皆選取以備侍衛。頗騷擾。其軍悉隷府軍前衛。數至二萬有餘。立千戶所二十五領之。年至六十驗有老疾。實狀兵部奏請疏放。仍於本州縣炤名選補。至是子俊議差官點選。時選處多饑饉。以大夏言停止。朝鮮貢道。繇鴉鶻關迂廻數十程。又苦建州遮道。奏請繇鴨綠江。便尚書欲許之。大夏謂繇鴨綠江誰不知便。顧令自鴉鶻關繇遼陽。經廣寧。過前屯。入山海關。迂廻四三大城。殆有微意在。乃弗許。大夏居職方久。賢聲甚著。虜寇大同。邊帥失律。中外震恐。調發戰守。無虛日。皆倚辦焉。

識勞林而部辭京堂而外其志在經濟如此

兵部右侍郎鈌中官有欲薦大夏者遣人言於尚書與一往見大夏巽辭謝之卒不往吏部又議以太僕卿處之大夏私語所知曰郎中轉京堂固人所欲但吾做秀才時見府縣政事不得其平輒曰使我做時其事當如何行其事當如何罷今幸登朝不得一親民官非素志也況郎中一出非知府卽叅議官階崇重何爲不可位恐人負官耳吏部乃陞大夏福建叅政後遷布政使眾官至大司馬嘗言所以至今日得叅政布政之力也其在福建職巡海海道兵久弛而倉儲旣夢干盜卒難就理大夏曰在得人耳謀於鎮巡首選衛所軍政官而擇其尤者總諸水寨兵造戰哨船各若干艘緩急異用葺倉計儲立收支法寨設一館而稽察之不半年海

道肅然弘治三年陞廣東右布政時監督諸軍平後山賊軍人俘賊屬數中有女子儀容閑雅步止羞澁呼問乃潮州士人家女被賊擄去長欲收爲妾鸞婦妬忌育以爲女大夏惻然門之一室令二老婦守之統軍都指揮王永意其欲得之給與衣案鉛粉又半月出視光彩動人大夏問其所願答曰願回本鄉大夏曰回鄉須差軍護送千里之程豈勝汙辱乎乃擇里老見其者嫁之且以斂牛賜其家耕住嘗過崖山弔大忠祠念宋慈元后陵寢無主輒泫然曰后與張陸二臣同死國今大臣有祠而慈元不祀於義弗稱謀爲之立廟人感其義不日而就再爲浙江左布政使大夏三任藩宜日夜講求民瘼吏弊所創革必經久不爲目前計一切以身

向知非吉兆

當之而旌尚風誼舉隱逸試士經術不小倦陳憲章者以道學名一世少許可顧獨與大夏善而稱之曰劉公愛民如子守身如女毋論於今人中卽古人中亦未易當也時河決張秋詔大夏以右副都御史往治之祀河神而所焚帛灰結若人形物議洶洶大夏不爲動大夏乃循河上下千餘里且察利害集河南山東二省守臣議之大夏曰河性猛悍張秋乃下流襟喉未可輒治治於上流分道南行復築長堤以禦橫波且防大名山東之患候其循軌而後決可塞也疏上報可工方興而張秋東堤決奪運河水盡東流繇東河舊鹽河以入於海決口濶至九十餘丈檣運愆期時訛言沸騰謂河不可治宜復海運或謂陸輓雖勞無虞乃復命太監李

見事審確有定力

興等協治之大夏竟以前議乃自上流孫家渡疏其壅可三十里復疏四府營之壅可十里聯長堤起河南胙城盡徐州經滑長垣東明曹單諸境長三百六十里以分大名山東水勢而別河張秋之南以通運艘五旬而事竣運艘無滯功重而費輕逾於徐有貞甚璽書褒賞十年虜入塞師行乏軍興大夏以戶部左侍郎出經畫戶部尚書周經曰諸邊糧草半屬京貴子弟此行剛且取禍大夏曰處天下事以理不以勢定天下事在近不在遠俟至彼圖之至邊召問父老得其要領一日榜通衢云其倉鈌糧幾千石每石給官銀若干凡境內外官員客商家願輸者米自十石上草自百束上聽雖中貴子弟弗禁也不兩月積蓄有餘蓋往時糴米法糧

百千石草千萬束方聽以故中貴子弟爭相為市轉買邊人糧草
糴運牟利十五此法立有粮草家自得告輸中貴子弟即欲收糴
無所得邊人言自劉侍郎收市法行倉場有餘積私家有餘財矣
還奏宜府地險積寡已於東城置倉數十間未有以實之而順聖
川地肥饒屯田園種之外尚多私占請令巡撫巡按等官清查歸
官其軍餘原額屯田園種者每分額外量與餘田勿令過二十畝
清出歸官者或原人領種或別召承佃每畝起科納糧三升草一
斤與東西二城并蔚州衛屯田糧料俱令運赴新修米倉及附近
草場上納倘宜府不足於農隙時運去備用其他地方及西城蔚
州二處不足宜發銀就彼糴買不得那借至右懷來城極為要害

亦須增置倉廒糴蓄糧料以備倉卒之用戶部覆奏從之已何移
疾乞致仕大夏素倦功名既築草堂而居之僅數楹天下因稱之
曰東山先生會廣東西督撫缺即家起大夏以右都御史任之其
吏人思大夏遺愛鼓舞稱慶大夏亦精心無倦裁省供億禁斥貪
殘一時肅然盜賊亦為之衰止大夏之在廣東西一歲所冊求去
皆不許已何召為兵部尚書力辭復不許俛延謝　上御煖殿召
問之曰朕數用若而數辭疾前後力辭者何也大夏對曰臣老且
病今天下民窮財盡萬一不虞責在兵部臣自度力不足辦此故
辭耳　上默然居數日復召問曰徵斂俱有常何至今而獨言民
窮財盡也大夏曰正謂其不盡有常耳他固未暇論即臣在廣而

廣西取鐸木廣東市香藥費固以萬計　上曰若謂者言之固已
停止矣其他徵斂可一一議而革也於是　上益察知大夏廉且
練事時左都御史戴珊亦以材見知　上嘗常朝坐金臺有宣必
大夏與珊偕時虜數犯邊而太監苗逵者在延綏實搗虜營妻子
小有斬獲乃以捷聞　上銳之審謀令帥師搗虜而問大夏曰若
在廣知苗逵之搗虜乎延綏至今少息有大夏對曰臣在廣不知
然聞之從征將士知之所俘獲婦稚十數耳幸而大虜方深入不
相值值之則無噍類矣　上曰即爾　太宗何以屢得志於虜大
夏曰　陛下神武故不後　太宗而將領士馬不能什二三擬也
且其時淇國公丘福小違節制而舉十萬眾悉委之沙漠奈何易

言之度今上策惟有守耳珊亦從旁贊其語　上遽曰微二人吾
幾為人誤蓋前是　上以問大學士劉健亦力言其不可　上猶
未信也修清寧宮肯下部役軍萬餘人大夏請減十五督工者訴
上　上令內臣語內閣擬旨責大夏閣臣李東陽曰惜軍力兵部
職近劉尚書輒以老辭朝廷下溫旨勉留尚請未已若詰責彼將
以不職固辭更於何處得如此人用內臣以告　上欣然如大夏
議是年以災求去不許大夏因　上言臣比乞休未蒙俞允然臣
衰劣多病凡百弊政不能振舉姑以臣所司兵政論之如京師官
軍在衛者苦於出錢在營者困於私役逼令逃亡江南軍士多困
漕運破家江北軍士多以京操失業竭軍民之力以運糧儲而濫

令者不知癈生民之財以買戰馬而私用者罔概鎮守者或害一方守備者或害一城邊軍最苦而歷賞恆施於勢要禁衛最嚴而苞苴公行於肘腋其他尤難言者不敢備論凡此皆鞏諭所謂臣職所司者而臣才不能爲朝廷分憂力不能爲軍民除害以致人怨上升天怒不解乞放歸田里別選賢能以救茲弊　上曰卿列各求退已有旨不允宜悉心職務毋再固辭所言兵政弊端仍明白開具以聞於是大夏復條列言之謂在京官軍苦於出錢其弊不止一端如包辦秋青草價給與勇士養馬比較逃亡軍匠責令包工僱役或幫貼錦衣衛夷人馬匹或加貼司苑局種菜軍人內外官員造墳皆用夫價接應公差車輛俱費租錢其他使用尚不

止此又管營內外官員率於軍伴額數之外摘發在營操軍役使上下相襲視爲當然又江南軍士漕運有修船盤剝之費有監收斛面之加其他措兌難以枚舉以致逃亡日多則撥及全戶使富者日貧而貧者終至於絕江北官軍每遇京操雖給行糧而往返之費皆自營辦況至京即撥做工僱車運糧而雜撥納辦有難以言盡者又糧運初徵之里胥納於官府轉兌運舟及到京倉耗折之費率五石而致一石今京師投充勇士軍人收充幼匠廚役按月坐支一石是一人坐費軍民五石矣又官馬出於民間收養或犢令買補公私使用草料之費一馬或至數十金而私撥借人累無忌憚又鎮守守備等官恃勢貪婪無所不至其甚者冒功以

大杜使權之門

獲歷賞而邊軍不敢與爭請謁者多懷賂以入權家而守衛不敢加詰凡此皆乞俯賜施行嚴加釐革　上曰卿所言兵政弊端明白切要正宜嚴加禁止可仍會所司議處以聞　上嘗詔諭曰事有不可每欲召卿議又以非卿部事而止後有當行罷者卿揭帖啓朕大夏對以不敢　上問何也曰先朝李孜省可戒　上曰卿與朕論事豈孜省比曰臣下以揭帖進朝以揭帖顯行何異前代斜封墨勅　陛下宜遠法帝王近法　祖宗事之可否外付府部內咨內閣可也如用揭帖上下俱有弊且非後世法臣不敢效順
　上稱善嘗召問天下何時太平朕幾時得如古帝王對曰求治不宜太急凡用人行政即召內閣并執政大臣面議行之但求順

理即致太平刑部尚書閔珪持法忤旨　上與大夏語及之而怒大夏曰法司持法任其怨而　上任其恩似未足深怒也　上曰古亦有之乎對曰孟子云舜爲天子皐陶爲士師執之而已　上默然已而曰若固爲閔珪解也大夏惶恐頓首謝　上徐曰珪第執之過耳亦老成人何得輕棄竟從珪議　上嘗召問近日外議云何時刑部主事李夢陽以論戚畹詔獄禍且不測忽有旨釋放大夏對曰近有旨付李夢陽中外懽呼聖德如天地　上曰夢陽指斥戚畹且語言狂妄朕不得已詔下獄比奏上朕問左右云何應曰付錦衣捷而釋之朕知此輩得旨即重責致死以快中宮之怒使朕受殺直臣名不忠如此朕以故釋復職北邊缺總兵　上

此公在事安有嘉靖庚戌之忍

語內臣諭大夏用李本本外戚所薦也內臣言大夏得傳帖尚甦
奏安肯聽奴口語 上默然一日能朝召大夏 上手書一帖付
大夏帖書李名大夏退至部語同列曰此非將才豈可爲大帥明
日別推二人上內批竟用李李去無幾劾章任 上謂大夏曰悔
不用卿所薦北虜小王子遣使求貢方急又焼殺墩軍大同守臣
以聞大夏具奏北虜入衆即今在宣府地方作牧亦有東行者若
寇宣府山勢險阻若寇大同有延綏游兵在此必與朶顏相通留
虜衆於宣大邊外以制我之兵分遣精銳或從喜峯口或從燕河
營不數十里即係腹裏朝入搶掠夕可計歸乞揀精銳官軍於永
平密雲等處相機截殺仍揀集順天眞保等八府民兵備護京師

聖主

사人

俱切中機宜一日 上問諸衛所卒強可用否大夏曰衛者臣但
言民勞而卒殆甚焉何以作其銳 上曰在衛有月糧征戍有行
糧何乃窮也對曰江南困轉漕江北困京操乞困又不止此且所
謂月糧行糧者半與其帥共之能無窮也 上嘆息曰朕在位久
不能知何稱爲人主居數日令九卿大臣各以其職言軍民弊政
而擇行之莊浪土帥魯麟爲甘肅副將求大將而不得恃其部落
強徑歸莊浪以子幼請告有欲予之大將印者有欲召還京處之
散地者 上以問大夏對曰彼虐不善用其衆無能爲也然未有
罪今予之印非法召之而不至損威乃爲勑奬其先世之忠順而
聽其就閑麟卒怏怏病死 上復謂大夏京輔左右肘而窮欲宿

兵於其地大夏言京西保定地方獨設都司領兵衛仰思 測
恐亦是此意未幾有御史建議及因請以保定操卒萬人還之鎭
以爲西衛而東兵納之密雲薊州以爲東衛報可而中貴人監京
營者恚失兵爲役造飛語揭之宮門 上以示大夏而諭曰禁地
豈外人所能及不過此曹不利失兵耳又問大夏兵餉何以嘗之
大夏意欲削鎭守中貴人對曰臣無暇及他鎭即在廣而廣之會
城撫按總兵三司供億不能敵一中貴人餉何以不乏 上曰然
第祖宗來故置此輩已久安能遽削之今必令廉如鄧原麥秀者
而後補不然始闕焉可也司禮監太監陳寬選才幹中貴人 上
面命大夏偕大夏對曰故事獨太監專之非外臣所與聞 上曰

豈憂此曹惡汝耶我在何憂惡卒命大夏與英國公懋偕往而中
貴人苗逵恃夙貴恥不肯與選 上業許之矣既而謂大夏有不
至即參奏大夏曰如前旨何 上曰吾雖意許之未發也何謂旨
既而逵果不來大夏與陳寬等參上 上切責逵示若逮繫者而
姑宥之 上復詔大夏諸司言弊政許奏而不及御馬監光祿寺
者何夫弊莫甚於此二曹大夏曰 上悉之幸甚在獨斷而力行
之耳光祿寺成弘以來添有坐家長隨七八十員又有傳添湯飯
內臣一百五十餘員天下嘗貢已不足用乃責京師鋪戶買辦官
中不給負累市井賒借至是大夏因應天鳳陽淮揚蘇松等處民
饑盜起以前事執奏曰光祿日辦卓面不勝查筭日殺牲口無慮

數百旣已損民之財尤虧愛物之仁疏入 上覽之惻然下令裁
減歲省金錢十餘萬特勅兵部侍郎同給事御史清理裁減官民
乃蘇自是中貴人聞而有側目大夏者矣 上嘗諭大夏一侍郎
才足任大夏不對再言之又不對 上悟曰吾所言者才不暇及
大節卿不對者是也旣而大夏亦稱一侍郎才 上因劉健亦稱
之其人負虛名而寡實用且擅作威福在陝西巡撫時與鎮守內
臣同遊秦王內苑斷打墜水貽國人之笑及任戶部侍郎參贊北
征惟以叅奏總兵官爲事不能畫一策以裨軍旅 上又言健復
稱其鄉人其甚不合朕意內閣亦豈可盡托後知之乃都御史許
進劉宇也宇竟以媢嫉敗而兩侍郎者亦皆不稱 上自是益

信大夏與戴珊賞賚金幣餚饌禮無虛月至以玉帶麒麟服賜大夏
鎮守延綏都督僉事張安巡撫都御史陳壽上疏謝恩謂北虜勢
甚猖獗 皇上勅內外文武大臣統率天兵又勅大臣總督軍餉
招募土兵以致地方無虞戎馬遠遁疏下兵科參之大夏覆奏
謂延綏自去年賊入河套命將出師以來物議沸騰章疏旁午有
言其老師費財殃民玩寇者有言其擁兵自衛坐失機會者又有
言其紀功冒濫陞賞欠當者而張安陳壽俱當鎮巡重事不能保
障地方正宜內懷慚懼外脅忠謀亟修殘破之邊防俟恤已疲之
士卒以圖新功用贖前罪乃敢繆爲虛詞上瀆天聽掇拾陳法本
難輕原但各官見守邊方難便拿問宜薄示戒罰行之各邊以爲

佞臣之戒命特原之大夏又言近本部奉旨具奏弭災事宜乞傳
陞乞陞官請暫停月俸幼匠廚役請加沙汰各項管事內官請再
不增添四衛勇士軍人請不許冒濫是皆弊政之大者然事屬外
庭者俱蒙准行而稍涉禁近者仍令查奏臣等至愚莫知所以乞
俯賜覽納斷然行之命傳陞乞陞文武官疏名以聞幼匠廚役月
米減三斗各門并倉庫等處內官司禮監查奏定奪勇士并四衛
軍人御馬監具名數以聞又命取回南京蘇浙等處織造內臣止
行鎮巡等官督理織造亦從大夏奏也內臣益銜之一日 上召
大夏入御榻前 上左右顧近侍內臣退避去奏事畢復來對一
日對久欲起不能 上命太監李榮掖大夏出榮且扶且請曰吾

輩行事多矣老先生幸隱惡揚善大夏曰 聖上天縱聰明非於
政事外未嘗敢輕易毀譽人其今日力求退 上曰李榮每稱卿
出於老太監踪迹疎遠何以得此榮曰當朝大臣公名第一榮何
敢蔽賢又一日召對良久曰述職者集矣諸用事大臣皆杜門若
卿門何必杜也因手白金一錠授之曰小佐而廉且屬毋廷謝恐
他人或觖望一日欲有召大夏在班恐不免御史糾故已之且曰
汝同列有忌者蓋是時劉健爲內閣首臣馬文升以師臣長吏部
皆爲老而大夏珊獨屢召不能無少望而偏聽之說進然 上益
重之珊以老病乞骸骨偕大夏一從史 上謂珊卿何以亟求去
珊不敢對大夏爲言珊貧病且用身率先御史而病弗勝御史當

見彈射不便 上曰士人留咨墾咨且為強留瑚獨不能為朕留
耶且天下尚未平何忍舍朕已泫然者久之瑚與大夏皆叩首泣
出而相謂曰先此皆吳俄而 上崩 武宗立大夏條奏十餘事
皆詔劾有詔行先是兵部侍郎熊繡等奉勅清査騰驤四衛軍人
勇士其冒食糧者一萬三千九百有奇宜除其名籍各餘發原
衛民丁及失逃鄉貫者發京衛各收充軍役送營操練自後內臣
所進勇士必實其家屬乃聽補役復役必兵部月一驗送而後廩
之凡五年必籍其人而覈其數衛官軍數必繇兵部考選賢否以
定去留署為例從之御馬監太監甯瑾恐不給用乞改正其籍仍
留之 上省皆劾其沮撓章下兵部大夏言無籍之兵月充禁兵耗

費國儲不可勝計此百年宿蠹也今兵且釐革 先帝龍馭已上
賓而瑾政詔謀實宗社無疆之休前弊方除遂其事者自當償罪
不暇而瑾等肆無忌憚輒敢抗阻大傷國體又不止如前須費錢
糧而已 陛下嗣 先帝之大統且守 先帝之善政若謂役使
乏人則宜德以前元未有今日之多冒補未有如今日之濫亦未
聞其用之不足也況今查革之餘尚有二萬四千四百二十餘名
使皆不私占人皆供事亦足用矣臣等既奉旨議處若於此撓阻
之情容隱不言則廷臣必能言之科道官必能言之天下之人必
能言之臣等上負國恩何從逃罪其查出冒充之人宜如繡等所
奏特賜施行諸玩法妄奏官員俱各收考以為後戒 上以遽及

者多姑宥之既而給事中周璽等歷數災變欲盡革弊政以求感
通之實大夏因言裁革冗員及取回添設內臣本部皆蒙俞允之
旨奈何部覆未乾倖門復啓如金琦已裁革輒敢倖求管事齊賢
方取回即遣韋興補之旨臣等匡正無術使 陛下之詔旨徒須
而人心之狃玩如故伏乞罷琦事任止存其千戸職俸韋興分守
五令於太和山司香今後但有違命妄陳者聽言官及本部執奏
明正其罪以為貪緣之戒不聽會以太監為鎮守大夏言韋興一
人之用似乎未足深惜但朝廷治體之得失 皇上大孝之隆替
胥此焉係非尋常用人比也臣請為 陛下言之夫添設守備內
官非舊額者一體取回此近日明詔本部奏革齊玄又近日所奉

旨也方韋復用徒使新令不信於天下況興於成化年間引用儉
邪進獻奇巧大壞朝廷之法 先帝嗣統之初斥興不用臣民痛
快天下共聞今泰陵之土未乾而令奸黨之徒遽進恐於 聖孝
不為無損其事似小所虧甚大乞從科道論列罷興勿用不從
上少從左右為狎遊幾已露而大夏事與左右忤時載瑚已卒大
夏遂與馬文升相繼乞骸骨詔進大夏光祿大夫太子太保賜璽
書乘傳續廩結扶瀕行又賜白金彩幣寶鏹大夏歸未幾而逆瑾
亂政與中貴修大夏郄劉宇又微聞造膝事銜之與焦芳比而譖
諸瑾曰籍大夏家可當邊費十二於是以廣西土帥岑濬事波及
大夏而訊之欲坐以激變死中外識不識咸謂濬不反何名變事

與大夏不相涉何名激而無敢以語瑾者屬三法司議左都御史屠滽言撿律劉尚書無死罪瑾慢罵曰即不死可無戍耶李東陽特居内閣首不能直抗瑾而婉解之又瑾所使使詗大夏家實貧始永戍甘肅衛大夏怡然就道所至人聚觀相指識爭捐金以資道路費大夏謝不受居甘肅久之買墓地意終焉瑾誅始赦歸尋悉復其官爵於是言官交薦大夏謂當復其廩秩而中貴人在事者尚不平不許大夏杜門教子弟爲敦睦拊鄰卹以貸子姻族天下猶以大夏存亡爲重輕居數歲卒壽八十一言官推復大夏詔予祭葬特贈太保謚忠宣大夏平生不以勢位自居所至愛民如子民亦愛之如父母遇事有當行未嘗洗泄有疑未明者不以

公移顯行雖屬官亦具手簡直述其事紙尾書名以故所委事無大小無不盡心力不相欺負功名富貴子孫福澤泊如也大夏嘗曰居官以正已爲先所謂正已不特當戒利亦當遠名嘗作壽藏東山陽自爲記

太嘗氏曰宋人有言立朝以正直忠厚爲本偏至者蓋有之兼而得之其惟劉忠宣乎昔人有云恕強差近名大夏弱差近實不知惟其正直而以忠厚出之故圭角風稜渾然不露書所稱直而溫剛而塞記所稱廉而不劌是已非真弱也忠宣之言曰居官當以正已爲先所謂正已不特戒利亦當遠名此固其近實之道也不然以剛出之其於三原之近名也異有幾公之所以結主知而得行其志者亦以此若其始辭俞范繼辭京堂非實心任事其孰能之其匿安南之牘稽邊倉之糧罷匈麟之職殊有妙用止揭帖之命可謂能遠權勢且杜小人侵權之禍矣要其遭遇　孝廟眞千載一時雖惓惓以軍民之困苦終未能一出之水火亦繇龍馭之上賓耳弇州謂主聖而臣微有不及其然乎其不然乎

許襄毅進

許進字季升河南靈寶縣人十歲隨父教諭許聚任安定授禮經天順壬午領鄉薦成化丙戌舉進士七月教諭卒巳丑服闋授浙江道御史庚寅丁母何氏憂癸巳服闋復除山東道御史乙未命巡按甘肅都指揮周敏私騎官馬奏問如律黜貪暴官王文等數十餘人上下肅然岷鄰番夷人利其貢物淅結爲親致剽掠居民爲邊方害進於西寧俟口等處增設橋寨遣指揮劉琥等分兵守之遣番僧楊和尚往諭利害禁結親邊徼遂安河州致仕兵部尚書王公竑名素重爲族侄王紹誣奏不法事進辯理實紹於法王公不謝進亦無問遺禮人兩多之丙申十一月回掌道事戊戌冊

命巡按山東事干宮吏及豪右多覊縻不批行所司貪汚盈風解組長清等縣大小清河專通鹽船舊設二十五閘閘夫十二名爲一貉政役修華陽宮諸遨遊所進劾奏落職裁十八閘閘夫止二名華濟寧等處濫設役夫三十餘名巳亥值歲荒節財役均輸糴民不知災平反誣獄劉敬劉鑑許勝董山等數十人人服其明濟南察院後一亭相傳有祟進嘗息其中左右以祟告進叱曰焉有避祟御史是年冬回京兼看三法司疏雲南太監錢能誅求煩擾交人不靖進奏罷能鎮守太監汪直妄殺建夷兵部尚書陳鉞附之遺釁邊方御史強珍劾直並反誣奏珍珍以檻車徵至京下獄進具疏言強之冤劾直及鉞之罪留中不出士夫多爲進危者數

月得旨珍謫戍遼東進罰俸三月總兵李震鎮守湖廣日一道士干以黃白術不遂怨誣李不軌事於直訴李回南京船泊洞庭湖數日招夷軍爲亂直奏逮李氏百口至京詔錦衣鍛鍊成獄　憲廟疑有冤命都察院勘問畏直不敢一詞進亦知無他即自具冤狀以聞　上是其議因禁官較後毋妄糾即日誅道士於市李氏復全直怒進日令邏卒偵於門無隙可指後竟以章疏字訛爲直所奏被杖幾殆壬寅四月滿三考八月擢山東副使李氏葬懷金致謝進固却之癸卯監臨鄉試同事者欲爲貴介地進厲聲曰天下事俱廢盡公道幸此事存耳若爾無事不壞也同事者猶言之不已進直議不回乃止益都縣督工人唐聰撻惰夫病死有司素惡

聰論死進辯出之東昌一武職子舉要於人得銀四兩與所奪少年飲肆中抵暮而別武職子隨被殺幷失其首訟於官少年不勝拷掠自誣服進睹狀知其冤念必肆中人利其有殺之又意市人貧得銀必易貨忽盡拘一縣賈客莫得其故至則驗閱私曆見市人以是時次三日易布數疋一鞫即欵服獲死者首於空桑中泰安一富豪王南捷人折股而死棄屍於壑晡喝里隣共爲隱蔽死者之兄訴於官屢經憲司獄未成進乃陽取一人問其村巷居人門戸姓名之詳又取一人令其言行殺者之姓名而以前所問者詳詰之其人謂進久私行知其事也始吐實富豪驚愕稽首服罪丁未春分巡遼東六月以地方事與巡按俱逮至京下錦衣衛獄

八月値　憲廟賓天赦出之弘治初簡拔才望命為江西按察使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大同兼贊理軍務先是北虜小王子擁衆深入欲為寇既又以人一千五百馬五百入貢進於初至請發內帑銀二萬以供館穀之費進入不援進防範嚴侍遇厚而所以歸視之者甚整肅人以為得體條陳邊備四事一曰定策應二曰修戰具三曰修墩墻四曰築屯堡反覆千餘言皆極切邊方戰守利害又開中引鹽痛革包攬等弊比三年邊備克實奏黜害軍都指揮於容葉春叅將張爾守備杜濬等武臣王克繼不撿其實跡以聞詔謫為庶人從太原㪽陝邊事八條曰恤邊軍寬遊民專委守均輸納復軍糧便接遞去無益革冗官　上多可其奏己酉

春北虜小王子復如去歲入貢進亦仍前御之庚戌六月北虜復深入營長三百里號六十萬欲為寇遲疑數月進悉力備禦畫定戰守事宜令各城兵馬嚴備風火砲石相應不絕馬行係帶於尾塵翳障天虜計難入復稱款蓋是時小王子引尾刺同行遂欲同入貢胝前增貢使朝議不可進謂虜雖包藏禍心但既稱納款效誠意不可阻詔遂許以一千七百人入貢諸處分尤精悉允當北虜凡三貢其初入未嘗不謀為寇卒以貢去無失事進力也及進去北虜之貢遂絕虜掠之慘不可勝言進嘗劾太監石岩貪暴為其所擠拾中傷者冊差官勘問無實岩乃於中用力竟以擅用前官所遺藍絹旗詔謫外任吏部尚書王恕擬進陝西按察司副使

上不可改為兗州知府辛亥九月抵任値荒旱張秋河決事取寬平尤以鎮靜為務衍聖公弘泰素厚進乘間曰公此來政體何與昔年異進曰往日法官今日郡有司耳矧吾此行小人多不足者不謂吾乘威以虐吏則謂吾忿懟不堪於懷吾所以優游寬適者正以絕物議也弘泰深服之甲寅錦衣百戶仝鑾應詔上言進賦性端謹操履剛方聞望足以伏奸貪才識足以當大任先年巡撫大同倉庫有鉅萬之積軍民感服役之勞獄訟持平豪傑歛迹止緣精察過當遂遭排斥左黜南京後府經歷周廣榮亦言之十一月命為陝西按察使先是北虜大寇甘州地方殘破言官劾都御史不職為民十二月事益亟　上命都督莊鑑馬升擇京營人

馬二萬往援又用廷臣議復以進為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甘肅乙卯虜酋也乜克里求于近邊貿易以為障蔽進奏言宜和赤斤罕東番夷事例一體羈縻上陳邊事共畧謂守兵之要固在聲勢聯絡應援之兵又在先期以待且用兵之道非務多而無實在精強而有制將謀專則軍政歸一而師律自貞兵素練則齊勇如一而遇戰則克今調到延綏等處副總兵朱瑾等人馬一萬二千名兵老財費俱宜放回京營人馬不必啓行止可以固原等處共選精兵五千名統以都指揮聽甘涼鎮巡等官調度則緩急易於應援自致克捷詔可再奏復洮岷漢土軍官於甘涼鎮番二處備禦吏調副總兵彭清各守所宜地方督勵指揮楊翥張濟等累取

此役即馬端肅遺揚公所為而兩傳所載不同恐當以馬傳為正

斬獲虜方引去邊陲遂安哈密國在嘉峪關外幾二千里　成祖文皇帝降金印封元之遺孽脫脫為忠順王統蒙古回回三種夷人俾與赤斤罕東阿端曲先等衛互為脣齒藩蔽甘肅西域諸國夷人賴其傳報或有貢譯語以聞成化間哈密為土魯番入貢載回茶物太多遂致讐隙九年土魯番侵哈密擄王母金印去二十年立罕慎為忠順王土魯番頭目牙蘭年老習事率衆誅殺哈密都督罕慎子阿木郎弘治五年復立陝巴六年又為土魯番擄去其遺族寄住於苦峪等處累遣重臣經略前後幾二十年不能定甲寅其酋速檀阿黑麻僭稱可汗轉掠罕東等處使降且令牙蘭占據哈密城為經久計因挾求為忠順王聲言在朝廷不從則大

舉兵取甘肅城衆議計無所出及進巡撫甘肅謂僚佐曰往事既不能服其心又不為自立計苟且為之宜乎有今日也乃獨以哈密可復狀　上聞詔可即勅進經畧進謂自古有以夷攻夷之法乃遣人往罕東赤斤乜乜克里各宣布朝廷恩威時加犒賞又厚撫苦峪寄住夷人既得其懽心爭為用命又因北虜小刻禿之子與土番讐殺乃通和小列禿部落俾與乜乜克力屯兵哈密土魯番之間以斷土魯番東援牙蘭之路復遣人數十往土魯番議和以欵其心謀既定乃令總兵劉寧統領官軍四千五百至肅州再以右副總兵彭清統精銳官軍二千五百同出嘉峪關隨路調赤斤罕東各衛番兵一千八百以彭清所部及番兵之半深入二千

[illegible]

里直抵哈密克奪故城獲回忠順王罕慎妻女斬首百餘獲牛馬三千器仗無算牙蘭與所部夜遁時城中居民被牙蘭脅從者尚八千人總兵貪功慕諂進耳語曰此輩已從牙蘭且面貌不異土番人若誅之得八千首級真奇功也進正色曰此皆真哈密人但被牙蘭脅耳吾此來務加安輯尤恐遠夷不懷且得城無人誰與守汝不從吾言吾歸決劾汝寧乃止既撫定居人乃全軍而還克復事聞　上賜勅奬勞進既入關即遣苦峪寄住夷人歸哈密故城給牛種衣糧犂具俾為生聚計且令小列禿及乜乜克力兩部皆住牧哈密之西以藩蔽之土魯番既不能逞越二歲遂稱欵以所擄忠順王印來歸西域乃定皆進之謀也丙辰八月以前功

進右副都御史九月詔爲陝西巡撫儀賓樊琪兇淫事發詔進撫按三司莫敢誰何進初至即奏革市陳地方事宜曰設驛遞以便接應革僻驛以甦民困禁援例以除民害別淑慝以示勸懲省盤詰以除奸詐　上多採納先是州縣徵納公事人役投牌三司皆若科罰留難進至聞以牌呼訊之革其弊因廉守令臧否軍民利病上下肅然藩臬出巡多應故事進著令凡巡歷所部府期十日州縣期三日逐日自籍行過政績回則憑籍稽其勤惰守巡道臣始不敢不留心民隱鎮守太監劉琅貪虐跋扈進數勸戒琅不遜進乃數其不法諸事欲手擊之琅懼為循法進承安福張敷華之後關中有張明鏡許重磨之謠丁巳八月陞戶部右侍郎時太原

實錄謂裒
致此出
於其展

周經爲尚書亦正人也與進同心國計嘗有詔取太倉銀三萬兩
爲張燈用進與經執正不可乃止時賜　孝穆太后家田例徵銀
五分進又與經上言　東宮親王則例祗徵銀三分獨以五分厚
戚氏是恩有偏施例爲從其以丘聰等田賜戚氏雖爲厚秩非總
等心實同奪之柘氏本亦妃親奈何不念　先皇而奪其三十年
之業乎戊午轉左侍郎十二月刑部主事鄭岳無罪下獄進爲疏
雪得徵還彗星見進與經復上言宜加修省明用舍省催貢會推
大臣或不協時議進即訟書之人以爲侯官進曰古之大臣知無
不言今既曰會議而乃默默豈朝廷立法意也庚申奉命往勘河
間貴戚莊田事竣上言實係民人承買納稅養馬土地宜爲償官

業事不得行四月北虜火篩入寇宜大以本官兼左僉都御史提
督宣大諸軍總兵多帶諸貴游子弟爲叅隨進出居庸郎京谷曰
叅隨諸人旣以自備鞍馬報効驛遞不得應付日給行糧三升到
鎮即編入行伍聽征敢有冒功并侵擾地方者以軍法從事近習
不便乃競爲媒孽五月十三日入大同奏處犒勞簡閱士馬乃叅
總兵官王璽平江伯陳銳畏縮玩寇六月二十奉旨以叅劾將官
不與監督同議行取回京尋以言者論其畏怯罷職致仕御史曾
王等抗疏乞留不報辛酉西夏不寧府部科道會薦爲陝西總制
不允又尚書林瀚御史林俊科道部屬多薦之者乙丑　武宗嗣
位値北虜寇大同殺二游擊事勢甚亟科道復交章奏薦遂召爲

兵部左侍郎提督京營人馬復命兼理部事疏辭且薦都御史雍
泰代已不允丙寅四月入京又疏辭不允尋陞兵部尚書仍督團
營時　武廟爲諸璫所蠱惑漸喜游佚進因疏曰　人主之心惟
在所養故以大舜之聖禹陳克艱惠迪之謨益進遊佚淫樂之戒
臣於經筵仰瞻　天表睿智聰明儒臣進諭諄切裨益必多伏望
時敏問學痛止游佚以堯舜爲必可師以荒淫爲必當戒庶　聖
德日新矣　上嘉納之進莅官五月章凡十數上多與權貴爭其
奏討車船頭目出營例者皆執奏不與時有太監王岳奏稱官軍
王縉等十數人緝事有功得古官較陞一級王縉象房管事進執
奏請賞罰　人主之大柄當功則勸浮功則懈各邊官軍萬先得

一首級止陞一級比之此輩勞逸懸絕此命一行各邊聞之孰不
解體太監陳貴錦衣千戶蕭璫總旗常寵張鑑等各奏稱有拿賊
功希圖陞職太監劉雲亦爲其侄乞官皆格不行且請治貴璫罪
以爲奏擾者之戒時魏國公爲言官劾其聽信下人不法諸事定
國公新寧伯各自陳乞品級進曰勳臣乃武職領袖所爲如是何
以令人皆請究治或加切責以彰懲戒京衛武職有以賄營求進
者即呼至部堂大杖數十郎中林廷棉每言曰只此一事已痛快
人心然非公不可也團營及三大營聽征官軍爲內府做工借撥
大多頻致逃亡進疏言團營非爲營造而設且養兵之法必於無
事結其懽心作其銳氣有事方可得其死力因備論內監役占軍

匠納錢諸弊反覆千餘言章凡三四上有詔以陳新等五百餘名
收充勇士進極言濫收之弊廩費糧食俱宜革退南京御用監收
養馬騾八九十匹役軍士千名費務累鉅萬尚書林瀚奏宜裁減
進請准行又條陳八事其重者曰遏成命欲將內府役占軍士三
萬三千名革退送操并治中貴阻撓成命之罪曰革冗員欲將午
門等門并九門多餘內臣取回別用毋令貪綠添設曰蘇民困欲
復嘉蔬所舊制革司苑局科尅軍士僱陪等弊曰重爵賞欲裁革
傳陞冒濫軍職前後論諫雖或不得行然國家典章尚賴以存者
爲多海賊鈕東山爲患東南守臣奏已殄絕進奏勘謂事涉不明
未幾果復出爲寇正德初公卿交諫共劾群倖之罪必欲寘之極

刑進獨曰此輩得漸疏斥足矣何可激也甘露黨錮之事不可不
監後丁卯之變果如其言十一月缺吏部尚書廷臣會推進進議
都御史張敷華不已竟用進既受命切切以薦賢爲心取人先行
簡氣節而後才藝於抑奔競杜請託尤嚴御史某滿三考及郎中
某員外郎某皆結奥援必覬京秩進一日悉外補郎中某賂閹示
成乃斥黎平郎中李達因公事忤持衡者出爲邊方知府進察其
枉調入杭州工部侍郎某同里閈托閹求改吏部進對衆面詰之
曰君年尚未秩已不卑循資而往不憂不貴乃托斯人速化耶
[illegible]旨欲革天下提學按察司官進奏執不可謂提學作養人才之
[illegible]止行取推官羅鳳諸文選司門外不跪文選責其倣進曰

爲推官已能不屈膝文選使爲御史肯畏強禦乎即用爲御史南
京科道忤瑾盡械至京進奏南京科道俱繁要衙門欲行南京部
院暫署以待各官問畢還職明喻科道之當還職也瑾怒罰進俸
刑部郎中孫璲淯郎中劉姓者素皆識進劉佚問頻而孫疎擬推
大理丞及孫不及劉其獎恬退類此學士劉忠楊廷和以進講經
筵議諷切直　武廟諭令別用進擬忠南京禮部侍郎廷和南京
戶部侍郎未幾推忠爲南京戶部尚書廷和爲南京吏部尚書俱
得請丁卯四月賜玉帶加太子少保是後奸宦劉瑾始大用事凡
請託進悉不聽其所欲戕害士類假言遷謫進必委曲調護處以
善地戊辰考察天下諸司官所黜幾二千名俱恰公議荊州知府

貪暴無比監司考語不敢著其惡進奏爲民知府復賄瑾中批留
用且命抄其考語來看進乃查奏諸司考語而自署其後曰上司
畏其挾制而考語欺天下民被其殘虐而怨聲動地知府後卒廢
業先是銓選考畢不判名第於卷或有請託者因得上下之進每
考畢即著之卷面而以選簿挨次填註一輔臣內弟需次厲進進
曰名第已定雖余亦無所庸力竟不從纂修譯字諸人不知清議
多請託權要儒士某人書法精楷而貧其曾纂修考選書辦其人
自分必不可得及旨出竟得在選論者謂選法之公自王端毅恕
以來惟進一人時逆瑾竊弄威柄自宰輔以下多阿意承奉初干
處其易進獨處其難也吏部侍郎員缺瑾意有所囑凡六推皆不

忠信可信於蠻貊信服以瓊之忠猶可感動也人亦自慰本色不負耳

用或以勸進進正色曰扶同啓奏國有明法雖百推可改節乎卒行進言初進提督團營與瓊同事進旣請練事務毎操演口授方畧談笑指揮意氣閑雅瓊及諸老將咸服一日操畢忽呼一把總都指揮至將臺下杖數十不言其故如此者凡三人請其故進乃出諸權貴請託札示之瓊心服瓊後得志進入吏部凡有賄瓊爲進者瓊嘗難之進在當時猶能自行其志使綱紀不至大壞者以此其後瓊之欲甘心於進者乃輔臣焦芳請託不行積恨進遂誘起張綵共擠進會丘進入賄瓊欲得房山縣丞進復拒之綵因激瓊怒進又素重尚書周經都御史雍泰皆與瓊忤者毎曰周伯常雍世隆不用吾即死不瞑目屢推周爲禮部尚書雍爲南京戶部

尚書瓊益恨之戊辰七月推南京刑部署員外主事劉壽爲署郎中瓊誣爲違越選法勒令致仕猶不釋適御史郭東山稽查府都御史涽瀾過糧內有雍泰名瓊即令查雍泰履歷以進及爲吏升劉大夏俱嘗推薦雍咸削爲民進二子讀諳俱調外任後乃措進進在大同時嘗籍軍丁出銀僱役爲典守者所劾故許爲稽察因以中之幾至不測事未決而瓊敗用言者復其官仍致仕而巳卒矣年七十有四贈太子太保進諳練政體嘗措畦疏曰爲政如理此疏須備知其可灌其可藝斯茂矣質質然藝之能無亂乎在兵部案無停牘諸司事體京朝詔例不一吏胥緣爲奸乃擇僚屬有識者通查類集成編欲奏請會官定議如見行條例永著爲令未

就而改吏部至今未有繼其志者在吏部毎會議六部大事進旣諳練典故即出數語無不允愜性雖嚴毅至後進謁見必留語艮久果善用之不啻巳出蓋有古大臣風焉嘉靖初謚襄毅後其子讚爲吏部尚書入內閣進少傅詰爲南京戶部尚書綸爲兵部尚書■爲郡守

太史氏曰襄毅優於吏才堅於執法甫文襄則以剛方正大清約端愼稱之豈其殆無所缺故行足以服人之心才有所優故執足以中事之理雖以逆瑾之勢若燎之方揚而襄毅抗之猶能稍行其志司馬冢宰皆有可觀若夫鎮旅之任似非所長毋論大同之急無所展錯而聆客之襲夷兵未輒大懲未揄我師疲乏得失相

半馬端肅頗恨其無功然八千人之命一言活之與李廣之殺降甚去遠矣後人之盛衰天道艮不誣也

韓忠定文

韓文字貫通洪洞人母妊夢紫衣人言與爾文路公已而生子因名文成化二年進士爲兵科給事中會都御史王越總邊事邀功啓釁率同官列其罪狀又薦故吏部尚書王竑李秉語頗涉兩宮越又附汪直以故 上怒逮文文華殿考訊幾死陝西紀功郎中張瑾疏總兵等官殺降奉命往勘一以情之輕重具奏人服其公竟以直言見忌出爲湖廣參議累官山東左參政雲南左布政右副都御史巡視湖廣河南戶部吏部侍郎南京兵部尚書先是會守備議事多遜避不發一言或探其意輙以爲可否文曰事之可否有理與否吾惟以無私處之可拱默爲避禍計耶遇事輒昌言

商確聞者無不傲服時值水旱相仍民饑而死者相繼乃移文戶部欲預支三月糧以平糴價所司以未得命爲辭文曰救荒如救焚民命在旦夕能忍死以待耶得罪吾請以身任之竟發米十六萬石民賴以安 泰陵知之召爲戶部尚書時時召見文一日顧文長嘆文頓首謝不職 上曰朕欲理鹽法苦人沮撓今邊儲日急奈何文又頓首謝出上疏請革七弊一開中引鹽二興販私鹽三賤賣官鹽四買補殘鹽五夾帶殘鹽六越境市鹽七運司廢弛 上盡行其言於是數十年積弊無遺公私告便文又疏曰洪武年間建都金陵當時供給之大南京爲重各邊次之自永樂以來定鼎燕都其後供給之大京師爲重南京次之而各邊又次之然

洪武年間供給南京止於湖廣江西浙江應天寧國太平及蘇松常鎮等處供給各邊止於山西陝西及河南山東北直隸等處而已今天下司府州除陝西山西雲南貴州廣東廣西福建四川八布政司隆慶保安二州錢糧俱本處存留起運邊方備用內福建廣東止有起運京庫折糧銀兩其湖廣江西浙江蘇松常鎮廬鳳淮揚已供南京又供京師北直河南山東既供京師又供各邊則是昔之供億者一而今之供億者二昔之常賦甚簡而今之常賦甚繁然不特常賦之煩而已正統以前國家用儉故凡百輸納皆不出常額之外自景泰至今供用日盛科需日增有司應上之求不得已往往於額外加征派納如河南山東等處之添納邊糧浙

江雲廣等處之添買香蠟皆先年所無者繇是觀之則知今日國用之乏民力之窮誠爲可憂也雖然所可憂者不過據已往之用計近日之費耳若計近日之用以逆將來之費又有可憂者焉今太倉無數年之積而冗食日加於前內帑缺見年之用而給費日何於後征需已極而郡縣旱潦不時輸送已窮而邊方請給不已顧後瞻前朝不謀夕萬一他日河流少阻漕運遲慢邊郡有警軍餉空虛則京儲歲入三百七十萬之數固難猝至邊餉四百萬兩之銀亦難繼集復加數千里之水旱迫行賑貸連十數萬之軍旅皆欲餉給是時欲賦之民而民苦已極欲假之官而官帑已虛不知又將何所取給哉所謂又可憂者此也臣猥以非才叨司國計

値今天下倉庫空虛軍民疲憊晝夜思惟策無所施乞勅重臣公
同計議京通糧儲支費日增如何節之使不濫費太倉銀庫虧損
日滋如何制之使得充實內庫告乏累取天下銀兩以實之然隨
實隨虛何以得皆實而綏惡不候厨料缺用累借別項銀兩以給
之然隨給隨缺何以得減省而民困方蘇各邊方軍儲如何調度
使小民少免轉輸之苦各運司鹽課如何撙節使邊方得備倉卒
之用祿米草料如何處置可以應無已之求馬房草料如何經畫
可以省無窮之費速香黃蠟以何年為中制可行而不濫取布疋
收受以何例為准則可守而不害民河南山西存留糧之多少何
以補助湖廣等處府州存留糧之足否何以查處以至天下災傷

蠲免糧稅又何以處分使有恤民之實通行議處庶於 聖政有
補而蒼生咸被其澤矣特宜大聲息甚亟需索供億復値大發婚
相繼并內外及各 王府諸邊賞賜費用不貲悉心經畫猶恐以
濟太監苗逵等征虜無效日費動逾千金文擧劾退寵羽流幻術
計還節盜帑物戚畹中貴占奪和買民田及擧正寄占引鹽乞討
織造皆事干權倖怨謗叢集人為危之文裕如也 康陵初卽位
青宮舊內侍劉瑾等日導 上大馬鷹兔舞唱角抵廢萬幾時號
八虎文每退朝對屬吏言輒泣恨不能正會承運庫內官差往南
京織造奏討長蘆官鹽載至南京變價買辦織造文與司官李夢
陽等議曰今新政之初決不可准鹽課織造於是再執奏竟得半

給價事詳劉健傳文追痛 孝皇深以宗社為憂夢陽因說文云
公大臣也義共國休戚徒泣何益文曰計安出夢陽曰此言官章
入交劾諸內侍章下閣閣老持劾章甚力公誠及此時率諸大臣
死爭閣老又得諸大臣爭持劾章必益堅去瑾輩易耳文捋鬚昂
肩毅然改容曰善卽事弗濟吾年足死不死不足以報國遂令夢
陽具疏文曰是不可文文 上弗省也是不可多多覽弗竟也明
日早朝因密叩閣老閣老許之倡諸大臣諸大臣又皆應曰諾文
退上疏曰臣等代罪股肱值 主少國疑瞻前顧後心焉如割中
夜起嘆臨食而泣者屢矣近歲朝政日非秋來視朝漸晚仰視
聖容日就清癯皆言太監馬永成谷大用張永羅祥魏彬劉瑾丘

聚等置造巧僞淫蕩 上心擊毬走馬放鷹逐犬或俳優雜劇錯
陳於前至導萬乘與外人交易狎暱媟褻無復禮體日遊不足夜
以繼之勞耗精神虧損志德遂使天道失序地氣靡寧雷異星變
桃李秋華考厥占候咸非吉徵切緣此等細人惟知蠱惑 君上
以便己行私不思皇帝業在 陛下一身今大婚雖畢儲嗣未
建萬一起居失節雖將此輩虀粉藉醢何補於事昔我 高皇帝
艱難百戰取有四海列聖繼承傳之 先帝臨崩顧命之語 陛
下所聞也奈何姑息群小置之左右累聖德乎今馬永成等罪惡
旣著若縱不治將來無所忌憚為患非細伏望奮乾斷割私愛上
告兩宮下諭百僚將馬永成等明正典刑以回天變洩神人之憤

潸消亂階以保盤長之業疏入　上驚泣不食瑾等大懼閹臣持
之益堅明日忽召諸大臣入諸大臣皆惴惴吏部尚書許進答文
曰公疏言何文故不應挽傾徐行令吏部侍郎王鏊詣闕候閹臣
探動靜閹臣劉健語鏊曰事且十成七八諸公第堅持至左順門
大監李榮手諸大臣疏曰有旨問諸先生諸先生言良是無非愛
君愛國者第奴儕事　上久不忍即置之法幸少寬　上自處置
懼莫敢出語答榮面文曰此疏本出公公云何文曰今海內民窮
盜起水旱頻仍天變日增文等備員卿佐脈所匡捄　上始踐祚
日乘萬幾遊晏無度狎暱群小文等何忍無言榮哂曰而疏備矣
上非不知第欲寬之耳諸大臣逡巡退鏊前詰榮曰設　上不

處奈何榮曰榮頭有髮鐵耶敢壞國事是日瑾等益脅自求去南
京安置閹議堅持猶不肯下是夜瑾等繞　上前號伏哭竟回
上意語詳劉健傳　上立詔瑾入司禮監劉健謝遷二閣臣廢斥
瑾因矯詔奪文官二子士聰士奇皆削籍仍遣邏卒伺於途文乘
一驢宿野店邏卒無所得而去又矯詔逮文詔獄欲殺之會有
投匿名書者事不果坐贖米前後三千石破文家瑾誅復官致仕
　今皇帝即位群臣交薦加太子太保賜詔存問有曰起文彥博
於九衰之餘人心攸屬繼韓魏公於百代之後家慶彌長文清心
寡慾凝厚雅粹又奮勵充養議論益弘在諫垣時不立異於物無
所干爭而論事侃侃辯諸心體諸事務政理當否物勢便戾因

華所宜蓋有人不能言獨言之者歷大藩以至中丞少宰司馬司
徒廓大邃永莊簡而凝重休休然其容抑抑貶損親賢而下害以
詢咨達猷審求纍憲默化潛運泯乎其無形而天下陰受其賜蓋
有人不能行獨行之者當其時與司馬劉大夏都憲張敷華稱弘
治大君子禮部請謚有曰愚同甯子而竟保其身老似武公而不
死於學因謚曰忠定國朝文臣謚忠定者先是惟蹇義一人蹇厚
重博大爲當代名臣文德量概與之同而得位行志則未若蹇之
顯且久也至論其嫉惡之嚴任事之勇蹇亦無能勝之
太常氏曰忠定經理之才無以大逾於人要之實心任事故亦時
有足觀其語李夢陽不可文不可多兩言則萬世告君之要術也

近世衰薄剽竊子史以逞文則連篇累牘鍛鍊影響以爲罪則巧
詆深文理屈而辭窮則以褻媟詬詈取勝黨同而伐異則以烏合
蠅聚爭雄隱語微詞使人叵測而竟欲執爲是非之左劵牙噬爪
攫爲人驅除猶能操爲禍福之前茅猥瑣幺麼不足比數而托匡
時以自日反覆變詐莫可端倪工依附以匿形反使鵷鳳齊鳴好
劵並發公亦不勝其載衡石不足以呈　主上厭惡言路竟塞安
得忠定其人以返頹波乎

楊文襄一清

楊一清字應寧雲南安寧州人湖廣岳州巴陵縣籍後占籍鎮江府丹徒幼讀書過目不忘以奇童薦入翰林　憲廟命內閣選師訓之受業於黎文僖淳一清年十四中順天鄉試特已抗顏爲人師有文中子之風登成化壬辰進士授中書舍人文學籍甚從游門下者皆海內名士二十三年擢山西提學僉事力袪宿弊學政肅清會丁憂去任服闋補陝西提學進副使自弘治四年至十一年大作士類士有博記誦者有修文辭者有工舉業者有志道德者鄉所學不一皆以爲美誘而進之曲成不遺歷試八府三邊學多士廣必歲一小試雖僻壤不遺其莅士也愈久愈嚴方試時威

稟稟守法弗敢左右一顧一交言者及課諸所業所誦夏楚所及略無姑息然而中才以上可貢可舉之士未嘗一朴其身又命郡邑制諸禮樂之器俾諸生肄習久之弦歌盈於西土又以朱子白鹿洞規及程董學則誨諸可以語上之士又拔諸髦士於貢院繼於正學書院躬授經傳使轉相傳受故遐方之士咸如親炙矣明於知人如一邑品第十人爲優或鄉舉五人率不出七人八人之外凡所取諸處冠英之士咸中式四十或五十餘人方進之士或許以將來科第及冠世名世必如所言其所造士出而佐理五十餘年用之未盡故當其時雖宗室不能奪生員之婚雖撫按縉紳不能撓課試之權爲國朝提學之最久之召爲太常少卿提督四

李崆峒康對山輩皆公所識拔

夷館十四年轉南京太常寺卿會南京以霪雨浹旬平地皆水猛風震蕩江潮衝激自天地山川等壇及歷代帝王等廟太廟社稷孝陵禁山所拔損樹木無筭皇城京城闕隘處所內府坊局并諸司衙舍軍民屋宇多被損塌男婦有壓溺死者新江口中下上各處屯種軍民田土衝漫渰沒一清極言未有不召而自至之災亦未有已出而無應之變其變既大則其憂益深臣等蚤夜思惟方今之勢政事多缺紀綱寢壞賦繁民困虜橫兵疲其所繇來已非一日伏願　皇上益嚴修德不事虛文加意恤民務求實惠請准先年故事特遣大臣祭告天地社稷山川等壇及孝陵太廟以安神靈其各廟殿宜行南京工部酌量緩急次第修理被災軍民

所司宜量加賑恤蠲免仍乞勑南京文武群臣矢心修省極陳得失共圖修政則轉禍爲福之機實在此矣　上從之本寺所儲神帛有餘則請停織應天應祀六廟則請躬祭巨細無不留心者壬戌虜火飾入冠馬政廢弛乃遷右副都御史督理茶馬徧訪諸朝野之人得其利病然後之任行其所知復請擇才使能辨別淑慝故官勸政舉宿弊以革因言修舉馬政二事一增種馬謂永樂間開設陝西苑馬寺所轄六監二十四苑後皆革去今止存兩監六苑臣嘗遍歷其地酌量草場廣狹軍額多寡戶口盈縮事勢難易定爲上中下三等開城安定爲上苑廣寧萬安爲中苑清平黑水爲下苑上苑歲可得馬二萬匹中苑可得八千匹下苑可得四千

匹計亦足以給三邊之用但今種馬有缺孳息不蕃請給太僕寺
銀四萬二千兩用買內地種馬付之六苑庶可收孳息之利一增
牧軍謂六苑舊額軍一千二百有奇歲月既久伍籍虛耗止餘七
百餘人畜養乏人則蕃息無效請以本地流移客戶編之爲恩軍
給撥草場使之住牧其有投托影射者繩之以法兵部覆奏從之
又處置茶馬鹽馬實濟邊用並開水草咨地起城堡廬舍以便牧
養一清又奏陝西山西遼東甘肅行太僕寺苑馬卿佐今後赴京
考滿朝覲一切禮儀班序恩典請俱照兩京太僕寺堂上官或布
按二司官例行凡陝西官賢否請俱聽臣開報不必巡撫巡按干
預若山西等處止聽撫按開報不必布按二司官干預其首領官

屬賢否則止憑本堂上官填註朝覲考察之際亦止憑堂上官應
答俱不必詢之二司更乞從陝西苑馬寺等衙門近日所奏將各
行太僕寺衙門共立考察簿籍不必附各布政司簿內又各寺丞
亦乞照京官事例凡有違犯參奏提問不許徑自逮繫下吏部會
禮兵二部議以爲陝西等處行太僕寺苑馬寺官其任固重然既
稱曰某處某寺亦難盡比京卿今後兩寺官請令行御史中門正
道與兩司相往來則迭爲賓主至今陛見陛辭朝覲考滿仍悉照
舊例其開報賢否及考察簿籍悉如一清所擬若寺丞有犯按察
司不許徑提問陝西呈督理馬政都御史遼西遼東甘肅呈巡撫
官提問若任內曾經薦舉者三年考滿一體給與誥敕永爲定例

上曰兩司官員體統俱准議行永爲定制果有政務修舉功績
顯著者酌量推舉陞用勿拘常例十七年清出荒熟牧地十二萬
四千八百七十三頃一十二畝有餘本兵奏准每年於陝西按察
司揀用憲臣一員於臨洮府駐扎巡禁茶馬又奏准選取布按三
司官三員專候委任及塡註鞏昌平涼府同知官不時聽委一清
因奏陝西苑馬寺牧馬草場近已清查漸復其舊但恐豪強之家
仍復墾種私相買賣請照衛所屯田管堡草場事例故違情重者
官調邊衛帶俸差操旗舍軍民發邊衛充軍情輕者枷號一月監
院苑官不糾舉者亦罪之仍著爲例并給榜曉諭從之又言陝西
諸監苑之設去邊境不遠須藉軍兵捍禦萬安一苑尤爲孤懸近

虜數來抄掠曾無蚍蜉蟻子之援乞將廣寧安定開城黑水清平
萬安六苑揀選新舊操丁千人通給與器仗行糧委指揮一員往
來會該苑官提督操練有警協力捍禦庶牧馬可以無虞兵部覆
奏從之仍令一清嚴督管領官員用心撫恤操練毋令失所又言
固原之地東西均有虜患而東路無兵西路有警受敵猝難東援
乞選洮河等七衛遊兵一千五百餘人委都指揮黃正統之駐清
平苑以防東人之路令固原守備都指揮苗英等專守西路以控
安惠隆德諸處則聲勢聯絡緩急有備兵部覆議　上從之武安
等苑舊在平涼府隆德等縣後馬政弛廢并其地失之至是一清
用牧軍之言督委所司將核其地在草子山等處者凡二千九百

金牌舊制洪武年間茶馬互市也

六十餘頃募流民投充牧軍者一千六十三戶請如舊置苑專管
理水泉灣等四營堡牧軍牧馬之事其餘存留屯地分附近地土
一體給軍屯種徵糧草以備牧馬之需兵部覆奏從之十八年又
與御史李璘請復金牌舊制後以簡僉未出事寢仍止於輪年招
易是年又題准招商自備資本買茶裝馱轉運茶司每一千斤給
價五十兩大約計官銀萬兩儲買馬千匹如前所擬可得馬幾三
千匹其利在官與開中商茶不同其事至今以為便甲子虜賊大
舉邊臣請京軍會剿大司馬劉大夏薦為陝西巡撫兼經理軍務
一清即率精兵阻遏上疏具陳邊事劾罷總兵武安侯及備兵者
數人請釋緣事守備楊宏使自效裁抑鎮守中官支應歲省金數

千創城平虜紅古二處以援固原築垣瀕河一帶以捍靖虜虜遂
不敢渡河乙丑冬虜數萬入寇夏乘勝直抵固原遠近危疑一清
率帳下五十餘人邀會總兵曹雄藏方畧衆遮道言不可參政安
惟學曰公行何恃一清曰以身殉國成敗利鈍非所計也竟去賊
聞各馬營見原選新兵軍容甚盛駭之又聞一清且至乃移侵隆
德夜逍城下一清連發火砲響應如數萬人酋長疑我大兵至遂
掣衆北走一清發平原時道無行人關中震恐衆謂與郭子儀單
騎見虜相類在陝未逾年百務具舉題准靈州大鹽池增課萬五
千引小鹽池增三萬引新舊五萬九千九百三十有七引每引納
銀貳錢五分及收臥引銀二錢共銀二萬七百六十餘兩送固原

慶陽收貯買馬支用及於鳳漢二府相兼河東鹽課貨賣皆可行
之永久者一清又言蘭州視甘涼尤為要害與虜止隔一河而河
北鹽場堡定火城二處俱賊所從出沒請留甘蘭二衛兵千二百
人按伏蘭州以逸待勞庶可遏虜深入從之時　先帝用內織染
局之奏須銀鼠㯯皮白栢黃至出爐銀凡十七色於陝西命鎮巡
等官選匠染造一清奏天子之服自朝祭至於燕閒皆有成式製
皮為裘取其輕煖而已若銀鼠皮變染諸色類多不正義無所取
徒斃儉德況三邊重鎮須屬饑饉民不聊生乞為停止用彰清明
之治疏入詔已染未染者悉輸京一清又言六事一維持憲體巡
按御史及按察司官劾貪去暴乃其職任今後問發及舉劾奸貪

楊一方郎底及四海大臣用心如此不以人我內外異懷

權豪或有虧枉止許開訴所枉之事行無礙衙門勘問毋得摭拾
問劾官員過失一稽考新軍各處清理軍伍因原籍原衛離遠兩
不相照請令清軍御史按察司官清解軍丁外兼督察該管衛所
新軍照册比較查考如不到者即係原籍有司虛文搪塞如已到
而逃即比較衛所官旗賣放剋削之罪務令着實入戶一復馬夫
舊例洪武間在外司府州縣官俱有欽給馬匹僉撥民戶十戶輪
流養馬後定擬出銀則例給與各官自行買馬僱人飼秣行之既
久弊端橫出請仍照洪武間例官民兩便一定支應則例陝西鎮
守內臣歲支應銀三千餘兩鎮守武臣歲二千餘兩較之舊時其
數倍推之天下其弊必同乞勅該部查議定典則例通行遵守一

稽考軍衛錢糧各衛軍士逼閙支糧貨經該造册之人奸弊百端每年一衛盜支多至糧千餘石布千餘疋竊恐不獨陜西爲然乞勅該部詳議通委管屯官員兼管稽考一處習軍生歲貢都司衛學因無食糧之例止以入學年深起貢間有資淺學優未免賢愚同滯宜從提學官考定挨貢名色如府州縣學名色仍不食糧該貢之年照例考選及歲考驗其學問消長以爲去留奏下所司知之正德改元一清言寧夏花馬池興武營直抵高橋三百餘里爲虜賊入邊門戶近因警報啓議調延綏遊兵士兵至此分布防禦而無一人至者蓋以事關各鎮不相統攝彼此牴牾故也宜命大臣爲總制無事則管駐慶陽有警則往環縣衛州諸處居中調度

如虜衆出套亟行經畧花馬池一帶邊務庶有備無患全陜可安兵部會官集議遂命一清總制全陜三邊軍馬一清疏言陜西各邊延綏城堡據險寧夏甘肅河山阻隔賊雖侵犯爲患猶淺惟花馬池至靈州一帶地方寬漫城堡疎稀兵力單弱一或失守虜衆拆墻而入犯我環慶冦我固原深入我平凉臨鞏其間漢土雜處備兵連禍結內變或因之而作根本動搖誠非細故此所謂膏肓之疾腹心之害也成化初年北虜在套彼時未有邊墻恣肆出入已而得寧夏巡撫徐廷璋修邊墻二百餘里開濬塹溝一道延綏地方邊墻濠塹又得巡按余子俊修濟完固北虜知不能犯不復入套者二十餘年世平人玩邊備稍疎墻既日薄濠又日淺弘治

十四年大虜踰花馬池拆墻而入殘破內郡擄掠得志始侵我邊墻爲不足畏連年擁衆拆入我軍動輒失利寧夏鎮巡屢奏乞築墻濬塹提督軍務都御史史琳又乞於花馬池韋州設立營衛兵部奏下總制尚書秦紘紘止添修四五小堡及於靖虜至環慶地方挑挖邊墻一道七十餘里自謂可無虜患弘治十七十八年冬虜復大舉仍自花馬池清水營拆墻深入紘所修邊塹營堡不能捍禦阻隔攻陷清水營殘破花馬池上厪宸慮勅臣經理臣雖閑步歷官陜西有年虜情邊事頗皆究心但腹裏頻年旱荒倉廩空虛饋餉不繼虜情動號數萬倏聚忽散未至而廣徵士馬則徒費芻糧既至而調兵應援則緩不及事縱使大兵既集務速則彼

或不來持久則我師先老恐終無以伐其深入之謀阻其方張之勢嘗聞防邊之計莫危於戰莫安於守臣恐坐談不如親見自慶陽環縣延綏定邊寧夏花馬池興武清水營直抵靈州一帶邊墻城堡墩臺躬自閱視廣集衆思兼收群策參酌損益始有定論其大要有四修濬墻塹以固邊防增設衛所以壯邊兵經理靈夏以安內附整飭韋州以遏外侵當務之急莫先於此但陜西財匱民勞修邊之役民多異議然利害有重輕關係有大小大事可成則小費不足計遠效可圖則近怨不足恤此臣區區犬馬一寸之忠也繼又上四事曰綏土人曰　領地曰廣招募曰溥賞賚今之河套即周之朔方漢之定襄赫連統萬城也唐張仁愿築三受降城

置烽堠千八百所自後炎厥不敢踰山牧馬朔方無寇歲省芻餉
計減鎮兵數萬受降遠在河外古之舉大事者一勞永佚類如此
受降據三面之險當千里之蔽正統以來浸失其險舍受降而衛
東勝已失一面之險又繳東勝以就延綏則以一面之地遮千餘
里之衝遂使河套沃壤為虜甌脫巢穴其中深山大沙勢顧在
彼而寧夏外險反南備河北陝西北虜之患所以相尋而莫之能
解也茲欲復守東勝以河為固東接大同西接寧夏使河套方千
里之地歸我耕牧開屯田數百萬用省內運不然則陝西用兵殆
無虛日八郡之人疲於奔命民窮盜起禍將何極及今將延綏寧
夏一帶邊防設法整飭賊來有以待之雖非上計猶愈於無策醜

虜聞知或數十年未敢輕犯我得休養生息東勝之議未必終不
可復也世之論邊事者或專主於戰伐臣亦非敢忘戰今首以築
墻挑塹為言宜必增滋多口但為國遠圖應合經理邊防事宜條
奏伏望　聖明俯賜省覽一自延綏定邊營之石澇池迄於寧夏
之橫城共三百里沿邊舊有墩臺七十一座舊築邊墻低薄壕塹
窄淺墩堡稀疏以致虜賊攻之甚易入境長驅一日夜直抵固原
無復邀阻茲將舊墻幫築高厚壕塹挑濬深闊添設墩臺暖舖小
堡分撥官軍防守庶可緩深入之鋒以邀逃歸之路一寧塞營西
至定邊川原平漫與花馬池地方相類既無邊墻可恃兼墩臺空
隔勢難救援必照寧夏邊防一體修飭庶彼無間可投一花馬池

自古禦夷之變未有不繇此者可為三嘆

東路雖有守禦千戶所然兵力單寡而與武營相去已遠有警切
難救援宜將花馬池守禦所改設寧夏後衛與武營添設守禦所
即以選定招募土兵更調入伍食糧操備安插已定然後擇其驍
勇給馬騎征附近田地任其耕種五年之外量徵子粒以助邊儲
一靈州乃要害重地內有土民四里并土達軍餘六百戶近以所
司不恤科差誠繁恐變生不測靈州去寧夏險遠文移阻隔兼以
公差騷擾軍民患之宜將靈州千戶所改守禦千戶所徑屬陝西
都司土民止聽本所吏目帶管而環慶兵備改作整飭環慶靈州
等處兵備道西地方俱聽調度管駐靈州練兵理刑撫夷革弊仍
聽寧夏巡撫官制之則體統立而人心安矣一韋州乃虜寇出沒

之所兵備廢弛不任保障連年大虜入寇輒駐其地今議增軍守
之宜於寧夏中護衛挑選千人委官總領屯駐韋州與群牧所千
戶官軍操備防禦庶可保障城池亦一策也一靈州橫城以西北
抵黑山營鎮遠關邊防頗疏誠恐虜賊不得於東必謀於西及查
黃河東岸原設邊墻溝塹并墩臺三十六座與河西黑山相對近
年屯兵阻遏過河虜騎最為用密後因小有失利棄而不守賊得
深入無忌今宜修復然東西工役并興則恐民力弗堪宜令寧夏
守城暫且修補撥軍守瞭候各工完備悉照各邊修理下兵部議
宜次第舉行詔是之二年一清言臣即兼巡撫已不能專力馬政
今月總制事益廢閣乞仍遣巡茶御史兼馬政是年引疾東歸中

官劉瑾惡一清巳又逮詔獄王鏊言於瑾曰一清有高才重望為
國修邊乃可以為罪乎李東陽夕救得免兵部疏言一清修邊繞
有端緒而去凡糴餉費銀十餘萬兩起戶役銀十餘萬兩及諸犒
勞藥餌轉運木石皆一清精神運用計處周悉今付之新任撫臣
意有異同事無統紀恐徒費財虛益邊務乞遣大臣專理議上瑾
意不欲修邊內批罷役銀鎔大鏹解京事竟止定邊營至橫城原
議三百餘里巳築四十餘里而巳一清在邊於地之險易官之賢
否無不周知度才委任料敵制勝股中無失尤善駕馭英雄激賞
士卒俾樂於效死故戎虜畏服絕使犯焉正德五年寧夏賊臣挾
安化王寘鐇以叛殺鎮巡太監都御史總兵等官偽封官爵 朝

廷命御用監太監張永總督軍務起一清就彼提督軍務統率京
營兵三萬合會陝西諸鎮兵分道進勦各賜璽書得專制時寧夏
遊擊將軍仇鉞被何錦賺調入城巳而糾集義兵斬賊帥周昂并
殺其黨執寘鐇父子眷屬械繫之擒何錦丁廣於大壩餘賊就縛
諸將罷兵而道路相傳大兵至將盡誅寧夏人一清恐激成大患
上疏乞將京軍取回安反側之心免供億之費遣百戶韋臣齎牌
星馳至寧夏曉諭本城官舍軍民謂大賊巳擒地方無事 天子
遣一二重臣來撫爾軍民 上得捷報召涇陽伯以其兵還勑張
永仍乘傳至寧夏偕一清撫靖地方起解寘鐇眷屬并逮繫諸罪
人張永乃遣罷所部兵歸京營率麾下數百人兼程而來初所與

為亂者惟不免出危言相恐脅從之徒胥懷疑貳觀望以動闔城
惴惴褫魄謀出走者踵相接且亂後官司不能令其下體統蕩然
一清乃出榜諭奉宣德意以為寧夏之變造惡止是數人其餘俱
被逼脅顧戀身家勢非得巳 朝廷止誅首惡不究脅從有功者
許錄用況近日誅戮建功者亦皆寧夏官兵可見從亂非其本意
自今官舍軍民各供乃事服乃役莊屯農業市肆交易各寧幹止
勿生疑畏各部領官員加意撫恤不許聽人仇扳誣指官軍體統
素定各遵約束不許互相猜忌敢有捏造流言煽惑人心及以下
犯上不遵紀律者治以軍法北至韋州與侍郎陳震交代尋至靈
州時寘鐇父子宮眷并何錦申居敬黨俱各繫千戶所獄并驛遞

空倉數處張永約往視之寘鐇指諸兒孫訴無被衣問之鎮巡云
府第物皆沒官別難措置張永曰不然彼固有罪系出宗枝當生
致之 廟闕豈可令其瘦死命各取其所收衣鞋被褥數事給之
何錦見一清哭曰我公不去鎮錦輩豈得至此一清數之曰 朝
廷何負汝輩敢為叛逆錦曰本鎮官兵遭鎮守誅求逼迫怨深入
骨故得乘之為亂實欲為下人息肩一清曰既欲為好男子何不
奏發其罪待 朝廷誅之錦曰彼以劉瑾為辭發之無益徒自速
禍張永微笑瑾焰猶烈一清不敢有言申居敬等皆大號曰我等
皆公所用戰鋒精兵為官司削剝所苦又悞聽周昂之言至此實
不與反謀願寬其族張永又命守臣選壯健女婦數十人伴監其

妃嬪及諸官人不許男女混處鎮巡公移逮上當千餘人一清慮
其事同情異宜有區別又有律不宜坐者混逮其間乃與張永檄
鎮守撫按督同三司官審取各的確供詞分別首謀共謀隨從等
冊按籍詢其族隣老長於是寘姪以下子婿許嫁之女幷僱工人
役出凡百餘人惟中尉敬等六十家平虜城官舍徐欽程保等一
十一家法當連坐一清謂中尉敬等一聞周昂逆謀即有樂從之
意殺人劫財乘機爲亂若欲比諸脅從則情重法輕但舉事之日
方有共謀義兵一動當即戢止比之原謀首惡事有不同徐欽程
保等聽調從逆但當亂後入城不曾殺掠止宜逮其身而繫其家
屬以俟誅正犯而從其妻子奏下法司議從所擬全活者百餘家

初詞事者報賊黨未獲尚多張永在途調取固靖蘭州官軍三千
幷陝西游兵三千至是俱集靈州寧夏城復驚老稚婦女走避山
野留壯者持刄居守一清告永曰地方永不用兵調來人馬徒費
芻糧宜即散遣之永曰人心雖係逆黨不盡殄殲將遺後患一清
曰公謂逆黨猶有幾何曰訪有姓名百三十人一清曰夏城大變
之時迫脅爲亂者何止百三千但節奉詔勅惟首惡不宥脅從之
徒悉與放免今何錦周昂丁奉三首惡即已擒斬寘鐇等眷屬已
拘解又擒斬同謀正犯百餘人亦足彰天討正國法此外漏網雖
不能無只可一切置之不問若再行羇究人人自危縱不敢稱兵
相向大衆一呼逃往山後陰中如何收拾吾輩此來正須安靜地

方勅旨諄諄以安撫軍民爲主若激成他變何以復　天子之命
永默然一清恐其意不解作一書投之次日乃曰先生言是但遠
調來兵待吾賞勞畢遣之一清曰不知賞勞當用若干今巡撫查
支無礙官錢送用永笑曰吾豈肯用此地官錢反留形跡在此所
司乘機將別生弊端遂將自攜錢物量途程遠近給賞有差各遣
回管適山後節報聲息一清與永議令仇鉞史鏞回鎮城因檄鉞
回兵於寧夏北路史鏞於寧夏南路各按伏夏城之人聞河東兵
馬掣散而二將分兵各按伏邊堡知其爲北虜也始帖然寧安逃
者歸室家相慶無復驚疑一日一清告永曰恩威當並行夫悖逆
大變之後堂陛陵夷不復知上下之分恐漸不可復惟時造僞命

僞符手刄大臣者戕殺主將而奪其家者有遺奸焉將無以善後
宜密令所司捕之永笑曰如脅從何且與先生靈州之言異矣一
清曰始至人心未定當示之以寬今恩澤已覃衆志已定所當誅
者纔十數耳他無顧慮况奸生者　天子之德執法者人臣之義
吾儕受命傳制須權其輕重豈可膠於一定遺患將來永曰諾乃
密諭鎮巡捕得指揮馮經等悉伏厥辜傳上之輿論稱快永一日
又曰訪得總兵仇鉞楊英乘機將安化府第金帛幷各犯家財物
取以自私各數萬楊英又將各捕人犯得錢縱釋此法不可恕一
清曰其亦聞之但無實可據恐是仇人怨家流言相傳大功既成
則小節不可深究一旦反逆之徒皆得以脅從釋放而以賄賂不

明之事追究一二有功將官非惟體面不宜又似與反賊報仇眾
首肯久之曰然又語及慶府事一清謂慶府當寘鐇反逆之時不
能容諭諸王并力戰守及揭告本鎮官兵協謀討賊顧日往朝賀
行君臣禮將　祖宗賜賚纛儀仗送與杵川又傾其所有金銀幣
帛資給亂兵失諸侯維藩之義且事起交結變生飲宴間當為後
防遂會奏以聞請勅乞責及申明禁例通行天下以杜結交之弊
防禍亂之萌又以寧夏東路與武營密邇河套武備單弱請以寘
鐇與仗所官軍編充興武營戎伍皆荷俞允遂削慶府護衛逮其
承奉長史等官於京皆謫戍邊七月永北還渡河將處置寧夏事
情各遣官會奏別於中驛請一清曰先生自受其當其速先生賢

勞不敢隱蔽一清曰不然某病廢朝廷以戎事起用義不敢辭昨
在夏城病脾不能食賴公藥而愈茲幸地方無事便須上疏乞骸
骨公若為調護使得蚤歸江南無他望也張笑曰吾生平不敢欺
君一清謂永曰將為公畫一奇策永曰何謂一清曰公豈一日忘
情故無能為公畫策者遂促席手畫瑾字永曰瑾日夜在　上傍
上一日不見瑾不樂今其枝附已成耳目廣矣奈何一清曰公
亦　天子信幸臣今討賊不付他人付公　上意可知公班師入
京詭言請　上間語寧夏事　上必就公問公於此時上寘鐇偽
檄并述瑾亂政兇狡謀為不軌海內愁怨大亂將起　上英武必
怒且大悟誅瑾柄用公公一矯瑾行事呂強張承業暨公千載三

人耳永曰仰不濟奈何一清曰他人言濟未可知言出公必濟顧
公言時須有端緒且委曲　上萬一不聽公頓首請死願死　上
前即退瑾殺奴嘿狗又涕泣頓首得請行事無緩項刻機事一洩
禍不旋踵永勃然作曰老奴何惜餘年報主乎已而永入京請見
如一清策竟誅瑾一清還靈州進繳提督軍務勅專行總制靈州
土人素苦漢人科虐一清昔時多所釐革既至頤作且益甚焉至
是紛相告訐以大亂之後為除其害而不深究其人減科徵十之
二禁濫泛撥遣以恤人馬又閱土漢官兵於教場巡視各邊堡閣
嘗築邊墻自橫山紅池高厚堅完儼然巨障惜成功之難遂感而
賦詩有老去寸心猶不死仗誰經略了餘忠之句復遵勅諭督同

鎮巡訪求各營衛部領之賢否而更置之然後約法定令以從人
便謂邊軍之困本繇科差煩重而私役月剝為弊若多且屯軍地
去糧存以為恒患逃逋數萬而湖地草灘半為將領所據反累軍
供採取以自封殖法之當行莫亟於此於是鎮守太監張弼聞之
退出役正軍二百名總兵楊英仇鉞游擊將軍史鏞監鎗少監馬
艮各有退革共二千餘人楊英又將所收草灘湖地呈退三之二
鉞以下退有差盡歸之官以助邊儲乃行巡撫將本鎮馬步軍士
稽查實數造冊在官凡有征調全隊以出一切雜差循次撥用無
得脫者賦役始均又通行各城堡一體查處禁革先是條陳地方
急務十數事上之其事大者請蠲寧夏各路貴芻稅糧以恤困窮

沙當賚恩典以安反側之寔爲賊而死都指揮楊忠李睿逃難而
緣百戶張欽等門閒仍察恤其兒男以勵臣節改調管糧參政等
官及復設按察司僉事兼理邊儲極論城堡糧儲之缺請發內帑
併例召商輸納以免派買累民之患又未幾比璮敗誅該部覆奏
報可又奏總兵楊英喪失之餘士心不附但人才難得用之他鎮
猶有可觀旛副總兵仇鉞威名素著參將保勳志節兼優游擊將
軍史鏞才略出衆皆可大用又條陳河西事宜欲調延綏寧夏陝
西三路兵馬分道而進驅賊出境遠遁然後修復沿邊舊守墩臺
城堡以圖經久無患莊浪參將魯經告變乃遣靖虜蘭州徙兵一
千令指揮陳松統領馳往援之兵至而賊逝自固原至蘭州邊城

糧草所在缺乏河西尤空虛軍士多楞腹生怨諦乃畫發各所藏
官銀議令兵備守巡二司官分路招糴酌量城堡大小事勢緩急
分派運納以暫紓目前趙將議處儲畜數事馳奏又奏劾固原守
備趙洪貪婪剝害洮州守備高謙柔懦不立供當黜革舉指揮趙
濟路英等代其任是時延綏鎮巡奏欲因焼荒會諸鎮兵搜索河
套零賊一清上疏以爲漢中流賊未平謂沿邊官軍數多邊城空
虛邊儲缺乏河西逹賊日肆搶擄又恐河東之役逹賊入套各鎮
兵馬正當蓄鋒養銳以俟今乃無故出境搜索總得數革老弱殘
敗餘寇何補於事而往回動經何月糜廢料糧傷損馬匹所得不
償所失且含門庭侵犯之虞而滋伏藏逃難之賊取笑外夷又遺

書嘗道其事竟寢清在靈州日演營陣人有笑之者一清曰予誠
書生不諳軍旅嘗以古人行譴哨探止修戰備爲法故每諭諸將
曰無事嘗如有事時隄防有事常如無事時鎮靜又念武侯李靖
未嘗廢營陣世無岳武穆豈可恃野戰以爲能哉陳陝西邊務八
事一寧夏官軍投托各鎮領以避征調多至千百數今太監張永
總兵楊英仇鉞史鏞退出軍伴差撥請獎勵爲邊臣勸仍令巡撫
官清著伍一寧夏湖灘往年爲各官占據英鉞既以歸官請置籍
稽考以杜復歸私門之弊一寧夏歲貢紅花三千餘斤種灌斲採
動用軍士千餘運送車輛糧廩幾四千里請停免一靈州千戶所
爲寧夏喉襟內有山後歸附土民土逹上下交征無所控訴宜令

環慶兵備兼管靈州即州治爲衙門令其練兵理獄撫安土人一
慶陽安邊二苑草場棄地宜招募土人給地籍名使報效殺賊一
漢中西鄉縣東南有鹽場關西南有大池壩俱離縣三百餘里流
民哨聚請於二地添設縣治撫流民以安反側其通江巴縣東鄉
等處去漢中頗遠宜添守禦千戶所召募逃移并茶徒礦徒以實
戎伍疏入　上嘉納之詔及英等賜勅獎勵環慶兵備令兼理靈
州川陝添設衙門候地方稍靖總制官議處以聞其餘事宜下所
司議於是戶兵二部議覆多從一清言且推行於各邊鎮惟紅花
貢如舊先是劉璮銜一清不得已用之會巡撫寧夏都御史馬炳
還鄉終制遂令一清專在寧夏居住撫馭蓋陰奪總制之權也璮

伏誅召為戶部尚書加太子少保戶部自逆瑾查盤禍作守臣不
復儲積故邊儲一空一清行各邊巡撫將見在官銀多方召糴公
私稍備首止承運庫之取銀太倉繼止織造內臣之請鹽長蘆皆
得減其三之二辛未順天應天山東河南盜起一清上十一事曰
裕民增軍定賞格宥脅從聯鄉保克賞齊嚴罰禁治退縮察蒙蔽
禁脅功防奔突　上嘉納之復改為吏部黜邪佑正起廢拔幽凡
瑾所排陷連茹以起國是復定江西盜久未平薦副使吳廷舉宜
委用山東盜熾又陳戰守撫馭賞罰機宜下兵部檄諸鎮施行及
劉六劉七等聚衆數千克斥近圻兵部尚書王敞束手無策一清
上平盜十二事一請量免被賊地方錢糧優恤殘害者之家禁皇

莊勢要之侵奪貢鮮官船之擾害并有司之貪殘衛所之掊剋以
恤軍民一整設文職大臣一員提督軍務大將一員整充總兵會
同調度主客兵馬節制鎮巡三司真定保定達官達舍駐北直隸
以保固近畿一招募材勇術數之士及願報効者能擒斬有名賊
首賞銀五十兩陞世襲軍職一許脅從者自首有能自擒其黨以
獻者如例陞賞一令鄉村鎮市推為首一人樹柵建樓懸鼓相警
併力防禦一發太僕寺馬價及太倉銀各五萬兩運付軍前賞功
一軍衛有司失脩城池者宜明著其罪并擬功罪以聞一臨陣在
逃及通賊賣陣者即斬以徇陣亡者恤其家一官匿賊不報者如
避敵例參問降級一領軍官擬其部下功以附權勢問發充軍一

令戶部行查各處在庫銀兩及兩淮鹽銀以濟糧餉一令各處修
城池備器械并漕運船隻宜加防護　上批荅曰覽卿所奏計慮
深遠處置周悉足見憂國憂民至意文武大臣其擇謀勇風力經
練戎務者各二人以聞餘俱如所擬時都御史馬中錫為提督惠
安伯張偉為總兵皆不知兵所領京營兵又不習戰一意主撫賊
益縱會渠魁屯兵近圻要朝廷宥罪廷議將從一清執不可曰中
原百姓敢稱兵構亂罪在不赦必易將增兵殄滅乃已推太監谷
大用總督侍郎陸完提督賊至鎮江復遺書於完令以所帶勁兵
半駐江北以為聲援半駐江南以備截殺提督彭澤總兵仇鉞入
馬於南都東屯住以全障金陵且防瓜儀又恐奔通海二州以趨

山東令勿撤淮鳳兵寇平加少保七年朝審一清嘗執筆閱其網
鞫其人多不直詰原問者不能荅孫忠烈公燧時為刑部郎中具
以實對用是出可矜若干人因超陞燧時給事中王昂劾吏部謫
官一清疏捄御史孟洋劾內閣謫官一清亦疏捄雲南陝西鎮守
太監誣奏巡按御史張璞劉天和于廷相逮下詔獄一清又疏捄
初劉瑾籍平江伯家給事中陳鼎被命鬻其房屋至是鼎以言忤
吏部擬調濮州判官內批謂鼎附瑾增估物價疑有侵匿遂詔下
獄拷訊繫再踰月一清疏捄之謂當時瑾虐燄張甚鼎亦僅求免
禍初無入已贓乃得釋鼎素伉直嘗劾廖鎧冒籍科舉事權幸皆
忌惡之一清之扶植言路保全正人如此一清又言甘肅虜情最

急邊備最弛爲將者必得地利素知人心素附庶幾緩急可倚如副總兵徐謙山丹衛指揮僉事武振正宜用之此地今謙處四川用違其才振尚居閒散才而不用且戰將之與守將各有攸宜禦虜之與馭番爲用亦異西寧控制西番藩屏隴右禦撫安輯全在得人振之廉勤鎮靜練事知兵足以辦此若西寧守備都指揮杭雄其才可充游擊而局於封疆未能大有建立乞量爲抜擢調用下兵部議以謙調甘肅振守備西寧其甘肅總兵金輔本遼東將處非其地宜暫取回京雄令回陝西都司候缺別用詔謙輔各仍舊任振雄如議甲戌乾清宮災一清上疏其一視朝太遲其二視郊廟太慢其三創梵宇於西內其四調邊兵於禁地其五謂皇庄皇店及織造等事言多切直是年命入內閣以時事多乖言不盡用災異頻仍上疏自劾曰近日紀綱縱弛風俗傾頹用舍違宜宮府異體官帑空虛浮費冗食不能革民力困敝不能救賞功太濫刑罰失中讒言惑聖聽匹夫搖國是禁庭襍介胄之夫京師無藩翰之託一切弊政大異往年是宜地震天鳴日食星變旱乾水溢報無虛月靦顏在位將焉用之疏入近倖錢寧銜之遂謝政正德己卯秋有宸濠之變一清以鎮江府爲江南首郡此地備禦有策則三吳無虞脫或失禦要害一失則吳越迎刃而潰矣乃親閱城設險出粟賑軍請調金山鎮海官兵爲外護設中軍爲內應城內外恃以無恐後　武宗南征特幸其第宴飲賡歌兩晝夜左右有

導　上幸浙者一清從容婉諫遂不果行嘉靖初遣使存問大禮議起一清見張璁疏曰張生此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張桂向用力薦一清嘉靖四年再起總督三邊即以最急切四事上疏謂邊儲莫急於開引中鹽邊兵莫先於召募選擇將校莫先於訪求器用要害莫先於分兵控御俱蒙議行一清又言陝西供邊糧草缺乏弊在所司催徵不時所致乞明立條格以示勸懲於是戶部覆議州縣掌印管糧官及各府管糧官以十分爲率欠一分以上者住俸三分者起送降級其餘府掌印并布政司管糧通計所屬欠三分者住俸五分者降級各該道欠多者一體參治其衛所管屯官亦量分數住俸有悉心幹理完納無欠者聽提督撫按及戶部委官保舉獎擢詔可一清又言固原環慶靖虜蘭州俱係防胡重地而固原尤爲要衝且漢土雜處易於生變內有監牧馬匹又賊所窺伺宜添設參將一員駐扎固原分管前項地方兵部覆議從之先是西海虜正德初爲小王子讎殺率其餘黨假息西寧春夏逐水草住牧秋冬踏河掠洮岷時一清爲總制請調兵勦之會召還議遂寢後賊益衆頻爲邊患至是一清復提督三邊請得相機以便宜行事兵部上其議　上可之令一清先具制勝方略審計以聞要在萬全毋輕啓釁初靈州大小鹽池本募商中馬輸給三邊正德中當事出己意建白或召報糧草廢中馬之令或一鎮借用遞輸給之法一切紛更鹽積滯至二十餘萬商苦折閱無復應

茶至是一清疏言中馬不若中銀新引宜兼舊引斷自正德元
年以前華罷二年以後爲舊引十三年以後爲新引如例納銀二
錢五分卧引銀一錢率舊引三新引七以次兼行環慶道召商慶
陽府貯銀專俟各邊輸支買馬先延綏次寧夏次甘肅毋得他用
下兵部覆如一清議　上從之先是巡撫甘肅都御史陳九疇兵
部尚書金獻民各奏哈密二種向同避仇内徙一居肅州東關一
居金塔等處異類雜處終難輯睦捨叛一失事變叢生議將肅州
境東地及襲時威虜舊址量與築室修城以安插之永杜後患至
是一清覆議各夷自内屬以來未嘗爲患今一旦過意猜防遷之
外地此不北合死剌必西連察台徒足召釁未見有益且修營城

郭官室財力不貲逆未形之患而興得已之工　自困耳以臣愚
計請無得紛更待哈密復立之日方可議此　上以爲然遂止遷
夷之役仍令都督尚書王憲轉行鎮巡官曉諭撫綏各保生業毋
致疑貳先是甘肅巡撫陳九疇言回夷構連土魯番襲破哈密因
詭詞稱貢有窺肅州之志鎮巡官怵於利害館爲上賓以致蔓引
滋多久留不返揣摩盛衰料度向背年復一年恐河西非中國之
有臣等深慮無如絕其通貢而以見監夷回盡寘之法或遷發兩
廣或羈留内地庶幾國威遠格番黨漸携甘肅可長無事疏入下
鎮巡官會議顧持兩端一清以爲禦戎之策自治爲上今士馬虛
乏城堡不完内無本根蕃翰之固而欲立威驕虜臣竊危之且西

寧有亦不剌之賊北很有山後之寇儻表裏應合並起而爭不知
中國可以制其死命否以臣愚計請及今夷酋求和之日令鎮巡
官馳使奉書責諭速壇滿速兒牙木蘭等大意以爲爾棄茂天道
背違國恩羣臣皆謂大發精兵聲罪致討天皇帝好生之德念爾
夷地人民亦是朝廷赤子爲惡之人固是有數大兵所至誅戮無
遣聖心不忍令守臣閉關絕貢爾果有悔過實心亟送出速壇拜
牙郢回哈密戍卒放還原擄二鎮人口仍將主謀之人執送軍門
明正其罪方許爾照例通貢不絕爾之衣食保全爾之性命如此
則彼且怵威報德恫疑不前而我乘其間得以便宜修守計無便
於此者至於見在番使亦不得過爲苛切誅叛有迹寫亦哈信等

一百六十七人再加覆寔行刑寫亦虎仙家丁哈剌丹兒等五十
一人盡數遷發兩廣外其見監哈密夷人米力思藍等三十人失
思馬黑麻等四十人并進貢土魯番曾蕭剌河都剌等二十八人哈
密拜牙合等二十二人俱暫留弗遣待虜情向背已定然後處分
若天方撒馬兒罕二處夷人雖真僞難辨但彼以好來中國既久
入之關内而又絕之其曲在我當命鎮巡官譴遣仍歸其貨物尤
不宜與諸夷等　上以爲然令巡撫王憲督同鎮巡官及時措置
兵糧修嚴内治虜果悔罪求和別行議處以聞及内閣楊廷和蔣
冕毛紀去五年以少師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再
召入閣首以五事爲言其一曰聖學勢分尊嚴臣言不得自盡中

有忌諱不敢進講隨文訓詁恐無當於聖心惟日臨便殿時厝召
問和顏色以受之而其所謂經史務悉虛大義援古證今諸可為
法可為戒者必求體認而行焉其二聖政令天下政治領於六卿
而內閣重臣則與 陛下參預密勿接見日疏清問弗及則壅閼
之患易生先朝事可鑒也臣願時召閣臣商確機務部院建明臺
諫論列亦每賜宣見親加質問聽其盡言其三曰聽言諸進言之
臣必觸聖怒 陛下即詰責之或下詔獄或械繫入京非所以明
從諫弗咈之義即御史侯秩以論臣蒙譴臣之昏眊誠如秩所言
乞召秩還而嗣後言者雖或未中均賜優容以作其敢言之氣其
四曰宥過屬者議禮諸臣若豐熙等各狥已見挾持初說乃率衆

伏闕 陛下怒而寘之罪宜矣其抱罪既久悔悟已深有罪而譴
責之已悛而復收之正上天生殺相濟之德也本勅部臣按籍戍
者令其生還落職者以次叙用而死於箠楚者亦優恤其家其五
曰和衷 陛下召還舊臣崇獎臺諫中外忻忻謂和衷之治可見
今日矣大禮議興而大小臣工各欲求勝自是忠厚之道微凌犯
之風起務伉直嘉攻訐猜嫌日積而謗讟煩生殊非太平有道之
象願 陛下虛懷聽納絕壅閉之萌而因諭在位以恭遜相師毋
蹈叔季猜忌之習疏入 上曰覽卿疏具見忠愛朕具見之施行
卿宜盡心以匡不逮已一清赴召疏辭少師 上優詔答不允時
方差內官織造一清言臣昨被召來京途聞朝廷以內臣之奏差

官織造心切疑焉臣久官陝西近因自三邊還生民愁苦之狀戎
虜驕橫之勢邊方利害之情觸目興嗟經心抱痛默不一言則
陛下引而置之輔導之地將何為哉夫天下之事有重有輕有緩
有急以輕重言則恤民固本安內攘外其重也而該局所言織衣
之類非先王之制輕重自有別矣以緩急言諸臣極陳地方凋敝
錢糧缺乏其最急也而該局之奏惟恐有誤供應緩急亦復不同
倘謂成命已下難於追改差官既久不可復回然從諫弗咈自是
人君盛德如因該局之請而行之既因群臣之言而罷之則視民
如傷之仁改過不吝之勇 陛下兼有之矣 上曰覽所奏具見
卿忠愛業已有旨令織造官安靜行事毋擾地方一清又以災異

修省上言臣近觀禮部所奏今年災異如遼東山陝江浙湖廣地
震不下二十餘次各處永雹傷禾殪人南北直隸江浙諸處亢旱
為虐山東豐沛洪水泛濫遼東有雷雨之變貴州有山崩之變至
於江南之人疴江西之虎惟鄱陽之牛禍皆見疊出尤為奇異豈
惟近歲未有抑恐載籍罕聞稽諸傳記陰盛陽衰所致以上下言
則君道為陽臣道為陰豈乾剛下移而威柄不皆上出與以人品
言則君子為陽小人為陰豈直道難容而君子在野邪佞易親而
小人在列與以天下言則中國為陽四夷為陰豈兵政廢弛而內
治不修夷狄侵陵而外攘無方與以治道言則德教為陽刑法為
陰豈恩澤壅於下流而民無實惠法令阻於倖門而人無懲戒與

嫌浮泛
不指實事

臣伏覩　陛下有虞舜之聰明而視聽不無壅蔽有成湯之勇智
而用舍不能無二三有覆載含弘之量而未翕受於衆情有視民
如傷之心而未遍洽於天下靡文盛而實事衰上下睽而情意鬱
九卿之執奏多聞報罷臺諫之進言或遭遣斥竊恐日積月累蒙
蔽漸深陰凝氷結淺不可長此臣所以終夜靜思竊歎而深惜者
也　陛下端拱九重委任臣下將以爲百僚供職庶績咸熙然諸
觀之則因循玩愒之弊多精明振勵之功少故所用者未必才
者未必用所聞者未必是是者未必聞所見未必眞眞未必見所
行未必當當未必行是朝廷且未能正況百官乎萬民乎臣願
陛下益嚴敬畏常存此心總攬乾綱以防欺蔽之姦延接大臣以

資輔導之益覽諸司之章奏則天下之事得以周知舉臣下之忠
邪則聽斷之間不爲所惑凡朝廷政事之缺失所當汲汲修舉者
幾事天下生民之疾苦所當汲汲救援者幾事至於遺賢未甄忠
直未錄讒慝未除幽滯未雪明白開陳悉心敷對勿事因循毋懷
顧忌　陛下廓納善如流之量弘改過不吝之勇慨然聽受毅然
施行大要以卹民固本爲主民心悅則天地和豈惟災變可消抑
且禎祥可致此臣垂盡之年感恩圖報之悃也疏入　上嘉納
之是時山西巨盜陳卿固守險阻拒敵官兵議勦議撫權不歸一
一清言陳卿父子兄弟據險稱兵罪在不赦而聖恩曠蕩許其自
新方且陽順陰逆以緩我師蓋彼自知罪大惡極無可生之理而

我則養癰畜虎示自弱之形今山西河南戎馬雲集而未聞有掌
旅伐敢直擣其巢者豈其力不足耶蓋自御史穆相主撫散之議
山西諸軍爲所牽制始則惑於通判楊良臣之言繼又撓於監生
李克巳之策二人徒往來爲賊游說使賊勢日驕我兵日屈且良
臣之遍和巳一年有餘而克巳之招誘亦半年以上何嘗有尺寸
之效而欲倚之以成功哉臣恐民窮盜起不逞之徒以潞城爲得
計相率效尤天下之亂從是始矣　皇上宜大奮乾斷力主進勦
之議以申國威勿聽招撫之說致墮賊計至於兩省巡撫各率其
屬臨期調遣未免甲可乙否請擇重臣一人提督兩省軍務自鎮
撫以下悉聽節制庶責任旣一成功可期此雖一方之賊情實關

天下之利害臣等不敢不盡其愚大學士張璁亦特疏極言紀綱
不可不振國威不可不伸復引唐之平淮蔡爲比　上皆嘉納之
會總兵官曾綱言賊據險山多徑道不得不分部要害凡將京營
漢達官兵及都御史常道統帶三關官兵纔一千一百少不足用
請益河間保定官兵善戰者五百人兼程啓行聽候征勦兵部覆
議得旨山賊恃險寇亂因撫按不和不能早復致彼屢諭不悛又
糾集多事延緩常道撫勦日久無成其令回京速推堪任者星馳
代之益兵事宜如議行命改巡撫保定右僉都御史王應鵬巡撫
山西兼提督鴈門等關代道勦賊尋賜一清詩有卿展平生猷佐
朕張皇綱句一日　上諭一清等曰圖治重務國家第一事幸四

方無大警然安不忘危聖賢至訓卿其圖之一清對曰國初京城
立五軍神機三千三大營于謙因正統己巳之變選其精銳分立
十營團操是爲團營成化間又增營爲十二佈分部嚴令久不蒐
選戎政大壞　陛下之念及此社稷之福也謹陳六事於後一曰
愼簡提督文臣言兵部尚書職重事繁不應兼官管務乞設都御
史爲提督令大臣舉素負才望縮曉兵政試有成績者充之二曰
擇將領言將非其人兵雖衆不足恃今所任多膏粱紈袴不閑軍
旅宜推舉各邊容閒將官曾經戰陣者或令坐府或令坐營無缺
則令充協贊付以蒐選教練之任庶克有濟三曰愼選戰鋒官軍
孫子云兵無選鋒曰北蓋出兵禦敵必使鋒銳者當先任其衝突

堅立不動俟其必卻奮以乘之今每營所轄萬人必者不下七八
千人宜大簡閱分爲第等選其勇健者三千人爲第一等號曰[illegible]
選膽力過人武藝精熟者一千人以爲戰鋒專備征調稍次者爲
第二等以備防守其羸者退更之四曰嚴訓練以求寔用言軍士
操練相習舊規雖有可觀然所謂號令不過把總等官知之而已
其餘軍士逐羣聚散全不能知徒應故事操演何益營中官軍務
令熟知號令目熟旌旗之色耳熟金鼓之節足熟進退之度手熟
擊刺之法與之講解通曉號令既熟則節奏不差又宜簡其熟於
刀鎗鎗牌及銃手者各一二人聽其教習責以成效吳起所謂一
人學戰教成十人十人學戰教成百人百人學戰遞廣教成三軍

者也五曰禁科刻以作士氣今營軍強壯殷實者多出錢包辦或
求走幹又聞各官多占而私役之在營操練多係貧乏者及有征
伐包辦走役者不與焉貧軍安得不爲憤怨況朝廷養軍月給一
石又賜布衣非不優厚而管隊等官科斂多端所存無幾軍士安
得不貧乞明降德音將已往者俱從寛貸自後各官占役者悉退
出營操諸首領不許假借科索違者以軍法痛懲之六曰查理京
營馬匹今馬政之弊極矣民間養馬非壯大者太僕寺不以給軍
軍士亦不之領然給不數月旋即羸弱死者後先相繼取之民者
甚難而給之軍者不恤以故軍民俱困宜立法稽其倒失之數覈
其椿棚之銀縱不能追其既往猶可責之將來然營馬多瘠固係

失養亦繇軍士貧難人食不足而暇顧其馬乎訪得各軍一年全
支草料者几三月餘月折銀所折不足以供立以待斃宜諭戶部
量增其數以恤貧軍而重懲其失養者則被罰者無辭矣疏入令
兵部如議速行仍選科道能任事者查核有不奉行者劾奏重治
併行南京各巡撫軍中科刻等弊悉釐革之　上以張錦奏遷顯
陵之事諭一清對曰地道尚靜體魄宜安山陵既定其靜已久大
事既襄體魄已安無故舉遷恐有他虞況　獻皇帝大葬之後
陛下自藩邸陛爲天子不謂吉壤可乎竟不果遷大獄已讞　上
怒欲置馬錄死罪一清極言論救錄得戍邊　世廟成章聖太后
欲謁廟一清奏對以爲今制無母后謁廟之文累朝亦無謁廟之

事遂止。一清言臣出入中外幾四十年，而在陝西最久，竊見甘肅
一鎮，自蘭州渡河所轄諸衛，綿亘二千餘里，番虜夾於南北，一線
之路通其中。肅州嘉峪關外夷羌種類，寇盜無時，自昔號爲難守，
而今日事勢又有異者。亦卜剌阿爾禿斯二賊竊伏西海，始而殘
害諸番，今則與番聯合，窺我莊浪，又犯我河洮之境矣。西域土魯
番蹤跡悪數世，先年獨殘破哈密，後則沿邊王子莊等處，赤斤、罕東
等番衛俱被蹂殘，遂敢稱兵寇關，困我甘州鎮城矣。爲今之計，既
未能奉辭討亂，則先事預防之慮，胡可旦夕忘也。臣聞禦戎之策，
自治爲上；自治之道，兵食爲急。今各衛所行伍虛空，士卒疲憊，戰
守之具徒支目前，若不於逃亾者設法勾補，見存者加意撫恤，脫

有邊儆，何以待之？河西糧餉匱乏，士有饑色，馬多疲瘦，内帑所派
既不足，外供朝廷間發内帑給之，亦不過即糴所在之粟。又所在
之粟而已，而境内佈種不廣，則無輦致，雖有官銀，無從糴入，故穀
價騰踴，日異月殊。所司往往以銀散之衛所軍餘，令市賣納官，責
限督併，衆口嗷嗷，怨聲載道。夫處積邊備，不過糴買、召商二事。今
糴買既有弊，惟召商爲最便之法。宜自今定制，凡開中鹽引，務令
商人上納本色，邊儲銀兩除量以備豐歲折放外，亦當召商糴粟，
稍優其直，而不苛其收，則應者自衆矣。然欲以本土之所需，非廣
興屯種不可。今者遣官清査，墾田授軍耕作，此誠探本之策。而其
故不可不講也。何則？正軍充伍，餘丁擬屯，例也。但其中有有軍無

餘者，有有軍餘而無力不能佈種者，故屯地多侵沒於將領豪右
之家，以致屯軍終歲賠糧。有貧丁以田假佃於人者，有田隔遠磽
瘠無人願假，不得已終歲傭身以輸而不足者。管屯之官至計十
歲以下幼男充報屯丁，爲兩朋合，謂之攢糧。屯事至此，邊人之困
尚忍言哉！故欲廣興屯種，非先補助屯丁不可。按軍士三守城七
屯田，例也。今各衛征操之外，有乘墩守堡伏塘等役，即守城且苦
之矣，其何有於屯？宜令清軍官査理各衛軍戶，應繼者俱選解健
丁，仍加帶軍餘一人，戶大族衆者二人，與俱詣邊以充屯卒，使其
來則有親屬以爲侶，至則有田業以爲家，庶乎生理相依，而逃亡
者鮮矣。不然，亦可倣古募民實塞之意，召募隴右關西之民以屯

塞下。授地之後，任其開墾，俟三稔乃徵其租，一切徭役皆復之。如
此則利足賫身，人爭向募矣。又考先年屯政修舉之時，牛具種子
皆爲官物，凡屯軍以年老故選伍代去者，例以牛具種子若干隨
田還官。今盡廢矣。宜倣其法，以萬金買牛及田器，審屯丁係貧窶
者，及清解召募初至者，人給牛牡牝各一隻，犁鏵各一具，種子五
石。每石所穫，自輸租外，即償原假種子，以備春作耕給。至於屯地
埋沒者，則聽人告占種於官，豪者則諭令吐退，而不追其往可也。
或有以擾爲慮者，臣謂春種秋穫，各不過一二旬耳。設令各該
守臣先期哨諭，約日並作，大發卒爲之守望，寇至舉烽，即可守保。
且虜入寇亦有時，壤畝連雲，禾稼蔽野，虜馬亦安能盡殘之乎？昔

屯之官尤必委任得人貪婪侵尅者罰無赦三年以上屯糧無負者賞之五年以上無負及有羸積者薦舉擢用今日修舉屯政大要不過如此若徒以清查催納爲名而無定心經理之方臣恐於邊備終無益也　上曰覽卿奏具見經國憂邊至意該部卽擬行條列以聞仍勅王憲劉天和如所奏用心區畫身親督課務底成効一清言京營將領當選邊將曾經戰陣偶坐事居閒者付以蒐選教練之任至是復申請　上納其言令兵部推舉降級聽用宣府總兵潘浩革任陝西總兵鄭卿大同副總兵靳英大同西路參將高時陝西洮泯河參將楊佑開原參將王道養病涼州副總兵周尚文錦義參將寗寶見任寧夏東路右參將魏鉞協守松藩東路左參將蔣存禮湖廣都司掌印申錫大寧都司掌印陳希夔俱曾歷戰陣謀勇可取召赴京師備坐營領軍之任　上曰將才難得各官雖有因事論罷者今用人之際當舍短取長浩等及鉞存禮巡撫官宜給傳令詣闕聽用錫希夔聽掌都司事勿召一清又言近者言官建議修築寧夏花馬池至靈州一帶邊牆此本發自愚臣中遭沮止自後屢議修築竟不果行者繇不得任事之臣故也今荷　聖明允行又命部臣會推才望大臣專理其事但所用之人必年力精富乃能任勞必器度宏裕乃能計遠齊衆而優其官秩使無躁進之心才克而重其事權使藉有可爲之勢今其督同鎮巡等官親歷邊城相度事勢合用錢穀器具先期措備遣諜

套內賊二月興工五月停止八月興工十月停止順時趨勢以爲緩急期以五年大工必就墻塹高深廣闊丈尺凡如臣所畫各有守將架梁防護乃其責任寧夏中路參將鎮城游擊可至期調取使之就近防守仍稍取寧夏兵車數百輛於興工之所佈列成營使丁夫有所棲避待大邊既成則以其餘力於延綏定邊營以東至寧塞營寧夏橫城以北至黑山營坍塌邊牆一切修補　上深納其言廷臣俱推兵部右侍郎王廷相可任　上卽用廷相仍諭廷相以一清所奏會三鎮鎮巡等官同心議畫務有實効不得取具虛文時詔儒臣重較大明會典訂正謬誤增入續定事例先是上諭內閣朕昨覩大明會典　太祖所製冠服王冠禮遂有成化十四年謁謝奉先奉慈殿之文夫奉慈殿乃成化二十三年皇伯考卽位始建而云十四年謁謝何也一清對言會典所載乃孝宗皇帝在東宮時冠禮當時奉慈殿未建良爲謬誤然臣等皆闕會典其誤蓋不止此以此書乃弘治十年孝廟始命官開局彼時草創纂集茲無端緒至十三年大學士李東陽等始定凡例以諸司職掌　聖祖舊制開具於前而以累朝節年因革事例序載於後蓋亦盡發金匱石室之藏又皆徵諸兩京百司之職期在事理兼備然而簡編浩穰條目繁瑣諸司所輯或未精詳史官不及質正中間記載失真文詞牴牾比比有之　武宗皇帝卽位之初又命儒臣參較頒行顧其間舛漏猶未盡正夫以一代經典百司

所遵者不及時修改無以信令傳後乞令諸司各將所執事例詳
細較勘如有差誤明註其故自初修書以後典禮因革事例增損
亦令簡明纂集俱送史館潤色改正正德以後事例亦宜續修附
入以成完典俱允行一淸又言近者雲南土夷安銓等搆亂仰厪
聖懷兼設總制大臣且責鎭巡失馭命御史紀功集四鎭之兵勦
一隅之寇廟謨宸算已無遺策顧兵凶戰危事變叵測撲之不發
則有兵連禍結之憂竊以雲南荒服前代不入版籍我 太祖高
皇帝始命西平侯沐英克服之又以諸夷雜處易動難馴故因其
酋有功者設立爲土官令各統其所部夷人子孫世襲而命西平
侯子孫令襲黔國公者世鎭其地以控制之如身之使臂臂之使

指凡所調遣莫敢不服盜賊生發責在土官遣一介之使臨之卽
時奏功此以夷制夷之法漢兵不過壯聲勢以固根本焉耳數十
年來土官病故子孫應承襲者官司不肯保結上官往復駁勘有
二三十年不得襲職者止令土官管事下人不畏彈陵衆暴無所
不爲黔國公雖有總兵之名不得自專凡事必與太監三司會議
然後得行積之旣久土官以上官爲不足憑恃亦復慢令玩法無
所忌憚待其罪大惡極然後動兵征勦以致軍民日困地方日壞
誰之過歟臣切思雲南各處土官夷兵人馬數多麗江景東之外
如沅江鄧州北勝姚安鶴慶寧州羅次亦佐蒙化姚川之類俱有
官兵若肯聽調用命殄滅二賊不難不煩他省兵力但中閒多係

不得承襲之人亦有緣事見在提問之數者懷恐畏罪難保必無
彼聞大軍壓境致生疑懼陰助黨惡恐二患未平又生他患故今
日急務宜先收土官之心陰破從逆之黨提督大臣三三月方到
雲南調取各處兵馬必數月方能聚集使其疑心不釋賊黨益堅
我勢自弱宜先差在京官強幹有精力諳曉夷情者齎勅一道幷
請執聖旨榜文令星馳前去限四十日到彼合鎭巡官差能言知
事者分投傳諭各土官人等宜示朝廷恩威曉以二賊自作兇孽
法不可赦爾等土人皆世受國恩享有土地人民宜殫忠攄誠天
兵到日各出兵馬協心討賊一體先行厚賞有應承襲而不得襲
送者有功聽提督官具奏就彼襲職免令赴京有罪者除謀逆外

悉從赦宥若大軍未到之先有能勦殺二項逆賊加倍賞勞其擊
首惡者賞銀千兩於本職級外加陞二級其餘官軍人等擒斬首
惡幷餘賊功次依兵部所擬陞賞條格施行二賊部下有能自相
解散或赴官投首者悉宥其罪若將二賊擒獻照常入例給賞如
此行之賢於用數萬兵矣夫兵固有先聲後實者若無勦調大兵
之聲以先之則此策行之無益今大臣旣遣大兵旣調先奪其氣
後懾其心用力少而成功多矣其差去官員仍留在彼與巡按御
史協同紀功仍請勅鎭守太監杜唐總兵官沐紹勛責其旣往之
失勉立將來之功幷撫按官嚴申號令將調到土漢兵馬分佈防
禦相機撫勦不可倚稱提督大臣將至遷延推諉其合行事體條

列上請乞勅兵部查議奏覆并行差去大臣遵照施行一夷民雖
悍最重者信近年官司處之往往失信有事則招之使來事畢則
縛之以法土人所以自生疑阻不爲我用也宜待賊平之時差去
大臣仍留一員與鎮巡三司等官將該襲土官土舍催勘應襲具
結呈繳吏部照例襲職任事不必展轉駁勘一省城倉廪所積歲
入不足用加動調客兵將何支給附近迤西州縣賊亦經行軍民
逃避無糧可買其迤東州縣未經殘燬可以糴買者宜令督餉大
臣委官分投買運仍設官領兵巡邏道路護送車脚其價比之時
估量增數分使積穀者有利糴運者無虞然險阻艱難之秋官買
終難收効宜照尚書王驥征南事例榜示各都司衛所官有納糧

百石者陞一級襲一輩多者加陞級許襲至三輩而止定擬規格
仍給劄付千餘道交付督儲大臣收掌塡給送部銓授此外如承
差吏農散官等例亦宜查照舉行一近訪得雲南都司止有都指
揮一員宜令鎮巡官訪舉都指揮數員擇其尤者以備軍政奏令
銓註一雲南附近州縣多被殘害迤西人民皆逃入省城棄其屋
廬卽令城郭丘墟傳聞東方益長其輕侮桀驁之氣宜量撥官兵
居守令各民復業仍驗其被傷輕重量爲周濟一省城迤東如霑
益州土官安慰一族貴州鎮雄四川要害且與安銓連姻今安慰
已死未襲提督官至曲靖卽宜召其酋長量加賞勞令所司早爲
保勘襲替使可統攝土人仍戒諭不許通賊指引自取罪責曲靖

宜銜重兵斷賊奔路一貴州威淸等處兵備所統轄皆三省蠻地
宜行吏部推用老成愼重精力強幹者爲之庶接境地方有所倚
賴疏入俱如所擬令提督大臣與鎮巡等官計處行之八年一淸
言王府婚姻不得除授京職我　祖宗朝初無此例惟宣德間有
旨漢府親戚不許選京官然止爲漢府言天順以後始有倡議以
漢府爲例者然布政雍泰得以秦府之親陞巡撫都御史至弘治
十三年法司遂以入問刑條例中沿襲至今遂爲定例以故詩禮
故家衣冠世胄俱不願與王府結親惟閭井白丁攀援宗戚轉相
引誘姦究不禁弊實坐此且百年以來宗室搆逆如寘鐇宸濠者
亦何嘗借親戚京官之力哉今乃因一子女之故并其屬族俱不

通籍朝廷疑忌不已甚乎又今王府官僚任滿不得考績終
身故銓司取闒茸哀憊之人充之而人亦甘心自棄臣伏覩　皇
明祖訓有云凡王國文官朝廷精選任用兹　聖祖惇宗睦族之
意拳拳如此至於考第殿最轉移無常如楊士奇以審理副選任
翰林編修周忱亦自長史累陞尚書臣愚竊略如國初之制今後
長史紀善等官務選有學行者任之每九年一考績如例黜降有
差庶人知自重以圖進取而王國可保無事矣　上曰覽奏具悉
卿意朕惟帝王防閑之道固不可無恐亦不可失推誠之意所奏
下吏禮二部亟爲議處奏請裁奪部覆已之張桂既柄用一時新
銳喜事之人爭相趨附多所更建一淸每引故事稍示裁抑其黨

即不能平比張桂去位詹事霍韜遂謂一清陷之曰議大禮者弄輩三四人張桂去且及我急上疏列一清罪二十四事　上立召張璁還內閣俄朱繼宗獄起坐一清受張容金錢與容指揮世襲錦衣　上憐一清大臣年老不問言官劾之不已乃削籍去明年卒於家至嘉靖十二年十二月乃復其官贈太保謚文襄一清為相時有餽美珠一斗者一清受之既而諸邊將請謁留詢邊事臨出所受珠分勞之投之地頃刻立盡門生有以貧歸者發囊助給率數十百金以為常其以天下財為天下用而不為私蓄如此

維風編云古人任重有爵志在國家者大都然耶余嘗尚論楊文簡公清儉郭令公滅聲妓評唐之相業者未可以是為低昂韓魏公有玉盞司馬溫公無茶與評宋之相業者未可以是較優劣觀其所存心所監何如耶昔人云平仲儉矣吾亦未均為齊良臣若

今之憾韓令之風與其奢也寧儉。

太常氏曰偏至之才非難也惟直節兼圓機互用淵達與細密並施乃濟世之全具也方文襄之立朝侃侃正論無所忌諱及其玩美張永於股掌之上俾之傾心吐膽不動聲色而大憝殲誅此其圓神默運有鬼神莫得而測者藉令漢唐諸人稍得其梗槩何至有黨錮甘露之禍也坐籌邊務數千里數百年皆在目中而興利除姦事事中窾言言破的若家人父子計料其米鹽醯醢稅纖釐殆絕無疎漏益其才品不減韓稚圭論事不減陸敬輿兩拜黃麻猶未能大盡其用惜哉

皇明輔世編卷之四目

皇明輔世編卷之四

明太常毗陵唐鶴徵編纂　門人同邑陳膺謨評釋

楊文忠廷和

楊廷和字介夫其先世爲廬陵人元末避陳友諒之亂徙楚麻城再避紅軍亂乃入蜀爲新都人其父春成化己丑進士歷官湖廣提學僉事廷和四歲知聲律七歲日誦書數卷辛卯年十二舉于鄉壬辰會試下第入國學監丞眉山黃明奇其才許妻焉成化戊戌舉進士爲翰林庶吉士黃明督學雲南廷和請假往娶鎭守太監錢能黔國公沐廷章皆厚遺之力却不受庚子授檢討弘治己酉考績陞修撰修　憲宗實錄丘濬爲副總裁廷和以纂修兼較正

官凡大事及名臣章奏悉以屬廷和草成不易一字歎曰良史才也辛亥書成陞侍讀壬子充經筵講官乙卯　皇太子出閣御史郭紳奏選正人端國本首薦廷和與姑蘇王鏊等七人廷和遷左春坊左中允戊午主試順天己未四月丁母葉孺人憂詔賜馳驛辛酉服闋冬北上復舊職壬午三月大明會典成當遷官吏部擬左春坊大學士　上令中使至內閣問曰所擬廷和官豈誤耶閣臣李賢對曰其人資望兩隆且東宮侍講啓沃有年纂述之功亦異流輩特擬此官酬之非誤也中使以聞　上曰朕亦久知其人豈吝此官乎旨下士林驚嘗蓋是官輔臣居內閣之銜不設者五十餘年矣未幾爲日講官一日　上御勝龍即以御前餅頒賜宮

飫親署舉封特謂有貞觀慶曆之風焉六月　上命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編纂通鑑綱目節要廷和爲纂修官潤色論斷多出其手乙丑春主會試五月　孝宗賓天　武宗登極七月陞詹事府少詹事丙寅正德改元爲講官十月修　孝宗實錄廷和爲副總裁丁卯陞詹事入內閣知誥勅時劉健謝遷去位劉瑾用事廷和侍講筵惓惓以遠小人戒遊逸爲言左右讒之又有陰結近侍者阻之遂改南京戶部左侍郎　命下數日即行瑾使邏者伺之反報云楊初無怨怒乃止五月陞戶部尚書八月二十八日　上退朝思廷和問曰楊學士何不在廷對曰今爲南京戶部尚書　上曰楊廷和已入東閣矣戶部豈翰林官耶明日有詔勅取

廷和內閣辦事馳驛來京改兼文淵閣大學士往時劉仲質等以尚書任之然不典機密其後李賢王文繼以尚書都御史在景泰天順間階品高任事與仲質時大異說者以爲故事尚書不入閣故也時逆瑾每捃摭人細故輒成大獄廷和隨事捄正之雲南夷奏蒙化土官不法事瑾欲差人械繫來京廷和曰荒服遠夷易于生變土官世祿相傳已久拘繫未必得徒損威重急之或逃避山澤或戕害部使應將奈何況貪淫暴虐土官之常但不爲亂足矣于是止令鎭巡官勘報未幾分守金齒太監張辰以暴政激變地方幾罹害人咸服廷和料事之明戊辰八月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己巳春大明會典成逆瑾怒其功不自己出乃矯詔攙數總裁及

劣中

善處

纂修官廷和華俸二級十月孝宗實錄成復俸如故旋授光祿大夫柱國庚午二月改吏部兼武英殿大學士四月慶陽有安化之變以誅瑾爲名廷和謂李東陽曰宜請頒黃榜開諭寧夏之人及慶府宗室或阻之曰黃河之舟盡爲寘鐇驅去卽有榜誰與傳之廷和曰此事夏人不與者十八九苦爲寘鐇所脅無以似之得無爲寘鐇樹黨耶亟請于上而行之寧夏人大悅時已用楊英鎮守寧夏又擬用仇鉞爲副將尋聞仇鉞還寧夏朝廷疑鉞已從寘鐇欲追鉞勅廷和曰鉞素稱謀勇安知非故入爲內應以待外兵之至耶我故疑之彼何以爲計使其果與寘鐇合則假于勅追奪之徒堅其志耳悔而改圖朝廷用之豈不帖然思奮不然亦使寘鐇

深遠之見如此方可以爲大臣

自生嫌疑以爲賣已而自誅之耶未幾鉞果擒寘鐇以效焉九月叙績加少傅兼太子太傅謹身殿大學士廕子恒爲中書舍人五年八月劉瑾旣收下獄內外多所連逮被逮者輒封其門差出官較相望于道越三日諸司禮同望闕中廷和言逆瑾亂政挾天子之權所謂狐假虎威天下誰不畏之況諸監局官同在禁內朝夕相保安得不曲意事之若槩以爲交通恐人人自危肘腋之間不可不慮果有顯惡罪著者下法司鞫問明正其罪而後籍其家安能逃乎又言首惡旣除附麗之徒去其太甚者可耳諸司禮皆曰先生之言是也自是封門者少人心稍安又數日散本官王奉持二軸來今寫勅乃秦府兩郡王壽劉瑾詩也皆泥金書稱瑾連冋

亦反側

兩公字　上意謂以天潢枝葉取諂如此勅宜重加切責李東陽曰且回至門上卽時有稿進呈廷和語東陽曰須總思之此勅一下宗室疑懼者多矣因遂王復坐廷和曰劉瑾專政各處宗室或請名請婚請封或請祿米誰不有求于瑾此軸祇據搜出者朝廷覽之以爲天潢之派而稱瑾如此是誠可罪但其初意不過媚瑾以干恩澤耳當其時瑾爲司禮掌印所媚者太監也今反賊也以宗室與反賊交通彼一念及或將自裁豈不傷天下宗室之心昔漢光武尚欲安王郎反側之黨今　聖明何欲動天下宗室之心耶王曰然則將如何曰焚之以滅其迹不獨此耳凡瑾私宅搜出問遺私書之類當一切焚之以釋羣疑以安人心王曰果如此便

知人

平世法紀廢不如此不振

爲揭帖進乃先將二軸去因進揭帖事竟不行辛未春北畿流賊劉六劉七齊彥明陷郡邑殺良民諸將莫能禦朝議起馬中錫爲總制廷和曰馬文士也豈堪是任乎衆遂其議用之竟僨事參將桑玉領大軍追劉七于鄉村七窘甚將自經于民舍其黨止之曰賂或可免乃投金權下桑受而縱之中外咸知其事莫肯任怨發之廷和言于朝下中錫于獄斬桑玉以陸完代之軍威大振旣而趙風子邢老虎劉三聚賊復起南北衆數十萬官軍屢敗廷和意用邊軍勦之衆意未協翰林學士陳霽奏記于廷和曰內地腹心邊同四肢用四肢以驅心腹之疾何不可廷和行其言而以彭澤爲總制豹房義子多與賊通有通事王永者得幸左右中秋日潛

甚料害亦
可知得旨
事多

引齊彥明見　上于豹房事發下永獄杖殺之義子當訴于　上
將非原問主事張元電廷和曰刑官知有大明律耳事得解壬申
盜平仍廕子爲錦衣衛世襲千戶廷和力辭不允三辭　上令兵
吏二部會勘以聞得旨改廕六品文職又辭　上鑒其誠切許之
癸酉繼母喻氏卒廷和請假治喪　上命禮部諭祭二壇工部遣
官治塋域不俟奏請異數也是歲四川賊鄢本恕廖麻子作亂彭
澤總制征之將行請授方略廷和曰君才平賊無難但忌班師蚤
耳彭問故廷和曰往時福建鄢懋七湖廣劉千斤二賊授首餘黨
復作以班師太蚤故彭至逾年而賊平會變起西夏朝廷復命彭
以往至漢中內江胡小二等作亂彭嘆曰楊公眞聖人也甲戌正

月乾淸宮災廷和請　上素衣御左角門下詔罪己令諸司直言
時政　上納其言廷和卽疏言　皇上嗣登大寶十年于茲邇來
災變迭見水旱頻仍盜賊縱橫夷虜侵擾五星失度千里飛蝗隕
雪雨雹非時地震天鳴相繼軍民苦困帑藏空虛今乃復有此變
聖明何以致之罪在臣等願賜罷免尤望念　皇天付托之重
祖宗創造之艱生民仰戴之切蚤朝晏罷深居簡出視九廟之
祭崇兩宮之養勤日講之御復面奏之規開言路通下情還邊兵
華禁市罷皇店出西僧省工作以惜民力減織造以節民財任正
直忠良親老成持重厭人心感悅天意可回　上深悔悟而義子
輩諛言蠱惑意乃懈是月寧藩陰結近習獻燈于內又欲遣人張

設廷和語文書房官云王府無張燈之例禁內非擅入之所恐有
姦謀不可不防尋復請護衛廷和復諫止謂伊祖以謀逆而革劉
瑾復之方革豈可又從其請費宏亦極言之時寧府厚賂諸權要
錢寧輩主之　旨竟從中出焉乙亥正月父春卒于家訃聞　上
意留用令部查議廷和卽疏言該部自能據禮奏復　聖明必能
以禮處臣但憑棺之情遠繫萬里奔喪之念切在一朝用是不候
吏部查奏輒敢以情上瀆乞俯察愚衷使得謹愼終之禮得　旨
留用甚切次日　上特遣內官宣諭廷和再疏陳情　朝廷猶不
允廷和又疏言臣爲先臣長子理當主祭送終人子大事少缺不
可復補且臣形神俱喪心志荒迷萬一臨事眩惑是國家兩負忠

孝俱失矣始奉　旨給驛奔喪葬畢卽來供職卿弟廷儀也着馳
驛去遣行人呂律送歸既歸　上每臨朝對左右言何如楊先生
有主張八月遣少監秦用賫奉璽書宣諭并勅四川鎭巡等官敦
促上道廷和疏辭謝云啓行兩月詔旨卽下到家三月勅使又臨
枕塊而承自天之恩越紼以拜如綸之命戀闕之情雖切陟岵之
痛方深況人生大倫君父最重輔臣舉措風化所關親喪不能自
盡不可以爲子禮義一或有愆不可以範俗若以庸劣之才藉故
事爲口實當太平之世襲金革之變禮已自內愧人其謂何　上
令守使勅取速來廷和又疏言三年之愛人子至情三年之喪古
人中制鞠軀雖馳道路毀杖有靦班行徒戾禮經無補風化　上

始從所請廷和乃得終喪國朝相臣得終喪者廷和始云丁丑六
月服闋朝廷先期遣行人劉棐至蜀以服闋之明日同鎭巡三司
府縣官詣家宣璽書廷和懼盛滿且時事難爲堅不欲起詔使有
司鎭巡同促就道不獲已於八月三日發新都至東河驛復欲辭
疾陝西當道請曰近聞 聖駕出居庸關人情皇皇公不圖所寧
以報國乎舟進潞州 上在邊聞之甚喜遣內侍賜寶鏹羊酒十
月入閣疏謝且請回鑾不報十二月與蔣冕至居庸請駕旋行止
之時北巡將歸先遣人諭內閣及府部各爲旗帳奉迎錢寧來逼
廷和首倡寧自國姓擅威權通刺往來稱皇庶子其言人無敢難
者廷和曰旗常在國銘功臣耳旗帳施親舊里俗也尊君如天敢

有褻瀆乎威武大將軍是何名號上復遣所幸通政使張龍來云
朝廷說閣老不肯作旗帳豈忘朝廷使命之勤恤典之重乎今乃
執拗問他懼否廷和曰雷電之下敢不震懼但不敢以非禮事君
爲報耳戊寅正月駕回候迎皆不用帳上亦不謂忤也廷和以道
不合與病乞休不允二月會太皇太后之喪義不容不出然隱畢
但候于朝房不復至閣題銘旌上議謚册俱不與有旨命題主亦
以疾辭再疏言臣復任四月在告六旬師保具瞻豈素飡之地樞
機重任非養病之官 上不允 山陵畢 上還天壽山七月召
文武百官集左順門較尉十數輩至廷和家閉門不納而去久之
乃知諭百官以將復北征之意命內閣卽門上寫威武大將軍勑

是亂梁公晉草勑宗王諸公又力爲之拼此閣政體亦大矣何無定說也

梁儲等免冠謝辭曉乃出明日閣臣皆詰斜儲至閣詣司禮至促
寫勑儲爭之不得十三日駕出明日儲至廷和言故廷和嘆曰廷
和負國廷和負國蓋自恨久病不得出爭也自正月至是在告凡
三月移文吏部乞除俸 上不許疏凡八九上爵之愈篤乃出供
職己卯正月上北征還兵部侍郞馮清奏擬傳諭擬旨獎勵威武
大將軍廷和曰 皇上親征破虜禮宜稱賀從征將士亦宜行賞
但不可奏提令馮清本內開有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朱
字樣於事體有礙豈敢輕易擬旨以犯無將之誅耶卽以奏納還
旋出德勝門迎駕大奄張銳馳至行幕投廷和前奏擬旨廷和曰
本內所稱威武大將軍者何人豈馮清所當奏提我輩所敢獎勵

有大臣體

通疏忠懇

耶銳曰朝廷在教場待旨而入廷和執不可銳去復來廷和曰必
欲擬旨須去大將軍號止獎勵該鎭守臣乃可不然決不敢擬也
銳去偕錢寧來言請卽擬票廷和堅執不行 上令內閣擬旨廷
和與蔣冕具疏執奏如前止擬勑獎勵馮清一字不及威武大將
軍上卒從之廷和復臥病乞休疏再上不允復有手勑加威武大
將軍公爵俸祿廷和上言切惟人君承天命以爲天子位曰天位
事曰天工是豈可有一毫之忽仰惟 皇上所居者 祖宗之位
則所行者 祖宗之法今奉旨傳之四方必將羣聚而議之曰所
謂威武大將軍者果是何時官制所謂總兵官某者果是何人姓
名且親統六師之說 陛下既以自任之矣何謂又舉而歸之總

兵官夫總兵官者豈可曰統六師乎至于神功聖武之一言乃臣下褒頌君上之詞今以之而施之于太將軍至欲加之以公爵公爵雖尊則亦人臣而已豈可以當神聖之名乎事之不經名之不正言之不順自古及今未之有也與言及此良可寒心不知 陛下何爲節樂此乎或曰此乃 陛下假設之詞姑以爲戲耳嗚呼世之人孰不貴尊而賤卑喜祥而惡異不避之名無故而加諸人則必咈然而怒是以古人于執玉高卑其容俯仰之類尚以此占其禍福而 天子固不可有戲言也而可以假設爲哉況人君一言一動上通于天不可不愼遡者 皇上時出巡遊久不親政天下人心危疑愛懼至今尚未帖然若復聞此其爲懼又當何如爲

一宗室之中或有投引祖訓指此爲言其本上請恭知 陛下何以應之或又以朝無正官內有姦臣爲名不知 陛下之左右及臣等代言之臣又將何以自明臣等一介寒微僇身赴家固不足恤恐朝廷之上禍亂或從此始耳此臣等所以日夜痛心疾首而不敢以自默者也伏覩 皇上追寢前旨庶幾可以釋天下之疑弭未萌之禍不然臣等殆不知死所矣不報 上欲南巡杖言者舒芬姜龍等于朝廷和亟出謂司禮近侍曰爲廷和轉言于 上各官諫止南巡皆一念忠愛爲社稷計也今聞有死杖下者何以傳示天下後世 皇上承九廟之祀奉兩宮之養國本未建人心危疑見今軍民困苦盜賊縱橫 聖駕欲南遠涉大江應接皆服

裏人面目相似不比胡虜易辨倘有姦謀潛匿鑾舟縱火倉卒何以應之又有宗室窺伺或僞爲奉迎誘至深宮進退不保消息不達噬臍無及矣時宸濠逆謀已成人無敢言者廷和語及此聞者竦然明日廷和與諸閣臣伏闕留止三日不得命張銳出左順門廷和以前語司禮者語之銳曰此無與銳事公當親奏豹房廷和曰我知有乾淸宮不知有豹房也若等朝夕奏事豹房所奏果何事耶我輩名爲大臣凡事不得與知毋川票不進 上輒從中改不知何人執筆看來我輩只當六部中一部吏聽稿而已時各衙門題奏文書有留中十餘日或月餘不下者外議謂錢寧令送兵部王瓊改擬一日兵部參奏四川巡撫馬昊本中誤遺一竹紙小

票參改擬之詞也散本者倉皇取上即如所改批出廷和故云然跪門五日竟不見答强巳之中貴谷大用魏彬張雄義子錢寧江彬縱橫甚廷和雖不爲之下然不能有所裁禁以是悒悒不樂五月十日御史蕭淮奏宸濠不軌事十四日諸司禮持奏至閣衆相視無敢言廷和曰寧府之謀天下皆知而不敢言御史獨言之難矣然其逆謀雖成反形尚未露朝廷須處置得宜先年宣廟征漢府因學士楊榮陳山奏趙府皆與連謀請移兵討之楊士奇楊溥以爲不可請命皇親大臣往諭趙府即謝罪獻還護衛不煩兵而解中使以聞 上令公撰勅遣太監賴義侍郎顏顧壽駙馬崔元往諭宸濠獻還護衛屯田自今勿令諸賊亡命出入府中改護衛

為南昌左衛并論撫按三司知之時內外權倖多與宸濠交通口語籍籍少監盧明曰不日有六國索鼂錯事廷和曰鼂錯為國家計壁敗削衛不聞索錯者今索錯豈有主之者耶崔元輩遷延不進至淛江聞都御史孫燧副使許逵遇害乃介回至天津王瓊使人要于路曰復命時當云寧府本不反因削護衛乃反三使者亦不以其言為然南京以變聞瓊猶擬庇蔽寧之復奏云寧府既反九江彭澤何乃無印信文書廷和曰來奏云賊破九江彭澤印信被奪寧有印信文書耶瓊又復奏事有可疑中間未審端的又曰尤為可疑中間恐有別情意在阻官兵陰助宸濠也廷和與廷辯盡發其姦而瓊甚怨廷和百計誣陷然廷和守正卒不能中也

七月加特進疏辭不允時　上欲親征舉小慾遂之意益決廷和屢疏諫止終不納十三日命司禮監集百官議于左順門廷和與三閣臣曰　皇上不必親征但當命文武大臣督京營官軍討之耳仍命鎮巡官調度應援或搗其巢穴或扼其奔突是乃萬全計也此賊得罪天地祖宗江西軍民恨入骨髓若榜諭順逆使之動王誅首惡宥脅從郎旬日變從下生不煩天兵矣昔永樂中北征有　皇太子居守宣德中征漢府有鄭王襄王居守今　聖駕出征居守重任付之何人廷和因向諸司禮言曰公等敢任之乎又向許泰江彬等言曰公等敢任之乎皆不應明日親征旨竟下不能止也廷和曰大臣扈從分也亦義也但連年巡遊于外皆不用

文臣扈從今年自入春以來即欲南巡因言者諫止近以逆濠作亂遂有親征之說其寔意在巡遊耳若必欲我輩去行營除軍機進止外凡事俱待我輩議處庶不徒行若御寶亦不可輕出兵部請內閣扈從又乞戴御寶行廷和曰戰危事也今卒草野中易起姦心往時四川賊藍五鄢老人掘得舊印尚且惑衆况國器乎卽有拜除號令亦凱旋行之御寶無所用也蔣冕毛紀皆主廷和說梁儲謂朝廷旣出我輩不可不出先生不去我亦當去御寶亦當載之以隨廷和言我輩不去彼用事者尚有所顧忌而不敢為若我輩同行凡事皆分任其責彼更何所畏乎公在行遇事有所不可者能一一匡救之乎梁儲云我如何不行匡救立在御舟前亦

大臣節概

欲力諍也廷和笑曰在此尊嚴之地又當暇豫之時且不敢爭况行營乎又數日文書房來取內閣職名旋有旨命梁儲蔣冕扈蹕御寶終不行又明日有中人傳旨欲寫調土兵及王府空勅廷和曰土兵反覆不必調王府無兵可調竟不進稿又明日傳命寫威武大將勅廷和曰朝廷親征奉　天討誰敢以為辭又誰敢稱威武大將軍耶近聞逆濠偽檄方以失政為名威武大將軍是何人降為此名號何人寫勅請先斬寫勅者然後興兵問罪則今日之變不在宸濠而在此勅矣廷和不能以宗族性命換官做今日不寫勅不過為民充軍重則賜死耳死後更有人奏表贈謚不至上累祖宗下累子孫也中使覆奏少頃　上命蕭敬等十人及

谷大用張永錢寧至關中以阻撓軍機促勅嚴切廷和曰朝廷命
臣下行事乃用勅親征將勅誰乎敬曰 上旨嚴切今日無勅令
敬自投金水河死不容見也廷和曰公等不必死朝廷止罪廷和
一人耳可以此言奏再遲一年亦不敢異初議也梁儲云只寫勅
與鎮巡亦可廷和曰公可自進稿張銳錢寧色怒曰 上意決欲
如此廷和曰 天子有爭臣我輩意亦決欲如此蕭等去未幾即
來相率跪拜花臺下廷和曰諸公貴人也以此相待置我于何地
我所知者 祖宗法耳奉 天承運皇帝六字傳之萬世廷和何
人敢稱爲此號耶他日磔屍覆宗不足以贖此罪也廷和有死而
已蕭敬等知不可奪乃去八月十九日 上將出廷和薦劉春知

制誥有旨責廷和引用鄉里令回話實以不尊威武大將軍勅故
借此譴之及疏上亦不罪也廷和出閣中遂有寫勅進者明日乘
輿行矣 上既南兩更歲朔而廷和頗以鎮靜持重爲中外所推
服凡請 上迴轅者數十疏皆不省既而庚辰十一月 上還住
通州召廷和至行在令擬旨先誅宸濠然後入宮廷和曰宗室有
罪必先告廟令文武羣臣議罪而後誅之此先朝故事也今于通
州行之臣不敢奉命 上曰先生亦爲此言耶朕嘗檢宸濠私簿
朝中大臣多受賄者獨先生無之故以此委托若入京後恐我亦
不得自主張矣時 上疾已篤且無主嗣又深疑左右倖臣廷和
知不必再執遂擬旨進焉前是兵部尚書王瓊材而險與中貴人

卯此一言已作張桂張本

及錢寧江彬等押相表裏爲章奏誅賞遷陞提取中旨不復關內
閣而瓊蹤進亦至少師與廷和儲埒其同居守又不自抑損自後
益甚廷和甚惧莫能制也至是與吏部尚書陸完皆爲張永所發
云與宸濠通和外議洶洶謂二人家且籍矣瓊先驅至通輸款
上左右得免而顧奪陸完位而居之廷和以是益惡瓊辛巳三月
翔彬張銳傳旨言郊祀大禮未舉朕心未安又言太醫院用藥無
功求草野醫人希與萬一廷和知 上意有在非求醫也乃謂彬
等曰若有大變公等禍福在反掌間彬曰何謂禍福廷和曰我輩
與開處之如倫叙天下以安內外同福反是公等先受禍次及我
輩矣彬曰聽老先生處分彬等豈敢十四日丞少監陳嚴倉卒來

報 駕崩于豹房矣以 皇太后命移殯于大內廷和即語嚴曰
亟啓太后取興長子來繼大統少頃谷大用張永張銳至閣中授
廷和一紙乃 大行皇帝遺命也辭曰說與蘇進陳敬我這病則
怕不好的你每與張銳叫司禮監來看我有些好歹奏娘娘與閣
下計較天下重事要緊不關你衆人事是我悞天下事廷和讀罷
舉哀畢曰羣臣止哭遂取 皇明祖訓示諸司禮曰 大行皇帝
未有後當遵 祖訓兄終弟及之文急啓 昭聖慈壽皇太后降
懿旨 大行皇帝降勅旨遣司禮監文武大臣各一員迎興長子
來即皇帝位於是遣大學士梁儲司禮太監韋彬谷大用定國公
徐光祚駙馬崔元禮部尚書毛澄廷和持金牌信符校之廷和意

大臣力量

不欲遊谷危疑中恐相左不敢更也初聞變廷和先命閉閣門時
權奸各欲立非次以貪功避罪相求如市皆不得入王瓊閧闕
大沮議定奉所擬懿旨及　大行皇帝入啓畢就左順門宣諭衆
皆躍然大呼曰天下事大定矣朝臣自閣中謁廷和且賀曰昔呂
端鎖王繼恩韓琦斥八大王侍權專任重也今無其權而事又獨
辦定策頃刻間權奸拱手外朝不知加呂韓數等矣廷和曰　祖
宗功德無疆之福亦同官協力所致于何力之有焉遂擬旨散豹
房官軍令太監張永張忠武定侯郭勛安邊伯許泰兵部尚書王
憲提督優郵揀選團營官軍分佈皇城四門及京城九門防守令
威武團練官軍各回原營各邊鎮守太監各回本鎮原調各邊併

大臣識見

謀定官軍各回本鎮操守各邊者俱于各鎮人賞銀三兩。此言原調各邊俱保定官軍各回本鎮操守各邊者俱于本鎮人賞銀三兩則知江彬所握邊兵無獨留理矣或又言楊石齋已定計擒江彬然彬所領邊兵數千為彬爪牙者皆勁卒也恐其倉卒為變計無所出因謀之于王晉溪晉溪曰當錄其扈從南巡之功令至通州聽賞于是邊兵盡出而江彬遂成擒非矣革皇店官校拆軍門辦事官旗校尉俱回本衛
命哈密及土魯番諸處貢夷人當放回者該部照原擬賞之差人
送回餘會同館館之關防出入佛郎機差人回廣東聽候豹房番
僧及少林寺取來和尚各歸本寺南京馬快船隻常例聽外盡數
放回各處帶來各色匠役樂工水手等各回原籍命東廠錦衣衛
及五城巡視御史嚴夜禁督捕盜賊皆出廷和獨斷而以　先帝
末命行之或曰此等事何不留待　嗣君行廷和曰機會間不容

只足鎮定人心

髮時權奸人人自危兵柄利權所在若不急解之倉卒有變誰能
制耶九門防守之命已下許泰意若不懌邀兵部王憲至閣欲有
所言廷和問則徙倚不對而私相評語廷和曰危疑之際所仗在
提兵諸公諸公中倚公尤重報國正在今日欲言則直言何令我
輩揣摩耶憲曰許總兵與江平虜同事西官廳平虜又與張孫二
太監提督團營今張許防守而遣平虜蓋為彬地且以脅公也廷
和曰團營根本也故留孫與平虜專主調發諸公在此專主防守
各有專責廢不慊事泰不應以舌澤吻作怒色且微語曰這個賊
廷和問賊誰泰曰李琮又曰泰家止有三百人防護泰意又以琮
脅廷和也廷和曰今日之事無不奮力琮欲何為自取滅族禍耶

泰曰李琮兇狠平虜腹心也泰甚憂之廷和曰有諸公在琮不足
憂亦無能為也公必欲與平虜同事可一言決之泰意不明與江
彬異同欲持兩端以窺趨避耳須之都督張洪至言彬可防廷和
曰君何疑江反耶江征流賊回豹房過隊　先帝見其耳帶箭鏃
壯其驍勇因留置之左右既而扈從巡狩一時隨駕者內外文武
皆有之不獨江也江何罪而欲反耶伊蓋不必自疑人亦不必疑
之也近反者內有寘鐇宸濠以誅君側之惡為名外有劉七藍五
鄢老人等迫于饑寒各嘯聚至數十萬皆隨起隨滅朝廷何負于
江彬彬以何為名而欲反耶江即欲反雖其家丁亦不肯從假萌
非望即顧盼間虀粉矣若江能與諸公趁此危疑之時協力共濟

嗣君至日閉門辭爵不失爵貴何必疑而自疑人亦不須疑而疑之此在諸公本部安所出策我書生握數寸管無能爲也洪唯唯而退洪蓋爲彬遊說以探廷和意而廷和對之語有操縱江聞之稍安廷和復語泰曰今日已晩矣不必遲疑西官廳舊有宋贇參將三千人可且分佈防守各門過此一夕也因問宋參將何在泰曰見在午門外遂呼之入宋之先蜀人也廷和速而語之曰總兵鄭兄今夕之事一以付君　嗣君至日我輩與君具奏之作一知証人也贇卽出分部三千人於各門京城衛中關人馬介介有聲意以爲江彬部曲人心皇皇竟夕不寐城外欲移入城內者欲弁出私相語以爲彬且反矣又聞彬在家不成服齋宿不哭臨

廷和深憂之以一刺投彬曰謝江公大事多賴區定彬喜以爲楊公不我虞也乃成服齋宿防守之命既下十五日蚤廷和與蔣冕毛紀入左掖門遇武定侯郭勛兵部尚書王憲及許泰廷和亟問曰各門人馬已分佈否齊應曰張太監不肯相會我輩派定者張公又欲改撥廷和曰諸公就而會之如何今日之事須同心乃克有濟郭云人馬在營中如散沙然我輩原非團營官兩手只扯得兩人權不在手如何行事廷和曰懿旨既下卽權之所在若只一束草亦當聽受節制兩總兵皆世受國恩司馬掌九伐之法如何可爲此言朝廷何所賴耶諸公皆遜謝廷和時有所激詞甚峻郭亦悔之然不容已也於是武定諸人乃往就張議之至午兵部王

憲同忠永二張太監同至閣中言曰二公受命防守須重其權不然恐行事不便廷和曰唯唯徐謂永曰公朝廷重臣平寘鐇擒劉瑾威望久著今日之事內外倚重又謂忠曰公朝廷近臣久在大行左右能直言爲　大行所親信今危疑之際同心共濟　嗣君至日自有恩典忠曰防守事體最重若無名目無勅書無關防如何行事廷和笑曰倉卒之際豈能便辦關防懿旨一下卽是勅書提督防守卽是名目　嗣君旬日之間可至我輩臣子當此有事之時大率各盡忠心隨事効力恐　嗣君聞之亦無不樂也又謂永曰今蚤聞武定諸公云人馬尚未會撥恐不宜太遲永曰已分佈矣但欲請賞賜耳廷和曰賞賜朝廷不吝也王瓊初來邏造

閣中窒廷和倡揖之無延入之意已乃邏還閣門外大概問故事改革之際各門防守原無勅書忠亦無防守之命也十七日朝罷罷魏彬謂廷和曰親家須扶持謂彬也廷和曰公親家朝廷大總兵也安用扶持將京師人藉藉言彬反廷和子亦言之廷和曰邏餔未萌何以擒之蓋家庭亦不言也次日告蔣冕故曰連日介然于懷者正以此耳冕曰彬等握重兵發之須中機會是日坤寧宮安獸吻彬入吉服行禮而壽寧侯張鶴齡被勅之安陸廷和借甫冕入用璽大奄俱在廷和命屏左右謂魏彬曰大功已定大奉亦除未爲全美魏問其故廷和以魏與江連姻不可徑言先輩之曰古人大義滅親周公誅管蔡王導滅王敦至今流芳青史公雖

無謀策定不然其

去何進能幾又何不言之張永

亦規一時之明

大臣非判死生何以靖危疑

永嘉之豈以不與聞耶

江爲親乃勉奉　大行命非本意也今外言紛紛若不蚤請　太后擒之恐彼不自安將遁　嗣君以憂未免爲大功累也張銳疾言曰彬有何罪廷和曰如擅入邊軍禁內擅立威武團營擅改團營爲西官廳擅立鎭國府所犯不一死有餘戮在魏曰實然惡貫已滿無所逃死銳猶極力爲辯廷和曰不須回護我輩言出禍隨已委致身家公雖無子孫獨不念祖宗墳墓與兄弟耶　嗣君從中萬一聞變而驚張公請保任其責也廷和詞色俱厲陳嚴贊之曰且收得在廷和即應之曰　嗣君或免有之未可知也今且擬旨監候耳蔣冕曰了此然後哭臨銳曰公何大亟廷和曰此等事間不容髮頃可緩耶即擬旨奏　太后與將絕候于閣中久未下

廷和曰權瑺對我輩言尚百計攔截在宮闈豈肯贊成乎若不捷禍必先我二家我輩豈肯離此地誠死此亦得死所矣冕曰天祚我明必無此事須有報宣候左順門者久之陳嚴來曰江彬已擒矣幾逸出彬行禮畢張永潛使人報之遂奔西安門以取西官廳文書爲詞中道折向北安門當關者曰有旨留提督彬斥之曰皇帝何在安所得旨乎手批門者守門人萃擁之追者至縛之時久旱遂雨城中讙聲雷動爲之謡曰拏了江彬朝廷安穩蓋以吻爲穩也須之李琮亦自其家縛至罵彬曰汝蚤聽我言豈至于此蓋琮嘗勸彬以家衆不勝則北走胡耳彬曰悔不自斷其子恕其毋亦云然收捕者云彬已分佈腹心于東西北安三門衷甲裹糧立馬以伺動息非廷和先以計安之復出其不意而擒之京師百萬流血成敗未可知也（繼世紀聞云江彬自南京扈從至通州迓住月餘方入京時上已不豫彬自知罪大欲將所統邊軍把守皇城諸門意叵測人心洶洶時內閣楊廷和丞與張永及兵部議簡團營官軍正該皇城諸門守禦遂兵諫衆曰久不可以留即放出城不許停住寔倒其羽翼也楊公以彬握重兵恐其驚覺乃與張永密訂假與相好延至坤寧宮即啓皇太后傳懿旨將彬擒拏并男婦黨與不脫一人彬坐凌遲處死人皆稱快余按本傳謂張永潛使報彬此謂與永密計何蹊蹺也於時本兵乃王憲方與許泰諸有彬安得敢與之議擬彬以大義滅親又何嘗張永也弇州乃據紀聞以爲張永有功誣何耶）先是彬之未擒也或有密請于廷和者曰一力士之力耳廷和笑曰客談何易安得大力士耶其愼密如此　嗣君將發安陸左右猶以此爲疑聞彬已擒乃欣然啓行內外奉迎官行後復議啓　聖母請命司禮監太監一人及京營提督領兵迎護遂命司禮溫祥及

提督團營太監孫和惠安伯張偉兵部侍郎廷和弟廷儀領京營兵五千人往戶部侍郎鄭宗仁主饋餉工部侍郎趙璜治道路孫和等皆言兵少廷和謂經過處所供億繁勞必不得已六千人足矣和又欲請旗牌二十四面副廷和言此行與征勦不同無他調發安用旗牌是日發方欲哭臨和拉王兵部候廷和弟于金水橋南言之廷和輩不應和又欲渡河而南廷和言但候于黃河北面可也數日後吏部尚書王瓊要府部科道俱來言各衙門欲分官奉迎廷和言二十四監局諸貴幸皆欲去恐其途中諸間迎合有先入之奸已力止之矣諸公若去彼將有辭也明日禮兵二掌科言曰聞諸貴幸多賫金帛前去行賂須科道各遣二人往將監察

之患有所警廷和云彼有所恃益令人知若隨路糾劾恐驚疑人
心事體不便萬一發之不中　嗣君之心先疑矣張太監永使人
來言欲迎至眞定上下廷和謂行止在公不敢與知也武定郭勛
及許泰亦爲之言使者卅三至乃諭之曰公受命防守委任最重
若必欲遠去各門之事能保無他虞乎張銳使人來亦復言然廷
和曰我輩但知公領勅提督官校京城緝事耳他非所知也遂皆
止不行十七日朝臨罷出左順門王瓊向廷和云天象可憂廷和
問如何王曰不見日色乎日色正赤益不可憂廷和曰久旱故耳
王曰占書不然主女主昌廷和曰今以懿旨行事非女主昌而何
王曰恐應不止此廷和曰天道遠非人所易知瓊言有幸亂意蔣

冕毛紀言曰辟如應試秀才文字不得意但欲科場失火耳可嘆
可嘆慈壽遣散本官傳諭欲改懿旨爲　聖旨廷和與同官言今
日之事　祖宗功德深厚　上天眷佑　宗社靈長有　老太后
在上當此大變　嗣君未至凡事皆以懿旨行之盡善盡美萬世
稱頌若欲改　聖旨事體似有未妥因簡　祖訓皇后不許干預
朝政一條示之云　皇祖内令如此之嚴又簡大明律内皇后稱
懿旨一條示之我輩不敢差久之又來傳諭云前代有稱　聖旨
是如何廷和曰世代不同法度亦異如前代宰相封王童貫内臣
亦封王此等事今日行得否　老太后盛德大功爲女中堯舜我
輩豈敢不成就盛美以致貽譏後世耶遂不復言四月二十一日

漏下二皷　嗣君至行殿召廷和及府部大臣宣諭五皷詣正陽
門入議以明日大昕即位自三月十四日至是三十有八日也廷
和承虛宸總已海内晏然十六載弊政姦人皆擬于即位詔除之
日夜殫盡心力草擬詔中詔條内若宷門皇店官校豹房番僧
寫亦虎仙數事別寄書緘之不敢露草時廷和侍行殿將晚入閣
理文書就廷和家取之人莫知何文書也黎明進稿請　嗣君批
紅出方鳴鼓是日向晨文書官來言欲去關切中人者數條廷和
曰數年以來事有齟齬不曰西邊不可則曰撓朝廷不從今　嗣
君至便有此乃知前日負　大行多矣即此廷和便當去今日拜
賀　新天子明日即跪奉天門乞休且問　皇上初至何人于左

右欲更詔書雖死亦甘心也蔣冕毛紀皆力言之文書房官知不
可乃持回久之鳴皷批紅猶未下廷和與同官急趨華蓋殿往來
玉除閒不見一人乃復趨奉天殿下見直殿者要文書官來見語
之曰國去萬一悞事我輩且有說梁儲言批紅不下明日開讀亦
可廷和曰自古人君即位雖草昧中亦須下詔改元以新天下之
耳目今日若無詔書不知所改是何年號人心惶惑恐有他虞誰
任其咎文書官懼乃入奉批紅出改明年爲嘉靖元年詔下宿弊
盡革讙聲滿朝士夫京城老少皆踴躍歡慶曰　眞天子也二十
四日　上召廷和及蔣毛二人見于文華殿廷和曰　陛下順天
應人爲天下臣民之主初至行宮雨澤遂降一登寶位天日開明

可欲　宗社萬年之慶伏願敬　天法　祖修德愛民任賢納諫
講學勤政永建太平之業　上曰先生每說的是賜酒饌而退二
十六日科道交章劾內官武臣亂政廷和擬旨盡下獄明日劾文
臣王瓊等二十餘人廷和擬旨俱令致仕上不可下內閣改擬言
內臣張銳張忠等武臣許泰錢寧等俱擬下獄文臣亦有朋奸亂
政罪惡顯著者皆輕貸何也廷和曰文臣亂政者誠有之但所壞
止一衙門壞者退則衙門復清矣非如銳泰等蠱惑朝廷移居豹
房新寺南北巡幸離間宮闈以致國家中絕也中使曰王瓊先在
兵部頭帶爪刺身着帖裏親至豹房與朝廷飲酒非蠱惑而何廷
和曰此事外人俱未知于是始擬王瓊冠帶閑住不可乃擬爲民

卷之四　楊廷和　卅三

明日又發下必欲下之獄時內外戒嚴關節不通瓊危迫甚措據
誣奏廷和與廷和引嫌迴避將有庇之者　上覽奏甚怒欲重治
之廷和復爲解救二十八日召廷和等至文華殿慰諭又命太監
張佐傳諭　上意欲廷和發王瓊黨宸濠事廷和曰外廷自有公
議刑官自有正法廷和不與較也蓋瓊朋奸黨逆罪惡昭彰正如
誣害彭澤而虎仙脫罪因入豹房交結錢寧而章諫奏疏俱從改
擬皆朝廷所共知者廷和故云然二十九日復召廷和面諭曰先
生每爲國勤勞朕悉知之宜安心辦事廷和頓首謝賜茶而退五
月十二日廷和與同官恭請武英殿廻　武宗神牌諸司禮皆在
張司禮首言追崇大禮廷和曰連日議論已盡更無他說自古聖

圍

宋濮之論頗爲近當而諸臣亦以天子尊父矣

帝明王莫如舜禹舜有天下不聞追崇瞽瞍禹有天下不聞追崇
伯鯀此可爲萬世之法漢宣帝追謚史皇孫王夫人不過曰悼考
悼后至今猶非之哀帝尊崇定陶哀世庸君所行不足爲據魏明
帝勅戒公卿謂今後藩王入繼臣下敢有邪佞導諛謂考爲皇稱
妣爲后者股肱大臣誅之無赦晉元帝自瑯琊王入繼止立王子
爲王奉父共王祀宋時濮議之議英宗終亦不行孝宗理宗並不
追崇所生所以廟號稱孝稱理今日我　皇上舜禹之聖也漢宣
帝以下皆在下風我輩臣下不以舜禹事之而徇阿意導諛使陷
哀帝之失是萬世罪人也諸司禮亦反覆言之曰先生所言皆是
皇上欲盡孝情不可不從廷和曰外廷公卿科道自有正議誰

卷之四　楊廷和　卅四

敢犯之是日蕭司禮又言及張邵夏蔣四皇親家人事時有訟四
家人強占人房室地土搶奪人財畜產者法司鞫之其家人輩皆
擬枷號充軍奏下閣中文書官傳諭　上意欲貸之廷和與同官
執不可往反再四至是蕭復以爲言廷和曰數年以來權奸擅政
法守盡廢外戚家因而怙寵生事新　天子嗣位如初日照耀萬
方皆仰光彩各皇親家正當奉法循禮以助新政張氏二侯尤當
痛自撿制以爲之倡乃顧乃首欲犯之耶往來充籍之徒指稱二
侯名目在外害人京邸人怨入骨髓二侯恐不及知未能禁約遂
使錢寧張銳輩得以饞口播于　大行前奸人曹組肆爲誣奏賄
賂錢寧輩至數十萬兩事乃得解尚不許朝謁杜門不出者數年

太后在內多有不安亦不知外家之事至于如此前日已誤今
日可再誤耶重治此輩正為衆皇親家增福也蕭附耳語云各宮
掌宮太監及各監局掌印多在此恐聞之廷和曰正欲揚言于
大庭使之轉聞于內戒諭外家自求多福也各家人輩竟皆發遣
充軍但免于枷號耳既而欲于興獻帝后加皇字廷和復屢疏抗
章言之皆不行自成化以來朝廷所病者冗官冗食之費臣下建
議未能裁省劉大夏受知　孝皇欲裁革騰驤四衛之冐濫者
孝皇賓天太監甯瑾奏止之大夏以此怨謗叢集身幾不免正德
中冐濫尤甚十六年四月以前在京官軍旗校勇士軍匠人等食
糧之數共三十七萬二千七百餘員名一歲支米三百九十八萬

八千㐅百餘石歲運四百萬之數除海運三十五萬石外雖盡數
至京亦不能支廷和深憂之　上即位詔革人數十四萬八千七
百七十有餘實支米二百四十五萬六千四百餘石所省一百五
十三萬二千四百餘石國計雖紓而大怨叢集為之謠曰終日想
想出一張殺人榜皆裁革之徒騰之也廷和未辨色入朝有持刃
恐喝于道上者　上聞之令兵部撥官兵百人護入朝名隨朝軍
既而內官御用尚衣織染兵仗等監局諸新貴各奏乞收補兵科
一一參出時司禮監亦有查補之疏兵部初亦執奏其辭過激內
批有詰問之意乃遽引咎欲舉二十四監局已革者盡復之廷和
與同官讀之太息以為新政第一美事只此一本盡壞之矣姑擬

旨令其再行查議又月餘覆上會有南京大水之異廷和等極以
為言擬旨已查革的再不許收補存留數內有逃亡事故者照舊
勾補　上從之時　上在諒闇居文華殿廷和疏言　陛下嗣登
大寶一月以來用人行政無所不當又聞視朝之暇惟以觀書寫
字為事堯舜之聖可以復見只今夏日晝長章奏多暇敢請日講
祖訓一二條臣等恭候便殿直說大義以為　聖學萬一之助
上嘉而行之先是錢寧與江彬有隙彬發其黨宸濠事下獄
上即位兩月法司方議其罪寧平日厚遇士大夫中外皆為所餌
時有為之彌縫者鞫之不得其狀廷和曰錢寧改易鎮守進退大
臣受寧府賂遺假以護衛屯田罪同逆瑾豈得輕貸會籍沒江彬

家得取宸濠世子司香手勅諸司禮令文書官持至闕中謂是錢
寧所為廷和曰寧罪惡至此我輩在外豈得盡知于是擬旨正其
罪焉張銳張忠于經許泰等十數人下獄久未決銳等行賂中外
動以百萬法司曲庇之又賂內庭得旨充軍而已廷和發憤上疏
曰科道官劾奏張銳等罪　陛下震怒下之法司聞者交慶謂為
大有為之君也既而法司議上命會官詳審臣等擬罪繕呈亦從
上改竟至寬貸聞者喪氣解體以為不誅此則國法不正公道
不明　九廟之靈不安萬民之心不服禍亂之機未息太平之治
未臻語曰上無失政則下無私議殺一人而千萬人懼天下之政
也自古帝王制刑三千餘條曰元惡大憝不待教而誅大明律首

以十惡不待時而決如銳等所犯是也此輩縱不皆誅而張銳張
雄張忠三人與錢寧江彬同惡決不可赦今執奏者未已　陛下
仍以宥旨答之令紛紛之議上及宮闕下迫左右可乎願賜獨斷
追回此三人監候處決　上令籍沒其財嘉靖元年　上以清寧
宮後三宮火命司禮監傳諭官眷居位稠密欲奉遷　武宗皇后
居西城仁壽宮賢德二妃居永安等宮　憲廟皇妃之居清寧後
宮者亦并西移廷和等聞之驚愕遂言　皇上仁孝篤宜有此舉
動嘗聞西城仁壽宮乃先朝幽閉廢黜之所　武宗皇后母儀天
下十有六年　皇上在藩邸嘗以臣禮事之況親受　武宗神器
之傳恩德甚大事其　后妃禮宜從厚今康陵土尚未乾遽忍處

之耶　憲廟諸皇妃追事　皇祖與　邵太后是在同時親愛之
情不言可知遭此回祿之變正當體念安撫顧乃置之此地非惟
聖心不安恐　邵太后之心亦不欲也此于　聖德所損不小
若未行不必行已行亟止之庶不起天下紛紛之議尋具揭帖極
言之其事遂止三月　上降手勅曰朕入繼大統大學士楊廷和
蔣冕毛紀首先定策忠義大節功尤顯著俱進封伯爵給與券誥
子孫世世承襲食祿一千石廷和上疏力辭　上不允廷和再疏
三疏四疏　上批答數百言語益切至五疏且言不得請必求去
上特允之為勅褒諭賜宴禮部仍廕一子為錦衣衛指揮廷和
又辭　上批答云漢文帝宣帝繼統之後亦嘗加封丞相楊敞蔡

義等邑戶我　太宗以尚書茹常有默相事機之功亦進封忠勤
伯況大明律內明載出將入相能除大患盡忠報國者同開國功
勳一體封拜朕前日加封爵義不為過重違卿雅志已聽辭免進
階錄廕略示報功之意宜勉承之廷和方欲再辭是時扳援為錦
衣數十人兵部上議處奏云定策之名在臣下固不敢言定難之
功在諸臣亦宜有別　武皇彌留之時國祚安危之際逆謀已形
事機頃刻苟機事不密奸雄得逞國家生靈之禍固不忍言而二
三密勿大臣之家有不首罹齏粉之殃者乎此等潛消禍變再安
社稷之功尚不敢受封廕之報況代來騶從禁掖舊任者乎宜加
廷和特恩為大臣忠勤之勸得旨楊廷和既准辭伯爵朕心缺然

除廕子錦衣衛外再廕一子四品文職世世承襲楊廷和本職上
進二階廷和知　上意堅不可回乃上疏以疾求去　上溫旨撫
留令鴻臚來諭意十一月　壽安皇太后邵氏崩蕭敬傳　上意
欲頒遺詔且手持一黃揭帖曰此已有稿第欲先生潤色之廷和
曰遺詔止行于宮中先傳旨諭禮部具喪禮儀注可也敬去廷和
遂與同官言曰遺詔在壽安未宜皆以為然廷和又曰三年之喪
亦不可行毛紀曰且先議服制服制定乃議其他因取會典摘大
明律令孫為祖以齊衰期年之文相示又取　孝肅孝貞太后喪
禮儀注閱之廷和曰內庭一應祭奠皆如舊儀不可減外庭之禮
皆殺之服以十三日而除遂擬勅諭進呈蔣冕謂有勅諭可以止

遺詔矣明日早被門未啓散本官趙廷和輩入索遺詔廷和曰昨已進勅論矣再來應亦如是未幾諸司禮皆至閣中傳諭 上意今日之禮恐如 孝肅行事急須遺詔廷和曰事體似有不同蓋曰 壽安與 孝肅皆自 皇妃爲 皇太后如何不用廷和謂孝肅于 憲廟爲親母 孝廟承 憲廟之後服制當行三年亦當遺詔今 上繼 孝廟之後承 武宗之統因 與獻帝乃加尊號蓋 聖情有不得已者于禮爲未安於義爲未正廷和輩自去年三月言之至今外議紛紛猶未已也此事豈可更犯衆議以損 聖德萬一不聽臣輩言議者將復紛紛能無傷 聖心耶宮中禮儀一切從厚 聖心亦可少慰也尋復來執議如前謂

上必無服三年之喪廷和輩言此乃綱常典禮所係決不敢從諸司禮謂非天子不議今以 上意行之何爲不可廷和言非天子不議禮謂所議者合于禮也若非禮之禮豈天子所議況既謂之議須合天下之情非獨斷也尋召廷和輩至文華門廷和以爲上將面議之及至門下則諸司禮云一應禮儀 上竟俱從列位先生言但欲改十三日爲二十七日耳再無容議也廷和云所當議者正在服制廷和今日不言將得罪于天下後世 太祖 太宗 孝宗在天之靈必加陰譴他日死而有知見自己父母于地下父母必謂你仗祖宗福蔭遭逢 聖明濫叨大任不能補導朝廷以禮今日何顏見我也司禮張任云老先生議論已到忠孝已

盡朝廷行三年之喪亦盡孝道君臣之間忠孝兩全豈不是好先生說他日無顏見父母于地下卽是王旦削髮之意但王旦是贊助天書矯誣之事與今日事體不同廷和云爲大臣不能爭君以道隱忍不言卽是欺心與矯誣天書一般衆司禮云連日議論我輩一一奏知 聖意堅欲行三年之喪以盡孝道先生每何不順從廷和云經書所言孝道甚多今不必遠引論語中孔子告孟懿子問孝的言語只說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便是盡孝的事若服制非禮豈得是孝豈可阿意曲從同官相繼言之諸司禮皆變色謂 上意已定我不敢奏也然二十七日之制但行于宮中免須遺詔外朝哭臨止三日在外王府諸司俱免進香亦

見降殺之義矣廷和自新政以來以身任天下之責一事未盡輒憂形于色食爲之減嘗密啓陳論有大不得已乃疏言之如崇聖孝隆聖治請拆毀保安諸寺請毀不經祠宇請勤政事勤學問愼命令明賞罰專委任納諫諍親善人節財用又請進經筵日御及節省光祿供應 上皆溫旨荅之而必見于行不徒言也故新政翕然有堯舜喜起之風有稱其骨鯁如古社稷臣者廷和同嘉謀入告出不語人我輩事也顧古今異勢宮府隔絕特假章以達耳以此爲我聲名妖孽我就甚哉十二月史道闞宏曹嘉因不得翰林官怨廷和乃夥同誣奏廷和疏求退 上歷叙其勳庸令鴻臚往諭亟出供職數日尚書彭澤給事中鄭一鵬毛玉御史陳講劉

廷璽少卿楊一渶郎中唐胄先後奏道挾私害君子、上覽之喜、
下道獄、廷和復言僉事史道論臣尙、皇上聖明下道于詔獄而
令吏部鴻臚寺諭慰臣至于再三、公議明而國是定矣、第聞道有
老母隨養京邸、今道冒不測罪、臣竊惜之、乞曲賜矜全以慰其母、
俾道改過自效、詔同卿忠誠體國、正大光明、史道挾私誣妄取罪、
卿爲之陳乞、具見奉公任怨、休休有容之量、俟鞫明分處、上又
日遣中使促廷和出、禮意優隆、不得亟去、自是大禮議起矣、二年
閏四月、廷和以弟及女之戚在告五月、上命諸司禮至閣中傳
諭、欲加 興獻帝皇字、同官不可、旋具疏言之、至六月廷和出朝、
上諭諸司禮曰、楊先生出矣、復遣諸司禮來申前說、次日復來、

應之如前、去而復來、次日又來、廷和曰、此事關係萬世綱常、自古
皆無人敢行、豈敢自我輩壞之、況自正德十六年言之至今、使其
可行、何待今日、廷和等四人雖死不敢奉行、若必欲行、我輩惟乞
休去耳、蔣冕亦極力言之、毛紀、費宏皆和之、諸司禮知不可奪、乃去、一日
罷朝、召廷和冕等至平臺、上曰前、乃稍進去御座僅尺許、上
親授廷和勑一通、諭曰、是孝道事、先生將去行、展讀之、其詞曰、諭
大學士楊廷和等、朕承 天命入奉 宗祧、自即位以來、奉 天
法祖、恭侍兩宮、日勤政事、未敢一時忘忽、朕本生父 興獻帝、母
興國太后、雖帝后之稱、禮養于天下、未遂朕心、今尊朕父爲
興獻皇帝、母 興國太后爲 皇太后、其尊號稱字、幷勑諭卿等、

便寫擬來看施行、朕以荅劬勞罔極之恩、安治天下、卿等其承之、
勿再固執、廷和言曰、臣等欽承、上命敢不遵奉、但此大禮關係
萬世綱常、在舜禹之聖皆不曾行、陛下有舜禹之資、臣等不以
舜禹所行事 陛下、是不忠也、況自古以來所未有之事、豈敢壞
自今日、上曰、自古亦有行者、冕曰、古來惟漢哀帝曾行、陛下
不法舜禹、如何學漢哀帝、然哀帝亦止稱定陶恭王、未曾稱帝、廷
和言、哀帝是衰世庸君、不足爲法、自正德十六年三月十四日言
之至今、使其可行、臣等當先事奏請、上以慰 皇上孝心、下以盡
臣子職分、何待煩勞 聖意也、臣等議論已盡、雖死不敢奉命、
上曰、朕受 天命繼大統、要爲父母盡孝道、冕言 天子之孝在

于承 宗祀、安社稷、陛下承 太祖 太宗 孝宗 武宗之
統、興獻帝與 興國太后稱帝稱后、已極尊崇、今止議一皇字、
少見太宗小宗正統本生之別、若有所加、祖宗在天之靈、必不
能安、恐 獻帝神靈亦必不能安也、廷和言去年帝后尊號之加、
外議至今未已、臣等心尙未安、若再有所加、未免損 聖心、虧
聖政、臣等輔弼之臣、將欲何用、上曰、朕心只欲盡此孝情、廷和
言連日司禮監傳諭 聖意委曲詳盡、臣等俱已知之、孝道莫大
于盡禮、孔子告孟懿子問孝、只說無違、無違是不違悖于理、便是
孝道、若違悖于理、豈得爲孝、凡人能隨事盡得本等職分、皆古所
爲孝、古人以事君不忠、戰陣無勇爲不孝、蓋爲不能盡本等職分

也 陛下敬 天法祖用賢納諫愛養軍民全盡君道卽是孝之
大者 上曰朝廷政事朕不曾怠忽冕言 陛下日勤政事便是
大孝廷和又言 陛下順天應人入繼大統爲天下臣民之主若
此大禮所行未當則上無以合天心下無以合人心誠恐 聖心
亦不安臣子之心皆不安也臣等忝奉 聖諭措身無地豈敢固
執亦知 陛下之心有大不得已者容退去再進揭帖 陛下從
容啓知 興國老娘娘以安老娘娘之心張佐奏云到下面再議
冕云更無他議命賜酒饌是日廷和等辯論雖多玉色怡然略無
所忤自後召對而言不可者三封還御批者四執奏三十餘次司
禮太監奉命來閣中講論者三十餘次廷和執不可用是左右得

以間之是後所言多不合道士陳應循李雲容貴緣進用蠱惑廷
和上疏請擎問明正其辜工部郎中葉寬因爲皇親陳萬言建第
遲期下獄廷和疏救之又論谷大用混占産業乾沒官銀百萬之
罪江彬黨行賂左右臨刑將貸廷和疏請亟誅之時 上頗事齋
醮廷和疏言人君一身天下根本欲令出入起居事事盡善惟在
前後左右皆用正人臣等先嘗具啓請于 昭聖慈壽皇太后凡
尚衣尚冠等執事茶房膳房宮殿答應人員務選老成謹厚內臣
以待 陛下任使其曾經先朝隨侍遺奸不得濫與又嘗極言異
端左道亟宜痛絕須條奏愼始修德十二事一謂齋醮必須預絕
其端不可輕信累千言具書殿廡今乃無故修設齋醮日費不貲

至所萬乘之尊親蒞齋壇此皆先年亂政之徒旣鋤未盡妄引番
漢僧道試嘗 上心夫齋醮之事乃異端誑惑假此爲衣食之計
佛家三寶道家三淸名雖不同同一虛誕 聖王所必禁也昔
梁武帝宋徽宗崇信尊奉無所不至一則餓死臺城一則縶繫金
虜求福未得反以招禍又如近日劉瑾錢寧皆崇信佛道建造寺
宇極其華美皆殺身亡家略不蒙祐則其無益有損不待言矣然
則焚香拜籙之勞孰若移之以御經筵設醮修齋之費何不移之
以周窮之臣等職輔導不敢不盡其愚惟 陛下留神采納斥遠
左右奸人及遠方僧道罷停齋醮淸查一切冒濫恩賞定萬世無
疆之休時道路傳聞鎭守浙江太監梁瑤遣人挾貨營管織造已

而內織造染局太監丁永年果稱 上用袍服及四宮等服御織
造乞依成化弘治年間例差本局官二員請勑往蘇杭等五府提
督織造事下工部議工部覆言不可而吏科給事中曾儇兵科給
事中張原亦以爲言章俱下所司宜如言官所奏無累 聖德無
已可出示袍服花樣令鎭巡三司官如式織造以進無煩內臣提
督報允于是廷和乃疏曰今年直隸浙江等府水旱異常額徵稅
糧尚與蠲免若更差官織造一切物料工役何能措辦非惟逼勒
逃亡抑恐激成他變況經過淮揚邳徐諸州府高下遠近一望皆
水其民田房舍被渰沒百里之內寂無爨烟死徙流亡難以計數
所在白骨成堆幼男稚女稱斤而賣十餘歲者止可得錢數十毋

是時已免鎮守何待永嘉

危言

子相豚沒水痛哭而死官已議為賑貸而錢糧無從措置日夜憂惶不知所出自今抵麥熟時尚數月各處饑民豈能垂首枵腹以待斃勢必起為盜賊近傳鳳陽泗州洪澤饑民嘯聚者不下二千餘人劫掠過客商船無敢誰何未知何日勦平況將來事勢尚有不可預料者臣等職叨輔導至切驚懼所有敕書決不敢撰寫疏入　上日織造自是累朝事例況兩宮進用及朕常用袍服一切缺乏官業已差催撰寫敕來無事執拗時九卿尚書喬宇等六科給事中解一貫等十三道御史彭占祺等又皆極陳其不可廷和復上疏曰臣等備員大臣素蒙體貌不意　聖明一旦有此臣等固當引身求避以明不可則止之義但展轉思維不無庶幾改之之望臣等所為惓惓非敢瀆擾　陛下誠恐災傷窮民不堪織造之擾千百成群起而為盜以擾天下也亦非固執己見違拗不通所執者　祖宗之法望　陛下遵而行之以保宗社勿與天下公論大相違拗以取議後世也今臣等言之不聽九卿言之不聽六科十三道言之不聽獨二三奸邪之言聽之不疑　陛下獨能與二三奸邪之臣共治　祖宗天下哉　陛下謂織造累年事例臣等考諸洪武永樂下迨天順並無有此惟成化弘治間行之　憲宗皇考恤民節財　聖德美政非止一端此蓋非其美者　陛下他皆不之法獨取此不美之政以為事例乎方　陛下登極之初諸所傳設鎮守市舶及看守珠池等官臣等先後具題具蒙　俞

卷之四　楊廷和　三十五

允敕書免撰海內之人方傳頌　聖政之美　聖量之寬何意今日乃獨不蒙嘉納且特降前旨雖出御批不知撰寫進呈果出左右何人之手我　祖宗朝諸所批答俱由內閣擬進惟正德年間權奸亂政始有擅自改擬營求御批以濟其私者新政以來不曾明正其舉遂令此輩小人敢于復蹈覆轍　陛下何忍墮其姦計壞　祖宗之法度哉　祖宗天下至正德間幾傾覆矣賴　陛下再造轉危為安中外軍民始獲甦醒然國勢民力比之成化弘治年間自不及一二今日豈堪更自敗壞耶興言及此可為流涕臣等實不敢撰寫勅書以重悮國殃民之罪伏望俯采廷議停止差遣仍將前項蒙蔽蠱惑邪佞小人逐斥不許仍侍左右以杜後來

終進退表表可觀

壞事之漸允為宗社無疆之慶報曰卿等所言具見忠誠愛君卹民之至意朕已知之宜安心治事但此事業已差官其寫勅遣行第令安靖無擾可矣自是左右譖構益甚甲申正月廷和上疏乞休不許再疏　上乃允之寫勅馳驛行月給米六石歲役夫八名又以前功廕子一人為錦衣衛世襲指揮使時都給事中李學曾御史涂相等上章留之廷和竟歸絕口不及時事日與親友故人行田野話桑麻與端虹司馬兄弟倡和為樂泊如也戊子朝廷下勅諭云楊廷和謬主濮議指示禮官為罪之魁革職為民廷和聞之怡然己丑五月因子恒卒慟悼過傷六月夢天開二幡委地若仙衛相迎者三十一日夕沐浴端坐几上而逝時昇熾忽霖雨凉

卷之四　楊廷和　三十六

寧遏偶語謂不究心於是經濟要術

此是經濟本領

如深秋長子愼以罪戍雲南聞訃告于巡按歐陽子重會黔國公
沐紹勛太監杜唐御史劉杲請假回蜀襄事廷和少有大志嘗夢
天門開見榜栁題曰際昌辰在卅時勛業已定矣天資孝友器宇
宏深沉靜聲色無盜之戲一無所好端恪寡言文亦簡暢不為章
句文詞之用古今治亂始終君子小人用舍留意甚篤國朝自洪
武迄今輔臣之建白部署之職掌將相之功罪邊防之沿革禮樂
刑獄水利學校賑濟荒政一切當世之務無不考究精詳言其事
若人又詳其年月至于身所未經之地言其山川里俗若指掌此
非盡得之書也寧廷偶語罔不留心正德中劉瑾亂政錢寧江彬
繼之又値宸濠兩宗室之變廷和自守介然不為所汙瑾貴

官竊獄天下府庫財半入其門既欲盡去官簿書以滅其跡一日
來閣中問曰諸司文卷無架閣處部中議欲焚之廷和曰閣籍國
家所重可遂棄乎貯之通積庫或千步廊可也瑾憮然明日乃移
之千步廊焉焦芳有怨于彭時遂移之江西一省會萬安舟子盜
殺交趾貢夷乃嫉搆窮治其獄并奏減江西科舉額數禁江西人
不得為京官又謂王安石禍宋吳草廬事元欲榜其罪于朝瑾主
其言來閣中議之廷和曰王吳皆往事盜賊處處有之今偶因一
時一事有此舉動恐駭四方聽聞瑾怒曰出榜朝堂前代亦有故
事廷和曰非盛時事恐為　主上聖德累乃止鄭僖王薨世絕東
垣祭昌二郡王爭襲繁昌以兄終弟及為辭東垣謂其父與繁昌

俱僖王之弟其行四繁昌第九奏上名府部臺諫集議衆相顧莫
敢先發廷和曰是當如武官襲廕例衆皆以為然于是會奏請以
東垣進封然親王世襲進封之例　祖訓亦未之及也一日退朝
後復宣廷和輩入刑部主事宿進以建言忤旨　上怒甚欲宣至
洪武門山子前親鞫之李東陽言後生狂妄言事要名若重罪祇
成其名耳不如寬之司禮張永曰　上怒且不測廷和問已至山
子前否張曰使校尉索之不在衙門亦不在家不知此時至否諸
司禮又言　上欲見三先生言之廷和微聞　上已被酒因向東
陽云暮夜恐非見召之時張曰若不見須擬旨進我輩好奏也廷
和又贊于東陽曰我輩不知本中所言何事豈可輕率擬旨但望

諸公從容救解庶于　聖德無損　聖政無虧也張曰　上意難
解廷和曰難解而能解之方見諸公扶持大功須之間已宣至錦
衣衛直房廷和心私喜以為進此易為言矣復告張曰望諸公極
力調護務保全伊性命毋汙朝廷玉堦也時聞　上坐于午門內
廷和輩亟趨出循東廊而行尋聞杖之五十逐戶部發回原籍為
民宣府巡撫勅詞舊與大同稍異正德十四年都御史甯杲將往
宣府請易之鎮守太監劉祥隨駕還京因請于　上乞以巡撫責
任備載內外鎮守官勅中廷和方在告梁儲遂各如所請給之既
而薊州遼東陝西延寧甘肅七鎮守臣皆以為請傳旨閣中速令
進稿廷和偕蔣冕毛紀再四執奏不可且仍查宣府巡撫官舊勅。

于與綸泉進稿乞易之未得旨時各邊鎮守隨駕在京者俱繳舊勅乞新勅　上屢遣諸司禮至閣中言之廷和言朝廷設官各有職掌在內廷則司禮不得兼別監在外朝則吏部不得干別部在外藩則都司掌軍政布政典錢穀按察理刑獄亦不得相兼在邊鎮則太監專鎮守如古之監軍領軍馬巡撫總理軍馬城池錢穀及一應民事此成法也　祖宗律令變亂成法者斬誰敢犯之諸司言宜大二鎮業已給之矣廷和謂前日已誤豈容再誤容俯舉行可也廷和又言西北七鎮盡天下地方之半若俯改勅書變易職掌今後七鎮守臣有亂政害人者皆自今日始是西北一半天下由我而壞也廷和么麼小子能當此罪否況內閣寫勅止憑

各部手本開具責任豈敢擅增一字因具疏進呈明日得旨朕覽卿等奏詞具已悉知但前次巡守地方各官隨侍偶有事件往返者數次今特通降便宜勅書易于行事永為定規兵部亟送手本請勅散本官云手本已來更復何辭廷和復執奏云在兵部則從命在內閣則從義決不敢阿徇以取身家之禍廷和手可斷勅不可寫也諸司禮氣阻數日後再至三至言亦如之散本官日至閣中輒首言之廷和曰前言已盡豈得復易同官中郎有肯寫者當自書名進稿不敢連署以取連坐之罪也既而山西鎮守與經隨
上南征至臨清復遣人從閣中乞仍領舊勅曰近日在途止角空箭耳得此亦足鎮壓人耳目蓋彼亦知無可奈何矣錢寧氣焰

寧但須用　賢者人不　若信哉

薰灼一時嘗置酒集公卿寧自候廷和門又令張龍輩請必往廷和曰朝廷在外豈我輩樂飲時耶廷和丁憂歸寧餽千金玉帶一束不受涿州人王豸臂有瘤形類蜥蜴張永羣校銜得之曰此龍形也將惑衆校尉輩皆陞錦衣衛官而永自欲封伯　旨從下諸司禮至閣廷和曰自古內臣封爵僅有五侯童貫等非美事亦不克終若本朝則絕無誰敢為此亦族事諸司禮曰劉馬兒太監封侯何謂無也廷和曰先年太監中有劉永誠者歷事累朝七十餘年出入中外多勞勛久在御馬監掌事京師目號劉馬太監未嘗封侯卒後其侄子聚乃為將官因鎮守功以功封寧晉伯非永誠自為也其墓誌在岳學士類博稿即命中書取稿來手揭示之諸

司禮中有首肯者范太監曰可下吏兵二部今多官議之廷和曰張公奏誅逆瑾靖寧夏之亂功在朝廷天下皆知之恐不假此為重若多官會議誰敢阿順　上意變亂成法自取重罪必將正言極論形之奏牘揚于大庭似非所以為張公寵也時張亦同來皆怏怏而去既退廷和因張所厚密諷之謂此舉在朝廷為異恩在公宜力辭乃見勞謙盛德明日奏下閣中擬旨寫勅褒諭歲加祿米四十八石賞綵段五十表裏姑慰其意張上疏辭一無所受外議始定未幾張為太監丘聚所訐出居私第謂所厚曰今日始知楊先生前日愛我之厚也自成化以來寫亦虎仙構土魯番據哈密奪金印為邊害數十年彭澤嘗遣之諭土魯番乃許以厚賞彭

欲罪之虎仙乃賂王瓊瑰玉重百三十斤祈免罪瓊乃誣泰彭而
虎仙得脫罪自是得近侍豹房父子俱授錦衣衛指揮使廷和慮
虎仙外知邊方虛實內覘朝廷事情脫罪而歸必將據哈密自立
大爲邊患不止如宋元昊時事乃就改元詔中摘之正德末年言
官劾權倖獲得罪廷和解者數十人其諫止巡幸被廷杖者存亾
皆厚恤焉又請悉發正德中留中章奏以付史館尚書林俊因執
法被旨詰問廷和皆力捄之家居儉素食不兼味衣自命服外及
幃帳皆用布教子極嚴諸子科第相望不爲喜曰讀書登科是第
二事修身齊家乃第一事也貴極人臣門第如貧賤時尤以濟物
爲心鄉有涸田萬頃廷和視其水利鑿渠灌溉鄉人德之名學士

堰又辭建坊銀以修邑城城成而賊至旁縣避兵賴以全者萬數
又嘗置義田于縣城西凡族之不能婚葬者咸資贍焉嘗謂諸子
曰吾立身四字正直忠厚又曰爲人不可不學道但不可以道學
立門戶汝輩觀我平日果有愧于道學者乎平生建白有題奏錄
辭謝錄視草餘錄新政日錄文集詩集若干卷
太常氏曰自古國家有艱巨之任天必生豪傑之士以佐之若文
忠者非其人乎　武廟之世兇璫倖將交結熒惑動輒取旨以撓
政柄挾必不可回之勢行必不可從之令蓋至于草威武大將軍
勅加威武大將軍公爵世非其世矣文忠持之以定力若泰山之
不可撼既而　武廟晏駕逆彬蘊毒惡黨窺伺禍且不測文忠既

扼首禽張洪又投彬以刺蓋束約之馳驟之使不知吾意之所向
頃刻間而片紙擒之矣此其機圜而慮遠倫所謂得圜中以應無
窮者耶夫霍子孟之賢與伊尹並稱昌邑之立幾危漢祚宣帝之
立決策劾公文忠不謀于衆一言定策得不世出之主而輔之以
培靈長之運詎非絕代之偉績歟觀公閤中得死所一語則知其
死生常置度外故見事審而持志定非利害得失所能移也卒之
以　聖孝所獨鍾當新議之巧合文忠不得不爲之絀矣然執其
所見寧失之偏而卒不以希世取寵謂非大臣之義不可也

梁文康儲

梁儲字叔厚順德人自幼穎異不凡篤於孝友弱冠博學能文成化戊戌禮闈第一人廷對第四人入翰林爲庶吉士授編修尋兼司經局校書侍　孝廟東宮講讀丁未充會試同考官尋丁內外艱服闋纂修寔錄成進司經局洗馬壬子主考順天鄉試丙辰侍　武宗東宮講讀戊午主試應天是歲冬冊封安南國王充正使還以考滿進翰林院學士辛酉主試順天壬戌奉詔教庶吉士與修大明會典成陞少詹兼學士遷吏部右侍郎奉命充正使冊封爲藩正德改元遷左侍郎未幾進本部尚書兼學士專管誥勅纂修　孝宗寔錄命爲副總裁戊辰主會試逆瑾[illegible]其權惡其不附已

指摘會典紕繆降本部右侍郎寔錄成復尚書兼職如故瑾猶憾儲不已欲中以危禍而無繇傳旨改南京吏部瑾敗庚午召復官兼文淵閣大學士參預密勿旣至進武英殿大學士加少保兼太子太保時兵部尚書彭澤討賊有功反得罪儲力辯其誣權奸併惡之儲曰有功不錄而復加罪非社稷之福也苟得白退恤其他後澤止免官時論韙之壬申冬四方盜平加恩宰輔進少傅兼太子太傅謹身殿大學士甲戌再主會試凡六司文衡考六載滿加少師兼太子太師華蓋殿大學士時大學士楊廷和之奔喪實首揆矣儲代旣而廷和守制不出儲力爲趣旣至遜廷和居已上儲與廷和故同舉進士先貴而長于廷和十歲至是亦屢遜少師首

殿矣故士論多之戊寅夏奉安　孝貞皇太后梓宮于茂陵　武宗欲幸宣府廷和曁同官蔣冕皆在告乃與大學士毛紀哭諫于左順門不能止旣而紀亦在告儲獨廷爭累月不得命秦王請陝之邊地以益封壤嬖臣江彬朱寧及宦者張忠皆助爲之請　武皇帝詔與之兵曹及科臣十三道各執奏不可　武皇帝曰朕念親親與之勿阻大學士楊廷和當草制門若遂草制畀地秦藩恐貽後虞執不可　帝怒廷和遂引疾不視事大學士蔣冕亦繼引疾　武皇帝震怒內臣督促儲承命草上制曰昔　太祖皇帝著令曰此土不畀藩封非吝也念此土廣且饒藩封得之多畜士馬饒富而驕姦人誘爲不軌不利宗社今王請祈懇篤朕念親親其

畀地于王王得地宜益謹毋收聚姦人毋多畜士馬毋聽旁人勸爲不軌震及邊方危我社稷是時雖念保全親親不可得已王其愼之毋忽　武皇帝覽制駭曰若是其可虞其勿與回天之力決于數詞矣近倖江彬用事欲請立所厚江西遼藩爲儲貳府部大臣會議于內閣儲正色曰　皇上春秋鼎盛建儲未宜輕言萬一有他吾輩伏鑕矣衆皆竦然其議遂寢己卯以一品滿九載進階光祿大夫左柱國加特進兼支大學士俸　武皇帝欲出巡邊乃自稱威武大將軍欲以倖臣泰爲威武副將軍詔宰臣草威武大將軍勅楊廷和引疾不草勅蔣冕亦引疾　武宗皇帝御左順門召儲儲奏曰臣不敢草勅　帝怒手劍立曰不草勅齒此劍儲免

冠解衣帶伏地涕泣曰臣有罪今日就死他日　陛下猶憫臣若
遂草勅他日　陛下覺而怒曰臣儲無禮以臣名君臣罪必不可
赦　武宗皇帝察其誠欵擲劍起竟不從草勅既而宸濠反　武
宗欲親征乃議楊廷和居守儲與蔣冕扈從將行欲取行璽廷和
不可頗有違言儲卽止與冕中途七請回鑾不聽　上欲于南郊
舊壇大祀天地儲冕奏曰南都郊　仁祖皇帝配天北都郊　太
祖皇帝　太宗皇帝配天若遂郊配位不知所裁且　天子主鬯
廢北而南神必不歆乃罷其郊駐蹕南都日久又將南幸儲冕手
執奏章跪行在門外自卯至酉汗浹背中使傳諭者再四對曰臣
未奉　俞旨不敢起得旨乃起於是北歸時裹河丁夫數十萬俟

于次饑餓疾病死者枕籍儲令有司散遣之民得蘇息不及于亂
在途三月疏劾求退不報抵京未幾與諸臣受遺詔定策迎　世
宗入繼大統與尚書毛澄等往迓于興邸廷和忌儲陰使其黨論
之旣而屢疏乞骸　上留之至再乃可其奏降勅褒之有張九齡
之忠蓋而不究其用崔與之之風槩而不久于朝以卿視之可謂
兼矣旣歸與親友詩酒徜徉所居蕭然如韋布士家無餘財田不
百餘所有者香山浮坦從化賊巢不毛之土耳平日于人之餽未
嘗却隨計其值酬之初宸濠行餽權勢皆有籍詠後閱之惟儲與
王冢宰恕不受耳儲嘗欲建一祠以祀先召匠計之曰須百金儲
曰未有以給也盍少需匠八往竟不能給而止　上念其定策息

從迎駕功未錄廕子世襲錦衣衛指揮上疏辭免乃進其子中書
舍人鈞甫尚寶司丞儲敦重和平器量過人不矜功不伐善不爲
矯亢堅忍不言人過人無賢愚悉被容接故羣邪用事從容其間
若履坦途蔣冕在庶僚公廷與宮府力扳爲輔御史西安張璉論
列詆毀儲人不能堪而儲引愆往謝注意薦揚竟至大用璉終身
感之御史王溱請以儲與刑給事中田賦請沒儲貲以代天下輸
租之半劉瑾遂矯詔抄儲家儲時在南京初報聞色不動也嘉靖
初言官聯疏劾儲假宸濠衛兵是故縱反者請召置獄以正其罪
如尚書陸完所云儲云余惟致仕大臣終不肯攜人曰是公大罪
劾者不已儲不言久之乃知與宸濠衛兵者是楊廷和當制正德

九年三月十五日之爲也舊例凡閣下當制擬旨人親署銜者筆
跡故不得而誣云儲年七十有七卒時楊一清在內閣親承　聖
諭命撰勅召用而訃音至矣　上嗟悼久之贈太師謚文康
太常氏曰余讀故冊見梁文康所草與秦藩逐地之制旣而又讀
其辭草威武大將軍之制之語未嘗不三復而嘆始之以危言故
轉圜而不見其難繼之以法言故直道而不見其忤大臣諭君之
術盡此二端矣寧復有不能違天之患哉或者乃曰威武之制晩
卒呈草余乃嘆曰何持之不堅也昔人謂明主可以理奪能奪之
始必能得之終何持之不堅也既而見霍公韜王公佐所爲傳皆
力証其未嘗草勅霍公且曰公立朝四十年其功多矣乃自掩蔽

不官以功自誇故人不得知其功公聞謗不辯故謗言日積平生
好施德于人人或藉以自庇反操戈向公故海內後進之士未嘗
面公者徒聞謗者之言亦附和而詆之矣霍王二公前輩雅推正
直必不以鄉曲故過爲文飾也威武之制詎當時有此謗哉至其
山藪川澤之量幾足當休休之臣矣自古及今或不多見也

喬莊簡宇

喬宇字希大山西太原府樂平縣人祖毅仕至工部左侍郎父鳳
兵部職方司郎中母路夫人嘗感異夢生宇少奇穎比成童日誦
千餘言爲文浩渺而折衷理道人多奇之十九歲成化庚子以金
吾衛籍中順天鄉試錄其文以式甲辰中進士通政司觀政丙午
授禮部儀制司主事是歲　皇太子婚禮成及五王冠禮畢俱受
文綺白金之賜明年會試天下士署提調官綜理有法撤棘之日
簾內什用之器類爲所司所取宇悉還之民丁未丁內艱歸葬樂
平杜門謝客惟以讀書考究爲事自是所養益深祖塋有數百樹
先人手自封植夏有蔬食之幾盡乃自爲文以祝遂止弘治庚戌
服闋除吏部文選司主事壬子署考功司員外丁巳補郎中辛酉
調文選司郎中日益勤勵門無私謁凡三典考察輿情稱允至于
拔進降斥仕衆僥倖屏退憸壬無不贊行壬戌遷太常少卿八月
有事南郊命導駕齋壇　孝廟賓天以兆事遣梓宮于泰陵正德
改元丙寅　武宗即位祭告天下命分祭中鎮霍山黃河西海媯
皋商湯王陵及晉代潘諸王陵闕事竣爲六事上之一曰恤邊民
二曰厚邊軍三曰廣儲蓄四曰省科派五曰謹守令六曰重祀典
其謹守令大都言山西陝西諸郡縣連年兵歉而令守多非其人
請敕撫按官巡歷糾察痛革迎送之弊勿以承奉趨詣爲能其刑
廉而有爲者則在旌舉之列或慎于守已而才幹不及者亦從而

務勉之若所守所爲俱無可取或幹辦雖優而工于剝削者必行罷黜如此則人知勸懲士風可正而民病可少甦矣祀典則以商湯之陵爲水所嚙廟更隘陋不足妥靈也多見采納戊辰轉光祿卿專以裁節浮費甦民困爲務陞戶部右侍郎庚午遷左侍郎因言邊官放支官軍錢糧月奏數太繁年終造冊太略請按季奏報從之是年春六月不雨漕河涸奉命禱祭海嶽遂雨時宦瑾用事公卿多通關宇怡然自守後瑾敗獨皎然不爲所汙辛未轉南京禮部尚書會乾清宮災宇因率諸部寺言近知乾清宮災累朝列聖寢息之所一旦蕩爲灰燼臣等歷考前代如魯新宮災漢凌宮災未央宮災史猶書之以示戒今日之變誠行出于尋常者況值正陽之月謹按五行傳王者論道不篤或耀虛僞讒夫昌邪勝正則火失其性自上而降乃濫炎妄起燔宗廟燒宮室京房易傳曰君不思道厥妖火燒宮故災變之發惟率禮修德可以勝之若委諸氣數漫無警省其或警省但以言而不以行以文而不以實竊恐天意猶未回也近年以來　陛下疏朝勤政之禮尚爾疎略經筵講學之典未見頻繁國本當建而宗藩之爵名不開名正當先而孩子之寵榮益盛番僧興端常留禁中優伶賤役猶侍起居皇店設立盈耳怨嗟之聲邊方拘留馳心戰鬬之事京師土木之繁與南京織造之供費凡此十事皆今日之重且亟者　陛下思所以消弭大變宜莫先于此伏願復疏朝之常規舉經筵之舊典選宗室之賢以備谷注黜義子之名以別嫌疑逐番僧斥優伶罷皇店還邊兵停止京師土木之役取回南京織造之官擇用賢能修舉職業庶可變災爲祥疏入不報乙亥改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條陳六事一嚴操練以修武備一禁占役以肅軍政一革冗員以寬民利南京龍江關皇城都城各門內府甲字等庫近年以來添設內官內使數多擾害軍民商賈其弊有不可勝言者且如龍江一關乃京師商賈必經之地今守關官員增至二十七員進關使用横取于常物價騰湧于市肆商賈嗟怨于道途其都城門之攫取至于賣菜之貧人其皇城門之來往至于擔柴之細物守庫者立茶菓之名解納者苦錢糧之費皆以[illegible]通[illegible][illegible]私[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以致府藏不得充盈拖欠不能完納近年累經題奏未奉特旨裁革益肆荼毒罔有忌憚伏望特勅內外守備官查遵成化以前事例照數存留管事其餘添設者查行革退庶幾民害可除矣一買戰馬以振軍威南京各營買補馬匹舊例椿棚租銀輳合七兩買補正德九年增添租銀二兩後仍照舊不許增添近來南京地方馬匹甚少價直甚高即今九兩買補尚且羸小不堪騎操若復減至七兩勢愈難行查得弘治年間奏准買補馬匹須四歲以上八歲以下價自十二兩至十五兩莫若通融區畫以合時宜椿銀斟難更改租銀則可增添合無量加三兩待後地方馬多價減另行奏處一定船差以便進貢南京錦衣等衛馬快船隻國初止爲操江

舉併而設後以京師器物取給南京遂以馬快船隻裝運亦一時通融暫處之計非原設本意也查得快船原設九百五十八隻奉例減退一百五十隻馬船原設八百一十七隻奉例減退二十一隻中間有朽爛漂流造而未完者有遭風沉溺車塌損壞而甲餘俱逃者有因公差夫私船回原籍而查拘未到者是以船隻日益減少其為新進貢除歲例熔常應付外近又巧立名目比舊加添又有不時取用物料造辦等項多用至五六十隻者及欽差等官往來應付差使日益浩繁夫甲日益貧耗甫歸之席未煖而後差之裝運又行前次之債未償而後差之幫錢隨繳往往逃竄他鄉父子不能相顧至于沿河一帶軍衛有司驛遞等衙門人力竭于

送迎夫錢苦于誅求其被害尤有不可勝言者臣請于薦新進貢等項一遵炤先奉欽定則例差撥近年奏討增添者量行查革其欽差往來則少者一二隻多者不過三四隻其取造辦等項則少者七八隻多者不過二三十隻驗給裝科道等官務要查數定扛不許過違舊例如此則船夫驛遞俱可少甦矣一修船隻以便差用南京各衛快船先年俱是工部出價成造後以所造多不堅固奏准工部支價本部委官成造繼又奏准工部出銀七十兩木部出租銀二十兩併變賣原船舊板銀十兩共得銀一百兩不知快船成造必得銀一百五十餘兩然後堅完可用小甲賠補過多深為貽累合無行令工部量添二十兩木部量添租銀一十兩庶得

工力易舉而少免賠補之患及炤南京內官監孝陵衛等衙門併取蘆柴搬運磚瓦共該馬船三十餘隻被各該官員索要幫錢數多人夫不得安其生船隻又為蘆柴所壓多致損壞沈溺深為未便若將快船炤前量添價銀成造其舊船不便變賣存留本府通融措辦改造匾淺船隻以為裝載蘆柴等項之用其各船撐駕人夫合行江淮濟川二衛備查各字號船隻有遠年事故徵造未起者暫將前項船隻查炤字號編補所有解到各船人夫就令炤號編僉撐駕待本號船隻徵造完日另行區處如此則快船之成造易舉而馬船之差用有餘一事而兩便矣時番僧烏思藏傳聞幽西有童子記其前生事者以為活佛　上遣使迎之守上疏極論

其事　祖宗不絕番僧不過羈縻遠夷而已南京御史林有年以言事被逮守論救得釋　上巡游無時宣大之地往來數矣又復事干關陝以伐虜為名守乃上疏言天命人心累數百言無不剴切是時前星未耀中外危疑疏乞早建　皇儲以安定宗社俱不報已卯宸濠之變（喬白巖參贊南京機務方寧藩逆謀將言取南京[illegible]已至安慶而白巖日領一老儒與一醫士所至游燕寔以觀形勢之險要而外若不以為意者人以為一時矯情鎮物有賛謀謝安之風喬公在南京與聞宸濠之謀久矣欲觀形勢何待此時然此一着自有可用之時）濠與留守太監劉瑯交通欲取南京守廉得其實即偵誅其往來者并制瑯不與同事多執間諜梟之江岸濠計頗沮至安慶為守備楊銳敗之濠怒曰安慶一城爾尚如此況南京乎且聞喬尚書甚有備將如何也乃殺方士數十人謀退

寧之不能東下以此喬公知人哉

兵是夜西北風甚惡舟艦盡絕比曉至鄱陽湖遂爲都御史王守
仁所敗先是宇視機務密得濠反狀又知指揮楊銳有才略可用
乃署爲安慶守備誡之曰安慶南京上游密邇江西賊計汝必先
知知則速來告賊至必欲攻安慶攻則汝死守之未幾間諜銳果
能成其功十二月 上南狩至則叛逆已平遂受朝于行在初
有旨命百官以戎服見宇獨以爲兩京禮儀一體豈容有異遂朝
服率諸臣見先是劉瑯誅爲宸濠內應也太監廖鑾之姪指揮從
持兵率家丁分佈城中瑯復托爲緝奸執無罪者殺之城中人情
惱惱南御史楊必進等以聞有旨罷瑯令南京閑住從邏原衛帶
俸至是宇及內外守備官復言去惡不盡恐貽患未已請明正瑯

從之罪乃命執瑯從赴錦衣衛錮候宸濠至日鞫問鑾亦責令陳
狀時侍臣江彬怙權寵勢焰傾人統邊軍數萬扈從屯處京城懷
不軌心宇以雅量鎮服其邪彬始亦欲摧宇使人擴摭其事卒無
所得一日晚彬遣兵官索各城門鎖鑰城中驚駭不知所出督府
遣人來謀于宇宇曰守備者所以謹非常城門鎖鑰孰敢索亦孰
敢與者雖 天子詔奈何督府以宇言拒之竟寢彬每假傳旨有
所求爲日數十通宇每得旨必請面奏彬計遂不行彬所領皆西
北勁兵脊力拳勇宇知彬所恃者在此將謂南人必不敢也先期
命于南京各營教師中取其短小精悍者百人爲輿隸一日與彬
會彬誇其邊兵之勇宇曰試令與南兵角可乎彬欣然宇因佯令

[illegible]變不可[illegible]此作用

召營兵遲之不至宇曰姑與吾輿隸試邊人見其短小意頗輕之
然南人甚矯捷方接或踵其脅或觸其腰跨北人應手仆彬大驚
爲之沮喪異謀稍折矣邊兵行游市中強買貨物宇隨地令諸人
搏之大爲所挫因而斂跡朝行宮司業景其服大而綏小不便俯
仰稍失朝儀彬卽大聲問曰第幾班第幾人是某衙門官景答云
司業彬曰司業亦是應拿人數宇卽應聲曰是南京國子監堂上
官因免拿問 武皇自牛首歸時已深夜彬傳旨開聚寶門迎駕
意不可測宇堅閉不納 武皇竟宿于報恩寺大都彬謀所至宇
輒有以禦之彬竟不能爲禍是時南京守備內臣王偉幼爲 武
宗伴讀 上素與之狎言無不聽而宇先與之結遂得從中調護

使彬之謀不行也及駐蹕既久偕九卿疏諫凡三上竟勸回鑾九
月 上還京師扈從至揚州歸辛巳五月考績錄前功加柱國太
保兼太子太保七月詔拜吏部尚書辨論官材總統百度杜請託
錄遺逸至于君子小人之際尤加意焉賢必進不肖必退中外翕
然稱之 世宗入承大統銳意圖治其倚重之宇亦忠勤匪懈一
時蚤暮朝一請免差官織造雖新政無可言而宇則知無不言言
無不盡也革弊興廢効力尤多與刑部林俊戶部孫交兵部彭澤
協心輔政癸未王會之期裁革冗濫至二千餘員前此未有也時
方以迎駕功封駙馬都尉崔元爲京山侯皇親邵喜爲昌化伯蔣
輪爲玉田伯俱與誥券子孫世襲元等俱疏辭不允兩京言官交

章請愼名器保全戚里聽元等辭封別加優寵 上命吏部擬上
爵名守言國家典禮賞罰必據大義孫之廷論其有國是未定人
言未協者必審異從同以求至當元等恩命宜如科道所言聽其
辭免 上不能從時 上頗事齋醮守乃率九卿言 陛下詔書
首正法王佛子國師禪師之罪搜訪內府宮觀出入引誘之人裁
革善世眞人爵號及新建寺宇盡行拆毀邪正之辨了然甚明今
一旦信用妖幻九重之內建立壇場洞賓明神煩勞聖體不可之
大者也且天生聖人爲天地神人之主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天地
神人之和應之卽如往者禱雨祈雪之事皆蹟 陛下一念精誠
隨感隨應何必佛力可以禳災道經可以修福今天災屢見四方

多警民窮歲凶官無嬴積而齋宮賞賚日增月益此其去正德末
年復能幾何臣等切爲 陛下憂之疏入 上皆報曰覽卿等所
言具見忠愛至意朕已知之進封皇親壽寧侯張鶴齡爲昌國公
加慶陽伯夏臣爲太子太保封都督同知陳萬言爲泰和伯給誥
券世襲授萬言子紹祖爲尚寶司丞守言以朝大臣戚屬無生前
封公者惟壽寧張巒沒後贈昌國公今以父之贈而封其子非制
也若萬言之封伯比巒已太驟矣而子授尚寶又巒諸子所無者
祖宗之法具在 皇上當世守之以垂萬世 上報已有成命
甲申以災害乞退優詔留之旣而大禮議起守言今日之爲議者
有二禮官之議欲考 孝宗爲隆正統存所後者父子之名特
等之議欲考 興獻帝爲厚私親存本生者父子之名但重所厚
者有拂 皇上未安之心重本生者適中 皇上易從之意此國
是所難定也臣等切惟 皇上以長子入繼 武宗之統必以
孝宗爲考而後 憲祖之大宗爲不絕此所謂以義起禮合乎天
理之正人心之安者也今之爭論不決有關于名稱之間欲求父
子兩全而無害耳臣等復有一說我 太祖高皇帝兄終弟及之
言載在 祖訓萬世不易今之大明律亦 聖祖所定者考其服
制所稱則所後者同名父母所生者亦名父母蓋有本生二字以
冠之則於所後有別猶存一本之義也伏望 皇上遵 聖祖律
文定擬名稱於 孝宗稱皇考於 興獻帝稱本生考降殺輕重

釐然自別庶幾正統之傳一本之義君臣之分父子之名可以兼
全而無害矣亡何又率九卿合疏言須罷汪俊召席書桂萼張
璁霍韜黜謫馬明衡季本陳逅舉措與常中外駭愕夫以一二人
之偏見撓天下萬世之公議內離骨肉外間君臣名曰効忠寔累
聖德且書不與廷推特出內降陞爲尚書百餘年來所未有者
請收回成命令俊與書各守職如故矜宥明衡等止召萼璁疏入
報聞遂抗疏乞休歸樂平始買地建宅徜徉于山林中朝事更不
言及戊子詔以前議禮之罪冠帶閒住守爲前少師楊一淸門生
聞一淸卒從一二僕跨蹇赴之經紀其家事而還南京父老識者
舉手加額曰活我公也多遺之以禮悉不受歸感疾于是年十

月卒年六十八宇從學楊公于京師時楊公爲中書舍人[illegible]
天下名士多從之游因而成者甚衆宇特爲高弟既而舉進士又
從李文正東陽游益肆其力于文字間其所友者海陵儲公巏潛
江蔡公清毗陵邵公寶和順王公雲鳳襄城石公瑤德行道義瀕
摩者深焉爲文不以蹈襲爲工出入六經深沉郁都自成一家有
克蒙稿若干卷其爲詩始擬古作後擺落陳詞往往多自得語崇
府雄偉有作者風氣性嗜山林嘗歷覽南中上游霍岱嵩華海岱
搜奇抉隱人莫之及在南京林壑之勝無所不臻亦無不有題咏
通篆書有二李之風曉精鑒賞名書古帖一見即知之家居淳儉所
用皆陶甆之器衣服恂恂與衆上下而遇技儒如恐不及是書

常如已出見不善怒形于色卒之日識與不識嘆息泣下宇長身
偉貌聲如洪鍾負一藝者悉得延見獎拔遇事從容裁處無疾言
遽色待官屬有禮馭輿隸有恩盛怒未嘗出惡言休休有容得大
臣之體雖其天質之美而所以養之者亦有素也
太常氏曰烏頭附子殺人者也良醫用之則起危拯亟奄人爲蠹
守身之士若將浼焉惟恐去之不遠而逵權之上或借之爲用收
功甚捷姑毋論遠揚文襄非張永不誅逆瑾喬莊簡非王偉不制
賊彬有世道之責者反諸內貞有忠所義靡絕不以身家權利起
念則雖有所要結以濟社稷之艱危何害其爲正人君子也烏頭
附子又烏可棄而不錄哉自漢唐末造啓合衆正以攻君側之惡

矣視聊諫嚮其數不勝也惟以視聊視聊則其倘情必挾喜怒
力敵勢均又濟以人心之公茂不濟矣並而于文襄爲入室並其
授受有自予然莊簡獨不交逆瑾則知其交也必非以身家權利
起念者矣于揚銳足以發其知人善任則其銓部之用人可知矣

王恭襄瓊

王瓊字德華山西太原縣人成化甲辰進士授工部屯田司主事弘治四年陞本司員外郎理易州廠六年遷都水司郎中治漕河九年改戶部陝西司郎中有治才留心國計凡舊卷條例悉錄之以備稽閱十二年陞山東右參政十四年守制十六年補河南左參政十八年陞河南右布政正德元年陞兩淮整理鹽法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二年取回改總督漕運未任陞戶部右侍郎三年改吏部宦瑾欲用瓊尚書許進不從已推許[illegible]用亨用瓊已調南京吏部四年改南京戶部右侍郎丁憂六年起戶部右侍郎兼左僉都御史賑恤畿甸山東地方七年陞戶部左侍郎八年陞戶部尚書屢乞罷不許十年改兵部尚書御史高韶論瓊不稱詔諭瓊乞避位疏六上皆不許十一年又三乞罷不許加太子太保十二年以山西邊功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十一月以兩廣軍功加少傅兼太子太傅十四年以應州功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十五年十月轉吏部尚書十六年夏五月下御史獄謫戍綏德嘉靖六年以禮部侍郎桂萼薦七年起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陝西軍務十一年改吏部尚書是年七月卒國家都北漕河特重沿河郡置通判縣置丞各一員專任漕事總于都水司郎中歲久撫按時檄判丞應雜委漕務無專職益弛瓊與漕務申勅判丞毋聽撫按徵遣政始肅先是河防埽草有數足贍幾年量其徵數草不積腐

民不困徵踰年用益侈仍議年徵十分之三折銀儲官帑積二年爲銀三萬有奇都御史議補軍糧瓊曰河漕重務費缺孰供急徵之民民益病孰不給御史移防河木材費學舍瓊檄縣官曰丞尉材因漕司供缺須時調瓊識慮治漕三年凡漕河里步近遠閘坐丈尺漕舟木材之費考稽畫一著漕志繼漕治按志以稽不爽毫髮皆服瓊精練云瓊理鹽政時私鹽行官鹽壅瓊檄淸强官一人巡察滄瀛從運河而南伺私鹽捕之一人巡察襄鄧民貨鹽出境捕之一人巡察淮海鹽徒千百爲聚勅捕之鹽弊爲淸乃議輸粟法議量課中鹽之法議商人買餘鹽之法皆未行議者惜之瓊在戶部陝西司於貨泉出入數目熟練嘗著論謂國初制親王歲支祿米一萬石後因地方豐歉或有減支郡王將軍俱有常祿亦因民供有限悉減支一半本色一半折色其折色多不關支又如初封郡王歲支二千石以後襲封俱支一千石後亦有例初封郡王亦支一千石又加郡王生子多至二三十人者有之慶成王生七十子夫以十子論之一歲支米一萬五千石反多于親王祿米矣先年陝西慶府分封郡王俱于慶府一萬米內分撥升畢較亦于大府分出不如彼時奏何事例又如鎭國等將軍十一二歲即請封號祿米弘治十一年因災異禮部會官議修省事件郎中王綸白于諸大臣定議鎭國等將軍年及十五歲方准撥支祿米至今行之以民供論之則日益不給以宗室論之往往衣食不繼

田而心讀

卜如與民之家得自爲生計也又宗室犯罪降爲庶人者[illegible]
月給米石比之將軍中尉反得實惠宗室例又不得預用納糧商
販營利而常祿不給日見其貧乏不能存活矣又國初定制百官
俸給皆支本色米石如知縣月支米七石歲支米八十四石足養
廉用度後改四品以上三分本色七分折色五品以下四分本色
六分折色後又改在外官月支本色米二石其餘俱支折色以鈔
爲則每米一石折鈔十五貫或二十貫每布一疋折米二石京官
折俸四五年不得一文外官通不支俸祿之制果能守哉欲禁貪
焚是以難也故在戶部于邦儲歛散酌盈濟縮不尚同亦不求異
凡非常干請有違成憲者執奏不易苟可以厚宗室利官民者亦

調停行之人服其心計邊師乞糧草瓊屈指計曰某倉特糧幾何
某倉峙草幾何各郡歲輸糧幾何邊卒歲採秋青草幾何用蓄儲
也何重索邊師駭服不敢橫乞瓊蒞兵部寇至瓊坐籌曰某大帥
出某地某裨帥出某地某由某路會師某由某地夾攻某截某關
隘某防其奔突某輸餉糧某紀師助又曰諸凡未悉之機主帥權
宜從事大事先行後聞瓊策勝數千里如對面談復不膠泥故邊
帥不窘束易以策勛先是左都御史彭澤在院時嘗與言官論及
朱寧輒忿曰吾恨不手刃此奴瓊以語寧且曰吾爲君致彼來若
私察之瓊因招澤過匿寧屏後瓊激怒之澤果大罵寧繇是銜之
會土魯番知瓊與澤有隙誣奏澤激變番夷以啓邊釁下兵部議

佃欽撫之便焉

人言晉溪通濂何乃泹議

瓊因劾其擅命遣使納幣失信致啓邊釁乞令法司按寘議罪會
多官議戶部尚書石玠以爲大夫出使于外苟有利乎國家專之
可也事須再勘瓊曰納幣虧定失信啓人致貽後患於國家利乎
不利乎事已勘明更勘何事衆不能奪奏上朱寧營内旨除澤名
瓊善結權倖故遷兵部不二年而進三孤　武皇單騎巡邊朝士
凛凛門遠則漢高帝之平城近則土木可鑒也議嚴兵守京師瓊
曰　上偶出邊嚴兵如有壬人以據國爲詞禍立作矣乃馳奏行
在命文武大臣守都門又密調將士列伏邊城大同遼東延綏士
馬皆集行在又請整命大帥一人開關河間近保京師遠控[illegible]
又于大名武定權置兵備副使二人鎮撫盜賊又檄薊州都御史

臧鳳保定都御史李瓚嚴兵要害爲扈蹕計又檄山東河北防武
事又檄在京守備時察奸宄是時乘輿出邊逾年無虞譬京師至
于邊服按堵如常瓊籌畫鎮定之功也禮部廷議建儲居守瓊曰
斯議也古則有之我朝有　祖訓在衆默然吏部侍郎王鴻儒曰
遠謀也匪爽所思耳大學士梁儲曰預建儲議邪謀也不可聽乃
罷議是時宸濠陰交賊臣朱寧謀入寧世子司香太廟朝臣陰主
焉故儲力沮其議大學士李時語霍韜曰儲有社稷功外人不知
謂是也是時儲執議于内瓊正議于外奸謀乃寢湖州孝豐縣湯
麻九反勢頗猖獗淛江巡按御史解晃奏聞下兵部議瓊呼賚本
人至部大言數之曰湯麻九不過一毛賊耳本處差數十火夫縛

之可也何必奏報欲朝廷發兵殊傷國體此御史不職考察明當
論罷矣竇本人回傳瓊言時皆謂湖州江南重地朝廷不爲處分
豈崖之度外耶倘賊勢蔓延猝不可撲滅本兵其爲失策賊聞之
恣意刦掠不設隄防先是戶部爲查處錢糧差都御史許廷光在
浙瓊即請密勑廷光討之且授以方略廷光仰命選副彭其潛提
民兵數千俟出其不意乘夜而往賊方聯掠回相聚酣飲兵適至
即時擒斬無一人脫者使朝廷命將遣兵彼自固其命淹頓日久
不但勝負未可必縱勝而勞兵費財亦已甚矣至是人始服瓊之
籌畫云初南贛鎮撫非人兇民[illegible]聚爲盜焚刦州縣無忌遠近效
尤凡在虔楚閩廣接壤無非賊巢瓊舉王守仁巡撫其地及守仁

請便宜行事衆笑爲迂儒不報瓊慨然曰朝廷此等大柄不與此
人用又誰與哉覆議報可於是時已爲宸濠計矣既而太監畢眞
謀于近幸請監其軍瓊奏以爲兵法最忌遙制若使南贛用兵而
必待謀于省城鎮守斷乎不可惟省城有警則聽南贛策應事亦
寢南贛諸賊悉平詳守仁傳十四年正月守仁乞致仕當路素忌
之欲從其請瓊力言不可從留之會福州三衛軍人進貴葉元保
等作亂瓊知江西寧藩必反召主事應典曰此小事不足煩守仁
但假此便宜勑書在彼手中以待他變耳爲我具一題稿既成具
題勑守仁查處福州叛軍及給事中徐之鸞等疏宸濠不法事內
閣楊廷和令兵部發兵觀變瓊曰此不可泄近給事中孫懋議遣

此敘瓊議與廷和傳大殊

兵爲江西備留中日久第如議行之廷和默然已而宸濠反南都
告急人情洶洶有陰持兩端卜成敗爲從逆不敢正名曰濠反者
有云王守仁任數其去留不可必者瓊會衆于左順門獨曰豎子
素行不義倉卒造亂不足爲慮有王守仁在彼必成擒矣須刻復
十三疏詔削濠籍屬正賊名次請命將出師趨南京飭伯方壽祥
防江都御史俞諫率淮兵翼南京戶部尚書王鴻儒主給餉王守
仁率南贛兵躡臨吉都御史秦金率湖廣兵躡荊瑞會南昌李充
嗣鎮鎮江許廷光鎮浙江叢蘭鎮儀眞愼防瓜州揚州傳檄諸路但
有忠臣義士能倡旅擒反者封侯且令南京守備操江諸武職并
五府掌印僉書即自陳取上裁務在得人以固根本詔悉從之其

將侯爲其部主事入告瓊曰外間人言若此而公堅持此議儻有
不測滅族禍也盍別圖之瓊曰王伯安我能保其無他且其才足
辦此不久捷音至矣何多慮爲不旬月守仁果擒濠既而江彬許
泰扈蹕北還將進伯爵下兵部曰應州之捷彬泰上動進秩二級
瓊曰左都督上無級地彬不上議內閣徑勅吏部封彬平虜伯泰
安邊伯凡軍功封侯伯繇兵部議請乃勅吏部非制也彬泰欲借
兵部議爲地瓊雖不能沮其封國法猶恃以存云辛巳春駕駐通
州江彬擁邊兵環衛勢張甚召九卿往都下洶洶咸云彬且謀逆
召九卿往屠焉因行大事九卿無敢前者瓊曰瓊備位大臣天威
咫尺敢不覲乎即日詣通州主事梁焯詣霍韜曰江彬擁兵駐通

州人心寒危獨王大司馬不畏人曰彬將掠奪九卿印行大事大司馬反佩印往與彬和同如魚水而彬卒不敢動不知何術也韜曰彬獨忌蹕邪謀可遏兵部尚書忌蹕將士故屬兵部大司馬往彬即邪謀將士不肯從大司馬居中陰制姦變係將士望彬安得遏大臣制變之略也抑亦勇智合德者能爲 武宗彌留閣臣楊廷和已定計擒彬然彬所領邊兵數千爲彬爪牙者皆勁卒也恐其倉卒爲變計無所出因謀之于瓊曰當錄其扈從南巡之功令至通州聽賞於是邊兵盡出而彬遂成擒矣既而罷歸會土魯番侵擾甘肅起瓊總制陝西三邊軍務瓊檄兵擊敗之先是撤馬兒牢天方國土魯番哈密四處夷人各遣使入貢未及廷獻而土魯番旋來寇邊故御史陳九疇議將吐魯番哈密貢回夷人羈留不出以覘其變迄今二年虜心未悛瓊乞請通行驗放出關仍宣諭番酋令其改過自新用示柔服之德兵部覆議從之瓊又以甘州等衛所倉糧先年設郎中總理雖經革去須有責成議將原任涼州分守道移住莊浪分管莊浪鎮羌一帶倉糧原任甘州分巡道移住涼州分管涼州永昌鎮番古浪千戶所倉糧甘州管糧僉事照舊管理甘州等五衛并山丹衛高臺千戶所倉糧肅州兵備副使就近管理肅州衛鎮夷千戶所倉糧西寧兵備副使就近管理西寧衛各監督管糧通判等官稽考出納禁革姦弊及一應軍馬屯田大站事報可時虜寇莊浪瓊分部諸將于要害邀擊之前後

斬首十數級所獲戰馬夷器甚衆未幾虜復從紅城子入掠令三原主簿解賞軍銀布粹與之遇遂被害都指揮袁英以守備不設論死瓊上疏言莊浪東西二路虜衆夾居出沒靡定追之則望塵遠遁稍閒則乘虛復來加以山路險巇倉卒聞警趨避無及故凡公差官舍經行客旅必軍人防護乃保無虞袁英委守市及上口方聞虜報已即出境追逐與坐視者不同況奮勇先登摧鋒陷敵者未蒙寸帛之賞而變生意外防禦稍疎者遂以深文律之其于功罪之際曷繇勸懲乞寬英罪而錄諸將之功恤陣亡者之家作張文明死事之節廣恩施海而邊人勸矣得旨獲功人員令爲將賞陣亡官軍厚恤之仍行巡按御史將所獲功次查勘明白具奏其有隱匿失律情弊指實參究袁英所犯其原情議奏定奪張文明給銀十兩以爲營葬之資明年套虜入寇統兵三萬出花馬池禦之斬首六十餘級捷聞勅賜獎勵尋以功加太子太保瓊又言沙州番酋帖木哥土巴故我朝罕東左衛屬番爲哈密羽翼甘肅藩鎮者也後以避土魯番侵犯竄入肅州以窮歸我勢不可絕今宜順其情諸部落內附者以其半居白城山半居威虜城仍簡精銳四百人每季百人更番隨我軍操練令都督日羔剌統之既可以羈縻虜衆亦可以和輯夷情其曲先叛將牙木蘭雖稱降而妻子尚在番中今棄之則不仁留之近地則非便惟徙之遼東爲宜上曰然諸未盡事宜總制鎮巡官仍熟計以聞牙木蘭情僞雖

卷之四　王瓊

測其徒置湖廣以防他變俟番情歸順哈密興復之日再行議處
初土魯番速壇滿速兒累求通貢尚書王憲遣貢還夷人嶈亦馬
黑麻普哈力等五人往諭之不報至六年八月普哈力一人偕其
使馬黑麻虎力嫡翁詣闕稱貢又潛令牙木蘭入寇牙木蘭不從
乞降乃羈馬黑麻虎力嫡翁等于肅州七年寇亦馬黑麻等三人
來索所羈貢使復令虎力納咱兒入肅州擄掠游擊彭濬逐斬之
瓊以所斬虜首示馬黑麻虎力嫡翁責以大義因械之下獄至是
始遣把提滿可等獻還哈密城池及前擄去人而欲索取牙木蘭
馬黑麻虎力嫡翁普哈力等因以邀賞且云若不從必大入寇瓊
引諸夷伏階下諭以朝廷威令釋馬黑麻虎力嫡翁等令赴京制

貢牙木蘭故非番類朝廷已安置他所矣其哈密夷衆付故都督
失拜烟答男米兒馬黑木管轄之未幾速壇滿速兒復遣滿剌米
來書詞頗遜瓊曰賞犒之命與把提滿可等同回乃上疏言番酋
求通往復四年今始順服但夷情叵測彼亦卜剌盤據西海大虜
往牧近郊使設備不密噬臍無及臣已悉計防守矣臣又以為曩
者番夷自與哈密為仇故不殺其貢使遣置兩廣迺以守臣失計
乘隙犯順故遞羈留之今既許其通貢倘一不悛則當斬其使懸
之藁街傳示境外足以泄憤至欲脅求牙木蘭必不可與若其冊
來納款惟當量為賞賚然此皆非臣敢專議惟　上裁斷　上命
兵部會官議奏瓊又上言臣聞漢充國奉命西征曰願至金城圖

上方略蓋百聞不如一見閫外之事難以遙制遂度故也臣當執
都御史唐澤御史劉濂議處哈密土魯番事宜皆親身歷見其
而議當可謂國是矣向已會奏而未見允行故今紛紛迄無定論
其言曰今議土魯番占據哈密一節有已然之迹有當然之理有
必然之勢撫之以恩而彼志益驕震之以武而我力先屈此已然
之迹也順則綏之而不為之釋備逆則禦之而不為之勞師此當
然之理也處置得宜則遠服而邇安處置失宜則兵連而禍結此
必然之勢也蓋兵不可以輕舉寇未可以橫挑其大者有五焉我
之軍額空存百無一補而兵不足屯田滿望十有九荒而食不足
一也屢挫而怯久戍而疲我之銳氣未振長驅而入滿載而還彼

之逆焰方張二也我失兎剌之援而進無所資彼合瓜州之力而
退有所據三也河東隔洮諸府甘肅之根本而傷夷未蘇關外赤
斤諸衛甘肅之藩籬而零落殆盡四也西南與海上之虜防守難
撤東北梗山後之戎饋餉難通五也况哈密地界羣虜之中今若
大發兵糧遠冒險阻強驅亡命之部落復還久失之封疆是送羊
入虎口耳挈兵而歸則彼雖獨立留兵以守則我難久勞皆必危
之道非自然之策也竊謂莫危於戰莫安于守忠順王之紹封勢
宜加慎土魯番之求貢理可俯容索還城池存我繼絕之名而漸
圖興復宜諭酋長開彼效順之路而嚴加隄防選任將帥而責其
成蒐補卒乘而養其銳專官運粟河東以濟之糴之募民廣屯

塞下以濟足食之源俟我無不修之備而彼有可乘之機然後惟所欲為株兎刺城瓜沙與哈密襟喉西域拱衛中華將無不可矣若今日則非其時也臣等反覆勘詳澤等之議知其明習時務深加嘆服乞勑兵部爭定國是以便奉行下兵部議尚書李承勛言唐澤原奏固深合夷情但機不可先設變不可預圖用兵禦夷惟在隨機應變要非畫一之法可以持循而世守也今第令甘肅鎮巡諸臣量度事勢從宜行之詔曰可初兵部以土魯番變詐多端督撫官論奏先後牴牾請令瓊審處且練兵積糧稍為征勦之計至是瓊上言制禦西夷與北虜不同舜命禹班師誕敷文德七旬有苗來格禹平水土西戎即敘古之西戎燉煌即今土魯番哈密

沙州之地自漢以來悉通中國我朝自洪武永樂通貢不絕臣願
皇上遠法舜禹敷德格苗近守　祖宗懷柔遠人成法以罷兵息民為便若兵部所言夷情變詐多端先後論奏牴牾皆未明悉此中機宜且起送夷人每起不過正副二名保無他虞即有變擒殺之無難臣今不敢別議疏入詔如瓊議行瓊又奏盟戎結好春秋所惡也先年都御史彭澤納賄土魯番贖取哈密城印一時諸臣翕然和之獨御史馮時雍言番夷不關納款乃遣使講好以開溪壑之欲恐後來變故難以逆覩奏寢不報後果大起夷釁兵連者數年役民非時春秋所議先年都御史張文錦修築五堡移兵城守一時諸臣亦翕然和之獨御史王官言當此財力困竭之時

大興工役適足自斃宜候豐年圖之奏格不行後來激成大變夫二臣之言既不見采納于當時及事敗後又不蒙曲突徙薪之報乃反遭沮抑時雍淹滯仕途官被謫為民乞勑吏部查勘二臣別無罪犯特賜起用以勵庶官章下所司先是陝西洮岷等處番夷若籠板兒等屢擁衆入寇瓊會集兵衆諭以禍福諸番聽撫惟若籠板兒及喇唧等族不從乃分兵攻破之若籠板兒二族焚其巢穴喇唧等族震慴稽首聽命凡斬首三百六十餘級撫降七十餘族獲牛羊以千百計捷聞　上嘉瓊功降勑褒獎鎮撫以下賜銀幣有差瓊至陝西二年西服土魯番率十國奉約來入貢北扞俺荅經歲無烽警及是諸番為中國西陲無事河西四郡皆占土魯番

侵暴但恐瓊去夷患復作咸請撫按鎮守乞奏留於是甘肅巡撫都御史唐澤巡按御史胡明善皆為具奏留瓊又言固靖環蘭東西相去一千二百里止以一參將分守且與鎮守都督同居一城防禦未便又蘭州見在修邊而礦徒未絕請以固原參將移守守備當為裁革固原總兵不宜下侵細事當如舊設守備為便又言平虜城威鎮堡五岔溝與沙湖黃河相連舊有溝渠年久湮塞自五岔溝西南至賀蘭山大水口并平虜城外溝塹俱宜挑濬深濶築堤壘高丈許臨山墩西有沙石處宜修砌石墻下置暗門并東路五岔溝墩亦置暗門以通哨探沿溝每三里蓋房一座為巡軍棲止之所再于沿溝小大墩兒墩并新興墩各築一堡及將鎮

朔堡展築寬大兹勘近山鎮北築堡無印缺水屯田量移耕牧公私兩便其西南賀蘭山通賊路口舊有關墻仍加修築以防零賊竊入其鎮城西南大沙溝等處邊墻宜築一城堡撥軍拒守務使賊騎不得越軼永爲保障兵部覆得旹俱允行瓊言凉州衛軍二百人沓休守洮州者宜存之本衛而以鞏昌洮岷各衛所退臨洮衛軍補之爲是固原一處游擊將軍欲駐慶陽河州臨洮秦州西安左等軍三千充游兵常駐慶陽但河州臨洮秦州去慶陽千餘里及平凉與西安道里遠近不一調發徵發每至遲悞宜止于右等三衛選取之而游擊即駐西安爲便其鎮守都督駐劄固原增官軍三千人自西原三衛固原衛二千餘人外別選安會二縣臨

洮府鞏昌衛鳳翔千戶所及鞏昌平凉二府土達民壯并召募舍餘以足其數爲常但土達及召募者與正軍不同今乃與正奇軍一槩調遣以致困累宜以原選西安三衛正兵發充游兵原選平凉衛游兵發充正兵其各府土達民壯令歸本所操種其召募者亦宜放歸原籍至若遊擊退回慶陽河州二衛游兵如舊歸環慶河州各守備官部署其退回臨洮及已革參將退回鞏昌各衛官軍則收入鎮守都督聽用若參將所退河南衛兵四百五十名則發戍沙井驛苦水灣各二百人其餘還之本衛如此則守士者各有正兵防禦征戰者亦有應兵調集此兩利之策也　上從之十年瓊奏計榆林東中二路大邊六百五十六里當修者三百十里

二邊六百五十七里當修者二百四十八里因言二邊乃成化中余子俊所修因山爲險屯田多在其中其外大邊弘治中文貴所修防護屯田中間率多平地築墻高厚不過一丈可踰而入今宜先修大邊毋得徒事補塞必使岸塹深險墻垣高厚計用丁夫萬八千人乞發帑銀十萬以今年計定明年二月興功兵部覆上請延綏鎮巡等官如瓊所畫舉行報可先于寧夏花馬池延綏定邊相接地方挑挖墻塹六十里防護鹽池以通鹽利又擬于花馬池西北橫城堡一百六十里盡爲挑挖以免空隙又置下馬關門接修邊墻一百八十餘里起甜水堡至蘭州因地形勢挑挖塹八百餘百據險以守邊人至今便之在西北修築花馬池一帶邊墻命

二指揮董其役二指揮甚勠力邊墻甚堅功役亦不甚費有羨餘二千餘兩持以白瓊瓊曰花馬池一帶城墻是西北要害汝能盡心了此一事瑣瑣之物何足問即以賞汝後北虜犯邊即遣二指揮提兵禦之二人爭先陷陣一人竟死于敵瓊每一巡邊雖中火亦費百金未嘗折乾燒羊數頭凡物稱是瓊不數嚼盡撤與從官雖衆頭目亦沾及故西北一有警則人人效命瓊又言總制設自弘治中專爲套虜計非欲其盡轄幾千里之邊務也今修理墻塹東南自定邊營南山口北至黃河岸橫城延袤三百里俱高深峻險各營官軍可畫地而守不必調集四鎮之兵專事攻守亦不必轉輸八府之粟大用民力總制官可罷如　祖宗防邊舊制令陝

西延綏寧夏甘肅各鎭巡官分守信地得以自專毋相牽制爲便下兵部議尚書王憲覆曰瓊振要修邊分兵防守誠爲至計但遙聞虜入套住牧勢必南侵恐官軍則權分各鎭兵調集不便　上曰卿言良是三邊地廣虜情叵測防守調遣事權必宜歸一總制官設如故瓊旣入爲吏部會北虜入寇陝西花馬池鎭巡官遽請兵策應朝廷命九卿會議本兵王憲以爲必當發兵不然恐失事機衆皆不敢異同獨瓊畫題曰吾意以爲兵不必發當別有疏即奏曰花馬池是臣在邊時所區畫防守頗嚴虜必不能入縱入亦不過擄掠彼處自足守禦不久自當退若遣京軍遠涉邊境道路疲勞未必可用沿途騷擾害亦不細倘至彼而虜已退則徒勞往

返耳臣以爲不發兵便然兵議寔本兵主之竟發六千人命二游擊將之以往至彰德未渡河已報虜人出境矣一日入朝閣臣張孚敬與瓊遇孚敬手質瓊曰古人稱老成謀國公前日料敵如見亦甚奇矣即于報捷本票旨賞瓊四表裏銀二十兩明年卒于任贈太師謚恭襄瓊爲人多端任數御物往往陷于傾巧士亦以此少之南海霍韜曰韜甲戌春舉進士夏六月歸省辛巳入京公已眞獄矣不識公問曰晉溪何罪或曰結交官倖濫封爵亂朝政罪一也賊傷善類罪二也軍功濫陞罪三也韜曰若是宜戮也越月韜任主事守職方閱伍陳喚曰古有兗亟其主公類乎官者張永之弟張容張榮同安化功封伯彬泰同應州功封伯內閣查勅兵部填紙尾惟曰如勅行而已矣濫無詞故事軍功封侯伯兵部上論奏內閣擬以擬勅當榮彬泰等封勅自內閣無關兵部如曰倖濫封亂朝政內閣宜坐乃坐晉溪誣一也凡獻軍捷巡撫擬奏巡按紀功兵部請賞御史覆覈乃擬賞典如曰軍功濫陞撫按宜坐乃坐晉溪誣二也都御史彭澤以哈密撫賞都御史泥鐘擅用賊黜官擬兵付邊則彭澤先放河淮用兵之功殊幽溺情焉哈密叛變不得不議法也范鏞擅用軍職罪在兵部御史爲公部極詆公公任吏部逐公部秋乃曰公賊善類誣三也乃舁公誣于朝

太常氏曰余嘗謂士患無識耳識之所至則才品亦隨之矣蓋遇一事而灼見其所以然所當然者識也灼見其當然而才有不足辦之者吾見亦罕矣灼見其當然而爲之其品有不至乎如恭襄者可謂其識之有未至耶逆濠之初在廷多爲之用恭襄獨否至其謀逆也衆方洶洶恭襄獨曰竪子素行不義倉卒造亂不足爲慮竟如所料江彬挾　武宗以召九卿九卿皆不敢往恭襄曰瓊備位大臣天顏咫尺敢不覲乎卒以制彬之逆此其識雖賢智之士未易能也奈何委身權倖決裂宛晃而不顧此其識何在豈無

論品也豈其急功名貪富貴之念有以蔽之乎嗟嗟以恭襄之才識正所謂雖欲不用山川其舍諸者何必枉道以求而後合哉吾不能不重爲有才識者慨也

彭少保澤

彭澤字濟物陝西臨洮府蘭州衛軍籍湖廣長沙府長沙縣人少慷慨有志節尚禮學初為蘭州學生以孝友誠確為先提學戴珊甚重之成化二十二年舉于鄉赴會試方二場竟得家報言母夫人病劇即束裝歸門輩或勸其終場澤曰方寸亂矣且母病與取第孰重行抵家母見之喜病亦尋愈弘治庚戌舉進士授工部主事改刑部員外郎郎中能以詩書飾法比不茹不吐屢勘大獄當人心有恃勢毆殺人者澤論抵罪或為之貨緣祈脫適物遣中貴偕三法司錄重囚議將釋之澤執不可或以朝廷欽恤意為言澤曰如死者何竟莫能奪刑部侍郎屠勛應詔薦之十三年以延綏

犯邊上攻援三四策當事者忌之出知徽州府招延羣士入學勸農飭種禁游惰奢僭條格井然十五年以守制去民不忍釋正德元年補真定府政務寬大不為小節開廣學校作育人才公事之餘日進生徒授易郡有奄宦竊政或云當附之澤即具一棺于堂後曰吾身豈附人者哉卒無交三年陞浙江副使五年陞參政尋進河南按察使所在砥廉隅而氣槩稜厲各著聲績六年適東缺巡撫遷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尋陞右副都御史巡撫保定未至任值流賊劉六等部下趙風子邢老虎等縱橫刦掠勢甚猖獗於時澄平日久民不知兵猝然盜起所至望風奔潰河南尤甚攻破虞永項城沈丘西華上蔡西平確山遂平葉夏邑商水舞陽陽武郾考

胙城延津寶豐魯山泌陽息縣光裕等州縣殺戮守土官兵圍燒房屋刦掠金帛發掘墳墓屍骸地方受害慘烈裕州同知郁采率義兵力戰死焉親藩及守臣俱告急兵部議以官大遼東諸將御乘等率兵分道赴之而簡命澤與延寧伯仇鉞提督河南軍務澤言十一事一擒斬賊首劉六劉七一人者授世襲千戶賞銀千兩而各賊計奸跡秘非一人所能辦宜照例分首從如十人共擒首賊一人則為首陞賞如格為從者或給銀自一百五十兩或授鎮撫百戶以下世襲職事一舊例斬强盜三顆陞一級今賊之兇狠較盜尤甚請自今斬獲一顆者量陞署職一級二顆世襲二顆陞世襲署職一級三顆者陞世襲實授一級一賊有首從者已令自首免

罪而招降賞格未立故官軍懈于殺降而脅從者不敢解散乞專軍衛有司官軍人等招撫賊徒十名准首級一顆以上遞加仍送紀功官審驗發附近官司加意撫卹俟事寧各遣歸家仍從三年一斬首懸賞格已重但强盜能捕獲其黨亦得免罪依賞格給賞宜榜示劉六劉七齊彥明劉三趙風子邢老虎諸賊首自能擒斬詣官投首依律施行或再議處發遣一死事知縣段豸等已荷卹典而城不失守能保全生靈者其功尤在豸上宜查勘軍衛有司官能竭力守城攻圍不下者一日量陞一級以上遞加不得以城外鄉村被刦掩其功一軍官臨陣退縮及不用命者都指揮以下巳令軍前斬首而總督監督提督奏帶人員率多驕肆阻壞軍法

或恃強奪買首級宜一體以軍法從事一行功官軍宜于軍前優賞以倡勇敢請造虎頭銀牌鑿應陞署職一級授一級賞格加遇有功紀驗明白先行給散俟奏報命下齎赴軍前陞賞一副叅等官臨陣不得擅斬軍士多棄將領以逃宜令千總把總所部各五人爲伍編定牌面塡寫年貌如有臨陣退縮視將領敗衂不救者副叅等官就令督陣旗牌及巡視人員拘掣牌面擒赴軍門送紀功官覆審將先走一伍軍士連坐死其餘軍士量加重治管隊官軍照例降級充軍如奮勇救護成功者雖無首級亦照例量加陞賞一奮勇當前斬獲首級而死者往往處以陣亡常格甚或與退縮被殺者無異孰有樂于效死自今陣亡官員責令將領查審果

係奮勇當先卽引赴紀功官覆審以應擬陞賞銀牌給與故官子孫執照一山東湖廣山西陝西南北直隸俱與河南接境鎭巡以下宜俱聽移文一體把截戰守其有功罪查照節制事體施行一舊例武職五年一推選文職三年一考察今河南盜賊充斥而軍衛有司貪酷不才橫肆誅求驅民于盜請令臣同撫按官查訪貪酷素著虐害軍民者照例革罷甚者提問下兵部會議以聞於是尚書何鑑等議以斬獲強盜論類陞級招降賊徒計名准功城守不下計日陞級并給賞銀牌預鑿賞格似失太濫餘從所請澤因督諸將分兵截殺大敗賊衆斬獲無算賊夜奔商水倉惶不能渡官軍將併力殲之因紀功御史雷宗力勸諸將朝宗府稍爲遲延

賊因得渡尙水勢復漲破西華鄢陵郾城扶溝尉氏長葛洧川中牟新鄭鄭州滎陽滎澤等處至河南府賊逸我勞副總兵馮禎戰死然賊亦散去提督紀功鎭巡等官隱匿朝王誤事情寔止以馮禎陣亡聞澤因奏西平之捷御史雷宗以嘗任汝陽故取道汝寧欲假威重以耀故治覆軍殺將乃由于此凡宗妄預軍機受滯府輒當正其罪都御史鄧璋亦奏辯謂汝寧之行由宗不從而僉事孫磐同請偕往知府畢昭僉事王欽等因而留宴宗部乃謫令督理糧餉侍郎黃珂及紀功給事中殷劭得旨遣官按治宗送鎭撫司考訊餘令紀功科道官速問分別情罪輕重以聞賊自河南之敗徑奔汝寧澤與仇鉞分調諸將追剿斬獲甚多生擒賈勉兒賊

寡婦乘勝追逐趙風子兄弟就擒劉三走死時山東南北直隸賊猶張甚河南寇獨平捷聞 上降勅獎勵以功陞右都御史尋加太子少保八年四川餘賊復起刑部尚書洪鍾被論徵還命澤總湖廣四川等處軍務澤言討賊非得其人謂勦盜兇狡非增兵遣將不足以折其姦謀請選京營長鎗神鎗手一千統之以都指揮張洪指揮解恒調河南鎭守總兵官時源所部千人及陝西洮岷等衛官軍二千合源洪假以領兵名目賊可制滅又恐賊窮逃必奔雲貴請令兩省守臣嚴兵防禦并聽節制總兵楊宏雖被劾罷尙堪策勵可仍留之軍俾則宜再發內帑十萬以員外郎張嘉謨主事馬懋龍調度賞格亦宜視擒斬劉七等例而行兵部議從澤

即前節制山陝湖廣直隸之策

言多可從惟京軍不必遣宏已能歸洪留別用詔是之乃令源振
平賊將軍印充總兵官提督四川軍務延綏衛指揮同知郤勳充
遊擊將軍協同討賊發太僕寺銀五萬兩給之擒獲廖麻子者賞
銀五千兩世襲指揮同知職官陞五級餘皆如奏源復言步兵已
疲憊請還鎮更選千人以從許之未幾廖麻子等幸其黨千餘人
僞降巡撫都御史高崇熙等信之請散遣其衆處之臨江市遣副
使張敏等買田造室以授之賜復三年兵部議從其請澤又言狡
賊難信給事中安邦亦言宜防變詐復下兵部議令澤等究其誠
僞以爲撫勦之宜廖麻子等勑所司羈管從之新寧賊以爲誘已
遂執敏屠殺數百人是時漢土官軍悉罷澤與副總兵時源奏請

卷之四　彭澤　十七

益兵乃調延綏兵千八百人陞指揮同知杭雄爲署都督僉事統
之聽澤源節制以崇熙僨事不俟命罷兵逮赴獄敏等革官帶扸
鎮守三司掌印官皆令戴罪殺賊澤因督總兵時源等兵進討累
敗賊遊擊將軍嚴勲追至漢州平寨賊夜走黃連埡衆潰爲二喻
老人奔金堂總兵陳瑄追之廖麻子奔羅江嚴勲追及于劍州之
清林口棄馬奔山拒戰爲勲所射而傷焉遊軍黃四兒等并擒之
斬其首澤等以捷聞賜勑獎勵各陞賞如例澤奏四川流賊敗滅
但餘賊首王老人王長子等二百餘人奔入通巴山恐其遁思他
日已委官搜勦期于盡絶所獲功次送紀功官造册奏繳兵部覆
議承獲殘賊宜令澤等協力追捕四川地方濶遠保寧閬道等處

各宜添設守備一人各處村鎮編僉總小甲巡邏流民未安置者
查判裴舊例處置務令得所漢中鄖陽或有曠地可設官守者議
處奏聞詔俱從之九年盡平羣盜以功加太子太保兼左都御史
澤奏請班師詔澤仍暫駐保寧澤乃疏辭總制止以常職行事先
是已詔澤回京矣有援趙鐸劉千斤故事皆緣班師太蚤遂貽復
亂爲言者復有是命澤遂駐漢中駱松祥諸盜果復熾竟藉勦平
命土魯番速壇滿速兒率衆分據剌木等城真帖木兒又言河西
大饑客人死亡且半甘州城南黑河可引灌城於是滿速兒及火
者他只丁牙木蘭虎力嬭翁寫亦虎仙滿剌哈三日夜聚謀使日
肅番文索金幣萬萬還我哈密否則插旗甘州門牙木蘭與寫亦

卷之四　彭澤　十八

虎仙等專伺我虛定外挾强番內要原賞自京師至甘肅編置奸
細巧爲交結肆行反間然亦專與哈密爲仇未敢窺嘉峪關也甘
肅巡撫都御史趙鑑總制都御史鄧璋以土魯番書聞且言逆虜
所言不可允乞照先年差侍郎張海故事差官往經略廷議推澤
總督川陝等處軍務經略甘肅地方各鎮巡官俱聽節制且請命
澤徵調延寧人馬外迫番夷內逐達賊請勅都督奄克孛剌爲亦
虎仙等共守哈密又勅赤斤等衛如遇番夷內侵併力捍禦有功
之日一體陞賞澤自謂久典軍務又陝爲鄉土且已用都御史鄧
璋總制及咸寧侯仇鉞皆可任遂引疾上疏辭詔不允御史張鯤
上言既有鄧璋總制不宜復令澤總督且澤貫陝西不宜本貫公

科給事中王江亦以爲言皆不報澤復議處四川地方三事一添設關隘以嚴巡察蒼溪縣八字堡大井壩二處宜各設巡簡司防守雲陽縣鐵槳巡簡司宜改設于五溪壩更名五溪巡簡司遂縣明通巡簡司宜改設新設太平縣提調一簡練官兵以肅武備四川官兵久不練習今後領兵官員務令時常操練守禦地方州縣僉選民壯相兼會操以備調用川北川東二道守巡官宜令攜家久駐要害地方往來督視一請增驛站以蘇民力廣元縣問津水驛宜改爲水馬驛添設馬匹以節勞瀘沙河二驛之勞內江縣安仁驛改入縣城以便迎接從之澤以甘州土吉甘肅等處衛所俸鎮頃緣將領貪婪坐困軍士以致兵備衰弱請給糧四百石卑

八千東銀二百兩以上者處斬以絕不及數者亦戍邊有千夕鎮重臣者劾治兵部覆議從之時值土魯番火者他只丁寇亦斤若峪諸處殺掠甚慘遣人來甘州遺書索金幣澤以番夷好利可以利啗令通事與三都督賫幣二千銀酒器一副贖取哈密城印仓兒孛剌時在甘州言我與番世讐不肯去土魯番得賞物以金印與寫亦虎仙以城池與滿剌哈三澤因奏通事馬驥等往土魯番要以重賞其酋速壇滿速兒悔過效順乃付哈密金印及城池命都督滿剌哈三寫亦虎仙守之召監守頭目火者他只丁還仍獻所奪赤斤衛印哈密王速壇拜牙即尚匿于其弟把巴叉營因其兄弟不睦故未釋也必量給賞令須之族衆以相和輯事乃

令彭公不是或猶能者後

就緒兵部覆議以請詔都御史鄧璋先將有勞之人量加犒賞仍賞令原遣通事馳往撫諭務令釋速壇拜牙即還于哈密其賞賚事宜悉具以聞巡按陝西御史燕瓚言總督總制事權相妨於是命澤還京陝西地方幷哈密一應事宜俱令總制鄧璋以理澤遂回掌院事是十年三月也澤言給事中羅方御史劉成德各奏稱胡世寧充軍胡守約爲民于法未當切惟君天下之道親親固所當先而體群臣之義殊不可廢宮中固所當與而府中之正法亦不可偏今世寧以忤宗室守約以忤內臣致遣官逮繫詔獄復加重譴而寧王之事竟付不問史官之罪亦從寬宥似于體群臣之道有所未盡宮府之事少有異同故言官交章論奏蓋公論之不

容泯也況世寧先任知府循良有跡守約任縣撫字有方是其平日有功可錄宜俯從言官之請將世寧等依擬復職或量移一官俾得效用庶于公論協乎情法允當矣不聽旋命澤提督東西兩路邊關署都督同知金輔都指揮陳珣充遊擊將軍率京營七千餘人防禦虜寇時猴兒李誘虜衆將南侵以僧法啰者爲閒諜守關卒獲之巡撫都御史臧鳳以聞下廷臣議故有是命癸卯以虜遁班師召澤還都御史臧鳳李瓚仍住各關防守十二年三月土魯番速壇滿速兒復據哈密寇肅州遊擊將軍芮寧率衆出禦之敗沒先是夷人之僑居肅州者名阿剌思罕兒失拜煙哈之屬多土魯番姻黨而寫亦虎仙尤狡黠名雖內屬寔與速壇滿速兒交

進凡土魯番之鞨速壇拜牙郎及據城奪印以要甫略皆出其謀至是以事忤速壇滿速兒將殺之乃求火者他只丁爲之解許賂幣千五百疋期至肅州界之日償之入寇甘肅州可得也滿速兒悅乃遣寫亦虎仙及其將馬黑木入貢以則虛實因假其賄守臣以隨貢頭目火者散者兒爲火者他只丁弟懼其爲變乃併其黨虎都寫亦鞨之甘州而督寫亦虎仙出關虎仙懼挾火者他只丁遂夜誘奪哈密城請速壇滿速兒移居之分兵分據沙州糾衆入寇至死兒嘶等與參將蔣存禮都指揮王榮王等各率所部往御之寧先進至沙子嶺遇賊賊以大兵圍寧而分兵綴存禮等令不得合寧勢孤援絕遂爲所敗死焉一軍皆沒凡日自入賊既敗

卷之四　彭澤　全

我軍又遣斬巴思等十餘人以駝馬至肅州詭言乞和而陰遺阿剌思罕兒寫亦虎仙等書約舉火爲內應兵備副使陳九疇廉得其情執阿剌思罕兒等并斬巴思付獄令通事毛鑑等防守鑑等故縱之令其黨通欲伺隙而逸時方閉寧敗城中洶懼及賊薄城軍士皆出戰衆畏果欲爲變九疇偷嚴不得發乃戮鑑等數人于市以徇并繫其通謀者二百餘人賊久駐無援恐謀泄爲我所乘遂遁去守臣上其事且言先入貢夷使宜隨所在羈之而巡撫都御史王光亦劾諸將失律罪并及鎮守太監許宜總兵官史鏞都御史李昆兵部議覆得旨宜鏞昆降勑切責存禮等俱鎸罪殺賊自效仍令舉文武大臣有才略者往經略之遂命澤提督陝西等

處三邊軍務鎮守寧夏右都督郤永充總兵官尋傳旨以太監張永總制提督孔學監管神鎗兵部尚書王瓊奏速壇滿速兒澤以許段匹爲詞辭多狂悖請查究輕許失信之人軍中事宜聽提督太監張永等從長議處勿執原議詔从之澤請以太僕寺寺丞吳廷瓚義勇後衞署都指揮使解恒等四十四人從征許之未幾甘肅副總兵鄭廉及哈密都督倉兒字剌等敗土魯番于瓜州斬獲七十九級乃遁去又與瓦剌相攻遣使求和巡撫都御史以聞仍請罷兵于是澤與太監張永等皆止不遣總兵郤永先既令回駐甘州近地俟事寧乃還王瓊劾澤欺罔禮部尚書毛澄力救之澤竟罷爲民詳見瓊傳十六年御史楊秉忠交薦澤乞起用

卷之四　彭澤　舍

各部
然

澤以從人望特起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督團營澤又請革本部諸臣將各司政務自正德元年以後內外諸司及言官所建白奉旨允行者犁分臚列編寫成帙次第舉行　上嘉納之初都御史楊一清議修與夏花馬池至鹽州邊墻不行而廢士民失望至是澤言邊墻當修不止一清所奏爲然卽諸邊鎭若薊遼宣大固靖甘肅等地宜悉下守臣親爲經略度遠邇視高下迫虜隙責才吏程工餘材務濬築之使墻垣高厚溝塹深廣墩臺鞏固足爲經久之計已而巡撫延綏右副都御史姚謨請修三山堡定邊營等處墻乞發內帑三四萬兩爲傭役之需　上皆可之澤又言山東河南湖廣江西福建四川陝西山西及南北直隷地方賊寇未息乞

勅諸司精練卒伍遇警即厲力疾戰有匿不以聞或練兵秀非其人者不輕貸其屯塞河池毀淤者鎮店關市墻垣傾圮者及時繕治仍立保甲令番藉伺察毋得縱奸有犯者連坐庶幾姦宄可弭又請申飭隣近瀕海諸守臣撫理苗蠻申嚴海禁以杜斁端 上俱從之澤又言 陛下首頒明詔裁革冗濫釐剔倖邪諸人濫叨勤勞各陞職級槩致禁近中間多許世襲臣竊 聖明念舊留拔革不可反汗勿以潛府之私勞致妨天下之大計通行前後隨駕來京官旗所陞職級炤 祖宗非軍功不襲例止許各終其身着爲令中 上曰業已許之第不爲例司禮監傳奉 聖旨勅御馬監右監丞鄭斌鎮守廣西地方守備倒馬關太監楊金調廣東市舶司管事御馬監右少監安川守倒馬關傅倫牛榮取回南京閒住澤言中官出鎮已爲民害至于數易其害尤甚夫楊金鄭斌安川行事廉靜與否臣雖不得與知但傅倫牛榮在鎮年久所欲已滿又榮嘗被劾或知警畏若新任者餓虎之欲甚于飽虎況交代之際迎送供應爲害實多今顧驟傳更替此非各官夤緣鑽刺爲有是乎乞將楊金鄭斌安川拿問明正其罪仍將倫榮各加戒飭再戒以後各處鎮守等項內臣不得頻數傳奉更易庶舊任得安心辦事未差者亦免奔競無恥之營疏下內閣擬票大學士楊廷和等亦以爲言 上曰卿等言是楊金鄭斌安川俱不差亦免送問傅倫牛榮令炤舊用心辦事如或生事害人聽撫官指究糾劾

今後各處鎮守守備等項內臣果廉靜老成者不必頻數更易尋復傳旨以張弼劉琦分守涼州居庸關復以澤等論奏已之嘉靖元年奏定武舉條格至今行之時原任四川巡撫胡世寧奏分守太監趙欽不法澤覆如世寧奏因請罷鎮守諸內臣得旨欽降奉御安置南京餘黨下吏分守仍推補時錄定策功封拜恩廕太監澤言近者封拜恩廕多至五十三員官爵太濫今學士楊廷和等懇辭之疏至四至五尚書毛澄與太監蕭敬等具詞至于再廷和冕紀雖准辭伯爵改廕指揮費宏雖准辭指揮改廕千戶俱日久不敢拜受而毛澄與蕭敬等屢蒙恩旨未見賜允臣等切見諸臣之疏皆出由衷況節經言官論奏咸以爲宜聽其辭乞念諸臣辭免之懇切俯從科道論奏之頻仍痛革錦衣衞所官員冒濫之積弊將楊廷和等量加別項恩典以爲大臣忠誠之勸其費宏毛澄以下分別等第係文職者量廕應得文職係內官者量賜優賞皇親已受封爵者子孫弟姪俱不必槩受武職并令世襲其前項內臣中如有同心協力平定禍亂者量廕一官止終本身以旌勤勞庶于朝廷崇德推恩之盛典諸臣秉忠戒滿之本心兼盡而兩全矣得旨稍裁初命二年御史史道以外轉僉事劾大學士楊廷和吏部尚書喬宇論道挾私妄言乞正其罪上下之詔獄澤亦奏廷和定策討逆忘身盡忠乃爲史道所搆引嫌乞休大臣人不自安因劾道嘗力救奸黨許參王瓊張宏陸完自知素行不齒士論猥以

當時如此處分議論送息

搏擊當路爲名眞奸人之雄不可不治旣而科道交章劾澤阻塞言路澤疏乞休奉旨卿所論關係國體非有沮塞言路其安心以副委任澤又言給事中張僑前劾尚書趙璜欲伸徐貫嵩私怨僑自劾乞休且曰公論在天下揚之不能高抑之不能下澤所誣不足辨顧澤倡禁言之說得罪天下貽禍不淺 上曰言官論是朝廷未嘗有禁澤亦未嘗有沮塞澤因再疏求去不允御史曹嘉言頃者僉事史道劾楊廷和嚴旨下之獄至廷和疏辯及彭澤誣奏則溫旨慰獎諄諄數百言信容悅之臣眾敢言之路非聖世所宜有疏下有司御史朱寔昌言澤因道之奏又條是爲考察之法以阻言路是因噎而廢食惡水之泛濫而欲障之也因論澤當一面

之寄則有餘處本兵之地則不足南京科道彭汝寔等亦以爲言給事中李學曾等御史汪珊等連章極論澤阻言路吏科奉旨勘詳言澤與學曾等所論皆是言皆過激 陛下已鑒澤之忠矣宜促使視事科道進言者人各有見仍聽自陳事當合奏者仍聽連疏上是之詔澤遵前旨供職科道言事如故務秉公直無自疑沮澤言團營兵弱亟宜簡練臣衰病不能兼理乞改命大臣一人專其事又宣大山西邊務侍郎臧鳳提督而不稱總制非所以重事權宜易勅與之團營兵宜命武定侯郭勛更番嚴練以備徵發待郞李鉞總制三邊勞績頗著久任則有成功天下兵備必愼選才者一方戎政所寄用之以備諸邊巡撫之擢不當循資及徙用謫

戍之士 上命澤仍總管務其宣大提督仍照原勅八月 上命兵部授舍人蔣昶錦衣千戶吳振武愛俱百戶澤上言泰等固皆戚屬但去年已封蔣輪伯爵蔭蔣珊蔣壽錦衣指揮今無故加恩泰等恐恩典太濫不可示天下不從九月以疾乞休 上以澤老成練達方切倚寄不允復屢疏乞致仕 上曰卿先年總制勞績茂著起用以來精忠體國特允所請加少保寫勅獎諭命馳驛還月給米三石人夫四名歲時以禮存問六科給事中黃鍾十三道御史滸傚等交章留之曰澤竭忠効勞三十餘年初征河南再征西蜀皆抵平定入掌內臺風紀大振正色立朝姦慝屛迹偶以疾辭而遽許之甚非委任老成之意方今盜賊未息虜報交至當有

事之秋而遽棄有用之臣惡乎可哉疏上不聽蓋澤之去實爲兵部尚書王瓊所擠舉朝雖惜之而不能留也

太常氏曰彭司馬迅掃河雒川巴之賊何其易也經略哈密誠爲失策以戎夷之貪利變詐豈貨賄所能結而使之永不渝盟者乎蓋中原之盜以無賴行之非有節制亦非有大志也始驅市人而當其鋒則張如豺虎召勁兵以扼其吭則如摧枯折腐之易矣爲司馬雅有執持止鎭守之數易論恩典之大優有大臣之風焉其請將各司政務建白所允行者釐分臚列編帙舉行更切實用余以爲并所報罷者亦宜附著不當行之故于其間使讀之者知前人皆已審其得失不必更爲無益之條陳矣

文忠亦只
遵祖訓兄
終弟及之
文足矣

張文忠孚敬

張孚敬初名璁字秉用浙之永嘉人父昇凡三娶而生孚敬生負異質動止不凡及長貌秀偉美鬚髯有大人度踰冠舉鄉試孚敬產不能中人而恢廓從性動止若大豪築羅山書院于姚溪聚徒衆其中與講治經術旁析時務孚敬于書靡所不窺而尤精于五禮七試春官不利將謁選吏部御史蕭鳴鳳善日者言得孚敬干支大異之曰毋選第指日從此而三載當成進士成進士即與人主若一身傾動海內世無比孚敬乃謝歸及其成進士則年四十七矣 世宗自興來即 帝位而議追尊其父 興獻王與母蔣妃時少師楊廷和居首揆要禮臣議以 上入繼 武宗 武宗于 上兄也不當後即後 孝宗而稱皇考 孝宗之后 皇太后張曰皇母 武帝曰皇兄而稱 興獻王曰皇叔父興獻王王妃蔣曰皇叔母與國太妃而別封益王之次子崇仁王為興王以承 獻王祀頗引漢唐事為據 上意不懌孚敬乃奮上疏言 上既以興世子入繼 武宗皇帝統非繼 孝宗嗣也今以後 武宗則弟以後 孝宗則自有子奈何舍 獻王弗考而考 孝宗使 獻王有子而無子 上有父而無父哉 上心是之而不能決姑報聞于是連駁禮官疏乃令合議議尊 孝宗曰皇考興王曰本生父 獻皇帝時孚敬已去為南京刑部主事復上疏爭之曰是二本也 孝宗法得稱皇伯考不得稱考 獻帝得稱

必此一爭
而前議之
止始見

考不得稱本生因上所草大禮或問自孚敬之疏上畢朝擲論之毋有與往還者乃 上則心益動而士大夫如南京兵部侍郎席書吏部員外郎方獻夫兵部主事霍韜給事中熊浹都督府經歷黃綰輩亦稍稍為議及疏如孚敬旨矣久之尚未決刑部主事桂萼時方自邑令遷亦具疏力伸其說因悉錄孚敬前後疏上之朝奏夕報可且召孚敬萼二臣入廷辯道拜翰林學士部院大臣給事御史俱言其不可用不聽翰林自學士以下羞與孚敬等為僚俱乞骸亦不聽孚敬萼復上書論尊 皇考聖母諸禮悉從之明年進廟街議俱擢詹事府詹事兼學士桂萼字子實鄱山人也前孚敬登第者十歲三調邑令頗潔廉卹民而好剛使氣與上官忤被笞歼自備者再三而得解萼素非與孚敬善既言禮合而同貴幸乃相暱屢上疏攻首輔費宏而推楊一清一清亦虛懷待之明年孚敬乞歸省墓且陛辭矣 上忽使中使止之遷兵部右侍郎轉左侍郎時費宏欲有所屬于尚書李鉞鉞弗能應而病甚乞歸孚敬即上疏言宏刦制鉞不得行志邑邑且死而萼所以醜詆宏尤不可聞宏既去萼遷為禮部右侍郎尋與孚敬俱兼學士禮兵二部侍郎之得兼學士自孚敬萼始也 獻王既以稱 皇帝復稱 皇考而諛者遂欲宗之列祀太廟孚敬萼與禮部尚書席書力爭之而止時故有妖人李福達者正德間以命游江南而至是武定侯郭勛所善客曰張寅自云家山西善丹鑪之術且能使鬼

此則近于迎合

與其子皆以賄眾得指揮使及省曹椽還山西而過其鄉人薛良曰此故李福達也首之御史馬錄所獄具而侯勛爲之居間錄併劾勛勛奏辯　上疑之下法司重讞如錄擬　上益疑其與錄比而傾侯勛屬孚敬署都察院桂萼已爲吏部左侍郎俾署刑部而少詹事方獻夫署大理寺悉逮法司尚書顏頤壽左都御史聶賢大理寺卿湯沐等廷鞫之盡反其獄坐錄等皆永戍而頤壽等皆罷職有差而張寅之爲福達與否竟莫能明也皆召對內殿賜璽書獎諭予二品服金花帶而以獄事出孚敬手益愛重且念御史縱非璁莫能制旬日間進孚敬爲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俾仍掌都察院而萼爲禮部尚書獻夫亦代萼爲吏部左侍郎尋賜

申商術也非此無當明主意弟[illegible]又果能[illegible]否

孚敬萼銀記各二孚敬曰忠良貞一繩愆糾繆萼曰忠誠靜慎繩愆糾違孚敬念以書生片言當主意非久取相位思有所稱塞大要以破人臣之私交而離其黨一意奉公守法不復恤譏怨其馭御史一以威時時有所糾按然亦不至毛贄而性特狠介萼外示緩而中寔險急嘗以考察請令給事御史相論糾　上從之以是益失中外心時首輔一淸議散館欲留陸粲等數人爲翰林而

此亦迎合

上難之孚敬密疏言此曹皆費宏所留私士而一淸成之勿留便　上于是出粲爲給事中三四人得御史餘皆用故資遷補皆恨孚敬切骨矣明年孚敬與萼加太子太保孚敬獨辭以　上未有太子官不當虛設遂改授少保　上享太廟回孚敬候道左　上

宜合太甚矣

奇其貌而用屬之賦詩以賜曰余壽荷天眷賚賢作邦琢賜玉帶蟒衣　上既以追崇　獻皇帝后得愉志欲錄以成書而孚敬爲總裁萼等副焉既成進之名曰明倫大典孚敬進少傅加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萼已爲吏部尚書加少保太子太傅方獻夫亦加太子太保霍韜進禮部尚書獨固辭不受而熊浹黃綰以下皆驟貴矣孚敬乃下詔舉狀抗議者楊廷和諸大臣削奪官爵有差桂萼之爲吏部尤私其所厚善而修睚眦怨逐故管萼都御史其華知府某遣戍獨以名爲魏校爲國子祭酒屬使代疏艸其條對及經學時政往往精深當　上意孚敬問者覺不如知而意恨之而校與新建伯王守仁爭名不相下萼爲之摧守仁尋

世爵而校入侍經筵忤旨改補太常萼亦不能救也當孚敬之入內閣　上愈傾向之所容問往還月以十數間稱字及號而不名楊一淸雖居首揆以老成爲　上所禮重然信之不如孚敬深而

志得意滿乃其本色低處

桂萼自吏部入居孚敬下孚敬氣益發舒下視六卿莫敢與抗乃至輕一淸亦不復修後進禮萼有所建白往往爲孚敬所抑屈萼

卻其篤亦易生嫌隙矣

亦以氣凌之用是俱恨孚敬而一淸亦自與萼隙三人鼎而相牴詆　上聞亦厭之而孚敬復上疏謂三楊以後奸人郤夫占據內閣貪污無恥習以爲常復以閉廢有年陰求起用去而復來略不懲悔前軌來而復去尤且陰爲後圖其人日輕其勢日重且不知何緣止推首者一人餘皆唯唯小有異同旋加擠斥乞　聖明嚴

論乃得恢奸設險詭隨便已意恣指一清也于是一清奏辯謂孚
敬惡譎能遷之攻之欲臣擬重處而臣不敢聽以是恨且傍及孚
敬他語乞骸骨　上兩爲溫旨以解之而于一清尤厚前是陸粲
爲給事中有所建白一清擊節稱歎謂而家敬輿不過粲內感一
清國士知而禮部侍郎徐縉次當柄用素事一清而爲粲座主時
時以　上意語粲謂且厭張桂而武定侯郭勛帥營務時中貴人
張永久廢一清以其知兵要孚敬共薦之與勛同爲帥遂訐發勛
貪汙迹俄而永暴卒中外頗疑中毒于是言官嚮勛劾故以大獄
事獨感孚敬而嚴事之于萼則否萼亦數密攻勛且謂孚敬實庇
之至是　上下御史擊勛章于一清言孚敬私勛必曲捄勿聽也

一清泄之縉縉以語粲而[illegible]時桂萼已爲公論所不齒會給事孫
應奎疏論一清雖練事而尚通多私故舊此可與諮謀難獨任也
孚敬雖博學而性偏[illegible]情九勑厲功名當抑其過而任之桂
萼則梟鴞之資桀驁之性作威福援黨與政以賄成事多阻撓使
天下之人敢怒而不敢言不可留也　上顧是之于是一清疏辭
上優詔勉慰于孚敬萼疏各有策勵語一清乃復上章辭謂今
之持論者多尚紛更臣獨勸以安靜多尚刻削臣獨務以寬平欲
變法臣謂只宜守法欲生事臣謂不如省事用人則謂才難當惜
斷獄則謂罪疑惟輕以故齟齬參差願賜骸骨避賢者路恣指孚
敬萼負以動搖也而給事中陸粲果有疏論孚敬萼因上行私專

意本公
用之效

以納賄擅作威福廣報恩仇因指摘其罪狀而謂孚敬雖假竊門
用執拗多私其術尤疏爲害猶淺桂萼外若寬迂中實深刻忮忿
之毒發于心如蝮蛇猛獸犯者必死　上乃深責孚敬萼負君忘
義令孚敬以原職回家俾悔省後用萼並褫保傅大學士銜以尚書
致仕仍許孚敬馳驛而非陸粲以不遜奏聞逮下錦衣獄杖謫荒
裔居二日榜示朝堂明孚敬萼功罪且戒中外毋得更加齮齕孚
敬既陛辭而　上容諭一清謂孚敬可還之閣否一清言　上欲
還孚敬故當第渙汗大號而揚庭而遽改之非所以取信天下少
遲孚敬至家而後召可也　上乃止于是屬事霍韜上疏力攻一
清謂其納賄壞紀專權慢主大罪四自劾乞歸上溫旨留韜一清

豈永嘉竟
不放過耶

上疏辯　上亦溫旨諭留之而意已移矣孚敬行至天津而　上
使人以璽書召還復職上疏辭優詔不許一清亦三乞休亦不許
霍韜以省母給假因復爲桂萼辯冤而攻一清時一清之所薦者
中貴人永既用以黃金器酬一清永死且葬其家復以黃金器乞
一清爲志銘至是事亦發　上乃報韜謂一清居內閣輔臣首乃
大肆納賄不畏人言非大臣體念係耆舊法司會奏處置既法司
議上乃令一清自陳而孚敬三上疏密引一清贊禮功乞賜寬假
上允之許致仕陛辭令馳驛子金帛從優一清歸復有旨追所
受張永金而悉奪其官爵一清大恨曰老矣乃爲孺子所賣豈非
天乎邑邑疽發背卒又四年而　上念之復其官又十二年賜太

以上失爲典自不然據加如此此乘桑歟若

保謚文襄桂蕚亦以是月復故官致仕亡何召還職然氣黯然乞其身不復振復請告歸病竄卒而孚敬益衙見任矣乃上疏請求節行道義足以服人心者寘之首而臣居其下　上嘉其退讓下其章於所司時國家優外戚至有一門三侯者有一公一侯者皆得世封其封日以繁祿費日以冗而功臣爲之解體安昌伯故外戚也而家請封孚敬謀之吏部尚書方獻夫俾引唐宋故事如長孫無忌郭子儀曹彬皆以大勳挾椒房然封爵不及世而安昌伯等乃世乎孚敬白之　上悉議從革其見封者僅終身人以爲快

上嘗論孚敬留都天下首地而事皆中貴人專之何謬也擇一宗室近而賢者付之留守使孚敬議孚敬言　高帝以親王領宗

正不久而罷之宗室不預機政者久矣臣不敢奉詔然自是能得

上意數數言中貴人之使者多貪橫爲國蠹賊　上具悉其狀悉裁革鎮守監槍市舶之數後先殆盡孚敬所疏審幾微專委任惜人才求民隱諸事　上悉嘉納是時　上日事經筵講求聖學作敬一箴及宋儒五箴註皆發之孚敬天下欣然望太平而孚敬又自議禮起　上以明聖述作爲已任事取孚敬裁決大者若分祭天地南北郊又別爲朝日夕月壇于東西郊費大司農金錢以鉅萬計細至武弁燕居冠服之制毋不有所更定獨于文廟易孔子像去王號議者猶以爲宜而至減樂舞裁籩豆表天下惟人主尊而儒者不謂然孚敬行之不顧也孚敬之始名璁至是而以嫌

論共

已意只木國人算祀官復以配文宗祀文主以配上帝意

諭請改至再上爲易今名字義茂恭手書賜之西第成以　獻皇帝遺墨徧其堂侑以白金十鎰綵幣肥羜上尊故所讀書姚溪書院廢特命有司新而廣之賜名曰貞義其堂曰抱忠孚敬于居第復爲崇閣以奉詔勅御札名之曰寶綸居第延袤可三里其土木工石一瓷之官凡孚敬所議　上無不合而獨郊祀配天之禮稍抵牾初　上不欲　太祖　太宗並配而定以冬至圜丘用　太宗配孚敬等議謂　太宗功德並　太祖不欲離而去之禮則圜丘重而大祀輕序則大祀先而圜丘後竊以爲不可三四往復甚者而孚敬執不可乃下禮部徑行之于是　太宗始不得從祀配天矣建南郊孚敬以閣臣督建造非故事也而是時史科給事中夏

言重言故以議　皇后親蠶禮得幸　上賜四品俸數言事見聽乃論劾尚書方獻夫進用私昵而其大者浙江參政黃卿以孚敬之不悅而調禦以平以孚敬之說而補彭澤奸回無故而改右諭德又無故而起太常卿因劾孚敬喜怒任己好惡㧁人　上雖留孚敬及獻夫而爲停卿調以平他補孚敬乃上書力辯言之挾私

上溫旨褒諭而已獻夫亦力辯且辭　上亦不允乃復諭獻夫令卿以平調補如前潞責言以解夏言之議親蠶禮實自孚敬始以是孚敬與彭澤皆恨之莫能開也而　上猶傚禮孚敬嘗召與禮卿李時對西苑故仁壽宮議　皇后親蠶地賜名臨環[illegible]出所草賦示之俾和以進次日復諭孚敬謂君臣之際在朝當慎他則

分人一得急師追陳不論思恁矣

文忠以此已絕私人之驗

家人禮然且漢文召見賈生語久前席迄今稱美朕沖昧豈求經卿之下朕無異周公愛成王首以孝訓他特其餘事耳卿夙夜在公敬君盡禮非退避太過恐非輔臣所宜夫輔臣與他諸臣不同故曰導之教訓傅以德義保其身體此則不可以在朝之制相與明矣今後卿有入奏毋拘時而來而相與言處俟性志有定方可廣接他人酌別賢否朕又欲于今春奉兩宮豫遊後與卿輩一遊以仰遵 祖宗丕訓孚敬復請慎遊歲諸生與進士舉子三途並用一切考覈課成皆爲嚴切亾所寬假監生詹縈有所恨于徐縉縉已爲吏部侍郎縈乃招摭縉他事奏之下都察院孚敬忽上言縉夜使人以黃白金賕請解刺入而捕之則已逃矣 上

怒爲寵縉而特伸縈孚敬之妻死以繼娶告 上賜白金二鎰大紅紵幣四襲羊八角酒四十餅手勅以賚吉禮久之行人正薛侃言 上春秋鼎盛未有皇子宜擇宗藩之親賢者一人留之京邸以俟皇子生而後就國 上怒甚命法司會文武大臣臺諫廷鞫前是孚敬已心恨少詹事夏言欲去之未有間而太常寺卿彭澤孚敬客也故與言爭爲都御史有郄而皆侃同年侃嘗出疏草示澤澤懷以語孚敬謂茲事 上所諱而侃與言故善若疏上而侃得罪使之引言則併禍矣孚敬以爲然而澤乃語侃少傅甚善君疏上當爲從臾使必行既有日矣澤復報孚敬錄稿以間而且謂言慫使之侃疏上既就鞫備受五毒不肯吐主者累日詞不具彭

澤從旁以微詞挑之使引言侃瞋目曰疏吾自具汝謂張少傅誑而趣上之于言何與都御史汪鋐乃攘臂稱言寔使侃言指斥罵鋐幾欲夯殿之時孚敬猶在列給事中孫應奎曹汴前揖孚敬且廷避孚敬恚趣入閣復其疏言狀 上乃悉下言應奎澤于獄而命司禮中貴人俟助輔臣鋈等鞫具得其狀 上乃出孚敬二密疏示群臣而斥其枝罔於是給事御史合論孚敬 上摘令致仕而遣戍彭澤輕薛侃罪令爲編氓赦言還職自是連擢至禮部尚書益貴用事孚敬猶得馳驛歸既陛辭賜公服牙笏御史張寅追論孚敬與汪鋐誣陷夏言罪狀 上爲擿寅以安之孚敬歸甫五月而 皇太后數問 上張少傅今安在非少傅安得爲若勿了

是 上復遣行人齎御書馳召孚敬遂趨命既至進論四郊工功加兼太子太師華蓋殿大學士亾何彗星凡三見孚敬引咎避位不允時都給事中魏良弼倪 上待孚敬意稍怠乃疏謂彗星見東方蒼臣爭明彗出東井姦臣在側孚敬竊弄威福驕恣專橫妖星示異惟其所召乞亟罷之以應天變報聞孚敬疏辯謂良弼謟事京營武職臣見其論揚過惜下兵部覈定罰俸兩月以是挾私報復坐臣專擅夫臣爲 皇上守法顧來專權之毁而人之曲法媚人者乃獲得衆之與臣恐自是効忠無地矣 上不悅亦報聞於是給事秦鰲復論孚敬強辯飾非媢嫉愈甚 上諭以樂群與衆同寅協恭今言官論列帳文攻其罪而內閣同列亦欲因

代中之曰曲法曰媢人且票擬 聖旨引以自歸明示中外以
天子之權在其掌握上干天和下拂人情如此不去不治 上乃
知蔡忠議而勒孚敬令自陳致仕同列爲之請恩禮皆不報俾孚
馳驛其明年復召用亾何以一品六年滿考再進少師時 昭聖
皇太后于 世宗有援立之恩而 上所生 章聖皇后日益貴
祇有所宴見 昭聖猶偃然以故事裁之 上忿忿而 昭聖之
弟昌國公鶴齡建昌侯延齡者豢倖橫行燕中所爲多不法旣微
知 上旨恐甚而燕中少年亾賴蜂起爭持腸其金帛無厭後稍
稍不酬乃上變言其詛魘怨望大逆殺人事頗有狀 昭聖迺乃
因 上後宮有嗣息意屬爲延齡請 上益怒遂欲坐延齡反

族其家孚敬固以爲延齡殺人抵償當而坐之反族不可夫延齡
守財虜耳何以能反凡數詰問其對如初論延齡殺人罪竊秋盡
當論孚敬復上疏謂 昭聖皇太后春秋高卒聞延齡死能不重
傷乎萬一不食有他故何以慰 敬皇帝在天之靈 上悉責孚
敬自古强臣令君非一若今愛死囚令我奚當悔不從廷和事
敬皇帝耶 上故爲重語欲以愒止孚敬而孚敬意不已與少保
方獻夫復持之獻夫至謂 陛下居法宮誰導以悖倫恣心之事
若此者 上雖不悅然難二大臣詔以秋報悉緩諸論死刑而終
太后及孚敬世延齡得長繫矣然孚敬意不能無修枝于言者
而吏部尚書汪鋐迎其意于魏良弼秦鰲等皆坐考察斥謫相繼

君大子重 言[illegible]其勢 仕[illegible]嫌疑 言避

矣孚敬爲相務以明 天子尊信國威重輔臣體而其初潞州盜
陳卿據靑羊山殺官吏中外煩務姑息楊一淸桂萼皆爲撫安計
而孚敬獨持之卒捕誅卿大同叛殺其將孚敬薦劉源淸郤永爲
大帥以必得賊爲主而所薦頗不任帥賊挾虜以重僅購間其黨
自相殘得一二主謀者夏言乃以撫之說柱孚敬口矣孚敬有子
中書舍人遜志賢而夭哭之成疾乞歸 上詔孚敬胡遽舍朕耶
得無以夏言故邑邑幸寬之勿與較孚敬抗辭不置且言向所與
同志萼獻夫皆弱萼又前死而獻夫復先去僅霍韜慎而好辯無
爲臣共大計者因以疾力辭 上使太醫令胗視孚敬脈已而手
調藥以賜曰古有剪鬚和藥者吾未能玆手調亦朕幾焉其專精

神加餐自愛以輔朕爲忠之大孚敬感泣然疾益甚以死誓歸
上不得已乃許致仕賜璽書褒諭歲給八騶月俸米八石所以優
崇禮加于他相其初以 上未有子嗣請廣選良淑以備六宮又
逾年而冊妃嬪禮畢孚敬表賀且問起居 上乃遣錦衣衛千戶
劉昂視其疾疾愈卽馳傳入輔而別以手書諭之曰卿比以疾乞
還久切朕思昨賀表具悉朕躬平吉 聖母康泰及擇原選淑女
內曰曹王二氏朕御而各有喜期且近矣先冊爲端昭二嬪河南
李氏京選馮氏補敬靜二嬪又朕于春三月躬行謁陵禮奉慈東
率后妃以從禮成又于四月之吉躬飾七陵遂作朕幽宮于長陵
左之陽翠嶺更名平臺山奉 聖母冊選京令遣使昂視卿卿果

疾未愈不煩以見如稍可即星夜行速見朕副切思情毋使朕眷
眷無已是時　太廟宮殿及歷代訓錄成孚敬皆以首功當遷賞
而孚敬行至處州疾歸再起至金華復歸以　皇第一子生遣人
賀表　上特賜金幣甚厚諸在事者不得比久之以疾卒時　上
幸承天聞之哀悼不已贈太師謚文忠命有司治祭葬仍護持其
冢孚敬子四人皆官遜志遜臣遜慮皆夭遜業以尚寶司丞數躓
起有才氣而亦不免夭

太常氏曰當時議禮諸臣繼統不繼嗣一言定矣然于統嗣二義
猶未深究竟也夫帝王相承曰統父子相繼曰嗣故論正統者自
夏商周而後輒以漢唐宋承之雖異姓弗問也所以為天下之公

也嗣則必乎父子之相傳故曰為人後者為之子雖非己出蓋取
而子之矣　孝廟自有　武廟為之子　武廟不得乎其弟則
世廟之考　睿宗而伯　孝廟兄　武廟人道之至情萬世之公
義也帝王之稱則全論統不列承傳之緒而虛擁帝王之名然乎
否乎且　睿宗未帝則　世廟可言繼　孝武之統既帝　睿宗
而　世廟後之則　武廟之統已移何言乎繼也天下寧有二統
乎則當時諸臣未之思也已且殷室繼承三十三世父死子繼與
兄終弟及者幾半史不著其追封一帝豈史之遺耶典禮所關甚
大彼時史臣不應疎漏如此又豈皆同父兄弟耶亦或大統有定
不敢以天下私其親耶皆不可得而知也

李康惠承勛

李承勛字立卿嘉魚人弘治六年進士父田歷官都御史承勛幼
靖敏長與諸兄郎中承恩評士承芳貢士承箕承顏相師友修勵
行業初知太湖縣力行善政為南京刑部主事歷戶工部郎中出
守南昌當是時南昌難治劇賊橫潛內外孔棘承勛深略雄才撫
戢輒應正德六年贛賊犯新淦執參政趙士賢靖安賊據越王嶺
瑪瑙崖華林賊破瑞州承勛廣詗諜縛壁壘抵溪洞屢進戰擒剿
雪二縣還府華林賊又叛殺副使周憲承勛諭降健賊丁奇約內
應夜引兵舉火為號大破賊斬首三千境內安輯承勛作上疏請
蠲租八年姚源賊起江湖間執兵備吳廷舉總制俞諫請調邊兵勦

賊承勛曰賊乏食必掠裴源積栗請贛兵自德興南昌兵自岳源
分兩翼伏裴源而令邊兵驅賊賊果走裴源遁去太監黎安欲奪
承勛功誣承勛縱賊詔大理卿燕忠即訊廣信事白會吏部亦舉
承勛治積顯著超陞浙江按察使歷陝西河南右左布政使十五
年陞副都御史巡撫遼東承勛條陳邊弊其一閱邊太頻之弊謂
閱視邊防　祖宗舊制　孝廟時委巡按御史三年一閱邇者建
議不一或欲時遣一官或欲每年一舉項背相望更代為擾乞遵
弘治年例其一起解降夷之弊謂遼東夷人與北虜不同或親戚
在我中國或華人被擄者慕義投順其情可原幸賜詳驗如果有
因而來則留之否則照例解京其一極邊科擾之弊謂開原地方

殘破已極軍士存者十纔二三而太監劉岑分守其地重爲民
宜亟召還岑等缺亦不必更補兵部覆劉岑已取回其他言皆可
采　上從之戶部又覆承勛奏請本鎮贓罰米石折銀以備軍儲
報可遼東故富饒無虜患自汪直開邊虜輒忒擾我擾我開原懿
路況河三城極殘破兵籍存者十之一二墻堡墩臺頹圮殆盡自
守將孫棠不遠烽堠僅依城掘壕塹自守而沿邊延袤數百里皆
爲夷虜射獵之區至是承勛銳意修復而患經費不足請發太倉
銀二十六萬七千三百餘兩山東官府銀十萬兩于遼東又召商
中納淮鹽四萬一千四百餘引修築定遼慶雲古城鎮夷松山柴
河六堡墩望百八十一所屯田千五百頃又修中固鐵嶺衛河撫

卷之四　李承勛　二三

順諸城皆濬隍樹木爲阻固東圉衛寧進俸一等踰年請告嘉靖
初起南臺轉南京刑部侍郎進尚書又召入吏部尚書道改刑部
加太子太保上疏論時事改兵部尚書兼都御史代胡世寧提督
團營務惡郭勛驕縱翦其羽翼勛怨承勛欲併中胡世寧承勛辭
營務不允先是六月黃河水溢奔入運河沛縣地方泥淤塡七八
里糧船三千餘艘阻不能進是時建議治河者爲事霍韜左都御
史胡世寧及承勛語詳世寧傳嘉靖八年田州岑猛叛用兵兩廣
騷動苾部沙保又叛土魯番奪我哈密搖河西小王子歲入塞承
勛與世寧相繼本兵同心經理戎事頗戢奏裁各省鎮守守備內
臣二十七人錦衣官校旗勇內府詭匠數千人凡此皆破　祖宗

鎮守至是
[illegible]世詔
[illegible]之力
[illegible]何

也

奪內壁兵
例尤難所
關尤大不
止省冗食

法依城社坐耗國儲朘民膏血衆束手閉目莫敢呵問者承勛侍
上聖明一旦剪剔去騰驤四衛者詭冒依附奸欺不可詰承勛
言官府一體請官軍考選清覈並如旗手等衛制曰可內臣言四
衛禁兵隸兵部不便往歲彰義門破虜東市勦曹賊皆四衛功以
直內故得號召易集下兵部再議承勛立言往歲之事正以兵權
歸奄人致亂彰義門之戰繇太監王振東市之賊即太監曹吉祥
也　上從承勛議九年大風霾晦　上恐懼修邊詔問之承勛條
陳備邊五事以北虜自去冬黃河凍後大半入套其餘尚在河東
則今歲邊患陝西最急宜大次之然勢有變更兵難遙制恐者或
以警戒而得安緩者或以晏安而召寇宜申飭各邊鎮巡等官嚴

卷之四　李承勛　二四

謹隄防以戒不虞一甘肅孤懸河外山少土多且逼于虜患不敢
耕墾歲入不足必須仰給河東成化弘治間糧輸本色驛站編河
東人應役以是河西富饒今糧改爲折銀分散有田軍餘糴買名
爲和糴領價則扣尅而不足原數收糧則加耗而日增二三雖曰
蓄軍其實害之其驛傳解銀頗爲兩便但毋令逋負以濟河西之
亟可也仍宜毋歲于常數外發銀二十萬兩令管糧郎中於河東
蘭州糴買收貯以備河西不測之變又甘肅所患者回夷而今加
以亦不剌甘肅舊患孤危難守而近歲套虜往返必經莊浪界內
被其殘害必須別爲識處或設險添墩遠斥堠以清野使虜無可
掠或聚兵截殺使兩寇不得交合爲莊浪患俱宜令總制鎮巡會

議以爲一遼東薊州二鎮東北則海西諸夷西則朶顏三衛而朶顏尤近京都往昔永平薊州不聞有警自陳乾失律之後花當之勢浸驕其巢穴佈在紅羅山前後與建昌營密雲永平爲界然此地因彼駐牧北虜亦罕能至善撫之則爲藩籬之用不善撫之則爲門庭之寇宜行彼處鎮巡加意防守犯順則勦殺以挫其鋭貢市則恩信以結其心一雲南地方自安萬銓擾亂之後軍民困敝近聞臨安府盜賊生發勢甚猖獗安南國王素失人心被伊叔專制其國冊爲老王遐者逐其應襲姪於老撾投住已經彼處鎮巡官勘處至今未有回報內則盜賊頻起土官僭亂外則南夷不靖邊釁將開古人謂智睹未萌況已著乎宜行鎮巡等官彼此協和

共圖政理開誠布公撫捕兼行毋得輕率外交納侮小夷兵防禦邊患雖非一事總其大要不外兩途曰豐財用材而已以豐財言之月糧賞賜俱有定額此經制之常可以預計者也行糧料草師出無常此不時之需難以逆知者也弘治以前各邊糧料皆百萬以上蓋非一日之積正德以來費用殆盡各鎮倉廩皆空耗費滋甚且如平歲米石值銀一兩而官散折銀六錢是官軍每月止得米六斗軍何得不貧凶歲米每石值銀三兩軍多餓死乃如數給之米無可買而軍亦餓死是官銀三兩不當一兩之用官安得不費求其可以濟今日之亟而不大損于財其惟預乎如各邊于歲用外每歲預得見銀二十萬兩別儲之歲小收則可買米二十萬

此輩皆下而大者遊升次記拘拘分別

在大收或倍之比以三兩折米一石則在官獲三倍之利矣大抵邊鎮米價不論豐凶冬月猶可一入春初日益翔貴商販以時廢居率致巨富誠使帑有羨金米賤糴市運而給折于軍米貴則放本色而積銀于庫斯官軍兩便而商賈無所牟大利矣以用材言之取邊任之才與內地異邊將之選與文臣異副將以下又與大將異文臣之用于邊者當取其深沉有定材者爲上警敏識兵勢者次之至于好名刻薄之徒決不可用其小廉曲謹避謗遠嫌者非其人也大將惟貴其持重有謀能節制偏裨而不專于勇副參守備固當選其勇然不廉則地方受害游擊中軍千總之類是爲軍鋭必以勇力爲主而不可責備宜行各邊巡撫等官將原任副

參以下從公開註分別優劣具奏黜陟仍于廟內體訪果有材堪將領者保舉擢用其大將有不稱任者科道指實劾奏罷之奏入詔邊備事宜即行諸司作速條奏從實舉行毋得遲悞十年議耕桑禮承勛言耕籍視蠶之事三代以下非無行之而草率文具不足稱述獨漢文帝二年詔開籍田又賜民田租之半故其時衣食滋殖刑罰罕用伏望　皇上取以爲法用此二事而思小民衣食之孔艱皆以重本抑末爲主燕閒之際見帷幄服御之類即思曰得無有製錦纖導淫巧以害女工者乎見器用車騎之類即思曰得無有進珠玉事侈靡以病農夫者乎享玉食之豐即思曰凶年饑歲得無有困衣食而不安于田里者乎有司以成獄上讞者即

思曰得無有刑罰過于德化使亦于無所措手足乎然中外臣工
實心愛民進之虛浮無實者黜之又籍田膴地皆可耕種官道之
傍皆可植桑近京邊海推而廣之至于天下申飭有司田地荒蕪
者召人承佃而免其租賦逃移失所招回復業而貸以牛種有捨
于農桑者無一不其有害于農桑者無一不禁則衣食足而禮讓
興教化隆刑罰措矣疏入 上嘉納之時議郊禘又詔問承助以
儒經術順人心對承助又條陳足食足兵八事足兵有四一曰選
京軍以壯根本言京師爲天下根本皇宮又京師之根本故居守
環列周防嚴閑將領必勳舊世官卒伍必壯勇精練器械必堅利
鮮明至于各營所分隸號稱百萬團營所揀選號十二萬今將領

卒徒武藝操演果皆得其人否乎乞下兵部將衍衛團營官軍選
其將領足其軍伍精練其器械然後緩急有賴益團營較之各營
爲重而守衛較之團營尤重也二曰止操調以寔內地言永樂初
調發各省附近官軍輪班上操其後遂爲故事本地無軍可守前
項班軍在京止備做工之役在邊止給將領之私于國有行糧草
料之費于私有齎送科刻之苦而又未嘗得其實用以臣計之有
行糧以僱游食何憂工役之乏以行糧而募工人何慮邊軍之缺
此班軍之調遣所宜革也三曰足衣食以恤邊軍言戍邊之卒烽
火斥堠終歲不休鋒鏑死亡朝夕不保比之京輔之卒勞逸百倍
又各邊撫臣撫處失宜將領剝削日甚宜令戶部查議撫卹按月

支給不許將領剋減令寬恤邊徼安則天下安矣四曰振紀綱
以申軍令言賞罰不明則政令不一而紀綱不振願 皇上奮乾
斷申明軍令選將領束以什伍相聯之法明教化導以親上死長
之義信賞必罰而痛革姑息之弊則威惠並行紀綱振肅矣足食
有四一曰謹收納以清宿弊言各州縣稅糧開倉收受各有定期
起運存留各有定數本色折收加耗災免之類各有定法夫何近
日玩愒廢時臨兌追併宜令所司申明舊制依期收納剋期起運
二曰便輸納以甦民困言國家稅糧仰給東南糧長之設責在收
納兌軍之類每石大略包賍七八斗者有之起運白糧每石包賍
二三石者有之黑荳之類每石不過三四錢而他費幾至一兩欲

民之無逃亡死徙得乎乞通行兩京內府及部院兌運等官同卹
民隱本等之外毋肆需求敢有故違一體參治三曰定經制以裕
國用今天下所入糧稅總若干經國之費總若干俱宜查其的數
分爲二目務訪周禮用三以足一歲之用存一以備不測之虞萬
一所出多於所入則通融議處撥彼補此務使所出不踰所入若
有災傷蠲免則以各處茶鹽商稅之所入補足以備軍國之需其
餘雜用一切不得靡費四曰致中和以感化機言今天下之財公
私俱困矣其故何也大抵年不順成由于雨暘不時雨暘不時由
天地之氣未和也推原其要則在乎人君一身故曰致中和天地
位焉萬物育焉伏望 皇上聖不自聖益加謹獨之功大而賞慶

刑威小而頻笑言動必協義理之當以致中和之極則何患雨暘
不以時而萬物不得所乎故臣于理財之終篇以此爲 聖明獻
上曰覽卿奏具見忠愛事關朕躬者朕自有處餘下所司勘議
以聞承勛又條知人四事一稽寔跡以寔考語凡監司官塡註官
屬務悉心訪察據寔開坐每官必著心術邪正操守淸濁年力壯
衰才識長短務使情僞莫逃名寔相副一愼舉劾以昭公道凡風
憲官論劾內外臣工務稽考履歷果干公論方提寔劾奏其貪汚
有實迹者不但去官必依律例參提治罪如有報復恩仇者抵罪
不得以風聞爲解其曖昧難明之事及六品以下不職小官毋得
一槩煩瀆地方官有人品不羣政績卓異者府佐州縣官俱及三

年知府以上及一年方許具寔保舉亦不許泛舉以混賢否一專
職守以考人材除撫按官責係地方舉刺所屬外其巡江巡關巡
倉巡鹽巡茶巡馬提學淸軍等公差御史必與所屬職業相關方
許指寔舉劾不許槩行以攬事權一謹拾遺以定國是近科道官
凡遇考察旣違名論列又各具奏數十餘人多致廢枉請候部院
考察榜示後有不公不當者許南北科道指寔論劾疏入得旨臂
所奏深切治體考語炤舊務要據寔關註無致混淆朝覲考察近
南京科道論劾太泛今後務訪寔糾舉愼舉劾專職掌二事依擬
行承勛疏乞休且陳時事所急曰臣聞忠臣之義死不忘君今臣
體困沉痾分當求退而心懷隱憂豈能緘默山西潞城之賊數百

人耳倚山負固如穴中之鼠討取則易仰攻則難官軍輕用其鋒
累取挫衄合四處之兵十數倍之衆以討小寇而不統于一人臣
竊憂之用兵在謀不在衆事權當一不當分昔勦山寇滿四葉宗
劉寵皆用近塞壯丁賊中脅從以收全功頃用之者方略何如耳
宜行鎭巡各官彼此協和先爲可勝之計而後以兵隨之有功則
同賞誤事則同罰亟爲蕩平以安黎庶川貴苗部之役連年用兵
再勝再叛必其安置乖方有不能服其心者須又欲調永順土兵
進討所過剽掠慘于盜賊且新自廣旋還又聞遠調不免怨嗟念
玆數年比年兵荒而民困斃今又爭蠻夷無用之地强罷流官使
腹裏良民陷于塗炭臣竊哀之宜命提督尚書伍文定淡惟安撫

之遠猷毋一意于用兵遠人安則邊境安而數省之民舉安矣豈
沛河工二年之內三易大臣用丁三十餘萬用銀二十餘萬而尚
未有成效始也謀之不熟而遽行繼也主之不力而中止一行一
止靡費孔多臣愚以爲宜令羣臣知水道者各陳所見下工部議
若所見不同則行侍郎潘希曾親爲相度百聞不如一見詢謀僉
同然後興復治天下在決壅蔽之患以通上下之情周禮宮正綴
衣皆以賢士漢宣用龔遂如渤海召見問所以治郡守且然而況
他大官乎唐宋有轉對輪對不時召對因事請對故事 祖宗朝
每遇大事必召羣臣而詢得失益事之委曲必須從容口盡而難
一一以文字陳述者召對之際不惟可以商確政事而人之賢否

尤爲易見願察成周命官之旨參以唐宋故事惓遵祖宗家法
天下幸甚 上仍嚴留不允以其疏下所司議承勛又言自古帝
王治天下之要道在知人安民二事而已今府衛州縣之官愛民
者少殃民者多爲監司者又不能秉公任怨以督率其屬以故科
差一日重于一日軍民一年貧于一年上澤雖布不得下流下情
雖苦不得上達究恤事件廢格不行蠲免稅糧重復征擾伏望切
責撫按諸臣督察有司使朝有善政必及于民民有隱情必達于
上官虐民者去宜民者留事虐民者罷宜民者行至于兩京科道
以言爲職多不能體 皇上求言求治之心有論列則不過略舉
小事僅以塞責乞賜戒諭令其展布四體于官之失職事之失宜

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意職舉則遠近向風而郡邑之政無不舉言
路通則實事必聞而隱伏之情無所蔽尚何憂人之難知民之未
安哉然自古剛直之才果銳之氣養之甚難折之甚易蓋敢言敢
爲之人利于良善不利于姦惡利于公朝不利于私室使所言容
有一二傷激烈行事或有一二稍過人必從而詆之萬一譴怒加
焉則衆相戒而志意沮阻矣 皇上建其有極過者抑之使就中
而始終保全不及者勉之使企及而不遽廢棄言或逆耳當諒其
心事或避衆當求之理若戒諭之後各官仍前畏避不振紀綱以
縱姦惡許臣等參究罷黜以爲辱臺之戒疏入 上嘉納之承勛
又言每歲徵收秋稅例于十月開倉今已九月將終若將戶部會

議然後通行竊恐貪汙官吏糧里人等聞之即肆行催徵以圖侵
尅請多用黃紙備抄 聖旨馬上差人分投齎去被災地方交與
撫按徧貼鄉村明白開載應全免者不分起存一體全免原勘被
災九分者免九分止徵一分八分以下俱照此例比之舊例十分
免七分九分免五分止免存留不免起運不同有司如復蹈前弊
黃放白催有名無實者罪之其或奉職無狀不能糾舉則撫按官
各任其責至于不急之務一切停止營繕接例諸弊一切報罷庶
天變可回民生可遂 上皆從之初御史王朝用奉差巡鹽浙江
過家與鄉人柳瓚有隙瓚遂誣奏朝用居鄉淫縱黷貨等事 上
命逮至京鞫問因戒御史差遣俱不許枉道還家違者聽所在官

司舉發隱匿者罪同既而承勛與胡世寧言宜存大體乃遣錦衣
衛千戶張恩往會巡撫都御史勘之至是始白瓚誣狀具治以罪
都察院謂朝用奉差枉道回籍及夾帶越關累及有司科取里甲
不善居鄉致生疑謗亦屬有罪請本院逮問處分如例報可總制
三邊兵部尚書王瓊奏言寧夏墩臺烽火西接莊浪往年未嘗通
一虜騎今年五月虜自西海繇莊浪循廣武營至賀蘭山赤木口
南寧夏地界折牆入境騎以四五萬計飛塵數十里略無畏忌向
後北虜或畏大王子勢衆移營西入莊浪住牧與西海達子連和
東西侵犯則不惟寧夏孤懸河北難守而甘肅地方又爲斷我右
臂矣此今日西北第一大事乞爲議處設備毋使臨事有悞詔

下兵部于是承勛覆奏曰寧夏一鎮前以黃河為據後枕賀蘭山之險自鎮遠關以至大沙溝舊有臺堡相接以斷北虜西行之路昔人所謂斷匈奴右臂者此也數十年間邊軍貧困鎮巡姑息皆以修邊為諱遂致墩臺廢棄耳目閉塞屯堡不能自立黑山諸營遂議內徙矣屯堡徙則藩屏撤而屯田不敢耕種自此鎮城遂為虜行通逕矣今欲保河西無虞必先固寧鎮欲固寧鎮必先修舊邊此所謂西北第一大事誠不易之論也成大事者不惜小費請發官銀十萬兩于寧夏責令鎮巡守備諸臣乘時修復墩堡邊牆庶乎西北之防可固得旨如議擬行承勛著名望久　上稔知之幾欲用為吏部尚書不果是年春充正使冊九嬪晨起趨朝暴疾卒贈少保謚康惠承勛沉毅果斷倜儻經濟提兵而北曉暢軍事通達國體議論英發及起為掌憲本兵　上方銳意圖治所信任輔臣之外獨承勛與刑部尚書胡世寧等數人國有大議輒咨及承勛等承勛亦孜孜為國知無不為甚稱　上意及卒家無餘貲蓋亦其學有源委然也

太常氏曰康惠于事平和而妥當故其志得行所革錦衣旗校內府詭匠悉犯城社之忌所最難者清查騰驤四衛之詭冒依附前人屢請之而不得康惠卒行之蓋其言足當　聖衷而為寵者不得肆其術也其論濬城及部之用兵與徐沛黃河之役皆正論也

皇明輔世編卷之五目

去今已百餘年風氣已與今日等

皇明輔世編卷之五

明太常毘陵唐鶴徵編纂　門人同邑陳膺旟評

胡端敏世寧

胡世寧字永清浙江仁和人誕有異表弱齡負巨人之度讀書不
治章句惟慕古奇偉倜儻行非常之功嘗數夢與于肅愍議國事於
朝家貧大布脫粟弗支卒歲落落自豪不以動其意也出督昌化
李氏因補昌化縣學生受知吳提學伯通弘治五年舉鄉試第二
例有司給道里費人百金世寧以浙右歲儉却五十金明年癸丑
舉進士時須謁鎮守中貴人世寧重其節棄之去時岐王開國庶
務方殷且羣從恣驕世寧惟謹禮明法感以至誠曰此朝廷法即
殿下家法也其何敢縱此朝廷民即殿下千百年立國根本也其
何敢不恤衆繇是憚其正而服其公在郡八年補德安府推官獄
之小大必以情幽滯輒從平反決縱民有包相之稱郡故徭賦偏
苛積病日甚屬世寧覈之清里甲均差役練民兵廣儲蓄諸條畫
皆可以爲經十三年召補南京刑部陝西司主事抗厲法守罕所
撓絀上言士風之邪正係天下之安危今我國家承平日久朝士
安於豢養狃于因循廉節掃地媮成風以通達爲高致以廉退
爲矯激以推委避事爲老成以藏惡和光爲忠厚其羣居言行所
及心志所向不曰陞官必曰成家共有語及國事當憂民瘼當恤
者則衆怒羣猜百舌排斥不曰生事則曰好名使必無所容身而

其要尤在知人不知人破格無益

後已至於公差所過地方則諭有司奉迎遲速以爲賢否事竣回
還原籍則視官府囑托行否以爲毀舉以此賢否混淆是非倒置
天下不治民生不安寔繇於此可不亟思所以挽回之乎十四年
應求言詔陳邊務十事一言用人宜立賢無方先朝李賢薛瑄入
內閣不繇翰林如胡儼劉球不繇庶吉士年富以教官爲給事中
王翺以大理左寺正復爲御史今一切敍轉專泥科條以故才賢
抑塞朋類引援之人佐理其求有漸而所言士風國用武備將材
循切時病閒則延集郎署同志講求匡濟之略劑酌俗化之宜西
寧侯家訟久吏九司十三道訟者老且貧矣世寧一問即得其情
云法如是特聽訟者善避嫌不如我愚而直任也訟者感泣而決
顧金箔者富翁也被誣致大辟世寧求得其情辨出之顧後每過
世寧再門必稽顙而去其不爲威富所奪類如此己丑敘進山東
司署員外郎遇　毅皇帝登極詔賁授加奉訓大夫時詔復求言
世寧陳六事一勸學問乞以大學衍義一書常備經筵講讀中間
所載如辨人材察民情嚴內治教戚屬四書尤乞更加詳玩一廣
延納乞令大小官員直日輪對館閣近臣不時咨訪仍乞少降辭
色俾得從容盡言一公用人大要與前立賢無方意同一汰冗費
今民窮財匱而冗費愈多羣臣屢言朝廷屢禁而不能止者內有
沮法之人外無執法之吏故也乞勅戶禮工三部通查內府各項
供用之物比國初加添若干吏兵二部査內外冗食之官比國初

增設若干凡無益於事者一皆裁革仍伸諭左右及勳戚之家各
守禮法各崇節儉又遴剛正法司執持於下庶節儉成風而國用
自足一重守令今後百官陞授乞略倣唐制不歷郡守不得任侍
郎列卿不歷縣令不得陞臺部給舍庶守令重而民生自遂一慎
輔導乞妙選老成之士爲東宮官其所講讀宜稱堯舜述周孔
而　聖祖開創之難前代興衰之故及邊境艱危之狀閭閻窮苦
之情亦宜一一備述庶法戒無忘而聰明日廣命下其奏于所司
機戶傾謙役官鏹累萬世寧力正其罪謙所解不能乃干劉瑾怒
于南道承瑾意劾世寧爲枉贖　上仍如其擬謫配南道臣抵
重罰世寧以守正而免於禍正德二年丁卯進署陝西司郎中時

劉瑾守備南京而陝西司分轄八衛所武臣有犯至司輒賂瑾判
一狀云問官有私即無敢正法矣及世寧視篆瑾絶無撓阻蓋彼
檢諸司參詣手狀欲無世寧姓名知其不可輕動也戊辰陞廣西
太平府治屬州縣盡溪獠鄉以夷官統夷族羈縻叛服不常太
平知州李璿久悖亂阻聲教世寧至爲不置意中惟推誠撫夷絶
貲餽簡禁防布恩信亦了撫之備恤其私要衆孚格乃撤其黨若
幹略者龍英州趙元瑤授計討璿平之散其黨元瑤者璿外兄也
土官世及輒轉展結勒索賂以故怨叛益熾中朝士人世寧令土
官生子即聞府子弟應世及者年且十歲朔望或有事調集皆携
之見太守太守爲識年齒狀貌父兄有故按籍爲請官于朝士官

大悅服思明府黃文昌兄弟稔亂拒命大將出征世寧協贊方略
不費一矢掩捕成獄又于羅陽縣爭立定茗盈州彌土積惡頓息
郡治三面通江唯北無限世寧因民欲議建臺關甚堅厚萬夫難
集公費數十金皆出之土官貲不及民繇是遠近威懷服順如良
民又備記治夫十事爲代者昔未幾以勞貧太官士人走送者以
萬計七年服竟補寶慶府値巨璫借留守以事至郡而縣集夫數
千且哀金何饒世寧咸能之按以常禮伺守臣罰乃肆橫索世寧
折以法璫遽歛手他日其從人以左道惑郡世寧執之恣射平民
者又執之璫銜世寧最深而猶稱世寧好官云府當糧則縣滋吏
緣爲姦病民莫可端究公類田均糧而出一徵之民省歲供之半

闔境盡驩稱曰胡父是歲遷江西按察副使備兵東鄉嚴谷峭阻
爲盜穴之四出抄暴幾五年爲饒信患尤劇世寧論禁招捕威信
明確次第綏靖擒賊帖亂樂庚二陳邦四黎原效順王賽一之死
既而遷縣築城經武賑饑時爲語曰姚源之事三部堂處之而不
足東鄉之事一兵備任之而有餘受調征姚源追壓之窮其徒調
征毛坊援吳廷舉調征建昌衞益國皆日晨夜馳坑谷蒙犯矢石
咸底克服又城廣昌城新城南豐以固防禦柄兵及同事者媢嫉
其勞績世寧不自白也初寧庶人宸濠志不軌搆陷鄭布政岳觀
世寧與鄭周旋且忿世寧論對峻直托以討賊迫世寧即出省世
寧亦因是不復至南昌他日憲司檄回賀濠生辰世寧曰是欲致

御中國賊無出此三

我而制之也不往諸守巡因亦不往至己卯之變乃以生民世寧恭見其幾云凡寧府事人卒吏至撫州營私殃民者世寧輒裁以法世寧念濠反跡已著乃中外側目莫敢言者感憤上疏悉發奸狀首陳江西賊情事勢撫勦機宜因言江西之禍不止盜賊益于時都御史俞諫用兵姚源久無功撫廢人有逆謀故世寧言平賊二策惟勦與撫今素無定見因威制施事多展轉賊益無忌憚惟籍撫者不勦再叛者不撫新起者必撲滅于微持此三端官有定守民有定志戢戰興農救災卹困治安之效可尋揃解之亂可息不然民窮財盡兵連禍結恐江西之患不止盜賊又江西天旱日久千里赤地田禾無收麥種難下來歲民饑賑粟無備省城被火

延燒萬室甚地所便盡歸王府債負所責閭閻破家庄田所逼村落結寨三司官員多受鈐束錢穀刑名奉行府案近者買辦漸行於外府騷擾遍及於窮鄉此不善處則良民不得安生皆起爲盜臣下恐有隱禍及懷二心禮樂政令漸不出自朝廷地方之事益有可慮者矣寧王懿親多才豈有毫髮過議但內外臣僚輔導非法自因逆瑾得復護衛以來威勢日甚而上下官司奉承太過乞易置官吏併新盜賊應勦應撫或先或後悉聽計畫區處更乞戒推大臣兼任提督巡撫假權便宜統御將帥調度兵食激揚清濁諭寧王崇謙遠嫌依　祖訓止治其國三司以下政務不須干預嚴戢下人恪守禁例凡遇王府發放事務必須奏准方許奉行施舍已貴患及貧民庄田基址悉還原主而有積惡不悛及投充捨置法司提問如律庶幾地方無意外之虞宗室有磐石之固　九重紓南顧之憂累千餘言事下兵部取旨移文寧府令自鈐束其下而濠至涕泣有自咎語亦悖且慚矣自世寧厨廟門達木貫舊任濠皆置人焉然覘其廉止不可污乃摘前疏禮樂政令不出朝廷者語爲離間親親妖言誹謗奏逮之旨未下而陞福建按察使離任矣臨發中食毒下血幾死蓋濠爲之時按浙御史潘鵬即後爲濠賞偽者忽遣官挾寧府私卒盡囚世寧家人誘欲執之世寧慮往江西爲濠甘心死不自會李承勛爲浙江按察使匿世寧變姓名乃間道歸身京師繫詔獄刑訊踰年濠必欲殺之斯結

諸用事者朱寧張銳蕭敬等及兵部尚書陸完都御史石介抗章言其應死者三卿前所摘離間妖言毀謗也世寧瀕死幾矣言官交章論救不已用事者迫於公議得減死謫戍遼東瀋陽中衛丙子秋抵遣撫巡而下極禮遇之世寧不就館穀躬履行間爲講學授徒自業凡四載十四年六月濠舉兵反殺都御史孫燧按察副使許逵死之陷南康九江攻安慶將進窺南京王守仁以都御史倡義兵討平之十五年始直世寧起徒中爲湖廣按察使十六年陞右僉都御史巡撫四川　世廟更化首獎忠直世寧遂手疏勸上修德講學薦魏校何塘邵銳堪講官林俊劉忠林廷玉堪輔弼世寧奏國初設松潘軍民指揮使司控制羣番爲全蜀障蔽松

城內外地皆熟番爲我服役故有八郎等四安撫北定等十七長
官司其南路至疊溪千戶所又有鬱郎等二長官司其東路至小
河千戶所冊東至龍州則近白馬路長官司皆受約束爲我藩籬
及後任用非人撫御失宜熟番多叛松城四外盡皆讐敵而東南
二路僅一線之通昔泰間添設總兵官師御史專治松潘然四川
會城又設總撫彼此牽制難於行事以致茂維州之失竟不能復
革卜韓制之强終不能制然彼時東南二路猶皆可通及後去都
御史分設兵備副使二員一治松潘一治疊溪威茂一治茂州以
東嶺底徐弘等堡路抵龍川謂之小東路而往迎綿州參將二員
分治東南二路遊擊二員往來於中每歲二八月中松潘總兵與

茂州參將會議一次松潘兵備與茂州兵備會議一次每會皆游
擊率兵與偕軍威猶振以後因事革去游擊弘治間承平日久巡
撫官惟事保守務爲欺隱軍殺一番則罪以擅殺激變番殺一軍
則罪以玩寇失機由是官軍喪氣惟扣欄閉戶以賂番或棄兵械
爲番役矣以是番人日横邀刦道路殘破官堡官皆不問邊堡有
報匿不以聞不幸敗露事聞于朝則反以隱匿之罪諉之下吏因
彼亦報也因循歲月坐致部堂稱爲老成南路阻塞則戎此之孫
今欲通之要在威信撫立撫治無施又在用人才添兵將更嚴備
足財用四者而已其曰添兵將者欲如舊制松潘另增一員出茂
疊茂另設游擊一員除見任曹員管轄松潘另增一員管轄疊茂

今其各選領精兵二千常在會城就糧屯操仍依舊規不時轉往
松潘巡察以振威武或他邊有警腹裏寇發量其事勢聽正調遣
朝報夕發早行撲滅其曰更賞罰者一則不欲以首級論陞恐致
貪功而取敗一則惟欲以隱匿爲罪酌量大事而置刑下兵部條
議訓較首虜論功乃國家定制若舍首級不論則巧立名色冒濫
功賞其弊愈滋惟在撫按等官覈驗得實由自無弊其鎮巡等官
隱匿大事不報及縱容勢要人員冒功買賞者俱聽巡按御史劾
治至于撫御之策大率以信爲主而恩威並施招來熟番使爲我
用則可不煩兵餉而道路自通番夷畏服矣議上從之又劾退貪
虐帥臣張傑太監趙欽蜀境大悅方討滅亂番節孝一族而代者

至矣嘉靖元年遷吏部右侍郎道聞父喪去官三年詔議 睿皇
尊號屬時江淮薦饑廷臣伏闕强諍多被杖除名世寧兒喪居家
上奏曰 陛下踐祚之初臣竊效宋臣司馬光上言人君大德有
三曰仁曰明曰武伏見 陛下臨御以來子惠黎元洞燭姦幾仁
矣明矣而武則未彰邇因大禮之議羣臣執議不合 陛下優容
再三彼憤激愈甚以致 聖心赫怒薄示威罰朝野肅然震悚
聖武昭彰三德備矣然臣竊有憂之蓋三德以仁爲主而明與武
所以成之者也辟如天地仁則生成之德明則日月之炤皆不可
一日而無若武則雷霆時可一震而已震之數或震之過則傷必
多而天威褻矣故仁或可過而明不可過也明過則察明猶可過

言于立言

已見後日事

而武不可過也武過則必誤請自今中外臣有罪悉下司寇問理其狀明白輒重誅黜皆依律科斷務不能惑佞不能移所爲武也若乃廷辱之以箠楚則其間或有心實忠良體素怯弱一時不堪箠楚僵斃雷霆之下遂傷日月之明大爲天地生成之累矣臣知此事非出　陛下本心實繇群臣慼兒憤激之過然傳播天下書之史冊鞭朴行於殿廷刑辱加于士大夫非所以昭　聖德之美也方今急務孝親爲大保民爲本乞早定追崇大禮肆赦群臣小過使之各陳救荒弭亂保民之策而議行之以稱　皇祖考萬世之祀則　陛下萬世之孝也席書以違禮受知　陛下親擢爲禮部尚書此古聖王知人善用之至意何必嫌疑以辭但恐後有文

臣武將才望非書之比而援書爲例夤緣結托不繇衆推以得倖進者　聖明于是仍許選部言官執奏而追奪之可也其餘新進英達今雖執禮一言有合而以後難保事事之皆是舊任老成今雖執禮一事過當而以後難逆其事事之皆非乞以天地日月三無私之心照臨于上其言是者從之非者罷之其立心行事公者用之私者黜之無分彼此新舊而先適莫于中天下之幸也繼復疏舉前古治亂關于戚宦宰執者以規警當世明盡忠直累千言不果上既有議遷　顯陵于燕山者世寧乞嚴絕憸壬君臣協恭惟任賢保民爲務幷前疏並進　上覽畢深嘉之自此浸尋大用矣四年以兵部左侍郎召世寧前論遼備請東北兵政弛敝進備

邊二十五策皆防戍長利會官匠陞職過濫世寧言比者官匠起奎等五十四人以太監張忠一言盡行陞職　祖宗列聖以來臣未之前聞也且自古國家財盡必取于民民窮必至于變今官賞既濫則倖入不得不增恐有限之供輸不能給無涯之用度　陛下爲　祖宗保天下爲天地養生民不宜有此疏入未報會太監周綃王本等奏乞錄已故太監羅籥秦文宗廕詔復從之于是尚書李鉞復以爲諫　上以陞授官職亦先朝故事戒勿復言世寧復憂時事獻三經講議大學秦誓好惡之章以戒媢嫉尚書惟辟作福之章以重威柄易大傳不出戶庭之章以愼幾事多中時忌皆留中於是言者劾世寧啟造客導妄殺之漸世寧乞骸　上鑒

留不許大禮成世寧與加俸辭以在廷議禮臣時在家欲極言治道于後故僭言大禮于先況屬論定之後不敢祇須又進知人官人二十事言者論列未已世寧力求退改南京吏部左侍郎六年丁亥考察留都五品以下文臣多所鑒正五月遷南京工部尚書舊凡轉輸至者弗獲時納或候至數年乃使謂內監曰如更阻難當別有處耳益欲奏使征輸京師也不數日納竟者五十餘輩又福建解至料銀幾二萬兩皆赦前已徵者也所司以時價不讐欲令加徵乃爲疏言各省未輸者盡聽蠲免而此解至者反欲加徵情理豈堪得請直輸其銀于京一省免重困以左都御史召過沛疏治河事宜及瀕河夫役之困道改刑部尚書尋用詹事霍韜言

正論

加太子少保左都御史掌院事七月詔世寧入振舉憲度釐正敝習世寧上疏曰臣聞帝王之治有要中而已矣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中節謂之和人君喜有賞怒有罰若當喜怒而隱忍不行或既喜怒而留滯不化又或今日當賞而以宿怒格之不賞當罰而以宿喜縱之不罰又或事宜賞乘喜而過賞宜罰乘怒而過罰皆中之累也周公告成王曰俾嚮卽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辭近見撫按參官本中有飲食紙劄應用微物而卽坐贓奏提者至或大奸大貪置之不舉而維縶武職小官以塞責臣恐刻薄成風非惇大明作之意也及論聽言則舜戒禹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舜之大聖亦欲其臣之正諫也雖樂正諫而又曰朕

堲讒說殄行則妄言者亦疾也雖堲讒說而又曰欲並生哉格則承之庸之則又不得已甚而許其改過復用矣舜之執中著于聽言如此夫人臣事君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古之道也士學不明以將順爲逢迎恥以自居雖有德意宜將順者曲加阻遏而掠匡救之名若夫心非爲公意圖媚寵排擊忠良陰除異己欲致明主不得專行一事自用一賢而威福惟其所媚者之歸數年以來主威不立善政不行亦已甚矣　陛下至明屏除略盡但臣獨念其間有事當言而過激心無他而見短若此者與讒邪同棄深可憫惜又恐中人惕禍遂怯正言而後有大事大奸莫之敢論臣請得與吏部考覈之究其心之公私原其罪之輕重量其才之短長次第

治河

疏進或稍收敘庶無遺才古之論用人者曰其難其愼惟和惟一難者難其任愼者愼於聽察以防小人也和者可否相濟一者始終如一以任君子也臣願　陛下務存難愼之心收和一之效勅諸臣彼此相濟以共成正大光明之業　上覽其奏以爲得大臣愛君陳善至意惟查覈事已之先是六月間黃河水溢奔入運河沛縣地方泥淤填七八里糧船三千餘隻阻不進是時建議治河者詹事霍韜兵部尚書李承勛及世寧言人人殊韜疏略曰今議者欲引河水自蘭陽注宿遷少殺河勢則徐沛不溢運河不淤臣與方獻夫以爲水溢徐沛猶有呂梁二洪爲之束捍東北諸山亘列如垣猶有底極若自蘭陽注宿遷則鳳陽歸德平地千里河遂

後朱司空開夏鎮竟用此策

奔放數郡一壑其患不獨徐沛而已臣竊謂今日所急宜先疏通運道然後議處徐沛此緩急之序也前議起河南山東丁夫疏濬淤沙以通運道然泥沙隨水自高而下挑濬未畢水至復淤雖日役萬夫力猶不足今沛縣既聚運船皆繇昭陽湖入雞鳴臺至沙河迂回不過百里湖面寬夏秋水溢則患覆溺冬春水涸則慮高淺若沿湖築堤濬爲小河河口爲閘以時蓄洩水溢可避風濤水涸易爲疏濬目前運道可以無阻三月卽土堤可成一年則石堤可成用力少取効速黃河愈淤運道愈利較之役丁夫以濬淤土愈濬愈淤勞役大不卒也按古黃河自孟津至於懷慶東北入海今衛河自衛輝府汲縣至臨淸天津入海猶古黃河也今圖便宜

[illegible]之不北惜已見矣

衛之為衛乃北人音非御也

水分則流緩殺亦易淤

今正用此策

之策自河陰原武懷孟之間審視地勢引河水注于衛至于臨清天津則徐沛水勢可殺其半而京師形勢其壯百倍此其為便利一也按元人漕丹涉江入淮至於封丘陸運百八十里至于淇門入於御河即汲縣衛河也今孫河陰原武孟津懷慶之間擇地形便導河水注于衛河冬春水平漕丹孫江入淮泝流至于河陰順流至於衛河沿臨清滄州至于天津夏秋水迅仍孫徐沛達于臨清至于天津是一舉而兩得運道也此其為利二也承助言黃河遷徙無常然必避高而就下善治水者因其性而導之今日之功但當疏濬其下流防遏其上源使不至於大為害耳按黃河入運道支流有六若六道通流以殺水怒當不為患自渦之源塞則北

出小黃河沿溝等處不數年諸處皆塞北併出飛雲橋于是豐沛受害而金溝運道遂閉然幸東面皆山猶有所障故昭陽湖得通舟若益徙而北則徑奔入海安平鎮可慮單縣穀亭百里生靈之命可憂又益北則自濟寧至臨清運道諸水俱相隨入海運河何繇通臣愚以為相六道分流之勢導引使南可免衝決之患此下流不可不疏濬者也然欲保豐沛單縣穀亭之民必因其舊堤築之障其西北使不溢出為患此則上游不可不隄防者也識者以為不若於昭陽湖之東引諸泉水為運道建閘以節水自留城沙河為尤便然大役一興為費不貲誠宜整理閘法措置餘利以給河工今大小諸臣任事任怨工宜可就世寧言今日之事開運道

我朝河工惜急原為運道

最急而治河次之然不治河運道不通臣請先述治河之說夫河流分則勢小合則勢大河身寬則勢緩狹則勢急治河者順其性則易逆其性則難故曰不與水爭利此其大法也河自汴以來南分二道一出汴城西滎澤經中牟陳潁至壽州入淮一出汴城東祥符經陳留亳州至懷遠入淮其東南一道自歸德宿州經虹縣睢寧至宿遷出其東分五道一自長垣曹鄆至陽穀出一自曹州雙河口至魚臺塌場口出一自儀封至歸德徐州小浮橋出一自沛縣南飛雲橋出一自徐沛之中境山北溜溝出六路皆入漕河而總南入淮今諸道皆塞惟沛縣一道僅存所謂合則勢大而河身且狹不能容納故溢出豐沛徐為患近又淤入昭陽湖故流河

沙壅運道遂塞今宜因其故道而分其勢其在汴西滎澤近則孫家渡至壽州一道宜會濬以分其上流自汴東南出懷遠宿遷二道及正東小浮橋溜溝各宜擇其利便者開濬一道以分其下流或修城武以南廢堤至豐單之黃德貿岡楊明等集接至沛縣之北廟道口築堤塞決以防其北流此治河之急務也今為運道計者欲從淤處挑濬修築則沙土不堅欲於昭陽湖築堤則沙積役壅不若于湖之東岸滕沛魚臺鄒縣間獨于新安社地更鑿一渠南接留城北接沙河其間不過百餘里渠深視地形廣皆五六丈厚築西岸以為河之東堤令水不得漫而以一湖為河流漫散之區此上策也疏並下工部請下總督大臣會議勘酌舉行 上從

之執政請禁私謁世宗言臣官以察爲名人非見其貌聞其言無
繇知其心識其才若謝絕過從徒采浮言按考語而求激揚舉劾
之當難矣　上是而從之以近年刑獄未清乃裁上畫一之法申
明職掌凡十條最後一條曰內臺之職專以糾劾有司辨明冤枉
也乃獄情微曖所當審讞酌中以處者多端矣今天下赴愬之牘
有奸民甚死每歲奏辨輒行而間以緩須吏者有貲則免抑而所
司不理節遞原案增設其上者有貧民無力奏辨而卒死獄者有
當民無辜而所司引嫌彼此相比竟不得出者是足以上累聖德
感召災異原其本皆以士習不正忌刻成風動致毀謗則終身廢
黜如浙江僉事彭祺爲令以循良稱爲御史以守正著徒以竟一

豪俠之罪受誘奪職臣以爲諸如此者有大臣爲之申理宜特復
之以爲守正之勸大臣申理無實則聽言官參劾互因條例所當
禁約者以上乞下諸司遵守焉　上曰卿言皆慎重刑獄疏理冤
滯之意其令內外刑曹一體遵守若朝覲考黜官已有累朝禁約
難以輕改果有執法被誣者許大臣言官即時論辯吏部仍查訪
可否具奏定奪蓋考察奪職者始許大臣言官論辯矣世寧又言
自古帝王未有不以親覽章奏爲勤政勵精之實德然而覽之無
要則亦徒弊精神而聽斷不能無遺矣書曰政貴有恆辭尚體要
律曰陳言事理並要直言簡易不許虛飾煩文弘治以前臣僚章
奏皆樸素疏簡君上得以親覽無遺及　武宗之時不親政事臣
下遂因循自逸不事刪削惟聽吏胥文移或一事而重言或一本
而數紙雖臣等竟日有不能周讀一遍者乃以上勞君父爲治之
體豈當如是臣願申敕內外諸司凡事當奏題者務如弘治以前
舊規刪去繁文務其簡要不許全錄往來文移而部院議擬者亦
必撮其要語使無啓倖人無失事庶幾少便省覽　上曰覽卿所
奏具見忠愛諸司奏章供朕親覽自今不許詞煩第宜明白開陳
要言庶幾易省閱都察院曉示內外咸使知之世寧之再召也執
政有力焉世寧終不與黨入京陛日復改刑部尚書世寧以災異
求退因言十事一勸　上日閱大學衍義二久任巡撫守令并寬
其文法三久任布政使從陞九卿等官不必再推巡撫四分巡僉

事三年間專管一道不必更移五陞除有司官就于近地以便之
任六布按二司只于所在衙門陞轉不必南北交遷七才力不及
官量調相宜處所不可置諸遠方八邊方布按二司佐貳宜越資
用使之諳練邊事以備邊鎮巡撫九廣西四川雲南司府州縣官
宜選用有精力諳土風者不可槩用衰老貪懦之人十嘉靖三年
五年二次考察黜退官多剛正有爲之人宜與養病休致者一體
令大臣科道保舉推用疏入　上答曰卿才識老成召用未久宜
盡心供職不允辭所陳勸學事朕深用嘉納朝覲考黜官係累朝
舊例不宜更變以啓紛擾其餘下吏部議行世寧又言啓事奏宿
項固辭恩命者其心不欲以議論相摩爲功而虛受高位無所事

事也臣觀鞱之爲人薦賢如不及論事常有餘孤忠勁節近世鮮
儷誠爲宗廟之器社稷之福 陛下有臣如此不宜久置優閑而
使專事編摩也竊惟 祖宗初設都御史以糾劾百僚其後都御
史與六卿皆同僚人情稔熟故彈劾多不行而遂委之御史至於
輔諫之官亦廢不設老成正直之言自是不聞於庭誠盛世缺典
也如鞱者特授以都御史仍兼詹事學士之銜不使在院聯署刑
名考察諸務惟專以論思繩糾爲職凡事干君德朝政有所關涉
及大僚之中有衰病不職姦慢不忠者責其指實上聞則朝廷有
直臣上下無過舉後若有其人則置無其人則已疏入 上優詔
答之先是新河之議始于世寧而河道都御史盛應期行之稍急

以致人言應期罷去事以中止世寧疏言新河之議首倡自臣旣
而盛應期先因僉事江良才具疏偶與臣合遂附奏報爲國家興
莫大之役第初議限六月而應期勇于集事功歷四月已十成八
九遂致官吏嚴急怨讟煩興朝議以安人心爲重亟止其事尋命
應期與維熊同罷彼維熊之反覆變詐陰陷大臣私誤國事其罪
當不止此至于應期平日執性過嚴所至物情不協非遇寬大之
朝不止罷黜之罪今得此非不幸也但自古國家每償大事必追
責首議之臣應期止因臣妄言新河之謬得罪以去則是不惟誤
彼徒費工力而使後任事之臣盡以應期爲戒皆臣一言之所致
也請與應期或更加重擬或薄示降調使天下後世皆知我 皇

上馭臣賞罰之公明愍臣死不敢欺之義 上報曰覽卿所奏已
悉[illegible]但應期受命治河委任非人督責過嚴以致怨聲載道不
[illegible]業已處分矣卿宜安心供職不必引咎自責世寧於重辟
擬罪研究情法不以文法嫌怨自阻雖奏當論定罪在不測衆知
勢不可反者世寧知其非辜亦奮身執議懇惻别白爲 上言之
那悍已 上常感悟納用陳九疇者故以兵備巡撫右[illegible]甘肅
敗土魯番兵于時總制西事尚書彭澤當軸秉政大學士楊廷和
初土魯番據哈密城刦忠順王印以要市中國而亦阨於九疇再
失利乃縱反間計傾九疇以行其謀是時王瓊雖去位而有憾
于廷和澤陰嗾議禮諸臣桂萼方獻夫霍韜張璁謂番逆寇恭哈

大有力[illegible]

密論陷職自九疇啟釁因得連坐廷和澤焉於是下九疇獄擬大
辟世寧昌言於朝曰世寧司刑而殺忠臣寧先殺世寧執政持不
可世寧乃奏述西事辯九疇之誣以明其失不然 上大悟曰
豈以我巡撫都御史殺來償回子命耶九疇繇是貸死戍邊廷和
澤免於逮七年春世寧疾作乞骸命其子純入監讀書先是太監
劉聰赴南京織造世寧時任留都司空嘗以禮法折其横恣至是
聰誣漕運官軍兵奪其織造之貨幾陷二千人世寧乃疏不宜濫
及以驚衆 上是其言得從寬決至秋聰家僮訐聰自私詐衆之
罪 上怒下聰獄抵法而世寧言益信焉世寧掌邦禁凡十月其
於中外諸司要囚劇獄多所平反類如此時刑官分錄天下罪囚

[illegible]官宜爾

事竣世寧悉將別當各品其勤惰而劾其縱者三人其因事建明
得著爲令者三親屬犯姦者減死一也竊盜自首得減者免剌二
也庶人在官應守法而不守者並以枉法科贓三也時秦河清甘
露降方告謝齋宿忽風霾與哲世寧求黜應變不聽則上勸學恤
民任官十事轉兵部尚書加太子太保世寧疏辭且言甘肅之危
可慮中原兵將錢穀無備可慮臣弱才恐負重任再辭不許則陳
兵政十事一定武略自古詰戎練武專備禦夷盜賊今境外西夷
已有　劇訓不許輕伐惟謹邊備虜將入寇則先伐其謀耳至於
民間之盜則宜申物巡撫兵備立爲定制居常練兵足食盜賊一
發卽擧兵撲滅于微散其脅從殲其渠魁毋事姑息若一時稍有

挫衄則當責其後効以收全功其或隱匿坐視若爭權阻事忌成
毀功者皆當嚴治重者論死一崇憲職各邊腹裏兵食調度兵將
選練俱在巡撫次則兵備其職視他官爲難宜令吏部訪擧年壯
資淺諳曉兵事才能濟變心誠體國者而專任之寬其文法使得
便宜從事聽其從願罰贖措積錢糧久則加秩陞轉以償其勞然
後人肯用力一重將權我　太祖命將制詞有曰古云將在軍君
不與者勝汝等識之此　聖祖命將之成法也今各邊總兵巡撫
遇一敵出一軍賞一有功戮一不用命皆不得自專必須奏請縣
中制而欲責之成功不可得也乞自今假以威權使得專罰多與
金帛使得厚賞至于臨機應變料敵出奇惟其所爲而不爲中制

朝廷惟握將將之權有功陞賞有罪誅黜如此則將士用命事機
不失而成功必矣一增武備往歲募增京軍二萬類皆游惰之民
未經戰陣緩急不足賴請于遼東大同宣府三鎭各添游擊二員
增募兵六千分隸之使之無事則在京近郊住劄另行操備有警
則併調一隅防戰決必可集此丁緩急中外有倚一更賞罰以首
級論功非舊制也夫兩軍相敵呼吸之間何暇取首必我大勝彼
大敗追亾逐北然後能取而取之者多非真也貧軍奮死殺賊意
在論級陞秩故殺賊者不能取首而得首者又爲勢要所奪甚者
爭取首級自相蹂踐爲敵所乘此邊人之大恨兵戰之大患也至
行罰則被虜殺掠四五人卽坐充軍十名口以上不報者止降一

級輕重不倫甚矣又或兩軍對敵勝負相當我軍被傷指名可驗
而殺敵者不能取首不以功論反寘之罪故邊將惟以退縮保守
爲事鄉民任其殺虜惟事欺隱而已乞自今更賞罰之格嚴隱匿
之罪其兩軍交鋒殺傷相抵卽無首級亦不罪力所不及而失備
者雖被殺虜至二十人亦免充軍惟力可敵而不敵雖失四五人
亦坐充軍至兵力相當而退縮敗陣及擁衆自衞縱賊深入而又
不能擊其惰歸以取勝者卽被殺虜數十人當以失機論若行戰
勝叙功惟據巡按兵備査審其設策與當先破陣其殺死幾人量
爲給賞不必保陞其有三次設謀或當先破陣或連殺三五人以
上勇力出衆者始請陞秩若巡撫總兵失事互爲隱匿或冒功賞

其所私者悉從巡按御史訪實糾舉必加重罪一御土夷各處土官惟在治之得其人治之之法在順其俗簡其約束禁其貪取其大者尤在重其信令要使鄰族上下惟吾是信而作惡者莫之能欺以鼓其叛亂有訟則速為勘剖應奬則早為勘保脫有叛亂兼并者則命其鄰黨合征之征而不服至於擒殺之尤當順其民情晉其爭勢或設流官或復土官或統為一或令分屬求其相宜而後已欲絕其爭襲之患惟令土官族舉子必申報所司嚴為記籍以便稽驗杜其爭端凡此皆在巡撫知府得人久任而信孚於民然後可行也一足邊儲曰廣屯種請令各屯原額土地有拋荒及空閒者無論土豪軍民官舍盡力開墾永不起科則有利無害而

樂于興種民間穀賤而邊儲易足一興鹽利請廣開中之數先以引目付之邊臣令召商責限完糧而後填給有違限不完者轉給他人而又寬私鹽之禁如都御史王銳官抽其半許令自售則公私鹽利皆歸之國而財可恒足也一預收糴各邊管糧諸臣宜令月報米價貴賤歲報田收厚薄時或年豐米賤即為措置官銀多糴貯倉使足二三年之用即以二三年該給糧銀又于他邊米賤之所收糴或應輸邊糧地方時價騰湧量令折銀以備糴用通融計處務使官民兩便而糧草常盈可也一絕弊源正德間權奸黷貨致令小人冒功世襲武職大壞國典至于軍匠亦多額外濫收歲耗國儲數十百萬自今官舍軍民有殺獲功其陞級者仍填註

原衛所不許再署錦衣衛文武官除有戡亂平賊奇功准世承襲爵秩外其有聽子姪竄籍冒陞文官削籍武官揭黃至于軍匠額外濫收者俱發邊遠充軍則奸弊永絕而財無妄耗一正謬誤近例軍職立功者許贖米五十石還職且以指揮使言之立功五年計正俸實米四百八十石除俸折鈔者一千二百六十石俱不得支今納米五十石即與之支何多寡不倫如此又如邊衛武職有犯應調外衛者彼皆安土重遷且生長邊方習於邊事第宜量罰邊糧或令降級或令減俸亦可示懲又何拘於調衛之例又武職有犯充軍者長子承襲支俸次子代罪充軍抑何不均之甚此等亦宜降襲免其充軍故例京衛官有願改註外衛者聽夫京衛多

行其所奏乃受官古人立朝先資拜獻如此

冗員有才而不得任事者眾謂之外衛可使自効况出一指揮使月可省京儲米八石可養壯士八人今且廢格不行臣謂此皆謬誤所宜改正者一恤人才今天下士習率多依附自保而能致身為國絕少臣素知原任都御史馬昊陳九疇副使施儒楊必進皆有勞勣于國家乃以一事一言之失而所棄之宜收復在位以備他日緩急之用疏入　上批答曰卿素著謀猷且諳練世務觀所奏悉經國籌邊至意事關兵政者待卿逐一審處具奏定奪在別部者令各詳議以聞世寧乃拜命會桂蕚廷議銷兵世寧證古籌令辨其非是議遂格巡撫四川右僉都御史唐鳳儀言烏蒙烏撒東川三土官故與芒部為脣齒自芒部改流官諸夷內懷不平反

肯數起今懷德長官阿濟等雖自謫擒其心固望隴勝得一職以存隴氏之後臣請如宣德中復安南故事俯順夷情則不假兵力禍源永塞又貴州巡西兵備及永寧參將宜移駐畢節以備不虞時巡按四川御史戴金巡按貴州御史陳講亦奏與朝儀同世寧覆言革流官而復隴氏一節事體重大擅難輕議查得芒部自成化弘治以來數自讐殺時攻劄畢節界上因非以設流官也今隴政以爭襲誅死隴壽立又死而隴勝方幼諸夷皆云非隴氏子故前都御史王軏不得已奏設流官知府分四長官司各統其衆命軏等遷去知府程洸迂暗不能撫循故芒部復亂今諸夷輒易其詞云勝眞隴氏子願復其職夫諸夷皆視隴氏子猶相爭殺二十

餘年今勝非眞壽子一旦得立使阿濟得弄諸股掌其他三長官司所統各寨不服各尋一隴姓者求立則昔日爭戰之禍今復始耳臣以爲立隴勝復土官不便議者謂烏蒙諸土官咸內不平及土人終憚流官約束臣請勅鎭巡傳諭四川貴州諸土官以仍舊世不復改設流官之意然後收芒部府舊印及鎭雄州新印告諭四長官司及各寨頭目能守法奉職三歲不爲亂者聽遷屬布政司不復制以府治或願立土官知府及流官統轄者皆隨所願若一人叛三人共滅之聽分其地有功者得除安撫以上不者有顯戮其隴勝令布政司羈留教育以俟別處或用程洸等以示不復立府則彼必心服地方自定王浚等請下吏部議治　上然之乃

勅四川貴州諸土官或有定亂長策乃許議以聞初土魯番虎力納叫兒引死刺二千餘騎犯肅州至老鸛窩堡時撒馬兒罕夷人以入貢留堡中虜從堡下呼諸夷與語聞以通貢事游擊將軍彭濬急引兵迎戰斬首數級虜言欲開信通和濬不聽麾兵進擊破之虜退屯赤斤使人持番文來言乞許入貢還羈留之使因委罪元刺詞多誇誕提督尙書王瓊等以聞因言番戎行且懼悔宜原其求通之情宥其不知之罪令通貢如故以罷兵息民并上彭濬及兵備副使趙載功狀時詹事霍韜議以爲土魯事勢可虞事並下兵部至是世寧覆言土魯番自通貢以來漸豈奸回于內地欲取肅州事覺乃絶則多縱反閒傾我撫臣然後不敢入寇今爲許

入貢使方入關而虜兵已至幾危甘肅此閉關通貢利害較然甚明今提督等官既言虜薄我城堡縛我軍士聲言大舉以恐嚇中國變詐如是而又言虜文懼悔宜仍許通貢以息邊陲前後自相牴牾且霍韜又以虜印信番文爲疑臣謂雖有印信亦不足據第不使墮其術中以疑我忠臣弛我邊備可矣牙木蘭乃我屬番爲彼擄去爲之用事今束身來歸是爲反正宜卹撫而有之以招彼擄武盜我藩籬至于興復哈密之事則臣等竊以爲非中國所急也昔　太祖建北平行都司去境四百里而文皇畀之兀良哈文皇郡縣交趾而　宣宗棄之今哈密非大寧交趾比況其初封忠順王爲我外藩者乃元遺孽永樂二年封三年卽故立其兒子

喬時乃欲縛牙木蘭以與土魯番發蹤悉由謀之數何哉

雄論

未幾即絕而強立非其子孫者嗣之蓋嘗三立三為土魯番所虜
乃叛我即戕其民散亡死盡反勞中國臣竊以為此與國初所封
元孽為和寧王順寧王安定王者等耳安定王又在哈密之內近
我甘肅今亦不知其存亡何獨以一忠順王故托我金幣疲我士
馬啓我財力借使更立他種彼強則入寇弱則從彼難保為不侵
不叛之臣且哈密之復其力豈能邀截北虜使不過河入套也哉
故臣以為立之無益而適令土魯番挾以為奸利耳臣願 皇上
賜土魯番書令命同甘肅鎮巡等官𠇍諭夷使責以大義畀以利
害自許入關通貢者多無過十五人所至毋得逗住又遣其使諭
速壇滿速兒問以入寇故借曰不知則令械虎力納耶兒或事出
瓦剌則斬瓦剌百人以贖其罪否則羈其貢使發兵征勦庶幾威
信並行彼知歛戢更勅王瓊務為國忠謀遠慮力求興復哈密善
後之策除瓜沙屬番及哈密遺民畏兀兒哈剌灰等俱不得遣其
他力能服衆及能滅土魯番者或請給印封爵使主哈密待瓊等
熟計然臣竊料土魯番酋所恃火者他只丁牙木蘭統兵于外而
為亦虎仙等數番使為間於我中國耳今皆誅死而牙木蘭已來
歸勢亦漸弱哈密距關千五百里所過罕東赤斤諸衛皆以款塞
彼遠涉千里而供餽無資又過流沙水無所得觀前入寇為難故
今甘肅所憂不在土魯番而南有亦不剌北有瓦剌最驍勁近邊
往者我以為援今從彼為寇此甚可憂也宜自今以通番納貢為
禁宜足食固邊為久計且間瓦剌之衆乃怨土魯番使謀臣詭利
而誘之使自相疑貳此伐交之術也更遣御史部屬各一員以往
凡邊境道里軍民休戚虜情強弱向背邊臣貪殘虛實及開墾屯
田安邊足食之計與為助議以次奏聞仍齎銀幣以賞陣亡及有
功者彭濟趙載各陞職級原附哈密遺民屬番咸量加賞勞以宣
天子威德比之遠復哈密為力易而所得多矣又請量授牙木蘭
一官賞其同降以懷來者 上深然之既而備要議功中沮之尚
書王瓊主通番復哈密為任八年春世寧乃言且疏且死願效朋
忠因勸 上推親親之心以保民凡用人行政一切斷自 宸衷
毋惑于浮言謂天下事有一人可任者而使衆人參滯訖無成功
有一言可決者而使衆人疑惑訖無定論即有一二任事之臣衆
忌且謗禍不旋踵而循默守位者坐曠津要不恤國家之急 陛
下即欲正之請自臣始今天變人窮盜賊滋起咎在吏戶兵三部
所用匪賢而吏部則擇人以督兵戶部則儲粟以贍兵兵部所係
尤重允當急求其人以克之 上報曰卿所奏朕已具知今邊方
多警宜扶病出領部事免卿朝參世寧又上備邊三事其一請于
遼東大同宣府山西薊州各增設兵將居閒則上壁近京操備有
變則亦調一隅戰守其二請用故都御史馬昊陳九疇副使施儒
楊必進其三請廣屯種興鹽法預收糴以足邊儲 上曰覽奏具
見忠懇但邊兵無事難以掣調今團營已選有聽征官軍惟在將

得其人不必議罷馬昊准起用陳九疇罷足邊儲三事戶部議行
世寧又極言任人圖治今日當務以自盡始終之義然時並多忤
世寧雖久容祈請彌懇 上慰諭不從疏三上乃許致仕馳驛歸
廩役備給如典世寧歸三月復以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召世
寧再辭疾篤猶力對 上關廣嗣續容受直言愛惜人才云九年
秋卒于家壽六十三贈少保謚端敏詔省臣論祭勅有司治葬事
墓在五雲山之陽世寧初常以武精騎射正德庚午服闋赴京至
滄州遇大盜賊刼掠焚殺勢甚猖獗前途孔棘乃避入城中州守
張琦畏不爲意世寧激以忠義授以方略協力捍禦悉城對敵賊
不顧身賊不敢近數日城賴以全自著特日信石淋亭者多言也

卷之五 胡世寧 廿九

正而未諒者多戲也周而若比者好稱人之善也恕而若刻者多
發人之奸也過有甚于此者輕浸麁疏也然則無一長可取與曰
欺人之事弗爲害人之心弗存有利于國之事雖死弗避三者吾
將持是以終身焉而前數者氣質之偏則庶乎其有改也卒不媿
其言世寧嘗曰學以經濟爲主不專在詩文也世寧朴忠直諒氣
壯才雄濟以學問優於經濟嘉靖初慨與大政持論侃侃多建白
雖有所牴牾而不恤其開留城新河閉關棄哈密二議尤稱碩畫
恬淡蕭寧靜質素不浠一出天性幼極艱苦寄食就學在仕四十
年俸居一品被服猶素士也所書稱其論事如結舌草奏如懸河
邵康僖公曰胡公疾惡如讐善則猶已介兩爲公屬吏于書𢒉余

忠孝大節公在兵曹不數月風弊大奸利事條例十五六議不洛
與南海不合論以部功王浚川以爲發其過大不喜薦賢才安仁
以爲侵官亂政怒而訴于朝河西之議詔侵張孚敬彭澤陳九疇
得免奇禍呂化嗣伯下廷議世寧言者謂不得以厚賂故誣朝廷
桂萼變色大沮以故諸大臣皆忌世寧論大禮是孚敬萼說然竟
不肯相依附賴 上明聖憐其忠鯁始終保注云世寧有奏議行
于世其危言正色遠慮深憂天性然也
太常氏曰我國朝名臣雖多然才出而由臣細皆宜未有如胡端
敏公者公之言曰學以經濟爲主其自贊曰有利於國之事雖死
不避信哉吾嘗上稽才臣管子而下於唐吾得李弘憲於宋吾得

卷之五 胡世寧 卅

呂坦夫端敏之才當與爲三然李呂二公乃以李深之范希文相
左爲世所疵端敏之所齟齬者皆非端人則品定勝之首發逆濠
之禍詳辨陳公之誣閉關以棄哈密其英英之氣蓋至今逼人矣

劉司馬天和

劉天和字養和其先南昌人諱彦者從　高皇帝起義兵有功官同知漳州府賜田麻城遂爲麻城人天和少穎敏十歲能屬文十五從父官遊豐城鄉先生楊文恪廉談理學爲世楷模授公舉子業而內奇公以古人期之年十七居外艱器遭誣繫獄久之乃得理出弘治戊午年二十遂舉於鄉公爲人顧長顙聆偉如三國人更游太學所交多名士大夫正德三年成進士授南京禮部主客司主事居二歲餘　天子誅逆瑾於京師多所更置而天和以彦與徵拜御史出按陝西前是鎮陝太監廖堂貪横甚而寵其弟鵬於錦衣相表裏爲奸及天和當出鵬候耶中貲者爲堂請天和正

色不顧既抵陝首榜廖堂不法事於衢衍諭司毋曲徇而又縛其爪翼數人於獄堂陽爲惴惴請一切得自新天和亦與其貌悔小寬之而謗書則陰上矣會堂奉旨于蘭州等處造辦進貢燒餅天和以蘭州爲御史馬溥然所轄辭不往堂遂擬奏天和違　命詔遣官校械繫至京送鎮撫司拷訊天和恐以事委藩司卽就道無戚容堂乃使所親信恫喝較卒且啗之利以求甘心焉長安吏民感天和恩而痛其冤慟哭擁車前後數萬人車爲梗不得發壯者至掊挺行求堂欲捶殺之堂恐稍杜門引避而其家張傑王倫數十人相與嚙臂爲盟護天和行所過傳舍必遇視食必先嘗堂客遣客天和者不得近竟以免而天和之下獄也幸臣寧力爲鵬嫉

與擄天和罪不得遂長繫久之言者多救之乃付法司擬罪當贖杖還職內批特降調竟出爲金壇丞益堂結諸倖倖爲之助也亾何進爲令有治理聲擢滁州府同知時大盗湯毛九等起湖州之孝豐山中蘇爲蹂躪臺臣檄用天和謀平之而天和有湖守之命矣天和至湖則首禮一隱行與謀政所當先夜奏言浙江起運糧原額內坐派京庫折銀米六十萬五石石每正米四石折銀一兩益以官田租重民困益徵輸用此爾偏比浙江惟杭嘉湖爲重湖視二府尤重官田亦惟湖最多正德元年巡按浙江御史車梁奏將京庫折銀米優派四萬石于湖之官田以紓其困併湖原額派均折銀之數共十七萬石有奇[illegible]州平矣至四年布政司議以折

銀米槩派官民田湖民田少賦反增重請自今湖州京庫折銀米石一以官田爲準湖仍優派四萬石如正德元年例部覆從之其民大悅爲湖守凡五年考稱天下第一晉山西按察司副使督學較以母老乞歸養報聞尋得旨别用久之仍故官督陝學益稱職明年遷南太僕少卿尋改太常卿以其年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督甘肅屯政乃條當革者五曰搶免曰占役曰潮場曰孤擬曰侵漁當興者五曰開墾曰墩堡曰牛種曰治水曰屯兵疏上以次報可尋用母老請告不許改督諸邊糧餉先是少師楊一清已借天和鋭爲解於倖臣至是益器重之特疏薦改撫陝西天和前後三涖陝一切利弊晳若鏡炳首疏鎮守中貴人當汰狀寵之因裁損

守令不經之費三十餘事民又大悅令有擅取里中炭一筐者天和廉得之令惴惴解綬去其嚴明如此每出則竊喜相告曰此吾鄉者擁車公也天和出師平洮岷叛番四十二族獲甲首三百函倍之巳又平胡店大盜殲其魁賜白金二十兩文綺二巳又平漢中妖賊悉殲之凡再乞休侍養俱不允總制王瓊偕巡按御史上其勞進右副都御史撫陝如故其明年內艱歸甫服除而總理河道之命下矣時黃河驟南徙歷濟而徐皆旁溢不可以漕天和言黃河自魚沛入漕河運舟通利者數十年而淤塞河道廢壞閘座阻隔泉流衝廣河身爲害亦大邇來黃河改衝一支從虞城蕭碭等縣下出小浮橋口而于榆林集侯家林二河分流入運者俱淤塞斷流不入利去而害獨存明春糧運已迫今宜濬自曾橋至徐州二百二十里之淤塞修師家莊至黃家閘之閘座又行管河郎中主事疏濬諸泉源與運河接濟又請徵調山東河南南北直隸四省夫役及議處工價糧食限各郡縣朝覲官速回任以充委用中明運軍不許多帶貨物以致淺阻復疏請設沽頭閘主事并各閘官吏夫役　上從之賜敕督理司府軍衛俱聽節制又條議治河事宜其一泗州　祖陵坐北面南俱土岡西北自徐州諸山發脉經靈璧虹縣而來至此聚止即今基運山　陵北有土岡南有小岡小岡之北間有溪水漲流其南西小岡之外即俯臨沙湖西有陡湖之水亦匯于此沙湖之南爲淮河自西而來環繞水流去

祖陵一十三里惟東面岡勢正處俯臨平地有汴河一道逕自東北而來上有塔影蘆湖龜山韓柯諸湖及　陵北岡後汜瀦之水皆入於汴河西南有本岡溪水引入金水河經　陵前東流亦入汴河以上諸水每歲水大則衆流會合從東南直河奔注于淮水小則匯瀦於　陵之東南二面四時不涸但過夏秋淮水泛溢則西繇黃岡口東繇直河口瀰漫浸灌與諸湖水合遂淤及岡足左右築堤則西來龍脉交錯北去玄宮密邇關係不細非臣所敢輕議也欲自　陵前平地築堤則積水長盈舉工難措欲東自直河口西自黃岡口上下五十餘里間繕築圍繞恐此堤一成淮河泛漲之水稍能障其旁溢而　陵前湖河之水又將遏之北侵矣乞命欽天監官一員前來相度形勢應築應止伏候　聖裁其一原設壽春王墳北面包砌石岸以防衝決今則量水勢淺深比墳低二丈六尺有餘河岸遠近距墳三百四十餘步且孫家渡既不開通可無他虞但黃淮二水合流泛漲不可不預爲之防請離墳四面各百餘丈外週遭壘土築堤一座砌以石基植之榆柳以防不測但地脉或有所妨而石料不能卒辦當蚤爲之議也其一近年黃河入運僅利濟魚臺南至徐沛二百里邇自魚臺北至濟寧及臨清五百里間俱賴汶水諸泉之利宜大加疏濬務俾勺水悉入漕河其一南旺周遭湖堤已築成一百餘里堪以積水其舊設減水閘壩俱宜查復其一曾橋至沛縣東堤一百五十餘里舊議

砌石以禦横衝今黃河既已南徙開河汶泉水微增堤亦已高厚
毋容更議其一河南原武縣王村廠增築月堤一十里其一孫家
渡自正統時全河從此南徙弘治時淤塞隨開隨淤卒不能通今
趙皮寨河日漸衝廣若再開渡口併入渦河不惟二洪水澁恐亦
有陵寢之虞當如舊閉塞其一蘭陽縣銅瓦廂月河不必再濬葢
黃河水勢難與力爭既已趨北不能復使東注也其一淮安清河
口板閘迤西淤淺河道併工疏濬築爲堤岸其一新庄清江等閘
如濟寧閘例以時開閉其一舊議祥符縣之盤石口蘭陽縣之銅
瓦廂考城縣之蔡家口各築添月堤臣等以爲黃河之當防者惟
北岸爲重且水勢湍悍衝徙靡常其堤岸之去河遠者開或僅存

而瀕河者無不衝決當擇其中去河最遠大堤及去河稍遠中堤
各一道卑者增修缺者補完斷續者接築使北岸七八百里間聯
屬高厚則前勘應築各堤舉在其中不須另築矣但工役甚鉅而
時詘民窮須以漸修舉工部以其議爲當　上從之天和晨夜攷
舟車爲橇檋探求盡得其利便濬淤以故導漕以新疏汴河自朱
仙鎮至沛縣飛雲橋殺其下流又疏山東七十二泉自兗尼諸山
達南旺湖濟其上流役夫僅二萬不淹時而河工就　天子嘉之
會河南饑天和言河南歲派河夫三萬四千六百名堡夫二千三
百七十二名內開封懷慶衛輝三府所屬稍近每歲起夫每夫徵
銀三兩隨夫解送工所給散南陽汝寧河南彰德四府及汝州所

屬隔遠每夫徵銀三兩解赴開封府臨期募夫今河南災傷視往
歲尤甚而河道在庫銀積有十萬六千餘兩足備緩急請將今歲
黃河夫役內附近并臨河州縣曾經調發挑河築堤及水患尤甚
者俱全免一年隔遠未調州縣與汝寧南陽河南三府及汝州全
未調夫州縣各減徵一半以甦民困從之晉兵部右侍郎兼右僉
都御史仍其職及冬入理部事未受代遷兵部左侍郎兼右副都
御史總督陝西三邊軍務事天和至則申軍令豐儲餉廣斥堠選
鋒銳飭甲械士皆踴躍思効先是將內監廖鑾恣橫甚天和聞所
以制馭策而未得也時將獨居深念武弁闒尚文者職巡捕日侍
屏內乘閒跽請曰側覩大人日兀兀焦顏爲念深矣天和愕然曰

汝何知敢妄言如此尚文三四叩首曰尚文誠武夫固稔知大人
心無非爲秦民苦也天和霽威下堂與語尚文因獻制堂機宜天
和多採之自是豢拔識即天和著績邊疆尚文有力也天和奏陳
西邊事宜一自古兵家者流率謂步不能勝騎騎不能勝車前代
名將以車戰取勝者甚衆自國初以來歷年所造兵車至今西邊
諸鎮尚有存者但皆雙輪大車用二十人推輓其行遲遲濡渠險
阻即不能越以是不適於用惟故尚書秦紘改造隻輪小車奏呈
孝廟賜名全勝車其制甚便臣嘗即其舊制稍爲損益其上置
銃鎗砲斧大小兵器以一百五十斤爲準箱前樹狻猊牌兩旁各
施虎盾以蔽矢石二車相連可敝三四十人車用二人更推一人

乾之又二人翼之虜衆即入箭傍車一里之中用十輪戰車名
隨地形環佈爲陣而護騎士于中敵遠則施火器稍近則施弓弩
又近則以短兵接之敵走則遣騎士出追夜則用火箭虜騎攻圍
則火器弓弩四面齊發勢如火城敵不敢近復制隨車小帳令士
不露宿此法若行可以擺列邊墻遏虜之入可以據邊險要虜
之歸較之怯懦將士遇虜下營挑壕釘地者萬萬不侔矣一陝西
會城貯有神臂強弩相傳已百年餘但其矢不存嘗以私見制爲
弩矢其射可及三百步復準漢耿恭之法矢鏃開四尖傳以射虎
藥人馬中之無不立斃又治入筋處令虜不得反射蓋虜之射藝
極精矢無虛發惟此足以制之是亦中國之長技也一寧夏邊墻

三百餘里前尚書楊一清王瓊唐龍已相繼築之矣但其中與武
營一帶七十餘里修築不堅今當亟處至於安邊寧塞二營之間
大虜所繇入者也尚書唐龍嘗議自定南八墩至寧朔墩七十里
創築新墻以杜乾溝深入之路自路朔墩至昌平墩九十里堅修
舊墻以衛舊安邊孤懸之勢而總兵梁震奏於乾溝要路大加剷
削乾溝之中挑挖壕塹以制虜入此二者皆要策也總之三役並
興費不過二十餘萬臣猶未敢任也請先其費少而要者在延綏
則乾溝乾澗之工以二萬六千定南寧朔十七里之工以一萬六
千在寧夏則興武邊墻七十里之工以三萬三千共七萬餘金而
足目前之用費不多而將來之益則大矣一興武營之南有鐵柱

泉者方可百步虜每來必至此飲馬居數日而後入及其驅掠而
歸亦至此飲牧數日而後出邊城一大要害也臨泉故有小堡請
增築高大包其泉于堡中嘗以兵百人令一技將之據守其地其
堡外空地極多令堡軍盡力開墾三年之後從輕起科又其旁石
溝有鹽池即令堡軍采食使虜數百里無飲馬之地其勢自不能
深入矣兵部覆奏　上從之先是四月中虜酋吉囊率衆十萬屯
牧賀蘭山後已而分遣其衆入寇涼州副總兵都指揮僉事王輔
率卒八百騎分三哨逐之至塞外孤山墩再與虜接戮酋長一人
奪其纛斬首虜五十七級獲馬百四十匹已虜復入莊浪境總兵
都督僉事姜奭等以涼州兵馳至莊浪與虜五六百騎遇於分水

嶺再戰再勝逐至平嶺虜騎大集奭伏兵分吉佯北走以誘之虜
追奔陷伏中我兵四起遂大敗之斬首虜七十一級奪馬二百匹
酋首旗纛十捷聞　上悅是秋虜入延綏黑河墩蒺藜川等處官
軍四戰皆敗之斬首百餘級虜冬入寧夏打磑等口又敗之斬首
六十餘級虜狼狽遁去捷聞　上大悅命兵部議賞格乃陞天和
總督左都御史兼官如故賞銀五十兩綵幣四表裏餘陞賞有差
是役也虜初大集兵塞下天和策虜瞰我西有備必東犯陰檄總
兵白爵將奇遊二部兵宵行與延綏參將吳瑛合即吾偵堠卒勿
使覺虜果以四百騎入黑河墩邊與爵伏卒遇大敗而去既又入
蒺藜川前與官軍接爵復尾其後擊之虜棄旗鼓奔爭水渡多死

余王之失果如給事言

所獲器械甚衆又入寇家澗爵敗之又入張丞塔瑛敗之邊人禾稼被野得免于蹂躪虜既不得志乃復以輕騎六千西犯寧夏總兵王儆偵知之伏軍打磑口俟其半入輕弓强弩火器四起橫絕其中擊之斷虜爲二我兵益集虜盡棄馬奔渡河我防河卒復以戰艦邀擊之溺死無算戰艦寧夏都御史張文魁所創制也其年爲丙申七破虜明年丁酉十一破虜大和奏固原一鎮爲套虜深入之衝前尚書秦紘修築邊墻延袤千里然虜每大舉入寇尚不能支及尚書楊一清築白馬城堡而後東路之寇不至尚書王瓊築下馬房關而後中路之患得免惟西路自徐斌水至黃河岸六百餘里地勢遼遠終難保障今紅寺堡東南起徐斌水自鳴沙

州河岸可百二十里總兵任傑議于此地修築新邊一道遷紅寺堡於邊內撤舊墩軍士使守新邊舍六百里平漫之地守百二十里易據之險又占水泉數十處斷胡馬飲牧之區而召人佃種可省饋餉計無便于此矣奏至兵科都給事中宋隆禧等言　祖宗之時河套固中國地也自余子俊修築邊墻不以黃河爲界而河套爲虜所據寧夏與山後諸夷爲隣賀蘭山其界也自王瓊棄鎮遠關創爲新邊而賀蘭山爲虜所據遂使延寧二鎮受患至今明鑒不遠人所共惜傑及天和敢于妄議不思新邊既築舊邊不守紅寺堡五百里之地直棄胡中且使延寧二鎮皆在邊外我退一步虜侵一步非所以爲國家深長慮也兵部議疆界不可輕棄堡軍未易輕徹傑等避危就安割已資敵罪不可辭誠如隆禧所奏
　上曰移築邊墻往者總撫大臣屢嘗舉行勞民費財迄無成功天和何以蹈襲故轍無事生擾姑貸不問傑掇與妄議棄捐舊邊奪俸半年十八年禮部祠祭司主事許論疏言成化以前虜患多在河西自虜據套以來而河東三百里之間更爲敵衝故寇平固則犯花馬池掠環慶則踰花馬池之東入靈州等處則清水營一帶是其徑矣論者以固原爲堂奥響水溝至花馬堡爲二門花馬池爲三門今不守門户而守堂奥非計也臣嘗籌之若移總督于花馬池大建城堡添設參遊分屯重兵于清水興武等營令三百里之間旗幟相望刁斗相聞其鐵柱泉等處重建墩堡此亦捍吭

先制之計居中取便之法也兵部以其議行各總督等官議處於是天和條列其事以聞其一謂總督之設原爲居中調度各鎮兵馬是以駐劄固原不宜偏守北地況河凍之後虜隨處可入不止花馬一帶當守有如虜見重兵在北腹裏空虛大衆牽制在邊潛以精騎數萬直擣平固臨鞏總兵還救不及其若之何宜于大虜駐套時則總督于五六月親赴花馬池統調諸軍禦之鎮守陜西都督則出駐酌中近地以通防各路候調應援巡撫亦照舊規前赴固原調度兵食是亦不失論原議之意及套無大虜則仍居中調度爲便其一謂延寧二鎮延袤廣濶其間城堡如延綏定邊營一帶有相去九十里許者宜于適中之地以漸修築墩堡使聲勢

聯絡足堪保障其一謂寧夏新築鐵柱泉堡殊為孤懸操守官軍宜改守備以轄之靈州叅將移住清水營固原守備移住平虜所虜防禦嚴而地方可保其一謂鐵柱泉堡宜撥足舊軍五百仍以地召軍五百附新設守備統領其一謂套虜每從延寧深入二鎮之將竟莫能禦者以失事之咎獨歸內地將領而彼無預故也嗣後有失事者並與內地將領同有保障之功者例覈是陞賞亦不必盡拘斬獲兵部覆奏可行奉旨從之先是亦刺同類相讐其酋奄克乞我來川住牧至是亦刺卜陸王楠字力勿還為回夷所敗遣使叩塞願與奄克同住且言西番侵之欲與交惡天和言亦刺之部素稱衆強弘治時土魯番占據哈密都御史許進啗以金帛

令擊走之正德時土魯番犬入肅州副使陳九疇檄使亦刺令襲其三城擄掠萬計土魯番聞之狼狽而歸肅州之圍遂解其為我用久矣且土魯番入寇必藉其力是又能為我國輕重也今及其兄弟困窮之秋從而撫之感恩自倍我如不受必折而入于土魯番為他日憂矣而甘肅撫按丁汝夔顧監則疑其詐與西番交惡為合勢內侵之計兵部并上其章　上重其事令總督等官詳議定計以閏六月平虜城將士偵知虜候月滿渡河天和親至花馬池分兵按伏迎戰虜敗走河上伏兵起大敗之多赴水死者斬首二十八級兵部覆言邇日套虜習水善浮渡夏以為患今天和目睹親蒞花馬池調集兵馬諸將士戮力乃能挫其鋒俱宜獎賞

上錄其功賞有差虜酋吉囊擁衆數萬繇延綏西路定邊營入寇時諸鎮兵悉分布守邊虜乘虛攻固原城分兵四路掠殺甚慘會天雨浹旬道濘虜騎不得騁弓矢盡膠陝西總兵魏時督兵分道邀之虜始引還至黑水苑延寧並任總兵周尚文盡銳攻之自巳至申凡三戰勝負未決吉囊子號小十王者驍果而輕率其勁卒三十餘人馳衝營中堅為我軍所殲虜衆遂奪氣斂去寧夏總兵任傑副總兵陶希臯復選銳於鐵柱泉迎擊之追奔出塞斬獲甚衆是役也以八月二十一日入境九月十二日始出初至其銳諸將莫敢攖其鋒虜乃深入內地縱橫鹵掠既遇霖潦旋虜欲且饜顧惜輜重兼易我軍并無戰志天和以修省詔旨嚴切而諸將畏

縮慮重得罪乃斬不用命指揮使牛斗鄧斗十二人時周尚文已奉旨革任特檄召之激以忠義尚文感奮遂有黑水苑之戰軍氣乃振而三鎮斬獲至四百四十餘級虜所擄獲亦復失亾過半於是天和及各鎮巡官以捷聞　上大嘉之曰虜歷歲寇邊猖獗滋熾天和等調度悉力驅逐斬將擒王功幾五百此役前所未有總督巡撫鎮守等官俱賜勅獎天和加太子太保廕一子世襲錦衣衛正千戶是年破虜數亦如下卤而　天子所推恩天和一加右都御史再加左都御史兵侍郎俱如故進兵部尚書則都御史如故歲三四賜積金幾數百千　上念天和久勞于外改南京兵部尚書亾何入為兵部督團營軍務條陳軍務十事一足軍伍京營之

兵原額十二萬今逃故者四萬有奇猝難清補自今凡有旁枝戶丁堪補充者俱令收入一革冒濫謂營軍僱役多市井無賴尺籍莫攷許自首免罪若果精壯即改充召募軍役不必盡棄一嚴選替選替之後仍有冒名代替者重實之法一簡精銳東西兩廊官軍通行揀選務足三萬六千員名分為十枝增設叅將四員總之以備征調一重教練凡開操之月于各兵教師人給銀六錢資其勞費并行各邊地方每選二三十人諳武藝有膂力者赴營練習一定人役凡營中大小官員隨從人役多寡有制不得妄役一專責成謂兵旣簡補宜令將領練習如法提督大臣時加閱視第其勤惰以為賞罰一定賞格請每歲于太僕寺動支草場銀三千兩

以給犒賞之需一精器械舊規京營出征盔甲鎗刀皆外衛歲造解納朽鈍不堪應敵乞令廠局自造仍炤三邊以火器及神臂強弩相兼弓矢為用一製戰車請訪全勝輕車制炤舊造隻輸大車以備戰守一設公署城中無公所春秋操演外不得會議軍務戎政悉歸武臣私宅積弊擅權乞以帥府為公所有事至府中會議疏下兵工二部覆如其言得旨增設叅將待軍伍備足再奏營中賞例循炤舊規行餘皆如議惟戰車不准造時中貴人大將多所私役朘其廩以空名予營天和力欲清之而諸共事者為首鼠兩端以泥天和天和鬱鬱不得志會報虜將大入天和日夜治軍不休因以成瘁疾虜去乃露章懇休　上啓而許之特賜馳驛歸歸

二十年而卒所著有問水集閩陝奏議安邊錄督府奏疏若干卷天和于度必究有以應才凡所歷去後必有餘澤遺蹟為人所稱述至于治水防邊功能尤著在河道曾手製乘沙並水等器在陝嘗造單輪車及訪火器三眼鎗等後人多遵用之嘗其初游太學布袍敝一蒼頭僮潦倒諸生而麻城令有世好者業先造公請邑事公第以邑所當創革語之不及私也令歛里甲貲為諸衆子費獨謝不受倍遺之亦不受及貴而宅憂家居將三載矣靡一紙官府也生平所歷皆膴仕而最後以軍興法治全陝人視之泉府矣先人之田廬無少增故所薦大帥某織金幣為壽天和已告老力却之且報書以為戒俄人之感知者選瓷器遺天和天和怪其精

曰得非上方物耶吾書生安用此遂辭之以明非己好也衆進士而中貴人璫用事於衆中目屬天和異之又問知其同姓以宗氏刺投之天和不報已咲之美官亦不荅其入而督營務也距京師三舍許則與人陶仲文以戚屬禮遣剌迓天和曰與若主胡戚也誤矣亟返之天和之歸仲文與有力焉天和又名能知人其識故相太保桂萼故將太傅周尚文皆自其微時云天和在三邊上封事請設險以附內除戎器以備外于是有乾溝乾澗諸土墻塹隄之設初延寧間原有三邊城東抗河西過套地東古城諸城又西過東勝州紅鹽諸池遵花諸城駱駝山和兒水至定邊墩止凡延袤千二百餘里又北間延綏撫臣余子俊所修定邊墩又西過花馬池舊城又西至橫城堡凡三百里成化間寧夏撫臣徐廷璋所修是為大邊東抵河起焦家坪西過神木諸堡又西過榆休城又西過乾溝澗至三山饒陽水堡袁祝大邊亦子俊所修饒陽至昭門西過甜水堡過響石溝逾徐斌水清沙峴至靖虜花馬岔西至河止凡千三百

毛伯溫

毛伯溫字汝厲毛之先爲浙三衢人宋初曰休者來守吉州因家龍城其後遂爲吉水人伯溫娠時嘗夢見寶塔色相具備稍長輒有異識提學副使邵寶奇其文正德丁卯舉鄉試明年第進士授紹興府推官每斷獄委曲詳愼務中人情不深文以矯名郡人呼爲毛青天詣者咸求請伯溫或史事疑似帝制與權轄不可致詰者必相觸以是拇判嘗半越中辛未徵拜河南道監察御史巡按福建在布政其用賄入爲大理卿伯溫諭勿不貸郡縣徵民賦率廣額外羨曰舟車耗息幾埒正賦伯溫言積弊正役于故嘗丙子巡按河南禁諸司人和買諸司有所科差必親按勘如均徭大戶皆酌丁稅爲準鎮守太監孫某往在山東訐御史得直人多畏之至是市猾羅求匿其府中爲姦利伯溫發其罪狀窮逮頗急孫怒謂人曰是鉗辱我我將甘心伯溫聞之一日至其府謂曰吾未朝食易食我食我必宴樂醉飽始得孫不能測張具食食半謂曰外間聞公有言故來相就能待吾食已耶孫驚曰是何言是何言公天子法官也吾何敢伯溫哂曰我固知無是事也聞公在山東訐御史費金二萬乃得直御史爲公訐逐行名人多憐之公既失利且誰不切齒者吾知若有懲也相與大笑痛飲而罷戊寅巡按湖廣壽王軍校凌官吏虐民一繩以法仍請詰治輔導官無所縱洞庭水寇出沒湖中剽掠郡縣巡徼與邏湖官佴互相抵諉寇不可禦伯溫移守備武臣居岳州兼統之患以息明年宸濠反督兵九江斷上游奔逸已而果獲殘黨賜勅加俸湖廣祀河南時事孔棘然政體練達激揚有方至今湖南北婦人孺子談稱奇事必曰是出毛御史雖踵訛言不易以他姓也河南湖廣兩週比士曲防精鑒得人爲多辛巳　世宗皇帝卽位太監張銳張忠十九人姦罪敗露論獄當斬其黨陰庇假沔奏牘冀得易辭伯溫上言忠銳輩在正德間穢濁朝政誤國不忠使先　帝堕德不光人人痛憤　陛下卽位之詔歷數其惡天下鼓舞如月再中今復緩十行刑坐視詭法豈新政所宜有哉此必司禮太監蕭敬韋霖同惡相濟默與黃綠蓋其利害相關俱欲掩飾臣謂敬霖不誅恐詔不信于天下也疏入中官爲屏氣壬午擢大理寺右寺丞甲申轉左寺丞丁亥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寧夏寧夏北隣套虜恃兵爲命有能銜前標軍三百人歸營諸司無敢以兵自衛簡屯田沒于河者蠲其軍租夏地早寒禾黍未實而霜隕禱於神仲冬始霜歲大熟未幾大獄事起以伯溫嘗在大理例當坐論未受代宗室以下三千餘人上疏乞留不報戊子罷職歸壬辰九月用薦起奉勅提督鴈門等關巡撫山西未行十月改提督薊州等處邊備巡撫順天未上十一月改理院事明年三月陞右副都御史四月同吏部考察京朝官六月以詿誤復罷歸是年伯溫始五十有二而父母皆無恙歲時奉觴鄉人榮之甲午十一月丁母憂乙未丁父憂丙

申、皇太子立、將詔諭外國、上以安南久缺朝貢、詔使不通、議興師責問、而難其人、廷臣舉伯溫可任大事、丁酉春以右都御史名伯溫懇辭不允、復遣官促上道、不得已拜命、五月至京師上疏言朝貢不至、繇莫登庸爭亂所致、宜馳檄問罪而赦其脅從、交酋且獻誠矣、其或不恭、必行天討、則諸方畧不可不圖、謹上六事、曰正名、曰用兵、曰用人、曰理財、曰明賞罰、曰一事體、以廷議不果行、有旨理院事、是時雖逾大祥、猶托疾乞終制、八月服闋、始視事、十一月陞工部尚書、奉命提督天壽山工程、諸陵石柱道遠車推勞費千萬、伯溫以意制八輪車前後聯絡、隨地險夷為低昂、工作易就、上聞之喜、賜綵叚銀勺、戊戌復議安南、陞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上五事、欲均管轄以便行事、處錢糧以急濟用、備官屬以供委任、破常格以作銳氣、懸重賞以激人心、大約申前說而增未備條以議不果、協理院事、己亥春、聖駕南巡、慮宣大諸方切近畿甸、勅伯溫總理整飭宣大山西三關軍務、伯溫至邊、簡將帥、嚴間諜、峻關隘、增斥堠、均犒賞、上言大同以北、川原漫衍、非城堡不守、往年巡撫張文錦議建五堡、叅將賈鑑不能和拊士卒、激禍隕身、是後論者、競以五堡為諱、伯溫謂昔之僨事、繇處置失宜、勞逸不均、非堡之害也、然興復城堡、必先召募軍士、須得應召兵三千餘矣、則立五堡、漸可底績、上是之、於是即舊弘賜鎮川二堡、廣之於鎮川東增堡曰鎮邊、弘賜之西增鎮虜鎮河二堡、堡相去各二十五里、即以新軍實之、蠲腴田之租、使之屯耕、以一叅將督五指揮分守之、先是虜入大同無虛歲、至是五堡橫峙、聲援易及、警報鮮至、五月還院、以皇太子恩賜祖父母父母如其官、廕一子國子生、其年當考滿、陞加太子賓客、仍協理院事、秋七月、復同吏部考察京朝官、八月、上決意南征、加伯溫叅贊機務、九月、同總兵官咸寧侯仇鸞南行、十月、兵部論五堡功、陞太子少保、賜銀綺、復廕一子國子生、伯溫因條陳議處六事、一曰正名、安南不庭、皆繇莫登庸篡逆、命將出師、為討賊也、宜先移檄省諭、脅從者許其投首、有能斬賊者一體陞賞、若賊首來降、臣等即當奏聞區處、待以不死、如怙迷不悛、必盡殲無赦、伏乞明載勅中、容臣等奉行、二曰用兵、廣西田州思恩泗城左右江等處、及湖廣永順保靖、四川酉陽等處土兵、皆驍銳可用、恐所過地方騷擾、宜責各守巡官統領禁戢之、兩廣總督都御史責任重大、宜簡用碩臣、以圖共濟、雲南各府土兵、必得黔國公印牌方能調用、既調之後、責付總兵以統布巡撫都御史以贊理、廣東江西浙江福建等處官兵、不可泛調、宜聽臣選摘、貴州總兵李璋、廣西副總兵張經、叅將沈希儀、皆謀勇素著、宜聽委用、廣西由憑祥州入界首關、經下隣站、濮上站、過富良江、即東關矣、廣東由欽州一日至永安、雲南由蒙自縣兩日可至蓮花灘、三道刻期並進、期在討賊、戒勿妄殺、今日將士以先入安南擒斬賊首為奇功、若故縱真賊及妄殺無辜者、以軍法重治、

其論功賞格宜勅本兵預定三曰用人乞勅兵部選才幹部屬官
二員隨軍贊畫酌處旗牌盔隨官舍天文陰陽通事醫卜若干名
以備委用其各省三司及府州縣正佐官員聽臣臨時取用四曰
理財乞勅戶部通行各省布政司凡征完京折未解者福建江西
浙江兩廣則輸廣西南寧府貴州湖廣四川則輸雲南臨安府各
省督餉官及今秋熟買米貯倉其嘉靖十六年江西湖廣兌軍糧
米預行扣留若干改運南寧府仍查納粟事例并開中兩淮鹽課
及發太倉銀兩通算得四百萬庶可紓目前之急五曰明賞罰法
曰賞不踰時罰不遷刻軍中之賞小者金帛大者官爵宜勅吏兵
二部將文武官職劄付給臣若干仰于軍中拜官陞賞至于行罪

酌其輕重必罰無宥六曰一事體卽今三路進兵官屬將士數多
若號令不一何以兇濟凡文移通行各宜同心協力紀驗之時微
功必錄毋得自分彼此各持所見致悞軍機違者聽臣參奏疏上
俱依擬行庚子夏至廣備求討畫安南者始安南黎利代陳而王
四傳至晭爲陳暠所殺晭無嗣國內爭亂其臣莫登庸父子割據
其地黎氏舊臣鄭惟瞭等告變且以黎寧爲請登庸懼納表乞降
朝廷遣官廉之未得至是勅伯溫得以便宜行事且視誠僞爲行
罷議者多主黎氏欲乘釁取地郡縣之伯溫旣集羣策乃馳檄安
南臣民諭以朝廷興絶繼滅之義討罪止于莫登庸父子有能取
郡縣來降者卽以其郡縣與之擒斬莫登庸父子來降者賞二萬

金官願秩申告再三又諭登庸父子果能束身歸罪盡籍其土地
人民納欵聽命亦待以不死夷民上狀爲莫登庸送欵者甚衆伯
溫懼夷性叵測未可輕信下令籍諸省土漢狼達水兵二十餘萬
兩廣分三道以入一自憑祥一自龍州一自思陵而以歸順欽州
烏山三哨援之分奇兵爲二哨烏雷山等處兵爲海哨雲南分三
道白蓮花灘以入利兵儲糧刻期待發九月至南寧擇地佈營登
庸聞益懼屢使請罪且言黎氏已絶無可推擇朝廷曲赦其死願
歸欽州四峒故地世世不朝貢正朔如例辭極悲懇伯溫念安南
罹禍已久。聖天子全覆宇宙不忍一夫失所平其叛亂豈以貪
利土地爲心且窮治太容非羈縻遠夷之道遂定計以十一月納

指斥御史之失是掌憲事

降鎭南關至期築壇具儀登庸率屬繫頸徒跣北面蒲伏獻降表
候命遣姪莫文明代詣闕下伯溫爲疏請　上從之以登庸爲安
南都統使分治其地處惟瞭等內地厚予田宅訪黎氏之裔館之
他州進伯溫太子太保加賜銀綺詔班師明年八月促入院九月
自陳乞休不允壬寅正月至京師辭免進秩　上慰諭有加伯溫
益感激舉時弊當釐革者列爲八事一禁酷刑謂今御史不知詳
愼刑獄動憑捶楚立威致使無辜之民斃于杖下傷天地之和失
好生之德甚非盛世之所宜有也宜一切禁之二愼舉劾御史舉
劾吏部憑之以黜陟乃或舉者多至十數劾者不及丞尉假公濟
私毛舉塞責甚不稱風紀之職宜著爲令舉必以上賢而劾不下

五品以下
原得今問

最宜中明

優達白而
不議處一
二共說不
行

五品毋令枉濫以滋姦弊三推擾御史以廉査爲職所在務宜
新歷項或劾委屬官分行州縣不惟迎送勞午倚勢作威或計賍
毗以中傷善類或望風旨而微文出入害不可言宜痛革之四懲
豪勢今鄉官淸修苦節者固多而憑倚恣睢者亦有若縱而不問
非所以著風裁明憲紀也宜少加懲創五省繁文凡御史出巡類
有造繳文冊費踰千金然不過文具而已自今出憲綱考語外一
切虛文通行釐革以敦實政六明職守巡撫巡按及中差御史各
有職掌其截風憲事宜極爲明備宜各遵守不許侵越違異七正
士習學校士生倚藉衣巾臧否人物甚或兄事風生挾制官府宜
嚴督學官令其遵守臥碑以敦習尚八備兩造不備而欲民

卷之五　毛伯溫

無冤不可得也民有曲抑悉宜聽其訴理毋主先入之見偏執曲
斷奏入　上曰朕恒念天下蒼生不得其所祗因有司官貪酷肆
行有司善惡無所勸懲祗因巡按御史不得振揚風紀舉劾失實
御史臧否不分邦縣都察院考覈不嚴吏部不公黜陟該科不行
糾正政體相維本無難覩乃上下不能盡職失朝廷設官初意國
家何賴焉覽奏具見振飭綱維切中時弊朕心嘉慰所陳悉允行
務從實振舉所在巡按御史卽宜精白奉揚勿負朝廷簡命如或
故違重治不宥伯溫又言撫按所屬官員六品以下罪狀顯著者
卽自問黜不許縣劾　上允其議是時巡按遼東御史胡其縱左
右受賄伯溫劾罷之朝廷紀綱爲之稍振北虜犯邊兵部有所建

白必令伯溫覆議以上虜嘗越三關畿輔震恐伯溫以都城無郭
恐一旦倉猝無備復言古者有城必有郭城以衞君郭以衞民
太祖高皇帝定鼎南京旣建內城復設羅城於外　成祖文皇帝
遷都金臺當時內城足居所以外城未立今城外之民殆倍城中
思患預防豈容或緩臣等以爲宜築外城便疏入　上從之勅未
盡事宜令戶工二部會同速議以聞該部定議覆請　上曰築城
係利國益民大事難以惜費卽擇日興工民居葬地給別地處之
勿令失所十一月理兵部事往時諸邊將領轉遷計納賄厚薄爲
近速莫不稱貸以行謂之債帥帥不能償輙假科條沒入軍士衣
糧腹剝日甚以是邊兵貧弱不支敗衂伯溫謂此弊不除雖有奇

卷之五　毛伯溫

策不可取效痛禁抑詗發以杜倖門伯溫又以善撫士卒者不爲
優恤無以激勵人心會宜大總兵張達李褰被逮乃上言達褰善
撫士卒近日山西失事重大朝廷不得不問今俱械繫詔獄待命
誅夷被逮之日士卒號號如失慈母一告永棄不無可惜乞令戴
罪立功其紀功官勘報至日令參候在部候明年有警果能奮勇
成功另行查議詔待法司訊鞫而請伯溫又言馬政五事一營馬
多以貧軍領養往往減尅草料偷賃騎馱以致倒損數多今宜申
明舊例務選殷實壯軍領養過有倒損其責罰輕重等俗依邊方
驛馬事例以領養年分久近爲差一舊例提督少卿每半年閱實
隊官以下瘦損倒死馬數通爲什伍條格甚嚴人知提惴至嘉靖

十七年武定侯郭勛奏改前例限數稍寬以致後來倒損太多毋
月不下三百餘匹今宜申飭如舊一寄養馬匹一遇調兌揀退中
有瘸盲瘦羸不堪騎乘徒費飼養者皆緣養馬人戶暴殄所致請
選差御史一員查照本部先年題准事例逐一揀汰前項不堪馬
匹責償原價或以領養年深者量從寬減仍著為令御史每三歲
一差一中外馬草料不贍以致倒死數多今後遇給邊方馬匹許
督撫官奏討草料其京營馬匹草料宜令給本司以杜侵漁一舊
例凡倚借等項應罰馬者多以貧老寒苦官改令納價銀十兩貯
寺聽用得旨允行又集廷臣會議上防邊二十四事一請發太倉
銀十萬兩兵部缺官柴薪銀十萬兩令取兵四萬發太僕寺馬一

萬匹馬價銀十五萬兩令市馬萬匹稍分給宣大山西保定四鎮
一大同鎮城迤北自鎮邊堡西東抵老營鎮暗門頭抵楊和後口
捨風崖又自鎮河堡西界抵老營堡接境中宜鑿壕塹崖築墻修
堡請下督臣趣為營繕許以原發賞功銀備經費一令戶部運京
通二倉米二十五萬石給宣大以賑饑困一各鄉民有謀勇自相
團給者宜如尚書許讚議官司止籍其名毋得科擾與虜首功論
如例其所奪獲貲畜一切予之一各邊歸正人口宜信賞厚勞禁
邊吏毋得侵暴其有能馘虜者或率黨類來歸者宜加不次爵賞
以招遠人一宣大山西養馬舊例每歲夏秋下場不支草豆近年
場地既為虜據調遣復無暇時請令戶部量發銀十萬兩專備三

鎮養馬支費事寧如舊一三鎮俱缺火器而大同兵械尤稱不足
請令工部如數督發一請令督餉大臣計畫行軍供餽或計日預
給乾糗或隨支輕賚銀兩或隨地處備芻餉免致臨期煩擾徒費
無用一宜預調延綏寧夏固原遼東銳卒六枝枝三千人趣赴宣
大督府聽用度支給其軍費一轉戰追奔變在呼吸我軍戰捷取
首往往為虜所殺宜另設銜鋒破敵一科選敢死士數千人為兵
鋒優其廩犒遇虜用以先登論功以摧陷為上不貴斬獲一宣大
偏保河南山東已有總督文臣居中調度宜增設武臣一員俾之
協力防禦事寧另議一海內廢棄將官除罪至殊死者弗議外請
自總兵以下千百戶以上不分京軍立功革職閒住等項但有熟

諳邊務曾經戰陣者許自備鞍馬隨帶家丁道路續食期以三月
赴宣大軍門視其衆寡或附諸將或自為營遇警令其獨當一面
果策奇勳不計前罪如例陞賞一請令吏部查覈罷任文職不拘
致仕閒住養病為民謫戍等項俱有才具堪濟邊用者果經論薦
即覈其年力徵詣闕下以備任使一士不用命克敵為難乞勅總
督大臣凡兵交有臨陣退縮及逗遛不進者自都指揮以下即斬
以徇衆總副參游等官則責甘死罪狀令破賊自贖其士卒畏縮
者亦許總兵官徑行處斬一諸臣建議足食之策言多可採請下
戶部條其可行者一各邊軍士來告錢糧空乏之請幷令戶部總會
歲計出入極弊之源與所以通變之法並閱實各邊主客兵糧所

需費耗亟爲議奏一諸建議籌邊至計固多但閫外之事不可中
制凡一應事宜請悉聽督臣計畫許以便宜從事一請嚴緝奸細
有能捕獲者陞賞如擒斬例並將所過官司坐以失察之罪居民
容隱者拏戮之一請令京營將領除管操外分曹操演所部人馬
有警即以次調發所需行糧戎器主者預爲處備一宜大山西直
隷附近居庸紫荊倒馬一帶墩宜行督臣修築河南山東腹裏州
縣聽民自便其諸臣所陳因時設險之策諸令督臣參酌行止一
巡撫兵備守巡守令均有地方之責近者各鎮失事守巡兵備不
與其罪似非政體宜與本巡按守令通論功罪一各邊軍舍餘丁
有能出邊斬首虜者除焰倒陞級外宜仍加重賞以作勇敢一州

縣民壯舊額太多宜行督撫大州縣增至千名其次八九百名又
次六七百名最少五百名一前奉諭旨守邊將領失事律有正條
若衆寡不敵牲畜被掠及殺戮沿邊哨探樵採軍士不係境內者
毋妄引被賊入境擄掠人民律若奮勇迎敵致虜奔敗者雖斬獲
不當損失仍以功論毋妄引損軍律宜申飭各邊永爲遵守議上
俱報可伯温又言屬者　陛下軫邇阽之急總督大臣並署文武
謀勇相資事宜允濟矣然臣猶有過慮者四自古閫外之臣彼此
調和則士豫附但事權相埒則嫌隙易生可慮者一自古命將出
師最忌中制若往時奏請必致坐失機宜可慮者二近年邊務廢
弛已極非旦夕可以責成恐言者隨議其後可慮者三總督大臣

得專生殺諸將往往不遵約束遂故求引去即加以罪亦所甘心
可慮者四臣請特詔二臣宜同心決策共濟時艱軍中一切機宜
不從中覆雖有小失朝議宜諒其心二臣宜盡心展布無恤其他
即有人言宜自省待命不當懇求引避所轄自總兵以下有所抗
撓即許論斷如法如此二臣不能竭心畢力以靖醜虜則當治以
不效之罪　上嘉納伯温又預陳防虜七事一各邊正奇游參兵
馬原有定額邇者徵調則伍籍稱虛給餉則額名俱在其爲耗蠹
莫此爲甚乞勅總督鎮巡諸臣覈其軍實新舊登減之數并畫區
補之法以聞一千里徵兵供億不貲况一經調發則彼實此虛兼
之警報東西不時未免疲于奔命宜飭邊臣預探遠瞭知虜所向

專力爲備有警則隣境策兵援之一延綏之兵素稱驍健舊議於
游兵外增募二枝以援山西後以節費減半今宜仍足二枝增設
游擊將軍一員其糧餉軍器馬匹所司爲給每遇防秋新舊更番
守援一招降詰奸倡勇設險具有成議第宜申飭督行并令守臣
選將料兵計儲修備一兵糧原自相當比者兵以逃絕而避糧以
虛費而靡蓋自放支則視舊籍按伏則論一枝不及叅對耳今宜
通查禁革一嚴訓練以習兵將一省工役以蘇民力疏入悉議行
總督宜大侍郎翟鵬以虜報旁午請調各鎮援兵令延綏一枝駐
黃甫川其遼東者駐居庸薊州者駐紫荊保定者駐故關及山東
長槍手河南毛葫蘆俱聽取用伯温謂審如鵬言盡掣全陝薊遼

之兵獨守宜大山西不知各鎮有警何以待之且望援之心重則
自厲之心輕惟延綏游兵二枝爲山西添設者及長槍手等兵可
聽其徵發　上從部議一應邊備事宜卽諭鵩會撫鎮諸臣從實
舉行其誤事者罪無赦甘肅近邊各種番夷糾衆攻打莊寨殺掠
人畜據險抗敵時巡撫都御史唐澤欲乘時追勦以懲兇悍除民
害總督侍郞張珩則欲宣布恩威待時勦定伯温言禦夷之道貴
于趨時應變之機成于多算番夷梗化實切腹心急之則驚變易
成緩之則滋蔓難制茍一調停無法撫勦兼失徒開邊釁自損國
威宜行各鎮巡等官練兵治具固守地方一面多遣官通人役宣
布德威陳示禍福若各番畏威悔罪許令獻出首惡追償原搶財

物以贖前罪或怙終負固務要追勦從長計議相機處分不得互
相與同往復請奏以致失機務事　上從部議是時虜報沓至京
師戒嚴伯温及成國公朱希忠給事中戴夢桂張元冲御史楊本
深胡汝輔及山西巡撫曾銑等先後各議防守事宜伯温議上八
事一京營薊州延綏迤東及山東河南調至兵馬須屬文武大臣
總督一令督兵官部屬將領統領營軍于郊外結壘防禦仍遣九
卿大臣分守九門一郊外挑壕壕邊堆土土上用鹿角柞壕外設
品字窖四郊盡用此法如鹿角柞不足以戰車或大小車補之一
本部主事劉鳳池劉燾俱有膽勇籌略可委軍中贊畫一有能擒
斬虜酋及勾引爲虜門者俱破例陞賞一京營坐營及叅將千總

等官得自選兵聽征一諸人有智勇肯戮力報效出奇破敵者照
加陞賞一通州倉及馬房草場糧芻當令戶部議處悉如議已而
奉勅提督團營軍務時營丁耗方議招募伯温上言兵貴精不貴
多都城招募良民未必肯行而買豈游食緣以括利莫若簡閱爲
先又言兵不用命以法令太寬上無節制故也夫退無必死之患
進有不測之危孰肯冒鋒鏑以致命哉如涉逗遛自都指揮以下
斬首以徇將則令巡撫狀罪以聞如是而威不行者無是理也親
軍衞士多勳戚中貴子弟怙勢干寵名實莫究冗食濫爵未有甚
及者伯温銳意清汰怨讟日起不爲動伯温善任人有所咨詢虛
已相下卽厮卒皆得盡言以是將領勇怯賢愚無不周知應制九

轉不少耗各諸邊兵力財用不足疏至卽議發遣無邊制之患用
辰六月以一品考滿進光祿大夫柱國給四代誥命十月巡撫順
天都御史朱方以邊境無事乞罷戍兵已而戒嚴方得罪伯温亦
坐是罷爲民歸家二月疽發背卒垂卒郡邑大夫來問疾危坐談
國家事不少亂鄉人問訃無少長咸太息嗟惋伯温平生當達友
愛和易易與與人居言語傴嫗不爲崖岸急人之難援之不克悒
悒如有所失以是宦遊四方無問識與不識鮮不願與納交者爲
字沉緩臨大事剖疑析奸聲氣不露言人之善若出諸已卽探文
削牘有爲增一言易一字者終身念之不忘故能所至有聲動無
敗事建五堡時人爲之危而堅任不惑及征安南倖功者謂伯温

必有與望然卒奉 上德意保全生靈兵不血刃師不羸糧妖定
偸亂懷服南土未皆張皇變幻詐飾觀聽雖孫吳受成筴亦其謹
厚恩慈出于天性然也
太常氏曰余觀吉水之御鎮守中官綽有妙用其論葛敬韋彩誅
有力量豈其剛柔並用邪張文錦以五堡之築彼禍而吉水築之
以收成功莫登庸以割據之勢爲亂而吉水繫之以無血刃乃其
稔于五堡必築之勢審于文錦被禍之繇而登庸割據之計且行
交趾之人心未附一臨之以兵必且洶懼請命爾然其不畏難不
費功其明敏豁達有足多也若其所陳猾革時弊八事則至今猶
所當申明者

此事必有
所授

王新建守仁
王守仁字伯安紹興餘姚人父華舉進士第一官南京吏部尚書
母曰鄭夫人當娠而王母岑夢神人衮冕乘五色雲下抱一兒授
之岑失手墮地蹶不能啼岑以氣嘘而啼驚寤則已生守仁果蹶
岑乃以氣嘘之而甦王父天叙名之曰雲生五歲而不能言一日
出從羣兒戲有僧見而撫之曰是非凡兒奈何以名泄之王父悟
因爲更今名即能言讀書過目誦十一歲從父華北上一日之市
所與鬻雀者游客熟視之出錢市雀而送守仁歸塾曰少年當
貴極人臣立大功名徧閱宅弟子決其壽夭貴賤後皆驗自是稍
受經術工屬文一日謂其師曰讀書欲何爲師曰取甲第耳守仁
曰讀書乃僅取甲第耶如聖賢何父華聞而嘆曰異哉乃欲令我
愧見之然已負其材氣十五訪客居庸山海關時閲出塞與諸
屬國夷角射因縱觀山川形勝慨然有勒碑燕然志踰冠舉鄉試
益好爲兵凡三舉而爲會試第二人登甲榜使治前威寧伯王越
葬因得細詢威寧用兵之詳然守仁少則夢威寧貽之寶劍既葬
而其子出威寧所佩劍爲謝則宛然如覩矣益自喜謂前朝議方
急西北邊守仁爲策得八事上之言皆剴切尋授刑部雲南司主
事當直獄歲行盡而故尚書侍郎家畜猪飼以囚食甚腐守仁悉
殺以享獄卒及囚莫能詰也出決江北囚事竣明年引疾請告前
是守仁 諸所善太原喬宇河南李夢陽何景明輩切劘爲古文

歸已而厭之因築室於陽明洞中劇習導引而無所得復與諸禪
衲僧往往有所發明久之乃北上道山東而巡按御史陸偁聘之
主試程式文爲諸省冠所得多顯名士補兵部武選司主事時中
貴人劉瑾等方導上爲狎游南省臺臣戴銑等爭之甚切奉旨詔
獄守仁上疏力救之且言緹騎方午拘繫載道即　陛下非有意
怒絕之而下民無知妄生猜懼自今而後雖有上關宗社危疑不
制之事孰從而聞之章寢前旨瑾銜其言切亦下之獄廷杖四十
死而復蘇謫貴州龍場驛丞瑾使人尾之急守仁懼不免至錢塘
乃托投江而輕舟自海至閩入武夷山中出鉛山訪上饒婁氏始
又逾年始之驛諸苗夷相率伐木爲室以居守仁守仁乃益砥勉

於學悟格物致知之旨提學副使席書創書院命諸生師事之始
悟知行合一會水西宣慰有亂萌守仁爲書婉曲諭以利害遂止
又明年瑾誅擢知廬陵縣至則首詢里役察各鄉貧富奸良之實
而低昂之獄牒盈庭不即斷射稽舊制慎選里正三老坐申明亭
使之委曲勸諭勝氣囂訟之非至有泣而歸者繇是囹圄日清在
縣七閱月所示民者大都諭父老使教子弟無令僻蕩而已又立
保甲清驛供杜丞務定水次兌絕鎮守橫斂至今守之爲甲令云
入覲遷南京刑部主事再遷吏部驗封司主事超爲文選司員外
郎明年進考功司郎中是時楊一清爲吏部器守仁驟用之其年
進南京太僕寺少卿分署滁州縉紳之士非篤信其說則惟之以

爲迂僻不堪用而是時王瓊爲兵部尚書獨奇守仁才以爲不世
出會南贛汀漳等處俱有山賊憑險阻爲亂郡邑苦之乃擢守仁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其地守仁至則行十家保甲法務使姦
無所容又以　高皇帝訓勑其父老子弟賊聞而易之弗爲慮也
時自郡邑與臺至守仁左右及麾下將較多爲賊耳目嘗事一有
舉動輒先覺莫可爲討守仁微得老隸最黠者至密室而脅之曰
汝自知當死否皆爲極言賊情寔吾貫汝隸迫乃盡吐其詳守仁
笑而皆之守仁以南贛地連四省山險林深盜賊盤據三之一前
當事者多調狼達土兵動經歲年糜費伱萬有損無益乃使四省
兵備於各屬弩手機快等項挑選驍勇絕羣膂力出衆者每縣多

或十餘人少或八九人務求魁傑或行召募大約江西福建二兵
備各以五六百名爲率廣東湖廣二兵備以四五百名爲率中間
行出衆者優其廩餼署爲將領除南贛兵備自行編選餘四兵備
官仍其原額量留三之二委官統練防監守城其揀退不堪者止
追工食解道以益募賞所募精兵專隨各道屯劄選官分統教習
之如此可無事于狼土之調矣守仁即移文三省兵備剋期起兵
進次長富村遇賊大戰斬獲頗多賊奔象湖山拒守我兵追至蓮
花石與賊對壘會廣東兵方欲合圍賊急潰圍而出指揮覃桓縣
丞紀鏞死之諸將循請調狼兵俟秋再舉守仁乃責失律者罪使
立功自贖親率諸道銳卒進屯上杭密勑羣哨佯言犒衆退師

秋再舉陰遣義官曾崇秀覘賊虛實乘其懈選兵三路乘夜啣枚並進直擣象湖奪其隘口諸賊失險復據上層峻壁雜下滾木礧石以死拒守我兵奮勇鏖戰自辰至午呼聲震地三省奇兵從間道鼓譟突登賊乃潰奔遂乘勝追勦已而福建兵攻破長富村等巢三十餘所廣東兵攻破水竹大重坑巢一十三所斬首從賊詹師富溫火燒等七千有奇俘獲賊屬輜重無算僅三月而漳南數十年逋寇悉平賜勅獎賚方守仁初議進兵諭諸將曰賊雖據險而守尚可出其不意則用鄧艾破蜀之策從間道以出若賊果盤據持重難以兵勉則用充國破羌之謀減冗兵以省費務在防隱禍于顯利之中絕深奸於意料之外此萬全無失者也已而桓等

狃於小勝不從間道故違節制以致挫衄諸將志沮遂請調師守仁獨以為見兵二千有餘已足取勝遂親督亟出竟以成功還師立兵符申明賞罰之法因上奏云古者賞不踰時罰不後事過時而賞與無賞同後事而罰與不罰同況過時而不賞後事而不罰其何以整齊眾心鼓舞士氣誠假臣以令旗令牌得便宜行事而兵不精賊不平臣無所逃死王瓊讀而嘆曰軍權不與此人將誰與也遂奏改提督軍務給以旗牌一應軍馬錢糧事宜俱聽便宜區畫以足軍餉但有益賊生發即便設法調兵勦殺不許延襲為弊招撫賞敵重為民患其管領兵快人等官員不問文職武職若在軍前違期并逗遛退縮者俱聽軍法從事生擒盜賊鞫問明白

即行斬首示眾於是守仁得益展材用矣守仁又以賊久據險為患今雖幸破滅猶當為拊背扼吭之策乃奏請設平和縣治于河頭移河頭巡簡司于枋頭以河頭為諸巢之咽喉而枋頭又河頭之脣齒也且為文撫諭諸賊辭旨悱惻懇至賊酋黃金巢盧珂鄭志高等遂相率皈命餉不足則疏請通鹽法又疏請處南贛商稅先是都御史陳金以流賊軍餉故于贛州立廠抽分許以廣鹽行于臨吉三府起正德六年至九月而止至是守仁疏請暫行待平定之日仍舊停止南安稅商貨于折梅亭後多奸弊仍併府北龜角尾蓋不加賦而餉足已是時南贛西接湖廣桂陽有桶岡橫水諸賊巢南接廣東樂昌東接廣東龍川有浰頭諸賊巢賊首謝志

灼見情形

文成一生用兵此最得策

珊號征南王糾賊鍾明貴蕭規模陳曰能等約會樂昌高快馬等大修戰具并造呂公車開廣東官兵方有事府江欲先破南康乘虛入廣先是湖廣巡撫都御史陳金題請三省夾攻守仁以桶岡橫水左溪諸賊荼毒三省其患雖同而事勢各異以湖廣言之則桶岡為賊之咽喉而橫水左溪為之腹心以江西言之則橫水左溪為賊之腹心而桶岡為之羽翼今不去腹心而欲與湖廣夾攻桶岡進兵兩寇之間腹背受敵勢必不利今議者皆以為必須先攻桶岡然湖廣兙期乃在十一月朔橫水左溪見我兵未集師期尚遠且以為必先桶岡勢必觀望未備今若出其不意可以得志已破橫水左溪移兵而臨桶岡破竹之勢也於是分定哨道指授

方略遂以十月己酉進兵至十一月己巳凡破賊五十餘巢擒斬賊首謝志珊等五十六從賊級二千一百六十八俘獲賊屬二千三百二十四衆請乘勝進兵桶岡守仁以桶岡天險四塞中堅往者夾攻數月無功其所繇入惟鎖匙龍葫蘆茶坑十八磊新池五處然皆架棧梯壑簧緣崖巔坐發礧石可無執兵而禦我師惟上章一路稍平然迂迴半月湖兵從入我師復往事皆非便今横水左溪餘賊皆已奔之同難合勢爲守必力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今我欲乘全勝之鋭兼三月之程百里爭利彼若拒而不前頓兵幽谷所謂强弩之末不能穿魯縞矣莫若移屯近地休兵養威使人諭以禍福彼必懼而請服或有不從乘而蹶之乃可以逞因使

其黨往說之賊喜方集議而横水左溪奔入之賊果堅持不可往復遲疑未暇爲備而我兵分道疾進前後合擊賊遂大敗破巢三十餘擒斬賊首藍天鳳等三十四從賊級一千一百四俘獲賊屬二千三百捷聞復賜勅獎諭因上言横水左溪桶岡諸賊巢凡八十餘在上猶大庾南康中四方相距各三百餘里號令不及以故爲賊所據今幸削平必建立縣治以垂久遠議割上猶縣崇義等三里大庾縣義安等三里南康縣至坪一里特設縣治于三巢道里適均山水合抱土地平坦處仍設三巡簡司以遏要害茶陂復當桶岡之中西通桂陽桂東南連仁化樂昌北接龍泉永新東入萬安興國宜設關隘保障令千戸孟俊伐木立栅移皮袍洞隘兵

而益以隣近隘夫守焉議上悉從之縣名崇義守仁進兵横水時恐浰頭乘之乃爲告諭頗多感動惟池仲容曰我等爲賊久官府多不可信告諭何足憑待金巢等無事降未晩也金巢等至乃釋罪推誠撫之各願自報於是擇其衆五百人從征横水既破仲容等始懼遣其弟池仲安來附意以緩兵守仁佯許之北征桶岡使截路上新地以迂其歸内嚴備而外若寛假陰召被害者畫策皆言池氏内猾兩經兵勦無功嘗言狼兵來須半年我避不須一月其倚又不久也乃密畫方略使歸候期及桶岡破賊益懼陰爲戰守備守仁使人賚賜酒牛以察其變賊度不可隱則詐稱龍川新民盧珂鄭志高等將行掩襲故豫爲防非虞官兵也守仁陽信

之因怒珂等擅兵讐殺移檄龍川將討之賊聞信懼且半復使來謝會珂等告變守仁欲藉珂以紿三浰密語珂曰吾姑毀狀汝當再來來則受杖三十繫數旬乃可珂喜諾至是珂再至守仁佯怒數其罪狀且將逮其屬盡斬之而陰縱其弟集兵守仁先期召巡捕官佯曰今大征已罷時和年豐可令民家盛作鼓樂張燈火爲樂又曰樂戸多住龜甲尾恐招盜盡遷入城又遣指揮及諸參隨須曆三浰時仲容等因疑守仁圖已既喜得曆又勞良厚使人因從容曰若輩新民禮節生疏我來須曆若可高坐乎衆然之於是仲容率其黨與豪徒者九十三人營于教場而自以數人入見守仁聞之已匿兵形復令傍祥符宮以待故語之曰若皆吾新民不

入見而營教場疑我乎仲容惶恐曰聽命耳即遣人引至官供帳整潔喜出望外是時十二月二十三也守仁既遣狳隨館什役製長靑衣油靴教之習禮而將試之一日給賞老少五爭狳隨以告守仁曰忘分別耳次日依序給賞衆始安仲容私入衛獄覘珂狳隨故令獄卒匣緊珂甚若衆莫不唾罵數之比辭歸守仁曰自此至三浰須八九日即往歲前未必抵家即至又當過正徒取勞苦聞贛州今歲有燈易以正月歸乎其黨甚喜諸狳隨復貸之銀俱欣然忘歸仰謝正復辭守仁曰汝謝正尚未徧汝奈何初二日令有司大烹於宮以次日宴是夕潛入甲士六百人射圃度以六人制其一復容語衆隨龍光曰毋了十人汝可立屏下慰我否則入

卷之五　王守仁　三七

告計既定詰旦集仲容等院中盛設鼓樂內外不得聞聲乃召屠人割牛豕階下與銀曆酒肉兩手與脈復以花綵紆繫已乃勞之酒三巡頭出令諭兵道既出甲士盡藏之外門然人割肉勞酒不令得見間有强者須七八人乃屈至八十七人甲士且盡光入告守仁色變光故緩行上階取茶造膝曰人盡矣守仁即指所賞者曰汝後生昨日何得先長行須縛之以示教已而歷指未賞者六人曰是皆先長者盡縛之而出曰過未已畢亟益先將守仁已密遣千戶孟俊督珂弟兵又爲偽牌以補珂黨爲言故出池巢以相紿及是珂已先歸夜將半守仁自率軍走三浰賊故阻水石錯立水中守仁躡橋先行諸軍繼之無溺者門堅甚守仁摘百人啣枚

妙算

卷旗持炮火絲後出須臾後山炮火四發旗幟滿山守者狼顧門遂破是爲正月七日而兵備副憲楊璋守備指揮郟文知府陳祥邢珣李教推官危壽等皆從凡破巢三十有八擒斬賊首五十八從賊二千餘餘奔九連山往議九連山橫亘數百里四面陡絕須半月始達而賊已據險守仁選精銳七百餘皆衣賊衣佯奔潰乘暮至賊巢下賊下招之我兵佯應旣度險扼其後路次日從上下擊四路伏起一鼓擒之撫其降酋張仲全等二百餘人視地里險易立縣置隘留兵防守而歸方守仁未至贛時已聞有三省夾攻之議即謂夾攻大衆恐不足以滅賊乃進攻治疏疏方上而夾攻之命已下守仁又以爲夾攻之策名雖三省大舉其實舉動次

卷之五　王守仁　三八

灼見形勢

第自有先後如江西之南安有上猶大庾桶岡等處賊巢與湖廣桂東桂陽接境夾攻之舉止宜江西與湖廣會合而廣東於仁化縣要害把截夾攻不與焉贛州之龍南有浰頭賊巢與廣東龍川接境夾攻之舉止宜江西與廣東會合而湖廣不與焉廣東樂昌乳源賊巢與湖廣宜章縣接境惠州賊巢與湖廣臨武縣接境仁化縣賊巢與湖廣桂陽縣接境夾攻之舉止宜湖廣廣東二省會合而江西於大庾縣要害把截夾攻不與焉若不此之察必欲通待三省兵齊而後進勦則老師費財爲害匪細今宜先合湖廣江西之兵併力而舉上猶諸賊迨事之畢廣東之兵亦且集矣則又合湖廣廣東之兵併力而舉樂昌諸處迨事之畢江西之兵又得

以少息矣則又合廣東江西之兵併力而衆龍川方其併力於上
猶也則姑遣人佯撫樂昌諸賊以安其心彼見廣東既未有備而
湖廣之兵又不及已乃幸旦夕之生必不敢越界以援上猶及夫
上猶既舉而湖廣移兵以合廣東則樂昌諸賊其勢已孤二省兵
力益專其舉益易當是之時龍川賊巢相去遼絕自以爲風馬牛
不相及彼見江西之兵又徹意必不疑班師之日出其不意回軍
合擊復不濟矣既而以次盪平悉與前議合因奏設和平縣和平
峒羊子地爲三省賊衙要路其中山水環抱土地坦平人煙輳集
千有餘家東去興寧長樂安遠西抵河源南界龍川北際龍南各
有數日程其山水阻隔道里遼遠人跡既稀奸宄多萃相傳原係

循州龍川雷鄉二州二縣之地後爲賊據止存龍川一縣洪武中
賊首謝士真等相繼作亂遂極凌夷守仁謂宜乘時修復縣治以
嚴控制改和平巡簡司於浰頭以遏要害議上悉從之其相近各
巢令自取便利分輅諸地其後一二恃强相抗者守仁自將兵勦
之六月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廕子錦衣衛世襲百戶再進副千
戶守仁念非王瓊推心任之毋與成功名者每疏捷輒歸本瓊不
容口而內閣輔臣與瓊交惡因而嘗及守仁矣守仁雖旦夕軍旅
而不時與諸儒生講學後乃爲致良知之說蓋本于孟氏之良知
大學之致知以立言盡掃曲學之支離而直示以本心簡易痛切
天下高明之士樂于頓而惡簡束者喜其便交頌以上接孔子而

拘方者不能無呢嘗寧王宸濠方謀不軌素浮慕守仁而畏
其擁强兵上游使腹心劉養正往探之養正固善守仁守仁亦使
其門人冀元亨應宸濠聘欲以窺其爲人語兩不合而罷會福建
軍人進貴殺官吏以叛詔遣守仁往勘處未至而事已平守仁因
取道南昌抵豐城而宸濠反殺都御史孫燧按察副使許逵劫府
庫署置將相劉養正李士實等守仁聞變即返而宸濠已遣兵千
人追之守仁跳漁舟得免僅還南贛是夕抵臨江至新淦邑令李
美善練士卒請留守仁登城曰汝意甚善惜城小耳明日抵吉安
知府伍文定力以大義邀之討逆守仁乃上疏告變而移檄列郡
暴宸濠罪俾各率吏士勤王時巡按御史謝原伍希儒自嶺外復

命道吉安守仁留之紀功守仁兵未集而憂宸濠之兵速出日南
京空城耳宸濠至則下矣南京下事未可知也乃佯爲檄諸郡邑
使備餉云准兵部咨題請都督許泰郤永以邊兵四萬繇陸取鳳
陽道都督劉暉桂勇以京邊兵四萬繇水取淮陽道督臣王守仁
以兵二萬自南贛發楊旦以兵八萬自廣西發秦金以兵六萬自
湖廣發皆會趣南昌所經繇闕供者以軍興法從事又爲蠟書貽
李士實劉養正云得密示具爲國至意第從臾使早出足一離省
大事濟矣而故緊宸濠之諜示將斬而令黠役監者僞若與宸濠
款泄而縱之宸濠徼得書檄徬徨未決士實養正則皆勸之疾趣
南京即大位宸濠益內疑十餘日而探知中外兵不至乃悟守仁

給之留兵萬人屬宗支栱𣗳等為守而刼其衆六萬人號十萬襲九江南康皆下之進圍安慶不下守仁兵已集又諜知宸濠離南昌乃大喜整衆發吉安明日至樟樹鎮又二日誓師次豐城諜知賊使精卒四百設伏新舊廠以應省城發精卒四百襲破之先是南昌為備甚嚴聞廠兵潰一城皆驚又見我兵驟集益喪氣衆乘之呼譟梯絙而上遂入城擒栱𣗳及中涓萬銳等千餘人宮人多焚死城中頗多殺僇守仁猶在後軍質明始知之建大將旗鼓入城中約束拊循其脇從吏士然已不能無所傷殺矣宸濠聞南昌告急遂解安慶圍移兵沅子港先分兵二萬趨南昌身旋繼之守仁偵知其故問衆計安出多以賊勢強盛宜堅壁觀釁徐圖進止

守仁曰賊勢雖強未逢大敵惟以爵賞誘人今進不能逞退無所歸衆已消沮若出奇擊惰不戰自潰所謂先人有奪人之氣也會撫州知府陳槐進賢知縣劉源清提兵亦至守仁使伍文定等以四郡精卒三千分道逆擊之都指揮余恩以游兵四百往來為疑兵而陳槐等復以兵二千分為十餘軍張疑設伏與文定等相應與其前鋒遇于黃家渡文定等佯北以致之賊爭利進而亂邢珣以所部衡擊斷其中堅文定恩等乘之伏起羣賊遂大敗退保八字腦宸濠懼盡發南康九江之城守者以自益守仁乃分兵襲取之明日復大戰我兵小却守仁急命取先却者頭齒爭奮賊大敗擒斬三千餘溺水死者以萬計宸濠益大懼乃聯舟為方陣盡出其金銀以賞士而請責敗者將斬之未決而我兵四面至炮火碎其副舟遂奔潰妃嬪多沉水死遂擒宸濠與其世子弟李士實劉養正等數十人斬首二千級溺水者二萬餘弓刀衣甲器物十餘萬皆分道捜捕其餘黨殆盡初命樟樹鎮衆議安慶甚急宜引兵救之守仁曰南康九江皆為賊有若越二城趨安慶賊必回軍死鬪安慶勢不能援是我腹背受敵也今南昌既破賊失內據必且歸援如此安慶之圍自解賊亦且成擒矣卒如其言時　上以親征名已至涿州提問疏不下前是守仁上宸濠僭擬未萌　陛下在位一十四年屢經變難民情驛騷尚爾巡幸不已以致宗室黠者謀動干戈冀竊大寶且今天下之覬覦何特一寧王天下之姦

雄豈直在宗室與言及此懍骨寒心昔漢武帝有輪臺之悔而晚節以安唐德宗下奉天之詔而士民感泣　皇上宜痛自刻責易轍改絃罷絀姦諛以回天下豪傑之心絕迹巡游以杜天下姦雄之望則太平尚有可圖臣民不勝幸甚左右多弗悅以守仁方挹義師不能難也而　上則自稱威武大將軍鎮國公總督軍務率京邊驍卒數萬南下使太監張忠安邊伯許泰都督劉暉為提督以數千人躡江而上抵南昌咸鬪掩為已功故留守仁之疏不下守仁乃俘宸濠取道浙江以獻忠泰等使人要之于廣信欲追還宸濠縱之鄱湖俟　上親與遇戰而後奏凱論功速遣人至廣信守仁弗聽抵錢塘而遇太監張永永時稱提督贊畫機密軍務在

妙用

忠泰輩上而故與楊一清善除劉瑾天下稱之守仁夜見永頌其賢永悅守仁極言江西遭禍亂民困已極不堪六師之擾永深然之乃曰吾出為羣小在君側欲左右調護 聖躬耳非為掩功來也第順 皇上之意猶可挽回稍逆之徒激羣下之怒無救于天下大計矣守仁信其無他乃悉以宸濠等付永（實錄言守仁至杭州 上遣太監張永追之令復還江西守仁移家南昌永乃遣人邀其使軍守仁懼乃以宸濠付永其原稿爲[illegible]措辭）而身至京口欲謁駕不果命有巡撫江西命乃還南昌時忠泰等前已駐師南昌街守仁不待故縱其卒傲守仁欲以為亂端守仁厚加恩禮撫慰卒皆悅乃不能有所加于守仁而歸復留之於 上謂守仁且反獨張永保持之得免禍於是守仁請賑恤其士民且以大水自劾語極懇切皆報聞 世宗初召守仁入受封而中有沮者謂國甫大喪不宜舉宴賞中道止之特拜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遂歸省父華於越尋論功封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新建伯父華亦得封如之華尋卒守仁憂居而從游者益眾相與推隆之又以功高文臣預五等爵忌者蜂起有目為偽學者有以下南昌縱士鹵掠及得寧邸之金寶子女者至有謂初通宸濠謀焚其不勝而背之者言絕醜不可聞而所封獨守仁與吉安守文定至大官嘗上賞其它皆名示遷而陰絀之守仁不勝憤乃上疏再辭爵且極論白諸有功者溫旨慰諭不聽會守仁所善席書與門人方獻夫黃綰皆以議禮得幸 上力稱守仁賢

新建此疏在下營平之略

自古禍首皆亂之亂與不靡官吏激成念之可爲於邑

復為言之張璁霍韜等皆推轂守仁然江西輔臣故銜守仁不能特薦猶持前論以故推兵部若三邊若團營皆弗果用而嚴後田州土守岑猛驕不用命縱兵躪其鄰郡右都御史姚鏌討而誅之其二子跳別將盧蘇王受各擁衆以叛兵驟進不利時謀易帥乃召守仁起家以故官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總督二廣及江西湖廣四鎮軍務討之守仁且至而徵兵已大集盧蘇等亦素慴守仁威名穽甚守仁意不欲多殺既抵南寧即上疏言臣惟岑猛父子固有可誅之罪然所致彼若是者則前此當事諸人亦宜分受其責蓋兩廣軍門專為諸猺獞及諸流賊而設若使振其軍威自足制服諸蠻乃因循怠弛軍政日壞一有警急必倚調土官狼兵若猛之屬者而後行事故此輩得以憑恃兵力日增驕縱及事平則又功歸於上而彼無所與兼不才有司需索引誘與之為姦是以始而徵發愆期既而調遣不至上嫉下憤日深月積劫之以勢而威日褻籠之以詐而術愈窮至有今日夫即其已暴之惡誠宜加誅然所以致彼若是者亦宜反思其咎矣即所可憤怒者不過岑猛父子及其餘黨數人而已其下萬衆則皆無罪之人也今岑猛父子及其黨惡數人既云誅戮天討已行又乃不勝盧王二酋之憤遂不顧萬命竭兩省之財動三省之兵騷然塗炭者兩年於茲然而兩酋之首未得徒爾兵連禍結民困益深無罪之民死者十巳六七山猺海賊乘釁搔動窮迫必死之寇既從而煽惑之貧者流

除之民又從而逃歸之其可容乎何啻十百于二酋者哉不此之慮而汲汲于二酋則當事者之過計矣臣以爲且宜釋此二酋之罪開其自新之路姑務息兵罷餉以休養瘡痍之民絕覬覦之姦弭不測之變迨區處既定德威交洽之後二酋若改惡自新則我亦何必固求其罪如尚不悛執而殺之不過一獄吏之事何必重煩天兵或者以爲征之不克而遽赦之則紀綱疑於不振臣竊以爲不然夫天子於天下之民物如天覆地載寧有與猿䝞小醜爭憤求勝而謂之振紀綱者昔舜征有苗謂宜不終朝而克頑歷三旬之久而後班師自今言之其不振甚矣然終致有苗之格而萬世稱聖古之所謂振紀綱者固若是耳臣謬膺重命從事偏隅小醜非不可以僥倖成功苟免於怯懦退避然必多調軍兵多傷士卒多殺無罪多費糧餉又不足振揚威武信服諸夷僅能取快于二酋之憤而忘其遺患于兩省之民但知邀功于目前而不知貽艱于日後此人臣喜事者之利非國家之福生民之庇臣所不忍也臣又聞流官之設徒有虛名而反受實禍思恩未設流官之前土人歲出土兵三千以聽官府調遣既設流官之後官府歲發民兵數千以備土人之反復流官之無益斷然可睹但論者以爲既設而復去恐啓人言招物議是以寧使一方之民久罹塗炭而不敢明爲一言寧負朝廷而不敢犯衆議甚哉人臣之不忠也苟利於國而庇於民死且爲之矣而何人言物議之足計乎田州切臨

交趾其間深山絕谷皆猺獞之所盤據動以千百必須仍存土官則可藉其兵力以爲中土屏蔽若改土爲流則邊鄙之患我自當之自撤藩籬後必有悔思恩田州處置事宜候事平之日另行議奏疏下兵部覆議言守仁之疏是或一見以臣等觀之竊恐目前之效庀檄可收事後之機他時難料且中途詢訪未經會議亦非的然處置之方臣等明發其諸邑所當審處者有五田州既改土爲流因其叛亂而盡易之朝令夕改無以示信須查照別府州事例土流兼設而後可一也岑猛父子職級因罪降革不當仍復府制宜降五品衙門擇人分管庶法紀不致陵夷二也盧王二酋有名首惡不應獨使幸免若果能向順執獻同惡投赴軍門乃可待以不死聽候安置三也思恩府弘治末年建治安定已久非田州比似未可一槩改易儻慮流官增編里甲妄肆科罰宜無法禁可禁防乎四也本部題准事例生擒岑猛并斬首來獻者賞銀有差仍分給罪人財產量授地方官職今銀兩雖將給賞而財產未見議撥無以激勸有功必照依功力輕重分割地產給賞以殺雄據之勢一以勵忠勇之心散財輯衆示兵家所急五也宜令守仁會同總鎮太監張賜總兵官李旻新舊巡按紀功御史據理審明詳情度勢應撫應勦或勦撫並行不宜偏執應土應流與土流兼設尤在得人并將臣等所陳五事酌量採行務使德威相濟庶國體無損上從部議以守仁才略素優論奏必有所見但未經詢謀

僉同恐非定論令與鎮巡等官熟計以聞其應施行者亦許以便
宜行事守仁遂以便宜悉散其衆而僅留楚兵數千自衛使使招
諭盧蘇王受皆大悅率衆掃境叩南寧爲四營而各挾其心膂數
百人入見守仁爲諭杖之一百然聽其人爲伍伯取完事而已因
改田州爲田寧赦岑猛之後與盧蘇王受皆弗誅守仁疏曰臣奉
命於去年十二月至廣西平南縣與巡按紀功御史石金及藩臬
將領等官會議恩田禍結兩省已踰二年今日必欲窮兵盡勦則
有十患若罷兵行撫則有十善何謂十患以數萬無辜赤子窮搜
極捕傷天地之和一也用兵以來未嘗交戰而所費銀米數十萬
今梧州倉庫空虛餽餉不給二也調兵久戍疾死逃亡者接踵若

復聚之鋒鏑必有土崩瓦解之勢鬭忿兵連兩省民不得耕織事
久慮易亂乃滋甚四也徵調各土兵無能宣布　主威明示賞罰
而徒以市井狙獪之謀誘之驅敵彼因挾此貪求恣肆五也兩廣
盜賊猺獞巢穴數千百處衛有司營堡關隘之兵時嘗募補尚且
不敷今復盡取而聚之思田一隅儻有他虞何以待之六也軍旅
一動饋運之夫騎征之馬皆取辦于南寧諸屬縣民困已極非盜
即死七也兩廣土官於岑猛之滅既各懷脣齒之疑其各州土目
於蘇受之討又皆有狐兎之憾是以遲疑觀望莫肯效力所恃獨
湖兵耳前歲之疫湖兵死者過半其先多僱債而來兵回之日死
者之家側有償命銀兩費亦鉅萬今茲復調道路怨咨勢必逃遁

避誅之不能止因一隅之小憤而重失三省士人之心伏憂隱禍
殆難盡言八也田州外捍交阯内屏各郡其間深山絶谷皆猺獞
所盤據若必盡誅其人與時雖欲改土設流其誰與守非獨撤藩
籬抑亦藉膏腴之田以資猺獞爲邊夷拓石開彊九也既以兵克
必以兵守歲歲調發勞費無已秦時勝廣之亂實興於閭左之戍
且一失制馭變亂蹤生十也何謂十善消數萬無辜之命一也息
財省費民免重困二也戍兵得歸無死亡之慘三也又得及時耕
種不致窮迫爲盜四也罷散土兵使知朝廷自有神武陰折天下
反側之姦五也遠近之兵各歸舊守六也息餽運省夫馬解百姓
倒懸之苦七也土民釋兎死狐悲之憾土官免脣亡齒寒之危八

也思田遺民得還舊土招亡復業因其土俗仍置酋長俾人自爲
守内制猺獞外防邊夷中土得以安枕九也土民既皆悅服不須
復以兵守無調發之費有安居之樂十也夫勦撫之利害明白易
見如此乃當事者莫敢言撫何哉蓋其間又有二幸四毀焉下之
人幸有俘級之獲以要將來之賞上之人幸成一時之捷以蓋前
日之愆是爲二幸始謀請兵而終鮮成效則有輕舉妄動之毀頓
兵竭餉而得不償失則有浪費財力之毀聚數萬之衆而竟無一
戰之克則有退縮畏避之毀徇土夷之情而拂士夫之議則有形
迹嫌疑之毀是謂四毀二幸蔽于其中四毀惕於其外是以寧犯
十患而不顧棄十善而不爲夫人臣事君殺其身苟利于國且爲

之豈以僥倖之私毀譽之末而遂撓吾志哉爲今日計其宜撫也
明矣衆皆曰然臣抵南寧遂下令盡撤調集防守之兵數日內解
歸者數萬惟湖兵數千道路阻遠不易卽歸仍使分留南寧解甲
休養待間而發盧蘇王受先遣其頭目黃富等訴告願掃境投生
惟乞宥免一死臣等諭以朝廷威德令齎飛牌歸巢省諭期以速
降免死蘇受等得牌皆羅拜踴躍讙譟率衆歸南寧城下分屯四營
蘇受等因首自縛與其頭目數百人赴軍門請命臣等復諭之曰
朝廷旣赦爾之罪豈忍失信爾等擁衆負固騷動一方若不示罰
何以泄憤於是下蘇受於軍門各杖一百乃解其縛又諭之曰今
日宥爾死者朝廷好生之仁必杖爾者人臣執法之義衆皆叩首

悅服謂朝廷有再生之恩當以死報各乞願殺賊立功贖罪臣隨
至其營撫定其衆七萬餘人復委右布政林富等安插於二十六
日悉命復業其地方一應經久事宜再計具奏 上覽其疏嘉之
守仁又奏比者侍郎方獻夫建議于田州暫設都御史同廣西副
總兵專駐其地撫巡諸夷臣近因蘇受等歸降行委右布政使林
富及閑住副總兵張佑撫定其衆竊見富慈祥豈弟識達行堅佑
閑于將略其才俱可使請以林富量改憲職俾巡撫思田張佑復
其舊職其一切廩餼與馬之費悉取辦於南寧府衛於軍餉內支
給不以干思田之人然要之蠻夷不可治以漢法流官之設猶恐
不便況于都府僉歲餘經略有次第思田止責知府理治或設兵

備憲臣一人於賓州或以南寧兵道兼理而柳慶見缺參將盜賊
竊發防守可虞今駐田州沈希儀舊在柳慶素諳夷情仍可改任
柳慶兵部覆如守仁議得旨張佑准充復副總兵協同鎮守思田
地方專在田州駐劄往來提調官軍撫安土人巡撫不必設凡事
專責成守巡兵備等官沈希儀暫令柳慶帶管待新任參將至日
從宜委任守仁以田州旣平議處經略事宜一議特設流官知府
以制土官之勢請以田州爲田寧府因城池修置府治設流官知
府同知經歷知事各一員其思恩府設流官知府宜仍舊惟念土
目各以土俗自治一議仍立土官知州以順土夷之情謂岑氏世
有田州民心繫戀今請仍建一州以立岑氏之後查得岑猛有二

子長邦佐自幼出繼爲武靖州知州武靖當猺賊之衝邦佐才足
制馭宜復舊職而今所建州請以猛幼子邦相授吏目署州事俟
候遞陞爲知州以承岑氏之祀若思恩則岑濬之後絕不必更設
土官知州矣一議分設土官巡簡以散各夷之黨謂田寧府地除
割八甲立州外餘四十甲請分設十九巡簡司每司立土巡簡一
員而以土目之能服衆如盧蘇王受等十九人爲其辦納官糧與
連屬制御之道悉隷之流官知府而其官職地土令得傳之子孫
庶人知自愛而不輕犯法其思恩府各目甲亦宜倣此建置一議
用人言田寧府舊有知府陳能奉勅以廣西布政司參政署府事
而左布政使嚴紘不遵勅旨待以屬吏能遂棄職還籍今宜量提

問訪得廣東化州知州林寬才識通敏請陞爲田寧府同知待有
成績擢爲知府或別選老成廉靖者仍以參政奉勅掌田寧府事
其思恩府知府林韶英屢次奔逃難以臨下宜如陳能一體送部
調用而柳州府知府桂鏊近委經理府治民甚信向即宜陞爲思
恩府知府以順夷情兵部覆議 上悉從之惟以岑猛子名數與
前撫按所報各異令再覈以聞時部議岑猛四子而守仁止言存
者二人與前奏者不合且猛次子邦彥生有嫡長男嫡童又娶盧
蘇女生子一人俱不言所在事屬未明詔令復勘至是守仁奏言
臣初議立岑氏後該府上目及耆老皆言岑猛四子長邦佐妾張
氏出次邦彥妾林氏出次邦輔外婢所生次邦相妾韋氏出猛嬖

卷之五 王守仁 全

溺林氏而張失愛故邦佐出繼武靖而邦彥承襲今邦彥既死宜
立邦佐時臣等竊議武靖地方正當猺賊之衝而邦佐自幼出繼
已久民心歸戴況其才力足以制禦各猺今欲更立一人殊難其
代兼恐失武靖各目之心則於地方又多生一事莫若仍還邦佐
於武靖而立其次子邦輔時各目執稱邦輔外婢所生名實不正
惟邦相係猛正派質貌厚重衆心歸服繼岑氏者莫如邦相故當
時直斷邦輔非岑猛之子而止謂岑猛之子存者二人亦所以正
名愼始杜後紛爭之言也乞勅該師俯從原議立邦相于田州以
卹順各夷之情其岑邦輔者聽其官職名目隨住庶幾人心允服
得旨既查勘明白岑邦相准掇田州署州事吏目仍聽流官知府

控制先是斷藤峽等處猺賊上連八寨下通仙臺花相等峒諸賊
延絡數十餘巢盤亘三百餘里流刼郡縣屢征不服急則入爲山
叢箐之中自溝梧上下軍民積罹鋒鏑者數十年自韓雍大征後
無能平者守仁即用盧蘇王受等且密召永順保靖二宣慰司土
兵使指揮唐宏等分部護之守仁故止南寧佯罷遣湖兵之應調者
偃旗仆鼓示不爲備度賊已懈令官軍四面集圍永順攻牛腸保
靖攻六寺諸巢以四月三日合戰敗之明日破仙女山寨又明日
破油榨石壁大陂等巢斷藤峽平十一日官軍循横石江分道而
下永順兵船石大黃江登岸攻仙臺花相等賊以靖兵于烏江口
冄竹埠登岈攻白竹古陶羅鳳等賊十三日克之二十三日布政

卷之五 王守仁 全

使林富率盧蘇王受等別從新墟道趣牧夜發直抵八寨突破石
門天險遂大奔潰二十四日破古蓬等寨二十八日破周安等寨
五月一日破古鉢等寨十日破都者明等寨十二日副將沈希儀
思恩土目常貴等分道邀擊諸寨奔賊十七日盧蘇等復攻破黃
田等寨六月七日破鐵坑等寨餘賊僅千餘人且戰且走會大風
渡江溺死大半其脫身入山者投墜崖谷死是役也因湖廣兵還
之兵將思田新附之衆卒不滿八千時不滿三月而俘斬三千餘
人深入三百餘里守仁以捷聞因言廟廊諸臣推誠舉任公心協
贊故已得展布四體共成此功宜先行廟廊舉任協贊之賞以敍
諸將傷折衝之勞兵部覆奏得旨此捷音近於誇詐有失信義恩

威倒置恐傷大體但各洞猺賊猖亂日久勞亦不可泯王守仁姑賜勅奬論有功人員下巡按御史覆實以聞守仁又上疏經略斷藤峽善後事宜凡六移南丹衛城于八寨改築思恩府治于荒田改鳳化縣治于三里增設龍安縣治置流官于思龍以屬田寧增築守鎭城堡于五屯垂下兵部本兵持之戶部請覆勘學士霍韜等上疏曰夫守仁之成功有八善焉乘湖兵歸路之便兵不掛而自集一也用思田效命之助勞而不怨二也機出意外賊不能逃所誅者渠惡非濫殺報功者比三也因歸師無糧運費四也一舉成功民不知擾五也平八寨與斷藤峽則極惡者先誅其餘小巢可漸德化撫勦之宜六也八寨不平則西而柳慶東而羅旁淥

水新寧恩平之賊合數千里共爲窟穴雖調兵數十萬未易平服今八寨平定則諸賊可以漸次撫勦兩廣良民可漸安業七也韓雍雖平斷藤峽賊矣旋復有倡亂者當時未及區畫其地爲經久圖俾餘賊復據巢穴五十年生聚則賊熾盛也亦宜若八寨乃百六十年所不能誅之劇賊山川天險尤難爲功今守仁既平其巢窟即圖建城邑以鎭定之則賊失其險後日不能爲變逋賊來歸且化爲良民矣誅惡綏良得民父母之體八也或曰建置城邑大事也區處錢糧戶部職也不先奏聞而輒興工可乎不知守仁之平八寨也所殺者賊之渠魁耳逋逃固未嘗殺也乘此時機建置城邑遂招逋逃之賊俾之復業則積年之賊皆可化爲良民失此

機會撤兵而歸俟奏得旨乃與版築城漸來歸據險以抗我師雖築城亦不能矣昔者范仲淹之守西邊也欲築大順城慮敵人爭之乃先具版築然後巡邊急速興工一月城成西夏覺而爭之已不及矣是何也若俟其奏報豈不敗事守仁于建置城邑之役計之熟矣錢糧夫役固不仰足戶部而後有處矣其以一肩而分聖明南顧之憂可謂賢矣不以爲功反以爲過可乎臣等廣人也目擊八寨之賊爲地方大患百數十年一旦底平不勝慶忭今兵部功賞未行戶部覆題而勘臣恐機會一失大功遂沮城堡不築道賊來據地方可慮故冒昧建言惟聖明察焉時朝議嗷嗷於八寨之役故其辭懇切若此侍郎林富繼之又言田州思恩居南寧潤城旁通雲貴交趾爲備非一更設流官則勞

防之宗我獨當之昔思恩未設流官之前歲出兵備州及流官官既設非惟兵權不出反設守備官督兵千餘守之二十年來反叛者數起爲鑒不遠且岑猛本無反情身既伏誅長子爲我苛法相當若籍其土嚮則浮于罪何以服諸夷之心臣以爲宜降府爲州仍以猛子邦相知州事止選一吏目佐之分設土巡簡司使各世其地無事則將角而守有事則彼此相防爲便八寨不可遷衛有四顧三悠商販不通一也瘴癘疾疫人無固志二也生理無聊易驅從思三也凌險孤居緩急無援四也況南丹衛設在賓州既不足以運制八寨江諸八寨又不得以遷護賓州爲今日計衛上林之三要守仁故議設縣於可遷南丹衛于此夫設縣聯絡賓州之地防益思恩況雖彼而失此也遷衛則無八寨之吭以還護賓州是一舉而兩得也則安堡居八寨之中四方賊巢道路所會宜築新城立守備官分商丹衛軍爲兩班番休遞戍仍如守仁議徙遷江西所據統丁其中而募附近江右土舍土目使率其衆與所遷軍分耕賊地三年而後起科其谷目能報效者世土巡簡則守備戍兵漸可做圍三里第往來督寨而已八寨聽撫殘徒令編排甲分五十立一村老約束之朔望參守備官聽耕如故而復其身募其精壯以錄什伍如此不惟齊其實用亦可壯其他謀至于荒田思禮立屯守仁諸議皆當而風化縣徙前空名無益事體臣以爲可裁革上林縣抱八寨而蔽兩江臣以爲不可割屬思恩南丹

雖遷其地本屬上林與上林爲賓州臣以爲宜各仍舊思恩必須建立縣治於那久地方亦非特可以便小民之糧差跋涉亦是以鎮壓要害消阻賊謀也然不宜屬于田州而仍屬南寧爲便其議與守仁稍有異同事下兵部言周安堡守備戍兵不必設岑邦相止授判官署州事俟其勞著而後授之餘悉如富言詔可然守仁方上疏而病矣既而病益甚上疏乞骸骨因北歸度大庾而革卒於南安舟中年五十八桂萼覘　上意不悅守仁因奏劾其擅離職并處置田州事宜失當下公卿議僅不奪其爵而已罷世襲并䘏典守仁有一子曰正億久之　上怒解始得襲錦衣衛副千戶隆慶初用諫官言贈守仁新建侯謚文成賜葬予祭及贈誥詞推明爲元勲聖學正億得嗣爵守仁天資穎敏絕世少而好古文辭爽朗多奇骳取詞章不能工也既以氣節名世又建不世勳迹有志理學力排紫陽併一切

盡掃去之其最後語門人云無善無惡者心之體有善有惡者心之用知善知惡者良知爲善去惡者格物以此爲一切宗旨

太常氏曰文成之才真不世出用之于兵則除積寇靖巨難若摧枯朽于平陸用之于學則破支離開拘曲若揭日月于中天蓋投之所向罔不奏績者但儒者所守規矩繩墨而兵家所尚取與翕張其不相謀直冰炭世之事功名者稱其御烏合籠豪傑待宵人蹈險出危權譎變幻種種合節時時得用然以折之聖賢之繩墨規矩何如也審然則惟有坐談寂寞之濱逍遙廣漠之野付理亂于不聞者得之耳一涉亂世之末流則仆矣國家之危急奮亦之甕粉誰則任之愚以爲直反之吾良知所獨知之地一毫未嘗

以身家功名起念庶幾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之風乎則即有權譎變幻亦兩得之矣噫亦難矣哉

又云世稱文成平寧濠之功不知始謀力戰多孫伍松滋世以文成之處盧蘇王受爲失策不知文成無恙則盩茲小醜必不復叛也

徐文貞階

徐階字子升華亭人父黼以郡併選授宣平丞階舉于宣平公舍爲博士弟子會聶貞襄豹爲華亭令奇之進之以聖賢之學嘉靖壬午中應天試明年賜進士第三人授編修階爲人短小白皙秀眉目善容止既入謁內閣輔臣楊廷和見而獨異之詰其籍曰此少年名位不下我輩予告歸娶甲申八月北上是時言事者以不當上尊親意逮訊戍譎累累階迺咏官安磐翰林楊愼王元凱皆狼籍血肉中出橐裝遺之或謂行色丹而訶者階意自若至清源夜夢心動反棹彭城而外艱計至歸服除復故官階性儆緻甚巧于機權一意傍名義以約禁與故爲身以事交賢長者時故新建伯王守仁以講學傾東南階遂爲王氏學諸賢素長者交口稱與階因盡得縉紳聞聲克經筵展書預修大明會典再預修祀儀成典會永嘉張孚敬議撤孔子像下儒臣問狀衆莫敢持異階奮起謂吾輩皆誦法孔子胡唫而不咕者比比耶條具三不必五不可狀力與孚敬辯孚敬辭屈益怒　上亦以孚敬意爲說他御史繼之詔論階罪廷多爲階解者得勿問謫延平推官益從聶貞襄游及同年歐陽德相與講求良知遺訓欲返之心身而出之至於國家典訓章程比詳閭閻大小利益靡不用以爲學而他綴羽績綉移商刻徵以駭悅耳目者舍不之取一旦慷慨持論從容於霆霹之下而弗爲動天下益信階之足以大受而尚意其自禁近出

丙需原無
像教

爲小官必不堪也至則速拜郡事盡心凡案毀淫祠創社學濟久繫獄囚師深文入者咸得平反益田尤溪爲害久不伏辜監司以屬階階乃設方略窮其窟穴旬日而獲其渠帥并餘黨百二十人滿三載遷黃州府同知未任而擢浙江僉事督學政歲週行郡邑必徧既唱諸生第人人爲語所以甲乙故不得已而施夏楚必示以慘然色諸生皆服無怨者又三載陞副使改督江西學一如浙時文成學尤盛行於江西階因像祀焉會　皇太子出閣選官屬改洗馬兼侍讀秩服仍故以內艱歸服除進祭酒爲籍籍諸生淑慝月朔廷論之以吉服受淑籍素服受慝籍然而有曖昧失者亦務掩匿覆蓋之諸生亦人人感激相戒勉久之擢禮部右侍郎尋遷吏部年方四十有三故事吏部官以擁柄故率鑰門簡接爲防嫌示重階則破例延訪痛折節修辭色而下之見必深坐畢畫咨訪邊腹要害吏治民瘼錯及寒暄可憐語輿以窺見其人顧見者亦自喜得少宰心傾爲之用益有縉紳間聲時太宰屢易如以熊恭肅浹繼以唐文襄龍周恭肅用咸推重階階數署部事有行重賓貽方士求大司馬者取上指脇階至再階勿應後其人爲大帥竟抵罪而階所推轂宋莊靖景張襄惠岳王文定道歐陽文莊德及范大司馬璁皆天下所共信以爲長者當大計所進退不徇衆口天下翕然稱賢而最後周用卒當推代者刑部尚書聞淵名爲老成人非　上所急也階前推淵入吏部飯白處前輩且嘗歷

其傾身
襄故智
咨詢有
銓政宜

諸曹郎中取立斷其待階不能如前二三公階意不樂求出避之乃兼學士掌院事尋擢禮部尚書凡王國爵封秋諡併文武大臣陳乞祭葬階皆裁之以請報可定爲絜令時莊景 皇太子薨甫成禮而暴疾薨階議喪禮以 上及百官皆爲期之服仍詣門哭
上不懌謂 天子絶期不制服其百官服可無詣門哭臨禮者前倣梓所輔臣議在服可無而何之曰以青衣角帶往可也階曰不然絶期者 天子也非百官也曰可無詣門而已非可無服也且未有哭臨而不衰服者定議以齊衰服臨 上使中涓詷而是之令宮中仍皆服衰而此一二秩宗皆好以法市利至階而振飭部事稍肅 上察階慎勤召入直無逸殿與大學士張治李本俱

撰齋詞賜飛魚服及尚方珍饌上尊無虛日吏部闕尚書廷推階爲首 上不悅曰階方侍朕左右何外擬也階遂累請立 皇太子不報景王與 穆宗同歲差少中外未測 上指所嚮階恐有釣奇者故請之亟最後當冠因而及婚禮若開講階復請以幽叙先裕而後景復不允既冠階贊景王冠偕諸大臣謁於臨保室
上使中涓問二王行坐若何階曰有 上黼座在坐則俱嚮西可也行則遵倫序且 祖訓嚴誰敢紊之勿何詔二王婚俱出就外邸階手疏言臣過慮有二端王邸隔僅一牆耳名位既不別而暫御均衆能保無闚覦以上塵雍睢之聽又往者九重之內有 慈慶有 坤寧有 鵲禁而後八主之勢洸洸今者僅二王耳而悉

前人後亦記無以功名者者

就外邸臣不能不爲 陛下寒心也復留中庚戌虜闌入衆一夕瀕都城中外震恐階奏京師之兵多不習戰統領勳貴又不知兵今繫獄將官戴綸李珍麻隆曹愼歐陽安斉歷邊疆咸著謀勇請如張達等例釋而用之授以兵馬必能出力以報不死之恩在外緣事有名將官遼東有劉大章周益昌陝西有時陳離去京稍遠亦當宥赦召之此則兵部拘泥常格而不敢言者闔廟居民一聞虜警必奔走入城宜令兵部同錦衣衛五城御史加意安插內有驍健可用者即募召爲兵既可以充入行伍亦弭亂之一端也又聞兵部欲 兵于城外劄營蓋爲捍護闔廟之計但恐京軍見敵輒走反亂民心而闔廟亦竟不能捍護宜急召總兵仇鸞入衛仍

優其廩餉令兼督城外劄營諸軍大約以大同人馬爲京軍先鋒以京軍助大同人馬聲勢庶兩有所恃而不恐此又兵部思慮所未及者疏入 上深嘉納之詔宥綸等罪各復原職給與兵馬行糧聽總兵官仇鸞調遣餘俱如議又密言虜間潛入請 上還大內備非常 上雖難于還而心念階忠會中涓陷虜還爲虜乞貢
上幸便殿問羣臣階曰賊深矣求許激怒許則擴左衿以責我
上曰苟利社稷珠玉皮幣我何愛焉階曰事有甚于珠玉者
上曰卿慮之遠然當何處階曰臣請計緩之 上曰何以緩階曰遣譯諭以無番文故且徵其情實寔則令聽命于既脫爲外臣通貢市往返少日我備完而兵益集虜且退不退從而拒之其勢

所更動一日 上忽論禮部議祧 仁宗而以 孝烈主祔廟階
言女后不宜先入廟宜祀之奉先殿別室 上盛怒趣階再議階
不得已遂言曰以今 上論 仁廟固所當祧乃 聖子神孫事
臣子之心何忍煩 上親議無已宜倣古廟數遞加之益太廟奉
先殿各二室今 仁宗綏祧而后先祔或可 上不許竟祧 仁
宗祔 孝烈以上難于增二廟謂階故設難以阻之愈怒促更議
祧 仁宗祔 孝烈所以督責階甚峻階惴恐謝罪不獲終守前
說而前是 上信與人陶仲文言于御卿兆呂仙祠使階往落成
為齋醮以祈福階心知其非不敢辭乃以議祔廟解既 上改議
祔廟俾緩期階遂不復請以至虜入寇 上意亦若解乃使尚書

顧可學行嚴嵩遂謂階可擊也所以中傷階者百方一日獨召對
上與屈指論群臣孰優至階而嵩徐曰階所乏不在才乃才勝
耳是多二心蓋以其嘗請立 太子也階自危甚不知所為乃精
心齋詞且勝 上意所向而先之而結左右為之地 上意漸解
是時咸寧侯仇鸞方以入援獲 上眷恣睢甚階事事裁節之鸞
欲掩三衛以為功又欲併趙時春入職兵皆以階不可而止未幾
以獲間功加少保久之兼東閣大學士會鸞病發背虜衆俗至鸞
猶不肯吐大將印階密奏云鸞疾非旦夕可愈防秋方急 皇上
早賜斷處庶免悞事又云 祖宗時京邊之兵未有統于一將者
且戰守與術人鮮全才若分其事權擇長而使則目前既足有濟

日後亦可無虞蓋其時鸞疾雖甚勢尚熏灼 上意尚未可測未
敢盡言 上報云吾非不知鸞但欲甚其所為耳竟以是夕因兵
部疏馳使奪其印鸞一夕自恨死 上既誅鸞益親重階數與謀
邊事 上欲罷入衛卒階言其非計 上詢京營所以刷振之何
繇階謂營兵皆市人了食不給仍匿跡為輿儓以其羨共其挈日
練之則勞而生計薄勞則苦薄則怨怨且苦則生謠詠故其帥務
為姑息以相保食寢而已今欲大振之必明賞罰欲明罰必先賞
賞則財告匱矣必汰營兵老弱者而取其餉以充賞賚然後罰可
行兵可漸振也皆見納一品滿三載進柱國太子太傅癸丑倭事
起撫按亟告急請兵而職方郎謂倭之去來無常兵發則倭已去

誰任其費大司馬慤之階持不可乃以羸卒三千人往階上疏爭
之曰江南腹心地也捐以共賊久矣今據撫按奏報或云來者未
已或云意不在搶而在擾勢不欲去而欲留彼皆真有以驗之而
部臣于千里外乃能揣度賊之已去又揣度其去而不來而沮援
兵不發置此腹心地於度外臣所不能解也夫用兵之道當計發
與不發耳不當發則毋論精弱皆不發以省費當發則必發精者
以取勝而奈何用虛文塗耳目置此三千羸卒與數萬金之費而
餧賊臣又所不能解也大司馬懼請發精卒六千人偏裨將軍許
國李遂時將為國已老遂時敢深入而疎驟擊倭而勝之前遇伏
潰當事者方以發兵為階咎與因而擯之而階所請入衛西卒其

帥願勵力戰卻虜虜逡巡不能入乃倡曰公所請發兵留兵算無與也將自有堪否階又上疏謂將校主戰而守令主守令將敗北輒用軍興法而守令無恙及城潰矣復坐將校死而僅左降守令是文武異刑而法不一也民進止視守令不視將帥令兵一而民百奈何以戰守併責將帥將校敗肝肺以死而文吏持口舌以制雖以責其振矣夫守令勤則餉饋具守令果則哨探嚴守令警則間不容守令仁則兵必力臣以為重責守令可也報可江南督臣張經素貴而汰然老將能持重守便宜不輕與賊鬭而惡之者謂經家在閩故近賊不欲擊以市恩而階信之致乾于上其後經破賊卒不免于死前後督臣楊宜周珫斥撫臣彭黯屠大山李天寵逮階有力焉階又念虜盜迭為梁士不得田畝宜大米麥石直中金三兩而戍卒月餉七鐶僅易粟二斗時幾旬二麥熟石直四鐶可及時收買數十萬石石費五鐶可出居庸抵宣府費八鐶可出紫荊抵大同大約費中金一兩而飽士卒一月其地米麥價且漸平　上如其言給事中吳時來刑部主事董傳策張翀極論嚴嵩罪狀嵩念階于吳張俱座主而董又鄉人於　上前俱道本指所以為者　上時時自諦曰階固賢雖然嵩老矣何不小需歲月而忍若是　上下三人獄壽嵩考掠無所得三人遠戍階獲解嵩加太子太師嵩設詐危階百端階慨以恭謹媚　上及多行賄左右力為彌縫外復結姻于嵩子孫且置田宅于江西以示締交以緩

其毒日夜苦心如豢虎然故得不敗乃　上雖重階而猶隱之前是嘗分郡國所進五色芝授嵩本以方使鍊為藥而進御曰卿階政本所關不相混也階惶恐言人臣之義孰有過于保　天子萬年是非政本而何　上乃亦授之芝使鍊藥而階益精專于　上所嚮往不復持矣會兵部員外郎楊繼盛論嚴嵩罪狀而中有二王皆知其奸語　上怒下繼盛錦衣獄嵩謂二王詐宮何所知我奸楊廝僚何繇知二王之知我姦必有交關其間者屬陸炳加根究階戒炳即不慎一及　皇子如宗社何又為危語動嵩曰　上僅二子萬一根究得之必不忍以二子謝公所罪左右耳公獨奈何顯結宮邸怨也嵩憬然懼乃寢會　上居西苑永壽宮災時以夜半宮城門皆閉　上卒下寄札問兩輔臣嵩念永壽工鉅不易興復欲請　上還大內階獨對曰天意謂永壽不稱　寢居欲皇上擴大之耳且不日功可就也　上大喜乃以永壽工屬階階計三殿甫息工楚蜀不可復屬之伐材即伐材亦不可猝至三殿餘材其小而不中程者以當永壽則尚鉅請以責司空雷禮可計日而就詔如階議仍命階子尚寶丞璠兼工部主事同閱視階乃率禮與大司馬楊博等之工所討度土石程工力搜伏繕杜侵冒僅百日而工就不復增天下賦時　上復自玉熙徙居玄都殿間京師內外多盜意恐欲以大營兵入衛階謂外兵衛宮禁非便請以錦衣緹卒衛玄都兩營兵列官城外為備胥以相屏蔽報可

上尋以玄都徙新宮更名曰萬壽宮宮中有壽源萬春太玄仙禧諸閣極其宏麗　上益喜進階少師無支尚書俸予一子中書舍人子璠亦超爲太常寺少卿而嵩日屆益階既與嵩有隙惟恐爲嵩所傾日夜窺　上意逢迎之無所不用其心至是密札諮問交午階所鮮及嵩矣時議寶善嵩對而病階之諛然以天下之恨嵩欲去之而歸階政不以過也允是嵩子世蕃貫官鬻爵恣肆無忌上亦微知之念嵩不忍發會有術者藍道行以箕仙術進　上頗信眷事必咨之階因深與之交　上有所問密封使中官至乩所焚之不能答則咎中官穢不能格箕仙中官乃與方士謀啓示而後焚之則所答具如旨道行狡乃僞爲緘封若中官所齎者及焚而匿其真跡以僞封應　上一日問今天下何以不治對曰賢不竟用不肖不退耳則問誰爲賢不肖曰賢者輔臣階尚書博不肖者嵩父子　上復問我亦知嵩父子貪念其奉玄久且彼誠不肖上真胡以不震而殛之報云世蕃罪惡貫盈聞宜速殛以在輦轂下恐震驚　皇帝欲俟外遣戮爲蠹扮矣密以告階階恐稍遲則　聖意解半夜即遣人邀御史鄒應龍具疏劾嵩父子詰朝上之　上勒嵩致仕下其子世蕃獄戍之擢應龍五品京職　上雖退嵩而憐其和良承意慮後無當者忽忽不樂手諭階欲傳嗣令擬詔階極言不可而吏部禮部奏遷應龍通政參議報可矣忽有旨切責二部臣以鄒應龍爲邪物不宜轉官階恐爲應龍累力爲

關說應龍得無恙　上亦悟嵩直廬賜階階既居首揆書三語於直廬曰以威福還主上以政務還諸司以用舍刑賞還公論盡反嵩政務收人心用物望嚴杜筐篚天下翕然想望風采初階與嵩同事天下賂貽多寡雖不能盡同階例不敢拒每謂人曰吾懼以潔形汚也然爲日既久人亦已不貲矣時輔臣袁煒數出直階請以時邀至直所同擬旨　上不可階謂事同衆則公公則百美基專已則私私則百弊生乃從之時給事御史以抨擊鈎黨貴臣過當　上覺而惡之事下階欲有所行遣階委曲調劑得輕論合問階得人之難階對曰大姦似忠大詐似信自古記之知人則哲惟帝其難念欲有以易其難者惟廣聽納而已廣聽納則窮兇極惡人爲我撥之深情隱慝人爲我發之未用者不濫進已用者不濫留故　聖帝明王有言必察事大而言實者行之其不實者小則置之大則薄責而容之以鼓來者　上稱善良久自是于白簡所封進即小忤弗深治而言路恃以發舒矣時戶部歲請御史糴粟宜大階謂巡按權重於糴粟御史而熟宜大事且可以時低昂其直遂歸之巡按工部請開例而議及贖鍰階謂贖鍰例以濟邊市殺者今一切充筐篚宜嚴禁今寇漸輕矣宜裁省通額不分歲而徵將何所措手足宜以緩急爲限皆用部旨行之民稍蘇伊王坐法錮　皇祖陵貲嘗籍故事籍貲者悉入內帑階示意撫按俾部禁物應格而餘金錢三之二以一充邊用以一補宗藩之祿不

官文臣賀自閣臣尤難

給者中消争欲蝿襲之非得也前是奏軍功率賚閣臣階以為武
夫計功而文吏閭澤何以勸労自是報捷不復與將作大匠徐杲
有殊寵既以久陞尚書銜　上欲崇以宮保階力持　祖宗無是
法無啓倖端　上默然寢之十五年滿加上柱國階辭階體小惡
上親為調藥温諭諄切方士熊顯等進長生藥階力言不可餌
上遂止先是湖廣黄岡縣奸民胡大順貿緣陶仲文獲供事靈
濟宮仲文死大順以奸欺事發詔斥回籍至是大順希復進用乃
偽造萬壽金書一帙詭稱呂祖所作得之鸞筆且言呂祖授大順
三元大丹用黑鉛取白名曰先天水銀鍛之則成清霞玉粉神丹
服之却疾不老遣其子玉玄隨妖人何廷玉齎以入京因道錄司

左演法藍田玉左正一羅萬象通内官趙楹獻之藍田玉者原江
西鐵柱宮道士以進秘法授官萬象同以扶鸞術侍　上西内因
交歡楹時　上方幸此三人故廷玉以厚賂致大順意附託之田
玉等遂以其書藥進　上覽其書問曰此是乩批扶乩者如何不
來然未言召之也田玉等遂詐為　聖諭徵大順入京至則廢上
書求見　上謂階曰胡大順又來却是藍田玉羅萬象因問與至
詐令扶乩曰不降自藍道行下獄遂百孽攪宮或有所使然者大
順可仍用否階曰大順等皆無賴小人不畏法度而藍田玉尤甚
覬妄自傳與即可類推至于扶乩若中外通同得　上旨乃能荅
不則茫然不知以浮詞支吾而已且不能必其川後宮擾異息剔

祠醮寛後于虜警不以聞而不為之備必至失機露之備則近事推宜上之罪其不早聞也

生事端尤不敢保不若如前治之以法為正也　上悟乃報曰藍
田玉去冬輒代何廷玉進水銀藥遂詐傳密旨取大順至此不治
無以戒來者階復曰水銀非可服食詐傳　聖旨罪惡尤重若置
之不問後羣小益無忌憚互相朋結恐釀成大惡乞　聖明速斷
以消隱禍　上乃詔錦衣衛逮大順田玉萬象等問狀不知其奸
繇楹也比錦衣衛且上獄辭　上謂其不嘗有意覺之以問階階
曰　聖旨至重若聽憑詐偽他日半夜出寸紙有所指揮將若之
何此其機果質當預防必須重治乃保邦至計也　聖明斷而行
之　上乃下大順等法司令從重擬罪楹日齎疏匿殿檻中伺間
訴　上前為大順等申解　上大怒付司禮監拷訊且得與田玉

等通奸狀執付法司與大順田玉萬象廷玉玄玉俱論斬錮于獄
楹尋斃獄中大虜繇墻子嶺入寇通州報至大司馬楊博以聞上
方有竹宮祠醮不敢奏謀之階階草勅命大將侯顧寰等為九營
營九門外文武大臣英國公張溶等巡視九門内緹騎帥米希孝
帥其腹心將校往來干掫以故中外心稍定以便宜檄宣府帥馬
芳宣大督臣江東各以兵入援芳兵先至階請予　上亟賞之又
請重江東權俾諸道兵俱屬焉虜阻白河水從通掠香河　上令
看詳楊博疏階請亟先備順義而以奇兵邀之古北口虜果趣順
義不得入乃走古北口其後軍遇參將郭琥伏而敗頗得其所鹵
人畜輜重始　上以尚書博不發關與總督楊選之不能却虜而

辭恩辭擢上意爲之然自見大臣矣行

任之入也怒甚俱欲有所處分而未發階念能爲縣官任重曉暢
邊事者勿如博卽一旦火之緩急何恃乃備言切難以景命祠盭
禁不敢疏闊而二鎭兵皆其所先撤者　上復問選令尾賊能擊
之否階言非尾賊乃逆之出境也　上以是益怒選竟誅之而不
罪博至賊退大選賞勸王將士以階與輔臣袁煒勤勞欲加恩有
所崇進而次及尚書博等階力辭言賊得志而去不能大有所戈
刈方愛愧之不暇至于臣博方爲臣言欲席藁待罪而未敢幸
上赦之將洗心滌慮以圖後善何恩賚可希始袁煒聞而咎階謂
何故辭至是　上報論言博果有人心者當不安此恩賚也煒乃
服階自是爲博畫筴往往先上所嚮事必中便宜乃從容爲　上

言亾論練事如博卽舍博疇能委心事縣官如博者　上然之自
是倚注博不復求代矣階請收戰士骨瘞以大冢具十中牢爲文
祭之明年虜窺黃土嶺及一片石　上憂之以問階階謂有白文
智在而胡鎭董一元兵相肘腋三人皆驍將亾慮也亡何虜果爲
文智所拒階以張家灣當天下委輸請出光祿羨金三萬城之設
一裨將始爲重鎭階自袁煒卒後獨當國意不自安數上疏請增
置輔臣而　上數難之階乃密疏乞休謂曩時閣臣居首者以不
時請骸骨人主欲留則留之不欲留則不留故不得據此位爲私
物而恩威常出于　上此何也　上曰而亦徇例耶今惟有增置
二員同汝輔政足耳於是階稟　上旨復請二輔而　上復難之

乃留未賢

嘗復知誅因武一惡直備而巳

今俟數月愼擇乃可階言臣不敢避難但衰轉甚矣內閣事體繁
卽開敏者非假以歲月不易周悉萬一旦夕之間溘先朝露卽有
繼者何所取裁夫人才須作養於一二十年之前而取用於數十
年之後今以爲可卽可以爲未可恐未可以數月就也　上遂用
太宰嚴訥大宗伯李春芳入輔而起太宰郭朴於憂扣滿代訥自
嘉靖初張孚敬夏言嚴嵩及階相繼爲相無非以譽機壽矢力相
傾軋而得之者階先見已幾失之袁煒煒死因擇其謹畏可制者
引薦以厚結其心而後拔進之故訥春芳之在內閣嚴事階甚不
敢少以僚寀自居有所斷決唯唯而已卒不意猶幾人敗于高拱
也權利所在足以動人餌機如此刦其心力曲媚以結主巧中月

政府如此可嘆可惻

殺人日夜覘覦決機間不容髮而暇分其心思卽慮之萬一以圖
國事乎卽有所爲亦不過伈得伈失爾何足據以辨賢奸也階之
始爲禮部以至首輔十五年而請立太子者數四　上春秋高意
不欲言繼嗣輒報罷時裕景二王方並重朝野幾其端以爲且有
所更樹姦人從而陰爲蠱矣一旦論景王之國咸鼓舞稱慶而姦
人亦得罪去一日　上忽下論自謂郊廟弗躬早朝久廢且病弱
弗任卦數向周宜卷身奉玄傳繼不可緩不然恐或後醜耳且今
與在直諸臣密計以對階惶恐對謂此豈可與諸臣計夫所謂後
醜者必有非常悖逆之人而又有大奸惡左右之以有此叵測今
何足疑也　上又謂得無以久待爲恨乎階又力辨而　上猶以

慮徇早行

成祖之注意在孫而弗及子爲問且云賢孝非必吾言不甚妄
階又言　成祖之在位久　仁宗之在位促皆天命也繼承之際
史冊甚明　上遵德隆倫天命所歸而今之賢孝又中外所共聞
萬萬無可疑者然階毎進言必密令人傳之裕邸以居調護功
上方不豫景王忽上書請躬詣玄獄祈醮以嘗　上詔下階所階
知爲中涓泄之方誅所以沮止者而王復上書以病求竪階請遣
醫乘遽往治而擬旨王既有疾宜自靜攝玄嶽之醮遣官代行可
也無何王竟薨長史以訃聞故事聞訃當王妃不當長史　上問
之階階念楚中田土湖陂可數萬頃俱爲景王所侵租入而賦猶
在民即小綏諸藩有因而請佃者急爲　上言景府之老成人所

以有此談恐誤復有大者宜遣一信臣往階草勅令其與護王柩
祇奉靈筵宮眷日用必令給足內外出入必須謹嚴庫藏存積之
貲禁戢王人毋容侵擾田湖租賦之籍悉歸所司毋容欺隱既成
而以指諭撫按令奉詔行之獲永爲楚人業云　上下制建雩壇
及更興都故宮殿階雅不欲顯發之口則以庫藏匱郎襄水爲言
工遂已天下鹽額淮揚最重歲賦六十餘萬歲逋當國開利孔以
結歡令都御史鄢懋卿出經理搜積羨得百萬以稱功遂定爲額
額輒不登而商多亾匿急則稚經階請仍舊流徙悉復而額畫登
先是分閫以上債事輒以從騎逮所至爲暴階在政地省減十九
其後益不復遣戶部主事海瑞上書斥乘輿　上恚甚逮詔獄欲

臣之術蓋古有之

殺之階疏言瑞固草野倨侮然不過仰恃　聖明以要須之死沽
直耳彼甘于禍則無務以禍窮之彼求大名則無務以名成之容
而置之彼計失而　聖德益廣矣　上始抵階疏地徐取讀之又
取瑞疏讀之得毋死　上久疾論階曰朕病十四日矣不見今復
茲就大誌成一南覲承天拜　親陵取藥服氣此原受生之地必
奏功用臥輦至七月還京階奏　聖躬既久未平正宜加意靜攝
若復遠涉長途不惟失崇護之道亦非所以上對　二聖之心所
用藥品但論撫按取進爲便　上堅意欲行階曰臣昨奉諭不敢
仰贊者第一爲　聖躬計第二爲國計蓋巳亥迄今二十七年矣
皇上自度精力何如彼時豈禁長途勞頓　聖躬天祐亦豈必

待遠行而後臻萬康之慶也巳亥前邊境無事彼時尚命大臣行
邊及增京城并居庸等關守備今邊境多虞兵馬積弱而六飛遠
狩根本空虛萬一狡逆竊發　聖駕在外能無驚擾此其可大慮
者伏乞深留　聖思毋致輕舉以貽後悔于是　上乃罷南幸之
議猶時念郢中不置云　上病益甚階問安報以病狀甚苦而戒
階可少慮輔理非輕者當是時閣臣併階爲四人而　上有所顧
問獨階他閣臣取充位而已以是不能無後言階弗復顧　上崩
穆宗即位階遂罷齋醮土木復廷諍得罪諸臣舉士有節行及
恬退久廢者悉以遺詔行之時門人張居正爲學士方授經　裕
邸夜召與謀具遺詔草不以語同列質明謁王請入臨畢遂以詔

止論侃侃

茆上報可詔遂不同列皆惘惘若失而朴尤推時詔人徐公謗一
先帝可斬也拱亦與相應和卒亦無如之何也諸人俱負時望階
悉用之且不次超擢驟登顯要諸人旣歸德于階以伊傅推之傳
聞海內樂道喜談階遂擅名賢相矣 上享天下久登極吉凶大
典亾所考階久繫籍觀故事品式明習典則從容應之悉中條理
上欲幸故都階言 祖宗時非郊祀幸學耕耤不發大駕 上
卽位未幾於諸大典未一舉行而先幸故邸非所以慎始而示盛
德休光於天下也 上嚴階雖不輟幸而以須刻歸不踰日矣先
是 世宗方病在直者惟高拱盡携其書籍器用以出都給事中
胡應嘉遂承階意疏劾拱謂其齎二心于時閣臣雖四人共露鋒

頴而與階角者惟拱人謂是疏入拱禍且不測以 世宗已在彌
留不及問故拱得全然其恨應嘉而銜階益甚會計史已得旨而
應嘉又上疏救一二裛省非故事于法當罰懲而階時已示公同
列使擬有筆而已酌之時郭朴當執筆曰汝嘉小臣也 上甫卽
位而敢越法無人臣禮宜削籍階度朴爲拱報仇而傍睨拱則已
怒曰擬皆乃不復言而削汝嘉籍爲編氓命既下諸給事御史合
疏請留汝嘉其語有所侵摘階乃與春芳等具疏謂汝嘉論救考
察非法所以擬斥給事御史謂 上初卽位宜開言路廣德意所
以請留臣等欲守前說則涉逆衆而無以彰 陛下恩欲從後奏
則涉徇人而不能持 陛下法因兩擬去留以請中旨薄汝嘉罪

謫外而當階具疏時拱故不言而目屬郭朴朴復力持之幾失色
於是言路意汝嘉謫出拱指羣上疏攻之 上以拱輔臣且故嘗
受經不聽歸而言路益攻之不已拱恚甚欲階擬旨杖責階從容
言當 先帝時以譴斥威言者不已而至杖杖不已而至戍且長
繫戍長繫不已而至僇然竟不能杜其口有如海瑞者出吾曹人
臣耳寧可以力勝拱益不悅而恃 上左右多裕邸中知舊乘隙
抗疏至與言者辨而交構嘗皆是時內閣凡六人階與春芳朴拱
而益以陳以勤張居正以勤居正亦皆 上所受經而拱友也一
日方會食拱忽謂階曰拱嘗終夜不寢按劒而起者數四矣公在
先帝時導之爲齋詞以求媚宮車甫晏駕而一旦卽背之今又

結言路而必逐其藩國腹心之臣何也階良久曰公誤矣夫言路
口故多我安能一一而結之又安能使之攻公且我能結之公獨
不能結之耶我非背 先帝欲爲 先帝收人心使恩自 先帝
出耳公言我導 先帝爲齋詞固我罪獨不記在禮部時 先帝
以密札問我拱有疏願得効力于醮事可許否此札今尚在拱乃
頫亦語塞春芳等邀而與至階室謝罪階出卽堅臥引疾拱亦引
疾 上俱慰留之而拱以登極恩遷武英殿大學士與朴春芳俱
加少傅太子太傅驟貴甚于是給事御史合而就階第敦勸視事
而其醜詆拱無所不極口乃至自箭無虛日而南都亦響應初
先帝嚮信階甚階雖嚴戒苞苴其諸子多所干請無敢拒之者會

爲國持大體

丁未劉天叙之亂欲于孝陵發之止以此也

人子横行鄉里間以受其毒頗有指拱故餉得之錢倫爲疏將以
訐指階至是迫則授其門生御史齊康俾上之階乃疏辨乞休而
左都御史王廷等合九卿及給事御史交章請留階而極論拱與
齊康罪狀　上爲謫齊康遠外而許拱養疾然尚賜金幣馳驛遣
行人導行而使鴻臚卿宣諭階始出視事識者謂是舉也階實始
禍而拱竟不競云乃露郭朴所以私拱而阻胡汝嘉狀于是言路
移攻朴朴亦不能安久之引疾去丙京振武營新軍者當　先帝
時殺戶部侍郎以要糧賜置不問用是益驕時當須九邊賞故事
無及南京者會得匿名榜有所要脇辭悖甚階曰往者已失刑再
邀賞得賞亾所用國法矣時操江都御史唐繼祿當朝辭階屬之

曰營兵即變有郭城李錫劉顯外兵足制之城大不變據也變其
據　孝陵於法不宜攻耳若往可伺之一有變即以汪防精兵走
孝陵道而時有王都督之任者皆邊將階使以家丁百五十人
往曰新軍易與耳苟生變即疾擊殺之以爲若功不而罪也階度
兵已嚴乃因兵科疏擬旨係舊軍者各令還衛招募者隨營食糧
終身願歸農者聽頃刻而軍散亾敢譁時有中旨令館臣撰中秋
致語階謂　先帝新棄羣臣即食稻猶不可而況宴樂臣不敢奉
詔　上於是併罷宴　上謁陵甫至齋宮而使中涓以意問曰祀
在次日　上欲輕騎一出觀形勝可乎階曰　上以祀來乎以觀
形勝來乎以祀來則先游而後祀非所以展孝思也　上竟以祀

簡近

畢出視一日忽奉旨以太監呂用等分監團營兵階率同官上疏
謂今無所謂團營者且中官坐營起於　景帝而革於　世宗臣
望　陛下以　世宗爲法以兵政隳廢爲慮　上不懌督責頗峻
而階等諍愈力乃寢俄復命修內教場勒中貴人習騎射階因御
史言復率同官上疏謂　陛下此舉蓋因邊方多事居安慮危故
示邊臣以意使之振戎飭武耳如御史言則有防微杜漸之慮臣
等竊謂邊方逖禁地近　聖躬重戎務輕當　先帝時嘗欲立二
內營于禁中上之此必有深意在不可不三思也事亦寢虜分道入
寇其寇近畿者土蠻自牆子嶺入掠灤河西而寇山西者俺荅也
破石州等郡邑階以京師及諸陵尤重今二虜開而黃台吉者尚

匿不露形恐其撄我兵東西援而突入以擣我之虛急請切責總
督劉燾等督兵隨賊勦逐仍阻守灤河勿容西渡其黃花等鎮加
愼隄備以防黃台吉竊發仍發京兵一枝駐通州以護陵寢保漕
餉俱取旨行之時　上御經筵畢而詢階以戰守方略掌詹趙貞
吉條對甚詳階不能答乃請至閣議及議貞吉首言宜用首相巡
邊階不懌竟以漫語上覆是時　上方秉淵穆諸臣始奉玉音竟
無長策登對殊缺望也不久貞吉出而南矣虜退當第失守狀時
薊鎮頗能尾賊凾斬至千數然不赦罪俱有旨逮鎮撫以下置詔
獄問階謂薊鎮吏士自托以獲功當還賞而驟閤逮其帥不無駭
忿當緹騎行戒之曰吏士遮而曹訴第云山西失事重而薊鎮輕

少用

妙用

此等妙用惟華亭獨擅

法不得不兩逮以示警耳必不以山西倒倒而帥必不以而帥罪
掩若等功兵部已爲若等上功籍矣緹騎至鎮吏士萬人環擁馬
首哭且絮幾不得發以階指諭之卽解散一品九年再滿力求去
詔慰留加伯爵俸恩典優異階曰腆矣一文墨吏何功于上固辭
久之乃視事復奉旨內監李佑往蘇杭監織作時以詔令就停久
矣階疏阻之不可得念佑素貴而其人頗長者乃盡以宿弊告曰
公往毋言利利歸公者一而歸下者二奈何待之受謗也吾欲使
臺臣接去之是又代公受愆也公何不與臺臣共其譽且教以所
織作徑進御前毋落局中少年手佑曰善一如階言時有小璫以
事干巡城御史不應則詈御史御史怒執而笞之羣璫趣之司禮
所欲論糾御史階業爲解得免而御史乃論糾璫其黨百餘遮御
史於午門外毆辱之御史大夫王廷欲上疏糾擧璫以問階既已
許尋念疏卽行彼璫爭自匿欲得其主名則且展轉不可究詰萬
一彼先之以誣我禍且叵測先朝事可監也乃使人致司禮之佐
曰尚文者語之曰諸貴人羣毆御史業何處文倨謂內外各有體
相公毋但爲御史惜階曰吾非爲御史惜爲國家大體惜耳爲司
禮諸公惜耳文㤞問何謂階曰毋論御史王臣卽　天子臨御之
所而羣毆人能保　上之不怒乎諸公何不以時詗得其人而速
奏之卽外廷有繼者其輕重在諸公乎而　上必不怒諸公體故
在也文悅以告其長滕祥悉得其主名叅之王廷疏繼上羣璫皆

不能自匿悉就逮杖其首惡三人百發邊戍餘九人各六十爲南
京淨軍階旣以詔旨省諸鎮進鮮奪太和事權與諸監局工役而
所持諍又多宮禁事仰者十且八九往往假宛曲而行久之其人
益側目所謂承奉芳者旣貴與滕祥崎雅好名自負以呂强鄭衆
之流時時言外廷事所司以裕裁之不能快而歸咎階謂階主之
階亦覺其意會　上欲幸南海子階諫不聽始嘆曰夫已氏國冠
之上而尚難持滿乎遂稱病御史張齊因論階姦利六事階再疏
辭獲允新鄭再起銜階未已乃就家起故蘇州守蔡國熙爲江南
監司以伺察階初國熙爲蘇守適階方逐嵩獨操國柄勢燄張甚
蒼頭滿鄉城罔敢犯者松之郡縣幾無細民數千金之家十見奪
延必中以禍不折而入不已也然其人旣折而入旋恃羣勢復肆
毒他人矣久之人且樂爲之奴强者得爲權利弱者亦避徭役有
司多苦之蘇與松尤近流毒時時及之國熙以愛民爲心故稔聞
而痛惡之有犯者輒引繩批根至欲甘心而御史敎難之不得舒
也國熙因棄印綬去及階還凡爲其家所魚肉者悉迎至京口訴
詞且三千餘意階必有以泄衆忿階已先入諸子言悉不爲理鄉
人益銜之至是多起而侵階至有上書訟階父子罪惡者事下撫
按悉委國熙國熙至窮治之凡生平賂階之三子者有所負進而
多責償者皆前挾金不已而奸駔小人至無故而挾之亦得所欲
去三子皆就繫僅階留而不堪其咻堵其室矣時春芳雖以拱之

故不得紓然猶時取裁酌不至過甚問爲階寛解而拱漸不樂南京吏科給事中王楨緣而論春芳乃力求去階從困中上書拱其辭哀拱雖暴戾頗心動居正亦婉曲以解又復于撫按居間而蔡國熙所具獄成其長子璠次子琨琨其少子瑛家人之坐戍者復十餘人没其田六萬畝于官御史聞之朝拱乃爲旨謂太重令改獻拱之客乃構于拱謂居正納階子三萬金賄不足信也拱無子居正多子一日戲謂居正造物者胡不均公獨多子居正曰多子多費甚爲衣食憂拱忽正色曰公有徐氏三萬金何憂衣食也居正色變指天而誓辭甚苦拱徐曰外人之言我何知以故兩自疑而拱之客大搆其間計逐居正然拱徒剛暴而實淺居正深不可

測拱非其敵也亾何居正竟以內璫馮保力逐拱去階禍盡免先是階之去也雖疏張齊之爲拱修怯然居正實言之李芳謂階久倦宦以是亟報許既而心愧之階既去亦約束其三子事居正謹故終賴居正以全壬午年八十上使使存問癸未卒贈太師諡文貞所著有世經堂集二十六卷又手較錄程純公言若干卷

太常氏曰自蘇季子以揣摩稱其說不傳久矣世乃有工其術如文貞者乎揣　皇上意指十得八九揣邊圉情形亦十得五六揣同事之譽機弄之股掌之上揣天下之公議收之嚬笑之間恐季子復生或不及也論相于　世廟之世者率爲屈一指豈非抑鬱郤于盤錯之會回意旨于潛默之中得救時作用哉然則和齊詞

結左右　主上信之不疑安其身而後動亦欲功見言伸用非出如俗相之術默固寵也若乃怙子之非禍幾不測明哲固有所窮其亦驕溢之常情矣

皇明輔世編卷之六目

皇明輔世編卷之六

明太常毘陵唐鶴徵編纂　門人同邑陳賡謨評

翁司馬萬達

翁萬達字仁夫揭陽人生而穎異五歲能誦書比長有文名嘉靖丙戌登進士授戶部主事督稅監兌所至有聲榷河西務疏戚畹侵奪語甚峻　上可之初武清衛軍巡邏河西務鈔關者四十人百戶劉希仁統之指揮費璋與之有隙言於都御史周期雍以為宿兵無用而坐乏本衛操備請得撤回期雍信之遽以聞萬達執不可因發璋私罪命逮法司於是期雍怒奏劾萬達沮撓風憲請并逮希仁訊之又謂通倉軍斗及修堤看淺守廠諸軍夫獨武清多於他衛宜量留應役餘悉遣之還伍萬達復言鈔關邏卒及通倉諸役皆詔置不宜輕事下戶工二部會議並如萬達言不直期雍兵部乃覆奏存留如故第請逮希仁與璋並訊仍飭戶工二部及巡撫悉以部書從事不得互生嫌隙從之庚寅陞署員外郎督通州倉會權貴阻撓運道使人奪其舟乃不敢犯漕令謗言朋興屹不為動辛卯陞署郎中議奏鹽政利弊會畿輔大饑奉命出賑減去騶從巡行勞來立法備便周至民甚懷之癸巳陞知梧州府時方兵興供億經費悉力立辦而尤以學校正風俗為首務戍卒怙侯仇鸞縱徙卒橫行市肆聞萬達縛其首十餘人杖斃之於是相戒無敢犯梧苦督府供億萬達為省繇費便民即督府倘辦都

非曉暢兵機不能為此議

中又事事可卒辦丁酉安南人鄭惟僚上變言得莫登庸篡立狀上命討之會萬達擢廣西副使首列征南事宜白督府蔡經行之登庸懼採芻藥以試辦取巴豆困集置上流截筒埋地中與陷馬足揚言先襲廣東以撓我時賂邊氓覘我關吏飫賂往來不復能禁萬達落莫敢死士入僞都旬日盡得其狀乃下禁令曰敢有出境與賊通者籍之籍其家能擒莫賊一人者予百金登庸聞之恐莫知所出萬達乃上議于經曰今日之兵大率有二用與不用而已若兵不必用也則示之急而急焉示之緩而緩焉弛張闔闢其機在我彰不戰之功可也若兵必用則急而或示之緩焉緩而或示之急焉呼吸瞬息其發如神以藏必戰之用可也至於備欽

廉海濱之地以待窮寇之奔無謂今日姑可緩法曰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此之謂也經大韙之會龍州憑祥二州土舍趙楷與韋應李寰等煽亂許莫登庸為鄉導并以我緩急告之萬達具白經經駭曰君度諸虜酋何如曰兩州瓜連三兇鼎立迫之則變生肘腋內境繹騷究之則威震陵夷遠人弛聽乃遣使至太平召思明府土官黃朝諭以大義俾毋潰倫毋黨亂思明應命設伏卒擒韋應械蒼梧督府論死趙楷李寰各以計就擒而許存趙祀楷臨死遺書示誠哲誓於泉下靡忘大恩會用參議立其子匡時方逾齡一州以定萬達劃三雄不動聲色而禍本悉拔左江斷藤峽猺蠻據險馳劍不可疏捕自韓雍王守仁勦治以來稍獲寧息屬

審勢

尚侯勝海居犁灘為變武靖州目黃貴誘剌之立堡戍守海弟公丁誅衆破堡屠戍御史以聞命蔡經討之下諸司議總兵張經則曰兵不過萬人參將沈希儀則曰非數萬人不可萬達曰二言皆是也張言則勦沈言則征然賊備我久矣勦之無得從沈君便蔡經是之會有安南之役未遑也而公丁等益橫何容謀于督府擒公丁磔于市於是乘勢兩軍夾擊前與皆破賊大潰奔逸復督兵邀擊中斷斬首數百級餘賊奔羅運山傲石軍統出其背破賊殆盡凡月有九日而班師撫其餘黨井諸向順者殆三千人滕峽悉平又獻平峽八議登庸聞之大恐謂左右曰天朝方以兵加我悉平內寇以為之先豈其嘗我哉於是經上其功陞一級賞以銀幣

且盡人情

時又議四峒介於思明忠州之間然忠州稍近自天順五年之亂土人黃賢相占有其地峒遂改隸府而加關府州互爭莫能歸一而峒亦向背無常萬達議曰四峒之爭久矣苟籍無歸易於叢怨欲明歸一方勢必啓釁縱使官協民亦靡從若中分其地以弭其怨然酋類瓜連若於離析為之立縣則治之太詳為之立所則徒費無益皆非羈縻之道不若以其地割屬南寧特設撫民通判治之築城建署戍以指揮分保甲設峒老而番役于通判乃能撫輯其衆無奸法者給冠服榮其身通判拊循能各盡其職來旅之以五年期其效經覽議謂曰君言韙矣即使人諭之峒民歡踴稱便生願附南寧曰今而後庶見太平也黃賢相素桀驁獨稱兵為梟

採四峒地以奸新令督府思之以訊萬達曰易事也峒若土官訴求處戮久矣不得已而從之茲當申之以輯寧之意必引領向我賢相羽翼既携夫然後震以兵威刦以重典多法以行間千金以購其首經權互用不旬日而峒地可歸矣督府從之萬達乃牒叅將府駐南寧授以秘策如期而賢相獻地經畧曰翁君神算也尋復議善後之策十四事皆原始要終足爲經制云秋八月陞浙江右叅政督府上疏以萬達通達國體曉暢戎務宜終始安南以賛成安攘之功　上俞其請改叅政廣西時尚書毛伯温奉命征撫萬達上議曰今日所以處莫賊者有三㨿議而告成功者此上策也撫之以不敢不從而兵猶不血刃此中策也三令五申交夷絕

滅威則威窮矣而　聖天子好生惡死非其所先此下策也今宜總衆長技羣策臨之以懼終之以謀俾機權在我動出萬全縱不得其上可得其中必不得已而就其下亦將舉之裕如無失時之悔矣時欽州知州林希元與權貴通謀力主專征計令廣東民兵自田一項以上皆自備舟楫運糧往交趾界伯温因萬達言遂不用其策廣民大悅九月萬達承檄分屯龍憑思明等處獲安南奸細萬達厚遇之具得登庸畏怯謀自全狀既而登庸詣鎭南關親縶組以降遣其姪文明與其土目許三省奉表入朝其辭甚哀於是伯温總督會兩廣三司以登庸投降區處機宜奏聞　上是其議報可詔安南爲都統使司班師論功萬達居最事詳伯温傳初總

兵仇鸞密令人索賄登庸始聽其降萬達發其奸不得售及登庸來降萬達與諸同事步出諸關登庸持箋筆乞言其意欲以窘我也諸同事讓于萬達萬達執筆大書首言朝廷以好生爲德待以不死恩至渥矣中言宜永貞一心臣服南荒詞氣慷慨筆力嚴勁以授登庸跪讀稱萬死匍匐而退壬寅擢四川按察司癸卯擢陝西布政使時諸藩以祿聚訟比至裁取適宜無不歡悅甲辰二月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十二月擢兵部右侍郎兼僉都御史總督宣大偏保軍務兼理糧餉遂劾奏將官郤永姦貪婪衰老於是選將帥集客兵廣峙蓄修器械固險要謹偵探明賞罰北部邊備堅不可犯秋十月代府和川王府奉國將軍充灼及昌

化王府奉國將軍俊桐等以刦奪大同劉知府財物詔奪其祿心懷怨望遂造反謀充灼邀各宗室及助惡張文博李欽等辟臣張淮等飲充灼曰我等奪祿代王又不爲理奈何困死若引虜圍大同城我等內應開城門納之殺代王及鎭撫大吏舉事則不憂不富貴矣必先燬各草場使兵馬不得芻牧爲聾衆皆從之張淮密告其黨妖人仲大仲太曰我師羅廷璽若來無事不濟廷璽者應州人與其黨王廷榮俱以白蓮教惑衆淮遂因仲太見廷璽廷璽許諾入見充灼稱其有天分充灼大喜告以謀廷璽乃爲書討令告小王子毋對掠三路進兵直抵大同城奉小王子居遣兵攻應門關納王廷榮爲內應取平陽立充灼爲主遂將胡兵四討縱役

討道小王子則大事成矣充灼以爲然乃使廷璽出納王廷榮刻一印文曰天子師造旗牌火藥充嫩受充灼密謀令其黨門四等持俊棄俊掖所造火箭出燒城外各草場萬達疑二日之內六處失火必有奸謀令下緝捕獲門四等驗治未決充灼遂使衛奉抵小王子所誘之奉出邊至威寧海子北岸遇小王子所部察罕兒等與之約多留一色旗半留府半留小王子所用爲識還告充灼充灼使文博爲表文與小王子中皆逆語賄以大同城約同舉事仍使奉持僞表旗幟出邊旗皆書調兵字會總兵周尚文使人出邊探哨問守者知有四人挾傘出恠而追之及奉等于榆林因索得其通虜表物收奉等至尚文所鞫之具得充灼等謀狀萬達密

啓代王收充灼等而分捕叛者羅廷璽取叛籍燒之仰藥死餘悉捕獲奏聞不動聲色坐折逆萌乙酉八月虜大舉數萬騎犯大同中路鉄裹門等處原任總兵張達率指揮大刄赤等力戰卻之又犯鵓鴿峪原任叅將張鳳率指揮劉欽千戸李瓚等各死戰鳳挺身陷陣中流矢先死欽等與其將士十八人盡沒報效生員王邦直世稱爲王千斤者亦戰死虜尚欲深入萬達督官兵奮勇鏖戰據險邀敵射死者亡筭且遣騎四出邀虜頗有斬獲虜望見我兵大集遁去捷聞　上悅賞銀五十兩紵絲四表裏寫勅奬勵萬達聞王千斤死哭而殮之爲文以祭厚賻而歸其柩且請官其子邊人無不感泣願效死力因議大同一鎮外隣住牧虜巢內屏幾省

關隘爲九邊第一重地舊日相沿雖有三邊名色以其逼近虜營且無附近城堡藉之守護遂致掏空傾圮鞠爲坦道遺址僅存比年虜牧于夾墻之間朝窺夕竊東出西沒近邊土地日就荒閒而驛路行旅間被殺擄蓋以障塞罔修阻遏無恃故自二十年邊臣東自陽和開山口西至山西丫角山修築邊墻一道添設墩堡墩軍守戍嗣是虜賊有所忌而不敢輕犯邊人耕牧爲利頗多但陽和天城迤東接連宣府西界中間多有通賊要路未有邊墻近年虜衆深犯率皆由此出入視中西二路有險足據辛歲稍寧者可以鑒矣覩自區畫序次畫圖說以進議以形勢者設險之所必因而時勢者兵家之所必不能違也兵不審時險不度地未免於泛

論宣大形勢最爲詳盡

然而舉倏然而罷非所以揆事體而弭寇變之道也山西起保德州黃河岸迤邐而東歷偏關抵老營堡盡境實二百四十五里大同起西路丫角山迤邐而北東歷中北二路抵東路之東陽河鎮口臺實六百四十七里宣府起西路西陽河迤邐而東北歷中北二路抵東路之永寧四海冶實一千二十五里共一千九百二十四里皆逼臨胡虜險在外者也所謂極邊也山西老營堡轉南而東歷寧武鴈門北樓至平刑關盡境約八百里又轉南而東爲保定之界歷龍泉倒馬紫荊之吳王口插箭嶺浮圖峪至沿河口約一千七百餘里又東北爲順天之界歷高崖白羊至居庸關約一百八十餘里共二千五十餘里皆峻山層岡險在內者也所謂次

塞則矣

邊也我國家雖不守東勝棄大寧然重險天設固猶在我也外邊西連延綏東距薊州勢相犄角至於爲京師屏蔽則宜大爲特重非他鎮可比卽宜大山西外邊之地有夷險迂直合而言之則大同最稱難守次宣府次山西之偏老分而言之則大同最難守者北路也次中路次西路東路宣府之最難守者西路也次中路次北路次東路而山西偏關以西百五十里恃河爲險無待防秋偏關以東之百有四十里則略與大同之西路同焉內邊可通大舉惟紫荊寧鴈次居庸倒馬龍泉平刑諸關隘要之內外二邊皆所以扞蔽燕晉保障黔黎然外之不禦內安可度故論者有唇齒之喻又有門戶堂奧之語理所易曉也邇年以來大虜屢寇山西必

卷之六　翁萬達　八

自大同入侵犯紫荊必自宣府入事所可徵也蓋形勢之大略有如此古稱戎狄之衆不能當中國數大郡若智與謀及戈盾火器之屬長短相較又萬萬不侔然所以能爲中國患者氈裘之族勢悍而雄捷出于風氣與我漢人又彼以騎射爲本業抄掠爲生理專精于技無待于教戰鬭之事人人能也而我事肄於羣牧業分於四民百一爲兵勞於訓習習且弗專故亦多弗精也彼聚寡爲衆乘時而攻人我散衆爲寡畫地而自守攻無定勢所貴驅疾騎而運之飄忽如風雷守有定形遇賊必齎糧負甲而隨之瞻顧而狼狽彼去文字簡號令進無所馳追無所拘而我則議論多端號令多門進退由人上下牽制故彼拙日巧我巧日拙又國初之時

大同能守山西徒費耳

我　太祖　成祖抗稜遐斥戎狄勢衰竄伏莽榛僅存喘息正統以後則生齒漸繁種類日盛近且併海賊吞屬番掠我居民爲彼捍隸諸酋所部約可二三十萬衆視國初何啻倍蓰沿邊戍卒較以舊額未嘗加多彼醜先年秋高入寇控弦不滿數千掠境不能百里我兵臨時調遣緩急仍收勝算頃者每一大舉動稱十餘萬蹂躪關南侵駭京郡循常師旅莫敢遮遏蓋時勢之大略有如此者夫度形勢之便則詳於外防正以扞內量爲內備所以資外捍時勢之難則今所經略當異於昔而後所經略當始于今併力以守要益兵以防秋要皆事勢之不得不然者也保定邊事繇今之常無大可更但宜徵撥兵於內省分鎮兵於外藩便可得之山西

卷之六　翁萬達　九

防秋先年止守外邊偏老一帶歲發班軍六千人專一備禦大同而內邊寧鴈一帶仍有官兵防守隘口以爲大同聲援乃與宣大各路守兵舊皆屯駐城堡但遇警報相機防勦原無分地擺守比因虜越大同入山西當時地方諸臣誤以大同爲難與共事也乃獨築寧鴈以東至平刑邊墻八百里於腹裏掣回大同備禦之兵以守諸關已非建置邊防守要之意繼因守兵不敷添設太原等處叅游兵馬七營召募新軍及僉調新舊民壯屯夫弓兵率已六萬餘人公私轉輸內地騷動所謂財匱於兵衆力分於備多者正謂此耳夫山西不藉備于大同大同不需力於山西計兩失之宜府亦自虜犯西路盡調本鎮兵馬專備西中而北路雖不同擺邊

然而兵馬已至空虛不無可慮連年三鎮防秋徵調遼陝兵馬遂
不下五六枝費用糧賞及本鎮守兵芻餉以百四十萬計費定不
貲難於持久併守之議茲其所以爲善經也外邊控虜四時皆防
城堡之兵各有分地冬春徂夏不必參錯徵發自無不敷秋高馬
肥虜可狂逞若復拘泥往事散處城堡臨時動調近者數十里遠
者百餘里倉卒遽難合營首尾自不相應欲以寡弱之兵當衆强
之虜勢必不敵萬一又如往年潰墻而入越關而南內地之人素
不習戰即欲堅壁清野或恐先被荼毒及至京師震駭　君父殷
憂乃始皇皇調徵迫迫請討即不愛吝何益事機是知形變不同
審固當預守邊之兵茲其所以難遽罷也虜凡寇邊地迂峻則步

卷之六　翁萬達　十

防地平漫則難禦有墻則易者愈易而難者亦易無墻則難者愈
難而易者亦難今夫百人之堡非千人不能攻者恃有垣塹則寡
可敵衆弱可制强若遇虜於平曠之墟則百人豚羊千人狼虎鮮
不爲所吞噬以是知山川之險險與虜共也垣塹之險險爲我專
也我恃其所專而奪其所共修邊之役茲其所以當再舉也況查
連年修築如山西偏老一帶委極高厚大同各路與宣府之西中
二路舊墻可因亦已十之七八再加工力數月之內可以告完連
亘千里屹然長城截然爲華夷之限界矣而防秋之兵所以必帶
甲而登墻列營而待敵者臣等聞之險而不設與無險同墻而不
守與無墻同是故定規畫度工費二者修邊之事也慎防秋併兵

力重責成量徵調實邊堡明出塞計供億節財用八者守邊之事
也修邊因垂成之功守邊資濟時之急邊墻欲圖其永利兵馬不
解於秋期國家雖費不得已也而積往慮來就中揆度如所條列
於左者雖皆常談然自是而兵不甚勞費可漸省期以弭寇警而
固疆圉要皆臣等之極思也若必傾無量之費忍百萬之師分道
遣將深踐寇庭滅此朝食斯固安攘之壯圖亦臣等忠於　陛下
之職分顧虜勢未衰我力不足謀須積久事必待時以故臣等但
當圖其易而不敢務其難盡力於其所可爲而不敢妄覬於其所
不可必也其修邊二事一定規畫宣大鎮邊其極衝者北路
則新門赤城至獨石雲州接連龍門所百二十里西路則洗馬林

卷之六　翁萬達　十一

以至中路羊房常峪葛峪小白羊聯絡龍門城盡界五十餘里此
亟當繕修者也其餘稍緩者每歲借用秋防兵糧從宜修舉一度
工費前約工費銀十六萬六千一百餘兩乞命戶部給發其守邊
八事一慎秋防山西內邊寧鴈諸邊關原有戍兵外邊偏關以西
至黃河岸山險水深者過秋但令戒嚴不必益兵其偏關以東及
宣大地方當畫圻佈兵聯絡戍守仍隨宜更調及時聚散以休人
力一保兵力山西大同兩鎮外邊自偏關歷老營至東陽河鎮口
臺七百五十一里宜將兩鎮兵馬通融分佈要害仍量留鴈門一
帶兵馬以爲內防一重責成各鎮總兵官務督偏裨往來防禦其
防秋時邊界失事則查照分派之信地防秋後各城堡失事則仍

照原信之地界因以坐罪一最徵調山西宜大前既稍客兵振氣勢遊難悉罷第當量減况延綏新遊兵二枝本爲策應宜大而設今宜並行徵調俾延綏兵一枝駐宵大適中地方備援三鎮保定兵一枝駐趙州保定兵一枝駐赤城比之往歲十省其五六矣一實邊堡宜大山西各衛所軍有願携家往本鎮邊堡者悉從其便或先爲名他鎮者許其自首回衛一明出塞小敵之利大戰之始也兵練而不試一旦遇敵則驕鈍而難用故出塞襲擊乃試兵習攻之術也今後遇虜臨邊駐牧或零虜近塞窺伺及虜大舉入寇其營帳老稚婦女孳畜留塞外者許兵將得擇便出塞掩襲斬殺獲有首功一體陞賞一計供億客兵應援往來無定及併守大同

出百里外者行糧料草全支代州寧鴈諸關守兵免調者不支行糧其宣大陽和等堡更番休息者間日半支一省財用近山西華罷民壯宜大遂罷陜客兵計所省糧犒之費且將六十餘萬內地民力可使暫紓兵部覆萬達議計周畫可行修邊請先白龍門赤城始今陜西邊俱有警報宜大客邊又恐虜犯東山西以保定兵一枝延綏兵一枝如所擬預調遼東兵待有警然後發財用既省令守臣榜諭不得朦朧料派　上曰該守邊修邊調兵諸議具見總督撫鎮諸臣竭力邊務俱如擬行萬達又奏大同邊宜修者初議起開山口迤山南而東五十里至於水磨口又東八十一里至宣府李信屯之紅土臺總一百三十一里有奇雖地平工易然

紅土臺必西北築四十餘里始與西陽河合不若自水磨口改從東北踰山崖六十里至於馬頭兒又趨平地渡滸而北一十里又東十八里至於宣府西陽河界之鎮口臺共一百三十八里雖其陡峻中隔南北相懸微有不便而西陽河得藉一面之防省四十里之力李信屯以北常戍之兵亦可罷去如此宜大兩鎮均享其利矣兵部以爲大同初不欲修大邊者正慮應援轉輸之難也又大同鉄裏門鵓鴿峪之間舊有二邊一道可以扼塞諸途若加修治亦足保障何爲舍此十餘里之墻而不爲棄二邊百餘里之險而不守乃復于三邊內重築百三十餘里之垣鬭山鑿道增墩築堡工力相去豈不百哉　上曰築邊之議守臣身所相計必與遥

慶者殊其如萬達議行宣府興築之費計大同嘗餘四萬兩更發太倉馬價四萬助之萬達復奏頃者臣請城西陽河而本兵不以臣言爲然臣惟修邊爲守邊也不可守則不修矣新平堡北故有墻十里今移議蘇志皋所築在山巔不可汲是以臣欲改築於麓爲易守故且徑而省也其鵓鴿峪二邊者前年賊從之入閫崖阻隔聲援不聞即鉄裹門之軍咫尺千里矣然更有請者東陽河堡雖隸大同東路而實近宣府有防秋士馬宜令大同列守宣府應援庶爲犄角上曰大同邊墻總督議甚是如兵部從中改請幾壞成事堂上官姑不問其管郎中楮寶俸半年兩鎮官兵應援事宜俱如議萬達等修築大同東路之天城陽河鬭山口一帶邊墻一

百二十八里爲堡七爲墩臺一百五十有四宣府西路之西陽河洗馬林張家口堡一帶邊墻六十四里爲墩臺十斬崖削坡五十里用工止五十餘日經費視原估省九萬餘兩御史黃如桂覈實以報 上曰兩鎮久缺垣塹虜寇得恣意出沒守臣屢議修築竟坐因循無任事者今墻成延袤幾二百里增墩臺百餘鉅工告成又省帑銀九萬餘兩既經巡按覈實撫鎮守官備竭忠勞朕心嘉悅翁萬達陞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餘各陞賞有差既而萬達奏大同東路自陽和牆門口起至宣府李信屯堡紅山臺邊界止延長一百三十餘里中有鉄裹門鵓鴿峪瓦窑口等處悉通賊要路未有墻塹擬于山南二三里許添築邊墻十道濬濠建

堡增設墩哨使宣大聲勢聯絡且可以南護紫荊屹爲外塹通計經費約用二十九萬餘金請下戶部趣發帑緡期以三月初土脉融動及時興作其督視之任當一付之總兵官周尚文仰知中西二路一體悉心料理疏下兵部議覆近二歲間虜犯浮圖峪蔚州等處凡三繇此出入阨要設險誠宜以時營治不得惜費本部發馬價銀九萬兩戶部即湊發太倉銀二十萬兩運赴該鎮周尚文廉勤謀勇既守邊著有勞績修築之役悉以付之於鴈門等關自老營堡丫角墩起西至凌雲口西界黃沙坡共創補修完土築邊墻共七萬七千六百六十四丈四尺約四百四十餘里石砌邊墻五千一百丈五尺約長二十八里有奇土築敵臺九百九十二座

不[illegible]敵臺七座墩臺一座石寨一座土寨一座營房煖舖八千八十二間官廳四座挑完土壕一萬九千六百四十八丈二尺約長一百里有奇整修石壕一十九丈二尺挑完品窖二十三萬四千五十二箇石砌水口七十四座倉房九間水洞三座羅[illegible]洞一座懸樓二座牆門四座土城二座甎包城門幷樓四座水門一座宣府獨石馬營一帶七百餘里亦加修葺繇是墻塹高深品窖錯布虜入無間可乘不敢輕犯費亦日省矣嘉靖二十四年以前三鎮客兵糧草仰給帑銀歲常一百五十餘萬二十五年多方樽節尚費帑銀一百二十六萬三千八百有奇二十六年會計歲用防秋客兵銀宣府三十五萬餘大同五十三萬二千餘山西二十四萬

四千餘共一百一十二萬六千餘比之二十五年已省銀一十三萬七千餘而民壯工食客兵賞賜之省不與也其時奏請添發三鎮止共銀七十一萬七千餘年終尚有支剩今嘉靖二十七年會計歲用防秋客兵銀兩以二十六年用過之數爲準宣府三十萬餘大同三十三萬六千餘山西一十二萬七千餘共七十七萬三千餘比之二十六年會計又省銀三十九萬六千餘而民壯工食客兵賞賜之省亦不與也奏請添發三鎮止共銀三十五萬八千[illegible]轄之當已用足蓋自修邊併守之議行而節用一至此兵部以[illegible]陞左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廕一子賞銀五十兩紵絲四表裏[illegible]而[illegible]書薊州撫臣曰僕近[illegible]僥來避南山歷居庸經[illegible]諸

隘登撫尾峰陟鎮南墩盼遮蓟望燕京鬱焉金陵宛宛在目而上谷北東二路咫尺黃花渤海密雲諸山即吾人游偵樵採所不能登陟之處虜騎皆可漫走守口者何能當之一處弗禦則其餘皆守穴鼠耳經營上谷之北東路使虜不能入則貴鎮密雲而南迤西至居庸盡界可不甚勞兵財倘上谷之東北路不可支則貴鎮唇齒之間亦不能不上軫公懷也願與上谷當道者共晝百世之利亦縷綾縉紳所竊望而委心者萬達又言宣府正奇游兵四營每營官軍三千員名分屯要害統以總副叅游等官立法不爲不備近歲巡撫王儀總兵郤永奏選各營精鋭五千人別立戰鋒五營以務兼將官統之每兵額外加米五斗遂致各營虛耗而又剏

收老弱步卒用充原數及遇戰陣復自謂親兵居後反驅諸路兵爲前蔽用是士皆解體且坐營都指揮董暘李塘等前愆未贖後復失律宜正其罪并罷新委坐營官周鏜韓彬楊鉞而歸其兵于各營各路事下兵部覆議如萬達言　上曰新立五營戰鋒及多增月糧俱是變亂兵制即令革罷原撫鎮官本當逮問姑宥之其軍士勒歸原伍坐營官周鏜董暘等俱如擬虜酋俺荅阿不孩遣夷使堡兒寨等三人款大同左衛塞求貢虜自二十年石天爵誅後信使遂絕是歲玉林衛百戶楊威爲虜騎所掠驅之種藝虜乃爲威言節年入搶爲中國害雖失在中國虜亦鮮利且言求貢市不可得威自詭能集事虜乃歸威及同掠者數人令先傳意中國

然後令堡兒寨等款塞廟山墩投番文言俺荅選有白駱駝九頭白馬九匹白牛九隻及金銀鍋各一求進貢講和自後民種田塞內虜牧馬塞外各守信誓不許出入行竊大段如曩時石天爵所稱者墩卒納之會總兵官巡邊家丁董石等紐石天爵前事遂殺三人者以首功報于是萬達疏言北虜在弘治前歲入貢疆圉稍寧自宣府虞臺嶺之戰我師覆沒自是虜輕中國貢道不通侵犯日棘蓋已四十餘年矣嘉靖壬辰小王子復自致書求獻方物竟疑沮中止迺年石天爵之事彼以好來所當善應始既漫然荅之終復詐誘斬之大失夷心橫挑巨釁臣嘗痛恨當時邊臣之失計乃今彼酋復遣使叩邊卑詞求貢雖夷情詭秘反覆叵測在我當

謹備之而已王者之待夷狄來則勿拒至于權時施宜察形伺間又兵家所以收全勝者詎容脫誤致有後艱而董石等么麽賤卒乃敢玩法貪功戕彼信使臣心刺繆曷知所云夷狄雖犬羊其性固能辨曲直其喜怒亦猶人也今歸我漢人遣彼族類執物示信懇托墩軍爲其通款借曰不許尤當善其詞說遣之乃既置夷狄使于墩臺納歸人于境內又從誘而殺之此何理也曲既在我必且忿怒忿雖譬弓報怨將來縱有畏慕威德誠心亦必疑慮回皇重以今日之事爲戒吳寶等滔天之惡真不容誅請亟正法典榜之塞上明告虜酋以朝廷之意以預解其嗇怒搆兵之謀即不可解臣等相度機宜按兵待戰盡所能爲已耳巡按御史王如桂因

叅守備叅將等官張潤等及巡撫詹榮總兵周尚文防範失律之罪兵部覆議虜黠詐未可信宜貸各官第令嚴兵待之詔可既而虜酋俺荅阿不孩遞至有印番文一紙且言欲自到邊陳款萬達又言秋期已屆草茂馬壯正彼狂逞之時乃遣使求和雖已被殺猶屢請不已或謂虜性貪利入寇利在部落通貢則利在酋長即其所請之急意在利吾賞賜耳使處之當而不拂其情虜衆雖狂或可執定不爲之處則旦夕之變不無可虞處之少遲則機會毫髮之間又恐難待萬一詞涉不遜亦當姑示羈縻以觀其動而隨機應之不宜遽爾峻拒也請下該部亟爲議擬行臣等叅互酌處具奏施行疏下部議兵部給事中徐自得極言虜不可信所請未

可允部覆亦以科臣之言爲然譯出番書文義既無酋長姓名又無求貢年月且其印文夷篆非中國舊所領給情狀難憑宜令邊臣詰問的確迤北入貢起自我　成祖朝原有封誥印號今次番文似是詭詐依擬行總督官再加審詰務得眞實虜情限十月內來聞防禦機宜其益嚴勿怠既而宣府薊鎮相繼告急謂虜糾衆屯威寧海子長水海子等處擬候新月上入掠口南降人自大同入者復言俺荅與兀慎娘子會討入貢禁所部搶掠俺荅又遣夷使李天錫持番文至謂吉能欲犯河西渠差人往諭謂且入貢南朝令止勿搶萬達以聞薊遼巡撫郭宗皐又奏諜傳虜已祭旗請急發京營人馬策進俱下兵部覆稱虜大營不動以牽我師求貢

不絕以緩我備宜行邊臣悉心戰守毋墮虜計發東西官廳人馬六枝赴薊鎮防守　上曰虜氛甚惡其令萬達申飭所轄諸將整兵嚴備相機出塞勦殺遼東陝西俱令嚴兵待戰京營人馬候薊鎮再有警報啓行萬達嘗秋防大棘分地盡守懼人不用命將出其不意選勁卒數百密出以硃和油置竹筒中絡之約曰遇卒不在守輒以硃油傾擢其處卒輒自縛請罪萬達貰而遣之又嘗遣善竊者數十輩傍出塞外使扮細作夜窺垣塹戍兵不備則緣墻而登而入告將吏登者賞而戍者刑數十輩者再遣則伺夜之計竟無所施邊以無事是時邊臣已遣夷使還約取虜要須并印信番文未至懼廟堂有意督過之遂以夷使已去無可究詰惟整兵

嚴備鎮守驅圍爲覆已而虜使復至拒之比自冬涉春虜使至復絡繹然塞邊臣聊以好言荅之不敢聞已虜以既通好中國遂散處其衆不復設備遇哨探卒亦不殺害次年二月遣夷使李天爵齎番文至云俺荅言其先祖父俱曾進貢今虜中大神言羊年利于取和俺荅會集保只王子吉囊台吉把都台吉四大頭目商議求貢若准彼進黑頭白馬一疋白駱駝七隻騸馬三十疋求朝廷白段一疋與大神掛袍麒麟蟒緞等件各頭目穿用東起遼東西至甘凉俱不入犯令與中國約若達子入邊墻作賊中國執以付彼彼盡奪其人所畜馬以償中國不服則殺之若漢人出草地作賊彼執以付中國治罪不服亦殺之永以爲好遞年一二次入貢

若大師分許代奏即傳諭部落禁其生事云萬達及巡撫侍郎
兵用尚文以其事聞且言虜自冬春來游騎信使款塞求貢不下
數十餘次詞頗恭順臣等以夷情叵測未敢輕信已將原來夷使
省諭回營責取印信封誥期以今秋西不犯延寧甘固東不犯遼
薊以取信中國果守約有成跡方敢代爲請貢然我之所以責彼
取信者不難於印信番文之必來而難于東西各邊之不犯設虜
果如約而至猶復終絕之則彼之構怨可行而其鼓衆也有辭其
報我也必專而力卽我受彼之詐而中變焉則虜負不義之名而
舉無名之寇其爲患亦終弱且緩此曲直老壯之所攸分也況邊
臣職守之常貢亦備不貢亦備初不因是以爲增減如或虜以入

貢爲窺伺中國爲困擾我邊爲反覆禍發則當伏機而嚴待之或
限之以地受方物于城之外或限之以人質其親族頭目而十人
於鎭城或限之以時俟踰秋及冬然後領賞如是則虜誠也固在
吾羈縻之中詐也亦得免衝決之害若不揆理之曲直事之利害
以虜求貢爲決不可許者非廣禍者也以虜之納貢爲足恃而懈
其防閑一任所請者非畏敵者也幸惟廟謨速決俾邊臣得從事
焉巡按御史黃如桂亦言虜深東固未可信而貌則巽婉懇惻今
信使往還帳收散漫恐家丁通事諸役或邀殺以要功或款結以
市好邀殺挑禍款結招侮請預行禁止疏俱下兵部覆得旨黠虜
節年寇邊罪業深重邊臣未能除兇報國乃敢聽信求貢詭言輒

之套廢于
時

確然之見

騁游詞代爲奏聞殊爲肆罔其令總督官申飭鎭巡諸臣協心殫
力嚴兵防禦有執異沮撓者參治之通事人役違法啓釁者處以
重典益是時陝西有復套之議將督兵出塞當事者主之故力詘
貢議爾且以復套事行諸邊議萬達乃議曰蓋聞智者必待時而
舉事君子不昧勢以圖功是故理有所當盡而機有所宜審志有
所必奮而謀有所不可略者是之不備難與慮終矣河套本中國
故壤界以黃河固天之所以限華夷也詎宜棄而不守藉寇齎糧
然揆以今之時勢則有當復之理而無可乘之機多必奮之志而
鮮萬全之策是故不能不爲國事者深長思也河套自周秦以來
爲國爲郡漢置朔方唐城受降據險扼胡往跡俱在我　太祖

成祖三犁虜庭虜既殘破我亦未暇舍黃河而衛東勝計則偏矣
後又撤東勝以就延綏套地遂淪之犬羊然正統弘治之間我雖
未守彼亦未取不見可欲其心不動不奪所恃其爭不力取之可
也乃竟因循畫地自守捐天設之險失沃野之利此有志之士所
以扼腕而攘袂者也先巡撫余肅敏公置鎭榆林想亦有志斯舉
而套卒未復鎭則空設開墾無聞轉輸難繼孤懸獨立沙磧爲墟
外之不足恃爲藩籬內之無所資其賦役不有其利而益處其勞
豈豪賢固略於遠謀抑其時或亦有掣肘而未終其志耶然弘治
以前我猶歲常搜套搗其巢穴嗣是我謀日疎任虜出入涉流履
冰揮鞭近塞蔑所顧忌今且盤據其中滋其畜牧遂其生養譬之

為家成業久矣又今昔異時強弱異勢事體利害之緩急人情好惡之向背萬有不齊不可以不慮也欲一舉而復之無廼難乎故曰有當復之理而無可乘之機多必奮之志而鮮萬全之算也請極言之以千天聽夫敵有盛衰我有強弱以強值弱僅足相當以弱值強是為無策漢武雄斷天啓衛霍不世之將也絕幕四出不能一屈單于之膝成哀短祚內釁且生而呼韓稽顙願保蕃北此何也漢武值其盛強而成哀際其衰弱也馬步矢刃各有所宜主客勞逸徒步異狀我國家拯天下于胡元當擊風掃遺虜游魂僅存喘息年來牧養殘穢日滋月息卽今小王子吉囊俺答諸部落可三四十萬視昔之奔命窮荒不見馬矢者盛耶衰耶強耶弱耶

而我承平日久軍政多偷三五年來雖賴廟廊注意邊防漸次振舉而其竭壽慮耗財用其廢業也不少矣回視二祖之時其強弱盈縮又何如耶河套久淪虜中閒諜罕至山川之險易途路之紆直水草之有無我不可必知也提軍深入能無虞乎夫塞以內我中國地也將領講求其形勢卒伍諳記其要害尚不能悉而況塞以外乎今我勞而往彼逸而待我馬出塞三日而疲彼騎遍野一呼而集得有小利歸途尚難倘失鄉導全軍何賴數萬之衆幾行持重則虜備益嚴疾行趨利則輜重在後且克日有定期裹糧有定數虜遷徙靡常則戰無定地遠近不測則戰無定期一戰之後虜或保聚或佯為逃遁犄角時鬭壁壘相持已離復合終不渡

河而我軍于此戰耶退耶兩相守耶數萬之衆出塞亦必有數萬之衆據之否耶有驍將以通糧道否耶保無抄掠不至匱乏否耶是皆至難而不可任者也夫馳擊者虜之所長也守險者我之所便也弓矢利于馳擊而火器利于守險者也舍火器守險而與之馳射突擊于黃沙白草之間得耶失耶今塞下兵卽塞下人也墳墓廬舍先人之所營妻孥眷屬骨肉之所居禾黍桑麻業產之所具牛馬牲畜身養之所供迫于兵刃怵于生死尚每每退怯以規士人之督責今驅之于無人跡之地限之以可立盡之食要之以難必成之功苦之以不卽罷之役恐之以將從之禍而欲得人之死力可乎議者欲整六萬之衆為三歲之期春夏馬瘦為虜弱而

我利于征秋冬馬肥為虜強而我利于守春蒐于套秋守于邊三年三舉虜必難支待其遠遁拒河為守是固一說矣然天時物性不甚相遠也秋冬虜馬肥矣而我馬不亦肥乎廼止利于守也春夏虜馬瘦矣而我馬不亦瘦乎乃獨利于征耶春夏馬瘦而虜弱不能入寇然坐以待我誠懼其擾擊我也秋冬馬肥而虜強既能為寇則多方設謀誠懼其報復我也六萬之衆非所以襲人千里之途非所以自逸轉盻之間情態異致歲一為之以俟二舉其可得乎兵家勝敗本難預期一舉失利士傷馬耗議論蜂起則將已之乎竭天下之力排天下之議以俟其成乎三年三舉咸可得志虜敗而守我去復來終不渡河版築難舉則將何時已乎蓋議者

見近時搗巢之舉悀獲首功昔年城大同五堡之功虜亦不來深
競以為套地易復然復套與是二者實有不同蓋搗巢因其近塞
乘其不備勝則倏忽而歸敗亦支持以待舉足南嚮便是家門堧
塹城堡為援可恃復套則深入人境後援不繼勝固間關敗虜陷
沒事勢異也夫必勝之兵有限之矢此李陵所以失也今我之將
士能為陵之所不能為者乎往城諸邊實近我土又沿邊之地虜
原不以為利故雖城邊築垣少有侵取虜不恤也套地則自火篩
入寇以來據以為家四時之間不離住牧一旦欲取而有之彼肯
晏然不爭乎事體異也故曰殺虎者易奪虎子者難奪虎子者易
奪虎穴而居者難今未能殺虎而奪其子欲處其穴得乎若曰何

虜出套拒河為守先將渡口及可以履冰道路亟築垣牆以防移
置邊堡于沿河如昔年王晉溪近年張南川及總兵官周尚文所
論似若可為而不知今日諸酋各有分地套地為吉囊四子所居
控弦者當不下十餘萬豈有空其套以出之理沿河計已一千餘里築
垣為限豈時日可完移置邊堡非百數十不相聯絡堡置兵非千
人不可而游徼瞭望哨守者不與焉二十萬衆不止也誠恐佈置
未定而爭穴之虎至矣況我邊去河動輒千里一年之食為數億
萬沿邊所出僅足自供益以此數必仰內地由內地而輸之邊遠
者二千里近亦不下千餘里乃又自邊而輸之於河即糧道可通
飛輓實難此尤所當擣慮而殫思者也然則套中之地其終不可

復乎曰事變之來至無常也孰能逆覩天心助順將來虜之盛衰
强弱虜能保耶自相攻擊如匈奴之南北薦遭疾疫如先零之殄
滅豈無期耶彼有其隙我乘其弊套地之復此其時乎若不察虜
勢之强弱不審事情之難易不揆我力之有餘不足使塞下之民
疲于備邊者喘息不獲定沿邊之卒傷于鋒刃者瘡痍不蘇也而
復橫挑强寇以事非常則愚所不解者也　初戶兵二部會議發銀
三十七萬修築宣大邊牆工已限完至是又欲重修戶部未查覈
所修何處即覆言往年宣大兩鎮修邊銀甚多工完總兵周尚文
請以修築銀犒賞軍夫臣以為事完而後有剩功成而後有賞既
有剩且有賞是邊牆修完無可修矣今又奏討前數目其疏猶稱

修過邊牆低薄不堪保障必欲重修果爾彼時朝廷發銀時固非
欲其低薄以圖節省又非欲有餘剩以賞軍夫也而低薄者卒不
問則牆何時可成工何時可完其耗蠹之弊未必盡無此當嚴加
覈實仍勅督撫諸臣為國惜財自後不得復藉口重修以恣糜費
議上報可至是萬達等言去年修築乃大同之東路宣府之西路
西陽河等極衝之地今所議修則大同西中北宣府中北東各三
路蓋量地衝緩先後舉行原未重修下戶部覆　上曰兩鎮修築
邊牆幾百里請發銀僅六十餘萬邊臣區畫已詳比於前時無事
歲耗帑銀百餘萬者不同爾等不看詳竟奏率易題覆雖意在節
省言非是實以致邊臣有此論奏督撫等官宜盡心共事不必過

自疑沮該司官罰俸一月萬達奏宣大兩鎮即今修邊軍壯止十萬餘人亦身爲役佈滿山谷防護之兵多則錢糧不繼少則侵擾可虞且虜酋俺荅把都久駐大邊威寧海子一帶套虜吉囊一枝亦復移營東渡聲勢重大茲復遣使求貢似有所挾即當斬其來使昭我國威第以費防之故未可遽起兵端姑善省諭因遣間諜行吾機權務得其情預爲之備待有可乘之會然後一舉斯爲萬全但遣諜行間與交通往來事相遠而跡則相似故旂邊巡之處者鮮應變之謀執疑似之形者啓吠聲之謗此邊臣之所以自失而機事之所以難投也要之禁例必嚴間諜不廢行可濟事遑恤其他唯 聖明曲垂鑒察至于宣大山西撫臣俱且親赴邊城適

中去處駐札綜理無得久駐省鎮致有他虞請行申飭部覆與達言悉是三鎮撫臣責令亟赴邊鎮其乘間遣諜聽其隨機應用臣等亦難從中遙制得旨防秋在期修築未畢正宜嚴爲警備其令諸撫臣俱詣邊悉心經略毋許偷安是時俺荅諸酋與小王子有郤小王子欲寇遼東俺荅以其謀來告請得與中國夾攻之且以此立信邊臣以虜勢重而情復懇切恐事機一失且速後禍又以屢奉嚴旨不敢輒爲請求故借催撫臣赴鎮爲詞而詳言其事如此會山西巡撫孫繼曾主守內邊與萬達之意甚左萬達又議大同爲山西藩蔽扼其要害則人聚而力全二鎮邊墻接連僅七百里則地近費省大同有備則山西無虞將來客兵可漸掣以省供

億兵部言擺邊之兵未可遽掣除山西內邊寧鴈諸關額有常戍官兵及外邊偏關以西至黃河崖山險水深過秋但加戒嚴其偏關以東及宣大地方亦不必列兵正是預擬信地分佈軍馬防守得旨允行已而繼曾奏稱國家定鼎京師外則薊州輔左山西輔右兵保輔前宣大輔後各有信地故自紫荊居庸山東抵滄渤鴈門宜武偏頭西據黃河天設重險以藩衛國家縱使宣大有警而諸關據險戒嚴則關南可以無恐豈可聚師曠野擊出重關之開延敵乎往年虜犯紫荊自宣府入犯山西自大同入夫紫荊拱護京師鴈門等關豈可掣以併守大同乎況自偏頭寧武鴈門東抵平刑關爲山西長邊自石衛雙溝墩至東陽河鎮口臺一帶爲

大同長邊自丫角山起至雙溝止一百四十里爲大同緊邊自丫角山起至老牛灣止一百四十里爲山西緊邊論長邊則大同差急山西稍緩論緊邊山西大同並急此皆密邇河套譬之雙門戶自丫角山起至老牛灣止爲左閫山西歲守之自丫角山起至雙溝墩止爲右閫大同歲守之均爲緊要信地山西前併力守左閫不能支今分力守大同右閫豈得無憂乎週年虜不犯者以三關備嚴故也今乃議三邊將士遠離信地欲其不侵犯難矣全師在外虜騎在內即紫荊倒馬諸關爲徒守矣萬達亦復奏言繼曾謂丫角以西百餘里之邊爲難支然則寧鴈八百里之邊萬一遇虜其易支耶以新分一百四十里守以內地之兵馬可也然則八百

里之邊不守以內地之兵不益危耶夫益兵擺邊始於近歲與額設守邊者不同山西有協濟大同班軍實係守要之意今議掣軍虜一帶擺邊之兵量移以幷守而冗餘之兵逐斷議罷額該官軍仍留關隘以量備險正不失為彼爲已今秋防已逼使撫鎭諸臣嚴督所屬相與周旋尤恐弗速而乃沮排成議安望其有濟兵備劉望則又需同附和搖惑人心乞以總督別處不然早賜罷臣勿誤邊方大計事下兵部言據萬達等題欲掣山西擺邊兵馬併守大同外邊似矣但宜府馬營等處亦有通賊要路山西岢嵐等處逼近黃河多係套虜渡口行令萬達公同查議兵科給事中齊譽等言前宜大總督翁萬達與山西撫臣孫繼魯謀議不合已形奏

許今秋深虜警初徹旁午而仇讐復與曾銑爭持不下請降旨嚴飭　上曰朝廷設立總督節制諸鎭撫總鎭等官正爲假以事權齊一軍令孫繼魯首肆沮撓仇讐救尤已各加譴未竟厥罪部議依違倒置不合事體不允行萬達又言詳內而略外者治國撫民之道也詳外而略內者禦邊防秋之道也察形勢擇要害所以慎防也大同古雲中地可以扼匈奴捍中夏爲寧鴈諸關所倚重爲甚要焉　祖宗以來山西有兩班官軍分班協守大同歲以爲常爲慮至深遠矣嘉靖庚子辛丑間大虜越大同蹂躪山西守臣不能推原其故遽議掣回班軍專守寧鴈又多增參游兵馬添設兵壯亦如宜大紛紛擺邊閒務之繁公私之費倍往昔矣意豈以大

同爲可以餌虜也故變而幾棄大同坐困全晉近山西巡撫楊守謙倡言併守善矣至欲盡掣寧鴈防秋之兵而併力大同則又未可夫近年增設者當量掣弟未宜太驟先年額設者當盡留弟不必擺邊盍言掣者掣所增者也遇秋暫分兵於大同主客之名自當有辨其言併守者果朝之舊制也師徒多寡雖不必盡同班軍要不失爲便宜爾矣且寧鴈之守止宜例於紫荊居庸諸內地而特重大同者慮棄大同耳守大同守山西也臣不量力經營聚守之役而重以邊功其始也衆咸危臣請候秋防無虞然後定議臣惟天下之事有的然而是的然而非者有偶然而成偶然而敗者使其議果未當即幸而無他猶當改之其議果當即不幸而有他

猶當守之故謀國者不以成敗論是非況任事者敢以異同前郤耶臣敢備修三鎭邊墻而以邊關形勢冠於首簡進呈　聖覽所有未盡事開列如左一宣府北路龍門雲州一帶新築邊墻以內多膏腴土田宜分撥附近軍民耕種永不起科隨便築堡寨營房聽其居住一獨石馬營赤城各墩共計八十六里并敵臺一百七十三座及滴水崖四海冶永寧等處宜次第修築工費以修造餘銀給之一三鎭已築邊墻責令守臣隨時繕葺巡按御史閱視損壞者重懲以法一山西邊墻所宜聚兵防秋者僅百里耳近於太原岢嵐平陽潞安增設參將四員募軍各三千名歲費轉輸恐不可繼乞行撫按詳議先汰去其冗甚者而北樓口游擊所駐地方

隨時繕葺
又邊墻第
一議

策應未便亦宜更置一山西分守大同邊墻百有四十餘里防秋
糧草見屬山西供億隔鎮召買不便稽查請繼自明年以山西客
兵銀兩扣給大同司其供億便一大同大邊二邊遠墩及墻內煙
墩不係緊要者當革宣府山西墻外墩臺低薄者當修其臨墻舊
墩宜悉減撤移墩軍住墻上墩臺哨望仍修甕城房屋量給荒田
令其移家耕種一各鎮塞垣既固若守臣不能禦虜責有所歸令
後虜或潰墻突入各照信地一應大小領兵官員俱坐以失陷城
寨律其餘遇賊觀望失誤軍機者不分主客各坐以臨陣退縮及
已承調遣不依期策應律疏下部覆得旨允行既而山西撫按官
議革平路二營參將而以守備二員代之其所部募軍三千名選

其精壯半附大平路衛所每值防秋量調太原岢嵐官軍及北樓
口游擊則仍其舊云已而又上邊儲二十事一明職守宣大守巡
官俱備有督催料草關防倉場之勅宜如舊分理其事情貴重大
者則以關白巡撫郎中至於山西客兵糧儲出納則屬之三關部
臣召買則屬之鴈門兵備而巡撫主事應相協議者亦如宣大故
事一正簿書三鎮出納客兵糧儲止有循環簿其細未詳宜令郎
中設內外號簿守巡設格眼簿以備參攷一預會計年例邊銀發
之來春不若發之今秋乘此納場之期穀價漸平可以多獲一重
責成宣大五路管糧通判專給關防監督收放乃其本職邇來不
肖者既假手官攢而廉潔者又過於遠嫌殊失設官初意請自今

芻餉出納封篆封識必令身親其事後有紕繆與官攢同罪一慎
交代各經管糧儲官去任之際吏緣為姦新至者與勢不能盡詰
請令同官交承必明實稽覈無使後先錯雜情僞失真一嚴委任
邊儲出納或委之指揮千百戶經歷照磨諸官賄賂公行弊端蘂
積自今非管糧通判毋得有所干與一戒諸將毋歲各鎮往往妄
傳虜至調兵詣餉日費千金宜申諭各總兵以體國節財為心勿
自請張致糜帑藏一重官商各邊召市芻餉類多不逞之徒詭名
應召比至催督不可踪跡宜從公編審使人樂從仍為置籍以稽
察之事發連坐一定時估芻糧價估與時高下而商人乘賤上納
待其踊貴乃始受值以規數倍之息請於報領之初定以時估示

以信期如期者以原估給與不則從賤一嚴收受收米荳租量免
其斗頭收草束者少平其價值而嚴禁揚堆垛之法仍將守支俱
責之官攢令其無所推避庶絕弊源一謹出納且各商承買之後
遷延不登上納兵馬所至往往有厫廒一空不得不於在外兌支
者此皆權勢為之先客邊人為之書客買窩賣窩悉從此出自今
巡撫郎中惟法是視毋以人言沮撓一給勘合防秋士馬芻餉例
於郎中出給勘合然錯綜難悉給發不便宜以客兵屬撫臣主兵
屬部臣其行糧仍屬客兵之數一編號紙守巡各道置立號簿發
各倉場預給管糧通判用印鈐號遇有度支即開註以便給價且
防冒破之弊一杜濫冒防秋士馬按伏經歷往時率以片紙索餉

領兵督餉之官俱不得與聞自今非有將官字號倉糧官印信者
不得擅發一禁常例倉場坐堡等官凡商人納豆千石以上草萬
束以上至需求數十金并峻法以禁之勢不可止一革重積收支
官銀同一權兩使無毫髮低昂安得有附餘積出自今出入如一
毋得輕重其手一稽公用凡收納芻餉例有席椽工頭簽柴俱取
折色亦令置籍循環稽考一較斛秤各邊倉有原降斛秤歲久損
失宜較勘畫一以昭平準一謹防衛各所預令衛所以踐更卒悉
傚一處夫價凡臺解堆采諸役令郡縣審戶置籍定其應役多寡
之數歲以為常戶部覆萬達議是詔悉行之已酉春虜入宣府將
過居庸以入萬達諜知之時大同帥周尚文亦得此諜報萬曰汝

常告誰曰嘗告總督尚文方幸宣府兵將無備必且擾邪而已擾
重兵可以取寵惡其泄也秘而繫之萬達知其情夜為草疏兼遣
書諸當事力言宣府主將裨帥無一可仗當以大同帥周尚文率
精銳以遏虜衝疏上即如萬達議至二月十一日賊以數萬騎犯
滴水崖指揮董暘江瀚唐臣張淮俱戰死虜遂南下駐隆慶石河
營游騎分鏡東及永寧川南及塗道灰嶺柳溝大小紅門諸口游
擊王鑰大同游擊袁正遇虜隆慶州橋南與戰却之士氣稍振虜
移營南向周尚文提大同兵萬騎至南路參將田■率騎千餘來
附與虜遇于曹家庄虜猶不虞尚文之卒至也搏戰竟日相持未
決次日復殊死戰斬首百級回奪其旗賊氣沮萬達躬擐甲胄西路

文臣自戰古今有幾

參將姜應能等兵數千人自懷來來援麾下將請曰虜騎充斥未
可進萬達曰我志決矣誓不與此虜俱生於是馳驅先入眾無敢
後者會西風大作萬達覆索車數百輛曳柴以進塵霧蔽天虜大
驚曰翁太師兵至矣遂結營東遁宣府新任總兵趙國忠聞警始
出關至塗道簡參將兵千餘迎賊於大滹沱敗之遂與尚文等分
道進賊復擊之虜狼狽夜遁于是萬達以捷聞言虜狃于去秋得
志將不足忌并時大舉乘涎關南其氛甚惡幸偵報早閫先期發
兵一時諸將奮死以抗方張之虜使不得南瞰居庸西下洪蔚扶
傷乾死失利宵奔而尚文功尤稱奇絕至于慢令僨師避災擇便
諸臣則罪有不可逭者臣冤竟其得失之故列上始末惟　皇上

已先知庚戌之變虜情雖無常其勢所趨亦自可見

賞有之先是　上密遣人偵知虜勢猖獗及萬達督戰狀已而報
捷疏至　上大喜陞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奏言邊鎮京師屏
蔽設險守要唯在審形勢酌便宜而已恭天下重北方以鄰虜也
而我朝與漢唐異漢唐重西北我朝重東北何者都邑所在也漢
唐都關中偏西北故其時實始開朔方城受降不但已也我朝都
幽薊偏東北則　皇陵之後神京之外其所以鎖鑰培植以為根
本慮者可但已也今日天下便宜重宣大以數警也而近時與往
年異往年虜山西近時虜京後何以虜情不常也往年急太原其
時內邊之修外邊之築建併守不憚勞也今時急隆永則　皇陵
之後神京之外其所以鎖鑰培植以為根本慮者可憚勞哉蒸虜

之為患猶泛溢之水中國設守猶障水之堤諸堤悉成則漸築隙補諸堤未備則先注空虛乃今則已注宣之懸永矣昨歲豕突於鎮安今歲狼顧於滴水搖尾以歸騈首不解安得不為之寒心哉夫往年修邊之役宣府始西中路者先所急也北東二路限于財力間多未舉又以獨石馬營永寧四海冶間素稱險峻朶顏支部巢處其外尚能為我藩籬故耳今西中路邊垣足恃虜不易犯其勢必不肯向險遠者而朶顏支部復為所迫徙避他所北東二路之急視前皆數倍也誠以二路邊計之東路起四海冶鎮南墩而西至永寧盡界北路起滴水崖而北而東而南至龍門城盡界為邊凡七百里而二路馬步官軍防秋擺邊者僅得二萬有奇及復

摘守南山里一百四十里之邊兵分守備疎虞潰外防則陵寢永寧之間倉皇騷動南山諸口山梁多可漫走我力不禦則畿輔內地不免驚擾又安得不為之寒心也夫天下之事不有所待無以全其勢不有所更無以盡其力宜之北路谿谷僻野及地產貧瘠往年不敢數患虜者彼誠避其險遠而無所干利近乃入寇至再者志在內地又知內無重垣耳內設重垣虜計斯阻故今左腋龍門衛楊許二衛右掖門所滴水崖一帶須當厚為之備以絕所必窺設使虜仍貪入則須踰獨石馬營而南遶越前却於溪谷僻之間而我內垣之守愈固攻不可隳掠無所獲疲其力而衡其中虛伺其隙而邀其歸路當無不獲之寇矣故外邊以扞北路內險以扞

京師尋常竊發外邊自可支持萬一侵軼內險復成犄角緩急相資戰守並用茲所謂審形勢酌便宜而盡之於人謀者也臣往來相度擬于東路鎮南墩與薊州所屬火焰墩接界處其中空築墻僅三 餘可以省百數十里之戍兵自此而西四海冶永寧北頭嶺新寧墩歷鵰鶚長安嶺龍門衛至六臺子墩而止另為創修一道據其要害是為近邊即與東路新墻連而為一防秋之時不必退守南山俱須併力外險益不止備金湯之設崇虎豹在山之威亦宜成首尾之形獲率然相應之利也謹將經費工役事宜條為五事一處夫役宣鎮五路軍夫及河南班軍僅可四萬請令山西保定撫臣各籍所屬民萬五千人給以資糧委官督領刻期赴鎮

一計工費宣府東路邊墻一道北路內外墻各一道及諸墩舍水門計工當役七萬人以百五十二日為期度支費銀五十三萬六千六百有奇請發太僕寺馬價銀及本部缺官柴薪銀不足以督銀給之一移將領宣鎮二路不必增兵第移本鎮副總兵於永寧城移永寧參將於四海冶奇據兵馬願從者聽否則就選充補不足從宜選補副總兵專督團操軍騎巡徼山陵官將自參守而下許會總兵調度一議戍卒原以北東二路邊兵單弱不便分戍欲摘京營步卒六千赴永隆協守然京軍未可輕發第令朔州兵備召募三千益之一備戰車永隆懷保地勢平衍可車戰前保定巡撫劉鵰創戰車數千輛置之腹地無所用宜取三之二運本鎮則

不加賞而戰之修是疏下兵部覆議得旨俱允行初兵部題撥虜
事宜定以遏虜不入爲上功雖無斬獲亦宜陞賞至是萬達上去
年各鎭秋防功狀言虜自八月中首犯大同攻牆不克退攻五堡
圍田獲田卒我師出塞與戰於彌陀山却之相持踰月竟不得入
遂疾馳山西與掩不備該鎭守禦素修虜一犯水口再犯紀門三
犯猴兒山俱遭敗衂二鎭撫鎭諸臣詹榮蘇祐周尚文沈俊林春
寺及諸文武將吏俱有保障功宜行叙賚疏下兵部覆議大同出
塞功甚奇榮尚文等宜俟御史勘至優叙祐等請先加賜賚以爲
邊臣共事之勸　上嘉諸臣功悉如議先是二年虜旃衆寇宣府
東書矢端射入軍營中及遣被掠人還皆言求貢不得故擄掠設

貢當東約部落不犯邊否則秋且復入過關搶京輔萬達以聞
上謂求貢詭言屢詔阻格邊臣不能遵奉輙爲奏瀆姑不問萬達
等務愼防毋致疎虞其家丁通事人等私通啓釁者廉實以聞重
治之是時虜恥求貢不遂又以前使者俱被殺故但歸掠射書如
此然以累入得利知我兵積怯所爲言辭桀驁有要挾意與數年
前遣使時狀異矣迨秋虜果復來明年遂犯京師一如其言焉五
月召入爲兵部尚書會宣府等處巡撫都御史李良謀報虜酋俺
答率衆入邊結營東向歷左衞諸城二百餘里間未行散掠勢將
深入萬達言虜若從鎭城出深井掠順聖兩川蔚州等地則總督
麾下及調集主客之兵猶足相持又南而紫荆諸關亦已有備若

從鎭城出雞鳴趨新舊保安懷來逼沿河大白羊居庸大小紅門
等地則爲南下則宣府北東二路戍兵方與金字河長水海賊相
持不得離次而南山守隘戍卒又非慣戰深爲可虞第聞督府已
摘勁兵繇間道遠出賊前以截東向之路以扼關南之防似爲得
策本部仍移檄薊州保定二鎭及京營總兵等官各督兵策應乞
更申飭諸臣在關北者計在必戰以退虜在關南者計在必守以
保邊毋以疎虞取敗　上以所畫事宜亟下總督撫鎭諸臣令祗
賊所向相機戰守僨事者罪無貸先是萬達言宣府北東二路增
修險隘度地二百餘里須列卒三萬守之勢必增兵然增兵之目
有三曰淸勾徵調招募而已方今東北之兵宜徵調以紓目前招

募淸勾以圖善後然因地度勢則招募宜行于宣府淸勾宜兼乎
大同因舉朔州兵備副使魏尚綸足任其事請遂增秩專勅付之
以責成効兵部言徵調已有成議淸勾頗難卒復招募財力不充
且事涉各省恐非一官所能兼攝宜令尚綸如萬達前疏募兵三
千更令宣府守巡官亟于宣大二鎭多方招募精閱六千分爲二
枝以補奇游之缺其募軍支費卽以萬全都司積羨藏銀充之本
鎭舊兵分發永寧協守仍立限淸勾歲復其十之一則行伍漸可
充矣報如議冬十月奔父喪庚戌秋七月大同帥挑虜邀功失事
詔以金革奪情起復萬達適病疽扶病上疏乞終喪會虜繇古北
口入蹂踐畿甸京師戒嚴　上特趣召萬達聞之慟哭用土囊承

是豈臣子愛身之日乎即日哭于几筵不告妻子力疾單騎就道
間關萬里未及四十日抵京仇黨譖萬達殊急時虜雖出邊浮議
蠭起　上屢問曰翁萬達至未邪㑹議掖前恨又懼萬達至已不
得以變詐恫愒朝廷力譖之萬達有疏不得達　上迸以爲遲奪
秩候用不數日起爲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經略紫荊諸關

忠義動人

時虜大招邊鎮勇銳聚之京師萬達焦勞撫循義士勇夫爭趣以
效功軍聲始壯會兵部抽民兵令急遠近騷然萬達疏其未便
寢之省費無算三鎮賴之萬達書考軍事夜念家艱哀悴殊甚足
疽忽作不能動履又上疏丐賜罷退以終守制之情語意迫切適
得解歸瀕行謝疏中字訛誤　上責斥爲民冒暑歸鐵林葬父廬

卷之六　翁萬達　三十八

於墓側爲書數千言告同省黃佐述其衷曲不得已之情辭之莫
不感愴鮀江故有河通諸邑漸久而淤疏治之舟楫通利居民大
悅壬子冬十月詔復兵部尚書而萬達方游武夷鯉湖至清流縣
病作謂其僕曰亟歸吾將逝矣越十三日至上杭舟中大劇張目
仰天哭曰我遭明主受國厚恩乃今長已矣其何以報問其家事
不荅瞑目而逝又二日抵家歛之時猶宇欣欣如生又四日簡命
臨門則已不及見矣萬達性剛志激思深猷遠視抗千古心雄萬
夫坦而有制沉而善斷胸襟灑脫洞然如青天白日時出經濟其
如迅霆之不可禦神鬼之不可窺故能達變御否動有成算雖古
社稷臣亾以逾也著有稽愆集平交紀略各若干卷藏于家其議

火器略曰臣愚昔官粵中每因用兵參考古火器而病其制之多
匹不傳即有傳者又病其重難不易明也於是殫思慮因舊創新
粗備而未試比來宣大仍加參考見今造成有所謂三出連珠砲
百出先鋒砲鐵棒雷飛砲火獸布地雷砲之種四者連珠砲蓋古
制也古砲之制無弗善而有宜與不宜猶之古礟者機石也用機
運石而飛之致遠爾後以火藥實銅鐵中亦謂之礟如神火鎗用
鐵爲矢鏃火以發之可飛百步之外皆制之巧者然皆一發而止
倉卒無以繼之敵知其故或出其巧智以爲避就者未必無也神
機則又苦著矢之難稍不如法則不能及遠卒不素習用之惟艱
連珠砲其制如神機式其長倍之每杆三分之以次實藥發亦如

卷之六　翁萬達　三十九

之一具而三出有連續之妙慮或避而就之適當後發之衝人可
持放不甚苦其難此古制之尤巧而宜于用者避人不能知乃考
而作之與神機諸砲並焉倣佛朗機砲而損益之者也火器莫利
於佛朗機大率筒長三尺有奇而小砲則止于佑夫筒之長以局
其氣使發之迅也小砲伍以錯其用使迭而居也先鋒之制則損
其筒十分之六狀若神機而加小砲以至于十口氣可局而用不
使有餘也砲可錯而用不使不足也用則繫火繩于筒外而納火
砲于筒內畢即傾出之連發連納十砲盡則更爲循環無間斷也
筒仍配其處鑿通一機轉動消息倒擊不流傾瀉不礙末有銳鋒
如戈形無耳長六寸以代鐵鎗之用遠擊近刺其用博矣夫佛朗

機之爲器也昇之者四人臨發持者一人放者一人是六人發伍
砲也況火器筒外出熾人手安砲或離千度則暴裂反傷非善用
者臨時驚懼心志不定高下無準先鋒砲持放者一人不必布機
于地卽馬上亦宜之是一人發十砲也況火納筒中卽不必善用
者心志不懼高下可準矣假如三千營中每伍內一人執一筒十
砲百彈子則一伍營有十佛朗機且無十槍矣由此推之百隊可
知益一人所執不啻往時十餘人所執者斯不亦簡而便耶雷飛
砲倣毒火飛砲而少爲之變者也砲之先鍛鐵爲筒磨石爲子巳
矣一變而爲毒火飛砲鎔鐵于虛其中而實之藥擊虜皆傷燕傳
自前代而兵家頗秘之然毋砲重大難于舉移故以擊大營守城

垣可也賊發而來迎而拒之且馳且戰則非所及矣于是再變之
約其子砲而輕其母砲約之使易飛輕之使易持也母砲則約長
尺許上廣下窄下如神機之狀上盤蔆花之形其法雖略本飛砲
而輕重別矣敵遠則用之以衝擊或至空而震或至地而震或中
人馬而震鐵物之所旁擊無不糜爛者敵近則揮之爲鐵棒連鎚
甲而槌撾之當無不退怯者人持一具可以攻可以守與毒火飛
砲功同而用異蓋守之砲貴重大戰之砲貴輕小守則不離次而
易施重大得力也戰則屢易次而難施輕小得力也佈地雷砲倣
田單火牛之意而增之以炮火者也田單以火牛取勝然止束刃
牛角今虜黠猾善避營疎野濶不可以觸傷惟得火砲布擊之斯

使之震慴若乘夜用爲尤得策因其亂而砍其營茂不勝矣而用
必馬騙以其性奔踶可以代牛火砲之發迅烈比之刃遠矣是故
刳木爲桶關之翕之長一尺有五寸圍四寸火砲繫馬火線通馬
略如毒火砲法然其繫之也有機其通之也有候匪機則無脫落
之功匪候則無疾徐之節秖其機則欲連而易斷也秖其候則欲
準而不愆也桶一而繫炮七獸一而負桶六計一獸之所負則火
砲四十有奇十獸之所負則火砲四百有奇若用扁箱以代桶尤
便雷布而電發須臾之頃遍于原野必有以奪敵之氣或謂馬騙
之性驚則橫逸不能使之直衝故用砲易而用獸難臣惟水可過
顙在山搏擊之勢使然而況馬騙之有知覺運動者或機而制之

或因地勢而驅之或因關而引之或得賊馬而從之臨時之宜存
乎其人則亦無不可用也以上四者俱當製備而百出先鋒砲則
火器之最便利者古制未嘗有也自古謀臣智士敎論中國夷狄
之長技如鼂錯所稱匈奴惟善馳射固未嘗聞其有中國之堅
甲利兵者也乃今北虜則甲刃精好中國弗能當矣數年之前我
軍與虜鬭兵刃旣接輒以骨朶狼牙棒撾撾虜虜刃短不相及間
爲中國所制乃去年虜犯陜西之保安亦用狼牙骨朶而中國或
弗能當矣若神機槍佛朗機銃毒火飛砲等項則夷狄所絕無亦
其所駭懾者今日中國之長技獨恃此耳邊人若其難而未能盡
其用臣是以欲教之輕便如先鋒砲者委不可缺其餘則畧爲罝

造可也

太常氏曰翁司馬殆天特付之以濟世之才具者哉於諸邊之阨塞險要虜勢之強弱緩急虜情之欸戰虛實如善操家者談其畝澮原隰之高下米鹽醯醋之多寡亞旅彊以之勤惰然若然世之善談者不必善行而能行者不必能効司馬則鑿鑿可行彰彰底績者也視其減餉而餉減撤戍而戍撤可知已愚以為古稱善談邊者無過 家令以司馬觀之無不及也殆或過焉孫萬曆之欸貢論則當時苦于司馬之言不行以司馬主貢議敗貢夷必更妥當百倍於今日所以免古北口之入石州之破與連歲殺戮之慘其功當何如也欸虜復叁兩議俱無成可惜也已

確是任事人 世間未有無真見而徒欣喜亦未有不留心而有真見者

楊襄毅博

楊博字惟約山西蒲人也舉嘉靖己丑進士知陝之盩厔徙長安徵拜兵部武庫主事遷郎中故相翟鑾奉命犒諸邊以博參幕府當是時宣大卒悍驕屢戕其帥博告鑾以便宜撫諭鎮輯無事至肅州屬番數百人遮道要賞鑾欲弗予不能欲予患來者滋眾無以應博請鑾坐堂上數以命使至不悉眾遠迎將耨以屬吏番人叩頭再三請乃釋不罪而稍賚其首至者諸番感且畏竟不敢復來鑾還或問鑾當有大經畧為朝廷永固雖圖答曰老夫耄矣無能為也僅得一人將來係邊境四十年安危楊郎中是已既而首以博薦賜白金文綺改職方郎中是行也起遼左訖甘肅歷覽萬

里博具得其山川陰陽士馬強弱怯勇民所欲惡之狀纖悉存識方虜數入宣大山西撫督奏報一夕十數上博懸度立斷悉中機宜時出奇畫眾謂未必然已而無不然皆以其前之歷覽當也肅皇將有討于安南博請先以文告及乞降請許以自新目疏便宜六事 上盡用其策益知博自山東提學副使山東糧儲參政不四年起拜僉都御史巡撫甘肅肅州邊外屬夷總牙日羔剌等舊為土魯番所迫欵求內附已議安置于肅州城北威虜等地于時未築城堡苦虜夷侵掠乃相率環附肅城雜居族類日盛西人以為憂而力莫能遣至是歷事監生李時暘疏言不便久且貽內地患請下所司籌畫亟徙之境外詔守臣為經略之于是博檄副

使王儀叅將劉勳修葺威虜并金塔寺古城添築白烟墩等城堡凡七建墩臺一十有二博召諸夷諭之曰若屬覊于此謂暫安可耳非所以計久遠也自白城至金塔水甘而草肥吾爲若築城堡作渠壩給耕具往居之何如咸頓首曰幸甚博因給以耕牧食用之器纖悉皆備諸番讙呼徙出塞令各如所擬地認住計所安置番帳七百餘所部落男婦三千四百餘人遠者至百五十里遂與爲期約自後惟朔望許入城市易凡一應番漢人等不許非時交通出入違者加之重辟于是肅州數十年番害頓除總督王以旂以其事聞因列上諸臣功狀 上深嘉之賞賚有差先是二十四年十月馬黑麻速壇赴關納款土魯番夷使大者阿克力等八百

餘人因而扣關時總兵官仇鸞都御史傅鳳翔不能阻回盡驗入安插于甘州故事夷人五年一貢貢夷入關半留肅州至是鳳翔諸夷固欲先期起送且不願分住肅州布部議處博乃條上八事下禮部覆議一諸夷入關雖早及五年之期請行起送一例當起送五十存留二百阻回五百有奇今諸夷以候久乞哀請於阻回數內更留百人減半給賞不爲例一哈密夷使止九十三人馬止九百八匹並無挾帶請分進存起送如例一諸夷馬例止二百四十五匹今已驗收九百八十六匹當退還者七百四十一匹業已給軍給驛請償其直一方物驗退者聽于甘肅開市一貢既届期廩給五十口糧二百聽支如例所增百人亦量給口糧一各夷番本三百餘道先令邊臣審問不合理法者退還勿奏一阻回諸夷口糧俱已住支今告稱路遠恐死剌達虜邀擊之願俟貢夷與同出關住久或生事端請徑自督發議入 上曰貢夷事宜姑如議行先撫鎭官濫放入關新巡撫官不即參論並當究治鳳翔暨茹奪俸三月博一月兵備叅將等官兩月如再失處重治不貸已而博言嘉峪關外諸夷時時竊發而道里寥曠斥堠疎闊請將榆林泉諸處墩臺廢壘勢聯絡易爲哨守 上嘉允之且諭令處置得宜務收實效博又上言甘州平川境外大蘆泉等地虜寇率繇此入請大蘆泉山口小孤山三處各建墩臺一座西接高臺雙尖墩南接平川四壩墩從之又鑿龍首等渠墾田三萬餘畝召民耕其

中博又言甘肅一鎭去陝西四千餘里提學經年不到生徒無所懲勸請如遼東例專敕巡按御史督理并行守巡兵備官按季考較以聽御史稽查禮部議覆報可西人繇是富而知學虜嘗大入士競死戰斬首四十餘級賜詔嘉奬博晉右副都御史時甘肅地方旱歉莊浪爲甚博疏請賑貸謂秋成未實民已嗷嗷若至來春勢必不支救荒之政所當先事講求多方處備因條上四事一莊浪貧丁及土丁自本年正月起至四月止每名月給米三斗銀五錢于甘肅倉糧價銀借用一沙井兒等處驛遞夫馬糧料宜收買本色來春給與以寓賑恤之意一各倉做常平之法收糴冬米至春時止照原估官爲糶賣一凉州等衛屯田宜行管屯官課民耕

植春初給種秋成如數徵還仍擇其尸之殷實者領之至是戶部
始議還報可未幾丁母憂西人遮道泣留窮阨孤戍至今以爲尸
祝仇鸞之未敗也博與總督曾銑論之徵下詔獄而銑方議逐套
虜修東勝及故受降三城期並河爲塞分結要路詆爲生事卒殺
銑庚戌虜入薊犯都城鸞以勤王有寵數毀博　上知其情竟不
能害壬子鸞敗死博亦服除明年詔即其家拜兵部侍郎兼僉都
御史經略薊保二鎮庚戌之變虜道潮河川入議者爭請爲備而
水湍悍不可城博緣水築墩臺立錯峙墩置戍守矢石相及虜遂
不復敢掠會其間秋召還提督京城九門故事歲七月輒分兵守
陴如寇至博曰此自疲術也悉罷歸其營兵不勞而費省冬詔博

總督薊遼保定軍務選士馬繕堡堞除戎器爲不可攻以待變又
請改密雲副總兵爲分守建昌游擊爲副總兵以墻子嶺東西爲
界西至黃花鎮接境爲密雲東至山海關遼東接境爲建昌俱聽
總督鎮巡節制無何虜寇古北口號二十萬連營百餘里百道並
進博身披甲登陴宿止古北口垣上督諸軍禦甚力虜屢攻不得
入則併力攻孤山堡夜攀堞登我軍斬其脫墮虜氣大沮是時警
報日數十至　上爲遣廠衛卒校往偵之具言其狀馳賜以銀幣
衣出帑金萬犒士博宣布德威諸軍益感奮殺傷虜無算已乃退
屯古城川次日復南馳駐虎頭山夜火光滿野進行數十里而又
募死士持火器潛入虜營夜驚其衆竟夕四五發虜衆自相蹂躪

死比明悉遁去論功晉右都御史兼侍郎廕子錦衣衛千戶明年
虜萬騎入馬蘭谷擊卻之幾獲其酋打來孫召拜兵部尚書尋加
太子少保黜陟將吏人莫敢干以私丁父憂戊午召還本兵博方
疏辭會虜圍大同右衛俺答駐城西南黃台吉駐城東南脫脫駐
城西北各去城三舍許內外斷絕斗粟束芻不復能進亦無一騎
得出重圍者勢急甚　上心憂之方遣大臣督餉又遣薊鎮副總
兵馬芳以家丁赴之已又詔博往援博乃星夜出關　上聞之喜
賜之銀幣諭令急爲計解圍虜聞曰楊太師來矣會侍郎江東及
撫鎮諸臣集主客兵數萬嚴部而進虜乃解圍去是時右衛被圍
已六閱月其將士固守無二心博疏請褒卹條戰守及善後十事

以爲將來經久之計一廣儲糧餉右衛自解圍後城中已有米萬
石但孤危之地非積穀四五萬石不堪固守而左衛平遠朔城陽
和五處密邇虜巢亦當預備一激勸忠藎孤城久困將士勤勞者
未錄死者未卹請發戶部銀一萬兩通行給賞官一兩被傷者一
兩五錢軍五錢被傷者七錢其死者官二兩軍一兩仍設壇致祭
以慰忠魂一查給牛種即日仲夏尚可佈種請發客兵銀七千五
百兩收買牛種分給被兵之家免其還官一修築墩堡大同中東
南三路俱當添設墩堡而東路尤急請發兵部銀三萬兩修牛心
山雲陽舖各舊堡而別築新堡于紅土舖黃土坡二處仍于各堡
空內每四里修墩一座分軍戍之一添設官兵墩堡既修則當計

宜大本
以固內地

寶馬請牛心堡設守備一員募軍一千人給馬二百匹紅土黃土雲陽三堡各設操守一員募兵五百人給馬一百匹操守官悉聽右衛參將節制一計處軍營邊人不習車戰故虜入輙不支請于左衛造編箱車營百輛其工費取之商税紙贖銀候有虜警右衛車營自西而東左衛車營自東而西聲勢聯絡可保無虞一表揚倡義當虜圍城時城中人有能出財濟貧乞表其閭曰尚義原貸銀穀以官銀償之不必扣除軍餉一安插流移右玉二衛已經蠲免糧銀流移之人漸可復業乞容便宜勞來令其修復私堡再免應徵錢糧三年一請給火器一預防邊堡如拒門殺胡拒胡滅胡殘胡破胡六堡背逼隣虜境比之右衛尤爲喫虜請以時繕修

仍各建倉積穀千石以備緩急無故不許動支疏入俱允行應用錢糧令該部查發毋緩博又言大同邊墻傾圮城堡破壞雖有士馬不能過虜之不南臣請以修復墩堡爲要次則塞銀釵驛馬等嶺以絶虜窺紫荊倒馬之路備居庸南山一道以絶虜窺陵寢畿甸之路修陽神池諸處墻塹以絶虜入山西之路五路既不能達虜卽馳騁平原而我堅城厚堡以待之不得不北矣若計萬全非修復邊垣不可而事大不可卒議因條十事以上一選練兵馬言宜大備虜之計不在增兵而在選兵不在增馬而在養馬請將督撫標兵量留十之四五以備緩急餘悉歸營惟馬數太少請再發太僕馬六千匹給軍養之一修築堡寨請如甘州墩完之法責成

經管官務令堅厚如有虛文塞責及頑民阻撓者罪之一經理隘口欲塞磁窯諸口及驛馬銀釵諸嶺宜將寧府廣昌參將移之靈丘改隸大同而加設守備于廣昌與渾源守備俱聽其節制仍行保定巡撫發銀助工修理各隘口一申明職守言邇者御史樂尚約奏謂戶部之餉已發而軍無見食則罪巡撫兵部之符已遣而兵無成效則罪總兵持日太久略無寸功則罪總督此至論也以臣之愚諸邊獲功不惟巡撫毋得與賞本兵何可與焉蓋勘功罪者御史也擬賞罰者本兵也借令本兵巡按與有其功則必有張大掩飾之弊矣故叙功宜專以臨戰爲主督撫主于賞賚本兵巡按無所與又朔州兵備與總督同處陽和一城别無事任可分天

城陽和二衛兵食諸務舊隸冀北道者任之一寬假文法言邊方之獘大槩有三文移太繁責效太速議論太多三弊不去不可收效今以一人矯前數人之枉旦夕不可辦自今以往請諭言官論列本兵覈議必詢歷官之淺深與任事之勤惰而差次之毋傷其任事之氣一痛革殺降言邊民自虜中來歸墩軍往往掩殺以報功卽幸而得達官府羈囚候審多至瘐死是絶之也宜大開生路以招徠之一簡除有司請將沿邊州縣官取甲科衆人有精力者選補一久任將領一嚴禁私通一查處軍器疏入下所司議覆俱報可再陳修築堡寨事宜謂自右衛至左衛每四里加築二墩左衛至高山站每五里加築一墩高山站至鎮城每五里創築一墩

其左衛高山站之間總築一大堡二小堡設操守一人戍卒五百人馬百匹小堡設千總一人以充守禦高山站至鎮城亦如之報可又條議備虜事宜宣府四事一分佈士馬令總兵李賢以正兵駐剳鎮城五路叅將各守信地巡撫標下及東路游擊駐懷來新舊游兵駐左衛東城以防蔚州等處南下紫荊之路奇兵駐龍門鵰鶚以防麻峪口南下懷保之路總督移駐宣府或保安以護陵寢一獨石逼近虜巢請暫留宣大入衛兵二枝備之仍額外發銀三萬兩預處兵糧一原調礦兵防秋三月每月量于行糧數外加給米五斗免給鹽菜一請工部發火器大同五事一年例銀預于九月內給發一半以便召買一勞來流民開墾荒田暫免科稅一步卒禦騎莫善于車請發工部銀五千兩為造車費一邊人失事多詐割死人首報功今當以不失堡寨為重斬獲次之大同地平無險可恃請令擺邊軍聚伏垣內與廣昌叅將所部戍卒協力守禦山西八事一動支本鎮未發客兵銀六萬兩主兵銀三萬兩先期糴穀備用一將山西一省見行工部事例銀留充三邊軍餉一定擬文武監督官分任秋防諸務事畢覈其功罪賞罰之一地方多事之際監司守令暫免推陞資深候防秋畢日議處一山西兵少本鎮有游擊丘陞率千人征倭及歲遣義兵三千戍薊鎮皆宜召還一請令鴈岢二道畫地分守寧武以西至偏頭關屬之岢嵐道即改為整飭偏老寧岢石隰等處兵備仍兼管防河寧武迤東

于獨石亦守薊鎮也

至平刑關屬之鴈門道改為整飭鴈門平刑北樓等處兵備一請以北樓口游擊改為分守山西北樓口叅將與東路叅將分管邊隘東起平刑關至霍家坡二百二十餘里隸之北樓叅將東起霍家坡至廣武王野梁二百四十餘里隸之東路叅將一防守黃河官員舊無行糧今套虜不時窺犯守望勞苦乞增行糧以資戰守疏入下所司覆議俱報可惟防河官軍在百里之內行糧不必添

上從部議博又奏蠲大同被虜各州縣稅糧有差詔書至鎮軍民大喜博因宣布國恩選其丁壯之驍健者名為義勇使各路將領分隸教習之兵威復振先是右衛圍解虜仍駐牧近邊聲言欲犯獨石獨石孤懸塞外乃虜入宣府趨薊鎮之路時朝廷歲發宣大兵戍薊鎮名為入衛專備關以內陵京有變聽薊遼總鎮官調遣不佐門外之急又宣府邊外屬夷日求內徙撫臣議處之于寧遠堡中事久不決博以為此皆邊境安危所係所宜亟處但大同禍已燃眉當救一時之急宣薊患在厝薪當圖萬全之計乃建議請罷懷來叅將劉環四海治守備韓鑑而于獨石城中選有謀勇為衆所推如尚表者不拘凡任廢棄委之守城功成一體陞賞其薊鎮入衛俱聽宣大督撫官便宜調遣先發後聞與本鎮互相應援仍多設戍兵于隆懷為居庸南山之蔽屬夷求降者但厚其賞給不得縱之入內以啓亂華之階　上俱從之博又言獨石孤危非憲臣駐之不可乞命分守口北道駐鎮城兼管中路而以分

巡口北道叅議專轄北路改駐赤城從之博既歷陳修邊之說遂
於大同右衛東路牛心山等處築大小土堡九座墩臺九十二座
接連左衛高山站以達鎮城濬大濠二道各長十八里小濠六十
四道交互聯絡虜左右顧不得騁而南晉太子太保尚書如故番
左副都御史虜酋哼素時以輕騎擾邊討擒之斬其黨十五人分
兵襲擊斬獲又若干人未幾虜入薊州詔博移鎮博言秋防期迫
臣謹以便宜指揮各兵備官分地畫守天津兵備副使雷夢麟駐
石塘嶺密雲兵備副使李尚智駐古北口山所薊北道僉事董邦
政駐墻子嶺俱各提調本區薊遼兵備僉事伊介夫駐太平寨提
調太平馬蘭谷二區霸州兵備副使溫景葵駐燕河營提調馬蘭

石門二區兵備副使栗永祿駐昌平提調鎮邊黃花鎮二區責令
人自爲守候入冬解嚴後覈其地方有無失事以爲功罪得旨允
行博又言薊鎮以守爲主用步宜多用馬宜少其宣大入衛遊兵
三營每用馬兵五百以備追逐其餘二千五百宜盡用步兵請勅
各守巡官精選驍健每營務足三千如法操演聽候後調多餘馬
匹暫收別營候軍還仍歸原伍兵部議覆報可是年六月虜蘇大
同鎮川堡入犯延至宣府東西二城駐掠內地凡旬日會久雨分
道西自趙山溝墩東自丁零嶺懷安左右衛引去博條上經略宣
大八事一宣府懷隆永寧南山一帶西自合河口東至橫嶺止計
長一百四十一里修築大墻已完三百餘丈未完者宜責令擺邊

軍士分工修築一補修大同鎮西中二路寧虜堡至樺林兒墩啟
棗邊墻墩堡敵臺及改復雲石鐵山二堡宜刻期修理務在秋前
報完一宣府墩臺疎遠以致炮火不明宜于中西南等路并鎮城
外諸要害處增築墩臺西陽河渡口堡挑溝一道以限虜騎一班
軍自三十九年爲始應給行糧布花并土兵加添征哨銀宜查數
給發其河南秋班未至及逃回官軍請令撫臣各月糧折數扣解
以備邊用一宣府南路順聖東西二城宜各置驛站以便遞運大
同許家莊宜設守備以便防守一兵馬按伏設有虜未至而先伏
者及名伏兵于此而避虜于彼者又有虜去而伏久不歸者宜嘗
酌處設伏于賊衆將至之日不得先時以老師伏兵于賊所必由

以山西與
宣鎮等論
與翁司馬
不啻霄穀
自系梓邪

之處不得避地以玩寇虜回兵即掣不得愆期以匱財一山西北
抗三關乘塞守障與諸鎮無異諸鎮之費取給他省而三關所需
則竭賦自供今災沴相仍民力不堪乞行巡撫嚴督兩司并府州
縣官節費愛民正賦之外無名之供宜悉停罷悉允行博又言宣
大荒田水利宜加意開濬仍照旱田舊額徵糧以勸民業其上花
園等處修築墩臺三十座借用客兵銀六百兩有奇宜行戶部給
還報可博又言薊遼二鎮唇齒相依無秋彼此警報緩急宜與今
宜令遼東總兵官楊照於七月以後統領勁兵移駐前屯一帶一
遇石門燕河二區有警徑自入關應援至於西䒘花一帶極當虜
衝昌平居庸所係尤重仍當嚴行宣府總兵官李賢亦於秋期移

駐懷隆整兵待援如遇薊西有警馳入居庸會合薊兵併力勦截
疏入報可是時諸酋震悚終歲無敢近塞者召還掌部事加少保
相倅不便博所爲往往爲飛語中以奇禍　上悉拒不納更下諭
褒美讒始息壬申八月　上又諭大學士嚴嵩等曰自博入朕每
念邊務今秋恐有擾者其語博審定策以遏之於是博上守禦機
宜略曰今之九邊大率以薊鎮爲重蓋腹心既安四肢自無可虞
今虜止是永邵保兀慎擺腰三部兵寇大同鎮川堡而其酋俺荅
黃台吉把都兒及土蠻等潛形不露竊恐其謀窺薊鎮伏承　宸
慮臣謹以六事獻一請先勑邊臣逐大同之寇堅壁清野以固其
守設伏出奇以挫其鋒分精兵以搗其巢簡惡少以邀其馬使賊

不得近薊鎮一禦賊必先獨石哨探所謂薊鎮得情獨石得其形
也宜令宣大邊臣偵實馳報預備之于黃花古北等處一薊鎮各
區兵備官一切兵糧事宜悉聽其區處督撫官不得遙制仍定擬
賞罰以勵人心一昌平居庸黃花鎮三區與宣府懷來隆慶永寧
四海冶相爲唇齒宜大總督每當秋防移駐懷來正爲南山之備
但事在兩鎮未免自分彼此宜令相機策應使虜馬不能入關卽
爲首功一薊鎮主客兵糧屢稱缺乏宜卽時給發一燕河冷口一
帶逼近遼東督撫官隔遠調度不及宜責之遼東兵將聞警星馳
赴援不必俟調疏入　上悉允施行令戶部亟發主客兵糧毋俟
九月　上復諭輔臣曰北虜爲謀深狡非常本兵何乃不慮原內

逆多而制不足較今須益兵堅守勿輕戰京營亦宜爲備于是博
上言俺荅黃台吉二酋夏間會駐青山之後其謀甚深秋杪分屯
宣大之間其蹤漸露大約聲東擊西窺伺薊鎮及知我有備一路
窺宣府馬營等堡一路窺大同平虜等城臣移文各督臣日凡數
四賊在大同者已檄將官備其三面邀其惰歸役屯兵守左右衛
在宣府者部分總兵游擊官當北路之衝而又留別將等兵守南
山內外之防不敢不豫矣今請申飭必俟冬寒水合乃可戒嚴從
之薊遼總督楊選條上地方極弊十五事得旨選所陳弊狀前官
全不經心日事因循卽今宜何整理兵部其悉心議處以聞博覆
奏請勑各邊總督鎮巡官蒐簡士馬資給鎧仗以振邊軍令直隷

山東撫按官酌處輪擺補足什伍以振班軍歲發戶部銀一萬兩
兵部銀五千兩以充撫賞閱操之際賞罰並行以精訓練做甘肅
墩院之制以修城堡正將領失事之罪以肅軍法復給衛兵路費
以作士氣議入　上曰薊鎮督撫諸臣遇警則張皇告急輒調客
兵防守圖保目前無事則苟延時日何爲國忠計者邊兵之調初
謂權宜今已十一年未見裁撤却又重加挑選何時而已不獨供
餉繁費人情政體皆非所宜茲所議亦只循常題覆日今如何練
主兵方可免調邊兵卿博歷任茲鎮宜竭盡忠謀大破常格整理
其仍別議以聞於是博又議上十事一各區主客雖有總副參游
等官爲之訓練而尤宜以兵備爲之監督督撫時閱視之仍以蹟

綏侵其搞賞且久任兵備以責其成一陜西三鎮客兵久疲延綏
尤甚宜將延綏游擊時達所統遊兵一千五百名免其徵調其他
仍舊請勅邊臣愼加簡閱俟主兵精練歲減一枝一邊兵既欲漸
撤精選京營爲八部部足三千人騎居十一爲傳報步十九爲列
守以春秋二季番戍居庸鎮遼二區各領以參將二人務期練習
整肅一請選戶部侍郞一員量兼憲職專理薊二鎮主客兵軍
儲今歲稜頗豐請戶部發銀十萬兩仍借發工部銀十三萬兩令
乘時糴芻粟補給兵餉歲一更代俟後規模既定仍以總督兼之
一請稽覈前後所發各區火器責其試用一請分定各區主兵使
習知險易毋以更番易地其應援客兵聽臨時斟酌不在此限一

宜令封疆老臣按行塞垣之外相地戰守毋恃邊墻之固仍優哨
探之賞一屬夷向化則懷之以惠作姦則威之以法撫賞之資取
之稅銀及本鎮香課禁毋剝及貧軍一山海關一片石等地距薊
鎮數百里而軍士就給其糧不便宜令督餉郞中隨宜酌處本折
兼支各從其便一請搜簡嚴棄將領議入 上俱從之工部銀亦
准借發惟督儲侍郞罷不遣博又奏五軍營叅將尹秉衡所選官
軍一萬二千人擬于春秋初赴居庸鎮邊二區戍守 上曰營兵
戍邊與原議減邊兵數多三枝應否遣去其更熟計以聞於是博
等又言京營之兵頻年坐食漸成驕惰近議摘選番戍其說有四
一則使京兵習見烽燧涉歷勞苦可以轉弱爲强二則居庸鎮邊

原有懷保在外警報絕少即使有警去京師百里而近可朝發夕
至視遠調宣大保定之兵勞費迥殊三則秋防之月本鎮止留邊
兵三枝一遇虜警不免分置顧此失彼誠得京兵守二區則邊兵
得專守古北冷口在此爲虛聲在彼爲實用四則部署已定可視
來春緩急爲進止不至虛發以耗芻糧議上 上謂營兵宜俟薊
鎮警報得實乃量發一二枝邊臣毋張虛聲徒增餉費無濟實用
博言今年履端之始雪澤屢降茅宜薊大同三鎮逼臨虜境十室
九空農事方興牛種不給恐遷延過時秋成無望臣前在右衛嘗
目擊其苦若今稍爲處給計種一石可得籽粒數石比之歲荒召
買省費寔多請發馬價銀三萬兩分給三鎮以爲方春播種之資

疏入許之令各鎮從實舉行未幾虜酋土蠻等大舉寇遼東攻東
關驛錦川營破之巡撫都御史吉澄以聞因言本鎮士馬單弱城
堡頹壞不堪戰守請如大同往年故事特命重臣調發兵糧救援
且促新任總兵吳瑛到任 上諭兵部曰吉澄所奏地方危甚當
急援吳瑛果勝任否防禦事宜其悉心計議以聞於是博上言八
事一言瑛老將驍健可以責成二言前屯要害宜亟築城堡而零
寇出入無時不便工作宜增調精兵防勦三言鎮巡官嘗親詣前
屯選兵應敵四言歲調遼東兵四千人入衛薊鎮今可暫免專備
遼東五言增募壯兵三千專備前屯一路六言急發戶部修邊銀
令先修山海關東至廣寧一路臺墻七言宜發火器八言復八里

舖商稅爲撫賞朶顏三衛之用　上悉從之博又言比者西北路
各有警報以臣計之大抵薊鎮山西爲急其防宜預乞申飭各鎮
守臣在薊鎮則畫地分區步兵列墻拒守奇兵按伏應援以守爲
戰在宣府則山南山北增佈兵馬在大同則遠哨廣備清野堅壁
在山西則嚴拒陽方等口在保定則分防紫荊等關以戰爲守又
獨石三間房白草川爲虜入薊之路宜責叅將劉國哨探馳報又
畿輔有警各兵不能卒至乞勅宣大總督江東移駐懷來以備南
山一帶宣府鎮巡官馬芳趙孔昭移駐隆慶以便星馳抵關大同
鎮巡官姜應熊陳其學移駐懷安以便馳入居庸山西鎮巡官吳
徵楊宗氣移駐廣昌以便馳入紫荊應援宣鎮保定巡撫李遷移

駐易州總兵官祝福移駐浮圖峪以便馳入涿州仍於京營選精
兵堪戰者以備調發得旨俱如擬十月虜擁衆自墻子嶺磨刀峪
潰墻入犯京師戒嚴詔宣大總兵官馬芳姜應熊劉漢等速調兵
入援以總督尚書江東統之餘戰守事宜兵部條列以上又勅文
武大臣分守皇城京城及重城諸門而令鎮遠侯顧寰集京營兵
分佈城內外　上諭各臣曰朕東見火光慮此虜去京不遠諸將
何不截殺其令兵部傳語寰等協力逐勦明日又諭各臣曰通灣
二地係糧貨輻輳之處其保之陵地以劉漢護守馬芳專衛京師
毋怠是時總兵官胡鎮孫臏及游擊趙溱等已領兵赴通州迎敵
有旨胡鎮在通州河東追賊得無恙食其遣官厚賚軍餉濟之有

功朕不吝賞於是博奏曰　陛下卹諸將至此諸將當益奮激但
叅將黃演等及孫臏俱與鎮爭先赴鬭宜一體處給以作士氣報
可大同總兵官姜應熊等禦虜於密雲敗之斬首三十餘級奪馬
四十匹時虜自三河漸引而北京師稍解嚴　上諭博曰聞賊漸
截去矣殺未及半何以禁後來不犯者博奏虜雖北遁山路崎嶇
未能卽出今江東胡鎮等在且有遼保兵爲援可必勝也　上聞
報仍命照例給遼東兵賞是役也虜形初動諜卒于一月前得其
情知將窺墻子嶺故厚集兵馬以拒之三衛夷爲虜導者偵其難
入則紿總督楊選謂虜欲踩潘家口進選信之乃引精銳往赴博
策虜詐邀止其行不得手爲書三止之又不得因檄諸路兵赴都

（眉批：掣手事難爲如此）

下虜乘間自墻子嶺入兵部所徵各路兵乃先後悉至若宣大遼
東則傾鎮來援分屯灤東西皆相伏不發一矢自虜以二十一日
入境選及巡撫徐紳俱得罪則提標兵徑趨都城屯東直門外旋
回通州遣領標兵副總兵胡鎮同總兵孫臏游擊趙溱等會灤西
諸將東行拒虜至三河虜方圍灤東諸將傅津等於鄭官屯急攻
不克見鎮等初至營壘未定遂移兵邀擊斷其衆爲三臏溱皆死
鎮身被數鎗會楊晉石玉等兵來援虜乃開西壁縱鎮出遂大抵
灤東諸路縣邑村鎮所殺鹵無筭宣大總督江東自居庸入援
上特命總督內外諸鎮人馬獎諭使討賊東率大同總兵姜應熊
等壁順義不敢進虜輜重旣去以精騎殿後徐引而北諸將悉躡

（眉批：此時令不爲宜大處爲一乘虛奈何）

（眉批：從來如此）

塵尾之疾徐以虜爲節虜至鴿子洞叅將郭琥預伏火器待之加以雷木滾石虜被殺擊頗有死者乃別取道龍王峪磚窯兒等處是時虜歷欲且疲及失道衆亂兵法所忌乃諸將竟無敢發一矢者賊去乃稍取零騎及失道罷者報首功蓋中國之精兵徒馬十七任是而功能止此矣初　上聞虜入甚怒夜東顧見火光謂中外當事臣欺罔旋以科臣言械繫總督楊選等繇是諸臣益惧姦每日夕率三四報捷侈言功伐冀以移惑視听上雖厚賞錄東鎮等而本兵竟不以消勺及之葢　神衷深遠矣博乃條上經畧薊鎮事宜一議處總督標下精兵頃者胡鎮孤山之戰標兵之力居多顧軍門舊設標兵僅一枝耳其鎮撫原無標兵請于總督劉燾

下增設一枝總兵胡鎮何准巡撫溫景葵下各設一枝凡五枝各足三千人或于各區見兵内挑選或于各處家丁内召募有警聽總兵官五枝各一營相机勦殺一議處各鎮入衛邊兵延綏寧夏固原宣府大同遼東保定七鎮俱有入衛之兵往嘗以驍勇奏功而今則僅取充数宜令各總督等官愼簡而後遣發一議處降鎮添調援兵諸鎮應援兵馬其中强弱相半無救緩急宜汰弱者而募强者各滿三千之数一議總兵官駐劄地方總兵官以撫賞三衛故嘗駐三屯營然去軍門甚遠即令古北石塘最爲虜衝宜于春秋二防之時移駐石匣營一議處墻内險隘設伏古北諸區墻内宜相度事宜據險設奇如地坑伏砲之類多方以誤之一議處

入衛邊兵犒賞各處入衛之兵宜從厚計處以鼓其敵愾之氣一議處宣遼境外哨探虜犯薊鎮既賴宣府獨石境外預有偵報請以獨石叅將附屬薊遼總督節制論功行罰與薊鎮將領同之一議處州縣軍民屯堡沿邊之地賴屯堡爲保障宜令一二十家爲一墩身自督之一議處薊鎮獲功賞格薊鎮密邇陵京比之各邊緩急不同拒賊不得入邊雖無斬獲亦准一體世襲有臨陣斬獲如胡鎮等近日之功者宜超勝二級不願陞者賞銀二百兩所獲馬騾悉以予之各邊不得援以爲例一議處朶顏三衛夷種三衛夷人名爲順從而實則勾虜入寇宜令督撫官宣示朝廷恩威多方諭之俾不敢復蹈故智　上是其言令薊鎮及宣大三邊總督

等官各邊行毋忽其更宜計處與未盡者亟議聞　上復諭博曰擇將練兵須集計來聞三衛之夷亦須一處導虜狂肆皆此物也博見云何博乃集廷臣條議十四事一更大將保定總兵官祝福非應變才昌平總兵官何准年力漸邁俱宜別用而以京營副將尹秉衡代議宜大軍門游擊劉漢代准一處將領薊昌將領自副叅而下悉令督撫等官甄別勇怯以爲去留一嚴薦舉一酌任使士無兼材而各有所長如用勇將以搏戰用智將以設險宜量而使之自指揮以至鎮撫俱許超格推用一舉劾遵一明體統邇來法紀廢弛士不用命宜令總兵及裨將各遵勅諭但有抗違軍令者即處以軍法兵備官不得擅陵將領州縣官見總兵廷叅用屬

官禮應收保時不遵調度者許總兵官參究一練主兵各鎮入衛
邊兵宜令分營操練仍許諸將自募家丁一體給餉每員下雖至
二三百人亦不爲多一練鄉兵一清占役一裕糧餉一備火器一
處外口薊昌三鎮口外即爲虜地宜增設重險以遏其衝一議邊
吏順永二府有司俱有地方之責宜令撫按官逑行甄別白吏部
爲去留一查京營兵不堪赴關者多宜令戎政大臣選精兵一二
萬人以防緩急一處三衛三衛夷人善惡不齊難以槩勦有勾虜
作逆者責所轄都督執獻寘之重典其部督自行勾虜或私庇其
勾虜之人即褫職絕貢至于向化之夷則多方撫字有能殛東西
酋首以獻者予萬金疏入　上皆是之命劉燾等從實舉行其處

將領明體統等事仍令各邊一體行之又以薊鎮及宣府添設兵
備官數多於邊事有損無益令吏部裁議具奏博又疏請集議京
營實政其略言　祖宗設營兵于京師以壯邊兵之根本居重馭
輕意甚深遠去冬變生倉卒請調紛紛以致戎政二臣莫知所措
從之則慮及剝膚不從則横生口語臣等以爲宜及今秋防之時
先定規模使營臣之計審而後邊臣之望塞因條十事一核操練
之寔言練兵之法有合有分今主將入營僅舉合操未暇分練巡
令每月以初八十五二十二日總閲之餘日諸將自練一核戰守
之寔邊兵主戰京兵主守今京師南有重城事勢稍緩宜于東北
二方用車營八枝西方用二枝去城一二里爲營其戰兵六枝追

剿將四人屯城四隅惟叅佐二枝許聽近京亟調然亦不得輕發
一核將領之寔言諸將不和往往心口異狀是非蜂起宜重繩以
法一核軍士之寔言兵在善練亦在善選固有選時强壯而練時
衰病者今去選半年矣宜隨練隨易勿待類選一核論議之寔言
近日營政或軍分三等朝改夕更或將列各營東移西調舉棋不
定何以勝倘宜黜異議以考成績一核火器之實一核兵車之實
一核城守之實一核彈壓之實一核哨探之實皆言不時修理戰
具分部率伍以爲城守偵報之用詔務實舉行乙丑以一品再考
廕子國子生吏部尚書缺廷臣首推博　上難其代留疏一日已
乃竟改吏部未幾　帝崩　莊皇帝奉遺詔錄忠諫舉遺佚博皆

贊成之修平宸濠功復新建伯王守仁爵召諸舊德布在臺省郡
邑長吏有聲績增秩示勸不輕徙官一時所稱善政多出博請丁
卯一品三考晉少傅兼太子太傅再廕子國子生巳巳論事忤旨
會左右倖臣多毀之者謝病歸辛未　莊皇悟詔起博以冢宰行
兵部事　神宗嗣統邊儆益稀詔還吏部以一品四考晉少師兼
太子太師仍廕子國子生賜賚甚厚癸酉分獻夕月壇疾暴作扶
歸上疏乞致仕　上不允加賜餼牢酒米博又疏辭有不忍言去
之狀三不得不去之情三　上乃許賜乘傳命子俊民俊卿侍行
至浦數月卒　上聞賜祭葬贈太傅謚襄毅廕一子中書舍人博
性明達事無大小一見能得其微與其終所當成敗言于士大夫

下至厮卒無隱情談說古今品第人物敷暢該博聽者忘倦蒞官臨戎應酬庶務雖甚煩遽意常安閒夙興候朝夜分計政不少倦意亦無勞苦之色秉旄仗鉞鳴玉曳裾顒顒昂昂人望而畏益其稟厚養完非偶然也所著虞坡集詩集雜著歷官奏議凡八十四卷

太常氏曰史稱張千秋以中郎將隨范明友擊烏桓還謁大將軍光問千秋戰鬭方略山川形勢千秋口對兵事畫成地圖無所忘失大將軍賢之則襄毅之見知於翟文懿豈不宜哉終襄毅之身所以坐籌廟堂之上猝應邊陲之亟而中其肯綮者悉以是爾襄毅與翁司馬後先相望俱以運籌顯名然翁司馬之說可以永固

封疆錄襄毅之策提於補苴罅漏司馬之省餉有明驗一時宣大之出約於往歲十五襄毅之加意無已日迄今薊鎮之需視彼九邊幾半遼東之圖救鴉鶻嶺之戰勝負懸矣然襄毅之氣度弘毅才諳警敏則余嘗望而知之云

曾襄愍銑

曾銑字子重其先浙之黃巖人高祖仁政徙居揚州三傳至封長樂知縣輔生二子次即銑也銑忠孝之節出於天植自幼輒有大志以諸葛武侯范文正自期而沉毅善謀迎機立斷世莫與伍其果敢任事之氣又足濟之年若干督學使者至郡守多取貴人子弟入試既而督學止以銑充博士弟子與情允愜嘉靖戊子舉應天鄉試己丑進士授福建長樂縣知縣發奸摘伏旌善鋤惡邑中豪右屏息於疑獄多所平反治行為八閩最癸巳授監察御史未幾轉大理丞以外艱歸服闋轉大理左丞辛丑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東乙巳春改山西巡撫是秋陞陝西總督方銑之為

御史也出按遼東先是巡撫呂經為遼苛刻騷擾編差則盡各軍餘丁混審又勒衛官停俸追徵築遼陽城外圍墻二十餘里未已又包土臺未已又以堪輿家言築城北土山俊法嚴刑督促甚急又派租牛具耕墾城壕軍士月糧多不以時給額有隨馬軍田五十畝中軍劉尚德迎合經意呈請入官繇是人不堪命怨讟繁興有軍人趙懋兒者乘衆怒而起宣言曰吾儕如此苦役又欲奪我軍田何以為生明晨盍並赴撫院告免衆皆聽命次日擁至撫院乞免踏田劉尚德訶之令退衆還洩忿尚德肆行綁打經懼越墻走苑馬寺空廨懋兒等搜捕得之亦加戮辱縻之都司懋兒等遂盡收遼城鎖鑰為城守計時銑方行部金復聞變亟行副總兵李

鑑揭榜安撫凡經諸所措置爲衆不便者悉罷之命將吏督諸軍操守如故於是亂軍稍稍受約束城門始開疏請乞留 天恩原下情有愚懇全生命以安邊鎮因以單騎巨賊諭以禍福開之生路諸軍歡聲動地曰惟御史爲能活我反側漸定始分部將士晝城守九門及鐘鼓樓等處非時巡警懲其飲酒諠譁者遂參奏都指揮劉尚德等逢迎呂經失撫字狀而又爲軍士乞原疏俱下都察院覆銑議欠當往年大同逆軍戕害主將罪在不宥撫臣無謀輒爲請救蓋一時偷生之計猶可說也今諸軍未有反叛之迹而乃坐尚德以激變之罪事情法律兩不相合且遼陽既非反叛則罪不至死若索其首事者必俛首受法誰敢妄自跳梁以取滅族

之禍蓋軍士雖無反叛重情其拘制都御史捆打都指揮擅出獄中罪人收九門鎖鑰亦當求其爲首者以正其罪今乃不此之悉而各官之㕘大小不遺是豈法理之正乎柔懦之論不足謀國苟且之見大失事會銑議非是 部會兵部再議以聞時御史王廷亦言項者兵部第議查勘職官而軍士則從撫處科臣曾忭沈繼美等復以爲言乃執議如故蓋懲大同之事而因噎廢食耳且遼陽今日誠非大同啓之不可臣以爲法不可廢漸不可長併下兵部終以銑言爲是謂即懸榜省諭操備如故其開端誼譁者不過數人聽巡按御史查實逮問 上從部議呂經奉 旨革職經亟還入廣寧治裝其中都指揮袁璘者素諂事經擬扣諸軍價爲餉

裝具悍卒於蠻兒等毋遼陽前事鼓衆倡亂先是有張孝兒者以積惡爲經謫發繫獄未遣蠻兒知其怨經乃先劫孝兒出獄率衆持挺揞院門而入執經數之曰非爾汰我餘丁徵征銀耶非爾奪我牧馬田耶而復能虐使我築墻種樹終歲勤苦不遑耕織耶遂毀裂冠裳而置之衛獄取娼婦一二人同桎梏之據守五門復入院聚諸公牒并經私篋縱火焚之延燒公署及儒學東廡一時俱燼遂破庫劫旗纛分其黨爲四部鳴鐘鼓竟日夜明日取經及璘囚首揭標環遊五門問孝兒且行批其頸窘辱備至隨復繫之獄遂脅管糧郎中李欽吳索經所減草價及冬衣布花舊額且要給賑濟費庫銀幾及萬兩復脅鎮守太監王純都督劉淮等各具奏言

璘阿附經激變數經十一罪請逮經問理而以遼故移兵部右侍郎周述起遼撫鎮於是禮部侍郎黃宗明言前者遼陽之變因經於有激今蠲賦苦役皆已改正群然而起復譁激也此乎法不宜復寬貸請令新巡撫韓邦奇督兵壓境揚威讋衆取其首惡且邦奇恩威素著若假以便宜權使之悉心經畫其事必辦疏下兵部覆得 旨竟從純等請遣官校逮經而璘及各官有罪者下巡按御史逮問今吏部再推可以撫靖地方者乃以巡撫山西都御史任雒巡撫遼東是時撫順城指揮劉雄亦爲其部卒王經等所困雄以揞尅歛怨經等見遼陽倡亂乃乘機夜糾衆擁入其室焚掠其囊篋執雄與其子勳連頸反縛之寘諸空館閉城門鳴鐘鼓以

衆脅指揮董震等以激變聞銑檄定遼指揮胡承恩代雄諭衆
軍操守如故錦衣衛官校逮呂經者至廣寧諸軍疑駕帖非所賚
是詐爲　天使謀脫經也復譟亂擁經併官校實廣寧獄總鎮等
官諭以禍福乃出官校越二日銑遣人宣示諸軍始出經付官校
行於是銑乃劾諸軍及總鎮等官疏下兵部議刑部侍郎林廷棉
親詣廣寧訪捕前項逆卒首惡覈狀奏聞報可遼陽亂卒趙劓兒
乃詣廣寧與蠻兒合謀欲俟鎮城衆官拜表集軍列隊即其夜脅
衆爲亂總兵劉淮微聞之是夜偶雨乃散遣衆軍蠻兒等謀不行
復造妖言惑衆密結死罪囚王杲劉向上於獄流言廷棉至將盡
誅首從業已集定名次脅誘城中人與共叛謀俟廷棉至閉城門

要赦恩及給賞如大同例銑密刺二城及撫順所首惡名潛授方
畧遼陽令副總兵李鑑等廣寧令備禦蔣承恩及舍人金鎮趙官
耶山等撫順令代管備禦胡承恩魁期擒捕於是劓兒等八人蠻
兒等十有三人及撫順亂卒王純等七人同日被獲銑因具奏言
前者大同之禍起於制帥之喜事成於用兵之寡謀智勇俱隳卒
無成功得失昭然監戒不遠　皇上獨斷遼東之事而不疑於群
言蓋禦亂之上計也夫何逆軍無忌自棄生成一聞大臣之遣互
相鼓煽既約閉二鎮之城以要赦又欲援大同之例以要賞挾叛
以伺機盟神以固黨託屠城以聚衆攀重囚爲謀主其始也因激
而倡亂雖無素謀其繼也負罪而逞兇漸成不軌夫法不可假借

不可縱苟上有假借之法則下有放蕩之情往陝西兵變未幾而
大同效尤議者曰大同之變所以處陝西之變啓之也大同殺參
將殺巡撫未幾而又殺總兵說者曰李瑾之亂所以處張文錦啓
之也蓋惡竭矣而威或不伸威行矣而法或未盡蠢茲小醜習於
耳目自謂陵辱命臣賊殺主帥不過如彼我輩何忌焉今宜勅兵
部會法司議行欽差大臣覈實其事惟據兇逆之原情以盡律例
之本法至於應糸職官悉從重究無事姑息事完之日將各犯情
罪戒諭諸鎮以肅紀綱則威行於恩外威振而恩益深仁盡於義
中義明而仁益篤矣　詔下兵部議覆如銑言得　旨首惡既擒
不必查勘法司即從重擬罪廷棉取回其餘未盡事情只令巡按

御史勘明具奏法司因言事在彼中遠難遙斷請令撫按官論覈
以聞　上謂劓兒蠻兒等倡端喧鬨窘辱撫臣燒燬公廨擅收門
鑰劫放獄囚情罪難容即行撫按官覈讞明允徑自處決梟示各
城其脅從者亟爲勘覈於時銑及巡撫任雒議劓兒蠻兒與王經
等罪俱坐斬即時處決并先斃於獄中者五人俱梟示各城原禁
死囚劉向上王杲事關別案錮以待報都指揮劉尚德郭繼宗王
孝思李彝指揮劉雄百戶張斌俱比守禦官撫馭無方致所部軍
人叛者律追奪世襲杖發邊戍因糸經持法過刻行事乖方以致
損威辱國太監王純總兵劉淮遊擊史俊控馭寡謀剿裁無術聽
亂軍而妄奏施畀禮以求容戶部郎中李欽具多加額銀虛補侵

兌均屬有罪請自 上裁兵部法司覆如其議 詔以梟向上如
律處決尚德𤍠生事獻諛幾危肇變情甚可惡謫發永戍極邊仍
揭黃不許子孫承襲繼宗孝思斌雄各戍邊衛李欽吳朋用經比
撫馭無方致所部軍人叛者律戍邊准革職閑住純俊姊寬宥銑
設策弭亂忠藎可嘉待有京缺陞用諸擒賊人員各查奏陞賞銑
陞大理寺丞時三人坐法當死其二實應末減有司咸擬大辟廷
尉不能決也銑力諍得免其讞疑多若此旣而巡撫山東前至劇
賊劉儀嘯聚魚臺之獨山鼓衆倡亂銑檄兵備僉淸率兵捕勦擒
其首惡衆皆潰散事聞賞賚有差癸卯秋虜吉囊入寇十八盤犯
平定壽陽盂縣銑度三縣俱在兩山中虜騎所不至倘或導之出

故關擾 畿甸下臨淸孰能禦之臨淸商賈輻輳百貨駢集足啓
戎心請築臨淸新城是歲山東大祲銑卽召饑民爲役城成歲以
不害虜遣小酋兒者自雲中入直抵臨淸窺我虛實賴銑法令嚴
密旋就擒獲人始服其料敵之明云暇則修葺湖南書院檄督學
選博士之明經者經各二人集六郡俊秀教之銑時與橫經問難
說講不倦士益彬彬向風矣泰安州產瑞麥嘉禾衆議奏聞銑曰
吾不敢獻諛也旣而州守自爲奏獻之會西苑出有瑞穀 上喜
甚州守因獲美遷銑不爲意也時議增州縣民壯銑言山東地瘠
民貧不堪重役近以防虜招集義勇乞卽編入均徭免其他役以
充民壯報可先是給事中蘇應旻言巡撫之設腹裏易而邊方難

大同懸於塞外邊防尤重大同撫臣龍大有素宦江南未諳邊事
晋銑則熟練邊情用之有效任以山東實違其用乞改銑於大同
上不允甲辰山西撫臣缺 廷議謂非銑不可是時已陞副都
御史遂以原官巡撫山西時邊備廢弛文案冗集銑勵精振飭加
築邊墻添製火器百廢具舉虜自爲令右衛壞垣攔入 上震怒
切責總督翟鵬等銑因議上防守事宜下部議行逾年御史陳其
言銑備職具督修邊墻賊攻浮屠峪率兵禦以堵西突賊入鵝
鴒嶺直趨廣靈以防賊衝山西諸邊賊不敢犯有犂庭掃穴之材
滅虜吞胡之志宜重責成以收全效 上賜勅獎勞錫之銀幣乙
巳秋虜寇陝西會總督缺遂以銑總督陝西山邊軍務銑聞 命

兼程以進不數日達秦境虜十餘萬方蹂寧夏入寇銑曰虜悉衆
入寇其鋒誠不可當兵法不曰攻其所必救乎彼有內顧之憂必
解深入之患矣遂命中軍參將李珍率標下卒擣其巢斬一百十
級有奇虜聞遁出塞銑曰醜虜屢犯內地如蹈無人之境今驟聞
巢穴告急倉皇遁走不謂我師能邀其歸也乃親督將士鏖新安
邊外夜趨定邊擊之黎明虜見大將旗鼓大驚以爲前此未之有
也遂潰將士勇氣百倍又斬首一百八十餘級生擒虜一名奪獲
夷器馬匹無筭左右咸請以捷聞銑曰令賊不敢南軍民安堵無
恙不捷之捷也今茲士民不無傷殘矣吾敢欺君乎御史盛其勛
實以聞 上曰大虜盤據河套卽年犯邊甚損國威總督官乃能

使邊臣視邊如家屋凡卽修安得至此

將兵出塞卽行擒斬雄界可嘉留銑陞俸一級銀幣視前有加僉事毛一言管理軍糧貪鄙放恣銑劾奏之部覆從不謹例罷其官詔以一言下巡按御史按問今後邊官被論有干兵機錢糧者吏部勿槩擬罷職七月中虜十萬餘騎繇寧塞營入犯保安大掠延安西掠慶陽環縣東至三原涇陽殺掠人畜銑疏陳其狀且言諸文武將吏肅儒觀望之罪部覆請遣科臣覈視得 旨令玆失事頗輕第令巡按御史勘明具奏方虜之深入也銑率標兵數千駐塞門乃遣中軍官原任參將李珍統之出塞直擣虜巢於馬梁山後斬首百餘級而還銑以捷聞而巡按御史盛唐則言虜深入幾及千里駐內地且半月慶陽從來未被虜入民居甚衆今且四望斷煙火臭在我主客兵馬無論數萬踪潛匿影躡襲將迎送故套無一敢與虜遇者幸兩次旬泥踔馬㴬弓膠絃解又以慶陽山路深峻虜乃殺偵道者自引去不然其禍不止此請竇諸將重刑以懲後之玩敵殃民者疏俱下部議謂銑唐所稱功罪各別須稽驗明確方可議行賞罰 上令仍前旨趣御史亟爲勘實銑別功罪以聞銑因與巡撫張問行等奏延綏邊與套虜爲鄰自成化間都御史余子俊修築邊墻東自黃甫川起西至定邊營止延袤一千五百餘里歲久傾頽餘址間存不異平地嘉靖九年總督尚書王瓊修花馬池邊墻一道自寧夏橫城接築至定邊營三百餘里而自定邊營至黃甫川一帶依舊無邊連年虜入率繇是道所當

求蕭致創築清水營至花馬池二千餘里不月而成何襄愍之勢如此

亟爲修築第地里廣遠工程浩大勢難責効朞月宜分地定功次第修舉西起自定邊營東至龍州堡計長四百四十餘里爲西段乃環慶保安要塞所當先築自龍州堡而至雙山堡計長四百九十餘里爲中段自雙山堡而東至黃甫川計長五百九十餘里爲東段歲修一段期以三年竣事庶幾保障功完全陝攸賴乞破常格發帑銀如宜大山西故事疏下部議覆銑復上言謹按河套古朔方地三代以來至漢唐悉麗中國漢取河南爲朔方因河爲固唐張仁愿更於河北築三受降城自是突厥不敢踰山牧馬朔方益以無寇歲損費億計至宋乃失我 太祖驅逐胡元 成祖三犁虜庭餘孽奔亡救死又敢望河套乎後以東勝孤遠撤之內守復改榆林爲鎮城方初徙時套內無虜土地沃膏草木繁茂禽獸生息當事之臣不以此時據守乃區區於榆林之築此時虜勢未大猶有委也失此不爲弘治八年虜編筏渡河剽掠官軍牧馬十二年擁衆入寇自後嘗收套內侵擾中原 孝廟有欲復之志而未及遂至 武廟嘗欲征之而未能因使虜酋吉囊得以據爲巢穴深山大川勢顧在彼而寧夏外險反南備河虜得出沒自繇東西侵掠徒勞守禦無補綴急蓋套虜不除則中國之害日熾浸淫虛耗將來之禍有臣子所不忍言者其勢所宜復也當時封疆之臣曾無有爲 國家深長之思以收復 祖宗舊業爲生民立命者蓋軍旅之興國之重務圖近利則壞遠謀小有挫失則媒孽其

此時何不徙民實之

短者蹤至再誕刃鋸面背森然其不改心易慮者幾希況復所見不同甲可乙否遷延不振日復一日長寇貽禍臣雖愚昧豈不知兵兇戰危未易舉動但近年以來得之見聞詧懷憤激今復親履其地身任其責目擊此虜跳梁地方危殆切齒痛心實有寢不安席食不下咽者謹將復套數事開列於後一曰定廟謨河套者虜之巢穴生民之禍本也禍本不除則延袤二千餘里卒無寧居將來生聚日繁貪噬日恣南侵之禍深有可虞趙充國屯湟中漢宣帝主之於始而魏相卒成其終淮蔡之平唐憲宗之獨見而贊襄者裴度也伏願　聖明不以同異之說而疑不以浩繁之費而止不以重難之事而憚惟求底定不急近功則國是定而神人協從

矣二曰立綱紀復套之舉國之重務人之謀曰須得兵三十餘萬水陸齊舉並進裹糧二百萬石兼折銀三百萬兩一舉破賊驅之出境即緣河修築城垣界守此一說也臣以此謀雖善其勢實難今三邊之兵可用者不滿六萬如調他鎮顧此失彼三十萬衆徒爾煩勞其難一也倉庫空虛上下交困銀穀累五百萬一朝畢集勢不易能其難二也一戰勝賊賊未膽落輒興板築師徒易撓其難三也臣則以為爰整雄師張皇義旅春蒐於套秋守於邊如是三年虜勢必折俟其遠遁然後據河為城分番哨守則人力不困財用不竭而河套可復既而移撫鎮以制之立行都司并衛所州郡以屬之又設守巡兵備道以理之凡江淮之北各省有犯該邊

今談水田者其說正然

衛及煙瘴充軍者皆定發於衛所凡該口外為民者皆定發於州郡將套中之地預為踏撥多立魚鱗籍冊以防後弊每軍民一戶給田二頃俾之歲耕一頃閑一頃是為閑田以養地方其緣邊軍民亦出示召募有願守邊者皆給以田引黃河之水為大小之渠渠以灌田可備旱澇高黍下稻任土所宜數年之後套地可盡墾而又倣井田之意廣溝洫之制吾民易於耕稼虜騎難於馳驅夫既臨河設險秋夏決難侵犯我得耕稼矣比及河凍農事已竣乃於講武之時為禦虜之計民不告勞農不苦廢行之既久則河湟之地不異中州此規模節用之大畧也三曰審機宜天下之事有機時與勢為之也得其機而為之勝筭在我何往不濟虜之據有

大都攻守之分合勢有必然衛審出衆其得策以此不特為套計也

河套也逐水草以住牧獵禽獸以馳騁秋高馬肥弓矢勁利糾合黨類動數十萬長驅深入彼聚而攻我分而守此虜寇之時勢我軍不得而與之也及其入套深冬沍寒水草枯凍又皆各就住牧其勢自分且馬無宿藁漸至羸瘠比及春深賊因以弱我則訓練強兵撍槽秣馬營伍整肅火器精利此我之時勢虜不得而與之也今之禦邊者虜弱不乘因仍怠怯虜強莫禦苟且支吾坐失事機所以有敗而無勝臣願練兵六萬再調山東槍手二千多備矢石每於春夏之間水陸並進直抵虜巢乘其無備我聚而攻彼分而守材官騶發矢道同的砲火激烈電掣雷轟賊縱有援旬月斯集日前震蕩勢必難支此窺敵觀變潛深參伍之術臣亦討之審

矣仍乞　命下宣大山西總督撫鎮等官謝處各鎮兵馬嚴加隄
備以防河東往牧之寇倘套賊敗亡必將逾河逃遁厲兵秣馬又
可收斬獲之功所謂犄角之勢以全取勝之道也秋高之時賊如
復警而來我軍據險以守况得勝之兵勇氣自倍不待臨墻可使
撻伐如是三年虜勢自衰將逶遁之不暇而又敢據我河套也耶
四曰選將材三邊之將謀猷勁悍未可謂無其人而因循偷法襲
於不振一遇警發遂觀望退縮遠為自守曾未有出一死力為士
卒先者臣到地方親臨戰陣與之共事已得其槩矣蓋總副遊等
官爵位漸高志欲漸滿係身之念重故報國之意輕有生之樂無
死之心曾仲連所以識田單也且往日以資格待士上品無寒門

下品無貴族故英豪之徒往往雜於卒伍雖有才美不覆自見夫
爵賞等級所以待庸品而非常之材要不可以常調拘之欲為恢
復之圖必須大破常格除中材堪以策勵者俾舊從事外乃自指
揮千百戶等官以至總小旗夜不收等人員及歷年各處廢棄謫
戍將領中間果有志勇超群謀猷出衆氣吞沙漠志平胡虜者許
中外臣工不限地方各舉所知疏名上請俱發陝西軍門聽用立
功其材可將千人者即以為千人長可將萬人者即以為萬人長
或假以署銜使得統馭軍士展布四體果能挫鋒破敵即與實授
或不次超擢以旌異材彼沉抑之久幸而獲伸感恩之念重則保
身之計輕向上之志堅則克敵之心勝掃清朔漠可坐而待矣五

曰任賢能夫兵馬錢糧百需靡易况興師於數百里之遠以驅數
十年盤據之虜非得練達忠勇好謀善斷之臣授以專征之計焉
克有濟伏乞特　勅廷臣議擬公舉文武兼資大臣一員前來專
統其事脫不以臣為卑鄙亦使備役行陣參協其議雖竭膏骨亦
不敢辭但慮非所長也仍乞戶部堂上官一員專理芻餉兵部司
官二員稽查軍馬又乞簡差科道官各一員前來於選將練兵厲
器秣馬等項有所督責比臨期紀驗功次而各鎮撫實相成之凡
本省鄰省布按司府等方面官員公忠而有才識者亦聽委用不
得推托六曰足芻餉今擬蒐套之兵摘選馬軍六萬人每人日給
行糧一升五合每日計行糧九百石以九十日為期共該行糧四

萬五千石每米一石折銀一兩二錢共計銀五萬四千兩每人日
折鹽菜銀一分每日該銀六百兩五十日共該銀三萬兩馬六萬
匹每匹每日料三升五十日該料一石五斗共料九萬石每料一
石折銀七錢計銀六萬三千兩每馬草一束該草六萬束每束折
銀二分計銀六萬兩馱馬牛騾二萬五千匹共該草料銀五萬一
千二百五十兩山東槍手二千名係是客兵其人猛悍欲致死力
糧餉宜加大率每人每日須給銀六分連往來路費又約該銀一
萬三千兩外將領等官廩給等費大約銀五千餘兩共該用銀二
十七萬六千二百五十兩然此經常之費諺其大畧也軍行千里
風雨罷勞敵愾禦侮存亡攸係不有厚賞以給之於先安望其死

力於鋒鏑之下故必豐其衣食以壯其力示之金帛以動其心然後律罰以威之數萬之衆合爲一心有守必堅有戰必強矣當犒之費大約該銀十餘萬兩總計銀三十七萬六千二百餘兩可給一征之費比宣大山西每歲客兵京運銀一百四五十萬兩今陝西於年例防秋之外亦損此客兵之數以充復套三年之費非甚難集不然准折每歲餘鹽銀兩不下七八十萬以此供億尤屬相應外更多備買馬價銀不許別項那移借用仍令預備輜重待時而行七曰明賞罰邊方失事豈獨將帥之罪哉蓋以承平日久戎務漸廢統將之子罔知兵革已失統馭之術三軍之士習於驕怯夫驕則不知有將怯則惟知畏敵臨陣退縮逗遛失事無怪乎其

然也至於爭奪首級尤方今之極弊夫以一賊首級而數十人爭之在已既不免於傷殘且縱賊不追而投間抵隙反爲虜所擒者往往皆是也合無請勅申明禁令凡有衝鋒破賊者雖無首級定爲首功而爭搶首級者與凡退縮觀望買賣冒奪之徒繩以重法罪至於死必戮之以狥衆然欲得人之死力非厚賞無以結其心乞 勅下部擬議詳著條款明降榜文示以賞罰必信之意庶使人心知所趨避矣八曰備長技夫中國之長技莫先於火器但有之而不能用用之而不盡其利與無技等耳臣昔提督山西三關嘗造盞口砲毒火飛砲其式奏請伏蒙 皇上發銀數千兩以資成造比年禦虜賴焉今秋於寧塞定邊亦嘗藉此兩挫虜冦故套

降人口云虜中甚畏此器言每年響子不似今年響子利害打死人馬數多此其明驗也今欲復套須備熟鐵盞口炮六千位長管鐵銃一萬五千把手把鐵銃一萬五千把手把小鐵鎗二萬根長鎗二千根生鐵炸炮十萬筒焰硝十五萬斤硫黃三萬斤包鐵鉛子大小二十五萬斤弓矢盾架相爲表裏庶可挭撻此胡恢復故壤然此特一年之具爾三四年間如飛砲弾貫鉛子之類又須陸續補其缺壞今京造火器種種具備防邊可矣但或宜於此而不宜於彼或可以守而不可以攻大者病重而難於致遠生者日久而多所爆裂留以別用各有所長乞速發帑銀二三萬兩給各該撫鎮官於山西陝西等處買辦置造以爲復套之資蓄成造而後

教演服習而後運用理有固然者疏下兵部所議謂築邊復套兩俱不易二者相較復套尤難夫欲率數萬之衆齎五十日之糧深入險遠必爭之穴以驅數十年盤據之虜談何可易故不若修牆濬塹爲計完而成功可期也第延綏一帶地勢延漫土雜沙鹻民居隔遠最爲荒凉若欲以千五百里餘之地而責成於三年之工恐未易集縱使能成亦難爲守宜仍行銑等從長會計奏 聖旨虜據河套久爲內患比連歲深入全陝被其荼毒深軫朕懷前此邊臣無有以逐虜復套爲念者曾銑所奏具見壯猷爾部許久方纔題覆迄無定見還着銑督同各邊撫鎮等官協心圖議務求長策駒上方畧邊牆千里沙漠與宣大地勢不同只着就要害處修

築且將兵部銀暫發二十萬兩作速運赴總督衙門聽其修邊餉
兵造器等項便宜調度支用專備明年防禦丁未宜大總督翁萬
達言俺答求貢請參酌可否時自庚子以來虜騎連歲蹂躪大同
入澤潞破宣府抵紫荊西掠延綏東寇遼陽入貢之請　上意不
許以陝西方有復套之議將督兵出塞當事者主之故力糾貢議
云先是西海虜酋大同令其部落綽卜等二人款塞求市銑因以
聞且言茲虜自嘉靖十年以來或遣人通好或投獻金牌或進送
馬匹回營之後竟不還報多因衰謝之餘甘言紿我邊備即使盡
率部落來歸不免分處內地養虎貽患先宜慎重如往年例將綽
卜等量加犒賞令還諭大同等果乞通貢市或欲協禦套虜聚功

斬賞須親詣軍門聽候處分如似往歲一去不返即置勿問事下
兵部覆如其言得　旨茲夷投降納款原非真誠效順邊臣毋輕
信要功自貽後患所議允行正月一日虜犯永昌副總兵蕭漢禦
之敗績復奪莊民朱英斬獲首級冒功邀罪遊擊王勳擁兵自衛
守備黃福傳報不速備禦指揮孫朝振等拒敵損兵指揮沈振等
守備不設俱應逮問巡撫都御史楊博總兵官仇鸞亦當海罰銑
奏劾之部覆得　旨漢勳俱革任聽勘朝振等停俸三月博鸞姑
免究銑又奏邊方守令所係甚急乞於進士舉人監生內選擇年
力精銳材幹強敏者銓補稱職者特加獎擢仍慎選監司以為表
率勅限到任以豫秋防吏部覆如其言　上曰邇西北邊防多事

兵備守巡有司官職甚重令務慎選以充其政績卓異者聽總督
等官不時奏保陞擢不才僨事者亦即劾罷兩廣四川雲貴近夷
地方亦用此例該部仍將南北邊方官選用陞遷事另立資格奏
聞初春中銑督兵出塞擊虜未得利五月復出塞虜覺整衆拒之
銑覓選銳卒督之出戰馘斬二十六人生擒一人牻牻虎斃於矢
石者甚衆獲牛馬橐駝九百五十夷器八百五十三虜移帳漸北
聞以輕騎入掠銑復督諸軍驅之遂遁逝不敢近塞銑以捷聞因
列上諸臣功罪　上曰套虜連年深入如蹈虛地大損國威銑能
率兵出塞擒斬有功乃　詔增俸一級賜以金幣巡撫謝蘭等各
賞賚有差銑又言延寧大虜壓境修邊之役尚未畢工故臣儆非

浪督經兵三千暫駐蘭州適中之地以為應援乃總兵仇鸞疏據
本鎮兵馬寡少故違節制不聽調遣而巡撫楊博附和上請并乞
責成　上以鸞沮撓軍機妨悞邊事但秋防在即各奪俸數月先
是奉　旨會議復套事宜衆皆推避迄無議者至是再奉　明旨
嚴限督促銑始得會同陝西巡撫都御史王邦瑞及三鎮總兵官
參酌復套方畧條列十八事曰恢復河套修築邊墻選擇將材選
練士卒買補馬羸進兵機宜轉運糧餉申明賞罰兼備冊車多置
火器招降用間審度時勢防守河套營田儲蓄及明職守息訛言
寬文法處孳畜奏下兵部覆言銑經畧甚詳但事體重大請下其
章於廷臣令各疏所見然後集議　上曰虜據河套為國患朕軫

懷狩肝有年矣念無任事之臣今銑前後所上方畧卿等既看詳
即會衆協忠定策以聞已而銑又上營陣八圖立營總陣及遇虜
駐戰選鋒車戰騎兵迎戰步兵搏戰行營進攻變營長驅獲功收
兵　上覽而嘉之下兵部議行時仇鸞既被論劾　上令按臣查
勘鸞知不可掩益狂悖無顧忌至是銑復發鸞十罪曰欺給　朝
廷擅作威福殘虐故殺貪婪骫法朘削卒伍侵牟邊餉私役戍丁
驛動地方容養奸回圮敗察服各有指據數千百言　上覽大怒
命以山西總兵官王繼祖代鸞令錦衣逮繫來京訊治初大學士
夏言復用大學士嚴嵩忌之言復以首輔抑嵩大不相能錦衣都
督陸炳先為言所持亦怨言欲傾之因陰比嵩圖言嵩乃因閣中

山崩分馳之異疏陳缺失遂言曾銑開邊啓釁禍不可測言從中
主之表裏雷同致誤國事　上心動首累辨　上不聽命廷臣議
之於是吏部尚書聞淵等共稱復套非計言乃輕信曾銑擬　旨
必行任意徇情罪不容逭　上大怒令奪言師傅以禮部尚書致
仕命逮銑詔獄會虜酋俺答等與套虜聚謀將冠延寧嚴嵩復擬
旨罪銑　上令部院參勘部院已當銑罔上貪功擅開邊釁之
罪而仇鸞復厚賂嵩嵩因授意鸞令以銑為辨鸞因訐銑誤國不
忠馭軍無法往年虜冠延慶殺人盈野銑隱匿不以實聞收諸將
金錢萬計遣子曾淳賚付蘇綱關通貴近圖免於罪故　皇上有
今歲失事頗輕不必查覈之　旨銑明知誘殺撲　國有大禁乃

於丁未二月擅將所部士馬出定邊塞築墩虜帳希望陞賞而分
部失律全軍覆沒隱匿不以上聞又尅取軍糧數萬自知罪重乃
倡議復套希冀非常之功以掩蒙蔽之罪不忠甚尋降　旨遣緊
曾淳蘇綱竟釋鸞罪不問三月銑逮至京下法司訊治錦衣衛鞫
銑交結夏言行數萬金於言妄議復套及失律冒功俱如仇鸞所
奏　上命法司按律法司以銑罪無正條宜比守邊將帥之陷城
塞者斬　上曰銑情罪異常乃云無正律可遂置不問耶於是刑
部侍郎詹瀚都御史屠僑吏部尚書聞淵錦衣都督陸炳等阿嵩
旨會論銑當交結近侍官員扶同奏啓者律論斬妻孥流放編管
三千里報可乃斬銑於西市蘇綱戍嶺南銑家無餘貲妻子狼狽

遠徙天下聞而寃之既而夏言亦斬於西市未幾仇鸞竟以逆謀
誅嵩亦敗　穆宗登極言官交章頌銑寃迺賜祭葬諡曰襄愍世
人多言套不可復邊人則謂銑之自山西擢為全陝總督也親入
河套閱其形勝量其道里察其肥瘠實見其可復可守故一切悠
悠之談曾不能阻至其機械火器之巧疊出不窮雖古名將有不
可及者嘗令人製竹隻數千如裝炭者然而疎其孔久積不知其
所用一日報虜至銑度其暮當至某河悉令沉之因伏兵於傍虜
至渡河馬足多陷孔中彼此牽制馬不能前伏兵乘之因以大勝
往嘗植榆柳塞外以阻虜騎虜輙拔之銑製木人長尺許中藏機
毒置之樹下虜攖之輒中毒死竟無敢拔所植者榆柳遂成成化

聞佛郎國入寇中國始得其佛郎機鳥嘴銃銃因推其意爲之製子母砲一窩蜂地雷之屬其母砲則以熟鐵爲之子砲則以生鐵爲之貯藥其中以母砲發子砲至虜所子砲始炸散大者如彈細者如荳中之無不立斃銃初以擊虜子砲已至虜所猶未炸虜乍見未知其能炸也聚而視之遂炸殺數十人或曰即前所稱盞口炮地雷則穴地丈許揭藥於中以石如斗大者滿覆之更覆以沙石令與地平伏火於下可以經月繫其發機於地面過者蹴其機則火墜藥發石之飛墜悉能殺人虜驚以爲神皆遠從避之逆人稱其應敵之智眞運於九天動於九地者不能詳記大都以歲月復㚒無難也

太當氏曰余見時習見襄愍公云襄愍色有冰霜言笑甚寡長不及中人其忠勇特立沉毅善謀至今宛乎可想見也方三城倡亂今遂幾動惟襄愍罷衆所不便之政既以息奮衆從亂之心上乞原軍士之疏又以開諸兇回生之懸故出其不意捕之如蛙蠅刈之如草芥爾已河套之役誠非易易士馬物力安能驟辦議者亦不謂盡非然　祖宗能徒手驅全盛之胡元後人獨不可以天下逐竊據之套虜乎此唐人所恨於不能取河北也宋朱仙鎮之捷勢且破竹非金牌之召則中原立見其復矣此豈非宋室流離播遷罷癃虛耗之日乎以視今日之盛胡可同日語也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以十年亟斃之越遂制爭伯之吳強弱豈有定形哉志強

則勢從而強志弱則勢從而弱以襄愍之銳志當　世廟之委任謂其必無成功烏乎可哉襄愍之死其成敗出一轍矣

以賊爲兵

胡少保宗憲

胡宗憲字汝貞徽之績溪人爲人倜儻抑靄不事拘曲之行膂力絕人尤善騎射當機應變鋒鋩出人莫能測尤好施予以故雖多妄費亦能得人死力年十七補邑弟子員雖習制舉尤喜韜鈐家言嘗慕漢壽亭宋忠武之爲人覽其傳記輒爲悲歌慷慨者久之嘉靖甲午舉應天鄉試戊辰舉進士庚子授山東青州府益都縣令時青齊旱蝗相繼盜賊蜂起宗憲抵任禱於城隍雨隨應召父老設法捕蝗有罪者以蝗子贖勤詢疾苦且蔡辭別忽有鳥數萬從北來須臾食蝗盡是以大熟有三岐五岐者流民來還日以千計有賊曰草上飛虎悍甚有衆數千據礦爲患久莫能制宗憲召其父母宗族諭以利害示之恩信群盜解散擇其可教者千人編爲義勇會有　詔令巡撫曾銑募青齊兵入衛遂以應焉一不以擾其民也縣多宗室疆梁一裁以法令行禁止莫敢犯者壬寅丁內艱老幼萬餘攜筐簏送百里外宗憲力遣之還抵徽尚五百餘人慟哭始去人謂縣令得民自昔未有若此者甲辰丁外艱既殯日讀武經將傳諸書至不能釋手丙午冬服闋赴部適益都令缺益都士民千餘人叩闕乞再任竟補餘姚益都人大觖望宗憲至姚如所以治益都者民益信向海隅三山沙田久爭不決甚至殺人有司不敢誰何宗憲捧院檄詣其地畫界而還訖無譁者戊申入爲湖廣道御史奉差按宣大延訪士民知虜情者虛懷叩問

士有機智敢勇者隨才收錄時馬芳蕭一夆劉漢閉鎮尹秉衡諸人方爲裨將小校宗憲悉賞識之甚至與之同起臥後皆爲名將又令人深入虜庭得其要領爲安邊八議上之俱允行有建議移大同左衛軍於陽和獨石者鎮巡令之諸軍弗願也固督之諸軍遂露刃譟圍鎮巡二府宗憲聞之單騎入軍中謂之曰人誰無墳墓親族而可使之離析也何不我告而輒稱亂如國法何衆拜曰軍門兵主不容訴也必迫之行有死耳能開其生路敢不從命宗憲曰第從我來既爲疏請之諸軍遂散說者謂非宗憲甲辰之變復作矣宗憲偵知俺答將率諸酋入寇幾輔疏乞嚴備上爲下之司馬時狃承平不謂然也宗憲策虜必從黃花古北入急叩總督蘇祐曰寇且入門庭吾輩安得坐視急遣趙伉二帥率兵入衛祐卽如宗憲言調二帥至居庸本兵猶謂二鎮重地不宜輕動阻之關外已而虜騎自古北口一夕薄都城夜半出　中旨急徵關外兵入援而令祐與宗憲回守鎮城宗憲既還上谷又謂祐曰賊見二鎮兵入衛必且乘虛入雲中矣賊已滿載不復散掠我兵寡難與爭鋒據險設伏邀其惰歸可也祐從之宗憲復率二參將兵及素所選士以待賊賊果出雲中縱其半去伏起擊之虜總輜重不戰而遁我師逐之斬首四十還被擄人畜無算　上因知宗憲名欲大用之矣既而按抵復值莆賊龍許保等叛宗憲復佐總制張岳平之遼藩素橫多畜亡賴前御史稍繩以法反爲所厚宗憲

至明　王方旻徐以數言感動之遂藩喜次日命長史司捕送各犯究擬如律楚藩新襲喜出遊然聞宗憲前導至輒避去自是承奉毎張虛聲禁之王竟斂戢楚中有三貢士同負重辟奏下巡按覆勘皆知其冤引嫌弗爲辨也宗憲曰人命至重刎士類乎悉據情驗正三人皆得釋卒無違言且復命會倭夷寇浙直勢甚猖獗適欽巡按總憲以宗憲副其御史名上　上遂用宗憲先是嘉靖二三年日本兩使入貢自相讐殺當事者一槩閉回諸倭遂留居下八諸山邊海亡命爭闘出貨物以與之市趨附日衆幾至十萬乃推擬人王直爲主而徐海陳東麻葉光和尚輩爲之羽翼識者又憂之至三十一年乃擧衆入寇江南久無寇微民不知兵賊所過郡

邑無不殘破殺僇之慘前所稀有徵天下材官騎士及郡邑兵嘗之輒敗賊遂蔓延於淮楊蘇松嘉湖寧紹台溫間破南匯破青村所破嘉定縣及破柘林鎭則徐海據之陳東則巢川沙窪麻葉光和尚則巢乍浦相爲連結餘倭又方接踵至以南部大司馬張經爲浙直總制卒未能挫賊宗憲至乃詢民所疾苦及致寇之繇力爲振刷乙卯歲柘林賊首徐海會集陳東麻葉光和尚謀圖杭省爲巢以窺金陵計以徐海引萬餘賊自柘林出海趨鼈子門陳東引萬餘賊出澉浦趨海鹽麻葉光和尚引萬餘賊從乍浦趨湖州約已定三月戊申東從海鹽先至杭攻圍省城軍門李天寵方被困徐海擁賊從大洋將入鼈子門去杭不遠以颶風飄還五景餘

黨零犯浙東陷慈谿麻葉等率賊掠嘉善將逼檇李時宗憲方巡台溫間道馳至嘉禾孟夏甲申賊薄郡城殺戮淫戲辱示城上宗憲切齒憤恨出酒百餘甕求五十包毒之封包如故載以二小舟授一二徒兒貲冠服文牒若犒兵者賊見逐之徒兒浮水遁賊入舟見冠服文牒信爲犒兵也呼類歡飲且醉復作飲食之一時流血藉死者七百八餘賊既而稍知宗憲計遂相戒勿食民間遺物會雨驟至又無所得食淋漓饑困斃者益衆遂解圍去將從松江出海會東賊於杭至塘灣適總制張經與宗憲遣永保苗氏兵萬餘與賊遇苗兵性慓悍輕賊驟戰陷伏中爲賊所敗苗氏兵死者數千氣大餒葉乘勝服擁衆南侵壬辰宗憲親至苗兵營鼓舞犒

諭以作其氣授以陣法又檄嘉湖水陸兵將助之刻日協戰且云吾當爲衆先繇是將佐皆感泣願效死五月甲午朔宗憲大犒諸軍披甲躍馬首諸將出北門司道若遮留之宗憲拔劍擊門誓曰此行不滅賊吾不還矣逆賊於王江涇爲三疊陣設伏以待賊至接戰我師水陸夾擊自辰至午宗憲操小旗督戰益急時角鳴伏起賊始大敗竄涇中多溺死涇水爲之不流斬五千餘級麻葉光和尚率殘倭宵遁宗憲麾兵追及於秋丹亭斬賊首光和尚并餘賊三百三十級麻葉不敢戰乘善馬馳還巢宗憲因叠尸築京觀立石其上時陳東攻杭經月不解候徐海不至聞光和尚死麻葉敗宗憲將兵還救始解圍浦載北遁宗憲率兵追至鶯脰湖

時直隸吳江知縣楊芷無錫知縣王其勤亦各督兵王宗憲遂合師圍困之俘斬千餘東方窘迫適直隸巡按周如斗以他急檄兩知縣還東遂從湖中間道遁攻陶宅鎮巡司據為巢時兩浙督率宗憲乃賞遣苗兵自率嘉湖兵回嘉興方東賊攻杭時省會岌岌南臺連上章言之 上震怒逮總制經廷撫天寵入京適宗憲王江涇捷奏至遂超擢宗憲為右僉都御史提督軍務宗憲謀知麻葉自王江涇秋毋亭之敗雖已內懼然已陳東為犄援勢且復振深以為慮秋九月丁未侍郎趙文華來祀海神時楊宜為總督宗憲與之偕逆文華於郊議夾勦柘林巢文華以為然已未乃召兵備劉燾併劉張二叅將授計分佈水陸賊鬪夜遁出海水兵邀攻

卷之六　胡宗憲　卆

之因縱火焚賊舟俘斬甚衆會颶風作官軍急收入港賊舟不敢近多溺死柘林積寇死過半矣楊宜謂宜乘勢滅陶宅賊趙文華力贊之宗憲乃合水陸兵赴之十月辛未會直隸軍門曹邦輔分地逼巢官兵數敗賊東懼乞降宗憲遣謀士蔡時宜領討入巢誘之賊尚疑懼遣驍賊四十餘出哨我虛實時兵道劉燾急於得功自率部兵五百設伏賊覺內外衝擊伏兵少挫東乃率賊夜遁去新場鎮討卒不就適浙東樂清有倭賊數百入內地殺指揮徐及鄉官王僉事將入紹興宗憲遂旋師時巳仲冬戊戌宗憲親帥三軍東渡錢塘自禦之賊且近宗憲曰先據高者勝即龕山駐兵而分諸將伏山下出奇兵誘賊入重地接戰伏起斬數十級賊敗奔

軍法固非深不行

還邊海堡閉門固守宗憲麾兵破堡盡殲之令置酒肺賊心嘆之因賜將佐巳酉又倭船至海鹽秦住山登岸劫掠宗憲分兵邀擊殲焉將旋師忽賊數百流寇溫州犯金鄉突石井寺處宗憲既遣兵迎敵復親帥標兵趨至上館乙未鷄初鳴乃集諸將定謀佈伏惟以一隊衝鋒賊至逆戰三卒退走宗憲即併隊兵斬於陣三軍股慄殊死戰斬賊十餘級砲舉伏兵四合賊披靡退走清風嶺升烈女祠屋以拒官軍縱火焚之斬百級餘悉死烈焰先是宗憲王江涇捷後密與趙文華計巨寇王直實東南亂本今居五島為逋逃藪徐海輩為之羽翼微以計致直衆賊解體矣文華曰善然須顯奉 明旨宣諭日本國王令嚴禁各道入寇及執送叛逆奸民則

卷之六　胡宗憲　九一

直進退失據招致為易又須密授使人勿見諸文移可也宗憲曰當矣文華遂具奏奉 旨着藩司給文遣使宣諭宗憲擬寧波選委知海情者寧波以弟子員蔣洲陳可願報因令充正副使而朱尚禮胡節中先以冒禁入海繫獄即獄釋之令各募二十人輔洲等賫文以往宗憲密授洲等以計洲以十月壬午行十一月丙午至日本從山口豐後二道宣諭立聞之令養子毛列率衆邀洲等至五島詢以故洲等奏計誘之直佯言曰我本非為亂因俞總兵圖我拘我家口遂絕歸路今軍門如是寬仁我將歸然毋用人衆也今聞薩摩島徐海等大科倭衆來春必犯浙直吾令毛列桀宗滿伴送陳副使朱尚禮先覆軍門吾與蔣大人宣諭畢日一同歸

用井苦肉
殺[illegible]論法

順但倭國缺絲綿必須開市海患乃平可願偕毛烈以仲冬閏月泊列港至定海關已而直勒殺海洋流賊數十級效功以覘我意宗憲詢得真情輙奏聞且厚犒之丙辰正月烈卒倭兵百八十人助盧恭將擣舟山賊斬首三十餘賊奔邵罨山屯於山巔憲承旨賚烈等金幣且令四諭直早歸順烈感激因送商伴夏正童華卲岳報徐海入犯消息宗憲遂留為通事陰厚遇之意未嘗一日不在直也辛酉倭賊數百自閘中進江洪突犯平陽仙居寺縣趨四明奉化合餘眾新至賊深入上虞轉戰千里官軍望風奔潰海道孫弘軾馳檄告急甲子宗憲自率標兵渡江而東合諸道兵及容美土兵皆會丁卯賊縣上浦潛渡曹娥見官兵縣對山出海塘轉山陰壬申宗憲率兵至江橋遇賊夾河而行宗憲馬上操小旗語諸將曰使此賊見我旗指不顧而西勝負未可知若觀望遲疑即可撲滅也賊見旗東西交指果聚立宗憲笑曰賊氣奪矣麾兵首尾渡河賊驚問諜者知為宗憲兵遂不敢戰南走後梅村宗憲麾諸軍圍之一晝夜數以火器攻之賊負傷深匿宗憲督戰益急我兵登屋舉火煙焰大起賊多焚死已而雷雨大至宗憲與諸將冒雨立水田中或勸之少避憲曰吾不忍獨逸也甲戌五鼓賊乘霧突鄉兵我軍四面奮擊俘斬二百五十九名顆餘賊逸走鍾村平明宗憲率兵追及賊山西嶺殺首賊賊又遁輕兵追之少卻復遣土兵追及於瀟岐亭斬殺六十級餘賊夜遁入海先是居民聞

用投醪法

賊至咸奔避入城宗憲渡江迎賊炊宿無所得萃至一山下宗憲偕從人十餘輩登山顛小庵餓甚道人具酒餅以獻方數酌哨者至宗憲備詢其故已而問哨者食否答曰枵腹兩日矣憲泪下盡撤酒餅與之道人進曰菴中僅有此願少留宗憲謂曰此探卒吾三軍耳目也不得食必憊寧忍饑以食有功左右皆感泣其與士卒同甘苦類如此時陳東自陶宅遁後知宗憲渡江而東復肆劫掠官軍屢戰不利監軍以聞　上怒易督臣廷推兵部侍郎王誥已奉勑南行適宗憲龕山清風後梅三捷疏至　上出中旨止誥不必行即以宗憲陞兵部侍郎兼僉都御史總浙直軍務時賊酋徐海麻葉自日本國引大隅島主弟辛五郎并薩摩寺島倭夷連數百艘絕海分道入寇三月壬午賊前哨船至漴缺癸未登七宅洪九圍薄暮徐海大枝賊舟三十六艘登柘林甲申登南匯破諸舟悉焚之示以死戰乙酉新場獲賊首陳東燒巢盡趨柘林丙戌麻葉率後哨雙桅船四十一艘登乍浦金家灣一枝登金山胡家墩一枝泊松江上海曼延江陰無錫一枝突犯慈谿蔓延餘姚一枝踞寶山入長江至清郵青水窪等處分道登劫徐海聞宗憲為總制計必入吳兩浙空虛可以得志既過遣諸倭以綴援兵遂擣陳東麻葉合數萬衆直犯浙西攻圍乍浦意圖席捲嘉湖且襲杭州復分賊犯淮揚瓜儀是時江南北浙東西無地非賊首尾不相應提隨下兵僅三千且孱弱所徵川湖青豫兵俱未至遠近大震

軍門不退宗憲未必敗

用道調兵[illegible]與何尊[illegible]爲應援[illegible]也

時代宗憲提督者爲副使阮鶚四月丙午宗憲乃以河朔游擊宗禮兵及容美二土兵凡二千餘付阮鶚合兵爵劉燾參張二參將將水陸兵先趨崇德遏賊檄海道副使孫弘軾參將盧鏜及典史吳成器將浙東水陸兵援皁邠宗憲自率標兵千餘及水利道水兵出北關駐敵壘以塔隘口爲犄角勢令省城大開門勿登埤擊斗令賊莫測虛實檄府選練保甲鄉兵萬餘授以旗鼓分伏林木叢雜中以張水陸之勢各賊故以王江涇鶯脰湖之戰憚宗憲又望各林旗幟逡巡不敢長驅省城晏然免於反顧徐海乃徑路峽石越皁林出烏鎮以北烏鎮者即海故所犯蘇松舊路也宗憲度蘇松間惟鶯脰湖爲四戰地於是檄河朔兵自嘉興入駐勝墩陣

而待因以吳江水兵遮其前湖州水兵尾其後而宗憲自引麾下募兵及容美土兵衝擊之提督阮鶚自崇德聞賊且出烏鎮也道挾河朔之兵騎而馳及之於皁林令善射者且躡且射賊稍稍引去已乃縱數百人嘗我轍又敗去賊怒鼓譟而前鶚皇急走輕舸入桐鄉城而參將宗禮與裨將霍貫道等適自張左右翼厚集其陣以待戰數合擊殺數千人會日暮賊氣頗沮且引去而宗禮霍貫道等亦已絕餉道不得擇善地以自休止明日饑而戰賊遣候者登樹而望蓋孤壘以塹無他援也大喜復縱兵以半擊其前以半繞其背而霍貫道河朔故驍將也大呼衆力戰矢砲如雨下復擊殺數十百人而貫道亦手自殺十餘人賊益怖海且中砲欲

大[illegible]

通之即間之也然畢竟以王在故志先杜矣

中計

馳矣會火藥盡霍貫道宗禮仰天大呼曰得藥數斗可以了此賊矣未幾貫道與宗禮俱陷衆大敗賊乘勝環兵圍桐鄉不解五月賊造大雲樓船亟攻水門樓船高出城上凡三攻城幾陷盧鏜田九霄各兵去城十里餘觀望莫敢救報至宗憲驚悼曰河朔勁兵既陷沒諸軍已奪氣奈東南何況賊勢正大標兵不過烏合且數戰疲若復爭鋒如以肉投虎口假令賊復分兵以困我於崇德譬之兩人相抱而溺矣今惟有用閒餌以伐其謀攜其黨出阮公而徐圖之耳衆皆難之歸安某坤曰計誠善然不成其如身家何宗憲慨然指所佩刀謂曰狂奴肆毒憸禍已極賴上天祐社稷生靈得遂此計萬一天不順惟以此報 天子耳坤等俱墮淚乃捐萬

金因毛烈所送諜者夏正童華邵岳朱尚禮等令齎入賊營聽其出入又爲烈書以付徐海正等至海營海驚詰所從來正呈烈書海覽之失色遽曰老船主亦降乎蓋指王直也正曰然因諭以朝廷威德及順逆禍福且言總督親擁苗狼兵二十萬至矣王江涇可鑒也海曰吾今三路齊進非一人所爲王曰陳東去秋已乞降有他約所慮公耳海聞甚驚疑是夜陳東探知海營有軍門使大駭急詣麻葉遂與海相猜海亦因其猜竟爲降計率所部倭獨退屯三十里爲信且許爲 朝廷擊賊東乃詣責海海曰老舶主已令毛海峯葉碧川納款矣 肯賞賚吾安得不從其後東大怒斥罵海海曰汝去秋陶宅何故乞降今責我耶東憤憤去復估麻

焚造援艇架銃撞木再攻桐鄉一男子爲綵索固撞竿所擊故宿
處竿至仰繩以上斬之又募冶者煮鐵汁灌城下東勢既孤度不
可攻亦解圍去至海營請解阮鶚因得出馳入嘉興方阮公之被
圍也城岌岌垂破又聯見諜數往來賊營不知爲計疑宗憲通賊
出危言越宗憲欲以間於 上於是兩相猜而他諜者更爲飛語
撼兩人會 朝廷復遣趙文華督山東河朔兵南下而兩人各先
遣私人挾重賂賄文華求伸其說文華意頗右鶚宗憲幾不能終
其謀矣文華於途中詢一二賢士夫則曰兵家用間其皆也若胡
公不能即名海痛飲耳文華意稍解於時廣陵通州如皋泰興瓜
州皆有賊提督江北軍務者豐城李遂也戰輒敗都司張恒千戶

此後一意破其黨

羅大爵揚州同知朱裒經歷晏某千戶賈勇相繼沒於賊既而漕
運隊參將始一勝俘斬賊四十七名類直隸南匯界嘴各有倭百
餘登岸實小倭船十六艘直入長江宗憲分遣將士攻滙賊賊爲
長江賊爲舟師擊沈舟十一俘斬二百五十四賊賊棄舟遁將士
亟追之大小復十五戰斬百餘賊賊犯西菴青邨皆以次擒浙東
賊萬餘入慈谿復圍餘姚告急甚宗憲乃分處兵五千檄提督東
援而自移兵嘉興專控制西宗憲謂他賊無足慮惟海巨孽名雖
內附中未可測而上海賊萬餘方縣吳淞江西引涉嘉善欲與海
合宗憲私念曰西賊合勢愈甚萬一海變何以圖之乃乘上海賊
未至亟遣諜語海曰而既內附何不如故約勒兵擊上海賊以自

效海然其計即引諸酋逆於朱涇斬首三十餘餘賊遂夜走出海
是役也斬級雖少而所以散其合者則得策矣先是宗憲已遣總
兵俞大猷伏飛艦海上賊至大猷邀擊之溺且盡海間益內怖遂
輦故所戴飛魚冠及他堅甲名劍以輸宗憲且遣其弟洪入質憲
悉納之竊計倭酋舍海惟陳東麻葉兩人黠而悍恐不可致又間
海終以殺宗禮并爲罪深重即內附或不免猶豫不決乃遣諜語
之曰軍門最慨陳東麻葉爲其殺宗霍諸將也汝能計擒以獻豈
特保首領且擒世爵雄視海上矣是時海與東故相猜又方與葉
爭一女子微有隙聞諜言唯唯宗憲聞之喜曰彼果相圖其黨必
攜內且亂雖欲不內附不可得矣復令諜厚遺其所愛妾力從臾

之隨於帳中縛葉以出葉諸部曲實怨且懼海慮生變復以計縛
其最驍桀者百餘人殺之陳東者薩摩王弟故帳下書記酋海故
未敢縛也宗憲於是出麻葉囚中令其詐爲書於東令反兵殺海
其書不以遺東陰洩之於海以激怒之海讀其書自念勢不兩立
不得不謀縛東矣亡何尚書趙文華移兵渡江所過州縣數勝賊
兵威大振便可摧拉大憝而宗憲以海之毋心於東一意俟其相
圖不敢亟也且文華猶以阮鶚言爲疑贊畫郎中華又以不得
分功日嗾文華擊海宗憲力以苦心告文華乃召故所遣諜而詰
之曰若爲我諭海海罪不容於非縛陳東及斬千餘級以獻恐無
以謝 朝廷若能則吾當與督府疏釋之不然蠶粉矣會阮鶚亦

至海亟乃出中國貨物千餘金賂王弟詐請東代署書記汸因夜
得東卽縛以賤約諸酋長見葉與東相繼縛送洶洶內亂晝夜擊
殺互相翦屠海亦內困氣日窘自度卽獲反故島必爲諸酋長所
賊殺故內附日固而宗憲與文華簿責海益亟海又計斬東萊數
百級令親弟洪來獻請文華諸將蓋終不忘徐海以壞成功力贊
文華斷洪兩大指洪大慚恨痛哭宗憲密抵文華取洪歸匿之使
醫爲裹藥厚餽廩之假以冠服許請爲真官洪又大喜過望逾二
日海使倭探洪宗憲乃令洪詐爲病臥府中冠服見之諸倭羅拜
起宗同書還報洪曰我病酒不能書口授吏人書之極言軍門誠
心寬仁不可負宗憲復假倭冠服厚賞遣還已而海復貽洪書戒

洪飲竟不知洪斷指也宗憲又計東葉所部倭雖殘耗合海麾下
猶[illegible]萬不更令自殘非萬全策也遣諜私海曰我固欲寬若通
尚書以若罪孽大何不殲數艘海上若誘東葉部倭逐海上艘求
還俘斬千餘級以謝趙公趙公得滿望必能全汝矣海且疑且諾
因約兵備劉燾引兵伏乍浦城而[illegible]日時引衆出海去乍浦城半
里而陣令衆酋逐海上艘某手旗麾之城中官兵卽舉燧爲號亟
擊勿失至日海果送諸倭以次出海口諸官兵如約乘之諸倭逐
海上艘如蟻不及還兵鬬於是諸官兵得乘勝躁而前不傷一卒
俘斬數十百人其得抵舟者又以舟朽裝重沒海者無筭於是海
自以數有功於朝廷願以部下諸酋長入款且庭謁宗憲與趙文

忠出我未信

不如此不足釋其疑

如剝笋然一層復一層

華阮鶚及巡按趙某並許之期以八月二日海故尤一日擁酋數
百人冑而陣平湖城外自率酋長百餘人冑而入平湖城中求款
文華華怖其先期且冑然計不許恐他變聽其入海與諸酋長北
嚮而四人按次稽首呼天王爺死罪死罪海欲再爲款宗憲而未
之識頗諜諜目示之海復面宗憲呼天王爺亦罪死罪文華諸人
頗內悖獨宗憲下堂摩海頂謂之曰若苦東南久矣今旣內附
朝廷且赦若愼勿再爲孽海復稽首呼天王爺死罪亦罪於是厚
犒遣之而出是日城中人無不洒洒色變者而文華度海舉動紿
桀終不可馴於是圖謀勦兵誅之計其部下雖止千餘人實猛鷙
難卽破於是佯令海自擇便地居之海使沈家庄庄故沈少卿別

業堂宇邃麗垣墉高圍四角俱有望樓可以遠瞭故海樂居之宗憲
卽僞與居然衆且譁宗憲不發撲滅海顧養虎以自禍也宗憲念
禍在肘腋非可輕舉猶日遣諜哨海如衆時沈家庄故東西兩處
中綰河爲塹因諸海曰東葉黨終不一心何不以西沈家庄居之
而自擇東沈家庄以居部下酋乎海謂宗憲寔爲彼慮果如其言
項又令陳東爲書夜遣其黨曰海已納官兵夾勦汝輩矣東黨果
疑而夜伏邏卒東沈家庄道上瞰之適海惶急因令酋竊兩侍女
出道上促急則因間道走幕府以自托邏卒瞰知之東黨大驚卽
勒兵暴兩侍女過海所罵曰吾亦若俱亦耳遂私相稍而鬬海中
稍衆大亂明日官兵四面合牆立而進保靖兵先登之猶稍却河

朔兵乘之又却俄而宗憲擐甲叱永保兵左右列大呼而入會風
烈宗憲麾衆束炬縱火焚之海遂沈河死南食項苑斬殆盡永保
兵俘兩侍女指海所沈處因蹈河斬海級以上是時直隸諸倭逋
入海者多為水兵挐其舟俘斬丞盡惟浙東賊俘斬幾四百餘賊
走舟山泊蘆花嶴舟山孤懸海外而蘆花嶴三面峭壁一面臨海
諸倭頗恃以為固文華乃檻陳東麻葉辛五郎徐洪及徐海首北
報命　肅皇帝大喜宗憲進右都御史總督如故文華鶚皆進官
諸將吏陞官有差時浙賊漸畏浙兵多趨閩廣　上遂令鶚以原
官督撫福建而宗憲兼兩浙巡撫不更設官矣冬秋宗憲乃授把
總張四維計令雪夜渡舟山出賊不意遂大破之浙直以寧初王

激葉碧川既虜　欽賞還報王直入夏直邀夷僧德陽挾百夷稱
日本山口道表文款定海關求貢關吏送之制府及藩司譯審並
無原給金牌勘合宗憲以聞於朝朝議令以禮阻回至是王直忽
駕巨艦擁驍倭利器突進舟山涔港住泊以送蔣洲為名宗憲遂
遣夏正等往覘狀而自提兵駐紹興且令畫工圖涔港形勢正還
報直語甚肆謂必得奏奉　明旨許其寬宥與以巡簡職使得稍
歷海上開市以息兵方圖歸順必不效徐海亟牢籠作俘囚也而
畫工所圖涔港形勢頗惡四山峭立海環其外入口僅容一舟別
無他道宗憲甚憂之已乃令直長子澄述祖母意為書遣劇府思
厚令直早歸順以全母子之情遣益中表方大忠偕夏正等持往

直登眥笑罵曰咲兒何愚至此汝父在故厚汝汝父歸閩門骈首
僇矣大忠與正等曉譬百端直稍動歸志遣王激葉宗滿隨方大
忠蔣洲至軍門首投降并乞開市宗憲因遣監軍御史王本固本
固疏其狀於　朝宗憲念激乃直之養子不還直且疑而生變因
言於本固遣夏正等仍送之還將行宗憲故引之卧內留共宿宗
憲預為遺稿力乞貸直置之案間乃出飲大醉還因呼激入宿宗
憲甫入室大吐床席俱沾汚侍者皆就寢激聞宗憲鼾聲滿室竊
起翻案間紙見疏稿回顧宗憲鼾益熟因錄其疏復就榻宗憲乃
作伸欠狀呼茶且易枕席而寢晨起激即於憲榻下告行宗憲乃
復好言慰之陰檄文武諸將吏聯絡犄角以防奔逸又密遣諜餌

德陽諸酋長購直首使之自疑直方猶豫不知所出激等至出疏
稿示之直猶未決激等力勸之乃留夏正為質自挈妻孥稽顙制
府宗憲乃使朱尚禮童華偕伴至杭參謁監軍宗憲亦還杭具述
始末聞於　朝又為書達當事言兵機忌泄如　上意罪止於直
則已必欲盡其餘黨萬勿宣示明旨乞密啟　上時勾引倭賊諸
奸多在直舟憲將以直為媒以漸致之不煩甲兵談笑以靖禍本
監軍疏先至輒奉　旨悉勦餘黨矣然宗憲已逆慮其不能不泄
先遣朱尚禮往說諸小酋釋夏正及諭王激葉宗滿來杭激以候
旨為辭而密遣其驍銳吳九項松王四等十餘人探　旨童華以
告宗憲分遣將吏密擒之二月本兵檄至直遂下獄德陽走涔港

諸酋復叛朱尚禮先聞之得脫身跳夏正遂爲所錮宗憲乃移師寧波調習諸將水陸攻勦賊堅壁不出我師亦不得入宗憲曰曩謂兵機不可洩正慮今日也徒有生困之耳時及汛期新倭續至或抵普陀過烏沙門或自崛嶼奔東北洋或自洋中趨舟山則水兵擒斬之或犯樂清金鄉梅頭臨海松門或攻太平台州溫州永嘉磐石太平僊居平陽四散流突則陸兵擒斬之其追至鐵場山者諸軍冒險奪嶺三面奮擊賊從山後奔陷淤塗中長跪受刃俘斬無遺大都賊之驍悍已非徐海陳東而我將士久戰智勇日增且習知賊技不足畏避雖不無一二失律而所至成功卒無有得與直黨合者矣直黨困甚聞有賊在朱家尖遣賊六百餘自涔港

奔沈家門援之遇我師復退入巢又從響礁門出碇礁奔沈家門我師分投截殺賊敗還宗憲因我兵之不得入乃命朱尚禮以先所收撫倭人夷來廷夷來住等駕艇伏砲其中冒爲倭船招之賊不之疑也遂登舟來廷等佯稱遲報易入刺虎先行砲從艇後發舟爲煨燼水兵乘之俘獲二十二名斬級二百五十沈溺者無算賊氣日挫宗憲因嚴督諸軍分番攻巢殺傷甚衆諸賊積恨爲夏正所誘遂支解之宗憲聞之躬至海邊望祭慟哭不已諸軍皆爲墮淚士氣益憤諸賊自知勢孤援絕焚其餘舟將併力出海官兵乘勢焚其柵厰火光燭天各賊夜奔柯梅候潮圖歸官軍躡之賊乘東仔小舟遁出浦水兵擊沈其半斬首九十有七諸將復統蒼船追之俞山外洋沉其四舟生擒賊首汪印山陳禮計得脫者不及十之一矣是時賊至江南者千餘水兵禦之不得登陸遂扼之於崇明之三沙江北之賊幾七千北枝據淮安之廟灣南枝據揚州之如皐宗憲皆分兵以助戰前後斬馘以盡三沙賊爲官兵所困不得騁乃卸屋材爲小舟以遁颺至江北亦殲焉自是江南北倭患遂息本兵再駁王直等罪狀下撫按三司詳議竟梟斬於市妻子沒官爲奴樊碧川免死戍邊宗憲加太子太保左都御史廕一子錦衣副千戶文武將吏各加陞賞夏正死事贈都指揮使廕一子與朱尚禮童華邵岳正千戶宗憲念兩浙兵興繁費不貲除乞內帑外自提督李天寵已令藩司議派於二稅及解額內民不

知也且隨竭隨增迄無定數吏緣爲奸縣縣不知府總府不知縣總故耳乃計畫兩浙邊腹衝緩更定爲杭嚴溫處嘉湖寧紹台四路併海道鎮守爲七照舊設總副參將而制府僅存標兵三千汰冗兵一萬二千有奇咸徵餉三分之一著爲定額條奏於　上行之於是更無所容其奸矣水陸將領悉分守信地東北會哨吳淞江滸浦東南會哨下八陳錢正東會哨普陀馬蹟監以海道陸則以路分監以各兵備折衝應援成規井井又念頻年征調勞費土兵驕悍所至輒受其毒衆頗厭苦之有事之秋東西策應無暇練土著幸已暫寧不復征調西浙漸見兵弱非有才將團練土兵不可爲久計會參將戚繼光被論解職辭制府宗憲素奇其才謂曰

朝堂縱不爾知吾固知爾也因留治標下兵時與談說韜鈐益喜之先是處賊萬餘盜義烏礦會令鉠丞尉率鄉民逐之賊易丞尉列陣而出戚鄉民民怒奮力劝鬬賊披靡入山民追破其巢萬賊悉戰死宗憲聞之喜曰處賊稱悍一戰而殲於義烏義民其勇乎吾力求其人而不得倘新尹任事淛可不征調而強矣會江陰趙大河守義烏謁制府宗憲語以故大河欣然任之宗憲遂令戚繼光與之偕且給之餉一不以煩義烏繼光行宗憲語之曰江南之所以不能戰者以不知節制耳吾毎思倣六花陣法訓練爾喻之乎繼光因獻鴛鴦陣宗憲曰得之矣自後義烏兵遂以勁名天下繼光構之薊鎮所稱南兵是也先是宗憲聞閩倭猖獗遣兵三千

援之閩中督府以乏餉辭既而諸賊分道入犯入安海破福清入南安攻惠安永寧惠安知縣林咸戰歿復亟攻鎮東全閩震動上聞怒甚逮提督阮鶚以浙江海道王詢代之至是賊酋洪澤珍盤據浯嶼衆至數萬泉州同安惠安安海長泰等郡縣咸爲所困復攻福寧陷福安進逼省城閩中兵將所至敗績王詢告亟宗憲方東討三沙北援江北南備溫台方日夜籌畫幸溫台寧息遂撤其兵往援行至桐山邵副使尹秉將舟師來會賊已滿載且聞浙兵至亟遁出海水兵邀擊洋中擊沉賊舟四十有七溺死者無數獲賊首嚴山老等百餘名洪澤珍亦焚巢遁入閩解嚴提督遂以餉乏令討兵備撤兵還賊聞之復糾衆入寇犯福寧桐山閩兵再

敗宗憲復發兵攻之戰於桐山福寧追至楓亭血戰於仙游前後俘斬幾二千餘賊遁入海提督被論去以浙江兵備劉燾代之宗憲因思福建之過在當來者怯於任怨惟務節省故卒伍空虛賊至莫禦乃究其本末具言於　上遂以宗憲爲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總督浙直福建軍務且令諸提督相見儀節一如三邊是時倭亦有至溫台者初至泥湖標梅頭知有備宵遁兩浙烽火稍息厭兵者倡休兵免餉之議頗致咎於宗憲宗憲心獨苦之然迄不爲動是春倭船連筏大至宗憲檄戚繼光所練烏處兵備之以唐兵備護軍乃爲三軍駐松門以待夏四月甲辰倭衆八百登梅頭前岡已西登象山賊船三隻泊舟山袁家碶舟師攻斬七十餘級

餘溺死無遺辛亥倭賊千餘泊寧海繼光引一軍赴之壬子賊登桃渚登新河登圻頭凡數千宗憲遣盧鏜王允中部兵馳台州戚麥麒部杭處兵馳溫州又檄參將呂圻部兵合盧鏜勦象山奉化標下何本源馳援寧波白溫東西策應宗憲親率部兵馳赴浙東而唐兵備引裨將胡守仁泛海至新河猝遇賊諸軍鼓譟大戰俘斬頗多賊敗走村堡我兵相拒至申賊亟甚會日且暮官軍撤圍賊遂遁至鐵場五鼓胡守仁等率兵追及賊於新塘斬四十級大霧咫尺不辨賊遁樂清烈港盧鏜呂圻等兵夾擊賊裘村斬一百七十五顆署海道王副使督中軍艾升等兵追自渡呂圻兵適至合擊賊俘斬八十一顆溫州楊通判督梅毘勦賊周奧副使遠

雲翼督兵繼至奮擊賊大潰僅以衝鋒倭賊三百餘俘斬六十餘
名顆賊乘夜盜漁舡逍入海凌雲翼兵迎敵樂清倭賊俘斬五十
四名顆餘賊俱奔入江盧鏜選水兵吶鋒倉洋挈沉賊舡三斬二
十餘級寧波賊聞戚繼光等兵至反爪以遁時宗憲念賊勢重官
軍難於兼顧北敗於台必南趨於温乃僞爲温卒家信百餘紙及
散銀雜褁之言胡總制率大兵將孫台征閩使邏卒附舟往令見
賊即棄以走時鉄塲遊賊果長驅至温方赴掠村市舟至中途之
邏卒走賊解包得書相錯愕願之俱遁入海蓋宗憲威望久著
賊皆知畏矣初桃渚倭賊聞戚繼光巳他征討台空虛起發之期
次日破賊乃食府台城多圯人爭出迎繼光至寧海賊巳遁急必

乘虛襲台乃引軍自桐巖馳至郡兵行七十里未餉前軍方𨵦繼
光後至怒曰賊將薄城尚欲炊耶必滅此而後食遂鼓行迎賊花
街朱玨先登斬一乘輿金胄酋復殺六賊諸軍蜂擁繼至賊大敗
我軍張翼逐之殺數十百賊追及瓜陵江江僅二三漁舟賊益急
多溺死檢斬百二十餘名顆逍出海者僅百餘及回兵前炊猶未
熟逸賊仍勾斤頭賊二千餘從健跳焚舟陸趨台巳未繼光誚諸
將曰若輩往往用衆勝今乃用寡願與若輩約者三毋掠輜重毋
殺脅從毋尚首功立白幟招之凡空手伏幟下者釋遝衆皆諾五
月庚申朔師次大田賊驚見花街旗幟斂壁不出設伏以誘我師
官軍亦設伏候之值雨將士欲逞營賊夜遁仙居我軍從徑路出

白水洋伏上風嶺以待人執樹枝自翳賊循黃沙趨至嶺道且半
我軍起覆諸山下賊奔重山據險以拒婁子和帥壯士拔援以土
持牌仰擊賊酋長鎗刺殺三賊餘軍蟻擁而登賊狼狽墜巖奔白
水匿民家我軍縱火焚之或斬或焚賊無一脫者癸亥舟師破賊
於仰月沙賊走泊大藤嶼宗憲復使通判吳成器部兵往應成器
願一當賊繼光使編將先後之一翁挺身從成器及馬腹成器發
矢斃之兩軍合攻賊悉投於寧海遁賊數千沿海掠象山奉化得
子女輜重甚喜阻風不得歸乃泊長沙移岸結巢爲久計繼光獨
念臨頭所孤懸長沙外恐爲賊所乘陰戒騎將李試立發松門浮
海守臨頭至則衆火爲驗繼光等師次鐵塲有自賊中還者言賊

舟子女甚盛繼光集諸酋領誓天懸賞金二千期勿殺擄人及火
攻衆願如約明日五鼓引兵薄賊分隊搗其巢別遣奇兵出賊後
賊不虞官軍猝至倉惶迎戰我軍復以白旗招被虜士女盡納入
臨頭城賊敗爭走赴舟我兵衆火砲投之賊舟皆焚半溺海死得
逸者舟師復敗之洋岐敗之鹿頸海又敗之漸山逸者無幾三旬
閒官軍凡數十戰俘斬千三百八十七名級焚溺甚衆還被擄子
女二千餘名浙東底定是役也不假征調無煩供億給餉驅士
著霆擊電掃勢如破竹自有倭患以來未有収功之全若此者監
軍宦其奏聞　上嘉宗憲進少保餘官如故餘皆陞賞先是饒平
巨寇張璉家故豐以妖術惑衆聚徒數千賊首蕭晚劉子克袁大

鳥等各率衆歸之黨至萬餘號大王山後汀漳平和詔安南靖漳浦諸郡邑分合不常流劫靡定丁巳至己未凡三歲矣以其巢界廣閩南贛之間互相推諉未有攻之者遂攻雲霄鎮城擄子女財帛築朱家山城爲巢大浦賊首蕭雪峯鄭文峯程鄉賊首林朝曦饒東湖鄭王銳等復歸之賊乃建寨僭號築城百五十座建僞職民有私受賊職者鄉人榮之奸細遍郡邑有司莫敢詰無賴者爭相趨附衆至十餘萬是年冬巢賊數千攻平和縣連月不退而洋中新倭繼至與連江月港楓亭馬奧等處舊倭合口餘宗憲得報甚憂之令指揮唐鍾部標下精銳數千赴援因奏聞而劉燾自謂該者兵力足辦殺賊復以例之阻回援兵是時賊或分賊流劫或自率兵出刼閩廣山賊海賊無不應七月倭賊百人自廣東饒平突來與巢賊合戰石鼓屯倭南出安溪廣賊謝老率衆自南澳外洋直入走馬溪下湾把總沈蒲等戰沒舟師精銳喪亡畧盡饒平林知縣率兵往三饒招撫爲賊圍累以去所過城邑無不殘破閩藍岌岌矣宗憲奏乞三省齊心刻期搗巢奉 旨協勦諸賊開之乃去歸化縣永安鎮聚龍巖縣遺賊一枝從汀州府侵入江西賊回巢別遣賊擾廣南閩中諸將自冬抵春共擒斬山海賊寇八百餘名顆而將士死亡者亦千餘焉賴賊李文彪等復稱起應之會閩廣叛兵王鳳哀三李鉄拐等聚閩中山賊數千賊亦復遣其黨千餘過延江右輾掠建撫虔信諸郡邑汪副使王僉事督諸兵

禦之兵潰汪敗死王賊伏中江省震動巡臣既聞 上震怒仆臣并乞宗憲兼制江西督軍往討部允之宗憲乃調將士簡戚繼光吳成器率烏處兹班兵六千副使徐栻護軍游擊張翎把總盧鏜等督前鋒共二千餘名先行十月壬申師次廣信府賊衆五千餘屯貴溪方登山出掠鉛山者亦數百甲戌四鼓我兵追鉛山賊遂焚巢合上方賊我兵追之丙子薄暮去賊五十里而屯夜二鼓銜枚疾抵賊壘賊方發輜重將他去我兵擁其一穴賊因高山用鉄鉤大旗乘風迎鬭官軍血戰七合自丑至午賊始潰擒斬六百餘名顆賊因率衆夜走踰嶺戚繼光督兵窮追賊乃奔潰盡夜逃及之建寧生擒賊首李鉄拐等斬百餘級賊散隱深谷以去乃遣師安仁乙酉報山賊剽掠撫建宜黃間將及萬人仲冬庚寅我兵旅臨川次譚坊賊聞兩浙兵已破賊上方俘李鉄拐建寧行且至皆狼狽駭懼疾奔巢戚繼光晝夜馳二百里不及賊遂遁福建合坪撫建以安然 廟堂方慮江西仍奉 旨促宗憲速誅彼兇期勦平不得逗遛十一月己亥宗憲率標兵千餘渡江而西於時參政譚綸方在制頌請奪情起參軍事舟次蘭溪已陸續報捷至玉山戚繼光以師來會獻林良李鉄拐等俘宗憲即軍中大犒將士梟林良首招汪憲副魂祭之時虔冦尚熾宗憲欲督兵討之繼光曰諸軍數戰亦在强弩末矣且多感時疾歸心已迫留之恐不能成功宗憲因謂麾下將士兵固有先聲以奪人之氣者吾今督兵

至此彼不虞戚參將全軍還也吾其大蒐以示衆令道路宣傳賊
且潰散矣衆皆曰善即日發行至廣信合操三日軍容甚盛繇弋
陽出貴溪將建安仁副使徐栻報至則處賊爾宗憲視征餘散役
業或奔還巢地方已寧矣宗憲笑曰吾固知其然也遂罷會溪諸
綸已奉　旨奪情墨縗來詣宗憲因授以閩中方畧先報江西之
捷又言地方善後事宜者五乞令綸駐江西訓練以周防禦發乞
督淮浙鹽銀四萬兩以爲即今援兵之餉乞留四萬兩解所浙
省專備將來援兵之需免於獨累兩浙議皆先行又念閩中數以
匱困援兵失事因上議乞容該省調取土兵三千如用浙兵應援
者得仍前咨回查得兩廣稅銀先曾題奉　欽依歲輸協濟浙直

卷之六　胡宗憲　百十

銀十萬自臣總督以來未經取用已嘗積至五十餘萬即令該省
亦在兵興合查定額歲留其七於廣輸其三於閩專備客兵事寧
停止庶兵食有資職守可恃矣下戶部議之會浙西參將楊緝調
守閩南宗憲選精兵數百與克家丁且勉之曰愼勿以艱險避爾
至閩首摧黎壁東林寺棻生擒賊首黎表余林世發寺招降深滄
賊首李顯藉其兵力爲向道南六月連破七十二寨復二縣治俘
斬三千有奇皆宗憲成筭也時三饒巢賊來勦各省御史奏報紛
紜兵部奉　旨令宗憲弁各該督撫官約會率廣兵閩兵南贛兵
以明年二月酌量聚會相機進勦浙江江西發兵應援防禦毋或
推諉誤事宗憲以師期太迫請俟三月從之先發把總欒項陳奇

可非部　督烏處兵三千五百餘名前往監軍譚綸會參將俞大猷
調度應援續遣都司徐高沈璘督參將丁僅青烏鎭兵二千二百
名趨汀州會楊參將協勦猶恐三省兵力不齊遣捧旗牌檄譚綸
俞大猷盡護諸將三省兵咸聽節制璉聞大兵將擣巢計欲先發
制人遣賊首林朝曦率衆三千出三河蘇東湖率衆三千出潮州
蕭晚率衆三千出平和迎截官兵毋令會合楊緝乃設間使趙簡
往說晚令降璉知之甚疑晚遂調晚攻潮而令蘇東湖繇平和出
屯銅壺東湖引衆南突陷南靖據之使報璉璉以閩中無備自率
大衆萬餘從詔安建金鼓黃蓋出小溪小溪寺寨山賊聞風迎附
至黃井指揮李敏率百戶劉得芳兵三千接戰陷伏而敗東湖遂

卷之六　胡宗憲　百十一

迎璉入南靖楊緝集兵以禦連發鳥觜銃擊賊璉斂衆不出復三
鼓璉等引去至耳突而廣東爲蕭晚所制大軍未集璉乃從平和
率衆還巢漳南道原分平和一哨屢爲賊乘諸將不敢堵截四月
前額軍門壁德兩廣軍門張臬江西軍門胡松福建軍門游居敬
皆會宗憲復懸示賞格有能擒斬張璉者賞萬金奏授指揮獲蕭
晚等者賞千金授千戶其餘賊黨能殺別起來降者咸與維新剌
付譚綸至期綸與俞大猷躬挖率之遂破虎頭關高坡小靖比坑
白猿寺十數巢賊且戰且守平和哨兵劉管山頭與賊壘相拒五
七里遥見璉賊大巢朱城二重僭擬王者其外小土城寨無慮數
百據險守要官軍分番登戰雖有俘斬罪人不能卒得譚綸討遣

把揔陳其可侍宗憲原給懸賞信票單騎出陣前號諭府傳都督
郭玉鏡江浙清劉欄芋印䝉羅拜遂率酋從囚首赤身隨其可
至俞大猷營願爲內應縛璉大猷與倫會將犒賞玉鏡芋容授以
計甲午璉亦知事急聚衆議以次早突圍出平和糾倭入海郭玉
鏡芋集本部人馬以待密報我師乙未黎明陳其可芋率浙兵衝
鋒贛兵繼之廣閩又兵繼之斬偽揔管傷祖振芋四十四級璉敗
還西巖山我師追及之玉鏡芋引衆衝入賊陣生擒逆璉及文綱
蔡八芋來獻諸兵各奮勇夾攻生擒蕭晚李達賠陳奇用芋賊首
九十七名斬蕭樂梁三羅堅芋三千餘名顆餘黨犯未定上杭者
丁把揔芋率兵討擒之餘衆解散漳泉諸軍與宗憲所遣叅將丁

僅兵合斬南陽賊首王伯宣招降賊首施建芋二萬三千餘名斬
倭賊四百八十五顆生擒賊首江一峯芋八名得斬二千四百六
十五名顆漳泉底定宗憲以程鄉尚爲璉黨徐東州及林朝曦所
據叛以上杭賊首饒表石窟龜叛賊首徐加惕謝世網未定賊首
葉世安未擒三省未可安枕乃移檄各軍門并兼一總兵諸人乘
勢移師盡地分勦七月壬辰漳浙贛兵速破石窟龜叛上杭三巢
擒其賊首廣兵亦攻援程鄉巢生擒徐東州楊綍復擒賊首黃廳
芋林朝曦乞降於廣中各賊次第蕩平三饒始宴然矣向使宗憲
無兼制之命三省之會協無期將來之事安忍言哉提疏上時媒
孽宗憲者已設機穽乃給賞奏人曰此是閩廣南贛賊情何與兩

浙提疏胡爲哉罷奏上三省俱叅陞蔭賞獨寢宗憲疏殿謹綸
功府論不平然諸賊素窺閩兵之弱浙兵一撤賊旋聚陷永寧陷
寧德叅將王夢麒知縣李堯卿死之南贛督倭偕新倭至連江營
屯橫嶼倏忽出沒東掠福寧南掠連羅古田諸路土人爲之向導
全閩復震南臺言狀且請浙兵會勦提督游居敬亦請發浙兵
上皆可之宗憲不敢以前黜其功稍解也即發戚繼光率所練精
兵八千往以戴冲霄副之副使王某監焉臨行語之曰公芋弟亟
擊橫嶼橫嶼破乘勝趨福清若振福矣閩若無很盡畀金帛以行
吾且率師爲後繼諸將一如憲計橫嶼福寧遂如次下十月朔宗
憲率兵至崇安建寧山賊悉就擒方與游居敬議率大衆直抵與

泉盡平山寇爲八閩久安計而閣臣徐階已嗾言官論宗憲宗憲
亟還浙待命 上頗疑言官承風旨諭輔臣云胡宗憲必拿來理
問自今年五月後大臣小官生死加害甚多汝曾云擾必不勝有
制何應龍俱斬令敢犯也是何道理奉 旨令緹騎械問先是宗
憲以賊勢縱橫非事不中制請必先行不能取功也金帛子女以
賄分恆殊不敢怯華亭則稍殺之蓋既虞分宜之忌其兩交又謂
素梓憐禍必華亭所忌吾爲以身保障良厚幸矣倘有怨心乎不
謂其然刺骨也及至是分宜敗華亭柄用宗憲亦知禍機欲發覓
其私人輦重賄賄之且遍賂其家人子弟華亭視爲同然悉卒不
解乃 上固知宗憲既而法司問擬乃奉 旨云胡宗憲原非嵩

黨自御史至今官皆朕壁用任事已八九年數載無言伊邇群邪
朋害大臣寵斥亦不少又言王直原本兵議示獲者五等封官今
却加罪後來誰肯與我任事放了若開任宗憲得歸華亭復令郡
縣何東序謝廷傑輩伺其動靜輒以報旣而嚴世蕃羅龍文以謀
叛論斬籍龍文徽人也何謝兩人因搆與宗憲伉者謂其侵匿龍
文財産復奏　旨逮繫錦衣未幾竟卒於獄其子移柩還郡邑猶
悄悄未已不敢歸甕旅櫬維揚耿恭簡定向時方督學南畿乃檄
鄉邑送柩還里今　穆廟登極始荷昭雪復官賜祭世共謂公論
之終不可泯云
太簹氏曰胡少保才氣豪邁志在武功交通權貴饋賂過當奔走

門下者無擇賢不肖亦不問其有益與否至則嬰滿其欲而去虛
耗民財幾與軍興等費律以士君子繩墨何所逃罪然方徐海輩
猖獗時同事相諉危疑特甚以欲款未款叵測之叛虜當且信且
疑無厭之督視萬一有變身不足言其如國事何昔人有云貸以
落身況因之可以安國家之杌隉免生靈之荼毒乎且其籠絡之
術旣窮於徐海復欲用之王直直之言曰必不效徐海墮牢籠作
俘囚也少保竟以香餌得之則其苦心妙手機變無窮不言可知
巳其功如此寔亦以饋賂賚予得力余以爲其費雖倍蓰於當日
不得而罪也旣而練義烏兵至今遂以稱雄天下北禦虜東出朝
鮮西破寧夏南平播未有不首調之行者然亦未必真足恃也以
烏人亦以是爲利每調一人則必有四五人趁行其一人死則從
者輒食其粮下旣貪其口食而忘死上亦利其損折而不報故耳
烏之令且甚苦之耕植廢業徭役乏人邑之凋罷不可勝言門生
周士英嘗爲烏令告余云然是則其濫觴之極致耳固非少保之
所能逆計也且少保在當日則旣得其用矣

輔世編六卷江蘇周厚堉家藏本

明唐鶴徵撰鶴徵有周易象義已著錄是書取明代諸臣次其行事起洪武初李善長劉基訖嘉靖中兪銑胡宗憲凡五十二人崇禎間其門人陳睿謨巡撫湖廣爲評校刊板其敘稱戎務孔亟之時輒取名臣傳畧倣其行事多得變通之法間嘗抄書有得多與我師凝菴唐先生輔世編合者因綜其成稿翼以已意勒成一書則是編已不盡鶴徵原本矣其所採諸人事實多主戰畧蓋睿謨身在戎行意切時用有所爲而爲之者也

聖門人物志十二卷

〔明〕郭子章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萬曆二十二年趙彥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聖門人物志十二卷》提要

聖門人物志序

聖門人物志者魏中丞意而郭憲使所緝也凡游聖門與私淑而得從祀者皆人傳其略而贊以詞其志愽其裁衷逾兩月而告成問序於余余讀史至仲尼弟子傳何其略也稍可考見者三十五人其餘名籍耳彼以為未睹厥容貌則論言其言大略皆出魯論非魯論而傳者其事不雅馴人物志乃出二千載後其人若新而言與事若昈列也彼專據孔氏古文而此編蒐採百家衆氏執百家衆氏之

餘文為孔氏紀載十不淂五然離百家衆氏而以臆意之十不淂一夫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存之矧其未必過也吾以為為史紀簡不如為人物志詳史所據孔氏未必孔氏也孔氏弟子籍豈其諸弟子皆略而獨端木

氏詳此非端木氏而託端木氏以附於孔氏者也是詳與略兩失之也百家衆氏豈無託而附于孔氏者然而皆尊孔氏者也今人而未識其高曾者見其所與游亟問焉淂一語一事必謹識之此百家衆氏者或及與聖

賢同時或後之而猶淂聞其風烈此亦學士大夫所宜亟聞而謹識之者也是編也凡傳聖人之學祀於其庭者盡在是矣登其堂思其人其人亡而言與事存千百世而知其解者旦暮遇之也士希賢聖必從是編始後

之學者其無忘中丞憲使公之勤

賜進士出身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
院侍讀學士掌院事
國史副總裁直
起居注
經筵

日講官馮琦撰

聖門人物志序

南樂魏中丞公奉

天子詔来填拊晉陽故事越三日謁
先師廟藩臬諸大夫侍焉禮竟公顧
詹廟廡語諸大夫曰朝議如聚訟喙
持不相下士習日澆若何以教之語

子章曰多識徃行德乃大畜誦詩讀
書尚友千古彼躋躋翙翙殿廡者不
知其人可乎君志之為諸生赤志子
章曰太史公故有仲尼弟子列傳公
曰亡多語曾遺一貫宰誤作亂孟與
荀鄒同傳未可訓也子章曰薛武進

公近有四書人物考公曰弟子不載語孟者亡可考也子章遝而稽之春秋史記參之闕里譜牒上自
宣尼及門諸賢下泉漢唐宋元
明從祀諸儒次及我
朝章學釋奠諸儀共十二卷書成上

之掌故公卒業之名曰聖門人物志屬太原守趙君付之剞劂竊惟晉之為國延袤數千里民蕃政殷黃河一衣帶水與鹵只歲繕河上塞岢嵐鴈門校金繒博鹵馬旦夜且叵測晉代瀋三藩宗稍郡縣竭民脂髓供之日

不暇給邊氓剽悍慓枝芥三尺走炊地如鶩潞城機杼鬭巧織作紬䌷衣天下澤潞之間輻湊雜厝浮食者多民太本鈍末放効侈靡盖不相及公不急其急者而急所不必急奚也嗚呼夫人之不必急也者乃公所急也

正衙勒齊鑾策先德法而後刑罰使民孝弟忠信乃在制挺撻秦楚之前孔門諸賢儒嘉言懿行具載是書辟之鄧林之枝喬條直暢湯谷之水灌帚泱莽鳥之宿舟子之游隨所擇耳諸生有如冉有之矛澹臺之劍公良

子之車也多士桓桓何憂于玁狁師友千乘分庭抗禮於諸侯王也何慮於強宗明至刑至政思仁恕樹德也何有於悍忮蠶績而蟹有匡范冠而蟬有緌且先王遺教其民猶存也何難於風移俗易希賢而賢希聖而聖

其精者以治身其緒餘土苴以為天下國家公之拳拳諸生也蓋先務哉趙簡子殺竇犨孔子將之晉至河而返作陬操魏文侯師子夏客段干木過其閭未嘗不式也賢人是禮國人稱仁而秦不敢伐魏趙殺二士以却聖魏禮二士以鳩宗其得失千里矣公居晉之鄙稽晉之故甫下車而志是編豈曰恣討論窮博靡之為兢兢將廻仲尼之轍受卜生之詩所延望諸生良厚鼓宮宮應鼓角角動諸生將何如酬公無徒令王薛司馬三子

者鼎足橫序也

萬曆癸巳嘉平八日山西提刑按察司按察使泰和郭子章謹序

欽差提督鴈門等關兼巡撫山西地方都
察院右僉都御史魏　為巡撫地方
事先該本院行提學道為
聖門從祀先賢先儒諸生往往有不悉其
姓氏况于履歷行實孟子曰以友天
下之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是

將何以尚而友之欲責令學官採緝
成書以為誦法者之助今據按察司
郭按察使送到夙昔所緝
聖門人物志考據精詳刪削簡要留心聖
學如此其于
國憲民風即舉而措之耳本院再四披
閱深所嘆服思宜頒布學宮以廣資
問學為此仰本府官吏照牌事理即
將發去
聖門人物志一部督令學官再加校閱考
正該府選擇善書人役謄寫刊刻應
用紙價工食於商稅餘課内動支刷

印肆拾部送院撫屬各府州縣差人
印刷分給各學仍將用過銀數冊報
查考須至牌者
萬曆二十二年三月　　日

聖門人物志

凡例

一孔子世家與孔子門人傳以司馬遷史記為主史記略者旁引諸書而獨於論語稍略者論語經生習聞也

一家語七十四賢通典八十三賢史記七十七賢孔子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異能之士也當以孔子為正今攷　大明會典八十人除伯魚子思不在弟子列孟子未及門餘七十七人正與夫子論合學者多稱七十之徒亦槩言之耳

一史記云自顏回至公孫龍三十五人顯有年名及受業見于書傳自冉季至公西蒧其四十三人無年及不見書傳但紀其名于左今仍闕

一先賢先儒從祀次第及　啓聖公從祀俱依　大明會典尊　制也其昔祀而今黜如荀卿揚雄之類俱不傳

一聖賢贊依史記索隱例内先賢者多出宋高宗筆先儒者多出宋儒筆其原無贊者補之

一先賢姓氏舊多錯誤有以複姓作單姓者如壤駟稱壤子石作稱石子之類有以單姓作複姓者如奚容稱奚容之類大較複姓為多今悉釐正

一宰我非闞止子我公孫龍非堅白公孫龍今俱明正其誤

一穀梁子名赤又名俶並巫馬期陳人一曰魯人之類今兩存之闕疑也

一魯典祀儀文廟最重附載於後不惟見　本朝崇儒重道之意而考禮者亦有所鏡焉

聖門人物志目錄

目錄終

聖門人物志卷一

山西按察司按察使後學郭子章編輯
太原府知府後學趙彥校正
陽曲縣知縣後學陶嘉璋
交城縣教諭後學彭憲範仝校

孔子世家

孔子生魯昌平鄉陬邑其先宋人也曰孔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紇取顏氏禱於尼丘會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生而首上圩頂因名丘字仲尼丘生而叔梁紇

卒葬於防山防山在魯東由是孔子疑其父墓處母諱之也孔子為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母死乃殯五父之衢蓋其慎也郰人輓父之母誨孔子父墓然後往合葬於防焉孔子要絰季氏饗士孔子與往陽虎絀曰季氏饗士非敢饗子也孔子由是退年十七魯大夫孟釐子病且死誡其嗣懿子曰孔丘聖人之後滅於宋其祖弗父何始有宋而嗣讓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公三命茲益恭故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敢余侮饘於是粥於是以餬余口其恭如是吾聞聖人之後雖不

當世必有達者今孔丘年少好禮其達者歟吾即没若必
師之及釐子卒懿子與南宫敬叔往學禮焉是歳季武子
卒平子代立孔子貧且賤及長嘗為季氏史料量平嘗為
司職吏而畜蕃息由是為司空已而去魯斥乎齊逐乎宋
衛困於陳蔡之間於是反魯孔子長九尺有六寸人皆謂
之長人而異之魯復善待由是反魯魯南宫敬叔言魯君
曰請與孔子適周魯君與之一乘車兩馬一豎子俱適周
問禮蓋見老子云辭去而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
以財仁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貴竊仁人之號送子以言

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廣大危其身
者發人之惡者也為人子者毋以有己為人臣者毋以有
己孔子自周反于魯弟子稍益進焉是時也晉平公淫六
卿擅權東伐諸侯楚靈王兵彊陵轢中國齊大而近於魯
魯小弱附於楚則晉怒附於晉則楚來伐不備於齊齊師
侵魯魯昭公之二十年而孔子蓋年三十矣齊景公與晏
嬰來適魯景公問孔子曰昔秦穆公國小處辟其霸何也
對曰秦國雖小其志大處雖辟行中正身舉五羖爵之大
夫起纍紲之中與語三日授之以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

其霸小矣景公說孔子年三十五而季平子與郈昭伯以
鬭雞故得罪魯昭公昭公率師擊平子平子與孟氏叔孫
氏三家共攻昭公昭公師敗奔於齊齊處昭公乾侯其後
頃之魯亂孔子適齊為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乎景公與齊
太師語樂聞韶音學之三月不知肉味齊人稱之景公問
政孔子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景公曰善哉信如君
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豈得而食諸他日
又復問政於孔子孔子曰政在節財景公說將欲以尼谿
田封孔子晏嬰進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

不可以為下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為俗游說乞貸
不可以為國自大賢之息周室既衰禮樂缺有間今孔子
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
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後景公
敬見孔子不問其禮異日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
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齊大夫欲害孔子孔子聞之景公
曰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遂行反乎魯孔子年四十二魯
昭公卒於乾侯定公立定公立五年夏季平子卒桓子嗣
立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若羊問孔子云得狗孔子曰以

丘所問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夔罔閬水之怪龍罔象土之怪墳羊吳伐越墮會稽得骨節專車吳使使問孔子骨何者最大孔子曰禹致群神於會稽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節專車此為大矣吳客曰誰為神孔子曰山川之神足以綱紀天下其守為神社稷為公侯皆屬於王者客曰防風何守孔子曰汪罔氏之君守封禺之山為釐姓在虞夏商為汪罔於周為長翟今謂之大人客曰人長之何孔子曰僬僥氏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數之極也於是吳客曰善哉聖人桓子嬖臣曰仲梁懷與陽虎有隙

陽虎欲逐懷公山不狃止之其秋懷益驕陽虎執懷桓子怒陽虎因囚桓子與盟而醳之陽虎由此益輕季氏季氏亦僭於公室陪臣執國政是以魯自大夫以下皆僭離於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脩詩書禮樂弟子彌衆至自遠方莫不受業焉定公八年公山不狃不得意於季氏因陽虎為亂欲廢三桓之適更立其庶孽陽虎素所善者遂執季桓子桓子詐之得脫定公九年陽虎不勝奔於齊是時孔子年五十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使人召孔子孔子循道彌久溫溫無所試莫能己用曰蓋周文武起豐鎬而王今

費雖小儻庶幾乎欲往子路不說止孔子孔子曰夫召我者豈徒哉如用我其為東周乎然亦卒不行其後定公以孔子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宰為司空由司空為大司寇定公十年春及齊平夏齊大夫黎鉏言於景公曰魯用孔丘其勢危齊乃使使告魯為好會會於夾谷魯定公且以乘車好往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定公曰諾具左右司馬會齊侯夾谷為壇位土階三等以會遇之禮相見揖讓而登獻酬之禮畢齊

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四方之樂景公曰諾於是旍旄羽袚矛戟劍撥鼓譟而至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舉袂而言曰吾兩君為好會夷狄之樂何為於此請命有司有司却之不去則左右視晏子與景公景公心怍麾而去之有頃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宮中之樂景公曰諾優倡侏儒為戲而前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曰匹夫而熒惑諸侯者罪當誅請命有司有司加法焉手足異處景公懼而動知義不若歸而大恐告其群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於魯君

為之柰何有司進對曰君子有過則謝以質小人有過則謝以文君若悼之則謝以實於是齊侯乃歸所侵魯之鄆汶陽龜陰之田以謝過定公十三年夏孔子言於定公曰臣無藏甲大夫毋百雉之城今三家過制請損之使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先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率費人襲魯公與三子入於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孔子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曰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鄣無成是無孟氏也我將弗墮十二月公圍成弗

克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攝相事有喜色門人曰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樂其以貴下人乎於是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飾賈男女行者別於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歸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為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之為先并矣盍致地焉犁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

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為周道游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膰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宿乎屯而師已送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蓋優哉游哉維以卒歲師已反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師已以實告桓子喟然嘆曰夫子罪我以群婢故也夫孔子遂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衛靈公問孔子居魯得祿幾何對曰奉粟六萬衛人亦致粟六萬居頃之

或譖孔子於衛靈公靈公使公孫余假一出一入孔子恐獲罪焉居十月去衛將適陳過匡顏刻為僕以其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闕也匡人聞之以為魯之陽虎陽虎嘗暴匡人匡人於是遂止孔子孔子狀類陽虎拘焉五日顏淵後子曰吾以汝為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匡人拘孔子益急弟子懼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于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孔子使從者為甯武子臣於衛然後得去去

即過蒲月餘反乎衛主蘧伯玉家靈公夫人有南子者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為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珮玉聲璆然孔子曰吾鄉為弗見見之禮荅焉子路不說孔子矢之曰予所不者天厭之天厭之居衛月餘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出使孔子為次乘招搖市過之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於是醜之去衛過曹是歲魯定公卒孔子去曹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孔子獨立郭東門鄭人或謂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顙似堯其項類臯陶其肩類子產然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纍纍若喪家之狗子貢以實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狀末也而似喪家之狗然哉然哉孔子遂至陳主於司城貞子家歲餘吳王夫差伐陳取三邑而去趙鞅伐朝歌楚圍蔡蔡遷于吳吳敗越王勾踐會稽有隼集于陳廷而死楛矢貫之石砮矢長尺有咫陳湣公使使問孔子孔子曰隼來遠矣此肅慎之矢

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慎貢楛矢石砮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以肅慎矢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分同姓以珍玉展親分異姓以遠方職使無忘服故分陳以肅慎矢試求之故府果得之孔子居陳三歲會晉楚爭彊更伐陳及吳侵陳陳常被寇孔子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進取不忘其初於是孔子去陳過蒲會公叔氏以蒲畔蒲人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以私車五乘從孔子其為人長賢有勇力謂曰吾昔從夫子遇難於匡今又遇難於此命也已吾與夫子再罹難寧鬭而死鬭甚疾蒲人懼謂孔子曰苟毋適衛吾出子與之盟出孔子東門孔子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耶孔子曰要盟也神不聽衛靈公聞孔子來喜郊迎問曰蒲可伐乎對曰可靈公曰吾大夫以為不可今蒲衛之所以待晉楚也以衛伐之無乃不可乎孔子曰其男子有死之志婦人有保西河之志吾所伐者不過四五人靈公曰善然不伐蒲靈公老怠於政不用孔子孔子喟然歎曰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三年有成孔子行佛肸為中牟宰趙簡子攻范中行伐中牟佛肸畔使人召孔子孔

子欲往子路曰由聞諸夫子其身親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今佛肸親以中牟畔子欲往如之何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我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孔子擊磬有荷蕢而過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硜硜乎莫己知也夫而已矣孔子學鼓琴師襄子十日不進師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習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間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為人也有間曰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焉曰丘

得其為人黯然而黑幾然而長眼如望羊心如王四國非文王其誰能為此也師襄子辟席再拜曰師蓋云文王操也孔子既不得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而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臨河而嘆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子貢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竇鳴犢舜華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兩人而後從政及其已得志殺之乃從政丘聞之也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郊竭澤涸漁則蛟龍不合陰陽覆巢毀卵則鳳皇不翔何則君子諱傷其類也夫鳥獸之於不義也尚知辟之

而況乎丘哉乃還息乎陬鄉作為陬操以哀之而反乎衛入主蘧伯玉家他日靈公問兵陳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鴈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復如陳夏衛靈公卒立孫輒是為衛出公六月趙鞅內太子蒯聵于戚陽虎使太子絻八人衰絰僞自衛迎者哭而入遂居焉冬蔡遷于州來是歲魯哀公三年而孔子年六十矣齊助衛圍戚以衛太子蒯聵在故也夏魯桓釐廟燔南宮敬叔救火孔子在陳聞之曰災必於桓釐廟乎已而果然秋季桓子病輦而見魯城喟

然嘆曰昔此國幾興矣以吾獲罪於孔子故不興也顧謂其嗣康子曰我即死若必相魯相魯必召仲尼後數日桓子卒康子代立已葬欲召仲尼公之魚曰昔吾先君用之不終終為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終是再為諸侯笑康子曰則誰召而可曰必召冉求於是使使召冉求冉求將行孔子曰魯人召求非小用之將大用之也是日孔子曰歸乎歸乎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吾不知所以裁之子贛知孔子思歸送冉求因誡曰即用以孔子為招云冉求既去明年孔子自陳遷于蔡蔡昭公將如吳吳召之也前

昭公欺其臣遷州來後將往大夫懼復遷公孫翩射殺昭公楚侵蔡秋齊景公卒明年孔子自蔡如葉葉公問政孔子曰政在來遠附邇他日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孔子聞之曰由爾何不對曰其為人也學道不倦誨人不厭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去葉反于蔡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以為隱者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彼執輿者為誰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然曰是知津矣桀溺謂子路曰子為誰曰為仲由曰子孔丘之徒與曰然桀溺曰悠悠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與其從辟人之士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輟子路以告孔子孔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群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他日子路行遇荷蓧丈人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以告孔子曰隱者也復往則亡孔子遷于蔡三歲吳伐陳楚救陳軍于城父聞孔子在陳蔡之間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陳蔡大夫謀曰孔子賢者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疾今者久留陳蔡之間諸大夫所設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國也來聘孔子孔子用於楚則陳蔡用事大夫危矣於是乃相與

發徒役圍孔子於野不得行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孔子講誦弦歌不衰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孔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子貢色作孔子曰賜爾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曰然非與孔子曰非也予一以貫之孔子知弟子有慍心乃召子路而問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為於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耶人之不我信也意者吾未知耶人之不我行也孔子曰有是乎由譬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齊使智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子路出子貢入見孔子曰賜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為於此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盍少貶焉孔子曰賜良農能稼而不能為穡良工能巧而不能為順君子能修其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而不能為容今爾不修爾道而求為容賜而志不遠矣子貢出顏回入見孔子曰回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為於此顏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醜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國者之醜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

有是哉顔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為爾宰於是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興師迎孔子然後得免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顔回者乎曰無有王之將率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且楚之祖封於周號為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數千里乎夫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為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其秋楚昭王卒于城父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兮來者猶可追也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去弗得與之言於是孔子自楚反乎衛是歲也孔子年六十三而魯哀公六年也其明年吳與魯會繒徵百牢太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往然後得已孔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是時衛君輒父不得立在外諸侯數以為讓而孔子弟子多仕於衛衛君欲得孔子為政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何其正也孔子曰野哉由也夫名

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錯手足矣夫君子為之必可名言之必可行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其明年冉有為季氏將師與齊戰於郎克之季康子曰子之於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學之於孔子季康子曰孔子何如人哉對曰用之有名播之百姓質諸鬼神而無憾求之至於此道雖累千社夫子不利也康子曰我欲召之可乎對曰欲召之則毋以小人固之則可矣而衛孔文子將攻太叔問策於仲尼仲尼辭不知退而命載而行曰鳥能擇木木豈能擇鳥乎文子固止會季康子逐公華公賓公林以幣迎孔子孔子歸魯孔子之去魯凡十四歲而反乎魯魯哀公問政對曰政在選臣季康子問政曰舉直錯諸枉則枉者直康子患盜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迹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足則吾能徵之矣觀殷夏所損益曰後雖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質周監二代郁郁乎文

我吾從周故書傳禮記自孔氏孔子語魯太師樂其可知
也始作翕如縱之純如皦如繹如也以成吾自衛反魯然
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
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
缺始於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
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
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
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曰假
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

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如顏濁鄒之徒頗受
業者甚衆孔子以四教文行忠信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
我所慎齊戰疾子罕言利與命與仁不憤不啓舉一隅不
以三隅反則弗復也其於鄉黨恂恂似不能言者其於宗
廟朝廷辯辯言唯謹爾朝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與下大
夫言侃侃如也入公門鞠躬如也趨進翼如也君召使儐
色勃如也君命召不俟駕行矣魚餒肉敗割不正不食席
不正不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是日哭則不歌見
齊衰瞽者雖童子必變三人行必得我師德之不修學之

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使人歌善則使
復之然後和之子不語怪力亂神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
得聞也夫子言天道與性命弗可得聞也已顏淵喟然嘆
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
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我才如有所
立卓爾雖欲從之蔑由也已達巷黨人童子曰大哉孔子
博學而無所成名子聞之曰我何執執御乎執射乎我執
御矣牢曰子云不試故藝魯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叔孫
氏車子鉏商獲獸以為不祥仲尼視之曰麟也取之曰河

不出圖雒不出書吾已矣夫顏淵死孔子曰天喪予及西
狩見麟曰吾道窮矣喟然嘆曰莫知我夫子貢曰何為莫
知子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不
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乎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
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行中清廢中權我則異於是無
可無不可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沒世而名不稱焉吾道
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
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據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約
其文辭而指博故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

上之會貢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於河陽推此
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
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
者弗獨有也至於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
贊一辭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後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
者亦以春秋明歲子路死於衛孔子病子貢請見孔子方
負杖逍遙於門曰賜汝來何其晚也孔子因嘆歌曰太山
壞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因以涕下謂子貢曰天下無道
久矣莫能宗予夏人殯於東階周人於西階殷人兩柱間

昨暮予夢生奠兩柱之間予殆殷人也後七日卒孔子年
七十三以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哀公誄之曰旻天
不弔不慭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嗚呼
哀哉尼父毋自律子貢曰君其不沒於魯乎夫子之言曰
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為昏失所為愆生不能用死而
誄之非禮也稱余一人非名也孔子葬魯城北泗上弟子
皆服三年三年心喪畢相訣而去則哭各復盡哀或復留
唯子貢廬於冢上凡六年然後去弟子及魯人往從冢而
家者百有餘室因命曰孔里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祠孔

子冢而諸儒亦講禮鄉飲大射於孔子冢孔子冢大一頃
故所居堂弟子內後世因廟藏孔子衣冠琴車書至於漢
二百餘年不絕孔子生鯉字伯魚伯魚生伋字子思伯魚
子思別有傳子思生白字子上齊威王兩召為國相不就
年四十九生子求字子家楚召不就年四十五生子箕字
子京為魏相年四十六生子穿字子高楚魏趙三國交聘
不就著儒家之語十三篇名曰讕言年五十一生子謙史
記作慎字子順又名斌仕魏為安釐王相奈莊襄王召不
行魏以孔子後嗣封魯文信君年五十七孔叢子云家之

族僩一子相承以至九世始生子三鮒騰樹鮒字子魚一
字甲秦始皇召為魯國文通君拜少傅李斯議焚書鮒與
弟騰子襄藏其家語論語尚書孝經等于祖堂舊壁中自
隱於嵩山教弟子百餘人後陳涉為楚王聘為太傅凡仕
六月託疾而退卒于陳下年五十七著書二十餘篇記先
聖及子思子上子高子順與已行事名曰孔叢子子隨字
元路四傳至吉吉生何齊皆承殷後為宋公嗣絕弟騰字
子襄長九尺六寸漢高帝過魯以太牢祀孔子封子襄為
奉祀君後為惠帝博士遷長沙太守年五十七生子忠字

子貞有高尚之志徵爲博士襃成侯年五十七生子二武
及安國武字子威爲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生子延年武
帝時爲博士轉少傅遷大將軍年七十一生子霸字次儒
昭帝時爲博士宣帝時以太中大夫授皇太子經遷詹事
爲高密相元帝即位拜太師賜爵關内侯食邑八百戶號
襃成君霸上書求奉先聖祭詔令以所食邑祀孔子還子
福名數于魯年七十二卒於第贈列侯謚曰烈君生子四
福捷喜光福襲封關内侯年六十二生子房襲封關内侯
生子均字長平徵拜尚書郎平帝元始元年改封襃成侯
食邑二千戶追謚孔子曰襃成宣尼公五年王莽篡位拜
太尉不就年八十一生子志後漢光武帝拜大司馬建武
十四年襲封襃成侯食邑二千戶卒謚元成生子損字君
益明帝永平十五年襲封襃成侯章帝元和二年春帝東
巡狩還過魯幸闕里以太牢祠孔子及七十二人大會孔
氏男子二十以上者六十三人命儒者講論語和帝永元
四年襲封襃亭侯食邑一千戶生子曜字君曜襲封襃亭
侯生子完襲封襃亭侯早卒無子以母弟讚之子羨襲封
羨字子餘魏文帝黃初元年拜議郎封宗聖侯以魯縣百

戶奉祀生子震字伯起晉武帝泰始三年改封奉聖亭侯
拜太常卿黃門侍郎食邑二千戶年七十五生子嶷字功
成襲封奉聖亭侯食邑二千戶年五十七生子撫舉孝廉
辟太尉掾襲封奉聖亭侯爲豫章太守食邑一千戶生子
懿東晉襲封奉聖亭侯從事中郎食邑一千戶年六十一
生子鮮字鮮之宋文帝元嘉十九年襲封奉聖亭侯改封
崇聖侯生子乘字敬山後魏舉孝廉文帝延興三年封崇
聖大夫食邑五百戶仍詔孔氏四人爲官太和十六年改
謚孔子爲文聖尼父乘生子靈珍授秘書郎十九年仍封
崇聖侯食邑一千戶生子文泰襲封崇聖侯食邑一千戶
年五十八生子渠襲封崇聖侯北齊文宣帝天保元年改
封恭聖侯後周靜帝大象二年改封鄒國公食邑一千戶
是年進封孔子爲鄒國公渠生子長孫襲封鄒國公食邑
一千戶年六十四生子英悊嗣悊英悊封奉聖侯無子嗣
悊隋文帝時應制登科授涇州司兵參軍遷太子通事舍
人襲封鄒國公煬帝大業四年改封紹聖侯食邑一千戶
年七十生子德倫唐高祖武德九年改封褒聖侯太宗貞
觀二年陞孔子爲先聖十一年尊孔子爲宣父是年詔朝

會位同三品食邑一千户高宗乾封元年追贈孔子為太師則天天授元年封孔子為隆道公賜勅書及時服年七十一生子崇基中宗嗣聖十二年襲封褒聖侯神龍元年五月制授朝散大夫陪祭朝會年五十六生子璲之字藏暉玄宗開元五年襲封褒聖侯特授四門博士郡王府文學蔡州長史二十七年改封文宣公兼除兗州長史遷都水使者食邑一千户是年追謚孔子為文宣王生子萱龍封文宣公兼兗州泗水令生子齊卿德宗建中三年襲封文宣公兼除兗州功曹參軍轉青州司兵參軍時遭叛亂

陷于東平生子惟晊憲宗元和十三年東平兵解歸鄉校兗州參軍襲封文宣公年六十五生子策明經及第歷少府監主簿國子監丞襲封文宣公遷國子尚書博士宣宗大中元年宰相白敏中奏復百繇充享祀年五十七生子振字國文懿宗咸通四年狀元及第除秘書省校書郎歷運判監察御史左補闕水部員外郎襲封文宣公賜百繇年七十四生子昭儉任南陵尉授廣文館博士兗州司馬賜緋除秘書郎襲封文宣公累宰曲阜年六十生子光嗣齋郎出身哀帝天祐二年授泗水令陵廟主年四十二為

洒掃户孔末所害生子仁玉字溫如初孔末既害光嗣自為曲阜令特仁玉生始九月母張氏抱歸育于外家後廉人見其長訴于官事聞于朝乃罷末以仁玉為先聖嗣身長七尺姿貌異常唐時年九歲仕曲阜主簿陞縣令襲封文宣公後周太祖廣順二年賜五品服銀器雜綵復以校曲阜縣令兼監察御史年四十五贈兵部尚書孔氏尚為幾絕而復續為中興祖生子四宜憲冕勗宜字不疑宋太祖乾德四年詣闕上書述其家世詔為曲阜主簿調黃州軍事推官太宗召見遷司農寺丞領關市於兗州鎮陞為

縣令轉運使遷太子右賛善大夫襲封文宣公遷殿中丞雍熙二年太宗北征受詔督軍餉涉白馬河卒年四十六生子三延世延澤延渥延世字茂先以父殁逆境特賜同學究出身授曲阜主簿秩滿授福州閩縣令許州長葛令真宗即位召見詢以家門故事授曲阜令襲封文宣公而賜東帛銀器及太宗御書并九經等咸平三年奉勅許於廳上見知通轉運使特削越庭禮貴公爵也卒于官年三十八生子聖佑太宗祥符元年授太常寺奉禮郎是年加謚孔子為玄聖文宣王四年以聖佑為大理評事五年

改封孔子為至聖文宣王天禧五年襲封文宣公知仙源
縣事遷贊善大夫年三十五無嗣以親堂弟宗愿承襲宗
愿延澤子也字子莊仁宗天聖中補太廟齋郎寶元二年
授國子監主簿襲封文宣公知仙源縣事至和二年改封
衍聖公累遷尚書比部員外郎年六十三生子四長若蒙
字公明神宗熙寧元年襲封衍聖公哲宗元祐元年改封
奉聖公坐事廢以弟若虛承襲若虛字公實哲宗元符元
年襲封奉聖公卒朝廷以若蒙子端友來襲端友字子文
徽宗崇寧三年封衍聖公建炎初扈從高宗南渡寓三衢

終知郴州生子玠端操端友弟權襲封衍聖公於曾玠字
錫老高宗紹興二年襲封衍聖公于衢生子搢璠字文老
端操第二子襲封衍聖公于曾年三十八金熙宗天眷三
年贈榮祿大夫生子二拯摠搢字秀紳高宗紹興二十四
年襲封衍聖公于衢生子文遠拯字元濟金熙宗皇統二
年襲封衍聖公管勾祀事年二十六無嗣以弟摠承襲摠
字元會金世宗大定三年襲封衍聖公管勾祀事年五十
三贈光祿大夫生子元措文遠字紹先襲封衍聖公於衢
生子萬春元措字夢得金章宗明昌二年襲封衍聖公管

勾祀事哀帝正大二年授知集賢院兼太常丞天興元年
改除通授泰定軍節度使二年遷光祿大夫尋改授太常
卿無子以姪之固子湞繼之固元措母弟元紘子也無子
自端操至湞六世嗣絕若蒙弟若愚生子端立生琥琥
生拂拂生子二長元孝次元用字俊卿權襲封衍聖公生
子之全萬春字耆年襲封衍聖公子衢生子洙元孝子之
厚贈亞中大夫濟寧路總管輕車都尉魯郡侯生子浣之
全字工升嘗攝祀事充曲阜令生子治洙字景清襲封衍
聖公子衢元世祖至元十九年辭爵授國子祭酒提舉浙

東道學校事卒無子自端友至洙凡六世因正嗣絕南始
罷封浣字日新贈中議大夫太常禮儀院同僉上騎都尉
追封東平郡伯再贈通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
封魯郡侯生子思晦治字世安成宗元貞初特授襲封子
思誠罷封大德十一年加封孔子為大成至聖文宣王思
晦字明道武宗至大中授范縣寧陽兩縣教諭仁宗延祐
三年授中議大夫襲封衍聖公泰定四年改嘉議大夫卒
贈通奉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年
六十七追封魯郡公謚文肅生子克堅字璟夫性敏學博

善詩詞尤精樂府元至元元年襲封衍聖公至正八年賜
銀章擢太常卿治書侍御史山東廉訪使集賢直學士禮
部尚書西臺侍御史國子祭酒世亂不樂居朝謝病歸復
起力辭二十六年　太祖手詔趣入朝待以賓禮不名不
煩以政郊社致膰歲致祿　上召見面諭守先訓曰爾福
人也洪武元年詔孔氏子孫襲封衍聖公并世襲知縣並
如前代舊制三年克堅疾告遣中使日再存問疾篤詔乘
傳還賜白金雜綵行至邳新安驛卒年五十五生子九人
皆有行誼長希學字士行襲封衍聖公朝京師　上問歷

代治理條對甚悉　上喜賜雜綵即命還守祖庭賜屬官
管勾典籍司樂各一人希學歲入朝賜與稠疊元旦之朝
特命班亞上相祖庭兵後廊廡圮壞祭田荒蕪官賦煩迫
希學條請復故又請備禮器樂器樂舞儀式年四十七生
子訥字言伯篤學恭謹能詩書工篆法律身嚴恪始終不
渝洪武十六年外艱以　中宮崩赴京祭于　孝陵竣事
入見　上顧謂廷臣曰孔訥真聖人子孫也館于太學遣
尚書劉仲質勞問日繼庖廩復賜衣服鈔錠充牣館舍十
七年正月朝京師襲封衍聖公明日入謝復賜襲衣宴禮

部吏部擬誥用資善大夫階　上曰既爵公勿事散官但
誥以織文玉軸為異耳遂著為令每歲入覲徉給符乘傳
班序文臣首年四十三生子公鑑字昭文生而岐嶷長益
端謹建文二年年二十一襲封衍聖公四年卒　成祖初
即位遣使諭祭年二十三以疾卒生子彥縉字朝紳名字
皆　仁宗所命蚤孤母胡夫人教育之永樂八年襲封衍
聖公　上觀其言動進退從容喜謂侍臣曰真聖人裔也
館之太學歸讀祖書不懈洪熙元年賜第東安門北景泰
二年　上幸太學特召率三氏子孫觀禮賜冠帶錦衣越

三年朝會賜三臺銀玉帶麒麟服年五十五生子承慶年
六歲遭母夏夫人喪奉父及繼母盡孝既長從三氏學錄
族祖孔克宴學所著有禮廷吟藁行於世未襲爵而卒景
泰六年贈襲封衍聖公生子二弘緒弘泰緒字以敬早失
怙年八歲　景皇召見賜冠服於東角門景泰六年襲封
衍聖公賜玉帶以軀小去二銙授之俾藏焉又賜金謹禮
崇德圖書勅族人共保護之　英宗復阼入朝召見便殿
　上握其手置膝上與語久之以賜第湫隘改賜大宅弘
緒嘗奏給三氏教授印開生員歲貢格蠲孔氏田租十七

成化六年坐事削爵廷議世嫡相傳古今通義請如宋若蒙若虛故事命其弟弘泰襲封後仍歸其子弘治十一年巡按御史上言弘緒改過乞復爵 上與冠服家居弘泰字以和成化六年襲封衍聖公弘泰美風儀善議論每評隲人曲直料事當成敗多所中 憲宗見弘泰束玉帶遣人問曰二品焉得玉帶束乎對曰臣家門故事累朝恩數不敢廢也十三年加廟祭禮樂率族人奉表入謝弘泰嗣公三十有四年而卒弘緒子聞韶字知德弘治十六年襲封衍聖公 國初詔正諸神封號惟孔子封爵特仍其舊

令天下儒學每歲仲春秋上丁通祀孔子永樂八年正文廟聖賢繪塑衣冠令合古制正統三年禁祀孔子釋老宮嘉靖九年從輔臣張璁議釐正孔子祀典始為木主改大成至聖文宣王為至聖先師孔子

賛曰孔子之先胄于商國弗父紲讓正考銘勒防叔求奔郰人倚立尼丘誕聖闕里生德七十升堂四方取則行誅兩觀攝相夾谷歎鳳遷衰泣麟何促九流仰鏡萬古欽躅

聖門人物志卷一 終

聖門人物志卷二

山西按察司按察使 後學 郭子章編輯
太原府知府後學趙 彥校正
陽曲縣知縣後學陶嘉璋
交城縣教諭後學彭憲範仝校

四配

顏子

顏子名回字子淵魯人無繇子也少孔子三十歲家貧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不改其樂孔子曰賢

哉回也擇乎中庸得一善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於吾言無所不悅嘗問孔子曰夫子步亦步也夫子言亦言也夫子趨亦趨也夫子辯亦辯也夫子馳亦馳也夫子言道回亦言道也及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者夫子不言而信不比而周無器而民滔乎前而不知所以然而已矣子曰吾服汝也忘而汝服於我也亦忘雖然汝雖忘乎吾猶有不忘者存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子曰齋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

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
集虛虛者心齋也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也得使之
也未始有回也可謂虛乎夫子曰盡矣他日復見孔子曰
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坐忘矣仲尼蹵然曰何謂坐忘回
曰墮枝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仲尼曰
同則無好也化則無常也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
問仁曰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或問回何如人曰仁人也
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回贊易自養饘粥之外不多及
焉孔子問回家貧居卑胡不仕乎對曰回有郭外之田五

十畝足以給飦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為絲麻鼓琴足以
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者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回願貧如
富賤如貴無勇而威與士交通終身無患難亦且可乎孔
子曰善哉回也夫貧而如富其知足而無欲也賤而如貴
其讓而有禮也無勇而威其恭敬而不失于人也終身無
患難其擇言而出之也若回者其志乎雖上古聖人亦如
此而已孔子厄於陳蔡之間仲由有愠言回曰夫子之道
至大天下不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世不能用有國之
醜也夫子何病焉不容然後見君子夫子北遊於農山回

與子路子貢辯志曰回聞薰蕕不同器而藏堯桀不共國
而治以其類異也回願明王聖主而輔相之敷其五教導
之以禮樂使民城郭不修溝池不越鑄劍戟以為農器放
牛馬於原藪室家無離曠之思千歲無鬬爭之患則由無
所施其勇而賜無所用其辯矣夫子凜然曰美哉德乎不
傷財不害民不繁詞則顏氏之子有矣問為邦曰行夏之
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子曰用
則行舍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年二十九髮盡白三十二
卒子哭之慟曰天喪予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魯哀公

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
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葬曲阜縣防山東南二十里
謂之顏林漢高帝配祀孔廟唐贈兗國公元贈復聖公為
四配之首　明嘉靖九年改封號曰復聖顏子與曾思孟
皆不用公爵配享如故云
贊曰生值衰周爵不及魯一簞藜藿陋巷環堵德冠四科
名垂千古沒表萬邦遂封東土

曾子

曾子名參字子輿南武城人晳之子也少孔子四十六歲

家貧躬耕縕袍無表顏色腫噲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絶捉衿而肘見納屨而踵決曳縱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魯君聞之而致邑焉曾子固辭不受曰吾聞受人施者常畏人與人者常驕人縱君有賜不我驕也吾豈能勿畏乎吾與其富而畏人不若貧而無屈孔子聞之曰參之言足以全其節也不然則人何以稱其庶乎性至孝嘗曰孝有三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思慈愛忘勞可謂用力矣尊仁安義可謂用勞矣博施備物可謂不匱矣父母愛之嘉而弗忘父母惡之懼而

無怨父母有過諫而不逆父母既沒必求仁者之粟以祀之此之謂禮終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孝子之身終終身也者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也是故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施諸後世而無朝夕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故養皙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則

可謂養志矣嘗出薪于野客至家母以手搤臂參即馳歸問母曰臂何恙乎母曰今者客至搤臂以呼汝耳親沒每讀喪禮泣下沾襟曰往而不可還者親也孝欲養而親不待是故椎牛而祭不如雞豚之逮親存也初吾為吏祿不過鍾釜尚欣欣而喜者非以為多也樂其逮親也既沒之後吾嘗南遊于楚得尊官堂高九仞榱提三尺車轂百乘然猶北向而泣者非為賤也悲不逮吾親也弟子問于仲尼曰若參者可謂無所縣其罪乎曰既已縣矣夫無所縣者可以有哀乎彼視三釜三千鍾如觀雀蚊虻相過乎前

也孔子閒居曾子侍孔子曰參乎今之君子唯士與大夫之言聞也至于君子之言者希於乎吾以王言之其不出戶牖而化天下曾子下席而對曰敢問何謂王者言子曰夫道者所以明德也德者所以尊道也是以非德道不尊非道德不明是故昔者明王內修七教外行三至七教修然後可以守三至行然後可以征故曰內修七教而上不勞外行三至而財不費此之謂明王之道也參曰大哉明王之道非唐虞三代之盛其曷能如是乎聞聽獄之術孔子曰其大法有三焉治必以寬寬之之術歸于察察之之術

跡于義是故聽而不寬是亂也寬而不察是慢也察而不中義是私也私則民怨故善聽者雖不越辭辭不越情情不越義書曰上下比罰無僭亂辭參既魯為學以三事曰省其身謂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曰唯告門人以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曾子出妻其子元請再娶曾子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己尹吉甫以後妻放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中不及吉甫庸能免于非乎遂終身不娶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

臨深淵如履薄氷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既疾革童子執燭而侍曰華而晥大夫之簀歟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而歿所著有孝經十篇又述孔子所傳大學之道作傳十章漢藝文志曾子十八篇隋志曾子二卷目一卷唐志曾子二卷志云今此書亦二卷凡十篇蓋唐本也視漢亡八篇視隋亡目一篇考其書已見於大戴禮世人久不讀之文字謬誤為甚乃以大戴禮參校之其所是正者至于千有餘字並嘉祥縣南四十里南武山西墓前有廟子三元申華孫西皆賢唐贈郕伯宋封郕國公元贈宗聖公今祀稱宗聖曾子

贊曰夫孝要道用訓群生以綱百行以通神明因子侍師答問成經事親之實代為儀刑

子思子

子思子名伋字子思伯魚之子曾子之門人也夫子閒居喟然而嘆子思請曰意子孫不修將忝祖乎夫子曰爾孺子安知吾志子思對曰伋於進膳亟聞夫子之教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是謂不肖伋每思之所以大恐而不觧也夫子忻然笑曰然乎吾無憂矣世不廢業其克昌乎嘗

問夫子曰物有形類事有真偽必審之奚由子曰由乎心心之精神是謂聖推數究理不以疑周其所察聖人難諸適宋宋大夫樂朔與之言學曰尚書虞夏數四篇善也下此以訖于秦費效堯舜之言耳殊不如也子思曰事變有極正自當耳假令周公堯舜更時易處其書同矣道為知者傳苟非其人道不貴矣樂朔不悅其徒請攻之遂圍子思宋君聞之駕而救子思既免曰文王囚於羑里作周易尼父屈於陳蔡作春秋吾困於宋可無作乎於是述父師之意作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兩

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
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
獨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
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
焉萬物育焉魯穆公謂子思曰縣子言子之為善不欲人
譽己信乎子思對曰非臣之情也臣之修善欲人知之知
之而譽臣是臣之為善有勸也此所願而不可得者也若
臣之修善而人莫知莫知則必毀臣是臣之為善而受毀
也此臣所不願而不可避者也若夫雞鳴為善孜孜以至

夜半而曰不欲人知恐人之譽己臣以謂斯人也者非虛
則愚也穆公問曰吾國可興乎子思曰可君與大夫慕周
公伯禽之治行其政化開公家之惠杜私門之利結恩百
姓修禮隣國其興也勃矣公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
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繆
公亟問亟餽鼎肉子思摽使者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
之犬馬畜伋也復欲以為國相時臣皆世襲泛寵相傾乃
嘆曰若為相而不得行吾道相之恥也遂不受不取於人
謂之富不辱於人謂之貴不取不辱其於富貴庶矣哉穆

公問於子思曰為舊君反服古與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
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
將加諸膝退人若將墜諸淵毋為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
服之禮之有哉胡毋豹謂子思曰子好大世莫能容子也
盍亦隨時乎子思曰大非所病所病不大也凡所以求容
於世為行道也毀道以求容何行焉大不見容命也毀
大而求容罪也吾弗改矣在衛貧甚縕袍而無裏田子方
聞之使人遺狐白之裘子思不受子方曰我有子無何故
不受子思曰伋聞之妄與不如遺於溝壑伋雖貧也不忍

以身為溝壑是以不敢受也子思言苟變於衛君曰其材
可將五百乘君曰吾知其材可將然變也嘗為吏賦於民
而食人二雞子故弗用也子思曰夫聖人之官人猶匠之
用木也取其所長棄其所短故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
良工不棄今君處戰國之世選爪牙之士而以二卵棄干
城之將此不可使聞於隣國也衛君言計非是而群臣和
者如出一口子思曰以吾觀衛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君出
言皆自以為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亦皆
自以為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群下

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如此則善
安從生詩曰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柳亦似衛之君臣
乎子思反於魯謂子上曰有可以為公侯之尊而富貴人
衆不與焉者唯志成其志者唯無欲夫錦繢紛華所服不
過溫體三牲太牢所食不過充腹知以身取節則知足矣
知足則不累其志矣子思之母死於衛赴於子思子思哭
於廟門人至曰庶氏之母死何為哭於孔氏之廟乎子思
曰吾過矣吾過矣遂哭於他室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
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子盍慎諸子思曰吾何慎哉吾聞

之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君
子弗行也吾何慎哉曾子謂子思曰伋吾執親之喪也水
漿不入於口者七日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
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故君子之執親之喪也水漿不
入於口者三日杖而後能起子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
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
也喪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
而隆道汚則從而汚伋則安能為伋也妻者是為白也母
不為伋也妻者是不為白也母故孔氏不喪出母自子思

始也年六十二墓在先聖墓南所著中庸四十九篇其載
於禮記者乃其略也餘有子思子十七卷舊志作七卷宋
封沂水侯加封沂國公今祀稱述聖子思子云
贊曰閑居請益世業克昌可離非道闇然日章發揮中庸
標祖有光入德樞要洽道權衡

孟子

孟子名軻字子輿一字子車鄒人也魯三家孟氏之後母
仉氏生三歲父激公宜卒母有賢德其舍近墓孟子之少
也嬉戲為墓間事踴躍築埋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去舍

市旁戲為賈衒事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復徙舍學宮之
旁乃設俎豆揖讓進退母曰此真可以居子矣稍長就學
而歸母方績問學所至軻自若也母以刀斷其織门子之
廢學若吾斷斯織也夫君子學以立名問以廣知是以居
則安寧動則遠害今而廢之是不免于厮役而無以離於
禍患也何以異於織績而食中道廢而不為寧能衣其夫
子而長不乏食哉軻懼勤學不息請見子思子思見之甚
悅其志命子上侍坐禮敬甚崇既退子上請曰白聞士無
介不見女無媒不嫁孟孺子無介而見大人悅而敬之白

也未諭敢問子思曰然吾昔從夫子於郯遇程子於塗傾
益而語終日而別命子路將束帛贈焉以其道同於君子
也今孟軻言稱堯舜性樂仁義世所希有也事之猶可況
加敬乎非爾所及也孟子既娶將入私室其婦袒而在內
孟子不悅遂去不入婦辭母而求去曰妾聞夫婦之道私
室不與焉今者竊惰在室夫子見妾而勃然不悅是客妾
也婦人之義蓋不客宿請歸父母於是孟母召軻而謂之
曰夫禮將上堂聲必揚所以戒人也將入戸視必下恐見
人過也今子不察于禮而責於人不亦遠乎孟子遂留婦

孟子問子思曰堯舜文武之道可力而致乎子思曰彼人
也我人也稱其言履其行夜思之晝行之如農之赴時商
之趨利惡有不至者乎子思謂孟軻曰自大而不修其所
以大不大矣自異而不修其所以異不異矣故君子高其
行則人莫能階也遠其志則人莫能及也禮接於人人不
敢慢辭交於人人不敢侮其唯高遠乎道既通游事齊宣
王謂王猶足用爲善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老吾老以及
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宣王不能用
適梁見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有以利吾國乎孟

子曰君何必曰利仁義而已矣君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
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
矣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王不果
所言則見以爲迂遠而闊於事情孟子嘗問子思牧民之
道何先子思曰先利之孟子曰君子所以教民者亦仁義
而已矣何必利子思曰仁義固所以利之也上不仁則下
不得其所上不義則下樂爲詐也此爲不利大矣故易曰
利者義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
也告滕文公以性善言必稱堯舜文公問爲國曰民之爲

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設爲庠序學校
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
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
親於下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彊兵楚魏用吳起戰勝
弱敵齊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於
合從連衡以攻伐爲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
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發明
性善知言養氣作孟子七篇嘆曰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
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

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無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吾為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故求孔氏者必自孟子始其後有騶子之屬游諸侯見尊禮如此豈與仲尼菜色陳蔡孟軻困於齊梁同乎哉故武王以仁義伐紂而王伯夷餓不食周衛靈公問陳而孔子不答梁惠王謀欲攻趙孟軻稱太王去邠此豈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持方枘欲內圜鑿其能入乎

卒葬鄒縣北三十里四基山之陽墓前有祠宋封鄒國公

詔配享次於顏子元贈亞聖公今祀稱亞聖孟子

贊曰道術分裂諸子爲書既極而合篤生貞儒詆訶楊墨

皇極是扶帙功論德三聖之徒

聖門人物志卷二終

聖門人物志卷三

山西按察司按察使後學郭子章編輯
太原府知府後學趙　彥校正
陽曲縣知縣後學陶嘉璋
交城縣教諭後學彭憲範仝校

十哲上

閔子

閔子名損字子騫少孔子十五歲性至孝蚤喪母後母嫉之冬月以蘆絮衣損而以綿衣所生子一日父令損御車

損體寒失轡父責之而不自理已察知之欲出後母損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父善之母亦感悟待三子如一孔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閔子始見於夫子有菜色後有芻豢之色子貢謂曰子始有菜色今有芻豢之色何也閔子曰吾出蒹葭之中入夫子之門夫子內切磋以孝外為之陳王法心竊樂之出見羽蓋龍旂裘旃相隨心又樂之二者相攻胸中而不能任是以有菜色也今被夫子之文寖深又賴二三子切磋而進之內明于去就之義出見羽蓋龍旂裘旃相隨視如壇土矣是

以有參養之色不仕大夫不食汙君之祿季氏使為費宰對使者曰善為我辭如有復我者必在汶上矣他日問政于孔子子曰以德以法夫德法者御民之具猶御馬之有銜勒也君者人也吏者轡也刑者策也夫人君之政執其轡策而已閔子曰敢問古之為政孔子曰古之為政者天子以內史為左右手以德法為銜勒以百官為轡以刑罰為策以人為手以萬民為馬故御天下數百年而不失善御馬者正銜勒齊轡策均馬力和馬心故口無聲而馬應轡策不舉而極千里善御民者壹其德法正其百官以均

齊民力和安民心故令不再而民順從刑不用而天下治是以天地德之而兆民懷之親沒三年之喪畢見于孔子與之琴使之弦切切而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焉孔子曰閔子哀未盡而能斷之以禮不亦君子乎孔子晝息于室而鼓琴焉閔子自外聞之以告曾子曰嚮也夫子之音清徹以和淪入至道今也更有幽沉之聲幽則利欲之所為發沉則貪得之所為施夫子何所之感若是乎吾從子入而問焉曾子曰諾二子入問夫子夫子曰然女言是也吾有之向見猫方鼠欲其得之故為之音也女二人者孰識諸曾子對曰閔子夫子曰可與聽音矣卒塟濟南府城東五里有祠一在范縣唐贈費侯宋加瑯琊公改封費公今祀稱先賢

贊曰天經地義孝哉閔騫父母兄弟莫間其言大夫不仕善為辭焉置身德行亞於顏淵

冉子

冉雍字仲弓魯人伯牛之族少孔子二十九歲父賤人孔子曰犂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嘗問孔子曰雍聞至刑無所用政至政無所用刑至刑無所用政桀

紂之世是也至政無所用刑成康之世是也信乎孔子曰聖人之治化也必刑政相參焉太上以德教民而以禮齊之其次以政事導民以刑禁之刑不刑也化之而弗變導之而弗從傷義以敗俗于是乎用刑矣刑者侀也侀者成也壹成而不可更故君子盡心焉問古之刑教與今之刑教孔子曰古之刑省今之刑繁其為教古有禮然後有刑是以刑省今無禮以教而齊之以刑刑是以繁書曰伯夷降典折民維刑謂下禮以教之然後維以刑折之也夫無禮則民無耻而正之以刑故民苟免書曰哀矜折獄何謂

也子曰古之聽訟者察貧窮哀孤獨及鰥寡老弱不肖而
無告者雖得其情必哀矜之死者不可生斷者不可屬若
老而刑之謂之悖弱而刑之謂之剋不赦過謂之逆率過
以小罪謂之枳故宥過赦小罪老弱不受刑先王之道也
書曰大辟疑赦又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問仁孔子曰
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
無怨在家無怨孔子以仲弓為有德行曰雍也可使南面
及為季氏宰問政孔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子貢曰
在貧如客使其臣如借不遷怒不深怨不錄舊罪是冉雍

之行也卒塟曹縣東北五十里俗呼為冉堌一在冠縣唐
贈薛侯宋封下邳公改封薛公今祀稱先賢
贊曰懿德賢行有一則尊子也敬恕成性存存南面可使
如客在貧刑政之言惠施元元

端木子

端木子名賜字子貢衛人少孔子三十一歲子貢利口巧
辭孔子常黜其辯問曰汝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
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子貢
既已受業問曰賜何人也孔子曰汝器也曰何器也曰瑚
璉也陳子禽問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
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
之道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齊景公問子貢曰子
何師對曰魯仲尼曰仲尼賢乎曰聖人也豈直賢哉景公
曰其聖何如子貢曰不知也賜終身戴天不知天之高也
終身踐地不知地之厚也賜之事仲尼譬猶渴操壺杓就
江海而飲之腹滿而去又安知江海之深乎衛君朝於吳
吳王囚之欲流之於海說者冠蓋相望而弗能止魯君聞
之撤鍾鼓之縣縞素而朝問孔子曰衛君之仁義而遭此

難也吾欲免之柰何孔子曰若欲免之請子貢行魯君命
子貢子貢斂躬而行至於吳見太宰嚭太宰嚭甚悅之欲
薦之於王子貢曰子不能行說於王柰何吾因子也太宰
嚭曰子焉知嚭之不能也子貢曰衛君之來也衛國之半
曰不若朝於晉其半曰不若朝於吳然衛君以為吳可以
歸骸骨也故束身以受命今子受衛君而囚之又欲流之
於海是賞言朝於晉者而罰言朝於吳也且衛君之來也
諸侯皆以為蓍龜兆今朝於吳而不利則皆移心於晉矣
子之欲成霸王之業不亦難乎太宰嚭入復之於王王報

出令於百官曰比十日而衛君之禮不具者死子貢可謂
知所以說矣魯定公十五年春邾子益來朝邾子執玉高
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
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
近亂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亡乎是年五月公薨哀公七年
秋伐邾以邾子益來獻于亳社囚諸負瑕孔子曰賜不幸
言而中是使賜多言也田常欲作亂於齊憚高國鮑晏故
移其兵欲以伐魯孔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夫魯墳墓所處
父母之國國危如此二三子何為莫出子路請出孔子止

之子張子石請行孔子弗許子貢請行孔子許之遂行至
齊說田常曰君之伐魯過矣憂在內者攻強憂在外者攻
弱今君憂在內不如釋魯而伐吳田常曰善雖然吾兵業
已加魯矣去而之吳大臣疑我柰何子貢曰君按兵無伐
臣請往使吳王令之救魯而伐齊君因以兵迎之田常許
之使子貢南見吳王說以救魯伐齊以服強晉吳王善之
而虞越之為之後也子貢東見越王令出兵以從於是吳
王遂發九郡兵伐齊子貢因去之晉謂晉君曰吳與齊戰
勝必以其兵臨晉君請休兵休卒以待之晉君許諾子貢

反會吳王果與齊人戰於艾陵大破齊師獲七將軍之兵
而不歸果以兵臨晉與晉人相遇黃池之上吳晉爭彊晉
人擊之大敗吳師越王聞之涉江襲吳去城七里而軍吳
王聞之去晉而歸與越戰於五湖三戰不勝城門不守越
遂圍王宮殺夫差而戮其相破吳三年東相而霸故子貢
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而霸越子貢一使使勢相破十
年之中五國各有變孔子曰夫其亂齊存魯吾之初願若
彊晉以敝吳使吳亡而越霸者賜之說也美言傷信慎言
哉子貢為信陽宰將行辭於孔子孔子曰勤之慎之奉天

之時無奪無伐無暴無盜子貢曰賜也少事君子豈以盜
為累哉孔子曰賜爾之未詳夫以不肖伐賢是謂奪也以
賢伐不肖是謂伐也緩其令急其誅是謂暴也取人之善
以自為己是謂盜也盜非竊財之謂也吾聞之曰知為吏
者奉法以利民不知為吏者枉法以侵民此怨之所由生
也治官莫若平臨財莫若廉廉平之守不可攻也匿人之
善斯謂蔽賢揚人之惡斯為小人內不相訓而外相謗非
親睦也言人之善若己有之言人之惡若己受之故君子
無所不慎焉孔子觀於東流之水子貢問於孔子曰君子

之所以見大水必觀焉者何也孔子曰夫水大徧與諸生
而無為也似德其流也埤下裾拘必循其理似義其洸洸
乎不淈盡似道若有決行之其應佚若聲響其赴千仞之
谷不懼似勇主量必平似法盈不求概似正淖約微達似
察以出以入就鮮絜似善化其萬折也必東似志是故君
子見大水必觀焉子貢嘆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
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孔子曰賜也予非多學
而識之予一以貫之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子貢曰
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

所及也子貢好發舉與時轉貨貲喜揚人之美不能匿人
之過常相魯衛家累千金卒終于齊唐贈黎侯宋加封黎
陽侯今祀稱先賢

賛曰賜弗如回器實瑚璉動必幾先孰並其辯一使存魯
越霸吳殄終聞性天令德顯顯

仲子

仲子名由字子路一字季路卞之下人也少孔子九歲好
勇力志伉直初見孔子冠雄雞佩豭豚拔劍而舞之曰
古之君子固以劍自衛乎孔子曰古之君子忠以為質仁
以為衛不出環堵之室而知千里之外有不善則以忠化
之侵暴則以仁固之何待劍乎子路曰由乃今聞此言請
攝齊以受教孔子曰以子之所能而加之以學問豈可及
乎子路曰學豈益哉孔子曰夫人君而無諫臣則失正士
而無教友則失聽君子不可不學子路鼓琴有北鄙之聲
孔子聞之曰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以為節流入于南不
歸于北夫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域故君子之音溫
柔居中以養生育之氣憂愁不感于心暴戾不動于體乃
所謂治安之風也小人之音則不然亢厲微末以象殺伐

之氣乃所以為亂之風也豈能保七尺之軀哉子路懼而
自悔孔子曰過而能改其進矣乎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
也子路無宿諾小邾射以句繹奔魯曰使季路要我吾無
盟矣使子路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
信其盟而信子之一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於小邾不
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
能子路為季氏宰季氏祭逮昏而奠終日不足繼以燭有
司跛倚以臨祭其為不敬也大矣他日祭子路與焉室事
交乎戶堂事交乎階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徹孔子聞之

曰勑謂由也而不知禮魯有溺者子路拯之其人拜之以牛子路不受孔子曰魯人必不拯溺矣子路曰由也聞諸夫子曰人者天地之心也天地以生物為心也非圖報也孔子曰由是也前言戲之也子路為蒲大夫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也恭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也忠信而寬矣至庭曰善哉由也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三稱其善其善可得聞乎孔子曰吾見其政矣入其境田疇盡易草萊甚闢溝洫深治此其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墻屋完固樹木甚茂

此其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庭甚清閒諸下用命此其明察以斷故其政不擾也以此觀之雖三稱其善容盡其美乎孔子厄於陳蔡之閒子路入見曰為善者天必福之為不善者天必禍之今夫子積德累仁為善久矣意者其有遺行乎奚居之窮也子曰居吾語汝汝以仁者為必信也則伯夷叔齊不餓死首陽汝以智者為必用也則王子比干不見剖心汝以忠者為必報也則關龍逢不見刑夫賢不肖者才也遇不遇者時也豈獨丘哉子路悅援戚而舞三終而出明日免於厄孔子之宋匡人圍之子

路怒奮戟將與之戰孔子止之曰惡有修仁義而不免世俗之惡者乎夫詩書之不講禮樂之不習是丘之過也若以述先王好古法而為咎者則非丘之罪也命之歌子路彈琴而歌孔子和之曲三終匡人進辭曰以為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子路見孔子曰負重涉遠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也事二親之時嘗食藜藿之食為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遊于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願欲食藜藿為親負米不可復得也孔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思者也初衛太子蒯

聵得過於南子出奔靈公卒衛立輒其父蒯聵不得入子路為衛大夫孔悝邑宰蒯聵乃與孔悝作亂襲攻輒輒出奔而聵入立子路聞之而馳往時子羔為衛大夫出衛城門謂子路曰出公去矣而門已閉子可還矣毋空受其禍子路曰食其食者不避其難子羔遂去有使者入城城門開子路隨而入蒯聵與孔悝登臺子路曰君焉用孔悝請得而殺之子路欲燔臺蒯聵懼乃下石乞壺黶攻子路擊斷子路之纓子路曰君子死而冠不免遂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已而果死於是哭於中庭

曰天祝予人有弔者而夫子拜之既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唐贈衛公宋追封河内公咸淳三年加封衛公今祀稱先賢

賛曰學未入室業已升堂聞過則喜何用不臧片言折獄千乘知方臨危纓結雖醢而芳

卜子

卜子名商字子夏衛人少孔子四十四歲受業於孔子讀詩子問曰爾亦何大於詩也子夏對曰詩之於事也昭乎若日月燎乎如星辰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雖居蓬户之中彈琴以詠先王之風亦可發憤忘食矣子曰商也始可以言詩已矣然吾恐見其表未見其裏也他日問詩云豈弟君子民之父母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矣子曰必達於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矣子夏曰三王之德何以參于天地也子曰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斯三者以勞天下此之謂三無私此三王之德所以參于天地也子夏蹶然而起負墻而立曰弟子敢不承乎孔子讀易至於損益喟然而嘆子夏避席問曰夫子何

嘆焉子曰夫自損者必有益之自益者必有決之吾是以嘆也子夏曰然則學者不可以益乎子曰非道益之謂也道彌益而身彌損夫學者損其自多以虛受人故能成其滿博也天道成而必變凡持滿而能久者未嘗有也故曰自賢者天下之善言不得聞於耳矣子夏曰商請志之而終身奉之商也入聞夫子之道而悅出見紛華盛麗而悅是以得道而肥從欲而癯夫子謂之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他日語門人曰吾死之後則商也日益賜也日損曾子曰何謂也子曰商也好與賢已者處賜也好悅不若已者處是以君子必慎其所與處者焉子夏問於孔子曰三年之喪無避金革之事者禮與子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金革之事無避者吾聞諸老聃矣昔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魯哀公問子夏曰五帝有師乎子夏曰有商聞黄帝學乎大貞顓頊學乎綠圖帝嚳學乎赤松子堯學乎尹壽舜學乎務成跗禹學乎西王國湯學乎威子伯文王學乎鮫時子斯武王學乎郭叔周公學乎太公吾夫子學乎老聃此雖聖人亦必有師也衛靈公使人召勇士公孫悁遣子夏

于道與使者俱見靈公公曰吾召勇士何為召儒趣使者
召公孫悄悄至杖劍疾呼發言不遜子夏曰來吾嘗與子
從君而西見趙簡子簡子𩬊衣而見我君我謂簡子諸侯
相見不宜不朝服行人將以頸血濺君矣簡子遂朝服而
見我君子耶我耶悄曰子也子夏曰吾又與子從君而東
至阿齊君重鞇而坐吾君單鞇而坐我謂齊君諸侯相見
宜伉禮去其一鞇子耶我耶悄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
若我三矣子蓋凌轢無罪之民而成威於閭巷之間者也
君子之所惡也何以論勇於人主之前哉於是靈公避席

曰寡人雖不敏請從子之勇孔子既沒子夏居西河教授
為魏文侯師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子夏哭曰天乎
予之無罪也曾子曰商汝何無罪也吾與汝事夫子於洙
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汝於夫子爾
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
罪三也而曰爾何無罪歟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
過矣吾離群而索居亦已久矣子夏在聖門以文學著於
四科後漢徐防曰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于子
夏所著有子夏一十卷及詩序釋文舊說云關雎后妃之

德也至用之邦國焉名關雎序謂之小序此以下則大序
也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有未盡
毛更足成之隋志先儒相承謂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
衛敬仲更加潤色孔子亦嘗屬其傳春秋云垂曹州西三
十里有高阜見存里名十堌都以此唐贈魏侯宋封河東
公咸淳三年改封魏公今祀稱先賢
賛曰文學之目名重一時為君子儒作魏侯師不可後禮
始可言詩喪明為罪離群可悲

聖門人物志卷三終

聖門人物志卷四

山西按察司按察使　後學　郭子章　編輯
太原府知府　後學　趙　彥　校正
陽曲縣知縣　後學　陶嘉璋
交城縣教諭　後學　彭憲範　仝校

十哲下

冉子

冉子名耕字伯牛魯人仲弓之族也伯牛以德行著稱孔子節小物則以伯牛侍志意不立子路侍儀服不修公西

華侍禮不習子貢侍辭不辯宰我侍亡忽古今顏回侍曰吾以夫六子自勵也耕有惡疾孔子往問之自牖執其手曰命也夫斯人也而有斯疾命也夫卒墓在汶上縣西門外感化橋側後遷于東平州西十五里舊有碑刻滕縣亦有伯牛塚唐贈魯侯宋加封東平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德以充性行以潔身並驅賢科顏閔與鄰小物克勤大聖是覲不幸遘疾命也斯人

宰子

宰子名予字子我魯人利口辯辭既受業問三年之喪不已久乎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於汝安乎曰安汝安則為之君子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故弗為也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圬也以言取人則失之宰予孔子使予使于楚楚昭王以安車象飾因予以遺孔子宰予曰夫子無以此為也王曰何故對曰自臣侍從夫子以來竊見其言不離道動不違仁貴義尚德清素好儉仕而有祿不以

為積不合則去退無吝心妻不服綵妾不衣帛車器不雕馬不食粟道行則樂其治不行則樂其身此所以為夫子也若夫觀目之麗靡窈窕之淫音夫子過之弗之視遇之弗之聽也故臣知夫子之無用此車也王曰然則夫子何欲而可對曰方今天下道德寢息其志欲興而行之天下誠有欲治之君能行其道則夫子雖使步以朝固猶為之何必遠辱君之重貺乎王曰乃今而後知孔子之德也大矣予歸以告孔子曰二三子以予之言何如子貢對曰未盡夫子之美也夫子德高則配天深則配海若予之言何

事之實也孔子曰夫言貴實使人信之舍實何稱乎是賜之華不若予之實也宰予問鬼神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問五帝子曰黃帝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哲睿齊莊敦敏誠信長而聰明治五氣設五量度四方服牛乘馬擾馴猛獸以順天地之紀知幽明之故達死生存亡之說勞勤心力耳目節用水火財物以生萬民顓頊靜淵以有謀疏通以知事養財以任地履時以象天依鬼神以制義治氣性以教衆潔誠以祭祀巡四海以寧民日月所照莫不底屬高辛生而神靈自言其名博施厚利不于其身聰以知遠明以察微其色也和其德也重其動也時其服也士日月所照風雨所至莫不從化陶唐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富而不驕貴而能降其言不忒其德不回四海之內舟輿所及莫不夷說虞舜孝友聞于四方陶漁事親寬裕而溫良敦敏而知時畏天而愛民恤遠而親近睿明智通為天下帝夏后敏給克齊其德不爽其仁可親其言可信聲為律身為度亹亹穆穆為紀為綱其功為百神主其惠為民父母四極之民莫敢不服宰我嘗曰以予觀于夫子賢于堯舜遠矣卒墓在曲阜舊縣西南二里唐贈齊侯宋封臨淄公明改封齊公按史記云宰我為臨淄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恥之索隱云左氏無宰我與田常作亂之文然有闞止字子我而因爭寵子我為陳恒所殺恐字與宰予相涉因誤云然

贊曰朽木不雕糞土何誅以言取人失之宰予賢孔于堯無用楚車言語之科聖人之徒

冉子

冉子名求字子有魯人伯牛之族少孔子二十九歲以政事稱孔子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孟武伯問孔子曰冉求仁乎曰千室之邑百乘之家求也可使治其賦仁則吾不知也齊師師伐魯及清季孫謂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境季孫曰不能求曰居封疆之間季孫告叔孫孟孫二子不可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人也魯之群室衆於齊之兵車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以政在季氏故也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恥也大不列於諸侯矣季孫使冉有從於朝俟於黨氏

之溝孟懿子呼而問戰焉冉有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
懿子強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懿子曰
是謂我不成大丈夫也退而蒐乘孟武伯帥右師顏羽御
邴洩為右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為右季孫曰須也弱
冉有曰年雖少能用命焉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
三伯為己徒卒老幼守宮次于雩門之外五日右師從之
公叔務人見保者而泣曰事充政重上不能謀士不能死
何以治民吾既言之矣敢不勉乎師及齊師戰于郊齊師
自稷曲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

踰之師入齊軍右師奔齊人從之孟之反後入以殿抽矢
策其馬曰馬不進也林不狃之伍曰走乎不狃曰我如誰
而欲走乎其伍曰然則止乎不狃曰止惡足為賢哉徐步
而死君子曰胥非無壯士也季孫不能使也冉求之師獲
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宵遁冉有請從之三季孫弗許孟
武伯語人曰我不如顏羽而賢於邴洩銳敏我不欲戰而
能默洩曰驅馬而奔之公為其嬖僮汪錡乘皆死皆殯孔
子曰能執干戈之修社稷可無殤也冉有用矛於齊師故
能入其軍季康子曰子于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學

之于孔子宋元君夫人卒季康子使冉有弔且送葬曰敝
邑有社稷之事是以不得助執故使求從輿人曰以肥之
得備爾甥也有不腆先人之產焉使求薦諸人之宰其可
以稱旌繁乎冉求問孔子曰古者三皇五帝不用五刑信
乎孔子曰聖人之設防貴其不犯也制五刑而不用所以
致治也問先王制法使刑不上于大夫禮不下于庶人然
則大夫犯罪不可以加刑庶人之行事不可以治于禮乎
孔子曰不然凡治君子以禮御其心所以屬之以廉恥之
節也凡所謂禮不下於庶人者以庶人遽其事而不能充

禮故不責之以備禮也冉有免席曰言則美矣求未之聞
也退而記之他日曰非不悅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
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問聞斯行諸子曰行之子華怪之
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卒墓在滕縣南伯塚社魯有三
冉仲弓伯牛之墓已各有處推冉求無所考或者此其墓
云唐贈徐侯宋封彭城公改封徐公今祀稱先賢
贊曰求也多藝仕於季康能執干戈社稷無殤百乘可宰
三年足民文以禮樂聖門之良

言子

言子名偃字子游吴人一曰魯人少孔子四十五歲受業於孔子孔子以為習于文學問禮也者領惡而全好者與子曰郊社之義所以仁鬼神也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也饋奠之禮所以仁死喪也射鄉之禮所以仁鄉黨也食饗之禮所以仁賓客也明乎郊社之義嘗禘之禮治國其如指諸掌而已乎是故以之居處有禮故長幼辨也以之閨門之內有禮故三族和也以之朝廷有禮故官爵序也以之田獵有禮故戎事閑也以之軍旅有禮故武功成也游退而學禮仲尼游于觀之上喟然而嘆偃問何嘆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偃曰如此乎禮之急也為武城宰孔子過聞弦歌之聲孔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曰昔者偃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孔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問喪之具孔子曰稱家之有亡子游曰有亡

惡乎齊孔子曰有也則無過禮苟亡矣斂手足形還葬懸棺而封人豈有非之者哉故夫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曾子指子游而示人曰夫夫也為習於禮者如之何其裼裘而弔也主人既小斂袒括髮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絰而入曾子曰我過矣我過矣夫夫是也司寇惠子之喪子游為之麻衰牡麻絰文子辭子游曰禮也文子退反哭子游趨而就諸臣之位文子又辭子游固以請文子退扶適子南面而立子游趨而就客位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後越人來弔主人深衣練冠待於廟垂涕洟子游觀之曰將軍文氏之子其庶幾乎無於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有若之喪悼公弔焉子游擯由左衛司徒敬子之喪子夏弔焉主人未小斂絰而往子游弔焉主人既小斂子游出絰反哭子夏曰聞之也與曰聞諸夫子主人未改服則不絰公叔木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游子游曰其大功乎有子與子游立見孺子慕者有子曰予壹不知夫喪之踊也予欲去之久矣情在於斯其是也夫子游曰禮有微情者有以故

典物者有直情而徑行者戎狄之道也禮道則不然季康
子謂子游曰仁者愛人乎子游曰然人亦愛之乎子游曰
然康子曰鄭子產死鄭之人丈夫捨玦珮婦人捨珠珥巷
哭三月不聞竽瑟之聲仲尼之死吾不聞魯國之愛之若
是何也子游曰譬子產之於夫子其猶浸水之與天雨乎
浸水之所及也則生其所不及則死故民皆知焉有雨之
所生也廣莫大焉民之受賜也普矣莫識其由來者上德
不德是以無德季孫曰善唐贈吳侯宋加封丹陽公咸淳
三年改封吳公今祀稱先賢

贊曰禮樂提身文學擅科為宰武城馳以絃歌割雞之試
牛刀謂何前言戲爾學道為多

顓孫子

顓孫子名師字子張陳人一云陽城人少孔子四十八歲
問干祿孔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
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他日從陳蔡
間困問行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國行也言不
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子張書諸紳孔子閒居子
張進曰敢問禮者何也其即事之治也與子曰然君子有
其事必有其治也治國而無禮譬猶瞽之無相倀倀乎其
何所之譬猶終夜有求于幽室之中非燭何以見故無禮
則手足無所錯耳目無所加進退揖讓無所制是故以之
居處長幼失其別閨門三族失其和朝廷官爵失其序田
獵戎事失其策軍旅武功失其勢宮室失其度量鼎失其
象味失其時樂失其節車失其式鬼神失其饗喪紀失其
哀辨說失其黨官失其體政事失其施加于身而錯于前
凡衆之動失其宜如此則無以祖洽于衆也是故古之君
子無物而不在禮矣見魯哀公七日而哀公不禮託僕夫
而去曰師聞好士故不遠千里而見君乃七日不禮君之
好士也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葉公好龍鉤鑿屋室雕
文咸寫龍于是天龍聞而下焉葉公見之棄而還走失其
魂魄五色無主是葉公非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者也
今師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以見君乃七日不禮是君非
好士也好夫似士而非士者也敢託而去子張既除喪而
見夫子予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
不敢不至焉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孔子曰何哉爾所
謂達者子張對曰在國必聞在家必聞孔子曰是聞也非

達也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國及家必達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國及家必聞問入官於孔子子曰安身取譽為難已有善勿專教不能勿怠已過勿發失言勿掎不善勿遂行事勿留君子入官自此六者則身安譽至而從政矣子張病召申祥而語之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幾乎卒公明儀為志焉褚幕丹質蟻結于四隅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或曰齊衰不以弔曾子曰我弔也與哉唐贈陳伯宋封宛丘侯再封陳國公陞十哲位今祀稱先賢

贊曰念昔顓孫商德與鄭學以干祿問以書紳參前倚衡忠信篤敬孰云堂堂難與並仁

聖門人物志卷四終

聖門人物志卷五

山西按察司按察使 後學郭子章編輯
太原府知府後學趙 彥校正
陽曲縣知縣後學陶嘉璋
交城縣教諭後學彭憲範仝校

先賢上

澹臺子

澹臺子名滅明字子羽魯武城人少孔子三十九歲狀貌甚惡欲事孔子孔子以為材薄既已受業退而修行行不由徑非公事不見卿大夫子游宰武城亟稱其賢南游至江從弟子三百人設取予去就名施乎諸侯孔子聞之曰語云相馬以輿相士以居弗可廢矣以容取人則失之子羽齎千金璧渡河陽侯波起兩蛟夾舟子羽曰吾可以義求不可以威劫操劒斬蛟蛟死乃投璧于河三投而輒躍乃毀璧而去亦無怪意子貢曰貴之不喜賤之不怒尚利于民矣廉于行己是澹臺滅明之行也今吴地東南有澹臺湖豫章有進賢門進賢縣皆其南游遺跡墓在鄒縣西北三十里一在費縣東北三十里唐贈江伯宋加封金

鄉侯今祀稱先賢

賛曰惟子有道天與異容狀雖云惡德則其豈行不由徑見必以公南止江沱學者雲從

宓子 史記宓作宓 正義作虙

宓子名不齊字子賤魯人宓羲氏之後也少孔子四十九歲孔子謂子賤君子哉魯無君子斯焉取斯子賤為單父宰辭於孔子孔子曰毋迎而距也毋望而許也許之則失守距之則閉塞譬如高山深淵仰之不可極度之不可測也子賤曰善敢不承命瀕行楊晝送之曰治民之術惟有釣道二焉夫落餌投綸逐而吸之者鱎也其魚肉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魴也其魚肉慱而厚味子賤曰善未至單父冠蓋迎之者交接於道子賤曰驅之夫楊晝所謂陽鱎者至矣至單父請其耆老尊賢者而與之共治彈琴身不下堂單父理孔子曰子治單父衆悅子何施而得之也對曰不齊父其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孔子曰善小節也小民附矣猶未足也曰不齊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一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敎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敎弟矣友者十一人可以敎學矣

中節也中民附矣猶未足也曰此地有賢于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而稟度焉皆敎不齊所以治人之道孔子嘆曰欲其大者乃于此在矣昔堯舜聽天下務求賢以自輔夫賢者百福之宗也神明之主也惜乎不齊之所治者小也所治者大則庶幾矣初子賤受單父之命辭魯君因請借善書者二人至單父使書子賤從旁引其肘書醜則怒之欲好書則又引之書者患之請辭去歸以告魯君魯君曰子賤苦吾擾之使不得施其善政也乃命有司無得擅徵發單父子賤由是得行已志齊攻魯父老請縱民穫麥子賤不聽曰若使不耕者得穫是使民樂有寇也所著有宓子十六卷唐贈單父伯宋進封單父侯今祀稱先賢

賛曰始宰單父請借善書引肘留圭陽鱎是驅彈琴臥理不下堂除胡為致此君子與居

原子

原子名憲一曰仲憲字子思魯人家語云宋人少孔子三十六歲子思問恥孔子曰國有道穀國無道穀恥也子思曰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乎孔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弗知也孔子為魯司寇使思為宰與之粟九百辭子

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孔子卒原憲亡在草澤中居環
堵之室茨以生蒿蓬戶甕牖桷桑而無樞上漏下濕匡坐
而絃歌子貢相衛結駟連騎排藜藿入窮閻軒不容巷而
往見之憲楮冠黎杖而應門正冠則纓絕振襟則肘見納
履則踵決子貢曰嘻先生何病也憲曰吾聞之無財謂之
貧學道而不能行者謂之病憲貧也非病也若夫希世而
行比周而友學以為人教以為己仁義之慝車馬之飾衣
裘之麗憲不忍為之也子貢慚不懌而去終身耻其言之
過也仲憲言於曾子曰夏后氏用明器示民無知也殷人

用祭器示民有知也周人兼用之示民疑也曾子曰其不
然乎其不然乎夫明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夫古之人胡
為而死其親乎墓在費縣西北一百二十五里俗呼為原
憲也唐贈原伯宋加封任城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軾彼窮閻達士所賓環堵非病無財乃貧杖藜冠楮
牖甕衣鶉可以為難不知其仁

公冶子

公冶子名長字子長齊人家語云魯人名萇字子芝孔子
曰長可妻也雖在累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墓在
城陽姑幕城東南五里極高一云在諸城縣西四十里唐
贈莒伯宋封高密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子長宏度壯矣歷壘雖在縲絏知非其罪純德備行
夫子所采以子妻之于歸有待

南宮子

南宮子名括一作适字子容魯人家語作南宮縚孟僖子
之子孟懿子之兄仲孫閱也孟居南宮因姓焉又曰南宮
敬叔僖子將卒屬閱與何忌事夫子而學禮焉故孟懿子
與敬叔師事孔子初敬叔以富得罪於定公奔衛載其寶

以朝夫子聞之曰若是其貨也喪不若速貧之愈也子游
問何謂孔子曰富而不好禮殃也敬叔以富喪矣而又弗
改吾懼其有後患也敬叔聞之遽循禮施散焉哀公三年
五月辛卯司鐸火踰公宮桓僖灾救火者皆曰顧府南宮
敬叔至命周人出御書俟于宮故子服景伯遂命宰人出
禮書唯是周禮在魯而典籍尚存者敬叔之功為多也嘗
隨夫子適周問禮于老聃訪樂于萇弘問孔子曰羿善射
奡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孔子弗答容
出孔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國有道不廢國無道

免於刑戮三復白珪之玷以其兄孟皮之子妻之魯繆公
時辛寬見公曰臣而今而後知吾先君周公之不若太公
望之知也昔者太公望封于營丘之渚海阻山高險固之
地也是故地日廣子孫彌隆吾先君周公封於魯無山林
谿谷之險諸侯四面以達是故地日削子孫彌衰辛寬出
南宮括入見公曰今者寬也非周公其辭若是也括對曰
寬少者弗識也君獨不聞成王之定成周之說乎其辭曰
惟予一人營居于成周有善易得而見也有不善易得而
誅也故曰善者得之不善者失之古之道也夫賢者豈欲

其子孫之阻山林之險以長為無道哉小人哉寬也今使
燕雀為鴻鵠鳳鳥處則必不得矣其所求者宛之間隙屋
之翳蔚也鴻鵠鳳鳥盛舉有千里之志德不盛義不大則
不至其郊愚甲之氏其為賢者應亦猶此也妄為誹訾豈
不悲哉君子曰敬是其不以富得罪矣唐贈郯伯宋加封
冀丘侯政和元年以封爵犯宣聖諱改封汝陽侯今祀稱
先賢

贊曰貴而循理富而好施尚德君子爾乃蕪之羿桀逆鄙
禹稷可師三復此道載觀白圭

公哲子

公哲子名哀字季次家語作公皙克字季沉齊人未嘗屈
節為人臣孔子貴之嘗曰天下無行多為家臣仕于都惟
季次未嘗出太史公曰季次原憲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
義不苟合當世終身空室蓬戶褐衣蔬食不厭死而已四
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誠使鄉曲之俠予季次原憲比
權量力効功於當世不同日而論矣唐贈郳伯宋封北海
侯今祀稱先賢按通志略有公析氏姬姓衛公子黑背字
子析之後也哲亦作析據此當作公晳氏

贊曰天下無行政在群公廉耻道微家臣執崇德義不苟
矯然自容卓哉季次凜然清風

商子

商子名瞿字子木魯人少孔子二十九歲瞿使向齊國瞿
年四十使行遠路畏慮恐絶無子夫子正月與瞿母筮告
曰後有五丈夫子子貢曰何以知子曰卦遇大畜艮之二
世九二甲寅木為世立五景行水為應世生外象生象來
爻生互內象艮別子應有五子一子短命顏回云何以知
之內象是本子一艮變為二醜三陽爻五於是五子一子

短命孔子傳易於商瞿瞿傳楚人馯臂子弘弘傳江東人矯
子庸疵疵傳燕人周子家豎豎傳淳于人光子乘羽羽傳
齊人田子莊何何傳東武人王子中同同傳菑川人楊何
何元朔中以治易為漢中大夫唐贈蒙伯宋封須昌侯今
祀稱先賢

讚易之辭書彌綸天地知幽其神微大悉備宣尼五十
始精易義竟授商生用開來學

高子

高子名柴字子羔衛人家語云齊人敬仲侯十代孫也少

孔子三十歲長不盈五尺孔子以為愚為費成宰成人有
其兄死而不為衰者聞子羔將至遂為衰成人曰蠶則績
而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緌兄則死而子羔為之衰子羔
塟其妻犯人之禾申祥以告曰請更之子羔曰孟氏不以
是罪予朋友不以是棄予以吾為邑長於斯也買道而塟
後難繼也哀公問曰子之食奚當對曰文公之下執事也
衛將軍文子將立三軍之廟於其家使子羔訪於孔子子
曰公廟設於私家非古禮之所及吾弗知子羔曰敢問尊
卑立廟之制可得而聞乎孔子曰天下有王分地建國設

祖廟是故天子立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七太祖近
廟皆月祭遠廟為祧享嘗乃止諸侯立五廟二昭二穆與
太祖之廟而五曰祖考廟大夫立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
之廟而三曰皇考廟士立一廟曰考廟庶人無廟四時祭
於寢此自有虞以至於周之所不變也古者祖有功而宗
有德謂之祖宗者其廟皆不毀也子羔之襲也繭衣裳與
稅衣纁袡為一素端一皮弁一爵弁一玄冕一曾子曰不
襲婦服子羔仕於衛為士師刖人之足俄而衛有蒯聵之
亂子路將入遇子羔將出曰門已閉矣子路曰吾姑至焉

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而死之孔子聞
衛亂曰由也死矣柴也其來乎走郭門刖者守門焉謂季
羔曰於彼有缺季羔曰君子不踰又曰於彼有竇季羔曰
君子不隧又曰於此有室季羔乃入焉既而追者罷季羔
將去謂刖者曰吾不能虧主之法而親刖子之足今吾在
難正子報怨之時而逃我者三何哉刖者曰斷足固我之
罪昔公之治臣也傾側法令先後臣以法欲臣之免於法
也臣知之獄決罪定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悅見於顏色臣
又知之君豈私臣哉天生君子其道固然此臣之所以悅

君也孔子聞之曰善哉爲吏其用法一也思仁恕則樹德加嚴暴則樹怨公以行之其子羔乎自是孔子出入於户未嘗越履往來過之足不履影啓蟄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子以爲難墓在沂州西南一百三十里一在陽穀縣唐贈共伯宋封共城侯今祀稱先賢贊曰柴也雖愚聞學則哲避難不踰方長不折成人爲哀用法樹德孝乎盡心三年泣血

漆雕子

漆雕子名開字子若蔡人或曰魯人少孔子十一歲習尚書不樂仕孔子使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孔子說墨子曰漆雕開形殘孔叢子詰之曰漆雕開形殘非行己之致何傷乎德哉墓在上蔡縣城北華陂鎮唐贈滕伯宋加封平輿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篤志於孔見斁於墨窮理未信求諸六極埒名曾點已見大意雖云形殘何傷於德

樊子

樊子名須字子遲齊人家語云魯人樊皮之後也少孔子三十六歲樊遲請學稼孔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孔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弱仕於季氏齊伐魯及清武叔萬乘冉求帥左師樊遲爲右季孫曰須也弱冉有曰年雖少能用命焉師及齊師戰於郊齊師自稷曲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如之衆從之嘗從夫子遊於舞雩之下問崇德修慝辨惑子曰善哉問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修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唐贈鄫伯宋封益都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始問農圃勤事稼穡已遊舞雩修慝辨惑稷曲之役不踰三刻勇哉須也孰云其弱

司馬子

司馬子名耕字子牛宋人向魋之弟也牛多言而躁問仁於孔子孔子曰仁者其言也訒爲之難言之得無訒乎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嘗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時魋作亂入於曹以叛宋宋景公使左師向巢伐之巢不能克魋奔衛巢奔魯司馬牛致其邑與珪焉而

適齊瓣出於衛地求夏后氏之璜與他玉而奔齊陳成子使為次卿司馬牛又致其邑而適吳吳人惡之而反卒於魯郭門之外阬氏葬諸丘輿唐贈向伯宋加封楚丘侯政和元年以封爵犯宣聖諱改封睢陽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兄及弟矣忠佞并途寵將叛宋耕乃適吳處濁能潔在泥不涴叨言無疚何懼何憂

公西子

公西子名赤字子華魯人少孔子四十二歲甞侍孔子言志曰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為小相焉孔子曰赤也為之小孰能為之大他日又對孟武伯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子貢曰齊莊而能肅志通而好禮擯相兩君之事焉篤雅有節是公西赤之行也孔子曰二三子之欲學賓客之禮者于其赤也至觀其養親則與朋友處然恩勝禮也使於齊冉子為其母請粟與之釜請益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問於孔子大夫以罪免而卒其塟也如之何孔子曰大夫廢其事終身不仕以罪免也死則塟之以仕禮唐贈郜伯宋封鉅野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宗廟會同嚼非諸侯赤為之相大呂天球篤雅有節莊肅而周養親處友恩禮綢繆

有子

有子名若字子若魯人少孔子十三歲為人強識好古明習禮樂甞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問於曾子曰聞喪於夫子乎曰聞之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聞諸夫子也有子又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與子游聞之有子曰然然則夫子有為言之也曾子以斯言告於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為石椁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為桓司馬言之也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為敬叔言之也曾子以子游之言告於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子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

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椁以斯知不欲速朽也昔者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荆蓋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以斯知不欲速貧也孔子既没弟子思慕有若狀似孔子弟子相與共立為師師之如夫子時强曾子曾子不可他日弟子進問曰昔夫子當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弟子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夫子曰詩不云乎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暮月不宿畢乎他日月宿畢竟不雨商瞿年長無子其母為取室孔子使之齊瞿母請之孔子曰無憂瞿年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敢問夫子何以知此有若默然無以應弟子起曰此非子之座辛魯悼公弔焉子游

擯由左唐贈卞伯宋封平陰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人禀秀德氣貌或同而子儼然温温其容秋陽江漢皜皜末從以禮節和斯言可宗

梁子

梁子名鱣字叔魚嘗以無子欲出妻聞瞿之言而止見於信友以全齊俗叔魚之所存者厚矣唐贈梁伯宋封千乘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七出之條無子則逐聞瞿而止師言是復所存者厚全齊之俗卓哉叔魚千乘芳躅

巫馬子

巫馬子名施字子期史記作旗陳人一曰魯人少孔子三十歲嘗與子路薪于韞丘之下陳之富人有處師氏者脂車百乘觴于韞丘之上子路與期曰使子無忘子之所知亦無進子之所能得此富終身無復見夫子子為之乎期喟然曰吾嘗聞之夫子矣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子不知乎歟子路慚負薪先歸孔子曰由何為偕出而先返也子路以告孔子曰予道不行耶使汝以是願也宰單父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父治期

問于子賤曰子鳴琴而單父治一不見其勞何也子賤曰我任人子任力任人者佚任力者勞期曰是施之未至也唐贈魯伯宋封東阿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志士在溝勇士喪元韞丘之富子期曷論戴星鳴琴勞逸不倫任人者尙任力者煩

聖門人物志卷五終

山西按察司按察使　後學郭子章編輯
太原府知府後學趙　彥校正
陽曲縣知縣後學陶嘉璋
交城縣教諭後學彭憲範仝校

先賢下

冉子

冉子名孺字子魯一作子曾魯人家語作冉儒少孔子五十歲唐贈紀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臨沂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紀伯子魯聖學是務屬巳斯約好問乃俗周旋中規容止可度允矣昔賢後世同慕

顏子

顏子名辛字子柳魯人少孔子四十六歲唐贈蕭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陽穀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執封于蕭實惟子柳夙飫格言克遵善誘明德斯馨賢業逾茂孰爲之傳孔門師友

伯子

伯子名虔字子析魯人少孔子五十歲唐贈聊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沐陽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於美子析仝魯之彥偶行既莊名德乃建學以繕性問以廣見服膺數仞摯學弗勸

曹子

曹子名卹字子循蔡人少孔子五十歲唐贈曹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上蔡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肅肅曹伯王室之裔積羽樂道切磋游藝惟善則上惟德是麗上蔡名儒闕里高弟

冉子

冉子名季字子產魯人唐贈東平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諸城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卓彼冉子姓著東魯奉師於孰尚友於古東平列爵諸城胙土緬想英姿郁郁殿廡

公孫子

公孫子名龍字子石楚人一云衛人少孔子五十三歲齊田常欲爲亂移兵伐魯孔子欲止其兵以存魯子石請行孔子弗許唐贈黃伯宋加封枝江侯今祀稱先賢戰國時

亦有公孫龍著白馬堅白之論其為說淺陋迂僻孔穿辨之詳矣乃趙人非也非特與此別史記注作即莊子論堅白者誤

贊曰黃伯者祀公孫忌名田常稱亂魯計止兵勇夫子石毅然請行雖未登市屹屹干城

漆雕子

漆雕子名徒父字子文一曰子期魯人唐贈須句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高苑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遐想子期挾策聖帷周行是覆洙泗我師在德既脩其名乃垂洋洋如在英聲四馳

秦子

秦子名商字子丕魯人一曰楚人唐贈上洛伯宋加封馮翊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孔父秦父相尚以德俱生賢嗣相與維則是父是子克岐克嶷會弁儒林令名無極

漆雕子

漆雕子名哆（家語作侈）字子斂魯人唐贈武城伯宋封濮陽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子斂受封爰居武城亹亹其門翩翩其英摳衣杏壇碩學大成誕敷五教足為輔粲

顏子

顏子名高字子驕（一作顏刻）魯之有力人也孔子在衛南子招夫子為次乘過市高為御孔子去衛適陳過匡高為僕以其策指匡穿垣曰往與陽貨正從此入匡人聞其言告君曰往者陽貨今復來乃率衆圍孔子數日乃彈琴而歌音曲甚哀有暴風擊軍士僵仆於是匡人乃知孔子聖人自解也唐贈琅琊伯宋封雷澤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顏氏之子矯矯其強為御於衛為僕於匡重圍既解聖道彌昌歷千百年廟祀煌煌

商子

商子名澤字子秀魯人唐贈睢陽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鄒平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邈矣子秀宿稟奇特受業研精聆教嘿識未幾四科亦涉六籍斯文有宗好是正直

壤駟子

壤駟子名赤字子徒秦人唐贈北徵伯宋加封上邽侯今

祀稱先賢按通志略壤駟氏複姓今稱壤子誤
贊曰式是上邽昭乎聖徒受姓壤駟聞道洙泗詩書規矩
問學楷模得將而駕領袖諸儒

任子

任子名不齊字子選楚人唐贈任城伯宋封當陽侯今祀
稱先賢
贊曰任城建伯字曰子選淑問雅馳才華消遠積於力行
爰日黽勉孔教崇崇令緒緜緜

石作子

石作子名蜀字子明成紀人唐贈成紀伯宋封成紀侯今
祀稱先賢按姓氏英賢傳有石作蜀氏族略複姓篇有石
作氏注云石作蜀孔子弟子據此當稱石作子稱石子者
誤
贊曰在昔石邑能知所尊慭依有德克述無言鼓篋槐市
揚名里門此道久視彼美長存

公良子

公良子名孺字子正一作子幼陳人孔子去陳過蒲會公
叔氏以蒲畔蒲人止孔子良孺以私車五乘從孔子其為
人長賢有勇力謂曰吾昔從夫子遇難於匡今又遇難於
此命也已吾與夫子再罹難寧我鬭死挺劍而合衆將與
之戰蒲人懼謂孔子曰苟毋適衛吾出子與之盟出孔子
東門孔子遂適衛唐贈東牟伯宋封牟平侯今祀稱先賢
按通志略公良以字為氏者也如公冶公羊之類今稱公
子誤
贊曰子幼高賢從師宣父服膺大猷希跡好古詩書菑畬
仁義干櫓匡蒲之役展也孔武

公子

公子名夏首字子乘魯人唐贈元父伯宋封鉅平侯今祀
稱先賢
贊曰洙水汪濊吸者滿腹子乘參之雅言攸服學以適道
弗雕其樸庶幾斯文令終有俶

公子

公子名肩定字子中魯人唐贈新田伯宋封梁父侯今祀
稱先賢
贊曰及門受業率稱弁能子中樂道左準右繩賜墻可跂
由堂同升致志景迹外彪中弸

后子

后子名處一名石處字里之齊人唐贈營丘伯宋徽宗政和元年封膠東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溫溫子里入侍至聖撑道之華秉德之柄深造闕域不爭言行遺芳載歟其暉掩映

鄡子

鄡子名單字子家唐贈銅鞮伯宋徽宗大觀四年加封聊城侯今祀稱先賢鄡音梟單音善

贊曰子家學孔容與不忒思以誠凝行將道翼涉彼玄津馳於聖域逵哉偉器惟陶斯埴

奚子

奚子名容蒧一作點字子皙魯人一曰衛人唐贈下邳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濟陽侯今祀稱先賢按氏族大全奚奚仲之後以名為氏也奚容蒧孔門高弟則當稱奚子稱奚容複姓者誤

贊曰雍容奚子已望堂室言示諸聖行履其實文采日化儒術是弼威儀翔翔德音秩秩

罕父子

罕父子名黑字子素史記作子索魯人唐贈乘丘伯宋徽宗大觀四年加封祁鄉侯今祀稱先賢按史記會典闕里志俱作罕父黑考氏族略無罕父氏止有宰父氏注云孔子弟子有宰父黑罕疑作宰

贊曰懿彼名胄因官為姓敬以束行翕然希聖四教不騫六執惟競庶幾達者有道就正

顏子

顏子名祖字子襄魯人唐贈臨邑伯宋徽宗大觀四年加封富陽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武公崇基魯國益昌追跡好學慨有子襄探賾索隱識微知彰闕里茂材松檜蒼蒼

榮子

榮子名期字子祺魯人唐贈雩婁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厭次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榮叔之苗務學實著七十之徒子祺是預匪善莫行惟德乃據紀于孔林式彰厥譽

句子音鉤

句子名井疆字子孟一云子野衛人唐玄宗開元二十七

年賜淇伯宋徽宗大觀四年加封隆陽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衛之君子達者比肩服勤鼓篋學慕業緝德范可淋儒術攸先彼穀者嶠逸響萬年

左人子

左人子名郢字子行魯人唐贈臨淄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南華侯今祀稱先賢按通志略左人以官為姓也如封人雍人之類稱左子誤

贊曰杏壇受業儒林稱賢勝蹤十哲秀穎二十金鎔於冶器埴於埏樂只君子文聲益宣

秦子

秦子名祖字子南秦人一云魯人唐贈少梁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鄄城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秦有子南質賢造作等道之淵成德之模範存鑄金契猶發樂紛華不撓靡我好爵

鄭子

鄭子名國字子徒一曰子從魯人正義曰家語云薛邦字徒史記作國者避漢高祖諱薛字與鄭字誤耳唐贈滎陽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朐山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胄于滎陽侯以朐山負墻聖門託足賢關既友游夏亦侶曾顏千載而後藉以釘頑

縣子

縣子名成字子祺魯人其先有為縣大夫者望出扶風風俗通作縣成父縣或為平聲唐贈鉅野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武城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至聖立教子祺安雅檀譽魯邦啓祚鉅野焯矣風猷時哉用捨出倫離類夏璞周罼

原子

原子名亢字子籍正義曰亢作冗仁勇反魯人唐贈萊蕪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樂平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不學將落聞道貴早斯人韻異動輒有造身遊聲渚志契閫奧名誰與偕洋洋聖道

公祖子

公祖子名句（音鉤）茲字子之魯人唐贈期思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即墨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東魯高士懿惟子之與賢並進得聖而師彬彬雅道翼翼令儀耿光仰只室豈遠而

廉子

廉子名潔字子庸一字子操衛人唐贈莒父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胙城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兄弟之邦士有廉庸涵泳素教表揭儒宗杏壇探討洙泗從容譽髦共仰奕奕高蹤

燕子

燕子名伋字子思秦人唐贈漁陽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汧源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師帝高振大成是集道傳一貫速肖七十善教云衣儒風可立漁陽之士得跂而及

叔仲子

叔仲子名會字子期魯人本姬姓魯公子牙之後也公孫茲生得臣彭生得臣爲伯仲氏彭生爲叔仲氏會其後也少孔子五十歲與孔旋年相比二人迭侍孔子執筆記事孟武伯見孔子而問曰此二孺子之幼也於學豈識於壯哉孔子曰然少成若天性習慣成自然也唐贈瑕丘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博平侯今祀稱先賢學校題叔子者誤

贊曰彭生昌胙茂挺子期執筆記事孔旋相比齡雖孺子學入聖帷肩隨佛傍開望斯垂

樂子

樂子名欬一作樂欣字子聲魯人唐贈昌平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建成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身忭樂子師慕大成信道爲固見善分明我哉闕里丁丁友聲群賢聿集之子爲英

公西子

公西子名輿如字子上一云公西輿字子之魯人唐贈重

丘伯宋真宗大觀四年加封臨朐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鍾美齊疆從師魯國展矣斯人信道不惑禮壘金繩觪洋文德臨朐崇祀英風殖殖

狄子

狄子名黑字皙之衛人唐贈臨濟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林慮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仰止狄皙抱負淵通游泳德化揚厲素風偉識既異持教乃隆厥志茂焉願學時中

邽子

邽子名巽字子歛一云子斂又云子欽魯人索隱曰家語作選文翁圖作國選葢亦避漢諱改之劉氏作邽巽邽音圭所見各異唐贈平陸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高堂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彼美邽子先聖是承墻仞已及堂陛將升良玉斯琢寒水必氷日月借耀茂實蜚騰

孔子

孔子名忠家語作孔弗字子蔑魯人孔子之姪孟皮子也甞問行己之道子曰知而弗爲莫如勿知親而弗信莫如勿親樂之方至節而弗驕患之方至思而弗憂孔蔑曰行己乎子曰攻其所不能備其所不足毋以其所不能疑人毋以其所能驕人終日言無遺己之憂終日行不遺己之患惟智者有之故恐懼所以除患也恭敬所以越難也終身爲之一言敗之可不慎乎唐贈汶陽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鄆城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惟子挺生道德之門家崇孝友鯉則弟昆一得二巳所問殊温嵗之砭之義不掩恩

陳子

陳子名亢字子禽陳國人亢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温良恭儉讓以得之又問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伯魚曰未也及聞學詩學禮之對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陳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定而後子亢至以告曰夫子疾莫養於下請以殉葬子亢曰以殉葬非禮也雖然則彼疾當養者孰若妻與宰得已則吾欲已不得已則吾欲以二子者之爲之也於是弗果用墓在太康縣牡唐贈頴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南頴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鯉有異聞仲尼豈賢兩問俱失如管測天自喜得三足葢共愆力袪殉葬見亦卓然

公西子

公西子名葴字子尚史記作子上魯人唐贈祝阿伯宋徽宗大觀四年加封徐城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猗爾子上魯邦之望以德則貴惟道是唱師脊師明友直友諒驥尾有托儒風蘄暢

琴子

琴子名牢衛人字子開一字子張衛公孟縶靈公兄也郈
司寇齊豹奪其官與邑公孟又惡北宮喜褚師圃欲去之
公子朝通于襄夫人宣姜懼而欲作亂故齊豹北宮喜褚
師圃公子朝作亂初齊豹薦宗魯於公孟為驂乘及將作
亂而謂之曰公孟之不善子所知也勿與乘吾將殺之對
曰吾由子事公孟子假我故公孟不吾遠也今聞難而逃
吾所不忍且使子之言不信於公孟也子行子之事乎
吾將死之以周事子而歸死於公孟其可也公孟有事於
郭門之外齊豹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以中公
孟之肩皆殺之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
盜而孟縶之賊汝何弔焉君子不食姦不受亂不為利疚
於回不以回待人不蓋不義不犯非禮琴張與子桑戶孟
之反三人相謂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相為於無相為孰
能登天遊霧撓挑無極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三人相視而
笑莫逆於心遂相與友莫然有間而子桑戶死未葬孔子
聞之使子貢往待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
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為人猗子貢趨
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

意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邪修行無有而外其形
骸臨尸而歌顏色不變無以命之彼何人者邪孔子曰彼
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嘗述夫子曰吾不試
故藝唐贈南陵伯宋封陽平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齊豹之盜胡為乎弔桑戶之死胡為乎笑孔謂之狂
所志何高遊於方外其德彌卲

顏子

顏子名之僕字子叔魯人唐贈東武伯宋真宗大中祥符
二年加封宛句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賢行顏叔親承尼父志銳所期道尊是輔泥在鈞陶
木就規矩成是大器我我章甫

步叔子

步叔子名乘字子車齊人唐贈淳于伯宋真宗大中祥符
二年加封博昌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子車慕聖若嗜醇醲親炙避席唯諾趨隅發微既博
雅道是扶昌以珍之為璉為瑚

施子

施子名之常字子恒魯人唐贈乘氏伯宋真宗大中祥符

二年加封臨濮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立體惟穀有德斯彰俯友顏閔仰稽虞黃訪道喻懋
齊名大良冊青燁燁歷久彌芳

秦子

秦子名非字子之魯人唐贈汧陽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
年加封華亭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魯有哲士天水發祥傳道曲阜垂名汧陽執德以弘
操行有常習崇業廣式贊素王

申子

申子名棖字子續魯人孔子嘆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棖子
曰棖也慾焉得剛唐贈魯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
文登侯　明弘治間吏部尚書王恕建議申棖申黨本一
人祀宜存棖嘉靖九年釐正從祀去黨存棖稱先賢
贊曰木訥近仁剛大配義有欲則柔以義為利天人分途
叢猶異器棖也非剛或人未識

顏子

顏子名噲字子聲魯人唐贈濟陰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
年加封濟陰侯今祀稱先賢家語史記闕里志俱作噲會
典作顏噲誤
贊曰裘鉏未庭在龍輪輿儒室振領聖門曳裾問學切磋
師友鑑諸從義崇德握瑾抱瑜

聖門人物志卷十一終

山西按察司按察使後學郭子章編輯
太原府知府後學趙　彥校正
陽曲縣知縣後學陶嘉璋
文城縣教諭後學彭憲範仝校

先儒一

左子

左子名丘明魯人楚左史倚相之後也或曰居于左丘以地為氏左丘姓明名古之聞人也受經於孔子孔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其傳春秋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辨理或錯經以合義隨義而發其例之所重舊史遺文略不盡舉非聖人所脩之要故也身為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其文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然後為得又采錄前世穆王以來下迄于魯悼智伯之謀無不備載以為國語其文不主于經故號曰春秋外傳劉子駿曰左丘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穀在七十子後傳聞之與親見其詳略不同漢藝文志云仲尼思存前聖之業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與左丘明觀其史記據行事仍人道因興以立功就敗以成罰假日月以定曆數藉朝聘以正禮樂有所褒諱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本事以作傳明孔子不以空言說經也杜預云仲尼素王丘明素臣亮矣所著春秋左氏傳三十卷春秋外傳國語三十一卷劉向別錄左丘明授曾申曾申授吳起吳起授子期子期授楚人鐸椒鐸椒作抄撮八卷授虞卿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荀卿授張蒼漢興北平侯張蒼及太傅賈誼京兆尹張敞太中大夫劉公子皆修左氏春秋傳誼為左氏傳訓故授趙人貫公為河間獻王博士子長卿為蕩（音湯）陰令授張禹禹與蕭望之同時為御史數為望之言左氏望之善之上書數以稱說後望之為太子太傅薦禹於宣帝徵禹待詔未及問會疾死授尹更始更始傳子咸及翟方進胡常常授黎陽賈護哀帝時待詔為郎授蒼梧陳欽以左氏授王莽至將軍而劉歆從尹咸及翟方進受由是言左氏者本之賈護劉歆于令升史議歷詆諸家而獨美左傳云丘明能以三十卷之約括囊二百

四十年之事斯蓋著作之良模也當春秋時諸侯大事見
知於他國者或因假道而方聞或以同盟而始赴如秦燕
之據有西北楚越之大啓東南人罕通於上國故載其行
事多有闕如且其書自宣成已前三紀而成一卷至襄昭
已下數年而占一篇是知國阻隔者記載不詳年淺近者
撰録多備此丘明隨聞見而成傳何有故為簡約者哉墓
在嶧縣東北七十里一在肥城縣唐貞觀間詔從祀宋加
封瑕丘伯政和元年以封爵犯先聖諱改封中都伯今祀
稱先儒

贊曰猗歟左氏聞道素王依經作傳微旨用彰義嚴鈇鉞
褒榮衮寵劉杜闡之其道逾光

公羊子

公羊子名高子夏弟子戴宏序云子夏傳之公羊高高傳
其子平平傳其子地地傳其子敢敢傳其子壽至漢景帝
時壽乃與弟子胡毋子都著以竹帛其後傳董仲舒以公
羊顯于朝又四傳至何休為經傳集詁其書遂大傳鄭玄
曰公羊善於讖休之注引讖為多朱子曰公羊穀梁攷事
甚踈然理義却精此二人乃是經生傳得許多說話往往
不曾見國史或問公穀傳大槩皆同朱子曰林黃中說是
一人但文字若非一手或曰疑當時皆有所傳授其後門
人弟子始筆之於書耳曰想皆是齊魯間儒其所著之書
恐有所傳授但皆雜以已意所以有乖其合道理者疑是
聖人之舊山堂考索公羊傳授圖胡毋生董仲舒之后有
丁諸大嬴公眭仲温呂步舒孟卿眭孟貢禹踈廣嚴彭祖
顏安樂棠谿惠冥輅王中泠豐任公宄都孫寶公孫文東
雲門馬宮左咸注公羊者何休之外有王接唐貞觀間詔
從祀宋追封臨淄伯今祀稱先儒

贊曰高也解經辨惑咸服學官所傳埒名左穀董生持論
何子私淑名曰齊學斯文載郁

穀梁子

穀梁子名赤應劭風俗通稱為子夏弟子糜信以為秦孝
公同時人尸子以為名俶字元始皆未詳自孫卿申公傳
其學至瑕丘江公受穀梁春秋及詩於魯申公傳子至孫
為博士武帝時江公與董仲舒並仲舒通五經能持論善
屬文江公吶於口上使與仲舒議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孫
弘本為公羊學比輯其議卒用董生於是上因尊公羊家

詔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興太子既通復私問穀梁而善之其後浸微唯魯榮廣生孫皓星公二人受焉廣盡能傳其詩春秋高材捷敏與公羊大師眭孟等論數困之故好學者頗復受穀梁沛蔡千秋少君梁周慶幼君丁姓子孫（師古曰姓丁名姓字子孫）皆從廣受千秋又事皓星公為學最篤宣帝即位聞衛太子好穀梁春秋以問丞相韋賢長信少府夏侯勝及侍中樂陵侯史高皆魯人也言穀梁子本魯學公羊氏迺齊學也宜興穀梁時千秋為郎召見與公羊家並說上善穀梁說擢千秋為諫大夫給事中後有過

左遷平陵令復求能為穀梁者莫及千秋上愍其學且絕迺以千秋為郎中戶將乃選郎十人從受汝南尹更始翁君本自事千秋能說矣會千秋病死徵江公孫為博士劉向以故諫大夫通達待詔受穀梁欲令助之江博士復死迺徵周慶丁姓待詔保宮（師古曰保宮少府之屬官也）使卒授十人自元康中始講至甘露元年積十餘歲皆明習迺召五經名儒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平公羊穀梁同異各以經處是非時公羊博士嚴彭祖侍郎申輓伊推宋顯穀梁議郎尹更始待詔劉向周慶丁姓並論公羊家多不見從

願請內侍郎許廣使者亦並內穀梁家中郎王亥各五人議三十餘事望之等十一人各以經誼對多從穀梁由是穀梁之學大盛山堂考索穀梁傳授圖從丘江公之后有榮廣皓星公江博士蔡千秋周慶丁姓胡常劉向翁君尹更始中章昌蕭秉房鳳翟方進尹咸唐貞觀詔從祀宋追封襲丘伯以祀先聖諱改雎陽伯今祀稱先儒

贊曰仲尼脩經感麟絕筆赤也發揮奥義斯畢名高魯學道隆漢室三傳獨盛標美儒術

伏子

伏子名勝字子賤濟南人虙不齊之後也（虙伏通）故為秦博士以秦禁書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以教于齊魯之間孝文時求能治尚書者召勝勝時年九十餘老不能行詔太常使掌故晁錯往受之勝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使其少女傳言教錯今文尚書是也學者由是頗能言尚書諸山東大師無不涉尚書以教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張生為博士而伏生孫以治尚書徵弗能明定是後魯周霸雒陽賈嘉頗能言尚書云所著尚書大傳三卷凡八十三篇墓在鄒

平縣東北十八里唐貞觀詔從祀宋封乘氏伯今祀稱先
儒
贊曰伏生明經為秦博士祖習微言流離耄齒壁藏其文
口授厥旨誰其承之鼂氏之子

高堂子

高堂子名生魯人禮經秦火而書不傳獨高堂生能言之
傳十七篇后蒼戴慶等明其業史記曰諸生多言禮記而
大戴小戴皆本其傳也隋經籍志曰漢初有高堂生傳十
七篇又有古經出于淹中而河間獻王好古愛學收集餘

燼得而獻之合五十六篇並威儀之事而又得司馬穰苴
兵法一百五十五篇及明堂陰陽之記並無敢傳之者惟
古經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不殊而字多異朱子曰張淳
云如劉歆所言則高堂生所得獨為士禮而今儀禮乃有
天子諸侯大夫之禮居其太半疑今儀禮非高堂生之書
但篇數偶同耳此則不深考于劉說所訂之誤又不察其
所謂士禮者特略舉首篇以名之其曰推而致于天子者
蓋專指冠昏喪祭而言若燕射朝聘則士豈有是禮而可
推耶唐貞觀詔從祀宋封萊蕪伯今祀稱先儒按通志略

曰高堂齊公族也風俗通齊卿高敬仲食采于高堂因氏
焉今題高子者誤
贊曰秦曆告窮炎靈啓祚篤生令人允貞王度名教斯宗
儀禮攸注東海曲臺嗣之亡歎

毛子

毛子名萇趙人善詩自云子夏所傳作詁訓傳是為毛詩
河間獻王好之未得立後漢有九江謝曼卿善毛詩又為
之訓東海衛敬仲受學于曼卿先儒相承謂之毛詩序子
夏所創毛公及敬仲又加潤色鄭衆賈逵馬融並作毛詩

傳鄭玄作毛詩箋齊詩魏代已亡魯詩亡于西晉韓詩雖
存無傳之者唯毛詩鄭箋至今獨立石林葉氏曰詩有四
家毛詩最後出而獨傳何也曰六經自秦火後獨詩以諷
誦相傳韓詩既出於人之諷詠而齊魯與燕語音不同訓
詁亦異故其學往往多乖獨毛之出也自以源流得于子
夏而其書貫穿先秦古書其釋鴟鴞也與金縢合釋北山
烝民也與孟子合釋昊天有成命與國語合釋碩人清人
黃鳥皇矣與左傳合而序由庚等六章與儀禮合蓋當毛
氏時左氏未出孟子國語儀禮未甚行而學者亦未能信

也惟河間獻王傳見異書深知其精迨至晉宋諸書盛行
肄業者衆而人始翕然知其說近正且左氏等書漢初諸
儒皆未見而毛說先與之合不謂之源流子夏可乎陳氏
曰毛公者有大毛公小毛公按後漢儒林傳稱毛萇傳詩
而孔氏正義據鄭譜云魯人大毛公為詁訓傳于其家河
間獻王得而獻之以小毛公為博士則未知萇者大毛公
歟小毛公歟按徐堅云孔子以詩授卜商商為之序以授
魯人曾申曾申授魏人李克李克授魯人孟仲子孟仲子
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趙人荀卿荀卿授漢人魯國毛亨作

詁訓傳以授趙國毛萇時人謂亨為大毛公萇為小毛公
以二公所傳故名其詩曰毛詩毛詩詁訓傳二十卷毛詩
故訓二十卷晉云毛萇作也今河間有毛精壘即毛萇宅
塚唐貞觀詔從祀宋封樂壽伯今祀稱先儒
贊曰孔徒受業商也言詩研精古訓誰其嗣之大毛小毛
家傳戶師河間精壘千載為儀

后子

后子名蒼漢書作倉字近君東海郯人事漢文帝為博士長于
禮樂兼通齊詩漢儒林傳云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
篇孝文時徐生以頌頌讀為容為禮官大夫傳子至孫延襄
亦以頌為大夫至廣陵內使延及徐氏弟子公戶滿意桓
生單次皆為禮官大夫而瑕丘蕭奮以禮至淮陽太守東
海孟卿事蕭奮以授后倉魯閭丘卿倉說禮數萬言號曰
后氏曲臺記授沛聞人通漢子方梁戴德延君戴聖次君
沛慶普孝公為東平太傅德號大戴為信都太傅聖號小
戴以博士論石渠至九江太守由是禮有大戴小戴慶氏
之學徐堅曰漢宣帝世東海后蒼善說禮于曲臺殿撰禮
一百八十篇號曰后氏曲臺記后蒼傳于梁國戴德及德

從子聖乃刪后氏記為八十五篇名大戴禮聖又刪大戴
禮為四十六篇名小戴禮藝文志云魯高堂生傳士禮十
七篇訖孝宣時后蒼最明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家
立于學官禮古經者出于魯淹中淹中里名及孔氏學七十篇
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及明堂陰陽王史氏記所見多天子
諸侯卿大夫之制雖不能備猶瘉倉等推士禮而致于天
子之說所著有齊后氏故訓二十卷齊后氏傳三十九卷
后孫之傳其亡已久必不可得姑存其名使學者知傳注
之門戶也今之學者專溺毛氏由其不知有他之故　明

嘉靖九年詔從祀稱先儒

贊曰東海通儒孟氏高弟淹中古文歌詮其祕三家傳業曲臺揚厲禮教珍崇毅然儁世

孔子

孔子名安國字子國孔子十一代孫父忠為博士封褒成侯安國師事申公嘗為武帝博士魯共王欲壞孔子舊宅於壁中得古文尚書及傳論語孝經乃不壞宅悉以書還孔氏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因以起其家承詔作書傳又作古文孝經傳論語訓解遭巫蠱未立於學官嘗自序尚書曰先君孔子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於周芟夷煩亂剪截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弘至道示人主以軌範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三千之徒並受其義及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書于屋壁漢室龍興開設學校旁求儒雅以闡大猷濟南伏生傳授裁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百篇之義世莫得聞至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王又升孔子堂聞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宅悉以書還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攷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為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臯陶謨盤庚三篇合為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為四十六卷其餘錯亂摩滅弗可復知悉上官藏之書府以待能者承詔為五十九篇作傳於是遂研精殫思博攷經籍採摭群言以立訓傳約文申義敷暢厥旨傳之子孫以貽後代若好古博雅君子與我同志亦所不隱也孔叢子與從弟安國書云舊章潛於壁室正於紛擾之際歘爾而見俗儒結舌古訓復申豈非聖祖之靈欲令仁弟讃明其道以闡其業者哉且曩雖為今學亦多所不信唯聞尚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謂為至然也河圖古文乃自百篇邪如堯典說者以為堯舜同道弟素常以為雜有堯典今果如所論及成王道雷風周公信自在俗儒群驅狗吠雷同不得其髣髴惡能明聖道之真乎安國為諫議大夫授都尉朝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都尉朝授膠東庸

生庸生授清河胡常少子以明穀梁春秋為博士部刺史
又傳左氏常授虢徐敖敖為右扶風掾又傳毛詩授王璜
平陵塗惲子真子真授河南桑欽君長王莽時諸學皆立
劉歆為國師璜惲等皆貴顯世所傳百兩篇者出東萊張
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為數十又采左氏傳書敘為作首
尾凡百二篇篇或數簡文意淺陋成帝時求其古文者霸
以能為百兩徵以中書校之非是霸辭受父父有弟子尉
氏樊並時大中大夫平當侍御史周敞勸上存之後樊並
謀反廼黜其書仕至臨淮守子卬傳家學尤善詩禮唐貞

觀詔從祀宋追封曲阜伯今祀稱先儒
贊曰顒顒臨淮闕里之系訓傳遺文克示永世繪像廟庭
聿章善繼近守褒成遠宗洙泗

董子

董子名仲舒廣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
誦弟子傳以久次相受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不觀舍園
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武帝親策
問古今治道仲舒對曰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
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
禮樂教化之功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政亂國危者甚
衆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滅也
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於宣王思昔
先王之德興滯補敝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此夙
夜不懈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故治
亂廢興在於己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其所操持誖謬失其
統也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
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於正
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群生和而

萬民殖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夫萬
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古
之王者明於此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為大務立
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
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
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故漢得天下
以來常欲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
化也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爵
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誼而恥犯其上

武王行大誼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康之隆囹圄空虛四十餘年此亦教化之漸而仁誼之流非獨傷肌膚之效也今陛下并有天下莫不率服而功不加於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於他在乎加之意而已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

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臣愚以為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徧得天下之賢人則三王之盛易為而堯舜之名可及也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

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天子善其對以仲舒為江都相事易王王問仲舒曰粵王句踐與大夫泄庸種蠡謀伐吳遂滅之孔子稱殷有三仁寡人亦以為粵有三仁仲舒對曰粵本無一仁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伯為其先詐力而後仁誼也苟為詐而已故不足稱於大君子之門也五伯比於他諸侯為賢其比三王猶武夫之與美玉也王曰善仲舒治國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

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中廢為中大夫居舍著災異之記是時遼東高廟災主父偃疾之取其書奏之天子天子召諸生示其書有刺譏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為下愚於是下仲舒吏當死詔赦之於是仲舒竟不敢復言災異仲舒為人廉直是時方外攘四夷公孫弘治春秋不如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仲舒以弘為從諛弘疾之乃言上曰獨董仲舒可使相膠西王膠西王素聞仲舒有行亦善待之仲舒恐久獲罪疾免居家至卒終不治產業以脩學著書為事所著有春秋

繁露十七卷春秋决事比二百三十二事今頗殘逸止有七十八事故漢興至于五世之間唯仲舒名爲明於春秋其傳公羊氏也仲舒學有淵源爲漢醇儒子及孫皆以學至大官　明洪武二十九年詔從祀追封江都伯成化三年改封廣川伯今祀稱先儒

贊曰嬴秦灰燼炎精始熾業奮下帷志不窺園天人方對江都遂遷一代醇儒世濟其賢

杜子

杜子名子春河南緱氏人生漢末至永平初尚在年九十餘家于南山鄭興鄭衆馬融賈徽賈逵皆受業焉漢武帝時河間獻王開獻書之路得周官有五篇失冬官一篇乃募以千金不得取考工記以補其闕至孝成時劉歆校理秘書始得序列著于録畧爲群儒排棄歆獨以爲周公致太平之跡子春受業于其門初能通其讀因以教授鄭興馬融等亦嘗傳受言皆引之以參釋異同鄭玄以爲括囊大典網羅衆家是以周禮盛行子春又明易夏曰連山殷曰歸藏子春曰連山伏羲歸藏黄帝當必有所指云唐貞觀詔從祀宋封緱氏伯今祀稱先儒

贊曰河間獻書周官殺青緱氏受之埒于六經學窮姬制耆鶴漢廷九十尚存膺行伏生

聖門人物志卷七終

聖門人物志卷八

山西按察司按察使 後學 郭子章 編輯

太原府知府後學趙 彥校正

陽曲縣知縣後學陶 琫

交城縣教諭後學彭憲範 仝校

先儒二

王子

王子名通字仲淹開皇四年生父銅川府君隆筮之遇坤之師獻兆于安康獻公獻公曰素王之卦也何為而來見二化為天一上德而居下位能以衆正可以王矣雖有君德非其時乎是子必能通天下之志遂名之曰通開皇九年江東平銅川歎曰王道無敘天下何為而一乎通侍側十歲矣有憂色曰通聞古之為邦有長久之策故夏殷以下數百年四海常一統後之為邦行苟且之政故魏晉以下數百年九州無定主上失其道民散久矣一彼一此何常之有夫子之歎盖憂皇綱不振生人勞於聚斂而天下將亂乎銅川異之曰其然乎遂告以元經之事通再拜敬問夫子之志何謂也銅川曰爾來自天子至庶人未有不

資友以成者也在三之義師居一焉道喪已來斯廢久矣然何常之有小子勉旃翔而後集通於是有四方之志盖受書於東海李育學詩於會稽夏琠問禮於何東關子明正樂於北平霍汲考易於族父仲華不解衣者六歲其精專如此仁壽三年慨然有濟蒼生之心西遊長安見隋文帝因奏太平十二策尊王道推霸畧稽今驗古恢恢乎運天下於指掌矣帝大悅曰得生幾晚矣天以生賜朕也下其議於公卿公卿不悅時將有蕭墻之釁通知謀之不用也作東征之歌而歸曰我思國家兮遠遊京畿忽逢帝王兮降禮布衣遂懷古人之心兮將興太平之基時異事變兮志乖願違吁嗟道之不行兮垂翅東歸皇之不斷兮勞身西飛帝聞而再徵之不至大業元年一徵又不至辭以疾謂所親曰我周人也家于祁永嘉之亂盖東迁焉高祖穆公始事魏魏周之際有大功於生人天子錫之也始家于河汾故有墳隴於茲四代矣茲土也其人憂深思遠乃有陶唐氏之遺風先君之所懐也有弊廬在茅檐土堦撲如也道之不行欲安之乎退志其道而已乃續詩書正禮樂修元經續易道九年而六經大就門人自遠而至河南

董常太山姚義京兆杜淹趙郡李靖南陽程元扶風竇威河東薛收中山賈瓊清河房玄齡鉅鹿魏徵太原温大雅頴川陳叔達等咸稱師北面受王佐之道焉往來受業者蓋千餘人大業十年尚書召署蜀郡司戶不就十一年以著作郎國子博士徵並不至十三年江都難作通有疾召薛收謂曰吾夢顏回稱孔子之命曰歸休乎殆夫子召我也何必永厥齡吾不起矣寢疾七日而終門弟子數百人會議曰吾師其至人乎仲尼既沒文不在茲乎易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謚曰文中子所著禮論十卷樂論十卷續書二十五卷續詩十卷元經十五卷贊易十卷　明嘉靖九年詔從祀今稱先儒

贊曰㝠靈博達潛心典墳策上太平救洽河汾憂廑皇綱羽翼斯文房魏繩之有光龍門

韓子

韓子名愈字退之鄧州南陽人父仲卿為武昌令有美政終秘書郎愈生三歲而孤隨伯兄會貶官嶺表會卒嫂鄭鞠之愈自知讀書日記數千百言比長盡能通六經百家學擢進士第調四門博士遷監察御史上疏極論宮市德宗怒貶陽山令有愛在民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改江陵法曹參軍元和初權知國子博士分司東都三歲為眞改都官員外郎即拜河南令遷職方員外郎再貶封溪尉愈坐是復為博士既才高數黜官又下遷乃作進學解以自諭曰國子先生晨入太學召諸生立館下誨之曰業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毀于隨方今聖賢相逢治具畢張拔去凶邪登崇俊良占小善者率以錄名一藝者無不庸爬羅剔抉刮垢磨光蓋有幸而獲選孰云多而不揚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

言未既有笑于列者曰先生欺予哉弟子事先生于茲有年矣先生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焚膏油以繼晷常矻矻以窮年先生之業可謂勤矣觝排異端攘斥佛老補苴罅漏張皇幽眇尋墜緒之茫茫獨旁搜而遠紹障百川而東之回狂瀾於既倒先生之於儒可謂有勞矣沈浸醲郁含英咀華作為文章其書滿家上規姚姒渾渾無涯周誥殷盤佶屈聱牙春秋謹嚴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

異曲先生之於德可謂閎其中而肆其外矣少始知學勇
於敢為長通於方左右具宜先生之於為人可謂成矣然
而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助於友跋前躓後動輒得咎暫
為御史遂竄南夷三年博士冗不見治命與仇謀其敗幾
時冬煖而兒號寒年豐而妻啼饑頭童齒豁竟死何裨不
知慮此而反教人為先生曰吁子來前夫大木為杗細木
為桷欂櫨侏儒椳闑扂楔各得其施以成室屋者匠氏之
工也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馬勃敗鼓之皮俱收並蓄
待用無遺者醫師之良也登明選公雜進巧拙紆餘為妍

卓犖為傑校短量長唯器是適者宰相之方也昔者孟軻
好辯孔道以明轍環天下卒老于行荀卿宗王大論以興
逃讒于楚廢死蘭陵是二儒者吐詞為經舉足為法絕類
離倫優入聖域其遇於世何如也今先生學雖勤而不繇
其統言雖多而不要其中文雖奇而不濟於用行雖脩而
不顯于眾猶且月費俸錢歲靡廩粟子不知耕婦不知織
乘馬從徒安坐而食踵常途之促促窺陳編以盜竊然而
聖主不加誅宰臣不見斥茲非其幸歟動而得謗名亦隨
之投閒置散乃分之宜若夫商財賄之有無計班資之崇

卑忘量己之所稱指前人之瑕疵是所謂詰匠氏之以杙
為楹而訾醫師以昌陽引年欲進其豨苓也執政覽之奇
其才改比部郎中史館修撰轉考功知制誥進中書舍人
愈請來遂先入汴說韓弘使叶力元濟平遷刑部侍郎憲
宗遣使者往鳳翔迎佛骨入禁中愈上疏極諫貶潮州改
袁州召拜國子祭酒歷官吏部侍郎愈常言文章自漢司
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楊雄後作者不世出故愈深探本元
卓然樹立成一家言著原道其文畧曰博愛之謂仁行而
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

德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故道有君子有小人而
德有凶有吉周道衰孔子沒火于秦黃老于漢佛于晉魏
梁隋之間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于楊則入于墨不入于
老則入于佛入于彼必出于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
附之出者汙之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
聽之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
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
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而誠意者
將以有為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國家天下滅其天常子

馬而不父其父臣馬而不君其君民馬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詩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為夷也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馬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絲麻其居宮室其食粟米菓蔬魚肉其為道易明而為教易行也是故以之

為已則順而祥以之為人則愛而公以之為心則和而平以之為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馬而天神假廟馬而人鬼饗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孟軻之死不得其傳馬荀與揚也擇馬而不精語馬而不詳由周公而上上而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為臣故其說長然則如之何其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其亦庶乎其可也他如原性原師諍等数十篇皆與衍閎深與孟軻揚雄相表裏而佐佑六經云長慶四年卒贈禮部尚書謚曰文墓在孟縣北皇甫湜作神道碑宋元豐七年詔從祀追封昌黎伯今祀稱先儒

贊曰倡始斯文不膠於物馳鶩揚馬并包莊屈曾擇孔周詆排老佛因文見道斗山蔚蔚

周子

周子名敦頤字茂叔道州營道人元名敦實避英宗舊諱改馬以舅鄭向任為分寧主簿有獄久不決一訊立辨部使者薦調南安軍司理參軍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逵酷悍敦頤獨與之辨不聽乃委手版歸將棄官去曰殺人以媚人吾不為也逵悟囚得免移郴之桂陽令郡守李初平賢之語之曰吾欲讀書何如敦頤曰公老無及矣請為公言之二年果有得徙知南昌南昌人皆曰是能辨分寧獄者吾屬得所訴矣歷合州判官部使者趙忭惑於譖口臨之甚威敦頤處之超然通判虔州忭守虔熟視其所為乃大悟執其手曰吾幾失君矣今而後乃知

周茂叔也熙寧初知郴州用朴及呂公著薦為廣東轉運判官提點刑獄以洗冤澤物為已任行部不憚勞苦雖瘴癘險遠亦緩視徐按以疾求知南康軍因家廬山蓮花峯下前有溪合於湓江取營道所居濂溪以名之朴再鎮蜀將奏用之未及而卒年五十七黃庭堅稱其胸懷灑落如光風霽月廉於取名而銳於求志薄於徼福而厚於得民菲於奉身而燕及煢嫠陋於希世而尚友千古博學力行著太極圖明天理之根源究萬物之終始其說曰無極而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

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君子脩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大哉易也斯其至矣又著通書發明太極之蘊掾南安時程珦通判軍事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知其知道因與為友使二子顥頤受業焉每令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顥之言曰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侯師聖學於頤未悟訪敦頤對榻夜談越三日乃還頤驚異之曰非從周茂叔來耶其善開發人類此嘉定十三年賜謚曰元公淳祐元年封汝南伯從祀孔廟後改封道國公　明嘉靖九年詔祀稱先儒

贊曰道喪千載聖遠言湮不有先覺孰開我人書不盡言

圖不盡意風月無邊庭草交翠

程子

程子名顥字伯淳世居中山後徙河南珦之子也舉進士調鄠上元主簿茅山有池產龍如蜥蜴而五色祥符中宮取二龍入都半塗失其一中使云飛空而逝民俗嚴奉不懈顥捕而脯之為晉城令富人張氏父死旦有老叟踵門曰我汝父也子驚疑莫測相與詣縣叟出懷中書所記為驗曰某年月日抱兒與張三翁家顥問張是時纔四十安

得有翁稱叟馱謝民以事至縣者必告以孝弟忠信度鄉
村遠近為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䘏而奸僞無所容
鄉必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為正
句讀教者不善則為易置民愛之如父母改著作佐郎尋
以御史中丞呂公著薦授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神
宗素知顥名數召見從容咨訪一日論事久報正午始趨
出庭中人曰御史不知上未食乎顥不飾詞辯獨以誠意
感動主上前後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慾求賢育才為
先有曰人主當防未萌之欲帝俯躬曰當為卿戒之因論

人材曰陛下柰何輕天下士帝曰朕何敢如是王安石更
法令言者攻甚力顥被旨赴都堂議事安石方怒言者厲
色待之顥徐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平氣以聽安石為
之媿屈自安石用事顥每為帝言君道以至誠仁愛為本
未嘗及功利最後言曰智者若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
自古興治立事未有中外人情交謂不可而能有成者況
於排斥忠良沮廢公議用賤陵貴以邪干正者乎正使徼
倖有小成而興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浸衰尤非朝廷之
福遂乞去言職安石本與之善既不合猶敬其忠信不深

怒神宗亦重其去屢請不許顥闔門待罪乃除提點京西
刑獄固辭曰臣言是願行之如其妄言願賜顯責改簽書
鎮寧軍判官司馬光在長安上疏求退稱顥公直以為己
所不如時內侍程昉為外都水丞怙勢蔑視州郡欲盡取
諸埽兵治二股河顥以法拒之昉請於朝許調八百人天
方大寒昉雪用之衆逃歸群僚畏昉欲勿納顥曰彼逃死
自歸弗納必亂若昉怒吾自任之即親往啟門撫勞約少
休三日復役衆讙踴而入具以事聞得不遣昉亦不敢詐
曹村埽決帥劉渙盡以廂兵付顥經度顥親臨決隄激勵

士卒數日而合顥求監局以便養得洛河竹木務歷年不
敘伐閱特遷太常丞帝欲命脩三經義執政沮之以知扶
溝縣境有廣濟蔡河瀕河惡子無生理顥脅取行舟財貨
顥捕得一人盡得其黨類貫宿惡分地處之令以挽繂為
業且察為奸者自是境無剽患內侍王中正按閱保甲
權焰震灼諸邑競侈供張悅之主吏來請顥曰吾邑貧獨
有令故青帳可用耳中正竟往來境上卒不入顥初領扶
溝不數月以薦除判武學李定劾其新法之初首為異論
罷歸舊任歲餘坐獄囚逸責監汝州鹽稅所創溝洫學校

之法皆幾成而廢哲宗立召為宗正丞顥平生有意經濟
及是徵還世方冀大用未赴而卒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
哀傷年五十四顥資性過人充養有道和粹之氣溢於面
背門人交友從之數十年未嘗見忿厲之容遇事優為雖
當倉卒不動聲色自十五六時與弟頤聞周敦頤論學遂
厭科舉之習慨然有求道之志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
者幾十年返求六經而後得焉顥慨秦漢以來斯文久湮
欲振而起之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
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惑人

也因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為
無不周徧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
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
誕妖異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汙濁雖高才
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榛蕪聖
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所著定性書實闡聖學之
秘與太極圖說相表裏天下學者咸傳誦之潞公採衆論
題其墓曰明道先生顥嘗為安石條例司官屬順撰行狀
諱之朱熹謂顥乃大賢以上作用云同敦頤賜謚曰純公

封河南伯從祀孔廟今祀稱先儒
贊曰揚休山立玉色金聲元氣之會渾然天成瑞日祥雲
和風甘雨龍德正中厥施斯普

歐陽子

歐陽子名脩字永叔廬陵人四歲而孤母鄭守節親誨之
學家貧至以荻畫地學書幼敏悟過人及冠嶷然有聲宋
興且百年文章體裁猶仍五季餘習鎪刻駢偶淟涊弗振
士因陋守舊論卑氣弱脩慕唐韓愈所為文苦志探賾至
忘寢食必欲并轡絕馳而追與之竝舉進士試南宮第一

調西京推官從尹洙游為古文議論當世事與梅堯臣為
歌詩相倡和遂以文章名冠天下入朝為館閣校勘貽書
責司諫高若訥不論救范仲淹貶夷陵令慶曆三年由集
賢校理知諫院初尹洙余靖皆以直仲淹與脩同見逐目
之曰黨人自是朋黨之論起脩乃為朋黨論以進謂小人
無朋惟君子則有之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
下治矣脩論事切直人視之如讎帝獨奬其敢言賜五品
服顧侍臣曰如歐陽脩者何處得來奉使河東自西方用
兵議者欲廢麟州以省餽餉脩曰麟州天險不可廢由是州

得存又言忻代岢嵐多棄地曠田願令民得耕之不然將
為敵有朝廷下其議久乃行歲得粟數百萬斛使還會保
州兵亂以為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是時杜衍等
相繼以黨議罷去脩慨然上疏曰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
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賢而不聞其有可罷之罪自古小
人讒害忠賢不過指為朋黨欲動搖大臣必須誣以顓權
正士在朝羣邪所忌謀臣不用敵國之福也於是邪黨亦
忌脩因其孤甥張氏獄傅致以罪左遷知制誥知滁州居
二年徙揚州潁州復學士留守南京母憂服除召判流内

銓時在外十二年矣帝見其髮白問勞甚至遷翰林學士
俾脩唐書奉使契丹其主聞其名加尊禮焉知嘉祐二年
貢舉時士尚險怪奇澀之文號太學體脩痛排抑之場屋
之習從是遂變加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承包拯威嚴之
後簡易循理不求赫赫名京師亦治脩知無不言河決商胡
貫昌朝欲開橫壠故道回河使東流有李仲昌者欲導入
六塔河脩並以為不可極陳使狄青有威名帝不豫訛言
籍籍脩請出之以保其終皆從之帝在位久儲嗣未立脩
嘗因水災上疏曰昔漢文帝初即位以羣臣之言即立太

子而享國長久為漢太宗唐明宗惡人言儲嗣事不肯早
定致秦王之亂宗社遂覆陛下何疑而久不定乎既由樞
密副使拜知政事與韓琦同心輔政遂協定大議英宗以
疾未親政皇太后垂簾左右交構幾成嫌隙太后泣語琦
琦以帝疾為解太后意不釋脩進曰昔溫成之寵太后處
之裕如今母子之間反不能容邪太后意稍和脩復曰仁
宗在位久德澤在人故一日晏駕天下奉戴嗣君無一人
敢異同者今太后一婦人臣等五六書生耳非仁宗遺意
天下誰肯聽從太后默然久之而罷脩平生與人盡言無

所隱及執政士大夫有所干請輒面諭可否雖臺諫官論
事亦必以是非詰之以是怨誹益衆帝將追崇濮王脩引
喪服記以為為人後者為其父母服降三年為期而不沒
父母之名以見服可降而名不可沒也若本生之親改稱
皇伯歷考前世皆無典據進封大國則又禮無加爵之道
故中書之議不與衆同於是御史呂誨等詆脩主此議爭
論不已皆被逐惟蔣之奇之說合脩脩薦為御史衆目為
姦邪之奇患之思所以自解反攻脩脩亦力求退罷為觀文
殿學士刑部尚書知亳州及守青州論青苗為安石所詆

故求歸愈切熙寧四年以太子少師致仕明年卒謚文忠脩天資剛勁見義勇為雖機穽在前觸發之不顧放逐流離至于再三志氣自若也學者求見所與言未嘗及文章惟談吏事謂文章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凡歷數郡寬簡不擾所至民便之嘗曰以縱為寬以略為簡則政事弛廢而民受其弊吾寬不為苛急簡不為繁碎耳母嘗謂曰汝父為吏常夜燭治獄書求其生不得則廢書而嘆脩聞而服之終身其為文天才自然豐約中度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超然獨騖衆莫能及故天下翕然

師尊之獎引後進如恐不及賞識之下率為聞人曾鞏王安石蘇洵及子軾轍布衣屏處未為人知脩即游其聲譽謂必顯於世篤於朋友生則振掖之死則調護其家好古嗜學搜輯周漢以降金石遺文研稽異同立說於左的的可表證謂之集古録自撰五代史記法嚴詞約多取春秋遺旨蘇軾叙其文曰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識者以為知言　明嘉靖九年詔從祀稱先儒

贊曰晝荻受學英浮崇雅道契孟韓文追班馬朋黨有辯史筆豈假龍圖元老命世長者

邵子

邵子名雍字堯夫河南人始為學即堅苦刻厲寒不爐暑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已而歎曰昔人尚友於古吾獨未及四方於是踰河汾涉淮漢周流齊魯宋鄭之墟久之幡然來歸曰道在是矣北海李之才攝共城令聞雍好學受河圖洛書宓羲八卦六十四卦圖象之才之傳遠有端緒而雍探賾索隱妙悟神契多其所自得嘉祐詔求遺逸授將作監主簿復舉逸士補潁州團練推官皆固辭乃受命

竟稱疾不之官雍歲時耕稼僅給衣食名其居曰安樂窩自號安樂先生每旦焚香燕坐晡時酌酒三四甌微醺即止不及醉也興至輙哦詩風雨常不出出則乘小車一人挽之惟意所適士大夫家識其車音爭相迎候童孺廝隸皆驩相謂曰吾家先生至也不復稱其姓字好事者別作屋如雍所居以候其至名曰行窩司馬光兄事雍而二人純德尤鄉里所慕嚮每私相飭曰毋為不善恐司馬端明邵先生知之士之道洛者有不之公府必之雍雍德氣粹然望之知其賢群居燕笑不為甚異未嘗訟人之短有就問

學則答之未嘗強語人人無貴賤少長一接以誠是時洛中人才特盛而忠厚之風聞天下熙寧行新法吏卒迫不可為或投劾去雍曰此賢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賜矣投劾何益嘗著無名公傳畧曰夫無名者不可得而名也凡物有形則可器可器斯可名然則斯人無體乎曰有體有體而無迹者也斯人無用乎曰有用有用而無心者也夫有迹有心者斯可得而知也無心無迹者雖鬼神亦不可得而知不可得而名况於人乎故其詩曰思慮未起鬼神莫知不由乎我更由乎誰能造

萬物者天地也能造天地者太極也太極者其可得而名乎可得而知乎故强名之曰太極太極者其無名之謂乎故其詩曰心無妄思足無妄走人無妄交物無妄受炎炎論之甘厭其陋綿綿言之無出其右羲軒之書未嘗去手堯舜之談未嘗離口百年升平不為不偶七十康强不為不壽此其無名公之行乎卒年六十七贈祕書省著作郎元祐中謚康節程顥初侍其父識雍退而歎曰堯夫內聖外王之學也雍知慮絶人遇事能前知程頤嘗曰其心虛明自能知之雍疾病司馬光張載與顥兄弟晨夕候之將終衆議喪葬事外庭雍皆知所言召子伯温曰諸君欲葬我近城地當從先塋爾顥銘其墓謂純一不雜就其所至可謂安且成矣著皇極經世觀物內外篇漁樵問對伊川擊壤集宋咸淳元年陞從祀追封新安伯　明嘉靖九年詔祀稱先儒

贊曰天挺人豪英邁盖世駕風鞭霆歷覽無際手探月窟足躡天根閒中今古静裏乾坤

張子

張子名載字子厚大梁人父廸殿中丞知涪州卒於官遂

家於郿載少喜談兵欲結客取洮西之地年二十一以書謁范仲淹警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載讀其書猶以為未足又訪諸釋老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嘗坐虎皮講易京師聽從者甚衆二程至與論易語人曰二程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撤坐輟講與二程語道學之要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於是盡棄異學淳如也第進士為祁州司法參軍遷雲巖令政事以敦本善俗為先每月吉召鄉之高年者宴縣庭親為勸酬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遷著作佐郎簽書渭州軍事判官

公事熙寧二年以御史中丞呂公著薦召問治道對曰為
政不法三代終苟道也授崇文院校書王安石問新政載
曰公與人為善則人以善歸公如教玉人琢玉則安有不
受命者矣移疾屏居南山下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
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志道精
思未嘗須臾忘也每告諸生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
學必如聖人而後已以為知人而不知天求為賢人而不
求為聖人此秦漢以來學者大蔽也故其學尊禮貴德樂
天安命以易為宗以中庸為體以孔孟為法黜怪妄辨鬼

神又論定井田宅里發斂學校之法呂大防薦宜還職以
備咨訪乃詔知太常禮院與有司議禮不合復以疾歸中
道疾甚沐浴更衣而寢旦而卒年五十八門人共買棺奉
其喪還翰林學士許將等言其恬於進取乞加贈䘏詔賜
館職半賻載學古力行為關中士人宗師世稱為橫渠先
生著正蒙又作西銘曰乾稱父而坤母予茲藐焉乃混然
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
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
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幼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

凡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
也於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違曰悖德
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知化則善述其
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不愧屋漏為無忝存心養性為匪懈
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材穎封人之錫類不弛勞而
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體其受而歸
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富貴福澤將厚吾之
生也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也存吾順事歿吾寧也程順
謂西銘明理一分殊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

論同功云同諸賢賜謚曰明公封郿伯從祀孔廟　明嘉
靖九年詔祀稱先儒
贊曰早悅孫吳晚逃佛老勇撤皐比一變至道精思力踐
妙契疾書訂頑之訓示我廣居

司馬子

司馬子名光字君實陝州夏縣人生七歲凜然如成人群
兒戲於庭一兒登甕沒水中光持石破甕兒得活寶元初
登進士性不喜華靡聞喜宴獨不戴花同列曰君賜也乃
簪其一歷官直祕閣同知諫院光進三劄子其一論君德

曰仁曰明曰武其二論治道曰任官曰信賞曰必罰其三
論揀兵曰務精不務多又進五規曰保業曰惜時曰遠謀
曰謹微曰務寬仁宗皆納之始帝不豫國嗣未立人莫敢
言諫官范鎮首發其議時光為并州通判聞而繼之疏三
上且貽書勸鎮以死爭至是復奏乞檢會臣昔所上三狀
決意速行疏再上帝感悟曰送中書光見韓琦等曰諸公
不及今定異日禁中夜半出寸紙以某人為嗣則天下莫
敢違皆拱手曰敢不盡力於是遂立英宗為皇子英宗立
光預奏漢宣帝為孝昭後終不追尊衛太子史皇孫光武
上繼元帝亦不追尊鉅鹿南頓君此萬世法也後詔兩制
集議濮王典禮學士王珪等相視莫敢先光獨奮筆書曰
為人後者為之子不得顧私親議上與大臣議殊御史六
人爭之力皆斥去光乞留不可請與俱貶神宗立擢翰林
學士光力辭帝曰古之君子或學而文或文而不學惟董
仲舒楊雄兼之卿有文學何辭為對曰臣不能為四六帝
曰如兩漢制詔可也且卿能進士取高第而云不能四六
何邪竟不許光嘗患歷代史繁人主不能遍覽為通志八
卷以獻英宗命置局續其書至是帝名之曰資治通鑑自
製序授之俾日進讀安石得政行新法光逆疏其利害邇
英進讀至曹參代蕭何事帝曰漢守蕭何之法不變可乎
對曰寧獨漢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
存可也漢武取高帝約束紛更盜賊半天下元帝改孝宣
之政漢業遂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變也遂求去判
西京御史臺歸洛自是絕口不論事帝謂資治通鑑賢於
荀悅漢紀數促使終篇及成加資政殿學士凡居洛陽十
五年天下以為真宰相田夫野老皆號為司馬相公婦人
孺子亦知為君實也帝崩赴闕臨衛士望見皆以手加額
所至民遮道聚觀曰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哲宗立太
皇太后遣使問所當先光請開言路又奏脩心治國之要
其目各有三即仁宗朝所陳者而英宗神宗初立皆嘗以
為獻乃申其說曰臣觀治亂安危存亡之道舉在于是是
以區區首為累朝言之起知陳州過闕留為門下侍郎時
議者猶謂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光曰先帝之法善者雖百
世不可變若安石惠卿所建為天下害者改之當如救焚
拯溺況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遂罷保甲諸法或
謂曰熙豐舊臣多憸巧小人他日有以父子義間上則禍

作矣光曰天若祚宗社必無此事元祐元年復得疾時青
苗免役將官之法猶在而西戎之議未決光嘆曰四患未
除吾死不瞑目折簡與呂公著云光以身付醫以家事付
愚子惟國事未有所託今以屬公乃論免役吾害乞直降
敕罷之諸將兵皆隸州縣軍政委守令通決廢提舉常平
司歸之轉運提點刑獄邊計以知戎為便監司不用新進
少年又立十科薦士法皆從之拜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
郎遂罷青苗復常平法是時兩宮虛已以聽遼夏使至必
問光起居敕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毋輕生事開邊隙海

內之民得離新法之苦歡若更生君子稱其有旋乾轉坤
之功云光自見言行計從欲以身狥社稷賓客憫其體羸
謂宜少節煩勞光曰死生命也為之益力病革不復自覺
諄諄如夢中語然皆朝廷天下事也卒贈太師溫國公諡文
正京師人罷市往弔鬻衣以致奠巷哭以過車嶺南封州
父老亦相率具祭都中四方皆畫像以祀飲食必祝光孝
友忠信恭儉正直居處有法動作有禮兄旦年將八十奉
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自少至老語未嘗妄自言吾無過
人平生所為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誠心自然天下敬

信陝洛間師其學化其德有不善曰君實得無知之乎於
學無所不通惟不喜釋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
不信也文集八十卷他著述二十種五百餘卷云宋咸淳
元年詔從祀今稱先儒

贊曰篤學力行清脩苦節三劄五規帝慕王烈乾坤正氣
經綸豪傑邊夷聞名儉頑率德

聖門人物志卷八終

聖門人物志卷九

山西按察司按察使 後學郭子章編輯
太原府知府後學趙 彥校正
陽曲縣知縣後學陶嘉瑋
交城縣教諭後學彭憲範仝校

先儒三

程子

程子名頤字正叔少與兄顥受學周敦頤年十八上書闕下欲天子黜世俗之論以王道為心游太學胡瑗試諸生

顏子所好何學論謂學以至聖人之道大驚即延見處以學職嘗應進士舉值廷試報罷遂不復試哲宗初司馬光呂公著執政共疏頤力學好古安貧守節言必忠信動遵禮義年踰五十不求仕進真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詔為西京國子教授辭尋以秘書省校書郎召入見擢崇政殿說書疏言習與知長化與心成大率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少則氣質變化自然而成願選名儒入侍勸講分直以備訪問或有小失隨事獻規歲月積久必能養成聖德頤每進講色甚莊繼以諷諫聞帝宮中盥避蟻頤奏願推此心以及四海神宗喪未除冬至百官表賀頤乞改賀為慰既除有司請開宴頤言除喪設宴是喜之也蘇軾每疾頤不近人情至以俚語相侮頤門人賈易朱光庭不能平上疏攻軾胡宗愈顧臨因頤議更張國子條制及請經筵坐講不合連章劾頤不宜用孔文仲又極論請罷歸田里遂出管勾西京國子監力辭不報父喪終三省奏除頤館職太皇太后謂其不靜蓋蘇轍沮之復除西監加直秘閣力辭御史董敦逸摭疏中怨望輕躁語去官紹聖追貶元祐諸臣目為奸黨頤坐竄涪

州李清臣尹洛即日迫遣徽宗立移峽州俄敘復又奪於崇寧黨禁弛復宣義郎致仕卒於家年七十五頤之學自謂與兄同蓋以誠為本以聖人為師張載稱其兄弟得孔孟不傳之學為諸儒倡其言之旨若布帛菽粟然知德者尤尊崇之頤晚年著易春秋傳嘗言今農夫祁寒暑雨播種五穀吾得而食之百工技藝作為器物吾得而用之介冑之士被堅執銳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無功澤及人而浪度歲月晏然為天地間一蠹唯綴緝聖人遺書庶幾有補罔師道尊嚴淵源所漸皆為名士涪人祀於北巖世稱

伊川先生高宗詔贈直龍圖閣掌理時同頤賜謚曰正公
封伊陽伯從祀孔廟今祀稱先儒
賛曰規圓矩方繩直準平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布帛之文
菽粟之味知德者希孰識其貴

胡子

胡子名安國字康侯崇安人登進士第為太學博士足不
躡權門提舉湖南學事有詔舉遺逸安國以永州布衣王
繪鄧璋應詔零陵簿稱二人黨人范純仁客而流人鄒浩所
請託也蔡京素惡安國與已異得簿言大喜命推鞫無驗

安國竟除名未幾復官父没謂子弟曰吾昔為親而仕今
雖有祿萬鍾將何所施遂稱疾不仕築室墓傍若將終焉
靖康元年除太常少卿欽宗亟召見安國奏曰明君以務
學為急聖學以正心為要又言為天下國家必有一定不
可易之計謀議既定君臣同守故有志必成治功可立欽宗
曰比留詞掖相待已命召卿試矣每臣僚登對欽宗即問
識胡安國否中丞許翰曰自蔡京得政士大夫無不受其
籠絡超然遠跡不為所汙如安國者實鮮欽宗嘆息紹興
元年除中書舍人兼侍講遣使趣召安國先以時政論獻

論入復除給事中其論之目曰定計建都設險制國邮民
立政覈實尚志正心養氣宏度寬隱安國嘗謂雖諸葛復
生為今日計不能易此論也尋除兼侍讀專講春秋今纂
脩所著春秋傳書成高宗謂深得聖人之旨除內祠兼侍
讀未行諫官陳公輔疏詆假託程頤之學者安國奏曰本
朝自嘉祐以來西都有邵雍程顥及其弟頤關中有張載
皆以道德名世會王安石蔡京等曲加排抑故其道不行
望下禮官討論故事加之封爵載在祀典仍詔館閣裒其
遺書頒行使邪說者不得作奏入公輔與中丞周秘侍御

史石公揆承望宰相風旨交章論安國學術頗僻除知永
州辭復予祠進寶文閣直學士卒年六十五謚文定安國
初聞人材於游酢酢以秦檜為言且比之荀文若故安國
力稱檜賢檜亦力引安國及檜再相誤國安國不及見也安國
強學力行以聖人為標的志於康濟時艱見中原淪没遺
黎塗炭常若痛切於其身慨然風度凝遠倏然塵表視天下
萬物無足以嬰其心自登第迨謝事四十年在官實歷不
及六載朱震被召問出處之宜安國曰子發學易二十年
此事當素定矣世間惟講學論政不可不切切詢究至於行

已大致去就語默之幾如人飲食其饑飽寒溫必自斟酌不可決諸人亦非人所能決也吾平生出處皆內斷於心浮世利名如蠛蠓過前何足道哉故渡江以來儒者進退合義以安國尹焞為稱首侯仲良歎曰吾以為志在天下視不義富貴真如浮雲者二程先生而已不意復有斯人也謝良佐曰胡康侯如大冬嚴雪百草萎死而松栢挺然獨秀者也自王安石廢春秋不列學官安國謂先聖筆削之書乃使人主不得聞講說學士不得相傳習亂倫滅理殆由乎此故潛心是書二十餘年每嘆曰此傳心要典也有文集十五卷資治通鑑舉要補遺一百卷宋贈文定公明正統元年陞從祀成化三年改封建寧伯今祀稱先儒

贊曰道傳伊洛志奮春秋綱常羽翼名利蜉蝣左氏同源公穀共流並列學宮多士蘄嚮

胡子

胡子名瑗字翼之泰州人以經術教授吳中年四十餘景祐初范仲淹薦召與阮逸同較鍾律分造鍾磬各一虡丁度等以為非古制罷之授試秘書省校書郎仲淹經畧陝西辟丹州推官以保寧節度推官教授湖州瑗教人以身先之雖盛暑必公服坐堂上嚴師弟子之禮其科條纖悉畢具有經義治事齋慶曆中興太學下湖州取其法著為令召為諸王宮教授辭疾不行為太子中舍以殿中丞致仕皇祐中更鑄太常鍾磬驛召瑗逸與近臣太常官議於秘閣遂典作樂事歲餘授光祿寺丞國子監直講樂成遷大理寺丞賜緋衣銀魚嘉祐初擢太子中允天章閣侍講仍治太學既而疾作以太常博士致仕卒年六十七詔賻其家瑗居太學其徒益衆太學至不能容禮部所得士瑗弟子十常居四五隨材高下喜自修飭衣服容止往往相類人遇之雖不識皆知為瑗弟子也程頤嘗稱之曰安定之門人往往知稽古愛民於為政也何有自河汾以後能立師道成人才者必以瑗為首稱後世稱為安定先生　明嘉靖九年進從祀稱先儒

贊曰起家教授亦忝秘書身為渠雄褻必簪裾樂校鍾磬寵承緋魚蘇湖逸響永標師模

楊子

楊子名時字中立南劍將樂人第進士調官不赴以師禮見程顥於潁昌相得甚懽其歸也顥目送之曰吾道南矣

顗死又見程頤於洛時年已四十事頤愈恭一日頤偶瞑
坐時與游酢侍立不去頤既覺則門外雪深一尺矣關西
張載嘗著西銘時謂其近於無愛與頤辯論往復聞理一
分殊之說始豁然無疑杜門不仕者十年久之歷知瀏陽
餘杭蕭山三縣皆有惠政張舜民在諫垣薦之得荆州教
授時安於州縣未嘗求聞達而德望日重士不遠千里從
之游號曰龜山先生時天下多故有言於蔡京者以為事
至此必敗宜引舊德老成置左右會有使高麗者國主問
龜山安在使回以聞召為秘書郎遷著作郎及而對奏曰

堯舜曰允執厥中洪範曰皇建其有極臣願明詔有司條
具祖宗之法著為綱目有宜於今者舉而行之當損益者
損益之元祐熙豐姑置勿問一趨於中而已朝廷方圖燕
雲虛內事外時遂陳時政之弊執政不能用登對力陳君
臣警戒正在無虞之時乞為宣和會計錄以周知天下財
物出入之數徽宗首肯之除邇英殿說書聞金人入攻謂
執政曰今日事勢如積薪已然當自奮勵以竦動觀聽若
示以怯懦之形委靡不振則事去矣且謂今日之事當以
收人心為先免夫之役毒被海內京城聚歛東南花石其

害尤甚前此蓋嘗罷之詔墨未乾而花石供奉之舟已銜
尾矣欲致人和去此三者正今日之先務也金人圍京城
勤王之兵四集而莫相統一時言當立統帥一號令示紀
律又言童貫為三路大帥敵人侵疆棄軍而歸梁方平何
灌皆相繼而遁當正典刑以為臣子不忠之戒童貫覆軍
殺將比聞防城仍用閹人覆車之轍不可復蹈疏上除右
諫議大夫兼侍講敵兵初退議者欲割三鎮以講和時極言
其不可曰河朔為朝廷重地而三鎮又河朔之要藩也疏
上欽宗詔出師而議者多持兩端時抗疏曰聞肅王初與

之約及河而返今挾之以往此敗盟之大者臣竊謂朝廷
宜以肅王為問責其敗盟必往肅王而後已時太原圍閉
數月而姚古擁兵逗遛不進時上疏乞誅古以肅軍政不
報李綱之罷太學生伏闕上書乞留綱與种師道軍民集者數
十萬朝廷欲防禁之吳敏乞用時以靖太學遂以時兼國
子祭酒言蔡京以繼述神宗為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
今日之禍實安石有以啓之昔神宗嘗稱美漢文惜百金
以罷露臺安石乃謂守財之言非正理其後王黼以應奉
花石之事竭天下之力號為享上實安石倡之也其釋皇

賢守成之詩則謂以道守成者役使群衆泰而不為驕宰
制萬物費而不為侈安石倡為此說以啓人主之侈心後
蔡京輩輕費妄用以侈靡為事安石邪說之害如此伏望
追奪王爵毀去配享之像使邪說淫辭不為學者之惑疏
上安石遂降從祀之列士習王氏學取科第已久不復知
其非忽聞邪說議論紛然諫官馮澥力主王氏上疏詆時
罷祭酒尋累疏乞罷諫省除給事中辭乞致仕除徽猷閣
直學士奉祠辭直學士改侍制陛辭猶上書乞選將練兵
為戰守之備高宗即位除工部侍郎繼除兼侍讀累丐外

以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已而從其請致仕優
游林泉以著書講學為事年八十三卒謚文靖時浮沉州
縣四十七年晚居諫省僅九十日朱熹張栻得程氏之學
其源委脉絡皆出於時所著有龜山文集語錄　明弘治
四年祭酒謝鐸疏言宋儒楊時息邪放淫承孟氏之傳衍
晦翁之派雖晚年一出不克盡行其志而力闢新經足衛
吾道乞升上祔宋諸賢之位不報八年大學士楊溥又言
時入朝首請黜安石配享廢其新經有衛道之功或疑其
出處之際而少其著述殆未之考也　上從之追封將樂
伯從祀今稱先儒
贊曰英姿夷曠雅志跳踔坐春且酣立雪彌慇憂國訏謨
繕性實學吾道南矣龜山嶽嶽

朱子

朱子名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建陽人幼穎悟甫能言父松
指天示之曰天也熹問曰天之上何物松異之嘗從群兒戲
沙上獨端坐以指畫沙視之八卦也第進士主同安簿選邑
秀民充弟子員禁女婦之為僧道者罷歸請祠孝宗即位
求言熹上封事言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事物之

變自然意誠心正可以應天下之務次言脩攘之計不時
定者講和之說誤之也願閉關絕約任賢使能立紀綱勵
風俗數年之後徐起而圖之次言四海利病係斯民休戚
係守令之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也欲
民之得其所本原之地亦在朝廷而已隆興元年復召對
其一言大學之道在乎格物以致其知其二言君父之讎
不與共戴天知南康軍值歲不雨講求荒政多所全活訪
白鹿洞書院遺址奏復其舊為學規俾守之上疏言天下
之務莫大於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紀綱

蓋天下之紀綱不能以自立必人主心術正大公平然後有所
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然後乃可得
而正今宰相臺省師傅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
所與親密謀議者不過一二近習上以蠱惑陛下之心志
下則招集士大夫之嗜利無耻者文武彙分各入其門交
通貨賂所益者皆陛下之財命卿置將所竊者皆陛下之
柄且云莫大之禍必至之憂近在朝夕而陛下獨未之知
上讀之大怒熹以疾請祠不報會浙東大饑宰相王淮奏
改熹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公事即日單車就道入對首陳

災異之由與修德任人之說次言近習便嬖側媚之態足
以蠱心志胥史狡猾之術足以眩聰明雖欲微抑此輩而
此輩之勢日重雖欲兼采公論而士大夫之勢日輕重者
既挾其重以竊陛下之權輕者又借力於所重以為竊位
固寵之計邪佞充塞貨賂公行人人皆得滿其所欲惟有
陛下了無所得而顧乃獨受其弊上為動容所奏凡七事
其一二事手書以防宣洩熹拜命日鈎訪民隱郡縣官吏
憚其風采至自引去所部肅然於救荒之餘隨事處畫必
為經久之計御史陳賈論道學者假名以濟偽願擯棄勿

用蓋指熹也詔以熹主管台州崇道觀周必大相除熹提
點江西刑獄公事淮罷相遂入奏首言刑獄失當次言經
總制錢及江西諸州科罰之弊而其末言陛下即位二十
七年因循荏苒無尺寸之效可以仰酬聖志無乃燕閒蠖
濩之中為善不能充其量除惡不能去其根願陛下自今
以往一念之頃必謹而察之果天理也則敬以充之而不
使其少有壅閼果人欲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凝
滯是行也有要之於路以為正心誠意之論上所厭聞熹
曰吾平生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隱默以欺吾君乎始熹嘗

以為口陳之說有所未盡乞具封事以聞至是投匭進封
事曰今天下大勢如人有重病內自心腹外達四支無一
毛一髮不受病者且以天下之大本與今日之急務為陛
下言之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
舉綱紀變化風俗愛養民力脩明軍政六者是也凡此六
事本在於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則六事無有不正矣疏入
夜漏下七刻上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主管
太一宮兼崇政殿說書熹力辭除秘閣脩撰奉外祠黃裳
為嘉王府翊善自以學不及熹乞召為宮僚王府直講彭

黽年亦為大臣言之留正曰正非不知熹但其性剛恐到
此不合反為累耳優詔不允辭乃拜命寧宗即位趙汝愚
首薦熹及陳傅良除煥章閣待制侍講辭不許入對首言
乃者太皇太后躬定大策陛下寅紹丕圖可謂處之以權
而庶幾不失其正今三月矣或反不能無疑於順逆名實
之際陛下盍負罪引慝之誠致溫凊定省之禮而大倫正
大本立矣時論者以為上未還大內則名體不正而疑議
生有旨脩葺舊東宮為屋三數百間欲徙居之熹奏疏言
此必左右近習倡為此說以誤陛下而欲因以遂其奸心

臣恐上帝震怒災異數出不當此大役以咈譴告警動之
意亦恐畿甸百姓貼於死亡或能怨望忿切以生他變又
聞太上皇后懼忤太上皇帝聖意不欲其聞太上之稱又
不欲其聞內禪之說此又慮之過者父子大倫三綱所係
久而不圖亦將有借其名以造謗生事者此又臣之所大
懼也願陛下罷脩葺東宮之役回就慈福重華草創寢殿
使粗可居又願下詔自責減省輿衛入宮之後暫變服色
如唐肅宗之改服紫袍執控馬前者則太上皇帝雖有忿
怒之情亦且霍然消散而歡意浹洽矣始寧宗之立韓侂

胄用事熹憂其害數上疏斥言左右竊柄之失在講筵復
申言御批云憫卿耆艾恐難立講除依舊煥章閣待制提舉
南京鴻慶宮初趙汝愚既相中外引領望治熹獨以侂胄
為慮既屢為上言又數以手書啓汝愚勿使得預朝政汝
愚謂其易制不以為意及是汝愚亦以誣逐而朝廷大權
悉歸侂胄矣熹始以廟議自劾不許以疾再乞休致詔依
舊秘閣脩撰沈繼祖為監察御史誣熹十罪詔落職罷祠
門人蔡元定亦送道州編管熹以年近七十申乞致仕從
之卒年七十一疾且革手書屬其子及諸門人拳拳以勉

學及脩正遺書為言翌日正坐整衣冠就枕而逝熹登第
五十年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朝纔四十日家故貧少依父
友劉子羽寓建之崇安後徙建陽之考亭自熹去國侂胄
勢益張目為偽學侂胄死詔賜熹遺表恩澤謚曰文為學
大抵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以居敬為主所著
書有易本義啓蒙蓍卦考誤詩集傳大學中庸章句或問
論語孟子集註太極圖通書西銘解楚辭集註辯證韓文
考異所編次有論孟集議孟子指要中庸輯略孝經刊誤
小學書通鑑綱目宋名臣言行錄家禮近思錄河南程氏

遺書伊洛淵源録熹没學庸語孟訓説并儀禮經傳通解未脱藁俱立在學宮淳祐元年詔以周張二程及熹從祀孔子廟黄幹曰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絶至熹而始著蓋知言也宋寶慶三年贈太師封信國公紹定三年改封徽國公淳祐元年詔同周張二程陞從祀令祀稱先儒

賛曰義理玄微蠶絲牛毛心胸開豁海淵天高豪傑之才聖賢之學景星慶雲泰山喬嶽

張子

張子名栻字敬夫綿竹人浚之子也頴悟夙成長師胡宏宏一見即以孔門論仁親切之旨告之栻退而思若有得焉宏稱之曰聖門有人矣栻益自奮厲以古聖賢自期作希顔録以蔭補官孝宗即位浚起謫籍開府治戎參佐皆極一時之選栻時以少年内賛密謀外參庶務諸人皆自以為不及也間以軍事入奏因進言曰陛下上念宗祖之讎耻下憫中原之塗炭惕然於中而思有以振之臣謂此心之發即天理之所存也願稽古親賢以自輔則今日之功可以必成而因循之弊可革矣孝宗異其言遂定君臣之契浚去位湯思退用事遂罷兵講和浚没栻營葬甫畢即拜疏言吾與金人有不共戴天之讎繼今以往益堅此志誓不言和專務自強雖折不撓遲以歳月何功不濟疏入不報久之劉珙薦於上除知撫州未上改嚴州奏言先王所以建事立功無不如志者以其胸中之誠有以感格天人之心而與之無間也今規畫雖勞而事功不立陛下誠深察之亦有私意之蔽以害吾之誠者乎明年召為吏部侍郎兼權起居郎侍立官時宰方謂敵勢衰弱可圖栻見上曰臣切見比年諸道多水旱民貧日甚而國家兵弱財

匱官吏誕謾不足倚輔正使彼實可圖臣懼我之未足以圖彼也因出所奏疏讀之曰必勝之形當在於早正素定之時而不在於兩陣决機之日今日但當脩德立政用賢養民選將帥練甲兵通内脩外攘進戰退守以為一事且必治其實而不為虚文則必勝之形隱然可見上為歎息褒諭以為前始未聞此論也知閤門事張説除簽樞密院事栻夜草疏極諌旦詣朝堂質責宰相虞允文曰宦官執政自京黼始近習執政自相公始栻奏再上命遂中寢然宰相實陰附説明年出栻知袁州申説前命中外諠譁説竟

以諱死拭在朝未期歲而召對至六七所言皆脩身務學
畏天恤民抑僥倖屏讒諛於是宰相憚之近習不悦退
而家居累年孝宗念之除知静江府經畧安撫廣南西路
部内荒殘多盜拭簡州兵籍黜卒伉健者日習月按申嚴
保伍法諭溪峒酋豪毋相殺掠朝廷買馬横山歲久弊滋
邉氓告病而馬不時至拭究利病六十餘條奏革之諸蠻
感悦歲得善馬治行聞進秩直寶文閣尋除秘閣脩撰荆
湖北路轉運副使改知江陵府安撫本路一日去貪吏十
四人湖北多盜首劾大吏之縱賊者捕斬奸民之舍賊者

令其黨得相捕告以除罪群盜皆遁去並淮奸民出塞為
盜者捕得數人北方亡奴亦在盜中拭曰朝廷未能正名
討敵無使疆場之事其曲在我命斬以徇於境而縛亡奴
歸之北人歎曰南朝有人信陽守劉大辯怙勢希賞拭劾
請論罪不報拭求去詔以右文殿脩撰提舉武夷沖佑觀
病且死手疏親君子遠小人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惡公天
下之理拭有公輔之望卒年四十八世咸惜之拭嘗言學
莫先於義利之辨有所為而為皆利也朱子謂與性善養
氣之論同功云所著有論語説及書詩孟子太極圖説經

世編年等書宋景定二年詔從祀追封華陽伯今祀稱先
儒

贊曰稟靈自天式穀於父學嚴義利才包文武任道匡世
攄忠酬主玉壘錦江共公不朽

呂子

呂子名祖謙字伯恭好問之孫也本萊人祖徙金華時號
東萊先生祖謙學本家庭有中原文獻之傳長從林之奇
汪應辰胡憲游與張栻朱熹友講索益精初蔭補後舉進士
復中博學宏詞科歷太學博士兼史職輪對勉孝宗以聖

學且言恢復規模當定方畧當審召試館職先是試者前
期從學士院求問目獨祖謙不然而文特典美嘗讀陸九
淵文喜之而未識其人考試禮部得一卷曰此必江西小
陸之文也揭示果九淵人服其精鑑父喪除奉祠越三年
除秘書郎國史院編脩官實録院檢討官重脩徽宗實録
書成進秩嘗面對言曰願陛下虚心以求天下之士執要
以總萬事之機勿以圖任或誤而謂人多可疑勿以聰明
獨高而謂智足偏察勿詳於小而忘遠大之計勿忽於近
而忘壅蔽之萌又言國朝治體有遠過前代者有視前代

為未備者夫以寬大忠厚建立規模以禮遜節儀成就風俗此所謂遠過前代者也故於假擾艱危之後駐蹕東南踰五十年無纖毫之虞則根本之深可知矣然文治可觀而武績未振名勝相望而幹畧未優故雖昌熾盛大之時此病已見是以元昊之難范韓皆極一時之選而莫能平殄則事功之不兢從可知矣臣謂今日治體視前代未備者固當激厲而振起遠過前代者尤當愛護而扶持遂著作郎以疾請祠歸先是書肆有書曰聖宋文海周必大言去取差謬委館職銓擇孝宗以命祖謙遂斷自中興以前

崇雅黜浮類為百五十卷上之賜名皇朝文鑑詔除直秘閣尋主管冲祐觀明年除著作郎兼國史院編脩官卒年四十五謚曰成祖謙學以關洛為宗而旁稽載籍不見涯涘心平氣和不立崖異一時英偉卓犖之士皆歸心焉少卞急一日誦孔子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忽覺平時忿懥渙然冰釋朱熹嘗言學如伯恭方是能變化氣質其所講畫將以開物成務既臥病而任重道遠之意不衰居家之政皆可為後世法脩讀詩記大事記皆未成書考定古周易書說閫範官箴辨志錄歐陽公本末皆行於世晚年會友之

地曰麗澤書院在金華城中既沒郡人即而祠之宋景定元年詔從祀追封開封伯今祀稱先儒

贊曰敏才敭質博學宏詞秘獵千古穌塈四時朱張則友關洛我師中原文獻東浙蔡著

陸子

陸子名九淵字子靜生三四歲問其父天地何所窮際遂深思至忘寢食及總角舉止異凡兒謂人曰伊川之言奚為與孔子孟子之言不類近見其間多有不是處初讀論語即疑有子之言支離他日讀古書至宇宙二字解者曰

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忽大省曰宇宙內事乃己分內事己分內事乃宇宙內事又嘗曰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至西海南海北海有聖人出亦莫不然千百世之上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至於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此心此理亦無不同也登乾道進士第歷國子正除敕令所刪定官九淵少聞靖康間事慨然有復讎之志至是訪勇士與議恢復大畧因輪對遂陳五論一論讎恥未復願博求天下之俊傑相與舉論道經邦之職二論願致尊德樂道之誠三論知人之難四論事當

剔攷而不可緊否前人上不當親細事常稱善未發除將
作監丞為給事中王信所駁詔主管台州崇道觀還鄉學
者輻湊稱象山先生嘗謂學者曰汝耳自聰目自明事父
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無欠闕不必他求在乎自立而已
又曰此道與溺於利欲之人言猶易與溺於意見之人言
却難或勸九淵著書曰六經註我我註六經又曰學苟知
道六經皆我註腳光宗即位差知荊門軍民有訴決人倫
者使自毀其狀以厚風俗唯不可訓者始寘之法其境內
官吏之貪廉民俗之習向善惡皆素知之郡以為神申嚴

保伍之法群盜屏息荊門為次邊而無城九淵以為郡居
江漢之間為四集之路乃請於朝而城之自是民無邊憂
嚴關市吏譏察而減民稅商賈畢集稅入日增故事平時教
軍伍射郡民得與中者均賞焉其餘不限流品嘗曰古者
無流品之令而賢不肖之辨嚴後世有流品之分而賢不
肖之辨略每旱禱即雨郡人異之逆王政行令脩民俗為
變丞相周必大稱九淵荊門之政以為躬行之效云一日
九淵語所親曰先教授兄有志天下竟不得施以沒又謂
家人曰吾將死矣又告僚屬曰某將告終會禱雪明日雪

廼沐浴更衣端坐後二日日中而卒年五十四會葬者以
千數謚文安初九淵嘗與朱熹會鵝湖論辨所學多不合
及熹守南康九淵訪之熹與至白鹿洞九淵為講君子小
人喻義利一章聽者至有泣下熹以為切中學者隱微深
痼之病至於無極而太極之辨則貽書往來論難不置焉
門人楊簡袁燮舒璘沈煥能傳其學所著有象山先生語
錄　明嘉靖九年從行人薛侃議進從祀稱先儒
贊曰分內無窮斯文不朽宇宙為量支離乃醜靜觀群動
虛藏萬有允倚北辰直舉南斗

蔡子

蔡子名沈字仲默元定次子也少從朱熹遊年僅三十即
屏去舉子業一以聖賢為師平居仰觀俯察默坐終晷瞭
然有見於天地之心萬物之情反求諸躬萬理具備信前
聖之言不予欺也熹書傳未及為父元定洪範數未及論
著皆以屬沈沈沈潛反復數十年然後克就其於書也考
序文之誤訂諸儒之說以發明二帝三王群聖賢用心洪
範洛誥秦誓諸篇往往有先儒所未及者其序洪範數曰
體天地之撰者易之象紀天地之撰者範之數數始於一

象成於二一者奇二者偶也奇者數之所以行偶者象之所以立故二而四四而八者八卦之象也一而三三而九者九疇之數也由是重之八而六十四六十四而四千九十六而象備矣九而八十一八十一而六千五百六十一而數周矣易更四聖而象已著範錫神禹而數不傳後之作者昧象數之原窒變通之妙或即象而為數或反數而擬象牽合傅會自然之數益晦焉其序書曰嗚呼書豈易言哉二帝三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皆載此書而淺見薄識豈足以盡發蘊奧且生於數千載之下而欲講明於數千載之前亦已難矣然二帝三王之治本於道二帝三王之道本於心得其心則道與治固可得而言矣何者精一執中堯舜禹相授之心法也建中建極商湯周武相傳之心法也曰德曰仁曰敬曰誠言雖殊而理則一無非所以明此心之妙也至於言天則嚴其心之所自出言民則謹其心之所由施禮樂教化心之法也典章文物心之著也家齊國治而天下平心之推也心之德其盛矣乎二帝三王存此心者也夏桀商受亡此心者也太甲成王困而存此心者也存則治亡則亂治亂之分顧其心之存不存如何耳後世人主有志於二帝三王之治不可不求其道有志於二帝三王之道不可不求其心求心之要舍是書何以哉沉於二書闡拨幽微至於如此真不愧父師之託初從父謫道州楚粵窮僻常以理義自怡悅父沒徒步護喪以還隱居九峰當世名卿物色將薦用之不屑就所著書集傳十卷　明正統元年陞從祀初贈文正公成化三年改封崇安伯嘉靖九年詔祀稱先儒

贊曰近述父師遠宗聖賢洪範衍數洛誥著篇探頤索隱發微鈎玄帝典王謨匪公誰詮

真子

真子名德秀字景元後更為景希浦城人四歲受書過目成誦登進士第授南劍州判官復中博學宏詞科入閩師幕召為太學正嘉定初遷博士累遷起居舍人奏權姦擅政十有四年朱熹彭龜年以抗論逐呂祖儉周端朝以上書斥當時近臣猶有爭之者其後呂祖泰之貶非惟近臣莫敢言而臺諫且出力擠之則嘉泰之失已深於慶元矣更化之初群賢皆得自奮未幾傅伯成以諫官論事去蔡幼學以詞臣論事去鄒應龍許奕又繼以封駮論事去故

人務自全一辭不措設有大安危大利害群臣皆噤默如此豈不殆哉今欲與陛下言勤諮明廣謀議明黜陟三者而已時鈔法楮令行告訐繁興以抵罪者衆德秀奏或一夫坐罪而併籍昆弟之財或斷陌以錢而没入百萬之貲自此籍没之產以漸給還庶太常少卿言金人必亡君臣上下皆當以祈天永命為心使金酋開其國有難而返因請修墾田之政謂臣自揚之楚自楚之盱眙沃野無際陂湖相連民皆堅悍強忍此天賜吾國以屏障大江使强兵足食為進取資也時史彌遠方以爵祿縻天下士德秀慨然謂

劉爚曰吾徒須急引去使廟堂知世亦有不肯為從官之人遂力請出為秘閣修撰江東轉運副使江東旱蝗廣德太平為甚德秀與留守憲司大講荒政知潭州以廉仁公勤四字勵僚屬以周敦頤胡安國朱熹張栻學術源流勉其士立惠民倉置社倉別立慈幼倉立義阡惠政畢舉理宗即位召為中書舍人擢禮部侍郎直學士院入見奏三綱五常扶持宇宙之棟幹奠安生民之柱石晉廢三綱而劉石之變興唐廢三綱而安祿山之難作我朝立國先正名分陛下不幸處人倫之變流聞四方所損非淺宗川之變非濟王本志願討論雖無追封秦王舍罪恤孤故事濟王未有子息亦惟陛下興滅繼絶上曰朝廷待濟王亦至矣德秀曰觀舜所以處象則陛下不及舜明甚人主當以二帝三王為師秦漢以下何足法也帝曰亦是一時倉卒德秀曰此已往之咎願陛下益講學進德以掩前失帝曰善德秀又言朝廷之上敏銳之士多於老成政事之才尚於經術雖嘗以耆艾褒傅伯成楊簡以儒學褒叢中行以恬退用趙蕃劉宰至於諒直敢言如陳宓徐僑皆未蒙記錄上嘉納之上初御清暑殿德秀因經筵侍上進曰惟學

可以明此心惟敬可以存此心惟親君子可以維持此心因極陳古者居喪之法與先帝視朝之勤德秀屢進鯁言上皆虛心開納而彌遠益嚴憚之乃謀所以相撼既歸修讀書記語門人曰此人君為治之門如有用我執此以往彌遠歿上親政以顯謨閣待制知福州召為戶部尚書入見上迎謂曰卿去國一年每切思賢乃以大學衍義進復陳祈天永命之說謂敬者德之聚儀狄之酒南威之色盤遊弋射之娛禽獸狗馬之玩有一于茲皆足害敬上欣然嘉納改翰林學士知制誥時政多所論建端平二年已得

疾卒贈銀青光祿大夫德秀長身玉立人成以公輔望之立朝不滿十年奏疏無慮數十萬言皆切當世要務直聲震朝廷四方人士誦其文想見其風采宦遊所至惠政深洽不愧其言由是中外交頌都城人時驚傳須洞寺擁出闕曰真直院至矣果至則又塡塞聚觀不置時相益以此忌之輒擯不用而聲愈彰及歸朝適鄭淸之挑敵兵民死者數十萬危世道升降治亂之機而德秀則既表矣杜範方攻淸之誤國且詆其昏黯更甚於前而德秀乃奏言此皆前權臣玩惕之罪今日措置之失譬如和扁繼庸醫之後一藥之誤代爲庸醫受責其議論與範不同如此然自侂胄立僞學之名以錮善類凡近世大儒之書皆顯禁以絕之德秀晚出獨慨然以斯文自任講習而服行之黨禁既開而正學遂明於天下後世多其力也所著西山甲乙稾對越甲乙集經筵講義等書謚文忠　明正統元年詔從祀初贈文忠公成化三年改封蒲城伯今祀稱先儒

贊曰玉立長身鍾呂大器戫矆詞翰況潛仁義黨錮既開善彙復熾斯文止宗千禩示志

許子

許子名衡字仲平懷之河內人也泰和九年生幼有異質七歲入學授章句問其師曰讀書何爲師曰取科第耳曰如斯而已乎師大奇之每授書又能問其旨義久之師謂其父母曰兒穎悟不凡他日必有大過人者吾非其師也遂辭去稍長嗜學如饑渴然遭世亂且貧無書嘗從日者家見書疏義因請寓宿手抄歸既逃難岨崍山始得易王輔嗣說時兵亂中衡夜思晝誦身體而力踐之言動必揆諸義而後發嘗暑中過河陽渴甚道有梨衆爭取啖之衡獨危坐樹下自若或問之曰非其有而取之不可人曰世亂此無主曰梨無主吾心獨無主乎轉魯留魏人見其有德稍稍從之居三年亂且定乃還懷往來河洛間從柳城姚樞得伊洛程氏及新安朱氏書益大有得尋居蘇門與樞及竇默相講習凡經傳子史禮樂名物星曆兵刑食貨水利之數無所不講而慨然以道爲己任嘗語人曰綱常不可一日而亡於天下苟在上者無以任之則在下之任也凡喪祭取嫁必徵於禮以倡其鄉人學者浸盛家貧躬耕粟熟則食粟不熟則食糠覈菜茹處之泰然謳誦之聲聞戶外如金石才有餘即以分諸族人及諸生之貧者人

有所道一毫弗義弗受也樞嘗被召入京師以其雪齋居
衡命守者館之衡拒不受庭有果熟爛墮地童子過之亦
不睨視而去其家人化之如此世祖出王秦中以姚樞為
勸農使教民耕又思所以化秦人乃召衡為京兆提學秦
人新脫於兵欲學無師聞衡來人人莫不喜幸來學郡縣
皆建學校民大化之世祖南征乃還懷學者攀留之不得
從送之臨潼而歸世祖即位召至京師時王文統以言利
進為平章政事衡樞輩入侍言治亂休戚必以義為本帝
久欲開太學以為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親為擇蒙古

弟子俾教之衡聞命喜曰此吾事也國人子大朴未散視
聽專一若置之善類中涵養數年將必為國用乃請徵
其弟子王梓劉季偉韓思永耶律有尚呂端善姚燧高凝
白棟蘇郁姚燉孫安劉安中十二人為伴讀詔驛召之來
京師分處各齋以為齋長時所選弟子皆幼稚衡待之如成
人愛之如子出入進退其嚴若君臣其為教因覺以明善
因明以開蔽相其動息以為張弛課誦少暇即習禮或習
書算少者令習拜跪揖讓進退應對或射或投壺負者罰
讀書若干遍久之諸生人人自得尊師敬業下至童子亦

知三綱五常為生人之道嘗自言曰志伊尹之所志學顏
子之所學出則有為處則有守丈夫當如此出無所為處
無所守所志所學將何為又曰責己者可以成人之善責
人者適以長己之惡喜怒哀樂愛惡欲一有動於心則氣
便不平氣既不平則發言多失七者之中惟怒為難治又
偏招悔雖須於盛怒時堅忍不動俟心氣平時審而應之
庶幾無失忿氣剌發火焚如徒自傷爾未必與事節過心
清涼又曰貴為公相不可驕當知有天地國家以來多少
聖賢在此位賤為匹夫不必恥當知古昔忠仁人多少

屈伏甘於貧賤者無入而不自得也何欣戚之有又曰人
生天地間生死常有之理豈能逃得卻要尋箇不死寧有
是理又曰凡言性者便有命凡言命者便有性又曰地力之生
物有大數人力之成物有大限取之有度用之有節則常
足取之無度用之無節則常不足生成之豐歉由天用物
之多少由人世謂名言衡病革家人祠衡曰吾一日未死
寧不有事於祖考扶而起奠獻如儀既撤家人餕怡怡
如也已而卒年七十三懷人無貴賤少長皆哭於門四方
學士聞訃皆聚哭有數千里來祭哭墓下者衡善教其言

煦煦雖與童子語如恐傷之故所至無貴賤賢不肖皆樂
從之隨其才昏明大小皆有所得可以為世用所去人皆
哭泣不忍舍服念其教如金科玉條終身不敢忘或未嘗
及門傳其肖餘而折節力行為名世者往往有之聽其言
雖武人俗士異端之徒無不感悟者丞相安童一見衡語
同列曰君輩自謂不相上下蓋十百與千萬也翰林承旨
王磐氣槩一世少所與可獨見衡曰先生神明也封魏國
公皇慶二年詔從祀今稱先儒
贊曰志學伊顏淵源濂洛嚴於謹獨弘以執德世故膠膠
性自得得不世真儒寔啟勝國

聖門人物志卷九終

聖門人物志卷十

山西按察司按察使　後學　郭子章編輯

太原府知府後學趙　彦校正

陽曲縣知縣後學陶嘉璋

文城縣教諭後學彭憲範仝校

先儒四

薛子

薛子名瑄字德溫河津人年十二能詩賦既壯讀周程張朱諸
書遂盡棄所作詩賦專心理學至忘寢食永樂十九年進士擢御史
監湖廣銀場手錄性理大全晝夜玩讀潛思有得秉燭疾書深
探密玩或通宵不寢正統元年初設提學憲臣出為僉事山東
誨育生徒翕然宗敬王振問三楊吾鄉誰可為大臣者皆薦公召
為大理右少卿三楊將公以振意欲公一見振公正色曰安有授
官公朝拜恩私門耶振聞恚公會有獄夫病死三年其妾欲嫁
其私人王山山振姪也妻不禁妾弗得嫁遂誣妻毒殺夫下御
史獄坐妻死公辯其冤三駁坐官諂事振又曲庇御史劾公受
賄棄律出人死請建鞫振喜曰是固應死竟坐公死繫獄公怡
然讀易不輟得大臣仲救　又家人乞代死得免歸田居家六七

造詣益邃十四年給事中推信薦起為大理丞分守北門禦虜景泰元年督川雲轉餉貴州畢陞南京大理卿蘇松饑民貸粟富民不得遂大富人屋竄海中王文即訊坐謀叛公抗章辯獲免是冬御史劉孜薦公粹學飭躬進無所求退無所累實君子之儒不宜置之閒散乞召供館閣俾講學輔導必有裨益　上曰內閣本朕簡任非人所得薦不許四年秋召為大理卿裕陵復位以禮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居數月轉左會欲遣使徼獅西番公持不可不聽又曹石專用事遂引疾致仕去四方從學者日衆公學貴踐履不務論說辭受取與必揆諸義出處大節光明峻潔於富貴利達泊如也接人無大小衆寡待之以誠其言平易簡切不為穿鑿奇僻之說晚年造詣高明踐履篤實益至純熟著讀書録二十卷其略曰人心有一息之怠便與天地之化不相似胸中無一物其大浩然無涯一念之非即遏之一動之妄即改之萬起萬滅之私亂吾心久矣今當悉掃去以全吾湛然之性纔敬便渣滓融化而不勝其大不敬則鄙吝即萌而不勝其小懈意一生即為自棄大丈夫心事當如青天白日使人得而見之可也人

以為名言又曰自朱子後性理以明不必復著書程明道許魯齋未嘗著作而言道統者必歸焉天順八年卒年七十三謚文清劉文安公嘗請公從祀孔廟不果呂祭酒柟作公祠堂記曰公之存時或曰今夫子或曰真鐵漢或曰好官一人或曰不愧性哲或曰躬行實踐或曰本朝理學一人或曰學已至乎樂地其不平者止權貴耳及其既殁或曰今之真儒當入孔廟或曰明體適用比元大儒當入從祀或曰潛心理學可祀廟庭或曰有功名教宜食廟庭無忝其未祀者蓋有待耳嘉靖二十三年令專祀於鄉隆慶六年從祀孔廟

贊曰穆穆文清終始以正善世不伐遯世無悶篤志力行窮理居敬作我先覺復我恒性

王子

王子名守仁字伯安餘姚人少有才名正德元年劉瑾亂政首抗疏乞誅瑾瑾大怒縛杖闕下幾死謫貴州龍場驛丞居夷力學益進瑾誅歷官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等處至置二櫃行臺前榜曰求通民情願聞已過當是時宸濠蓄逆謀江西上流山谿中劇盜四出公日夜練兵教射

不數月得精兵數萬攻橫水左溪桶岡破巢八十四連破三
浰賊巢二十有八還師開縣置官司堅明約束諸賊散晝
為治境處吉人皆立生祠歲時祀公在贛開書院日與海
内名賢士大夫講學設社學教郡邑子弟歌詩訓禮嶺北
風俗為之丕變十四年六月宸濠反公適勘事福建道経
豐城返至吉安與知府伍文定謀起兵討賊迎戰樵舍縱
火攻之大破賊擒宸濠内閣大臣忌公久不賞嘉靖改元
詔録公功封新建伯兼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未幾外
艱去服闋閣不召讒謗蓋起嘉靖五年岑猛叛猛死其黨

盧蘇王受再叛起公代姚鎮公至開示恩信班師撤旅蘇
受等自縛來歸因八寨反側又毒嶺表與蘇等約夾擊八
寨劇賊誅斬萬計捷奏至桂文襄素忌公言公挾詐專兵
時公亦病乞致仕至南安卒桂又斥公學術乞削奪官爵
上憐公功又封爵先朝信令不允但停恤典子不得嗣封
隆慶間詔守仁子孫世襲新建伯爵公天姿穎異其學問
直求諸心而其教人也以致良知為主其語門人曰吾人
為學當從心髓精微處用力自然篤實光輝雖私欲之萌
真是洪爐點雪天下之大本立矣若就標末粧綴比擬凡

平日所謂學問思辯皆適足以為長傲遂非之資自以為
進於高明光大而不知陷於狠戾險嫉亦誠可哀也已又
曰良知者心之本體心之本體無起無不起雖妄念之發
而良知未嘗不在但人不知存則有時而或放耳雖昏塞
之極而良知未嘗不明但人不知察則有時而或蔽耳雖
有時而或放其體實未嘗不在也存之而已耳雖有時而
或蔽其體實未嘗不明也察之而已耳學問工夫只要主
意頭腦是當若主意頭腦專以致良知為事則凡多聞見
莫非致良知之功蓋日用之間見聞酬酢雖千萬頭緒莫

非良知之發用流行除卻見聞酬酢亦無良知可致矣良
知不由見聞見聞莫非良知之用故良知不滯於見聞而
亦不離於見聞又曰凡人言語正到快意時便截然能忍
默得意氣正到發揚時便翕然能收斂得憤怒嗜欲正到
騰沸時便廓然能消化得此非天下之大勇者不能也然
見得良知親切時其功夫又自不難緣此數病良知之所
本無只因良知昏昧蔽塞而後有若良知一提醒時即如
白日一出而魍魎自消矣其序大學古本曰大學之要誠
意而已矣誠意之功格物而已矣誠意之極止至善而已

矣止至善之則致知而已矣正心復其體也脩身者其用
也以言乎已謂之明德以言乎人謂之親民以言乎天地
之間則備矣是故至善也者心之本體也動而後有不善
而本體之知未嘗不知也意者其動也物者其事也致其
本體之知而動無不善然非即其事而格之則亦無以致
其知故致知者誠意之本也格物者致知之實也物格則
知致意誠而有以復其本體是之謂止至善聖人懼人之
求之於外也而反覆其辭舊本析而聖人之意亡矣是故
不務於誠意而徒以格物者謂之支不事於格物而徒以

誠意者謂之虛不本於致知而徒以格物誠意者謂之妄
支與虛與妄其於至善也遠矣吾懼學之日遠於至善也
去分章而復舊本傍為之釋以引其義庶幾復見聖人之
心而求之者有其要噫乃若致知則存乎心悟致知焉盡
矣公之學與朱文公稍異以故海內七疑信者半惟泰和
歐陽文莊公德安福鄒文莊公守益會稽王吏部畿錢緒
山德洪永豐聶貞襄公豹吉水羅文恭公洪先相與尊信
而發明之而　世宗皇帝亦嘗曰王守仁是有用道學萬
曆十二年廷議從祀可否互異　皇上援　皇祖一言析

衷之議始定公與胡餘干陳新會共入祀孔廟
贊曰蟄屈龍場獄究性術一脉良知千載先覺武戡濮戊
學熾虔吉傳習有訓斯文斆率

陳子

陳子名獻章字公甫新會人正統十二年舉人身長八尺
目光如星右臉有七黑子如北斗狀穎悟絕人讀書一覽
輒記戊辰辛未再上禮部不第聞康齋講伊洛之學遂棄
其學而學焉成化三年復游太學邢祭酒讓試和陽龜山
此日不再得詩曰能饑謀藝稷冒寒思植桑少年負奇氣

萬丈摩青蒼蹉跎見古人慨然悲流光吾道有宗主千秋
朱紫陽說敬不離口示我入德方義利分兩途析之極毫
芒聖學信匪難要在用心臧善端日培養庶免物欲戕道
德乃膏腴文辭固秕糠俯仰天地間此身何昂藏胡能追
逸駕但欲漱餘芳持此木鑽柔其如磐石剛中夜攬衣起
沉吟獨徬徨聖徒萬里餘髮短心苦長及此歲未暮驅車
適康莊行遠必自邇育德貴含章邇來十六載滅迹聲利
場閉門事探討蛻俗如驅羊隱几一室內兀兀同坐忘那
知顛沛中此志竟莫強譬如濟巨川中道奪我舡顛波一

身小所繫乃綱常樞紐在方寸操舍决存亡胡為漫役役
斷喪良可傷願言各努力大海終回狂尋歸隱白沙久之
十八年布政使彭韶督府朱英交薦召至京令就試吏部
辭疾不赴越數日赴試至部復以疾驟發辭卒不就試時
年五十六懇辭乞終養疏曰臣母以貧賤早寡俯仰無聊
殷憂成疾老而彌劇使臣遠客異鄉臣母之憂臣日甚愈
病愈憂愈憂愈病憂病相仍理難長久臣又以病軀憂老
母年未蘇而氣則衰心有為而力不逮乞歸養特授翰林
檢討疏謝曰臣至愚陋亦知銜負恩德圖報稱于親終疾

愈之日不負朝廷待士之盛意不敢違臣子效用之初心
歸至南安知府張弼問出處曰康齋以布衣為石亨所薦
以故不受職求觀秘書冀得開悟主上惜時相不悟以為
實然言之　上令受職然後觀書殊類康齋遂决去獻章
以聽選監生薦又疏陳始終願仕故不敢偽辭釣虛名或
受或不受各有攸宜爾自後屢薦不起或勸之著述不荅
弘治十三年卒學者稱為白沙先生嘗曰吾年二十七始
發憤從吳聘君學於古聖賢君訓之書蓋無所不講然未
知入處比歸白沙杜門不出專求所以用力之方既無師

友指引惟日尋書冊忘寢忘食如是者亦累年而卒未得
所謂未得謂吾此心與此理未有湊泊脗合處也於是舍
彼之繁求吾之約惟在靜坐久之然後見吾此心之體隱
然呈露常若有物日用間種種應酬隨吾所欲如馬之御
銜勒也體認物理稽諸聖訓各有頭緒來歷如水之有源
委也於是渙然自信曰作聖之功其在茲乎其與友人書
曰夫道至無而動至近而神故藏而後發形而斯存大抵
由積累而至者可以言傳也不由積累而至者不可以言
傳也知者能知至無於至近則無動而非神藏而後發明

其幾矣形而斯存道在我矣是故善求道者求之易不善
求道者求之難義理之融液未易言也操存之灑落未易
言也夫動已形者也形斯實矣其未形者虛而已虛其本
也致虛所以立本也戒慎恐懼所以閑之而非以為害也
然而世之學者不得其說而以用心失之者多矣斯理也
宋儒言之備矣吾嘗惡其太嚴也使著於見聞者不睹其
真而徒與我嘵嘵也是故道也者自我得之自我言之可也不
然辭愈多而道愈窒徒以亂人也君子奚取焉又曰終日乾
乾只是收拾此理而已此理干涉至大無內外無終始無一

處不到無一息不運會此則天地我立萬化我出而宇宙在我矣得此欛柄入手更有何事往古來今四方上下都一齊穿紐一齊收拾隨時隨處無不是這箇充塞色色信他本來何用爾脚勞手攘舞雩三三兩兩正在勿忘勿助之間曽點些兒活計被孟子一口打併出來便都是鳶飛魚躍若無孟子工夫驟而語之以曽點見趣一似說夢會得雖堯舜事業只如一點浮雲過目安事推乎此理包羅上下貫徹終始滚作一片都無分別無盡藏故也又曰為學須從靜中坐養出箇端倪來方有商量處友人林俊曰康齋之有白沙猶李侗之之有邵康節始求之博久之曰雜矣又求之靜久之曰偏矣離佛老而超佛老張朱二夫子先述而後獲也遂以宋大儒為依歸其立志甚專嚮道甚勇涵養甚熟德器粹完脫落清洒獨超造物牢籠之外而寓言寄興于風煙水月之間蓋有舞雩陋巷之風焉萬曆十二年從祀孔廟稱先儒

贊曰洋洋白沙獨契斯理我思古人象山陸子平生議論詩以見意克夫法門惓卷遯世

胡子

胡子名居仁字叔心餘干人幼穎異有大志七歲學于家塾言動如老成人既學于康齋慨然以古人自期斯道自任以記誦詞章為不足事專用心于內其學以主忠信求放心主敬為要因名敬齋處家庭如朝堂對妻孥如賔客端莊凝重履繩蹈矩造次顛沛未嘗少違隱微幽獨之際愈嚴愈密每日必立課程詳書得失自考終日竟夕孳孳不倦見義勇為不擇利害為超舍排異端振流俗高風偉節儀表江南所著有居業錄敬齋集其畧曰心有主雖在閙中亦靜故程子以為金革百萬與飲水曲肱一也然必知之深養之厚心方不動無事時不敬心空有事時不敬心亂心常有主乃靜中之動事得其所乃動中之靜心常惺惺自無客慮閑人之謗當自脩閑人之譽當自懼敬便是操存非敬之外別有操存工夫格物便是致知非格物之外別有致知工夫學者工夫寧下而勿高寧沉而勿浮貴博而不貴雜貴精而不貴密寬不至慢緊不至迫怒不至暴愛不至溺中道而立能者從之端莊整肅嚴威儼恪是敬之入頭處提撕喚醒是敬之接續處主一無適湛然純一是敬之無間斷處惺惺不昧精神不亂是敬之效驗

處人以為格言門人吏部侍郎余祐曰先生弱冠時奮志
聖學往遊康齋先生門退而藏脩于家讀書窮理存諸心
者不以一時或息反諸身者不以一事或遺久之則知益
精守益固養益裕而所得益深矣居業錄者先生道明德
立無可告語事有感于外而無可施行故筆之于册取易
脩辭立誠之義其間論聖賢德業經傳旨趣學問工夫政
教基本性命淵微不一而足至異端佛老之學尤深辯詳
闢惟恐其陷溺人心變亂士習蓋亦有為而發故其詞繁
而不殺焉萬曆十二年與王伯安陳公甫共祀孔廟

贊曰翼翼淑心絕俗高蹈學則為己治則王道泌之洋洋
從吾所好青青子衿是則是傚

聖門人物志卷十終

聖門人物志卷十一

山西按察司按察使後學郭子章編輯
太原府知府後學趙 彥校正
陽曲縣知縣後學陶嘉璋
交城縣教諭後學彭憲範仝校

啓聖祠

啓聖公

啓聖公姓孔氏名叔梁紇伯夏之子也魯人為鄹邑大夫
襄公十年偪陽之役偪陽人啓門諸侯之士門焉縣門發

紇抉之以出門者孟獻子曰詩所謂有力如虎者也娶於
魯之施氏生女九人無男其妾生孟皮病足叔梁紇曰雖有
九女而無適是無子也於是乃求婚於顏氏有三女其父問曰
鄹大夫雖父祖為卿士然其先聖王之裔今其人身長十
尺武力絕倫吾甚重之雖年高性嚴不足為疑三子孰能
為之妻二子莫對其幼徵在進曰從父所制將何問焉父
曰即爾能矣遂以妻之顏氏禱尼丘之山生孔子孔子未
生時有麒麟吐玉書于闕里其文曰水精之子繼衰周而
為素王顏氏異之以繡紱繫麟之角信宿而去妊十一月

生孔子是夕有二龍繞室五老降庭五老者五星之精也更聞鈞天之樂空中有聲云天感生聖子故降以和樂之音紇卒時孔子方三歲不知其墓殯於五父之衢人之見之者皆以為葬也其慎也蓋殯也及顏氏卒問於聊曼聊同郰父之母然後得合葬於防孔子曰吾聞之古也墓而不墳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孔子先反門人後雨甚至孔子問焉曰爾來何遲也曰防墓崩孔子不應三孔子泫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修墓墓在曲阜舊縣東二十里防山宋封齊國公顏氏封魯國太夫人元至順二年加封啓聖王顏氏加封啓聖王太夫人

明弘治元年吏部尚書王恕請立祠廟祀啓聖王以杞國公無繇萊蕪侯點泗水侯鯉郕國公孟孫氏配享永年伯珣獻靖公松從祀禮官議不可遂已十四年侍郎魯鐸復議如前亦不合嘉靖九年從輔臣張璁議詔兩京國子監并天下學校各建啓聖公祠祀叔梁紇題稱啓聖公孔氏之位而以顏無繇曾點孔鯉孟孫氏配程珦朱松蔡元定從祀每歲仲春秋上丁日致祭

贊曰水精慶胙勇力長軀神監尼阜瑞吐玉書丹山威鳳

滄海明珠啓聖百代天壤與俱

顏氏

顏氏名無繇字路魯人少孔子六歲孔子始教于闕里而受學焉及子回事夫子則異時也回死路貧請孔子車以葬孔子曰材不材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為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以徒行唐贈杞伯宋封曲阜侯

明國子司業宋濂建議古者立學專以明倫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王不先不窋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尚祖也今回參俱坐饗堂上而其父列食於廡間顛倒彝倫莫此為甚吾不知其何說也上不懌弘治十四年侍郎魯鐸言人倫莫大於君臣父子顏曾思三子配饗堂上而其父列祀廡下非禮宜於闕里別廟祀叔梁紇而以路皙子魚配禮官議不合遂已嘉靖九年從輔臣張璁議以無繇同點鯉孟孫氏配祀啓聖廟並稱先賢云

贊曰人誰無子爾嗣標奇行為世範學為人師請車誠非顧匪其私千載之下足以不惑

曾氏

曾氏名點（史記作蒧）字晳南武城人禮教不行欲修之孔子善之晳命子參芸瓜誤斬其根曾晳怒援杖擊之曾子仆地有頃而蘇蹷然而起進曰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退鼓琴而歌欲父聽其歌而知其平也孔子聞之告門人曰參來勿內也昔舜事瞽叟索而使之未嘗不在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而小杖則受大杖則走今參委身待暴怒以陷父不義夫安得為孝乎曾子曰參罪大矣遂造孔子謝過馬晳侍孔子言志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爾嘆曰吾與點也季武子之喪大夫弔點倚其門而歌蓋士之狂者孟子亦曰如琴張曾晳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性嗜羊棗洎沒曾參乞不忍食唐贈宿伯宋封萊蕪侯　明嘉靖九年詔配祀啓聖廟稱先賢

贊曰惟時義方有子誠孝傳得其宗父為之鵠莫春舞雩詠歌至教行雖不掩其志彌高

孔氏

孔氏名鯉字伯魚孔子子也孔子十九娶宋亓官氏一歲生鯉實周景王十二年魯昭公之九年也時昭公以鯉魚賜孔子榮君之貺故曰鯉而字伯魚孔子訓之曰女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墻面而立也與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魯哀公以幣召鯉稱疾不行母死期而猶哭孔子聞之曰誰與哭者門人曰鯉也夫子曰嘻其甚矣鯉聞而遂除之年五十先孔子卒哀公十二年也塟宣聖墓東宋追封毋亓官氏鄆國夫人追封鯉泗水侯今配祀啓聖廟稱先賢

贊曰商王啓胙微子開先周召是訓詩禮並傳父作至聖子述上賢天倫慶殖奕葉萬年

孟孫氏

孟孫氏名何忌孟僖子之子南宮适之弟也初僖子從昭公如楚不能相禮及歸乃講學曰苟能禮者從之及病將卒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而滅于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共故其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墻而走亦莫余敢侮饘于是

鬻于是以餬余口其共也如是吾聞臧孫紇有言曰聖人
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我
若獲没必屬説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
位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孔子孔子曰能補過者君
子也詩曰君子是則是傚孟僖子可則傚已矣懿子問孝子
曰無違樊遲問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
之以禮問書曰欽四鄰何謂也孔子曰王者前有疑後有
丞左有輔右有弼謂之四近言前後左右近臣當畏敬之
不可以非其人也周文王胥附奔輳先後禦侮謂之四鄰

以免乎牖里之害懿子曰夫子亦有四鄰矣孔子曰吾有
四友焉自吾得回也門人加親是非胥附乎自吾得賜也
遠方之士日至是非奔輳乎自吾得師也前有光後有輝
是非先後乎自吾得仲由也惡言不至於門是非禦侮乎
邾隱公既即位將冠使大夫因懿子問禮於孔子孔子曰
其禮如世子之冠冠於阼階以著代也醮於客位加其有
成三加彌尊導喻其志冠而字之敬其名也行冠事必於
祖廟以祼享之禮以將之以金石之樂節之所以自卑而
尊先祖示不敢擅也懿子曰天子未冠即位長亦冠乎孔

子曰古者王世子雖幼其即位則尊為人君以為成人之
事者也何冠之有懿子曰然則諸侯之冠異天子與孔子
曰君薨而世子主喪是亦冠也與人君無殊也懿子曰今邾
君之冠非禮也孔子曰諸侯之有冠禮也夏之末造也有
自來矣今無譏焉懿子曰三王之冠其異何也孔子曰周
弁殷冔夏收一也三王共皮弁素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
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定公元年懿子曾城成周孫得甦
使西秦以拜之其母隨而呼之西秦已不忍而與其母懿
子適至求甦對曰余不忍而與其母懿子怒逐之居三月

復召為其子傅曰夫子不忍甦又豈忍吾子乎懿子數傳
生激公宜激公宜生孟軻　明嘉靖九年詔從祀啟聖
廟稱先賢
贊曰世祿之胄乃克繇禮承考治命來學闕里研講三加
旁窮四友兄弟同師允矣双美

程氏

程氏名珦字伯溫河南洛陽人宋仁宗時為黄陂尉知興
國縣縣素難治珦在邑纔二年而獄空者歲餘彼民善為
古券契田訟最難辨珦折之不十數語盡得其情與人感

其恩建祠祀之康定間通判南安時周敦頤為司理衆世不知珦視其氣貌不凡與語果知道者因命二子顥頤受學焉歷知漢州熈寧法行珦獨抗議未使使者李元瑜怒即移病歸旋致仕累轉太中大夫卒年八十五珦慈恕而剛斷平居與幼賤處唯恐有傷其意至於犯義理則不假也前後五得任子以均諸父之子孫所得奉禄分贍親戚之貧者官小禄薄克已為義人以為難文彦博蘇頌等表其清節詔賜帛二百官給其葬宋封永年伯　明嘉靖九年詔從祀啓聖廟稱先儒

賛曰束身飭行嵩已寵義歷官一介成子兩驥清節表世新法抗議甲會熈恬公參其四

朱氏

朱氏名松字喬年婺源人少有才名為文汪洋放肆不見涯涘後取六經子史讀之以求天下興亡理亂之變又聞河洛之學得聖賢不傳之意乃日誦大學中庸力於致知誠意之地自謂褊急害道因取佩韋之義名韋齋從羅豫章遊與李愿中侗為同門友雅敬重焉嘗與沙縣鄧迪天啓語及愿中鄧曰愿中如氷壺秋月瑩徹無瑕非吾曹所

及松深以為知言亟稱道之舉進士為尤溪尉歷司勳吏部郎秦檜決策與金虜議和松率同列上章極言其不可檜怒風御史論松出知饒州因亂徙居建陽病且革嘱子熹曰籍溪胡明仲白水劉致中屏山劉彦冲三人吾友也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即死汝往事之而惟其言之聽則吾死不憾焉文公卒為世大儒題其室曰佩韋尊考訓晦木謹師傳韋者韋齋也晦木劉屏山冠文公祝詞也宋封獻靖公　明嘉靖九年從祀啓聖廟稱先儒

賛曰蚤挾才思晏酣道腴追宗河洛抗直權諛授子三友為世大儒標義父鵠蔚然華夸

蔡氏

蔡氏名元定字季通建陽人父發以程氏語録邵氏經世張氏正蒙授元定曰此孔孟正脉也元定深涵其義旣長辨析益精登西山絕頂忍饑啖薺讀書聞朱熹名往師之熹扣其學大驚曰此吾老友也不當在弟子列凡性與天道之妙他弟子不得聞者必以語元定四方來學者熹必俾先從元定質正焉從臣尤袤楊萬里聯疏薦於朝召之堅以疾辭時韓侂胄禁偽學臺諫承風肆排擊然猶未敢

誦言攻朱熹至沈繼祖劉三傑連疏詆熹併及元定元定
曰化性起偽惡得無罪遂謫道州州縣捕急元定聞命不
辭家即就道熹與從游數百人餞蕭寺中坐客有泣下者
熹視元定不異平時因喟然歎曰友朋相愛之情季通不
挫之志可謂兩得矣元定賦詩曰執手笑相別無為兒女
悲杖屨同其子沉行三千里脚為流血無幾微見言面
至舂陵遠近從者日衆有名士挾才簡傲非笑前修者亦
心服謁拜人為之語曰初不敬今納命愛元定者謂宜謝
生徒元定曰彼以學來何忍拒之若有禍患亦非閉門塞

竇所能避也貽書訓諸子曰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勿
以吾得罪故遂懈一日謂沉曰可謝客吾欲安靜以還造
化舊物閱三日卒侂冑既誅贈迪功郎諡文節元定天資
高聞道早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講明陰陽消長之
運達古今盛衰之理上稽天時下考人事皆有明證若禮
樂兵制度數皆正其流而會于一方技曲學異端邪說悉
核其根而辯其非凡古書奇辭奥旨人所不能讀者一見
即解文公嘗曰人讀易書難元定讀難書易又曰造化微
妙惟深於理者能識之吾與元定言而未嘗厭也先生處

家以孝弟忠信儀刑子孫而其教人也以性與天道為先
自本而支自源而流聞者莫不興起晉吉文公教人以訓
詁文義為先下學上達固是常序然世衰道微邪說交作
學者未知本原未必不惑於異端之說也然[illegible]釋四書及
為易詩傳通鑑綱目皆與參訂啓蒙一書則屬起稿學者
尊之曰西山先生所著有大衍詳說律呂新書燕樂原辨
皇極經世太玄潛虛指要洪範解八陣圖說熹為之序及
葬熹誄之曰精詣之識卓絕之才不可屈之志不可窮之
辨不復可得見矣　明嘉靖九年詔從祀啓聖廟稱先儒

贊曰學嗇[illegible]行不愧影說理精瑩涉道要領腹笥百家
情田萬頃箕裘者三丹青彪炳

聖門人物志卷十一終

山西按察司按察使 後學 郭子章編輯

太原府知府後學趙 彥校正

陽曲縣知縣後學陶嘉璋

交城縣教諭後學彭憲範仝校

會典祀儀

先師孔子 釋菜 啟聖祠附

國初詔正諸神封號惟孔子封爵特仍其舊每歲二丁

傳

制遣官祭于國學每月朔望遣內臣降香朔日則祭酒行

釋菜禮洪武四年令進士釋褐詣國學行釋菜禮十

五年始

詔天下儒學通祀孔子頒釋奠儀二十六年頒大成樂

器于天下府學令州縣如式製造二十九年黜楊雄

從祀進漢董仲舒後遇

登極皆遣官祭告闕里又

駕幸太學行釋菜禮永樂八年正文廟聖賢繪塑衣冠

令合古制十九年北京國子監既定其南監春祭

命祭酒行禮稱

皇帝謹遣正統元年刊定從祀名爵位次頒行天下二年

以宋胡安國蔡沈真德秀從祀三年禁祀孔子釋老

宮八年追封元吳澄為臨川郡公從祀成化二年封

董仲舒為廣川伯胡安國建寧伯蔡沈崇安伯真德

秀浦城伯弘治九年封宋楊時為將樂伯從祀嘉靖

九年釐正祀典始為木主題曰至聖先師孔子神位

改大成殿為先師廟殿門為廟門四配稱復聖顏子

宗聖曾子述聖子思子亞聖孟子之位十哲以下及

門弟子皆稱先賢某子之位左丘明以下稱先儒某

子之位申黨即申棖祀止存棖公伯寮秦冉顏何荀

況戴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吳澄十三人

俱罷祀林放蘧伯玉鄭衆盧植鄭玄服虔范甯七人

各祀于其鄉后蒼王通歐陽修胡瑗陸九淵增入從

祀凡籩豆樂舞之數皆更定焉其內臣降香亦罷隆

慶五年以本朝薛瑄從祀萬曆十二年以本朝王守

仁陳獻章胡居仁從祀

洪武二十六年釋奠儀

一齋戒 與祀帝王同

一傳

制 儀見儀制司

一省牲 牛一今二 山羊五今壯羊豕九今十四

一陳設

正壇

犢一 羊一 豕一 登一

鉶二 籩豆各十 簠簋各二

帛一 白色禮神制帛

共設酒尊三爵三篚一于壇東南西向祝文案一

于壇西

四配位

每位

羊一 豕一 登一今去 鉶二

籩豆各十今八 簠簋各一今一 爵三

帛一 篚一

十哲位

東五壇

豕一分五 帛一 篚一 爵三

每位

鉶一 籩豆各四 簠簋各一 酒盞一

西五壇

陳設同

東廡 五十三位共十三壇今四十七位分十六壇

共豕一今三 帛一 篚一 爵一

每壇

籩豆各四 簠簋各一 酒盞四

西廡 五十二位共十三壇今四十八位分十六壇

陳設同

一正祭典儀唱樂舞生就位執事官各司其事分獻官陪祀官各就位贊引引獻官至盥洗所贊詣盥洗位搢笏出笏引至拜位贊就位典儀唱迎神奏樂樂止贊四拜 通贊陪祭官同 典儀唱行初獻禮奏樂執事官捧

帛爵詣

各神位前贊引導遵官贊詣

大成至聖文宣王 今稱至聖先師孔子 神位前贊搢笏贊獻帛

執事以帛進奠訖執事以爵進贊引贊獻爵出笏贊
詣讀祝位樂暫止跪（傳贊衆官皆跪）贊讀祝讀祝官取祝跪
於獻官左讀訖贊俯伏興平身贊詣
兗國復聖公（今稱復聖顏子）神位前搢笏獻爵出笏詣
郕國宗聖公（今稱宗聖曾子）神位前
沂國述聖公（今稱述聖子思子）神位前
鄒國亞聖公（今稱亞聖孟子）神位前（儀並同前）贊復位樂止典儀唱
行亞獻禮奏樂執事以爵獻于
神位前樂止典儀唱行終獻禮奏樂（儀同亞獻）樂止典儀唱

飲福受胙贊詣飲福位跪搢笏執事以爵進贊飲福
酒執事以胙進贊受胙出笏俯伏興平身復位贊兩
拜（傳贊陪祀官同）典儀唱徹饌奏樂執事各詣
神位前徹饌樂止典儀唱送神奏樂贊引贊四拜（傳贊陪祀
官同）典儀唱讀祝官捧祝掌祭官捧帛饌各詣瘞位典
儀唱望瘞奏樂贊引贊詣望瘞位樂止贊禮畢
一祝文
維洪武　年歲次　月　朔　日
皇帝遣具官某致祭于

大成至聖文宣王（今稱先師及四配改定並如前註）惟
王（今曰惟師）德配
天地道冠古今刪述六經垂憲萬世謹以牲帛醴齊粢盛
庶品祗奉舊章式陳明薦以
兗國復聖公
郕國宗聖公
沂國述聖公
鄒國亞聖公配尚享
一分獻官儀注（分獻以翰林院修撰等官國子監博士等官二員）典儀唱

分獻官陪祭官各就位各至拜位候讀祝訖唱分獻
官行禮贊引贊詣盥洗所贊搢笏贊出笏贊陞壇贊
詣
神位前贊搢笏執事以帛進于分獻官奠訖執事以爵
進于分獻官獻訖贊出笏贊復位（亞獻終獻同）至典儀唱
望瘞各詣瘞位
一樂章
迎神
大哉

宣聖（今曰孔聖）道德尊崇維持王化斯民是宗典祀有常精
純益隆神其來格於昭聖容

奠帛

自生民來誰底其盛維王（今曰維師）神明度越前聖粢帛
具成禮容斯稱黍稷非馨惟神之聽

初獻

大哉聖王（今曰聖師）實天生德作樂以崇時祀無斁清酤
惟馨嘉牲孔碩薦修神明庶幾昭格

亞獻終獻

百王宗師生民物軌瞻之洋洋神其寧止酌彼金罍
惟清且旨登獻于三於嘻成禮

徹饌

犧象在前豆籩在列以享以薦既芬既潔禮成樂備
人和神悅祭則受福率遵無越

送神

有嚴學宮四方來宗恪恭祀事威儀雍雍歆格惟馨
神馭還復明禋斯畢咸膺百福

今定配哲從祀牌位

四配

復聖顏子（舊封兗國復聖公）
宗聖曾子（舊封郕國宗聖公）
述聖子思子（舊封沂國述聖公）
亞聖孟子（舊封鄒國亞聖公）

十哲

先賢閔子（名損舊封費公）　先賢冉子（名雍舊封薛公）
先賢端木子（名賜舊封黎公）　先賢仲子（名由舊封衛公）
先賢卜子（名商舊封魏公）　先賢冉子（名耕舊封鄆公）
先賢宰子（名予舊封齊公）　先賢冉子（名求舊封徐公）
先賢言子（名偃舊封吳公）　先賢顓孫子（名師舊封陳公）

東廡

先賢澹臺滅明（舊封金鄉侯）　先賢原憲（舊封任城侯）
先賢南宮适（舊封汝陽侯）　先賢商瞿（舊封須昌侯）
先賢漆雕開（舊封平輿侯）　先賢司馬耕（舊封雎陽侯）
先賢有若（舊封平陰侯）　先賢巫馬施（舊封東阿侯）
先賢顏辛（舊封陽穀侯）　先賢曹卹（舊封上蔡侯）
先賢公孫龍（舊封枝江侯）　先賢秦商（舊封馮翊侯）

先賢顏高舊封雷澤侯　先賢壤駟赤舊封上邽侯
先賢石作蜀舊封成紀侯　先賢公夏首舊封鉅平侯
先賢后處舊封膠東侯　先賢奚容蒧舊封濟陽侯
先賢顏祖舊封富陽侯　先賢句井疆舊封滏陽侯
先賢秦祖舊封檉城侯　先賢縣成舊封武城侯
先賢公祖句茲舊封即墨侯　先賢燕伋舊封汧源侯
先賢樂欬舊封建成侯　先賢狄黑舊封林慮侯
先賢孔忠舊封鄆城侯　先賢公西蒧舊封徐城侯
先賢顏之僕舊封宛句侯　先賢施之常舊封臨濮侯
先賢秦非舊封華亭侯　先賢申棖舊封文登侯
先賢顏噲舊封濟陰侯　先儒穀梁赤舊封睢陽侯
先儒高堂生舊封萊蕪伯　先儒毛萇舊封樂壽伯
先儒后蒼　先儒杜子春舊封緱氏伯
先儒韓愈舊封昌黎侯　先儒程顥舊封豫國公
先儒邵雍舊封新安伯　先儒司馬光舊封溫國公
先儒胡安國舊封建寧伯　先儒楊時舊封將樂伯
先儒張栻舊封華陽伯　先儒陸九淵
先儒許衡舊封魏國公

舊有堂邑侯顏何蘭陵伯荀況彭城伯劉向司空王肅司徒杜預今黜中牟伯鄭衆良鄉伯盧植榮陽伯服虔今改祀於鄉萊蕪侯曾點泗水侯孔鯉改入啓聖祠從祀

西廡

先賢宓不齊舊封單父侯　先賢公冶長舊封高密侯
先賢公晳哀舊封北海侯　先賢高柴舊封共城侯
先賢樊須舊封益都侯　先賢公西赤舊封鉅野侯
先賢梁鱣舊封千乘侯　先賢冉孺舊封臨沂侯
先賢伯虔舊封沭陽侯　先賢冉季舊封諸城侯
先賢漆雕徒父舊封高苑侯　先賢漆雕哆舊封濮陽侯
先賢商澤舊封鄒平侯　先賢任不齊舊封當陽侯
先賢公良孺舊封牟平侯　先賢公肩定舊封梁父侯
先賢鄡單舊封聊城侯　先賢罕父黑舊封祈鄉侯
先賢榮旂舊封厭次侯　先賢左人郢舊封南華侯
先賢鄭國舊封朐山侯　先賢原亢舊封樂平侯
先賢廉潔舊封胙城侯　先賢叔仲會舊封博平侯
先賢公西輿如舊封臨朐侯　先賢邽巽舊封高唐侯
先賢陳亢舊封南頓侯　先賢琴張舊封陽平侯
先賢步叔乘舊封博昌侯　先儒左丘明舊封中都伯

先儒公羊高舊封臨淄伯　先儒伏勝舊封乘氏伯
先儒孔安國舊封曲阜伯　先儒董仲舒舊封廣川伯
先儒王通　先儒周敦頤舊封道國公
先儒歐陽修　先儒張載舊封郿伯
先儒程頤舊封洛國公　先儒胡瑗
先儒朱熹舊封徽國公　先儒呂祖謙舊封開封伯
先儒蔡沈舊封崇安伯　先儒真德秀舊封浦城伯
先儒薛瑄　先儒王守仁
先儒陳獻章　先儒胡居仁
舊有壽張侯公伯寮新息侯秦冉考城伯戴聖岐陽伯賈逵扶風伯馬融任城伯何休偃師伯王弼今黜　内黄侯遽伯玉長山侯林放高密侯鄭玄新野伯范甯臨川郡公吴澄今改祀於鄉　曲阜侯顏無繇改入啓聖祠從祀淄川侯申黨即申棖今革存棖

凡祭期洪武元年定以仲春秋上丁日降香遣官祭
孔子于國學　七年仲春上丁日食改用次丁　成
化二十二年二月朔當釋菜值上丁令以次日釋菜
凡祭器禮物樂舞洪武四年更定各置高案籩豆簠
簋登鉶悉用甆器牲用熟樂舞生擇監生及文武大
臣子弟在學者預教習之今用太常樂舞生　正統三年令
祭丁品物非其土產者應以羊代榛栗以所產果品
代　景泰六年奏准以兩廡祭品儉薄增豕四隻棗
栗各五十斤黍稷各一斗形鹽五十斤南京國子監
一體增設　成化十二年增樂舞為八佾籩豆各十
二　嘉靖九年令南京國子監祭用十籩十豆天下
府州縣學八籩八豆樂舞各止六佾
凡六品以下官不陪祭者先一日赴廟瞻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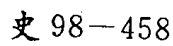
月朔釋菜儀

其日清晨執事者各司其事分獻官各官分列于大
成門内監生排班俟獻官至通贊唱排班獻官以下
各就位通贊唱班齊鞠躬拜興拜興平身引贊請獻
官詣盥洗所獻官盥手帨手訖引贊唱詣酒尊
所司尊者舉冪酌酒訖引贊唱請
至聖先師孔子神位前跪獻爵俯伏興平身執事者行事並同
引贊唱詣
復聖顏子神位前
宗聖曾子神位前
述聖子思子神位前

亞聖孟子神位前儀並同十哲兩廡分獻官一同行禮畢

引贊同唱復位　引贊導獻官分獻官至原拜位立　通

贊唱鞠躬拜興拜興平身禮畢

十哲陳設

啓聖祠祭儀

嘉靖九年令兩京國子監幷天下學校各建啓聖公祠中祀叔梁紇題稱啓聖公孔氏之位以顏無繇曾點孔鯉孟孫氏配俱稱先賢某氏之位程珦朱松蔡元定從祀俱稱先儒某氏之位每歲仲春秋上丁日遣國子監祭酒行禮南監司業行禮

一陳設

正位

羊一 豕一 籩豆各八

簠簋各二 鉶二 爵三 帛一

篚一

東配

豕一 爵三 帛一 篚一

每位

簠簋各一 籩豆各四

西配同

東西從祀同

一正祭是日三更贊引導遣官至盥洗所搢笏出笏

典儀唱執事官各司其事遣官就位迎神四拜兩廡分獻官同 典儀唱奠帛行初獻禮遣官由

廟左門入贊詣

啓聖公孔氏神位前搢笏獻爵出笏詣讀祝位跪讀祝俯伏興平身兩廡分獻官同 贊詣

先賢顏氏神位前獻帛獻爵詣

先賢曾氏

先賢孔氏

先賢孟孫氏各神位前儀並同前兩廡分獻官同 獻帛爵訖復位典儀唱行亞獻禮終獻禮儀同初獻 典儀唱徹饌訖唱送神四拜兩廡分獻官同 典儀唱讀祝官捧祝掌祭官捧帛饌各詣瘞位唱望瘞捧祝帛饌官至瘞所贊引贊詣望瘞位贊禮畢

一祝文

維 年 月 日

皇帝遣具官某致祭于

啓聖公孔氏曰惟

公誕生至聖為萬世王者之師功德顯著茲因仲春秋特

用進祭以

先賢顏氏

曾氏

孔氏

孟孫氏配尚享

聖門人物志卷十二終

聖門人物志十二卷 江西巡撫採進本

明郭子章撰子章有蠙衣生易解已著錄是書則子章官晉陽時所輯凡遊於聖門與私淑而得從祀廟廡者各爲之小傳附以贊論首孔子世家次先賢次先儒而以有明之會典祀儀終焉其中雜以周汝登羅汝芳諸人之論其時心學橫流故子章多主張其說孟子傳論謂孔子之學以從心所欲不踰矩爲的顏子從之末由而孟子云能者從之又云心之官則思即孔子從心之旨猶主持門戶之見也

春秋諸名臣傳十三卷

〔明〕邵寶撰　姚咨續補

北京圖書館藏明隆慶五年安紹芳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春秋名臣傳十三卷》提要

姚氏春秋諸名臣傳補序

嘗讀班生表云易叙宓羲神農黃帝以來作教化民傳述[illegible]如鄭子所論書載唐虞之際咨四岳建九官十有二牧如羲和所掌夏啟亡聞至周始備下逮春秋國既異政官各殊制未嘗人人具列其事也藝文志云左氏即本事作傳所貶損大人當世君臣有威權勢力者是以隱其書而不宣以避咎焉公穀鄒夾又可知矣馬遷所記若魯之下惠吳之季札晉之叔向鄭之子產齊之晏越之蠡種僅十

數子耳厥後陸湻劉敞輩互有集傳惟王當撰列國諸臣傳效法遷史凡一百三十四人系以贊辭庶幾近之而今多湮逸矣夾漈鄭樵通志詳而未覈失之蕪穢我

明司寇大庾劉公撰春秋列傳其善惡賢不肖得失治亂若指昭揭錫山文莊邵公識邁史生讀淹倚相綺齡結綬白首懸車雖傳書填委錢穀殷積髦嗜藝林口不絕咏手未嘗釋卷也其篤如此晚取春秋諸名臣言行錄纂述成編彌留之日寢堂弗

戢遂使燎原為災藏山毀草鴻寶不燿麟阨興嗟惜哉皇山姚隱君者身甘種褐志鬱緹緗儲無儋石架富五車間嘗竊取文莊之意補輯其書閉無卷帷室有穿榻已踰尚父之年不輟伏生之誦惟其志邵公之志故能言

邵之言適合而擬乎也傳始于周之辛伯迄于虞之宮奇凡一百四十八人勒為一十三卷校王生所撰人簡而事精矣夫始周尊王也繼魯重我也卷十有三準歲象閏也終虞賤亡也非春秋之啟監乎門人安子茂卿

尊信其師私淑先達取而梓之
請序于余用廣其傳昔戴岷續
胡氏之書（胡翼之著春秋口義）嬴生表子都
之業（胡毋生字子都治春秋）師友淵源義兼
之矣遂書以復安子云
隆慶辛未秋八月朔
賜進士第天官大夫
敕僉雲南憲使吳郡皇甫汸子
循撰

春秋諸名臣傳補自序

吾邑先達邵文莊公嘗讀春秋左氏
傳凡其人之嘉言善行與夫隱顯閒
望生榮死哀可以昭昕常炳緗素者
始于周之辛伯以迄虞之宮之奇得
一百四十八人爲書一十三卷以準
一年十二月之數餘其一以象閏亦
例春秋也書未梓行公遽捐館遺目
錄幷小論於世或謂公時不逮志或
謂將脫藁罹鬱攸之變豈斯文未喪
天不俾一人專之而欲分其美於後
人耶余生也晚末由摳趨公之門墻
忝交于郡博華君明伯明伯廼公門
人補菴比部冢嗣也曩示茲目要余
纂補且故友施子羽陸一之僉慫慂
之曰非汝誰歟任者余欠食貧餬口

四方者五十餘年白紛遝疾齋居多暇思耴左氏諸書閱歷三易裘葛僅勒成編自揣衰朽病夫舊學錣棄未免挂一漏萬恐貽續貂姍笑但期無負明伯深意無下慰施陸二子於九京云若夫遐搜遠抉遡周魯而旁及諸小國夷狄彙次詮貫首尾詳徹閒有宋程伯劉春秋分記在余惡乎敢門人安茂卿見而色喜請授梓氏余歆茂卿之篤於古也遂許之

隆慶辛未春三月既望句吳後學皇山七十七翁姚咨書于茶夢小閣

纂補春秋諸名臣傳凡例

一取人以文莊公成案爲師苟有損益非所以承志也雖或遺珠亦不敢攙入

一是編以左氏爲主間參之國語或内外俱缺則參之公穀或見於檀弓亦參之蓋意味不遠也

一左氏與史記世家互有異同則從左氏或取世家中一二言備所缺也若呂氏春秋韓詩外傳劉向說苑等書所載雖詳亦止採一二不欲客乘主耳

一本國之臣書甲子月日則用本國之年不似宋王當俱載魯年也

一諸臣姓氏世系本之左氏諸家傳注或不詳者則攷之氏族姓纂諸書雖繁不憚也

一諸臣生爵死謚與夫卒日亦書或無甲子止書卒至於謚如臧文仲之類文則其謚而非字也後倣此

一諸臣祖父與其子孫見則書之缺則仍之

一諸臣稱謂或以氏或以名或以字或以謚因其首而徹其尾不敢如傳中四三更攺恐混

而無別耳遇便即書初無臧否於其閒也
一傳外諸贊語雖一得之愚亦承先儒所論定
不敢妄加評隲以來同志者議也
一左氏斷詞若君子曰以下雖未必天下爲公
蓋亦當時輿論也或傳末畧之則入贊語中

陸文學復姚山人論補春秋諸名臣傳書

具區子陸九州頓首拜啓

舜咨徵君足下　得來書具見謙退但州非以史筆榮一舜咨亦非以閒事累一舜咨直以州幼讀左氏書切見人才落落玉石恨無能表之者州又不暇且不敢念及恒懸懸洎見文莊公名臣目録先得我心而能事未畢或者曰時不逮其志或者曰將脫藁而災州今未暇未敢幸而有外史若舜咨者而委曰云云則文莊之志將誰成之州之所望於舜咨者何如而可如此也昨而子羽亦云此事一之可謂知人舜咨當自知且士不得志則著書立說乃分內事況舜咨哉今舜咨曰我一人何能成將人人曰我一人則天下美事誰當相其成也況州之托非累也非榮也分也舜咨其奚辭若計其歲月則古人有三十二十十五年始脫藁者貴不爲虛車耳豈必旦夕立就曰某數日成一書以夸示捷也來命又謂辛伯事實甚少伯之在周發難端窮亂本黑肩之事可徵也君子取人有一二磊落事亦足名世奚必累數千言如韓彭傳爲始足哉又謂太史公史記子由古史所既載若難

予繼傳此又大不然者管晏貞僑諸大夫行在左氏國語者能獨爲一傳旣與太史博採民談巷語者不同且亦非爲二太史亢非爲諸大夫贅也奚必多疑在舜咨直任之耳大抵君子於天下事毋厭易而不屑爲毋苦難而不敢爲毋避嫌而不忍爲于已處之而已矣舜咨其思之舜咨其思之草草奉復幸恕涯畧不具

是歲八月哉生明九州載拜

纂補春秋諸名臣傳引用書目

易　書

詩　春秋左氏傳

國語　公羊傳

穀梁傳　三禮

孝經　論語

孟子　韓詩外傳

呂氏春秋　劉向新序說苑

家語　史記

杜預何休范甯三傳注解并䟽義

陸淳纂例辨疑　春秋名號歸一圖

孫覺春秋經解　孫明復尊王發微

劉原父春秋權衡意林

王氏春秋列國諸臣傳

胡文定春秋傳　鄭夾漈春秋列傳

蕭子荆春秋經解　章沖春秋類事始末

黃仲炎春秋經疑問對

趙子常春秋屬辭　姓纂

氏族諸書　古樂府

春秋諸名臣傳目録卷之一

周

辛伯　　富辰　　王孫滿

劉康公　單襄公　萇弘

右周臣六人

二泉山人論曰烏乎周之德於是乎衰矣人才不復振矣雖然立隗則諫屬克則諗問冑則對請隧則辭國無人焉誰與圖之詩曰雖無老成人猶有典刑惟此時為然又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雖欲勿思其將能乎

春秋諸名臣傳卷之一

句吳後學潛菴姚

門人安紹芳校梓

周

辛伯

辛伯周大夫也桓王崩子莊王立四年周公黒肩欲弒王而立克克王之弟子儀也辛伯告王王殺周公克犇燕先是克有寵於桓桓屬諸周公辛伯諫曰並后匹嫡兩政耦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遂及難

潛菴子曰周公阿先王旨事未行而難作辛伯能發其姦以正冠屨大分卒安王業誠可謂周室之忠臣矣

富辰

富辰周大夫也襄王十三年鄭伐滑王使游孫伯服如鄭請滑鄭人怨惠王之入不與厲公爵又怨襄王之與衛滑執二子囚之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不可周文公詩云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鄭在天子兄弟也鄭莊公有大勳於平桓凡我周之東遷晋鄭焉依子頽之亂鄭寔安定今不忍小

忿以棄鄭親君之何王不聽十五年王降狄師伐鄭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爲后辰諫曰不可狄隗姓也鄭出自宣王王棄鄭而登叔隗狄固封豕豺狼厥性貪惏王復啓之報者倦矣施者未厭矧女德無極歸怨無終必生厲階王不聽十八年王黜狄后狄人來誅殺譚伯大敗周師獲辰辰曰吾數諫王王弗從竟致此難吾苟靳死王以我爲懟乎乃以其屬死之

潛菴子曰富辰不憾愎諫而能殺身成仁古　烈丈夫殆不過是所謂周家之多仁人信哉

王孫滿

王孫滿周大夫頃王之孫也以爵系爲氏襄王二十四年秦師將襲鄭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滿尚幼觀之言於王曰秦師必有謫王曰何故對曰師輕而驕輕則寡謀驕則無禮無禮則脫寡謀自陷入險而脫能無敗乎秦師無謫是道廢也是行也鄭商弦高覺之矯以鄭伯之命犒師秦師還晉人敗諸殽獲其三帥丙術視定王元年楚莊王伐陸渾之戎遂至於雒觀兵於周疆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兩莫能逢之用能協於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於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於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於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潛菴子曰夫人之智聰於幼而窒於壯者多矣王孫滿少觀秦人率師知有輿尸之凶旣對楚子問鼎復寢羋睨之妄若滿者其智加於人一等矣

劉康公

劉康公季子周定王之母弟也亦曰王季子食采於劉定王八年王使王季子聘魯發幣於大夫季文子孟獻子皆儉叔孫宣子東門子家皆侈歸王問魯大夫孰賢對曰季孟其長處魯乎叔孫東門其亡乎若家不亡身必不免王曰何故對曰臣聞之爲臣必臣爲君必君寬肅宣惠君也敬恪恭儉臣也二子者儉其能足用矣用足則族可庇二子者侈侈則不恤匱匱不恤憂必及之且人臣而侈

國家弗堪亡之道也王曰幾何對曰東門不若叔孫而泰侈焉不可以事二君叔孫之位不若季孟而亦泰侈焉不可以事三君若皆蚤世猶可若登年以載其毒必亡魯宣公卒赴者未及東門氏來告亂子家奔齊魯叔孫宣伯亦奔齊皆如其言王季子報聘晉晉景公使趙同獻狄俘於周不敬王季子曰不及十年原叔必有大咎天奪之魄矣簡王六年晉郤至與周爭鄇田王命王季子訟諸晉郤至曰溫吾故也故不敢失王季子曰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溫爲司寇與檀伯達封於

河蘇氏即狄又不能於狄而奔衛襄王勞文公而賜之溫狐氏陽氏先處之而後及子若治其故則王之官也子安得之晉侯使郤至勿敢爭八年魯成公及諸侯朝王成肅公受脤於社不敬王季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戎有受脤神之大節也今成子惰棄其命矣其不反乎五月成子卒於瑕

終劉公之言也公以采地受姓卒謚曰康世爲周卿士夏摯狄皆其裔云

潛菴子曰劉康公本天王世胄不以貴而驕不以能而矜聘侯邦長於應對善料事捷若影響春秋末造得斯人焉此蒼姬之籙所以永與

單襄公

單襄公名朝周之卿士也其先食采於單故以爲氏定王六年使襄公聘於宋遂假道於陳以聘於楚火朝覿矣道茀不可行侯不在疆司空不視塗澤不陂川不梁國無寄寓縣無施舍民將築臺於

夏氏及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南冠以如夏氏留賓不見襄公歸告王曰陳侯不有大咎國必亡王曰何故對曰夫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本見而草木節解駟見而隕霜火見而清風戒寒故先王之教曰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草木節解而備藏隕霜而冬裘具清風至而修城郭宮室此先王之所以不用財賄而廣施德於天下今陳國不然是廢先王之教也周制有之曰國有郊牧疆有寓望所以禦災其餘無非穀土民無縣耜野無奥草有優無匱有逸無罷今陳國道路不可知

田在草間民罷而逸樂是棄先王之法制也周之秩官有之曰敵國賓至關尹以告行理以節逆之候人爲導卿出郊勞門尹除門宗祝執祀司里授館司徒具徒司空視塗司寇詰姦虞人入材甸人積薪火司監燎水司監濯膳宰致饔廩人獻餼司馬陳芻工人展車百官以物至賓入如歸是故小大莫不懷愛其貴國之賓至則班加一等益虔至於王使則皆官正涖事上卿監之今雖朝也不才有分族於周承王命以爲過賓於陳而司事莫至是蔑先王之官也先王之令有之曰天道賞善

而罰淫故凡我造邦無從非彝無即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今陳肆其卿佐以淫於夏氏是又犯先王之令也居大國之間而無此四者其能久乎既而陳侯殺于夏氏楚人入陳十八年晉使鞏朔獻齊捷于周王弗見使襄公辭焉曰蠻夷戎狄不式王命淫湎毀常王命伐之則有獻捷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也兄弟甥舅侵敗王略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今叔父好先王之禮余雖欲受其獻敢廢舊典以忝叔父乎鞏朔不能對王宴鞏伯而私賄之使相告之曰非禮也勿籍簡王十

一年晉使郤至獻楚捷於周與襄公語驟稱其伐襄公語諸大夫曰溫季其亡乎位於七人之下而求掩其上怨之所聚亂之本也多怨而階亂何以在位十二年柯陵之會襄公見晉厲公視遠步高郤錡見其語犯郤犨見其語迂郤至見其語伐犯則陵人迂則誣人伐則掩人夫郤氏晉之寵人也有是寵而益之以三怨誰能忍之雖國君亦不免焉是年厲公旣殺三郤欒書中行偃懼誅執厲公而殺之於匠麗氏果如襄公之言晉孫談之子周適周事襄公立無跛視無還聽無聳言無遠言敬

必及天言忠必及意言信必及身言仁必及人言義必及利言知必及事言勇必及制言教必及辯言孝必及神言惠必及龢言讓必及敵晉國有憂未嘗不戚有慶未嘗不怡襄公有疾召其子而告之曰必善晉周將得晉矣及厲公之亂召周子而立焉是爲悼公襄公卒子頃公嗣頃公之子靖公靖公之曾孫穆公蟬嫣不絕世相王室焉

潛菴子曰單襄公一聘問之間而知陳靈晉厲君臣俱不克終非其知識明悟燭於幾先其將能乎所以善繼善述生享厚祿死蒙美謚夫豈幸焉已

哉

萇弘

萇弘周大夫萇叔也景王二十年晉侯使屠蒯如周請有事於雒與三塗萇弘謂劉子伯𥂕曰客容猛非祭也其伐戎乎陸渾氏甚睦於楚必是故也君其備之周乃警戎備居無何晉荀吳涉自棘津遂滅陸渾二十一年周毛得殺毛伯過而代之弘曰毛得必亡是昆吾稔之日也侈故之以而毛得以濟侈於王都不亡何待王崩子朝爭立敬王居於狄泉南宮極震弘謂伯𥂕曰君其勉之先君之

力可濟也周之亡也其三川震今西王之大臣亦震天棄之矣東王必大克東王謂敬王也二年甘桓公見王子朝伯𥂕謂弘曰甘氏又往矣對曰何害同德度義泰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此周所以興也君其務德無患無人於是大臣戮力朝竟奔楚弘亦有力也十年弘與伯𥂕欲城成周告於晉魏獻子為政說弘而與之遂合諸侯之大夫以城焉十四年晉會諸侯盟於皐鼬弘與伯𥂕咸在時晉將長蔡於衛衛侯使祝佗言於弘弘告伯𥂕與范士鞅謀之乃長衛侯于盟後叔向數見弘於周因佯遺書謂弘語向曰子起晉國之兵以攻周吾廢劉氏而立單氏劉氏請之君曰此萇弘也及范中行之難弘與晉人以為討晉人讓周周殺弘藏其血三年而成碧玉

潛菴子曰余嘗聞尼父問樂於萇弘弘固夫子之許者及萇觀夫子之表與言知其為聖人弘亦非

儔人矣若之何因魏舒之說違天反道誑人為衛彪傒所咎卒蹈非難以戾夫子之知惜哉

春秋諸名臣傳卷之一

春秋諸名臣傳目録卷之二

魯

春秋諸名臣傳卷之二

句吳後學潛菴姚　㳟纂補
門人安紹芳校梓

魯

臧僖伯

臧僖伯者魯孝公之子公子彄也於惠公爲弟於隱公爲叔父食邑於臧因氏隱公五年公將如棠觀魚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

不物是謂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武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於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則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皂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公曰吾將畧地焉遂往陳魚而觀之僖伯稱疾不從是歲冬十二月辛巳僖伯卒公曰叔父有憾於寡人寡人弗敢忘葬之加一等以生不能用其諫也謚僖子達

潛菴子曰隱公即位未幾遠矢魚於濟邑君道荒矣僖伯爲宗親之尊寧忍恝然故犯顔以諫公初違而旣悔噬臍奚及君僖伯事魯精誠懇欵宜其子孫與春秋相爲終始天之陰隲忠賢曾顯顯哉

臧哀伯

臧哀伯名達僖伯之子也桓公二年取郜大鼎於宋納於大廟哀伯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大路越席大羮不致粢食不鑿昭其儉也衮冕黻珽帶裳幅舄衡紞紘綖昭其度也藻率鞞

鞛鞶厲游纓昭其數也火龍黼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鍚鸞和鈴昭其聲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今滅德立違而寘其賂器於大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郜鼎在廟章孰甚焉武王克商遷九鼎於雒邑義士猶或非之而況將昭違亂之賂器於大廟其若之何公不聽周内史聞之曰臧孫達其有後於魯乎君違不忘諫之以德莊公

十一年宋大水公使弔焉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以貽君憂拜命之辱旣而聞之公子御說之辭達曰是宜爲君有恤民之心達後多冠冕蟬嫣世不乏人云

潛菴子曰君有過臣諫之職也諫有諷有亢諷則微辭婉義納約自牖事必旋濟至於亢干天觸雷霆其免刑戮者鮮矣哀伯諫魯桓匪諷匪亢抑亦諷亢之間非與觀其忠藎之心不啻口出公若矛盾然達真可哀也巳

申繻

申繻事魯桓公爲大夫六年公之子同生問名於申繻對曰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名生爲信以德命爲義以類命爲象取於物爲假取於父爲類不以國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幣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故以國則廢名以官則廢職以山川則廢主以畜牲則廢祀以器則廢禮晉以僖侯廢司徒宋以武公廢司空先君獻武廢二山是以大物不可以命公曰是其生也與吾同物命之曰同十八年公將會齊襄公於濼遂與姜氏如齊繻曰女有家男有室

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既而姜氏至齊襄公通焉公謫之以告既而公薨於車君子謂繻於是乎知言莊公十四年鄭有內蛇與外蛇鬭於鄭南門中內蛇死未幾厲公復入公聞之問於繻曰猶有妖乎對曰人之所忌其氣燄以取之妖由人興也人無釁焉妖不自作人棄常則妖興故有妖公善之

潛菴子曰申繻歷事桓莊有問則對對必揆之以禮至於齊襄瀆倫豕未啼而知弊由巳作鄭儀棄常蛇一鬬而知釁匪人生語不云乎知者不失言繻也以之

曹劌

曹劌魯人以勇力聞於諸侯莊公十年齊師伐魯公將戰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於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十三年公會齊侯于柯公升壇劌執匕首劫桓公桓公左右莫敢動問曰子將何求劌曰齊強魯弱而大國侵魯亦巳甚矣今魯城壞即壓齊境君其圖之願請汶陽之田桓公曰諾劌請盟桓公下與之盟盟巳劌投其匕首北面而就臣位顏色不變辭令如故桓公於是盡歸魯之侵地

焉二十三年夏公將如齊觀社劌諫曰不可夫禮所以正民也是故先王制諸侯使五年四王一相朝也終則講於會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其間無由荒怠夫齊棄太公之法而觀民於社君爲是舉而往觀之非故業也何以訓民土發而社助時也收攟而烝納要也今齊社而往觀旅非先王之訓也天子祀上帝諸侯會之受命焉諸侯祀先王先公卿大夫佐之受事焉臣不聞諸侯之相會祀也祀又不法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祀何觀公不聽遂如齊

潜菴子曰夫子嘗曰勇而無禮則亂大哉勇之不可無禮也曹劌本閭巷小民草莽人材以勇聞於諸侯魯莊好力用之戰陳三北於齊及盟柯仗義執言而俾桓公盡歸侵地後莊欲如齊觀社乃能喻之以禮雖不見從亦非徒勇而慷慨者太史公傳首刺客盖是時東遷未百年人材寧有便爲刺客史公胡考之弗詳耶

御孫

御孫名慶魯大夫掌匠師者莊公丹桓宮楹而刻其桷非禮也慶諫曰臣聞之儉德之共也侈惡之

大也先君有共德而君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且聖王公之先封者遺後之人法使無陷於惡其爲後世昭前之令聞也使長監於世故能攝固不解以久今先君儉而君侈之令德替矣公曰吾屬欲美之對曰無益於君而替前之令德臣故曰庶可以已乎公弗聽是年秋哀姜至公使宗婦覿用幣亦非禮也慶曰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今男女同贄是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而由夫人亂之無乃不可乎公弗聽

潜菴子曰莊公將逆姜氏而桓宮丹楹刻桷不過侈其觀以悅小君也以至用幣無男女之別悖禮甚矣殊不知魯秉周禮爲大夫如御孫其能若弗聞也者而過之乎諫之諄諄此所以爲賢也

季友

公子季友桓公之子莊公之弟季其行友其名也莊公有弟三人長慶父次叔牙季爲友友之母出自陳桓絕愛幸之始震公使人卜之曰男也生有嘉聞其名曰友在公之右間于兩社爲公室輔季氏亡則魯不昌及生如卜者言有文在其手曰友

遂名號爲成季莊公立娶齊女爲夫人曰哀姜無子哀姜娣曰叔姜生子開初莊公嘗築臺臨黨氏見孟任說之生子般莊公既無適嗣欲立般公病問嗣於叔牙叔牙曰一繼一及魯之常也慶父在何憂公患叔牙欲立慶父退而問季友季友曰臣以死奉般公曰叔牙柰何友以君命命叔牙待於鍼巫氏使酖之歸及逵泉而卒公薨友立子般慶父使圉人犖賊子般于黨氏友奔陳慶父私於哀姜竟立其娣子開是爲閔公元年公及齊桓公盟於落姑請復友桓許之使召諸陳公次于郎以待

之孔子書曰季子來歸嘉之也慶父故與哀姜通欲謀殺公而立慶父慶父使卜齮賊公于武闈友以公之兄申適邾魯人不樂慶父慶父懼如莒友入立申爲僖公以賂求慶父于莒莒人歸慶父縊于密僖元年友帥師敗莒師於酈獲莒挐公賜友汶陽之田及費使爲相其後爲季氏

潛菴子曰季子之生國人異之既而君薨子弒權臣竊兵力不能支而出奔辜非自速也齊桓因其國人之思盟落姑以歸之大義滅親靖內難復乎君位俾姬公之緒弗紊春秋書曰來歸旌賢待後

世之意深矣

臧文仲

臧文仲辰哀伯之孫也父伯氏缾不顯文仲嗣世爲魯大夫文仲其謚也後之人僉稱曰文仲莊公二十八年魯饑言於莊公曰夫爲四鄰之援結諸侯之信重之以婚姻申之以盟誓固國之艱急是爲鑄名器藏寶財固民之殄病是待今國病矣君盍以名器請糴於齊公曰誰使對曰國有饑饉卿出告糴古之制也辰也備卿請如齊公然之使往從者曰君不命而請其爲選事乎文仲曰賢者急病而讓夷居官當事不避難今我不如齊非急病也在上不恤下居官而惰非事君也文仲以鬯圭與玉磬如齊告曰天災流行戾于敝邑饑饉荐降民羸幾卒大懼殄周公太公之命祀職貢業事之不共而獲戾不腆先君之敝器敢告滯積以紓執事以救敝邑使能共職豈惟寡君與二三臣實受君賜其周公太公及百辟神祇實永饗而賴之齊人歸其玉而與糴僖公二十一年夏大旱公欲焚巫尪文仲曰非旱備也脩城郭貶食省用務穡勸分此其務也巫尪何爲天欲殺之則如勿生若能

爲旱焚之滋甚公從之是歲也饑而不害明年公伐邾取須句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衆弗可恃也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又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先王之明德猶無不難也無不懼也況我小國乎君其無謂邾小蠭蠆有毒而況國乎弗聽八月丁未公及邾師戰於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冑縣諸魚門二十六年文仲如楚乞師見子玉道之伐齊宋以其不臣也於是子玉伐宋圍緡文仲相公以如楚師伐齊取穀

三十一年晉文公削曹地以分諸侯使文仲往宿於重館重館人告曰晉新得諸侯必親其共不速行將無及也從之分曹地自洮以南東傳於濟盡曹地也楚滅六文仲聞之曰皐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文仲卒其言立後卿大夫多宗之至於下展禽廢六關妾織蒲作虛器縱逆祀祀爰居其仁知所未盡也聖人惜之子許孫紇

潛菴子曰余觀臧文仲仁知未盡爲夫子所惜然在當時魯人師其言以爲死而不朽文仲無乃善爲說詞幸焉而中者與故春秋貴之也

柳下惠

柳下惠者魯公族展氏無駭之後名獲字禽一曰季禽又謂之季子食采柳下謚惠仕魯爲士師三黜不去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故魯雖不能用終不去魯魯世有齊師齊嘗攻魯以求岑鼎魯與之齊侯以爲非也使人告魯曰柳下惠以爲是因請受之魯公請於柳下惠對曰君之欲以爲岑鼎也以免國也亦臣之信以免君之國亦臣之所難也公乃以真岑鼎往魯適有海鳥曰爰居止於東門之外三日臧文仲使國人祭之柳下惠曰越哉臧孫之爲政也夫祀國之大節也而節政之所成也故愼制祀以爲國典今無故而加典非政之所宜也夫聖王之制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凡禘郊宗祖報此五者國之典祀也加之以社稷山川之神皆有功勳於民者也及前哲令德之人所以爲明質也及天之三辰民所以瞻仰也及地之五行所以生殖也及九州名山川澤所以出財用也

非是不在祀典今海鳥至已不知而祀之以爲國典難以爲仁且知矣夫廣川之鳥獸恒知避災茲海其有災乎是歲海多大風冬煖文仲聞之曰信吾過也季子之言不可不法也使書以爲三筴文公大事於太廟夏父弗忌爲宗伯將躋僖公於閔公上宗有司諫曰非昭穆也弗忌曰我爲宗伯明者爲昭其次爲穆何常之有弗聽遂躋之柳下惠曰夏父弗忌必有殃夫宗有司之言順矣僖又未有明焉犯順不祥以逆訓民亦不祥易神之班亦

不祥不明而躋之亦不祥犯鬼道二犯人道二能無殃乎是時臧文仲爲政於魯知柳下惠之賢而卒不能用孔子嘗譏爲竊位云初下惠三黜不去於魯其妻詔之曰子無乃瀆乎吾聞君子有二恥國無道而貴恥也國有道而賤恥也今當亂世三黜而不去亦近恥矣下惠曰然油油之民將陷於害吾能已乎且彼爲彼我爲我雖裸裎安能汙我由由然與之處柳下惠既死門人將誄之妻曰將誄夫子之德邪則二三子不如妾知之也乃誄夫子之不伐兮夫子之不竭兮夫子之信誠而與人

無害兮屈柔從俗不彊察兮蒙恥救民德彌大兮雖遇三黜終不蔽兮愷悌君子永能厲兮嗟乎閒哉乃下世兮庶幾遐年今遂逝兮嗚呼哀哉魂神泄兮夫子之諡宜曰惠兮於是門人遂從之以惠爲誄云

潛菴子曰信者人君大寶祀者國家重典臧文將棄信瀆祀矣苟非下惠道之以禮其不傳笑於隣國者幾希故尼父曰賢軻氏曰介百世之下能使人聞風興起而況於親炙者乎

展喜

展喜公子展之後於展禽爲弟仕魯爲大夫僖公二十六年齊孝公伐魯北鄙公使喜犒師使受命于禽齊人未入境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於敝邑使下臣犒執事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縣罄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太師職之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

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

潛菴子曰說諸侯使相攻伐固非君子所與亦有善說詞以寢兵者展喜值齊師壓境一言解難可謂曲而中矣其不負兄之成命者哉人於是乎嘉喜

叔仲惠伯

叔仲惠伯魯公子牙之後牙生公孫茲茲生彭生爲叔仲氏蓋叔孫氏之支庶也卒謚惠故稱惠伯文公七年公孫敖如莒涖盟且爲襄仲逆女及鄢

登城見其美自娶之襄仲怒請攻敖公將許之惠伯諫曰臣聞之兵作於内爲亂於外爲寇寇猶及人亂自及也今臣作亂而君不禁以啓寇讐若之何公止之二子從惠伯之平反其女於莒復爲兄弟如初九年楚子越椒聘於魯執幣傲惠伯曰是必滅若敖氏之宗傲其先君神弗福也果爲楚滅十一年惠伯會晉郤缺於承筐謀諸侯之從於楚者十四年邾人伐我南鄙惠伯報其役以伐之十五年齊人歸公孫敖之喪聲己不視帷堂而哭襄仲怒敖娶其妻欲勿哭惠伯曰喪親之終也雖不

能始善終可也襄仲說帥兄弟以哭之十八年文公薨襄仲欲立宣公惠伯不可仲殺太子惡及其母弟視而立之仲詐以子惡之命召惠伯其宰公冉務人止之曰入必死惠伯曰死君命可也務人曰若君命可死否則何聽惠伯不從乃入仲殺而埋之馬矢之中務人奉其帑以奔蔡既而復叔仲氏不絶後有名帶謚昭伯爲季氏隧正者惠伯之孫也先是文公聞齊侯戒師期而有疾惠伯令龜卜楚丘占曰齊侯不及期君亦不聞令龜有咎惡如其言

潛菴子曰公子遂因敬嬴私事而殺適立庶國政無常致失援隣國惠伯目擊其變不可與遂共戴天矣故受其詐死於非難其殉君之忠一何至哉

季文子

季文子名行父季友之孫文公之初爲卿聘於陳且娶焉又聘於晉求遭喪之禮以行其人曰將焉用之文子曰備豫不虞古之善教也求而無之實難過求何害十五年齊人侵魯文子如晉言伐齊冬晉會諸侯于扈成其請也齊人賂晉侯故不克而還齊人謂諸侯不能治復侵魯西鄙遂伐曹入

其郛討其朝於魯也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已則無禮而討於有禮者曰女何故行禮禮以順天天之道也已則反天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次年及齊平公有疾使文子會齊侯于陽穀請盟齊侯不肯曰請俟君間文公卒仲遂以敬嬴之屬殺太子赤及公子視而立宣公時莒太子僕弑紀公以其寶玉奔魯宣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文子使司寇出諸境曰今日必達公問其故文子使太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墜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

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德以處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作誓命曰毀則為賊掩賊為藏竊賄為盜盜器為姦主藏之名賴姦之用為大凶德有常無赦在九刑不忘行父還觀莒僕莫可則也孝敬忠信為吉德盜賊藏姦為凶德夫莒僕則其孝敬則弒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保而利之則主藏也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是以去之未幾宣公懼齊見討文子遂如齊以濟西

之田賂之以請會齊侯許之於是與公會於平州八年仲遂卒子歸父貴而有寵十八年宣公卒文子遂逐歸父出奔齊成公嗣立文子懼齊人間故於是作丘甲又使臧孫許及晉侯盟於赤棘備齊也冬文子聘於齊時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咸在文子禿郤克眇良夫跛曹公子首僂蕭同叔子處臺上而笑之皆怒二年文子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於鞍齊師敗績遂及國佐盟於袁婁齊人歸我汶陽之田四年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公歸欲叛晉從楚文子曰不可晉雖無道未可叛也國大臣睦而邇於我諸侯聽焉未可以貳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楚雖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公乃止六年文子以鞍之功立武宮七年吳伐郯郯成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吾亡無日矣八年春齊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於齊文子餞之私焉曰大國制義以為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二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於齊使歸之敝邑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

諸侯其誰不解體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七年之中一與一奪二三孰甚焉士之二三猶喪配耦而况霸主霸主將德是以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諫文子懼晉之不遠猶而失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冬晉使士燮來聘言伐郯公賂之請緩師士燮不可曰君命無貳失信不立禮無加貨事無二成君後諸侯是寡君不得事君也燮將復之文子懼遂使宣伯帥師以從之九年春為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於晉晉人懼會於蒲以尋馬陵之盟文

子謂范文子曰德則不競尋盟何爲十一年夏文
子如晉報聘且涖盟也十六年鄢陵之戰公出於
壞隤晉侯不見公將執公文子曰臣有罪執其君
子有罪執其父此聽失之大者也今此臣之罪也
舍臣之身而執臣之君吾恐聽失之爲宗廟羞也
於是晉人執文子於苕丘公還待於鄆使子叔聲
伯請文子於晉士燮謂欒書曰季孫於魯相二君
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讒慝而棄
忠良若諸侯何乃許魯平赦文子襄五年文子卒
大夫入歛公在位宰庀家器爲葬備果如士燮之

言無衣帛妾無食粟之馬且無藏金玉無重器備
君子是以知文子之忠於公室也子宿孫統
潛菴子曰季文子魯之宗卿歷事三君食麤衣惡
惟以德榮爲國華當時固謂忠於公室也觀其排
莒賓玉諭晉信義出言之善審事之精如此不賢
而能之乎卒謚曰文夫何忝

孟獻子

孟獻子文伯穀之子仲孫氏名蔑爲閔公故諱更
爲孟氏魯宗卿也宣公九年王徵聘於魯公使獻
子如周聘王以爲有禮厚賄之十四年楚子圍宋
獻子言於公曰臣聞小國之免於大國也聘而獻
物於是有庭實旅百朝而獻功於是有容貌采章
嘉淑而有加貨謀其不免也誅而薦賄則無及也
今楚在宋君其圖之公說明年使公孫歸父會楚
子於宋是歲獻子會齊高固於無婁成公六年晉
人來命伐宋獻子及叔孫宣伯侵宋十三年春晉
侯使郤錡來乞師將事不敬獻子曰郤氏其亡乎
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郤子無基且先君之嗣
卿也受命以求師將社稷是衛而惰棄君命也不
亡何爲三月公如周朝王獻子爲介王說獻子賜

之加厚遂從公會晉侯伐秦獻子謂公曰晉師乘
和師必有大功晉師於秦師戰於麻隧秦師敗績
十八年秋公薨冬獻子會晉侯及諸侯盟於虛朾
謀救宋也於是獻子請於諸侯而先歸會葬襄公
三年公如晉盟於長樗獻子相公稽首知武子曰
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獻子曰以敝邑介
在東表密邇仇讐寡君將君是望敢不稽首四年
公如晉聽政晉侯享公公請屬鄫晉侯不許獻子
曰寡君願固事君無失官命鄫無賦於司馬爲執
事朝夕之命敝邑敝邑褊小闕而爲罪寡君是以

願借助焉晉侯許之獻子聘于晉宣子觴之三徙鍾石之懸不移而具獻子曰富哉家宣子曰子之家與我孰富獻子曰吾甚貧惟有二士曰顏回茲無靈者使吾邦家安平百姓和協惟此二者耳獻子出宣子曰彼君子也以養賢爲富我鄙人也以鍾石金玉爲富七年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十年楚子囊鄭子耳侵我西鄙還圍蕭八月丙寅克之九月子耳侵宋北鄙獻子曰鄭

其有災乎師競已甚周猶不堪競況鄭乎有災其執政之三士乎是年盜殺子駟子國子耳十五年宋向戌來聘且尋盟見獻子尤其室曰子有令聞而美其室非所望也對曰我在晉吾兄爲之毀之重勞而不敢間十九年獻子卒獻子好禮其居喪也既禫而不樂比御而不入孔子曰獻子加於人一等矣獻子爲卿不驕禮賢下能處已若虛士以是多歸之歷相君五十年魯人謂之社稷之臣也所友樂正裘牧仲未嘗有獻子之家獻亦能忘其家而與之獮子速速生羯羯生貜

潛菴子曰子車氏稱獻子有友五人余稽其忠足以仕君辭足以應敵知足以慮事禮足以軌物雖天衷之良不假脩飾然未有不須友而成者不然何古之人曰友也者友其德也於獻子徵之益信

叔肸

叔肸惠伯文公子宣公同母弟也宣公殺公子赤而簒立肸固非責之以兄弟無絶道雖非責之不忍去國公與之財物肸則距曰我自足矣織屨而食終身不食公之祿以至於卒君子論情可以明親親言義足以厲不軌故卒書曰公弟叔肸卒肸不爲大夫而特書卒又稱字以表之非其得弟道

能如是乎

潛菴子曰或疑叔肸爲宣公寵弟公有私親之愛生而賜氏俾世其卿胡氏獨爲誤說盖宣公即位煩於聘問會同之禮肸也不與則非生氏世卿矣但其賢而通恩春秋所以貴之也

臧宣叔

臧宣叔許宣公即位時爲司寇始襄仲立公故其子歸父有寵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聘於晉欲以晉人去之公薨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適

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遂逐東門氏成公元年宣叔聞齊將出楚師故及晉侯盟于赤棘於是令國中脩賦繕完具守備曰齊楚結好我新與晉盟晉楚爭盟齊師必至雖晉人伐齊楚必救之是齊楚同我也知難而有備乃可以逞次年齊師伐魯宣叔如晉乞師主於郤獻子六月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楚師侵衛遂侵魯師于蜀魯使宣叔辭曰楚遠而久固將退矣無功而受名臣不敢楚侵及陽橋孟孫請往賂之以執斲執鍼織紝皆百人成公子公衡爲質楚人許平公及楚子盟于蜀楚師及宋公衡逃歸宣叔曰衡父不忍數年之不宴以棄魯國國將若之何誰居後之人必有任是夫國棄矣三年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皆尋盟公問諸宣叔曰中行伯之於晉也其位在下卿孫子之於衛也在位爲上卿將誰先對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上大夫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上下如是古之制也衛在晉不得爲次國晉爲盟主其將先之公從之四年

許卒謚宣子紇

潛菴子曰臧孫氏四世相魯祖孫一心宣叔於成公初立齊楚將伐知難而有備楚師欲退不敢以無功而受名盟聘往來處之攸當君子謂之能世其家殆不誣矣

春秋諸名臣傳卷之二十

春秋諸名臣傳目録卷之三

魯

右魯臣二十七人

二泉山人論曰子謂子賤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魯之有君子尚矣聖人吾不敢論其尚第弟子亦不可勝述也述其大夫之賢者則有孟子所謂聖者在焉其他君違德諫若忠於公室者盖多有之乃若死而可愍隱而可尚去而可則雖一節能使之逸乎

春秋諸名臣傳卷之三

句吳後學潛菴姚　咨纂補
門人安紹芳校梓

魯

叔孫豹

叔孫穆叔豹公孫茲之孫得臣之子僑如之弟穆其謚也亦曰穆子初僑如通於成公母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公會晉侯伐鄭師次督揚使穆叔請逆於晉師僑如將爲亂構公及季孟於晉晉人執平子公待命於鄆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且言僑如亂故於是晉許魯平而歸季孫國人逐僑如穆叔聞之奔齊季孫召穆叔於齊而立之襄公二年穆叔聘于宋三年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四年夏如晉以報知武子之聘晉侯饗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曰子以君命辱於敝邑先君之禮藉之以樂以辱吾子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細敢問何禮也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勞使臣

也敢不重拜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諮於周臣聞之訪問於善為咨咨親為詢咨禮為度咨事為諏咨難為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是歲冬公如晉請屬鄫晉許之明年穆叔覿鄫太子于晉以成屬鄫也既而穆叔復以屬鄫為弗利告於晉使仍其舊焉七年衛孫文子來聘公登亦登穆叔相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今吾子不後寡君寡君未知所過吾子其少安孫子無辭亦無悛容穆叔曰孫子必亡為臣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文子竟不終十一年武子將作三軍告於穆叔曰

請為三軍各征其軍穆叔曰政將及子子必不能武子固請之穆叔曰然則盟諸乃盟僖閎詛諸五父之衢正月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子各毀其乘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不入者倍征孟氏使半為臣若子若弟穆叔使盡為臣不然不舍十四年夏穆叔會諸侯之大夫伐秦及涇不濟叔向見穆叔穆叔賦匏有苦葉叔向曰苦葉不才於人共濟而已退而具舟遂濟十五年齊師伐魯穆叔與季孫城成郛以備之明年齊師又至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晉人曰以寡君之

未禘祀與民之未息不然不敢忘穆叔曰以齊人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是以大請敝邑之急朝不及夕引領西望曰庶幾乎比執事之間恐無及也見中行獻子賦圻父獻子曰偃之罪也敢不從執事以同恤社稷而使魯及此見范宣子賦鴻雁之卒章宣子曰匄在此敢使魯無鳩乎十九年齊及晉平故穆叔會宣子於柯穆叔見叔向賦載馳之四章叔向曰肸敢不承命穆叔歸曰齊猶未也不可以不懼乃城武城二十四年春穆叔如晉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

未對宣子曰昔匄之祖自唐虞以上為陶唐氏在夏為御龍氏在商為豕韋氏在周為唐杜氏晉主夏盟為范氏其是之謂乎穆叔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魯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沒而言立其是之謂乎豹聞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絕祀無國無之祿之大者不可謂不朽是歲齊人為王城郟穆叔如周聘且賀城王嘉其有禮賜之大路二十八年冬公如楚拜宋盟過鄭鄭伯不在伯有廷勞公於黃崖不敬穆

叔曰伯有無戾於鄭鄭必有大咎敬民之主也而棄之何以承守鄭人不討必受其辜及漢楚康王卒公欲反叔仲帶曰我楚國之爲豈爲一人行也子服椒曰君子有遠慮小人從邇饑寒之不恤誰遑其後不如姑歸也穆叔曰叔仲子專之矣子服子始學者也公遂行至楚楚人使公親襚公患之穆叔曰祓殯而襚則布幣也乃使巫以桃茢先祓殯楚人弗禁旣而悔之三十年楚使薳罷來聘穆叔問王子圍之爲政何如對曰吾儕小人食而聽事猶懼不給命而不免於戾焉與知政固問焉不

告穆叔曰楚令尹將有大事薳罷將與焉助之匿其情矣冬穆叔會晉趙武及諸侯之大夫於澶淵謀宋災也明年至自會見孟孝伯語之曰趙孟將死矣其語偷不似民主且年未盈五十而諄諄焉如八九十者弗能久矣若趙孟死爲政者其韓子乎吾子盍與季孫言之可以樹善君子也晉君將失政矣若不樹焉使早備魯旣而政在大夫韓子懦弱大夫多貪求欲無厭齊楚未足與也魯其懼哉孝伯曰人生幾何誰能無偷朝不及夕將安用樹穆叔出而告人曰孟孫將死矣吾語諸趙孟之

偷也而又甚焉是歲秋孟孝伯卒後三歲而趙孟亡如其言焉穆叔又與季孫語晉故季孫不從及趙孟卒韓子爲政不能圖諸侯魯不堪晉求讒慝弘多公之適楚也歸作楚宮穆叔曰君欲楚也夫故作其宮若不復適楚必死是宮也六月公薨于楚宮魯人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子野毀而卒立敬歸之娣齊歸之子公子裯穆叔不欲曰太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卜古之道也非適嗣何必娣之子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慼而有嘉容是謂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爲患若果立之必爲季氏憂武子不聽卒立之是爲昭

公年十九矣猶有童心及葬三易衰衰衽如故衰君子知其必不善終於魯也元年春穆叔會諸侯之大夫于虢三月季武子伐莒取鄆莒人告於會楚告於晉曰尋盟未退而魯伐莒瀆齊盟請戮其使樂桓子相趙文子欲求貨於穆叔而爲之請使請帶焉弗與梁其踁曰貨以藩身子何愛焉穆叔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是禍之也何衛之爲人之有牆以蔽惡也牆之隙壞誰之咎也衛而惡之吾又甚焉雖怨季孫魯國

何罪叔出季處有自來矣吾又誰怨然鮒也賄不與不已召使者裂裳帛而與之曰帶其褊矣趙孟聞之請諸楚曰魯雖有罪其執事不辟難子若免之以勸左右可也趙孟謂穆叔曰楚令尹剛而尚寵若及必不避也子逃之對曰豹也受命於君以從諸侯若魯有罪而受盟者逃必不免是吾出而尼之也若爲諸侯戮者魯誅盡矣必不加師請爲戮也夫戮於身實難自他及之何害趙孟曰夫人不難於死苟安其國可無愛乎若皆恤國如此則大不喪威小不見陵何敗國之有乃請諸楚而免

之穆叔歸曾夭御季孫以勞之旦及日中不出曾夭謂曾阜曰旦及日中吾知罪矣曾以相忍爲國也忍其外不忍其内焉用之阜曰數月於外一旦於是庸何傷賈而欲贏而惡囂乎阜謂穆叔曰可以出矣穆叔指楹曰雖惡是其可去乎乃出見之三年邾穆公來朝季武子欲卑之穆叔曰不可曹滕二邾實不忘我好敬以逆之猶懼其貳又卑一睦焉逆群好也其如舊而加敬焉季孫從之四年十二月癸丑穆叔爲豎牛所惑不食至乙卯卒詳見杜洩及其子婼傳茲可畧云

潛菴子曰昔人謂叔孫穆子質直好義博聞強識季孟有所不逮固矣觀其値僑如之變而解其紛報知武之聘而辨其樂祓楚喪楚人悔過瀆齊盟晉人釋憾誠季孟弗可匹也但視人則明處巳則闇卒爲豎牛紿惑以至餓死殺嫡立庶甘心受禍悲夫

孟莊子

孟莊子名速獻子之子魯公族大夫也襄公十六年秋齊侯圍郕莊子徼之齊侯曰是好勇去之以爲之名莊子遂塞海陘而還十八年秋齊師伐魯

北鄙冬十月襄公會晉宋衛鄭曹莒邾滕薛杞小邾同圍齊伐雍門之萩莊子斬其椨以爲公琴十九年春諸侯還自沂上盟于督揚曰大毋侵小二十年春莊子會莒人盟于向尋督揚之盟也先是邾人數伐魯南鄙魯以諸侯之事弗能報秋莊子伐邾以報之初獻子卒莊子年少嗣立又與季孫宿同朝宿之父文子忠於公室宿善更張莊子乃獨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尼父以難能稱之卒謚莊孺子秩仲孫羯皆其子也

潛菴子曰莊子好勇齊師解圍及與諸侯圍齊伐

楯以示其勇故齊侯懼而欲奔似亦一勇所致也
但繼嗣少長失倫末徵前定俾強臣擅權惜哉

臧武仲

臧武仲紇文仲之孫宣叔之子也生而短小多智
時號爲聖人成公十八年晉士魴來乞師季文子
問師數於武仲對曰伐鄭之役智伯實來下軍之
佐也今彘季亦佐下軍如伐鄭可也事大國無失
班爵而加敬焉禮也從之陳成卒楚人將伐陳聞
喪乃止陳人不聽命武仲聞之曰陳不服於楚必
亡大國行禮而不服在大猶有咎而況小國乎既

而楚彭名侵陳襄公四年邾人莒人伐鄫武仲救
鄫侵邾敗於狐駘國人逆喪者皆髽魯於是乎始
髽國人誦之曰臧之狐裘敗我於狐駘我君小子
朱儒是使朱儒朱儒使我敗於邾十三年將城防
武仲請俟農畢及冬城之衛獻公出奔齊武仲如
齊唁衛侯與之言虐退而告其人曰衛侯其不得
入矣其言糞土也亡而不變何以復國子展子鮮
聞之見武仲與之言道武仲說謂其人曰衛君必
入夫二子者或輓之或推之欲無入得乎季武子
以所得於齊之兵作林鍾而銘魯功焉武仲曰非
禮也夫銘天子令德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今
稱伐則下等也計功則借人也言時則妨民多矣
何以爲銘且夫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彝器銘其
功烈以示子孫昭明德而懲無禮也今將借人之
力以救其死若之何銘之小國幸於大國而昭所
獲焉以怒之亡之道也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閭
丘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皆有賜於其從者
於是魯多盜武子謂武仲曰子盍詰盜武仲曰不
可詰也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庶其竊
邑於邾以來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其從者皆

有賜焉若大盜禮焉以君之姑姊與其大邑其次
皁牧輿馬其小者衣裳劍帶是賞盜也賞而去之
其或難焉紇也聞之在上位者洒濯其心壹以待
人軌度其信可明徵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
爲民之歸也上所不爲而民或爲之以加刑罰焉
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爲而民亦爲之乃其所也
又可禁乎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
之訪於武仲武仲爲立悼而以公彌爲馬正孟孫
自是怨武仲而武子愛之及孟孫卒武仲入哭甚
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

若死何以加之武仲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疢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疢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孟孫羯立謁爲恐畏閉門告季孫曰臧氏將爲亂不使我葬武仲聞之戒十月羯將辟藉除於臧氏武仲甲從已而視之羯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武仲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初宣叔娶于鑄生賈及爲而死繼室以其姪穆姜之姨子也生武仲長于公宮姜氏愛之故立之爲賈出鑄武仲自邾使告賈且致大蔡焉曰紇不佞失守宗祧敢告不弔紇之罪不及

不祀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賈曰是家之禍也非子之過也賈再拜受龜使爲以納請遂自爲也武仲如防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勲敢不辟邑乃立臧爲武仲致防而奔齊其人曰其盟我乎武仲曰無辭魯人將盟臧氏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而問盟首焉對曰盟東門氏也曰毋或如東門遂不聽公命殺適立庶盟叔孫氏也曰毋或如叔孫僑如欲廢國常蕩覆公室季孫曰臧紇之罪皆不及此孟椒曰盍以其犯門斬關季孫用之乃盟臧氏曰毋或如臧孫紇干國之紀犯門斬關武仲曰國有人焉誰居其孟椒乎齊侯將爲武仲田武仲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對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鼠夫鼠晝伏夜動不穴於寢廟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寧將事之非鼠何如乃弗與田昭公十年平子伐莒取郠獻俘始用人於亳社武仲在齊聞之曰周公其不饗魯祭乎周公饗義而魯無義視人如牲將誰福哉後武仲終于齊

潛菴子曰臧武仲世稱聖人而身不容於魯好言兵討而銳挫於邾其知未足多矣迨奔齊莊公欲

授之邑畏難而遜辭社用人以祭諒神弗歆斯亦知之一端也孔子嘗云若臧武仲之知又云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其武仲之謂乎

叔弓

叔弓魯公族叔老之子世爲卿老卒嗣爲大夫襄公三十年宋伯姬死於災公傷之使弓如宋共葬昭公元年因莒之亂帥師疆鄆田二年公使弓聘于晉報宣子也晉侯使郊勞辭曰寡君使弓來繼舊好固曰女無敢爲賓徹命於執事敝邑弘矣敢辱郊使請辭致館又辭曰寡君命下臣來繼好好

合使成臣之祿也敢辱大館叔向曰子叔子知禮哉吾聞之曰忠信禮之器也卑讓禮之宗也辭不忘國忠信也先國後巳卑讓也詩曰敬慎威儀以近有德子叔子近德矣三年于如滕葬滕成公子服椒爲介及郊遇懿伯之忌于不入椒曰公事有公利無私忌椒請先入乃先受館于從之或人以爲有禮五年莒人來討魯受牟夷之罪不設備于敗諸蚡泉六年公如楚聘且弔楚爲吳所敗八年晉虒祁之宮成公遣于往賀之九年春于會楚子于陳時楚暴橫陵蔑中華陳巳滅而縣矣故諸夏

之大夫旅見舉魯例其餘也十年于與意如貜帥師伐莒十一年于如宋葬平公也嫌于以聘事行故釋以會葬十三年于圍費弗克敗焉費內邑也命正卿爲主將舉大衆圍其城若強敵然家臣強大夫弱於是乎可徵矣十五年春將禘于武公戒百官梓慎曰吾見赤黑之祲非祭祥也喪氛也禘之日必有咎其在涖事乎二月癸酉禘于涖事籥入而卒去樂卒事盖先公聞大夫喪必聞樂不樂爲孝子者寧忍輕徹巳設之饌故去樂卒事斯寔變禮亦禮以義起也于卒謚敬子轍軼

潛菴子曰叔于世爲魯卿聘會戰伐公必命之而于也帥師涖事受命如響其賢可知但於其卒雖去樂臨祭小斂公不與焉則恤典或不備柰之何哉

杜洩

杜洩周宣王時大夫杜伯之後伯無罪被殺子孫分適諸侯洩居魯爲叔孫氏宰昭公四年叔孫穆子疾華命豎牛召仲壬牛許而不召洩見穆子告之飢渴授之戈使殺牛洩對曰求之而至又何去焉盖洩不能設辭以免牛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

使寘饋于个而退牛弗進則置虛命徹十二月癸丑穆子不得食三日至乙卯卒初穆子初生莊叔以易筮之遇明夷之謙以示卜楚丘楚丘曰是將行而歸爲子祀讒人入其名曰牛卒餒而死果如所筮牛立穆子之庶子婼而相之公使洩葬穆子牛賂叔仲帶與南遺使惡洩於季孫而去之洩將以王所賜路葬且盡卿禮南遺謂季孫曰叔孫未乘路葬焉用之且冢卿無路介卿以葬不亦左乎季孫曰然使洩舍路洩不可曰夫子受命於朝而聘於王王思舊勳而賜之路復命而致之君君不

敢逆王命而復賜之使三官書之吾子為司徒實
書名夫子為司馬與工正書服孟孫為司空以書
勳今死而弗以路是棄君命也書在公府而弗以
是廢三官也若命服生弗服死不以將焉用之乃
使以葬季孫謀去中軍牛誣曰夫子固欲去之季
孫以書使洩告穆子殯曰子固欲毀中軍既毀之
矣敢告洩曰夫子唯不欲毀也故盟諸僖閎詛諸
五父之衢受其書而投之帥士而哭之叔仲帶受
牛賂惡洩乃設計謂季孫曰帶受命於子叔孫謂
葬鮮者自西門季孫以帶之言命洩洩曰卿喪自

朝魯禮也吾子為國政未改禮而又遷之群臣懼
死不敢自也既葬而行斯不負其主矣及後奔于
楚生大夫綽
潜菴子曰杜洩為叔孫氏宰厄于豎牛之惡既不
得盡事生之禮及其葬也於禮克協焉又知禍而
辟此君子所以善其能與

叔孫婼

叔孫昭子婼穆叔之庶子也初穆叔辟難奔齊及
庚宗遇婦人使私為食而宿焉適齊娶於國氏生
孟丙仲壬夢天壓已弗勝顧見黑而上僂深目而
豭喙者號之曰牛助已乃勝之既而歸立所宿庚
宗之婦人獻以雉問其姓則曰余子長矣召見之
果如所夢遂名曰牛使為豎有寵長乃殺孟丙逐
仲壬穆叔卒仲壬至自齊又殺之立昭子而相之
昭子即位朝其家衆曰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
殺適立庶又披其邑將以赦罪罪莫大焉必速殺
之牛懼奔齊孟仲之子殺諸塞門之外投其首寧
風之棘上報父丙壬仇也九年公築郎囿季平子
欲其速成昭子曰詩云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焉用
速成以勦民也無囿猶可無民其可乎十年齊高

彊來奔昭子如晉還大夫皆見高彊見而退昭子
語諸大夫曰為人子不可不慎也哉昔慶封亡子
尾多受邑而稍致諸君君以為忠而甚寵之將死
疾于公宮輦而歸君親推之其子不能任是以在
此忠為令德其子弗能任罪猶及之難不慎也喪
夫人之力棄德曠宗以及其身不亦害乎十二年
宋華定來聘享之為賦蓼蕭弗知又不答賦昭子
曰必亡宴語之不懷寵光之不宣令德之不知同
福之不受將何以在十六年齊侯伐徐徐子及郯
人莒人會齊侯盟于蒲隧賂以甲父之鼎昭子曰

諸侯之無伯害哉齊君之無道也興師而伐遠方會之有成而還莫之亢也無伯也夫十七年小邾穆公來朝公與之宴季平子賦采菽穆公賦菁菁者莪昭子曰不有以國其能久乎夏六月朔日有食之祝史請用幣昭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禮也平子禦之曰止也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辟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故夏書曰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

夫馳庶人走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平子弗從昭子曰夫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秋郯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少皡氏以鳥紀官郯子告之於是孔子聞之見於郯子而學焉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二十三年邾人城翼還自離姑武城人塞其前斷其後之木而弗殊邾師過之乃推而蹷之遂取邾師獲徐鉏丘弱茅地邾人愬于晉晉人來討昭子如晉晉人執之使與邾大夫坐昭子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邾又夷也寡君之命介子服回在請使

當之不敢廢周制故也乃不果坐韓宣子使邾人聚其衆將以昭子與之昭子聞之去衆與兵而朝士彌牟言於韓宣子乃弗與使各居一館彌牟聽其辭愬諸宣子乃皆執之彌牟御昭子從者四人過邾館以如吏先歸邾子彌牟曰以芻蕘之難從者之病將館子於都昭子旦而立期焉乃館諸箕舍子服回於他邑范獻子求貨於昭子故申豐以貨如晉昭子曰見我吾告女所行貨見而不出明年彌牟逆昭子于箕將歸之昭子使梁其踁侍于門內曰余左顧而欬乃殺之右顧而笑乃止昭子見

彌牟彌牟曰寡君以爲盟主之故是以久子不腆敝邑之禮將致諸從者使彌牟逆吾子昭子受禮而歸其吏人之與昭子居於箕者嘗請其吠狗弗與及將歸殺而與之食之昭子所館雖一日必葺其牆屋去之如始至二十五年昭子聘于宋桐門右師見之語卑宋大夫而賤司城氏昭子告其人曰右師其亡乎君子貴其身而後能及人是以有禮今夫子卑其大夫而賤其宗是賤其身也能有禮乎無禮必亡宋公享昭子飲酒樂而語相泣樂祁知其皆將死也是歲昭子如鬫平子出昭公昭

子自闕歸見平子平子稽顙曰子若我何昭子曰人誰不死子以逐君成名子孫不忘不亦傷乎平子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昭子從公于齊與公言公徒將殺昭子公使昭子自鑄歸自是平子有異志十月昭子齊於其寢使祝宗祈死戊辰卒恥爲平子所欺因祈而自殺也子不敢立是爲成子成子卒子州仇嗣即叔孫武叔以定公五年立

潜菴子曰叔孫昭子不以竪牛立已爲功暴其罪於魯人殺之故尼父聞而稱曰不可能也且其見

微知著慷慨臨難綽有穆叔之風不幸受欺於季孫懷忠忿忿而死哀哉

子服湫 子服回附

子服惠伯湫桓公之後玄孫孟懿伯字子服其支庶以字爲氏湫一曰椒亦曰孟椒孟獻子之孫子服它之子襄公薨滕成公來會葬惰而多涕惠伯曰滕君將死矣怠於其位而哀已甚兆於死所矣能無從乎三年滕子卒昭公十二年南蒯以費叛如齊初蒯之將叛也枚筮之遇坤之比曰黄裳元吉以爲大吉也示惠伯曰即欲有事何如惠伯曰

吾嘗學此矣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外彊内温忠也和以率貞信也故曰黄裳元吉黄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飾事不善不得其極外内倡和爲忠率事以信爲共供養三德爲善非此三者弗當且夫易不可占險將何事也且可飾乎中美能黄上美爲元下美爲裳參成可筮猶有闕也筮雖吉未也十三年諸侯會于平丘邾莒怨魯愬于晉晉人執平子以歸惠伯從之惠伯私於中行穆子曰魯事晉何以不如夷之小國魯兄弟也土地猶大所命

能具若爲夷棄之使事齊楚其何瘳於晉親親與大賞共罰否所以爲盟主也子其圖之諺曰臣一主二吾豈無大國穆子告韓宣子曰楚滅陳蔡不能救而爲夷執親將焉用之乃歸平子惠伯有辭宣子患之乃用叔鮒之謀懼平子平子歸使惠伯待禮語具叔向傳惠伯卒子昭伯回嗣十五年昭伯從公如晉既反語平子曰晉之公室其將卑矣君幼六卿彊而奢傲將因是以習習貫爲常能無卑乎平子曰爾幼惡識國明年冬平子如晉葬昭公平子曰子服回之言猶信子服氏有子哉昭伯

卒子何嗣

潛菴子曰書云世祿之家鮮克由禮斯言蓋爲絶迹匪其人者發也若子服惠伯以公族大夫乃能守禮不變遇事坦然長於諷諭卒全國體而其子昭伯似之謂之世德不亦宜乎

孟僖子

孟僖子孟獻子之曾孫仲孫翔之子名貜昭公七年公如楚僖子爲介晉人來治杞田季孫將以成與之僖子家臣謝息爲守不可曰人有言曰雖有挈缾之知守不假器禮也乃遷于桃九月公至自

楚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九年僖子如齊殷聘十年復從季孫伐莒十一年會邾莊公盟于祲祥泉丘人有女夢以其帷幕孟氏之廟遂奔僖子其僚從之盟于清丘之社曰有子無相棄也僖子使助薳氏之簉反自祲祥宿于薳氏生懿子及南宮敬叔於泉丘人其僚無子使字敬叔二十四年二月丙戌僖子卒其將死也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而滅於宋其祖弗父何以國讓其弟厲公及其曾孫正考父佐三君位愈高而德愈共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故懿子得立三十二年懿子會諸侯之大夫城成周定公三年及邾子盟于拔六年與桓子圍鄆八年復與桓子侵衛十年與叔孫武叔圍郈以討侯犯之叛仲由之謀墮三都也叔孫氏墮郈季氏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謂懿子曰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鄣也無成是無孟氏也

子僞不知我將不墮故公圍成弗克哀公二年懿子伐邾邾人以漷東并沂西田爲賂遂與叔孫武叔盟邾子于句繹十四年懿子卒子洩立是爲孟武伯

潛菴子曰人莫難於自反知自反矣又知尼父爲達人俾二子從之游斯得大易不遠復无祇悔之義既沒而二子爲聖門弟子雖其才與行鮮於過人其亦不失善補過者與尼父所以許之也

子家子

子家懿伯羈莊公之孫公孫歸父字子家其後以

字爲氏季平子之專國也諸大夫多惎昭公亦憾之欲逐平子謀於懿伯懿伯曰讒人以君徼幸事若不克君受其名不可爲也舍民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且政在焉其難圖也公退之辭曰臣與聞命矣言若洩臣不獲死乃館於公及伐季氏殺公之于門遂入之平子登臺而請欲待於沂上以察罪及請囚於費及以五乘亡皆不許懿伯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爲之徒者衆矣日入慝作弗可知也衆怒不可蓄也蓄而不治將蘊蘊蓄民將生心同求將合君必悔之弗聽

於是叔孫氏之司馬鬷戾請救季氏帥徒以陷公圍孟氏亦執郈昭伯殺之遂攻公徒懿伯曰諸臣僞刼君者而負罪以出君止意如之事君也不敢不改公曰余不忍也與臧孫如墓謀遂奔齊齊侯唁公于平陰且曰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公喜懿伯曰天祿不再天若胙君不過周公以魯足矣失魯而以千社爲臣誰與之立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弗從臧昭伯率從者將盟載書曰戮力壹心好惡同之信罪之有無繾綣從公無通內外以公命示懿伯懿伯曰如此吾不可與盟羇也不佞不

能與二三子同心而以爲皆有罪或欲通外內且欲去君二三子好亡而惡定焉可同也陷公於難罪孰大焉通外內而去君君將速入弗通何爲而何守焉乃不與盟二十七年公至自齊居于鄆孟懿子陽虎伐鄆鄆人將戰懿伯曰天命不慆久矣使君亡者必此衆也天既禍之而自福也不亦難乎猶有鬼神此必敗也嗚呼爲無望也夫其死於此乎公使懿伯如晉公徒敗于且知於是公如齊齊侯請饗之懿伯曰朝夕立於其朝又何饗焉其飲酒也齊侯使宰獻而請安懿伯乃以君出遂如

晉將如乾侯懿伯曰有求於人而即其安人孰矜之其造於竟弗聽使請逆于晉晉人曰天禍魯國君淹恤在外君亦不使一个辱在寡人而即安於甥舅其亦使逆君使公復于竟而後逆之公復于鄆齊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懿伯曰齊卑君矣君祗辱焉公如乾侯衛侯來獻其馬曰啓服塹而死公將爲之櫝懿伯曰從者病矣請以食之乃以幃裹埋之三十一年晉侯召平子使從荀躒如乾侯請公歸國懿伯曰君與之歸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公曰諾旣而辭躒曰請必逐季孫而後歸躒

掩耳而走使平子歸祭平子猶在乾侯懿伯曰君以一乘入于魯師季孫必與君歸公欲從之衆從者脅公不得歸三十二年冬公疾徧賜大夫大夫不受賜懿伯雙琥一環一璧輕服受之大夫皆受頃之公薨懿伯反賜於府人曰吾不敢逆君命也大夫皆反其賜明年叔孫成子逆公之喪于乾侯平子曰子家子亟言於我未嘗不中吾志也吾欲與之從政子必止之且聽命焉懿伯不見叔孫易幾而哭平子請見懿伯辭曰吾未得見而從君以出君不命而薨羈不敢見叔孫使告之曰公衍公

爲實使群臣不得事君若公子宋主社稷則群臣之願也凡從君出而可以入者將唯子是聽子家氏未有後季孫氏願與子從政此皆季孫之願也使不敢名成子以告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若從君者則貌而出者入可也冦而出者行可也若羈也則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遂亡

潛菴子曰古之賢王諫行言聽邦家乂安是謂君明臣良春秋之君如魯昭者闇弱自用爲強臣季氏所逐出亡八年旣辱於齊復貳於晉賴有子家子從亡在外艱難險阻備言嘗之雖諫不行言不聽不忍背棄及公薨歸葬季氏乃願與之從政怫然亡去其賢不亦彰彰乎哉

孟公綽

孟公綽魯大夫襄公二十五年春齊杼帥師伐魯北鄙公患之公綽曰崔杼將有大志不在病我必速歸何患焉其來也不寇使民不嚴異於他日齊師徒歸

潛菴子曰揚子謂明哲煌煌旁燭無疆齊崔杼將弑君先伐魯以啓其端又伐晉以乘其釁廼爲公

綽前知夫子嘗曰公綽之不欲惟其不欲故靜靜則能旁燭無疆所以一見崔子而逆探其不軌與

子服何

子服景伯何昭伯回子魯大夫也哀公三年僖宮災景伯至命宰人出禮書以待命命不共有常刑校人乘馬巾車脂轄百官官備府庫愼守官人肅給濟濡帷幕鬱攸從之蒙葺公屋自太廟始外內以悛助所不給有不用命則有常刑無赦七年公會吳于鄫吳徵魯百牢景伯對曰先王未之有也吳人曰宋百牢我魯不可以後宋且魯牢晉大夫

過十吳王百牢不亦可乎景伯曰晉范鞅貪而棄禮以大國懼敝邑故敝邑十一牢之君若以禮命於諸侯則有數矣若亦棄禮則有淫者矣周之王也制禮尚物不過十二以為天之大數也今棄周禮而曰必百牢亦唯執事吳人不聽景伯曰吳將亡矣棄天而背本不與必棄疾於我乃與之季康子欲伐邾饗大夫以謀之景伯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不信伐小國不仁民保於城城保於德失二德者危將焉保不聽秋季氏伐邾以邾子來獻于亳社邾茅夷鴻請救于吳

明年吳師伐魯孟懿伯曰君之何對曰吳師來斯與之戰何患焉且召之而至又何求焉吳師克東陽而進舍於五梧明日舍於蠶室公賓庚公甲叔子與戰于夷獲叔子與析朱鉏明日舍于庚宗遂次于泗上微虎欲宵攻王舍私屬徒七百人三踊於幕庭卒三百人及稷門之內吳子聞之一夕三遷吳人行成將盟景伯曰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爨猶無城下之盟我未及虧而有此盟是棄國也吳輕而遠不能久將歸矣請少待之弗從景伯負載造於萊門乃請釋子服何於吳吳人許之以王子姑曹當之而後止十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吳人將以公見晉侯景伯對使者曰王合諸侯則伯帥侯牧以見於王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以見於伯自王以下朝聘玉帛不同故敝邑之貢於吳有豐於晉無不及焉以為伯也今諸侯會而君將以寡君見晉君則晉成為伯矣敝邑將改職貢魯賦於吳八百乘若為子男則將半邾以屬於吳而如邾以事晉且執事以伯召諸侯而以侯終之何利之有焉吳人乃止既而悔之將囚景伯景伯曰何也立後於魯矣將以二乘與六人從

遲速唯命遂囚以還及戶牖謂太宰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于上帝先王季辛而畢何世有職焉自襄以來未之改也若不會祝宗將曰吳實然且謂魯不共而執其賤者七人何損焉太宰嚭見於王曰無損於魯而秖為名不如歸之乃歸景伯伯字景其諡也

潛菴子曰魯哀末祚吳師屢侵景伯善於應對能以身狥國而解其難可謂不辱君命矣子貢猶謂拙於詞說以詐得免告諸夫子不有夫子孰知子服氏之心哉

公叔務人

公叔務人昭公子公爲也二十五年季平子殺其叔父公鳥之臣申夜姑公鳥之兄公若怨平子乃以其弓獻於公爲且與出射於外而謀去季氏公爲告其弟公果公賁使侍人僚柤告公公寢將以戈擊之僚柤走先是公爲之生也其母與兄公衍之母並娠爲之母曰偕出及衍生爲之母又曰偕告三日爲生其母先以告遂以公爲爲兄公私喜得腸穀而思先魯曰務人召此禍也且後生而誣爲兄久矣竟黜之立衍爲太子哀公十一年齊人

伐魯爲見保者而泣曰事充政重上不能謀士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既言之矣敢不勉乎及戰于郊公爲與其嬖僮汪錡乘皆死皆殯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魯人以成人之禮治之

潜菴子曰公爲不死於季氏之手而死於齊師死得其所矣孔子既與其嬖僮則爲之與也可知

春秋諸名臣傳卷之三

春秋諸名臣傳目録卷之四

二泉山人論曰齊與魯比齊之彊非魯之所及也至於人才則魯過之公孫丑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魯有之乎惟其無之是以過

之葢聖人之化深矣論語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吾於人才亦云

春秋諸名臣傳卷之四

句吳後學潛菴姚　咨纂補
門人安紹芳校梓

齊

鮑叔牙

鮑叔字叔牙姒姓或云夏禹之後仕齊食釆於鮑因氏初襄公在位不恤國難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亂作公子糾爭立小白乃自莒入是爲桓公公立取子糾殺之管仲在魯懼誅不敢歸鮑叔迺言於公曰臣君之庸臣也

君加惠於臣使不凍餒則是君之賜也若必治國家者則非臣之所能也其唯管夷吾乎臣之所不如夷吾者五寛惠柔民弗若也治國家不失其柄弗若也忠信可結於百姓弗若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弗若也執枹鼓立於軍門使百姓皆加勇焉弗若也桓公曰夫夷吾射寡人中鉤是以濵於死鮑叔對曰夫爲其君動也君若宥而反之夫猶是也桓公曰若何鮑叔對曰請諸魯桓公曰施伯魯謀臣也夫知吾將用之必不予我矣若之何鮑叔對曰使人請諸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在君之國欲以戮之於群臣故請之則予我矣桓公使請諸魯如鮑叔之言魯莊公以問施伯施伯對曰此非欲戮之也欲用其政也夫管子天下之才也所在之國則必得志於天下令彼在齊則必常爲魯國憂矣莊公曰若何施伯曰殺而以其屍授之莊公將殺管仲齊使者請曰寡君欲以親戮若不生得以戮於群臣猶未得請也請生之於是莊公使束縛以予齊使遂受之而退管仲相凡內脩政事外連諸侯桓公必質之鮑叔鮑叔曰公必行夷吾之言公乃行之故桓公糾合諸侯一匡天下雖仲之

力亦鮑叔左右之也桓公嘗飲酒酣謂鮑叔曰闔不起爲寡人壽乎鮑叔捧觴而起曰使公無忘出如莒時也使管子無忘束縛在魯也使甯戚毋忘飯牛車下也桓公辟席再拜曰寡人與二大夫能無忘夫子之言則國之社稷必不危矣管仲寢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不幸而不起此疾彼政我將安移之仲未對公且問鮑叔之爲人對曰鮑叔君子也千乘之國不以其道予之不受也雖然不可以爲政其爲人好善而惡惡已甚見一惡終身不忘其隰朋乎仲卒隰朋亦卒委政易牙豎刁開方

而齊遂亂叔之曾孫牽牽之弟國皆其後也世世爲
齊卿

潛菴子曰世之稱善友者管鮑使鮑叔不薦敬仲
齊桓雖欲取威定霸國無其人誰與興理乎得賢
臣而弘功業固相須之殷知人之賢舉以致治亦
休乎其有容也後之妨賢病國者聞管鮑交誼寧
無靦顏

管敬仲

管敬仲夷吾頴上人出自周穆王至敬仲始顯少
與鮑叔牙游鮑叔知其賢善遇之比與召忽俱爲

齊公子糾傅襄公立鮑叔奉公子小白出奔莒及
襄公弑敬仲召忽奉子糾奔魯齊人立公孫無知
既而殺之小白自莒敬仲將兵遮莒道射小白
中帶鈎小白佯死敬仲使馳報魯小白先入得立
是爲桓公桓公使魯人殺子糾召忽死之敬仲請
囚桓公使鮑叔爲宰辭曰臣君之庸臣若治國家
非管夷吾不可桓公曰夷吾射寡人中帶鈎瀕死
鮑叔曰夫爲其君勤也君宥而反之亦若是也桓
公曰如何鮑叔曰盍請諸魯語具鮑叔傳比至三
釁三浴之桓公親逆於郊鮑叔曰管夷吾治於高
傒使相可也桓公授以政三月管仲請論百官曰
升降揖讓進退習閑辯辭之剛柔臣不如隰朋請
立爲大行墾草入邑辟土聚粟多衆盡地之利臣
不如寗戚請立爲大司田平原廣牧車不結轍士
不旋踵鼓之而三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如王子
城父請立爲大司馬決獄折中不殺不辜不誣無
罪臣不如賓胥無請立爲大司理犯君顏色進諫
必忠不辟死亡不撓富貴臣不如東郭牙請立爲
大諫之官此五子者夷吾一不如然而易夷吾夷
吾不爲也君若欲治國彊兵則五子者存矣若欲

霸王夷吾在此桓公曰善使鮑叔爲大諫與隰朋
寗戚城父賓胥無輔政敬仲定四民之居連五家
之兵作内政以寓軍令設輕重魚鹽之利以贍貧
窮祿賢能反侵地重聘幣親諸侯齊人大說桓公
五年與魯莊公會於柯將盟曹沫以匕首刼於壇
曰反魯侵地桓公許之悔欲無與管仲曰愈小快
棄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可竟與之七年桓公
會諸侯於鄄齊始霸二十四年魯莊公爲敬仲城
私邑小穀明年狄人伐邢敬仲言於桓公曰戎狄
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宴安酖毒不

可懷也詩曰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請救邢二十九年桓公以諸侯之師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敬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爾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楚遂盟三十二年桓公盟諸侯于甯毋敬仲言曰臣聞之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桓公乃脩禮於諸侯諸侯官受方物鄭使太子華聽命于會言於桓公曰洩

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若君去之以爲成我以鄭爲內臣君亦無所不利焉桓公將許之敬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無乃不可乎子父不奸之謂禮守命共時之謂信違此二者姦莫大焉公曰諸侯有討於鄭未捷今苟有釁從之不亦可乎對曰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帥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摠其罪人以臨之鄭有辭矣何懼且夫合諸侯以崇德也會而列姦何以示後嗣夫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記姦之位君盟替矣作而不記非

盛德也君其勿許鄭必受盟夫子華既爲太子而求介於大國以弱其國亦必不免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爲政未可間也桓公辭焉三十五年桓公會諸侯于葵丘王使宰孔賜胙曰余一人之命有事於文武使孔致胙且有後命以爾自卑勞實謂爾伯舅無下拜桓公召敬仲謀敬仲對曰爲君不君爲臣不臣亂之本也桓公懼出曰天威不違顏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恐隕越于下以遺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升受桓公見敬仲能立爲仲父奪伯氏駢邑三百與之桓公欲封泰

山禪梁父敬仲固諫不聽說以遠方珍怪物至乃得封桓公乃止二十八年桓公使管仲平戎于王王以上卿之禮饗敬仲敬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陪臣敢辭受下卿之禮而還桓公與敬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爲太子四十一年管敬仲疾革桓公問敬仲曰群臣誰可相者對曰知臣莫若君公曰易牙如何對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公曰開方如何對曰倍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公曰豎刁如何對曰自宫以適君非人情難親及敬仲卒

桓公不用其言遂亂敬仲每自歎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爲貪知我貧也吾嘗爲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爲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鮑叔不以我爲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爲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死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爲無耻知我不羞小節而耻功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敬仲相桓公專且久以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強兵與俗同好惡其言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順民心故論卑易行桓公一戰而帖服者三十一國南伐至召陵北征與諸侯飾牲爲載以戮力同心西征攘白狄之地反胙於絳大朝諸侯於陽穀終桓公之世滅國者五城國者三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至於葵丘之會一明天子之禁王室賴之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敬仲之力也仲爲謀善因禍爲福轉敗爲功貴輕重愼權衡桓公實怒少姬南襲蔡敬仲因伐楚桓公實北伐山戎敬仲因令燕脩召公之政桓公實欲背曹沫之盟敬仲因示信於天下諸侯歸齊故桓公之伯天下稱其順信其仁畏其武君子謂桓公能用仲而多鮑叔能知人也敬仲富侔公室有三歸塞門反坫官事不攝齊人不以爲侈敬仲既卒齊國遵其政常彊於天下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率爲名大夫焉

潜菴子曰余嘗讀敬仲所著書紀綱具備足以成經濟之功使生於西周盛時將不得爲王者輔佐乎雖然一敬仲耳世三逐之至齊桓專用之而伯天下故吾夫子稱曰如其仁如其仁蘇長公猶謂

既死不能進賢退不肖爲不知本可慨也夫

仲孫湫

仲孫湫齊大夫也魯莊公薨慶父弑子般成季奔陳閔公立慶父猶專政國人危之是時齊桓公主伯志在匡復以屬諸侯於是使仲孫來省難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公曰若之何而去之對曰難不已將自斃君其待之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臣聞之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親有禮因重固間攜貳覆

昏亂覇王之器也三十九年桓公使仲孫聘於周且言王子帶先是子帶奔齊公欲言于王復之仲孫不與王言歸復命曰未可王怒未怠其十年乎不十年王弗召也公皆從之

潜菴子曰仲孫湫承桓公之命省難于魯目擊慶父稔惡不軌已露其機歸當暴白俾公聲罪以奉天討可也顧乃俟彼自斃爲辭而公亦欲乘釁取魯何哉故春秋書曰來則君臣俱失於是乎見矣

高傒

高傒字敬仲姜姓太公之六代孫文公之子公子

高之孫以王父名爲氏桓公始覇魯嘗叛之十四年莊公以齊師荐至又以母文姜所制求婚於齊齊乃遣高傒受成於是傒及魯莊公盟于防遂納幣以成婚是爲哀姜及莊公薨慶父構亂子般與閔公繼弑魯於是曠年無君桓公乃遣傒將南陽之甲立僖公以定其位僖公莊公庶子閔公之庶兄也賢而能君而國人屬之成季請之故也傒以魯城惡自鹿門至於争門度地而城之自是慶父走莒不敢復入而魯人頼焉以爲美談至於久而不絶曰猶望高子也初桓公自莒復國鑒於徙人費石之紛如之亂乃用傒爲政鮑叔牙曰管夷吾治於高傒使相可也桓公從之遂使夷吾代傒之任其後高氏世爲卿景公四年以高氏之難齊人思傒賢立其曽孫鄽爲後

潜菴子曰高敬仲爲齊貴卿乃與魯之微者同盟固桓公謙接諸侯亦敬仲善下人也始佐齊治終定魯難以鮑叔一言遽遜相夷吾聿成伯業不可謂不賢也四世之後緒將絶而復續宜哉

逄丑父（逄音龐）

逄氏商諸侯封於齊至武王伐商以其地封太公

有逄丑父者仕齊頃公爲卿士十年晉郤克伐齊師陳於鞍邴夏御頃公丑父爲右郤克傷於矢彊之鼓音不絶馬逸不能止齊師遂敗晉人逐之三周華不注韓厥中御而從公丑父與公易位將及華泉驂絓於木而止丑父寢於轏中蛇出於其下以肱擊之傷而匿之故不能推車而及韓厥執縶馬前丑父教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御佐車宛茷爲右載公以免韓厥獻丑父郤克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矣有一於此將爲戮乎郤克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

勸事君者乃免之公求丑父三入三出而後巳遂
得亡歸齊
潜菴子曰逄丑父相傳爲逄蒙之後蒙操戈入室
以賊其師而丑父能舍身狥國解夫君難其視蒙
固玉石矣故執於晉郤獻子聽言俾生之以勸事
君者天之顯忠寔其然乎

晏嬰

晏平仲嬰者齊之世家也父曰晏桓子桓子卒嬰
麤衰斬草經帶杖菅屨食粥居倚廬寢苫枕草其
老非之曰此非大夫之禮也晏子曰惟卿爲大夫

不自直也晏子事靈莊景公三世以節儉力行重
於齊食不重肉妾不衣帛祀其先人豚肩不掩豆
世以爲陋而晏子行之自若莊公之納欒盈晏子
諫不從莊公卒以是死方其難作崔杼閉門齊人
莫敢至者晏子獨立於其門其人曰死乎曰獨吾
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
曰歸乎曰君死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
臣君者豈爲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爲社稷死則
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巳死而爲巳亡非其
私暱誰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
焉得亡之將庸何歸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興三
踊而出人謂崔杼必殺之杼不敢曰此民之望也
於是崔杼慶封盟國人於太宮曰所不亏崔慶者
晏子仰天歎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是亏有
如上帝乃歃崔慶既滅欒高方執齊柄以邶殿之
邑六十亏晏子晏子辭弗受吳季札聘於齊見晏
子說之告之曰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
未歇也子速納邑與政乃免於難是時陳氏陰收
齊民季子與晏子知之晏子嘗以事適晉晉叔向
問齊故晏子曰此季世也齊其爲陳氏矣其後陳

桓子卒滅欒高專齊之政子孫代有齊國晏子雖
以行義顯齊然不得任其國政蓋從容風議時有
所匡救焉晏子之宅近市景公欲爲更之晏子曰
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抑小人近市
朝夕得所求焉公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識之
公曰何貴何賤於是景公繁於刑有鬻踊者對曰
踊貴屨賤景公愀然爲之省刑及其適晉公遂更
其室還使宅人反之曰匪宅是卜惟隣是卜二三
子先擇隣矣其可違乎公不得巳從之公有疾梁
丘據言於公請誅祝史公以問晏子晏子曰日宋

之盟屈建問范會之德於趙武武曰夫子之家事
治言於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祭祀陳信不愧其
以語康王王曰神人無怨宜夫子之光輔五君以
為諸侯主也公曰子稱是語何故對曰有德之君
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薦信而無媿心鬼神
用享國受其福祝史與焉其所以蕃祉老壽者為
君使也其適遇淫君外內頗邪上下怨疾神怒民
痛無悛於心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其蓋失數美
是矯誣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是以鬼神不享
國受其禍祝史與焉其所以夭昏孤疾者為暴君

使也今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
藪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縣鄙之
人入從其政偪介之關暴征其私承嗣大夫強易
其賄布常無藝徵斂無度宮室日更淫樂不違內
寵之妾肆奪於市外寵之臣僭令於鄙私欲養求
不給則應民之疾苦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
損聊攝以東姑尤以西其為人也多矣雖其善祝
豈能勝億兆人之詛君若欲誅於祝史修德而後可
公說使有司寬政薄斂而疾有間遂田於沛晏子
侍于遄臺梁丘據在焉公曰惟據與我和夫晏子

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為和曰和與同異乎對曰和
如和羹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燀之以薪宰夫
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
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
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
其否是以政平而民不干民無爭心先王之濟五
味和五聲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二
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
清濁大小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
疏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

曰德音不瑕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
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
專壹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飲酒樂公曰古
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
君何得焉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萴因之逄伯陵
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古若無死爽鳩
氏之樂非君所願也其後復從容為公言陳氏將
代齊公信之而不能用其言之不回類如此越石
父賢在縲絏之中晏子出遭之解左驂贖之載歸
弗謝入閨久之越石父請絕晏子懼然謝之曰嬰

雖不仁免子於厄何子求絶之速也石父曰吾聞君子屈於不知已而信於知已方吾在縲絏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以感寤而贖我是知已矣知已而無禮固不如在縲絏之中於是晏子延入為上客晏子出其御之妻闚之其夫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既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乃為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為足妾是以求去也他日夫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為

大夫晏子卒陳乞逐高國晏子之子圉奔魯

潜菴子曰晏子儉以持已禮以下人歴事齊靈莊景三君犯顔敢諫畧無遜辭雖立崔慶陳鮑欒高之間屹然不動卒顯其君於天下固所謂才大夫也吾夫子適齊見之稱彼善與人交及泥谿將封一言竟沮夾谷之會欲以兵刼定公而害夫子曾不若越石御者其故何與

陳文子

陳文子名須無嬀姓敬仲之孫自敬仲奔齊世為齊卿莊公四年將伐晉文子見崔杼曰將如君何杼曰吾言於君君弗聽也以為盟主而利其難群臣若急君於何有子姑止之文子退告其人曰崔子將死乎謂君甚而又過之不得其死過君以義猶自抑也况以惡乎公卒伐晉而還五年公懼晉人之討欲朝於楚楚使薳啓彊如齊聘且請期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文子曰齊將有寇吾聞之兵不戢必取其族秋公聞有晉師使文子子無宇從薳啓彊如楚辭且乞師崔杼帥師送之遂伐莒侵介根初東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使偃取之棠姜偃之姊也偃曰

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臣出自桓不可武子筮之遇困之大過史皆曰吉示文子文子曰夫從風風隕妻不可娶也且其繇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困于石往不濟也據于蒺藜所恃傷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無所歸也崔子曰嫠也何害先夫當之矣遂取之莊公通焉夏五月莒子朝于齊饗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公問崔子遂從姜氏姜入于室與崔子自側戶出公拊楹而歌賈舉止衆從者而入閉門甲興公踰墻射之中股反隊遂弑之文子聞亂遂出奔至於他邦見

其大夫之不臣者嘆曰此猶吾崔子也吾豈可留乎又去之至於他邦又見其大夫之不臣者嘆曰此猶吾崔子也又可留乎又去之自是景公即政二年然後復歸於齊是時宋向戌善於晉趙孟及楚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如晉告趙孟趙孟許之遂告於景公及諸大夫皆難之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攜吾民矣將焉用之於是景公許之復告於秦趙孟遂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二年景公及陳侯蔡侯燕伯杞伯胡子沈子白狄朝于晉宋之盟故也

公將行慶封曰我不與盟何爲於晉文子曰先事後賄禮也小事大未獲事焉從之如志禮也雖不與盟敢叛晉乎重丘之盟未可忘也子其勸行冬盧蒲癸王何將攻慶封也文子謂無宇曰禍將作矣吾其何得對曰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文子曰可慎守也已盧蒲癸王何卜攻慶氏示舍兆曰或卜攻讐敢獻其兆舍曰克見血冬十月慶封田于萊無宇從丙辰文子使召之請曰無宇之母疾病請歸封卜之示之兆曰死奉龜而泣乃使歸十一月乙亥嘗于太公之廟慶舍涖事麻嬰爲尸慶奊爲上獻盧蒲癸王何執寢戈慶氏以其甲環公宮陳氏鮑氏之圉人爲優慶氏之馬善驚士皆釋甲束馬而飲酒且觀優至於魚里欒高陳鮑之徒介慶氏之甲子尾抽桷擊扉三盧蒲癸自後刺舍王何以戈擊之解舍左肩舍猶援廟桷動於甍以俎壺投殺人而後死遂殺奊麻嬰公懼鮑國曰群臣爲公故也文子以公歸稅服而如內宮卒逐慶氏文子遂奔魯子無宇嗣

潛菴子曰陳文子處崔慶之間絜身遠害人固高之矣然既知杼有逆謀不能預俾之寤知盧蒲癸

將搆難不能免慶氏於禍此夫子但許其淸而不許其仁與

鮑文子

鮑文子國齊卿叔牙之後其兄曰牽因靈公毋聲孟子之訴而刖其足齊人召文子而立之初文子去齊適魯爲施孝叔家臣施氏卜宰匡句須吉施氏之宰有百室之邑與匡句須使爲宰以讓文子而致邑焉孝叔曰子實吉對曰能與忠良吉孰大焉文子相施氏忠故齊人取以爲鮑氏後景公四十七年魯定公伐陽關討陽虎陽虎使焚萊門

師驚犯之而出奔齊請師以伐魯曰三加必取之景公將許之文子諫曰臣嘗爲隸於施氏矣魯未可取也上下猶和衆庶猶睦能事大國而無天菑若之何取之陽虎欲勤齊師也齊師罷大臣必多死亡已於是乎奮其詐謀夫陽虎有寵於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求容焉親富不親仁君焉用之君富於季氏而大於魯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無乃害乎景公執陽虎囚之文子卒時年九十餘矣

潛菴子曰鮑氏世爲齊卿多能諫之臣若國者雖耄期不倦叔牙善薦賢與治斯亦其報也與哉

太史南史

太史南史俱不知其姓氏在齊而掌典故者嗣續不一但紀其官而已莊公六年公驟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崔子怒欲弒公以說于晉因侍人賈舉而弒之太史書曰崔杼弒其君崔子怒其直筆殺太史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崔子不可盡殺乃舍之南史氏齊史之在外者也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

潛菴子曰崔子不執路人所知矧爲太史者直筆無疑柰何杼也稔惡殺人無已縱南史不往其能免天下後世之誅乎傳言齊有直史所以彰崔杼之罪後世爲史者寧不爲之歛衽

虞人

虞人掌山澤守苑囿之吏初不詳其里氏景公二十六年十二月公疾愈田于沛招虞人以弓不進公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韙之

潛菴之曰虞人之招不以其物尚守死而不肯往

世之爲士者朝叩秦關暮遊燕壁趨趄囁嚅而求進曾虞人之不若矣無怍乎獨行者寡倫也

春秋諸名臣傳卷之四

春秋諸名臣傳目録卷之五

晉

春秋諸名臣傳卷之五

句吳後學潛菴姚　咨纂補
門人安紹芳校梓

晉

申生

申生晉獻公世子公嬖驪姬將黜申生立其子奚齊公烝于武姜嘗稱疾使奚齊蒞事猛足言於申生曰伯氏不出奚齊在廟子盍圖乎申生曰吾聞之事君以敬事父以孝受命不遷爲敬敬順所安爲孝棄命不敬作令不孝又何圖焉且夫間父之愛而嘉其況有不忠焉廢人以自成有不貞焉孝敬忠貞君父之所安也棄安而圖遠於孝矣吾其止也驪姬謀于優施賂二五使言於公請使太子主曲沃二公子主蒲屈公從之既又作二軍使申生將下軍以伐霍士蔿諫不聽出語人曰太子不得立矣雖克與不無所避辠與其勤而不入不如逃之爲吳泰伯不亦可乎申生聞之曰子輿之爲我謀忠矣然吾聞之爲人子者患不從不患無名爲人臣者患不勤不患無祿今我不才而得勤與從又何求焉焉能及吳泰伯乎遂行克霍而反驪

姬益譖之是故公使申生伐東山衣之偏裻之衣佩之金玦申生至于稷桑翟人出逆申生欲戰狐突諫曰不可突聞之國君好艾大夫殆好內適子殆社稷危若惠於父而遠於死惠於衆而利社稷其可以圖之乎况其危身於翟以起讒於內也申生曰不可君之使我非歡也抑欲測吾心也是故賜我奇服而告我權又有甘言焉言之大甘其中必苦譖在中矣君故生心雖蝎譖焉避之不若戰也不戰而反我辠滋厚我戰雖死猶有令名焉果戰敗翟於稷桑而還驪姬乃復以公命命祠齊姜申

生歸福因寘鴆以告公公遂殺其傅杜原欵申生奔新城杜原欵將死使告于申生曰欵不才寡知不敏不能教導以至于死不能深知君之心度棄寵求廣土而竄伏焉小心狷介不敢行也是以言至而無所訟之故陷於大難乃逮于讒然欵也不敢愛死唯與讒人均是惡也吾聞君子不去情不反讒讒行身死可也猶有令名焉死不遷情彊也守情說父孝也殺身以成志仁也死不忘君敬也孺子勉之死必遺愛死民之思不亦可乎申生許諾或謂申生辭君必辨焉申生曰不可君非姬氏

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曰子其行乎申生曰不可去而罪釋必歸於君是惡君也章父之惡而笑諸侯吾誰鄉而入內困於父母外困於諸侯是重困也棄君去罪是逃死也吾聞之仁不惡君知不重困勇不逃死若罪不釋去而必重去而罪重不知逃死而惡君不仁有罪不死無勇去而厚惡惡不可重死不可避吾將伏以俟命既而驪姬見申生而哭之申生遂雉經于新城之廟諡之曰共君

潛菴子曰晉獻公惑於驪姬驪姬欲立奚齊以計

而殺其世子申生愛父不敢自明竟雉經而死可謂共矣先儒顧以陷父不義俾讒人構亂目爲大仁之賊無乃責人無已之意乎

荀息

荀息字叔晉公族隰叔之後食邑於荀曰荀氏爲晉大夫獻公世頻有虢師公患之朝諸侯大夫而問焉曰寡人夜者寢而不寐其意也何諸大夫有進對者曰寢不安與其諸侍御有不在側者與獻公不應荀息進曰虞虢見與獻公揖而進之遂與之謀息請以屈產之乘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

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是我取之中府而藏之外府取之中廄而置之外廄也公曰宮之奇存焉曰宮之奇少長於君則君暱之雖諫將不聽乃使息假道於虞曰冀為不道入自顛軨伐鄍三門冀之既病則亦惟君故今虢為不道保於逆旅以侵敝邑之南鄙敢請假道以請罪于虢虞公許之故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二十二年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公又許之八月圍上陽十二月滅虢虢公醜奔京師師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及其大夫并伯以媵秦穆姬而脩虞祀且

歸其職貢於王息操璧牽馬而歸於公公曰寶則吾寶也雖然吾馬之齒亦已長矣獻公末年以驪姬故欲易太子而立其子奚齊使息傅之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獻公卒里克將殺奚齊先告息曰三怨將作秦晉輔之子將何如息曰將死之克曰無益也息曰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能欲復言而愛身乎雖無益也將焉辟之且人之欲善誰不如我我欲無貳而能謂人已乎及克殺奚齊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息立公子卓以葬獻公克又殺卓子于朝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荀息有焉

潛菴子曰荀息始事晉獻逆探其意巧誅取夫虞可謂知矣至於託孤寄命不能折之以義輕生殉死竟何益哉雖然以世衰道微而有不食言如息者夫子固與之亦知者不失言之明驗也

韓簡

韓簡晉大夫也韓萬之孫曲沃桓叔生萬萬受韓為大夫故曰韓氏惠公六年秦穆公罪晉背約帥師伐晉公逆秦師令韓簡往秦師視強弱復曰師少於我我鬭士衆公曰何故簡曰以君之出也處巳入也煩巳饑食其糴三施而無報故來今又擊之我怠秦奮倍猶未也公曰然今我不擊歸必狃一夫不可狃况國乎公令簡挑戰曰昔君之惠寡人未之敢忘寡人有衆能合之弗能離也君若還寡人之願也君若不還寡人將無所避穆公衡雕戈出見使者曰昔君之未入寡人之憂也君入而列

未成寡人未敢忘今君既定而列成君其整列寡人將身見簡退曰吾幸而得囚壬戌戰於韓原師潰戎馬濘而止是時簡御公車秦獲公及簡以歸初獻公筮嫁伯姬于秦史蘇占之曰不吉既而惠公在秦曰先君若從史蘇之言吾不及此夫簡侍曰龜象也筮數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先君之敗德可及數乎史蘇是占勿從何益後卒謚定伯

潛菴子曰晉惠背施幸災貪愛怒鄰以致秦師之伐及其敗績見獲迺咎先公不從史蘇之占簡也能以敗德可數折之譎諫之意在矣

狐突

狐突字伯行文公之外祖父也其先本唐叔之後在戎狄者爲狐氏獻公娶二女於戎大狐姬生文公小戎子生惠公狐突以狐姬故事晉爲大夫獻公使傅太子申生十七年公以驪姬之惑欲易太子申生冬十二月使申生將兵伐東山皐落氏衣之偏衣佩之金玦突歎曰時事之徵也衣身之章也佩衷之旗也故敬其事則命以始服其身則衣之純用其衷則珮之度今命以時卒閟其事也衣之尨服遠其躬也佩以金玦棄其衷也服以遠之時以閟之尨凉冬殺金寒玦離胡可恃也雖欲勉之狄可盡乎太子將戰突諫曰不可昔辛伯諗周桓公云內寵並后外寵二政嬖子配適大都耦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難今亂本成矣立可必乎孝而安民子其圖之與其危身以速罪也太子不聽遂出戰敗狄而還突閉門不出既而讒言日益深太子不能自明因自殺將死使猛足言於突曰申生有罪不用伯氏之言以至于死申生不敢愛其死雖然吾君老矣國家多難伯氏不出而圖

吾君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而死及惠公立改葬申生突適下國遇之使突登僕而告之曰夷吾無禮余將請於帝矣將以晉畀秦秦將祀余突曰臣聞之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君祀無乃殄乎且民何罪失刑乏祀君其圖之申生曰諾吾將復請七日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而見我焉許之遂不見及期而往告之曰帝許我罰有罪矣敝於韓惠公六年秦晉戰于韓原秦獲公以歸惠公卒懷公立命諸臣無從亡人期期而不至無赦突之子毛及偃從文公在秦弗召懷公執突曰子來則

免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質
貳乃辟也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數矣若又召
之教之貳也父教子貳何以事君刑之不濫君之
明也臣之願也淫刑以逞誰則無罪臣聞命矣伏
劍而死明年晉人殺懷公突之子二毛仕文公將
上軍而偃佐之

潛菴子曰晉執狐突使召其子毛偃毛偃既委質
於文公雖父召之必不來突知子之深且知天命
在文公所以不召也懷公徒然殺突乃淫刑以逞
耳未幾身殺高梁謂之無親詎不信哉

狐偃

狐偃字子犯突之子也文公之舅又曰舅犯爲晉
卿獻公二十二年偃同趙衰顛頡魏犫司空季子
奉公子重耳出奔狄獻公卒里克殺驪姬之子奚
齊卓子使告公子求入而納之公子以告子犯子
犯不可曰夫堅樹在始始不固本終必槁落夫長
國者唯知哀樂喜怒之節是以導民不哀喪而求
國難因亂以入殆以喪得國則必樂喪樂喪必哀
生因亂以入則必喜亂喜亂必怠德是哀樂喜怒
之節易也何以導民公子曰非喪誰代非亂誰納

我子犯曰偃也聞之喪亂有小大大喪大亂之剡
也不可犯也父母死爲大喪讒在兄弟爲大亂今
適當之是故難公子出見使者曰子惠顧亡人重
耳父生不得供備洒掃之臣死又不敢莅喪以重
其罪且辱大夫敢辭夫固國者在親衆而善鄰在
因民而順之苟衆所利鄰國所立大夫其從之重
耳不敢違已而秦穆公使公子縶弔之曰寡君使
縶弔公子之憂又重之以喪寡人聞之得國常於
喪失國常於喪時不可失喪不可久公子其圖之
公子告子犯子犯曰不可亡人無親信仁以爲親

是故置之者不殆父死在堂而求利人孰仁我人
實有之我以徼倖人孰信我不仁不信將何長利
公子出見使者曰君惠弔亡臣又重有命重耳身
亡父死不得與於哭泣之位又何敢有他志以辱
君義再拜不稽首起而哭退而不私公子縶反命
穆公公曰仁人也再拜不稽首不沒爲後也起而
哭愛其父孝也退而不私不役於利也秦人遂納
公子夷吾是爲惠公惠公之七年公子去狄之齊
過衛衛文公不禮出於五鹿乞食於野人與之塊
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稽首受而載之及

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公子安之姜曰行也懷其安實敗名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曰若無所濟吾食舅氏肉其知厭乎子犯走且對曰若無所濟吾未知死所誰能與豺狼爭食若克有濟無亦晉之柔嘉足以甘食偃肉腥臊將焉用之乃止遂行過曹過鄭俱不禮焉及楚楚子玉請殺之乃止子犯王曰不可乃送諸秦穆公納之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紲從君巡於天下臣罪多矣臣猶知之而况君乎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此水投

其璧于河濟河入于晉師遂入曲沃是爲文公元年王室有叔帶之亂襄王出居于鄭秦穆公師于河上將以納王子犯言於文公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而信宣於諸侯今爲可矣公以爲然故辭秦師而下次于陽樊右師圍温左師逆王入襄王于周取王弟帶于温殺之王賜晉河內陽樊之地四年楚伐宋文公率齊秦之師以救宋將戰晉師退三舍辟之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爲壯曲爲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背惠食言以亢其讎我曲楚直其衆素飽不可謂老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乃退三舍楚衆欲止子玉不可晉師及諸侯之師次于城濮楚師背酅而舍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公疑焉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矣文公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已而盬其腦是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服其罪吾且柔之矣既戰大敗楚師于城濮子玉死之文公歸行賞以子犯爲首文公始入而教其民三年

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要其辭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一戰而霸子犯與有勞焉子犯卒子射姑立射姑字季佗食邑于賈曰賈季與父皆有從亡之功

潜巷子曰子犯從晉文公出亡十九年艱難險阻備言嘗之使無子犯周旋左右安能反國既反國

復位又輔相之以取威定伯爲中國盟主可謂忠矣或者猶咎濟河投璧有要君之意焉柰之何哉

趙衰

趙成子衰字子餘其先造父事周穆王封於趙故以爲氏造父七世孫叔帶始入晉事文侯又五世爲趙夙獻公使爲將滅耿滅霍滅魏賜趙夙耿夙生共孟共孟生成子成子事獻公之子重耳驪姬之難成子從公子出奔狄居十二年從公子去狄適齊又適楚是時惠公卒秦穆公召公子於楚將納之成子從公子入秦秦穆公歸公子女五人懷

嬴與焉公子以懷嬴經爲子圉妻也將辭焉問於成子成子對曰禮志有之將有請於人必先有入焉欲人之愛已也必先愛人欲人之從已也必先從人無德於人而求用於人罪也今將婚媾以從秦受好以愛之聽從以德之懼其未可也又何疑焉公子乃歸女而納幣且逆之他日穆公將享公子公子使子犯從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請使衰從使成子從穆公享公子如享國君之禮成子相如賓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成子曰重耳拜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成子曰君稱所

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穆公納公子於晉是爲文公文公二年受原於周而難其守問於寺人勃鞮對曰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公以成子爲原大夫謂之原季四年公將蒐于被廬作三軍謀元帥成子曰郤縠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君其試之公從之使郤縠將中軍以成子爲卿成子辭曰欒枝貞慎先軫有謀胥臣多聞皆可以爲輔佐臣弗如也乃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取

五鹿先軫之謀也郤縠卒使先軫代之胥臣將下軍公使成子爲卿成子辭曰夫三德者偃之出也以德紀民其章大矣不可廢也使狐偃爲卿辭曰毛之智賢於臣其齒又長毛也不在位不敢聞命乃使狐毛將上軍狐偃佐之狐毛卒使成子代之辭曰城濮之役先且居之佐軍也善軍伐有賞善君有賞能其官有賞且居有三賞不可廢也且臣之倫箕鄭胥嬰先都在乃使且居將上軍公曰趙衰三讓其所讓皆社稷之衛也廢讓是廢德也以成子之故蒐于清原作五軍使成子將新上軍箕

鄭佐之嬰將新下軍先都佐之子犯卒蒲城伯請佐公曰夫趙衰三讓不失義讓推賢也義廣德也德廣賢至又何患矣請令衰也從子乃使成子佐上軍五年成子卒子盾

潛菴子曰人臣之事君也以推轂為公以竊位為耻求如成子三讓為卿而忠烈侃侃非其卓有定見疇克爾哉所以從亡諸士莫之或倫也

胥臣

胥臣字季子食邑於臼曰臼季官為司空又曰司空季子獻公二十一年從公子重耳奔狄惠公卒

公子入秦穆公歸女五人懷嬴與焉公子使奉匜沃盥既而揮之嬴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公子懼降服囚命穆公見曰寡人之適此為才子圉之辱備嬪嬙焉欲以成婚而懼離其惡名非此則無故不敢以禮致之懼之故也公子有辱寡人之罪也唯命是聽公子欲辭季子曰同姓為兄弟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而已唯青陽與夷鼓皆為巳姓青陽方雷氏之甥也夷鼓彤魚氏之甥也其同生而異姓者四母之子別為十二姓凡黃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為十二姓

姬酉祁巳滕箴任荀僖佶儇依是也唯青陽與倉林氏同于黃帝故皆為姬姓同德之難也如是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黃帝炎帝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異德故黃帝為姬炎帝為姜二帝用師以相擠也異德之故也異姓男女相及以生民也同姓畏黷黷則生怨故取妻避其同姓今子與子圉道路之人也取其所棄以濟大事不亦可乎公子於是歸女而納幣且逆之公子之在秦也親筮之曰尚有晉國得貞屯悔豫皆八也筮史占之皆曰不吉閉而不通爻無為也季子曰吉是

在周易皆利建侯不有晉國以輔王室安能建侯我命筮曰尚有晉國筮告我曰利建侯得國之務也吉孰大焉震車也坎水也坤土也屯厚也豫樂也車班外內順以訓之泉源以資之土厚而樂其實不有晉國何以當之震雷也車也坎勞也水也衆也主雷與車而尚水與衆車有震武也衆而順文也文武具厚之至也故曰屯其繇曰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主震雷長也故曰元衆而順嘉也故曰亨內有震雷故利貞車上水下必伯小事不濟壅也故曰勿用有攸往一夫之行也衆順

而有武威故曰利建侯坤母也震長男也母老子
彊故曰豫其繇曰利建侯行師居樂出威之謂也
得國之卦也既而穆公納公子于晉是爲文公文
公立以季子爲卿代先軫佐下軍城濮之戰季子
以虎皮蒙馬先犯陳蔡陳蔡師潰楚師是以大敗
文公學讀書於季子三日曰吾不能行也咫聞則
多矣對曰然而多聞以待能者不猶愈乎襄公之
爲太子也公將使陽處父爲之傅問於季子曰處
父其能教誨驩也使之善乎對曰是在驩也蘧篨
不可使俯戚施不可使仰僬僥不可使舉侏儒不

可使援矇瞍不可使視嚚瘖不可使言聾聵不可
使聽童昏不可使謀質將善而賢良贊之則濟可
竢若有違質教將不入其何善之爲臣聞昔者大
任娠文王不變少溲於豕牢而得文王不加疾焉
文王在母不憂在傅弗勤處師弗煩事王不怒孝
友二虢而惠慈二蔡刑于大姒比於諸弟詩云刑
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於是乎用四方之
賢良及其即位詢于八虞而訪於辛尹重之以周
召畢榮億寧百神而柔和萬民故詩云惠于宗公
神罔時恫是則文王非專教誨之力也公曰然則
教無益乎對曰胡爲文益其質故人生而學非學
不入公曰柰夫八疾何對曰官師之所材也戚施
直鎛蘧篨蒙璆侏儒扶盧矇瞍脩聲聾聵司火僮
昏嚚瘖僬僥官師所不材也以實裔土夫教者因
體能質而利之者也若川然有原以卬浦而後大
季子嘗出使舍於冀野見冀缺耨其妻饁之敬
而言於公以爲下軍大夫襄公六年季子卒
潛菴子曰觀胥臣之從晉文出亡也有問則對而
皆揆義協禮動中肯綮卒濟人事又善舉賢史稱
多能其必有所試矣

介之推
介之推晉隱士文公之微臣也始文公爲公子出
亡從者五人推與焉既而秦送文公至河子犯要
之況於君乎請亡時推從船中笑曰天實開公子
盟於文公曰臣從君周旋天下過亦多矣臣猶知
子犯以爲己功而要市於君固足羞也吾不忍與
同位及文公新立適周襄王有弟帶之難出居鄭
告急於晉文公方發兵從亡群臣多自以爲功者
大則封邑小則尊爵以賞之賞未至推推亦不言
祿祿亦弗及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

無親外内俱棄天未絶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二三子以爲巳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之功以爲巳力乎下義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竊耻之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懟推曰尤而效之罪有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是乎與女偕隱遂隱而死推從者憐之乃懸書公門曰有龍矯矯頃失其所五蛇從之周游天下龍飢乏食一蛇刲股龍反于淵安其上所四蛇入穴各有

所處一蛇無穴號于中野盖公出亡餒甚推嘗刲股食之公見其書曰噫必介子推此寡人之過也吾方憂王室未圖其功使人召之則亡遂求所在聞入緜上山中於是文公環緜上山中封之以爲介推田號介山曰以記吾過且旌善人

潛菴子曰春秋之世急功利喜夸詐匪獨彝俗爲然忠如舅犯尚要文公而介子推羞與爲比視禄位猶虛舟飄瓦雖公之失亦不畜怨携母子遠隱至赭其山不出而死至于今晉人哀之遇寒食節絶炊謂之禁煙盖傷介子也

先軫

先軫晉大夫食采於原亦曰原軫文公四年楚成王帥諸侯之師以圍宋宋使公孫固來乞師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伯於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宋齊免矣於是使郤縠將中軍郤溱佐之郤縠卒軫自下軍佐超將中軍爲元帥上德也楚圍宋宋使門尹般來告急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絶告楚不許我欲擊楚齊秦不欲君之何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

愛曹衛必不許喜賂怒頑能無戰乎公說遂入曹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子玉使宛春告於晉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狐偃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也軫曰子與之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讐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復圖之公說乃執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絶於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爲之退三舍次

于城濮子玉使鬬勃請戰公許之軫㴑以中軍公族橫擊之楚師敗績公是故策命于王爲侯伯軫之功也公卒襄公立秦師將襲鄭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奉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違天不祥必伐秦師欒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爲死君乎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我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爲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謀及子孫可謂死君乎遂發命遽興姜戎子墨衰絰敗秦師于殽獲其三帥以歸文嬴請三帥曰彼實構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君何辱討

焉使歸就戮于秦若何公許之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墮軍實而長寇讐亡無日矣不顧而唾及狄伐晉公敗狄于箕軫曰匹夫逞志於君而無討敢不自討乎免冑入狄師死焉狄人歸其元面如生公命其子衍且居將中軍

潛菴子曰荆楚恃強憑陵諸夏人皆危之不有先軫獻謀城濮一戰文公其能主盟取伯乎至於文公既沒襄公即位忘親背惠墨衰絰即戎亦軫之謀也始不與功而終謂懐利春秋之旨微矣

欒枝

欒枝姬姓晉靖侯孫欒賓食邑趙州平棘西北十六里古欒城是其地以邑爲氏枝共子之子貞子賓之孫也晉文三年蒐于被廬作三軍公使趙衰爲卿辭曰欒枝貞慎可以爲輔臣弗若也乃使貞子將下軍先軫佐之及公次于城濮聽輿人之誦疑焉狐偃曰戰也公曰若楚惠何貞子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思小惠而忘大耻不如戰也子玉請戰曰請與君之士戲君馮軾而觀之得臣與寓目焉公使貞子對曰寡君聞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此爲大夫退其敢當君乎既不獲命矣

敢煩大夫謂二三子戒爾車乘敬爾君事詰朝將見公登有莘之虛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遂伐其木以益其兵既而楚右師潰貞子使輿曳柴僞遁楚師馳之爲晉軍夾攻楚左師亦潰左右皆敗績鄭伯爲楚師既敗而懼使子人氏九行成于晉晉使貞子入盟鄭伯公及鄭伯盟于衡雍獻楚俘于王王享醴命晉侯宥襄六年貞子卒其子孫世爲晉卿最盛

潛菴子曰貞子事晉文公趙成子稱其貞慎可以爲輔及從文公出師臨事好謀出律以臧卒能使

公定伯其眞不負所舉矣成子其知人哉

郤缺

郤成子缺芮子公族也其先食邑於郤故以爲氏至芮受采於冀亦曰冀芮芮誅缺耕于冀胥臣使過冀見缺耨其妻饁之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臣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公曰其父有罪可乎對曰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管敬仲桓之賊也實相以濟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

體君取節焉可也文公以爲下軍大夫襄公元年狄伐晉公敗狄于箕缺獲白狄子反自箕公以一命命缺爲卿復與之冀亦未有軍行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曰舉郤缺子之功也襄公二年晉伐衛取其邑靈公元年趙盾爲政缺曰日衛不睦故取其地今已睦矣可以歸之叛而不討何以示威服而不柔何以示懷非威非懷何以示德無德何以主盟子爲正卿以主諸侯而不務德將若之何夏書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勿使壞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義而行之謂之德禮無禮不樂所由叛也若吾子之德莫可歌也其誰來之盍使睦者歌吾子乎宣子說之六年代箕鄭將上軍新城之盟蔡人不與缺以上軍下軍伐蔡曰君弱不可以怠遂入蔡以城下之盟而還成公六年趙盾卒胥克有蠱疾缺爲政廢胥克使趙朔佐下軍明年楚子爲厲之役故伐鄭缺救鄭鄭伯敗楚師于柳棼景公二年缺求成于衆狄衆狄疾赤狄之役遂服於晉狄公往會衆狄于攢函是行也諸大夫欲召狄缺

曰吾聞之非德莫如勤非勤何以求人能勤有繼其從之也詩曰文王既勤止文王猶勤況寡德乎

子克

潛菴子曰胥臣之舉郤缺郤缺之廢胥克可謂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矣既而胥臣畜怨禍延三郤俾喜怒不以其類惜哉

趙盾

趙盾字孟趙衰之子也亦曰趙宣子衰從文公在狄狄人伐廧咎如獲其二女叔隗季隗而納諸文公文公妻季隗而以叔隗妻衰衰生盾衰居晉時取

文公女曰趙姬生原同屏括樓嬰及從文公反國趙姬請盾與其母衰辭姬曰得寵而忘舊何以使人必逆之固請許之來以盾爲才固請于公以爲適子而使其三子下之以叔隗爲內子而巳下之衰卒盾始爲國政制事典正法罪辟刑獄董逋逃由質要治舊洿本秩禮續常職出滯淹旣成以授太傅陽處父太師賈佗使行諸晉國以爲常法襄公卒太子夷皐少晉人以難故謀立長君盾欲立公子雍曰雍好善而長其母杜祁以君故讓偪姞而上之以狄故讓季隗其巳次之先君是以愛其

子而仕諸秦爲亞卿秦大而近毋義子愛足以威民立之不亦可乎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秦康公以兵送之將入穆嬴日抱太子以啼于朝曰將焉寘此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於盾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屬諸子言猶在耳其忍棄之盾畏偪乃背先蔑以禦秦師盾將中軍及董陰曰我若受秦秦則賓也不受寇也旣不受矣而復緩師秦將生心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謀也逐寇如追逃軍之善政也訓卒利兵秣馬蓐食潛師夜起遂敗秦師于令狐至于刳首先蔑奔秦士會從之師還

太子即位是爲靈公靈公元年狄人侵魯魯使告于晉盾使因賈季問狄相酆舒且讓之酆舒問於賈季曰趙衰趙盾孰賢對曰趙衰冬日之日也趙盾夏日之日也二年盾會諸侯之大夫盟于衡雍六年秦以令狐之役來伐取羈馬盾禦之從秦師于河曲秦師夜遁初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菑文公之卒也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晉八年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邾人辭曰齊出貜且長盾曰辭順而弗從不祥乃還十三年楚莊王及鄭人侵陳遂侵宋盾帥師救陳宋

會于棐林於是靈公侈盾驟諫而不入故不競於楚靈公患盾使鉏麑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麑退而歎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公又飲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嗾夫獒焉明搏而殺之盾闘且出提彌明死之初盾田于首山舍于翳桑見靈輒餓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亡今近焉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爲之簞

食與肉寘諸橐以與之既而與爲公介倒戈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對曰翳桑之餓人也問其名居不告而退遂自亡也盾出奔趙穿攻公於桃園而弑之穿盖盾從父昆弟之子也盾聞難未出山而復使穿逆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是爲成公晉自驪姬之亂詛無畜群公子故晉無公族成公即位乃宦卿之適子而爲之田以爲公族又宦其餘子亦爲餘子其庶子爲公行晉於是有公族餘子公行盾請以括爲公族括即屏季趙姬之愛子盾曰微君姬氏則臣狄人也公許之以盾爲旄車之族使屏季以其故族爲公族大夫

潛菴子曰靈公無道宣子數諫公惡之始焉用人終則以犬皆弗克害故宣子不得已而出亡亡未踰境適聞弑君之變反而復讐討賊斯正鄉責也顧乃視如路人命之逆公子于周而立之其忍心縱惡亦甚矣故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於朝由是夫子春秋因之垂法後世推見至隱何如哉

董狐

董狐晉太史也董之先本周人辛姓有有者二子適晉官太史董督晉典籍以世功遂爲董氏狐其

後也狐當靈公時公侈趙盾驟諫公患之欲殺不果盾出奔未出山聞趙穿弑公于桃園旋反狐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於朝盾曰不然狐曰子爲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盾曰烏乎我之懷矣自貽伊戚其我之謂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爲法受惡惜也越境乃免

潛菴子曰弑君者穿也而欲弑者盾也故狐直書曰盾弑夫子因而不改無乃誅意之法乎後世紛紛反謂三傳妄說誣夫子罪人矣且疑以傳疑讀春秋者皆然吾於穿盾也奚辨

范武子

范武子晉卿士會也字季士蔿之孫士蔿生成伯成伯生武鈌武鈌生士會佐文襄靈成景始以士爲氏及食邑於隨故稱隨季後受范更曰范氏或稱范季焉文公時武子尚少城濮之戰晉中軍風于澤亡大旆之左旃祁瞞干命司馬殺之以徇于諸侯使茅茷代之師還濟河舟之僑先歸武子攝右振旅愷以入于晉獻俘授馘飲至大賞徵會討貳殺舟之僑以徇于國民於是大服武子與其謀

馬襄公卒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趙孟謀
立公子雍使先蔑及武子如秦逆雍將還穆嬴日
抱太子以哭于朝趙孟患之乃背先蔑立靈公潛
師夜起敗秦師于令狐至于刳首武子遂與先蔑
奔秦武子在秦三年不見先蔑其人曰能亡人於
國不能見於此焉用之武子曰吾與之同罪非義
之也將何見焉靈公六年秦伯伐晉取羈馬趙盾
禦之臾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從之
秦人欲戰秦伯謂武子曰若何而戰對曰趙氏新
出其屬曰臾駢必實爲此謀將以老我師也趙有

側室曰穿晉君之壻也有寵而弱不在軍事好勇
而狂且惡臾駢之佐上軍也若使輕者肆焉其可
秦伯以璧祈戰于河遂掩晉上軍上軍不動趙穿
追之不及反怒曰裹糧坐甲固敵是求敵至不擊
將何俟焉軍吏曰將有待也穿曰我不知謀將獨
出乃以其屬出盾曰秦獲穿也獲一卿矣秦以勝
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綏秦師夜遁復侵晉入瑕
而還七年晉使詹嘉處瑕以守桃林之塞始患秦
之用士會也夏六卿相見於諸浮趙盾曰隨會在
秦賈季在狄難日至矣若之何中行桓子曰請復

賈季能外事且由舊勳郤成子曰賈季亂且罪大
不如隨會能賤而有耻柔而不犯其知足使也且
無罪乃使魏壽餘偽以魏叛者以誘武子執其帑
於晉使夜逸請自歸于秦秦伯許之履武子之足
於朝秦伯師于河西魏人在東壽餘曰請東人之
能與夫二三有司言者吾與之先使武子武子辭
曰晉人虎狼也若背其言臣死妻子爲戮無益於
君不可悔也秦伯曰若背其言所不歸爾帑者有
如河乃行繞朝贈之以策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
適不用也既濟魏人譟而還秦人歸其帑其處者

爲劉氏靈公失道趙盾患之將諫武子曰諫而不
入則莫之繼也會請先不入則子繼之三進及溜
而後視之曰吾知所過矣將改之稽首而對曰人
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
有終夫如是則能補過者鮮矣君能有終則社稷
之固也豈惟群臣賴之又曰衮職有闕惟仲山甫
補之能補過也君能補過衮不廢矣景公三年楚
莊王圍鄭荀林父帥師救鄭鄭楚已平林父欲還
武子曰善會聞用師觀釁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
易不可敵也不爲是征楚君討鄭怒其貳而哀其

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昔歳入陳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讟政有經矣荆尸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事不奸矣蔿敖爲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左追蓐前茅慮無中權後勁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内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舉不失德賞不失功老有加惠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貴有常尊賤有等威禮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

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先縠不可乃以中軍佐濟晉師從之果敗于[illegible]武子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三月獻狄俘景公請于王戊申以黻冕命武子將中軍且爲大傅於是晉國之盜逃奔于秦冬公使武子平王室定王享之原襄公相禮殽烝武子私問其故王聞之召武子曰季氏而弗聞乎王享有體薦宴有折俎公當享卿當宴王室之禮也武子歸而講求典禮以脩晉國之法郤克之怒齊也誓欲報之還請伐齊公弗許武子將老召其子燮曰燮乎吾聞之喜怒以類者鮮易者實多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之喜怒以已亂也弗已者必益之郤子其或者欲已亂於齊乎不然余懼其益之也余將老使郤子逞其志庶有豸乎爾從二三子惟敬乃請老郤獻子爲政文子退朝而暮武子曰何暮也對曰有秦客廋辭於朝大夫莫之對也吾知三焉武子怒曰大夫非不能也讓父兄也爾童子而三掩衆於朝吾不在晉國亡無日矣擊之以杖郤子伐齊師勝而返文子後入武子曰無爲吾望爾也乎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屬耳

目焉是代帥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故文子爲政有令名晉國頼之

潛菴子曰余攷范武子其事上也忠其慮事也審其居家也理其臨民也治使遭明主則其功烈豈止如是已哉惜乎晉靈不君成景致嚴而武子請老及既歿趙文子稱利其君不忘其身謀其身不遺其友當時以文子爲知人而武子之人品可想見矣

荀林父

荀桓子林父字伯文公時爲戎御文公五年作三

行以禦狄桓子將中行故別稱荀氏為中行氏襄
公之卒也太子尚幼趙孟欲立公子雍使先蔑如
秦桓子止之曰夫人太子猶在而外求君此必不
行子以疾辭若何不然將及攝卿以往可也何必
子同官為寮吾嘗同寮敢不盡心乎弗聽為賦板
之三章又弗聽及亡盡送其帑及其器用財賄於
秦曰為同寮故也十年宋人弒昭公明年桓子會
諸侯之大夫伐宋討曰何故弒君猶立文公而還
十三年桓子以諸侯之師伐宋宋及晉平宋文公
受盟于晉又會諸侯于扈將為討齊皆取賂而還

鄭穆公曰晉不足與也遂受盟于楚成公四年赤
狄伐我圍懷及邢丘公欲伐之桓子曰使疾其民
以盈其貫將可殪也周書曰殪戎殷此類之謂也
景公二年代郤缺為政楚子入鄭鄭伯請降楚子
許之六月晉師救鄭桓子將中軍先縠佐之士會
將上軍郤克佐之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趙括趙
嬰齊為中軍大夫鞏朔趙穿為上軍大夫荀首趙
同為下軍大夫韓厥為司馬及河聞鄭既及楚平
桓子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勦民焉用之楚歸而動
不後士會欒書皆然之惟先縠不可曰晉所以霸

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
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以出聞敵強而退
非夫也命為軍帥而卒以非夫唯群子能我弗為
也以中軍佐濟韓厥謂桓子曰彘子以偏師陷子
罪大矣子為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亡師
為罪已重不如進也事之不捷惡有所分與其專
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師遂濟及戰晉師敗于邲
桓子歸而請死公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城濮
之役晉師三日穀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
憂如有憂而喜乎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困獸

猶鬬況國相乎及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曰
莫余毒也已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
不競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
其無乃久不競乎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
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
之食焉何損於明公使復其位五年晉為邲故伐
鄭告於諸侯蒐焉而還桓子之謀也曰示之以整
使謀而來鄭人大懼潞子嬰兒之夫人景公之姊
也酆舒為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六年公使桓
子伐之敗赤狄于曲梁滅潞酆舒奔衛衛人歸諸

晉晉人殺之公賞桓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田曰獲狄土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是歲林父卒子庚立

潜菴子曰荀桓子當時稱其事君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何乃因先縠失覇之言獻子分惡之説遽三軍濟河以致敗績縠之剛愎固足以殺其軀而桓子雖請死獲免其能逃棄師之罪乎此聖人獨責夫桓子也

郤克

郤獻子克成子缺之子也爲晉卿嗣成子佐上軍

景公八年使獻子徵會于齊齊頃公以其跛也帷婦人使覩之獻子登婦人咲於房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獻子先歸使欒京廬待命于齊曰不得齊事無復命矣獻子至請伐齊公弗許請以其私屬又弗許是時范武子將老退自朝召其子燮曰吾聞之干人之怒必獲毒焉夫郤子之怒甚矣不逞諸齊必發諸晉國不得政何以逞怒余將致政焉以成其怒無以内易外也乃請老獻子代爲政十一年衛孫桓子與臧宣叔以戰敗怒於齊皆來乞師同主於郤獻子公許之七百乘獻子曰此城濮之賦也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克於先大夫無能爲役請八百乘許之郤克將中軍士燮佐上軍欒書將下軍韓厥爲司馬以救魯衛臧宣叔逆晉師且道之季文子帥師會之及衛地韓獻子將斬人獻子馳將救之至則既斬之矣獻子使速以狥告其僕曰吾以分謗也六月及齊師戰于鞍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韓厥中御而從齊侯幾獲之逢丑父與公易位故免事具韓厥逢丑父傳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甗玉磬與地不可則聽客之所爲賓媚人致賂獻子不

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爲質而使齊之封内盡東其畝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爲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無乃非德類也乎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爲盟主諸侯何害焉不然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

朕敝賦以犒從者畏君之震師徒撓敗吾子惠徼
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敝
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
敝邑之幸亦云從也況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魯
衛諫曰齊疾我矣其死亡者皆親暱也子若不許
讐我必甚唯子則又何求子得其國寶我亦得地
而紓於難其榮多矣齊晉亦唯天所授豈必在晉
獻子許之於是及齊國佐盟于袁婁使齊人歸魯
汶陽之田魯成公會晉師于上鄍賜三帥先路三
命之服師還獻子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君之

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范叔見勞如
獻子對曰庚所命也克之制也燮何力之有焉欒
伯見公亦如之對曰燮之詔也士用命也書何力
之有焉明年齊侯朝于晉將授玉獻子趨進曰此
行也君爲婦人之咲辱也寡君未之敢任獻子卒
欒書爲政

潛菴子曰郤獻子不忍一咲之憤而㬥二國之師
雖齊頃有以致之而獻子遷怒如此後三郤滅宗
或人歸之陰禍誠然乎哉

韓厥

韓獻子厥韓萬之玄孫曲沃莊伯之弟也萬得封
於韓原曰武子因以韓爲氏武子生求伯求伯生
子輿子輿生獻子趙宣子言於靈公以爲司馬河
曲之役趙孟使人以其乘車干行獻子執而戮之
衆咸曰韓厥必不沒矣其主朝升之而暮戮其車
其誰安之宣子召而禮之曰吾聞事君者比而不
黨夫周以舉義比也舉以其私黨也夫軍事無犯
犯而不隱義也吾言女於君懼女不能也舉而不
能黨孰大焉事君而黨吾何以從政吾故以是觀
女女勉之苟從是行也臨長晉國者非女其誰皆

告諸大夫曰二三子可以賀我矣吾舉厥也而中
吾乃今知免於罪矣景公三年獻子爲司馬晉楚
戰于邲實在行馬十一年從郤克伐齊戰于鞍齊
師敗績晉人逐之三周華不注獻子夢其父謂已
曰且辟左右故中御而從齊侯齊邴夏御頃公逄
丑父爲右邴夏謂公曰射其御者君子也頃公曰
謂之君子而射之非禮也射其左越于車下射其
右斃于車中綦毋張喪車從獻子曰請寓乘從左
右皆肘之使立於後獻子俛定其右故逄丑父得
與公易位將及華泉驂絓於木而止獻子執縶馬

前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曰寡君使群臣爲魯衛請曰無令輿師陷入君地下臣不幸屬當戎行無所逃隱且懼奔辟而忝兩君臣辱戎士敢告不敏攝官承乏逄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頃公以免獻子獻丑父郤獻子將戮之既而免之語具丑父傳明年晉作六軍以獻子爲卿賞鞍之功也十五年晉人謀去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沃饒而近盬國利君樂不可失也獻子將新中軍且爲僕大夫公揖而入獻子從公立於寢庭謂獻子曰何如對曰不可郇瑕氏土薄水淺其惡易

覯易覯則民愁民愁則墊隘於是乎有沉溺重膇之疾不如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澮以流其惡且民從教十世之利也夫山澤林盬國之寶也國饒則民驕佚近寶公室乃貧不可謂樂公從之晉遂遷於新田是歲獻子從欒武子救鄭將與楚戰獻子與知莊子范文子俱諫以爲不可武子從之而還十七年公以孟姬故討趙同趙括而裂其田獻子言於公曰成季之勳宣孟之忠不可以無後於是公復立趙武而反其田焉厲公三年獻子將下軍從欒書及秦師戰于麻隧秦師敗績八

年欒書中行偃執厲公召獻子獻子辭曰昔吾畜於趙氏孟姬之讒吾能違兵古人有言曰殺老牛莫之敢尸而况君乎二三子不能事君焉用厥也厲公竟遇弒晉人立悼公欒書卒獻子爲政楚人伐宋宋華元來告急獻子曰欲求得人必先勤之成覇安彊自宋始也悼公師于台谷以救宋遇楚師于靡角之谷楚師還明年獻子帥諸侯之師伐鄭入其郛敗其徒兵於洧上於是東諸侯之師次于鄫以待晉師晉師自鄭以鄫之師侵楚焦夷及陳公及衛侯次于戚以爲之援晉於是乎復覇七

年而獻子請老荀罃爲政

潛菴子曰韓獻子忠以事君正以處己惟忠故不狥私惟正故不能陷於非義所以爲晉老臣而善始善終繼世而不替宜哉

范文子

范文子燮字叔嗣武子告老以文子爲上軍佐從郤克敗齊師于鞍景公十七年聘于魯言伐郯魯人賂之請緩師文子不可曰君命無貳失信不立禮無加貨事無二成君後諸侯是寡君不得事君也燮將復之季孫懼使宣伯帥師會伐郯齊侯朝

晉公使韓穿言魯以汶陽之田歸齊於是諸侯皆
貳十八年晉會諸侯于蒲季文子曰德則不競尋
盟何爲文子曰勤以撫之寬以待之堅彊以御之
明神以要之柔服而伐貳德之次也公觀于軍府
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
所獻楚囚也使稅之召而弔之再拜稽首問其族
對曰泠人也公曰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
有二事使與之琴操南音公曰君王何如對曰非
小人之所得知也固問之對曰其爲太子也師保
奉之以朝于嬰齊而夕于側也不知其他也公以

語文子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稱先職不背本也
樂操土風不忘舊也稱太子抑無私也名其二卿
尊君也不背本仁也不忘舊信也無私忠也尊君
敏也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行之事
雖大必濟君盍歸之使合晉楚之成厲公六年將
伐鄭文子不可曰君逞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逞
若唯鄭叛晉國之憂可立俟也欒書曰不可以當
吾世而失諸侯必伐鄭乃興師楚子救鄭晉師濟
河聞楚師將至文子欲反曰我僞逃楚可以紓憂
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遺能者我若群臣輯睦

以事君多矣書不可六月晉楚遇於鄢陵文子不
欲戰郤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箕之役先軫不
反命邲之師林父不復從皆晉之恥也子亦見先
君之事矣今我辟楚又益恥也文子曰吾先君之
亟戰也有故秦狄齊楚皆彊不盡力子孫將弱今
三彊服矣敵楚而已唯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聖
人外寧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爲外懼乎甲午晦楚
晨壓晉軍而陳軍吏患之士匄趨進曰塞井夷竈
陳於軍中而疏行首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文子
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既戰楚

師大敗共王中目乃遁晉入楚軍三日穀文子立
於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
之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有德之謂安知天之不授
晉且以勸楚乎文子反自鄢陵使其祝宗祈死曰
君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難將作矣愛我者
惟祝我使我速死無及於難范氏之福也七年士
燮卒難作始於三郤卒及於公子匄嗣幼
潛菴子曰文子事景公未幾公薨而厲公即位無
道故文子釋楚以爲外懼何其憂深而思遠也聖
人不畏多難而畏無難矧驕虐如厲公耶至於鄢

陵歸而祈死非有先見之明其能然乎此武子之德所以不泯也故左氏書曰卒而蘇潁城古史謂自殺何哉

春秋諸名臣傳卷之五

春秋諸名臣傳目録卷之六

晉

知瑩　祁奚午附　魏絳
范宣子　趙文子　士文伯
史趙　師曠　叔向
女齊　韓宣子　解揚
魏舒

右晉臣三十二人

二泉山人論曰孟子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吾觀之春秋國之世臣莫有盛於晉者狐先欒郤范魏韓荀羊舌欒祁此其大者也之數族者世有其人與國終始蓋他國未之有也人之言曰維楚有才晉實用之其然豈其然乎

春秋諸名臣傳卷之六

句吳後學潛菴姚　咨纂補

門人安紹芳校梓

晉

知罃

知武子荀罃字子羽知莊子荀首之子而中行桓子林父之季弟也莊子别食知邑故又稱荀氏爲知氏景公二年楚人入鄭旣成而去之桓子帥師救鄭欲還先縠不可莊子曰此師殆哉周易有之在師之臨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執事順成爲臧逆

爲否衆散爲弱川壅爲澤有律以如己也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盈而以竭夭且不整所以凶也不行之謂臨有帥而不從臨孰甚焉此之謂矣果遇必敗先縠尸之雖免而歸必有大咎旣濟而戰遂敗績楚熊負羈囚武子以歸莊子以其族反之厨武子御下軍之士多從之每射抽矢菆納諸厨子之房厨子怒曰非子之求而蒲之愛董澤之蒲可勝旣乎莊子曰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吾不可以苟射故也射連尹襄老獲之遂載其尸射公子穀臣囚之以二者還景公十一年莊子佐中軍欲因鄭而歸王子與襄老之尸以求武子所善鄭皇戌言之于楚王王許之明年歸武子於晉王送之曰子其怨我對曰二國治戎臣不才不勝其任以爲俘馘執事不以釁鼓使歸就戮君之惠也臣實不才又誰敢怨王曰然則德我乎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其民各懲其忿以相宥也兩釋纍囚以成其好二國有好臣不與及其誰敢德王曰子歸何以報我對曰臣不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無怨無德不知所報王曰雖然必告不穀對曰以君之靈纍臣得歸骨于晉寡君之以爲戮死且不朽若

從君之惠而免之以賜君之外臣首其請於寡君而以戮於宗亦死且不朽若不獲命而使嗣宗職次及於事而帥偏師以脩封疆雖遇執事其弗敢違其竭力致死無有二心以盡臣禮所以報也王曰晉未可争重爲之禮而歸之武子之在楚也鄭賈人有將寘諸褚中以出旣謀之未行而楚人歸之賈人如晉武子善視之如實出己者賈人曰吾無其功敢居其實乎吾小人也不可以厚誣君子遂適齊厲公六年武子佐下軍以諸侯之師侵陳至于鳴鹿遂侵蔡鄭人猶未服也武子如魯乞師以

伐鄭八年春欒書荀偃使人弑公使武子與士魴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是爲悼公悼公之二年會諸侯于戚魯孟孫蔑請城虎牢以偪鄭武子曰善鄫之會吾子聞崔子之言今不來矣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寡君之憂不唯鄭甇將復於寡君而請於齊得請而告吾子之功也若不得請事將在齊吾子之請諸侯之福也豈惟寡君賴之明年悼公盟諸侯于雞澤許靈公不至武子遂帥師伐許八年楚子囊伐鄭鄭及晉平九年武子代韓厥爲政遂會諸侯以伐鄭其令於諸侯曰脩器備盛

餱糧歸老幼居疾于虎牢肆眚圍鄭鄭人恐乃行成荀偃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而與之戰不然無成武子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敝楚吾三分四軍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於我未病楚不能矣猶愈於戰暴骨以逞不可以争大勞未艾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乃許鄭成盟于戲將盟鄭士莊子爲載書鄭子駟易其辭荀偃請改載書武子曰我實不德而要人以盟豈禮也哉非禮何以主盟姑盟而退脩德息師而來終必獲鄭何必今日我之不德民將棄我豈唯鄭若能休和遠人將至

何恃於鄭乃盟而還十年夏四月悼公會諸侯于柤荀偃士匄欲伐偪陽而封宋向戌武子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爲笑固請圍之弗克諸侯之師久於偪陽荀偃士匄請班師武子怒投之以机出於其間曰女成二事而後告余余恐亂命以不女違女既勤君而興諸侯牽帥老夫以至于此既無武守而又欲易余罪曰是實班師不然克矣余羸老也可重任乎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五月庚寅荀偃士匄帥卒攻偪陽親受矢石甲午滅之是會也宋公享公於楚丘請以桑林武子辭荀偃

士匄曰諸侯宋魯於是乎觀禮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舞師題以旌夏公懼而退入于房去旌卒享而還及著雍疾卜桑林見荀偃士匄欲奔請禱焉武子不可曰我辭禮矣彼則以之猶有鬼神於彼加之已而公病有間冬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戍之晉師城梧及制士魴魏絳戍之諸侯之師還鄭而南至於陽陵楚師不退武子欲退曰今我逃楚楚必驕驕可與戰矣欒黶曰逃楚晉之恥也合諸侯以益恥不如死我將獨進與楚夾潁而軍鄭子蟜潛涉潁以從楚師盟欒黶

欲伐鄭師武子曰我實不能禦楚又不能庇鄭鄭何罪不如致怨焉而還今伐其師楚必救之戰而不克爲諸侯笑克不可命不如還也遂還師侵鄭北鄙而歸其後鄭人懼又以晉之不疾我也故服於晉十三年荀罃卒

潛菴子曰資善聞義君子所貴也知武子資善而行聞義而服充此以往則可優於天下而况晉國乎至桑林之禱毅然辭之而不惑夫兆神稱以知氏有由然哉

祁奚 午附

祁奚獻侯之後也其先食邑於祁故以爲氏悼公即位奚爲中軍尉羊舌職佐之及請老公問可代稱解狐其讐也將立而卒又問焉對曰臣之子午可人有言擇臣莫若君擇子莫若父午之少也婉以從令游有鄉處有所好學而不戲其壯也彊志而用命守業而不淫其冠也和安而好敬柔惠小物而鎮定大事有質直而無流心非義不變非上不舉若臨大事其可以賢於臣也臣請薦所能擇而君比義焉於是公使午爲中軍尉沒平公而軍無秕政君子曰祁奚可謂不黨矣外舉不隱仇內舉不隱子悼公以祁奚爲公族大夫

潛菴子曰祁奚舉賢無私心釋人無私德故內舉子外舉仇皆爲君慮國壹其志而已視彼後世曆叙其子不問賢否而務欲富貴以貽危者果何如哉

魏絳

魏莊子絳武子犨之子武子之父曰畢萬畢公高之後萬事獻公爲大夫獻公賜之魏故以魏爲氏晉文公爲公子出亡武子嘗從之及文公誅不禮於曹且令無入僖負羈之宮免其族以報盤飧之

惠武子與顛頡怒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爇僖負羈氏武子傷於胸公欲殺之而愛其材使問且視之病將殺之武子束胸見使者曰以君之靈不有寧也距躍三百曲踊三百乃舍之殺顛頡以狥武子卒絳嗣爲大夫悼公元年爲司馬三年公會諸侯盟于雞澤公弟揚干亂行於曲梁莊子戮其僕公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爲榮也揚干爲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對曰絳無貳志事君不辟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言終絳至授僕人書將伏劍士魴張老止之公讀其書曰日

君乏使使臣斯司馬臣聞師衆以順爲武軍事有
死無犯爲敬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
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揚干無所逃罪不
能致訓至於用鉞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
請歸死於司寇公跣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
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干大命寡
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敢以爲請公於是以
絳爲能以刑佐民矣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四
年無終子使其臣孟樂來絳因莊子納虎豹之皮
以請和諸戎公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絳曰

諸侯新服陳新來和將觀於我我德則睦否則携
貳勞師於戎而楚伐陳必不能救是棄陳也諸華
必叛戎禽獸也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夏訓有之
曰有窮后羿公曰后羿何如對曰昔有夏之方衰
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
也不脩民事而淫于原獸棄武羅伯因熊髡尨圉
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后寒棄
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爲己相浞行媚于內而
施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樹之詐慝以取
其國家外內咸服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衆殺而

烹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諸死于窮門靡奔有
鬲氏浞因羿室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詐僞而不德
于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處澆于過處豷
于戈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
少康滅澆于過后杼滅豷于戈有窮由是遂亡失
人故也昔周辛甲之爲太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
於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跡畫爲九州經啓九道民
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
冒于原獸亡其國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
恢于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虞箴如是可不懲

乎於是悼公好田故絳及之公曰然則莫如和戎
乎對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荐居貴貨易土土可
賈焉一也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戎
狄事晉四鄰振動諸侯懷威三也以德綏戎師徒
不勤甲兵不頓四也鑒于后羿而用德度遠至邇
安五也君其圖之公說使絳盟諸戎脩民事田以
時九年冬公會諸侯之師伐鄭未能定鄭而歸公
謀所以息民絳請施舍輸積聚以貸自公以下苟
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亦無困人公無禁利亦
無貪民祈以幣更賓以特牲器用不作車服從給

行之期年國乃有節故三駕而楚不能與爭絳之力也十年城梧及制絳與士魴戍鄭取成而還十一年鄭人賂公以師悝師觸師蠲廣車軘車淳十五乘甲兵備凡兵車百乘歌鍾二肆及其鎛磬女樂二八公以樂之半賜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子樂之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諸侯無慝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詩曰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福祿攸同便蕃

左右亦是帥從夫樂以安德義以處之禮以行之信以守之仁以厲之而後可以殿邦國同福祿來遠人所謂樂也書曰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公曰子之教敢不承命抑微子寡人無以待戎不能濟河夫賞國之典也藏在盟府不可廢也子其受之魏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禮也十三年卒子舒

潛菴子曰昔人稱莊子有綏御之才諫諍之忠內脩政事以懷諸侯外和戎狄以佐中夏故能三駕九合莫之與爭雖蒙金石之賞猶不忘戒信如是謂之君子有以哉

范宣子

范宣子士匄文子燮之子也厲公末年宣子尚幼欒書謀弑厲公執公以召宣子宣子辭之悼公五年楚子囊爲令尹宣子曰我喪陳矣楚人討貳而立子囊必改行而疾討陳陳近於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後可八年宣子聘于魯告將用師于鄭魯享之賦摽有梅十年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王右伯輿王叔陳生怒而出奔及河王復之殺史狡以說焉不入遂處之公使宣

子平王室王叔與伯輿訟焉宣子曰天之所右寡君亦右之所左亦左之使王叔與伯輿合要王叔氏不能舉其契故王叔來奔十三年荀罃士魴卒公蒐于緜上以治兵使宣子將中軍辭曰伯游長昔臣習於智伯是以佐之非能賢也請從伯游荀偃將中軍宣子佐之使韓起將上軍辭以趙武又使欒黶辭曰臣不如韓起韓起願上趙武君其聽之使趙武將上軍韓起佐之欒黶將下軍魏絳佐之新軍無帥公難其人使其什吏率其卒乘官屬以從於下軍禮也晉國之民是以大和諸侯遂睦

吳侵楚楚人敗之吳人告于晉晉會諸侯于向以
詠楚宣子數吳之不德以退吳人執莒公子務婁
以其通於楚也將執戎子駒支宣子親數諸朝駒
支辭不服乃使即事於會成愷悌也是歲也宣子
假羽毛於齊而弗歸齊人始貳平公三年伐齊齊
侯禦諸平陰諸侯之士門焉齊人多死齊侯懼宣
子告析文子曰吾知子敢匿情乎魯人莒人皆請
以車千乘自其鄉入既許之矣若入君必失國子
盍圖之析文子以告公公恐晏嬰曰君固無勇而
又聞是弗能久矣遂夜遁四年荀偃卒宣子爲政

侵齊及穀聞齊有喪而還鄭公孫蠆卒赴於晉大
夫宣子言於公以其善於伐秦也六月公請於王
王追賜之大路使以行禮也初欒桓子娶於范宣
子生懷子盈桓子嘗逐范鞅鞅以其亡也怨欒氏
故與欒盈爲公族大夫而不相能桓子卒欒祁與
其老州賓通幾亡室矣盈患之祁懼其討也愬諸
宣子曰盈將爲亂范鞅爲之徵盈好施士多歸之
宣子畏其多士也信之盈爲下卿宣子使城著而
遂逐之秋盈出奔楚宣子殺箕遺黄淵嘉父司空
靖邴豫董叔邴師申書羊舌虎叔羆而囚伯華叔

向籍偃知起中行喜州綽邢蒯出奔齊皆欒氏之
黨也欒盈自楚適齊八年齊人潛納欒盈于曲沃
盈率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晝入絳欒王鮒侍坐
於宣子或告曰欒氏至矣宣子懼王鮒曰奉君以
走固宮必無害矣且欒氏多怨子爲政欒氏自外
子在位其利多矣既有利權又執民柄將何懼焉
欒氏所得其唯魏氏乎而可強取也夫克亂在權
子無懈矣公有姻喪王鮒使宣子墨縗冒絰二婦
人輦以如公奉公以如固宮范鞅逆魏舒則成列
既乘將逆欒氏矣趨進曰欒氏帥賊以入鞅之父

與二三子在君所矣使鞅逆吾子鞅請驂乘持帶
遂超乘右撫劍左援帶命驅之出僕請鞅曰之公
宣子逆諸階執其手賂之以曲沃初斐豹隸也著
於丹書欒氏之力臣曰督戎國人懼之斐豹謂宣
子曰苟焚丹書我殺督戎宣子喜曰而殺之所不
請於君焚丹書者有如日乃出豹而閉之督戎從
之踰隱而待之督戎踰入豹自後擊而殺之范氏
之徒在臺後欒氏乘公門宣子謂鞅曰矢及君屋
死之鞅用劍以帥卒欒氏退攝車從之遇欒樂曰
樂免之死將訟女於天樂射之不中又注之則乘

梔本而覆或以戟鉤之斷肘而死欒魴傷欒盈奔
曲沃宣子使圍之旣克盡殺欒氏之族黨欒魴出
奔宋宣子卒趙武代之
潛菴子曰范宣子幼而不從弒君之謀其良知固
未喪也迨長雖藉父祖之資操強晉之柄揖遜從
事六卿輯睦猶有足道者但不能察嬖妾亡子之
誣私意以逞殺害忠良范氏德澤始衰焉寧不爲
之扼腕

趙文子

趙文子武字孟莊子朔之子盾之孫也莊子爲下

軍將早卒趙嬰通于莊姬原同屏季放之景公十
七年莊姬以趙嬰之亡也譖於公曰原屏將爲亂
欒郤爲徵公討趙氏殺趙同趙括文子從姬氏畜
于公宮故免公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於公曰成
季之勳宣孟之忠而無後爲善者其懼矣三代之
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辟王賴前哲以
免也周書曰不敢侮鰥寡所以明德也乃立文子
而反其田悼公立使文子爲卿十三年爲上軍帥
平公十一年代范宣子爲政文子令薄諸侯之幣
而重其禮魯叔孫穆叔見之謂穆叔曰自今以往
兵其少弭矣齊崔慶新得政將求善於諸侯武也
知楚令尹若敬行其禮道之以文辭以靖諸侯兵
可以弭矣十二年文子及楚令尹子木合諸侯之
大夫盟于宋弭兵也鄭簡公享文子于垂隴子展
伯有子西子產子太叔二子石從文子曰七子從
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
志子展賦草蟲文子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
足以當之伯有賦鶉之賁賁文子曰牀笫之言
不踰閾況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子西賦黍
苗之四章文子曰寡君在武何能焉子產賦隰桑

文子曰武請受其卒章子太叔賦野有蔓草文子
曰吾子之惠也印段賦蟋蟀文子曰善哉保家之
主也公孫段賦桑扈文子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
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祿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曰
伯有將爲戮矣詩以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
爲賓榮其能久乎幸而後亡叔向曰然已侈所謂
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謂矣文子曰其餘皆數世之
主也子展其後亡者也在上不忘降印氏其次也
樂而不荒樂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後亡不亦可乎
子木卒文子喪之如同盟十五年悼公之夫人食

輿人之城杞者絳縣人或年長矣無子而往與於食文子問其縣大夫則其屬也乃召之謝過曰武不才任君之大事以晉國之多虞不能由吾子辱在泥塗久矣武之罪也敢謝不才遂仕之使助爲政辭以老與之田使爲君復陶以爲絳縣師而廢其輿尉於是魯使者在晉歸以語諸大夫季武子曰晉未可媮也有趙孟以爲大夫有伯瑕以爲佐有史趙師曠而咨度焉有叔向女齊以師保其君其朝多君子其庸可媮乎勉事之而後可是歲會諸侯之大夫于澶淵十七年及楚令尹子圍尋宋

之盟會諸侯之大夫于虢宋之盟楚人先歃子木復衷甲焉文子不與之競及是祁午謂文子曰宋之盟楚人得志於晉今令尹之不信諸侯之所聞也子弗戒懼又如宋子木之信稱於諸侯猶詐晉而駕焉況不信之尤者乎楚重得志於晉晉之恥也子相晉國以爲盟主於今七年矣再合諸侯三合大夫服齊狄寧東夏平秦亂城淳于師徒不頓國家不罷民無謗讟諸侯無怨天無大災子之力也有令名矣而終之以恥午也是懼吾子不可以不戒文子曰武受賜矣然宋之盟子木有禍人之

心武有仁人之心是楚所以駕於晉也今武有是心也楚又行僭非所害也武將信以爲本循而行之譬如農夫是穮是蔉雖有饑饉必有豐年且吾聞之能信不爲人下吾未能也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信也能爲人則者不爲人下矣吾不能是難楚不爲患令尹享文子賦大明之首章文子賦小宛之二章文子謂叔向曰令尹自以爲王矣文子歸及魯叔孫曹大夫過鄭鄭伯兼享之子皮戒文子禮終文子賦瓠葉子皮遂戒穆叔且告之穆叔曰趙孟欲一獻子其從之子皮曰敢乎穆叔曰

夫人之所欲也又何不敢及享具五獻之籩豆於幕下文子辭私於子產曰武請於冢宰矣乃用一獻文子爲客禮終乃宴穆叔賦鵲巢文子曰武不堪也又賦采蘩曰小國爲蘩大國省穡而用之其何實非命子皮賦野有死麕之卒章文子賦常棣且曰吾兄弟比以安尨也可使無吠穆叔與曹大夫興拜舉兕爵曰小國賴子知免於戾矣飲酒樂文子出曰吾不復此矣天王使劉定公勞文子於潁館於雒汭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禹之力

也子盍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對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吾儕偷食朝不謀夕何其長也劉子歸以語王曰諺所謂老將知而耄及之者其趙孟之謂乎為晉正卿以主諸侯而儕於隸人朝不謀夕棄神人矣神怒民叛何以能久趙孟不復年矣神怒不歆其祀民叛不即其事祀事不從又何以年秦景公之弟鍼曰后子奔晉見文子文子曰吾子其曷歸對曰鍼懼選於寡君是以在此將待嗣君文子曰秦君何如對曰無道文子曰亡乎對曰何為一世無道固未艾也國於天地有與立焉

不數世淫弗能斃也文子曰天乎對曰有焉文子曰其幾何對曰鍼聞之國無道而年穀和熟天贊之也鮮不五稔文子視蔭曰朝夕不相及誰能待五后子出而告人曰趙孟將死矣主民翫歲而愒日其與幾何是歲十二月庚戌文子果卒

潛菴子曰趙文子退然若不勝衣言吶吶然如不出諸其口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生不交利死不屬其子誠晉國之名卿矣以至寬仁由禮樂善下上存事君之小心施芘人之大德詩云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其斯以為文子乎

士文伯

士文伯者晉大夫伯瑕也士弱之子其先本陶唐氏裔歷虞夏商周成王遷之於杜為伯宣王殺杜伯杜伯之子隰叔奔晉為士師故為士氏晉平公二十二年三月鄭人鑄刑書於鼎以為國之常法五月而火昏見士文伯曰火見鄭其火乎火未出而作火以鑄刑器藏爭辟焉火如象之不火何為六月丙戌鄭果災明年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平公問於士文伯曰誰將當日食對曰魯衛惡之衛大魯小曰何故對曰去衛地如魯地於是有災魯實受之其大咎其衛君乎魯將上卿公曰詩所

謂彼日而食于何不臧者何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于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也務三而已一曰擇人二曰因民三曰從時是歲冬十月辛酉衛襄頃之族殺獻公而立成公十一月魯季武子卒平公謂士文伯曰吾所問日食從矣可常乎對曰不可六物不同民心不壹事序不類官職不則同始異終胡可常也詩曰或燕燕居息或憔悴事國其異終也如是公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謂也公曰多語寡人

辰而莫同何謂辰對曰日月之會是謂辰故以配日焉文伯之子彌牟亦爲晉大夫

潛菴子曰陰陽者流蓋出於羲和之官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此其所長也春秋去古未遠傳術有人若士文伯者測驗不爽毫髮使當時諸侯遇災而懼脩德以禳之其不反災爲祥者幾希矣

史趙

史趙者晉太史也晉平公十五年悼公之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絳縣人或年長矣無子而往與於

食有與疑年使之年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于今三之一也吏走問諸朝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郤成子于承匡之歲也是歲也狄伐魯叔孫莊叔於是乎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及虺豹也而皆以名其子七十三年矣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士文伯曰然則二萬二千六百有六旬也二十四年十一月楚滅陳平公問於史趙曰陳其遂亡乎對曰未也公曰何故對曰陳顓帝之族也歲在鶉火是以卒滅陳將如之今在析木之津猶將復由且陳氏得政于齊而後陳卒亡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寘德於遂遂世守之及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虞帝臣聞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數未也繼守將在齊其兆既存矣後五年楚平王復封陳傳三君五十二年而後亡陳亡而子孫興於齊其後遂代有齊國昭公元年魯昭公之毋齊歸薨公不感晉之送葬於魯者歸以語史趙史趙曰必爲魯郊侍者曰何故曰歸姓也不思親祖不歸也後十五年昭公果孫于齊定公二十六年宋人伐鄭趙鞅卜救鄭遇

水適火占諸史趙史墨史龜史龜曰是謂沈陽可以興兵利以伐姜不利于商伐齊則可敵宋不吉史墨曰盈水名也子水位也名位敵不可干也炎帝爲火師姜姓其後也水勝火伐姜則可史趙曰是謂如川之滿不可游也鄭方有罪不可救也救鄭不吉不知其他陽虎以周易筮之遇泰之需曰宋方吉不可與也微子啓帝乙之元子也宋鄭甥舅也祉祿也若帝乙之元子歸妹而有吉祿我安得吉焉乃止明年齊人弑悼公趙鞅帥師伐齊大夫請卜之趙孟曰吾卜於此起兵事不再令卜不

襲吉行也於是取犂及轅毀高唐之郭侵及賴而
還
潛菴子曰史趙長於筭數預知休咎斯春秋之良
太史也後世唐都洛下閎李衣之流亦精推測其
默契是術者乎抑或有所授乎

師曠

師曠字子野晉樂師時稱多聞凡國之疑議必諮
稟之悼公十四年衛孫林父甯殖搆亂獻公出奔
齊悼公問於師曠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
或者其君實甚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子蓋

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
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
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之祀百姓絶
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爲天生民而立之
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爲之貳使師保之
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大
夫有貳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皂隸牧圉皆有親
暱以相輔也善則賞之過則匡之患則救之失則
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史爲
書瞽爲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商

旅于市百工獻藝故夏書曰道人以木鐸徇于路
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
諫失常也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
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平公立問人
君之道師曠曰人君之道清淨無爲務在博愛趨
在任賢廣開耳目以察萬方不固溺於流俗不拘
繫於左右廓然遠見踔然獨立屢省考績以臨臣
下此人君之操也他日公問於師曠曰咎犯與趙
衰孰賢對曰陽處父欲臣文公因咎犯三年不達
因趙衰三日而達不知其賢不智也知而不言不

忠也欲言之而不敢無勇也言之而不聽不賢也
三年楚公子午伐鄭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
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既而楚師多
凍役徒幾盡二十四年春有石言於魏榆公問於
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馮焉不然民
聽濫也抑臣又聞之曰作事不時怨讟動于民則
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怨讟並
作莫保其性石言不亦宜乎初衛靈公將如晉次
于濮水之上聞琴聲焉甚哀使師涓以琴寫之謂
之新聲至晉爲平公鼓之師曠撫其手而止之曰

止此亡國之音也昔師延爲紂作靡靡之樂後而自沈於濮水之上聞此聲者必於濮水之上乎其後平公竟說之師曠曰公室其將卑乎君之明兆於衰矣夫樂以開山川之風以耀德於廣遠也風德以廣之風山川以遠之風物以聽之脩詩以詠之脩禮以節之夫德廣遠而有時節是以遠服而邇不遷今君說新聲欲毋衰得乎自是晉政在大夫而公室遂衰焉

潛菴子曰聲音之道與政通也師曠聞樂而知晉室將卑非心通乎道其孰能之覩其對悼公黙寓諷諫對平公趨在任賢廣開耳目以培植元氣匪徒知聲音而已宜孟軻氏稱其聰而宋儒謂之博達也與

叔向

叔向名肸晉武公子伯僑之後伯僑之孫突爲羊舌大夫因以爲氏事獻公爲軍尉從申生伐皐落氏勸申生以死易亂者也突生職佐祁奚爲軍尉生子四人長曰赤次即叔向次曰虎季曰鮒叔向博識多文辭悼公十四年從荀偃伐秦平公立使叔向爲傅二年從公伐齊齊師夜遁十四年從上匄會諸侯于柯初叔向之母妒叔虎之母美而不使其子皆諫其母乃使往視寢生叔虎美而有勇力欒盈嬖之六年士匄逐欒盈殺叔虎因叔向焉人謂叔向曰子離於罪其爲不知乎叔向曰與其死亡若何詩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知也樂王鮒見叔向曰吾爲子請叔向弗應出不拜其人皆咎叔向對曰必祁大夫室老聞之曰樂王鮒言於君無不行求赦吾子吾子不許祁大夫所不能也而曰必由之何也叔向曰樂王鮒從君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舉不棄讐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詩

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夫子覺者也晉侯問叔向之罪於樂王鮒對曰不棄其親其有焉於是祁奚言於宣子宣子說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是歲士匄錮欒氏會諸侯於商任齊侯衛侯不敬叔向曰二君者必不免會朝禮之經也禮政之輿也政身之守也怠禮失政失政不立是以亂也十一年晉以孫林父之愬執衛殤公齊侯鄭伯爲衛故如晉晉侯享之公賦嘉樂國景子相齊侯賦蓼蕭子展相鄭伯賦緇衣叔向命公拜二君曰寡君敢拜齊君之安

我宗祧也敢拜鄭君之不貳也國子使晏平仲私於叔向曰晉君宣其明德於諸侯恤其患而補其闕正其違而治其煩所以爲盟主也今爲臣執君若之何叔向告趙文子文子以告公公言衛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國子賦轡之柔矣子展賦將仲子兮公乃許歸衛侯叔向曰鄭七穆罕氏其後亡乎子展儉而壹明年宋向戌請弭兵晉楚合諸侯之大夫盟于宋將盟楚人衷甲趙孟患之叔向曰何害匹夫一爲不信單斃而死若合諸侯之卿以爲不信必不捷矣食言者不病非子之患也夫以

信召人而以僭濟之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且吾因宋以守病則夫能致死與宋致死雖倍楚可也子何懼焉又不及是曰弭兵以召諸侯而稱兵以害我吾庸多矣非所患也及盟晉楚爭先叔向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德只非歸其尸盟也子務德無爭先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主盟者楚爲晉細不亦可乎乃先楚人已而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爲客子木與之言弗能對使叔向侍言焉子木不能對子木歸以語王曰宜晉之霸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無以當之未可與爭也十七年從趙

武會楚公子圍于虢公子圍設服離衛趙武問叔向曰令尹自以爲王矣如何對曰王弱令尹彊其可哉雖然必不終也趙孟曰何故曰彊以克弱而安之彊不義也不義而彊其斃必速令尹爲王必求諸侯晉少懦矣諸侯將往若獲諸侯其虐滋甚民弗堪也將何以終夫以彊取不義而克必以爲道道以淫虐弗可久已矣十八年韓須如齊逆女齊陳無宇送女致少姜少姜有寵於平公謂之少齊謂陳無宇非卿執諸中都少姜爲之請曰送從逆班畏大國也猶有所易是以亂作叔向言於公

曰彼何罪君使公族逆之齊使上大夫送之猶曰不共君求以貪國則不共而執其使君刑已頗何以爲盟主且少姜有辭遂歸無宇二十一年韓宣子如楚送女叔向爲介鄭子皮子太叔勞諸索氏太叔謂叔向曰楚王汰侈已甚子其戒之叔向曰汰侈已甚身之災也焉能及人若奉吾幣帛愼吾威儀守之以信行之以禮敬始而思終終無不復從而不失儀敬而不失威道之以訓辭奉之以舊法考之以先王度之以二國雖汰侈若我何及楚楚子欲辱韓起遂啓彊諫之乃厚爲宣子禮王欲

㪣叔向以其所不知而不能亦厚其禮而歸之二十二年鄭鑄刑書叔向詒子產書以責之是歲楚公子棄疾來聘報韓子也宣子之適楚也楚人弗逆棄疾及境公將亦弗逆叔向曰楚辟我衷若何效辟詩曰爾之教矣民胥傚矣從我而已焉用效人之辟書曰聖作則無寧以善人為則而則人之辟乎匹夫為善民猶則之況國君乎公說乃逆之昭公成虒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二心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並徵會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羊舌鮒攝司馬遂合諸侯於平丘次于衛地

叔鮒求貨于衛淫芻蕘者衛人使屠伯饋叔向羮與一篋錦曰諸侯事晉未敢攜貳況衛在君之宇下而敢有異志芻蕘者異於他日敢請之叔向受羮反錦曰晉有羊舌鮒者瀆貨無厭亦將及矣為此役也子若以君命賜之其已客從之未退而禁之晉將尋盟齊人不可公使叔向告劉獻公曰抑齊人不盟若之何對曰盟以底信君苟有信諸侯不貳何患焉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雖齊不許君庸多矣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啓行遲速唯君叔向告于齊曰諸侯求盟已在此矣

今君弗利寡君以為請對曰諸侯討貳則有尋盟若皆用命何盟之尋叔向曰國家之敗有事而無業事則不經有業而無禮經則不序有禮而無威序則不共有威而不昭共則不明不明棄共百事不終所由傾覆也是故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志業於好講禮於等示威於衆昭明於神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恒由是興晉禮主盟懼有不治奉承齊犧而布諸君求終事也君曰余必廢之何齊之有唯君圖之寡君聞命矣齊人懼對曰小國言之大國制之敢不聽從既聞命

矣敬共以往遲速唯君叔向曰諸侯有間矣不可以不示衆八月辛未治兵建而不旆壬申復旆之諸侯畏之邾人莒人愬魯于晉公使叔向辭之曰諸侯將以甲戌盟寡君知不得事君矣請君無勤子服惠伯對曰君信蠻夷之訴以絶兄弟之國棄周公之後亦唯君寡君聞命矣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況其率道其何敵之有牛雖瘠僨於豚上其畏不死南蒯子仲之憂其庸可棄乎若奉晉之衆用諸侯之師因

邾莒杞鄫之怒以討魯罪閒其二憂何求而弗克魯人懼聽命甲戌同盟于平丘魯君不與盟晉執季孫意如巳而將歸之惠伯請從諸侯之會宣子患之乃謀於叔向因使叔魚說之巳而意如懼遂先歸使惠伯待禮明年邢侯與雍子爭鄐田久而無成士景伯如楚叔魚攝理韓宣子命斷舊獄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於叔魚叔魚蔽罪邢侯邢侯怒殺叔魚與雍子於朝宣子問其罪於叔向叔向曰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鮒也鬻獄刑侯專殺其罪一也巳惡而掠

美爲昏貪以敗官爲墨殺人不忌爲賊夏書曰昏墨賊殺皐陶之刑也請從之乃施刑侯而尸雍子與叔魚於市叔向卒其子楊食我有黨於祁盈祁盈之亂食我助之晉人殺祁盈并殺食我遂滅羊舌氏初叔向欲娶申公巫臣妻夏姬其母止之叔向懼不敢娶平公強使娶之生食我始生子容之母走謁諸姬曰長叔姒生男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遂弗視

潛菴子曰叔向當晉楚多故同盟有袁甲之變交聘有司宮之婁苟學不足以達理智不足以應事身受其辱國被其患矣然於邾南之會擁三十萬衆臨之以威抗之以下諸侯貼爾服從且直諫多聞明於得失三代之士庶幾焉孔子稱曰遺直盖非春秋人才也惜乎不幸終老衰晉殆命矣夫

女齊

司馬女叔名齊晉大夫也或曰司馬侯又曰叔侯悼公與叔侯升臺而望曰樂夫對曰臨下之樂則樂矣德義之樂則未也公曰何謂德義對曰諸侯之爲日在君側以其善行以其惡戒可謂德義矣

公曰孰能對曰羊舌肸習於春秋乃召叔向使傅太子彪平公十一年趙武會諸侯之大夫以討衛執甯喜北宮遺使叔侯以先歸十四年齊高子容與宋司徒見智伯叔侯相禮賓出叔侯言於智伯曰二子皆將不免子容專司徒侈皆亡家之主也智伯曰何如對曰專則速及侈將以其力斃專則人實斃之將及矣晉平公母杞出也魯嘗侵杞平公使叔侯來治杞田弗盡歸也悼夫人愠曰齊也取貨先君若有知也不尚取之公告叔侯叔侯曰虞虢焦滑霍楊韓魏皆姬姓也晉是以大若非侵

小將何所取武獻以下兼國多矣誰將治之杞夏餘也而即東夷魯周公之後也而睦於晉以杞封魯猶可而何有焉魯之於晉也職貢不乏玩好時至公卿大夫相繼於朝史不絕書府無虛月如是可矣何必瘠魯以肥杞且先君而有知也無寧夫人而焉用老臣十七年秦后子鍼奔晉其車千乘后子享晉侯造舟于河十里舍車自雍及絳歸取酬幣終事八反叔侯曰子之車盡於此乎對曰此之謂多矣若能少此吾何以得見叔侯以告公且曰秦后子必歸臣聞君子能知其過必有令圖令

圖天所贊也二十年楚靈王使椒舉來聘求諸侯公欲勿許叔侯曰不可楚王方侈天或者欲逞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未可知也其使能終亦未可知也晉楚唯天所相不可與爭君其許之而脩德以待其歸若歸於德吾猶將事之況諸侯乎若適淫虐楚將棄之吾又誰與爭公曰晉有三不殆其何敵之有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有是三者何鄉而不濟對曰恃險與馬而虞鄰國之難是三殆也四嶽三塗陽城太室荊山中南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冀之北土馬之所生無興國焉恃險與馬不可以爲固也從古以來是以先王務脩德音以享人神不聞其務險與馬也鄰國之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國啓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宇若何虞難齊有仲孫之難而獲桓公至今賴之晉有里丕之難而獲文公是以爲盟主衛邢無難敵亦喪之故人之難不可虞也恃此三者而不脩德政則救亡不暇又何能濟君其許之紂作淫虐文王惠和商是以隕周是以興夫豈爭諸侯公乃許之二十一年魯昭公來朝自郊勞至于贈賄無失禮公謂叔侯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

魯侯焉知禮公曰何爲自郊勞至于贈賄禮無違者何爲不知禮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家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羈弗能用也奸大國之盟陵虐小國利人之難不知其私公室四分民食於他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爲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是乎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善於禮不亦遠乎君子謂叔侯於是乎知禮范宣子與和大夫爭田也叔侯見曰吾聞子有和之怒吾以爲不信且子爲正卿諸侯皆有二心是之不憂而怒和

大夫非子之任也宣子從之叔侯卒二子叔游叔寬嗣叔向見其子撫而泣之曰自此其父之死也吾無與比而事君者矣昔者其父始之我終之我始之夫子終之無不可者今夫子往矣我無所比焉爾

潛菴子曰甚矣禮之有益於爲國也爲國以禮則三綱正九疇叙尊賢使能民安物阜於國之治也何有晉平公徒知儀文而不究禮之實故叔侯惓惓開諭無乃以禮引君者與

韓宣子

韓宣子起獻子子也獻子之長子曰無忌爲公族大夫有廢疾獻子之告老也將立之辭曰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又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無忌不才讓其可乎請立起也與田蘇游而曰好仁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恤民爲德正直爲正正曲爲直參和爲仁如是則神聽之介福降之立之不亦可乎獻子從之使宣子朝遂老悼公謂無忌仁使掌公族大夫九年宣子爲卿佐上軍平公十二年宣子聘于周王使請事對曰晉士起將歸時事於宰旅無他事矣王聞之曰

韓氏其昌阜於晉乎辭不失舊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楚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先以告趙孟趙孟謀於諸大夫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小國之大菑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弗許楚必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爲盟主矣文子從之於是晉楚合諸侯之大夫盟于宋十八年宣子代趙文子爲政公使聘于魯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魯昭公享之季武子賦緜之卒章宣子賦角弓季武子拜曰敢拜子之彌縫敝邑寡君有望矣武子賦節之卒章既享宴于季氏有嘉樹焉宣子譽之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遂賦甘棠宣子曰起不堪也無以及召公宣子遂如齊納幣見子雅子雅召子旗使見宣子宣子曰非保家之主也不臣見子尾子尾見彊宣子謂之如子旗大夫多笑之唯晏子信之曰夫子君子也君子有信其有以知之矣自齊聘於衛衛侯享之北宮文子賦淇澳宣子賦木瓜咎之十九年鄭簡公朝晉子豐之子公孫段相甚敬而卑禮無違者平公嘉焉賜段州田州田欒

氏邑也欒氏亡范宣子趙文子韓宣子皆欲之文子曰温吾縣也二子曰自郤稱以別三傳矣晉之別縣不唯州誰獲治之文子病之乃舍之二子曰吾不可以正議而自與也皆舍之及文子爲政趙獲曰可以取州矣文子曰退二子之言義也違義禍也余不能治縣又焉用州其以徼禍也君子曰弗知實難知而弗從禍莫大焉有言州必死豐氏故主韓氏公孫段之獲州田也宣子爲之請之爲其復取之故是歲宣子如齊逆女公孫蠆以其女更公女而嫁公子人謂宣子子尾欺晉晉胡受之

宣子曰我欲得齊而遠其寵寵將來乎鄭罕虎來賀夫人且告曰楚人日徵敝邑以不朝立王之故敝邑之往則畏執事其謂寡君而固有外心其不往則宋之盟云進退罪也寡君使虎布之宣子使叔向對曰君若辱有寡君在楚何害脩宋盟也君苟思盟寡君乃知免於戾矣君若不有寡君雖朝夕辱於敝邑寡君猜焉君實有心何辱命焉君其往也苟有寡君在楚猶在晉也二十一年宣子如楚送女叔向爲介楚靈王將以宣子爲閽而使叔向爲司宮用遠啓彊之諫厚爲二子之禮而歸之

昭公六年宣子聘於鄭初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至是謁諸鄭伯子産曰非官府之守器也寡君弗知宣子買諸賈人旣成矣商人曰必告諸執政宣子請於子産子産對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我無強賈爾有寶賄我勿與知今吾子以好來辱而使敝邑與商人食言是教敝邑背盟誓也毋乃不可乎宣子辭玉曰起不敏敢求玉以徼罪焉敢辭之宣子歸六卿餞于郊宣子曰二三子請皆賦起亦知鄭志子齹(音搓)賦野有蔓草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

望矣子産賦鄭之羔裘宣子曰起不堪也子太叔賦褰裳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於他人乎子太叔拜宣子曰善哉子之言是不有是事其能終乎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蘀兮宣子喜曰鄭其庶乎二三君子以君命貺起賦不出鄭志皆昵燕好也二三君子數世之主也可以無懼矣宣子皆獻馬焉而賦我將子産拜使五卿皆拜曰吾子靖亂敢不拜德宣子私覲於子産以玉與馬曰子命起舍夫玉是賜我玉而免吾死也敢藉手以拜頃公十二年宣子卒魏獻子代爲政起之

孫不信字伯音與魏舒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者

潛菴子曰韓宣子觀書太史而知周禮在魯及其愛貧而叔向賀之可謂賢矣至州田之請玉環之購未免貪利玩物一聞人言畏而自止其亦善於補過者哉

解揚

解揚字子虎晉大夫也解狐之後其先食采於解因以爲氏靈公三年公使解揚歸匡戚之田于衛且復致公壻池之封自申至于虎牢之竟景公六

年楚圍宋宋人使樂嬰齊來告急公欲救之伯宗曰不可君其待之乃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穀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女則棄之速即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爲義臣能成命爲信信載義而行之爲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信無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霣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死而成命臣之祿也寡君有信臣下臣獲考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晉爵之爲上卿

潛菴子曰解揚承君之命不爲利誘不爲威詘古之善於爲使者視諸義而已楚莊王能義其言釋而俾歸斯可以主伯矣

魏舒

魏獻子舒莊子子也平公十七年從荀吳伐無終及羣狄于太原將戰獻子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以什共車必克困諸阨又克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爲行五乘爲三伍荀吳之嬖人不肯即卒斬

以狥爲伍陳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爲右角參爲左角偏爲前拒以誘之翟人笑之未陳而薄之大敗之頃公十二年祁盈作亂楊食我助之公殺祁盈及楊食我遂滅祁氏羊舌氏於是獻子爲政分祁氏之田以爲七縣分羊舌氏之田以爲三縣司馬彌牟爲鄔大夫賈辛爲祁大夫司馬烏爲平陵大夫魏戊爲梗陽大夫知徐吾爲塗水大夫韓固爲馬首大夫孟丙爲孟大夫樂霄爲銅鞮大夫趙朝爲平陽大夫僚安爲楊氏大夫謂賈辛司馬烏爲有力於王室故舉之謂知徐吾趙朝韓固魏

戊餘子之不失職能守業者也其四人者皆受縣而後見於魏子以賢舉也魏子謂成鱄吾與戊也縣人其以我爲黨乎對曰戊之爲人也遠不忘君近不偪同居利思義在約思純有守心而無淫行雖與之縣不亦可乎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舉親也夫舉無他惟善所在親疎一也詩曰惟此文王帝度其心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國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心能制義曰度德正應和曰莫照

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慶賞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之曰比經緯天地曰文九德不愆作事無悔子孫賴之主之舉也近文德矣所及其遠哉賈辛將適其縣見獻子獻子曰辛來女有力於王室吾是以舉女行乎敬之哉毋墮乃力冬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以獄上其大宗賂以女樂獻子將受之魏戊謂閻沒女寬曰主以不賄聞於諸侯若受梗陽人賄莫甚焉吾子必諫皆許諾退朝待於庭饋入召之比置三歎既食使坐獻子曰吾聞諸伯叔諺曰唯食忘憂吾子置食之間三歎何也同辭而對曰或賜二小人酒不夕食饋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歎中置自咎曰豈有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歎及饋之畢願以小人之腹爲君子之心屬厭而已獻子辭梗陽人定公二年獻子合諸侯之大夫尋盟于狄泉且令城成周獻子南面衛彪傒曰魏子必有大咎干位以令大事非其任也詩曰敬天之怒不敢戲豫敬天之渝不敢馳驅况敢干位以作大事乎明年諸侯之大夫城成周獻子涖政彪傒復曰將建天子而易位以令非義也大事奸義必有大咎

晉不失諸侯魏子其不免乎是行也獻子屬役於韓簡子及原壽過而田於大陸焚焉還卒於甯

潛菴子曰大夫之善於爲國者在用人不疑與夫改過不吝也魏獻子二者兼而有之宜其世享晉祿福及子孫傳言所以與不其然乎

春秋諸名臣傳卷之六

春秋諸名臣傳目録卷之七

楚

右楚臣二十六人

二泉山人論曰夫人之才何國蔑有亦焉不學而孟子獨稱陳良者爲其悅周公仲尼之道也苟悅周公仲尼之道則固天下之才也何楚產之有故吾論人於楚必以不得罪於春秋者先焉春秋之道周公仲尼之志也

春秋諸名臣傳卷之七

句吳後學潛菴姚　咨纂補
門人安紹芳校梓

楚

令尹子文 箴尹克黃附

鬬子文伯比子芊姓若敖熊義之後也以邑爲氏初若敖娶於䢵生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於䢵淫於䢵子之女生子文䢵夫人使棄諸夢中虎乳之䢵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故命之曰鬬穀於菟而以其女妻伯比成王八年令尹子元見殺使子文爲令尹子文賢以楚之多故也自毀其家以紓國難十七年子文帥師滅弦方是時齊桓公覇江黃道栢方睦於齊皆弦姻也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設備故亡三十二年隨以漢東諸侯叛楚子文帥師伐之取成而還會成得臣伐陳取焦夷及城頓子文以爲之功使爲令尹叔伯曰子若國何對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故遂相之初子文爲令尹其族有干法者廷理拘之聞其令尹之族也遂釋之子文讓之曰凡立廷理

所以司法也故直士持法柔而不撓剛而不折吾爲令尹以率士民士民或怨吾而不能勉之於法吾族之犯法甚明而使廷理因緣吾心而釋之是吾不公著於國也執國之政而以私聞與其生以無義不若有死而已廷理懼而刑之成王聞之不及屨而至子文之室曰寡人幼致廷理失其人以違夫子之意乃出廷理國人歌之子文爲令尹四十年縕布之衣以朝鹿裘以處家無一日之積王聞之於是每朝設一束脯一筐糗以益子文之祿子文逃之王止而後復或謂人生求富子逃之何

也曰夫從政所以庇民也民常貧而我取富是勤民以自封也死無日矣我逃死非逃富也弟子良爲司馬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子良不可子文以爲大慼及將死聚其族曰椒也知政乃速行無及於難且泣曰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及子文子鬬般爲令尹越椒與蔿賈譖鬬般殺之而居其位既又惡蔿賈復殺之遂處于烝野將攻王王以文成穆三王之子爲質弗受戰于皐滸椒敗遂滅若敖氏子文之孫箴尹克黃使於齊還及宋聞亂其人曰不可以入矣箴尹曰棄君之命獨誰受之君天也天可逃乎遂歸復命而自拘於司敗王思子文之治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復其所改命曰生其子孫當昭王時爲鄖公

潛菴子曰子文三仕三已而喜怒不形故其爲政自毀其家以紓國難尚功推賢不私族人可謂篤於忠貞矣有穀以貽孫子夫豈偶然之故哉

屈完

屈完楚大夫一曰將軍芊姓楚之公族莫敖屈瑕食采於屈因以爲氏成王十六年春齊侯以諸侯

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王使行人與師言師進次于陘夏王使屈完如師師退次于召陵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完乘而觀之齊侯曰豈不穀是爲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完曰君惠徼福於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完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衆無所用之於是完及諸侯盟于召陵而退

潛菴子曰桓公以八國之師伐楚楚人震恐既而

退師召陵卒與楚盟春秋大夫來盟者必書君使屈完之來不書使者時完爲政於楚得以專命故齊桓許之乃退而與盟耳亦可見桓能禮使兵不血刃庶乎王者之師夫子謂之攘夷不亦宜乎

蔿賈

蔿賈字伯嬴芊姓蚡冒之後蘧章食邑於蔿故以命氏成王時子玉伐陳有功子文使爲令尹王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睽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玉治兵於蔿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國老皆賀子文子文飲之酒蔿賈尚幼後至不賀子文問之

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於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苟入而賀何後之有莊王三年大饑戎伐其西南至于阜山師于大林又伐其東南至于陽丘以侵訾枝庸人率群蠻以叛楚麇人率百濮聚於選將伐楚於是申息之北門不啓楚人謀徙於阪高蔿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麇與百濮謂我饑不能師故伐我也若我出師必懼而歸百濮離居將各走其邑誰暇謀人乃出師旬有五日百濮乃罷自廬以往振廩同食次于句澨使廬戢黎侵庸及庸方城庸不設備莊王乘馹會師于臨品分爲二隊子越自石溪子貝自仞以伐庸秦人巴人從楚師群蠻從王盟遂滅庸賈之本謀也六年莊王及鄭人侵陳遂侵宋晉趙盾救陳會諸侯于棐林以伐鄭蔿賈救鄭遇于北林囚晉解揚晉人乃還九年令尹子文卒子揚爲令尹子越爲司馬蔿賈爲工正賈與子越譖子揚而殺之故子越爲令尹巳爲司馬子越惡之乃以若敖氏之族圄賈於轑陽而殺之

潛菴子曰伯嬴幼時能料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則敗可謂聰矣及庸人率群蠻以叛又戒堅壁清野出師襲之果滅庸及子文卒乃狥子越之譖殺子揚巳亦蹈禍智愚懸絕俾初終背戾吁惜哉

孫叔敖

蔿艾獵蔿賈子也亦曰孫叔敖後以叔敖爲氏莊王九年蔿賈見孫叔敖於王既而隱於民間不仕令尹虞丘子言於王曰臣之尸禄久矣民不加治獄訟不息處士不非淫禍不止久践高位妨賢礙

能臣知罪矣聞有下里之士孫叔敖者秀羸多能其性無欲君能舉而授之以政則國可使理民可使附也莊王以車迎之既至使爲令尹虞丘子之族犯法孫叔敖執而殺之虞丘子喜入見王曰臣言孫叔敖果任持政矣王曰是夫子之賜也十六年孫叔敖城沂使封人慮事以授司徒量功命日分財用平板榦稱畚築程土物議遠邇略基趾具餱糧度有司事三旬而成不愆于素孫叔敖相楚朞年而楚國大治莊王以霸其始爲相也賀客盈至有老父衣鹿衣冠白冠最後來且弔孫叔敖曰

王不以臣爲不肖使相楚國國人皆賀而子獨弔豈有說乎父曰然身已貴而驕人者民去之位已高而擅權者君惡之祿已厚而不足者患隨之是以來弔也孫叔敖再拜曰敬受命願聞餘教父曰身已貴而意益下位已高而心益恭祿已厚而不敢取君謹守此足以理楚國矣故孫叔敖之爲令尹妻不衣帛馬不食粟常乘棧車牝馬披羖羊之裘從者曰車新則安馬肥則疾狐裘則溫何不爲也孫叔敖曰吾聞君子服美益恭小人服美益倨吾無德以堪之矣孫叔敖疾將死戒其子曰王亟封我矣吾不受也我死王必封汝汝必無受利地楚越間有寢丘者其地不利其名甚惡楚人鬼而越人禨可長有者惟此孫叔敖死王果以善地封其子其子不受而請寢丘焉王與之四百邑其後祀十世不絕云

潛菴子曰孫叔敖爲兒時嘗出遊歸憂而不食母問其故泣對曰吾聞見兩頭蛇者死兒今見之或去死無日矣母曰蛇安在曰吾恐他人復見殺而埋之母曰兒勿憂有陰德者陽必報之且德勝百祥仁除百禍兒其戩穀矣後果爲相黜陟裕如十

世享祀叔敖其澤遐哉

申叔時 申叔跪附

申叔時楚大夫爲申公故曰申叔時莊王使士亹傅太子箴辭曰臣不材無能益焉王曰賴子之善善之也對曰夫善在太子太子欲善善人將至若不欲善善則不用故堯有丹朱舜有商均啟有五觀湯有太甲文王有管蔡五王者皆元德也而有姦子夫豈不欲其善不能故也若民煩可教訓蠻夷戎狄其不賓也久矣中國所不能用也王卒使傅之問於申叔時曰教之春秋而爲之聳善而抑

惡焉以戒勸其心教之世而爲之昭明德而廢幽
昏焉以休懼其動教之詩而爲之導廣顯德以耀
明其志教之禮使知上下之則教之樂以疏其穢
而鎮其浮教之令使訪物官教之語使明其德而
知先王之務用明德於民也教之故志使廢興者
而戒懼焉教之訓典使知族類行比義焉若是而
不從動而不悛則又詠物以行之求賢良以翼之
悛而不攝則身勤之多訓典刑以納之務慎惇篤
以固之攝而不徹則明施舍以道之忠明久長以
道之信明度量以道之義明等級以道之禮明恭

儉以道之孝明敬戒以道之事明慈愛以道之仁
明昭利以道之文明除害以道之武明精意以道
之罰明正德以道之賞明齊肅以耀之臨若是而
不濟不可爲也且夫誦詩以輔相之威儀以先後
之體貌以左右之明行以宣翼之制節義以動行
之恭敬以臨監之勤勉以勸之孝順以納之忠信
以發之德音以揚之教備而不從者非人也其可
與乎夫子踐位則退自退則敬否則赧莊王十五
年陳夏徵舒弑其君靈公王使人謂陳曰無動予
將有討於少西氏明年遂入陳殺夏徵舒轘諸栗

門因縣陳申叔時使於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
曰夏徵舒爲不道弑其君寡人討而戮之諸侯縣
公皆慶寡人女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慶可辭乎
王曰可哉曰夏徵舒弑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
君之義也抑人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
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也諸
侯之慶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
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
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可哉吾儕小人所謂取諸懷
而與之也乃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

十九年莊王伐宋踰年宋人未服楚師將歸申叔
時僕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宋人懼使華
元夜入楚師以病告遂與之平共王十五年將北
侵鄭衛子囊曰新與晉盟而背之無乃不可乎子
反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申叔時老矣在申聞之
曰子反必不免信以守禮禮以庇身信禮之亡欲
免得乎既侵鄭鄭人不服明年王自武城使公子
成以汝陰之田求成于鄭鄭叛晉晉侯伐鄭楚師
救之子反將中軍子重將左子辛將右過申子反
入見申叔時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戰

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時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無不具各知其極故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龐和同以聽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死以補其闕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棄其民而外絶其好瀆齊盟而食話言奸時以動而疲民以逞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底其誰致死子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遂戰于鄢陵楚師敗績子反死之先是共王即位將爲陽橋之役使屈巫

聘于齊且告師期巫臣盡室以行時申叔跪從其父申叔時將適郢遇之歎曰異哉夫子有三軍之懼而又有桑中之喜宜將竊妻以逃者也及鄭反幣而以夏姬行果如跪所料云

潛菴子曰孔子讀史至楚復陳喟然嘆曰賢哉楚王輕千乘之國而重一言之信也苟非申叔時設詞善諷能如是乎亦可見其勇於改過矣他日伐宋因懼而與之平伐鄭而知子反敗績若申叔時者其古之諫臣哉

子嚢

公子貞字子嚢莊王子共王弟也共王二十三年代公子壬夫爲令尹是歲子嚢伐陳諸侯救之乃止二十五年又圍陳諸侯復會于鄬以救之二十六年冬伐鄭討其侵蔡也鄭請從乃止及鄭平二十七年秦景公使人來乞師將以伐晉共王許之子嚢曰不可當今吾不能與晉爭晉君類能而使之舉不失選官不易方其卿讓於善其大夫不失守其士競於教其庶人力於農穡商工皁隸不知遷業韓厥老矣知罃稟焉以爲政范匄少於中行偃而上之使佐中軍韓起少於欒黶而欒黶士魴

上之使佐上軍魏絳多功以趙武爲賢而爲之佐君明臣忠上讓下競當是時也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君其圖之王曰吾既許之矣雖不及晉必將出師於是子嚢師于武城以爲秦援秦人侵晉晉以鄭之服楚也謀欲逼鄭故城虎牢而戍之子嚢救鄭晉人以諸侯之師還鄭而南至于陽陵楚師不退及晉班師子嚢乃還子嚢乞旅于秦秦右大夫詹帥師從楚師將以伐鄭鄭伯逆之移師伐宋諸侯悉師以伐鄭鄭人使良霄石㚟來告將服于晉子嚢使執之明年子嚢及秦庶長無地伐宋師

于楊梁以報晉之取鄭也共王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生十年而喪先君未及習師保之教訓而應受多福是以不德而亡師于鄢以辱社稷爲大夫憂其弘多矣若以大夫之靈獲保首領以歿於地唯是春秋窀穸之事所以從先君於禰廟者請爲靈若厲大夫擇焉莫對及五命乃許秋王卒子囊謀謚大夫曰君有命矣子囊曰君命以共若之何毀之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而知其過可不謂共乎請謚之共大夫從之鄭良霄石㚟猶在楚石㚟言於子囊

曰先王卜征五年而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不習則增脩德而改卜今楚實不競行人何罪止鄭一卿以除其偪使睦而疾楚以固於晉焉用之使歸而廢其使怨其君以疾其大夫使相牽引也不猶愈乎子囊歸之吳聞楚喪以侵楚康王惡之使子囊師于棠以伐吳吳不出而還子囊殿以吳爲不能而弗儆吳人自皐舟之隘要而擊之楚人不能相救吳人敗之子囊至自伐吳卒將死遺言謂子庚必城郢君子謂子囊忠君薨不忘增其名將死不忘衛社稷可不謂忠乎

潛菴子曰忠民之望也子囊生不誤國死不忘君非竭志盡忠者不能也詩曰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子囊以之

薳子馮 申叔豫附

薳子馮孫叔敖從子康王二年子馮爲司馬及公子午卒王使子馮爲令尹訪於申叔豫豫申叔時之孫也叔豫曰國多寵而王弱國不可爲也遂以疾辭方暑闕地下冰而牀焉重繭衣裘鮮食而寢康王使醫視之復曰瘠則甚矣而血氣未動乃使子南爲令尹既而子南敗復使子馮爲令尹子馮

相有寵者八人皆無祿而多馬他日朝與申叔豫言弗應而退從之入於人中又從之遂歸退朝見之曰子三困我於朝吾懼不敢不見吾過子姑告我何疾我也對曰吾不免是懼何敢告子曰何故對曰昔觀起有寵於子南子南得罪觀起車裂何故不懼子馮自御而歸不能當道至謂八人者曰吾見申叔夫子所謂生死而肉骨也知我者如夫子則可不然請止辭八人者而後王安之十一年楚子爲舟師以伐吳吳怨楚而召舒鳩人舒鳩人叛楚楚子師于荒浦使沈尹壽與師祁犂讓之舒

鳩子敬逆二子而告無之且請受盟二子復命王欲伐之子馮曰不可彼告不叛且請受盟而又伐之伐無罪也姑歸息民以待其卒卒而不貳吾又何求若猶叛我無辭有庸乃還明年子馮卒舒鳩人卒叛楚師滅之子蔿掩

潛菴子曰薳子馮爲令尹而多寵人是蹈子南之轍也履霜堅氷至不占有孚矣申叔豫知之故抗詞以諫子馮頓悟辭去不惟豫善保躬而子馮亦得全歸申公之澤其綿哉

屈建

屈建字子木蕩之孫到子夕之子也其先屈瑕食采於屈因以命氏世爲莫敖子夕嗜芰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曰祭我必以芰及祥宗老將薦芰子木命去之宗老曰夫子屬之子木曰不然夫子承楚國之政其法刑在民心而藏在王府上之可以庇先王下之可以訓後世雖微楚國諸侯莫不譽其祭典有之曰國君有牛享大夫有羊饋士有豚犬之奠庶人有魚炙之薦籩豆脯醢則上下供之不羞珍異不陳庶侈夫子不以其私欲干國之典遂不用康王九年子木爲莫敖十二年代薳子馮爲令尹舒鳩人叛楚子木伐之及離城吳人救之子木遽以右師先子彊息桓子捷子駢子盂帥左師以退吳人居其間七日子彊曰久將墊隘隘乃禽也不如速戰請以其私卒誘之簡師陳以待我我克則進奔則亦視之乃可以免不然必爲吳禽從之五人以其私卒先擊吳師吳師奔登山以望見楚師不繼復逐之傅諸其軍簡師會之吳人大敗遂圍舒鳩舒鳩潰八月楚滅舒鳩子馮之子薳掩爲大司馬子木使庀賦數甲兵於是薳掩書土田度山林鳩藪澤辨京陵表淳鹵數疆潦規偃豬

町原防牧隰皐井衍沃量入脩賦賦車籍馬賦車兵徒卒甲楯之數既成以授子木楚是以與楚子以滅舒鳩賞子木辭曰向也將伐舒鳩蔿子馮請退師以須其叛今叛而獲之蔿子之功也以與蔿掩十四年與晉趙武會諸侯于宋將以弭兵子木衷甲欲以害晉而不能宋人兼享晉楚大夫子木與趙孟言不能對使叔向傳言焉子木亦不能對既盟子木問於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子木歸以語王王曰尚矣哉能歆神人

宜其光輔五君以爲盟主也明年子木卒趙孟丧
之如同盟
潜菴子曰子木辭芰以祭其父可謂能奉祀典不
從亂命矣然其代薳子馮爲令尹伐吳滅舒鳩乃
歸功於子馮以賞其子蔿掩又何其遜而公也至
于會盟先爲不信欲衷甲害晉宜大宰知其將死
而趙文子喪之亦不以隙而廢其好與

伍舉

伍舉者芊姓楚大夫伍參子也乃員之祖父其先
食采於椒亦曰椒舉與聲子相善娶於王子牟子

牟爲申公而亡楚人曰伍舉實送之舉奔鄭將遂
奔晉聲子將如晉遇舉於鄭郊班荆相與食而言
復故聲子曰子行也吾必復子及宋向戌將平晉
楚聲子通使于晉還如楚令尹子木與之語因及
舉懼而奔鄭之故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縣以才
能堪比叔向彼若謀害楚國豈不爲患子木懼言
諸王益其禄爵而復其位聲子使舉之子椒鳴逆
之郟敖四年令尹圍將聘于鄭伍舉爲介未出境
聞王有疾而還舉遂聘圍入問王疾縊而弒之使
赴于鄭舉問應爲後之辭焉使者對曰寡大夫圍

舉更之曰共王之子圍爲長圍既立是爲靈王三
年使舉如晉求諸侯舉致命曰寡君使舉曰日君
有惠賜盟于宋曰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以歲之不
易寡君願結驩於二三君使舉請間君若苟無四
方之虞則願假寵以請於諸侯晉侯許之諸侯皆
許是年晉楚合諸侯于申椒舉言於王曰臣聞諸
侯無歸禮以爲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慎禮矣覇之
濟否在此會也夏啓有鈞臺之享商湯有景亳之
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酆宮之
朝穆有塗山之會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

之盟君其何用宋向戌鄭公孫僑在諸侯之良也
君其選焉王曰吾用齊桓王使問禮於左師與子
産左師曰小國習之大國用之敢不薦聞獻公合
諸侯之禮六子産曰小國共職敢不薦守獻伯子
男會公之禮六王使椒舉侍於後以規過卒事不
規王問其故對曰禮吾所未見者有六焉又何以
規宋太子佐後至王田於武城久而弗見椒舉請
辭焉王使往曰屬有宗祧之事於武城寡君將墮
幣焉敢謝後見王示諸侯侈舉曰夫六王二公之
事所以示諸侯禮也諸侯所由用命也夏桀爲有

仍之會有緡叛之商紂爲黎之蒐東夷叛之周幽
爲大室之盟戎狄叛之皆所以示諸侯汰也諸侯
所由棄命也今君以汰無乃不濟乎王弗聽王以
諸侯伐吳克之執齊慶封而盡滅其族將戮之舉
曰臣聞無瑕者可以戮人慶封惟逆命是以在此
其肯從於戮乎播於諸侯焉用之王弗聽負之斧
鉞以徇於諸侯使言曰無或如齊慶封弒其君弱
其孤以盟其大夫慶封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
圍弒其君兄之子麇而代之以盟諸侯王使速殺
之遂以諸侯滅賴賴子面縛銜璧士袒輿櫬從之

造於中軍王問諸舉舉曰成王克許許僖公如是
王親釋其縛受其璧焚其櫬王從之遷賴於鄢六
年靈王爲章華之臺與椒舉升焉曰臺美夫對曰
臣聞國君服寵以爲美安民以爲樂聽德以爲聰
致遠以爲明不聞其以土木之崇高彤鏤爲美而
以金石匏竹之昌大囂庶爲樂不聞其以觀大視
侈淫色以爲明而以察清濁爲聰也先君莊王爲
匏居之臺高不過望國氛大不過容宴豆木不妨
守備用不煩官府民不廢時務官不易朝常問誰
宴焉則宋公鄭伯問誰相禮則華元駟騑問誰贊

事則陳侯蔡侯許男頓子其大夫侍之先君是以
除亂克敵而無惡於諸侯今君爲此臺也國民罷
焉財用盡焉年穀敗焉百官煩焉舉國留之數年
乃成臣不知其美也夫美也者上下內外遠近大
小皆無害焉故曰美若於目觀則美縮於財用則
匱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爲楚其殆
矣子奢孫尚貞

潛菴子曰伍舉之事楚靈弼違左右而彌縫其闕
可謂嘉謀懇陳矣柰之何若橫鑿不相入然底于
衆潰親離卒餓追而死雖欲追嘆舉之忠言不亦

遲乎

申無宇

申無宇仕楚爲芋尹故曰芋尹無宇郟敖二年公
子圍殺大司馬蔿掩而取其室申無宇曰王子必
不免善人國之主也王子相楚國將善是封殖而
虐之是禍國也且司馬令尹之偏而王之四體也
絕民之主去身之偏艾王之體以禍其國不祥莫
大焉何以得免公子圍弒郟敖而篡立是爲靈王
三年會諸侯于申遂滅賴遷賴於鄢既又欲遷許
於賴城之而還無宇曰楚禍之首將在此矣召諸

侯而來伐國而克城竟萁校王心不違民其居乎民之不處其誰堪之不堪王命乃禍亂也初王之爲令尹也爲王旌以田無宇斷之曰一國兩君其誰堪之及即位爲章華之宮納亡人以實之無宇之閽入焉無宇執之有司弗與曰執人於王宮其罪大矣執而謁諸王王將飲酒無宇辭曰天子經畧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畧之內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誰非君臣故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濵莫非王臣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

臣皂皂臣輿輿臣隷隷臣僚僚臣僕僕臣臺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今有司曰女胡執人於王宮將焉執之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閱所以得天下也吾先君文王作僕區之法曰盜所隱器與盜同罪所以封汝也若從有司是無所執逃臣也逃而舍之是無陪臺也王事無乃闕乎昔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故夫致死焉君王始求諸侯而則紂無乃不可乎若以二文之法取之盜有所在矣王曰取而臣以往盜有寵未可得也遂赦之十年王滅蔡用隱太子于岡山無宇曰不祥五牲不相爲用况用諸侯乎王必悔之王城陳蔡不羮使公子棄疾爲蔡公問於無宇曰棄疾在蔡何如對曰擇子莫如父擇臣莫如君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齊桓公城穀而寘管仲焉至于今賴之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親不在外羈不在內今棄疾在外鄭丹在內君其少戒王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鄭京櫟實殺曼伯宋蕭亳實殺子游齊渠丘實殺無知衛蒲戚實出獻公若由是觀之則害於國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後陳蔡作亂竟如其言焉

無宇之子曰申亥靈王乾谿之難王沿夏將入于鄢申亥曰吾父斷王旌再奸王命王弗誅惠孰大焉君不可忍惠不可棄吾其從王乃求王遇諸棘闈以歸王縊于申亥氏申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

潜菴子曰申無宇爲芋尹遭靈王不君諤諤勇諫論陳蔡不羮之患捷於影響其子亥荷王全父之恩不避其難卒能葬以報之雖君子曰從而逆然於君臣父子兩得其所矣

子革

然丹字子革鄭穆公之孫子然之子以父名爲氏

康王六年鄭子孔之亂子革奔楚楚以爲右尹靈王十一年狩于州來次于潁尾使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王次于乾谿以爲之援雨雪王皮冠秦復陶翠被豹舄執鞭以出僕析父從右尹子革夕王見之去冠被舍鞭與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與呂伋王孫牟燮父禽父並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今吾使人於周求鼎以爲分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荆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齊王舅也

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將唯命是從豈其愛鼎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周不愛鼎鄭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羹賦皆千乘子與有勞焉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專足畏也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哉工尹路請曰君王命剥圭以爲鏚柲敢請命王入視之析父謂子革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子革曰摩厲以須王出吾刃將斬矣王出復語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於祇宮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不能自克以及於難乾谿之難既逼子革曰請待于郊以聽國人王曰衆怒不可犯也曰若

入於大都而乞師於諸侯王曰皆叛矣曰若亡於諸侯以聽大國之圖君也王曰大福不再祇取辱焉子革乃歸于楚王既縊平王立使子革簡上國之兵於宗丘且撫其民分貧振窮長孤幼養老疾收介特救災患宥孤寡赦罪戾詰姦慝舉淹滯禮新敘舊祿勳合親任良物官使屈罷簡東國之兵於召陵亦如之好於邊疆息民五年而後用師子革之謀也及平王聞蠻氏之亂使子革誘戎蠻子嘉殺之遂取蠻氏既而請立其子王從之

潛菴子曰人臣事君君有大欲而臣啓之固不可

若因其欲以導之俾觸類痛感猶足爲善也故子革與楚靈言始然之終諷之柰何欲心侈肆迷而弗悟乾谿逼難方知取辱哀哉

左史倚相

左史倚相楚大史也古者左史記言故以官稱世爲左氏倚相嘗廷見申公子亹子亹不出倚相謗之舉伯以告子亹怒而出曰女無亦謂我老耄而舍我又謗我倚相曰唯子老耄故欲見以交儆子若子方壯能經營百事倚相將奔走承序於是不給而何暇得見昔衛武公年數九十有五矣猶箴

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于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於朝朝夕以交戒我我聞一二之言必誦志而納之以訓道我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諫居寢有暬御之箴臨事有瞽史之道宴居有師工之誦史不失書矇不失誦以訓御之於是乎作懿戒以自儆也及其沒也謂之睿聖武公子實不叡聖於倚相何害周書曰文王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惠于小民惟正之供文王猶不敢驕今子老楚國而欲自安也以禦數者王將何爲若常如此楚其難哉

子亹曰老之過也乃驟見倚相司馬子期欲以其妾爲內子訪之倚相曰吾有妾而愿欲笄之其可乎對曰昔先大夫子囊違王之命謚子夕嗜芰子木有羊饋而無芰薦君子曰違而道穀陽豎愛子反之勞也而獻飲焉以斃於鄢芋尹申亥從靈王之欲以隕於乾谿君子曰從而逆君子之行欲其道也故進退周旋唯道是從夫子木能違若敖之欲以之道而去芰薦吾子經楚國而欲薦芰以干之其可乎子期乃止

潛菴子曰子亹怒左史之謗及聞其言乃謝過子

期欲以妾爲妻承左史之諷而止之二子善於補過者也然則左史其良史哉

伍奢 尚附

伍奢舉之子爲楚大師平王六年讒人費無極言於王曰太子建與大師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自以爲猶宋鄭也齊晉又交輔之將以害楚其事集矣王信之問伍奢伍奢對曰君一過多矣何信於讒先是王爲大夫時往聘於蔡郹陽封人之女奔之生太子建及即位使奢爲之師無極爲少師無寵欲譖諸王曰建可室矣王爲之聘於秦無極與

遂勸王取之稱夫人賓太子建居于城父故無極得行其讒王忿奢將執而戮之無極曰奢之子材若在吳必憂楚國盍以免其父召之彼仁必來不然將爲患王使召之曰來吾免而父棠君尚謂其弟員曰爾適吳我將歸死吾知不逮我將死爾能報聞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奔也親戚爲戮不可以莫之報也奔死免父孝也度功而行仁也擇任而往知也知死不辟勇也父不可棄名不可廢爾其勉之相從爲愈伍尚歸奢聞員不來曰楚君大夫其旰食乎楚人皆殺之員如吳

潛菴子曰平王聽費無極之讒而殺伍奢及其子尚故員奔吳言伐楚之利於王僚蓋欲反其讐也楚自昭王即位無歲不有吳師至十年楚人大敗吳兵遂入郢辱平王之墓奢尚冤憤始白未必不由無極作孽也詩青蠅云讒人罔極交亂四國爲人上者讒其可聽乎

奮揚

奮揚楚大夫商辛氏才子伯奮之後以名爲氏平王六年王因費無極之讒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太子建揚受命未至知太子冤而使遣之三月太子奔宋王召揚揚使城父人執已以至王曰言出於余口入於爾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君王命臣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不能苟貳奉初以還不忍後命故遣之既而悔之亦無及已王曰而敢來何也對曰使而失命召而不來是再奸也逃無所入王曰歸從政如他日

潛菴子曰平王爲讒言所惑而欲殺太子是漁於色潰於倫也奮揚知其冤婉詞以直之可謂引君當道矣宜王俾歸而復從政與

沈尹戌

沈尹戌莊王曾孫也爲左司馬先莊王封其子公子貞於沈鹿故爲沈氏平王六年楚城州來沈尹戌曰楚人必敗昔吳滅州來子旗請伐之王曰吾未撫吾民今亦如之而城州來以挑吳能無敗乎侍者曰王施舍不倦息民五年可謂撫之矣戌曰吾聞撫民者節用於內而樹德於外民樂其性而無寇讐今宮室無量民人日駭勞罷轉死忘寢與食非撫之也囊瓦爲令尹城郢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衛城無益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諸侯守在四鄰諸侯卑守在四竟

愼其四境結其四援民狎其野三務成功民無內憂而又無外懼國焉用城今吳是懼而城於郢守已卑矣卑之不獲能無亡乎昔梁伯溝其公宮而民潰民棄其上不亡何待夫正其疆埸脩其土田險其走集親其民人明其伍候信其鄰國愼其官守守其交禮不僭不貪不懦不耆完其守備以待不虞又何畏矣詩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無亦監乎若敖蚡冒至于武文土不過同愼其四境猶不城郢今土數圻而郢是城不亦難乎十一年王爲舟師以畧吳疆沈尹戌曰此行也楚必亡邑不撫

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速之吳踵楚而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而還戌曰亡郢之始其兆在此矣王一動而亡二姓之帥幾如是而不及郢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爲梗其王之謂乎昭王元年費無極鄢將師譖郤宛而殺之子常信之遂及陽令終與晉陳皆盡滅其族黨國人多謗於子常戌言於令尹曰夫左尹與中廐尹莫知其罪而子殺之以興謗讟至於今不已戌也惑之仁者殺人以掩謗猶弗爲也今吾子殺人以興謗而弗圖不亦異乎夫無極楚之讒人也民莫不知去朝吳出蔡侯朱喪

太子建殺連尹奢屏王之耳目使不聰明不然平王之溫惠共儉有過成莊無不及焉所以不獲諸侯邇無極也今又殺三不辜以興大謗幾及子矣子而不早圖將焉用之夫鄢將師矯子命以滅三族國之良也而不愆位吳新有君疆埸日駭楚國若有大事子其危哉知者除讒以自安也今子愛讒以自危也甚矣其惑也子常曰是瓦之罪也敢不良圖於是子常殺費無極與鄢將師盡滅其族以說于國謗言乃止十年蔡侯吳子唐侯來伐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戌謂子常曰子沿漢

而與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阨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既謀而行武城黑謂子常曰吳用木我用革不可久也不如速戰史皇謂子常曰楚人惡子而好司馬若司馬毀吳舟于淮塞城口而入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子常從之既戰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鄭戌及息聞楚敗而還敗吳師于雍澨傷初戌臣闔廬故恥爲禽焉謂其臣曰誰能免吾首吳句卑曰臣賤可乎戌曰我實失子可哉三戰皆傷曰吾不可用也已句卑布裳剄而裹之藏

其身而以其首免其子曰沈諸梁嗣即葉公也
潛菴子曰沈尹戌天資忠正勇而有謀始城州來而知楚人必敗既而城郢而知子常必亡雖雍澨之戰身傷以死猶免其首至於殛費無極誅鄢將師俾楚不遷丘墟草莽未必非斯人之忠正激之也嗚呼壯哉

子西

公子申字子西平王之庶長子也平王薨令尹子常欲立子西曰太子壬弱其母非適也王子建實聘之子西長而好善立長則順建善則治可不務乎子西怒曰是亂國而惡君王也國有外援不可瀆也王有適嗣不可亂也敗親速讐亂嗣不祥我受其名賂吾以天下吾滋不從也楚國何為必殺令尹令尹懼乃立昭王初吳王闔廬之弒王僚也公子掩餘出奔徐公子燭庸奔鍾吾四年吳王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二公子於是來奔昭王大封而定其徙使監馬尹大心逆吳公子使居養莠尹然左司馬沈尹戌城之取於城父與胡田以與之將以害吳也子西諫曰吳光新得國而親其民視民如子辛苦同之將用之也若好吳邊

疆使柔服焉猶懼其至吾又疆其讐以重怒之無乃不可乎吳周之冑裔也而棄在海濱不與姬通今而始大比于諸華光又甚文將自同於先王不知天將以為虐乎使翦喪吳國而封大異姓乎其抑亦將卒以祚吳乎其終不遠矣我盍姑億吾鬼神而寧吾族姓以待其歸將焉用自播揚焉王弗聽已而吳子執鍾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徐子失國來奔吳謀伐楚楚於是乎始病十年吳師伐楚戰于柏舉楚師大敗五戰及郢王取其妹季芊畀我以出五年王始反國以子西為令尹子期為司馬王謂子西曰方余奔隨時將涉於成臼藍尹亹涉其帑不畀余舟必殺之子西對曰子常唯思舊怨以敗君何效焉王曰善使復其所以志前惡明年吳太子終纍敗楚舟師獲潘子臣小惟子及大夫七人楚國大惕懼亡子期又以陵陽之師敗于繁揚子西喜曰乃今可為矣於是乎遷郢於鄀而改紀其政以定楚國二十二年吳師克越楚大夫皆懼曰闔廬惟能用其民以敗我於柏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二味酒不重席室不崇壇

器不彤鏤宮室不觀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費在國天有菑癘親巡其孤寡而共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其所嘗者卒乘與焉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罷勞死知不曠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我也今聞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嬙嬪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讐而用之日新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二十七年吳伐陳昭王曰吾先君與陳有盟不可以不救乃救陳師于城父自春至秋卜戰不吉王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

不如死棄盟逃讐亦不如死死一也其死讐乎將戰王有疾攻大冥卒于城父惠王立九年子西及子期伐吳及桐汭初平王太子建之見殺於鄭也其子勝在吳子西欲召之葉公諸梁曰吾聞勝也詐而亂無乃害乎子西曰吾聞勝也仁而勇不爲不利舍諸邊境使衛藩焉葉公曰周仁之謂信率義之謂勇吾聞勝也好復言而求死士殆有私乎復言非信也期死非勇也子必悔之弗從召之使處吳境爲白公十年勝請伐鄭子西曰楚未節也不然吾不忘也他日又請許之未起師晉人伐鄭楚救之與之盟勝怒曰鄭人在此讐不遠矣勝自厲劍子期之子平見之曰王孫何自厲也曰勝以直聞不告女庸爲直乎將以殺爾父平以告子西子西曰勝如卵余翼而長之楚國第我死令尹司馬非勝而誰勝聞之曰令尹之狂也得死乃非我子西不悛勝與其徒石乞作亂殺子西子期于朝子西以袂掩面而死葢慙於葉公也葉公與國人攻勝勝奔山而縊使子西子寧爲令尹寧字子國

潛菴子曰先儒稱子西能遜楚國立昭王而改紀其政亦賢大夫也惜乎不能從善闇於知人沮書社之封召白公之亂身膏斧鑕非不幸也無乃自

召矣夫

公子啓

公子啓字子閭楚昭王之兄平王之子也王在城父有疾命公子申爲王申不可則命公子結結亦不可乃命子閭五辭而後許及王卒子閭奉身而退曰君王舍其所生之子而讓群臣敢忘君乎從君之命順也立君之子亦順也二順不可失也與申結謀潛師閉塗逆越女之子章立之而後還是爲惠王十年白公勝作亂殺申結于朝而刼王欲

欲以子閭爲王子閭曰王孫若安靖楚國匡正王室而後庇焉啓之願也敢不聽從若將專利以傾王室不顧楚國有死不能遂殺子閭而以王如高府

潛菴子曰公子啓五辭君位而奉身以退乃謀所當繼者知名分不可干也雖迫於亂臣猶喻之忠言就死非賢而能若是乎

申包胥

申包胥楚王孫也爲大夫初與伍員友員將奔吳辭包胥謂曰楚王殺吾兄父爲之奈何包胥曰於

乎吾欲教子報楚則爲不忠教子不報則爲無親友也員曰我必覆楚包胥曰子能亡之我能存之楚昭王十年吳敗楚於柏舉遂入郢王出亡於雲夢包胥亡於山中使人謂員曰子之報讎不以甚乎吾聞之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今子故平王之臣親北面而事之今至於僇死人此豈無天道之極乎乃走秦乞師曰吳爲無道行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虐始於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吳夷狄也夷狄之求無厭滅楚則西與君接境若鄰於君疆埸之患也逮吳之未定君其取分焉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其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下臣何敢即安裂裳裹膝倚於庭牆立哭日夜不絶水漿不入口七日七夜秦哀公素沉湎不恤國事聞其言大驚曰楚有賢臣如是吳猶欲滅之寡人無臣若斯者其亡無日矣爲賦無衣之詩曰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與子同仇包胥九頓首而坐秦乃出師十一年包胥以秦師至楚大敗吳師吳師乃歸惠王十一年包胥聘於越越王問曰吳可伐耶包胥曰臣鄙於

策謀未足以卜越王曰吳爲不道殘我社稷夷吾宗廟以爲平原使不得血食吾欲與之徼天之衷惟是車馬兵甲卒伍既具無以行之請問戰奚以而可包胥辭曰不知王固問乃對曰夫吳良國也能博取於諸侯敢問君王之所以與之戰者王曰在孤之側者觴豆酒肉簞食未嘗敢不分也飲食不致味聽樂不盡聲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之中疾者吾問之死者吾葬之老其老慈其幼長其孤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

國之中吾寬民以子之忠惠以善之吾脩令寬刑施民所欲去民所惡稱其善掩其惡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之中富者吾安之貧者吾予之救其不足裁其有餘使貧富皆利之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南則距楚西則薄晉北則望齊春秋奉幣玉帛子女以貢獻焉未嘗敢絶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哉蔑以加焉然猶未可以戰也夫戰之道知爲之始以仁次之以勇斷之不知則無權變之謀以別衆寡之數不

仁則不得與三軍同飢寒之節齊苦樂之喜不勇則不能斷去就之疑決可否之議於是越王曰敬從命矣乃告五大夫曰昔吳爲不道殘我宗廟夷我社稷以爲平原使不血食欲徼天之衷兵革既具無以行之吾問於王孫包胥既命孤矣

潛菴子曰申包胥本楚王之孫與國存亡固其分也痛社稷丘墟君又越在草莽倚秦庭牆而哭者七日哀公念其忠憤爲之出師然猶未已也因聘越說夫句踐竟滅吳未幾楚寧而逊賞君子比諸魯仲連陶朱公云

鬭辛 懷附

鬭辛楚鬭韋龜之孫蔓成然之子平王即位成然爲令尹有佐立之德於王不知國家法度貪賄無厭王患之殺成然使辛居鄖爲鄖大夫以無忘舊勳故號曰鄖公及吳人之入楚也昭王出奔鄖辛之弟懷謀將弑王辛固止之懷曰平王殺吾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且在國則君在外則讐見讐弗殺非人也辛曰夫事君者不爲外內行不爲豐約舉苟君之尊卑一也自敵以下則有讐非是不讐下虐上爲弑上虐下爲討而况君乎君而討臣何讐之爲若皆讐君則何上下之有乎吾先人以善

事君成名於諸侯自鬭伯比以來未之失也今爾以是殃之不可懷弗聽曰吾思吾父不能顧矣辛懼不免乃以王奔隨王歸而賞及鄖懷子西諫曰君有二臣或可賞也或可戮也君王均之群臣懼矣王曰夫子期之二子邪吾知之矣或禮於君或禮於父均之不亦可乎初吳人入郢楚人皆懼吳之強以爲遂滅楚也既而大夫皆爭宮辛曰吾聞之不讓則不和不和不可以遠征吳爭於楚必有亂有亂則必歸焉能定楚未幾吳師還昭王復國

卒如其言

潛菴子曰君父一也父之讐不共戴天此懷之欲殺平王也殊不知臣有罪而君討之又何讐之有不有兄辛而止之寧免弑君之惡乎若辛其知上下之義矣

吳由于 薳固附

吳由于一曰王孫由于爲楚寢尹昭王十年吳楚陳于柏舉吳隨楚師五戰及郢王涉睢鍼尹薳固與王同舟王使執燧象以奔吳師庚辰吳入郢王涉睢濟江入于雲中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時由于在王側以背受之中肩王遂奔鄖由于徐蘇而從既復國王賞由于始王之奔隨也子西失王恐國人潰散故僞爲輿服以保路國于脾洩王使由于城麇復命子西問高厚焉弗知子西曰不能如辭城不知高厚小大何知對曰固辭不能子使余也人各有能有不能王遇盜於雲中余受其戈其所猶在袒而示之背曰此余所能也脾洩之事余亦弗能也惠王十一年巴人伐楚圍鄾王使右司馬子國帥師而行請承王曰寢尹工尹勤先君者也三月子國由于遂固敗巴師于鄾

潛菴子曰古人有言願爲良臣無爲忠臣忠而以身殉國尤人所難也吳由于當昭王刼寇慨然承刃幸而不死君臣兩全則天亦祐其忠矣傳謂楚多賢才昭王易於復國信哉

春秋諸名臣傳卷之七

春秋諸名臣傳目録卷之八

鄭

右鄭臣十四人

二泉山人論曰鄭介晉楚之間艱而能國亦惟諸臣是賴故仲尼善其爲命亟稱子産子産而下其爲才殊矣吾於七子之賦得其槩焉安得起叔譽而通論之

春秋諸名臣傳卷之八

句吴後學潛菴姚　咨　纂補

門人安紹芳　校梓

鄭

考叔

潁考叔潁谷封人故以爲氏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遂惡之愛段欲立之及段將襲鄭公伐諸鄢段出奔共遂寘姜氏于城潁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考叔聞之有獻於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獨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繄我獨無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遂爲母子如初考叔之力也三十二年公伐許五月甲辰授兵於大宮公孫閼與考叔爭車考叔挾輈以走閼拔棘以逐之及大逵弗及秋七月庚辰傅於許考叔取鄭伯之旗蝥弧以先登閼自下射之顛鄭伯使卒出豭行出犬雞以詛

躬考叔者

潛菴子曰以穎考叔之純孝愛其母施及莊公可謂永錫爾類矣而其終以爭鬬雖小不忍所致然莊公於是乎失政刑邪而詛之果何益之有哉

叔詹

叔詹鄭伯之弟也厲公季年齊桓公始伯時詹爲執政用兵伐宋又不朝齊齊人以其貳也將討之鄭乃使詹往謝齊因執之未幾詹間其故逃於魯遂自魯復歸鄭文公二十年齊桓會諸侯盟于甯母太子華以洩氏孔氏子人氏爲請管仲曰鄭有

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爲政未可間也齊桓乃止三十五年宋伐鄭楚子救之入享于鄭夜出文芊送于軍取鄭二姬以歸叔詹曰楚王其不沒乎爲禮卒於無別無別不可謂禮將何以沒三十六年晉文公重耳過鄭公不禮叔詹諫曰臣聞之親有天用前訓禮兄弟資貧困天所福也今晉公子有三胙焉天將啓之同姓不婚惡不殖也狐氏出自唐叔狐姬伯行之子也實生重耳成而儁才離違而得所又約而無釁一也同出九人唯重耳在離外之患而晉國不靖二也晉侯日載其怨外內棄之重耳日載其德狐趙謀之三也在周頌曰天作高山太王荒之荒大之也大天所作可謂親有天矣晉鄭兄弟也吾先君武公與文侯戮力一心股肱周室夾輔平王平王勞而德之而賜之盟質曰世相起也若親有天獲三胙者可謂大天若用前訓文侯之功武公之業可謂前訓若禮兄弟晉鄭之親王之遺命可謂兄弟若資窮困亡在長幼還軫諸侯可謂窮困棄此四者以徼天禍無乃不可乎君其圖之弗聽叔詹曰若不禮焉則請殺之諺曰黍稷無成不能爲榮黍不爲黍不能蕃蕪稷不爲

稷不能蕃殖所生不疑惟德之基公弗聽重耳反國四年誅觀狀與師伐鄭鄭人以名寶行成弗許曰予我詹而師退詹請往公弗許詹固請曰一臣可以救百姓而定社稷君何愛於臣也鄭人以詹與晉人晉人將亨之詹曰臣願獲盡辭而死固所願也公聽其辭詹曰天降鄭禍使淫觀狀棄禮違親臣曰不可夫晉公子賢明其左右皆卿才若復其國而得志於諸侯禍無赦矣今禍及矣尊明勝患知也殺身贖國忠也乃就亨據鼎耳而疾號曰自今以往知忠以事君者與詹同乃命弗殺厚爲

之禮而歸之鄭人以詹為將軍
潛菴子曰一叔詹也始齊桓所執迺逃之他國以歸既而晉文見索則毅然請往畧不畏死故春秋於其執也書逃以賤之而外傳云厚為之禮俾歸蓋逃者為已往者為君公私之間耳太史公顧謂自殺何與

原繁

原繁原伯之後姬姓為鄭大夫厲公四年公畏祭仲害已出奔蔡既而居櫟自櫟侵鄭及大陵獲傅瑕瑕曰苟舍我吾請納君與之盟而赦之六月瑕

殺子儀及其二子而納厲公初內蛇與外蛇鬬於鄭南門中內蛇死六年而厲公入於是乎徵遂殺傅瑕使謂原繁曰傅瑕貳周有常刑既伏其罪矣納我而無貳心者吾皆許之上大夫之事吾願與伯父圖之且寡人出伯父無裏言入不念寡人寡人憾焉繁對曰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祏社稷有主而外其心其何貳如之苟主社稷國內之民其誰不為臣臣無二心天之制也子儀在位十四年矣而謀召君者庸非貳乎莊公之子猶有八人若皆以官爵行賂勸貳而可以濟事君其若之何臣聞命矣乃縊以死
潛菴子曰厲公疑原繁有貳心故問之蓋因瑕殺鄭子而納已也繁固非懷貳心者賢者不使人疑且厲公明讓無裏言又謂不念寡人雖欲違死得乎此所以亢大義而雉經也冤哉

子良

子良名去疾鄭穆公之庶子也為鄭卿初文公有賤妾曰燕姞夢天使與已蘭曰余為伯儵余而祖也以是為而子以蘭有國香人服媚之如是既而文公見之與之蘭而御之辭曰妾不才幸而有子

將不信敢徵蘭乎公曰諾果生穆公名之曰蘭大夫石癸曰吾聞姬姞耦其子孫必蕃姞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今公子蘭姞甥也天或啓之必將為君其後必蕃穆公生十一子子然及子羽亡子初不為卿子罕子駟子良子國子印子豐是為十穆也靈公卒鄭人欲立子良子良辭曰以賢則去疾不足以順則公子堅長乃立襄公襄公將去穆氏而舍子良以其讓已也子良不可曰穆氏宜存則固願也若將亡之則亦皆亡去疾何為乃舍之皆為大夫五年楚伐鄭晉救鄭鄭敗楚師於柳棼國

人皆喜惟子良憂曰是國之災也吾亡無日矣七年楚子伐鄭及櫟子良曰晉楚不務德而兵爭與其來者可也晉楚無信我焉得有信乃從楚八年楚子圍鄭旬有七日國人大臨楚子退師許之平鄭人修城楚怒進復圍之三月克之子良出質子子耳嗣既而鄭伯如楚以子良有禮召之歸成公元年子良相公以如晉見且拜師蓋謝前年禦楚援我也簡公元年子耳侵蔡獲蔡司馬公子燮欲求媚於晉鄭人皆喜唯子產不順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

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三年九月子耳侵宋北鄙孟獻子曰鄭其有災乎師競已甚周猶不堪競況鄭乎有災其執政之三士乎十月戊辰族聚羣不逞之人因公子之徒作亂殺子耳而子國子駟同焉遂刼公以如北宮

潛菴子曰子良能遜千乘之國不人亡而巳存斯楚鄭所以爭得之也及楚伐鄭鄭敗楚師召禍啓釁惟子良憂之至於子耳不能弭患侵蔡侵宋畧無寧歲以致變生肘腋子良之言於是乎驗矣

子張 印段附

子張穆公孫一曰伯張又謂公孫黑肱襄公九年晉侯爲郲故伐鄭告於諸侯蒐焉而還且示之以整使謀而來鄭人懼使子張代子良于楚既而歸國簡公十五年子張有疾歸邑于公召室老宗人立其子段而使黜官薄祭祭以特羊殷以少牢足以共祀盡歸其餘邑曰吾聞之生於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亡敬共事君與二三子生在敬戒不在富也巳巳子張卒君子曰善戒詩曰慎爾侯度用戒不虞子張有焉段既嗣以王父字印爲氏稱印段字子石二十年簡公因晉趙孟自宋

還過鄭享于垂隴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太叔二子石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子展賦草蟲趙孟曰美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當之伯有賦鶉之賁賁趙孟曰牀笫之言不踰閾況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子西賦黍苗之四章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子產賦隰桑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子太叔賦野有蔓草趙孟曰吾子之惠也印段賦蟋蟀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孫段賦桑扈趙孟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辭

福祿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曰其餘皆數世之主
印氏其次也樂而不荒樂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後
亡不亦可乎二十三年子產歛伯有氏之死者而
殯之段從而行子產入段亦入皆受盟於子晳氏
定公四年段之子癸同六卿餞晉韓宣子于郊賦
蘀兮宣子喜亦知其數世之主獻馬賦我將以答
之
潛菴子曰敬共事君固人臣之分貴而能貧在夫
人所難也子張以是訓諸子孫亦鄭之良大夫也
爲子若孫世守弗替鄭之祚詎不緜且遐哉

子展

公孫舍之字子展成公之孫公子喜子罕之子也
爲鄭卿簡公三年楚伐宋衛侯救宋師于襄牛子
展曰必伐衛不然是不與楚也得罪於楚國將若
何子駟曰國病矣子展曰得罪於二大國必亡病
不猶愈於亡乎諸大夫皆以爲然故使皇耳帥師
侵衛於是晉侵鄭鄭既患晉楚諸大夫曰不從晉
國幾亡楚弱於晉晉不吾疾也晉疾楚將辟之何
爲而使晉師致死於我楚弗敢敵而後可固與也
子展曰與宋爲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

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也吾乃
固與晉大夫皆說之使疆埸之司惡於宋宋向戌
侵鄭大獲子展曰師而伐宋可矣若我伐宋諸侯
之伐我必疾吾乃聽命焉且告於楚楚師至吾又
與之盟而重賂晉師乃免矣於是子展侵宋諸侯
伐鄭乃與晉行成楚子囊將以秦師伐鄭公逆之
更伐宋諸侯悉師以伐鄭覲兵于東門鄭復行成
晉趙武入而與公盟子展出盟晉侯初子駟之遇
害也子孔代當國政子孔專欲去諸大夫十一年
子孔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之使告子庚子庚弗

許楚子聞之使揚豚尹宜告子庚故子庚治兵於
汾子蟜伯有子張從公伐齊子孔子展子西守子
展知子孔之謀完守入保子孔不敢會楚師故子
庚伐鄭門于純門信于城下而還十二年乃討西
宮之難與純門之師子孔當罪以其甲及子革子
良之甲守子展子西率國人伐之殺子孔而分其
室時簡公尚幼子革子良出奔楚鄭人使子展當
國子西聽政立子產爲卿十五年游眅如晉未出
境遭逆妻者奪之以館于邑已而其夫攻眅殺之
以其妻行子展廢眅之子良而立眅之弟太叔曰

國卿君之貳也民之主也不可以苟請舍取之類求亡妻者使復其所使游氏勿怨曰無昭惡也十七年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隧者井堙木刋鄭人怨之明年子展及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宵突陳城遂入之子展命師無入公宮與子產親御諸門陳侯使司馬桓子賂以宗器陳侯免擁社使其衆男女別而纍以待於朝子展執縶而見再拜稽首承飲而進子產入數俘而出祝祓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使子產獻捷于晉冬子展相公如晉拜陳之功十九年公賞入陳之功享子

展賜之先路三命之服先八邑秋七月公爲晉執衛侯又如晉子展復相之晉侯享公賦緇衣再賦將仲子兮衛侯得釋叔向曰鄭七穆罕氏其後亡者也子展儉而壹二十二年子展卒子子皮即位

潛菴子曰鄭介於晉楚之間事楚則晉伐事晉則楚伐民不堪命微子展則國非其國矣子罕出彊助善內睦其族外交諸侯而守之以恭儉叔向謂之後亡其知言哉

子皮

罕虎字子皮子展之子以王父字爲氏展卒嗣爲卿簡公二十二年鄭饑而未及麥民病子皮在喪以子展之命餼國人粟戶一鍾是以得鄭國之民故罕氏常掌國政爲上卿宋司城子罕聞之曰鄰於善民之望也子皮外寬內明好善而能擇故於國最愛子產時國多大族其黨不一有欲害子產者子皮嘗抑之子產欲行則子皮止之子皮爲政事無大小聽子產而後行二十三年子皮授子產政辭曰國小而偪族大寵多不可爲也子皮曰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子善相之國無小小能事大國乃寬鄭介於大國自厲公以來晉楚爭盟鄭無日

不受其師及子產爲政愼之以禮重之以辭非義不動非信不言不苟於利凡有所爲必要其終以是諸侯多親之民靜國安子皮之由也二十九年子皮如齊娶於子尾氏晏子驟見之陳桓子問其故對曰能用善人民之主也子皮卒子產歸自晉未至聞之哭且曰吾已矣吾無爲善矣唯夫子知我者也

潛菴子曰孟軻氏稱大舜善於人同又謂禹聞善言則拜樂善不倦固聖人事也子皮能與善而自知不足雖不敢睎舜禹淸塵亦春秋志於爲善者

矣以之而相其君不亦善乎

子產

公孫僑字子產一字子美氏曰國穆公之孫子國之子也故以父字爲氏簡公元年鄭人欲求媚于晉使子國子耳侵蔡獲蔡公子燮鄭人皆喜惟子產不順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無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子國怒之曰爾何知國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將爲戮矣三年盜殺子駟子國子耳子西聞盜不儆而出尸而追盜盜入

於北宮乃歸授甲臣妾多逃器用多喪子產聞盜爲門者庀羣司閉府庫愼閉藏完守備成列而後出兵車十七乘尸而攻盜於北宮子蟜帥國人助之殺尉止子師僕盜衆盡死侯晉奔晉堵女父司臣尉翩司齊奔宋子孔當國爲載書以位序聽政辟大夫諸司門子不順將誅之子產止之請焚書子孔不可曰爲書以定國衆怒而焚之是衆爲政也國不亦難乎子產曰衆怒難犯專欲難成合二難以安國危之道也不如焚書以安衆子得所欲衆亦得安不亦可乎專欲無成犯衆興禍子必從之乃焚書於倉門之外衆而後定十二年子產始爲卿十五年晉人來徵朝子產辭而却之及范宣子爲政諸侯之幣重鄭人患之公如晉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宣子說乃輕幣十八年子展伐陳有功使子產獻捷于晉戎服將事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昔虞閼父爲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則我周之自出至于今是賴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我先君莊公奉五父而立之蔡人殺之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

至於莊宣皆我之自立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今陳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棄我姻親介恃楚衆以馮陵我敝邑不可億逞我是以有往年之告未獲成命則我有東門之役當陳隧者井堙木刊敝邑大懼不競而耻大姬天誘其衷啓敝邑心陳知其罪授手于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且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自是以衰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何故戎服對曰我先君武莊爲平桓卿士城濮之役文公布

命曰各復舊職命我文公戎服輔王以授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士莊伯不能詰復於趙文子文子曰其辭順犯順不祥乃受之簡公以入陳之功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子產辭邑曰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臣之位在四且子展之功也臣不敢及賞禮請辭邑公固與之乃受三邑十九年楚人及秦人侵鄭印堇父與皇頡戍城麇楚人囚之以獻於秦鄭人取貨於印氏以請之子太叔爲令正以爲請子產曰不獲受楚之功而取貨於鄭不可爲國秦不其然若曰拜君之勤鄭國微君之

惠楚師其猶在敝邑之城下其可弗從遂行秦人不予更幣從子產而後獲之秋許靈公如楚請伐鄭楚人從之遂伐鄭鄭人將禦之子產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楚王是故昧於一來不如使逞而歸乃易成也夫小人之性釁於勇嗇於禍以足其性而求名焉者非國家之利也若何從之子展說不禦寇於是楚師入于南里墮其城涉於樂氏門于師之梁縣門發獲九人焉涉于汜而歸二十一年子產相公如楚二十三年復相公如晉六月如陳涖盟伯有子晳之爭人謂子產就直助彊子產曰

豈爲我徒國之禍難誰知所敝能主彊直難乃不生姑成吾所乃殯伯有氏之死者而殯之不及謀而遂行子皮止之衆曰人不我順何止焉子皮曰夫子禮於死者況生者乎遂自止之子產入於是公與其大夫及國人盟伯有怒鄭人之盟已也自墓門之瀆入因馬師頡介于襄庫以伐舊北門駟帶率國人以伐之皆召子產子產曰兄弟而及此吾從天所與伯有死於羊肆子產襚之枕之股而哭之斂而殯諸伯有之臣在市側者既而葬之斗城子駟氏欲攻子產子皮怒曰禮國之幹也殺有

禮禍莫大焉乃止子皮既授子產政子產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卿大夫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豐卷將祭請田焉弗許曰唯君用鮮衆給而已豐卷怒退而徵役子產奔晉子皮止之而逐豐卷豐卷奔晉子產請其田里三年而復之反其田里及其入焉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二十四年六月相公如晉晉侯以魯喪故未

之見也子産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修寇盜充斥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高其閈閎厚其牆垣以無憂客使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以敝邑之爲盟主繕完葺牆以待賓客若皆毀之其何以共命寡君使匄請命對曰以敝邑褊小介於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逢執事之不閒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敢輸幣亦不敢暴露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之不敢輸也其暴露之則

恐燥濕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僑聞文公之爲盟主也宮室卑庳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廄繕修司空以時平易道路圬人以時塓館宮室諸侯賓至甸設庭燎僕人巡宮車馬有所賓從有代巾車脂轄隸人牧圉各瞻其事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公不留賓而亦無廢事憂樂同之事則巡之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賓至如歸無寧菑患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濕今銅鞮之宮數里而諸侯舍於隸人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盜賊公行而夭厲不戒賓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

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雖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憂也若獲薦幣修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憚勤勞文伯復命趙文子曰信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贏諸侯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謝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叔向曰辭之不可已也如是夫子産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子皮欲使尹何爲邑子産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子産曰不可人之愛人也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

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厭焉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爲美錦不亦多乎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禽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子皮曰善哉微子之言吾不知也他日我曰子爲鄭國我爲吾家以庇焉其可也今而後知不足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子産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

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子皮以爲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爲鄭國二十五年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公孫黑又使彊委禽焉犯懼告子產子產曰是國無政非子之患也唯所欲與犯請於二子使女擇焉遂適子南子晳怒既而櫜甲以見子南欲殺之而取其妻子南知之執戈逐之及衝擊之以戈子晳傷而歸大夫皆謀之子產曰直鈞幼賤有罪罪在楚也乃執子南而數之遂放之於吳六月爲子南亂故公及其大夫盟于公孫段氏罕虎公孫僑公孫段印段游

吉駟帶私盟于閨門之外實薰隧公孫黑彊與於盟使太史書其名且曰七子子產弗討二十五年晉侯有疾公使子產如晉聘且問疾晉人以實沈臺駘爲問子產對之辯晉侯聞之曰博物君子也重賄之秋楚公子圍使公子黑肱伯州犂城犨櫟郟鄭人懼子產曰不害令尹將行大事而先除二子也禍不及鄭何患焉二十六年公孫黑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傷疾作而不果駟氏與諸大夫欲殺之子產在鄙聞之懼弗及乘遽而至使吏數之曰伯有之亂以大國之事而未爾討也爾有

亂心無厭國不女堪專伐伯有而罪一也昆季爭室而罪二也薰隧之盟女矯君位而罪三也有死罪三何以堪之不速死大刑將至再拜稽首辭曰死在朝夕無助天爲虐子產曰人誰不死凶人不終命也作凶事爲凶人不助天其助凶人乎請以印爲褚師子產曰印也才君將任之不才將朝夕從女女罪之不恤而又何請焉不速死司寇將至乃縊于周氏之衢加木焉二十七年公如楚子產相楚靈王享之賦吉日既享子產乃具田備王以田江南之夢二十八年楚靈王求諸侯於晉晉人

許之遂合諸侯會於申子產相鄭伯先在焉椒舉言於王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爲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愼禮矣宋向戌鄭公孫僑在諸侯之良也君其選焉王使問禮於左師與子產左師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子產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君子謂左師善守先代子產善相小國是年子產作丘賦國人謗之曰其父死於路已爲蠆尾以令於國國將若何子寬以告子產曰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且吾聞爲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濟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詩曰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吾不遷矣

子產聘于晉晉侯有疾韓宣子逆客私問焉對曰以君之明子爲大政其何厲之有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爲黃能以入于羽淵實爲夏郊三代祀之晉爲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間賜子產莒之二方鼎公孫段既死子產爲豐施歸州田於晉韓宣子辭之子產曰古人有言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施將懼不能任其先人之祿其況能任大國之賜縱吾子爲政而可後之人若屬有疆場之言敝邑獲戾而豐氏受其大討吾子取州是免敝邑於戾而建置豐氏也敢以爲請宣子受之鄭人相驚以伯有子產立公孫洩及良止以撫之乃止三十年簡公卒將爲葬除及游氏之廟將毀焉子太叔使其除徒執用以立而無庸毀曰子產過女而問何故不毀乃曰不忍廟也諾將毀矣既如是子產乃使辟之司墓之室有當道者毀之則朝而堋弗毀則日中而堋子太叔請毀之曰無若諸侯之賓何子產曰諸侯之賓能來會吾葬豈憚日中無損於賓而民不害何故不爲遂弗毀日中而葬定公立往朝於晉晉將享之子產相辭請免喪而後聽命晉

人許之元年晉會諸侯於平丘子產子太叔相公以會子產以幄幕九張行子太叔以四十既而悔之每舍損焉及會亦如之將尋盟晉令諸侯日中造于除癸酉退朝子產命外僕速張於除子太叔止之使待明日及夕子產聞其未張也使速往乃無所張矣及盟子產爭承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卑而貢重甸服也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敢以爲請諸侯靖兵好以爲事行理之命無月不至貢之無藝小國有闕所以得罪也諸侯修盟存小國也貢獻無極亡可待也存亡之制將在今矣自日中以爭至于昏晉人許之既盟子太叔咎之曰諸侯若討其可瀆乎子產曰晉政多門貳偷之不暇何暇討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爲秋鄭大旱使屠擊祝欵豎柎有事於桑山斬其木不雨子產曰有事於山蓺山林也而斬其木其罪大矣奪之官邑五年裨竈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斝玉瓚鄭必不火子產弗與既而四國皆火明年竈復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曰天道遠人道邇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竟

不與亦不復火鄭之未災也里析告子產曰將有
大祥民震動國幾亡吾身泯焉弗良及也國遷其
可乎子產曰雖可吾不足以定遷矣及火里析死
未葬子產使輿三十人遷其柩火作子產辭晉公
子公孫于東門使司寇出新客禁舊客勿出於宮
使子寬子上巡羣屏攝至于大宮使公孫登徙大
龜使祝史徙主祏於周廟告于先君使府人庫人
各儆其事商成公儆司宮出舊宮人寘諸火所不
及司馬司寇列居火道行火所焮城下之人伍列
登城明日使野司寇各保其徵郊人助祝史除於

國北禳火于玄冥回祿祈于四鄘書焚室而寬其
征與之材三日哭國不市使行人告於諸侯是秋
大爲社祓禳於四方振除火災乃簡兵大蒐將爲
蒐除子太叔之廟在道南其寢在道北其庭小過
期三日使除徒陳於道南廟北曰子產過女而命
速除乃毀於而鄉子產朝過而怒之除者南毀子
產及衝使從者止之曰毀於北方火之作也子產
授兵登陴晉之邊吏來讓子產對曰若吾子之言
敝邑之灾君之憂也敝邑失政天降之灾又懼讒
慝之間謀之以啓貪人荐爲敝邑不利以重君之

憂幸而不亡猶可說也不幸而亡君雖憂之亦無
及也鄭有他境望走在晉既事晉矣敢有二心駟
偃卒偃娶於晉大夫生絲弱其父兄立其弟乞子
產憎其爲人且以爲不順弗許亦弗止駟氏聳他
日絲以告其舅晉人使以幣如鄭問駟乞之立故
駟氏懼駟乞欲逃子產弗遣請龜以卜亦弗予大
夫謀對子產不待而對客曰鄭國不天寡君之二
三臣札瘥夭昏今又喪我先大夫偃其子幼弱其
一二父兄懼隊宗主私族於謀而立長親寡君與
其二三老曰抑天實剥亂是吾何知焉諺曰無過

亂門民有亂兵猶憚過之而况敢知天之所亂今
大夫將問其故抑寡君實不敢知其誰實知之平
丘之會君尋舊盟曰無或失職若寡君之二三臣
其即世者晉大夫而專制其位是晉之縣鄙也何
國之爲辭客幣而報其使晉人舍之是歲鄭大水
龍鬬于時門之外洧淵國人請爲禜焉子產弗許
曰我鬬龍弗我覿也龍鬬我獨何覿焉禳之則彼
其室也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八年子
產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爲政唯有德者能
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

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疾數月而卒太叔爲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苻之澤太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乃少止子產爲政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太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爲而辯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爲辭令裨諶能謀有謀則就之是以應對賓客鮮有敗事子產卒孔子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其子國參字曰子思

潛菴子曰子產爲政經田野伍井廬服有章禮有

數食其民人而訓其子弟擇材任能補偏救患號令修明賞罰不差雖未足以語先王之政亦庶幾其意矣惜乎區區之鄭國小民寡而當晉楚強大從容酬酢免於挫衂至以博物稱之夫豈徒然寬惠者哉

游吉

子太叔游吉穆公之冑也穆公生公子偃偃字子游以王父字爲氏父曰公孫蠆子蟜世爲鄭卿簡公二十一年公使子太叔如楚及漢楚人還之曰宋之盟君實親辱今吾子來寡君謂吾子姑還吾將使馹奔問諸晉而以告子太叔曰宋之盟將利小國而亦使安定其社稷鎮撫其民人以禮承天之休此君之憲令而小國之望也寡君是故使吉奉其皮幣以歲之不易聘於下執事今執事有命曰女何與政令之有必使而君棄而封守跋涉山川蒙犯霜露以逞君心小國將君是望敢不唯命是聽無乃非盟載之言以闕君德而執事有不利焉小國是懼不然其何勞之敢憚子太叔復命告子展曰楚子將死矣不修其政德而貪昧於諸侯以逞其願欲久得乎易曰迷復凶其楚子之謂乎

欲復其願而棄其本復歸無所是謂迷復能無凶乎君其往也送葬而歸以快楚心楚不幾十年未能恤諸侯也吾乃休吾民矣是秋遂如晉告將朝于楚及冬楚子卒晉知悼子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子太叔往見衛太叔文子與之語文子曰甚乎其城杞也子太叔曰若之何哉晉國不恤宗周之闕而夏肄是屏其棄諸姬亦可知也已諸姬是棄其誰歸之吉也聞之棄同即異是謂離德詩云協比其鄰昏姻孔云晉不鄰矣其誰云之子產治游楚之罪成放之於吳將行子產咨於太叔太叔曰

吉不能亢身焉能亢宗彼國政也非私難也子圖
鄭國利則行之又何疑焉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
夫豈不愛王室故也吉若獲戾子將行之何有於
諸游二十七年太叔如晉送少姜之葬梁丙與張
趯見之梁丙曰甚矣哉子之爲此來也子太叔曰
將得已乎昔文襄之覇也其務不煩諸侯令諸侯
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君薨大
夫弔卿共葬事夫人士弔大夫送葬足以昭禮命
事謀闕而已無加命矣今嬖寵之喪不敢擇位而
數於守適唯懼獲戾豈敢憚煩少姜有寵而死齊

必繼室今茲吾又將來賀張趯曰善哉吾得聞數
也然自今子其無事矣譬如火焉火中寒暑乃退
此其極也能無退乎晉將失諸侯諸侯求煩不獲
二大夫退子太叔告人曰張趯有知其猶在君子
之後乎定公八年子產卒太叔爲政後五年諸侯
以王室故會于黃父子太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
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何謂
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産曰夫禮天之經也
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
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氣用其五行氣爲五味發
爲五色章爲五聲淫爲昏亂民失其性是故爲禮
以奉之爲六畜五牲三犧以奉五味爲九文六采
五章以奉五色爲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
爲君臣上下以則地義爲夫婦外內以經二物爲
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婭以象天明爲政事
庸力行務以從四時爲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
其震曜殺戮爲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民
有好惡喜怒哀樂生于六氣是故審則宜類以制
六志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戰鬭喜
生於好怒生於惡是故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

死生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哀
樂不失乃能協于天地之性是以長久簡子曰甚
哉禮之大也對曰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民
之所以生也是故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
赴禮者謂之成人大不亦宜乎簡子曰鞅也請終
身守此言也獻公二年晉頃公之喪公使子太叔
弔且送葬魏獻子使士景伯詰之曰悼公之喪子
西弔子蟜送葬今吾子無貳何故對曰諸侯所以
歸晉君禮也禮也者小事大大字小之謂事大在
共其時命字小在卹其所無以敝邑居大國之間

共其職貢與其備不虞之患豈忘共命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惟嘉好聘享三軍之事於是乎使卿晉之喪事敝邑之間先君有所助執紼矣若其不間雖士大夫有所不獲數矣大國之惠亦慶其加而不討其乏明底其情取備而已以爲禮也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敝邑之少卿也王吏不討恤所無也今大夫曰女盍從舊舊有豐有省不知所從從其豐則寡君幼弱是以不共從其省則吉在此矣唯大夫圖之晉人不能詰八年諸侯盟于召陵子太叔還

未至其國而卒晉趙簡子爲之臨甚哀曰黃父之會夫子語我九言曰無始亂無怙富無恃寵無違同無敖禮無驕能無復怒無謀非德無犯非義執敢忘之子速嗣

潛菴子曰子太叔文質彬彬婉而正直而有體深知爲國之禮至於出使應對夫人皆服從故其卒也趙簡子哭之哀不唯太叔有以動之而簡子能用善言此所以與與

子羽

公孫揮字子羽鄭行人也子羽諸侯之孫故以公孫爲氏貴者之稱或言黃帝姓公孫後人氏之皆莫可攷簡公十七年子羽聘於晉十九年鄭伯賞入陳之功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子產讓功子展而辭其賞公固與之乃受三邑子羽曰子產其將知政矣讓不失禮二十二年楚康王卒子羽會葬與諸侯之大夫皆送于墓楚郟敖即位王子圍爲令尹子羽曰是謂不宜必代之昌松栢之下其草不殖未幾圍果弒郟敖而自立焉二十四年衛侯如楚過鄭文子入聘子羽爲行人馮簡子與子太叔逆客事畢而出文子言於衛侯曰鄭有

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二十五年楚公子圍聘于鄭且娶於公孫段氏伍舉爲介將入館鄭人惡之使子羽與之言乃館於外既聘將以衆逆婦子產患之使子羽辭曰敝國褊小不足以容從者請墠聽命令尹命太宰州犂對曰君辱貺寡大夫圍將使豐氏撫有而室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若野賜之是委君貺於草莽也是寡大夫不得列於諸卿也不寧唯是又使圍蒙其先君將不得爲寡君老其蔑以復矣唯大夫圖之子羽曰小國無罪恃實其罪將恃大國之安靖己而

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小國失恃而懲諸侯使莫不憾者距違君命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懼不然敝邑館人之屬也其敢愛豐氏之祧伍舉知其有備請垂櫜而入許之正月乙未楚公子圍及晉趙孟諸國之大夫盟于虢公子圍設服離衛叔孫穆子曰楚公子美矣君哉子皮曰二執戈者前矣蔡子家曰蒲宮有前不亦可乎伯州犂曰此行也辭而假之寡君子羽曰假不反矣伯州犂曰子姑憂子皙之欲背誕也子羽曰當璧猶在假而不反子其無憂乎齊國子曰吾代二子愍矣陳公子招曰不

憂何成二子樂矣衛齊子曰苟或知之雖憂何害宋合左師曰大國令小國共吾知共而已晉樂王鮒曰小旻之卒章善矣吾從之既退子羽謂子皮曰叔孫絞而婉宋左師簡而禮樂王鮒字而敬子與子家持之皆保世之主也齊衛陳大夫其不免乎國子代人憂子招樂憂齊子雖憂弗害夫弗及而憂與可憂而樂與憂而弗害皆取憂之道也憂必及之太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三大夫兆憂憂能無至乎言以知物其是之謂矣

潛菴子曰子羽觀人若鑑照物妍媸莫遁其識固不在北宮子之下且能知列辟典故而又辯別族姓修飾詞令鄭國賴焉夫子許之有由然哉

裨諶

裨諶鄭大夫不知姓氏所出其為人善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簡公二十四年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既謀則使馮簡子斷之成則授之子太叔行之若曰儥焉吾未之前聞也初諸大夫盟於伯有氏以定伯有子皙之和裨諶曰是盟也其與幾何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今是長亂之道也禍未歇也必三年

而後能紓然明曰政將焉往裨諶曰善之代不善天命也其焉辟子產舉不踰等則位班也擇善而舉則世隆也天又除之奪伯有魄子西即世將焉辟之天禍鄭久矣其必使子產息之乃猶可以戾不然將亡矣已而果然時有裨竈善推候好言災異亦其族也

潛菴子曰鄭寔小國而偪於齊楚不受兵車者四十年亦賴裨諶諸賢辭命之善甚至交互損益未嘗猜忌口唯腹憎敗乃公事故夫子稱之後冑孟德著典論謂文人相輕自古為然求如裨諶者寧

不爲之斂衽

鬷蔑

鬷蔑字然明古鬷夷氏之後又曰鬷明簡公十七年晉侯燮程鄭使佐下軍鄭行人公孫揮如晉聘程鄭問焉曰敢問降階何由揮不能對歸以語然明然明曰是將死矣不然將亡貴而知懼懼而思降乃得其階下人而已又何問焉且夫既登而求降階者知人也不在程鄭其在亡釁乎不然其有惑疾將死而憂也明年鄭果卒子産始知然明問爲政焉然明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鸇

之逐鳥雀也子産喜以語子太叔且曰他日吾見蔑之面而已今吾見其心矣昔叔向適鄭然明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而往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鬷明也下執其手以上曰昔賈大夫惡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皐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賈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我不能射女終不言不笑夫今子少不揚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遂如故知鄭人游於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産曰毀鄉校何如子産曰何爲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不如吾聞而藥之也然明曰蔑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才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豈惟二三臣乎

潛菴子曰甚矣知人之難也然明之賢鄭國鮮儔以貌不颺世固畧之雖叔向子産猶待言焉而後知矧夫夫乎甚矣知人之難也今之人面而不心

動輙曰知子其不爲叔向子産所笑者幾希矣

公孫段

公孫段字伯石公子豐之子爲鄭卿簡公二十年公享趙孟于垂隴伯石從賦乘扈趙孟嘉之曰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祿得乎二十三年子産爲政有事伯石賂與之邑子太叔曰國皆其國也奚獨賂焉子産曰無欲實難皆得其欲以從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其在人乎何愛於邑邑將焉往既而伯石懼歸邑卒與之伯有死使太史命伯石爲卿辭太史退則請命焉復命之又辭如是三乃受策

入拜子産是以惡其爲人尚虛餙使次巳位恐其
作亂也二十七年公如晉伯石相甚敬而卑禮無
違者晉侯嘉焉授之以策曰子豐有勞於晉國余
聞而弗忘賜女州田以胙乃舊勳伯石再拜稽首
受策以出子豐施以王父字爲氏迨段卒施歸州
田於韓宣子宣子以自取爲病而易原於樂大心
焉

潛菴子曰子産惡伯石僞以待人貶次巳位晉侯
嘉伯石卑以自牧賜復州田一尋奪之間皆視夫
禮虛實而巳古人有言禍福由巳取之余於伯石
亦云

春秋諸名臣傳卷之八

春秋諸名臣傳目録卷之九

衛

石碏　石祁子　甯武子
蘧伯玉　太叔儀　子鮮
柳莊　北宫佗　公叔發
史魚　祝佗　公子荆
孔文子　公子郢

右衛臣十四人

二泉山人曰吾讀論語夫子稱賢大夫益多
衛臣云而季子適衛亦多有所説者越自康叔
武公以來培養之者久矣

春秋諸名臣傳卷之九

句吳後學潛菴姚　咨　纂補

門人安紹芳　校梓

衛

石碏

石碏姬姓靖伯之後爲衛大夫衛莊公娶於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又娶于陳曰厲嬀生孝伯蚤死其娣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爲已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碏諫莊公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

邪驕奢淫泆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爲禍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眕者鮮矣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碏之子厚與州吁游禁之不可桓公立碏乃告老州吁弑公自立爲君未能和其人民厚問定君於碏碏曰王覲爲可厚曰何以得覲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陳衛又睦若朝陳使請使可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碏使告于陳曰衛國褊小老夫耄矣無能爲也此二人者實弑寡君敢即圖之陳人執之而請涖于衛衛使右宰醜涖殺州吁于濮碏使其宰獳羊肩涖殺石厚于陳

潛菴子曰石碏知莊公嬖州吁而不能教必至於貫禍石厚違父禁而狎州吁亦難免戾未幾兩斃碏之忠諫斯顯矣故君子以碏爲純臣惡州吁而及其子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

石祁子

石祁子衛大夫石駘仲子也衛惠公之十年宋南

宮萬弑其君閔公出奔陳其黨猛獲奔衛宋人使請猛獲於衛羣臣欲勿許石祁子曰不可天下之惡一也惡於宋而保於我保之何補得一夫而喪一國與惡而棄好非謀也衛人歸之初駘仲卒無適子有庶子六卜所以爲後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石祁子兆故衛人以龜爲有知也懿公九年狄人伐衛將戰公與石祁子玦使守曰以此贊國使夫人聽命焉則祁子多决斷之才又可知矣

潜巷子曰石祁子居喪知禮不爲傳祚而廢雖龜能前知亦鬼神合其吉凶矣故惡惡棄之惟恐不速擇利爲之惟命是聽有礑之風哉

甯武子

甯武子俞甯莊子速之子也晉文公爲公子出亡也曹衛皆不禮焉既而得國將伐曹假道於衛衛成公弗許晉師自南河濟侵曹遂伐衛已而晉及齊盟于斂盂成公乃請盟晉人拒之公欲與楚國人不欲出其君以說于晉公出居于襄牛甯武子從大夫元咺奉公弟叔武以攝位或訴元咺於公

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使殺之咺不廢命奉叔武以入守晉人以叔武故復公甯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曰天禍衛國君臣不協以及此憂也今天誘其衷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不協之故用昭乞盟于爾大神以誘天衷自今日以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有渝此盟以相及也明神先君是糾是殛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公先期入甯武子先長牂守門以爲使也與之乘而入公子歂犬華仲前驅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之股而哭之歂犬走出公使殺之元咺以叔武之死也出奔晉以訟于晉侯甯武子爲輔鍼莊子爲坐士榮爲大士公不勝晉殺士榮刖鍼莊子謂武子忠而免之執公歸于京師寘諸深室武子職納槖饘焉元咺歸于衛立公子瑕晉侯使醫衍酖公武子貨醫使薄其酖不死魯侯爲之請納玉於王與晉侯皆十瑴王乃釋公公使賂周歂冶廑曰苟能納我吾使爾爲卿周冶殺元咺及公子瑕子儀公復歸于衛公再出而不失國皆武子之功也明年狄圍衛衛遷于

帝丘卜曰三百年公夢康叔曰相奪予享相夏后啓之孫居帝丘公命祀相武子曰不可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杞鄫何事相之不享於此久矣非衛之罪也不可以間成王周公之命祀請改祀命從之十二年公使武子聘于魯魯侯與之宴爲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荅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爲肄業及之也昔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於是乎王賜之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以覺報宴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貺之其

敢干大禮以自取戾魯人服之武子之子曰相相之子曰殖殖之子曰喜殖逐公而喜納之均專政者也

潜菴子曰衛文公輕賦平罪與百姓同苦武子事於其朝行所無事而已以至成公出犇武子從之鞠躬盡瘁卒全君而返國故夫子曰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葢旁燭洞察之謂知守義徇忠之謂愚若武子者抑亦識知愚之幾乎不然何始知而終愚也

蘧伯玉

蘧瑗字伯玉不知系之所出爲衛大夫獻公十八年孫林父以太師歌詩故懼罹禍將謀出君入見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伯玉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雖奸之庸知愈乎遂從近關出旣而復之三十年甯喜以父命欲納獻公告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又從近關出三十三年吳季札適衛與伯玉語說之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靈公立嘗與夫人夜坐聞車聲至闕而止過闕復有聲公問夫人曰知此爲誰夫人曰此蘧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妾聞禮下公門式路馬所以廣敬也夫忠臣與孝子不爲昭昭信節不爲冥冥惰行蘧伯玉衛之賢大夫也仁而有智敬於事上此其人必不以闇昧廢禮是以知之公使人視之果蘧伯玉是時伯玉賢行乎於國公亦知之以嬖於彌子瑕故而不能用史鰌亟言於公公不聽鰌將死命其子曰吾在朝不能進蘧伯玉退彌子瑕是吾生不能正君死無以成禮我死女置尸牖下於我畢矣其子從之公往弔怪而問焉其子以告公愕然失容曰是寡人之過也於是使殯之客位乃退子瑕而

用伯玉趙簡子將伐衛使史黙往視之黙還曰蘧伯玉爲政未可以加兵也簡公遂寢兵不出靈公使伯玉之楚逢楚公子晳於濮上伯玉爲軾車子晳曰吾聞上士託色其次託辭其次託財三者固可得而託耶伯玉曰謹受命旣致使王因與問士伯玉曰楚多士而不能用王曰何也伯玉曰子胥生於楚逃之吳吳受而相之發兵攻楚墮平王之墓是吳善用之釁黃生於楚走之晋其治七十二縣道不拾遺民不妄得城郭不閉國無盜賊是晋善用之今臣之來逢子晳於濮上又將行矣於是

楚王追子晳而還之伯玉歸與公叔文子升瑕丘文子曰樂哉斯丘也死則我欲塟焉伯玉曰吾子樂之則瑗請前伯玉篤行慎德老而不倦孔子在當時所與善者於齊則晏嬰於鄭則子產於衛則伯玉數人而已賢可知矣

潛菴子曰昔人嘗稱伯玉外寬內正自極於隱括之中故能樂言人善如恐不及至於衛君出入若弗聞也者非所謂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與

太叔儀

太叔儀衛卿太叔文子也亦曰世叔獻公十八年公懼孫氏之禍出奔齊衛人立公孫剽魯襄公使厚成叔弔于衛曰寡君使瘠聞君不撫社稷而越在他境若之何不弔以同盟之故使瘠敢私於執事曰有君不弔有臣不敏君不赦宥臣亦不帥職增淫發洩其若之何衛人使太叔儀對曰羣臣不佞得罪於寡君寡君不以即刑而悼棄之以爲君憂君不忘先君之好辱弔羣臣又重恤之敢拜君命之辱重拜大貺成叔歸復命謂臧武仲曰衛君其必歸乎有太叔儀以守有母弟鱄以出或撫其內或營其外能無歸乎後獻公入于夷儀自夷儀

與甯喜言求復國喜許之太叔儀聞之曰烏乎詩所謂我躬不說皇恤我後者甯子可謂不恤其後矣將可乎哉今甯子視君不如奕棋奕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而況置君而不定乎必不免矣既而喜殺其君剽獻公復歸大夫逆於境者執其手而與之言道逆者自車揖之逆於門者頷之而已公至使讓太叔儀曰寡人淹恤在外二三子皆使寡人朝夕聞衛國之言吾子獨不在寡人古人曰非所怨而怨寡人怨矣太叔儀對曰臣知罪矣臣不佞不能負羈紲以從扞牧圉臣之罪一也有出者有居者臣不能貳通內外之言以事君臣之罪二也有二罪敢忘其死乃行從近關出公使止之三十一年公孫免餘攻甯氏殺甯喜公與免餘邑辭之使爲卿又辭曰太叔儀不貳能賛大事君其命之乃使太叔儀爲卿

潛菴子曰孫甯出君衆所同疾亦由衛獻無道致之不有太叔儀可以托國寧易復辟乎故公孫免餘許其能佐國家而使爲卿也至是太叔之心始白矣

子鮮

子鮮名鱄衛獻公母弟也獻公十八年孫林父之亂公出奔齊子鮮從魯襄公使厚成叔弔於衛歸復命曰衛君其必歸乎有太叔儀以守有母弟鱄以出或撫其內或營其外能無歸乎臧紇如齊唁衛侯衛侯與之言虐退而告其人曰衛侯其不得入矣其言糞土也亡而不變何以復國子展子鮮聞之見臧紇與之言道紇說謂其人曰衛君必入夫二子者或輓之或推之欲無入得乎三十年衛侯復歸于衛使子鮮為復辭敬姒強命之對曰君無信臣懼不免敬姒曰雖然以吾故也許諾初獻

公使與甯喜言復國甯喜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故公使子鮮子鮮不獲命於敬姒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甯喜告右宰穀右宰穀曰不可獲罪於兩君天下誰畜之喜曰吾受命於先人不可以貳穀曰我請使焉而觀之遂見公於夷儀反曰君淹恤在外十二年矣而無憂色亦無寬言猶夫人也若不已死無日矣喜曰子鮮在穀曰子鮮在何益多而能亡於我何為喜曰雖然弗可以已二月庚寅甯喜右宰穀伐孫氏再攻克之辛卯殺衛侯剽及太子角甲午公入三十一

年甯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請殺之夏免餘攻甯氏殺甯喜及右宰穀子鮮曰逐我者出納我者死賞罰無章何以沮勸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且鱄實使之遂出奔晉公使止之不可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而盟於河託於木門不向衛國而坐木門大夫勸之仕不可曰仕而廢其事罪也從之昭吾所以出也將誰愬乎吾不可以立於人之朝矣終身不仕公喪之如稅服終身

潛菴子曰甯喜雖弒君之家既納獻公而公殺之鱄為喜黨懼禍及已故出奔晉織絇邯鄲終身不

言衛鱄之去合乎春秋穀梁子許之胡氏亦無貶辭亦可見獻公背約而難親矣則其去之也固宜

柳莊

柳莊衛大夫獻公遭甯氏之亂出奔既而反衛及郊將班邑於從者而後入其臣柳莊曰如皆守社稷則孰執羈靮而從如皆從則孰守社稷君反其國而有私也毋乃不可乎弗果班因柳莊之諫也既而柳莊寢疾公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公再拜稽首請於尸曰有臣柳莊也者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聞之死請往不釋服而往遂以襚之與之

邑裴氏與縣潘氏書而納諸棺曰世世萬子孫毋變也

潜菴子曰柳莊乃衛之賢臣覩其與獻公言中而不偏協乎古禮故公樂從迨殁公不釋祭服而臨雖於禮有違焉亦尊賢之心也是以君子韙之

北宮佗

北宮文子佗姬姓出自成公北宮懿子括之孫也懿子生遺遺生文子襄公二年文子相公如楚過鄭印段廷勞于棐林如聘禮而以勞辭文子入聘子羽爲行人馮簡子與子太叔逆客事畢文子言

於公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禮之於政如熱之有濯也濯以救熱何患之有及楚見令尹圍之威儀言於公曰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雖獲其志不能終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令尹其將不免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哉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

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内外小大皆有威儀也周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周書數文王之德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言畏而愛之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則而象之也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於是乎懼而歸之可謂愛之矣文王伐崇再駕而降爲臣蠻夷率服可謂畏之文王之功天下誦而歌舞之可謂則

之矣文王之行至今爲法可謂象之有威儀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文子之子喜靈公十三年齊豹之亂公生賜之謚曰貞子

潜菴子曰北宮文子聘鄭見鄭伯有禮而知其數世之福及楚見令尹飾威儀而知其有異心不能克終已而果如所料殆善於觀人矣以之而左右其君不亦可乎

公叔發

公叔文子名發衛大夫也獻公後三年季札適衛見文子悅之曰衛多君子文子爲大令尹三年民無敢入朝公叔子見曰嚴矣文子曰朝廷之嚴也寧云妨國家之治哉公叔子曰嚴則下喑下喑則上聾聾瘖不能相通何國之治也葢聞之也順針縷者成帷幕合升斗者實倉廩幷小流而成江海明上者有所受命而不行未嘗有所不受也靈公三十一年魯定公侵鄭往不假道於衛及還陽虎使季孟自衛南門入出自東門舍於豚澤靈公怒使彌子瑕追之公叔文子老矣輦而如公曰尤人

而效之非禮也昭公之難君將以文之舒鼎成之昭兆定之鞶鑑苟可以納之擇用一焉公子與二三臣之子諸侯苟憂之將以爲之質此羣臣之所聞也今將以小忿蒙舊德無乃不可乎太姒之子惟周公康叔爲相睦也而效小人以棄之不亦誣乎天將多陽虎之罪以斃之君姑待之若何迺止文子卒其子戍請謚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君曰昔者衛國凶饑夫子爲粥與國之餓者是不亦惠乎昔者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夫子聽衛國之政修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故謂夫子貞惠文子初文子朝而請享靈公退見史鰌而告之史鰌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貪罪其及子乎文子曰然吾不先告子是吾罪也君既許我矣其若之何史鰌曰無害子能執臣禮猶可以免富而能臣必免於難上下同之戍也驕其亡乎富而不驕者鮮吾惟子之見驕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戍必與焉及文子卒衛侯惡公叔戍以其富也公叔戍又欲去南子之黨若宋朝之徒者南子愬之曰戍將爲亂於是戍奔魯

潛菴子曰公叔文子富而好禮不以小忿棄大德此所以能與其臣同升諸公也賢哉文子受知於君而在子猶不免焉嗚呼或人有言富者衆怨之府矧驕乎

史魚

史魚名鰌字子魚故曰史魚以官爲氏爲衛大夫獻公三十三年吳季札自鄭適衛見子魚說之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靈公之時蘧伯玉賢而不用彌子瑕不肖而任事子魚數諫靈公不聽子魚病且死謂其子曰我即死治喪於北堂吾不能進蘧

伯玉退彌子瑕是不能正君也生不能正君者死不當成禮置尸北堂足矣子魚死靈公往弔見喪在北堂問其故其子具以父言對靈公蹵然易容曰夫子生不能進賢而退不肖死且不懈又以尸諫可謂忠而不衰矣於是乃召蘧伯玉進之以爲卿擯彌子瑕讓之俾徙喪正位成禮而後返於是衛國甫治

潛菴子曰夫子嘗謂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觀此則史魚不係邦之治亂爲進退惟以一直是持誠中流底柱矣震撼擊撞至死不渝君

子哉

祝佗

祝佗字子魚衛之大祝也衛靈公二十九年同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衛大夫子行敬子言於公曰會同難嘖有煩言莫之治也其使祝佗從公曰善乃使子魚子魚辭曰臣展四體以率舊職猶懼不給而煩刑書若又共二徼大罪也且夫祝社稷之常隸也社稷不動祝不出境官之制也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於是乎出境若嘉好之事君行師從卿行旅從臣無事焉公曰行也及

臯鼬晉將長蔡於衛公使子魚私於萇弘曰聞諸道路不知信否萇弘曰信蔡叔康叔之兄也先衛不亦可乎子魚曰以先王觀之則尚德也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於周爲睦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氏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醜類以法則周公用即命于周是使之職事于魯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皡

之虛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綪茷旃旌大呂殷氏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封畛土畧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境取於有閻之土以共王職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聃季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皆啓以商政疆以周索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鞏沽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啓以夏政疆以戎索三者皆叔也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不然文武成康之伯猶多而不獲是分也唯不尚年也管蔡啓商惎間王室王於是乎殺管叔而

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仲改行帥德
周公舉之以爲己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其命
書云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若之何其使
蔡先衛也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爲太宰康叔爲
司寇聃季爲司空五叔無官豈尚年哉曹文之昭
也晋武之穆也曹爲伯甸非尚年也今將尚之是
反先王也晋文公爲踐土之盟衛成公不在夷叔
其母弟也猶先蔡其載書云王若曰晋重魯申衛
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臣莒期藏在周府可覆
視也吾子欲復文武之畧而不正其德將如之何

萇弘說告劉子與范獻子謀之乃長衛侯于盟

潛菴子曰佞者禦人以口給固非夫子所與然曰
不有祝佗之佞難乎免於今之世矣蓋時至春秋
雕龍炙轂蜂褎蝟興雖其人品不齊而夫子待之
以恕無乃傷時之意與

公子荆

公子荆姬姓獻公之子名楚字公南又謂之公南
楚疑楚即荆也爲衛大夫獻公後三年季札適衛
見公子荆而悅之曰衛多君子靈公十三年公之
兄公孟縶狎司寇齊豹奪之司寇與鄄齊豹將殺
縶適公在平壽公孟有事於孟獲之門外齊豹帷
於門外而伏甲焉用戈擊中公孟之肩而殺之公
聞亂乘驅自閱門入公南楚驂乘齊豹射公中南
楚之背公遂出郭如死鳥

潛菴子曰夫子稱公子荆善居室居室精於幹蠱
者或能之今觀其爲靈公驂乘以身衛賊而脫君
難與吳由于之事類蓋忠臣也季子一見即謂君
子其知人哉

孔文子

孔文子名圉即仲叔圉孫鉏之曾孫而羈之孫也

子姓爲衛執政上卿出公九年太叔疾娶于宋子
朝其娣嬖子朝出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以己之
女妻之疾使侍人誘其初妻之娣寘於犂而爲之
一宮如二妻然文子怒欲攻之訪於仲尼仲尼曰
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
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文子遽止之曰
圉豈敢度其私訪衛國之難也將止仲尼魯人以
幣召之仲尼乃返魯文子遂奪己之女不以妻疾
疾淫於外州外州人奪疾之軒以獻疾恥是二者
故出奔于宋衛人立疾之弟遺文子遂妻以孔姞

姞即文子之女疾之妻也先靈公四十一年文子同齊師及鮮虞人伐晉取棘蒲非公命也故經不書文子之子悝

潛菴子曰太叔遺倫文子悖禮固皆名教之罪人也然衆事必咨夫子其去平仲子西沮尼谿書社者遠矣刎敏而好學不恥下問得謚爲文夫豈誣哉

公子郢

公子郢靈公少子子南也初公遊于郊子南僕公怨太子蒯聵出奔謂郢曰余無子將立若爲後子南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君命祇辱也夏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爲太子君命也子南對曰郢異於他子且君没於吾手若有之郢必聞之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後輒奔郢之子公孫彌牟邑巳而奔宋

潛菴子曰蒯聵恥母召猳而逝寘趙鞅率師納虎以來迎使子南邪固遜而踐祚烏有膠膠擾擾乎此夫子典正名之說也子路徒恃其勇卒蹈慘禍愍哉

春秋諸名臣傳卷之九

春秋諸名臣傳目録卷之十

秦

右秦臣四人

二泉山人論曰左氏稱秦穆公之用人周矣夷考其人蓋寥寥焉抑又何也穆公思休容惡媢疾而學者人其卒也取其良以殉風聲所及有所徠亦有所距吾於繞朝之言而深感之

春秋諸名臣傳卷之十

句吳後學潛菴姚　咨　纂補
門人安紹芳　校梓

秦

百里奚

百里奚其先虞人家于百里因氏焉少家甚貧流落不偶出遊以干諸侯嘗之齊齊不用又之周周不用復歸虞爲大夫秦穆公五年晉獻公滅虞虜虞公及奚奚以歸秦穆公夫人穆姬晉太子申生姊也故晉以奚媵穆公於秦奚亡秦走宛楚鄙人執

之穆公聞其賢欲重贖之恐楚人不與乃使人謂楚曰吾媵臣百里奚在焉請以五羖羊皮贖之楚人遂與之時奚年已七十餘穆公釋其囚與語國事謝曰臣亡國之臣何足問穆公曰虞公不用子故亡非子罪也因問語三日穆公大悅授之國政號曰五羖大夫百里奚讓曰臣不及臣友蹇叔蹇叔賢而世莫知臣嘗游困於齊而乞食銍人蹇叔收臣因而欲事齊君無知蹇叔止臣臣得脫齊難遂之周周王子頹好牛臣養牛以干之及頹欲用臣蹇叔止臣臣去得不誅事虞君蹇叔止臣臣知

虞君不用臣臣誠私利祿爵且留再用其言得脫不用及虞公之難是以知其賢穆公於是使人厚幣迎蹇叔以爲上大夫晉獻公卒晉亂公子夷吾使人請秦求入晉於是穆公許之使百里奚將兵納夷吾於晉而立之是爲惠公既而晉饑使乞糴于秦穆公謂百里奚與諸子對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恤鄰道也行道有福秦於是乎輸粟於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汎舟之役初穆公相百里奚晉使叔虎齊使東郭蹇如秦公孫枝請見之公曰請見客子之事與對曰非也相國使子乎對

曰不也公曰然則子事非子之事也秦國僻陋戎夷事服其任人事其事猶懼爲諸侯笑今子爲非子之事退將論而罪公孫枝出自敷於奚奚請之公曰此所聞於相國與枝無罪奚請有罪奚請焉何里奚歸辭公孫枝公孫枝徙自敷於街奚乃令吏行其罪奚相秦凡三置晉君一救荊禍巴人致貢而八戎咸服由余聞之款關請見其勤勵自苦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於國中未嘗從車騎操干戈及其死也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舂者不相杵德澤流於後世而秦卒賴焉子孟明視

滑菴子曰百里奚少而鄙落無所容其妻不能自給乃西入秦爲澣婦遂與奚相失既而奚爲秦相妻知之未敢言一日奚坐堂上張樂妻尚傭澣因言知音援琴撫絃而歌扊扅之操者三奚愕然問之則其故妻也復諧好如初奚知且賢孟軻氏嘗稱之徵此猶信

蹇叔

蹇叔秦大夫不知系之所出初與百里奚相友善百里奚既相乃薦其賢於穆公遂舉爲大夫穆公三十二年杞子自鄭使告於秦曰鄭人使我掌其

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師知所爲鄭必知之勤而無所必有悖心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公辭焉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殽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皐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必死是間余收爾骨焉秦師遂東及滑晉原軫言於襄公曰秦違蹇叔

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奉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違天不祥必伐秦師遂發命遽興姜戎子墨衰絰梁弘御戎萊駒爲右夏四月辛巳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及白乙丙以歸文嬴以三帥爲請襄公乃歸之穆公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

潛菴子曰秦穆勤兵襲遠固昧兵家之誋使從蹇叔力諫寧敗績於殽乎是時蹇叔已老而忠誠懇懇至哭師以激之穆公貪利不悟後悔過自誓果

何益哉

子桑

公孫枝字子桑秦大夫也晉獻公因驪姬之譖既殺太子申生羣公子皆出奔公羕奚齊又爲里克所殺夷吾賂秦求入穆公謂子桑曰夷吾其定乎對曰臣聞之唯則定國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文王之謂也又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無好無惡不忌不克之謂也今夷吾言多忌克難哉公曰忌則多怨又焉能克是吾利也蓋公受晉之賂而納夷吾慮其遠害已故以不定爲利已也十三年冬

晉荐饑使乞糴于秦公謂子桑曰與諸乎對曰重施而報君將何求重施而不報其民必攜攜而討焉無衆必敗公從言於是乎輸粟于晉自渭水運入河汾命曰汎舟之役明年冬秦饑使乞糴于晉晉人弗與公伐晉晉侯逆秦師曰寡人不佞能合其衆而不能離也君若不還無所逃命公使子桑對曰君之未入寡人懼之入而未定列猶吾憂也苟列定矣敢不承命壬戌戰于韓原獲晉侯以歸欲殺之子桑曰歸之而質其太子必得大成晉未可滅而殺其君祇以成惡且史佚有言曰無始禍

無怙亂無重怒重怒難任陵人不祥乃許晉平遂歸晉侯三十六年公復伐晉晉人不出遂覇西戎用孟明也孟明之舉由於子桑詩謂貽厥孫謀以燕翼子其子桑乎

滑巷子曰知人固難知人而能舉尤難唯人君樂於聽善故舉者與夫得所舉皆竭忠悃效有利於國有裨于氏子桑之舉孟明兩盡之矣故君子許其明也

孟明

孟明名視秦大夫百里奚之子也穆公三十二年使孟明及西乞白乙帥師以襲鄭蹇叔諫不聽遂行及滑鄭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於敝邑敢犒從者不腆敝邑爲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行則備一夕之衛且使遽告于鄭鄭穆使視客館則束載厲兵秣馬矣使皇武子辭焉曰吾子淹久於敝邑唯是脯資餼牽竭矣爲吾子之將行也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巨囿也吾子取其麋鹿以閒敝邑若何杞子奔齊逢孫楊孫奔宋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

還已而晉人聞之遂興師禦于殽大敗秦師匹馬隻輪無反者獲孟明及西乞白乙以歸文嬴請三帥於公公舍之既先軫怒公悔使楊處父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釋左驂以公命贈孟明孟明稽首曰君之惠不以纍臣釁鼓使歸就戮于秦寡君之以爲戮死且不朽若從君惠而免之三年將拜君賜公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之有初公孫枝嘗薦孟明賢故公用之及敗於殽諸大夫及左右皆曰是敗也孟明之罪也必殺之公曰是孤之

罪也周芮良夫之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是貪故也孤之謂矣孤實貪以禍夫子夫子何罪復使為政三十五年春孟明帥師伐晉以報殽之役晉侯禦之戰于彭衙秦師敗績既歸公益委孟明自是增修國政重施於民趙成子言於諸大夫曰秦師又至將必辟之懼而增德不可當也詩曰毋念爾祖聿修厥德孟明念之矣念德不怠其可敵乎三十六年公復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畏秦不敢出公遂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遂霸西戎孟明之力也

潛菴子曰穆公伐晉濟河焚舟以報殽函之役名為憤兵若非子桑薦賢孟明知懼其不蹈彭衙之轍者幾希故晉人畏之不出封殽尸而還自是穆公見伐不報以践悔過能改之誓遂霸西戎無乃懲忿之驗乎

春秋諸名臣傳卷之十

春秋諸名臣傳目録卷之十一

宋

右宋臣八人

二泉山人曰宋文獻不足孔子蓋嘗嘆之然委質就列往往有人焉惟危也可以觀節惟遠也可以觀才孰能不遠惟商耇成人宅心知訓者乎宜宋之不遂霸也

春秋諸名臣傳卷之十一

句吳後學潛菴姚　咨　纂補

門人安紹芳　校梓

宋

仇牧

仇牧宋大夫閔公九年使宋萬帥師與魯莊公戰于鄑萬獲于莊公莊公歸散舍諸宮中數月然後歸之而反爲大夫於宋閔公與之博婦人皆在側宋萬曰甚矣魯侯之淑魯侯之美也天下諸侯宜爲君者唯魯侯爾閔公矜此婦人妬其言顧曰始吾敬子今子魯囚也吾弗敬子矣萬怒搏閔公絶

其脰仇牧聞君弑趨而至遇之于門手劒而叱之萬臂摋仇牧碎其首齒着乎門闔冬萬出奔陳

潛菴子曰民生于三事之如一惟其所在則致死焉仇牧立乎人之本朝親執國政而目擊君弑故不畏彊禦慨然及難雖徒捐軀未能執賊亦可謂食焉而知報矣視後世棄君猶土梗弁髦者若之何哉

子目夷

公子目夷字子魚襄公庶兄也初桓公有疾襄公爲太子固請曰目夷長且仁君其立之公命子魚子魚辭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臣不及也且又不順遂走而退桓公薨襄公即位使子魚爲左師宋國大治故魚氏世爲左師齊桓公薨公將求諸侯十年春執滕子嬰齊夏盟曹人邾人于曹南鄫子會盟于邾公使邾人執鄫子用之于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爲用小事不用大牲而況敢用人乎祭祀以爲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饗之齊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又用諸淫昏之鬼將以求霸不亦難乎得死爲幸曹南之會也曹

人不修地主之禮秋公圍曹子魚諫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盍姑內省德乎無闕而後動可也公弗聽十二年公爲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楚人許之子魚曰小國爭盟禍也宋其亡乎幸而後敗秋諸侯會公于盂子魚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其何以堪之於是楚執公以伐宋始公與楚子期以乘車之會子魚諫曰

楚夷國也彊而無義請以兵車之會往公曰不可
吾與約以乘車自我為之自我隳之不可終以乘
車往楚人果伏兵車執之欲殺公猶不可得宋國
冬會諸侯于薄以釋之子魚曰禍猶未也未足以
懲君十三年鄭伯如楚公伐鄭子魚所謂禍在此
矣秋楚人伐宋以救鄭冬十一月公及楚人戰于
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子魚曰彼衆我寡及
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
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
門官殲焉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

毛古之為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
鼓不成列子魚曰君未知戰勍敵之人隘而不列
天贊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且今之
勍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耇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
明恥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若愛重
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三軍以利用也
金鼓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
儳可也公傷於泓明年夏五月卒後子魚卒子友
嗣文公七年為左師
潛菴子曰子魚以庶長辭位固順禮而仁矣及襄
公欲用鄫子於次睢之社又力諫之亦惻隱所致
也奈何公志大心勞不知戰鬬徒拘小信罹傷而
殞始悟子魚忠言不亦晚乎

高哀

高哀字子哀昭公七年為蕭封人蕭乃宋附庸還
仕宋升為卿見公不義恥立危亂之邦且愛身存
道遂出奔魯又明年宋人果弒公君子以哀知幾
深許之
潛菴子曰高哀不食汙君之祿知其國將亂無能
救禍特違之去一邦較諸貪權怙勢冐居寵門傾

家赤族者遠甚故春秋書字以貴之陸文通謂奔
亡之美者莫過於子哀蕭子荊亦稱識幾及觀公
羊曰無聞穀梁曰失之而范武子注失其族氏豈
高非所姓與然不可攷矣

樂豫

樂豫子姓宋微子之後戴公生公子衎字樂父子
孫以王父字為氏豫為戴公玄孫仕宋為司馬成
公十七年夏四月公卒昭公畏羣公子偪已欲去
之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
根無所庇廕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為

此況國君乎此諺所謂庇焉而縱尋斧焉者也必不可君其圖之親之以德皆股肱也誰能携貳若之何去之不聽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公殺公孫固公孫鄭于公宮六卿和公室豫舍司馬以讓公子卬卬公弟豫遜已官以爲和之道然後宋國復安公始即位洒然成公

潛菴子曰宋昭無道欲翦其枝葉以逞已私獨不聞維翰維城之戒樂豫諄諄以葛藟爲喻昭公若弗聞也者枝葉未翦而本實先撥矣傷哉豫能讓位何其知也

蕩意諸

蕩意諸宋桓公後公子蕩之孫公孫壽之子以王父名爲氏成公十七年公子蕩爲司城公卒昭公即位蕩卒壽不欲繼父之職辭請使其子意諸爲之且告人曰君無道吾官近懼及焉棄官則族無所庇子身之貳也姑紓死焉雖亡子猶不亡族先是襄公夫人周襄王之姊也不禮於公夫人因戴氏之族殺公黨意諸奔魯效節於府人而出魯文公以其官逆之請宋復之旣而襄夫人以公子鮑美而豔欲通之鮑不可夫人將使公田孟諸而殺之公知之盡以寶行意諸曰盍適諸侯公曰不能其大夫至于君祖母以及國人諸侯誰納我且既爲人君而又爲人臣不如死盡以其寶賜左右而使行夫人使謂意諸去公意諸對曰臣之而逃其難若後君何冬十一月甲寅公將田孟諸夫人使帥甸攻而殺之意諸死焉文公即位使意諸弟虺爲司馬子滂共公卒亦爲司馬弱公室國人殺之

潛菴子曰蕩意諸爲宋守土之官忠於昭公者也見忌於公子鮑之黨既不能其官至於出奔而其君失身見弒雖無道致之爲意諸者奈之何哉以一死殉而已矣故春秋書其官穀梁云無君之辭也

華元

華元戴公之後也戴公子考父食采於華因氏焉元乃太史華父督之曾孫文公四年鄭伐宋元禦之戰于大棘將戰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爲政今日之事我爲政與入鄭師宋師敗績囚華元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贖華元于鄭半入元逃歸立于門外告而入見羊斟曰子之馬然也對曰非馬也其人也言畢奔于

魯宋城元爲植巡功城者謳曰睅其目皤其腹棄甲而復于思于思棄甲復來元使其驂乘謂之曰牛則有皮犀兕尚多棄甲則那役人曰從其有皮丹漆若何元曰去之夫其口衆我寡時服元有容十六年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亦使公子馮聘于晉不假道于鄭初楚子將伐宋元之父御事曰楚欲弱我也先爲之弱乎何必使誘我我實不能民何罪乃逆楚子勞且聽命遂道以田孟諸公爲右孟鄭伯爲左孟期思公復遂爲右司馬子朱及文之無畏爲左司馬命夙駕載燧公違命無畏抶其僕以徇至是以惡宋之故申舟見其子犀而行曰鄭昭宋聾晉使不害我則必死楚子曰殺女我則伐之遂行及宋公使人止之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申舟楚子聞之圍宋踰年不下楚師將去之申犀稽首於王之馬前曰無畏知死不敢廢王命王棄言焉王不能答申叔時僕曰築室反耕公懼使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而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城三

十里惟命是聽子反告于王退三十里與之平而歸二十二年文公卒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重器備椁有四阿棺有翰檜皆王禮也共公八年晉使糴茂如楚楚許晉成華元善於楚令尹子重又善於晉欒武子聞晉楚之相通也如楚遂如晉以合晉楚之成十年晉士燮楚公子罷許偃盟于西門之外華元故也共公卒平公即位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華元曰我爲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今公室卑而不能正吾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二華戴族也司城莊族也六官皆桓族也魚石將止華元魚府曰右師反必討是無桓氏也魚石曰右師苟獲反雖許之討必不敢且多大功國人與之不反懼桓氏之無祀於宋也右師討猶有戍在桓氏雖亡必偏魚石自止華元於河上請討許之乃反使華喜公孫師帥國人攻蕩氏殺澤魚石向爲人鱗朱向帶魚府出舍于睢上元使止之不可冬十月元自止之不可乃反魚府曰今不從不得入矣右師視速而言疾有異志焉若不我納今將馳矣登丘而望之則馳騁而從之則決睢澨閉門登陴矣左師二司寇二宰遂出奔

楚元使向戌為左師老佐為司馬樂喬為司寇以
靖國人元之子臣閟臣為司徒閟為右師閟卒其
子皐比立臣殺皐比之宰華吳公將討之向戌諫
乃止既而國人逐瘈狗瘈狗入於華臣氏國人從
之臣懼遂奔于陳

潛菴子曰宋文公厚葬以僭王禮華元不出治煩
去惑君子謂之不臣及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乃
正其罪殺賊定國若元懷祿顧寵重於出奔則不
能討如右何哉此春秋與之而著其止也

子罕

樂喜字子罕戴公之子公子衎之後也平公九年
華弱與樂轡少相狎長相優又相謗也轡怒以弓
梏華弱于朝平公見之曰司武而梏于朝難以勝
矣遂逐之子罕時為司城曰同罪異罰非刑也專
戮於朝罪孰大焉亦逐樂轡射子罕之門曰幾日
而不我從子罕善之如初十二年宋災子罕為政
使伯氏司里火所未至徹小屋塗大屋陳畚挶具
綆缶備水器量輕重蓄水潦積土塗巡丈城繕守
備表火道使華臣具正徒令隧正納郊保奔火所
使華閱討右官官庀其司向戌討左亦如之使皇
鄖命校正出馬工正出車備甲兵庀武守使西鉏
吾庀府守令司宮巷伯儆宮二師令四鄉正敬享
祝宗用馬于四墉祀盤庚于西門之外初鄭尉氏
司氏之亂其餘盜在宋鄭人以子西伯有子產之
故十八年賂宋以馬四十乘與師茷師慧三月公
孫黑為質焉子罕以堵女父尉翩司齊與之良司
臣而逸之託諸季武子武子寘諸卞鄭人醢之三
人也師慧過朝將私焉相曰朝也慧曰無人焉相
曰朝也何故無人慧曰必無人焉若猶有人豈其
以千乘之相而易淫樂之矇必無人焉故也子罕

聞之固請於公而歸之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
罕弗受獻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為寶也故敢
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為寶爾以玉為寶若以與
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稽首而告曰小人懷
璧不可以越鄉納此以請死也子罕寘諸其里使
玉人為之攻之富而後使復其所皇國父為太宰
為平公築臺妨於農收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公弗
許築者謳曰澤門之晳實興我役邑中之黔實慰
我心子罕聞之親執扑以行築者而抶其不勉者
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辟燥濕寒暑今君為一

臺而不速成何以爲役謳者乃止或問其故子罕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禍之本也及向戌之議假兵也既會諸侯而請賞曰請免死之邑公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生必滅所以亡也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

焉縱無大罰而又求賞無厭之甚也削而投之左師辭邑向氏欲攻之左師曰我將亡夫子存我德莫大焉又可攻乎晉人欲伐宋使人覘之陽門之介夫死子罕入而哭之哀覘宋者反報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司城哭之哀而民說殆不可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覘國乎凡民有喪匍匐救之雖微晉而已天下其孰能當之

潛菴子曰子罕以不貪爲寶充其類幾於仁矣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故逐子蕩削向戌分謗救患所以優爲抑亦宋國之良乎

厨人濮

厨人濮周禮厨人因官爲氏厨乃宋邑濮其名也爲邑大夫元公十一年冬十月華登以吳師救華氏登前年奔吳故用吳師齊大夫烏枝鳴助宋戍守厨人濮曰軍志有之先人有奪人之心後人有待其衰盍及其勞且未定也伐諸若吳師得入南里而固則華氏衆矣悔無及也宋人從之丙寅齊師我師敗吳師于鴻口獲其二帥公子苦雂(古含反)偃州員(音云)華登帥其餘以敗宋師公欲出厨人濮曰吾小人可藉死而不能送亡君請待之乃徇曰

揚徽者公徒也衆從之公自楊門見之下而巡之曰國亡君死二三子之耻也豈專孤之罪也烏枝鳴曰用少莫如齊致死齊致死莫如去備彼多兵矣請皆用劍從之華氏北復即之厨人濮以裳裹首而荷以走曰得華登矣遂敗華氏于新里

潛菴子曰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氏三大夫謀誘羣公子殺之因而刧公厨人濮既諭宋人復徇公徒而紿以得華登首遂敗華氏其忠於君何如宋雖小國猶有人焉可以覩子姓之澤矣

春秋諸名臣傳卷之十一

春秋諸名臣傳目録卷之十二

吳

右吳臣三人

二泉山人論曰吳之才何其鮮哉季札尚矣退耕延陵之野且出而歷聘于魯于齊于鄭于衛于晋其於國事葢無與焉然則國之與立者誰與子胥忠矣抑自楚往者也傳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吳之爲吳久矣夫才葢有之矣吾未之見也其殆通於上國也晚故其官守紀載或鈌焉爾乎

春秋諸名臣傳卷之十二

句吳後學潜菴姚　咨　纂補
門人安紹芳　校梓

吳

季札

季札號延陵季子吳王壽夢少子也壽夢子四人長諸樊次餘祭次夷末次季札札賢夢欲立之季札讓不可乃立諸樊攝行事當國政諸樊旣除喪以父命讓位札札謝曰曹宣公之卒諸侯與曹君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矣君義嗣也誰敢干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子臧之義吳人固立札札棄其室而耕乃舍之諸樊卒授弟餘祭欲傳以次必致國於札而止以稱父意於是封札於延陵故號曰延陵季子四年王使聘于魯見叔孫穆子説之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務在擇人吾子爲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愼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請觀周樂爲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

風乎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不堪也是其先亡乎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歌豳曰美哉蕩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歌魏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鄶以下無譏焉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

猶有先王之遺民也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詘邇而不偪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箾南籥曰美哉猶有憾也舞大武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舞韶濩曰聖人之弘也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舞大夏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修之舞韶箾曰德至矣哉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

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去魯遂使齊說晏平仲曰子速納邑與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得所歸難未息也故晏子感其言遂因陳桓子納政與邑去齊使於鄭見子產如舊相識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為政慎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去鄭適衛說蘧瑗史狗史鰌公子荊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宿於戚聞鐘聲曰異哉吾聞之辯而不德必加於戮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懼猶不足而又可以樂乎夫子

之在此猶燕之巢於幕上君在殯而可樂乎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家乎將去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三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免於難札初使過徐徐君好札劍弗敢言札心知之為使上國未獻還至徐徐君已死乃解其劍繫徐君冢樹而去從者曰徐君已死尚誰與乎札曰不然始吾心已許之豈以死倍吾心哉十七年餘祭卒弟夷末立既夷末卒又欲授札札讓逃去於是吳人立夷末之子僚為王諸樊

之子光以爲吾父所以兄弟相傳者欲致位季子也季子即不受國吾當立及札使於晉光乃使人弑僚而自立是爲闔廬季子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國家無傾乃吾君也吾誰敢怨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復命哭墓復位而待至夫差十一年楚子期伐陳吳使季札救陳季札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爲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季子時年九十餘矣

潛菴子曰季子有高世之節有過人之智覩行而知存亡聞聲而知治亂盖吳之賢公子也故夫子不於其讓國爲賢而貶之而於其來聘不稱公子以示法焉其望之深責之備何如哉

伍員

伍員字子胥楚伍舉之孫奢之子也與兄尚俱爲平王臣王聽費無極之譖將殺太子建太子逃遂囚奢使召子胥子胥彎弓屬矢出見使者曰父有罪何以召子爲將射使者還走子胥乃出奔楚人殺奢及尚子胥聞太子建在宋往從之宋有華氏之亂乃與太子奔鄭鄭人甚善之太子又適晉晉頃公曰太子既善鄭鄭人信太子太子能爲我內應而我攻其外滅鄭必矣滅鄭而封太子太子還鄭會從者泄其謀鄭殺太子太子有子名勝子胥懼與勝奔吳至昭關昭關欲執之子胥與勝獨身步走至江江上有漁父知子胥事急渡子胥胥既渡解劍贈之曰此劍直百金今以與父父曰楚國之法得伍員者賜粟五萬石爵執珪豈徒百金邪不受胥未至吳而疾止中道乞食至於吳吳王僚方用事公子光爲將胥乃因公子光以求見吳王久之楚平王以其邊邑鍾離與吳邊邑卑梁氏俱蠶兩女子爭桑相攻乃大怒舉兵相伐吳使公子光伐楚拔其鍾離居巢而還胥說吳王僚曰楚可破也願復遣公子光公子光謂吳王曰彼伍胥父兄爲戮於楚而勸王伐楚者亦以自報其讐耳伐楚未可破也胥知光有內志欲殺王而自立未可說以外事乃進鱄設諸於光退而與勝耕於野五年楚平王卒初平王所奪太子建秦女生子軫及平王卒軫竟立爲後是爲昭王吳王僚因楚喪使二公子將兵往襲楚楚發兵絕吳兵之後不得歸吳國內空光乃令鱄設諸襲刺吳王僚而自立是

爲吳王闔廬闔廬旣立得志乃召子胥以爲行人
而與謀國事楚誅其大臣郤宛伯氏伯氏之族皆
出伯州犂之孫伯嚭亡奔吳吳亦以嚭爲大夫前
王僚所遣二公子將兵伐楚者道絕不得歸後聞
闔廬弑王僚自立遂以其兵降楚楚封之於舒闔
廬立三年乃興師與子胥伯嚭伐楚拔舒遂禽故
吳反三將軍因欲至郢將軍孫武曰民勞未可且
待之乃歸四年吳伐楚取六與灊五年伐越敗之
六年楚昭王使公子囊瓦將兵伐吳吳使胥迎擊
大破楚軍於豫章取楚之居巢九年吳王闔廬謂

子胥孫武曰始子言郢未可入今果何如二子對
曰楚將囊瓦貪而唐蔡皆怨之王必欲大伐之必
先得唐蔡乃可闔廬聽之悉興師與唐蔡伐楚與
楚夾漢水而陳吳王之弟夫槩王將兵從王及戰
夫槩王以其屬五千人先擊子常子常敗走奔鄭
於是吳乘勝而前五戰遂至郢楚昭王出奔隨子
胥求昭王不獲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
然後已申包胥亡於山中使人謂子胥曰子之報
讎其已甚乎吾聞之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
今子故平王之臣親北面而事之今至於僇死人

此豈其無天道之極乎子胥曰爲我謝包胥曰吾
日莫塗遠吾故倒行而逆施之於是申包胥如秦
乞師立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
日秦哀公爲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申
包胥以秦師至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與楚師
會于稷大敗吳兵于沂又敗于雍澨吳王乃歸昭
王入于郢後二歲闔廬使太子夫差伐楚取番楚
懼吳復大來乃去郢徙于鄀十九年闔廬伐越越
王句踐禦之于檇李吳師大敗闔廬傷還卒于陘
夫差立二年伐越敗越于夫椒遂入越句踐以甲

楯五千保于會稽使大夫種因太宰嚭以行成夫
差將許之子胥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
莫如盡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滅夏后相后
緡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生少康焉爲仍牧正
惎澆能戒之澆使椒求之逃奔有虞爲之庖正以
除其害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
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撫其
官職使女艾諜澆使季杼誘豷遂滅過戈復禹之
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今吳不如過而越大於少
康或將豐之不亦難乎句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

人親不棄勞與我同壤而世為仇讎於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而長寇讎後雖悔之不可食已姬之衰也日可俟也介在蠻夷而長寇讎以是求伯必不行矣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為沼乎三月乃與越平十二年夫差將伐齊句踐率其衆以朝王及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唯子胥懼曰是豢吳也夫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於我夫其柔服求濟其欲也不如早從事焉得志於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越不為沼吳其泯矣使醫除

疾而曰必遺類焉未之有也盤庚之誥曰其有顛越不恭則劓殄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邑是商所以興也今君易之將以求大不亦難乎弗聽使於齊屬其子於鮑氏為王孫氏太宰嚭素惡子胥因讒之王曰子胥為人剛暴少恩猜賊王不可不備焉臣聞其使齊也乃屬其子於鮑氏夫為人臣內不得意外倚諸侯自以為先王之謀臣今不見用居常鞅鞅願王早圖之王曰微子之言吾亦疑之乃使使賜子胥屬鏤之劍曰子以此死子胥仰天歎曰嗟乎讒臣嚭將為亂矣王乃反誅我我令若父霸自若未立時諸公子爭立我以死爭之於先王幾不得立若既得立欲分吳國半予我我顧不敢望也然今聽諛臣之言以殺長者乃告其舍人曰必樹吾墓上以梓令可為器而抉吾眼懸吳東門之上以觀越人之入滅吳也乃自剄死王聞之大怒取子胥尸盛以鴟夷革浮之江中吳人憐之其後越竟滅吳吳王縊將死曰使死者無知則已若其有知吾何面目以見子胥乎

潛菴子曰古人有言殺人之父者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者人亦殺其兄楚平聽讒而殺伍奢父子

負也為其子弟詎能恝然忘情至逃別國以圖謀鞭死人以雪憤斯得復讎之義矣使事成身隱寧召屬鏤之賜乎奈何戀荒君不去懷忠隨佞悲夫

蹶由

蹶由吳王夷末弟也夷末七年楚靈王以諸侯及東夷伐吳以報棘櫟麻之役遠射以繁揚之師會於夏汭越大夫常壽過帥師會楚子于瑣聞吳師出遠啟彊帥師從之遽不設備吳人敗諸鵲岸楚子以馹至于羅汭吳乃使蹶由犒師楚人執之將以釁鼓楚王使問曰女卜來吉乎對曰吉寡君聞

君將治兵於敝邑卜之以守龜曰余亟使人犒師請行以觀王怒之疾徐而爲之備尚克知之龜兆告吉曰克可知也君若驩焉好逆使臣滋敝邑休殆而忘其死亡無日矣今君奮焉震電馮怒虐執使臣將以釁鼓則吳知所備矣敝邑雖羸若早修完其可以息師難易有備可謂吉矣且吳社稷是卜豈爲一人使臣獲釁軍鼓而敝邑知備以禦不虞其爲吉孰大焉國之守龜其何事不卜一臧一否其誰能常之城濮之兆其報在邲今此行也其庸有報志乃弗殺楚師濟於羅汭及汝清吳不可入遂觀兵於坻箕之山以蹶由歸至楚平六年令尹子瑕言蹶由於王曰彼何罪諺所謂室於怒市於色者楚之謂矣舍前之忿可也乃釋蹶由歸吳

潛菴子曰古治軍旅有人不但知坐作擊刺之法而已雖出犒軍亦藉應對吉凶禍福係於一言其言善排難解紛否則身僇國辱應在俄頃言之不可妄也如是若蹶由者其長於應對者矣抑亦見楚平能容善言也

春秋諸名臣傳卷之十二

春秋諸名臣傳目錄卷之十三

陳蔡曹虞

右陳蔡曹虞臣五人

二泉山人論曰一國以一人重以一人輕是故蔡有季而國知謚曹有欣時而國知節陳有冶虞有之奇而國知諫不然雖多奚爲

春秋諸名臣傳卷之十三

句吳後學潛菴姚　咨　纂補

門人安紹芳　校梓

陳蔡曹虞

公子完

陳完字敬仲陳厲公之子嬀姓舜之後自胡公始受封侯爵宣公二十一年殺其太子御寇故敬仲奔齊齊侯賢敬仲使爲卿辭曰羇旅之臣幸若獲宥及於寛政赦其不閑於教訓而免於罪戾弛於負擔君之惠也所獲多矣敢辱高位以速官謗請

以死告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使爲工正飲桓公酒樂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君子曰酒以成禮不繼以淫義也以君成禮弗納於淫仁也初陳大夫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謂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有嬀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厲公生敬仲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遇觀之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

其身在其子孫光遠而自他有耀者也坤土也巽風也乾天也風爲天於土上山也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於是乎居土上故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庭實旅百奉之以玉帛天地之美具焉故曰利用賓于王猶有觀焉故曰其在後乎風行而著於土故曰其在異國乎若在異國必姜姓也姜大嶽之後也山嶽則配天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及陳之初亡也陳桓子無宇乃敬仲五世孫始大於齊其後亡也楚復滅陳成子得政成子名恒敬仲八世孫

潛菴子曰余嘗讀魯論至夫子在齊聞韶廼謂韶舜樂也齊烏得有之及觀左氏始知敬仲奔齊而韶在焉蓋敬仲賢公子也辭高位辭長飲不賢而能若是乎雖齊桓管仲猶不深慮宜乎陳氏克昌厥後也吁重華之風遐哉

洩冶

洩冶陳大夫氏族莫辯靈公十四年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御叔之妻夏姬皆衷其衵服以戲於朝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且聞不令君其納之公曰吾能改矣旣而其行益甚洩冶退而告人

曰陳其亡矣吾驟諫君君不吾聽而愈失威儀夫上之化下猶風靡草東風則草靡而西西風則草靡而東在風所由而草為之靡是故人君之動不可不慎也今君不是之慎而縱恣焉不亡必弒靈公聞之以洩冶為妖言而殺之後果弒於徵舒

潛菴子曰陳靈公不君君臣宣淫洩冶不忍陳之淪亡驟言進諫公既逆耳而又告諸二子二子怒誣以妖言而殺之故夫子引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洩冶之謂乎葢傷洩冶不能紬繹詩義所以見殺也哀哉

蔡季

蔡季桓侯之弟也蔡本姬姓侯爵蔡叔之子蔡仲率德改行成王復封于蔡傳世十三至宣公三十五年公卒子桓侯封人立立二十年而卒封人無子蔡季當立封人初意立其子獻舞而疾季季辟而之陳為陳所納封人卒蔡人召季于陳歸反奔喪而獻舞立矣思慕三年卒無怨心內得國人之望外有諸侯之助故書字以善得衆稱歸以明外納而桓侯之卒季請謚焉則其賢可知矣

潛菴子曰春秋諸侯之死或謀殺或奪正比比皆然季獨智足以與權而不亂力足以得國而不居遠而不携邇而不迫且去國辟位奔歸終喪而陛文通云入繼之美者莫過於蔡季趙子常亦以歸國厚於先君嘉之但季卒葬與獻舞得立始末不見於經姑闕佚攷

子臧

子臧名欣時姬姓周文王子振鐸封于曹子臧宣公之庶子振鐸裔孫也宣公會晉伐秦卒於師曹人乃使公子負芻守使子臧逆宣公之喪秋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是為成公諸侯不義負芻皆請討之晉人以其伐秦從役之勞請俟他年冬宣公既葬子臧將亡國人亦相率從子臧以行成公懼自告其罪且請留焉於是子臧乃反而致其邑明年成公會諸侯同盟于戚晉侯執之歸諸京師諸侯皆賢子臧請于晉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辭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為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三年曹人請于晉曰自我先君宣公即世國人曰若之何憂猶未弭而又討我寡君以亡曹國社稷之鎮公子是大泯曹也先君無乃有罪乎若有罪則君列諸

會矣君惟不遺德刑以伯諸侯豈獨遺諸敝邑敢私布之於是晉侯謂曹人曰苟子臧反吾歸而君子臧不得已乃復歸于曹以待晉命既而晉人復請于周以反成公子臧於是盡致其邑與卿而終身不仕子名會悼公二年會以事忤公遂出次於鄭以待公命公久而不召遂自鄭出奔宋故春秋書曰曹公孫會自鄭出奔宋所以表其賢者之後而能盡去國之禮也

潛菴子曰子臧善守志而辭國非好名也故君出非其過君入非其功在絜其身而已矣後季札辭國亦曰願效子臧之節其高風清操當時師之後世仰之至于今不衰非賢而能若是乎而况心一道同者乎

宮之奇

宮之奇虞大夫也晉獻公在位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對曰宮之奇之為人也懦而不能強諫且少長於君君暱之雖諫將不聽乃使荀息假道於虞曰冀為不道入自顛軨伐鄍三門冀之既病則亦惟君故今虢為不道保於逆旅以侵敝邑之南鄙敢請假道以請罪於虢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夏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以還又三年晉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公復許之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一之謂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泰伯虞仲太王之昭也太伯不從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為文王卿士勲在王室藏於盟府將虢是滅何愛於虞且虞能親於桓莊乎其愛之也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為戮不惟偪乎親以寵偪猶尚害之况以國乎公曰吾享祀豐絜神必據我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繄物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馮依將在德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弗聽宮之奇遂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冬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師還館於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而修虞祀

以歸其職貢於王

潛菴子曰虞公棄義趨利瀆貨無厭其亡國敗家也必矣雖宮之奇兩諫而皆不聽誠如荀人所料獨夫首惡自貽伊戚奈之何哉

春秋名臣傳十三卷

先達文莊邵公手編也甫脫藁而公已捐館後竟遺亡不知所在吾師潛菴姚先生得其目錄小論因補輯摭群書循例立傳幽顯闡微提綱挈要旨乎始成一家之言後先距左紀述作經一信成編纂之秘而名臣之賢能皆開相[illegible]皆成於班固長統昌言續於荀悅大[illegible]之上風有實觀神物之歸天定數也豈偶然哉皆成而

先生猶十襲珍藏以予爲門下士因授卒業乎因請付之梓梓成復俾系一言於末以見先生命續文者之心也云　隆慶辛未七月門人[illegible]頓首書

春秋名臣傳卷之十三終

春秋名臣傳十三卷浙江汪啓淑家藏本

明姚咨撰咨字舜咨無錫人初其邑人邵寶爲是書未畢咨續成之始於周之辛伯迄於虞之宮之奇凡一百四十八人傳末各附以小讚大旨與宋王當春秋列國臣傳相出入而其義例乃譏當書用魯史編年之非然既標以春秋則自應用春秋之年月若各從列國轉致錯互難明以是議當未允也

戰國人才言行録目録

卷之一

卷之二

卷之三

卷之四

卷之五

卷之六

戰國人才言行錄目錄畢

戰國人才言行錄卷之一

無錫秦瀹編輯

魏文侯世家　趙烈侯世家　韓景侯世家

魏文侯世家

文侯名斯畢公高之後也畢公高與周同姓武王之伐紂而高封於畢於是為畢姓其後絕封為庶人或在中國或在夷狄其苗裔曰畢萬事晉獻公為戎右以伐霍耿魏滅之獻公以魏封畢萬為大夫獻公卒晉亂畢萬之世彌大從其國名為魏氏生武子々々生悼子々々生魏絳々々謚昭子々々生魏嬴々々生獻子々々生侈々々孫曰桓子與韓趙共伐滅智伯分其地桓子之

孫即文侯也自桓子以上皆在春秋時別有錄故不載文侯六年城少梁十三年使子擊圍繁龐出其民十六年伐秦築臨晉元里十七年伐中山使子擊守之趙倉唐傳之二十二年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也始受周命與趙韓列為諸侯受子夏經藝客段干木過其廬未嘗不軾也與虞人期獵于野會天雨且與群臣飲酒樂群臣勸勿往文侯曰吾與之期々不可失乃往身自罷之魏於是乎始強秦嘗欲伐魏或曰魏君賢人是禮國人稱仁上下和合未可圖也文侯由是得譽於諸侯韓借師伐趙文侯曰寡人與趙兄弟也不敢從趙借師伐韓對亦如之二國不得兵怒而反已乃知文侯以媾於己也皆朝魏而魏始大於三晉文侯問於群臣曰我何如主皆曰仁君任座獨曰否文侯怒已乃聞翟璜之言以座為上客語在任座傳任西門豹為鄴令而河內稱治語在西門豹傳文侯卜相於李克以魏成為相語在李克傳文侯與田子方論樂子方曰君明樂官不明樂音文侯曰善敬聞命語在田子方傳三十八年文侯卒子武侯立

武侯名擊即子擊也始為太子時道逢子方々々不為禮武侯怒已乃聞貧賤驕人之論遜謝之語在田子方傳武侯十一年與韓趙三分晉地滅其後武侯與諸大夫浮西河稱河山之險吳起曰在德不在險語在吳起傳十六年武侯卒子惠王立

惠王名罃初武侯不立太子武侯卒惠王與公中緩爭立國內

亂韓趙幷兵伐魏戰于濁澤魏氏大敗趙人曰除魏君立公中緩割地而退我且利韓人曰殺魏君人必曰暴割地而退人必曰貪不如兩分之魏分為兩不強於宋衛則我終無魏患矣趙人不聽韓人不悅乃以其少卒夜去惠王所以身不死國不分者二家謀不和也若從一家之謀則魏必分矣公叔座為魏將而與韓趙戰澮北禽趙將樂祚王賞之田辭王曰公叔豈非長者哉益與之田語在公叔座傳公叔座病王問之座薦衛鞅王非應座即請殺之王又不聽語人曰公叔不亦悖乎後鞅為秦將伐魏虜公子卬王乃悔不用公叔之言語亦在公叔座傳王與齊威王會田于郊誇耶乘之珠威王曰吾所寶者四賢王有

慚色語在齊世家魯衛宋鄭來朝王觴諸侯于范臺酒酣請魯
君舉觴魯君興避席擇言曰昔者帝女令儀狄作酒而美進之
禹〻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絶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
齊桓公夜半不嗛易牙乃煎熬燔炙和調五味而進之桓公食
之而飽至旦不覺曰後世必有以味亡其國者晉文公得南之
威三日不聽朝遂推南之威而遠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其國
者楚王登強臺而望崩山左江而右湖以臨彷徨其樂忘死遂
盟強臺而弗登曰後世必有以高臺陂池亡其國者今主君之
尊夷狄之酒也主君之味易牙之調也左白台而右閭須南威
之美也前夾林而後蘭臺強臺之樂也有一於此足以亡國今

主君兼此四者可無戒與王稱善相屬王獻河西地于秦徙都
大梁國號曰梁王伐韓齊救之齊魏戰于馬陵齊大勝魏殺太
子申王召惠施而告之欲悉兵攻齊已乃聞惠施之言更朝於
齊使楚趙怒齊而攻之語在惠施傳王卑禮厚幣以招賢者孟
子至自鄒王以其言迂濶不用語在孟子傳王與齊宣王會于
徐州以相王蘇秦說王與六國合從未幾復從秦伐趙從約遂
解語在蘇秦傳秦相張儀免出相魏欲令王先事秦王不聽秦
伐取曲沃平周五十二年王卒子襄王立
襄王名赫王葬惠王有日大雪至於牛目駕車用牛故以及其目為
壞城郭且為棧道而葬群臣多諫不聽已又聞惠施之言廼
期更日語在惠施傳孟子見王出而語人有不似人君之語蘇
秦說王合從〻〻之語在蘇秦傳張儀說王倍從事秦王從之因
儀請成於秦語在張儀傳後儀與秦武王有隙復出相王三十
九年王卒子昭王立
昭王時秦使趙攻魏王謂趙王曰晉人欲亡虞而先伐虢反而
取虞故春秋書之以罪虞公魏者趙之虢也趙者魏之虞也聽
秦而攻魏者虞之為也願王之熟計之也秦伐魏王夜見孟嘗
君約車百乘使〻燕趙〻〻皆以兵從秦大恐割地請講於王
十九年王卒子安釐王立
安釐王使晉鄙救趙復畏晉令鄙壁鄴公子無忌矯奪鄙兵以

救趙〻得全無忌因留趙秦伐魏王使人請無忌於趙無忌還
自趙王持之而泣以為上將軍遂帥五國師敗秦師于河外語
在公子無忌傳三十四年王卒子景湣王立景湣王卒子王假
立秦滅之以為郡縣

趙烈侯世家

烈侯名籍其先與秦共祖曰蜚廉〻〻有子二人長曰惡來其
後為秦次曰季勝其後為趙季勝生孟增〻〻生衡父〻〻生
造父〻〻為周穆王御西巡狩見西王母樂之忘歸而徐偃王
反穆王日馳千里馬攻徐偃王大破之乃賜造父以趙城由此
為趙氏自造父已下六世至奄父〻〻生叔帶〻〻以幽王無

道去周如晋始建趙氏于晋五世而生趙夙晋献公封之耿夙生共孟〻〻生趙衰〻〻生盾〻〻生朔屠岸賈殺之滅其族朔婦走匿生男趙武程嬰公孫杵臼保之續趙宗武生景叔〻〻生鞅〻〻諡簡子自簡子已上皆春秋時人別有録簡子生二子長曰伯魯次曰無恤〻〻毋賤翟婢也而姑布子卿見簡子〻〻使相其子相無恤大貴簡子乃告其子曰吾蔵寳符於上先得者賞乃皆馳之常山上無卹還曰已得符矣簡子曰奏之毋卹曰從常山上臨代〻〻可取也簡子於是知無恤果賢因書訓戒之辭為二簡以授二子曰謹識之三年而問之無恤誦其辭甚習出簡袖中伯魯不能舉一辭并失其簡〻〻子乃以無恤為

後簡子謂無卹曰晋国有難毋以晋陽為遠必尹鐸為少必以為歸智伯求地於無卹〻〻不予智伯帥韓魏之甲以攻之無卹乃走晋陽令張孟談說韓魏反智伯遂滅智伯語在智伯傳無卹卒諡曰襄子〻〻有子五人不肯置後立兄伯魯之孫浣為後浣諡獻子〻〻即烈侯父也烈侯已上世事皆治烈侯乃與韓魏皆相立為諸侯烈侯好音欲賜歌者田巳乃悅相国所擧士歌者田遂止不賜語在相国公仲連傳烈侯九年卒三傳至成侯

成侯名種與韓懿侯共攻魏獻殺魏惠王立其弟公中緩而割其地韓侯不聽乃皆解而歸成侯二十五年卒子肅侯立

肅侯聞蘇秦言合從之利資秦車馬使說燕韓齊楚魏皆許之未幾秦欺齊魏伐趙肅侯讓秦〻〻恐請使燕必報齊秦去趙而從約遂解語在蘇秦傳肅侯嘗遊大陵出於鹿門闕大戊午諫曰農事方殷乃下車謝之肅侯卒子武靈王立

武靈王少未能聽政置博聞師及左右司過各三人先問先王貴臣肥義加其秩国三老年八十月致其礼五国相王〻〻獨否曰無其實敢處其名乎令国人謂巳曰君王夢見處女鼓琴而歌詩曰美人熒〻兮顏若苕之榮命乎〻〻曾無我嬴異日王飲酒樂數言所夢想見其狀吳廣聞之因夫人而内其女娃嬴孟姚也孟姚甚有寵於王是為惠后張儀說王約秦為兄弟之

国王許之王平晝閒居肥義侍坐曰王念簡襄之迹計胡狄之利乎王曰有高世之功者必負遺俗之累有獨智之慮者必被庶人之怨今吾将胡服騎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議寡人矣義曰疑事無成王無顧天下之議矣王曰狂夫之樂智者哀焉愚者之笑賢者戚焉雖驅世以笑我胡地中山我必有之遂胡服騎射公子成不肯王曰家聽於親国聽於君古今之公行也子不反親臣不逆君兄弟之通義也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叔不服吾恐天下議之也制国有常利民為本從政有經令行為上故願慕公叔之義以成胡服之功公子成聽命乃賜胡服以朝遂畧中山及胡地遣使約五国并致胡兵遂伐取中山數邑中山復

獻叩邑以和王廢太子章立王子何以為王以肥義為相國是
為恵文王ヒヒヒ恵后呉娃子也武靈王自號為主父ヒヒ欲
令子主治國而身胡服将士大夫北畧胡地而欲從雲中九原
直南襲秦於是詐為使者入秦ヒ昭王不知已而怪其状甚偉
非人臣之度使人逐之而主父馳已脫關矣審問之乃主父也
秦人大驚主父所以入秦者欲自畧地形因觀秦王之為人也
主父滅中山歸行賞大赦恵文王朝群臣主父從旁觀窺群臣
宗室之禮見長子章傫然也反北面為臣詘於其弟心憐之於
是欲分趙而王章於代計未決主父及王游沙丘宮公子章即
以其徒與田不禮作亂詐以主父令召王及肥義ヒ先入殺之

公子成與李兌起兵距難公子章走主父ヒヒ開之成兌因圍
主父宮章死成兌謀曰以章故圍主父即解兵吾屬無噍矣遂
圍主父令宮中人後出者死主父餓死宮中

恵文王會秦王于澠池秦王請王鼓瑟王鼓之王從者相如亦
請秦王擊缶秦王不得已為一擊而罷王卒子孝成王立

孝成王名丹王新立太后用事秦急攻之趙人求救於齊ヒ曰
必以長安君為質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強諫不能得左師觸
龍見而諷之太后乃以長安君為質ヒ師乃出語在左師觸龍傳
王夢衣偏裻之衣乘飛龍上天不至而墜見金玉之積如山明
日王召筮史敢占之曰衣偏裻者殘也乘飛龍上天不至而墜
者有氣而無實也見金玉之積如山者憂也後三日韓氏上黨
守馮亭入上黨於趙王受之遂有長平之禍語在馮亭傳中王
卒子悼襄王立

悼襄王名偃王生公子嘉後又娶倡女嬖之生子遷乃廢嘉而
立之王卒子遷嗣

幽繆王遷素以無行聞於国秦滅之先是趙大飢民謡言曰趙
為號秦為笑以為不信視地之生毛王不戒誅其良將李牧用
郭開身虜国亡

韓景侯世家

韓之先與周同姓ヒ姫氏其後苗裔事晉得封於韓原曰韓武
子ヒヒ後三世有韓厥從封姓為韓氏諡獻子ヒヒ生宣子ヒ
ヒ生貞子ヒヒ生簡子ヒヒ生莊子ヒヒ生康子ヒヒ與趙魏
共滅智伯康子卒子武子代武子ヒ即景侯也景侯名虔與趙
魏俱受周命列為諸侯景侯卒子列侯立

列侯在位盗殺其相俠累列侯卒再傳為哀侯

哀侯相韓廆而愛嚴遂ヒヒ刺廆并中哀侯ヒヒ卒子懿侯立

懿侯用公孫頎計與趙成侯合兵伐魏大破其兵成侯欲殺魏
恵王而立公中緩因割地而退懿侯曰殺魏君暴也割地貪也
不如兩分之魏分為兩則弱ヒ則我無魏患矣成侯不聽乃皆
解師而歸懿侯卒子昭侯立

昭侯以申不害為相国内治申子請仕其従兄昭侯不許申子有怨色昭侯曰非所謂學於子者耶今將聽子之謁而廢子之道乎已其行子之術而廢子之請乎子嘗教寡人修功勞視次第今有所私請將奚從乎昭侯有敝袴命藏之侍者曰君亦不仁矣不賜左右而藏之昭侯曰明主愛一嚬一笑敝袴豈特此哉吾必待有功者昭侯作高門時天旱屈宜臼曰時絀舉贏君必不出此門々々成而昭侯卒子宣恵王立

宣恵王欲兩用公仲公叔為政繆留危言而止秦韓戰于濁澤王急用公仲計將講於秦楚王聞之大恐用陳軫計偽徵師徒若將救韓者王信之大設遂不講於秦々大怒興師與韓師戰

于岸門楚救不至韓師大敗王卒子襄王立

襄王名倉張儀說王事秦々王曰客幸而教之請比郡縣築帝宮祠春秋稱東藩效宜陽王卒再傳至桓恵王

桓恵王入朝于秦々昭襄王薨王衰絰入弔祠王欲疲秦使無東伐乃使鄭工爲間於秦鑿涇水爲渠而秦因此益富強王卒子王安立

王安五年秦急攻韓々使韓非使秦々留非因殺之秦虜王安盡入其地爲潁川郡韓遂亡

戰國人才言行録卷之一

戰國人才言行録卷之二

無錫秦瀹編輯

齊威王世家　楚肅王世家　燕文公世家

齊威王世家

威王號田齊陳公子完之後也完奔齊以陳氏爲田氏爲齊工正卒謚敬仲々々生穉孟夷々々生湣孟莊々々生文子須無々々生桓子無宇々々生釐子乞々事齊景公爲大夫厚施於民得齊衆心乞生成子常々弒齊簡公常生襄子盤々生莊子白々生太公和々遷齊康公於海上和求爲諸侯周天子許之自和以上別有録和生子即威王々即位以來不治委政

卿大夫九年之間諸侯並伐國人不治於是威王召即墨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毀言日至然吾使人視汝田野闢人民給官無留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譽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守阿譽言日聞然使々視阿田野不闢民貧苦昔日趙攻甄子弗能救衛取薛陵子弗知是子厚吾左右以求助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遂起兵西擊趙魏々々皆敗地以和於是國人震懼人々不敢飾非務盡其情齊國大治諸侯聞之莫敢致兵於齊是時天下莫朝周而王獨朝之天下以此賢王々與魏恵王會田于郊恵王自多照乘之珠問齊國之宝王曰寡人之寶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則楚人

不敢爲寇東取泗上十二諸侯皆来朝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則
趙人不敢東漁于河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
祭西門徙而從者七十餘家有種首者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
此四臣者将以照千里豈特十二乗哉忌王慚不懌而去鄒忌
子見王諷王以一身之蔽語在鄒忌傳王乃下令群臣吏民能
面刺寡人之過者受上賞上書諫寡人者受中賞能謗譏於市
朝聞寡人之耳者受下賞令初下群臣進諫門庭若市数月之
後時ヒ而間進暮年之後雖欲言無可進者燕趙韓魏聞之皆
朝於齊此所謂戰勝於朝廷也威王卒子宣王立
宣王名辟彊魏攻韓ヒ求救於齊王使田嬰救韓趙魏大敗之

馬陵殺其将龐涓虜魏太子申其後三晉之王皆因田嬰朝齊
王於博望盟而去王喜文學游說之士自如騶衍淳于髡田駢
接子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爲上大夫不治而議
論是以稷下學士復盛且數百千人蘇秦說王合從王許之淳
于髡一日而見七人於王ヒ曰寡人聞千里而一士是比肩而
立百世而一聖若隨踵而至也今子一朝而見七士則士不亦
衆乎髡曰不然夫鳥同翼者而聚居獸同足者而俱今求柴胡
桔梗於沮澤則累世不得一焉及至睪黍梁父之陰則郄車而
載耳夫物各有疇今髡賢者之疇也王求士於髡若挹水於河
而取火於燧也將復見之豈特七士也王斗見王言王不好士

王謝之於是舉士五人齊國大治王卒子湣王立
湣王受秦使将稱帝蘇代以爲不可王從之稱帝二日而去之
王滅宋遂欲并周室爲天子泗上諸侯鄒魯之君皆稱臣王驕
傲殺諫臣狐咺陳舉燕人合秦楚三晉師来伐王遂入臨淄王
出亡之衛ヒ君辟宮舍之稱臣而共具王不遜衛人侵之王去
走鄒魯有驕色鄒魯君弗納遂走莒楚使淖齒将兵救齊因相
齊淖齒遂殺王而與燕共分齊之侵地王既遇害齊人乃立王
子法章是爲襄王
襄王名法章初湣王遇害王變名姓爲莒太史敫家庸敫女奇
王狀貌憐而竊衣食之因與私通齊亡臣相聚求王立之於莒

王既立即立敫女爲后田單以即墨攻破燕軍迎王入臨淄莒
復齊故地王封單爲安平君王卒子建立
王建立國事皆决於母君王后ヒヒヒ事秦謹與諸侯信以故
四十餘年不受兵秦遣使者遺君王后玉連環曰齊多智能解
此環否君王后以示群臣ヒヒ不知解君王后引錐ヒ破之謝
秦使曰謹以解矣君王后病且卒誡建曰群臣之可用者某建
取筆牘受言君王后曰忘矣君王后死后勝相齊多受秦間金
勸王朝秦不修攻戰之具不助五国攻秦ヒ滅五國乃襲齊下
建出降秦處之共松栢之間餓而死於是齊爲之歌曰松耶栢
耶住建共者客耶疾建用客之不詳也

楚肅王世家

楚之先出自帝高陽々々孫卷章々々生吴回々々生陸終々々生季連々々生附沮々々生穴熊其後微弗能紀其世周文王時季連之苗裔曰鬻熊事文王早卒子曰熊麗々々生熊狂々々生熊繹成王封之楚姓芈氏居丹陽熊繹生熊艾々生黙々生勝々以弟楊爲後楊生渠々生摯紅々々弟延弑而代之延生勇々卒弟嚴爲後嚴子伯霜々々卒弟季狥立狥生咢々生儀是爲若敖々々生坎々生蚡冒々々卒弟通弑其子而代立是爲楚武王々々子文王々々子成王々々子弑其父而自立是爲穆王々々子莊王々々子共王々々子康王々々弟圍

弑康王子而自立是爲靈王々々死於亂弟平王立平王子昭王々々子惠王々々子簡王々々子聲王々々子悼王自悼王已上別有録悼王卒大臣作亂攻吴起射中王尸子肅王立討爲亂者七十餘家盡誅之肅王卒後三世而有懷王

懷王名熊槐蘇秦約從山東六國共攻秦王爲從長至函谷關秦兵出六國兵皆引而歸秦欲伐齊而患王與從親乃宣言張儀免相使南見王曰王閉關絶齊秦請獻商於之地方六百里王大悦乃置相璽於儀群臣皆賀陳軫獨弔王不聽使人從儀入秦受地儀至秦佯墮車稱病不出三月王曰儀以吾絶齊尚薄耶乃使勇士宋遺北辱齊王々々大怒折楚符而合於秦々齊交合儀乃起朝謂楚使曰子何不受地從某至某廣袤六里楚使歸報王大怒興師伐秦々大敗之後秦復使々約與楚親分漢中之半以和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々聞請於秦王遂之楚王不見因而囚之將殺之儀私於靳尚々爲請於王又令夫人鄭袖言之王乃釋儀秦昭王遺王書願會武關約結盟王欲往恐見欺無往恐秦怒王稚子々蘭勸王行於是往會秦昭王々々詐令一將軍伏兵武關號爲秦王々至則閉武關遂與西至咸陽朝章臺如藩臣禮因要割巫黔中郡王不許秦留之楚人立王太子横王亡逃歸秦覺之遮楚道王恐走趙々不内欲走魏秦追至乃復入秦發病死秦歸其喪国人皆憐之如悲親戚

頃襄王名横秦遺王書言且率諸侯伐楚王患之與秦平迎婦於秦々楚嘗爲好會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歸鴈之上者王召而問之對曰小臣之好射鶀鴈羅鸗小矢之發也何足爲大王道也且稱楚之大因大王之賢所弋非直此也昔者三王以弋道德五霸以弋戰国故秦魏燕趙者鶀鴈也齊魯韓衛者青首也鄒費郯邳者羅鸗也外其餘則不足射者王何不以聖人爲弓勇士爲繳時張而射之此六雙者可得而囊載也其樂非特朝夕其獲非特鳧鴈也故曰秦爲大鳥負海内而處東面而立左臂據趙之西南右臂附楚鄢郢膺擊韓魏垂頭中國處既

形便勢有地利奮翼鼓翅方三千里則秦未可得獨招而夜射也欲以激怒襄王故對以此言王因召與語遂言曰先王為秦所欺而客死於外怨莫大焉匹夫有怨尚有報萬乘白公子胥是也楚地五千里帶甲百萬猶足踊躍中野也而坐受困臣竊為大王弗取也於是王遣使諸侯復為從欲以伐秦〻聞之伐楚王欲與齊韓連和伐秦因欲圖周〻王使武公諭王〻計輟不行秦將白起伐楚拔郢燒先王墓夷陵王兵敗東北保於陳城秦拔巫黔中郡王收兵復取秦所拔江旁五邑以為郡王卒子考烈王立

考烈王名熊元王為太子時質于秦以黄歇計得歸〻而父頃

襄王卒乃代立王遷魯于莒而取其地巳乃遂滅之以其君為家人諸侯合從伐秦王為從長取壽陵至函谷秦師出王及諸國師皆敗走王無子春申君患之求婦人宜子者進之甚衆卒無子李園持其女弟欲進於王先献於春申君既有身園乃使其女弟自言於春申君而内於王所王幸之遂生子男立為太子語在春申君傳王卒後子幽王哀王〻負芻相繼立至負芻而秦滅楚名為楚郡云

燕文公世家

燕文公召公奭之後與周同姓〻姬氏自召公巳下十世至釐侯當周宣王之時又四世為繆侯當魯隱公之時〻三世為莊公當齊桓公始霸之時與宋衛共伐周公復修召公之法傳子襄公當晉文公主霸之時自襄公後又十六世為釐公〻〻時三晉列為諸侯釐公卒桓公立桓公卒文公立自桓公巳上別有録故不詳文公時蘇秦將為從来見文公〻〻予車馬金帛以至趙〻肅侯用之曰約六國為從長秦恵王以其女為燕太子婦文公卒太子立是為易王

易王時蘇秦使齊返人有悪之於王者曰是天下不信人也秦謂王曰臣之不信是足下之福也使臣信如尾生廉如伯夷孝如曾參三者天下之高行也而豈以事足下乎夫孝如曾參義不離親一夕宿於外足下安得使之〻齊廉如伯夷不取素飧

汙武王之義而不臣餓死於首陽何肯歩行數千里而事弱燕之危主乎信如尾生期而不来抱梁柱而死信至如此何肯揚燕秦之威於齊而取大功哉且臣所謂以忠信得罪於君者也王曰夫忠信何得罪之有也秦曰臣鄰家有遠爲吏者其妻私人其夫且歸爲藥酒以待之夫至妻使妾奉巵酒進之妾知其爲藥酒也進之則殺主父言之則逐主母乃佯僵棄酒主父大怒而笞之妾之棄酒上以活主父下以存主母然不免於笞此以忠信得罪者也臣之事不幸適類此秦與文公夫人私通懼誅乃說王使齊為反間欲以亂齊王許之王卒子噲立

燕王噲立子之相貴重主斷蘇代為齊使於燕〻王問曰齊王

覇乎代曰必王曰何也曰不信其臣代欲燕王以尊寵子之
也於是燕王大信子之〻〻因遺鹿毛壽百金而聽其所使鹿毛壽曰
人謂堯賢以其讓天下於許由王不如以國讓子之是王與堯
同行也王因屬國於子之〻〻大重或曰禹薦益而以啓人爲
吏及老而以啓爲不足任乎天下傳之於益已而啓與交黨攻
益奪之天下謂禹名傳天下於益而實令啓自取之今王屬國
於子之而吏無非太子人者是名屬子之而實太子用事也王
因收印自三百石吏已上而效之子之〻〻南面行王事而噲
老不聽政顧爲臣三年國内大亂百姓恫恐將軍市被與太子
平謀將攻子之齊湣王因令人謂太子願擧兵助之市被攻子

之不克反攻太子被死以徇因構難數月死者數萬衆因伐之
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噲死子之亡燕人共立太子平爲王
昭王名平於破燕之後即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謂郭隗曰孤
願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王之恥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隗曰
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王爲隗改築宮而師事之樂毅自魏往
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趨燕王弔死問孤與百姓同甘
苦燕國殷富士卒樂軼輕戰於是遂以樂毅爲上將軍與秦楚
三晉合謀以伐齊〻兵敗齊湣王出亡於外燕兵獨追北入至
臨淄齊城之不下者獨惟聊莒即墨其餘皆屬燕有讒樂毅者
王斬之使〻立毅爲齊王〻卒子惠王立

惠王爲太子時與樂毅有隙及即位疑毅使騎劫代將樂毅亡
走趙齊田單以即墨擊敗燕軍劫死燕兵引歸齊復悉得其故
城王卒後三傳爲今王喜
今王喜命栗腹約驩趙還曰趙壯者死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
王問樂間〻曰趙四戰之國其民習兵不可伐王曰吾以五伐
一何如曰不可王大怒左右皆以爲可遂起六十萬攻趙令栗
腹將四十萬攻鄗慶秦將二十萬攻代將渠引王綬止之王以
足蹴之將渠泣曰臣非自爲〻大王也趙使廉頗擊破栗腹虜
樂乘擊破慶秦軍樂間奔趙廉頗遂圍燕人請和趙人曰必令
將渠處和王乃相將渠以處和王遺樂間書曰寡人不佞不能

奉順君意故君捐國而去則寡人之不肖明矣語曰仁不輕絶
智不輕怨君之於先王也世之所明知也寡人望有非則君掩
蓋之不虞君之明罪之也望有過則君教誨之不虞君之明棄
之也語曰厚者不毀人以自益仁者不危人以要名故掩人之
邪者厚人之行也救人之過者仁者之道也世有掩寡人之邪
救寡人之過非君孰望之國之有封疆家之有垣墻所以合好
掩惡也室不能相和出語鄰家未爲通計也怨惡未見而明棄
之未爲盡厚也願君捐怨追惟先王復以教寡人間卒留趙不
報燕太子丹質秦亡歸見秦且滅六國兵已臨易水恐其禍至
燕患之謀於太傅鞫武〻曰秦未易圖也有間樊將軍亡秦之

燕太子客之武曰不可願太子急遣之入匈奴以滅口而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媾於單于然後乃可圖秦也丹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令人心惛然恐不能須也且非獨於此也樊將軍窮困歸丹々々終不以迫強秦之故而棄所哀憐之交置之匈奴也願太傅更慮之武乃薦田光先生光薦荊軻丹使軻持利匕首以獻燕督亢地圖及樊於期首為名襲刺秦王々々覺殺軻使將軍王翦擊燕々々王亡徙居遼東斬丹以獻於秦々々遂滅燕

戰國人才言行錄卷之二

戰國人才言行錄卷之三

無錫秦淦編輯

秦獻公世家　宋衛附

秦之先帝顓頊之苗裔孫曰女脩々々呑玄鳥卵而生大業々々生大費々々佐舜調馴鳥獸舜賜姓嬴氏大費生大廉々々玄孫曰中衍為帝太戊御中衍玄孫曰中潏生蜚廉々々生惡來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紂惡來生女防々々生旁皋々々生太乙々々生大駱々々生非子々々為周孝王主馬于汧渭之間馬大蕃息孝王封為附庸邑之秦使復續嬴氏號曰秦嬴々々生秦侯々々生公伯々々生秦仲々々死于戎長子莊公立莊公生襄公西戎攻周襄公將兵救周戰甚力有功封為諸侯生文公々々卒孫寧公立寧公生武公々々生德公々々生宣公々々卒立弟成公々々卒立弟繆公々々生康公々々生共公々々生桓公々々生景公々々生哀公々々卒孫惠公立惠公子悼公々々子厲共公々々子躁公々々卒立弟懷公々々卒孫靈公立靈公卒季父簡公立簡公卒子惠公立惠公卒子出子立々々二年庶長改迎靈公之子而立之是為獻公弒出子自出子已上別有錄周太史儋見獻公曰周故與秦合而別々々五百歲復合々々七十七歲而霸王出獻公敗三晉之師于石門周天子賀以黼黻之服獻公卒子孝公立

孝公恥不與中國會盟布惠振孤寡招戰士明功賞下令國中曰昔我穆公自岐雍之間脩德行武東平晉亂以河為界西霸戎翟廣地千里天子致伯諸侯畢賀為後世開業甚光美會往者厲躁簡公出子之不寧國家內憂未遑外事三晉攻奪我河西地諸侯卑秦醜莫大焉獻公即位鎮撫邊境徙治櫟陽且欲東伐復穆公之故地脩穆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於心賓客群臣有能出奇計強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於是衛鞅入秦與議國事大悅之遂變法脩刑內務耕稼外勸戰死之賞罰其事在商君語中乃徙都咸陽除井田開阡陌更賦法并諸小鄉聚集為大縣〻一令天子致伯諸侯畢賀孝公卒子

惠文君立

惠文君為太子時犯新禁衛鞅黥其師傅及即位秦宗室告鞅反遂車裂以徇蘇秦始將連衡說王并諸侯吞天下王曰毛羽不豐滿者不可以高飛文章也法令不成者不可以誅罰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政令不順者（逆人之心）不可以煩大臣（行之則逆人心故功）大臣今先生儼然不遠千里而庭教之願以異日秦乃去說山東六君入從親之謀蘇秦子曰秦欲以一人之智一諸侯〻〻不可一猶連鷄之不能俱止於棲亦明矣王卒子武王立

武王有力好以力戲力士多至大官王與孟說舉鼎絕臏（一作脈）而死無子異母弟昭襄王立

昭襄王名稷武王異母弟也武王死時王為質于燕〻人送歸得立王誘楚懷王于武關懷王客死于秦王歸其喪楚人憐之如悲親戚諸侯由是不直王〻又劫其子頃襄王與之和親王自稱西帝遣使立齊為東帝齊不受王亦去之王與趙王會澠池請趙王鼓瑟趙藺相如亦要王擊缶王一擊之不懌而罷王使人攻西周〻〻君走來自歸頓首受罪盡獻其邑三十六城口三萬後王取西周寶器九鼎遷西周君于𢠸狐之聚王郊見上帝于雍王卒子孝文王立

孝文王立脩先王功臣褒厚親戚赦罪人弛苑囿王服父昭襄王之喪三年除喪三日而卒太子莊襄王名異人呂不韋所謂

奇貨可居者嗣立世傳孝文王之卒不韋為之其或信然

莊襄王立滅東周莊襄王卒子政立即秦始皇帝呂不韋挾邯姬有孕獻之莊襄而生者也

宋景公世家

宋微子開之後微子卒弟微仲立自微仲後十傳為武公生女為魯惠公夫人生魯桓公武公卒子宣公立宣公以弟穆公為嗣而舍其子殤公穆公亦舍其子馮而立宣公子殤公為嗣華督弒殤公乃迎立宣公子馮是為莊公三傳為襄公嘗霸諸侯襄公七傳為景公〻〻名頭曼熒惑守心〻〻宋之分野也景公憂之司星子韋請移於相公曰相吾股肱也請移於民公曰君者

待民請移於歲公曰歲飢民困吾誰為君司星子曰天高聽卑
君有君人之言三熒惑宜有動於是候之果徙三度魏將伐趙
徵師于宋々使々者請於趙曰梁徵師敝邑々々不從則恐危
社稷從之則害趙國請得攻一城而留其日以待下吏之有係
趙王曰善公遂舉兵入趙境而圍一城梁王喜曰宋人助我矣
趙王亦曰宋人止於此矣兵退難解德施於梁而無怨於趙蓋
名有所加而實有所歸也景公卒四傳為宋王偃

宋王偃時有雀生鸇史占之曰吉小而生巨必霸天下王喜起
兵滅滕取薛攻楚魏兵取地數百里欲伯之速成射天笞地斬社
稷而焚滅之淫於酒色群臣諫者輒射之為長夜之飲於室中

室中之人呼萬歲堂上堂下之人應之門外之人亦應之國中
之人又無不應者號曰桀宋齊湣王伐之民散城不守走死溫
齊與楚魏三分其地而有之宋遂滅

衛成侯世家

衛康叔封之後自康叔封十傳為衛武公淇澳之詩美其德自
武公十四世為出公々々又七世為成侯々々名速自成侯以
上皆稱公至成侯始貶號曰侯衛有苟變者其材可將而為吏
賦於人食人二雞子成侯遂擯弗用子思告之亦弗聽也成侯
言計非是而群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曰衛之國事將日非矣
成侯猶不悛成侯卒子嗣君立

衛嗣君之世更貶號曰君嗣君好察微隱縣令有發褥而席弊
者賜之席令大驚以為神又使人過關市賂之以金召關市吏
問之曰有客過與汝金汝回遣之其人大恐嗣君有所愛泄姬
恐其因愛以壅已也尊魏妃以偶之又重如耳則貴薄疑以敵
之有胥靡亡之魏請以左氏城易之群臣諫曰以一城易一罪
人無乃不可乎嗣君曰治無小亂無大法不立誅不必雖十左
氏無益也法立誅必雖失十左氏何害卒易之嗣君卒後三世
至衛君角秦始皇滅之

戰國人才言行錄卷之三

戰國人才言行録卷之四

無錫秦鑰編輯

儒林列傳　忠義列傳

儒林列傳

卜子夏卽孔子弟子孔子卒隱居西河田子方段干木禽滑釐吳起之徒皆受業焉魏人薦之文侯文侯師事之子夏事多見於經傳故不悉載

田子方魏文侯時人文侯師事之一日飲酒而稱樂文侯曰鍾聲不比乎（比協也）左高（左方高之）子方笑文侯曰奚笑子方曰君明樂官不明樂音今君審於音臣恐聾於官也文侯曰善敬聞命

子擊出逢子方於朝下車趨謁子方子方不爲禮子擊怒曰富貴者驕人乎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亦貧賤者驕人耳夫諸侯而驕人則失其國大夫而驕人則失其家貧賤者行不合言不用則納履而去耳奈何其同之哉子擊不懌而去

段干木魏文侯時人文侯欲見之木以未仕也踰垣而走避之後文侯因魏成子得見於木遂師焉木事無可考故不詳

子思孔子之孫得道統之傳其學（本於曾子）具見於中庸孟子師事之問牧民之道何先子思曰先利之孟子曰君子亦仁義而已何必利子思曰仁義固所以利之也上不仁則下不得其所上不義則下樂爲詐此爲不利大矣故易曰利者義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子思言用人之道於衛侯曰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工不棄故聖人官人取其所長棄其所短今君以二卵棄干城之將殆不可使聞於鄰國也衛侯言計非是而群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曰以吾觀衛所謂君不君臣不臣者也子思年六十二嘗困于宋

孟子鄒人也受業子思之門得傳聖人之道游事齊宣梁惠之君所如皆不合喟然歎曰天未欲平治天下也乃與門人萬章之徒作孟子七篇言皆仁義

孔穿字子高孔子玄孫與公孫龍辨臧三耳龍辯甚析穿弗應平原君問之穿曰幾能令臧三耳矣然謂三耳甚難而實非謂

兩耳甚易而實是君將爲從乎平原君謂龍曰彼理勝於辭子辭勝於理終必受屈子勿與辨也（臧三耳如莊子雞三足之說雞本兩足必有運而行者故曰三足臧本兩耳必有聽者故曰三耳今穿著孔叢子行于世）

魯仲連齊湣王時人田單攻聊城歲餘不下仲連乃爲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曰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君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今死生榮辱尊卑貴賤此其一時也願公之詳計而無與俗同也且楚攻南陽魏攻平陸齊無南面之心以爲亡南陽之害不若得濟北之利故

定計而堅守之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橫秦之勢合則楚國
之形危且棄南陽斷右壤存濟北計必為之今楚魏交退燕救
不至齊無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朞年之敝即臣見公之不能
得也齊必決之於聊城公無再計彼燕國大亂君臣過計上下
迷惑栗腹以十萬之衆五折於外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削主
困為天下戮笑公聞之乎今燕王方寒心獨立大臣不足恃國敝
禍多民無所歸今公又以聊城之民距全齊之兵朞年不解是
墨翟之守也食人炊骨士無反北之心是孫臏吳起之兵也能
已見於天下矣故為公計不如罷兵休士全車甲歸報燕王〻
〻必喜士民見公如見父母交游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矣

上輔孤主以制群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矯國革俗於天下功
名可立也意者亦捐燕棄世東游於齊乎請裂地定封富比陶
衛世〻稱寡與齊久存此亦一計也二者顯名厚實也願公熟
計而審處一也且吾聞效小節者不能行大威惡小恥者不能
立榮名昔管仲射桓公中鉤篡也遺公子糾而不能死怯也束
縛桎梏辱身也此三行者鄉里不通也世主不臣也使管仲終
窮抑幽囚而不出慚恥而不見窮年沒壽而不免為辱人賤行
矣然管子并三行之過據齊國之政一匡天下九合諸侯為五
霸首名高天下光照鄰國曹沫為魯君將三戰三北喪地千里
使曹子之足不離陳計不顧後出必死而不生則不免為敗軍

魯將曹子以敗軍禽將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故
去三北之恥退而與魯君計也當齊桓公朝諸侯曹子以一劍
之任劫桓公於壇位之上顏色不變而辭氣不悖三戰之所喪
一朝而反之天下震動驚駭威伸吳楚傳名後世此二公者非
不能行小節思小恥也以為殺身絕世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
忿恚之心而成終身之名除感忿之恥而立累世之功故業與
三王爭流名與天壤相敝也公其圖之燕將得書自殺田單因
克其城歸言仲連於王〻欲爵之仲連不受而逃之異日田單
將攻狄往見仲連〻〻曰必不能下也單上車弗謝而去攻狄
三月不克懼復見仲連〻〻曰將軍昔在即墨坐而織蕢立則

杖插為士卒倡曰何往矣宗廟亡矣當此之時將軍有死之心
士卒無生之氣此所以破燕也今將軍有夜邑之奉淄上之虞
黃金橫帶而騁乎淄澠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者
也單曰單之有心先生志之矣明日乃厲氣循城立于矢石之
間援枹鼓之狄人乃下魏使新垣衍說趙欲共尊秦為帝此
時魯仲連適游趙聞之見平原君曰事將柰何矣平原君曰勝
也何敢言事連曰始吾以君為天下之賢公子也乃今然後知
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安在吾請為君責而歸之平原君
乃見辛垣衍而告之辛垣衍曰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
魯先生也平原君曰勝已泄之矣衍許諾魯連見衍而無言衍

曰先生王貌似非有求於平原君者曷為久居圍城中而不去
也（皆曰[illegible]）連曰世以鮑焦無從頌而死者皆非也彼衆人不知則
為一身夫秦棄禮義上首功之國也彼肆然而為帝連有蹈東
海而死耳不忍為之民也所為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衍曰先
生助之奈何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固助之矣衍曰吾
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耶連曰梁睹秦稱帝之害則必助
之矣衍曰秦稱帝之害奈何連曰昔齊威率天下而朝周〻烈
王崩齊後弔周怒欲斮之彼天子固然無足怪衍曰先生未見
僕乎十人而從一人寧力不勝智不若耶連曰梁之比於秦若
僕耶曰然曰然則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衍曰甚矣先生之言

也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連曰子見鬼侯鄂侯之事乎
紂之三公也而卒就脯醢且秦無已而稱帝則將變易諸侯之
大臣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又使其子女讒妾為諸侯妃姬處
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於是衍
起再拜曰先生天下高士也請不敢復言帝秦矣秦將聞之為
却軍五十里適會公子無忌救趙擊秦〻軍引去於是平原君
欲封連〻辭不受又欲以千金為壽連笑曰所貴為天下士者
為人排患難解紛亂而無所取也即有所取是商賈之行也遂
辭而去終身不復見
孔斌字子順穿之子魏聘為相斌曰若能用吾道〻〻固治世
也吾雖蔬食飲水吾猶為之不然吾猶一夫耳魏奚少於一夫
哉固請乃之魏改嬖寵之官以事賢才奪無任之祿以賜有功
諸喪職秩者咸不悅陳大計又不用乃以病免遂寢於家嘆曰
死病無良醫不出二十年天下盡為秦乎秦伐趙魏諸大夫皆
言無損於魏斌曰是猶棟宇將焚而燕雀處之顏色不變不知
禍之將及已也人同燕雀可乎魏王問天下之高士斌曰世無
其人也可以為次魯仲連乎王曰仲連強作之者斌曰作之不
止乃成君子斌年五十七死斌子鮒

忠義列傳

屈原名平楚之同姓也為楚懷王左徒博聞彊志明於治亂閑

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
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王使原造
為憲令原屬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弗與因讒之曰
王使屈平為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非我莫能為
也王怒而疏屈平〻〻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
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〻〻者猶離
憂也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
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
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屈平既絀其後秦欲與懷王
會懷王欲行平曰秦虎狼也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稚子〻蘭

勸王行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絶其後因留懷王以求割地
懷王怒不聽亡走趙々不內復之秦竟死於秦子頃襄王立以
其弟子蘭爲令尹令尹與上官大夫比而短屈平於頃襄王々
々怒而遷之江南平至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顔色憔悴形容
枯槁漁父見而問曰子非三閭大夫與何故至此乎曰擧世皆
濁而我獨清衆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聖人不凝
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何故懷瑾握瑜自令見放爲平曰新沐
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誰能以身之察々受物之汶々者乎
寧赴長流而葬乎江魚之腹中又安能以皓々之白蒙世俗之
温蠖乎乃作懷沙之賦遂懷石自投汨羅以死

王蠋齊畫邑人燕樂毅入齊聞蠋賢令軍中曰環畫邑三十里
無入以王蠋之故已而使人謂蠋曰齊人多高子之義吾以子
爲將封子萬家蠋固謝燕人曰子不聽吾引三軍而屠畫邑蠋曰
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齊王不聽吾諫故退而耕於野
國既破亡吾不能存今又劫之以兵爲君將是助桀爲暴也與
其生而無義固不如死遂經其頸於樹枝自奮絶脰而死齊士
大夫聞之曰蠋布衣也義不北面於燕況在位食祿者乎乃相
聚如莒求諸子立爲襄王
田單者齊諸田疏屬也湣王時單爲臨淄市掾不見知及燕使
樂毅伐破齊々湣王出奔已而保莒燕師長驅平齊而田單走

安平令其宗人盡斷其車軸末而傅鐵籠已而燕軍攻安平城
壞齊人走爭塗以轊折車敗爲燕所虜唯單宗人以鐵籠故得
脱東保即墨燕軍圍即墨々々大夫出戰敗城中相與推單爲
將軍以拒燕頃之燕昭王卒惠王立與樂毅有隙單聞之縱反
閒於燕々使騎劫代樂毅田單乃令城中人食必祭先祖於庭
飛鳥悉翔舞城中下食燕人怪之單因宣言曰神來下教我乃
令城中曰當有神人爲我師有一卒曰臣可爲師乎因反走單
乃起引還東向坐師事之卒曰臣欺君誠無能單曰子勿言也
因師之每出約束必稱師乃宣言曰吾唯懼燕軍劓所得齊卒
置之前行與我戰即墨敗矣燕人如其言城中人見齊諸降者

盡劓皆怒堅守唯恐見得單又縱反閒曰吾懼燕人掘吾城外
冢墓僇先人可爲寒心燕軍盡掘壟墓燒死人即墨人從
城上望見皆涕泣其欲出戰怒自十倍單知士卒之可用乃身
操版插與士卒分功妻妾編於行伍之閒盡散飲食饗士令甲
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遣使約降於燕軍々々懈單乃收城
中得千餘牛爲絳繒衣畫以五采龍文束兵刃於其角而灌脂
束葦於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
尾熱怒而犇燕軍々々大驚所觸盡死傷因銜枚擊之而城中
鼓譟從之燕軍大駭敗走齊人遂夷殺其將騎劫追亡逐北所
過城邑皆叛燕而復歸齊七十餘城皆爲齊有乃迎襄王於莒

入臨淄而聽政襄王封单號曰安平君遂以為相稱所以既亡
而復興者皆单忠義憤激為之也单過淄水見老人涉淄而寒
出不能行坐於沙中单解裘而衣之襄王悪之曰田单之施将
欲以取吾國乎嚴下有貫珠者進曰王不如因以為巳善下令
曰寡人憂民之飢寒单收而衣食之稱寡人之意王曰善乃召
单賜牛酒嘉其行後数日貫珠者復見王曰王朝日宜召单揖
之於庭口労之乃布令求百姓之飢寒者救穀之乃使人聽於
閭里皆曰单之愛人乃王之教也貂勃常悪单曰安平君小人
也单召而謂之貂勃曰跖之狗吠尭々非不仁狗固吠非其主
也单乃任之於王異日王曰召相单来貂勃避席稽首曰王悪

得此亡國之言周文王得呂望以為太公齊桓公得管仲以為
仲父今王得安平君而獨曰单悪得此亡國之言乎王乃益封
单邑萬戸单以亡燼復國功立名顯世多栄之
豫譲者晋人也故嘗事范中行氏而無所知名巳而事智伯々
々甚尊寵之及智伯伐趙襄子々々與韓魏合謀滅智伯而
三分其地趙襄子最怨智伯漆其頭以為飲器豫譲遁逃山中
曰嗟乎士為知巳者死女為悦巳者容今智伯知我々必為報
仇而死以報智伯則吾魂魄不愧矣乃變名姓為刑人入襄子
宮塗厠中挾匕首欲以刺襄子々々如厠心動執問塗厠之刑
人則豫譲内持刀兵曰欲為智伯報仇左右欲誅之襄子曰彼
義人也吾謹避之耳釋去之頃之譲又漆身為厲呑炭為啞使
形狀不可知行乞於市其妻不識也行見其友々々識之曰汝
非豫譲耶曰我是也其友為泣曰以子之才委質而臣事襄子
々々必近幸子々々乃為所欲顧不易耶何乃残身苦形欲
以求報襄子不亦難乎豫譲曰既巳委質臣事人而求殺之是
懐二心以事其君也且吾所為者極難耳然所以為此者将以
愧天下后世人臣之懐二心以事其君者也既去頃之襄子當
出豫譲伏於所過橋下襄子至橋馬驚襄子曰此必是豫譲也
使人問之果豫譲也於是襄子乃数之曰子不嘗事范中行氏
乎智伯盡滅之而子不為報仇而反委質臣事智伯々々亦巳

死矣而子獨何報之深耶譲曰臣事范中行氏皆衆人遇我々
故衆人報之智伯以國士遇我々故以國士報之襄子喟然歎
息泣曰嗟乎豫子々々之為智伯名既成矣而寡人赦子亦巳足
矣子其自為計寡人不復赦子矣使兵圍之譲曰臣聞明主不
揜人之美而忠臣有死名之義前君巳寛赦臣天下莫不稱君
之賢今日之事臣固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撃之焉以致報仇
之意則雖死不恨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於是襄子大義之乃
使々持衣與豫譲々々抜劍三躍而撃之曰吾可下報智伯矣遂
伏劍自殺死之日趙國志士聞之皆為涕泣

戰國人才言行録卷之四

戰國人才言行錄卷之五

無錫秦瀹編輯

諸子列傳　智宗列傳

諸子列傳

荀卿趙人年五十始來游學於齊々襄王時而荀卿最爲老師三爲祭酒齊人或讒荀卿々乃適楚而春申君以爲蘭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廢因家蘭陵初荀卿嘗與臨武君論兵於趙孝成王前王曰請問兵要卿曰要在附民夫仁人之兵上下一心三軍同力臣之於君也下之於上也若子弟之事父兄若手臂之扞頭目而覆胷腹也故兵要在附民而已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之武卒々々々不可以遇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王曰善請問爲將卿曰號令欲嚴以威賞罰欲必以信處舍欲周以固徙舉進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窺敵觀變欲潛以深欲伍以參遇敵決戰必行吾所明無行吾所疑夫是之謂六術無欲將而惡廢無怠勝而忘敗無威內而輕外無見利而不顧其害凡慮事欲孰而用財欲泰夫是之謂五權可殺而不可使處不完可殺而不可使擊不勝可殺而不可使欺百姓夫是之謂三至愼行此六術五權三至而處之以恭敬無曠夫是之謂天下之將臨武君曰善請問王者之軍制卿曰將死鼓御死轡百吏死職士大夫死行列聞鼓聲而進聞金聲而退順命爲上有功次之不殺老弱不獵田稼服者不禽格者不赦奔命者不獲凡誅非誅百姓也誅其亂百姓者也百姓有捍其賊者是亦賊也故順刃者生逆刃者死奔命者貢有誅而無戰不屠城不潛軍不留衆師不越時故亂者樂其政不安其上者欲其至也臨武君曰善陳囂問曰先生議兵常以仁義爲本然則又何以兵爲哉卿曰仁者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義者循理故惡人之亂之也故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爭奪也卿名況時人相尊號之曰卿々嫉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於巫祝信禨祥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滑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序列著數萬言而卒因葬蘭陵李斯嘗爲弟子

莊周蒙人也周嘗爲漆園吏與梁惠王齊孝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闚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楚威王聞周賢使々厚幣迎之許以爲相周大笑曰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爲孤豚豈可得乎子亟去無汙我々寧游戲汙瀆之中自快無爲有國者所羈也終身不仕以自遂其志

申不害京人也故鄭之賤臣學術以干韓昭侯時魏圍趙邯鄲昭侯問申子曰吾將誰與而可申子未知王之所欲言也恐言而未必中於王也對曰此安危之要也臣請深惟而苦思之乃

戰國人才言行錄　卷之五　十二　敬業堂書院編

微謝趙卓韓竈曰子皆國之辯士也爲人臣者言豈可必用盡
忠而巳矣二人各進議於王申子微伺王之所欲以言於王々
大說之任以為相申子内修政教外應諸侯終申子之身國治
兵強無侵韓者申子之學本黄老而主刑名嘗著書二篇號曰
申子

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黄老非
爲人口吃不能道說而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為不
如非々見韓之削弱數以書諫韓王々々不能用於是非疾治
國不務明其法制執勢以御其臣下富國強兵而以求人任賢
反擧浮淫之蠹而加之於功實之上寛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

介胄之士所養非所用々々非所養乃作孤憤五蠹内外儲說
林說難十餘萬言然韓非知說之難爲說難書甚具終死於秦
不能自脫說難畧曰龍之爲蟲也可擾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
逆鱗徑尺人有嬰之則必殺人々主亦有逆鱗說之者能無嬰
人主之逆鱗則幾矣人或傳其書至秦々王見之曰嗟乎寡人
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也秦因
急攻韓々王始不用非及急迺遣非使秦々王悅之未信用李
斯毀之秦王信之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使自殺非欲自
陳不得見秦王後悔之使人赦之非巳死矣

墨翟宋人也善守禦為節用公輸般爲楚設雲梯之械將以攻
宋墨子聞之至於郢見公輸般墨子解帶爲城以牒爲械公輸
般九設攻城之機變墨子九距之公輸般之攻械盡墨子之守
圉有餘公輸般屈而言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墨子亦曰
吾知子之所以距我者矣吾不言楚王問其故墨子曰公輸子
之意不過欲殺臣々々宋莫能守可攻也然臣弟子禽滑釐等
三百人巳持臣守國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雖殺臣不能
絶也王曰善哉吾請無攻宋城矣墨子仕宋景公為大夫戰國
策云史記云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

鬼谷子名詡姓王氏居清溪之鬼谷故號鬼谷子嘗入雲氣山
採藥得道顔如少童蘇秦張儀嘗從學三年辭去鬼谷子曰二

子枉喬松之永壽貪一旦之浮榮惜哉風俗通曰鬼谷先生六
國時從横家義或然也

智宗列傳

智宣子者晉卿也生二子長曰宵次曰瑶々愛而不肖宵疏而
賢宣子将置後問於智果々々曰瑶之賢於人者五美鬚長大
則賢射御足力則賢巧文辯慧則賢伎藝畢給則賢強毅勇敢
則賢如是而甚不仁以五賢陵人而以不仁行之若果立瑶也
智宗必滅宣子弗聽卒立瑶韓趙魏共伐滅智氏君子謂智氏
之滅宣子之罪也

智襄子者宣子之子也名瑶嘗與韓康子魏桓子宴于藍臺戲

康子而侮段規智國曰禍今至矣不聽襄子請地於韓魏々々皆使人致萬家之邑襄子怒又求地於趙々弗與襄子怒帥韓魏之甲攻趙々用張孟談計潜出説韓魏々々許之趙因出攻襄子韓魏又翼擊其外大破滅之三家共分其地而趙遂以襄子之頭爲飲器

智果者智宣子之宗也初宣子欲立智伯果諫不聽後智伯帥韓魏攻趙々陰與二國通謀智果入見智伯遇趙相張孟談於轅門之外智果曰二國殆將有變臣遇孟談於轅門之外其志矜其行高此其殆與二國有私矣智伯曰吾與二主約破趙三分其地二主必不反也智果出見二主入説智伯曰二主色動

而意變必背君不如今殺之智伯曰兵著晋陽三年矣旦暮當拔而饗其利乃有他心不可子慎勿言智果曰不殺則遂親之智伯曰親之奈何智果曰魏之謀臣任章韓之謀臣段規是皆能移君之計君其與二君約破趙則封二子者各萬家如是則二主之心可不變而君得其所欲矣智伯曰破趙而三分其地又封二子萬家則吾所得幾何智果見言之不用也出更其姓爲輔氏遂去不見智伯々々亡智氏盡滅唯輔氏存焉

智國者智伯之宗也藍臺之宴智伯侮韓之君相國曰蚋蟻蜂蠆皆有毒況君相乎主不備禍其至矣已而韓魏趙共滅智伯

戰國人才言行録卷之五

戰國人才言行録卷之六

無錫秦濬編輯

相國列傳

任章魏相國也章相魏在桓子之時智伯求地於桓子々々弗與章曰何故弗與桓子曰無故索地故弗與章曰無故索地鄰國必恐重欲無厭天下必懼君予之地智伯必驕彼驕而輕敵此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國智氏之命不長矣周書曰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之君不如予之以驕智伯君何釋以天下圖智氏而獨以吾爲智氏質乎君曰善乃與之萬家之邑智伯大悦因索地於趙々弗與因圍晋陽韓魏

反於外趙氏應於内智氏遂亡三家共分其地故章之以地予智伯乃所以取之也

段規韓相也當康子之時智伯帥韓魏趙而伐范中行氏滅之休數年使人請地於韓康子々々欲勿予規曰不可夫智伯之爲人也好利而驁請地不予必加兵於我矣君其予之彼狃於得地又將請於他國々々不予必向之以兵然則我可以免於患難而待事之變康子曰善使々者致萬家之邑於智伯々々悦又使人請地於魏々々亦予之又請於趙々弗予智伯怒帥韓魏之甲攻趙々約韓魏反於外已應於内遂滅智伯而三分其地韓所得地數倍於所失皆規之功也

張孟談趙襄子之相也智伯求地於趙襄子弗予智伯將帥韓
魏攻趙襄子患之召張孟談而告之曰吾安居而可孟談曰大
董閼安于簡子之才臣也世治晉陽而尹鐸循之其餘政教猶
存君其定居晉陽君曰諾乃從之至行城郭案府庫視倉廩召
孟談曰無矢奈何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垣皆
以荻蒿苦楚廧之其高至丈餘君發而用之於是發而試之其
堅則箘簬之勁不能過也君曰吾銅少若何孟談曰臣聞董子
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室皆以鍊銅爲柱質請發而用之君曰
善號令已定守備已具三國之兵圍之三月不拔決晉水而灌
之三年城中巢居而處懸釜而炊財食將盡士卒病羸襄子曰

吾欲以城下何如孟談曰亡不能安危不能存則無爲貴智士
也君釋此計勿復言也臣請見韓魏之君於是陰見韓魏之君
曰脣亡則齒寒趙亡則二國爲之次矣二君曰我知其然我謀
未遂而泄則其禍必中於我孟談曰謀出二君之口入臣之耳
人莫之知也二君即與陰約孟談以報襄子〻〻再拜之二君
乃殺守堤之吏而決水灌智伯軍〻〻救水而大亂韓魏
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智伯軍而禽智伯孟談既固
趙宗廟乃辭襄子曰五霸所以致天下者約主勢能制臣無令
臣制主今臣之名顯而身尊權重而衆服臣願損功名去權勢
以離衆襄子曰輔主者名顯功大者身尊任國者權重信忠在己

而衆服焉此先聖之所以集國家安社稷也孟談曰君之所言
成功之美也臣之所謂持國之道也愀然有決色遂去耕於負
親之丘耕三年韓魏齊楚負親以謀趙襄子往見孟談而告之
孟談曰君其負劍而御臣以之國舍臣於廟授吏大夫臣試計
之君曰諾孟談乃行其妻之楚長子之韓次子之魏少子之齊
四國疑而謀敗孟談再固趙宗亦戰國之名相矣史記作孟同
或其諱云

魏成魏相也魏文侯卜相於李克〻告之以定相之術文侯乃
以成爲相始成薦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三人者於君〻皆以
爲師君以成舉用得人也故任爲相諺曰唯賢知賢魏成有焉

語曰觀近臣以其所爲主文侯以之成後相業無可考

公仲連趙相也趙烈侯好音謂連曰寡人有愛可以貴之乎連
曰富之可貴之則否烈侯曰然夫鄭歌者槍石二人吾愛之賜
之田人萬畝公仲曰諾既出不予居一月烈侯從代來問歌者
田公仲曰求未有可者有頃復問公仲終不予乃稱疾不朝番
吾君自代來謂公仲曰君實好善而未知所持今公仲相趙於
今四年亦有進士乎公仲曰未也番吾君曰牛畜荀欣徐越皆
可公仲乃進三人及朝烈侯復問歌者田何如公仲曰方使擇
其善者於是牛畜爲師侍烈侯以仁義約以王道烈侯逌然欣
爲中尉侍以選練舉賢任官使能越爲內史侍以節財儉用察

度功德所與無不充烈侯悅使〻謂相國曰歌者田止賜相國衣二襲相國用番吾君一言進賢人止濫賞趙國賴之已亦與有榮焉周公吐哺握髮下士有以哉

田文魏相也文相魏吳起不悅請與論功文曰第言之起三自言其功文每對曰不如子也起曰然則子位居吾上何也文曰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當是之時屬之子乎屬之我乎起曰屬之子矣乃不敢言文相業亦無可考由文自任觀之當是可以托孤寄命者

公叔痤魏相也始痤為魏將而與韓趙戰澮北禽樂祚魏王悅郊迎之賞田百萬痤反走再拜辭曰夫使士卒不崩直而不倚

橈揀而不避者吳起餘教也臣不能為也前脈地形之險阻決利害之備使三軍之士不迷惑者巴寧爨襄之力也懸賞罰於前使民昭然信之於後者王之明法也臣何力之有乎王曰善於是索吳起之後賜之田二十萬巴寧爨襄田各十萬王曰公叔豈非長者哉既為寡人勝強敵矣又不遺賢者之後不掩士之迹公叔何可無益乎又與田四十萬加之百萬之上痤後為相知衛鞅之能未及薦會病王問以後事痤曰痤有御庶子公孫鞅願王以國事聽之也王嘿然痤曰王不用必殺之勿使出境王許諾而去謂左右曰公叔病甚悲哉欲令寡人以國聽衛鞅也既又欲殺之不亦悖乎王既去痤召鞅告之曰吾先君後臣故先為君謀後以告子〻必去鞅曰君不能聽子之言用臣又安能聽子之言殺臣哉痤死既葬鞅始行入秦〻以日強魏以日削魏王始悔不用痤之言痤相業亦不顯著始能薦吾終似知人亦足稱哉

肥義趙相也趙武靈王初聽政以義為先君貴臣加其秩王一日大朝信宮召義與語天下五日而畢王欲胡服召義告之曰世必議寡人柰何義曰疑事無功疑行無名王既定負遺俗之慮殆無顧天下之議矣舜舞有苗禹袒裸國非以養欲而樂志也務以論德而約功也愚者暗成事智者睹未形王何疑焉於是遂胡服招騎射北略中山地王傳國少子何以義為相國并

傅王是為惠文王武靈王自號為主父以長子章為代安陽君章素侈心不服其弟所立主父又使田不禮相章也李兌謂肥義曰公子章強壯而志驕黨眾而欲大殆有私乎田不禮之為人也忍殺而驕二人相得必有陰謀矣小人有欲輕慮淺謀徒見其利而不顧其害同類相推俱入禍門子任重而勢大亂之所始禍之所集也仁者愛萬物而智者備禍於未形不仁不智何以為國子奚不稱疾不出傳政於公子成毋為怨府毋為禍梯義曰不可昔主父以王屬義也曰毋變而度毋異而慮堅守一心以歿而世義再拜受命而籍之今畏不禮之難而忘吾籍變孰大焉進受嚴命退而不全負孰甚焉變負之臣不容於刑

許曰死者復生々者不愧吾言已在前矣吾欲全吾言安得全
吾身乎且夫貞臣也難至而節見忠臣也累至而行明子則有
賜而忠我矣雖然吾有語在前者也終不敢失兌曰諾子勉之
矣吾見子已今年耳涕泣而出數見肥義謂信期曰公子與不
禮甚可憂也其於義也聲善而實惡此為人也不子不臣吾聞
之也姦臣在朝國之殘也讒臣在中主之蠹也此人貪而欲大
內得主而外為暴矯令為慢以擅一旦之命不難為也禍且逮
國今吾憂之夜而忘寐飢而忘食盜賊出入不可不備自今以
來若有召王者必見吾面吾且以身先之無故而後王可入信
期曰善哉吾得聞此言也異日主父及王游沙丘異宮公子章

即以其徒與田不禮作亂詐以主父令召王肥義先入殺之公
子成與李兌自國至乃起四邑之兵入距難殺公子章及田不
禮滅其黨主父亡肥義之死與荀息相類皆輕諾先君之命而
不得不死者也悲夫頤其不背惠不食言亦有足取者矣
藺相如趙相也始為宦者令繆賢舍人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
璧秦昭王聞之使人請以十五城易之趙王欲與之恐見欺欲
勿予即患秦兵之來求人可使報秦者未得宦者令繆賢曰臣
舍人藺相如可使王問何以知之對曰臣嘗有罪竊計欲亡走
燕相如止臣曰君何以知燕王臣語曰臣嘗從大王與燕王會
燕王私握臣手曰願結友以此知之故欲往相如曰趙強燕弱

而君幸於趙王故燕王欲結於君今君乃亡趙走燕々畏趙其
勢必不敢留君而束君歸趙矣君不如肉袒伏斧質請罪則幸
得脫矣臣從其計大王亦幸赦臣々竊以為其人勇士有智謀
宜可使於是王召見問藺相如曰秦王以城易璧可予否相如
曰秦強而趙弱不可不許王曰取吾璧不予吾城奈何相如曰
秦以城求璧而王不予曲在趙々予璧而秦不予趙城曲在秦
均之二策寧許以負秦曲王曰誰可使者相如曰王必無人臣
願奉璧往使城入趙而璧留秦城不入臣請完璧歸趙王於
是遂遣相如奉璧西入秦々王坐章臺見相如々々奉璧奏秦
王々々大喜傳以示美人及左右々々皆呼萬歲相如視秦王

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々授璧相如因持璧卻
立倚柱怒髮上衝冠謂秦王曰大王欲得璧使人發書至趙々
王悉召群臣議皆曰秦貪負其彊以空言求璧償城恐不可得
議不欲予秦璧臣以為布衣之交尚不相欺況大國乎於是
趙王乃齋戒五日使臣奉璧拜送書於庭今臣至大王見臣列
觀禮節甚倨得璧傳之美人以戲弄臣々觀大王無意償趙王
城邑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々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相
如持其璧睨柱欲以擊柱秦王恐其破璧乃辭謝固請召有司
案圖指從此以往十五都予趙相如度秦王特以詐詳予趙城
乃謂秦王曰和氏璧天下所共傳寶也趙王恐不敢不獻趙王

送璧時齋戒五日今大王亦宜齋戒五日設九賓于庭臣乃敢
上璧秦王度終不可強奪乃許齋五日舍相如廣成傳舍相如
度秦王雖齋決負約乃使從者衣褐懷其璧從徑道亡歸璧於
趙秦王齋五日後設九賓禮於庭引見相如々々曰秦自繆公
以來二十餘君未有堅明約束者也臣誠恐見欺於王而負趙
令人持璧歸間至趙矣夫以秦之強而先割十五都於趙々必
立奉璧來豈敢留璧而得罪於大王乎臣知欺大王之罪當誅
臣請就湯鑊唯大王與群臣孰計議之秦王與群臣相視而嘻
左右或欲引相如去秦王因曰今殺相如終不能得璧也而絶
秦趙之驩不如因而厚遇之使歸趙々王豈以一璧之故欺秦

耶卒庭見相如畢禮而歸之相如既歸趙王以為賢大夫使不
辱於諸侯拜為上大夫其後秦王使々者告趙王欲為好會於
西河外澠池相如曰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遂行相如從
與秦王會澠池秦王飲酒酣曰竊聞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
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相如
前曰趙王竊聞王善為秦聲請奏盆缻秦王怒不許於是相如
前進缻因跪請秦王々々不肯擊相如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
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々々張目叱之左右皆靡於
是秦王不懌為一擊缻相如顧召趙御史書曰某年月日秦王
為趙王擊缻秦王竟酒終不能加勝於趙々亦盛設兵以待秦

々不敢動趙王歸以相如功大拜為相位在廉頗之右頗怒欲
辱之相如聞不肯與會每朝時常稱病不欲與爭列出望見頗
則引車避匿於是舍人相與諫曰臣所以去親戚事君者徒慕
君之高義也今君與廉頗同列頗宣惡言而君畏匿之恐懼殊
甚且庸人尚羞之況於將相乎臣等不肖請辭去相如曰子視
廉將軍孰與秦王々々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群臣相如雖
駑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強秦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
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鬬勢不俱生吾所以為此者先國家之
急而後私讐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荊至門謝罪相如未受知趙
王一宦者令舍人耳已而立名秦庭秦國惴焉不敢謀趙又其

先公後私感動廉頗其亦戰國人臣之表々者哉
魏齊魏相也齊使須賈使齊范雎從焉齊王聞雎口辯私賜之
金賈疑雎以國陰事告齊也歸告魏齊々々笞雎折脅摺齒置
廁中雎佯死得出鄭安平持之亡匿秦使至載與俱歸為秦相
乃使々告魏王曰斬魏齊頭來齊窮亡走趙匿平原君家秦王
誘執平原君謂趙王曰不得齊首吾不出王弟齊亡抵虞卿々
與偕亡走魏信陵君意難見之齊怒自殺夫范雎卬不以國事
告齊然私受齊王金義固當戮魏齊為相致雎於刑亦其宜爾
而乃以此殺身秦威亦殫矣哉魏可謂不競也已
范雎秦相也字叔本魏人欲事魏王家貧無以自資乃先事魏

中大夫須賈〻爲魏昭王使於齊雎從留數月未得報齊襄王
聞雎口辨乃使人賜金十斤及牛酒雎辭謝不敢受賈知之大
怒以雎持國陰事告齊也歸告魏相〻〻即魏齊也魏齊大怒
使人笞擊雎折脅摺齒雎佯死即卷以簀置厠中賓客飲者醉
更溺雎故僇辱以懲後令無妄言者雎從厠中謂守者曰公能
出我〻必厚謝公守者乃請出棄簀中死人魏齊醉曰可矣雎
得出後魏人鄭安平棣雎亡匿更姓名曰張祿會秦使王稽至
魏鄭安平夜與張祿見王稽語未究王稽知雎賢謂曰先生待
我於三亭之南與私約而去王稽辭魏去過載范雎入秦至湖
關望見車騎從西方來雎曰彼來者爲誰稽曰秦相穰侯東行

縣邑雎曰吾聞其專權惡內諸侯客此恐辱我〻寧且匿車中有
頃穰侯至勞王稽問關東變故因曰得無與諸侯客子俱來乎
無益徒亂人國耳稽曰不敢即別去雎曰吾聞穰侯智士也其
見事遲鄉者疑車中有人忘索之於是雎下車走曰此必悔之
行十餘里果使騎還索車中無客乃已稽遂與雎入咸陽已報
使因言曰魏有張祿先生天下辯士也曰秦王之國危於累卵
得臣則安然不可以書傳也臣故載來秦王弗信待命歲餘會
穰侯欲伐齊綱壽以廣其陶封雎上書曰臣聞明主立政有功
者不得不賞有能者不得不官故功多者其爵尊能治衆者其
官大無能者不敢當職有能者亦不得隱蔽使以臣之言爲可

願行而益利其道以臣之言爲不可久留臣無爲也臣聞善厚
家者取之於國善厚國者取之於天下〻〻有明主則諸侯不
得擅厚者何也爲其割榮也良醫知病人之死生而聖主明於
成敗之事利則行之害則舍之疑則少嘗之雖舜禹復生弗能
改也已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於書其淺者又不足聽也意者
臣愚而不概於王心耶言臣者賤而不可用耶自非然者臣願
得少賜游觀之間望見顏色一語無效請伏斧質於是昭王大
悅召見范雎〻乃得見於離宮佯爲不知永巷而入其中王來
而宦者怒逐之曰王至雎繆曰秦安得王秦獨有太后穰侯耳
昭王至聞其言遂延迎謝曰寡人宜以身受命久矣會義渠之

事急今事已乃得受命竊閔然不敏敬執賓主之禮雎辭讓是
日觀雎之見者莫不洒然變色易容者秦王屏左右宮中虛無
人秦王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雎曰唯〻如是者三王
跽曰先生卒不幸教寡人耶雎曰非敢然也臣羇旅之臣也交
疏於王而所願陳者皆匡君之事處人骨肉之間願效愚忠而
未知王之心也臣非有畏而不敢言也臣知今日言之於前而
明日伏誅於後然大王信行臣之言死不足爲臣患也臣之所
恐者獨恐臣死之後天下之見臣盡忠而死因是以杜口裹足
不肯向秦耳秦王跽曰先生是何言也秦國僻遠寡人愚不肖
先生乃幸辱至此是天以寡人慁先生而存先王之宗廟也寡

無大小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
范睢拜秦王亦拜時左右多竊聽者范睢恐未敢言内先言外
事以觀秦王之俯仰曰穰侯越韓魏而攻齊綱壽非計也少出
師則不足以傷齊多出師則害於秦且越人之國而攻可乎其
於計踈矣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則王之
尺也今夫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若欲霸必親中國
以爲天下樞以威楚趙々々皆附齊必懼而事秦齊附秦而韓
魏因可虜矣昭王曰敢問親魏柰何睢曰卑辭重幣以事之不
可則割地而賂之不可則舉兵而伐之王曰敬聞命矣乃拜爲
客卿謀兵事卒聽范睢謀收韓魏於是睢日益親用事矣乃請

間說王曰臣居山東時聞秦有太后穰侯華陽高陵涇陽不聞
其有王也夫擅國之謂王能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謂王今太
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華陽涇陽擊斷無諱高陵進退不
請四貴備而國不危未之有也昭王聞之大懼曰善於是廢太
后逐穰侯高陵華陽涇陽君於關外拜范睢爲相封應侯睢既
相秦號曰張祿而魏不知以爲范睢已死久矣魏使須賈於秦
睢聞之爲微行敝衣間步之邸見須賈々々見而驚曰范叔固無
恙乎將有說於秦否耶睢曰亡逃至此安敢說乎臣爲人庸賃
耳賈意哀之留與坐飲食曰范叔一寒至此哉乃取一綈袍賜
之因問公知秦相張君乎睢曰主人翁習知之唯睢亦得謁睢

請爲見君於張君因御之入秦相府至門謂賈曰我爲君先入
通於相君賈待門下良久問門下曰范叔不出何也門下曰無
范叔賈曰向者與我載而入者門下曰乃吾相張君也賈大驚
乃肉袒膝行因門下人謝罪於是睢盛帷帳侍者甚衆見之賈
頓首言死罪睢曰汝罪有三吾先人丘墓在魏汝乃以吾爲有
外心於齊而惡我於魏齊汝罪一也當魏齊辱我於廁女不止
罪二也更醉而溺我汝何忍乎罪三矣然所以得無死者以綈
袍戀々有故人之意故釋之耳乃入言昭王々々罷歸須賈々々
辭於范睢々々大供具盡請諸侯使與坐堂上食飲甚設而坐須
賈於堂下置莝豆其前令兩黥徒夾而馬食之數曰爲我告魏

王急持魏齊頭來不然吾且屠魏々齊急自殺睢既相王稽曰
事有不可知者三有不可柰何者亦三宮車一日晏駕君卒然
捐館舍臣卒然塡溝壑是事之三不可知者也宮車一日晏駕
君雖恨於臣無可柰何君卒然捐館舍君雖恨於臣無可柰何
臣卒然塡溝壑君雖恨於臣無可柰何睢乃入言於王々召拜
河東守又任鄭安平爲將軍睢於是散家財物盡以報所嘗困
戹者一飯之德必償睚眦之怨必報與白起有隙譖而殺之後
鄭安平降趙王稽與諸侯通坐法誅王臨朝而歎睢懼不知所
出燕客蔡澤聞之往入秦也睢見澤與之言々於王々以澤爲
客卿睢因謝病免澤代爲相夫睢由困戹成功及爲相畏勞

德償怨意亦狹矣然一聞蔡澤之論遂辭疾而退其亦庶乎知幾者乎

虞卿趙相也始為說客躡屩檐簦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黃金百鎰白璧一雙再見為趙上卿故號為虞卿其後遂為趙相秦攻趙樓昌請使鄭朱為媾於秦卿曰秦必貴朱以示天下々々見王媾於秦必不救王秦知天下之不救王媾不可成矣不聽既而果然秦拔趙四邑趙又割四邑以和卿曰是助秦自攻也不如以賂齊而共攻秦是失于齊取償於秦也魏請為從趙王問卿々曰魏過王曰寡人固未之許卿曰王過王曰何也曰臣聞小國之與大國從事也有利則大國受其福有敗則小國受其

禍今魏以小國請其禍而王以大國辭其福臣故曰魏過王亦過王曰善乃合魏為從魏齊為魏相得罪范雎秦求之急齊窮亡抵卿々解相印與齊俱亡齊已死卿困於梁乃著書上採春秋下觀近世曰節義稱號揣摩政謀凡八篇以刺譏國家得失世傳之曰虞氏春秋虞卿為趙畫策最工一不忍窮交魏齊之厄遂困大梁悲夫亦工於謀國而拙於謀身者矣

呂不韋秦相也家累千金始不韋為賈邯鄲見秦質子異人曰此奇貨可居乃謂之曰吾能大子之門異人曰且自大子之門不韋曰吾門待子門而大異人心知所謂乃引與坐深語不韋曰秦王老矣太子將立竊聞太子愛華陽夫人而無子能立適嗣者獨華陽夫人耳今子兄弟二十人子又居中不甚見幸久質諸侯即大王薨太子立則子不得爭為嗣矣不韋請以千金為子西游立子為適嗣異人頓首曰必如君策請得分秦國與子共之不韋乃以五百金與異人為進用結賓客而復以五百金買奇物玩好自奉而西游秦求見華陽夫人姊而皆以其物獻華陽夫人因譽異人之賢賓客徧天下常曰異人也以夫人為天日夜泣思太子及夫人々々大喜不韋因使其姊說曰以色事人者色衰愛弛夫人事太子甚愛而無子不以此時早自結於諸子賢孝者立以為子即色衰愛弛欲開一言得乎今異人賢而自知中男不得為適夫人誠以此時拔之夫人則竟世有

寵於秦矣夫人以為然承間言之太子々々許之因厚遺異人而請不韋傅之不韋取邯鄲姬絕好善舞者與居知其有身故以見於異人々々以為請不韋佯怒而與之生子政秦圍邯鄲急趙欲殺異人々々與不韋脫亡赴秦軍遂得歸々見太子夫人太子夫人大悅更名子楚秦昭王薨太子立為王夫人為王后子楚為太子趙奉故邯鄲姬母子歸秦子楚以姬為夫人子為太孫明年王薨謚為孝文王子楚立是為莊襄王以不韋為相封文信侯莊襄薨子政立尊不韋為相國號稱仲父政年少太后時々私通不韋々々招致食客三千是時諸侯多辯士如荀卿之徒著書偏天下不韋乃使其客人々著所聞集論以為八

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以為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布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延諸侯游士賓客有能增減一字者予千金始皇帝益壯太后淫不止不韋恐覺禍及己乃私求大陰人嫪毐以為舍人時縱倡樂使毐以其陰關桐輪而行令太后聞之以啗太后々々聞果欲私得之不韋詐令人以腐罪告之乃陰厚賜主腐者詐論之拔其鬚眉為宦者遂得侍太后々々與生子二人事覺秦王下吏治事連不韋免相徙處蜀不韋自飲酖死不韋以陽翟大賈設奇計致位宰相功亦奇矣獨其淫僻殺身故世多羞之

蔡澤秦相也本燕人游學干諸侯不遇而從唐舉相舉孰視而笑曰先生曷鼻巨肩魋顏蹙齃膝攣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乎澤知其戲之乃曰富貴吾所自有吾所不知者壽也願聞之澤曰從今以往四十三歲澤笑謝而去々々之趙見逐入韓魏遇奪釜鬲於塗聞范睢任鄭安平王稽皆負重罪於秦睢內慙澤乃西入秦使人宣言以感怒睢曰蔡澤天下雄俊弘辯智士也彼一見秦王々々必困君而奪君之位睢曰五帝三代之事百家之說吾既知之衆口之辯吾皆摧之是惡能困我而奪我位乎使人召澤々入睢讓之曰子欲代我相秦寧有之乎曰然曰請聞其說曰吁君何見之晚耶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商君吳起大夫種何可願也睢知澤欲困己以說謬曰何為不可士有殺

以成名唯義所在雖死無所恨何為不可哉澤曰夫待死而後可以立忠成名是微子不足仁孔子不足聖管仲不足大也故身與名俱全者上也名可法而身死者其次也名在僇辱而身全者下也於是睢稱善少間澤因曰夫吳起商君大夫種其可願孰與閎夭周公哉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地之常數也進退盈縮與時變化聖人之常道也且君不親大侍者乎或欲大投或欲分功此皆君之所明知也君之功極矣此亦秦之分功之時也君何不以此時歸相印讓賢者而授之退而巖居長為應侯世々稱孤享喬松之壽孰與以禍終哉即君何居焉忍不能自離疑不能自決必有商君吳起大夫種之禍矣睢曰善乃延入坐為上客後數日言於昭王々々召見與語大悅之拜為客卿睢因謝病歸相印昭王遂以澤為相東收周室蔡澤相秦數月人或惡之懼誅乃謝病歸相印號為剛成君蔡澤以辯奪應侯相然其言多歸於道足為成功居寵利者之戒云

將渠燕相也燕王喜命相栗腹約驩趙還報曰趙可伐也王從之將渠曰與人通關約交使者報而反攻之不祥王不聽自將偏軍隨之將渠引王綬止之曰王必無自往々無成功王怒蹴之以足將渠泣曰臣非以自為々王也燕軍至宋子趙使廉頗將擊破栗腹於鄗破卿秦樂乘於代遂奪五百餘里圍其國燕

人請和趙人不許曰必令將渠處和燕相將渠以處和趙聽將
渠解燕圍將渠後相業無可考觀引綬一節亦可謂信而有智
者矣
樗里子者秦相也名疾秦惠王異母弟滑稽多智號曰智囊樗
里數將有功秦武王立以爲左丞相與右丞相甘茂並相秦武
王卒昭王立樗里子又益尊重昭王七年樗里子卒葬于渭南
章臺之東曰後百歲當有天子之宮夾我墓至漢興長樂宮在
其東未央宮在其西武庫正直其墓故秦人諺曰力則任鄙智
則樗里々々子居渭南陰鄉樗里故俗謂之樗里子云
穰侯魏冄者秦相也秦昭王母宣太后異父弟宣太后又有同

父弟曰芊戎號華陽君宣太后又有子曰高陵君涇陽君魏冄
在子弟中最賢自惠王時任職用事武王卒無子諸弟爭立冄
立昭王々々以冄爲將軍衛咸陽威振秦國及樗里子死冄代
爲相冄舉白起爲將々兵擊有功已而冄謝病免明年復相封
於穰後益陶號曰穰侯々々復相秦六歲而免々十二歲又復相
秦使白起拔楚之郢置南郡穰侯又自將兵攻魏走芒卯入北
宅遂圍大梁聞須賈言乃解而歸穰侯欲伐齊取剛壽以廣其
陶邑於是魏人范雎好說秦昭王々々信之免穰[illegible]相并涇陽之
屬皆逐居關外穰侯卒於陶而因葬焉穰侯相秦最有功且覩
也范雎一說逐死關外秦之木可托身知是哉　卷之六

戰國人才言行録卷之七

無錫秦[illegible]輯

諸將列傳　四君列傳

諸將列傳

樂羊者魏文侯將也嘗攻中山其子在焉中山君烹其子而遺
之羹樂羊啜之盡一杯文侯曰羊以我之故而食其子之肉覩師
贊對曰其子之肉尚食之其誰不食乎於是群臣謗羊者甚衆
及返文侯示之謗書一篋羊再拜曰此非臣之功君之力也文
侯賞其功封之於靈壽然以食子之故終疑其心羊既死即葬
於靈壽子孫因家焉樂毅其孫也樂羊啜羹父子之情亦太京

薄矣雖然不猶愈於漢高之分羹乎此以既烹而食彼以未烹
而請此以施諸其子彼以施諸其父猶爲彼善於此矣雖然漢
高及項氏之必不烹者也烹而遺之羹必不忍啜矣羊之心其
真可疑也哉
樂毅者燕將也其先祖曰樂羊樂毅賢好兵趙人舉之及武靈
王有沙丘之亂乃去趙適魏聞燕昭王以子之々亂而齊大敗
燕々昭王怨齊未嘗一日而忘報齊也於是爲魏昭王使於燕
々王以客禮待之毅辭讓遂委質爲臣王以爲亞卿久之王問
伐齊之事毅曰齊霸國之餘業也地大人衆未易獨攻王必欲
伐之莫如與趙及楚魏於是使毅約趙別使連楚魏令趙嚪秦

以伐齊之利諸侯害齊湣王之驕暴皆爭合從與燕伐齊毅還
報燕昭王悉起兵使毅爲上將軍趙惠文王以相國印授毅々
於是并護趙楚韓魏燕之兵以伐齊破之濟西諸侯兵罷歸而
燕軍樂毅獨追至臨淄齊湣王走保莒毅攻入臨淄盡取齊寶
財物祭器輸之於燕々昭王大說親至濟上勞軍行賞饗士封
樂毅於昌國號昌國君而使復以兵平齊城之未下者毅留狗
齊五歲下齊七十餘城皆爲郡縣以屬燕唯獨莒即墨未服會
燕昭王死子惠王自爲太子時不快於樂毅田單乃縱反間々
於惠王々々使騎劫代將而召樂毅々々懼奔趙々封毅於觀
津號望諸君尊寵樂毅以警動於燕齊々既破殺騎劫盡復得

齊城燕惠王後悔且恐趙用樂毅以伐燕乃使人讓樂毅且謝
之曰寡人新即位左右誤寡人々々之使騎劫代將軍爲將軍
久暴露於外故召將軍且休計事將軍過聽以與寡人有隙遂
捐燕歸趙將軍自爲計則可矣而亦何以報先王遇將軍之意
乎樂毅報書曰臣不佞不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傷先
王之明有害足下之義故遁逃走趙今足下使人數之以罪臣
恐侍御者不察先王所以畜幸臣之理又不白臣所以事先王
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親其功多者賞之
其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
立名之士也臣竊觀先王之舉有高世主之心故假節於魏以

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以爲亞卿命之有事於齊以天之道先
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而舉之濟上齊王遁而走莒僅以身
免自五伯以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爲慊於志故裂地
而封之臣聞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伍子胥說
聽於闔閭而吳王遠迹至郢夫差弗是也賜之鴟夷而浮之江
夫吳王不悟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沈子胥而不悔子胥不早見
主之不同量是以至於入江而不化故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
迹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誹墮先王之名臣之大恐也臨不測
之罪以幸爲利義之所不敢出也臣恐侍御者親左右之說不
察疏遠之迹故敢獻書以聞唯君王留意焉於是燕王復以毅

子間爲昌國君而毅往來復通燕竟卒於趙其後漢高帝求毅
之後得樂叔封之樂鄉號華成君々々々毅之孫也毅爲燕王
報仇五歲之間下齊七十餘城何成功之速也使昭王不死安
知田單之必能復齊哉

趙奢者趙將也初爲田部吏收租稅而平原君家不肯出奢以
法治之殺其用事者九人平原君將殺奢々因說曰君不奉法
則法削國弱是無趙也君安得有此富乎平原君以爲賢言之
於王々用之治國賦々々大平秦伐韓軍於閼與趙王召問趙
奢々曰其道遠險狹猶兩鼠鬭穴中將勇者勝王乃令奢將救
之兵去邯鄲三十里而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軍々武

安西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振軍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奢
立斬之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間來入趙奢善食
而遣之間報秦將々々大喜奢既遣秦間乃卷甲而趨之二日
一夜至令善射者去閼與二十五里而軍々壘成秦人聞之悉
甲而至軍尉許歷請以軍事諫奢內之歷曰秦人不意趙師至
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陣以待之不然必敗奢曰請受令
歷請受刑奢曰胥後令歷復請諫曰先據北山者勝後至者敗
奢即發萬人趨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奢縱兵擊之大破秦
軍々々解而走遂解閼與之圍而歸趙惠文王賜奢號為馬服
君以許歷為國尉趙奢於是與廉頗藺相如同位矣平都君田

單問奢曰吾非不悅將軍之兵法也所以不服者獨君之用衆
々々者使民不得耕作糧食輓賃不可給也此坐而自破之道
也帝王之兵所用不過三萬而天下自服矣將軍必負十萬二
十萬之衆乃用之此單之所不服也奢曰君非徒不達於兵也
又不明其時勢夫吳干之劍肉試則斷牛馬金試則截盤匜薄
之柱上而擊之則折為三質之石上而擊之則碎為百今以三
萬之衆而應強國之兵是薄柱擊石之謂也古者四海之內分
為萬國城雖大無過三百丈者人雖衆無過三千家者而以集
兵三萬距此奚難哉今千丈之城萬家之邑相望也而索三萬
之衆圍千丈之城曾不能盈其一角君將以此何之單因歎不

及也及惠文王卒子孝成王時秦趙兵相距長平奢已死而廉
頗為將數敗趙信秦間以奢子括代之奢救閼與之圍其功最
偉其論兵事亦嘗及奢死而廉頗軍長平兵數敗然則奢蓋愈
於廉頗矣至今言趙將者獨曰廉頗李牧何哉
趙括者趙將趙奢子也少時學兵法以天下莫能當一日與其
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難然不謂善括母問其故奢曰兵死地也
而括易言之使趙將括破趙軍者必括也後秦趙相拒長平時
奢已死廉頗將攻秦々間言曰秦之所惡獨畏馬服君之子括
為將耳趙王信之因使括代頗將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
柱鼓瑟耳括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合變也趙王不聽遂將之

將行括母上書言不可王召問之母曰其父為將時身所奉飯
而進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數得賞賜盡以予軍吏士大夫受
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為將東鄉而朝軍吏無敢仰視之
者所賜盡歸藏於家日視便利田宅買之其父子異心願王勿
遣王曰毋置之吾已決矣母因曰王終遣之即有如不稱妾得
無隨坐乎王許諾括既代廉頗悉更約束易置軍吏秦將白起
聞之縱奇兵佯敗走而絕其糧道分斷其軍為二士卒離心四
十餘日軍餓趙括出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趙括々軍敗數十
萬之衆遂降秦々悉阬之趙王以括母先言竟不誅也夫趙括
之不能其父知之其母知之在朝之大臣知之鄰國之人又知

之而獨王不之知也發趙卒數十萬者豈括之罪哉故曰一
之發本在一人任用可不謹乎雖然括言兵事父不能難似
長於兵者矣一用為將而大敗身死古有靜言庸違者若括非
耶

廉頗者趙將也趙惠文王時頗為將伐齊大破之取晉陽拜為
上卿以勇氣聞於諸侯澠池之會頗送王至境上與王訣曰王
行度道里會遇之禮畢還不過三十日々々不還則請立太
子以絕秦望王許之及後還藺相如功大位在頗右頗曰我為
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大功相如徒以口舌為勞而位居我上且
相如素賤人吾羞不忍為之下宣言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

語其舍人曰秦所以畏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若兩虎俱鬬勢
不俱生夫頗聞之肉袒負荊至門謝罪遂為刎頸之交是歲頗
攻齊破其一軍居二年頗復伐齊幾拔之後三年攻魏之防陵
安陽拔之後五年趙奢破秦軍閼與下及長平之役趙奢已死
頗將攻秦々數敗趙軍々々固壁不戰秦數挑戰頗不肯趙王
信秦之間因以趙奢子趙括代廉頗々々之免長平歸也失勢之
時故客盡去其後五年燕用栗腹謀攻趙々復使頗將擊大破
燕軍於鄗遂圍燕々割五城以和趙封頗為信平君為假相國
故客又復至頗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天下以市
道交君有勢我則從君々無勢則去此固其理也有何怨乎居

六年趙使頗伐魏之繁陽拔之後悼襄王立不快於頗使樂乘
代之頗怒攻樂々走頗遂奔魏之大梁頗居梁久趙以數困於
秦兵思復得頗々亦思復用於趙々王使々者視頗尚可用否
頗之仇郭開多與使者金令毀之趙使者既見頗々為之一飯
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馬以示尚可用使者還報王曰廉將軍雖
老尚善飯然與臣坐頃之三遺矢矣趙王以為老遂不召楚聞
頗在魏陰使人迎之頗一為楚將無功曰我思用趙人遂卒于
楚頗將畧甚長然負氣任勢不肯為人下始欲發於相如而中
止既卒發於樂乘而出亡使頗嘗學知道豈至是哉

李牧者趙將也常居代鴈門備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入

莫府為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習射騎謹烽火多間諜厚遇戰
士為約曰匈奴即入盜急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匈奴每入烽
火謹輒入收保不敢戰如是數歲亦不亡失然匈奴以李牧為
怯雖趙邊兵亦以為吾將怯趙王讓李牧々々如故趙王怒召
之使他人代將匈奴每來出戰々々數不利失亡多邊不得田
畜復請李牧々々杜門不出固稱疾趙王乃復強起使將兵牧
曰必用臣々如前乃敢奉令王許之牧至如故約匈奴數歲無
所得終以為怯邊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於是乃具選
車得千三百乘選騎得萬三千匹百金之士五萬人[illegible]
彀者十萬人悉勒習戰大縱畜牧人衆滿野匈奴小入佯

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大率衆來入李牧多爲奇陳張左右翼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滅襜襤破東胡降林胡單于奔走其後十餘歲匈奴不敢近趙邊城其後攻燕拔武遂方城久之秦破趙殺將扈輒斬首十萬趙乃以牧爲大將軍大破秦軍趙封牧爲武安君已而秦軍攻番吾牧又擊破之又南距韓魏趙王遷七年秦使王翦攻趙々使李牧司馬尚禦之秦多與趙王寵臣郭開金使言二人欲反趙王乃使趙葱顏聚代之牧不受命趙使人捕得斬之王翦因急擊趙大破殺趙葱虜趙王遷及其將顏聚趙遂滅夫趙之滅以李牧之死牧不死趙未可滅也牧盡係趙之存亡者柰何殺之雖然牧不受命則非

矣世稱郭汾陽之不可及有以哉若如藺頗李牧者其亦勇有餘而忠不足者矣

孫臏者齊將也臏生阿鄄之間亦孫武之後世子孫也臏與龐涓俱學兵法涓既仕魏恥能不及臏陰使召臏々至刖其足而黥之齊使者如梁臏以刑徒陰見說齊使々々以爲奇竊載之歸齊々將田忌善而客之忌數與齊諸公子馳逐重射孫子見其馬足不甚相遠馬有上中下輩於是孫子謂忌曰君弟重射臣能令君勝忌信然之與王及諸公子逐射千金及臨質孫子曰今以君之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既馳三輩畢而田忌一不勝而再勝卒得千金於是忌進孫子於王々問兵法遂以爲師其後魏伐趙々請救於齊々王欲使臏將辭以刑餘之人乃將田忌而孫子爲師居輜車中坐爲計謀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拳救鬭者不搏撠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爲解耳今梁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竭於外老弱罷於內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據其街路衝其方虛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弊於魏也忌從之魏果去邯鄲與齊戰于桂陵大敗其後魏與趙攻韓々告急於齊々鄒忌言勿救田忌言速救孫子曰魏有破國之志韓見亡必東愬於齊々因深結韓之親而晩承魏之弊可以受重利得尊名王善之陰許韓使而遣之韓五戰不勝而委國於齊

々使田忌將而往直走大梁魏將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魏齊軍既已過而西矣孫子謂田忌曰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々號爲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使齊軍入魏地爲十萬竈明日爲五萬竈又明日爲三萬竈涓大喜曰齊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步軍與其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々々道狹而旁多險阻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此樹下令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舉而發涓果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鑽火讀之未畢萬弩俱發魏軍大亂相失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剄曰遂成豎子之名齊因乘勝盡破其軍孫子以此名顯天下世傳其兵法云夫孫子之智也使知衛身如

如用兵則吾以臏為真智人矣惜也蔡猶能御其足而臏不能
也
龐涓魏將也涓始與孫臏俱學兵法能不如臏既仕魏得為惠
王將軍乃陰使召孫臏々至涓恐其賢於己疾之則以法刑斷
其兩足而黥之欲隱勿見齊使至梁載與俱去涓後伐趙々求
救於齊々用孫臏計敗涓於桂陵涓又伐韓々亦告急於齊々
使田忌救之忌如孫臏計直走魏都日減數萬竈涓喜曰固知
齊軍怯也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步軍率輕銳倍
日并行逐之臏用斫樹白書計涓為所困遂自刭也涓始與臏
同門已而相賊蘇張之行不是過矣死尚誰咎哉

田忌者齊將也用孫臏計謀多戰功時鄒忌為相與不相悅公
孫閈謂鄒忌曰公何不為王謀伐魏勝則君之謀也君可以有
功不勝則田忌受罪矣鄒忌以為然乃說王而使田忌伐魏田
忌三戰三勝鄒忌以告公孫閈々々々乃使人操十金而往卜
於市曰我田忌之人也吾三戰而三勝聲威天下欲為大事亦
吉否卜者出因令人捕為人卜者驗其人於王前田忌奔楚已
而齊宣王召復之使之與魏戰馬陵殺其將龐涓虜魏太子申
忌功大著夫田忌為齊將多大功然非孫臏弗能成君子所以
貴得士與
甘茂者秦將也茂生下蔡事下蔡史舉先生學百家之說因張
儀樗里子而求見秦惠王々見而悅之使將而佐魏章略定漢
中地既又定蜀還為左丞相秦王使茂約魏伐韓茂使向壽還
請王曰魏聽臣矣然願王勿伐王迎茂於息壤問其故茂曰曾
人有與曾參同名者殺人々告其母々織自若也三至母投杼
而起今臣賢不及曾參王之信臣不如曾參之母疑臣者非獨
三人臣恐大王之投杼也王曰寡人不聽也請與子盟茂乃將
兵攻韓宜陽五月不拔樗里子公孫奭爭之王召茂欲罷兵茂
曰息壤在彼王乃悉起兵佐茂拔之久之茂又伐魏向壽公孫
奭讒之王茂懼亡走齊後竟不得復入秦卒於魏甘羅其孫也
茂嘗為秦相無顯功其為將則戰功頗多茂亦長於兵者哉故
列之于諸將傳云

王翦者秦將也頻陽東鄉人少而好兵事秦始皇將攻趙閼與
破之拔九城既又攻趙歲餘遂拔趙々王降盡定趙地為郡其
明年燕使荊軻為賊於秦々王使翦攻燕々王喜走遼東翦遂
定薊而還翦子賁亦定魏地秦始皇既滅三晉欲遂攻荊問
將軍李信度用幾何人信對二十萬人問王翦々對曰非六十
萬人不可始皇曰王將軍老矣何怯也遂使李信及蒙恬將二
十萬伐荊翦謝病歸老李信軍敗始皇自如頻陽謝翦起之
翦曰王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為聽將軍計
耳於是翦將六十萬始皇自送至灞上翦行請美田宅園池甚

秦始皇曰將軍行矣何憂貧乎翦曰為大王將有功終不得封
侯故及大王之嚮臣〻亦及時以請園池為子孫業耳始皇大
笑王翦既至關使〻還請善田者五輩或曰將軍之乞貸亦已
甚矣翦曰不然夫秦王怚而不信人今空秦國甲士而專委於
我〻不多請田宅為子孫業以自堅顧令王坐而疑我耶翦至
荊〻悉國中兵拒翦〻堅壁守之不肯戰日休士洗沐而善飲
食撫循之親與士卒同食久之問軍中戲乎曰方投石超距翦
曰士卒可用矣荊數挑戰而秦兵不出引而東翦因舉兵追之
大破荊軍殺其將項燕乘勝畧定荊地虜荊王負芻竟平荊地
為郡縣因南征百越之君而翦子賁與李信破定齊地秦并天

下王氏蒙氏功為多名施於後世〻其後王離與項羽戰于鉅鹿
為項羽所虜者是王賁之子翦之孫也為將三世而敗云夫翦
輔秦吞六國於秦不為無功然滅人宗祀多所殺伐翦亦忍乎
哉

吳起者衛人也好用兵嘗學於曾子事魯君齊人攻魯〻欲將
吳起〻取齊女為妻而魯疑之起於是欲就名遂殺其妻以明
不與齊也魯卒以為將〻而攻齊大破之魯人或惡起曰起猜
忍人也少時家累千金游仕不遂遂破其家鄉黨笑之起殺其
謗己者三十餘人而東出衛郭門與其母訣曰起不為卿相不
復入衛遂事曾子居頃之其母死起終不歸曾子薄之而與起

絕起乃之魯學兵法今又殺妻以求將且魯小國而有戰勝之
名則諸侯圖魯矣魯君疑之謝吳起〻〻於是聞魏文侯賢欲
事之文侯問李克曰吳起何如人哉克曰起貪而好色然用兵
司馬穰苴不能過也於是文侯以為將擊秦拔五城起之為將
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臥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裹贏糧與士卒
分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為吮之卒母聞而哭之曰往年吳公吮
其父〻〻戰不旋踵吳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死所矣文侯以
起善用兵廉平盡能得士心乃以為西河守以拒秦韓趙文侯
卒子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謂吳起曰美哉山河之固此魏
國之寶也起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

修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泰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
修政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
經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殺之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皆敵國也
武侯曰善即封起為西河守甚有聲名魏置相〻田文吳起不
悅謂田文曰請與子論功可乎夫將三軍使士卒樂死敵國不
敢謀子孰與起治百官親萬民實府庫子孰與起守西河而秦
兵不敢東向韓趙賓從子孰與起文曰此皆不如子也[illegible]主
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當是時屬之誰乎起乃謝之曰文
既死公叔為相尚魏公主而害吳起公叔用其僕計召吳起而
與歸因令公主怒而輕己乃告武侯曰起賢人也而侯之國小

[illegible]起之無留心也侯試延以公主起有留心則必受之無留心則必不受矣君何不以此卜之武侯果召吳起欲延以公主吳起向見公主之賤公叔也遂不肯受武侯疑之而弗信也起懼得罪遂去之楚々悼王素聞其賢至則任為相起明法審令捐不急之官廢公族之疏遠者以撫養戰鬪之士要在強兵破游說之言縱橫者於是南平百越北并陳蔡卻三晉西伐秦諸侯皆患楚之強而楚之貴戚大臣多怨起者及悼王死宗室大臣攻吳起々走之王尸而伏之擊起之徒因射刺吳起并中王尸太子立盡誅射吳起而并中王尸者死者七十餘家吳起說武侯形勢不如德然行之於楚以刻薄少恩亡其軀何哉

章子者齊將也秦假道韓魏以伐齊々威王使章子將而應之與秦交和而舍使者數相往來章子為變其徽章以雜秦軍候者言章子以齊入秦威王不應頃間候者復言章子以齊兵降秦威王不應如此者三頃間言齊兵大勝秦兵大敗於是左右曰王何以知章子之必不叛王曰章子之母啓得罪其父々々殺之而埋馬棧之下吾使章子將也勉之曰將軍全兵而反必更葬將軍之母對曰臣非不能更葬先妾也臣之母啓得罪臣之父々々未教而死夫不得父之教而更葬母是欺死父也故不敢夫為人子而不欺死父[illegible]人臣欺生君哉人章子不更葬母禮乎曰非禮也然則[illegible]乎曰非禮也何佐章子之母得罪於父章子之父殺之夫道也為章子父也妻則為章子也毋章子請其父而葬之子道也其父烏得而不許若不許則不為章子母矣不為章子也毋則不為章子父也妻父又烏得而殺之故章子之葬毋當請於父在之日父既亡則又不得欺其父矣

四君列傳

信陵君者魏公子無忌也公子為人仁而下士々無賢不肖皆謙而禮交之不敢以其富貴驕士々以此數千里爭往歸之致食客三千人當是時諸侯以公子賢多客不敢加兵謀魏十餘年公子與魏安釐王博北境傳言趙寇至王釋博欲召大臣謀

公子曰趙王田獵耳復博如故王恐心不在博居頃復傳言曰趙王獵耳王大驚曰公子何以知之公子曰臣之客有能探得趙王陰事者以此知之是後王畏公子之賢能不敢任以政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餘家貧為夷門監者公子往請欲厚遺之不肯受公子於是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侯生々々直上載不讓欲以觀公子々々執轡愈恭侯生又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枉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朱亥立語乃就車至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徧贊賓客々々皆驚既罷酒侯生謂公子曰臣所過屠者朱亥此子賢者世莫能知故隱屠間耳公子往數請之朱亥故不謝公子怪

之秦圍趙邯鄲公子姊為趙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數遺魏
王及公子請救魏王使晉鄙將十萬衆救趙秦使者告魏王曰
吾攻趙旦暮且下諸侯敢救者已拔趙必移兵擊之魏王恐止
晉鄙壁鄴平原君使者冠蓋相屬於魏讓公子々々數請魏王
及賓客辯士說王萬端魏王畏秦終不聽公子乃請賓客約車
百餘乘欲往赴秦軍與趙俱死行過侯生具告之侯生曰公子
勉之矣公子行數里心不快曰吾待侯生備矣今吾且死而侯
生曾無一言半辭送我々豈有所失哉復引車還侯生曰臣固
知公子之還也夫公子無他端而欲赴秦軍猶以肉投餒虎何
功之有臣聞晉鄙兵符在王臥內如姬最幸力能竊之公子嘗

為如姬報其父仇如姬欲德公子々々誠一開口如姬必許諾
則得虎符奪晉鄙軍北救趙而西却秦此五伯之伐也公子如
其計果得符侯生曰晉鄙合符疑而請之事必危矣臣客朱亥
力士可與俱晉鄙聽大善不聽可使擊之於是公子泣曰晉鄙
宿將往恐不聽終當殺之矣於是公子請朱亥々々曰臣乃市
井鼓刀屠者而公子親數存之所以不報謝者以為小禮無所
用今公子有急此乃臣效命之秋也遂與公子俱公子過謝侯
生々々曰臣宜從老不能行請數公子行日以至晉鄙軍之日北
向自剄以送公子々々遂行至鄴矯魏王令代晉鄙々々合符疑
之朱亥袖四十斤鐵椎々殺之公子遂將鄙軍進擊秦々軍解

去遂救邯鄲存趙々王及平原君自迎公子於界王再拜公子
々々與侯生決至軍侯生果北向自剄魏王怒公子盜兵符殺
晉鄙公子亦自知也已却秦存趙使將々其軍歸魏而公子獨
與客留趙々孝成王德公子計以五城封之公子聞之意矜驕
而有自功之色客有說公子曰公子於趙則有功矣於魏則未
為忠臣也於是公子立自責若無所容趙王亦不忍言獻五城
請以鄗為公子湯沐邑公子留趙聞趙有處士毛公藏於博徒
薛公藏於賣漿家公子欲見兩人々々自匿不肯見公子聞所
在乃閒步往從此兩人游甚驩公子留趙十年不歸秦聞公子
在趙日夜出兵東伐魏々使々往請公子々々不肯歸毛公薛

公往見公子曰秦克大梁夷先王宗廟公子何面目立天下乎
語未畢公子色變趣駕歸魏々王以為將諸侯聞公子將各遣
將々兵救魏公子帥五國之兵破秦軍於河外遂乘勝逐秦軍
至函谷關秦兵不敢出當是時公子威振天下諸侯之客進兵
法公子皆名之故世俗稱魏公子兵法秦王患之乃行金萬斤
於魏求晉鄙客令毀之言公子亦欲自立為王又數使問偽賀
公子得立為王未也魏王果不信公子々々謝病不朝與賓客
為長夜飲多近婦女四歲竟病酒而卒漢高祖立每過大梁常
祠公子後又為置守冢五家世々歲以四時奉祠公子用兵制
勝無與為伍然聞公死黨之義君子非之

平原君者趙公子勝也喜賓客々々至者蓋數千人平原君相
趙惠文王及孝成王三去相三復位封於東武城平原君家樓
臨民家々々有躄者槃散行汲平原君美人居樓上見而笑之
躄者至門請曰聞君喜士々々不遠千里而至者以君能貴士而
賤妾也臣不幸有疾而君後宮臨而笑臣々願得笑臣者頭平
原笑而應之終不殺居歲餘賓客門下舍人稍々引去過半平
原怪之有一人前曰以君不殺笑躄者耳於是平原君乃斬笑
躄者美人頭自造門進躄者因謝焉其後門下稍々來是時齊
有孟嘗魏有信陵楚有春申故爭相傾以待士秦之圍邯鄲趙
使平原君求救合從於楚有客毛遂自薦偕平原君至楚卒定

從而歸楚使春申君將兵赴救趙魏信陵君亦奪晉鄙軍往救
趙皆未至秦急圍邯鄲々々急且降邯鄲傳舍吏子李同說平
原君曰邯鄲之民炊骨易子而食而君之後宮以百數婢妾被
綺縠餘粱肉而民褐衣不完糟糠不厭民困兵盡剡木爲矛矢
而君器物鍾磬自若使秦破趙君安得有此使趙得全君何患
無有今君誠能令夫人以下編於士卒之間分功而作家之所
有盡散以饗士々方危苦之時易德耳於是平原從之得敢死
士三千李同遂與三千人赴秦軍々々爲之卻三十里亦會楚
魏救至秦兵遂罷邯鄲復存李同戰死封其父爲李侯平原君
以趙孝成王十五年卒子孫代後竟與趙俱亡蓋亦戰國之賢

公子也
孟嘗君者齊威王少子靖郭君田嬰之子田文也靖郭君爲齊
相封於薛有子四十餘人其賤妾有子名文々以五月五日生
靖郭君告其母曰勿舉也其母竊舉生之及長其母因兄弟而
見其子文於靖郭君々々怒其母曰吾命汝去此子而敢生
之何也文頓首曰君惡五月子者何故靖郭君曰五月子者長
與戶齊將不利其父母文曰人生受命於天乎將受命於戶耶靖
郭君嘿然文曰必受命於天君何憂焉必受命於戶則可高其
戶耳誰能至者靖郭君曰子休矣久之文承間問其父曰子之
子爲何曰爲孫々々之孫爲何曰爲玄孫々々之孫爲何曰不能

知也文曰君相齊三王矣齊不加廣而君家富累萬金門下不
見一賢者今君又尚厚積餘藏欲以遺所不知何人而忘公家
之事日損文竊怪之於是靖郭君以爲賢使主家待賓客々々
日進名聲聞於諸侯々々皆使人請以文爲太子靖郭君許之
靖郭君卒而文果代立於薛是爲孟嘗君々々招致諸侯賓
客及亡人有罪者皆舍業厚遇之以故傾天下之士食客數千
人無貴賤一與文等孟嘗君待客坐語而屏風後常有侍史主
記君所與客語問親戚居處客去孟嘗君已使々獻遺存問其
親戚孟嘗君曾待客夜食有一人蔽火光客怒以飯不等輟食
辭去孟嘗起自持其飯比之客慚自剄士以此多歸孟嘗君孟

嘗君客無所擇人〻皆善遇之人〻各自以爲親己秦昭王聞
其賢乃先使涇陽君爲質於齊以求見孟嘗君〻〻〻欲往蘇
代以土木偶人說之乃止已而齊湣王卒使入秦〻昭王即以
爲相或說昭王曰文必先齊而後秦於是昭王乃止囚孟嘗君
欲殺之孟嘗君使人求解於昭王幸姬〻〻願得狐白裘此時
孟嘗君有一狐白裘直千金天下無雙入秦已獻之昭王客有
能爲狗盜者入秦宮藏中取裘以獻姬〻爲言昭王〻〻釋孟
嘗君〻〻〻得出即馳去秦昭王後悔使人馳傳逐之孟嘗君
至關〻門尚閉〻法鷄鳴而出客〻有善爲鷄鳴者野鷄聞之
皆鳴遂發傳出如孟嘗君列此二人於賓客〻〻盡羞之及孟

嘗君有秦難卒此二人拔之自是之後客皆服孟嘗君過趙〻
人笑曰耿小丈夫耳孟嘗君怒客與俱者下斫擊殺數百人遂
滅一縣以去至齊〻湣王悔初逐孟嘗君即任以爲相孟嘗君
怨秦與韓魏攻之聚秦軍於函谷關河渭絕一日秦割河東三
城以和乃退師孟嘗君相齊其舍人魏子爲收邑入三反而不
致一入孟嘗君問之曰有賢者竊假與之孟嘗君怒而退魏子
馮驩聞孟嘗君好客躡蹻見之孟嘗君置傳舍彈劍歌曰長鋏
歸來乎食無魚孟嘗君遷之幸舍食有魚矣又彈劍歌曰長鋏
歸來乎出無輿孟嘗君遷之代舍出入乘車矣又彈劍歌曰長
鋏歸來乎無以爲家孟嘗君不悅居朞年使收債於薛驩至薛

召取孟嘗君錢者皆會得息錢十萬乃多釀酒買肥牛召諸取
錢者能與息者皆來不能與息者亦來酒酣持券如前合之能
與息者與爲期不能與息者取其券而燒之坐者皆起再拜孟
嘗君怒召還責之驩曰吾特焚無用之券令薛民親君而彰君
之善聲君有何疑焉孟嘗君拊手謝之居久之齊湣王信說以
孟嘗君將作亂遂廢之諸客皆見孟嘗君廢皆去始魏子所與
粟賢者聞之乃上書言孟嘗君不作亂請以身爲盟遂自剄也
馮驩曰借臣車一乘入秦必令君重於國而奉邑益廣孟嘗君
乃約車幣而遣之馮驩西說秦王曰王亦知齊廢孟嘗君乎孟
嘗君怨齊必背齊王悉收之齊國之情盡委之秦齊地可得也

秦王大悅遣車迎孟嘗君驩辭先行至齊說齊王曰竊聞秦遣
使迎孟嘗君〻〻〻入相秦則天下歸之臨淄即墨危矣王何
不先秦使之未到而益與之邑以謝之齊王曰善乃使人至境
候秦使〻〻適入境使還馳告之王召孟嘗君復其位而益與
之邑秦使聞之還車而去矣孟嘗君謂馮驩曰賓客見文一日
廢皆背去自今如有見文者必唾其面驩曰物有必至事有固
然生者必有死物之必至也富貴多士貧賤寡交之固然也君
獨不見朝趨市者乎明旦側肩爭門而入日暮之後過者掉臂
不顧非好朝而惡暮所期物亡其中也孟嘗君再拜曰敬從命
矣其後齊湣滅宋益驕欲去孟嘗君〻〻〻懼乃如魏〻昭王

以為相西合於秦趙與燕共伐破齊〻湣王死子襄王立孟嘗
君中立為諸侯無所屬襄王新立畏之與連和復親孟嘗君卒
諸子爭立而齊魏共滅薛孟嘗君絕嗣無後也初孟嘗君聘楚
〻王遺之象牀令徒直送之不欲行語公孫戍曰足下能使僕
無行者有先人寶劍願獻之戍許諾入說孟嘗君曰小國所以
皆致相印於君者悅君之義慕君之廉也今始至楚而受象牀
則未至之國何以待君哉孟嘗君遂不受戍趨出孟嘗君召而
反之曰子何足之高志之揚也戍以實對孟嘗君乃書門版曰
有能揚文之名止文之過私得寶於外者疾入諫士以此多之
夫孟嘗君名重天下及死諸子爭立遂滅嗣曾無建立遺子孫

不拔之基何哉彼其平日純盜虛名應皆及身不願後故耳·
春申君者楚人也名歇姓黃氏游學博聞事楚頃襄王〻〻〻
以為辯使於秦聞秦昭王方令白起與韓魏共伐楚歇恐一舉
而滅楚也乃上書說秦昭王曰臣聞物至則反冬夏是也致至
則危累棊是也今大王之功亦多矣威亦單矣王若能持功守
威絀攻取之心而肥仁義之地使無後患三王不足四五伯不
足六也王若負人徒之眾伏兵革之強乘毀魏之威而欲以力
臣天下之主臣恐其有後患也且韓魏之然秦深矣王信之而
與之伐楚是智伯之信韓魏也臣為王慮莫若善楚秦楚合而
為一以臨韓〻必斂手而為關內之侯若是而王以十城戍鄭

梁氏寒心亦必為關內侯矣王一善楚而關內兩萬乘之主注
地於齊〻右壤可拱手而取也王之地一經海內要約天下是
燕趙無齊楚〻〻無燕趙然後危動燕趙直搖齊楚此四者不
待痛而服矣昭王曰善發使賂楚約為與國黃歇受約歸楚〻
使歇與太子完入質于秦〻留之數年楚頃襄王病太子不得
歸於是歇說秦相應侯曰楚王病恐不起秦不如歸其太子〻
〻得立事秦必重若不歸則咸陽一布衣耳楚更立太子必不
事秦矣應侯言於昭王〻〻曰令其傅先往問疾返而後圖之
歇計曰王若卒大命陽文君子二人在中必立為後太子不得
立矣不如亡秦與使者俱出臣請止以死當之太子因變服出

關黃歇度太子已遠乃自言請死昭王大怒欲聽其自殺也應
侯曰太子立必用歇不如歸之以親其秦王因遣黃歇〻至楚
三月頃襄王卒太子完立是為考烈王〻以歇為相封為春申
君〻〻〻乃城故吳墟而居之招致賓客三千餘人其上客皆
躡珠履趙平原使至欲誇楚為玳瑁簪刀劍室以珠玉飾之見
春申君客躡珠履大慚居久之諸侯患秦攻伐無已時相與合
從楚王為從長春申君用事西伐秦至函谷關秦兵出諸侯兵
皆敗走楚王以咎春申君〻〻〻以此益疏楚王無子春申君
求婦人宜子者進之甚眾卒無子趙人李園持其女弟欲進之
王乃求事春申君為舍人已而謁歸故失期還謁春申君問之

狀李園對曰齊王使〻求臣女弟與其使者飲故失期春申君曰聘入乎曰未也可得見乎曰可於是園乃進其女弟即幸於春申君知其有身乃教其女弟承間說春申君曰君相楚二十餘年而王無子百歲後將更立王彼亦各貴其故所親君安得長有寵乎今妾自知有身而人莫知妾幸君未久誠以君之重進妾於王〻必幸妾〻賴天有男是君之子為王也春申君大然之乃出李園女弟於謹舍而言之王〻召入幸之遂生男立為太子以園妹為后園亦用事園恐春申君語泄陰養死士欲殺春申君以滅口楚王病觀津人朱英謂春申君曰世有無望之福又有無望之禍今君處無望之世事無望之主安可無〻

望之人乎春申君曰何謂無望之福曰君相楚二十餘年雖名相國實楚王也今楚王旦暮且卒君相少主因而代立當國王長而反政不即遂南面稱孤而有楚國此無望之福也曰何謂無望之禍曰李園養死士之日久矣王卒必先入據權而殺君以滅口此無望之禍也曰何謂無望之人曰君置臣郎中王卒園必先入臣為君殺之此無望之人也春申君曰足下置之李園弱人也僕又善之且又何至此朱英知言不用恐禍及身乃亡去後十七日王卒園果先入伏死士於棘門之內春申君入殺之盡滅春申君之家初春申君上秦昭王書使歸楚及出身遣楚太子歸及忠考烈王無子多求宜子婦人進之王此皆忠誠為國非有他而然若也一聞女子小人之計遂動於邪身以不保悲夫

戰國人才言行錄卷之七

戰國人才言行録卷之八

無錫秦㴶編輯

名吏列傳

尹鐸趙晉陽令也趙簡子命爲晉陽尹鐸請曰以爲繭絲乎抑爲保障乎簡子曰保障哉尹鐸始晉陽乃損其戶數務在厚民七利賴之簡子謂無恤曰晉國有難無以晉陽爲遠以尹鐸爲少必以爲歸居久之簡子卒無恤嗣立有智氏之難將出問從者曰吾何之乎從者曰長子近且城完厚無恤曰民疲力以完之又斃死以守之其誰與我曰邯鄲之倉庫實自浚民之膏血以實之又因而殺之其誰與我其晉陽乎先主之所屬也尹鐸之所寬也民必和矣三家圍而灌之沉竈產鼃民無叛志故趙之不亡皆尹鐸保障之功也於鐸之請命也苟得繭絲之命則將遂爲蚕食乎請命而不用則又何以請爲也故吾謂鐸不宜有請

西門豹者魏鄴令也魏文侯時人豹將往鄴辭文侯文侯曰子往矣必就子之功而成好名豹曰敢問就功成名亦有術乎文侯曰有之夫鄉邑老者而先受坐之士子入而問其賢良之士而師事之求其好掩人之美而揚人之醜者而參驗之夫物多相類而非也幽莠之幼也似禾驪牛之黃也似虎[illegible]夫類玉此皆似之而非者也豹既到鄴問長老民所疾苦皆曰苦爲河伯娶婦豹問其故對曰鄴三老廷掾常歲賦斂百姓收取其錢得數百万用其二三十万爲河伯娶婦与祝巫共分其餘錢持歸當其時巫行視小家女好者云是當爲河伯婦即聘取洗沐之爲治新繒綺縠衣閒居齋戒爲治齋宮河上張緹絳帷女居其中爲具牛酒飯食行十餘日共粉飾之如嫁女床席令女居其上浮之河中始浮行數十里乃沒其人家有好女者多持女遠逃亡以故城中益空無人又困貧所從來久遠矣民人俗語曰即不爲河伯娶婦河水必來漂沒溺其人民云豹曰至時幸來告語吾亦往送女至其時豹往會河上人民觀者三二千人豹曰呼河伯婦來視其好醜豹視之顧謂大巫嫗曰是女子不好煩爲入報河伯得更求好女後日送之即使吏卒共抱大巫嫗投之河中有頃曰何久也弟子趣之復以弟子一人投河中有頃復投一弟子促之凡三投弟子豹曰是皆女子也不能白事煩三老爲入白之復投三老河中良久復欲使廷掾與豪長者一人入促之皆叩頭破額血流地色如死灰從是以後不敢復言河伯娶婦豹即發民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民賴水利家給人足由此豹名聞天下澤流後世無絕已時豹亦賢大夫也哉

名士列傳

南文子者衛人也智伯欲伐衛乃佯亡其太子使奔衛南文子曰太子甚愛而有寵非有大罪而亡必有故使人迎之於境曰車過五乘慎勿納也智伯聞之乃不遣太子已而智伯遺衛君野馬四白璧一衛君大悦群臣皆賀文子有憂色曰此小國之禮而大國致之君其圖之衛君以其言告邊境智伯果起兵襲衛至境而返曰衛有賢人先知吾謀也故賢者之能為國家強兵也久矣若南文子者可無稱哉

任座者魏人也魏文侯問群臣曰我何如主皆曰仁君任座進曰君得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何謂仁君文侯怒座趨出次問翟璜璜曰以君仁臣直之言對也文侯悦使人召座而

反之親下堂迎之以為上客任座犯顏不諱真直臣哉

翟璜者魏人也事魏文侯文侯悪任座以已為不仁也璜進曰君仁君也文侯曰何以知之璜曰君仁則臣直向者任座之言直是以知之文侯乃悦文侯卜相於李克克既出璜問曰聞君卜相果誰為之克曰魏成璜忿然曰西河守吳起臣所進也君以鄴為憂臣進西門豹君欲伐中山臣進樂羊君之子無傅臣進屈侯鮒中山已拔無使守之臣進先生以耳目之所睹記果何負於成哉克曰魏成子進三人於君君皆師之子所進五人君皆臣之子悪得與成比乎璜起再拜曰璜鄙人也失對願卒為弟子璜好引拔士類多所知名璜之為人可知矣

李克魏文侯時人也翟璜薦於文侯文侯使守中山克嘗言家貧思良妻國亂思良相文侯將置相以之言問焉曰今所置非成則璜二子何如克曰卑不謀尊疏不謀戚臣在闕門之外不敢當命文侯曰先生臨事勿讓克曰君不察故也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文侯曰先生就舍吾之相定矣克趨出過翟璜之家璜問誰為相者克曰魏成子為相矣璜忿然作色曰言所進五人克曰子之言克於子之君者豈將比周以為大官哉君問置相克以五言告焉今君所舉皆不若魏成子之舉也克是以知魏成子之為相也何待克哉璜乃謝之文侯問克曰吳起何

如人也克曰起貪而好色然用兵司馬穰苴弗能過也文侯乃以起為將克言定相之道類知道者哉言乎又其直而不黨斯亦人所難也

趙良者不知何許人也嘗一日見商君商君曰鞅之得見也從孟蘭皐今鞅請得見可乎良曰僕弗敢願也孔丘有言曰推賢而戴者進聚不肖而王者退僕不肖故不敢受命僕聞之曰非其位而居之曰貪位非其名而有之曰貪名僕聽君之義則恐僕貪位貪名也故不敢聞命商君曰子不悦吾治秦與良曰反聽之謂聰內視之謂明自勝之謂強虞舜有言曰自卑也尚矣君不若道虞舜之道無為問僕矣商君曰始秦戎翟之教父子

無別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爲其男女之別大築冀闕營
如魯衛矣子觀我治秦也孰與五羖大夫賢良曰千羊之皮不
如一狐之掖千人之諾々不如一士之諤々武王諤々以昌殷
紂墨々以亡君若不非武王乎則僕請終日正言而無誅可乎
商君曰語有之矣貌言華也正言實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夫
子果肯終日正言鞅之藥也鞅將事子々又何辭焉良曰夫五
羖大夫荊之鄙人也聞秦繆公之賢而願望見行而無資自粥
於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
之上秦國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君一救荊
禍發教封內而巴人致貢施德諸侯而八戎來服由余聞之款

關請見五羖大夫之相秦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於國中不
從車乘不操干戈功名藏於府庫德行施於後世五羖大夫死
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舂者不相杵此五羖大夫之德也
今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爲主非所以爲名也相秦不
以百姓爲事而大築冀闕非所以爲功也刑黥太子太師傅殘
傷民以駿刑是積怨畜禍也教之化民也深於命民之效上也
捷於令今君又左建外易非所以爲教也君又南面而稱寡人
日繩秦之貴公子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何不遄
死以詩觀之非所以爲壽也公子虔杜門不出已八年矣君又
殺祝懽而黥公孫賈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此數事者非所

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後車十數從車載甲多力而駢脅者爲驂
乘持矛而操闟戟者旁車而趨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書曰恃
德者昌恃力者亡君之危若朝露尚將欲延年益壽乎則何不
歸十五都灌園於鄙勸王顯岩穴之士養老存孤敬父兄序有
功尊有德可以少安君尚將貪商於之富寵秦國之教畜百姓
之怨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
哉亡可翹足而待商君弗從居五月而難果作矣良之言真諤
々者哉

昭雎楚人也楚懷王特秦請會武關雎曰王無行發兵自守耳
秦虎狼也不可信懷王稚子々蘭勸王行秦人遂執懷王要割

割地時太子橫又質于齊楚大臣欲立王子之在國者雎曰王
與太子俱困于諸侯今又倍王命而立其庶子不宜乃詐赴於
齊々人歸太子楚人共立之雎始爲懷王謀非失計也王不聽
以此困於秦雎又能立太子以定楚國雎亦有足稱乎

王孫賈者齊人也年十五事齊湣王々走出賈失王之處其母
曰女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女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
望女今事王々出走女不知其處女尚何歸焉賈乃入市中曰
淖齒亂齊國殺湣王欲與我誅者袒右市人從者四百餘人與
之誅淖齒刺而殺之王孫賈有激於母以弱擒強討賊君之賊
此古人所以樂有賢父母者也

左師觸龍者趙人也趙孝成王時太后用事秦急攻趙〻求救
於齊〻人曰必以長安君爲質兵乃出太后不可大臣強諫
太后明謂左右曰復有言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公願見太后
盛氣而揖之入左師公徐趨進自謝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
不得見久矣竊自恕恐太后玉體之有所傷也故願望見太后
曰老婦恃輦而行曰日食飲得無衰乎曰恃鬻耳曰老臣今者
殊不欲食乃自強步日三四里少益嗜食和於身曰老婦不能
太后之色少解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竊
愛憐之願令補黑衣之數以衛王宮昧死以聞太后曰敬諾年
幾何矣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臣未填溝壑而托之太后曰丈

夫亦愛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曰婦人異甚曰老臣竊以
爲媼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曰君過矣不如長安君之甚左師
公曰父母之愛子則爲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踵爲之泣
念悲其遠也亦哀之矣行非弗思也祭祀必祝之曰必勿使反
豈非計久長有子孫相繼爲王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世
以前至於趙王之子孫爲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微獨
趙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曰此其近者禍及身遠者及
其子孫豈人主之子侯則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
挾重器多也今媼尊長安之位而封以膏腴之地多與之重器
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托於趙老

臣以媼爲長安君計短也故以爲愛之不若燕后太后曰諾恣
君之所使之於是爲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〻兵乃出子義
聞之曰人主之子骨肉之親猶不能持無功之尊無勞之奉而
守金玉之重也而況人臣乎夫左師公可謂善諫矣其功無異
犯顏而其不費餘力比之犯顏者難易不啻百倍左師公真善
諫者哉抑予讀戰國策見陳翠說燕太后事亦與此相類豈亦
有效而爲之者乎因并附著云陳翠燕人也將令燕王噲之弟
爲質於齊而合齊燕太后大怒翠入見曰太后何臞也太后曰
賴得先王鴈鶩之餘食不宜臞者〻〻憂公子之且爲質於齊
也翠曰人主之愛子也不如布衣之甚也非徒不愛子也又不

愛丈夫子特甚太后曰何謂也翠曰太后嫁女諸侯奉以千金
齎地百里以爲人之終也今王願封公子百官持職群臣效忠
曰公子無功不當封今王之以公子爲質也且以爲公子功也
而太后弗聽臣是以知人主之不愛丈夫子也且太后與王在
故公子貴太后千秋之后王棄國家而太子即位公子賤於布
衣故非及太后與王封公子則公子終不封矣太后曰老婦不
知長者之計乃命公子乘車制衣爲行具陳翠說太后功亦易
成然不如左師公之循〻有序也雖然以時考之左師公在其
後

縮高者趙人也其子仕於秦守管魏信陵君攻之不能下使人

促高欲以爲將而攻管對曰父攻子守人之笑也父教子倍亦
非君之所喜敢辭信陵君怒使謂趙安陵君曰生致縮高來安
陵君曰吾先君受襄王詔守此土也手受太府之憲曰降城亡
子國雖大赦不得与今縮高辭大位以全父子之義而君曰必
生致之是使我負襄王之詔而廢太府之憲也高聞之曰吾已
全已無違人臣之義豈可使吾君有魏患乎乃之使者舍刎頸
而死信陵君聞之縞素辟舍使人致謝於安陵君縮高之死下
以成其子上則以全其君非明於父子君臣之義者不能也雖
然高已死子尚可但欲事秦乎
鞠武者燕太子丹之傅也秦之蚕食諸侯也太子丹患之問計

於鞠武〻曰秦地徧而險固民衆而士厲意有所出則長城之
南易水之北未有所定也柰何欲批其逆鱗哉請入圖之居有
間秦將軍樊於期得罪亡之燕太子受之武曰夫以秦王之暴
而積怨於燕足爲寒心又況聞樊將軍所在乎是爲委肉當餓
虎之蹊也願太子疾遣之以滅口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購
單于其後乃可圖也太子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令人心惽然
恐不能須也且樊將軍以窮來歸丹終不以強秦之迫而棄之
也武曰夫行危而欲求安造禍而欲求福慮淺而怨深連結
一人之後交不顧國家之大害此所謂資怨而助禍矣夫以鴻
毛燎於炉火之上必無事矣且以鵰鷙之秦王行怨暴之怒豈

足道哉燕有田光先生其爲人智深而勇抗可與謀太子曰願
因太傅而得交於田先生武曰敬諾出見田光道太子願圖國
事於先生也光因進見太子薦荊軻爲賊於秦鞠武言計皆是
而太子不能聽悲夫燕之亡其自取之也已

策士列傳

郄疵者智氏之臣也智伯從韓魏兵以攻趙圍晉陽而水之城
之不沈者三板疵謂智伯曰韓魏之君必反矣智伯曰何以知
之曰以人事知之夫約勝趙而三分其地城降有日而二君無
喜志有憂色非反而何明日智伯以其言告二君〻〻曰是疵
爲趙計使君疑二主之心而懈於攻趙也二君出疵入曰主

何以臣之言告二君也智伯曰何以知之曰臣見其視臣端而
疾趨知臣得其情故也疵知言不用請使於齊智伯遣之疵去
而韓魏果反矣疵之策二子何其明耶

司馬錯者秦惠王時人惠王之時巴蜀相攻俱告急於秦〻惠
王欲伐蜀恐韓襲之欲先伐韓後伐蜀又恐不利計未有所定
張儀曰不如伐韓夫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天下之
朝市也司馬錯曰不如伐蜀夫欲富國者務廣地欲強兵者務
富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備而王隨之矣蜀有桀紂之亂以秦攻
之辟如使豺狼逐群羊得其地足以廣國取其財足以富民而
又有禁暴止亂之名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爲暴利盡西海而天

下不以爲貪是一舉而名實附也惠王曰善起兵伐蜀取之因
蜀道伐楚拔黔中秦因強富厚輕諸侯司馬錯之策也
禍亭者韓上黨守也秦白起拔野王上黨路絶亭欲嫁禍於趙
陰使人請趙孝成王曰韓不能守上黨且以與秦其民皆不欲
爲秦而願以與趙今有城市之邑七十願拜納之趙王喜召平
陽君豹而告之平陽君曰韓所以納趙者欲嫁其禍也秦被其
勞而趙受其利雖強大不能得之弱小而弱小顧能得之強大
乎趙王不聽使趙勝受地以三万戶之都封亭々垂涕而言曰
是吾處三不義也爲主守地不能死而以與人不義一也主內
之秦不順主命不義二也賣主之地而食之不義三也辭封而

入韓遣人告秦曰趙聞韓不能守上黨已發兵取之矣秦王怒
起兵攻趙戰于長平坑趙卒四十万韓得免於禍亭之策也
馮雎者西周人也宮他亡西周之東周盡以西周之情告于東
周西周君患之雎曰臣能殺之乃使人操金與書遺宮他曰告
宮他事可成勉成之不可成亟亡來事久且泄自令身死因使
人告東周之候曰今夕有奸人當入者矣候得而獻諸東周君
々々立殺宮他馮雎以一策殺宮他九軍中有亡入人壁者
雎策亦或可拖云
毛遂者趙平原君勝之客也平原君欲約楚選門下士得十九
人與偕門下有毛遂者刺自贊於平原君曰願君即以遂備員
而行矣平原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幾年於此矣曰三年矣平
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也譬如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
處勝之門下三年矣而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有也先生不能先
生留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早得處囊乃穎脫而出
豈特末見而已平原君乃與之偕十九人相與目笑之比至楚
十九人與論議皆服平原與楚言合從日出而言之日中不決
十九人謂遂曰先生上遂按劔歷階而上曰從之利害兩言而
決耳楚王曰客何爲者平原君曰勝之舍人也楚王叱曰胡不
下吾乃與而君言汝何爲者也遂按劔而前曰王之所以叱遂
者以楚國之衆也今十步之內不得恃衆也王之命懸於遂手

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且以楚之強天下莫能當白起小竪子耳
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
怨而趙之所羞而王弗知惡焉合從者爲楚非爲趙也楚王曰
唯々誠若先生之言謹奉社稷以從遂謂楚王左右曰取鷄狗
馬之血來毛遂奉銅盤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歃血而定從次
者吾君次者遂々定從於堂上遂左手持盤血而右手招十九
人曰公相與歃此血於堂下公等碌々所謂因人成事者也平
原君已定從而歸々至於趙曰勝相士多者千人寡者百數自
以爲不失士今乃於毛先生而失之也毛先生一至楚而使趙
重於九鼎大呂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強於百万之師勝不敢復

相士矣遂以爲上客毛遂慷慨定從亦戰國策士也使平原君止與十九人偕吾未知何如矣知人之難如是夫

茅焦者齊人也秦遷太后於離宮諫死者二十七人矣焦至又請諫秦王大怒按劍而坐召鑊欲烹之焦徐行至前再拜謁起曰臣聞有生不諱死有國不諱亡死生存亡聖主之所願聞也陛下亦有意欲聞之乎秦王曰何謂耶焦曰陛下有狂悖之行不自知耶車裂假父（嫪毐）囊撲二弟（太后與毐所生）遷母離宮殘戮諫士桀紂之行不至是矣竊爲陛下危之臣言已矣請就烹質乃解衣伏質秦王下殿手接之爵以上卿自駕虛左迎太后歸復爲母子如初茅焦習於戰國風氣喜立奇功其策無足采者雖然能使秦王母子如初秦國食祿者功出其下矣

甘羅者秦少庶子也秦文信侯呂不韋欲請張唐相燕張唐不肯甘羅時年十二曰臣請行之因見張唐曰卿之功孰與武安君曰不如也曰應侯之相秦也孰與文信侯專曰不如也羅曰應侯欲伐趙武安君難之去咸陽七里絞而殺之今文信侯自請卿相燕而卿不肯行臣不知卿死所矣張唐乃治裝請行〻有日矣羅請車五乘先報趙王曰王聞燕太子丹質秦〻張唐相燕與此燕秦不相欺欲以伐趙也王不如賂秦五城請歸燕太子與趙共弱燕趙王立割五城與秦〻歸燕太子趙攻燕得城三十以十一與秦〻封甘羅爲上卿甘茂其祖也羅以十二歲得封其策亦有過人者矣

景陽者楚人也齊韓魏共攻燕楚使景陽將而救之暮舍使左右司馬各營壁地已植表景陽怒曰女所營水皆至滅表此焉可以舍乃令徙明日大雨山水大出所營者水皆滅其表軍吏乃服於是遂不救燕而攻魏雝丘取之以與宋三國懼乃罷兵魏軍其西齊軍其東楚軍欲還不可得也景陽乃開西和門晝以車騎暮以燭通使於魏齊師怪之以爲燕楚與魏謀之乃引兵而去齊兵已去魏失其與國無與共擊楚乃夜遁楚師乃還景陽全軍而返非策之良曷致是哉

戰國人才言行錄卷之八

戰國人才言行録卷之九

說客列傳　　辯士列傳　　　無錫秦淪編輯

說客列傳

蘇秦者東周洛陽人也師鬼谷先生出游數歲大困而歸兄弟
嫂妹妻妾皆笑之秦大慚乃閉室不出々其書徧觀之得周書
陰符伏而讀之期年以出揣摩曰此可以說當世之君矣求說
周顯王々々左右習知蘇秦皆少之弗信乃西至秦說秦惠王
并吞天下之術惠王曰毛羽未成不可以高飛文理未明不可
以并兼方誅商鞅疾辯士弗用乃東之趙々肅侯弟奉陽君弗

悅之去之燕歲餘乃得見文公說之曰燕所以不犯寇被兵者
以趙之爲蔽其南也夫秦攻燕戰于千里之外趙攻燕戰于百
里之內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計無過於此者是故願
大王與趙從親天下爲一則燕國必無患矣文公悅資蘇秦車
馬金帛以至趙而奉陽君時已死即因說肅侯曰秦之所害莫
如趙然而不敢加兵於趙者畏韓魏之議其後也故韓魏者趙
之南蔽也爲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以從親以畔秦令天
下之將相盟洹水之上曰秦攻一國五國各出銳師以擊秦有
不如約者五國共伐之則秦甲必不敢出函谷以害山東矣肅
侯悅乃飾車百乘黃金千鎰白璧百雙錦帛千純以約諸侯是

時秦將犀首且欲東兵蘇秦恐秦兵之至趙也乃激怒張儀入
之於秦使得秦柄而無東伐語在張儀傳秦於是說韓宣惠王
曰大王之賢以韓之彊乃西面事秦羞社稷而爲天下笑無大
於此者矣韓王勃然作色攘臂瞋目按劍仰天太息曰寡人雖
不肖必不能事秦今主君詔以趙王之教敬奉社稷以從又說
魏襄王曰魏天下之強國也王天下之賢王也今乃有意西面
而事秦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臣竊爲大王恥之今敝
邑趙王使臣效愚計奉明約六國從親專心并力壹意則必無
強秦之患唯大王詔之魏王曰寡人敬以國從因東說齊宣王
曰以大王之賢與齊之強天下莫能當秦之不能害齊亦明矣

不料秦之無柰齊何而欲西面事之是群臣之計過也齊王曰
謹奉國以從足下乃西南說楚威王曰秦楚不兩立爲大王計
莫如從親以孤秦從合則楚王衡成則秦帝願大王熟計之也
楚王曰謹奉社稷以從於是六國從合而并力焉蘇秦爲從約
長并相六國北報趙王乃行過雒陽車騎輜重諸侯各發使送
之甚衆擬於王者周顯王聞之恐懼除道使人郊勞蘇秦父母
聞之清宮除道張樂設飲郊迎三十里妻側目而視側耳而聽
嫂蛇行匍伏四拜自跪而前秦曰嫂何前倨而後恭也嫂曰以
季子位尊而多金也秦喟然嘆曰嗟乎貧窮則父母不子富貴
則親戚畏懼人生世上勢位富貴盖可以忽乎哉且使我有洛

陽負郭田二頃吾豈能佩六國相印乎於是散千金以賜宗族
朋友初蘇秦之燕貸人百錢及得富貴以百金償之徧報諸所
嘗見德者其從者有一人獨未得報乃前自言蘇秦曰我非忘
子〻之與我至燕再三欲去我易水之上方是時我困故望子
深是以後子〻今亦得矣蘇秦既約六國從親乃投從約書於
秦〻兵不敢闚函谷關十五年其後秦使犀首欺齊魏與共伐
趙欲敗從約齊魏伐趙〻王讓蘇秦〻〻恐請使燕必報齊蘇
秦去趙而從約皆解燕易王初立齊因燕喪伐取十餘城易
王謂蘇秦曰往日先生約六國從今齊先伐趙次至燕以先生
之故為天下笑先生能為燕得侵地乎蘇秦大慙曰請為王取

之往見齊王再拜俯而慶仰而弔齊王曰是何慶弔相隨之速
也蘇秦曰臣聞飢人不食烏喙者為其愈充腹而與餓死同患
也燕雖弱秦王之少婿也大王利其十城而與秦為仇使弱燕
為鴈行而強秦敝其後以招天下之精兵是食烏喙之類也齊
王愀然變色曰然則柰何蘇秦曰善制事者轉禍為福因敗為
功大王誠能聽臣即歸燕之十城燕必喜秦王知以己之故而
歸燕之十城亦必喜此所謂棄仇讎而得石交者也夫燕秦俱
事齊則大王號令天下莫敢不聽此霸王之業也王曰善乃歸
燕之十城人有毀蘇秦於燕王者蘇秦恐得罪歸而燕王不復
官也蘇秦見燕王曰臣為王得十城王不官臣者人必有以不

信傷臣於王者臣之不信王之福也今有孝如曾參義不離其
親一宿於外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事弱燕之危王哉廉
如伯夷義不為孤竹君之嗣不肯為武王臣不受封侯而餓死
首陽之下有廉如此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進言於齊哉信
如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柱而死有信
如此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卻齊之彊兵哉燕王乃復其故
官益厚遇之蘇秦與易王母私通王知之而事之加厚然蘇秦
恐誅乃說王曰臣在燕不能使燕重而在齊則燕重王許之則
偽得罪於燕而亡走齊說齊王高宮室大苑囿以明得意欲以
敝齊而為燕其後齊大夫多與蘇秦爭寵者而使人刺蘇秦不

死殊而走齊王使人求賊不得蘇秦且死乃謂齊王曰臣即死
車裂臣以狥于市曰蘇秦為燕作亂於齊如此則臣之賊必得
矣於是如其言而殺蘇秦者果自出齊王因而誅之燕聞之曰
甚矣齊之為蘇生報仇也蘇秦既死其事大泄齊後聞之乃恨
怒燕〻甚恐蘇秦弟曰代〻弟厲見兄遂亦皆學
蘇代蘇秦弟龔兄後求見燕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竊聞大王
高義鄙人不敢釋鉏鎒而干大王〻〻天下之明王也王曰子
所謂明王者何如也代曰臣聞明王務聞其過不欲聞其善臣
請謁王之過夫齊趙者燕之仇讎也楚魏者燕之援國也今王
奉仇讎以伐援國非所以利燕也王曰寡人欲伐齊久矣直患

國淑力不足也子能以燕伐齊舉國委子代曰凡天下戰國七
燕處弱焉獨戰則不能有所附則無不重附楚々重附秦々重
附韓魏々々重王莫若以寵子母弟爲質於齊寶珠玉帛以事
其左右齊王驕而大夫貪於財則齊可亡已王曰吾終以子受
命於天矣乃使一子質齊而燕相子之與代婚欲得燕權使代
侍質子於齊々使代報燕々王問曰齊其霸乎代曰不能王曰
何也代曰不信其臣於是燕王專任子之已而讓國々大亂齊
伐燕取之及燕立昭王代遂不敢居燕去之齊々善待之蘇代
過魏々爲燕執代齊使人爲代請之於是出代々之宋々善待
之齊伐宋々急代乃遺燕昭王書曰夫列在萬乘而寄質於齊

名卑而權輕秦萬乘助齊伐宋民勞而實費破宋大齊讎強而
國害此三者皆國之大敗也然且王行之者將以取信於齊也
齊加不信於王而忌燕愈甚是王之計過也王不如使辯士說
秦王曰燕趙破宋肥齊非利之也非利而爲之者以不信秦王
也然則王何不使可信者接收燕趙々々信秦々合燕趙以令
於天下韓魏不聽則秦伐之齊不聽則燕趙伐之天下孰敢不
聽天下服聽因驅韓魏以伐齊々可舉矣秦王聞若說必若刺
心然々則王何不使辯士以此若言說秦々必取齊必伐矣取
秦孚交也伐齊正利也尊孚交務正利聖王之事也燕昭王善
其書曰先人嘗有德蘇氏子之亂而蘇氏去燕々欲報仇於齊

非蘇氏莫可乃召蘇代復善待之與謀伐齊竟破齊湣王出走
蘇代復重於燕々使約諸侯從親如蘇秦時或從或否而天下
由此宗蘇氏之從約孟嘗君將入秦止者千數而弗聽代將止
之君曰人事者吾已盡知之所未聞者鬼事耳代曰臣固以鬼
事見也臣過淄上有木偶人與土偶人爭曰汝雨將至則汝殘
矣土偶人曰吾西岸之土也土則復西岸耳潦雨將至流子而
去則子漂々將如何也今秦虎狼之國而君入之臣不知所出
矣孟嘗君乃止代爲燕說趙王曰臣過易水蚌方出曝而鷸啄
其肉蚌合而鉗其喙鷸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必有死蚌々曰
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必有死鷸兩者不肯相舍漁者得而并禽

之今燕趙相攻臣恐秦之爲漁父也趙王曰善乃止代與弟厲
皆以壽死名顯諸侯
蘇厲亦秦之弟求見齊王々々怨蘇秦欲囚厲時燕有質子在
齊爲謝乃已厲爲周說白起曰楚有養由基者善射去柳葉百
步而射之百發百中客曰子不以善息少焉氣衰力倦弓撥矢
鉤一發不中者前功盡棄矣今公破韓魏殺犀武而北攻趙取
藺離石祁功甚多矣又以兵出塞過兩周踐韓攻梁一攻不得
前功盡滅也厲往來游說諸侯亦頗顯蘇秦兄弟三人俱以縱
橫之術游說諸侯致位富貴當時求其策後世稱兵辯縱衡者
之任燕則亂燕在齊則亂齊蘇代以亡國蘇秦以殺身亦足爲

戒乎孔子曰思佞人〻〻殆良有以也

張儀者魏人也始嘗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蘇秦自以為不
及儀〻已學而游說諸侯嘗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亡璧門下意張
儀抶掠笞數百乃釋之其妻曰嘻子毋讀書游說安得此辱乎
儀曰吾舌尚在否妻笑曰在也儀曰足矣蘇秦已說趙王得相
約從親然恐秦之攻諸侯敗約念莫可使用於秦者乃使人微
感張儀曰子始與蘇秦同季今秦已當路子何不往游以求通
子之志儀於是之趙求見蘇秦〻〻誡門下人不為通又使不
得去者數日已而見之坐之堂下賜僕妾之食數之曰以子之
材能乃令自困辱至此吾寧不能言而富貴子〻〻不足收也謝

去之儀之來也自以為故人求益反見辱怒念諸侯莫可事獨
秦能苦趙乃遂入秦蘇秦告其舍人曰張儀天下賢士吾弗如
也今吾幸先用而能用秦柄者獨儀耳然貧無因以進吾恐其
樂小利而不遂故召辱之以激其意子為我陰奉之乃言趙王
發金幣車馬使人微隨張儀與同宿舍稍〻近就之奉以車馬金
錢所欲用為取給而弗告張儀遂得以見秦惠王〻〻以為客
卿與謀伐諸侯蘇秦之舍人乃辭去張儀曰賴子得顯方且報
德何故去也舍人曰臣非知君〻〻乃蘇君〻〻憂秦伐趙敗
從約以為非君莫能得秦柄故感怒君使臣陰奉君今君已用
請歸報張儀曰嗟乎此在吾術中而不悟吾不及蘇君明矣吾

又新進安能謀趙乎為吾謝蘇君〻〻之時儀何敢言且蘇君
在儀寧詎能乎張儀既相秦告楚相曰始吾從若飲吾不盜璧
若笞我若善守汝國我顧且盜而城矣儀將兵伐魏取蒲陽言
於秦王復還之而使公子繇質於魏儀因說魏曰秦之遇魏甚
厚魏不可以無禮魏因盡入上郡以謝儀相秦數歲免出相魏
欲令魏先事秦而諸侯效之魏王不肯聽儀因陰令秦伐魏取
二邑儀乃說魏王曰魏地南與楚境北與趙境西與韓境東與
齊境梁地勢固戰場也夫諸侯為從約為昆弟以相堅也今親
昆弟同父母尚有爭錢財相殺傷者而欲事詐偽反覆蘇秦之
餘謀其不可成亦明矣大王不事秦〻〻下兵攻河外據卷衍酸

棗劫衛取陽晉則趙不南〻〻而梁不北則從道絕大王之
國危矣為大王計莫如事秦〻〻則楚韓必不敢動無楚韓之
患則高枕而臥國無憂也魏哀王從之乃倍從約而因儀請成
於秦儀歸復相秦三歲而魏復背秦為從秦攻魏取曲沃明年
魏復事秦〻欲伐齊〻楚從親於是儀往相楚〻懷王虛上舍
而節之儀因說楚王曰大王誠聽臣閉關絕約於齊臣請獻商
於之地六百里楚王悅閉關絕約於齊使一將軍隨儀至秦儀
佯墮車不朝三月楚王曰儀以絕齊未甚耶乃使勇士借宋符
北罵齊王〻〻怒折節下秦〻齊之交合儀乃朝謂楚使曰臣
有奉邑六里願獻楚王使者還報楚王大怒發兵攻秦〻齊共

攻楚〻大敗割兩城以與秦平秦要楚欲得黔中地請以武關
外易之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獻黔中儀即請行至楚
〻王囚將殺之儀善靳尚〻〻為說王幸姬鄭袖曰秦王甚愛
張儀將多以美女易之鄭袖恐日夜言懷王而出之儀既出未
去聞蘇秦死乃說楚王曰為從者無異驅群羊而攻猛虎不格
明矣大王誠能聽臣〻請使秦楚交質長為昆弟之國終身無
相攻伐於是楚王已得張儀而重出黔中地許之屈原諫不聽
也儀去楚因遂之韓說韓王曰大王不事秦〻下甲據宜陽斷
韓之上地東取成臯滎陽則王之國危矣為大王計莫如事秦
以攻楚〻〻以利其地事秦而轉其禍計無便此者韓王聽之

儀歸報秦〻惠王封之五邑號武信君使東說齊湣王曰今秦
楚嫁女娶婦長為昆弟之國韓獻宜陽梁效河外趙入朝澠池
割河間以事秦大王不事秦〻兵已出雖欲事之不可得也齊
王許之儀西說趙王曰大王有意督過秦〻有敝甲凋卒軍於
澠池願以甲子合戰正殷紂之事敬使〻臣先聞臣為大王計
莫如與秦王遇澠池面相結約案兵無攻趙王懼許之儀北說
燕王曰大王不事秦〻驅趙攻燕則易水長城非王有也願燕
計之燕王亦許之儀歸報未至咸陽而秦惠王卒子武王立武
王故不悅張儀諸侯聞之皆畔衡復合從群臣日夜惡張儀於
武王而齊讓又至儀懼誅乃因謂武王曰齊王甚憎儀〻之所

在必興師伐之願乞之梁齊必伐梁〻齊之兵連於城下而不
能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毋伐以臨周祭器必
出挾天子案圖籍此王業也秦王以為然乃入儀之梁者果興
師伐之儀使舍人馮喜之楚借使之齊以張儀對秦王之言告
齊王〻〻乃解兵儀相魏一歲而卒張儀一激於文入秦成功
激武仲之言曰美疢不如惡石有以夫然乎即其說六國之辭
觀之往〻不相顧而背馳使有明見者必立折而破散之矣惜
夫當時六國懼秦之威不得不勉而從耳儀以狐狸之質假虎
之威而秦人亦信其能運六國之術因寵異之儀不足道也秦
亦何愚哉

外孫衍者魏之陰晉人也仕魏為犀首故號犀首衍與張儀
不善張儀為秦之魏〻王相張儀衍弗利故令人謂韓公叔曰
張儀合秦魏將以攻韓南陽也子何不少委焉以為衍功則秦
魏之交可錯矣然則魏必圖秦而棄儀收韓而相衍公叔以為
便因委之衍以為功果相魏張儀去之秦後為秦相衍害之時
義渠君朝魏衍謂曰道遠不得復相見請謁事情夫中國無事
秦得害君之国有事則將重幣事君之国會陳軫為秦王言欲
略義渠義渠君欲以撫其志義渠君曰此公孫衍所謂邪乃起兵襲秦
大敗秦師張儀已卒之後衍入相秦嘗佩五国之印為約長
衍說諸侯亦頗逞然大率權變傾危之士無足道也

陳軫者游說之士與張儀俱事秦惠王皆貴重爭寵張儀惡軫
於王曰軫欲去秦而之楚王召軫問之軫曰然昔子胥忠於其
君天下爭以為臣曾參孝於其親天下願以為子故賣僕妾不
出閭巷而售者良僕妾也出婦嫁於鄉曲者良婦也今軫不忠
其君楚亦何以軫為忠乎忠且見棄軫不之楚何之乎王以為
然善待之居期年秦卒相張儀而陳軫奔楚〻王信張儀之欲
欲絕交於齊而得地於秦群臣皆賀陳軫獨弔楚王怒之軫曰
秦之重楚以有齊也絕齊則楚孤秦奚貪孤國而與之地張儀
至秦必負王矣王不若陰合而陽絕於齊使人隨張儀苟與吾
地絕齊未晚也不與吾地陰合謀計也王曰願子閉口勿復言

以待寡人得地楚既絕齊秦地不可得楚王怒欲發兵攻秦軫
曰軫可發口言乎攻之不如割地反以賂秦與之并兵攻齊是
我出地於秦取償於齊也楚王不聽陳軫去之秦過魏欲見犀
首〻〻弗見軫曰吾為事來公不見軫〻將行不得待異日犀
首見之軫曰吾請為公厭事可乎夫田需約諸侯從親楚王未
之信也公謂魏王曰臣與燕趙之王有故數使人屬與臣相見
臣願謁行於王〻雖許公〻無多車陳之於庭明言之燕趙〻
〻客聞之馳車告其王使人迎犀首楚王聞之大怒曰田需與
寡人約而犀首之燕趙是欺我也怒而不聽其約齊聞犀首之
北使人以事委焉犀首遂行三國相事皆斷於犀首軫遂之秦

韓魏相攻秦王謂軫曰子去寡人之楚亦思寡人否軫曰越人
莊舄仕楚有頃而病楚王曰舄故越之鄙人也今仕楚官貴亦
思越否或對曰凡人之思故在其病也彼思越則越聲使人往
聽之越聲也今臣雖棄逐之楚能無秦聲哉秦王曰善今韓魏
相攻救不救孰便軫曰亦嘗有以夫卞莊子刺虎聞於王者乎
莊子欲刺虎館豎子止之曰兩虎方且食牛食甘必爭〻則必
鬪〻則大者傷小者死從傷而刺之一舉必有雙虎之名莊子
從之果獲双虎今韓魏相攻春年不解是必大國傷小國亡從
傷而伐之一舉必有兩國矣秦王曰善卒弗救大國果傷小國
亡秦興兵而伐之大尅之昭陽為楚伐魏得八城而移兵攻齊

軫為齊王使見昭陽曰楚之法覆軍殺將其官爵何也曰官為
上柱國爵為上執珪曰貴於此者何也曰令尹軫曰令尹貴矣
主非置兩令尹也楚有祠者賜其舍人巵酒舍人相謂曰數人
飲之不足一人飲之有餘請畫地為蛇〻先成者飲酒一人先
成引酒且飲乃左手持巵右手畫蛇曰吾能為之足〻未成其
一人蛇成奪其巵曰蛇固無足子安能為之足遂飲其酒為蛇
足者終亡其酒今君攻魏破軍殺將獲八城又欲攻齊是蛇
而為之足矣昭陽以為然解而去陳軫按引事類皆切中事理
然不能如蘇張取相位官貴亦有命哉
樓緩者游說之士也與蘇儀同時務以辨詐相尚齊韓魏共伐

秦々王欲割河東三城而講問於樓緩々曰講亦悔不講亦悔王割河東而講三國去王必曰惜矣三國即去吾特以三城從之王不講三國入函谷咸陽必危王又曰惜矣吾愛三城而不講王曰均之悔也寧亡三城而悔無危咸陽而悔也秦攻趙於長平因使人索六城於趙々計未定時樓緩適從秦至趙々王召議之緩曰昔公甫文伯官於魯病死婦人爲之自殺於房者二八其母聞之不哭也相室曰焉有子死而不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逐於魯是人不隨今死而婦人爲死者十六人若是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故從母言之爲賢母也從婦言之必不免爲妬婦也故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心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言勿與則非計也言與之則恐王以臣之爲秦也虞卿聞之入見王言不可與狀緩曰不割地和秦以疑天下慰秦之心則天下因秦之怒瓜分趙矣卿曰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之心哉且臣言勿予者非故勿予也秦索六城於王々以六城與齊々必與王共擊秦矣是王失於齊取償於秦矣趙王曰善因發虞卿使齊卿未還秦使已在趙矣樓緩聞之亡去餘秦恐趙與齊合故使々至趙求合也樓緩名爲游說其議論實不能出人右而坐而折也且其卒無所就與若自周最而下則益無幾焉爾

唐雎者魏人也齊楚約攻魏々求救於秦々救不出唐雎已年九十餘矣謂魏王曰老臣請說秦令兵先臣出可乎因見秦王曰大王已知魏之急而救不至魏且割地而約齊楚矣王亡一與國而強二敵國大王籌策之臣亦無任矣[illegible]秦王喟然愁悟遽發兵日夜赴救秦王欲以五百里之地易趙安陵々々君不肯使唐雎見秦王々々曰吾以十倍之地請易安陵々々君不肯意者輕寡人與雎曰安陵君受地先王而守之雖千里不敢易也豈直五百里哉秦王怒曰公亦嘗聞天子之怒乎伏尸百萬流血千里雎曰大王聞布衣之怒乎秦王曰亦免冠徒跣以頭搶地耳雎曰此庸夫之怒也非士之怒也夫專諸之刺王僚也彗星襲月聶政之刺韓傀也白虹貫日要離之刺慶忌也蒼鷹擊於殿上此三子者皆布衣也懷怒未發休祲降於天與臣而將四矣若士必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縞素今日是也挺劍而起秦王色撓長跪謝之曰先生坐何至於此寡人諭矣夫韓魏滅亡而安陵以五十里之地存者徒以有先生也唐雎一言安魏一揔安々陵固戰國之風氣乎

辯士列傳

鄒忌者齊人也以鼓琴見齊威王々々舍之右室須臾王鼓琴忌推戶入曰善哉鼓琴王勃然不悅去琴按劍曰夫子見容未察何以知其善也忌曰夫大弦濁以春溫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攫之深醳之愉者政令也鈞諧以鳴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時也吾是以知其善也王曰善語音忌曰何獨

諧音夫治國家而弭人民皆在其中王又勃然不悅曰夫治國
家而弭人民何為乎絲桐之間忌曰夫復而不亂者所以治昌
也連而徑者所以存亡也故曰琴音調而天下治夫治國家而
弭人民無若乎五音者王曰善忌見三月而受相印淳于髡見
之進隱語三忌應之如響淳于髡曰此人必封不久矣居期年
封於下邳號成侯忌脩八尺有餘而形貌昳麗朝服衣冠窺鏡
謂其妻曰我孰與城北徐公美其妻曰君美甚問其妾〻〻曰
徐公何能及君旦日客從外與坐談問之客曰徐公不若君之
美也明日徐公來熟視之自以為不如窺鏡而自恩又弗如遠
甚暮寢而思之曰妻美我者私我也妾美我者畏我也客美我

者欲有求於我也於是入朝見威王曰臣誠不如徐公美臣之
妻私臣〻之妾畏臣〻之客有求於臣皆以美於徐公今齊地方千
里百二十城宮婦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
內莫不有求於王由此觀之王蔽甚矣王曰善乃下令群臣吏
民能面刺寡人過者受上賞上書諫者受中賞謗譏於市朝聞
寡人之耳者受下賞令初下群臣進諫門庭若市數月之後時
〻而間進朞年之後雖欲言者無可進者燕趙韓魏聞之皆朝于
齊威王既死忌事宣王薦人頗眾宣王不說忌曰忌聞有一子
之孝不如有五子之行宣王乃說忌與田忌不相善使人以計
逐之語在田忌傳夫辯如鄒忌亦可謂言之有理者也

淳于髡者齊之辯士也博聞強記學無所主其諫說慕晏子之
為人也然而承意觀色為務客有見髡於梁惠王〻〻屏左右
獨坐而再見之終無言也惠王怪之以讓客〻謂髡〻曰吾見
王〻志在驅逐後見王〻志在音聲吾是以嘿客具以報王〻
大駭曰嗟乎淳于先生誠聖人也前先生之來人有獻善馬者
未及視會先生至後先生之來人有獻謳者未及試亦會先生
來寡人雖屏人然私心在彼有之後髡一見語連三日三夜無
倦惠王欲以卿相位待之髡因謝去鄒忌相齊髡往說曰得全
〻昌失全〻亡忌曰謹受令請謹毋離前髡曰豨膏棘軸所以
為滑也然而不能運方穿忌曰謹受令請謹事左右髡曰弓膠

昔幹所以為合也然而不能傅合疏罅忌曰謹受令請謹自附
于萬民髡曰狐裘雖敝不可補以黃狗之皮忌曰謹受令請謹
擇君子毋雜小人其間髡曰大車不較不能載其常任琴瑟不
較不能成其五音忌曰謹受令請謹脩法律而督奸吏髡出語
人曰此人必封不久矣齊欲伐魏〻使人以寶璧二双文馬二
駟遺髡使說齊王罷兵許之髡出客言於齊王〻〻召髡問之
曰聞先生受魏之璧馬有諸曰有之夫伐魏之事不便魏雖刺
髡於王何益若誠不便魏雖封髡於王何損王乃謝之髡一日
而見七人於宣王〻曰士不亦衆乎髡曰鳥同翼者而聚居獸
同足者而俱行今求柴胡桔梗於沮澤累世不得一焉及至睪

黍粱之陰則却車而載耳夫物各有疇今髠士之疇也王求
士於髠若挹水於河而取火於燧也髠將復見之豈特七士也
髠之胡辯游時能難者盡寡然衛人以口紿君子惡之

顏率者周人也秦興師臨周〻君患之以告顏率〻東至齊告
齊王曰秦欲興兵臨周求九鼎周之君臣内自盡計與秦不若
與之大國夫存危國美名也得九鼎厚寶也願大王圖之齊王
大悅發師救周秦兵罷去齊將求九鼎周君又患之率復見齊王
曰周願獻九鼎不識大國何塗之從而致之王曰將寄徑於梁
曰梁之君臣欲得之久矣鼎入梁必不出王曰將寄徑於楚曰
楚之君臣亦欲之久矣入楚亦必不出王曰然則何塗之從而

可至曰敝邑固爲王患之夫鼎者非效壺醯醬甀可懷挾提挈
以至齊者非效鳥集烏飛兔興馬逝灕然止於齊者昔周之伐
殷得九鼎凡一鼎九萬人輓之九〻八十一萬人今大王縱有其
人何塗之從而出王曰子之數來猶無與耳率曰不敢欺大國
疾定所從出敝邑遷鼎以待命齊王乃止顏率辭周之難鼎不
入秦亦不入齊其辭有足稱者

庸芮者秦人也秦宣太后愛魏醜夫病將死令曰爲我葬必以
魏子爲殉醜患之芮爲說太后曰以死爲無知乎何爲空以生
所愛葬於無知之死人哉若死者有知先王積怒之日久矣太
后救過不贍何暇乃私魏醜夫乎太后曰善乃止庸芮說秦太
后其以理而諭之者乎

王斗者齊人也欲見宣王〻〻使謁者延入斗曰昔先君桓公
所好者五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今王有四焉王說曰寡人守國
唯恐失抎之焉能有四斗曰先君好馬王亦好馬先君好
狗王亦好狗先君好酒王亦好酒先君好色王亦好色先君好
士王不好士王曰世無士耳斗曰世無騏驎騄耳王之駟已備
矣世無東郭俊盧氏之狗王之走狗已具矣世無毛嬙西施王
宮已充矣王亦不好士也王曰寡人憂國愛民固願得士以治之
斗曰王之愛國不如愛尺穀也王曰何也斗曰王爲冠不使左
右便辟而使工者爲能也今王治齊非左右便辟無使也臣故

曰不如愛尺縠也王曰寡人有罪於是舉士五人任國大治王
斗論愛國不如愛尺縠與孟子論愛國不如愛工相類

江乙者楚人也楚宣王問於乙曰吾聞北方之畏昭奚恤也何
如乙曰虎求百獸而食之得狐〻曰子無敢食我也天帝使我
長百獸今子食我是逆天也子不信吾爲子先行子隨我後觀
百獸之見我而敢不走乎虎以爲然故遂與之行獸見之皆走
虎不知獸畏己而走也以爲畏狐也今北方之畏奚恤也其實
畏王也江乙欲惡昭奚恤於王謂王曰下比周則上危下分爭
則上安王亦知之乎今人有好揚人之善者於王何如王曰此
君子也近之乙曰有好揚人之惡者何如曰此小人也遠之乙

曰然則且有子殺其父臣弒其君而王不知矣王曰善願兩聞
之江乙之辨亦主於攻擊其仇耳後世有聞告密者未必非斯
人之見也世豈有告密而得為良人者哉
莫敖子華者楚人也楚威王問曰自從先君文王以至不穀之
身亦有不為爵勸不為祿勉以憂社稷者乎對曰君王將何問
者也彼有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亦有崇其爵豐其祿以
憂社稷者有斷脰決腹一瞑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
者亦有不為爵勸不為祿勉以憂社稷者王曰大夫此言將何
謂也對曰昔令尹子文緇帛之衣以朝鹿裘以處朝不謀夕無
一日之積故彼廉其爵貧其祿以憂社稷者也葉公子高定白

公之禍寧楚國之事天下莫敢以兵南向而子高食田六百畛
故彼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也莫敖大心
撫其御之手曰嗟乎子乎楚國亡之日至矣吾將深入吳軍若
扑一人若捽一人以與大心者也社稷其庶幾乎故彼斷脰決
腹一瞑而萬世不知以憂社稷者也柏舉之戰棼冒勃蘇贏糧
潛行上崢山踰深谿蹠穿膝暴七日而薄秦王之朝雀立不轉
晝吟宵哭秦人為之出師赴救敗吳於濁水故彼勞其身愁其
思以憂社稷者也柏舉之戰君王身出大夫悉屬蒙穀入大宮
負雞次之典以浮于江逃於雲夢之中昭王反郢五官失法百
姓昏亂蒙穀獻典五官得法百姓大治此蒙穀之功多與存國

相若封之執珪田六百畛蒙穀不受故彼不為爵勸不為祿勉
以憂社稷者也王太息曰此古之人也今焉能有之對曰靈王
好小腰楚士約食馮而后能立式而能起食之可欲然而能忍
死之可惡然而不避臣聞之其君好發者其臣抉拾君王直不
好賢若好賢此五臣者皆可得而致之矣莫敖子華之論近有
理者哉
慎子者楚頃襄王傅也王為太子時質乎齊父懷王薨王欲歸
齊人要地五百里慎子使許之既歸得立齊人來索地王問慎
子七七曰明日王朝群臣皆令獻計明日子良計曰王不與則
不信請與而復攻之與之信攻之武昭常計曰不可與也常請

守之景鯉計曰不可與也鯉請為王西索救於秦王以三大夫
計告慎子七七曰王皆用之王怫然作色曰何謂也慎子曰王
發子良北獻地於齊發子良之明日遣昭常往守之遣昭常之
明日使景鯉索救於秦王曰善乃如之楚地得全慎子可謂善
用計者也雖然反覆變詐不足道矣
莊辛者楚人也諫楚襄曰君王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
壽陵君若卒幸四子者不衰楚國必亡矣臣請避於趙居五月
秦果舉鄢郢巫上蔡陳之地王流揜於城陽使人徵莊辛於趙王
也而謝之莊辛曰見兎而顧犬未為晚也亡羊而補牢未為遲
也王不見夫蜻蛉乎六足四翼飛翔乎天地之間俛啄蚊虻而

俛之仰承甘露而飲之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五尺童
子方將調飴膠絲加己乎四仞之上而下為螻蟻食也黃雀因
是以俯噣白粒仰棲茂樹鼓翅奮翼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
不知公子王孫左挾彈右攝丸將加己乎十仞之上以其類為
招晝游乎茂樹夕調乎酸醎倏忽之間墜於公子之手夫雀其
小者也黃鵠因是以游乎江海淹乎大沼俯噣鱔鯉仰嚙蔆衡奮
其六翮而淩清風飄搖乎高翔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
射者方將脩其碆盧治其繒繳加己乎百仞之上被礛磻引微
繳折清風而抎矣故晝游乎江河夕調乎鼎俎夫黃鵠其小者
也蔡靈侯之事因是以南游乎高陂北陵乎巫山飲茹溪流食

湘波之魚左抱幼妾右擁嬖女與之馳騁乎高蔡之中而不以
國家為事不知夫子發方受命乎靈王繫己以朱絲而見之也
蔡靈侯之事其小者也君王之事因是以左州侯右夏侯輦從
鄢陵君與壽陵君飯封祿之粟而載方府之金與之馳騁乎雲
夢之中而不以天下國家為事不知夫穰侯方受命乎秦王塡
澠池之內而投己乎黽塞之外襄王聞之顏色變作身體戰慄
於是乃以執珪授之為陽陵君與淮北之地莊辛之說楚王非驟
辨數端不切事情者也予[illegible]

惠施者魏人也魏惠王死葬有日矣天大雨雪至于牛目壞城
郭且為棧道而葬群臣多諫太子不聽惠施見太子曰昔者王
季葬於楚山之尾欒水齧其墓見棺之前和文王曰嘻先君必欲
一見群臣百姓也夫故使欒水見之於是出而為之張朝百姓
皆見之三日而後更葬此文王之義也今葬有日矣而雪甚及
牛目先王必欲少留而扶社稷安黔首也願太子弛期更日此
文王之義也若此而弗為意者羞法文王乎太子曰甚善敬弛
期更擇日惠施平日大抵多辯者也而改日之說雖庸首自
以為非忠公不可然御其辭不似誣妄不可信者何哉雖然尚
勝之下日不瞚口不受命撫之以兩手[illegible]或
闕有之矣

季梁者魏人也魏王欲攻邯鄲季梁見王曰今者臣見人北面

而持其駕告臣曰欲之楚臣曰之楚何故北行曰吾馬良臣曰
馬雖良此非楚之路也曰吾用多臣曰用雖多此非楚路也曰
吾御者善此數者愈善而離楚愈遠耳今王動欲成伯王而恃
國之大兵之精以攻邯鄲王之動愈數而愈遠於伯王矣季
梁之論所謂知行求前者其信不可哉其信不可哉

戰國人才言行錄卷之九

戰國人才言行錄卷之十

無錫秦淪編輯

酷吏列傳　刺客列傳

酷吏列傳

公孫鞅者衛之諸庶孽公子也其祖本姬姓鞅少好刑名之學事魏相公叔座為中庶子座既死鞅聞秦孝公下令國中求賢者將修穆公之業東復侵地乃遂西入秦因孝公寵臣景監以求見孝公語事良久孝公時時睡弗聽罷而孝公怒景監曰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邪景監以讓鞅鞅曰吾說公以帝道其志不開悟矣後五日復見未中旨而罷鞅謂景監曰吾說公以王道而未入也已而復見孝公善之而未用也謂景監曰汝客可與語矣鞅曰吾說公以伯道將用之矣誠復見我我知之矣已而復見孝公與語不自知膝之前於席也語數日不厭孝公既用鞅鞅欲變法與甘龍爭論於孝公之前卒定變法之令令民為什伍而相收司連坐不告奸者腰斬告奸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奸者與降敵同罰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爵為私鬬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令既具未

民之不信乃立三丈之木於南門募民徙置北門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予五十金以明不欺乃下令令行朞年秦民言不便者以千數於是太子犯法鞅曰君嗣也不可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明日秦人皆趨令行之十年秦民大悅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鬬鄉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者鞅曰此皆亂法之民也盡遷之於邊城其後民莫敢議令於是以鞅為大良造將兵圍魏安邑降之居三年作為冀闕宮庭於咸陽秦自雍徙都之而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為禁而集小都鄉邑聚為縣置令丞凡三十一縣為田開阡陌封疆而賦稅平平斗桶權衡丈尺行之四年公子虔復犯法劓之居五年秦人富強天子致胙諸侯畢賀其明年將而伐魏虜魏將公子卬而破其軍還秦封之於商十五邑號曰商君商君相秦十年秦宗室大臣多怨望者趙良教以變計弗聽也居五月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發吏捕商君商君亡至關下欲舍客舍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歎曰為法之敝一至此哉去之魏魏人怨其欺公子卬也內之秦既入秦走商邑與其徒屬發邑兵北出擊鄭秦發兵攻商君殺之於鄭黽池秦人車裂以徇曰莫如商鞅反者遂滅商君之家大秦政酷暴自商君始然卒以自亡其身刑名之學果何益哉

白起者郿人也善用兵事秦昭王々々十三年為左庶長将而撃韓之新城明年為左更攻韓魏於伊闕斬首二十四萬又虜其将公孫喜抜五城遷為國尉渉河取韓安邑明年為大良造攻魏抜之取城小大六十一明年攻垣城抜之後五年攻趙抜光狼城後七年攻楚抜鄢鄧五城其明年攻楚抜郢焼夷陵遷為武安君西取楚定巫黔中郡後五年攻魏抜華陽虜三晋将斬首十三萬與趙将賈偃戦沈其卒二萬人於河中後九年抜韓五城斬首五萬明年攻南陽太行道絶之明年伐韓野王々々降又明年抜趙上黨襲詐盡坑其降卒四十萬遺其小者二百四十人歸趙前後斬首虜四十五萬人後三年秦将王陵攻

邯鄲不利秦王欲使起代之起辭以數又使應侯請之起終辭不肯行遂稱病秦王乃使王齕代陵将卒又多失亡起曰不聽臣計今如何矣王聞之怒彊起之起遂稱病篤於是免為士伍遷之陰密起病未能行秦王使人迫之既出咸陽乃使々者賜之劒自裁起引劒将自刎曰我何罪于天而至此哉良久曰我固當死長平之戦趙卒降者數十萬人我詐而盡坑之是足以死遂自殺起攻城略地斬首不知幾十萬其賜劒自裁君子以為未足以報其罪也

刺客列傳

聶政者軹深井里人也殺人避仇與母姊如齊以屠為事久之濮陽嚴仲子事韓哀侯與韓相俠累有郤恐誅亡去游求人可以報俠累者至齊々人或言聶政勇敢士也避仇隠於屠者之間仲子至門請數反然後具酒自觴政母前酒酣奉黄金百鎰為政母壽政驚怪其厚固謝仲子固進因屛人言曰臣有仇而行游諸侯衆矣竊聞足下義甚高故進百金者将用為大人麁糲之費得以交足下之懽豈敢有求望邪政曰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井屠者徒以養老母々々在政身未可以許人也仲子固讓政竟不受也然仲子卒備賓主之禮而去久之政母死既葬除服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屠者而仲子乃諸侯之卿相也不遠千里枉車騎而交臣々々之所以待之者至淺鮮矣夫

賢者以感忿睚眦之意而親信窮僻之人而政獨安得嘿然而已乎乃西至濮陽見仲子曰前日所以不許仲子者徒以親在今不幸母以天年終仲子所欲報仇者為誰請得從事焉仲子具告曰臣之仇韓相俠累々々又韓君之季父也宗族盛多居處兵衛甚設臣欲使人刺之衆莫能就今足下幸不棄請益車騎壯士可為從者政曰多人不能無生得失々々則語泄々々是韓擧國而與仲子為仇豈不殆哉乃獨行仗劒至韓々相俠累方坐府上持兵戟而衛侍者甚衆政直入上階刺殺俠累左右大亂政大呼撃殺数十人因自皮面決眼自屠出腸遂以死韓取政尸暴於市購問莫知誰子於是政姊榮聞人有刺殺韓

柳若乃於邑曰是吾弟與立起如韓之市而死者果政也伏尸
哭極哀曰是軹深井里所謂聶政者也市行者諸衆人皆曰此
人暴虐吾國相王縣購其名姓千金夫人不聞與何敢來識之
也榮曰聞之然政以妾在之故重自刑以絕從妾柰何畏沒身
之誅終滅賢弟之名乃大呼天者三卒於邑悲哀而死政尸之
旁晉楚齊衛聞之皆曰非獨政能也乃其姊亦烈女也向使政
誠知姊無濡忍之志不重暴骸之難必絕險千里以列其名姊
弟俱僇於韓市者亦未必敢以身許嚴仲子也嚴仲子亦可謂知
人能得士矣夫聶政爲仲子報仇姊弟俱戮於市世之好俠
任氣者往々喜談而樂道之以予觀之政有大罪三身體受之

父母妻子僇不顧擧傷而姊因殺身一罪也身死無後不顧宗
祧二罪也母未及負姊弟俱戮三罪也政有三罪而世喜稱之
悲夫此世所以多輕生好名者也
荊軻者衛人也其先乃齊人徙於衛々人謂之慶卿之燕々人
謂之荊卿々々好讀書擊劍以術說衛元君々々不用嘗游
過榆次與蓋聶論劍蓋聶怒而目之荊軻遂去游於邯鄲魯句
踐與軻博爭道怒而叱之軻嘿而逃去軻至燕愛燕之狗屠及善
擊筑者高漸離日與飲酒々酣以往高漸離擊筑荊軻和而歌
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者軻爲人沈深好讀書其
所游諸侯盡與其賢豪長者相結其之燕々之處士田光先生

亦善待之知其非庸人也居頃之會燕太子丹質秦亡歸怨秦
欲報之問其傅鞠武々々薦田光先生田光乃造焉太子逢迎
却行爲導跪而蔽席坐定太子避席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
留意也光曰臣聞騏驥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老駑
馬先之今太子聞光盛壯之時不知臣精已消亡矣雖然光不
敢以圖國事所善荊卿可使也太子曰願因先生結交荊卿可乎
光曰敬諾即起趨出太子送至門戒曰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
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光俛而笑曰諾行見荊卿曰光竊不
自外言足下於太子也願足下過太子於宮荊軻許諾光曰吾聞
長者爲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告光勿泄是疑光也夫爲行而使

人疑之非節俠也欲自殺以激荊卿曰願足下急過太子於宮
言光已死明不言也因遂自刎荊軻遂見太子言田光已死致
光之言太子再拜而跪膝行而前流涕有間曰丹所以戒田先生
毋言者欲以成大事也今田先生以死明不言豈丹之心哉荊軻坐定太
子避席頓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之不肖使得至前敢有所道此
天所以哀燕而不棄其孤也今秦有貪利之心而欲不可足也
今已虜韓王盡納其地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王翦將數十萬
衆距漳鄴而李信出太原雲中趙不能支秦必入臣々々則禍
至燕々小弱數困於兵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敢
合從丹之私計以爲誠得勇士使秦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侵地

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善矣不可則因而刺殺之彼大將擅兵
於外而內有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閒得合從破秦必矣此丹之
上願而未知所委唯荊卿留意焉久之軻曰此國之大事也臣
駑下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頓首固請毋讓然後許諾於是尊荊
卿為上卿舍上舍太子日造門下供太牢具異物間進車騎美
女恣軻所欲以順適其意久之秦比略地至燕南界太子恐懼
請軻曰秦兵旦暮渡易水則雖欲長侍足下豈可得哉軻曰微
太子言臣願謁之今行而無信則秦未可親也願得樊將軍首
與燕督亢地圖奉獻秦王〻〻必悅見臣〻乃得有以報太子
不忍殺樊將軍荊軻私往見而說之樊將軍自刎而死太子聞

之馳往伏哭盡哀既已不可奈何遂盛其首函封之於是太子
預求天下之利匕首使工以藥淬之以試人血濡縷人無不立
死者乃裝為遣荊卿燕國有勇士秦舞陽年十三殺人〻不敢
忤視乃令舞陽為荊軻有所待欲與俱其人居遠未來頃之未
發太子疑其改悔乃復請曰日已盡矣荊卿豈有意哉丹請得先
遣秦舞陽軻怒叱曰何太子之遣往而不返者豎子也且提一
匕首入不測之秦僕所以留者待吾客與俱今太子遲之請辭
決矣遂發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送之至易水之上
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荊軻和而歌為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
泣又前而為歌曰風蕭〻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為

羽聲忼慨士皆瞋目髮盡上指冠於是軻就車而去終已不顧
遂至秦持千金之資幣物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〻為先
言於秦王〻〻大喜朝服設九賓見燕使者咸陽宮荊軻奉樊
於期頭函而秦舞陽奉地圖匣以進至陛舞陽色變振恐群臣
怪之軻顧笑舞陽前謝曰北蕃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振
慴願大王少假借之使得畢使於前秦王謂軻曰取舞陽所持
地圖軻取圖奏之王發圖〻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王袖而右
手持匕首揕之未至身王驚自引而起袖絕拔劍〻長操其室
室鞘也 時惶急劍堅故不可立拔軻逐秦王環柱而走群臣皆愕
卒起不意盡失其度而秦法群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

諸郎中執兵皆陳殿下非有詔召不得上方急時不及召下兵
以故軻逐秦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軻而以手共搏之是時侍醫夏
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荊軻也秦王方環柱走卒惶急不知所
為左右乃曰王負劍〻〻遂拔以擊荊軻斷其左股軻廢乃引
匕首擿秦王不中中桐柱王復擊軻〻被八創軻自知事不就
倚柱而笑箕踞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約契
以報太子也於是左右皆前殺軻秦王不怡者良久乃起兵伐
燕卒滅之荊軻刺秦王不中〻死雖幸中能免死乎夫齊桓假
仁者也故可劫之以義秦王無信久矣軻豈能必劫之哉

戰國人才言行錄卷之十終

嘉靖癸丑
春正月梓

書戰國人才言行録後

秦子治舉業之暇覽觀載籍彙為古史聯珠録一百五十卷讀書記事録一十二巻顧取名也冨則用力斯難至於今未得為全書也別有春秋類編三十二卷吾友顧子嗣美欲為予梓而未果吾姊丈談君明陽乃命其子脩校正而梓之脩故予甥又從予學因請予戰國人才言行録而并校

梓焉𦗟其成父之志信予之篤如此第愧予無所裨益焉耳然觀其志趣不凡讀書之外別無他好予雖不能有益於脩而脩則固深有助於我者也他日大有所立不可前卜哉姑書此以俟時

嘉靖癸丑歲孟春既望無錫慎菴秦汴識

戰國人才言行錄十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明秦汴撰汴無錫人是書成於隆慶中類次戰國人物起魏文侯迄荊軻凡一百四十九人皆抄錄戰國策史記之文而稍刪節之

宗譜纂要一卷

〔明〕王鉄撰

山西大學圖書館藏清道光吴江沈氏世楷堂刻昭代叢書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宗譜纂要一卷》提要

柘城王　鉄長穎著

正宗

周敦頤　茂叔　道州營道人　濂溪　知南康軍

程顥　伯淳　明道先生　權御史

程頤　正叔　伊川先生　崇政殿說書

呂希哲　原明　滎陽公

邵伯溫　子文　大名府教授　著皇極經世註

張載　子厚　橫渠先生　崇文校書

謝良佐　顯道　上蔡人　與游酢楊時呂大臨號程門四先生　著論語說

游酢　定夫　建陽人　監察御史　著中庸論語說

楊時　中立　將樂人　龜山先生　工部侍郎

文靖

呂大臨　與叔　藍田人　秘書省正字　著中庸解略

尹焞　彦明　洛人　和靖　處士

張繹　思叔　河南壽安人
羅從彥　仲素　南劍人　豫章先生
胡安國　康侯　崇安人　文定
胡宏　仁仲　五峯先生
劉子翬　彥沖　崇安人
李侗　愿中　南劍人　延平先生
張九成　子韶　開封人徙錢塘　宗政少卿　崇
國公　文忠
朱熹　徽國文公

張栻　敬夫　南軒先生　知江陵府
呂祖謙　伯恭　成公
陸九淵　子靜　金谿人　象山先生　文安
蔡沈　仲默　建陽人　九峯先生
楊簡　敬仲　慈谿人　慈湖先生　寶謨閣學士
真德秀　希元　浦城人　西山先生　參知政事
文忠
吳澄　幼淸　崇仁人　草廬先生　翰林學士
文正

薛瑄　德溫　河津人　文清
河東之學
張鼎　自在　侍郎　張傑　默齋　廣文
周蕙　小泉　布衣　李錦　介庵　郡丞
呂潛　槐庵　司務　李挺　正立
楊應詔　天游　閻禹錫　子輿　御史
段堅　容思　郡守　王鴻儒　凝齋　文莊
薛敬之　思庵　郡丞　呂柟　涇野　文簡
張節　石谷　郭郛　蒙泉　郡守

三原之學　關學大概宗薛氏三原又其別派也多
以氣節著
王恕　石渠　端毅　馬理　谿田　光祿
楊爵　斛山　忠介　韓邦奇　苑洛　恭簡
王之士　秦關　徵君
崇仁之學　康齋倡導小陂一稟宋人成說言心則
以知覺而與理爲二言工夫則靜時存養動時省察
必敬義挾持明誠以進而後爲學問之全自沙亦出
其門

吳與弼　康齋　聘君　婁諒　一齋　教諭
鄭伉　孔明　魏校　莊渠　恭簡
夏尙朴　東巖　太僕　胡居仁　敬齋　文敬
謝復　西山　胡九韶　鳳儀
余祐　訒齋　侍郎　潘潤　玉齋　廣文
白沙之學　工夫全在涵養喜怒未發而非空萬感交集而不動與陽明最爲相近出其門者多淸苦自立不以富貴爲意
陳獻章　白沙　文恭　張詡　通所　通政

鄒智　立齋　吏目　林光　緝熙　長史
李孔修　抱眞　布衣　何廷矩　時振　文學
李承箕　大厓　舉人　賀欽　醫閭　諫議
陳茂烈　時周　御史　陳庸　秉常　州同
謝佑　天錫　史桂芳　惺堂　運使
姚江之學　致良知之語發自晚年未及與學者深究其旨門下各以意見攙和非復立言之本意先生之格物謂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以聖人教人只是一個行學問思辨皆是行也篤行之者行此數者不已是也致之於事物致字卽是行字以救空空窮理只在知上討分曉之非後之學者測度想像求見本體只在知識上立家當以爲良知則先生何不仍格物窮理之訓先知後行而必自爲一說耶天泉問荅無善無惡者心之體有善有惡者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致知爲善去惡是格物無善無惡者無善念惡念耳非謂性無善無惡也下句意有善惡亦是善念惡念兩句只完得動靜二字他日語薛侃曰無善無惡者理之靜有善有

惡者氣之動卽此兩句也
王守仁　陽明先生　文成
浙中相傳之學
徐愛　橫山　郎中　朱節　白浦　御史
王畿　龍溪　郎中　黃綰　久庵　宗伯
陸澄　元靜　主事　黃宗明　致齋　侍郎
程文德　松溪　侍郎　萬表　鹿園
張元忭　陽和　侍讀　蔡宗兗　我齋　提學
錢德洪　緒山　員外　季本　彭山　郡守

董澐　蘿石　布衣　顧應祥　箬溪　司寇
張元沖　浮峯　中丞　徐用檢　魯齋　太常
王宗沐　敬所　侍郎　胡瀚　今山　教諭

江右相傳之學

鄒守益　東廓　文莊　歐陽德　南野　文莊
羅洪先　念庵　文恭　劉邦采　師泉　郡丞
劉曉　梅源　縣令　黃宏綱　雒村　主事
陳九川　明水　郎中　魏良政　師伊　解元
王時槐　塘南　太常　陳嘉謨　蒙山　參政

萬廷言　思默　提學　鄒元標　南皋　忠介
宋儀望　望之　中丞　章潢　本清　徵君
聶豹　雙江　貞襄　劉文敏　兩峯　處士
劉陽　三吾　御史　劉魁　晴川　員外
何廷仁　善山　主事　魏良弼　水洲　太常
鄧以讚　定宇　文潔　魏良器　藥湖　處士
劉元卿　瀘瀟　徵君　胡直　廬山　臬長
羅大紘　匡湖　給諫　鄧元錫　潛谷　徵君
馮應京　慕岡　僉憲

南中相傳之學

黃省曾　五岳　孝廉　朱得之　近齋　明經
薛應旂　方山　提學　查鐸　毅庵　副使
唐鶴徵　凝庵　太常　楊豫孫　幼殷　中丞
周沖　靜庵　長史　周怡　訥谿　太常
薛甲　畏齋　副使　唐順之　荊川　襄文
徐階　存齋　文貞

楚中相傳之學

蔣信　道林　僉憲　冀元亨　闇齋　孝廉

北方相傳之學

穆孔暉　元庵　文簡　孟秋　我疆　尚寶
孟化鯉　雲浦　尚寶　南大吉　瑞泉　郡守
張後覺　弘山　教諭　尤時熙　西川　主事
楊東明　晉庵　侍郎

粵閩相傳之學

薛侃　中離　行人　周坦　謙齋　縣令

泰州之學

王艮　心齋　處士　徐樾　波石　方伯

林春　東城　文選　羅汝芳　近溪　參政
耿定向　天臺　恭簡　焦竑　澹園　文端
方學漸　本庵　明經　祝世祿　無功　給事
陶望齡　石簣　文簡　王襞　東厓
王棟　一庵　教諭　趙貞吉　大洲　文肅
楊起元　復所　侍郎　耿定理　楚倥
潘士藻　雪松　尚寶　何祥　克齋　郎中
周汝登　海門　尚寶　劉塙　沖倩　太僕

甘泉之學

湛若水　甘泉　文簡　何遷　吉陽　侍郎
唐樞　一庵　主政　許孚遠　敬庵　侍郎
唐伯元　曙臺　文選　王道　順渠　文定
呂懷　巾石　太僕　洪垣　覺山　郡守
蔡汝楠　白石　侍郎　馮從吾　少墟　恭定
楊時喬　正庵　端潔

諸儒之學

方孝孺　遜志　文正　曹端　月川　學政
羅倫　一峯　文毅　莊㫤　定山　郎中

陳選　克庵　方伯　張吉　古城　方伯
蔡清　虛齋　司成　羅僑　東川　參政
趙謙　考古　瓊山　黃潤玉　南山　僉憲
章懋　楓山　文懿　張元禎　東白　侍郎
陳真晟　剩夫　布衣　周瑛　翠渠　方伯
潘府　南山　太常　舒芬　梓溪　文節
羅欽順　整庵　文莊　崔銑　後渠　文敏
王廷相　浚川　肅敏　張邦奇　甬川　文定
徐問　養齋　莊裕　汪俊　石潭　文莊

何塘　柏齋　文定　黃佐　泰泉　文裕
張岳　淨峯　襄惠　李經綸　大經
顏鯨　沖宇　副使　郝敬　楚望　給事
李中　谷平　中丞　薛蕙　西原　考功
來知德　瞿塘　徵君　曹于汴　自梁　臺長
鹿善繼　乾岳　忠節　呂維祺　豫石　忠節
吳執御　朗公　諫議　金鉉　伯玉　忠節
朱天麟　震青　閣學　盧宇　冠巖
黃道周　石齋　忠烈　金聲　正希　中丞

正修之學

李材　見羅　中丞

東林之學

顧憲成　涇陽　端文　錢一本　啟新　御史

顧允成　涇凡　主事　劉永澄　靜之　職方

葉茂才　園適　侍郎　耿橘　庭懷

黃尊素　白庵　忠端　吳鍾巒　霞舟　宗伯

陳龍正　幾亭　中書　高攀龍　景逸　忠憲

孫慎行　淇澳　文介　史孟麟　玉池　太常

薛敷教　元臺　學政　許世卿　靜餘　孝廉

劉元珍　本孺　光祿　吳桂森　覲華　貢士

華鳳超　允誠　文選

夏峯之學

孫奇逢　鍾元　徵君　耿介　逸庵　僉憲

湯斌　潛庵　尚書　魏象樞　庸齋　尚書

許三禮　酉山　侍郎　張沐　仲誠　知縣

田蘭芳　簣山　文學　竇克勤　靜齋　檢討

蕺山之學

劉宗周　念臺　忠端　黃宗羲　梨洲　處士

宗譜纂要跋

道學列傳始於宋史至有明一代則梨洲先生明儒學案括其全茲自宋元以及國朝支分派別綱舉目張名曰纂要良不媿也余藏之篋衍久矣今以著錄藝術是吾邑張損持太史手鈔本云乙丑仲秋霞澤揚復吉識

孫中梓爰琴校字

宗譜纂要一卷 安徽巡撫採進本

明王應昌撰其子鋐續成之應昌字亮之嵊縣人萬歷癸酉舉人鋐字長穎入國朝官上海縣知縣是書敘歷代理學源流分開天一世祖承天第一宗達天第一宗翼天第一宗標目已近乎二氏至以荀卿揚雄與孔子並列尤爲失倫其分載諸儒支派大率與黄宗羲明儒學案相出入蓋爲門戶而設不爲學問而設也

貂璫史鑑四卷

〔明〕張世則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貂璫史鑑四卷》提要

貂璫史鑑序

嘗謂經書載籍種種悉備足爲士
範足爲臣鵠故夫賢士君
國家之元氣也經書垂人之先
資也適今典籍浩如汗牛充棟窮
年披閱庶克究竟蓋非陶冶君臣
則規誨文武非計安社稷則飭暢
遑疆而於夫貂璫中常侍止屬雜
間一徵見簡帖未若晨星之寥落
爾爾從古未見有全書特筆爲此
屬之乘之春秋者僕嘗謬典邦禮
曾覽及此惜有志未逮易萬曆壬
辰歲候見蜀阜僉憲張子惟範以
所纂書若干卷獻之
今上名曰貂璫史鑑爾爾時僕致政家
食切喜創見此書遂覽而卒業則

美刺粲然，興亡在目，使人有此史鑑，猶士人之有經書也。俾使人也人人誦法此，孰不卬首信眉爭遷心腹，咸勤職

宮闈，罔肯顧其私，是史鑑也，豈不亦諸貂璫之先資之正鵠乎。欽既蒙

聖上嘉允，此一盛事也。僕雖幽居林壑，竊以為

廟廊之憂，因畧序其槩端。此夫古舜是書而書出，自今日啓刑餘之懵懂，引周召之楔航，茲可云垂範遠矣。為人主社稷之計，為弼承所在之謀，此可云忠愛篤矣。在昔傳雅著信之士，代有其人，然皆未詳及此，此可云識見卓矣。且也不以在路之委頓少易獻納之忠，敢不崇

皇榮之耀，咎規則若輩之華函，郎古良史奚慙焉。於于古史，字業始董狐司馬氏，不以死生榮辱而少變其意也。恐或獻之或亡也，此殆若而人之徒與。僕非其眤析揄以故阿好張子也。

皆在

萬曆甲午歲仲冬二月望日

賜進士出身資政大夫禮部尚書兼

翰林院學士東阿于慎行撰

大宗伯印

整飭安綿兵備四川按察司僉事臣張世則謹

奏爲感

恩傾藿述事效忠恭 進所纂貂璫史鑑上塵

御覽以清內治以杜邪萌事臣一芥草莽遭逢

聖世筮仕邊邑濫竽瑣垣亟於論列宰臣輙介自干

天譴荷蒙

聖恩寬斧鉞旹也待罪留曹者既優游以六載茲

而奉

勅邊疆者復馳驅以三年寥寥新績無奇碌碌陳人

自揣矣臣又何敢言哉且欣逢

今上

神謨天啓

聖哲日新治具畢張忠良咸用 慮周外閒之民隱

時發內降之 徽音與夫館閣瑶編之宏雅經

局石室之秘藏賛序諸書之頒布郁郁乎善政

嘉言真有非臣下所可賛一詞者矣臣又何敢

言哉蕪之六曹九列宜力協心臺省諸臣忠憤

激烈雖纖悉小醜驅之必遠錐寸瑕微疵剔之

必盡於凡四方之災祥兆民之苦樂殆已知無

不言言無不盡也臣又何敢言哉然不敢言而

輙復有言已獲罪而旋復冒罪者何以故臣有

得於管窺一班之耿耿不敢自私焉臣竊觀自

古

帝王之區畫惟圖理其遠者大者而忽於近習之駕

馭是以古今之典籍亦惟推詳於人才政事之

顯設而遺乎宦寺之卑微夫宦寺在昔誠卑矣

如季世手握王爵口含天憲者是何其尊崇在

昔誠微矣如季世蟠結肘腋黨類千數者是何

其顯赫宦寺亦人也豈神通變化能以卑踰尊

以微致顯耶顧人君駕馭之何如耳駕馭得其

道則尊顯不敢肆而相安於卑微駕馭失其道

則卑微越厥志而日至於尊顯是宦寺胡可忽

也然恒人之情不有所觀法則不能興起鼓舞

之術先立乎標準而後可暂其趨向欲化宦寺

胡可無此書也臣自發年嘗懷此志每苦於見

聞之寡繼忝於案牘之煩乍而南遊禮部司署

之清閑因徧訪都人士家藏之史籍遂爾精心
校閱殫力考訂爰掇實以擷英蕪出經而入史
見一善者則嘉樂之表揚之如抱嬰兒而措諸
重茵之上見一不善則痛嫉之貶斥之如惡蛇
虺而投諸千仞之淵慨漢唐權奄之禍既惜其
主重尤其臣覩宋代家法之嚴不與其終僅與
其始肆我
明興超軼前代鑒往轍而立之法 定內監以酌
其中宜乎賢奄輩出

奏稿 三

國祚永昌也流風尚在文獻足徵上下古今之間竊
取筆削之旨草創屬於四易藁𥁞積有六年曰
評曰考曰論非徒托諸空文為箴為贊為詩均
有功於內侍彼其丹扆六箴祗可規乎君德至
於歷代臣鑑曾何及於宵人
今也誨以翰院重臣豈乏璉編佳籍若舍此求之儒
書大典恐非要訣真經蓋以內臣之職既不同
於外臣故此書之旨堪為此輩之寶鑑也已夫
便貂璫而生在永樂

太祖之時則識字有禁此書可無作也使貂璫而生
於 宣德以後之年則讀書有訓此書似不可
無也無此書終缺典矣以補 內府久缺之典
俾有寺人可讀之書則臣雖迂謬而此書頗為
可採書雖鄙俚而其道有益於貂璫也多矣聞
古之野人得一芹一曝猶不忍自私而思以獻
之吾君矧臣積日累歲著有萬言千語顧忍自
私而不以上獻於
君父乎俯念臣世則風遭孤蹇久荷

奏稿 四

國恩報頗邊疆之俗吏縷殞俎豆之休風病質奚堪
淺學貽誚末由塵及何以文為然臣舊禮官也
舊言官也況此書成於南中已宿備乎芹曝而
此心懸於 北闕敢自後乎野人也哉伏願我
皇上 擴包荒之量 大虛受之公 勿棄葑菲為
迂談 勿視貂璫為末務或置一通於
座右從容萬機之暇以資博玩之具亦能明目而達
聰或 散此帙於諸奄庶幾一觸於目即致警
於心可冀遷善而改過臣區區一念獻芹獻曝

之憂、孰非壹壹

九重杜漸防微之計乎、若謂

聖謨洋洋、不屑書生之腐朽、儒臣濟濟、何煩遠吏之

瑣陳、則是海岳之崇深、可以謝却杯盂、堯舜之

聖智、亦當重絶芻蕘矣、此非臣之所敢知也、臣

不勝祝望懇切隕越之至、謹以所纂貂璫史鑑

四卷、隨本上

進以

聞、伏候

勅旨

萬曆二十年六月二十四日奏

聖旨禮部知道

禮部 題爲感

恩傾藿述事效忠恭 進所纂貂璫史鑑上塵

御覽以清内治以杜邪萌事、儀制清吏司案呈奉本

部送禮科抄出四川等處提刑按察司整飭安

綿兵備僉事張世則奏、等因奏

聖旨禮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案呈到部

臣等竊惟

人主所與朝夕 起居者、惟左右近習、其伺察意指

也甚微、而竊弄威權也甚鉅、所貴任之得人、則

教之不可無素也、我

朝自宣德以來、始立内書堂、專用翰林院官以教

習之、其所誦讀者、有忠鑑録一書、法戒昭然、已

備、今四川按察司僉事張世則所進貂璫史鑑

臣雖未覩其書、而據其疏中所稱、善可爲法、惡

可爲戒、實與忠鑑録相發明、其善者不惟身享

令名、而國家亦陰受其福、讀之令人欣然慕、其

不善者、國家未至有害、而其身已先就誅夷、讀

之令人惕然畏、蓋將聳動心志于片言、而轉移

禍福于一念、誠內史淑身之寶鑑、人主取近之
良規也、伏乞
皇上命臣是書、置之座右、留神省覽、如果所言可採、乞
勅該監繕寫翻刻印發內書堂人給一帙、俾與忠鑑
錄俱定為課程、日夜誦讀、庶幾口誦而心惟、或
可遷善而改過、內侍將有得人之慶矣、抑臣覆
思世則獻書之意、豈專為內侍計、亦欲
人主之自為計、蓋言之遜志者不必道、而逆心者不
必非道、彼近侍熟覘吾好惡、偏能去所逆而就

所遜、是在人主善聽之也、臣無暇遠引、即如我
祖宗朝金英以一言定儲位、覃吉以正學輔東宮、至
今稱賢、則聽之得也、不然、如王振之誤國、劉瑾
之惑主、其惡今猶恨之、則聽之失也、史鑑中計
必載此、
皇上試覽而思之、其于別賢否、定從違、若懸鑑坐照、
而制馭自有其道矣、此臣區區芹曝之私、竊附
以獻、惟
皇上留意、幸甚、等因、萬曆二十年七月十四日本部

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臣李長春
左侍郎兼侍讀學士臣韓世能
右侍郎兼侍讀學士臣趙用賢
儀制司郎中臣于孔兼等具題、十
六日奉
聖旨、知道了

主君第一 禮集

弼臣第二 樂集

蔡京詆下　正彙訟蔡京
蔡京媚童貫　陳東請誅六賊
朱熹斥卄昇　趙汝愚定大計
文天祥耻同宋臣　泰衹以廉受賞
王尹甲諂　文升不屈
不見中官
妍範第三 射集
萇伯嫉讒　勃鞮伐蒲
繆賢進賢　不拜單于

封侯不受　格君以言
裴寂憂亂　推長立嗣
解圍救患　不昵朋黨
奉迎帝后　忠肅討賊
避權辭位　捐軀盡忠
遺奏却贈　居功以謙
人號長者　擊鎖救焚
疏諫蒙謫　不蓄私帑
一言定儲　密薦忠賢

轄儲盡忠　進賢去佞
阿丑諷諫　不忍拔罪
不附奸黨　不恃權勢
熸戒第四 御集
弘恭石顯　趙忠段珪
魚朝恩　楊舜卿
閻文應　李憲
童貫　梁師成
陳源　王抃

曾覿龍大淵　卄昇
盧允升董宋臣　胡洑虎使
王振　曹吉祥
汪直　王敬
尚銘　李廣
劉瑾　陸誾
蕭敬　秦用
盧明　錢寧
臧賢

史鑑目録終

纂貂璫史鑑凡例

一是輯也上遡有周以迄我
皇明二千二百年間凡事有繫於貂璫者無論鉅細治亂淑慝並採而彙編入六篇中釐成四卷

一鑑中正條壹皆以經史通鑑綱目為據餘見諸野史外傳者或事有相類而人可等夷者則分註考以別之

一褒貶斷制皆引用先儒之格言正論未敢以臆說杜撰其間有缺略而義未盡者乃竊以己意附於後更著評論字於其端

一贊者美之箴者刺之於君臣奸媸國祚各有攸當獨沿革制度厥初未嘗不善第考周禮以前無此制則善制作俑曷若太古之無制為得也故無容美刺而詩以詠之

一奸範篇歷代稱賢者僅二十有八人如孟如披若漢唐之呂馬嚴張以及我
朝之英安懷覃黄尚矣其他若鄭衆裴寂高力士等皆非粹白然而不拜單于為漢正體統也愁見

烽火爲隋憂雖亂也推長一言爲唐定儲位也
各取其一節云爾

一漢唐奸璫鉅惡率編入國祚間有一二貪橫無
良弟不至動搖社稷播遷乘輿者姑列之爲戒
篇云

一有宋家法頗嚴諸官寺無敢大逞至我
明興立法愈嚴設官有制二百年來中涓閹宦咸兢
兢然救過之不暇誰敢越志以自逞哉故於其
不肖也但姑戒之已耳或云童貫劫遷上皇王

振挑釁土木似有關國祚也然當是時二監業
已誅族宗社旋即奠安較之漢唐權璫流毒崩
焰無已期者殆霄壤矣

一以一人而重出者各以其事而分見也以一事
而兩出者就其事之始末而類分之茲有義存
焉非敢苟而已

一從古寺人歷來不知其幾矣有有名而無事實
者或有事出隱僻而不經無關於綱常理亂者
悉遺焉不錄矧夫世代寥廓典籍錯落詎能槩
括以盡之乎效古史之缺文俟將來之名筆掛
一漏萬之誚未敢辭也

凡例終

貂璫史鑑卷之一

明奉政大夫四川按察司僉事臣張世則纂

主君第一

臣按數口之家必有主母大君者天下國家之主也矧宮壼嚴密億兆具瞻一或失馭則群小得以竊窺而恣肆維明君知其然必也正直無私乾綱獨斷發偉不容誰敢狎侮八柄在已誰敢矯假雖有強藩貴璫將惟唯聽命之恐後矣試觀堯舜在上不聞巷伯勅縱之名我

高祖文皇之朝亦不知有英安懷恩之輩何哉良由止用此輩供灑掃司啓閉而毫不委之政事故賢者無以自表不肖者亦無以自逞耶譬則太陽當午而螢燐之光斂神龍在淵而魍魎之跡微蓋貞勝之理固展諶為所重亮者矣由斯論之主君所繫詎不甚重乎哉故主君為首篇云

恭覩我

太祖高皇帝洪武二年諭吏部定內侍諸司官曰朕觀周禮所記未及百人後世至逾數千卒為大患今雖未能復古亦當為防微之計古時此輩止治酒漿醯醢司服守祧事今朕亦不過以備使令非別有委任可勘酌其宜毋令過多勅內官毋預外事凡諸司毋與內官監文移往來謂侍臣曰為政必先謹內外之防絕黨比之私庶得朝廷清明綱紀振肅前代人君不鑒于此縱宦官與外臣交通覘視動靜夤緣為奸假竊威權以亂國家其為害非細故也間有奮發欲去之者勢不得行反受其禍延及善類漢唐之事深可鑒也朕為此着所以戒未然耳

又勅侍臣曰此輩自古以來求其善良千百中不一二見若用為耳目即耳目蔽矣為腹心即腹心病矣馭之之道但常戒勅之畏法不可使之有功有功則驕恣畏法則檢束檢束則自不敢為非

又勅侍臣曰古之宦豎在宮禁不過司晨昏供役使而已自漢鄧太后以女主稱制不接公卿乃以閹人為常侍小黃門通命自此以來權傾人主及其為患如城狐社鼠不可去朕謂此輩但當服事宮禁豈可假以權勢縱其狂亂吾所以防極嚴但犯法者必斥去之不令在左右戒履霜堅冰之意也

皇明祖訓曰凡帝王居安常懷警備日夜時刻不敢怠慢則身不被人所窺圖必不失若恃安忘備則姦人得計身國不可保矣其日夜警備常如對陣號令精

明日則觀人語動夜則巡禁嚴密姦人不得而入雖
親信如骨肉朝夕相見猶當警備於心寧有備而無
用
有內史以文事內庭者從容言及政事
上怒責之即日遣還鄉終身不復用諭群臣曰自古賢
明之君有謀必與公卿大夫謀諸朝廷而斷之于已
未聞近習嬖幸得預謀者況閹寺之人朝夕在君左
右出入起居聲音笑貌日接耳目其小善小信皆足
以固結君心而佞僻專忍其體態也苟一爲所惑而

不之省將必假威福竊勢以干政事及其久也遂至
于不可抑而階亂者多矣朕常以爲鑒戒故立法寺
人不過傳奉灑掃不許干與政事今此宦者雖事朕
日久不可姑息決然去之所以懲將來也乃制內侍
不許讀書識字云
上與侍臣論及古之女寵寺人外戚權臣藩鎮夷狄之
禍國何能殄朕觀往古深用爲戒然制之有其道若
不惑于聲色嚴宮閫之禁貴賤有體恩不掩義女寵
之禍何自而生不牽于私愛惟賢是用苟犯政典裁

以至公外戚之禍何由而作閹寺近習職在掃除供
給使令不假兵柄則無寺人之禍上下相維大小相
制防耳目之壅蔽謹威福之下移則無權臣之患藩
鎮之設本以衛民使財歸有司兵必待符而調豈有
跋扈之憂至於御夷狄則修武備謹邊防來則禦之
去不窮追豈有侵暴之虞凡此數事嘗欲著書使後
世子孫以時觀覽亦社稷無窮之利也侍臣頓首曰
陛下此言誠有國之大訓萬世之明法也願著之常典
以垂示將來

讚曰
維昔中官給役內庭政權不與靡使憑陵卓矣
皇祖洞悉厥情諄諭侍臣古制是繩啓後有訓誼切水
競宵人屏絕朝宁肅清
讚曰
聖明御宇化孚邇遐暨要荒近在几席要荒可馭几
席易溺晏安狎媚淪心浹骨始以弄臣終於押虎謹
始防微仁明且武大哉
王言垂訓千古

讚曰於維

皇祖貽謀萬全恩以義制情由禮閑遠而女寵斬而感

晩裵及閹寺不假兵權維其掃除匪則傳宣內庭屢

勅壼範孔嚴漢唐是鑑取法周官洋洋聖謨萬禩永

傳

粵考傳信錄云

高廟舊制內侍不許讀書識字至

宣廟始以翰林官教之於內侍監

二聖之所處皆有意謂然以臣之愚觀之

高廟之思患防微周深得處閹寺之要矣乃

宣廟以後即用寺人秉筆文書房設有定員凡外庭奏

章莫不經由承稟斯不容不教之讀書第他書不切

于宦者臣故備為此集庶幾稽古可以式令也

臣按自古宦官之難制非制之難也人君所以制之

難耳彼其朝夕左右浸淫蕩入伺察意向動中所欲

自非燭以至明斷以至剛鮮不惑溺其中而假之政

柄于是高冠長劍紆朱懷金者布滿宮闈苴茅分虎

南面臣人者以十數府置第館恭列于都鄙子弟支

附過半于州國南金和寶冰紈霧穀之積盈牣珍藏

狗馬飾雕文土木被緹繡皆剝割毗黎競恣奢欲構

陷明賢專樹黨與敗內亂政之事不可殫書所以然

者皆制之不得其道也我

高皇帝聰明天縱洞晰千古知歷代衰敗之原多由宦

寺故區處一節最經

宸慮今莊誦

祖訓所載暨屢

諭侍臣之肯洋洋乎保國寧家至計誠千萬世

聖子神孫所宜冰淵臨而遵之者也二百年來誰敢

越軼故雖橫如振擾如直逆如瑾不得盡用其橫與

擾與逆也旋熾旋撲而

國勢益臻於磐石豈非叡念遠而法為之束歟使世世

遵之弗變則無彊曆服直與天壤俱敝何難已

秦二世

壬辰元年春二世東行郡縣夏至咸陽謂趙高曰人生

世間譬猶騁六驥過決隙也吾欲悉耳目之所好窮心

志之所樂以終吾年壽可乎趙高曰陛下嚴法而刻刑

盡除先帝之故臣更置陛下之所親信則高枕肆志寵

樂矣二世然之乃更為法律務益刻深大臣諸公子有

罪輒係死郎中令趙高恃恩專恣以私怨誅殺人衆多

恐大臣入朝奏事言之乃說二世曰天子所以貴者但以

聞聲群臣莫得見其面也陛下不如深拱禁中與臣及

侍中習法者待事事來有以揆之如此則大臣不敢奏

疑事天下稱聖主矣二世用其計乃不坐朝廷見大臣

常居禁中事皆決於趙高高聞李斯以為言乃曰丞相

長男李由為三川守與盜通且丞相居外權重於陛下

二世以為然乃使人案驗三川守與盜通狀下吏斯就

獄二世以屬趙高治之具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遂父

子相哭而夷三族二世乃以趙高為丞相事無大小皆

決焉及二世既遇害趙高乃立子嬰為秦王令子嬰齋

堂廟見受王璽子嬰與其子二人謀曰丞相高殺二世恐群臣誅之乃佯以義立我使我齋見廟我稱病不行丞相必自來來則殺之高果自往子嬰刺殺高於齋宮三族高家

箴曰

趙高擅權朝廷蒙蔽李斯就夷二世隨弑禍熏君相奸焰可畏齋宮既誅國亦何利力重聰明毋通閹寺

[評] 望夷之弑人孰不罪高已顧高何能為二世毒亦二世有以取之矣何也天子一日萬機務叢集即未明求理上帝受言猶懼弗堪柰何甫得纂立遽欲肆志廣樂乎自肆志廣樂之言起高得乘之以成奸謀猝宇宙於咼鏤遠堂陛於鴻理馬鹿之形易而望夷之禍作矣由此言之弑二世者高也而所以弑者非高也二世自取也嗟夫木必腐也而後風折之牆必隙也而後雨壞之予故專其責於二世以為委任刑餘者之殷鑒云

漢武帝

武帝時李延年甚得寵愛帝數宴後庭或潛遊離館故請奏機事多以延年主之

箴曰

漢武雄才威行絕地諂諛務親乃迷近侍何物延年可與共治後庭離館聽決機事胡亥趙高殷監在是履霜不戒禍貽後嗣

致堂胡氏曰詩曰貽厥孫謀言祖考當有令猷以傳後也大雅云無念爾祖言子孫當有視傚以繼先也武帝不監胡亥趙高之事燕私後庭置中書宦官至於宣帝益加信任於是恭顯根據牢不可拔既明文法又久典樞機即是而與聞大政而執進退人材之柄賢能共朝終必疎斥馴致禍亂其勢然矣

漢元帝

自宣帝時弘恭石顯久典樞機明習文法及元帝即位多疾委以政事望之等疾恭顯擅權建白以為中書政本國家樞機宜以通明公正處之武帝遊宴後庭故用宦官非古制也宜罷中書宦官應古不近刑人之義由是大與恭顯忤恭顯因奏望之等朋黨毁離親戚欲以專擅權勢請召至廷尉上曰蕭太傅素剛安肯就吏顯等曰人命至重望之所坐語言薄罪必無所憂上可其奏使者召望之飲鴆自殺天子聞之驚拊手曰果然殺吾賢傅

建昭二年是時石顯顓權京房嘗宴見問上曰幽厲之君何以危所任者何人也上曰君不明而所任者巧佞房曰陛下視今治邪亂邪上曰亦極亂耳今為亂者誰哉房曰明主宜自知之上曰不知也如知何故用之房

曰上最所信任與圖事帷幄之中進退天下之士者是矣房指謂石顯上亦知之謂房曰已諭房罷出後上亦不能退顯也

箴曰

君道貴剛知人必用恭顯在朝善士斯勦蕭傅之殺京房之諷甘陳不賞伊誰與訟二豎根蟠牢不可動懦哉元帝堪為之痛

司馬溫公曰甚矣孝元之為君易欺而難寤也夫恭顯之譖訴望之其邪說詭計誠有所不能辨也至於疑望之不肯就獄恭顯之欺亦明矣在中知之君孰不感動奮發以底邪臣之罰孝元則不然雖涕泣不食以傷望之而終不能誅恭顯纔得其免冠一謝而已如此則奸臣安所懲乎是使恭顯得肆其邪心而復無忌憚者也

石顯不欲賞甘延壽陳湯功帝久之不決

華氏曰嗟夫漢元帝庸文宗寬厚恭儉有人君之德而受制閹宦百度廢弛賢不肖襍糅賞罰倒置終身泯然至於不振可哀也已

漢和帝

永元四年壬辰誅外戚竇憲帝以朝臣上下莫不附憲獨中常侍鄭衆謹敏有心機遂與衆定議誅憲又帝策勳班賞衆每辭多受少帝由是賢之常與之議論政事宦官用權自此始矣

箴曰

黠哉鄭衆斂有心機誅竇之績賞多輒辭夫奸既殄隱禍在茲三公謀國機事莫知權歸奄宦亡漢之基哲王監戒杜漸防微

考 綱目書以宦者鄭衆為大長秋按書法大長秋何宮闈職也以宦者為之常事耳何以書賞功也自鄭衆與於大謀而宦官之權甚矣漢室之禍兆矣故謹書之

胡致堂曰和帝年十四而能誅竇憲朝廷肅有矣所可恨者三公不與大政天子無可與謀而鄭衆者鈎盾令也既佐人上掃除姦逆而有大功以受封爵開宦官用權之漸生中常侍亡漢之階使後世歎息焉

趙雪航曰和帝當時袁安任隗居三公之位帝不與之謀而與鄭衆議之竇氏雖除而寺人之權從此盛矣諺有之曰前門拒虎後門進狼此之謂與

漢桓帝

延熹二年己亥謀誅梁冀呼中常侍單超徐璜黃門令具瑗小黃門史左悺唐衡定議誅之冀及妻壽即日皆自殺百姓莫不稱慶封單超徐璜等伍人為縣侯世謂之五侯帝既誅梁冀權專歸宦官五侯尤貪縱傾動內外帝問侍中爰延朕何如主曰中主尚書令陳蕃任事則治中常侍黃門與政則亂

璧毓趙氏曰自孝和與中常侍鄭衆謀誅竇憲是後
孫程等迎立順帝誅閻顯至孝桓與單超等謀誅梁
冀蓋以除其奸宄扶立人主其功皆出於寺人之謀
三公九卿尚書校尉無一人預聞者是使有其名而
無信任之用也天子既倚重中官至桓靈之世皆不
與正人君子相接而事委任黃門遂基末世之禍不
可匡救也
嗚呼傷哉

宦官疾惡李膺等每下詔輒申黨人之禁侯覽陷張儉部黨曹節諷有司奏諸鉤黨者上問節等曰何以為鉤黨曰即黨人也上曰黨人何用為惡而欲誅之邪曰皆相舉群輩欲為不軌上曰不軌欲何如曰欲圖社稷上可其奏

箴曰

和帝之朝鄭誅竇氏興也殲戚亦中常侍跋扈已平五侯用事專權與政貪縱無忌鉤黨遂興正人屛棄漢至孝桓君道益替

評 自竇憲梁冀之誅謀出禁中而人主威柄盡移奄寺蓋處黃屋而戴冕藻者若贅旒然矣當是時黨錮諸賢方罹荼毒而為之君者曾莫省其得罪之故雞豚讙呶則奪鍾鼓之音雲煙充咽則奪日月之明矧左右諸奄蟠據於中共為欺罔孰不奪哉無怪乎趙於極亂而莫之救止也噫

梁武帝

十一年梁主對內監小臣如遇大賓然

箴曰

梁武苦空佛寺捨身爰待內監如接大賓臺城之餓佛教罔聞加禮宦者貽譏後人

評 武帝勤政愛民素著過衆求於六朝亦賢主也然晩年溺佛郊廟之祭不薦毛血識者知其為不血食之兆卒以納叛餓死金甌遂缺實由乃務事佛求福而更得禍雖有對內監小臣如遇大賓之小善不足稱也蓋其尚浮屠之教棄君臣絕父子其貽謀不善矣故其子孫亦自相魚肉蔑視宗國之危亡而不恤梁祚之不永亦武帝之有以取之歟

唐玄宗

開元元年以高力士為右監門將軍知內侍省事初太宗定制內侍省不置三品官黃衣廩食守門傳命而已天后雖女主宦官亦不用事中宗時嬖倖猥多宦官七品以上至千餘人然衣緋者尚寡上在藩邸力士傾心奉之及為太子奏為內給事至是以誅蕭岑功賞之是後宦官稍增至三千人除三品將軍者寖多衣緋紫至千餘人宦官之盛自此始書法唐世不書宦者不勝書也書將軍著禍始也是時上頗寵任宦官往往為三品將軍門施棨戟奉使過諸州官吏奉之惟恐不及所得遺賂少者不減千緡由是京城第舍郊畿田園參半皆宦官矣楊思勗高力士

尤貴幸。思勗屢將兵征討，力士嘗居上侍衛，四方表奏皆先呈力士，然後奏御，事小者力士即決之，勢傾內外。然力士小心恭恪，故上終親任之。

范祖禹曰：中人不可假以威權，蓋近而易以為奸也。明皇不戒履霜之漸，輕變太宗之制，崇寵宦者，僭多其員，自是以後，浸干國政，其源一啓，末流不可復塞，唐室之禍，基於開元。書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為人後嗣，可不念之。

楊思勗少給事內省，從玄宗討內難，擢左監門衛將軍。帝倚為爪牙。開元初，安南蠻叛，號黑帝，率四十萬衆據海內，思勗請行，詔募首領子弟十萬，由馬援故道，大敗蠻兵而還。十二年，五溪覃行章亂，復詔思勗為黔中招討使，率兵三萬，往執行章，斬首三萬級，以功進輔國大將軍。從封太山，進驃騎大將軍，封虢國公。邕州封陵獠梁大海反，瀧州蠻陳行範叛，皆思勗平之。年八十卒。性鷙忍，敢殺戮，所得俘必剝面褫髮以示人，將士憚服，以是能立功。

箴曰

李唐宦侍，濫觴玄宗。力士小心，親任獨隆。蕭岑既殄，懋賞厥功。遂增員額，黨與益崇。鷙如思勗，虢國是封。上違祖制，下長群兇。吁嗟哲后，謹始慮終。

評　唐初未有以宦官專征者，有之自玄宗始。楊思勗以靖難之故，帝遂倚任，屢以征伐見捷，爵為上公。夫成功閫外，勳載旂常，非獨寺人能也。明皇不念童牛之牿，輕以閫外重寄付之寺人，其後宦官典兵，卒為唐患。君子謂唐室之禍實基於開元之作俑也，有以夫。

唐肅宗

以宦官開府儀同三司魚朝恩為觀軍容宣慰處置使。觀軍容之名自此始。

魚朝恩惡郭子儀，因其敗，短之于上，上召子儀還京師，以李光弼代為朔方節度使。

李輔國專掌禁兵，常居內宅，制勅必經輔國押署，然後施行。

箴曰

古之遣將，驍而推轂。觀軍之設，始于唐肅。朝恩輔國，刑餘下僕。乃令視師，軍旅之辱。乃押制勅，絲綸之瀆。靈武戡基，舊物光復。寵茲奄人，貽謀不穀。

胡致堂曰：史言魚朝恩惡子儀而不言所惡之故，竊意子儀渾洪重厚，不能為閹尹屈，此所以惡之也。自高力士有權寵，外庭日之為翁父，而肅宗亦以父呼李輔國，李揆非謟士也，身為宰相，於輔國亦執子弟禮，不知其不可也。郭公大賢，寧肯降禮嬖幸？或曰：是時人主信任內侍，陽欲為同，蓋亦少貶乎？曰：此子儀之所

不可及也、使其奉承朝恩、受彼慰薦、以固寵位、雖儋思明、平河北、未免枉尋而直尺、王良所不為、而謂予儀為之乎、使肅宗誠意戡定四海、必專命子儀、不使中人得軒輊之、故易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光弼之見惡於程元振、得非近是乎、五文莊曰、范氏云、風沙衛駮、齊師殖綽郭最曰、子殺國師、齊之辱也、以諸侯之師、闔人殺之、猶以為辱、況天子之師、使宦者為之主、是辱天下之衆也、且變緒窮、霸郭李不世出之將也、使朝恩節制之、猶不免于敗、則庸人可知矣、肅宗初復兩京、衆六十萬衆棄之、其不亡、亦幸哉、

唐代宗

以李輔國專橫、心甚不平、然以有殺張后之功、不欲顯誅之、十月夜、盜入其第、竊輔國之首及一臂而去、勅有司捕盜、遣中使存問其家、刻木首葬之、

箴曰

父稱輔國、肅已不振、爰至代宗、專橫莫禁、上皇被遷、國母遭纍、按法行辟、典刑當盡、陰誅陽厚、盜賊之行、主威陵替、莫此為甚、

真西山曰、輔國顓恣、兩朝辛不免肢體殊分之慘、此可為小人怙惡之戒、惜代宗不能顯戮以正法、綱目發明曰、輔國脅天子、遷上皇、賊國母、其罪大矣、按法行辟、死有餘辜、代宗乃遣盜殺之、以天子而行盜賊之誅、何哉、

永泰元年、初肅宗以內使魚朝恩領神策軍使、悉以其軍歸禁中、然尚未得與北軍齒、至是朝恩以神策軍從上屯苑中、其勢浸盛、分左右廂、居北軍之右矣、

五年正月、朝恩專典禁兵、寵任無比、勢傾朝野、上令元載為方畧、擒而縊殺之、元載既誅朝恩、上寵任益厚、載遂志氣驕溢、每衆中大言、自謂有文武才畧、古今莫及、弄權舞智、政以賄成、僭侈無度、

箴曰

禁兵之典、勢傾中外、誅一朝恩、寵一元載、舞智弄權、為國家害、宦官迭興、堪悲唐代、

胡致堂曰、宦官非難去、顧人主害愁何如耳、邕子無可奈何者、以其人主無意于可為之時、及不可為然後為之也、代宗政無可紀、獨誅輔國元振朝恩為最武能、其事論之、皆不能盡善、豈若慎初之為美與、既寵之、又殺之、復隱之而厚賜之、非政刑矣、

唐德宗

初神策軍使白志貞掌召募禁兵、東征死亡者、志貞皆隱不以聞、但受市井富兒賂而補之、名在軍籍受給賜而身居市廛為販鬻、至是上召禁兵以禦賊、竟無一人至者、賊斬關而入、上乃與王貴妃韋淑妃太子諸王自苑北門出、初魚朝恩既誅、宦官不復典兵、有竇文場霍

仙鳴者、嘗事上於東宮、至是帥宦官左右僅百人以從、

【考】興元元年、初魚朝恩既誅、代宗不復使宦官典兵、及德宗即位、悉以禁兵委白志貞、志貞得罪、復以宦官竇文場代之、從幸山南、兩京漸集、上還長安、頗忌宿將、握兵多者稍稍罷之、而文場之典禁旅猶如故也、夫使當朝恩伏誅之後、德宗由此嚴禁宦官不與典兵、永為定制、則征伐出自天子、彼宦者無乃敢威逼、而撝索之手、奈何知不出此、旋罷旋復、而卒以兵柄歸之奄宦、其視軍國機務、似不可一日無宦官者、則唐室播遷之禍、皆人主所自取焉、烏可盡咎於寺人也哉、

十三年、以宦官為宮市使、抑買人物、置白望數百人於兩市、及要鬧坊曲、閱人所賣物、但稱宮市、則斂手付與、兵僞不復可辯、率用直百錢物買人數千物、多以故衣敗繒、尺寸裂而給之、仍索進奉門戶及脚價錢、人將物詣市、至有空手歸者、名為宮市、其實奪之、每敕使出、雖沽漿賣餅之家、皆撤業閉門、

德宗初即位、疎斥宦官、親任朝士、而張涉以儒學入侍、薛邕以文雅登朝、繼以贓敗、宦官武將藉口曰、南牙文臣贓動至巨萬、而謂我曹濁亂天下、豈非欺罔耶、於是上心始疑、不知所倚仗矣、

箴曰

典兵重權、宮市利藪、惟君罔念、付茲腐朽、尺藉空名、禁衛失守、強奪橫索、市人斂手、文臣贓敗、取識群醜、勉哉清修、毋令藉口、

【評】德宗之初也、抶宦者邵光超而流之、所以矯代宗之失、消奄奴之蠹者、豈不銳哉、使守之終身、卓然一令主也、柰何南衙贓敗、遂不任文臣、頗忌宿將、遂不任武臣、而利權兵柄、悉付諸奄寺之手、其為國家、既又甚於輔國朝恩元載之世焉、周書曰、無為虎傅翼、將飛入邑、擇人而食之、付諸奄以權、是為虎傳翼也、彼亦何所不至哉、嗟夫、唐之天下、亡於宦官、而亡之速也、謂非德宗趣之不可、

唐憲宗

四年冬十月、制削奪王承宗官爵、以左神策中尉吐突承璀為招討處置等使、翰林學士白居易上奏以為國家征伐、當責成將帥、近歲始以中使為監軍、自古及今、未有征天下之兵、專令中使統領者也、今神策軍既不置行營節度使、即承璀乃制將也、又充諸軍招討處置使、即承璀乃都統也、陛下忍令後代相傳云、以中官為制將都統、自陛下始乎、承璀御衆無他遠畧、為盧從史侮狎、踰年無功、乃詔班師還、為中尉、平仲劾其輕謀弊賦、損國威、不斬首無以謝天下、帝不得已、罷為莊宅使、尋拜左衛上將軍、知內侍省、惠昭太子卒、承璀請立澧主、不從、常飾一室、藏所賜詔敕、地生毛二尺、惡之、躬糞

除瘗之踰年帝崩穆宗銜前議殺之禁中

憲宗與杜黃裳論藩鎮黃裳曰德宗經憂患務為姑息不生除節帥有物故者先遣中使察軍情所與則授之中使或私受大將賄而譽之即降節鉞陛下宜稍以法度裁制藩鎮然後天下可得而理也上然之

功德使上言鳳翔法門寺塔有佛指骨相傳三十年一開開則歲豐人安來年應開請迎之十二月上遣中使帥僧衆迎之

箴曰

兵權之挫既歸內侍佛骨之迎復遣中使承璀無功浮屠罔利奄宦是親國安從治明王擇將宜頒奚歟

致堂胡氏曰德宗任宦官喜邪佞悅進奉姑息藩鎮憲宗幼在左右備見其初用君子欲削平諸侯必曰此外治也而寵信吐突諸人又聚歛不厭必曰此內事也遠其中末君子亦漸疏遠獨無姑息藩鎮之弊耳迎致佛骨亦起於貞元六年詔出岐山佛指入置禁中出送諸寺傾都瞻禮施財無算憲宗常以為美觀也故亦踵而行之功德使曰三十年當一開開則歲豐人安貞元六年至是三十年矣使其事驗憲宗曾不獲加報迎年而獄殞其為妄誕不足信彰彰著矣使而以功德名用浮屠氏之言且宦官為之也共仁義禮智者謂之德有勳庸勞力者謂之功瞿曇之教殄滅彝倫敗壞天下又以功德自居為國者又從而信之此皆由不學先王之道故習熟見聞謂當然也然則校憲宗平生行事蓋得失相半或亦得少而失多與

評 虎之不可養夫人而知之也有好事者養之從圈檻少弛反為虎難焉憲宗於宦官亦猶是已夫閹猶諸官之不可養虎也白居易言之再仲劝之帝作竄而任恩即天其之骨非中使不遣迎焉日狎月玩其能免於陳弘志之弑乎蓋養其餘毒人者求欲不已噬不可得也憲宗美善頗多亦有志於中興惜特以崇信奸回遂受厥患凢主咲亦足羡已

唐文宗

太和九年初宋申錫獲罪宦官益橫上外雖包容內不能堪李訓鄭注既得幸揣知上意訓因進講微言動上上見其才辯意訓可與謀大事且以訓注皆因王守澄以進冀宦官不之疑遂密以誠告之訓注遂以誅宦官為已任二人相挾朝夕計議所言於上無不從聲勢烜赫於是平生絲恩髮怨無不報者所惡朝士皆指目為二李之黨貶逐無虛日班列始空以鄭注為鳳翔節度使李訓雖因注得進及勢位俱盛心頗忌注謀欲中外協勢以誅宦官故出注於鳳翔其實俟既誅宦官并圖注也

箴曰

嗟彼狐鼠城社是憑訓注相挾君側必清宦官未滌

朝士已傾、戕事不密、終致害成、大君有命、勅法明刑、

評 大國家肘腋之患、非托腹心之臣不可除也、文宗惡誅驕宦、當時如裴晉公、真其人哉、不務付托若人、及謀諸鄭、侯之訓、注、兩人因而報復、猜怨互忌、成功未能、誅人先有誅道、卒之為謀泄、身手足俱現、金吾之甘露未嘗、朝士之緋紫已赤、遂受制家奴、不敢言、及宦官者終其身、噫、是誰之過歟、則不知人之過也、

唐僖宗

僖宗為晉王時、小馬坊使田令孜有寵、及即位、使知樞密、遂擢為太尉、上時年十四、專事遊戲、政事一委令孜、

元年七月壬午、賊攻潼關、關上兵皆潰、田令孜奉帝自金光門出、令孜益驕橫、禁制天子、不得有所主斷、上患其專、時語左右而流涕、

李克用表請誅令孜、詔和解之、克用不聽、十一月克用進逼京城、令孜夜奉天子自開遠門出幸鳳翔、

二年春正月、李克用還軍河中、與王重榮同表請大駕還宮、因罪狀田令孜、請誅之、令孜請上幸興元、不從、是夜令孜引兵入宮、刼上幸寶雞、宰相朝臣皆不知、時田令孜弄權、再致播遷、天下共忿疾之、未久李昌符引兵追逼乘輿、

箴曰

僖帝幼冲、令孜是比、再致播遷、權寵無貳、征逆討叛、天王之事、孜也命師、居然罔忌、卒流端州、專橫之致、

發明曰、征伐自天子出、使河中果有其罪、官者宜得攻之、故書令孜遣朱玫李昌符攻河中、以見其事輙無君、而二人為令孜所使、則皆有罪矣、然則克用獨無辭乎、曰、使鼠忌器、克用烏得無罪、然書克用救河中、則見曲在令孜、至書進逼京城、上奔鳳翔、則克用之罪、殆不可逭、而推原禍始、在令孜尤可誅矣、此固書法之深意、所以為曲直之繩墨也、

史斷曰、僖宗童年、內臣擅政、宰相王鐸崔彥昭、不能力正時事、及鄭畋謀正、多合事機、輒比小人盧携沮之、芝巢二賊、負販之徒、何能大亂、蓋由王室衰微、邪臣誤計、高駢宋威、爭功翫寇、是以繼之成亂也、幸賴鄭畋以社稷之才、為天下倡、扶持王室、幾致中興、尋為內臣姦黨所乘、功業無成、悲哉、

唐昭宗

大順元年、上在藩邸、素疾宦官、及即位、楊復恭恃擁立功、所為多不法、上意不平、政事多謀於宰相、

箴曰

昭宗藩邸、素疾宦侍、復恭擁立、恃恩恣肆、帝所與謀、宰相決事、思昔盛王、去讒勿貳、慎終如始、庶幾善治、

評 昭宗習見宦官之橫肆、當潛邸時、業已嫉之矣、逮即位、政事必於宰相、即定策國老、如楊復恭、竟殊之而竟誅之、豈不赫然雄斷、過前代遠甚哉、胡後幽於劉季述、刼於韓全誨、其受既也、畧不減前代焉、且無異故蓋積世之盤據已堅、一時之斲剝難措、譬之扶廬疝之中、剋以參堊、危之沉痾、天下難生人矣、其昭宗

之謂手

宋太宗

端拱五年、春正月、詔以宦者王繼恩為兩川招安使、帥師討李順、五月王繼恩復成都、獲李順誅之、其黨張餘寇嘉戎渝涪瀘忠萬開等州陷之、八月以王繼恩為宣政使、初中書以討蜀寇功、欲除繼恩宣徽使、帝曰、朕讀前代史、不欲令宦官預政事、宣徽使執政之漸也、止可授以他官、宰相力言、帝怒、深責相臣、命學士張洎錢若水議別立宣政以授之、

考 王繼恩陝州人、周顯德中為內班高品、初養于張氏、名德鈞、開寶中求從太宗、太祖召見許之、因賜名馬、累為內侍行首、歷率諸將用兵有功、中書欲除宣徽使、太宗不許、至道二年、韓拱辰上言、恩有平賊大功、當秉機務、上大怒責辰、止加桂州觀察使、繼恩初事太祖、特承恩顧、及崩夕、太宗在南府、恩中夜詣府請太宗入、太宗忠之、自是寵遇莫比、喜結黨、邀名乘間、或敢言薦外朝臣、由是士大夫輕薄好進者從之、後上惡其朋黨、黜為右監門衛將軍、籍沒貲產、多得蜀土僭擬之物、咸平二年、卒于貶所、觀此可知繼恩之專恣、太宗之明斷、有宋之家法、遠過漢唐、殆始於此矣、

閭承輸真定人、周顯德中為內侍、入宋事太祖、以謹愿稱、太宗時擢為殿頭高品、後捕賊有功、授西京作坊副使、景德初築壘禦契丹、多條上馬政、遂兼群牧副使、時契丹結好、始置國信司、主交聘之事、以承翰領之、上嘗製內侍箴賜之、未幾卒、年六十八、贈懷州防禦使、初賜內侍藍安石謚、宦者有謚始此、

讚曰

於維太宗、明斷自持、繼恩茂烈、不與宣徽、承翰安石、贈謚及之、威福惟辟、政柄罔移、城狐社鼠、疇敢專恣、

評 王繼恩有平蜀功、帝豈靳一宣徽使之賞哉、識念宦官典兵、已非古制、若又假之以政柄、將來有不忍言者、試觀大漸之日、即踵斯商之謀、可見矣、至於閭承翰、則又有贈馬、藍安石、則又有謚焉、此号以放、蓋贈謚者美稱也、宣徽使者要津也、美稱予之身後、則不沒其功、要津惜之生前、則不貽其患、其所謂御得其道者哉、其為太平天子也何疑、

宋徽宗

政和元年九月、鄭允中童貫如遼、貫既得志於西羌、遂為遼亦可圖、因請使遼以覘之、或言以宦官為上介、國無人乎、五月貫進兵伐遼、果敗績、

七年三月、以貫權領樞密院、貫使劉法帥師伐夏、敗績于統安城、法走還、夏人追殺之、秋七月、加宦者童貫太傅、封涇國公、

重和三年四月、貫執方臘於京師

八月加貫太師、封楚國公、

冬十月詔貫復領陝西河東河西路宣撫使、

箴曰

藝祖開基、節裁宦侍、時逮徽宗、童貫得志、伐遼旣敗、敗績失利、乃位上公、榮寵獨至、漠北之辱、遺笑萬禩、勉勉後王、法祖爲治、

評 予觀徽宗之寵童貫、有亡道焉、何得以宦寺而專閫外、是辱天下無將帥也、且也鐵券實綸、雄藩巨鎮、以賞敗局、噫、夫富貴挑釁於遼、取侮於夏、得不誅之、有厚幸矣、而又家給恩寵如此、假當時有繫單于之頸、獻犁幕南之庭者、不知帝將何賞耶、用舍乖方、賞罰倒置、又何怪乎委胃窮塵、爲徐旗不滌之恥也、噫、

宋孝宗

以龍大淵知閤門事、曾覿同知閤門事、尋罷、初命下、張燾切諫不從、於是中書舍人張震周必大繳其命、遂寢、出龍大淵爲浙東總管、曾覿爲福建總管、二人恃寵攬權、龔茂良劉度胡沂張震周必大皆以論二人爲罪坐斥、洪邁言於陳俊卿曰、大淵覿言鄭文當除右史、某當除某官、信乎、俊卿以邁言于帝曰、臣不知此等除官、兩人實聞乎、抑其密伺而播之於外、以竊弄陛下之權威也、帝曰、朕何嘗及此、卿言甚忠、遂出之、

讚曰

大淵曾覿、職握兵柄、善類中傷、權勢日盛、除其預傳、竊主威命、赫然去之、孝宗美政、

考 綱目特書春正月詔罷內侍兼兵職、蓋深與孝宗之美政也、

評 孝宗寵龍曾二監、得燾諫之弗爲動、龔茂良諸人論之弗爲動、是始未嘗不謬固也、逮陳俊卿以洪邁之言入、即赫然去之、是何前後相反如此哉、帝蓋等惜權也、何則、某也良士、宜之某位、某也能士、置之某職、此人主之權、而二監竊其影以虛張於外、權不幾旁落乎、此帝心所不欲、而俊卿言適相投、故易悟也、雖然、古有聽人穿鼻而弗悟者、帝也易悟、信乎稱美政也已、

宋理宗

開慶元年、冬十月、帝不聽政、時邊報日急、館安圖結義勇、招募新兵、增築平江紹興慶元城壁、朝野震恐、帝問計於群臣、不敢對、旣而內侍董宋臣請帝遷都以避敵鋒、軍器太監何子舉曰、若上行幸、則京師百萬生靈何所依賴、必不可、會皇后亦請留蹕以安人心、帝遂止、寧海節度判官文天祥上書、乞斬宋臣、不報、

箴曰

京師根本、生靈萬億、理宗之朝、邊報孔棘、建言遷都、動搖社稷、事獲中止、賴諫之力、宋臣不斬、帝也姑息、

考 脫脫傳曰、宋世待宦者甚嚴、太祖初定天下、掖庭給事不過五十人、宦寺中年方許養子為後、又詔臣僚家毋私蓄閹人、民間有閹童孺為貨鬻者論死、去唐未遠、有所懲也、雖後太宗卻宰相之請、不授子弟恩宣徽、真宗欲以劉承規為節度使、宰相持不可而止、中更主幼母后聽政者凡三朝、在於前代豈非宦者用事之秋乎、祖宗之法嚴、宰相之權重、貂璫有懷姦慝旋踵屏除、君臣相與防微杜漸之慮深矣、然而宣政間、童貫梁師成之禍、亦豈細哉、南渡尚以之逆亦宦者所激也、坊記曰、君子之道、辟則坊與、大為之坊、民猶踰之、可不戒哉、

評 理宗挑蒙古、邊境當勁戰、交馳而輯嫂初撤踵跡而抑至斯時也、使宋臣忠於帝室、正宜勸帝為死守計、柰何不務出此、敢倡遷都之議、儻此議得行、則六軍億兆、將何倚賴、吾恐變起之迫、不在宿衛之時、已在開慶之世矣、仲以蠹君誤國之罪、雖加以咸之誅矣過哉、而又天禍之、書不録帝於是為失刑已、

元順帝

至元元年九月、帝駐扼胡嶺、御史臺臣言國初宦官不過數人、今內府執事、不下千餘、乞依舊制裁減、冗濫廣仁愛之心、省糜費之患、從之、

至正十三年十一月、時帝久怠于政事、荒于遊宴、以女官一十六人按舞、名為天魔舞、又宮女十一人、以宦者長安迭不花領之、遇宮中讚佛、則按舞奏樂、宦官受秘密戒者得入、餘不預、

至正二十四年、皇太子率侍衛兵出光熙門、時都城無備、城中大震、使達達至其軍問故、以必得胡思監及宦官朴不花為對、詔慰靜之、不聽、於是竄朴不花于甘肅、

藏曰

元順不君、天魔是舞、寵任不花、光熙兵舉、既蹇嗣續、復餘茅土、陋哉夷風、覥孳弗淑、

考 大學衍義補紀、順帝初、聽中官得以養子襲爵、御史張綱上書曰、竊尋文明二帝、德化大盛、中官常侍、不過兩人、近倖賞賜、裁滿數金、惜費重民、故家給人足、而頃者以來、無功小人、皆有官爵、非所以愛民重器、承天順道也、又曰、古者以閹人給事內庭、以其無男女之欲、子孫之累故也、今既官之、而又使之得以養子襲其爵、又何若勿絕其事、而只用士人哉、我

聖祖於內臣別立官稱、而與外諸司不同、其慮一何深且遠哉、

胡寅曰、茅土之封、所以待功勳、建賢德、而加諸刀鋸之賤、似續之任、所以繼先祖、傳後來、而責不父之容、且戕無罪之人、息生生之道、耗蠹財用、崇長禍階、一舉而六失併焉、有天下國家者、可不深思而痛革之哉、

評 一慨自胡元入主中國、天地易位、首足倒懸、諸所規畫、一踵夷風、順帝末年、愈趨愈下、以宦者領天魔之舞、以宮官受秘密之戒、竟致光熙兵舉、而不花始竄、世運至此、蓋熾亂矣、天厭夷德、篤生我

高皇、提三尺以變群醜、驅胡元以清再造、還我帝王之土宇、復我漢官之威儀、鴻猷偉略、奪一弗儔、而尤致謹於宦豎、銀璫左貂之輩、悉以供永巷掃除之役、不令讀書、不許干政、罪不赦、缺不補、宮閫肅清、臂指易運、寧復有上撓王斷、口含天憲、迴山海、傾宿瞰、如前代比哉、固宜中國大統、傳之千萬世、無疆云、

考 粵考虞廷、舞兩楷之羽用、格有苗、成周靖南海之波、致來重譯、彼侏離左衽之頑、尚孚德化、欲金璫右貂

紹瑞史鑑卷之二

嬖臣第二

臣按宋儒張載云、大君者天地之宗子、其大臣則宗子之家相也、夫家有法士、國有嬖臣、然後內閫外庭、莫不肅然敬憚、雖嬖小伺側、誰敢越志而橫行、為其家老望尊、體統攸繫、此蓋遠堂高之勢、恒相倚焉、故四友獲助而周文以興、三仁從亡而句戲以戮、蓋聖主得賢臣、足以易海內、化兆民無難已、何有於宦寺之微哉、不然者有申屠嘉李綱之剛正、則漢唐寺人斂手、遇李林甫丁謂之邪媚、則唐宋宦者肆志、由此觀之、嬖臣之邪正、固內侍所視以為順逆者矣、人主欲肅清宮掖、稗輔摧威者、於此抑先謀識於手足腹心之臣、則輯嬖臣篇、

申屠嘉辱鄧通

漢文帝時、鄧通方愛幸、申屠嘉入朝、通居上旁、有怠慢之禮、嘉曰、陛下愛幸群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不肅、罷朝、坐府中、為檄召通、通恐、言上、上曰、汝第往、通詣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謝、嘉曰、朝廷者高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通頓首出血、不解、上度丞相已困通、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曰、此吾弄臣也、君釋之、通既至、為上泣曰、丞相幾殺臣、

讚曰

九重尊嚴、百僚震肅、劉通侮慢、朝廷之[illegible]屠嘉、行法加戮、不有帝命、典刑莫瀆、警一弄臣、群閹斂縮、

評 語曰、涓涓不塞、將成江河、熒熒不救、炎炎若何、言漸不可長也、鄧通以小臣、媟戲大廷、既褻臣庶之具瞻、狀狎既久、必且盜上之柄、操弄威福、迨其太阿在手、驕橫難制、則有拱手聽之、莫敢誰何者、申屠嘉獨持風裁、超然先見、一示折辱、而終文帝之世、戢不敢逞其深狡、微壯漸之萌者歟、胡氏稱其凜然有大臣風節、識哉、史記高帝枕小宦者臥、樊噲排闥入諫、臣竊以為彼小宦者亦弄臣也、嘉殆聞噲之風而興起歟、

汲黯諫樂歌

漢武帝得神馬於渥洼水中、次以為歌、上方立樂府、使司馬相如等造為詩賦、以宦者李延年為協律都尉、汲黯曰、凡王者作樂、上以承祖宗、下以化兆民、今陛下得馬、詩以為歌、協於宗廟、先帝百姓、豈能知其音耶、上默然不說、

箴曰

虞廷作樂、獸舞鳳儀、漢得神馬、相如賦詩、協律都尉、延年任之、宗廟馬協、百姓詎知、黯諫切理、胡帝不怡、官者何德、而當后夔、

評 記曰、聲音之道、與政通、故先王作樂以移風易俗、化成天下、非苟而已也、有虞氏以后夔典樂、而後鳳儀獸舞、四方風動、彼豈區區以聲音之娛為感通之具乎哉、武帝固多慾主也、獲天馬而作樂歌、已失先王導和之本旨、況又以宦者為協律都尉乎、汲黯之諫、可謂以正規君、而帝不之從、由其有拂於好大喜功

之念故也、無或手祥瑞日進、而漢庭終無樂事矣、悲夫、

李固執法

漢冲帝時、委政宰輔李固、黃門宦官為惡者、一皆斥遣、天下咸望治平、

讚曰

黃門爾曹、禍非一日、宰輔匪人、反受其戚、李固秉鈞、芟壬盡斥、法行內闥、肅清君側、咸望治平、興厥漢室、

評 天下之治、衆君子成之而不足、一小人敗之而有餘、况小人衆而君子獨和、漢自冲順以來、宦官日横、李固為相、凡中人為惡者、遂一斥遣、天下莫不延頸想望治平、斯固興漢之一機也、與賊不道、誣殺忠良、自是中官得志、勝氣寵資、而漢之為漢、門不克矣、嗚呼、漢季人主、內制于宦官、外制於外戚、終身昏惑、即賢人君子、乃心王室、又安能以一木支將傾之大廈哉、

李膺破柱

李膺復拜司隸校尉、時小黃門張讓弟朔為野王令、貪殘無道、畏膺威嚴、逃還京師、匿於兄家合柱中、膺知狀、率吏卒破柱取朔、付雒陽獄、受辭畢、即殺之、自此諸黃門常侍、皆鞠躬屏息、不敢出宮省、帝怪問其故、並泣叩頭曰、畏李校尉、時朝廷日亂、綱紀頹弛、而膺獨持風裁、以聲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為登龍門云、

讚曰

張朔貪殘、恃兄官勢、破柱誅奸、有赫司隸、漢業時衰、君權日替、龍門風裁、紀綱攸繫、侍人屏息、肅然起畏、

評 當元禮之破柱、捕殺罪人、一時黃門常侍、莫不凜凜辟易、其風裁良足偉哉、未幾黨錮禍起、一世人望不免駢首就戮、又何不幸也、議者謂諸賢之過激、亦有以取之、嗟乎、天欲傾漢、故令奄倖得志、公論敗績、蓋有莫之為而為者、豈真誅慮之不長哉、予於元禮乎何尤、

陳寶治閹尹

漢靈帝時、宦官曹節王甫用事、建寧元年、中常侍曹節王甫等、共相朋結、諂事太后、后信之、陳蕃竇武疾之、嘗共會朝堂、私相謂曰、曹節王甫等、自先帝時操弄國權、濁亂海內、今不誅之、後必難圖、會有日食之變、蕃謂武曰、昔蕭望之困一石顯、况今石顯數十輩乎、可因日食、斥罷宦官、以塞天變、乃白太后誅曹節等、太后猶豫未忍、曹節知之、召尚書脅使作詔板、拜王甫為黃門令、持節捕收武等、武不受詔、執蕃送北寺獄殺之、武自殺、於是群小得志、士大夫皆喪氣、

箴曰

曹節王甫、首惡宜誅、桀及群醜、勢豈易圖、竇陳不慭、

一網盡漁、事機既洩、罹禍相須、嗟我朝士、密謀訏謨、毋輕而舉、自殞厥軀、

胡致堂曰、陳蕃竇武治閹尹而不能勝何也、竇武貪撿立之功、一家四侯、其失一也、雖微賢才列于朝廷、而司隸校尉河南尹未有署置、二失也、中官罪惡顯着、可廢可除、其餘殄去之、孰不畏服、而欲悉去之、三失也、太后猶豫不忍、此事幾也、宜及時速白、請御殿閑宮省門、徹迅速擒捕、而武曾不决、四失也、既收鄭颯、不即刑、尚送北寺獄、五失也、曹節王甫是爲元惡、又待鄭颯詞連、然後奏收、六失也、外廷新立、內竪膠固、既與爲敵、乃使人納奏、已出府宿、七失也、兵柄在手、素不爲備、事已敗露、乃始召兵、八失也、至于陳蕃聞難、將官屬諸生、拔刃入尚書門、欲何爲耶、以此禦之、喻蕃公忠、短于才、竇武無足稱矣、王若漢曰、南陽太守成瑨誅大猾張汎、劉瓆誅小黃門趙津、李膺誅張朔、皆宦官親屬、爲因除大害也、夫

何孝桓昏暗、反信奸宄之言、誣爲黨人、逮捕下獄、未幾、陳蕃爲王甫曹節所殺、太后亦遷于南宮、其時世大變與、

五文莊曰、桓帝之時、宦官雖專權恣肆其中、豈無明理達義之人、知其黨之非者、蕃武一渠欲從之、此所以致國家莫大之禍、君子爲可不深遠慮哉、書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待小人亦當然也、

桓典威宦官

桓典爲侍御史、執法盡公、無所阿徇、一時宦官畏之、不敢爲非、

讚曰

天子臺臣、耳目是寄、振肅百寮、糾馬宦寺、桓典執法、宵人屛息、威震京畿、驄馬咸避、

評 御史爲天子耳目之臣、除奸禁慝、糾劾百僚、其職也、漢季宦官竊柄、權勢熏灼、桓典執法、而中外肅然、知長、青驄所歷、人爭引避、可不謂能其職哉、然而無补黨錮之禍何也、蓋是時桓靈不君、方且父張母趙、曲爲護庇、視正人君子、不啻仇讐、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即以李杜之賢、刈之如草菅、而不恤、時勢若此、雖百桓典、知其無能爲也、噫、

黃皓憚董允

漢後主時、宦官黃皓用事、尚書令董允秉心公亮、獻可替否、帝甚憚之、皓便僻佞惠、帝甚愛之、皓畏允不敢爲非、終允之世、皓位不過黃門丞、費禕以陳祗代允爲侍

中、祗與皓相表裏、皓始預政、累遷至中常侍、操弄威柄、終以覆國、

箴曰

正人秉鈞、勿憂刀鋸、董允在位、黃皓斯懼、終允之世、政權靡預、以祗代允、皓惡始著、乃操威柄、卒亡漢祚、

致堂胡氏曰、劉禪得衆賢扶持、僅能守國、末年用一黃皓、遂至覆宗、黃皓之爲小人、固亦非茂者矣、而董允上則規益漢主、以嚴見憚、下則抑制黃皓、不敢爲非、此賢者之所難也、諸葛公既沮、漢之未亡、實允是賴、費禕有慙德矣、

林甫結納

李林甫數深結宦者及妃嬪窺伺上動靜無不知之

箴曰

林甫竊權宦官深結正直屏除朝紳縮舌伺上行妖
為謀亦黠國家敗壞伊誰作孽鞭尸罹禍人心胥愜

評 宰相上佐天子下理萬民一舉動周具瞻攸繫柰何與刑餘之人相結納也林甫以傾邪之資竊據相位處非其地乃要結宦寺偵伺人主顔色以為固寵持禄之計故以明皇之君卒為盈成之治不克終而漁陽鼙鼓動地來矣五十年天子親犯塵露皆林甫有以釀成之雖幸全首領老死牖下而破棺斷尸之慘寧能免於身後乎

子儀弭謗

郭子儀為上將擁兵程元振魚朝恩讒謗百端詔書一
紙徵之無不即日就道由是讒謗不行

讀曰

外擁重兵人主疑懼買田之污投杼之踰在昔已然
郭豈無悟元振朝恩讒謗百端一徵就道朝廷自安
哲矣令公身名俱全

評 謗讟之於人甚矣哉即勳勞之臣猶然不免況以羈旅而當未信之主乎汾陽再造唐家功在社稷元振朝恩日肆讒搆非令公忠誠斷不聞詔即行則挾震主之功處危疑之地者幾何而不中傷於鑠金之口哉然公卒以保身全名為百世之卓冠其功德與周召爭烈矣

李絳黜義方

七年京兆尹義方媚事吐突承璀李絳惡其為人出為
鄜坊觀察使

讀曰

職尹京兆身亦云貴承璀么麼曷能為祟附趨奄人
自喪厥志鄜坊之黜義方之媿賢哉李公培植正氣

評 吐突承璀一寺人之有寵者耳義方以京兆貴臣諂附求進名節之謂何其亦卑卑甚矣唐末人臣丞於仕進寡廉鮮耻大都如此李絳惡而出之思以維持士風剪奄豎之黨俾不為國患也真得相臣之體哉其後八司馬之徒趨媚權贄卒以亂度然後知李公之為慮遠矣

楊炎片言悟主

唐舊制天下金帛皆貯於左藏大府四時上其數比部
覆其出入及第五琦為部支鹽鐵使時京師多宦寺求
取無節琦不能制乃盡貯于大盈内庫使宦官掌之天
子亦以取給為便故久不出由是天下公賦為人君私
藏有司不復得窺其多少殆二十年宦官領其事者三
百餘員皆蠶食其中蟠結根據牢不可動楊炎曰財賦
國之大本生民之命重輕安危靡不由之是以前世皆
使重臣掌其事猶或耗亂不集今獨使中人出入盈虛

大臣皆不得知、政之蠹弊、莫甚于此、請出之以歸有司、
上即日下詔、凡財賦皆歸左藏、一用舊式、以片言移
人主意、議者稱之、

讃曰

國有左藏、主者度支、移貯大盈、中官是司、出入盈縮、
外臣罔知、相沿既久、蠹弊孔滋、楊炎之請、復舊允宜、
片言悟主、朝論偉之、

評 古者大冢宰領財賦、歲終司會以質於天子、示不私也、德宗時、天下金帛皆貯於大盈內庫、而以宦者掌之、夫天子以四海為家、奈何有公私之別、況中貴之橫、財賦在其掌握、則侈太驕恣、何所不至、吾恐盡生民脂膏、不足以實漏危矣、楊炎極論其弊、而財賦乃仍歸左藏、炎為相過舉固多、此事則有關國體、甚大、故君子猶有取之、獨慨宦官典兵、世為唐患、曾未有能論革之者、是可嘆爾、

劉蕡對策

文宗太和二年、自元和之末、宦官益橫、威權出人主之
右、人莫敢言、昌平劉蕡對策、極言其禍、有曰、忠賢無腹
心之寄、閹寺持廢立之權、又曰、陛下何不塞陰邪之路、
屏褻狎之臣、制侵陵迫脅之惡、復門戶掃除之役、考官
馮宿等、見劉蕡策、皆嘆服、而畏宦官不敢取、

箴曰

殿庭射策、直言是求、奄寺專政、孰陳厥由、劉蕡極論、
為國深謀、抑之下第、蔽賢可羞、宦焰至此、寔為隱憂、

評 唐自元和來、宦官轉横、文宗親策賢良、詎不異得忠讜論以裨廟謨哉、方劉蕡對策、指斥中貴、不少假借、有賈長沙之風、假令當時能亟收而採用其言、未必不可以感悟人主、伸忠直之氣、奪奄寺之膽也、惜考官皆依阿小人、惕於權勢、置而不錄、遂令國家不得收直言之效、而滄海有遺珠之嘆、噫、山有玉、工則琢之、士有偉人、則沮之、彼貂璫之雄、又將何所顧忌、而不益肆其横乎、當時柄國者、固不能無罪矣、

王璠泄謀

太和五年、上與宋申錫謀誅宦官、申錫引吏部侍郎王
璠為京兆尹、以密旨諭之、璠泄其謀、鄭注王守澄知之、
誣告申錫謀立漳王、貶申錫為開州司馬、申錫竟卒於
貶所、

箴曰

申錫密旨、謀誅內臣、王璠之諭、所託匪人、泼夫漏言、
志竟弗伸、大易明訓、不密失身、

評 韓昭侯欲發大事、懼其泄於夢而獨寢、陳平出奇計秘閟、事已成而猶不使天下聞之、古君臣謀國、其深計遠慮、類如此、文宗欲誅宦官、而謀之廟堂之中、申錫又引泼露之王璠、以為助、卒之機事不秘、反為所中、嗟嗟、城狐不可與網罟之夫謀、國將亡、不可與宰句之徒議、有社稷之寄者、可以慎矣、

令狐綯密啓

宣宗八年、上召翰林學士韋澳、託以論詩、屛左右與之語曰、外間內侍權勢何如、對曰、陛下威斷、非前朝之比、上閉目搖首曰、全未全未、尚畏之在、上又嘗與令狐綯謀盡誅宦官、綯恐濫及無辜、密奏曰、但有罪無捨、有闕無補、自然漸耗至於盡矣、宦者竊見其奏、由是亦與朝士相惡、南北司如水火矣、

箴曰

內侍蟠結、爲禍滋大、除固不難、愼密無害、除亦不易、疎謀取敗、韋澳獻說、帝心孔明、令狐密啓、厥見亦精、

奏章一露、戕事害成、

評 令狐之策、主於漸去、毫不令濫及無辜、非不稱良畫矣、第慮諸奄張熾之時、宜見帝數陳、而畫要曲、庶幾不輕泄謀、乃得效、柰何露之奏牘、致北司見而切齒、於是有奇奚長、而天下之大事盡去矣、惜哉、

崔胤諷茂貞

崔胤以宦官典兵、終爲肘腋之患、諷茂貞留兵三千於京師、充宿衛、十一月中尉韓全誨陳兵殿前、請車駕幸鳳翔、三年正月、茂貞獨見上、請誅韓全誨等、與朱全忠、秋奉車駕還京、上喜、即收全誨斬之、遣使囊全誨等首以示全忠、時鳳翔所誅宦官已七十二人、朱全忠又密令京兆捕誅九十人、甲子車駕出鳳翔、幸全忠營、已已入長安、

箴曰

中官熾熾、始于典兵、乘與脅遷、大張罷靈、全誨黨熾、車駕還京、崔胤早見、剿殄有功、玉石莫辨、矣賴全忠、

評 唐自宦官爲患、當事者往往謀誅而不克、卒罹天啗之毒、甘露之變、公卿逅頭交戮、天下悼心、崔胤此舉、亦足以爲當時士大夫伸氣矣、第宦官去而藩鎮益張、唐祚一朝與奄餘俱盡、昔人以譬之人頭有瘻、難於一决、謂其存亡與俱也、後之人主、愼無令瘻生於吾頭也哉、

崔胤請罷內諸司

崔胤奏國初承平之時、宦官不典兵預政、天寶以來、宦官寖盛、貞元之末、分羽林衛爲左右神策軍、以便衛從、始令宦官主之、以二千人爲定制、自是參掌機密、奪百司權、上下彌縫、共爲不法、大則搆煽藩鎮、傾危國家、小則賣官鬻獄、蠹害朝政、王室衰亂、職此之由、不剪其根、禍終不已、請悉罷內諸司、使其事務、盡歸之省寺、諸道監軍、俱召還闕下、上從之、是日全忠以兵驅第五可範已下數百人、俱於內侍省盡殺之、寃號之聲、徹於內外、又出使者詔所在又補誅之、止留黃衣幼弱者三十人

以備灑掃、

箴曰

寺人之制、其來已久、進賢效忠、昔亦間有、威權勿假、彼將斂手、崔徹全忠、殲戮靡遺、癰疽既潰、大命隨之、唐室云亡、遂不可支、

評 崔昌遐憤宦官為患、奏請除之、一時諸奄無論臧否、戮殳幾盡、冤號之聲、徹於中外、無恤也、夫十步之內必有茂草、雖刀鋸之餘、其間豈無一二善良、必從而盡戮之、其傷天地之和、亦甚矣、卒也國祚隨之、蓋薰鼠而壞社、灼蠹而焚株、亦其勢然哉、同視袁紹誅宦官而漢祚遂移者、如出一轍、吁唐之亡也、亦獨有以速之歟、

趙普按侯陳罪

宋太宗戊子端拱元年、內侍侯莫陳利用以變幻之術得幸、驕恣不法、居處服御、僭擬乘輿、趙普按其十罪、力請誅之、帝曰、豈有萬乘之主、不能庇一人乎、普曰、陛下不誅、則亂天下法、法可惜、此一豎子何足惜哉、帝不得已、賜死商州、

讚曰

侯陳驕僭、變幻奸罔、賢如太宗、頗為所惑、十罪之積、舉朝罔察、趙普力陳、巨奸斯殄、賜死商州、始伸國法、

評 侯莫陳利用以術得幸、驕恣不法、趙普按其罪、力請誅之、帝不得已、賜死商州、夫近習之溺人、即英明之君、猶然不免、況彼昏愚、有不為湛溺者哉、非趙韓王不徇主欲、執法奉公、則太宗清明之治、未必不為所累矣、人主於此輩、可謂其掃除之役、玩弄之臣、而狎昵之哉、

呂端紿繼恩

皇太子恒即位、初帝不豫、宣政使王繼恩忌太子英明、陰與參知政事李昌齡殿前都指揮李繼勳知制誥胡旦等、謀立故太子楚王元佐、宰相呂端問疾禁中、見太子不在旁、疑有變、乃以笏書大漸字、令親密吏趣太子入侍、及帝崩、皇后令繼恩召端議所立、端知有變、即紿

繼恩使入書閣、遂鎖之、而使人守之、亟入宮、后問端曰、宮車已晏駕、立嗣以長順也、今將如何、端曰、先帝立太子、正為今日、今始棄天下、可遽違命有異議耶、后默然、乃奉太子至福寧殿即位、垂簾引見群臣、端平立殿下不拜、請捲簾升殿審視、然後降階率群臣拜焉、

讚曰

元嗣英明、權閹所忌、內煽皇后、外援二李、不有呂端、幾行廢置、紿鎖書閣、逆謀弗濟、真宗繼統、宋室之利、老成持衡、克定大計、

呂氏曰，王繼恩以閹宦而參渦於內，李昌齡、李繼勳以大臣而羽翼於外，則之謀合矣，而主之以皇后，增損夫顧命而宜行之，六尺之孤，幾何不為扶蘇耶。幸而托得呂端，臨時應變，足以制其奸於下，持正不屈，足以遏其私於上，而沙丘之事，無自作矣。及其平立殿下，外視降拜，尤其知識之過人也。太宗稱端大事不糊塗，可謂知端矣。

王旦思李沆先識

真宗時，天下安。王欽若自以深達道教，多所建明，而丁謂附會之，與陳彭年、劉承珪等，崇講墜典，大脩宮宇，以林特有心計，使幹財利。時人目為五鬼。王旦欲諫，則業已同之，欲去，則上遇之厚。追思李沆之先識，歎曰，李文靖真聖人也。知節以衆方兢言祥瑞，深不然之，每言于帝曰，天下雖安，不可忘戰也。

箴曰

天書啓釁，宮宇增置，五鬼同奸，欽若先發，王旦所思，文靖先識，他日朝廷，果爾多事，一染美珠，雖悔何及，藎臣謀國，蚤當擬議。

評 真宗時，王欽若、丁謂輩，競言祥瑞，以熒惑上心，附會矯誣，踪跡詭秘，時人目為五鬼。初李文靖謂邊患既息，人主必生侈心，王旦不以為然，至是[illegible]其先識。云夫高明之家，鬼瞰其室，當天[illegible]人益已有以瞰真宗之室矣。忠[illegible]其李公之謂乎。

王旦抑承珪之請

內侍劉承珪以忠謹得幸，病且死，求為節度使。帝詔王旦曰，承珪待此以瞑目。旦執不可，曰，他日求為樞密使，此其階也。遂止。自是內臣不敢語留後。

讚曰

怵迫之徒，靡時厭足，鵰鶚兢婪，鼷鼠滿腹，覬覦節度，待以瞑目，王旦所執，繁纓之惜。

評 鄭衆封侯而光黨錮之禍，朝恩觀軍而階甘露之變。始不過恩寵異數，迨其權勢已成，往往為人主肘腋之患，求以驅除而不可得，蓋所從來者遠矣。王文正抑承珪之請，其慮幾消變於未萌者歟。與時宦者專征，宦者封王，而宋社遂南，豈非履霜之不戒，而漸積使然乎。

丁謂附允恭

丁謂欲擅權，不欲同列與聞機政，潛結入內押班雷允恭，密請太后降手書云，帝朔望見群臣，大事太后召對輔臣決之，非大事則令允恭傳奏禁中，書可以下。學士草制畢，允恭先持示謂閱訖，乃進。王曾曰，兩宮異處，而柄歸宦官，禍端兆矣。於是允恭恃勢專恣，而丁謂權傾中外，衆莫敢抗，獨王曾正色立朝，時倚為重。

箴曰

允恭握柄、陸梁睚眦、丁謂阿附、朝紳之鄙、內外交締、
釁端此起、兩宮異處、妬嫿由己、正色立朝、王曾是倚、

評　天下之患、莫大於近習與執政合、合則主勢孤於上、黨與成於下、其為國家害也不勝言矣、仁宗初立、允恭方用事、丁謂以宰輔大臣與相結納、公卿皆因闕哉、於是允恭侍勢專恣、而丁謂權傾中外、斯時也、宋祚之不危者幾希、幸而王公正色立朝、為中流之砥柱、大奸尋去、宋社奠安、論者謂仁宗四十年深仁厚澤、實創有以啓之、詎不信哉、

韓琦貶任守忠

英宗時、內侍任守忠有罪、蘄州安置、初章獻太后臨朝、守忠與都知江德明等、交通請謁、權寵過盛、仁宗以未有儲嗣、屬意于帝、守忠建議、欲援立昏弱、以邀大利、及帝即位、又乘帝疾、語言誕妄、交構兩宮、司馬光呂誨交章論之、然猶未即加罪、一日韓琦出空頭敕一道、歐陽脩已簽、趙槩難之、脩曰第書之、韓公必自有說、槩不敢違、既而琦坐政事堂、召守忠立庭下、曰汝罪當死、遂謫蘄州、取空頭敕填與之、即日押行、琦意以為少緩、則中變也、其黨史昭錫等、悉竄南方、中外咸快之、

讚曰

蕃武訓注、欲清君側、為謀罔密、竟遭反噬、守忠鉅姦、
乍之匪易、易若拉朽、在此空敕、中變不生、外人靡識、
策定一時、不動聲色、

評　夫事以斷成、謀以泄敗、守忠憑負城社、以為奸宄、最難驅除、苟一步猶豫、則轉盻間、彼得為計、而事伐中變矣、漢唐叉嘗之禍、詎非殷鑒耶、幸而魏公當幾能斷、雷轟電掣、消變於俄頃、天下默受其福、而不知其功、蓋其德望才賢、素所畜積、故能不動聲色、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古有社稷臣、公無愧矣夫、

章蔡私結

哲宗時、章惇蔡卞結內侍郝隨為助、媒孽宣仁、常欲危帝之事、請追廢宣仁聖烈皇后、帝不許、

箴曰

宋之宣仁、女中堯舜、惇卞郝隨、交通起釁、追廢是請、進恤輿論、哲宗維明、燭移叵信、庶幾朝綱、可以自振、

評　自安石變法、海內騷然、幸賴宣仁、引用舊人、凡新法不便者、亟為報罷、天下乃得更生、人稱為女中堯舜、其有功於社稷者甚大、惇卞為金陵之黨、欲圖紹述、乃交結近侍、媒孽詆謗、且請追廢、其誣上行私、一至於此、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使非向后力辨其誣、則奸謀得逞、吾不知哲宗他日何顏以入英宗之廟也、

王曾劾丁謂

真宗時、內侍雷允恭伏誅、丁謂任中正免、先是丁謂為山陵使、允恭為都監判司天監刑中和謂允恭曰、今山陵尚百步法宜子孫、允恭曰、第移就上穴、我入見太后

言之、允恭方貴橫、人不敢違、后命與山陵使議、唯唯而已、既而改穿上穴、果有石、石盡水出、衆懼不能成功、內侍毛昌達自陵還、奏之、詔兩府議、遣王曾覆視、曾還請獨對、因言謂包藏禍心、故令允恭擅移皇堂於絕地、太后大驚、怒甚、欲誅謂、馮拯曰、帝新即位、亟誅大臣、駭天下耳目、遂止誅允恭、乃降謂太子少保、分司南京、任中正黨謂、出知鄆州

箴曰

丁謂允恭、表裡締結、竊據國權、正人緘舌、山陵之役、改穿上穴、功用弗成、天作其孽、謂乃降免、恭則誅滅、大奸既殳、朝野胥悅、

〔評〕丁謂之移穴、其心固欲得善地結主知、以為固寵計耳、詎虞其反就水石而得罪乎、然非此之故、則謂不能去、謂不去則允恭益橫、黨與成而社稷危矣、王曾公之得以計除大憝、如因迅風揚秕糠、其亦有天幸哉、朕不然、以謂之智佞、允恭之惠黠而所見顛要、但一中正何也、或疑曾處此二人、迹涉於譎嗟、嗟人臣値國步多艱、苟利社稷無不可為者、況權而不失其經矣、

孫固諫伐夏

神宗秋七月、詔宦者李憲會陝西河東五路師討夏、科諤、李憲等入對、至大言曰、夏國無人、秉常孺子、往持其

臂而來耳、帝壯之、以諤為經畧安撫使、孫固諫曰、舉兵易、解禍難、必不得已、請深其罪、薄伐之、分裂其地、使其酋長自守、帝曰、此真鄜生之說耳、固曰、孰為陛下任此者、帝曰、朕已屬李憲、固曰、伐國大事也、豈可使宦者為之、則士大夫孰肯為用、帝不悅、他日固又曰、今五路進師、而無大帥、就使成功、兵必為亂、帝曰、大帥誠難其人、呂公著進曰、問罪之師、當先擇帥、既無其人、曷若已之、固曰、公著之言是也、帝不聽、九月、李憲敗夏人於西市、遂復蘭州、种諤大敗夏人于米脂、降其城

時李憲再舉伐夏、帝以訪輔臣王珪、對曰、向所患不足、今指錢鈔五十萬緡、供軍食有餘矣、安禮曰、鈔不可噉、必變為錢、錢又變為芻糧、今又征期兩月、安能集事、帝曰、李憲以為有備、彼宦者能是、卿等獨無意乎、唐平淮蔡、唯裴度謀議、今乃不出公卿、而出閹宦、朕甚耻之、安禮曰、淮西三州耳、有裴度之謀、李光顏李愬之將、然猶引天下之兵力、歷歲而後定、今夏氏之強、非淮蔡比、憲才非度匹、諸將非有光顏愬輩、臣懼無以副聖意也、時中丞摯言熙河經畧使李憲貪功生事、一出欺罔、避

興靈會師之期頓兵以城蘭州遺患至今詔貶憲為熙河都總管

箴曰

喜功好大嗟矣神宗征夏之役宦官握兵孫固公著安禮歷陳帝不之聽惟憲是親小有克復大有載謨熙河之貶未償厥辜

評伐國大事也而屬之刑餘閹人即幸而有功吾猶以為辱朝廷玷名器貽笑外夷也況至於喪師辱國乎神宗不聽孫固等之言命李憲會五道之師以伐夏及師出無功乃始悔之則已晚矣其後童貫卒以征遼啓釁尋至亡國嗚乎神之不為徽欽者幸也

陳禾引裾

徽宗元年三月詔宦者童貫製御器於杭州二年四月詔內侍童貫監洮西軍六月貫及王厚復湟州四年以貫為熙河蘭湟秦鳳路經略安撫制置使加貫檢校司空賜蔡京玉帶貫復積石軍右正言陳禾上疏請竄童貫貶禾監信州酒稅時童貫權益張與黃經臣胥用事中丞盧航表裏為奸縉紳側目陳禾曰此國家安危之本也吾任言責此而不言可乎遂上疏劾貫怙寵弄權之罪願亟竄之遠方論奏未畢帝拂衣起禾引帝衣衣裾落帝曰正言碎朕衣矣禾言陛下不惜碎衣臣豈惜碎首以報陛下此曹今日受富貴陛下他日受危亡言愈切帝變色曰卿如此朕何憂內侍請帝易衣帝卻之曰留以旌直臣翌日貫等相率前訴謂國家極治安得為此不祥語盧航奏禾狂言遂謫

箴曰

貫製御器監軍洮西經略諸路寵柄獨持威焰大張黨與交恣陳禾切諫碎衣靡頓直臣之旌庶幾帝悟狂言一詆正人屏去吁嗟道君其何能淑

評甚矣徽宗之難寤也方童貫專權用事中外側目陳禾以為國家安危之本抗疏極論至引帝裾所謂人臣不避死亡之誅以直諫主者也使徽宗翻然改悟亟為罷斥則遼金之釁不開何至舉族北轅棘露沾衣為滄漠不滌之恥哉惜其信任奸回牢不可破雖有留衣旌直之言徒為說而不繹使忠臣義士至今扼腕而已悲夫

蔡京詆卞

蔡京將用童貫為制置使蔡卞言不宜用宦者誤邊計京于帝前詆卞卞求去出知河南

箴曰

宦者備邊於國罕利貫何人斯而任制置蔡卞直言

猶識邊計、京則詆之、貫惡相濟、河南之譎、為京見尓

評 靖康之禍、成於二蔡、方卞與章惇朋比、誣謗宣仁、羅織元祐、宰執罔害有念及國計之心哉、至其兄弟權勢相軋、乃因其引用官宦、假託公道、以相規正、卒為同所毀詆以去、嗚呼、一門濟惡、共危宋社、執法按罪、京固元兇、卞尤魁首、兩人者皆傾危之士哉、

正彙訟蔡京

陳瓘子正彙訟蔡京有動搖東宮意、下獄、李孝適瓘使證其妄、瓘曰、聞京將不利社稷、傳於道路、京之奸邪、必為國禍、內侍黃經臣蒞鞫、閱其辭失色、太息謂曰、主上正欲得實、但如言以對可也、獄具、正彙猶以所告失實流海上、瓘安置通州、

箴曰

動搖東宮、奸臣詭計、正彙讜論、國本攸益、道路傳宣、莫之能諦、對簿食言、太息何裨、瓘也父子、竟爾流置、經臣之私、蔡京之勢、

評 蔡京之惡、昭於行路、陳瓘父子、深觸忌諱、攻之不遺力、彼豈有私怨宿忿而然哉、不過為國家剷去大奸以安宗社耳、經臣一內侍、獨然有培植善類之心、李孝壽何獨不然乎、

蔡京媚童貫

崇寧元年、先是供奉官童貫性巧媚、善測人主微意先事順承、以故得幸、及詣三吳訪書畫奇巧、留抗月餘、蔡京與之遊、不舍晝夜、貫附語言論奏、由是帝屬意用京、

箴曰

蔡京柄用、貫寔先容、追然高妙、金張契同、藉庇奄寺、貽誚縉紳、寄言附耳、論奏愧心、

評 大凡小人欲傾人之國、未有不張攀扳附以相固結者、童貫憸邪側媚、正人君子求遠之不暇、京何人斯、獨與交遊莫逆、其後卒賴其援引以得柄用、竟釀靖康之禍、嗚呼、豈天欲稠宋、故生京以蠱君心、而又生貫以為之羽翼乎、不然、何兩人者其意氣之投也如是、

陳東請誅六賊

七年、太學生陳東等伏闕上書、請誅蔡京童貫等六人以謝天下、曰、六賊結怨於遼金、敗祖宗之盟、失中國之信、創開邊隙、使天下之勢、危如絲髮、伏願陛下肆諸市朝、傳首四方、以謝天下、帝嘉納之、治開邊罪、貶蔡京童貫、蔡攸、梁方平伏誅、籍朱勔家、

箴曰

相臣朋黨、書生義氣、結怨遼金、創開邊隙、一疏抗顏、六賊屏息、京貫之徒、或誅或籍、公論昭彰、輿情悚懌、

評 自京黼等、交結搆釁、群黨合意、以傾一君、流毒海內、啓禍外夷、遂致戎馬南牧、諸夏陸沉、天下爭欲食六

賊之內、而一時諸臣、皆其黨與、猶未有倡言攻之責、獨陳東以韋布書生、奮然請誅以謝天下、於是始治開邊罪、竄貶有差、嗟乎、徽欽養奸庇惡、自貽伊戚、[宜]於沙漠爲虜、魂消雪窖、始覺奸臣之誤已、昏德重昏之號、有自來哉、諸奴輩雖罪至十族、何足以償其責也、

朱熹斥甘昪

朱熹爲江西提刑、入奏事、時曾覿已死、王抃已逐、獨內侍甘昪尚在、熹力論之、帝曰、昪有才、熹曰、小人無才、安能動人主、進封事、其略曰、宮省事禁、臣固不得知、至於左右便嬖之私、恩遇過當、往者淵覿說抃之流、勢焰熏灼、傾動一時、今已無可言矣、獨有前日臣所開陳者、雖蒙聖恩委曲開譬、然臣愚以爲此輩但當使之守門傳命、供掃除之役、不當假借崇階、使得逞邪媚、作淫巧於內、以蕩上心、立門庭、招權於外、以累聖政、臣竊聞之道路、自王抃既逐之後、諸將差除、多出此人之手、陛下竭生靈膏血、以奉軍旅、而軍士顧乃未嘗得以溫飽、是皆將帥巧爲名色、奪取衣糧、肆行貨賂於近習、以圖進用、出入禁闥腹心之臣、外交將帥、共爲欺蔽、以至於此、而陛下不悟、反寵匿之、以是爲我之私人、至使宰相不得議其制置之得失、給諫不得論其除授之是非、則陛下之所以正其左右者、未能及古之聖王、明矣、

籤曰

昪小有才、取寵之因、外汚朝政、內蕩上心、締交閫帥、怙權攫金、宋主莫察、寵匿私人、熹上封事、朝有正論、

評語曰、冰炭不共器、邪正不同朝、孝宗初年、納俊卿之言而出淵覿、感劉珙之諫而罷內侍典兵、亦宋之賢君也、迨其後不免要邪臣、踈正士、覿抃甫逐而甘昪復進、以文公之大賢、反置之散地而不用、盡樂諂諛之易投、而正心誠意之說、實所厭聞、此心志日異、而恢復之業、卒無成也、嗚呼、其亦宋室之不幸歟、

趙汝愚定大計

光宗有疾、衆議禪位太子、趙汝愚與葉適謀白太后、適與知內侍省關禮、知閤門事韓侂胄定計、會慈福宮提點張宗尹過侂胄、適白汝愚、遂令侂胄因張宗尹以聞、太后不許、明日侂胄復往、又不獲命、逡巡將退、關禮見而問之、侂胄具述汝愚之意、入見太后而泣、太后問故、禮對曰、聖人讀書萬卷、亦嘗見有如此時而保無亂者乎、太后曰、此非汝所知、禮曰、此事人人知之、今丞相留正已出、所賴者趙知院、旦夕亦去矣、言與淚俱下、后驚曰、知院同姓、事體與他人異、乃亦去乎、禮曰、知院未去、非但以同姓故、以太皇太后爲可恃耳、今定大計而不

獲命勢不得不去太后曰事順則可令諭好為之禮報
侂胄又使傳昌朝密製黄袍是日立嘉王為帝貶内侍
楊舜卿林億年陳源于外侍御史章穎論其離間之罪也

箴曰

少海前星宗社攸寄群小離間太后感悳危言一動
嘉王斯立國祚不搖關禮協力賢哉知院朝廷倚毗

評 光宗親孝宗子當其升遐乃制於悍后稱疾不執喪此乾坤何等時哉儲副未立中外人情洶洶向非趙忠定力定大計轉危為安則天下事未可知矣其功在社稷者豈其微哉第為當時計宜與留正合請太子監國則名正言順而孝宗可不蒙襲位之譏亦不至託之近侍傳命而免侂胄異日專權之漸矣惜乎其不能然也

文天祥恥同宋臣

理宗朝宦者董宋臣以脩思殿祇候特轉横行官景定
四年自保康軍承宣使除入内侍省押班兼管太廟往
来國信提點内軍器庫翰林院編脩敕令時文天祥以
著作佐郎兼獻景府教授義不與宋臣同事上書求去
天祥出知瑞州言者論宋臣不置帝曲為諭解庇之秘
書少監湯漢上封事亦言宋臣十餘年來聲焰熏灼其
力能去臺諫排大臣至結兇渠以致大禍中外惶惑切
齒而陛下方為之辯明大臣方為之和解此過計也頃
收還押班等除命不勝宗社之幸既入帝亦不知省

箴曰

人亦有言黨猾異罪家臣專權惟壬得志賢如天祥
恥與同事堅求補外寔茲邪媚漢書靡省外手閭是
解諭曲庇理宗過計

評 宋至理宗強敵壓境雖守日憊譬之人已在危輔以粱肉猶懼不延況又斲削之乎而帝方外倚權奸内昵嬖倖宋臣聲焰熏灼臺諫極論猶曲為護庇故文山公恥與同列力求補外其他日凛凛大節固已於不比匪人預卜之矣賢哉天祥所養可知豈但一時慷慨之士耶

秦紘以廉受賞

成化十二年七月逮巡撫陝西右副都御史秦紘下獄
既而釋之調巡撫河南時秦府旗校肆横民苦之紘既
擒治不少貸秦王不能堪奏紘欺臧親藩
上怒逮紘下錦衣衛獄命内臣尚亨籍其家止得黄絹
一疋故衣數事亨回奏紘貧狀
上親閲其裝嘉歎良久詔釋紘繫且賜鈔萬錠以旌其
廉調巡撫河南既抵任太監汪直亦以事至時直威勢
震赫擬

至尊他巡撫官率屈禮以見紘獨與抗禮畧不爲屈直
以上知其廉亦加敬焉不與較紘密疏直多帶旗校騷
擾地方後直回京
上問各省撫臣賢否直獨稱紘廉能
上以紘疏示之直叩頭服罪稱紘賢不置
上釋之

讚曰

廉本美德服善最難驕恣若直於紘推先抗禮弗較
疏論稱賢不有清節直何歎焉越旻屈膝無乃厚顏

考　成化初年太監劉永成有軍功議欲封爲伯彭時力諍之或曰中官古有封侯王者時曰此豈盛世事耶
祖宗成憲具在誰敢違之事遂寢夫以永成之勳勞汪直之威勢如火方熾誰得而抑制之然而秦紘以歷而使直之見憚彭時以言而寢劉之伯封何能耶此固可仰窺我
宣宗持綱振紀於上有以禁二閹之毖不敢肆要之非由二臣高標直氣足以懾服其心不能也是故人臣欲自飭勵以清君側之惡慎毋自處於汚下之地哉

王尹卑謟

成化十二年加王越太子太保進兵部尚書兼左都御
史掌院事時越特爲汪直所厚吏部尚書尹旻偕諸卿
貳欲詣直屬越爲介私問越跪否越曰安有六卿跪人
者乎越先入旻陰伺之越跪直叩頭出及旻等入見直
旻先跪諸人皆跪直大悅既出越尤旻旻曰吾自見人
跪來特效之耳

箴曰

王尹屈節士風掃地昏夜乞哀驕人白日有臣若此
聖世之累汪璫勢焰何異氷山君子守正金石比堅寧
甘玉碎無爲瓦全

評　嗚呼君子寧爲玉碎不爲瓦全寧爲項襄毅之除名爲馬端肅之謫戍不爲王威寧尹同仁之含羞忍恥持祿固位夫以宮保之重冢宰之尊而甘奴顏婢膝於閹豎之門則亦何所不至而餘人尚何望焉卒之氷山失勢王尹次第斥逐而此膝一屈不可復伸百世之羞不可復贖孰若項馬二公之正氣直節磊磊落落傳刻名臣而馨風千載乎

文升不屈

成化十五年建整飭遼東邊務兵部左侍郎馬文升下
獄謫戍四川重慶衛時巡撫陳鉞行事乖方每被文升
節制更改會汪直亦來巡邊鉞懼見罪乃戎服遠迎除
道飭館供帳鮮備厚賄恭隨見直趨媚無所不至惟文
升與直抗禮奴視其左右鉞復乘間毀短文升直還奏
文升妄起邊釁謂建州女直諸虜皆以文升禁不與農

器交易故屢兗邊、朝廷遣定西侯蔣琬刑部尚書林聰同往勘、直稍加禮於二人、二人亦憚直不敢為異、乃勘報一如直言、文升遂下獄謫戍、然文升所禁者、實鐵器、非農器也、士論惜之、

讃曰

奸璫勢炎、趨者如騖、正士睨之、藐然若仳、陳鉞狐媚、縉紳弗齒、文升此謫、抗直所使、苟志不屈、顛沛何恥、

[考] 林聰傳、謂聰再起、更為溫厚謙抑、與物無忤、議者疑其遊涉浮沉、愚謂林聰晚年憚汪直之横、而不能白文升之冤、宜有以來浮沉之誚矣、溫謙無忤、固美德、然豈所宜施于權閹者哉、

不見中官

成化十九年、擢職方郎中劉大夏為福建右參政、大夏湖廣華容人、居職方久、賢聲甚著、時虜數寇大同、邊師失律、中外震恐、詞發戍守無虛日、尚書皆倚重之、時兵部右侍郎缺、中官有欲薦大夏者、遣人言于尚書、冀一往見大夏、大夏異辭謝之、卒不往、吏部又議以太僕卿處之、大夏私語所知曰、郎中轉京堂、固人所欲、但吾做秀才時、見府縣政事不得其平、輒曰、欲我做時、其事當如何行、其事當如何罷、今幸登朝、不得一親民官、非素志也、況郎守一出、非知府即參議、官階崇重、何為不可、但恐人負官耳、吏部乃陞大夏福建參政、後還布政使、累官至大司馬、嘗言所以至今日、得參政布政之力也、

讃曰

孔鄙衛卿、彌瑕弗主、孟薄齊郯、子敖是偃、奔走權門、徒為失己、外補親民、京堂末爾、居身足珍、往見何義、

[考] 當是之時、高士接踵、英賢輩出、如張寧不謁覃璘、陳選不拜司禮、皆端人正士、有確乎不拔之介、以名人而擬之大夏、均之輕爵祿而重名檢、不肯枉尺直尋、固異人而同志者、詎非縉紳之赤幟、士林之翹楚也耶、雖古段干木魯仲連何以踰此、宜乎土木之變、不吹磐石之安也、蓋朝廷真有人哉、

[考] 史漸曰、忠孝近迂、澗老成若遲鈍、先王用人、終不以此易彼、謝枋得曰、三代而上、國有大政、有大疑、皆決于老成人之言、曰圖任舊臣共政、殷先王所以立國也、曰無侮老成人、盤庚所以興也、曰汝惟商耇宅心知訓、周公所以訓康叔也、曰今沖子嗣則無遺壽耇、召公所以戒周成也、是故在舜之庭者、即堯代之岳牧、在禹之庭者、即舜世之元愷、伊陟象賢、從相太戊、丁公世美、久握兵權、畢公四代元老、得鑒成康之治、方叔累朝宿望、夾輔宣王之業、夫數君者、豈乏新進之士相與共成天下之事哉、蓋緣世臣舊德、功業已建於朝、聞望已孚於人、足以厭衆立懦敦薄勸偷、如泰山喬岳、初無運動之勞、而功之及人厚矣、可斯人也、即書所謂壽耇、詩所謂老成人、故古昔致治保邦、多由此也、奈何驕君亂主、每喜驟進浮薄之輩、以逐

欽導逢而累世勳舊則遯迹於荒不任以事何哉黎
老播棄格人罔敢知吉殷紂所以喪也周有耆艾俊
在服周平所以遷也寵任弘石獄殺舊傅漢元所
以衰也又有損麻家界不保丘壟如唐代之於汾陽
者矣輕使希烈陷殺舊臣如唐德之於魯公者矣過
信延黃不任宿德如宋高之於李宗者矣此正所謂
非其耆長爲有佐人而求微子之興悲也善哉遲任
有言曰人惟求舊器惟求新揚繪之告神宗曰老成
人不可不惜嗚呼
任人者可永思矣

【考】周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書曰勿以憸人其惟吉
士詩曰無縱詭隨以謹無良傳曰聚斂積惡不知紀
極小人之不可不去也如此彼小人者以聚斂爲嘉
謀以挑妄爲長策以掊尅欽怨爲匪躬以譖毀脤據
爲畫範所以有國家者重絕之也是故共工比周爲
黨大奸所以流也羲和遐棄厥司仲康所以征也華
十惡而怙終太公所以誅也少正卯辯而不實孔子
所以戮也蓋正臣進者治之表奸臣進者亂之階章
章可驗也何者小人之害如目之有眯耳之有充嘉
本之有蟊梁木之有蠹也眯爲塞之見則天地四方
之位不分矣充子野之耳則雷霆蜫罷之声莫辨矣
離后稷之穡禾易長畝而蟊傷其本則零落而不植
雖公輸之巧臺成九層而蠹空其中則圮折而不支
故雖使小人在位雖湯武循難爲國而况于世主乎哉
傳曰水有猵獺而池魚勞國有奸佞而民消故茂林
之下無豐草大塊之間無美苗夫理國之道除佞鋤
奸然后百姓均平各安其天也若夫宇文士及之佞
太宗灼見其情而竟不能斥李林甫嫉賢妬能明皇
洞見其奸而竟不能退弘恭石顯之惡元帝已知其
毒致師傅而卒不能去王介甫偏拗亂法神宗心覺
其非而終不忍罷此之謂姑息隱忍以自速其咎未
有不至於敗亡者也

【論】忠臣之相其君必先正其人主之主而小人之欲傾
人國也必先敗人主之主而已是故善醫者不治人
之標惟察其脉理而鍼砭之善謀國者不貴飾政以
防奸惟防其君心而銷萌之何也人主之有天下如
富室之產人主之有一心如富家之有家主也今也
有千金之產而其家主者傳焉酒色焉與不遑之
故客狎而不嚴臣則其千金之資人孰不視之爲外
府狎而其友之忠者不先正其家之主而欲扶其主
之家是故支其東而西傾富其左而右貧世之君子
之知其君者不過曰人才之未用也民力之未裕也
國未富而兵未強也太平之未有期而敵國外患未
有已也是皆知扶其主之家而未知正其家之主也
孟子曰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君心何由格乎去
一佞使俾不爲其心之蠱禁一嗜欲俾不爲其心之
蕩戒一淫刑俾不爲其心之殘警一晏安俾不爲其
心之逸祛一貨利俾不爲其心之貪則人主之主罔
不正主正斯僕臣無邪謀故一正君而國定矣譬之
欲成其家先正其主主正人正而家道成斯不亦善扶
其主之家乎然則家主之所藉於忠愛者良匪細也
易曰藉用白茅无咎夫錯物於地無以藉之可矣將
由夫謹慎者爲之乎薄莫薄於茅也重莫重於藉也
有茅以藉是物則茅雖薄而用則重矣故雖附僻竹
以十尋繩附驥尾而千里皆有所藉之然耳人之言
曰良醫取効者必其不可死之病忠臣有爲者必其
不可危之國嗟夫此庸人之論非君子之論也庸人
之論以天而廢人者也君子之論以人而輔天者也
能醫不死之病庸醫亦能之何取乎良醫哉能存不
危之國庸人亦能之何取乎君子哉惟天下必死之
人足以試良醫之技惟天下至危之國足以試君子
之能庸工誤器器可求他庸婦誤衣衣可別製庸臣
誤國則國非日衰而儳亡得失欲整頓之雖有善
者亦難爲功矣是故善爲國者不逮去其蠹必
先盡善去之方善卻疾者不避治其疢必先盡善治
之法苟或遂禁而遂絕未有不及其害者非謹
之道也常治無病之病故無病常治無患之患故無
患之語謹慎之至也愚謂古今無良醫而病之愈者爲
良醫天下無奇計而事之成者爲奇計也嗚呼其在善
醫善計者酌之而已

紹瑫史鑑卷之二

妍範第三

臣按人情善惡不同、有如其貌、西子之美、人人与嫉之、德性之善、姦邪非人情所同好、我第求善良於關雎之類、殆十百中之一二、已戢盍除中本嘗無陵三人、必有我師、惜善得之甚難、所以取之必從衆、蘇一事之善、其修錄其輸、撫其瑕間纖護、權其編輯、多而弗取、遺法怪職者、雖書小而不遺、鑑遺備代鑒戒、□朝傳得二十有八人、且於戲前修之懿範、建後人之典鑑也歟、首妍範篇、

巷伯嫉讒

寺人孟子、姓名無考、孟子其字也、幽王時人、遭讒、被宮刑、為巷伯之官、作萋斐之詩、以告在位者、其詩首章云、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以太甚、末章云、楊園之道、倚於畝丘、寺人孟子、作為此詩、凡百君子、於斯繹之、

讚曰

讒言如簧、禍於家國、孟子惡之、臣直投北、詩作萋斐、以警有位、好賢緇衣、惡惡巷伯、

考 [illegible]

邪進則衆賢退、群枉成則王事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則政日亂、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則政日治、今以陛下明智、誠杜閉群枉之門、廣開衆正之路、使是非炳然、則百異消戒、衆祥至矣、顯見書、愈與許史比而恐更生、由是以觀、則樹顯等實巷伯之罪人也、明君聖主、慎勿惑乎偏聽、斯戢矣、

評 予讀萋菲之詩、蓋嘗深致慨焉、甚其說之瘳、不得不嫉之嚴、彼嚴霜中野、慈父不能保其子、行吟澤畔、明君不能有其臣、夫讒人者、非必有心為國家禍也、不過持祿保位之心勝、則嫉尊正士以逐之、人主一不加察、而亡國敗家相隨屬矣、此巷伯嫉之、必欲投畀四夷而後已、世主讀是詩而知警、毋令其駛囋黃而易鹿馬、天下庶幾長無事哉、

勃鞮伐蒲

按春秋作勃鞮、史晉世家、晉獻公子重耳、遭驪姬之譖、走保蒲、獻命寺人披伐蒲、重耳踰垣而走、寺人披追之、斬其衣袪、後重耳立、是為文公、披請見、文公讓之、對曰、君命無二、古之制也、

讚曰

奉命徂征、不宿即至、追彼亡人、衣袪焉刺、豈不可緩、臣誼是急、言感文公、君命無二、

評 伐蒲之役、寺人披盡知重臣誼哉、何則[illegible]賢獻公之臣子耳、君父聽讒言、代殺其[illegible]、君子受命者宜何從、吾之救公子、斯可副君命、重君命則不服恤公子、追而斬袪、勢不得不然、儻值龍顏、宜與雍降同賞、失文公復國而猶讓之、此晉之所以止於霸也、

繆賢進賢

繆賢趙國人有勳庸於當時預薦舉之權而舍人藺相如見用賢之力也

讚曰

天生賢才為國之紀薦拔有賢相如伊始擊缶完璧趙國攸倚以人事君垂光青史

評 世多以完璧擊缶事奇藺相如予獨奇繆賢何則有繆賢然後有相如有相如然後有完璧擊缶秦是遇勢錯雜相如展奇論知人冝繆賢收舉矣太史公曰朝廷雜之人柰何令刀鋸之餘薦天下士乎嗟嗟秦視趙猶几上肉非相如則趙不垂非繆賢彼相如者終舍人止爾奇乃售哉予故奇繆賢不以刀鋸論可也

不拜單于

鄭衆明帝時尋諫禁中終除大憝曾諫誅竇憲以功遷大長秋出使匈奴不拜單于論功受賞辭多受少帝由是賢之嘗與之論議政事享有分土之封超登公卿之位宦官用權自此始

讚曰

天使遠征百蠻觀望長秋鄭衆正氣堂堂內除大憝外抗虜王分茅裂土用答賢良

評 鄭趙驕真卓然於明章之世者哉不向穹廬屈膝則中國之體伸而位衆之勝蒂不令逆憲脫網則朝廷之推乾而根掾之黨陵外不尊君命夫何愧漢之使民內不負寄讖夫何愧漢之泥民只有奉上位超卿位豈非宜哉縱曰宦官用權自此始益寵用者之過於衆乎何允

封侯不受

呂強靈帝時封為都鄉侯不受後因上問計解黨錮之禍屢諫止封禪諫導行貫諫選舉法溫公取其直諫胡致堂以為不肯為便嬖之事士大夫或有不逮焉

讚曰

盛滿不止終必反覆卓哉呂強自知惜福辭侯都鄉救援善類直諫英風太史紀錄

評 世建漢季人競祿利入錢得官者不可勝紀呂強處汚濁之世力辭都鄉之封所謂淬游塵埃之外皭然泥而不滓者也且不忌披鱗遇事敢諫黨錮之雅救正良多舒憶兆之悼心消智愚之同痛以此殺身夫亦何憾雖能逢北下竟何足多哉溫公胡致堂諸君子取之有以也

格君以言

趙整秦人苻堅時宦者曾作歌以悟主胡致堂以為士大夫之所不逮

讚曰

古設宦官寔維內相匪云導諛補衮是望趙整忠告天工寅亮作歌寤君流中絕唱

評 晉尚清談、依多桑飲、嘯成五胡之禍、而禍斯烈矣、秦苻堅主、蜀作酒歌以悟之、前危後則之語、其有國者之炯戒哉、司馬家豈無宦者、而有賢如整、反在秦符、丘長夜之飲不節、與糟丘酒池共堀為林斧之應、

裴寂憂亂

隋晉陽宮監裴寂、與劉文静同宿、見城上烽火、寂嘆曰、貧賤[illegible]亂、何以自存、

讚曰

晉陽入侍、恥盜縱横、贊勳唐業、坐觀太平、修定律令、海宇澄清、宜享厚遇、裴監不名、

評 裴寂為隋宮監、以宮女侍淵、會使趣矣、在唐不為無功、於隋實為罪首、似不足訓者、粤稽在昔、裴矩佞於隋而忠於唐、君子猶有取焉、故尚論者、於裴監何苛責哉、翊夫贊父之計、定起於世民乎、

推長立嗣

開元二十六年、太子瑛既卒、李林甫數勸明皇立壽王瑁、上以中王璵年長、且仁孝恭謹、又好學、意欲立之、猶豫歲餘不決、自念春秋寖高、繼嗣未定、常忽忽不樂、寢膳為之減、高力士乘間請其故、上曰、汝我家老奴、豈不能揣我意、力士曰、得非以郎君未定耶、上曰然、對曰、但推長而立、誰敢復爭、上意遂定、六月立璵為太子、

天寶三載、上從容謂高力士曰、朕不出長安近十年、天下無事、朕欲高居無為、悉以政事委林甫、何如、對曰、天子巡狩、古之制也、且天下大柄、不可假人、彼威勢既成、誰敢復議之者、上不悅、

十三載、上嘗謂高力士曰、朕今老矣、朝事付之宰相、邊事付之諸將、復何憂、力士對曰、臣聞雲南喪師、又邊將擁兵大盛、陛下將何以制之、臣恐一旦禍發、不可復救、何謂無憂也、上曰、卿勿言、朕徐思之、

讚曰

國有長君、奸邪所忌、力士片辭、遂定上意、神器有歸、潛消睥睨、不有老奴、幾紊世次、

評 玄宗迂用楊洄譖、殺太子瑛、儲嗣未定、居常快快、而林甫輩意貪昏庸、以遂奸欺、中王璵不幾為壽王瑁乎、力士從容片辭、悟君立長、轉移之力、蓋易於商山四老人、不啻多矣、其他論諫若天下大柄不可假人、及雲南喪師等語、皆一時名言、甚裨天寶時渠所不諫者、固多、即此一二節、關唐宗社國體不細、後之宦者、幸毋曰吾業已從諛導諂以事上、即有忠謀至計、更何用之、則力士可睹也、

解圍救患

曹日昇、肅宗時賊圍南陽甚急、日昇請與十騎冒關入城宣慰、賊不敢逼、城中大喜、可謂能救患矣、

讚曰

唐祚中葉、如蜩如螗、南陽被圍、勢若倒懸、日升奮勇、突圍登先、傳宣德意、城賴以全、

評 夫為人臣者、譬之若手然、鎮鄧傳體、不敢不捷、賊圍南陽甚急、何異傳體之鎮鄧、日升忠憤激烈、冒死突入城中、宣上德意、而後城守益堅、夫日升至則城中無主而有主、城中喜日升至、則人主無城而有城、其與鎮鄧傳也至矣、其為手也無愧夫、

不昵朋黨

劉貞亮原名文珍、冒所養官父姓、故改焉、性忠彊、識義理、平涼之盟、在渾瑊軍中、會虜變被執、且西、伐而得歸、出監宣武軍、自置親兵千人、貞元末、官人領兵附順者益衆、會順宗立、淹痼不朝、惟王叔文、柳宗元等、裁定朝政、奪神策兵、牧官者、惟貞亮見叔文等論事、乃與之爭、其同異、又惡朋黨熾結、因與中人劉光琦等、勸帝立廣陵王為大監國、遂逐叔文黨、委政大臣、議者美其忠、元和八年卒、贈開府儀同三司、憲宗之立、貞亮為有功、然終身無所寵、

讚曰

伾文弄權、道路以目、貞亮忠彊、羞與共族、勸帝傳祚、奸黨胥逐、唐室中興、厥謀維穀、

評 貞亮惡八司馬之黨專恣、自是交構縱橫、於是協謀勸帝、而太子監國、曰伊曰周、曰管曰葛、星隕灰飛、貶逐殆盡、八柄復歸於宸極、九宇不至於翕搖、課功較績、宜與帝忠武、戣表齊光、豈若李忠言、牛昭容輩相交結者哉、議者美其忠、卒後贈之、亦非過也、宜也、

奉迎帝后

馬存亮元和時、累擢左神策軍副使、進中尉、軍所籍凡十萬餘、存亮料揀尤精、伍無罷士、部無冗員、敬宗初、染署工張韶與卜者蘇玄明謀反、存亮出迎捧帝而入、以五百騎往迎二太后、賊雖入清思殿、終為亮兵所殺、以此得賜實封戶二百、存亮一時功最高、乃推委權勢、求監淮南軍、代還為內飛龍使、太和中、領軍衛上將軍致仕、封岐國公、卒贈揚州大都督、存亮逮事德宗、更六朝、資端長善訓士、始去禁衛、衆皆感泣、唐世中人以忠謹著者、惟存亮西門季玄嚴遵美三人而已、

讚曰

奸宄竊發、宮寢靡寧、六朝中尉、料揀尤精、恭迎帝后、妖氛肅清、生平忠謹、嚴季齊名、

評 馬存亮誅斬反者張韶、功百於邊將、何則、夷狄內侵、擾邊境而已、何如入宮闕、戕邊將而已、何如驚帝后、而邊將勞師耗費、斬能勝之、又何如存亮不煩象士、不費斗糧、消氛沴於頃刻、更為寧國者哉、以此深功

宜不同日而論矣、所以然者、豈非平日長於揉練、士多勇敢、善於撫御、人樂為用、故每而高秩厚禮、蓋以允荅元功、夫豈過歟、

忠肅討賊

楊復光僖宗時人、尚節義、有謀畧、累監諸鎮軍、乾符佐曾元裕擊賊王仙芝、敗之、招討使宋威擊仙芝於江西、復光在軍請判官吳彥弘約賊降、仙芝遣將尚軍長自縛如約、威疾其功、密請僖宗誅之、仙芝怨復引兵叛、後天子悟威階禍、以兵與復光、秦宗權叛、復光以忠武兵三千入見之、宗權即遣部將持兵從復光定荊襄、攻鄧淑逗遛、復斬之、并其軍為八、以鹿宴弘為之將、進攻南陽、賊將朱溫逆戰大敗、遂收鄧州、追北藍橋、會母喪班師、俄起為天下兵馬都監總諸軍、與南面招討使王重榮并力定關中、朱溫守同州、復光遣使諭之、溫以所部降、以功封開府儀同三司、賜號資忠輝武匡國平難功臣、卒河中、贈觀軍容使、謚曰忠肅、

讚曰

宦奄握兵、唐室階厲、維茲復光、稗爾多盃、討賊監功、靖疆拓地、贈謚忠肅、泉壤光賁、

評 王仙芝搆亂關東、黃巢洶熾宮掖、天下川血山骸、幾不唐矣、復光慷慨勵志、義勇奮發、協贊諸豪傑、奪海內於群盜之手、漸歸之十八葉天子、其崇勛茂烈、足光史籍、嗟夫、唐之天下、亡於宦官、當其亂越、亦維於宦官、譬之藥石、然遇良藥則生人、遇惡藥則殺人、然則復光之為唐室良藥也亦大矣、

避權辭位

嚴遵美昭宗時歷軍容使、自嘆北司為供奉官、以袴衫給事、今執笏、過矣、樞密使無聽事、惟三楹舍藏書而已、今堂狀帖黃決事、此楊復恭奪相權之失也、蓋疾時中貴肆橫云、後從昭宗遷鳳翔、求致仕、隱青城山、年八十卒、

讚曰

小人嗜權、如飴如膾、達者知幾、荃解蟬蛻、袴衫自安、不事華侈、青城卒老、黃門出類、

評 楊復恭於剤椽中立天子、自負定策國老、而天下事歸之把握、宰相匭摧而已、遵美亦宦官者、獨疾君等憤肆、扼腕興嘆、鳳翔懇退、青城隱老、與草色山光相侶者、終其身、回視復恭誅夷、渠已翔千仞之上矣、嗟夫、智者識微於將動、明者保患於未然、待其嚴誅在前、族屬就刃、而後憶黃犬、思鶴唳、不云暮乎、遵美不然、世所為共多歟、

捐軀盡忠

張承業僖宗時人、後唐莊宗將即位、承業諫求前唐之

后立之莊宗不聽遂不食而卒平生不事便嬖胡致堂以為士大夫所不逮

讚曰

莊宗載興唐祚爐燼承業勸言撫孤繼絕義舉不從忠肝央裂赤松之風首陽之節

評 唐末諸閹易置人主若奕棊然天理人心澌滅殆盡矣而承業老奴獨以唐宗為念觀其規諫數語凜然君臣大義使存勗因而聽之豈惟於唐為忠臣且於克用為孝子奈何悅晝日筆之使舉令渠齎志而卒嗟夫死生者天地間旦暮也彼賣國墓秩之徒獨不死乎承業直與首陽爭芳矣

遺奏却贈

劉承規楚州山陽人建隆中補高班太宗即位超拜北作坊副使後屢典兵及議修玉清宮水運當進秩表求休致手詔敦勉仍作七言詩賜之拜宣政使本名承珪以久疾上取道家易名度厄之義故改珪為規疾甚請還私第上許之自寢疾惟以公家之務為念遺奏求免贈賻上甚嗟惜之遣內臣與鴻臚典喪靚為祭文

讚曰

人心慾壑水注漏卮嗟彼營營生死以之美維承規卓有令儀急公却贈終始忘私寵章褒美千古稱奇

評 自古閹人身在恩固寵緣浚興優也求其奉公竭能脫然兩者之外蓋不多得云承規當進秩也即表求致位遂疾革也又遺表求免贈賻夫始而求鴻飛鶴舉不繫纓鎖於生前既而求冰操玉潔不維榮哀於身後中官如此豈惟可以範僚臣抑亦可以勵世風矣

居功以讓

秦翰字仲文真定獲鹿人年十三為黃門開寶中遷高品太平興國四年擊契丹為都監以善鬬聞太宗因加賞異謂可屬任後伐叛有功加崇儀副使真宗即位加洛苑使入內副都知又破契丹有功詔書嘉獎賜錦袍金帶白金五百兩帛五百匹自是屢有功于邊加領平州團練使汾陰八年營葺大內詔翰參領其事閏六月暴卒于內庭之廨年六十四上甚悼惜為之泣下贈貝州觀察使翰倜儻有武力以方畧自任前後戰鬬身被四十九創翰性溫良謙謹接人以誠信群帥有剛很不和者翰皆得其懽心輕財好施與將士同休戚衆心皆樂為用其殁也禁旅有泣下者詔楊億撰碑文時論美之

讚曰

秦翰北伐屢建奇功被創半百氣槩何雄溫良謙謹

不祿於公、碑文詔撰、時論推崇、

評 翰故閹官者、倜儻有勇畧、屢從北伐、立戰功頗多、而朝廷爵位賜賚亦不少、其戰也以誠信結群帥心、以施予結士卒心、以故人樂為用、每戰先捷、身被四十餘創、而壯志益鋭、比非閹官之流、殆將帥之選也、逮後追贈名寵、詔撰碑文、其生也榮、其死也哀、猗歟盛矣、

人號長者

李神福開封人、少時給事晉王府、謹恪鮮上意、未嘗少息、太宗即位、授入內高品、從征太原有功、遷副都知勾當翰林司、太宗好筆扎、神福每侍側、多獲別本之賜、真宗即位、遷皇城使兼凞陵行宮事、時模寫太宗聖容、以神福立侍、後封太山、又為行宮使、禮畢、授宣慶使、以寵之、三年卒、年六十四、贈潤州觀察使、神福性恭愿和易、為衛紹欽所罵、皆引避不校、在禁闥五十年、稱為長者

讚曰

寺人陰性、易浮多刻、長厚之稱、古今難得、引避紹欽、不愧師德、汪度所涵、千頃巨測、中貴光成、神福斯備、

評 神福歷侍宋兩宗、備轉諸顯要、為人恭愿和易、與人不校、每為衛紹欽所罵、特引避之、識者比之廉藺相然、予謂廉將軍趙重臣哉、相如屈之、先國家爾、紹欽何人、敢肆詈口、人情積不平、而福了無介意、殆猶難於藺矣、以若人而陪奉有道仁聖之主、良無愧哉、寫聖容而福後立宜已、

擊鎖救焚

王守規真定欒城人、明道時為小黃門、禁中夜半火、守規先覺、自寢殿至后苑、皆擊去其鎖、乃奉仁宗及皇太后至延福宮、回視所經處、已成煨燼、翌日執政候起居、帝曰、非王守規導朕至此、幾不與卿等相見、由是守規以功遷入內殿頭、官至內侍右班副都知、卒年六十七、贈昭武將軍留後、

讚曰

宮禁森嚴、重門深鎖、中夜回祿、寢殿俱火、守規擊防、聖躬獲妥、應變之才、詎曰不可、

評 明道時、夜半寢殿災、斯時也、謀臣不及施其巧、猛士無暇展其力、天下勢未有岌岌於此者、使守規膠守常禁、則四十二年仁澤、其不為梁上之灰者幾希、幸渠通變、擊去諸禁門鎖鑰、而後帝也始得再見公卿、厥功顧不偉歟、或曰、慣擊不能無罪、噫、此道乎常耳、焦頭爛額之時、暇循拱手徐徐行之度乎、茲擢也、正所以為功也、

疏諫豢謫

宋高宗朝、官者邵成章上疏、謂天下群盜鋒起、汪伯彥黃潛善匿不以聞、二人必至誤國事、帝怒、貶章南雄州、朱子曰、忠而不誨、婦寺之忠也、是時所在盜起、汪黃匿

不以聞是欺其君也成章閹人尚能忠君愛國上疏匡諫怒而貶竄謂之何哉

讚曰

汪黄奸佞國是紛紜盜賊蜂起匿不以聞成章疏諫忠愛殷殷雖遭怒貶不愧於君

評 時達請康諸要塗況致群盜所在蠭起烈蔓肆蹄敵之衝匪不以聞論其欺君蠧國之罪宜為誅首矣夫何帝也坐其術中怙不知悟成章疏詆二人卒以見貶嗟嗟斬直言之路竄治夫之惡帝於此幾不君矣無怪乎中興之難也

不蓄私帑

阮安正統時交阯人為人清苦介潔善謀畫尤長於工作之事其脩營北京城池九門兩宮三殿五府六部諸司公宇及治塞楊村驛皆大著功績工曹諸屬受成而已平生賜予悉出私帑上之官不遺絲毫蓋中官之不易得者

讚曰

世有貪夫歛怨若咨剝日賜予六辛薛不蓄衛與阮安不為貨贖私帑輸官清操可稱

考 水東日記云己巳之變徐元玉首有時名太監金英延門訃以南遷對英怫然前成山侯王通亦以挑築京城淺為太監所安所瓯二事似皆未為得也粤瀕迯史曰己巳之變鑾輿北狩征屬後據二重地京師震撼一時文臣武將眠袁時落無任張皇而一二內臣如英如對乃能淵默卓見鎮之以靜不少為浮議所推惟輔其君以選將練兵委任于謙以戰守之務卒之神器幾危而復安天下將亂而復治雖謂之朝廷有人猶可不可以為宦者而沒其善也是時使非二人果是以固帝心於內則雖外有謙于二大臣亦難獨立自持以靖國難矣奉為奉將相彬彬有人不下今日惟在會左右無英安臣所以雖有李綱宗澤之才無所施哉朝之不為趙宋其猶因賴一時多賢臣實賴有一二賢內侍嗚呼是豈人之所能為哉天也

評 人情趨利如水趨下日夜無已時是故利在山千仞皆上利在前萬里必至刻權擅積畜天性固然而朝廷恩予左分所宜有矣通安獨絲毫皆上之官豈性與人反所以緣猶吾介潔操守定也嗟夫厚積生沐猴汰侈生僭踰衆之焚也直非儉菲之賊也豈非毛人之階也皇帝利試觀王振汪直尚銘劉瑾諸閹珍玩山積本以階厲速其禍也寧有絲毫得為已庇乎以比互知對之識見遠矣

一言定儲

金英景泰時奉使過南京公卿供餞於江上獨薛瑄不往英賢之及回京言於衆曰南京好官惟薛卿耳尋陞瑄為大理寺卿方

景帝嗣位意欲易儲一日詰英曰十月初二日東宮生日也英叩頭對曰

東宮生日乃十一月初二日

上為之默然、蓋
上所言者懷慜、英所言者謂
憲廟也、意與魏徵獻陵之對相似、英之賢可謂加人數等矣、

讚曰

大人世及、序不可悖、胡為乎立、胡為乎廢、生辰一語、青宮定位、婉矣英言、獻陵之對、

考 野史記、國朝永樂時
仁宗方為太子、素不見喜於文皇帝、因留守南京、每懷憂懼、一日學士解縉應

制題虎顧衆彪圖曰、虎為百獸尊、誰敢觸其怒、惟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顧、
文祖感悵、即日迎
仁宗、父子相悅如初、䇿哉金英、生辰此啓、與縉應
制所題者、皆可謂得諷諫之善矣、夫人君其尊如天也、觸激之則為雷霆、調燮之則成和風甘雨、人臣志欲匡君、甚無樂乎觸威激怒、而無裨於事也、孔子曰、巽與之言、能無說乎、傳易又曰、巽者入也、入而後說之、肯哉言乎、

評 正統時、醜戎猾夏、輅馬被遮、致天啓
景皇、而英封如舊、當時易儲之舉、群臣棼棼藉藉、欣艶宮傣之賞、誰復以
憲皇為念者、故宦官者流耳、今觀
東宮生辰之對、不遜不激、徉示無知之狀、默寓戴舊之心、外廷諸老、視此當汗顏矣、至賢辞御一節、直與求文潞同風、賢哉英乎、真宗社頼之、世數頼之者歟、

密薦忠賢

景泰時、大監興安醇謹有餘、確守廉節、人不敢干以私、時少保于謙以病在告、
上命視之、直以謙之簡朴持身聞、又言謙在位、日夜與國家分憂、不要錢、不問家計、所以謙獲
上之信任益重者、皆安之力也、

讚曰

君子尚賢、小人娟嫉、事君以人、拔茅茹彙、少保忠賢、推轂于內、孰云興閹、而無涇渭、

考 正統景泰間、振瑄用事、中外結舌、道路以目、後宮閹尹、多屬振黨、而熟視秉輿之播遷矣、在庭諸臣、靡不辟易、所恃正色立朝、以安內攘外、俾神器不致動搖者、惟于公一人而已、比時權宦豪瑄孰能客之、而興安獨為之調護維持於內、卒使社稷奠安、鑾輿復返、民到于今、須懋肅之鴻烈者、咸稱興安之功于不衰也、為乎賢哉、

輔儲盡忠

成化十四年、皇太子出閣行冠禮、詔簡儒臣充東宮官、時東宮內侍典璽局覃吉、溫雅誠篤、知大體、通書史、議論端方、雖儒生不能過、輔導東宮之功居多、大學中庸

論語諸書皆口授動作舉止悉導以正暇則開說五府六部及天下民情農桑軍務以至宦者專權蠹國情弊悉直言之曰吾老矣安望富貴但得天下有賢主足矣

上嘗賜東宮五莊吉備曉以不當受曰天下山河皆主所有何以莊為徒勞民傷財為左右之利而已竟辭之

東宮嘗避老伴念高里經而吉適至

東宮駭曰老伴来矣即以孝經自携吉跪曰主得無念經乎曰否讀孝經耳其見敬畏如此每

東宮出講必使左右迎請講官講畢則語講官云先生吃茶局丞張端不以為然吉曰尊師重傅禮當如此

讚曰

孝宗仁聖濟美宣章業隆弘治擬迹成康青宮毓德覃閣胥匡賛襄宥密翊翼元良雲龍風虎詎曰三楊

考 賈誼保傅篇曰選天下孝弟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所與出入居處者也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故太子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其身有不正者乎愚謂教諭太子慎簡外朝講讀之官不如簡一內廷侍從之臣蓋內廷之臣其勢親其情浹其為言易入苟得正人焉其視外廷蓋不啻事半而功倍是故

孝宗惟得一覃吉遂基命仁賢而弘治之治至于今仰之

武宗在東宮所與宴遊者乃馬永成劉瑾等之八黨卒蕩然無所撿制為流連荒亡之樂雖外廷講讀劉忠吳寬等之多賢亦將如之何哉蓋外廷講讀多拘文法而內廷侍從親切實益嗚呼此有天下者當務之至急典

論 臣按人君以不通貨財為高致以日挑經筵為盛節蓋天子以四海為家四海之財皆其財也苟家給人足朝野晏然則賦稅輸府庫充盈將有取之無盡用之不竭者私藏安所用哉至於學庸論孟諸書尤聖賢之格言為治世之要術也舍此不務而准伕荒驟以之為理是猶夜行而失炬冥冥焉欲何之此覃吉之輔導我

孝宗在東宮時必為之郤莊田勤讀書其忠藎之懷良有灼見已乎噫國家大典孰要於建儲一家而書閣縉紳代不乏人乃唐以高力士而貴成立長之策以張承業而請立前唐之後迨我

明如金英定儲位於片言覃吉輔東宮以正道之四官者皆明於大義有功於社稷即所措注真一代掀揭之業矣烏可以為寺人而少之也

進賢去佞

成化時

上召王恕為吏部尚書尋加太子太保先是司禮監懷恩以直道黜居鳳陽至是召還預政恩素知萬安諛佞王恕剛正力言於上請去萬安而召恕用之遂有是命

讚曰

宣孝纂隆成康比迹奉御多賢宮府一體睠茲懷恩披寔丕式君師誼重賢否鑒明擲硯激怒披鱗英風成弘之治內助之功

考 長語記、初林俊之劾繼曉下獄也、事叵不測、太監懷恩叩頭諍曰、不可、自古未聞有殺諫官者、我
祖宗朝大開言路、故底盛治、今欲殺諫官、將失天下心、奈何、臣不敢奉詔、
上大怒曰、汝與林俊合謀訕我、不然、彼安知我宮中事、恩以所用御硯擲之、恩免冠號哭不起、曰、臣不能復事
陛下、
上命左右扶出、至東華門、使謂鎮撫司曰、若等諂梁芳、合謀傾俊、俊死、若等不得獨生、乃徑歸、臥於家、稱疾不起、又皇妣紀孝穆皇太后早薨逝、孝宗尚在襁抱、恩有保護功、而未嘗與人言之、此尤與漢臣丙吉同符、其德量也、又恩幼時、曾受業于學士錢溥、嘗于
誕日、被賜金貳錠、奏云、臣蒙恩至此、皆師父錢某之恩、願留此金以轉賜、後錢溥考績至京、果以此金為之壽、當時有賢稱、懷恩惡首汪直之譖、嗚呼、若恩者、可謂不蔽賢、不背本、無負君師矣、此其言行卓絕、為一時士大夫所不及也、

評 懷璫在
憲廟時、賢聲最著、論救林俊、開直言之路也、進思退安、恆用含之宜也、保護不言功、擴丙吉之度也、探厥所自、蓋緣幼師錢學士溥、則義理之陶鑄所從來遠矣、一日得
賜金、曰、非師教、無緣至此、願以金為錢壽、夫人居約時知重師、得志則忘、矧又有勢分相軋、反操戈者、彼懷璫不爾、宜其賢於人遠矣、

阿丑譎諫

阿丑成化時中官、善恢諧、識者謂其有東方朔譎諫之風、一日作醉人酗酒、一人佯曰、駕至、酗酒如故、曰汪太監至、則驚起、問之、則曰、吾知有個汪太監、不知有天子、自是直之寵漸衰、時尚書陳鉞、咸寧伯媚附汪直、丑復作自持雙斧趨蹌而行、或問故、答曰、吾將兵、惟仗此兩鉞耳、問鉞何名、曰王越、陳鉞也、上微哂焉、其後汪直之斥逐、蓋由丑之譎諫也、

讚曰

諫道有五、惟諷為盛、阿丑恢諧、戲中寓諫、汪惡以除、兩鉞以屏、方朔匹休、雖譎亦正、

評 汪直之坐西廠也、中外驟然、重足慄慄、一時群臣、強者輸墨、弱者媚附、根株盤據、牢不可拔矣、丑故宦者、迺能以恢諧諷語、立悟
主上、兩鉞漸疎、汪亦貶逐、夫文毅諸老、力攻之而不足、丑談笑麾之有餘、以是知内監之隱語、賢於外廷之顯諫、良多哉、楊子所謂滑稽之雄、丑也、近之矣、

不忍按罪

陳準成化時代尚銘為東廠太監、為人平恕清儉、下令軍校曰、大逆者告我、非此、則有司之事也、毋與焉、由是中外安之、人有欲入罪并籍沒其家者、令準按之、準不忍、逡巡屢日、整衣冠、閉門自經、

讚曰

國有憲典、以肅民行、有司平反、務在得情、陳準慈恕、不尚刑名、自甘殞滅、克全好生、

評 陳準代尚銘、以寬厚從事、止令刺其大逆者、餘無所問、蓋朝上新去汪火、此以清冷濟之、亦一時之孚寸

命乞受按罪憲典自在，胡為逡巡弗忍，或想罹罪者或出於非辜，有不可以言語洗雪者，故拔之則恐羅織善良，弗拔之又恐廢格。明吾惜死則人情枉，吾捐生則良心全，即事相權，較其勝否，整衣冠闔門自盡，古稱殺身成仁，從容就義，庶幾近之，不然以死白冤，士君子猶然難之，而以婦人之仁準繩，恐非通論矣。

不附奸黨

王岳弘治時，為東宮侍臣，賦性剛直，頗惡劉瑾等八黨之所為，後遂被八黨所陷。

贊曰

劉瑾內訌，呼吸霜露，王岳剛直，更相抵牾，豈不思維，逢彼之怒，一念公忠，久當益固。

【評】瑾等以旨宮舊具，武皇寵幸無比，當時聳其聲勢者往往為之執鞭，豈非東宮舊臣乎，當諸臣伏闕請劉時，獨是闖議而惡瑾所為，自非見定守確，焉能有此，瑾固讒而殺之，先夫刻誠剏矣，試問瑾等末路究作何狀耶，九原有知，其不恚心醜類於岳者否也。

不恃權勢

黃偉弘治時內臣，為人端恪，不恃權勢，見斥于武宗朝，一時縉紳咸推重之，與阮安等可稱九德。

贊曰

八黨奸欺，朝紳晉痛，偉兮中立，絕無阿縱，見斥一時，身輕名重，厥號九德，允協輿頌。

【評】權勢者賢不肖人所共托也，賢人托之則應倆危而有惕心，不肖人托之則鴟張虎視，自謂莫敢誰何，第人之性情，賢者寡，不肖者多，則恃之者多，而不恃之者寡矣，偉豈非近世僕臣之賢者耶，端恪自持，於權勢無敢恃焉，類弗恃者反恃者也，諸不肖人能令久與已互耶，斥逐且隨之矣，雖然於偉無損也，益足以明其賢也。

嫉戒第四

臣按人性有善必有惡，猶之天道有陽必有陰也，獨寺人者以體稟陰氣，故其性多陰慝，粵稽其類，善者每十之一二，惡者恒十之八九，然在常人之惡，不過自作之孽，禍及身家而已，推此輩一或肆惡不撿，上則有誤國政，中則嫉妬善類，下則貽患生民，為禍豈淺鮮哉，何者，以其出入禁闥，近至尊也，且孔聖刪詩，不遺鄭衛之淫風，所作春秋，尤詳亂賊之誅，職此無他，蓋紀惡以垂戒，欲人懲創而自新耳，譬諸明鏡在懸，妍媸形畢照，凡觀其為惡之狀，與夫獲禍之慘，莫不赧然於面，而惕然於心，而知所警戒矣，著嫉戒篇。

弘恭　石顯

漢宣帝時宦官，二人以憸佞自進，損穢帝德，久典樞機，明習文法，至元帝即位，尤用事，陷蕭望之後，京房、劉向等屢奏其專攻，亦不能退也，時上方用刑法，任中書官，蓋寬饒曰，方今聖道浸微，儒術不行，以刑餘為周召，以

法律為詩書、上以為怨謗、下寬饒吏、寬饒自剄、衆莫不憐之、

箴曰

恭顯憸佞、久典樞機、蕭蓋之殺、實彼致之、惡黨日熾、善類被夷、二宦專國、漢室凌遲、

胡致堂曰、此兩言蔽宣帝之為人、東萊呂氏曰、宣帝用刑而啓元帝之信宦者、貴許史而啓成帝之任外戚、殺趙蓋韓楊而啓哀帝之誅大臣、開三大釁、終以亡國、

評　武帝不監胡亥趙高之事、燕私後庭、置中書宦官、至於宣帝、益加信任、於是弘恭石顯、根據牢不可拔、既明習文法、又以典樞機、即以剛明英果之君、猶不能斷、而況元帝之牽制優游者乎、昏佞相成、威權日甚、周堪劉更生擧繫獄免、蕭望之自殺、當時民歌之曰、牢耶石耶、五鹿客耶、印何纍纍、綬若若耶、憸壬滿朝、賢哲擯棄、炎祚之衰、實基於此、孝成元年、丞相御史奏顯舊惡、免官、徙歸故郡、道死、綱目書免歸道死何、譏失刑也、人不能誅而天誅之、於是乎漢為失刑矣、

趙忠　段珪　蹇碩　張讓

四人供靈帝時、中外盤誌、鬻獄賣官、濁亂四海、誅大臣、後以矯詔斬大將軍何進、為袁紹所捕、俱投河而死、

箴曰

忠珪碩讓、勢相依倚、矯殺何進、操弄國紀、袁紹捕之、投河而死、嗟嗟若等、士類何讎、戕賢及溺、污彼清流、

評　夫宦者何讐於士類乎、蕭傅焉於恭顯、陳竇厄於節甫、何進陷於忠珪、禍至再三、正以邪勝、夫宦者何讐於士類、其所由來漸矣、靈帝不君、王綱解弛、太阿倒持、狎戲無度、壹鞁不修、託刑餘為腹心、待賢上以陳逆迹、共恃寵專忠、目中已無君上矣、實有於臣庶哉、故一遣指斥、遂成水火、忠珪等之陷何進、抑亦勢此際耶、要之、武帝游宴後庭、視貂璫為朋侶、當時固知其交譬而頓頹之矣、然則四宦之播惡、釀成自室、作俑自武、殆非一日之積也、是故明君貴未然之防、

魚朝恩

唐天寶末、以品官給事黃門、內陰黠、善宣納詔令、至德初、監李光進軍、以左監門衛將軍、知內侍省事、觀軍容宣慰處置使、唐置觀軍容使、自朝恩始、史思明攻洛陽、朝恩以神策兵敗之、加封馮翊郡公、代宗避吐蕃東幸、衛兵離散、朝恩悉軍奉迎乘輿、六師乃振、帝德之、更號天下觀軍容使、賞賜不涯、是時、郭子儀有定天下功、居功臣第一、心娟之、乘相州敗、醜為詆譖、肅宗不內其語、朝恩內慚、又勸帝徙洛陽、廷臣折其欲、及朝恩色沮、平生好引輕浮後生講學、自謂才兼文武、徼伺娛寵、會釋菜、執笏升坐、百官咸在、言昂有覆餗象、以侵宰相、王縉怒、元載怡然、朝恩曰、怒者常情、笑者不可測也、載銜之、未發、數毀子儀、不見聽、乃遣盜發其先冢、潛計不軌、帝

遂倚元載決除之。朝恩入殿，嘗挾武士百人自衛，元載與皇甫溫、周皓共謀誅朝恩。事就，帝責其異圖，猶自辨悖傲。皓與左右擒縊之死。劉希暹、王駕鶴賜死，賈明觀得幸於載，奏隸江西，使立功自贖。

箴曰

朝恩觀軍，小有戰績，忌害功臣，侵辱宰執，遂懷異圖，不利社稷。元載密謀，明正刑辟。

評 是時郭子儀克復二京，功蓋天下，唐之中葉，危而復振，雖微朝恩，而殄思明、迎來興者，未必乏人，况朝恩亦不過因人成事耳。公爵之封，麗騎分渡，覆餗之語，侵及宰相，是何狂悖驕縱若此乎。即其勸帝徙洛陽，已見束手無策，而文武才兼之盧蹇起於肅宗無知人之明，乃寵雖然，終能擒致朝恩，其視代宗不能明誅李輔國，而使人夜刺之者，尤稱武也。

楊舜卿

光宗初欲誅宦者，近習皆懼，遂謀離間兩宮。帝疑之，不能自解。會帝得心疾，壽皇購得良藥，欲因帝至宮授之。宦者楊舜卿等遂訴于皇后曰：太上合藥一大丸，俟宮車進即投藥，萬一有不虞，其柰宗社何。后覘藥實有心術之。嘉王府翊善黃裳上疏，請誅內侍楊舜卿。彭龜年請逐陳源以謝天下，皆不報。四月，臺諫交章劾內侍陳

源、楊舜卿、林億年離間之罪，請逐之。

箴曰

光宗之疾，壽皇之憂，父子至情，良藥是投。楊、陳讒間，何后猜疑，二豎構釁，一本情離。黃裳臺諫，交論夾持，明明天子，勿惑萋菲。

評 蘇子有言：人必先疑也，而後讒入之。光宗不朝重華宮、不視疾素矣，而後離間之言得入。向令帝如孝宗，凡施凡設，歸美高廟，事親之誠，二典所載，昔不能及，則雖有舜卿百輩，讒言將奚自而入哉。以是知君身邪正，又近臣所視以行其詖直者，為人主者，可不鑒哉。

閻文應

宋仁宗初，給事掖庭，積遷至入內副都知。文應與宰相呂夷簡私結，內外相傳。以楊、尚二美人之故，至廢郭后。及二美人寵盛專夕，仁宗體為之敝，中外憂懼，仁宗未能去。文應早暮入侍，言之不已，上然之，即以氈車載二美人出。仁宗悔廢郭后，有復后之意，文應大懼。會后有小疾，挾太醫診視，數日乃言后暴崩，實文應為之也。累至昭宣使。時諫官劾其罪，請并其子士良出之，以文應領嘉州防禦使，後徙相州鈐轄，卒。

箴曰

璋瓚禕褕天王同體故劍難忘臂絲感涕二嬖專夕郭后被廢伊誰之咎呂閻秘計后疾暴崩罪當窮治薄黜嘉州何以懲逆

【評】嗚呼廢后非人君盛德事也郭后素無失德以寵衰而廢之仁宗為宋一代賢君獨此一事不免為盛德之累然后之廢夷簡文應成之后之崩文應殺之也中外咸知而仁宗殊不之覺蒙蔽甚矣且二美人之入既可以出則郭后之廢胡不可復耶以夷簡文應之奸可誅而不誅以郭后之賢不當廢而廢之何不忍於奸璫邪臣而獨忍於賢后也仁宗於是乎不仁矣抑文應不足責也夷簡以相臣之重值此內變既不能逆制之而反與私結合謀則罪又十倍於文應矣故律以春秋之法當書曰呂夷簡廢郭后尋殺之而文應其與謀者

李憲

皇祐中補入內黃門稍遷供奉官神宗即位命視師與詔進收河州加東染院使後屢用兵有功加宣州觀察使及孫固奏諸路兵皆至而憲獨不行宜正以軍法而帝猶稱其功但令詰擅還之由憲以餽餉不接為辭乃釋之且賜銀帛四千為涇原經略安撫制置使又以蘭州之變選騎渡河與賊遇破之坐妄奏功狀罷內省職事哲宗立御史中丞劉摯論憲貪功生事一出欺罔永樂之圍逗遛不急赴援仍降宣州觀察使又貶右千牛衛將軍居陳州卒憲以中人為將雖能拓地降敵而罔上害民終貽患中國云

箴曰

回天倒日授鉞擁旄在昔遣將推轂二崤未聞外閫畀之內侍諸路赴援憲獨不至貶斥雖加與刑不屬

【評】李憲被神宗眷顧之隆授之兵柄雖捐軀以報國未或過也乃者永樂之圍逗遛不進蘭州之變妄奏虛功律之軍法常刑所不宥者而止於右衛之貶如此則法紀蕩然矣夫朝廷所以尊者惟恃有此法紀而已今凌遲至是宜乎宋之末路淪於委靡而卒莫之能振也噫

童貫

少事李憲性巧媚自給事公掖即善策人主微旨先意順承徽宗立置明金局於杭貫以供奉官主之始與蔡京遊京進貫力也京既相贊策取青唐因力薦使陝貫用李憲故事監其軍竟復四州擢景福殿使襄州觀察使內侍轉兩使自茲始未幾加檢校司空貫恃功驕恣選置將吏皆捷取中旨不復關朝廷及使契丹還益專橫兵柄皆屬焉遂請築夏國橫山與蔡京同簽書主掌九鎮時人稱蔡京為公相稱貫為媪相遣大將劉法取朔方法不可貫逼之法不得已出塞遇伏而死貫隱其

敗、以捷聞、百官入賀、皆切齒、然莫敢言、及方臘為亂、王師出討、遣童貫譚稹為宣撫制置使、率兵十五萬以東征、生擒臘及妻子偽相方肥等五十二人于梓桐石穴中、進貫為太師、封為廣陽王、然臘雖平、而北伐之役遂起、及粘罕南侵、貫不能應、謀遁歸、張孝純詰之、貫奔入都、欽宗已下詔親征、以貫為東京留守、貫不受命、而奉上皇南巡、惟恐行之不速、于是諫官御史與國人議者蠭起、初貶左衛上將軍、連謫昭化軍節度副使、安置英州、行未至、詔數其十大罪、命監察御史張澂迹其所至、立斬之、仍函首赴闕、梟於都市、貫握兵二十年、權傾一時、窮姦稔禍、流毒四海、雖葅醢不償責也、

箴曰

吁嗟童貫、稔禍僨事、既職監軍、後轉兩使、金人之禦、貫也推避、十罪莫逭、梟首都市、

評 語曰、緣溜溜於潤土、熾赫赫於焦薪、與其圖之於滋蔓、不若絶之於萌芽也、夫馬植燕之鄙夫、童貫以其有圖燕之策、遂與俱來、徽宗不鑒是非、加官賜姓、而圖燕之衆、紛紛起矣、厥后交女真之釁、兄弟之國、竭天下財力以北征、僅得七空城、民而加爵進封、深為得計、藩籬門關防不密、沙漠騰罡、自貽伊戚耳、然則貫之誅、當誅於謀復燕雲之際、而寵好稔禍之凡、雖死不足以償責也、歎哉、

梁師成

師成惠黠、習文法、稍知書、初隸賈詳書藝局、政和間遷晉州觀察使、後累官拜大尉、徽宗留意禮文符瑞之事、師成善逢迎、希恩寵、帝本以隸人畜之、命入處殿中、凡御書號令、皆出其手、多擇善書吏、習倣帝書、雜詔旨以出、外廷莫能辨、師成不能文、而高自標榜、自言蘇軾出、以翰墨為己任、四方俊秀名士、必招致門下、若王黼父事之、雖蔡京父子、亦諂附焉、都人目為隱相、上又令赴廷試、唱第之日、侍于帝前、囁嚅升降、其小吏諸宏亦與科甲、而執厮養之役如初、師成貌若不能言、然陰賊險鷙、遇間即發、家居與黼隣、帝幸黼第、見其交通狀、已怒、欽宗立、嬖臣多從上皇東下、師成以舊恩留京師、于是太學生陳東、布衣張炳、力疏其罪、帝迫于公議、始詔宰相暴其罪、謫為彰化軍節度副使、行次八角鎮、縊殺之、籍其家、

箴曰

黠哉師成、妄擬蘇軾、招致名流、文雅是飾、陰賊險鷙、實懷惡逆、公議難容、竟遭殲籍、

評 安哉奸人之假托以自文也當徽宗時天下禁誦蘇文其尺牘在人間者皆毀去師成訴於帝曰先臣何罪自是軾之文乃稍出以翰墨為己任而不知文忠公已報顧于地下矣彼安蘇比奄豎宣惕哉及其晚年益通賄謝士人蓋終竊儒雅以行其陰鷙者欽宗有賊不討弗貶之行次使護行吏縊殺之以暴死聞其何以飭勵天下之心而收恢復之効哉綱目書賜死者代欽宗之斧鉞也

陳源

淳熙中、提舉德壽宮、頗有寵、俄帶葩西副總管、又補臨安府都史李庚以官、使之窺伺府事、孝宗聞而惡之、十年春、詔源應奉日久、特落官階、黃洽等又劾之、乃謫源建州居住、籍其貲、光宗即位、復召還、除入內侍省押班、帝以疾不朝、源與內侍楊舜卿林億年數有間言、寧宗即位、命三人俱事光宗于泰安宮、御史張顓論其離間君親、乞行誅竄、以慰壽皇在天之靈、詔罷源等官、源居撫州、後以生皇子恩許自便、乃移源婺州、源在貶所、與妓濫俱以淫媟聞、人疑其非宦者云、

箴曰

讒間君親、陳源奸慝、爰致光宗、虧損孝德、洽顓交章、除茲陰賊、庶荅壽皇、廓清君側、

評 當正引裾光宗不聽而悖父之志屬萬悖父者良其良心光昌故與蓋緣陳源等侍恩專恣導以不孝以致生不能事疾不能養至於大漸猶不能往群臣立請皆不能從其罪甚矣迫請之不已始令嘉王代行其離間至此然則誅竄以慰壽皇在天之靈大誰曰不宜而尤悲其晚也

王抃

初為內侍、多諛言以悅上聽、金人入賀、抃奏帝起立待諸臣不喜、吏部侍郎趙汝愚力疏抃罪、不欲其寺將帥之權、淳熙八年、金賀正旦使至、復要帝起立、如舊儀、帝遽入內、抃擅許金使用舊儀見、翌日汝愚侍殿上、帝不懌數日、汝愚因丞攻抃、帝遂出抃出外祠、不復召、淳熙十一年、以福州觀察使卒、

箴曰

堂堂天王、屈體夷使、起立接見、首足倒置、抃暨專權、朝儀陵替、汝愚諭斥、釗我國是、

評 首上足下夷夏大防抃何人斯乃欲奏帝起立以待金人哉帝遽入而抃擅許其專權自恣如此考之桂國秦檜黨也欺君賣國罪不容死雖有汝愚之忠孝宗竟不能用其得貶外祠而卒幸矣

曾覿　龍大淵

二人同為內侍、聲勢甚張、帝嘗令大淵撫慰兩淮將士、御史王十朋言大淵銜命撫師、非出朝廷論道之公、有輕國體、及劉夙陳俊卿力奏、帝怒、即出二人于外、芊㝡

遷大淵為江東總管、覿為淮西副總管、中外快之、乾道四年、大淵死、覿尚在、帝欲召之、樞密劉珙奏曰、此曹奴隷耳、厚賜之可也、引以自近、而侍以賓友、使得與聞政事、非所以增聖德整朝綱也、帝納珙言、命遂寢、覿與王抃甘昪相蟠結、文武要職、多出三人之門、南康守朱熹應詔上書、有曰、以一近習小人、蠱惑陛下心志、所謂宰相師傅賓友諫諍之臣、或反出入其門墻、承望其風旨、陳俊卿亦上言、向來士大夫奔競覿抃之門、十才一二、尚畏人知、今則公然趨附、十已八九、大非朝廷美事也、帝感悟、稍疎覿、覿憂恚疽發于背、

箴曰

孝宗在宋列辟稱賢、曾龍二豎、蟠結為奸、士夫風靡、朱陳讜言、驅盡未决、適愧轉圜

評 君子如嘉禾、封植之甚難、而去之甚易、小人如惡草、不種而生、而去之復蕃、世未有小人不決去而治者也、曾覿龍大淵、孝宗潜邸內知客也、及即位、尋以二人同知閤門事、其後恃寵擅權、無所顧忌、論者紛紛、然帝尋出之、而尋召之、何狐疑若是哉、迨覿卒、始録前論者、夫與其録之於後、孰若行之於前、而今二豎不滋蔓哉、書曰、去邪無疑、孝宗于是有遺歉矣、

甘昪

內侍省押班澤之子也、澤既死、昪累遷亦至押班、乾道中、帝頗親昪、昪以此用事、初昪與曾覿王抃相蟠結、士大夫無恥者爭附之、既而覿死、抃逐、獨昪在、朱熹力論之、昪用事二十年、招權市賄、黃由對策、亦頗及之、後帝果察其奸、遂抵之罪、籍其貲、竟以廢死、

箴曰

甘昪用事、招權納賄、覿抃相蟠、士夫靡然、朱黃力詆、乃抵之罪、籍貲廢死、附者宜媿

評 司馬温公曰、小人挾才以為不善、夫挾才以為不善、則惡無所不至矣、以賢為不肖、以不肖為賢、蔽之則莫比、可以為蕭朱、舉之則盜蹠可以為周孔、甘昪之才、大率類此、孝宗猶謂德壽宮所薦、謂有才耳、夫才安可無辨哉、周官綴衣虎賁、列之三事、而左右攜僕皆為正人、然後知周公之為國家慮深遠也、

盧允升　董宋臣

理宗四年、帝年寖高、操柄獨斷、而閻貴妃專寵、後宮頗預國政、宦者盧允升董宋臣、遂得權、侍御史柔佞善逢帝大悅之、二人為之聚斂以媚上意、引薦奔競之士、交通賄賂、寘諸通顯、又引外戚子弟為監司郡守、作芙蓉閣、香蘭亭、宮中進倡優傀儡、以奉帝為游燕、竊權弄柄、臺臣有諫者、帝宣諭使去、出內侍董宋臣于安吉州

箴曰

允升宋臣、籍勢後宮、芙蓉香蘭亭閣、是崇倡優傀儡
燕遊是供、帝用言者、竟出奸党、明王慎始、蚤見勿虧、

評 理宗初年、邊報日急、朝野震恐、董宋臣請帝遷都四明、以避敵鋒、賴御史諫止、而文天祥亦上書請斬宋臣、向使遷都之舉成、宋室為不臘矣、迨帝晚年、宵欲臥多、匪人雜進、盧允升董宋臣竊弄威福、又引外戚子弟、布列滿要、包恢曰、陛下之心、如天地日月、其間而食者、外戚近習耳、十步之外、不能聞、百步之外、不能見、又何怪乎作事之乖方耶、

胡沙虎

金至寧元年、胡沙虎遣黃門入宮收璽、尚宮左夫人鄭氏曰、璽天子所用、沙虎人臣、取將何為、黃門曰、天時大變、主上猶且不保、況璽乎、御侍當思自脫計、鄭氏厲聲罵曰、若輩宮中近侍、恩御尤隆、君難不以死報之、反為逆監奪璽耶、

箴曰

沙虎謀逆、首足倒懸、黃門之遣、國璽是貪、變起倉卒、
鄭氏詞嚴、死難一語、大節凜然、碌碌王臣、寧不汗顏、

評 夫鄭氏一婦人耳、觀其對黃門之言、謂死可必、璽不可得、凜凜足寒奸雄之膽、彼從逆諸輩、素號人望、至勸胡沙虎立昇王、而仕其偽主、其有愧於鄭氏多矣、

王振

國朝宣德時宦者、初侍
宣廟於東宮、及即位、遂陞掌司禮監、呼為先生而不名、所言無不從、遂擅權作威福、時輔臣方議開經筵、而振乃導上布武、於是詔振偕文武大臣、閱武於將臺、自此而中官之勢益熾、中外之權、皆歸之司禮監矣、
宣廟崩、振之權益專、侍講劉球上封事、言主上宜親政務、權不可移於下、振覽之怒、欲置之死、適編修董璘自陳、願為太常卿、得罪下獄、振即令其黨錦衣指揮馬順苦拷、令招球盡此謀、陛前捽去、因獄中支解其體、球見刑不知所謂、曰、死訴
太祖
太宗、自是人緘口不敢言振之過、球之魂附順子、數順之罪、順不自安、命僧誦經度之、及北虜入寇、王振不與大臣議、挾天子親征、敗績土木、報至京師、百官奏請、族誅王振而殺奸臣馬順于朝、第宅盡沒入官、改為京衛武學

箴曰

王振巨奸、馬順同輩、劉球死冤、游兎不戕、土木之變、
禍及乘輿、順誅振族、未盡其辜、

考 宣廟崩、而王振專擅、于此見世道升降之一大機焉、夫洪武初、宦官止供守門傳命灑掃使令之役而已、而其名無聞也、永樂中、馬雲孟驥諸人、聞其名矣、然猶未甚用事也、至宣德、王瑾劉永成諸人、承寵用事矣、然猶未專政柄制國命也、至正統初、知朝切中王振掌司禮監、擅作威福、始事體大變、自此而天子深居大內、不與群臣相接議政矣、自此而中官勢熾、中外之權一歸于司禮監矣、自此而武備浸弛、胡虜跳梁、而邊患日作矣、自此而承平玩惕、紀綱百度、浸以變易怠弛矣、嗚呼、豈天不欲世道之常泰乎、不然、胡為奪吾仁宣二祖之速、而使王振得以逞其志、盈其惡也、可勝歎哉、

評 嘗聞宣廟英武過成祖、蓋其從成祖北征、習知用兵、故遂能如此、正統之初、英宗生長深宮、王振不知而欲效之、導上開武、自井源一杯酒而擅權之端已兆於此矣、闕是而事體大變、胡虜跳梁、卒致蒙塵之禍、當時言官有謂陷虜中反為虜用、豈不虛哉、彼刻木招魂、塑像虔化、何迷而不悟若此耶、

曹吉祥

正統景泰間、屢領兵出征、麾下多達官、驍勇善戰、結以恩惠、收為腹心、天順初、召此輩迎駕、俱陞大職、石亨事發、冒功者俱革去、此輩又為吉祥

所庇、上亦厭其驕恣、稍裁抑之、尤不自安、漸起異圖、從子曹欽冒功封昭武伯、兇暴殺人、事覺、為御史所劾、上原之、而下詔戒諭勳舊之臣、欽益懼、吉祥謀不軌、欲出上于南內、而立皇太子、後事洩、下御史獄、皆伏誅、

箴曰

宦者吉祥、驕恣兇逆、曲庇曹欽、冒功封伯、天不宥奸、謀逆事發、下獄伏誅、始伸國法、

評 正統間、侍讀劉球上言、帝王馭夷狄、不窮兵于小敵以傷生靈、惟防患於大邊、以安中國、今北虜肱勸也、先父子併吞諸郡、深謀入邊、而麓川僻陋、威之不為武、釋之不為怯、釋豺狼、攻犬豕、舍門庭之近、圖遐徼之遠、非計之得也、愚謂此疏若聽、豈致有土木變哉、乃太監吉祥監督軍務、日事窮黷、招致達官、結為心膂、不軌之謀所由來漸矣、

汪直

成化時、西廠太監、監督十二團營、虛張聲勢、妄報大功、冒濫陞賞、結黨為奸、欺罔弄權、擅開邊釁、文武大臣、多被戮辱、商輅等屢疏上言直惡、不聽、天下之人但知有西廠、不知有

朝廷後因御史徐鏞極論之，褫職，其黨俱竄斥。

箴曰

西廠專權，外廷奪氣。羡藏汪直，寵肆無忌。文毅抗疏，大奸期援，褫職小懲。詎曰勅法。

【考】廣西通志、汪直大藤峽傜種也、成化中內臣、賢稱懷恩、惡有汪直、考懷恩則宣德中直臣山東戴倫族父太僕卿希文子也、古昔用人、多論世類、汪懷二端之善惡、豈非亦係世類也乎、今日選任內臣、似畧宜論此、

宮闈雜記、正統初、張太后同聽政、三楊居輔弼、凡朝廷大事、皆有三公處分、數年政治清明、為本朝之極盛、自太后上仙、楊榮已歿、士奇以子稷之故、堅臥不出、溥獨一人當事、亦年老勢孤、繼登庸者、皆委靡不能自振、於是內閣之柄、悉為王振所據、生殺予奪盡在其手、廷臣無大小、皆屈節事之、

【評】伺察非盛世所宜有也、況以奄人行之哉、成化中上置西廠、委聽斷於汪直、而汪直又寄耳目於群小、大政小事、方言俚謗、皆出風聞、當時臣工不安於其位、商賈不安於其市、行旅不安於其途、庶民不安於其業、誠有如商輅所許者、迨西廠罷、而辞勢尤烜赫、朝紳諂附無所不至、向非阿丑之詼諧諷諭之論、則黑青之懸、倏忽不測、幾何而不為朝家禍耶、

王敬

成化時為中官，奉命同錦衣衛千戶妖人王臣採藥于湖湘江浙蘇松等處，所至縱暴橫，索貨物，搜取奇玩，官民並受其害。至蘇州，令王臣錠銀為元寶，至二千餘錠。九江南有奇玩之精絕者，檢括殆盡。復拘蘇庠諸生，日錄妖書不休，實欲得賂。一日，諸生伺諸途，欲擊之。二人走匿以免。尚書王恕以巡撫至，疏其罪惡，請誅之。敬充淨軍，臣斬于市。

箴曰

王臣王敬，為橫為妖。奇玩盡括，元寶錠銷。諸生憤起，二使在逃。誅遏有赫，蘇浙奉安。王公論事，力足回天。

【評】成化中、貢獻太多、所在騷擾、王恕有言、古之明王、抵璧投珠、郤千里馬、焚雉頭裘、非不知珍玩可愛也、恐因而妨政害事、所以抵之、却之、焚之、以固結人心、為宗社計也、疏上不報、而中官王敬及妖人王臣採藥湖浙蘇杭等處、恢掠殆盡、大小民脂膏、可盡也、不可繼也、向非王恕回天之力、二人傳首江南、安得中外稱快哉、

尚銘

成化時東廠太監，常提督官校刺事，怙寵弄權，羅織縉紳，中外畏之。黷貨甚于汪直。時天下諸司朝覲，群趨其門，惟湖廣憲使張悅不往。至是卒以貪敗，宥不誅，以太監陳準代之。

箴曰

尚銘專恣，縉紳羅織。黷貨為姦，甚于汪直。諸司趨附，

張悦卓識卒以貪敗幸免誅殛

評 人之才品不同惟任使者何如耳太監尚銘怙寵黷貨不啻汪直而陳準代之平恕清儉下令軍校曰大逆者告我非此則有司事也局與馬嗟呼雖古之仁人正士何以加哉覆轍芳規炯鑒青史惟人自取焉

李廣

弘治時太監以左道見寵任權傾中外大臣多賄求之時建毓秀亭於萬歲山既成適一小公主患痘廣飲以符水遂殤未幾又清寧宮災宮中人及太皇太后俱歸咎廣廣懼飲鴆自殺上意其所藏有奇方秘書命內侍搜索得一帙納賄簿籍中載一某送黃米幾百石某送白米幾千石通計數百萬石上問廣所食幾何乃受多米對曰黃米即金白米乃銀也始悟廣贓濫如此遂籍沒之其納賄者之姓名一一傳中外矣

箴曰

李廣左道駔驵專權符水罔驗飲毒自捐納賄有籍名姓昭然忠臣不私奚賴冰山朋亡群渙大[illegible]拳

評 伏聞我孝宗御極首開經筵尊禮儒臣可謂賢主[illegible]何[illegible]化李廣以齋醮燒煉術見幸宋徽宗崇道[illegible]亦步[illegible]與播遷社稷傾覆唐憲宗好燒煉其禍尤慘金石之藥性多酷烈一入腸腑為禍百端當時徐溥諸人章奏懇切而今日李廣明日李廣與工動土且致災禍迫大鴆殺之日猶有奇方秘書之索豈黃米白米天啟奏之以彰納賄者之污乎嗟夫異端惑人從古已然愚獨惜夫我孝宗聰明仁聖之主不應為此幺魔所詒也

劉瑾

正德時司禮監太監通文墨識典故性剛狠侍青宮舊愛日導上以狗馬鷹兎唱舞角觝為樂大臣屢行諫沮以為無損萬幾掌司禮監兼提督團營天下奏章皆其剖斷瑾意在專權恐群臣不服因副使姚祥主事張偉公差馳驛瑾妄奏下獄枷號衆大臣連章乞宥皆充邊軍又捏旨將南京言事科道官戴銑薄彥徽等二十人并呂翀劉菃各廷杖三十發為民欽天監官楊源奏大星入大微垣帝座之前東西南北不一勸上思患預防意在劉瑾也瑾將奏留中不出遂捏旨拿送錦衣衛着實打三十充肅州軍差官送至河陽驛死焉翰林學士張芮脩撰何塘抗直不屈瑾俱降府同知舊侍郎郝志義卒子舉人郝序援例乞祭葬瑾專抑文臣以為無此例乃下獄問充軍至于內侍馬永成等黨皆封父為都督請墳塋祭文臺諫不敢言擅政五年毒流四海激變寧夏心不自安陰謀不軌其形已具太監張永與楊一

清共定謀誅瑾永既回京獻俘素所厚宦官張雄張忠等乘間共許于上極言瑾惡宜早擒戮上猶豫永等曰少遲我輩皆虀粉矣陛下安所之乎上乃允其奏親至瑾宅以誅反坐以凌剮三日諸被害者爭其肉嚼之誅其家屬抄沒財產金三十四萬錠又五萬七千八百兩銀元寶五百萬錠又一百五十八萬三千六百兩寶石二斗金甲二副金鉤三千銀湯盤五百蟒衣五百襲牙棋二櫃其餘寶玩家財不可勝紀

丘聚正德時提督東廠舊為東宮內使日久侍與上同臥起遊宴肆意誅求無所忌憚人莫不尊崇

谷大用提督西廠後要功寧夏有功弟大玘亦封為永清伯義子朱德封永壽伯

張永司營務後征寧夏挾為己功獻俘京師兄弟皆封伯爵又憾劉瑾惡極挾謀請誅其始亦瑾黨也

馬永成與張永等同征寧夏要功弟馬山亦封伯爵

魏彬代劉瑾掌司禮監印時逆瑾雖誅政權仍在永監彬與永成濁亂朝綱賞罰乖亂以致盜賊蜂起天下不勝煩擾

羅謹張興同時內官與劉瑾等為朋以上八人時人稱為八黨舊皆為東宮侍臣恃寵專權納賄行私陰謀不軌事露俱伏誅

箴曰

武宗之朝八黨為厲劉瑾首惡黨逆之極睥睨神器陵轢百職抄沒厥家財貨山積凌剮一身遺臭萬世

陸誾 蕭敬 秦用 盧明 錢寧 臧賢

陸誾等六人皆正德時太監與宸濠相通俱下獄籍沒其家惟蕭敬罰銀二萬兩贖免仍掌司禮監至嘉靖初秦用陸誾皆遣戍餘皆卒於獄時目為六賊

【考】守溪長語記籍沒朱寧家財金七十櫃共十萬五千兩銀二千四百九十櫃共四百九十八萬兩余銀首飾五百二十箱珍珠二櫃金銀臺盞四百二十副蘇木七十櫃胡椒三千五百石緞疋三千六百櫃餘物不可勝計嗚呼胡椒八百斛世以為多也而盛傳之今觀劉瑾朱寧二逆賊籍視元載何如也吁國家府庫安得不空百姓脂膏安得不竭哉又辟書類考曰國家閹宦寶與公孤之權相為盛衰天子剛明早朝晏起日御文華則天下之權在公孤一或晏安是懷相臣不得覩其面則天下之權在閹宦蓋公孤雁坐內閣累日積月朝鐘不鳴章疏之入司禮監文書房則主之可否特出於內批公孤不行而已與聞故三楊在宣宗時言無不售蔚成宣德之盛治至英宗初志衰勢孤莫救於己巳之大變此無他[illegible]異也臣按正德間逆瑾滔天八黨亂政六賊[illegible]或[illegible]際

匕心、而燕世勝。獄將廷論、而士禍慘。逆少師劉公而扣權失。械作言官而言路塞。遷秩先罪以賄、而利門闢。無異於漢五侯、十常侍、唐元和廿露之黨也。迫召邊兵入京師護衛、無異於何進召董卓之禦也。豈失前代有一于此、未或不亡。我

式示叢是數者、而國家安如磐石、何哉。蓋天下有衆亂之形、而民心無背叛之隙、豈非

祖宗德澤入人之深數然與、抑亦亂極生理、天祚我

世宗中興之治、將廷諸魚枕也。幾乎殆哉、

貂璫史鑑卷之三

貂璫史鑑卷之四

國祚第五

臣按人君有國、乃天錫之祚也。祖宗積功累仁、艱難辛苦、沐雨櫛風、戡亂定亂、然後一德格天、奄有四海、固期傳之子孫以為祺。夫巨巨寺人而動搖國祚、此豈無因致然。蓋創業之君、憂勤宵旰、故杜漸防微、而家法必嚴。逮守成之主、晏安後宮、故防閑稍疎、而近習得以窺伺。人主圖快意於一時之順承、而遂委之心腹、授之兵柄、威福在於掌握、廢立由其好惡、乃致禍起蕭墻、播遷乘輿。如漢唐之君、受制家奴、而俛首流涕、莫敢言者、則身且難保、而國祚不保矣。可勝歎哉。夫語貂璫而至於變移國祚、則罪大惡極、即服以上刑、誅之族滅、未盡其辜、而不可以斯燭與較量也。故類而附之國祚篇云。

秦始皇時、宦官趙高居中用事、行慘刻之法、矯詔殺扶蘇。宦官出入禁闥自此始。三十七年冬十月、始皇出遊、左丞相李斯從、少子胡亥最愛、請從、上許之。西至平原津而病。三十八年秋七月丙寅、始皇崩於沙丘平臺。丞相斯為上崩在外、恐諸公子及天下有變、乃秘之不發喪。獨胡亥趙高及幸宦者五六人知之。趙高乃與丞相斯謀、詐為受始皇詔、立胡亥為太子。更為書賜扶蘇、數以不能闢地立功、上書誹謗、將軍恬不矯正、知其謀、皆賜死。扶蘇自殺。胡亥至咸陽發喪、襲位、號稱二世。時山

東盜起，項羽稱王，與秦兵戰，秦兵數却。二世使人讓章邯，邯恐，使長史欣請事咸陽，留司馬門三日，趙高不見，有不信之心。欣至軍報曰：高用事于中，下無可為者。今戰勝，高必嫉吾功；不勝，不免於死。邯乃與項羽約盟洹水之上。已盟，邯見羽流涕，為言趙高。乃立章邯為雍王，置楚軍，使長史欣為上將軍，將秦軍為前行。初，趙高欲專秦權，恐群臣不聽，乃先設驗，持鹿獻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耶，謂鹿為馬。問左右，或默，或言馬。高因陰中諸言鹿者以法。後群臣皆畏高，莫敢言其過。

箴曰

六合併吞，將垂萬世。再傳子嬰，祚遂弗繼。揆厥所由，趙高謀逆。矯殺扶蘇，少子踐位。鹿馬不分，盜賊是蔽。望夷之慘，履霜冰至。

綱目斷曰：矯立之謀，發於趙高，而首書李斯者，斯為大臣，國柄在手，不當徇宦者之請，故首惡必歸於斯也。

[論] 逢二世之惡德，則罪在斯、高輩；亡秦之禍基，則咎在始皇。曷言乎？國本不可不蚤定也。太子，國之本也，社稷生靈之望也，千百禩之運祚所屬也。編氓之家，猶稍踖有檐石，必命冢嗣守之，而強奴悍婢莫敢矯命而雄行焉，況六合之主乎？嘗慨山鬼獻圭，祖龍晏駕，轀輬車動，鮑魚播腥，趙高一么麼小醜耳，乃作秦祟，投袂抵掌，口代天言，死扶蘇於塞外，俾胡亥踐十七兄而篡立焉，秦以不祀。或曰：詔高矯之也，亥高立之也，秦高亡之也。此不知矯詔者高，而所以矯于高者，則始皇；立亥者高，而所以立于高者，則始皇；亡秦者高，而所以責亡于高者，則始皇。夫六國遂替，二周淪亡，始皇虎視梟磔，虎鷙之士，雖駒科頭據狼爪踏參代，吞噬八區，併一天下，乃不能長慮却顧，先根本之憂，直諫之夫監兵上郡，而國本動搖，亡秦之胡近在肘腋，而奸謀遂起，鹿馬之兆，無待璽令事而舉動自由。于是詔可矯，孽可立，太子可殺，何所不至哉？語云：太阿不可倒執，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始皇之時，備位虛，扶蘇遠，丞相斯，高之牙爪也；胡亥，高所教也；傳國璽，高所掌也。太阿在高手，即始皇不死，詔尚可矯，況已死乎？即始皇高可執之，況扶蘇乎？高固可拱手而居五位矣，又何有于立胡亥乎？甚哉始皇之愚，而謀之不臧也！漫遊保奸，威柄下逮，上不能保其國，下不能保其子，沙丘變遽，身首不飲，且又不能自保矣。歎哉！蓋本撥則華不茂，始皇撥其本耳，雖無詔不矯，扶蘇不死，胡亥不立，則秦不亡。噫！秦自伯翳以來，惟恃詐力，蚕食天下，令嚴棄灰，本無享國長久之基，而多取亡之道，迨呂政而方斧方刃，荒殘坑吞，天始使之掃除，以待霸上真人耳，安得不亡之哉？故假趙高之手，刃其子，暴其尸，丘墟其社稷，以謝六國，謝萬姓也。乃高又不能逃天之誅，與李斯合謀矯詔之後，賓親未得盡相歡，饗未及下咽，酒未及濡唇，餓已嘆上蔡之犬，伏齊宮之誅矣。野王老曰：臣每即禽虎亦即臣，竟何益乎？故愚于矯詔立胡亥一事，而首責始皇之愚，以見國本之當定；終著斯、高之罪，以致亂賊之顯誅，又復于天人之際，又以見帝命不可妄干也。後世尚以秦為鑑乎。

漢靈帝時，皇子辯即位，何太后臨朝，封皇弟協為陳留王。宦官蹇碩欲誅大將軍何進而立協，袁紹因勸進悉誅宦官。進乃白太后，太后不聽。紹等又畫策，多召四方猛將，使並引兵向京城，以脅太后。進然之。曹操聞而笑

宦官者之禍古今宜有，但世主不當假之權寵，使至于此。既治舊罪，當誅元惡，一獄吏卒足矣，何至紛紛召外兵乎。欲盡誅之，事必宣露。吾見其敗也。何進召董卓使將兵詣京師。卓上書曰：中常侍張讓等竊倖承寵，濁亂海內。臣聞揚湯止沸，莫若去薪；潰癰雖痛，勝于內食。昔趙鞅興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今臣輒鳴鍾鼓如雒陽，請收讓等，以清奸穢。太后猶不從。中常侍張讓、段珪詐以太后詔召進，斬進于嘉德殿前。袁紹及何苗聞進被害，乃屯兵朱雀闕下，捕趙忠等及諸宦者皆殺之，凡

二千餘人。進兵攻省內，張讓等因迫逐將帝與陳留王出穀門，讓等投河而死。

箴曰

刀鋸賤臣，盤結輦轂。元惡之殲，一吏而足。紛紛召兵，自取誅戮。勿謂無傷，虺蛇有毒。宦官既除，漢祚日蹙。

趙氏曰：蘇氏云，國之有小人，猶人之有癭，癭必生于頸而附于咽，是以不可去。有賤丈夫者，不勝其忿而决去之，是以癭去而得死。漢唐之亡，由此故也。漢唐末世，議者以為天下患在宦者，故漢竇武、何進，唐李訓、鄭注擊之不勝，至于身死。袁紹、崔胤擊之而勝，漢唐因之而亡。嗚，後之人君自謀其國者，尚思所以消導解散之，毋使變生吾之頭而至于不可去；謀人之國者，亦毋欲快吾之一決而傷人之命哉。

安帝時，中常侍江京等扇動內外，競為侈虐。又孫程、王康等十九人聚謀於德陽殿，迎濟陰王即皇帝位，時年十二。收閻顯下獄誅之，遷太后於離宮，封孫程等皆為列侯，是為十九侯。

箴曰

橫矣江京，大肆侈虐。孫程、王康，同奸黨惡。濟陰是立，太后是遷。列侯十九，何功致然。群醜得計，駭哉漢安。

致堂胡氏曰：安帝恭闇不君，不慮身後之念，一旦不諱，樹立嬰孩，遂使中官得以順人心、伏正義、扶立所廢，而權歸閹尹，國無人焉。為人子孫，嗣守神器，失職如此，豈非生於深宮而不知憂懼至是耶。

范曄史論曰：宦人之在朝者，其來舊矣。將以其體非全氣，情志專良，通關中人，易以役養乎。然而後世因之，才任稍廣，其能者則勃貂、管蘇有功於楚晉，景監、繆賢著庸於秦趙。及其敝也，則豎刁亂齊，伊戾禍宋。漢興，仍襲秦制，置中常侍官，然亦引用士人，以主其選，皆銀璫左貂，給事殿省。及高后稱制，乃以張卿為大謁者，出入臥內，受宣詔命。文帝時有趙談、北宮伯子，頗見親倖。至於孝武，亦愛李延年。帝數宴後庭，或潛遊離館，故請奏機事，多以宦人主之。至元帝之世，史游為黃門令，勤心納忠，有所補益。其後弘恭、石顯以佞險自進，卒有蕭周之禍，損穢帝德焉。中興之初，宦官悉用閹人，不復雜調他士。至永平中，始置員數，中常侍四人，小黃門十人。和帝即祚幼弱，而竇憲兄弟專總權威，內外臣僚莫由親接，所與居者唯閹宦而已。故鄭衆得專謀禁中，終除大憝，遂享分土之封，超登公卿之位。於是中官始盛焉。自明帝以後，迄乎延平，委用漸大，而其員稍增，中常侍至有千人，小黃門二千人，改以金璫右貂，兼領卿署之職。鄧后以女

主臨政、而萬幾殷遠、朝臣國議、無由參斷、帷幄稱制、下令不出房闥之間、不得不委用刑人、寄之國命、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非復掖庭永巷之職、閨牖房闥之任也、其後擅權定立、順之功、曾騰參建桓之策、續以五侯合謀、梁冀受鉞、迹因公正、恩固主心、故中外服從、上下屏氣、或稱伊霍之勳、無藉於往載、或謂良平之畫、復興於當今、雖時忠公、而竟坐排斥、舉動回山海、呼吸變霜露、阿旨曲求、則光寵三族、直情忤意、則參夷五宗、漢之紀綱大亂矣、若夫高冠長劒、紆朱懷金者、布滿宮闈、嬙媛侍兒、歌童舞女之玩、充備綺室、以至[illegible]害明賢、專樹黨類、其有更相援引、希附權彊者、皆[illegible]身熏子、以自銜達、同敝相濟、故其徒日繁、敗國蠹政之事、不可殫書、所以海內嗟毒、志士窮棲、雖忠良懷憤、時或奮發、而言出禍從、旋見孥戮、因復大考鉤黨、轉相誣染、凡稱善士、莫不離被災毒、竇武何進、位崇戚近、乘九服之嚚怨、協群英之勢力、而以疑留不斷、至於殄敗、斯亦運之極乎、雖袁紹龔行、芟夷無餘、然以暴易亂、亦何云及、自曹騰說梁冀、竟立昏弱、魏武因之、遂遷龜鼎、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信乎其然矣、

唐玄宗時、李輔國略通書記、事高力士、薦之皇太子、得侍東宮、陳玄禮等誅楊國忠、輔國預謀、又勸太子分中軍、圖興復、太子至靈武、愈親近、勸遂即位、係天下心、擢判元帥府行軍司馬、肅宗稍稍任以肱膂事、凡四方章奏軍符、一委之、能隨事齪齪謹密、取人主親信、而內深賊、未敢肆、不啖葷、時時爲浮屠詭行、人以爲柔良不忌也、帝還京、拜殿中監、及長春宮等使、封成國公、宰相群臣、欲不時見天子、皆因輔國以請、時太上皇居興慶宮、輔國挾力士等不與爲亂、妄言交通內外人、力士玄禮等將不利陛下、又矯詔裁去興慶宮馬三百、太上皇謂力士曰、吾兒用輔國謀、不得終孝矣、會帝屬疾、輔國即詐言皇帝請徙太上皇按行宮、蓋欲謀害也、張皇后數疾其專、帝寢疾、太子監國、后詔太子誅輔國及程元振、太子不從、更召越王兗王圖之、元振告輔國、即伏兵凌霄門、迎太子伺變、是夜捕二王及中人朱輝光等囚之、而殺后、他殺、代宗立、輔國等以定策功愈跋扈、至謂帝曰、大家、未幾以彭體代爲閑廐五坊等使、以藥子昂代

判行軍司馬、賜輔國大第於外、中外聞其失勢、舉相賀、輔國表乞解官、乃曰、老奴死罪、事郎君不了、請地下事先帝矣、自輔國徙太上皇、天下疾之、帝在東宮、積不平、既嗣位、不欲顯戮、遣使者夜刺殺之、年九十五、取其首臂、告泰陵、刻木代首以葬、謚曰醜、

箴曰

輔國內深、外若柔良、上皇脅遷、國母被戕、爰致肅帝、孝德失常、威權既褫、臂首分張、泰陵以慰、憲典斯彰、

[考] 肅宗時、初張后與李輔國謀、遷太皇于西內、二人和表裏、專權用事、晚年更有隙、欲殺輔國、廢太子、內射

生程元振與輔國謀遷張后于別殿孝欽之嗚呼君人之道以孝親為先后妃之德以貞淑為本肅宗溺於妬婦之謀而致太皇不得其所則不孝之罪由輔國成之張后以國母之尊而至與寺人合謀為逆則殺身之禍實自取焉甚矣唐室無家法也

范華陽曰肅宗信任李輔國上不保其父中不保其妻下不保其妻子此近小人之禍也可不戒哉

胡致堂曰肅宗即位八年自李泌既去制勅盡出輔國之手帝所可否歸十一耳及其久也惡之而不能去又為中官悍婦所操縱而不知已駭于亂兵而以驚怖死于制于兩大閹而不正其始謂之中興顧如是乎

代宗時程元振以宦人直內侍省遷飛龍廄使張皇后謀立越王元振見太子發其奸與李輔國助討難立太子為代宗拜右監門衛將軍知內侍省事帝以藥子昂判元帥行軍司馬固辭乃以命元振封保定侯再遷驃騎大將軍邠國公盡總禁兵不踰歲權震天下在李輔國右凶很又過之上將元勳皆受其害方帥由是攜解廣德初吐蕃內侵詔集天下兵無一奔命帝倉皇出居陝京師遂陷初吐蕃之入寇也邊將告急程元振皆不以聞冬十月辛未寇奉天武功京師震駭詔以雍王适為關內元帥郭子儀為副帥出鎮咸陽以禦之子儀閑廢日久部曲離散至是召募二千騎而行至咸陽吐蕃帥吐谷渾黨項氐羌二十餘萬衆瀰漫數十里儀使判官王延昌入奏請益兵程元振遏之竟不召見於是太常博士柳伉上疏云天下人心乃恨陛下遠賢臣任宦豎離間將相而幾於亡必欲存宗社獨斬元振頭馳告天下悉出內侍隸諸州獨留朝恩備左右頭闕帝顧公議不與乃下詔削元振官爵放歸田里及帝自陝還京元振由三原服婦人衣私入京師舍司農卿陳景詮家圖不軌御史劾按長流溱州景詮貶新興尉元振行至江陵死

箴曰

元振所恃保護有功害及將相幾覆唐宗潛謀不軌自罹常刑江陵之斃天殄厥兇

元初中王守澄監徐州軍召還方憲宗喜方士詔天下求其人時有浮屠大通自言壽五百歲有不死藥並待詔翰林田元佐言有秘方能化瓦礫為黃金秘以金石進帝餌之燥甚群臣危恐會義成劉悟來朝賜對麟德殿悟出曰上體平矣內外乃安是夜守澄與內常侍陳弘志弑帝于中和殿緣所餌以恭崩告天下

箴曰

承璀遺辟、弘志伏誅、諫立弒逆、法在必除、方士傾信

憲宗其愚、所貴人主、毋近奸諛、餌藥暴崩、後王監諸、

【考】綱目分註、時人皆言內常侍陳弘志弒逆、太和九年書陳弘志伏誅、則此當書內常侍陳弘志弒帝於中和殿、以爲能任官官者之戒、載考晉張貴人因孝武辭寢弒之、重賂左右曰、因魘暴崩、時太子闇弱、遂不推問、綱目書貴人張氏弒帝、且漢平隋文、史皆書崩、綱目書弒、獨弒逆憲宗書崩、乃緣史舊文而非定本也、尹氏發明、謂史書暴崩、以著大臣不能究詰之罪、

【論】君心邪正之關也、惟正則邪慝不能投、未有邪而奸慝不乘釁者、何也、君心雖僅方揉、一念好尙、實繫天下之窺伺、故異端曲士、往往揉其意旨而售其術、苟志向不端、心神罔定、故僥巧之鉤餌、隨設而隨墮其計、此道君察右、急於正心、如操六轡以禦悍馬、如奉盈水而戒堂階、無纖芥不儆防、絲無瞬息不容存養誠、知爲去邪崇正之索、蕃不敢少使瑕翳也、唐之憲宗、乃有淨屠大通、一旦以金石之藥進、得無乘其心之隙而投惡者乎、得無以宦官陳弘志輩、嗣憲宗好尙、藍特私請大通爲之謀、歟以借口爲奸乎、未可知、此大通得以是藥獻誠、察其勝理而藥石者也、夫人君一心、最難防範、即學以養之、敬以持之、賢人君子以輔翼之、猶恐或流於邪、延尚酷好異端、蠱惑方術、大通洞燭病原、此藥一至、切中膏肓、何間智愚爾也、豬令當大通進之之時、歎其幻渺、力斥法非、可也、不則明道究闡理窟、潛移而默奪之、可也、又不然楚其書、火其廬、斂其術業、亦可也、覺見而悅、伐而爲其所痛惑、此蠱草之獻、信於抑必、佛骨之迎、聽於法門、縱韓愈極力諫止、不諒其爲吾口之藥甘諸疾而忌醫、潮州之貶、冒且忍矣、然則憲宗者、果死於金丹之藥乎、抑不死於金丹之藥乎、果死於大通之手矣、折死於陳弘志之手乎、先儒謂異端之害、甚於洪水猛獸、除於夷狄篡弒、愚則以奄寺之害、亦然、

敬宗時、劉克明用事、上喜擊毬、于是陶元皓等以毬工得見便殿、帝常于神策隷卒里閭年少相遊狎、帝夜愛自捕狐狸爲樂、謂之打夜狐、中人魚弘志等、侍從不及、皆削秩、帝獵夜還、與克明等二十有八人、群飲旣酣、帝更衣、燭忽滅、克明與佐明定寬弒帝更衣室、矯詔召翰林學士路隋作詔書、命絳王領軍國事、明日下遺詔絳王即位、克明等恃功、將易置左右、自引支黨專兵權、于時樞密使王守澄中尉梁守謙與宰相裴度共迎江王涵、發左右軍飛龍兵討之、克明投井死、出其尸戮之、籍沒家貲、又殺其黨數十人、江王涵立、是爲文宗、

箴曰

擊毬捕狐、遊獵無度、逆豎乘釁、暗室肆妬、飛龍起義、
江王繼籙、主昏易變、雲權難杜、不有晋公、幾危唐祚、

文宗時、右神策軍中尉特進魚弘志以迎立皇太弟、封韓國公、始與仇士良憤文宗與李訓謀、欲廢帝、時愼由爲翰林學士、直夜未半、有中使召入至秘殿、見弘志等坐堂上、帷幄周密、謂愼由曰、上不豫已久、自即位、政令多荒、聞皇太后有制、更立嗣君、學士當作詔、愼由驚曰、

上高明之德在天下安可輕議愼由親族中來千人兄弟群從且三百何可與覆族事死不承命弘志與士良默然良久乃啓後戶引至小殿帝在焉弘志士良等歷階數帝過失帝俛首既而弘志士良指帝曰不為學士不得更坐此乃送愼由出戒曰毋泄禍及爾宗愼由記其事藏枕函中時人莫知將歿授其子徹故徹惡中官終討除之

箴曰

唐文弱齡幾于易位俛首中官迄詹失勢假落否藏卒乃受制獨秉乾剛胡謀不濟賢矣愼由中流砥立

史臣斷曰文宗太和初政戒宦官衣羅縠而累年規畫欲除宦官此其撥亂之志何篤也柰何仁而少斷任用非人此志不得行於申錫之忠賢而卒於訓注之奸佞乃赧獻之比涕泣之悲所謂將死言善不亦可憫也哉

考 綱目書五月以仇士良為神策中尉又書十一月李訓舒元輿鄭注等謀誅宦官不克以鄭覃李石同平章事仇士良殺訓注元輿及王涯賈餗等夫書法書以士良為中尉何識文宗自孳孽端也書殺何罪士良專擅也書誅何罪宦官也然書謀則與書奏者異矣鄭李寧無罪顏乎故書同平章以愧之耳

文宗九年十一月李訓鄭注謀殺王守澄遣中使李好古就第賜酖殺之戊辰王守澄塟于滻水鄭注奏請令內臣盡集滻水送葬注因闔門令親兵斧之使無遺類訓與其黨謀曰如此事成則注專有其功不若先期誅宦者已而幷注去之壬戌上御紫宸殿百官班定韓約奏稱左金吾聽事後石榴夜有甘露先命宰相及兩省官詣左仗視之良久還奏非真上顧中尉仇士良帥諸宦者往視之士良等至左仗風吹幕起見執兵者甚衆驚奔詣上告變訓遽呼金吾衛士上殿宦者曰事急矣請陛下還宮即迎上扶升輿決後殿罘罳疾趨北出金

吾兵登殿縱擊宦官死傷者千餘人訓知事不濟脫走士良等命禁兵出殺金吾吏卒千六百餘人諸司吏卒及民酤販在中者皆死又千餘人王涯賈餗舒元輿皆收繫斬之明日訓注皆被殺夷其家自是天下事皆決於北司宰相行文書而已宦官氣益盛迫脅天子下視宰相陵暴朝士如草芥每延英議事士良等動引訓注折宰相鄭覃李石曰訓注誠為亂首但不知訓注始因何人得進宦者稍屈縉紳賴之

箴曰

訓注疎誅、自貽伊戚、一敗塗地、幾亡社稷、鋤奸剗惡
國法宜敕輕舉挑釁自褻國體、甘露之變堪為太息、
范祖禹曰、文宗憤宦官之執逆而欲除之、當擇相而任之、朝廷既清、紀綱既正、賞罰之柄、出于人主、執其元惡付之有司、正典刑而已矣、乃與訓注為詭計、欲用甲兵於陛城之間、不以有罪無罪皆夷滅之、召外寇以攻內寇、是以一敗塗地、幾亡社稷、非徒無益、而愈重其禍、蓋用小人以去小人、未有不害及國家者也、
順宗時、仇士良侍東宮、憲宗嗣位、遷內給事、出監平盧
鳳翔等軍、與御史元稹爭舍上廳、擊傷稹、元和太和間、
數任內外五坊使、所至邀吏供餉、暴甚於寇、及文宗與
李訓欲殺王守澄、以士良素與守澄隙、故擢左神策軍

中尉兼左街功德使、使相糜肉、已而訓謀悉遂、士良悟
其謀、挾帝還宮、王涯舒元輿已就縲、士良肆脇辱令自
陳、反示牒於朝、時莫能辨其情、皆謂誠反、士良因縱兵
捕、無輕重悉斃兩軍、公卿半空、李石輔政、稜稜有風岸、
士良與論議、數屈深忌之、使賊刺石於仁里、馬逸而免、
劉從諫累上書、暴指士良等罪、帝雖不能去、自是鬱鬱
不樂、乃與周墀言曰、赧獻受制彊臣、今朕受制家奴、以
致大漸云、宰相李珏等、謀奉太子監國、士良議更立、乃
矯詔立穎王為皇太弟、還太子為陳王、初莊恪太子薨、

貴妃譖引安王、不克、武宗已立、士良發其事、勸帝除之、
以絕人望、故妃皆死、士良遷驃騎大將軍、封楚公、實封
戶三百、俄而宰相李珏楊嗣復罷去、樞密使劉弘逸薛
季稜誅矣、然帝明斷、雖士良有援立功、內實嫌之、士良
愈恐、以上尊號、宣言宰相作赦書、減禁軍糧芻、搖怨德
裕白帝、帝命使者諭神策軍曰、敕令自朕意、宰相何預、
士乃帖然、士良惶惑不自安、乃以疾辭、罷為內侍監知
省事、固請老、詔可、卒、贈揚州大都督、士良去位、中人舉
送還第、謝曰、諸君能聽老夫語乎、不可令天子閑暇、閑

暇則觀書、見儒臣、納諫則智慮深遠、吾輩恩薄而權輕
矣、為諸君計、當殖玩好、盛鷹犬、毬獵聲色蠱其心、極奢
靡、使悅不知息、則必斥經術、闇外事、萬機在我、恩澤權
力焉往哉、眾再拜、士良殺二王一妃四宰相、貪酷二十
年、亦以術自將、恩禮不衰、死之明年、亦發其家、藏兵數
千物、詔削其官爵、籍其家、

箴曰

士良陰險、朝廷受制、二王一妃、接踵就斃、黨與之囑
儵儵嘵伎、生而固寵、死則禍繼、嗟爾權璫、竟也奚益、

致堂胡氏斷曰、士良之術、自使變論之、未足多怪、以共黨類觀之、則有不肯為者、如良賀、呂强、趙整、張承業所為、士大夫或不逮也、以其異於黨類、或賢於士大夫、則士良之術、乃便嬖之罪人歟、夫士良雖從黜思所以蠱君者、盜矣、然知其利而不知其害者也、已無睞年之道、以忠信謹學服其職、亦何蠱君然後得安、茍欲自安、而蠱君至於危亡之地、則趙高恭顯十常侍覆轍、豈有君亡而我存之理、則其取禍也、不待人君讀書近儒生、然後能睞乎我、衆怨之刃、亦莫之勝禦矣、故士良之術、自以為智、實則愚也、夫刃鋸之餘、皆閹之役、非有仁義道德以洗濯其心、崇飾奔後娛悅人主耳目、缺非大不可者、然士良所言、我在簡冊、而讀者必惡其不忠、猶欲誅囊讀於既死也、為士大夫、口詩書、師孔孟、或乃貫摇肝相如揚凶忠之流、乃陰法士良、蠱君而竊其權、則其得罪於天下後世、又可勝誅哉、

考 諸家小說載士良死之明年、其子姪親屬皆被籍家剝殺無遺類、又明年有盜發其塚、碎其尾、所搜括衣觀內金珠、銀直萬金云、然後知士良之奸術、雖能鋼權寵於生前、而不能保肯領於身後、天道好還之報、豈不昭昭乎、語云、明無人非、幽無鬼責、然則士良能逃人之罪、而不免鬼神之誅矣、其私於中人數語、無乃以所自誤之策、而又誤人也夫、

咸通時、田令孜歷小馬坊使、僖宗即位、擢左神策軍中尉、時帝冲騃、喜鬪鵞走馬、始為王時、與令孜同臥起、至是以其知書能處事、又帝恣狂昏惑、政事一委之、且呼為父、發左藏賜歌兒日費鉅萬、國用耗盡、令孜勸帝籍京師番旅華商寶貨、有來訴者、皆杖死、帝不足懼販鬻官爵、除拜不待旨、假賜緋紫不以聞、百度崩弛、內外訴

怨、所在盜起、上下相掩匿、帝不及知、左拾遺侯昌業不勝憤、指言豎尹用權亂天下、疏入賜死、內侍省宰相盧攜素事令孜、每建阿邑倡和、初黃巢求廣州、碩罷兵、攜欲寵高駢使有功、不聽、賊乘之、陷東都、令孜歸罪攜、奉帝西幸、至咸陽、沙野男十餘騎呼曰、巢為陛下除奸臣、泰中父老望顧還宮、令孜叱之、以羽林騎馳斬、即以羽林白馬載帝、晝夜馳、舍駱谷、又請帝幸蜀、帝至蜀、時時攘袂、北望流涕、令孜呼萬歲、言賊不足慮、帝少悅、及大勞軍士、不及黃頭軍、皆竊怨、令孜又激變黃頭將郭琪帝聞變、與令孜保東城自守、郡臣不得見、左拾遺孟昭圖請對、不召、因上疏極陳君與臣一體、昔日西幸、不告南司、故宰相御史中丞恚碎于賊、惟中尉以扈乘與得全、黃頭軍亂、火照殿前、陛下唯與令孜閉城自守、大臣欲入求對、不許、天子播越、宰相無所預、群臣百官、棄舍路人、疏入、令孜匿不奏、矯詔貶昭圖嘉州參軍、使人沈于蟇頤津、又罷王鐸之官、抑復光之賞、見復光死、即大喜、遂罷復恭樞密使、帝惡其事、語左右、輒流涕、大原李克用上書請誅令孜、請上幸興元、不從、乃引兵入宮、劫

不逞皆姓楊非反耶復恭曰欲收北士以輔天子帝曰然胡不假李姓乎復恭無以對其子守貞守忠皆節度使自擅貢賦上書訕薄朝政罷復恭兵出監鳳翔軍不肯行因乞致仕詔可使賜几杖使者還遣腹心殺使者于道復恭自北奔越商山自乾元為韓建邏士所擒即斬復恭守信檻車送京師梟首長安市當復恭與守亮書曰承天門者隋家舊業也兒但積粟訓兵何進奉為吾拔荊榛立天子既得位乃廢定策國老奈負心門生何門生謂天子也其不臣類如此

文德元年僖宗疾大漸觀軍容使楊復恭立壽王傑為皇太弟癸卯上崩昭宗即位

箴曰

復恭擅權僖宗受制逮昭踐祚弱齡在穉借口定策忍心廢置几杖賜還擁昭與力唐之衰亡醞釀于是

范氏曰宦者利於幼主欲專威權以長而立則已無功故必有所廢置謂之定策夫立君以為天下而官者以私利已既以援立為功未有不亂國家者也史斷曰唐自穆宗以來八世而為宦官所立者七君然則唐之衰亡豈止方鎮之患哉蓋朝廷天下之本也人君者朝廷之本也始即位人君之本也其本始不正欲以正天下其可得乎

昭宗時劉季述擢中尉樞密使楊復恭之斥帝以西門重遂為右神策軍中尉觀軍容使時李茂貞得與元愈跋扈不軌及崔胤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與上密謀盡誅宦官宦官益懼上自華州還忽忽不樂多縱酒喜怒不常左右尤自危于是中尉劉季述王仲先樞密使王彥範薛齊偓等陰謀廢立乃引突入宣化門季述進曰陛下厭倦大寶中外群情願奉太子監國請陛下自顧東宮乃扶上與后同輦嬪御侍者止十餘人適少陽院季述以銀撾畫地數上十罪乃鎖其門鎔鐵錮之穴墻

以通飲食季述等矯詔立太子監國尋使即帝位朱全忠聞亂至大梁季述遣其養子希度詣全忠許以唐社稷輸之李振勸全忠誅季述全忠乃囚希度遣振如京師與崔胤謀胤密遣人說神策指揮使孫德昭邀別將周承誨伏兵安福門待旦季述僚黨王仲先乘肩輿造朝德昭等刼殺東宮門外叩少陽院呼曰逆賊斬矣帝疑未信德昭擲仲先首以進宮人毀扉御長安門群臣稱賀承誨馳入右軍執季述彥範至樓前胤先戒京兆尹鄭元規集萬人持大梃帝詰季述未已萬梃皆進二

人同死、挺下、遂尸之兩軍支黨數千人皆斬于市、李述等夷三族、

箴曰

囚禁主君、敢圖廢置、李述之亂、罪大惡極、黨比跋扈、禍豈朝夕、崔胤謀殄、全忠是倚、哲后知幾、邪慝自息、

[論] 國家得百議事之臣、不如得一任事之臣、唐之裴度崔胤、皆以誅宦官為己任、而議者猶然軒輊其間、甚哉任事之臣未易言也、必有天下之才畧、動中機宜、而後可以當猝至之變、必有天下之忠謀、始終不貳、而後可以黜顧忌之私、不然、而才畧不足焉、則事變當前、惶惑莫措、變卒不可圖矣、不然、而忠謀不足焉、則拘攣遷就、藉義文奸、功罪不可信矣、兩者相提而重、斯亦當世得失之衡哉、每讀唐史、見宦官之禍、與唐終始、而處之者、不能無異、故劉克明弑敬宗、而裴度發兵討之、振王綱也、劉季述囚昭宗於少陽院、而崔胤遣孫德昭誅之、假君權也、是二人者任事雖同、心迹迥異、請評之、蓋國家不幸有故、坐觀其變而不為之所、則恐至於不可救、起而為之、則又不可冒昧而成功、必本是忠謀、而輔以才畧、然後可以有濟、故呂氏作亂、而安劉氏者、必歸之厚重少文之勃、晁錯削吳楚、欲使人主自將、而己為自全之計、是以紛紛召七國之變、然則裴度者、其唐文之周勃乎、崔胤者其昭宗之晁錯乎、是故身任討賊、皆不與此乎、房供生其冊謨碩畫、老成為國、唐世賴其安危三十年、自是而討克明也、奉天罰而殄大憝、扶綱常而肅禁衛、其心即平淮蔡之心也、何所顧慮於前、何所與望於後、何所要結於上下、以圖倖成不可必得之功、而胤之為謀、多譎援引藩鎮、自為黨與、固已卑卑不足數矣、其誅劉季述也、假公義以濟其私也、既誅季述而必遣德昭者、成則已有其功、敗則人當其罪也、已也、全忠最橫、心畏其勢、以外援除而內就私可現、裴度之討克明、公乎私乎、而或者不詳其心、同類而共視之、則叡奏無擇、冀倂混亦大舛矣、夫論才畧、夫較畧相當、論忠謀、彼此不相侔、故裴度真才也、崔胤似才也、裴度之謀、謀而忠也、崔胤之謀、謀而似忠也、其實非一也、備非超然遠覽、洞鑑則邪工禩進於前、而吾贊然無所決擇、鮮不曰崔胤今之裴度也、而如裴度者、皆擅指退矣、即有克明季述不逞之奴、其誰戢而禦之、愚故曰、天下有任事者、有真任事者、真任事者得人、則國家可長無事、而閹尹不為患矣、

張濬劉行深韓文約王仲先四人、佩僖宗時中尉、謀立六帝、勢益驕橫、自稱定策國老、目天子為門生、其後皆罹夷族之禍、崔胤乃迎上御長樂門樓、帥百官稱賀、

箴曰

張劉韓王、謀立六帝、四宦朋奸、怙權恣勢、國老門生、何等稱謂、夷族之慘、刑當厥罪、

[評] 每讀唐書、至六帝之立、皆出寺人之手、未嘗不嗟悼長太息焉、謂唐世之君、殆無家法、其臣亦無任事之勇、濟變之才也、夫既身為之臣、則君為之主、乃寺人立君、而廷臣不得與聞、是臣與君不相關也、足寺官視宰臣、如弁髦矣、又何學類以立人之朝、忝聲以廿為寺人之下哉、故士君子以身事人、斯當以身殉國、否則當以義自引、決如可以力爭、吾何不為排闥之樊噲、可以死爭、吾何不如碎首之陳禾、備事機不偶、既不能力復、不能死、吾又何不為排涎之歷萌乎、則之何智不出此、而以定策國老之稱、歸於閹尹、則天柰子可目為門下生、諸臣亦可呼為門下奴、悲矣、故云唐無人也、悲夫、

昭宗時、韓全誨張彥弘二人並監鳳翔軍、全誨入為內

寀使、劉季述旣誅崔胤曰自中人典兵王室愈亂、臣請主神策左軍以陸扆主右、則四方藩臣、不敢謀、上意不決、召李繼昭問胤所請何如、對曰、臣世世在軍、不聞書生主衛兵、且罪人已得、持兵還北司便、乃以全誨為左神策中尉、彥弘為右、皆拜驃騎大將軍、胤怒、約京兆鄭元規遣人沮敍之、不克、全誨二人知胤必除已、乃已、因諷李茂貞留選士四千宿衛、以李繼筠總之、胤亦諷朱全忠內兵三千居南司、以婁敬思領之、全誨彥弘及彥弼、合勢恣暴、中官倚以自驕、帝不平、有斥逐者、胤又請盡誅之、全誨彥弘見帝哀訴、帝知左右漏言、始詔囊封奏事、官人更求知書者、侍帝以為內詗、由是胤計多露、胤乃白度支財盡、無以廩百官、請如舊制、全誨擿李繼筠許軍甲匱甚、請割三司隸神策、帝不能卻、詔罷胤領鹽鐵、胤銜之、全誨等懼帝誅已、與繼誨彥弼繼筠交通謀亂、帝問令狐渙、渙請召胤及全誨等和解之、然雖和解、凶焰益肆、是時朱全忠并河中、胤為急詔令入朝、全忠得詔還汴、悉師討全誨、帝以為忠、欲其與茂貞同功、威震關中矣、全誨造奏曰、全忠至、欲脅陛下幸關

東、將謀傳禪、臣不忍見高帝天下移他姓、願至鳳翔合義兵討元惡、帝未許、方在乞巧樓、全誨急即火其下、帝降樓、乃央西幸、帝與后相視泣、都民崩沸、長樂門外、若丘壚然、時彥弼先入鳳翔、全誨逼帝出、惟皇后諸王數百騎為衛、帝繡袍金帽、以右神策軍從、全誨等遂火宮城、欲劫百官從天子、李德昭等挾兵衛之、乃得免、茂貞以帝幸盩厔、胤使王溥見全忠曰、上猶在盩厔、公宜急進、乃率百官迎全忠入長安、茂貞聞全忠至、以帝入鳳翔、從臣止三四人、全忠遣使入鳳翔奉表天子、全誨懼、請救于李克用、克用遣全忠書、勸執崔胤、全忠不荅、以以宦官脇驚乘輿、吾以兵問罪、迎上東還、明日圍鳳翔、二日、茂貞獨見、至日晡、全誨彥弘恨甚、遠食不能從上、自見勢去、計無所用、垂頭喪氣、召韓偓見東横門、執手涕泗、帝曰、今先去四大惡、餘以次誅之、俄而全誨彥弘皆死、時帝懲幽辱、能勵心庶政、數召見群臣、問治道、有志中興、而全誨胤爭權、外召強臣、劫本朝以相吞噬、卒用關東軍、窮討暴誅、君側雖清、而全忠勢益張、大帝卒殺死、唐室以亡、其禍本于全誨彥弘云、

箴曰

全誨彥弘、曾還乘輿、貪權怙寵、自殞其軀、嗟哉崔徹、
相繼夷誅、李唐餘孽、社稷丘墟、有國監此、盍慎厥初、

開寶三年、九月、南漢主鋹委政宦官、龔澄樞尤貴幸用事、作燒煑剝剔、刀山劍樹之刑、賦斂煩重、所居宮殿、以珠玳瑁飾之、作諸淫巧、日費萬金、京城左右、離宮數十、遊幸無度、宋太祖聞之、嘆曰、吾當救此一方民、九月宋師至富州、克之、斬其將伍彥柔、澄樞遁還、潘美克雄州、入城擒漢主及澄樞大理卿高繼申、引澄樞等斬於千秋門外、

箴曰

宦者澄樞、陷君不德、鞠訩稔惡、實亡漢國、刀山劍樹、
炮烙之辟、明珠玳瑁、宮殿之飾、仁矣宋祖、救此蒼赤、
忠厚開基、勝國不襲、

史臣曰、古今宦者之禍、無如漢唐之季年、然夷考其盤固根據之由、則有自來矣、蓋將相者天下大權之所自出也、漢中葉以後、以中書為政本、而中書令僕機密屬之貂璫、是宦者得以竊相之柄也、故陳蕃竇武何進之徒、一有規畫、奏落即爲所窺、先發制人、禍不旋踵、而國祚隨之、唐中葉以後、倚兵戎定禍亂、而觀軍容監軍屬之貂璫、是宦者得以竊將之權也、故勳德如李郭、則見盲受節制、而不免夫律、豈至如李光弼朱全忠、則摘其內侮、而逆以移祚矣、兵刑者人主威柄之所自出也、漢自桓靈以來、有黃門北寺獄、宦者得以專刑也、故窮捕鉤黨、勦戮名士、皆黃門北寺獄之所為也、唐自德代以來、有兩軍中尉、是宦者得以專兵也、故易置人主、誅夷大臣、皆兩軍中尉之所為也、蓋將相之任、彼得以據之、兵刑之司、彼得以專之、而又挾近情親、根連株固、故雖有英特之君、賢智之臣、終不能以一朝而去腹心之疾、亦由積漸之久故也、然桓靈昏主、又從而崇獎之、故權悉下移、而漢之亡遂亟、文武宣賢君、雖不能抑制之、然政自己出、故唐之亡少紓云、

司馬溫公曰、宦者用權、為國家患、其來久矣、蓋以出入宮禁、人主自幼及長、與之親狎、非如三公六卿進見有時、嚴憚也、其間復有性識儇利、語言辯給、善伺候顏色、承迎志趣、受命則無違忤之患、使令則有稱愜之效、自非上智之主、燭知物情、慮患深遠、侍奉之外、不任以事、則近者日親、遠者日疏、甘言卑辭之請有時而從、浸潤膚受之愬、有時而聽、於是黜陟刑賞之政、潛移於近習而不自知、如飲醇酒、嗜其味而忘其醉也、黜陟刑賞之柄移、而國家不危亂者、未之有也、東漢之衰、宦官最名驕橫、然皆假人主之權、依憑城社、以濁亂天下、未有能劫脅天子、如制嬰兒、廢置在手、東西出其意、使天子畏之、若乘虎狼而挾蛇虺如唐世者也、所以然者何也、漢不握兵、唐握兵故也、太宗鑒前世之弊、深抑宦官、無得過四品、明皇始墮舊章、是崇是長、晚節令高力士省決章奏、乃至進退將相、時與之議、自太子王公、皆畏事之、宦官自此熾矣、及中原板蕩、肅宗收兵靈武、李輔國以東宮舊隸參預軍謀、寵過而驕、不復能制、遂至愛子慈父、皆不能庇、以憂悸終、代宗踐祚、乃遵覆轍、程元振魚朝恩相繼用事、竊弄刑賞、壅蔽聰明、視天子如委裘、陵宰相如奴虜、是以來瑱入朝、遇讒賜死、吐蕃深侵、郊甸匪不以聞、致狼狽幸陝、李光弼危疑憤鬱、以隕其生、郭子儀擯廢家居、不保丘壟、僕固懷恩冤抑無訴、遂棄勳庸、更爲叛亂、德宗初立、頗振綱紀、宦官稍絀、而返自興元、猜忌諸將、以李晟渾瑊為不可信、悉奪其

兵而以竇文場霍仙鳴為中尉使典宿衛自是太阿之柄落其掌握矣憲宗末年吐突承璀欲廢儲立澧以成陳弘志之變寶曆狎昵群小劉克明蘇佐明為逆其後絳王及文武宣懿僖昭六帝皆為宦官所立勢益驕橫王守澄仇士良田令孜楊復恭劉季述韓全誨為之魁自稱定策國老目天子為門生根深蔕固疾成膏肓不可救藥矣文宗深憤其然志欲除之以宋申錫之賢猶不能有所為反受其殃況李訓鄭注反覆小人欲以一朝譎詐之謀翦累世膠固之黨遂至涉血禁塗積尸省戶公卿大臣連頸就誅闔門屠戮天子陽瘖縱酒飲血吞氣自比赧獻不亦悲乎以宣宗之嚴毅明察猶閉目搖手自謂畏之況懿僖之驕侈苟聲色毬獵足充其欲則政事一以付之呼之以父固無怪矣賊汙宮闈而幸梁益皆令孜所為也昭宗不勝其恥力欲清滌而所任不得其人所行不由其道始則張濬覆軍於平陽增李克用跋扈之勢復恭亡命於山南啓宋文通不臣之心終則兵交闕庭矢及御衣漂泊莎城流寓華陽幽辱東內劫遷岐陽崔昌遐無如之何更召朱全忠以討之連兵圍城再罹寒暑御膳不足於糗糒然後全誨就誅乘輿東出翦滅其黨靡有孑遺而唐之廟食則以亡繼矣然則宦者之禍始於明皇盛於肅代成於德宗極於昭宗此其為患章章尤著者也其餘傷賢害能召亂致禍賣官鬻獄沮敗師徒蠹害烝民不可偏舉夫寺人之官自三王之世載於詩禮所以謹閨闥之禁通內外之言安可無也如巷伯之疾惡寺人披之事君鄭眾之辭賞呂彊之直諫曹日升之救患嚴遵美之避權張承業之誠忠其中豈無賢才乎顧人主不當與之謀議政事進退士大夫使有威福足以動人耳目或有罪小則刑之大則誅之無所寬赦如此雖使之專恣孰敢哉豈可不察臧否不擇是非欲草薙而禽獮之能無亂乎是以袁紹行之於前而董卓弱漢崔昌遐襲之於後而朱氏篡唐雖快一時之忿而國隨以亡是猶惡衣之垢而焚之惡木之蠹而伐之其為害豈不益多哉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斯之謂矣

沿革第六

臣按有一代之君必創為一代之官制與夫內侍之員額品秩或繁或簡或隆或殺亦代有沿革也載考唐虞夏商以前無此官制詎非諸弟英主皆之風而無女謁嬖御之寵乎爰及周官創為此制然祇稱名內宰閽人而員額之設至寡絕無干預外政迨秦始皇寵高而權干外政矣其數猶未備也降及漢唐始濫觴不可言矣今皆標而輯之以俟英哲之主睿覽之臣觀於此亦可以備斟酌損益云爾著沿革篇

內侍省述

天文有宦者四星在帝座之西周官有宮正宮伯皆主王宮中官之長宮人掌王之六寢內宰理王內之政令以陰禮教六宮閽人掌守王宮寺人掌王之內人及女宮戰國時有宦者令趙有宦者令繆賢是秦少府屬官有中書謁者令丞又有將作衛尉少府各一人並皇后卿漢景帝中元六年改將作為大長秋顏師古曰秋者收成之時長者恆久之義故為皇后官名或用中人或用士人中人閹人成帝加置太僕一人掌太后輿馬通謂之皇太后卿皆隨太后宮為官號在正卿上無太后則闕衛尉在衛尉上少府在少府上之類是也又有長信詹事掌皇太后宮景帝六年更名長信少府平帝元年更名長樂少府帝祖母稱長信宮帝母稱長樂宮故有長信少府長樂少府職如長秋位在長秋上及職吏皆宦者

也、後漢常職掌奉中宮命、凡給賜親族、當謁見者、關通之、中官出則從、屬官有丞、中宮僕謁者、私府署令、初秦又置中常侍官、參用士人、皆銀璫左貂、給事殿省、漢制侍中中常侍各一人、省尚書事、黃門侍郎一人、傳發書奏、皆用姓族、後漢中常侍贊導內事、顧問應對、永平中始定員數、中常侍四人、漢舊儀曰、秩千石得出入臥內、舉法貴中即禁中也、成帝外家王禁貴重、朝中為諱禁曰省、小黃門十人、自明帝以後、員數稍增、改以金璫右貂、兼領卿署之職、自和喜太后、以女主稱制、不接公卿、乃以閹人為常侍小黃門、通命兩宮、自此以

來、悉用閹人、不調他士、自安迄桓、權任尤重、手握王爵、口含天憲、桓帝既與宦官謀誅梁冀、乃封宦者五人、單超、徐璜、具瑗、左悺、唐衡也、同日為侯、皆食邑、故世號五侯焉、楊秉為大尉、奏請免中常侍侯覽、具瑗等官、尚書召對秉掾屬曰、公府外職而劾近官、經典漢制有故事否、秉使對以、春秋趙鞅以晉陽之甲、逐君側之惡、又傳曰除君之惡唯力是視、鄧通懈慢、申屠嘉召責、文帝尋之、漢制故事、三公之職無所不統、帝不得已、遂免覽、官、削瑗國、及袁紹大誅宦者之後、永巷掖庭後用士人、閹閽出入、吳有禁切、侍中侍郎、門部騶宰、中外雜錯、醜聲彰聞、魏改漢制、三卿在九卿下、晉復舊、在同號卿上、有后則置、無后則闕、齊鬱林王立、文安太后

即尊號、以宦名置宣德衛尉少府太僕、梁有弘訓太后亦置屬官、陳亦有太后三卿、後魏大長秋、掌顧問應對、自文明馮后、閹官用事、大者令僕、小者卿守、宦者趙黑為選部尚書、北齊有中侍中省、置中侍中二人、中常侍四人、掌出入門閣、又有長秋寺、置卿中尹各一人、掌諸宮閣、領掖庭等令並宦者、後周有司內上士、小司內中士、巷陌中士等官、隋曰內侍省、領內侍內常侍等官、內侍即舊長秋、內常侍即舊中常侍、煬帝改內侍省為長秋監、署令一人、少令一人、丞二人、並用士人、餘用宦者、領掖庭宮闈奚官三署、亦參用

士人、唐武德初改為內侍省、皆用宦者、龍朔一年、改為內侍監、咸亨元年復舊、光宅元年、改為司宮臺、神龍元年復舊、有內侍四人、掌知宮內供奉中宮、駕出則夾引、總判局事、舊二人、開元中加二人、內常侍六人、通判省事、七年三月勅、內侍五品以上、許養一子、仍以同姓者、初養日不得過十歲、屬官有內給事八人、內謁者監六人、內寺伯一人、寺人六人、領掖庭宮闈奚官內僕內府等五局、神龍元年、後始以中使出監諸軍兵馬、寶應元年五月、勅諸道州府承上命須憑正勅、可施行、不得懸便信中使宣勅、即遵行、內給事周禮內小臣之職、掌王后之命、后出入前驅、後漢少府有給事黃門常侍左右、正在內宮門通中外、及中宮

已下衆事自魏晉至于梁陳無其職後魏有中給事中、
後改為中給事、北齊中侍中省有中給事中四人、煬帝
改為內承直、唐復為內給事、置八人內謁者、後漢大長
秋屬官有中宮謁者二人、主報中章、後魏北齊有中謁
者僕射、隋內侍省、有內謁者監六人、內謁者十二人、唐
因之、

內寺伯、周禮寺人掌王之內人及女官之戒令、隋內侍
省、有內寺伯二人、唐因之、

掖庭局令丞置永巷、漢武更名掖庭、置令、掌宮人簿帳、
公桑養蠶及女工等事、後漢掖庭令、掌後宮貴人采女、
又有永巷令、典、官婢官者、並屬少府、唐置二人、宮闈
局令二人、隋置令、掌宮內門閤之禁、及出納神主、并內
給使名帳糧廩事、唐因之、奚官局令二人、齊梁隋有奚官署令、掌守宮人、使藥疾病罪罰喪葬等事、唐置二人、

內僕局令二人、後漢有中宮僕令、掌車輿雜畜及導等、
唐置二人、

內府局令二人、漢有內者局令、隋曰內者、唐為內府、置
令二人、掌內庫出納帳設澡沐等、

詩曰

帝座西邊、宿傳云宦者星、命名皆內侍、給役只中庭、
制善稱周室、員增起漢廷、可憐權寵盛、痛恨在桓靈、

唐宦者傳

宋祁史論曰、太宗詔內侍省不立三品官、以內侍為之
長、階第四、不任以事、惟門閤守禦、廷內掃除廩食而已、
武后時、稍增其人、至中宗黃衣乃二千員、七品以上員
外置千員、然衣朱紫者尚少、玄宗承平、財用富足、志大
事奢、不愛惜賞賜爵位、開元天寶中、宮嬪大率至四萬、

宦官黃衣以上三千員、衣朱紫千餘人、其稱旨者、輒拜
三品將軍、列戟于門、其在殿頭供奉、委任華重、持節傳
命、光焰殷殷、動四方、所至郡縣奔走獻遺至萬計、脩功
德市禽鳥一為之使、猶且數千緡、監軍持權、節度返出
其下、於是甲舍名園、上腴之田、為中人所名者、半京畿
矣、肅代庸弱、倚為扞衛、故輔國以尚父顯、元振以援立
奮、朝恩以軍容重、然猶未得常主兵也、德宗懲艾泚賊
故以左右神策天威等軍委宦者主之、置護軍中尉、中
護軍、分提禁兵、是以威柄下遷、政在宦人、舉手伸縮、便

有輕重至慓士奇材則養以為子巨鎮強藩則爭出我門小人之情狠險無顧藉又日夕侍天子狎則無威習則不疑故昏君蔽於所昵英主禍生所忽玄宗以遷崩憲敬以弒殞文以憂憤至昭而天下亡矣禍始開元極於天祐凶傻參會黨類殲滅王室從而潰喪譬猶灼火攻蠹蠹盡木焚詎不哀哉

詩曰

唐室群閹盛侵淩季世年貂璫持政柄朱紫握兵權

帝位從更置乘輿被播遷貞觀遺制在後嗣惜非賢

宋宦者記

宋初有內中高品班院淳化五年改入內內班院又改入內黃門班院又改入內侍省入內內侍班院景德三年並東門取索司可併隸內東門司餘入內都知司內東門都知司內侍省入內內侍班院可並為入內侍省以諸司隸之國初有內班院淳化五年八月改內班為黃門九月改黃門為內侍省入內內侍省與內侍省號為前後省而入內省比前省尤為親近通侍禁中役服褻近者隸入內內侍省拱侍殿中備灑掃之職役使雜品者隸內侍省（職畧云入內內侍省號北司內侍省號南班與志不同）入內內侍省有都都知都知副都知押班內東頭供奉官內西頭供奉官內侍殿頭內侍高品內侍高班內侍黃門內侍省有左班都知副都知右班都知副都知押班內東頭供奉官內西頭供奉官內侍殿頭內侍高品內侍高班內侍黃門自供奉官至黃門以一百八十人為定員凡內侍初補曰小黃門經恩遷補則為內侍黃門後省官闕則以前省官補押班次遷副都知次遷都都知遂為內臣之極品熙寧中入內內侍省內侍省都知押班遂

省各以轉入先後相壓永為定式其官稱則有內客省使延福宮使宣政使宣慶使昭宣使國初置（職畧云太祖以內客省使換樞密以延福宮使換宣徽其旨遠哉由都知史福使以下至寄資諸司副使者即依外官除補之法）元豐議改官制張誠一欲易都知押班之名置殿中監以易內侍省既而宰執進呈神宗曰祖宗為此名有深意豈可輕議（四朝至玉定國見聞錄）政和二年始盡改焉以通侍大夫易內客省使正侍大夫易延福宮使中侍大夫易景福殿使中亮大夫易宣慶使中衛大夫易宣政使拱衛大夫易昭宣使拱奉官易內東頭供奉官左侍禁易

内西頭供奉官、右侍禁易内侍殿頭、左班殿直易内侍高品、右班殿直内侍高班、而黄門之名如故。其屬有御藥院勾當官四人、以入内内侍省充、掌按驗方書、修合藥劑、以待進御及供奉禁中之用。内東門司勾當官四人、以入内内侍省充、掌宫禁人物出入、周知其名數而譏察之。合同憑由司監官二人、掌禁中宣索之物、給其要驗、凡特旨賜予、皆具名數憑由、付有司准給。管勾往来國信所管勾官二人、以都知押班充、掌契丹使介交聘之事。後苑勾當官無定員、以内侍充、掌苑囿池沼臺

殿種藝雅飾、以備游幸。造作所掌造作禁中、及皇屬婚娶之名拜。龍圖天章寶文閣勾當官四人、以入内内侍充、掌藏祖宗文章圖籍、及符瑞寶玩之物、而安像設以崇奉之。軍頭引見司勾當官五人、以内侍省都知押班及閤門宣贊舍人以上充、掌供奉便殿禁衛諸軍入見之事、及馬步兩直軍員之名。翰林院勾當官一員、以内侍押班都知充、總天文書藝圖畫醫官四局、凡執伎以事上者皆在焉。中興以来、深懲内侍用事之弊、嚴前後省使臣、與兵将官往来之禁、著内侍官不許出謁及接

見賓客之令。紹興三十年、詔内侍省所掌職務不多、徒有冗費、可廢、併歸入内内侍省。舊制内侍遇誕節許進子、年十二試以墨義、即中程者候三年引見供職。三十二年、殿中侍御史張震言宦者員衆、孝宗即命内侍省開具見在人數、免會慶節進子、仍定以二百人為額。乾道間以差赴德壽宮應奉闕人、增至二百五十人。紹興三年、因宰臣奏、中官只令承受宮禁中事、不許預聞他事。嘉定初、詔内侍省陳乞恩例親屬充寄班祗候、以十年為限。

詩曰

趙宋中官制、貽謀邁漢唐、北司無國政、内侍守朝章、勾當嚴宮禁、都知定品行、額員惟二百、不致濫貂璫。

皇明宦官制

我

太祖高皇帝平吳之明年、乃定置内使監奉御凡六十人、尚寶一人、尚冠七人、尚衣十人、尚佩九人、尚履八人、尚藥七人、紀事二人、執膳四人、司脯二人、司香四人、太廟司香四人、涓潔二人、尚酒、尚醋、尚麪、尚染四局、局正

一人、副二人、御馬御用二司司正一人副二人、內府庫
大使一人、副使二人、內倉監、令一人丞二人、及置東宮
典璽典膳典服典藥典兵典乘六局、各局郎一人、丞一
人、又置門官、午門、東華門、西華門、玄武門、奉天門、左右
順門、左右紅門、皇宮門、坤寧宮左門、宮右門、各門正一
人、副一人、東宮春和門、宮後門、宮左門、宮右門、各門正
一人、副一人、進年又命吏部定品秩、內使監令正五品、
授中衛大夫、丞從五品、侍置大夫、皇門官、門正、局正、司
正、東宮門正、局正、正六品、內侍郎、門副、尚寶奉御、局副
東宮門副、局丞、從六品、內直郎、尚冠尚衣奉御內府庫大
使、內倉監令、正七品、正奉郎、庫副使、倉丞、從七品、正衞
郎、王府承奉門正所正、從六品、內直郎、承奉副門副所
副、正七品、正奉郎、五年六月詔定宦官禁令、六年令禮
部議考糾動內官之法、置內正司、司正司副各一人、正
從七品、專糾內官失儀不法者、改為典禮司、又改典
禮紀察司、九年又置王府典膳典珍二所、以中官流官
為之、十七年更定內臣諸監局庫品職、公主府初設家
令司令丞錄事、二十三年、改中使司、二十八年頒

皇明祖訓、遂為定制云、內官監門司局庫、分職掖庭、凡
監十一、曰神宮監、掌灑掃、曰尚寶監、掌玉寶勅符將軍
印信、曰陵神宮監、掌灑掃幷栽種等事、曰尚膳監、掌供
養及玉膳、幷宮內食用之物、及催督光祿寺造辦宮內
筵宴茶飯、曰尚衣監、掌御用冠冕袍服、履舄靴襪等事、
曰司設監、掌御用車輦牀被褥帳幔等事、曰內官監、掌
成造婚禮粧奩冠舄、傘扇被褥、帳幔儀仗等事、幷內官
內使帖黃一應造作、幷宮內器用首飾食米土庫架閣
文書鹽倉冰窨、曰司禮監、掌冠婚喪祭一應禮儀制帛
及御前勘合賞賜筆墨裱褙書畫、管長隨當差內使人
等出門馬牌等事、幷催督光祿寺造辦一應筵宴、曰御
馬監、掌御馬幷各處進貢及典牧所關牧馬騾等項、曰
印綬監、掌誥券帖黃印信選簿圖畫勘合符驗、曰直殿
監、掌灑掃殿庭樓閣廊廡、監各有太監、正四品、左右少
監、從四品、左右監丞、正五品、典簿、從五品、長隨奉御、正
六品、凡門四、奉天門、午門、端門、承天門、掌晨昏啓閉關
防出入、各有門正、正四品、門副、從四品、凡司二、曰鐘鼓
司、掌奉先殿祭樂御樂、幷宮內筵宴樂、更漏早朝鼓、曰

惜薪司，掌宮內柴炭等事。各有司正，正五品，左右司副，
從五品。凡局六，曰兵仗局，掌御用兵器，并督造刀甲等，
及宮內所用梳篦刷牙針剪等物。曰內織染局，掌染造
上用并宮內一應段疋。曰針工局，掌成造一應婚禮衣
服并內官衣服等項。曰巾帽局，掌內官紗帽靴襪及賞
賜巾帽等物。曰司苑局，掌宮內菜蔬并種田。曰酒醋麪
局，掌宮內食用酒醋麪糖等物。各有大使，正五品，左右
副使，從五品。凡庫三，曰內承運庫，掌段疋金銀珠玉象
牙等物，并同司鑰庫管鈔。曰司鑰庫，掌內各衙門鎖鑰，

并收藏鈔等物。曰內府供應庫，掌上用香米并內用香
燭油米及內官飯食果米等物。各有大使，正五品，左右
副使，從五品。東宮典璽局，掌璽寶翰墨等物。典藥局，掌
監同御醫修合藥餌。典膳局，食典服局，掌冕
弁冠帽衮袍常服珮帶靴襪等。典兵局，掌甲冑戈矛弓
矢刀劍。典乘局，掌車馬。各有局郎，正五品，局丞，從五品。
王府承奉司，掌王府一應事，有事呈長史司，并護衛指
揮司裁落，與內官衙門無相統攝。承奉正，正六品，承奉
副，從六品。典寶所典寶正，典寶副。典膳所典膳正，典膳

副，典服所典服正，典服副，品如承奉正副。內使凡十人，
司冠一人，司衣三人，司珮一人，司履一人，司藥二人，司
弓矢二人。各門官門正，正六品，門副，從六品。公主府中
使司，司正，司副，雜職。三十年，內府又置都知監、銀作局。

詩曰

宦侍多怙勢，
天朝建置明，諸曹分監局，衆職有規程，上級無三品，中
涓僅百名，兵軍權不與，君側惡常清。

論 臣按人君所以駕馭宦寺，而不至為厲階者，莫大于
攬權。權在上，則天下曉然知君之獨運宸極，君尊而幹

旋由己，政令未出而化馳若神，故貂璫寺奄廁窺廡
伺，而不敢動。權在下，則政柄倒持，尾大不掉，天下之
勢日入於潰敗而不可維持，故近習宵人得乘間而
竊弄其柄。何者？彼其出入近笑語，飄即微能小善，易
以固結人主，不察則黨與日盛，朝廷日孤，察而圖之，
緩則養禍而益深，急焉則挾人君以為質，此北處之
善否，而治亂因之矣。甚哉權之當重也。苟大權旁落，
政柄下移，至於無可奈何，然後奮起而振勵之，吁亦
難矣。為今之計，欲圖難於易，必也去冗負之役，嚴淨
身之選，老者有黜，自宮者有禁，毋以敏給先遷，諂毋
以苛察先效用，毋以儇巧最醇厚，毋以鮮罷靜負直，
儔善而賞，計贓而罰，司其訓于翰林，而屬之以禮部，
總其權于都察院，而糾之以兵部，庶幾哉，狐鼠屏跡，
伏冠回心，如阮安之清介，金英之定儆，懷恩之忠直，
覃吉之保傅，若可復見于今矣。大抵天下事圖之已
然者，聖明駭驚而不足，預之未然者，中主小俱而有
餘，故與其釀禍挑怨而後處也，嚴則孰若服其心於
無事之日，而使之不汝動，與其化分越禮而後治之

也急則執若奪其氣于未肆之先而使之不敢逞宥則見兔而顧犬則遲矣亡羊而補牢則晚矣伏願

聖天子主持于上賢公卿弼亮於下毋恭長厚之名毋行姑息之愛遏嗜慾之微萌而毋令其我窺逞非終之令觀而毋俾其我間明鑑不蔽太阿獨持則貂璫之賢者固有所勸勉而益勵不賢者亦有所懲創而自新將見體統正朝廷尊天下之政出於一而國祚安於磐石矣此備之說乃愚臣探本之論也諺曰骨肖乎制度沿華則恐未足以盡之

貂璫史鑑卷之四終

貂璫史鑑後序

天下之人有易與而至難馭可忽而甚可畏者中常侍璫貴之人是已之人也若内不與戚畹之倫外不與臣鄰之選人主以厮僕役之故畀焉易狎儒者以寺人貌之故置而不論逆豎起蕭墻患生肘腋奚啻敵國啻可伐黠虜尚可馭耶是人主胡以畀畀狎之儒者亦安可置而不論哉則也自貂儒者之名頗負杞人之志属詞比類效遷史之常例述事編年法通鑑之遺規故名曰史鑑自有貂璫以來無書而有書矣書既成以獻之

今上下禮部覆議部覆曰可傳

制曰知之明年元輔太保荊石王公馳簡則云

進書之舉意在鯨璫今年春

聖上逐鯨璫發戍金陵矣門下忠藎一念

天王明見萬里業已見諸施行非爲知之已爾

謹遥瞻稽首祝太平萬萬世又明年大中
丞漸菴李公貽書則云貂璫史鑑可刻可傳
門下試以數帙付之僕嘗見中璫有義氣者
託以鋟梓俾人人誦法亦一盛事也予即如
命付之彌月後李公復致書云曩所計今不
誥矣諸璫一見此帙有默者有慾形於言者
甚哉受善之難乎先是乙酉歲則為南禮部
郎時正以此帙採輯未終青同邑南吏部冢

宰月林丘公偶過從敝署見此稿几上晒曰
渺欲學訓龍伏虎家法難矣哉則戲應曰訓
龍伏虎自是張真人事也公于時患臂痛猶
手訂數字迨壬辰春中丞熙亭艾公巡撫四
川則于時梟僉川北道是年則上書未幾倏
轉閩西行太僕既行在途信宿艾公走价馳
齎禮部覆疏報予云部覆史鑑盛稱謂為
八主至計然則

國是攸歸矣今日此轉夫復何憾越明年四月
值公復
命去叨轉期逾數月矣猶即此獻書疏薦於
朝弗避破格之嫌諸先達之高致類如此嗟夫
頌王公艾公之推訓見格君之易味其以李
公之衷言見馴璫之難惟不忽其所可畏而
勿忘其所難馭竊於
聖君賢相有望焉東魯諸邑人張世則謹序

後序終

貂璫史鑑四卷 兩淮鹽政採進本

明張世則撰世則諸城人萬歷甲戌進士官至四川安許兵備副使是書嘗於萬歷二十年進呈得旨下禮部禮部復疏附焉書凡六條一曰主君首載明太祖禁抑內臣不得干預外事然後敘歷代寵閹之弊二曰嬖臣載歷朝相臣與宦寺離合之迹三曰妍範載閹之賢者四曰媸戒載閹之惡者五曰國祚載秦漢以來寺人之尤能亂國者六曰沿革則閹宦職官志也宦寺賢者萬中不得一二世則方指陳炯戒將以啓迪君心而所列妍範一條如勃鞮之斬袪繆賢之薦士裴寂之宮人私侍高力士之贊立太子皆目爲佳事殊多謬戾又列及明代寺人而以阮安預其間益不可訓矣

聖學宗傳十八卷（一）

〔明〕周汝登撰

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三年王世韜等刻本

聖學宗傳序

夫道一而已矣昔者聖人仰觀俯察形容模擬此一不可得於是系以一畫畫之陽者曰乾乾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此宗統所自來也夫子曰文不在茲子輿氏曰見而知之曰茲與之雖不明言所以而萬古斯文之統卒不越此寥寥數千餘載唐昌黎氏云堯舜禹湯文武以是遞相傳授宋周子所謂太極程子曰識仁我明新會曰自然新建曰良知皆是物也隨人所指而名之譬之天一也東南西北之人各隨俗而名而仰觀太

虛昭昭日月星辰則無不一然難言矣予友紹與周子早志真宗學有本原慮前聖以一脉相傳恐後之人不曙斯義乃遡自羲軒及我明諸儒先有關斯學者名曰聖學宗傳盖其意曰帝之與王聖之與賢隱之與顯微之與彰雖異位而

人同人同而此心同此心同通之千百萬世無弗同獨奈何不求者既委至寶于草莽而求之者又横以意見意見穿鑿是取至寶而付之烈焰又不如隱于草莽之爲完璞也其意良苦矣予讀是書因有感于昔儒曰虞夏之書渾渾爾商書顥顥爾周書噩噩爾予今玆書亦云讀虞夏商周之語如身遊渾渾顥顥噩噩之天未甞不神遊心醉厥後源遠派分辯駁愈多心愈戚心愈戚視渾渾之風益遠遠雖然此亦諸儒先不得已也滔滔東注其何已時長天永日恃有此真性

在真性不昧直息諸見揖唐虞周孔羲墻間茲傳也吾不知其盡也昔

萬曆丙午仲夏月吉水鄒元標爾瞻撰

聖學宗傳序

宗也者對教之稱也教濫而訛緒分而閏宗也者防其教之訛且閏而名焉故天位尊於統正學定於宗統不一則大寳混於餘分宗不明則聖眞奸於曲學然宗無外教之宗而宗所以教猶人非異跡之

人而人所以跡耳易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夫塗徑錯糅至心而一智故百變尅體則齊萬塗宗於一心萬慮宗於何慮以微妙而揭道心之目以未發斯有大中之名爲生生之本則曰仁爲化化之基則曰義無爲故命曰至誠

粹精而稱爲性善道州狀之以太極河南標之以一體在于靜乃立其大在敬仲則號精神在姚江爲不學不慮之良在安豐爲常知常行之物斯皆宗之異名也至於利用出入則物物皆宗百姓與能則人人本聖然聖非學而不傳宗非

聖而何系如懸的之射失扶寸而已至尋常如泛海之舟眛鍼芒而遽迷南北悖凶修吉克聖罔狂忠清且屬未知仁智猶云滯見坦夷誠實尚繫天資篤學力行未爲聞道譬諸天潢正派非崔盧王謝之可倫濟瀆孤流雖洑地經川而難

混遠尋脈絡若滲枯漉血祖禰必
通妙恊樞機如握節挾繻遠近斯
葬此豈有異術哉以心傳心而已
然難啟榛途易投錦穽大道荒於
好徑庸德孤於鮮能則有蹈跡疑
心迷宗滯教於是駭大觀以爲私
已訾同德以爲異端心行藏畜而

反興疏略之譏日用現前而更啓
幽玄之議原其所惑公私同異畜
疏幽顯凡有四端不知道資發育
性極範圍痿痺療而一氣畢通離
棘除而八荒我闥會之爲已而何
不至離之爲物亦何不睽而反疑
盡性非及物之功求志爲自私之

務其蔽一也先民有言同乎凡民
日用者謂之同德異乎凡民日用
者謂之異端故自私用智即干非
聖之刑順性葬眞方號守經之士
自非適道奚免叛常而竊令循常
平蕩之途蒙隱怪詭奇之目其蔽
二也作者必倦行者必休至爲本

乎無爲不習乃能時習進德若歷
天之兩曜不舍旦昏改過如無翳
之雙眸難容塵屑必窺正體方有
眞功而猥以爝炬笑貞明桔槔誇
洪潤其蔽三也心無體而靡事不
心事何依而無心不事樹須運臂
輒造精微加帚拔箕直通神化縱

心皆活潑潑之地舉目卽斯昭昭之天而言理者或竟索於杳冥涉事者遂致疑於塵叙其蔽四也甚者畏溺而俯畏江河逃影而兼逃日月不知日用有道守在四夷儒術既明義縱百氏準諸五教則事理不礙頓符圓極之詮例以重玄

則無有俱超遂握妙門之鍵若家督之先介族若大將之總偏裨而茸滯言等自封名畛跡類攘而實讓權彌攬而愈移遂令高明之士操戈各教之場夸毗之徒遷椎詩禮之域夫都郭氏之穴者豈資三品於隣家飽郇公之廚者不羨八

珍於異域華風未競期走胡走越以横趨正教宏開乃逃墨逃楊而善反今以功利之俗學篤訓詁之膚詞而欲闡繹聖眞彌綸大道不亦遠乎是以五蔽未祛一尊奚定此海門周子聖學宗傳所由作也斷自羲軒臻于晚近將聖睎賢之

畢載垂旒帶索以同塗或記事傳心或附言明理予奪存而互見深淺得諸並觀罔不敲髓出於骨皮鑽腠成其羽翼東海西海廓爾同心先聖後聖居然一揆覽族志而不迷雲耳按水經而盡得源流嘉惠之功於斯爲大於戲古人有言

仲尼没而微言絶七十子没而大義乖夫義大則何古何今言微斯有明有晦大者類涇渭分而易辨微者若淄澠合而難分故瞽師匠石猶有正傳豈壞屨綿且資心悟況夫精義入神之絶學皇王睿聖之真宗而望見聞多岐之途猶户

耳數寸之内北轅適郢曷嚮其慝然則尋資轍影茲策具存道界斲輪其人有待矣是編成於萬曆乙巳冬十月穀青壽梓王子世韶弟翁實肩其貫功亦偉云會稽陶望齡謹序

聖學宗傳後序

聖人亦人也學則聖聖則人不學則非人孔子故嘗憂之而今世冠紳之士誦法孔子顧乃譸言學或差言學譸不可也差乃寔甚申韓原於道德李斯出於荀卿金陵本於經術其毒天下可勝道歟乃至

訓詁意識自蔀靈竅終日學而無當於宗夫學之有宗如人之有祖祖之血脉在吾身聖之精神在吾心爲人而自忘其祖自忘其身心不亦大可哀耶海門先生憂之而宗傳所由述也或者曰先生宗文成以直遡洙泗者也孔欲無言而

先生顧以言明宗耶曰言以明其無言者也人之夢也或喚之醒其迷路也或指之歸喚醒者指歸者語則誠贅不喚不指而聽其夢且迷豈孔氏家法耶羲之前無一陶姚之前無中尼山之前無太極桄所欲洩不得已而立名宗傳之述

亦不得已也曰古今明宗多矣何獨取是刪耶曰儒之立言如醫之立方症愈變方愈多傳亦愈襍得國手而揀擇之握其至要以葆元氣不尤便於生人哉宗傳之書乃簡易方也愚未學而仕自病病民每讀是書則習氣伎倆不覺消滅

使后學者而一讀即解以証於宗還其故吾立臻聖域如病盡方廢則以不傳傳可也是先生之意也

萬曆丙午十月望日新安門人余

懋孳頓首謹書

聖學宗傳目錄

聖學宗傳目錄終

聖學宗傳卷之一

東越　周汝登編測
　　　陶望齡訂正
王繼楪
王繼晃　叅閲
王繼炳

伏羲

伏羲氏風姓生有聖德象日月之明稱曰太昊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卦有三爻因而重之爲卦六十有四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金氏曰伏羲之畫卦也有圖

而無書有占而無文時未有文字此六十四卦者即六十四大字也是六十四字者天地人事時義物理之常變悉管乎是矣邵氏曰圖雖無文吾終日言而未嘗離乎是先天學心法也故圖皆自中起萬事萬物生於心也先天圖中環中也自從會得環中意閑氣胞中一點無羅氏曰伏羲當年亦儘將造化竭力窺覷所謂仰觀俯察遠求近取其初也同吾儕之見謂天自爲天地自爲地人自爲人物自爲物爭奈他志力精專忽然靈光爆破粉碎虛空天也無天地也無地人也無人物也無物渾作箇圓團團光爍爍的東西描不成寫不就不覺信手禿點一點元也無名也無字後來却只得叫他做乾畫叫他做太極也蠡測曰伏羲畫卦之意果何爲者蓋專以形容吾心之萬事萬物而已是故一身之中頭目鼻口手足肩背以至喜怒哀樂生死夢寤出處進退禍福吉凶卦之畫以形容此固吾心中事心中物也天地之間日月山川草木

蟲魚以至寒暑晝夜古今終始卦之畫以形容此亦吾心中事心中物也卦畫有所從起圖之虛中乃從起之原虛中無有名字孔子強名之太極虛中無有一物周子特標以無極無極而太極即吾心是也心非思慮知識之謂不離思慮知識而何思何慮不識不知故曰無極而太極也生天生地生萬事萬物者此也伏羲欲使人覽圖而知一切備於我後之儒者不知在我而推之於天地若身外然者伏羲欲使人覽圖

而知萬只是一有根於無後之儒者不務窮其本根而徒於萬上尋求有處執著伏羲之旨湮矣噫乎負苓者之言曰昔者伏羲氏之未畫卦也三才其不立乎四序其不行乎百物其不生乎萬象其不森乎何營營乎而費盡也自伏羲氏洩道之密漏神之祕使天下之智者詭道逆出曰我蓋言象所識物情陰陽相磨遠近相取作為剛柔之說以駭人志於是知者不知而太朴散矣嗟乎負苓者之言其有所感也夫

神農

神農氏姜姓初藝五穀耒耜之利以教天下民有疾病未知藥石帝嘗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神而化之以療民疾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不忿爭而財足無制令而民從帝謂始萬物終萬物者莫盛乎艮遂以艮為首作連山之易蠡測曰大學首言知止此連山之旨也

黃帝

黃帝姓公孫名曰軒轅帝生而神靈弱而能言成而聰明順天地之紀幽明之占死生之說存亡之難是時城郭不閉見刑不爭風雨時若人無夭札物無疵厲虎豹不妄噬鷙鳥不妄搏鳳凰巢於閣麒麟遊於囿蠡測曰古稱黃老老子有五千言而黃帝之書莫詳史載存亡之難死生之說而竟不言其所以難所以說素問等固不足以當之也惟列子有曰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所謂難與說者或類是與他見於諸子中者良多而人頗疑之故不具采焉

顓頊

顓頊高陽者黃帝之孫也養材以任地載時以象天依鬼神以制義治氣以教化動靜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屬

帝嚳

帝嚳高辛者黃帝曾孫也生而神靈自言其名普施利物不私其身

帝堯

帝堯祁姓名放勳父摯受封於陶又改國於唐摯以荒淫而廢諸侯尊堯爲天子時年十五都於平陽帝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於上下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帝曰疇咨若時登庸子丹朱及庶子九人皆不肖遂位讓許由由不受逃隱群臣咸舉舜舜賢明堯亦聞之七十有三載禪舜舜受終於文祖命舜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厥中一百載

帝乃殂落年一百十七歲初帝遊於康衢兒童謡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有老人含哺鼓腹擊壤而歌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何有於我哉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存心於天下加志於窮民一民饑曰我饑之也一民寒曰我寒之也一民有罪曰我陷之也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治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

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蠡測曰帝堯首揭中字斯道統之真宗所自啓也子思子註之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可謂刻的明切之甚而後儒再下註脚辭支而旨晦矣夫中亦強名疇咨若時時即中之謂也亦道之謂也此箇隨在而異名隨用而異施曰欽曰明等種種名言皆此之別號也推之九族百姓萬邦種種施設皆此之妙用也非有二也是故慈湖楊氏曰疇咨若時登庸者言誰乎嗟哉有能順是者乎吾將登

用之時即道也天地間惟有此道而已三才萬化萬物萬事萬理皆不出此道故當時相與詔告惟曰時猶曰此也時即道之異名此道非言意之所能名後乃取道路無所不通人所共由之義初無形體之可執至於曰時則尤不滯于言意妙哉時之爲言也非大聖疇能爲是言易多曰此此即時漆雕開亦曰吾斯之未能信是也古罕言道虞夏之際始聞言之舜曰若不在時又曰惟時惟幾皆所以言道道之爲言絲不

若時之爲義渾然不分事理帝知若時者誠未易得故問其次誰能順予采者采事也次問事則知時道也又曰帝堯之光如日月之光無思無爲寂然不動而自足以默化天下之民自足以默安天下之民易言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者此光也謂之神者言乎其不可以智知不可以力爲也然此非於欽明文思外復有所謂光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無思無爲而被四表格上下

帝舜

帝舜姚姓名重華始爲虞氏唐堯壬午生舜於姚墟父瞽瞍頑繼母嚚弟象傲皆欲殺舜舜往于田泣旻天號父母負罪引慝欲殺不可得欲求常在側侍親拊弟曰以篤年二十孝友聞四海耕於歷山歷山之人讓畔漁於雷澤雷澤之人讓居陶於河濱河濱之器不苦窳所至嚮合父母不愛弟妹不親雖耕稼陶漁勞悴困苦無入而不自適也後瞽瞍亦允若堯在位七十載求賢巽位舜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堯實知之於是疇咨於衆詢四岳明明揚側陋四岳咸薦舜謂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堯曰我其試哉乃徵之得諸服澤之陽問曰我欲致天下爲之奈何對曰執一無失行微無怠忠信無倦而天下自來帝館之於貳室錫之絺衣雅琴命之姚姓配以二女事之九子帝將胥天下而遷之乃歷試諸難使宅百揆靡不時叙屬之徽典無或不從賓於四門諸侯穆穆烈風雷雨納

於大麓而弗能迷也堯之七十三載舜遂攝位堯崩踐天子之位都於蒲阪格於文祖詢於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咨十有二牧五載箾韶樂成鳳凰來儀六載巡狩觀風九載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三十有五載咨禹徂征有苗三旬苗民逆命益贊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屆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至誠感神矧茲有苗帝命禹班師振旅誕敷文德舞干羽於兩階七旬有苗格舜以樂教天下重黎舉夔舜以爲樂正

命之曰夔命汝典樂教冑子直而温寛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重黎又欲求人而佐焉帝曰夫樂天地之精也夔能若此一而足矣舜初命夔其道多端而夔以擊石拊石了之可謂簡徑妙客帝亦以爲一而足此君臣相與之微樂之精也共後夫子語太師之樂不言制度器數而直云翕如純如皦如繹如爲樂之成孟子告齊宣王以古樂只就民情之欣欣盡之陽明論元聲只在心上求心氣和平便是元聲之始千聖授受蓋無有不統於宗者也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曰南風之

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命禹曰天之曆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四十有八載崩於鳴條壽百一十二歲舜爲君四海承風暘於異類鳳翔麟至鳥獸馴德無他好生故也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寛罰弗及嗣賞延於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於民心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

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孟子曰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爲天子也被袗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程子曰聖人所知宜無不至也聖人所行宜無不盡也然而書稱堯舜不曰刑必當罪賞必當功而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又曰堯舜知他幾千年其心至今在堯舜之事亦只如太虚中一點浮雲過目陸子曰心一也人安有二心自人而言則曰

惟危自道而言則曰惟微罔念作狂克念作聖非危乎無聲無臭無形無體非微乎羅氏曰人字道字雖少别而心止是一箇心日用不知則道心而人矣日用而知則人心而道矣蠡測曰史稱玄德玄之義微矣慈湖謂簫韶九成何以能使鳳凰來儀擊石拊石何以能使百獸率舞淮南亦謂夫能理三苗朝羽民從裸國納肅慎未發號令而移風易俗者其惟心行者乎夫知玄之義而後知舜雖然人能返照何德不玄所

謂舜人我人爾　後世論學有本心本天之判然觀虞廷則止言心矣明道謂即心便是天更不可外求邵子亦謂自然之外別無天自然者即吾心不學不慮之良也故天與心不可判判天與心而二之者非惟一之旨矣先後諸儒皆明大舜惟心之旨夫惟心所以爲惟一也與

大禹

禹姒姓名文命字高密帝顓頊之後父鯀治水無功被殛禹降在匹庶四岳咸舉之舜進之堯

禹祗承於帝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益曰吁戒哉罔遊于逸罔淫于樂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禹曰於帝念哉舜命繼鯀治水禹思拯天下之溺且傷父績不成循江泝河盡濟暨淮勞身焦思七年聞樂不聽過門不入過十室之邑則下以求秉德之士三十未娶行至塗山娶塗山之女僅歷辛壬癸甲復行治水十月生子啓呱呱而泣禹弗顧也禹濟江黃龍負舟舟中人怖駭禹乃啞然而笑曰我受命於天竭力以勞萬民生寄也死歸也爾何爲者視龍如蝘蜓顏色不變謂舟人曰此天所以爲我用也須臾龍俛首曳尾而去禹隨山刊木平治水土九州攸同則壤成賦聲教四訖舜曰來禹洚水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賢克勤於邦克儉於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癸酉五十載舜崩禪位禹禹讓位商

均萬民不附追就禹所禹踐位南到蒼梧見罪人下車問而泣之左右曰罪人不順道君王何爲痛之禹曰堯舜之人皆以堯舜之心爲心寡人爲君百姓各自以其心爲心是以痛之懸鍾鼓磬鐸鞀以待四方之士曰教寡人以道者擊鼓諭以義者擊鍾告以事者振鐸語以憂者擊磬有獄訟者搖鞀癸未八歲禹年百有六崩於會稽孔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

潛漁禹吾無間然矣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孟子曰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呂氏曰不矜不伐無我也無我則無對無對則無爭劉氏曰私於家者隔墻藩而分比隣私於已者隔形骸而分爾汝陋矣哉聖人宅心廣大一視同仁有生之類莫不欲愛利之草木昆蟲欲咸遂其生日月山川陰陽雨露欲咸得其敘誠以覆載之間一氣所運皆同體也何必痒痾疾痛一膜之通而後爲同耶剪爪斷髮體無覺知

是與草木土石何異然不肯輕毀傷者體之所生也吹爲風呵爲霧唾爲濕呼爲響怒爲慘喜爲舒皆吾身之氣也人心無不仁一念之差縱欲適已故白起發一疑心坑虎士如蟣蝨王[illegible]發一快心戕蛾蝟如芻偏李斯發一饕心橫屍四海楊國忠發一疾心激禍百年其端甚微其流甚廣可不痛哉可不戒哉孟子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彼有而不知有也私心勝之也噫愛人利物如禹者至矣禹之心廣矣大矣孰測之

哉禹之心如虛空木石無所染涅無所動搖而所以異於虛空木石者惟愛人利物之心獨存耳大學之道貴乎能定能靜然慮心常存也大易之旨貴乎無思無慮然感心不滅也慮感之心愛人利物之端也禹之所造殆謂是與楊氏曰帝王之道誠無甚高難行之事不過克艱一語而已而遂可致庶政之咸乂遂可致黎民之速化其道甚易其功甚大又甚敏然則後世何憚而不爲學士大夫往往多歸過於人主而不

知過在於士大夫之不學也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心自善人心自明人心自神學士大夫既不自知已之心故亦不知人主之心舜禹之心即是心已是心四海之所同萬古之所同克艱云者不放逸之謂也不放逸則不昏不昏則本善本明本神之心無所不通無所不治無所不化此道至易至簡蠡測曰孔子贊堯曰無能名贊舜曰無爲贊禹曰吾無間然無間然者與我無間異也孟子稱堯舜曰與人

同稱禹曰無事欲得堯舜禹之宗者於孔孟賛頌之言而求之庶乎其可以悟入也已

臯陶

臯陶一名庭堅字憒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謂之八愷而庭堅則其一焉臯陶佐舜爲士師明五刑以弼五教刑期於無刑民協於中臯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允廸厥德謨明弼諧慎厥身脩思永惇叙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無

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楊氏曰萬幾此心念慮之微也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天叙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於上下敬哉有土禹曰乃言底可績臯陶曰予未有知思曰賛賛襄哉楊氏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長也其五典皆人心之所固有固有者天也聖人所爲無甚髙大爲五典曰天倫五禮曰天秩命有德曰天命討有罪曰天討功曰亮天功民曰視天民招損受益以爲天道任官惟賢以代天工其動靜罔不純於天故無爲而治者天心之無思無爲也又曰臯陶言謹厥身脩又曰無教逸欲又曰兢兢業業又曰同寅協恭何數聖人者無他奇謀偉論而諄諄惟以戒慎恐懼爲首語也於乎堯之所以爲堯舜之所以爲舜禹之所以爲禹臯陶益之所以

爲臯陶益豈非以此心而已乎戒謹恐懼此心之存可知矣惟得此心者方知此心之出入惟識此心者方知此心之存不存不識此心者安知之也不知者胡不於戒謹恐懼時而默察其所以然乎蠡測曰陸氏言唐虞之際道在臯陶商周之際道在箕子孟子亦曰若禹臯陶則見而知之凡所云茲即堯所云時故謂之道在未有知乃所以爲真知故謂之見知臯陶真得其宗矣

成湯

湯子姓名履一名天乙契之後也湯居亳爲夏方伯得專征伐夏桀三十有六歲葛伯不祀使人問之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衆往爲之耕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爲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爲匹夫匹婦復仇也是時伊尹耕於有莘以幣聘之桀殺直臣關龍逢群臣莫敢言湯使人哭之桀怒囚湯於夏臺已而得釋湯出見野張網四面而祝之曰

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網湯曰嘻盡之矣乃去其三面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者乃入吾網諸侯聞之曰湯澤及禽獸况於人乎歸之者四十餘國夏桀無道殘虐日甚遂伐桀放於南巢湯惟有慚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陸氏曰湯到這裏却生一疑此湯之過也）仲虺乃作誥曰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乂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已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

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王懋昭大德建中於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嗚呼愼厥終惟其始殖有禮覆昏暴欽崇天道永保天命是時三千諸侯大會湯取天子之璽置之於座再拜從諸侯之位曰天下非一家之有也唯有道者理之惟有道者宜處之湯三讓諸侯皆推湯湯又求卞隨務光者而讓之二人皆逸然後即位作誥誕告四方曰

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天道福善禍淫降災於夏以彰厥罪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請命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服天命弗僭賁若草木兆民允殖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兹朕未知獲戾於上下慄慄危懼若將隕於深淵凡我造邦各守爾典以承天休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嗚呼尚克時忱乃亦有終十

有九祀大旱歷二十有四祀大旱殷史卜曰當
以人禱湯曰吾所爲禱雨者民也若必以人禱
吾請自當遂剪髮斷爪身嬰白茅以爲犧牲禱
於桑林之社祝曰政不節與使民疾與宮室營
與女謁盛與苞苴行與讒夫興與何以不雨至
斯極也於是大雨方數千里歲則大熟天下謳
洽遂作桑林之樂名曰大濩以立天之道先陰
後陽立地之道先柔後剛作歸藏之易以坤爲
首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三十祀

湯崩年百歲詩人歌之曰帝命不違至於湯齊
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格遲遲上帝是祗帝命
式於九圍劉氏曰學有三上焉汲汲然其次悠
悠然其次懵懵然夫懵懵者非不向學也心未
達也誘而達之矣去川决安知懵懵不爲汲汲
也耶故悠悠者最爲害道既已知之玩習爲常
始焉色受聽疎終焉意銷氣壞因循苟且一暴
十寒雖皓首沒世猶夫人也吾觀古聖賢之心
異運同轍然而進脩之邈未有如湯者曰新又

新夫豈有瞬息悠悠意度哉湯因其所履者於
盤言起居食息又以自警故曰以復制心夫人
心一也今曰有制之者是復有一心也盖心之
念有邪有正有妄有誠合而觀之皆一心也猶
手有舞蹈覽一形也猶聲有笑哭是一音也心
過則邪制邪爲正心過則妄制妄爲誠過心不
二制心亦無無意無我寂然常樂此湯所以成
其日新之德者也夫豈有瞬息悠悠意度哉噫
湯生於衰世獨能上追堯禹下啓文武傳道於

萬世者其用心如此蠡測曰天之一字自臯陶
發之實莫爲而爲之意至湯乃有上帝降衷之
言人遂執以爲性與天降若有所與受然若夫
性果可以與受之物哉程子之言曰詩書中凡
有箇主宰底意思者皆言帝有一箇包涵徧覆
底意思則言天有一箇公共無私底意思則言
王上下千百歲中若合符契夫所謂意思者誰
之意思耶亦可悟矣故欲知性天之說以遡湯
之旨者必了了於程子之言

伊尹

伊尹名摯力牧之後生於空桑後居伊水故氏曰伊尹者正也爲湯阿衡俊之正天下也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湯三使聘伊尹伊尹幡然

而起五就桀而桀不忌五就湯而湯不疑知桀之終不悛也然後相湯而放伐之天下不驚湯問尹曰壽可爲耶尹曰王欲之則可爲弗欲則不可爲也湯崩相太甲作伊訓曰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於家邦終於四海嗚呼先王肇脩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爲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於有萬邦嗚呼嗣王祇厥身念哉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祇肅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旁求俊彥啓迪後人無越厥命以自覆愼乃儉德惟懷永圖若虞機張往省括於度則釋欽厥止率乃祖攸行惟朕以懌萬世有辭王未克變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予

弗狎於弗順營於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放之於桐宮乃自當國以朝諸侯太甲居桐三年自怨自艾處仁遷義伊尹乃以冕服奉太甲復歸於亳陳戒於太甲曰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監於萬方啓迪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於一德非商求於下民惟民歸於一德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

在德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臣爲上爲德爲下爲民其難其愼惟和惟一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克綏先王之祿永底烝民之生太甲崩子沃丁立八祀伊尹乃卒年百有餘歲大霧三日公孫丑問曰賢者之爲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簒也陸氏曰尚書一部只是説德

而知德者實難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以此見當時只有尹湯二人可當一德蔡氏曰所謂一者道體之純全聖功之極致也精粹無雜者一也終始無間者一也該括萬善者一也一者通古今達上下萬化之原萬事之幹語其理則無二語其運則無息語其體則并包而無所遺也咸有一德之書前乎伏羲堯舜禹湯後乎文武周公孔子同一揆也楊氏曰伊尹耕於有莘之野以樂堯舜之道夫堯舜之道豈有物可玩而樂之乎即耕於有莘之野是已此農夫田父之所日用者而伊尹之樂有在乎是若伊尹所謂知之者也陳氏曰伊尹樂堯舜之道淵源甚遠學識甚精今復取舜禹授受之微言以告太甲其使是君爲堯舜之君之心也蠡測曰孟子言伊尹聖之任者也而至於叙道統之傳則直以見知歸之然則任皆所遇而言非真有歉於時之謂也故程子謂聖人無優劣孟子亦曰其趨一也曰仁也亦可見矣覺之一字尹發之而一

德之訓正其覺處一德者覺即是一一即是德也夫伊尹當湯桀之間五去而五就之於嗣君相之而放之而又歸之古今語行事之非常而至不一者莫如伊尹然而伊尹履之如等閒而天下信之若心目此寧有異術哉惟其一而已矣一者何覺而已矣孟子所謂伊尹之志者亦此覺而已矣是以古之人隱居求之而行義達之今不求覺而欲談伊周之事業者吾不知之矣

傅說

傅說者殷之傅巖人也武丁恭默思道夢帝賚以良弼以夢所見示群臣百吏皆非也於是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於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見於武丁武丁曰是也與之語果聖人爰立作相置諸其左右命之朝夕納誨曰啓乃心沃朕心說對揚休命作說命曰慮善以動動惟厥時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於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

世匪說攸聞惟學遜志務時敏厥脩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惟斆學半念始終典于學德脩罔覺監於先王成憲其永無愆蠡測曰學之一字說發之從伊尹覺字而來故漢白虎通云學者覺也有善喪善矜能喪能者明無善之善無能之能也允懷于茲造次顛沛必於是也道積厥躬道從身得非外身而有也惟斆學半斆於爲學之道半之半須自得罔覺之學不從人得也古訓精一執中之言成憲堯舜之心法也罔覺即皐陶之未有知允懷于茲即念茲在茲以是見聖聖相傳一脉而已惟是恭默之主當與難名無爲並稱而謨訓不著獨此恭默思道與啓心沃心之言亦足想見其微矣詩人歌之曰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夫詩言赫赫濯濯非顯正其所以爲恭默也書言恭默非寂正其所以爲聲靈也詩書之旨密矣

泰伯

泰伯周古公之子古公三子長泰伯次仲雍一

名虞仲少季歷泰伯與弟仲雍亡如荊蠻文身斷髮荊蠻人君事之因號爲句吳稱吳泰伯孔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陸氏曰記言后稷其辭恭其欲儉只是說末論語言伯夷叔齊求仁得仁泰伯三以天下讓殷有三仁都從血脉上說來夫知血脉之說者而後知皮膚之非所以論人也已蠡測曰泰伯之逃似去人倫仲雍斷髮幾絕人類攟其踪跡皆非名教中人而孔子至德之稱逸

民之號共無貶辭以故天下後世不敢有異議不然而無此斷案人欲知之而不罪之亦難矣故陸子謂皮膚非所以論人而歸本血脉乃深有味乎其言之嗟乎血脉果可以易知者哉

舊說太王有翦商之志欲傳季歷以及昌而泰伯仲雍逃去以成父志夫當人國於二世之前此操懿之心術而可以語太王哉太王有此必無以爲八百年肇基之祖此理之可必者也詩曰實始翦商言其勢非言其志也彼泰伯之逃

意不可測不宜強爲猜度三以天下讓者泰伯之德即可以朝諸侯而有天下而去之不居是其讓也故于舊說俱無采焉

聖學宗傳卷之二

東越 周汝登編測 王繼晃
陶望齡校正 王繼樸 叅閱

文王

文王名昌季歷之子嗣爲西伯周公追王曰文王焉西伯之爲世子朝於季歷日三鷄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西伯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暮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西

伯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宰曰末有原應曰諾然後退西伯之治岐也發政施仁必先窮民之無告者伯夷呂望聞西伯善養老來歸以就其養呂望巳年八十餘釣於渭水西伯出獵載之以歸尊之爲太公行於野見枯骨命瘞之吏曰此無主矣西伯曰吾即其主以棺衾而葬之天下聞之曰西伯澤及枯骨况於人乎紂醢九侯脯鄂侯西伯聞之竊歎崇侯虎知之

以告紂紂乃囚西伯於羑里韓愈爲羑里之操曰嗚呼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韓子琴操道文王意中事閎夭之徒患之乃求
有莘氏美女他奇怪物因殷嬖臣費仲而獻之
紂紂大悅乃釋西伯西伯歸而獻洛西之地方
千里請除炮烙之刑紂許之更賜得專征伐虞
芮之人有獄不能決乃如周入界見耕者皆讓
畔民俗皆讓長慙相謂曰吾所爭周人所耻何
往爲遂還俱讓其田而不取漢南諸侯歸者四
十國三分天下奄有其二以服事殷終身不貳

二十祀西伯薨年九十七詩人歌之曰維天之
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維此文
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穆穆文王於
緝熙敬止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於岸帝
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
識不知順帝之則不顯亦臨無射亦保不聞亦
式不諫亦入文王在上於昭於天文王陟降在
帝左右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
孚初文王在羑里因伏羲所畫之卦演彖詞焉

是爲周易孔子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
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又
曰易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
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夫易何爲
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冐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
也又曰易之爲書也不可遠爲道也屢遷變動
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
要唯變所適陸子曰其爲道也屢遷不遷處變
動不居居處周流六虛實處上下無常常處剛

柔相易不易處不可爲典要要處惟變所適不
變處程子曰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
原顯微無間楊氏曰易者已也非有他也以易
爲易不以易爲已不可也以易爲天地之變化
不以易爲已之變化不可也天地我之天地變
化我之變化非他物也包羲氏欲形容易是已
不可得畫而爲一於戲是可以形容吾體之似
矣又謂是雖足以形容吾已而吾體之中又有
變化之殊焉又無以形容之畫而爲⚋⚊者吾

之一也一一者吾之一一也可畫而不可言也可以
默識而不可知知也一者吾之全也一一者吾之
分也全即分也分即全也夫所以爲我者毋曰
血氣形貌而已也吾性澄然清明而非物吾性
洞然無際而非量天者吾性中之象地者吾性
中之形故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皆我之所爲
也混融無内外貫通無異殊觀一畫其旨昭昭
矣厥後又繫之辭曰乾健也言乎千變萬化
不可紀極往古來今無所終窮而吾體之剛健

未始有改也言乎可指之象則所謂天者是也
天即易也地者天中之有形者也故夫乾彖之
言舉萬物之流行變化皆在其中而六十四卦
之義盡備於乾之一卦矣自清濁分人物生男
女形萬物之在天下未嘗不兩曰天與地曰晝
與夜曰夫與婦曰君與臣曰尊與卑曰大與小
曰貴與賤曰剛與柔曰動與靜曰善與惡曰進
與退曰實與虛博觀縱觀何者非兩一一者所以
象此者也又繫之辭曰坤坤順也明乎地與妻

與臣與柔之類也然非有二也乃乾者一畫之
坤坤者兩畫之乾也乾坤之彖辭有大哉至哉
之辨以明君臣上下之分而無二元也坤爻又
曰直方大又曰以大終也又以明大與至之無
二旨乾與坤之無二道也乾何以三一也天此
物也人此物也地此物也無二一也無二已也
皆我之爲也坤何以二一也天有陰陽日月明
晦也地有剛柔高下流止也人有君臣夫婦貴
賤善惡也三天下固有如此者也聖人繫之辭

曰震明乎如此者陽爲主自下而動且起也此
我之變態也二天下固有如此者也聖人繫之
辭曰巽明乎如此者陰爲主陰入於下柔隨之
類也此又我之變態也三天下又有如此者也
聖人繫之辭曰坎陽陷乎兩陰之中內陽而外
陰水之類也此我之坎也三天下又有如此者
也聖人繫之辭曰離言陰柔不能以自立麗乎
兩剛又外陽而中虛爲火之類也此我之離也
天下又有三者陽剛止截乎其上故繫之辭曰

艮艮止也明乎我之止也天下又有三者陰柔發散乎其外故繫之辭曰兑兑說也明乎我之說也舉天地萬物萬化萬理皆一而已矣舉天地萬物萬化萬理皆乾而已矣坤者乾之兩非乾之外復有坤也震巽坎離艮兑又乾之交錯散殊非乾之外復有此六物也皆吾之變化也元亨利貞吾之四德也指吾之始名之曰元元言吾之通名之曰亨亨言吾之利名之曰利言吾之正名之曰貞指吾之剛爲九指吾之柔爲六指

吾之清濁爲天地指吾之震巽爲雷風指吾之坎離爲水火指吾之巽兑爲山澤又指吾之變而化之錯而通之者爲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以吾之照臨爲日月以吾之變通爲四時以吾之散殊於清濁之兩間者爲萬物以吾之視爲目以吾之聽爲耳以吾之噬爲口以吾之握爲手行爲足以吾之思慮爲心言吾之變化云爲深不可測謂之曰神言吾心之本曰性言性之妙不可致詰不可以人爲加焉曰命得此謂

之德由此謂之道其覺謂之仁其宜謂之義其履謂之禮其明謂之智其昏謂之愚其不實謂之僞其得謂之吉其失謂之凶其補過謂之無咎其欣然謂之喜其慘然謂之憂悔其非謂之悔嗇而小謂之吝其不偏不過謂之中其非邪謂之正其盡焉謂之聖其未盡焉謂之賢言乎其變謂之易言乎其無所不通謂之道言乎無二謂之一謂之已謂之已者亦非離乎六尺而復有妙已也一也善學易者求諸已不求諸書

古聖作易凡以開吾心之明而已此心似動而不移也似變而未嘗改也不改不移謂之寂然不動可也謂之無思無慮可也謂之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可也此天下之至動也此天下之至賾也象也者像此者也爻也者傚此者也非賾自賾動自動也一物而殊名也一人而姓名字行之不同也此非沉虛隕寂者之所能識也亦非憧憧往來者之所能知也然而至易也至簡也或者自以爲難近取諸身殊不遠也身猶遠

耳近取諸心即此心而已矣不遠復此心復也頻復頻放而頻返也亦危矣然已復則如常矣無咎也得此則吉失此則凶循吾本心以往則能飛能潛能疑能惕能用天下之九亦能用天下之六能盡通天下之故君子終日乾乾而非意也頻復獨復而非反也利於不息之貞而非升也震來虩虩非懼也其亡其亡非慮也何天之衢亨非過也括囊無咎無譽非閉也三日不食非窮也揚於王庭非得志也介於石非止也

出門同人非往也吾終日用之而鬼神莫我識也聖智莫我測也雖我亦有所不自知而況於他人乎又曰天地間何物非易何事非易何義非易諸儒唯知有說有義之謂易不知無說無義之謂易說猶無可言義猶無可說而況於無說而彊鑿其說無義而彊起其義乎深悟無說無義之爲易則庶幾乎入何思何慮之妙明大易一貫之旨矣劉氏曰易有平白坦易之塗躬行允蹈便造聖人聖處而學者忽之且言易如

虞翻陸希聲深矣皆托異夢寄古人以開其說豈易果難言必有神授而後至耶不必爾也惟遵平白坦易之塗足矣易固多術或尚其辭或尚其變或尚其象或尚其占皆用也盡其本則用自應何謂本復是已文中子言九師興而易道微九師之前未有爲易之說者豈易道本於踐履非區區言說所能至耶是知復之一義爲平白坦易之塗聖人善誘之上梯學者用心之急務也雖然學易當自復始而復非易也愚夫

昧易才士口易賢人玩易聖人忘易玩而不忘易之病也忘似昧聖似愚過易者知之矣　乾之彖曰元亨利貞楊氏曰六十四卦皆元也皆亨也皆利也皆貞也今夫人一話言何從而始乎一念慮何從而始乎非元乎日用應酬變動不窮非大亨乎咸有利焉非利乎已則利乎物又有正焉正則行邪則否正則利邪則害自一人之身一日之中元亨利貞咸具焉而況于他乎蠡測曰乾有六龍皆其自然之變化而或者

擬議於潛見惕躍飛亢之間是爲務其末君子
間其是龍非龍而已龍德無虧則時潛而潛時
見而見以至於時惕時躍時飛時亢而惕躍飛
亢所謂時乘以御天豈容一毫意必措置于其
間哉彼潛見惕躍飛亢之不當其時者以其非
龍故耳故根本只在龍德龍德如何自強不息
而已自強不息非有所加吾本是龍適如其體
知至至之知終終之有多術乎哉又曰易之道
明說屢遷不可爲典要故此六爻之用謂一人

占一爻可謂終身其六爻可謂一日之間一事
之頃一念之微而其六爻亦可潛中有見亢中
有惕躍中有龍飛中有潛以至展轉變化莫測
其端蓋不可以言盡亦不可以盡通者也嗟乎安
得忘言絕慮之士而與之論六龍之用哉　坤
之六二周公曰直方大不習無不利楊氏曰直
心而往即易之道意起則支而入於邪矣直心
而行雖遇萬變未嘗轉易是之謂方凡物圓則
轉方則不轉方者特明不轉之義非於直之外

又有方也夫道一而已矣言之不同初無二致
是道甚大故曰大是道非學習之所能故曰不
習無不利習者勉強而有者矣俟乎習蠡測曰
文言謂直方大不習無不利則不疑其所行是
知有所疑者便不直不方不大假習而反不利
故學求無疑而已矣前所云知至知終是所以
爲無疑也　蒙之彖孔子曰蒙以養正聖功也
楊氏曰不習不知之謂蒙以不習不知養之是
謂作聖之功正者夫人之所知初不高遠初不

幽深事親而已事長而已忠信與物而已視聽
言動而已王氏曰蒙者穉也山下出泉蒙解之
者曰靜而清也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赤子無
智巧無伎能無筭計純一無僞清靜本然所謂
蒙童也得其所養復其清靜之體不以人爲害
之是爲聖功大人通達萬變是鑿竅於混沌反
以害之也吾人學不足以入聖只是不能蒙知
識反爲良知之害才能反爲良能之害計筭反
爲經綸之害若能去其所以害之者復還本來

清靜之體所謂溥博淵泉以時而出聖功自成大人之學在是矣　履之九二周公曰履道坦坦幽人貞吉孔子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楊氏曰人行乎世道甚坦坦無疑無阻而人自亂者因物有遷作好作惡自昏自亂胞中擾擾矣豈能幽哉幽人貞吉幽人之心無以異於擾擾者之心心自無體自清明自寂然不動視聽言動心思皆其變化彼昏者自不明自擾擾自爲繆亂爾幽人不昏故中不自亂不自亂由己非

外取其道也其曰貞者正也正者道之異名又是以明非小人無忌憚之中庸也　豫之六五周公曰貞疾恒不死象曰六五貞疾乘剛也恒不死中未亡也楊氏曰未能無我其中未能盡亡故爲正道之疾恒不死言其意終不死象曰乘剛者九四爲剛六五乘之剛者堅物人執義之堅如之然此乃妄意強立己私此心中虛實無有我其妄立我乃外意爾非虛中之所有故象特發乘剛之象以明其在外恒不死之象學

道孜孜學不動心而其中隱然未能脫然而虛者往往而是故聖人於此致其誨　復孔子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楊氏曰三才之間何物非天地之心何事非天地之心何理非天地之心明者無俟乎言不明而欲啓之必從其易明之所而啓之萬物芸芸萬物循循難於辯明陽窮上剝盡矣而忽反下而復生其來無階其本無根然則天地之心豈不昭然可見乎

天地之心即道即易之道即人即人之心即天地即萬物即萬事即萬理言之不盡究之不窮視聽言動仁義禮智變化云爲何始何終一思既往再思復生思自何而來思歸於何處莫究其所莫知其自非天地之心乎非道心乎萬物萬事萬理一乎三乎此尚不可以一名而可以二名乎通乎此則變化萬殊皆此妙也喜怒哀樂天地之雷霆風雨霜雪也應酬交錯四時之錯行日月之代明也何往而非天地之心也羅

氏曰雷潛地中即陽復身内幾希隱約閩難以
情意取必又豈容以知識伺窺故商旅行者欲
有所得者也后省方者欲有所見者也不行不
省則情忘識泯情忘識泯則人静天完而復自
純矣若謂有端可求有象可覩是商旅紛行而
后省旁午也復何自而能休且敦哉　无妄之
六三周公曰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
人之災楊氏曰六三无妄之爻非爲邪者以未
能不作意不能不立於我故謂之災人性本善

本神本明志在於善反罹其災志在於得反有
所失心在於静得静則失動矣心在於一得一
則失二失三四失十百千萬矣心在於萬得萬
又失一心在於同則得同得同則失異矣心在
於異則得異得異則失同矣心在於實則得實
得實則失虚心在於虚則得虚得虚則失實心
在於中則得中得中則失四方心在於四方則
得四方得四方則失中心在於知則得其知得
其知則失其不知心在於不知則得其不知得

其不知則失其知大抵有得則有失無得則無
失無得則得無得得無得則又失有得矣有得
非粗無得非精愈深愈窮無深無窮惟自覺者
四闢六通變化無窮是爲大中莫究厥始無窮
厥終無得尚不足以言之而况於有得乎故取
或繫之牛爲象行人之得邑人之災　无妄之
九五周公曰无妄之疾勿藥有喜象曰无妄之
藥不可試也楊氏曰五爲中中爲道九五得道
者也然有疾焉意或微動而過差此疾既小不

藥自愈如加藥焉其病滋甚故象曰不可試也
此文唯已得道者知之未得道者不知此何等
義理也有病而勿藥有過而不改殆不可解也
此蒙以養正作聖之功也加藥則不蒙矣則有
知矣有知則不一貫矣賊妄矣大休无妄起意
於善是謂无妄之疾若又治此疾則於意上生
意疾中加疾此疾此妙非大非小惟道心大明
者始知此未至於大明者終疑　咸彖曰柔上
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觀其所感而

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楊氏曰既以感應相[illegible]
而說矣而曰止者何非止與說離而爲二止與
說合而爲一也如水鑑之萬象水常止而萬象
自動也如天地之相感而未嘗不寂然也大哉
止說之道乎　咸之九四周公曰貞吉悔亡憧
憧往來朋從爾思孔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
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程子
曰貞吉悔亡言感之不可以心也聖人感天下
之心如寒暑雨暘無不通無不應者亦貞而已

矣貞者虛中無我之謂也楊氏曰初拇二腓三
股五脢上輔頰舌九四居中正當心象爻辭亦
言心之所爲而不明曰心者何也心非氣血非
形體惟有虛明而亦執以爲己私若一物然故
聖人去心之名庶乎己私之釋而虛之神著矣
王氏曰山澤通氣以山之虛配以澤之潤唯虛
故通實則不通矣故曰簽于山川君子觀山澤
通氣之象虛其中以受人虛者道之源也目惟
虛故能受天下之色耳唯虛故能受天下之聲
心唯虛故能受天下之善目存青黃則明眩于
不能辨色耳存清濁則聰聵而不能別聲心存
典要則心窒而不能通變君子之學致虛所以
立本也咸者無心之感虛中無我之謂貞貞則
吉而悔亡无心之感所謂何思何慮也何思何
慮非無思無慮也直心以動出于自然終日思
慮而未嘗有所思慮故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
致而百慮世之學者執于塗而[illegible]其歸溺于
慮而不知其致則爲憧憧之感而非自然之道

矣又曰儒者諱言虛寂夫子於[illegible]感[illegible]應之理
詳言之何也盖天下之感皆生於寂而其應也
皆本於虛虛以適變寂以神感何思何慮所以
一天下之動堯之中舜之微文之穆孔之默顏
之愚周之靜皆是物也世儒泥於典要思爲昧
夫所爲虛寂之體聖學所以不明造化或幾乎
息矣　恒彖曰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
見矣楊氏曰觀其所恒所恒即所感知所恒即
所感則天地萬物之情[illegible]然矣苟以爲所感自

有所感之情所恒自有所恒之情則不惟不知恒亦不知感今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此其不恒者皆形也其風之自其雨之自不可知也不可知者未始不恒也其音聲則不恒其動作則不恒其聲音之自動作之自不可知也不可知者未始不恒也知其自未始不恒則知其發其變化亦未始不恒無所不通無所不恒曰恒曰咸皆其虛名曰易曰道亦其虛名天地萬物之情如此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情如此

又曰象言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雷風天下之至動疑不可以言恒而恒卦有此象此人情之所甚疑而君子以爲未始或動也此非訓詁之所解非心思之所及也孔子曰哀樂相生即風雷之至也而繼之曰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夫哀樂不可見不可聞其謂之未始或動其孰曰不可未始或動是不易方也此之謂立此之謂君子此之謂雷風此之謂不可以動靜論王子曰君子體夫雷風爲恒之象則雖酬酢萬變妙用无方而其所立必有卓然而不可易之體也

晉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王氏曰日初出地進而上行爲晉之象日出地則明入地則晦日之明本無加損也蔽與不蔽之間耳君子視明出地上之象悟性體之本明故自昭其明德君子之學欺曰自欺慊曰自慊復曰自復得曰自得明曰自明昭曰自昭知曰自知皆非有待於外

損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

欲楊氏曰山下有澤其山日損人有忿欲其德日損學者好讀書而不懲忿窒欲猶不讀也喜窮究義理而不懲忿窒欲不成義理也雖巳得道而不懲忿窒欲是謂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也陸氏曰但懲忿窒欲未是學問事便懲窒得全無後也未是學學者須是明理須是知學然後說得懲窒知學後懲窒與常人懲窒不同常人懲窒只是就事就末

益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楊氏曰凡

念即遷當如風雷之疾有過則改當如風雷之
疾如此則獲益人誰無好善之心往往多自謂
已不能爲而止人誰無改過之心往往多自以
難改而止凡此二患皆緣於意意本於我道心
無體何者爲我清明在躬中虚無物何者爲我
雖有神用變化云爲其實無體知我之本無體
則聲色甘芳之美毀譽榮辱之變死生之大變
如太虚中之雲氣亦如水鑑中之萬象如四時
之變化其本體無所加損何善之難遷何過之

難改舜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
之能禦者以舜之胸中洞然一無所有故無所
阻滯也　升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
小以高大楊氏曰子曰據於德德得也實得於
道也非言語之所及非思慮之所通故中庸曰
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夫道一而已矣豈有道
德之異哉人心有皆之間故聖賢立言辨析其
所以異自古昔以來崇道者紛紛而得道者千
無一萬無一學者以思慮之所到爲道以言語

之所及爲道則安能無所不通變化無窮哉據
之爲言非若有若無恍惚之間也實有而實可
據也惟其未嘗思而思也未嘗爲而爲也蒙以
養正養此也順是而養之自漸至於高大不可
揠苗也揠苗者是無妄之疾而施藥也愈益其
疾矣惟蒙可以養之蒙者文王之不識不知也
孔子之無知也善養德者莫善於此道雖洞明
貫有故習故習難於頓釋也順而養之意態不
作則本德自明自神自無不善自高大矣本無

高因人之卑陋而名其不卑陋者之爲高本無
大因人之小狹而名其不小狹者之爲大曰順
曰積皆設爲之辭自得自信者自知之彼未有
德者往往徇名失義徇名失實是謂章句儒
艮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彖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
時其道光明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
與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
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程子曰艮其

背乃止也背無欲無思也故可止艮其止止其
所也各止其所父子止於恩君臣止於義之謂
艮其背止其所不見也陸子曰艮其背不獲其
身無我行其庭不見其人無物楊氏曰舍止者
行善行者止知止而不行者實不知止知行而
不知止者實不知行知行止之非二而未能一
一皆當其時猶未爲光明如四時之錯行如日
月之代明而後爲光明而後爲得易之道人精
神盡在乎面不在乎背盡在乎前不在乎後凡

此皆動乎意逐乎物失吾本有寂然不動之性
故聖人教之曰艮其背使其面之所向耳目鼻
口手足之所爲一如其背則得其道矣雖則應
用交錯擾擾萬緒未始不寂然矣視聽言動心
思曲折如天地之變化矣惟此爲艮惟此爲止
其所苟艮其面雖止猶動知其動而強止之終
不止也惟艮其背則面如背前如後動如靜寂
然無我不獲其身雖行其庭與人交際實不見
其人矣止得其所者无所也无止也非有所而

欲无之也非本不止而強止之也本無止本無
所令曰止其所者止乎无所也无所則无止无
止之止真止矣矣是之謂止其所耳使有我則
有所矣王氏曰兩雷兩風兩火兩水兩澤皆有
徃來之義唯兩山並峙不相徃來故止也心之
官則思不出位之思謂之正思如水鑒之應物
而常止也如日月之貞明變化云爲萬物畢照
而未嘗動也思心之用著于無思卽爲泥空著
于有思卽爲逐物无思而无不通于聖之絶學

也先儒謂不出位如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
行乎貧賤之類專以應迹言未明思之本旨也
然不出位之思卽不願乎外之意心與迹亦非
判爲兩事艮止也艮其背止其所也是以無用
爲用也李氏曰震艮二卦聖人道問學之大事
也凡爲學者學問日博則聞見日廣聞見日廣
則道理日積道理日積則實借日深日積日深
日蔽日錮雖有豪傑不能自解脫矣此正所謂
利欲深坑殺人陷阱雖聖人與居亦未如之何

者曾不知學貴知止止必有所故艮以背爲所
而止以不獲身不見人爲背無所止而自止者
此至善之止也此於止知其所止之止也有終
髮未淨非背止之止矣故自趾以上分爲五爻
皆止也而非其背非真止矣艮趾者步亦步之
學也艮腓者欲其止而恨其不能止之學也此
其可望者也艮限者艮於動地而強欲其不動
告子強制其心之學也終不可與有言者也艮
其身飭躬者也艮其輔謹言者也皆艮也而非

其所難以言艮矣不艮不足以言學故以敦艮
終焉然則言天下之真學問者非止與止則定
定則靜靜則安可以照鑒可以扣擊可以平均
可以經世而出世雖然苟非鼓之以雷霆至於
喪身失命億喪貝億无喪有事未易以蕩滌而
遽止也　蠡測曰文王彖辭乃微言密旨宜備
述於篇而人已熟習之矣周公爻辭亦因彖而
發故弁附見間摘其有所發明者使得以觸類
其全焉雖然謂之發明猶屬意言易非意想語
言之所能及在善悟者以神會之不然[illegible]
矣

武王

武王名發文王仲子文王有疾武王不脫衣冠
而養文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武王
即位太公望爲師周公旦爲輔召公畢公之徒
左右王師修文王緒業九年東觀兵孟津諸侯
不期而會者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武王不聽
乃還師居二年武王使人候殷反報岐周曰殷

其亂矣武王曰其亂焉至對曰讒慝勝良矣又
復往反報曰其亂加矣武王曰焉至對曰賢者
出走矣又往反報曰其亂甚矣武王曰焉至對
曰百姓不敢誹謗矣武王曰嘻乃告太公太公
對曰讒慝勝良命曰戮賢者出走命曰崩百姓
不敢誹怨命曰刑勝其亂至矣不可以加矣十
有三年復大會於孟津王曰惟天地萬物父母
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
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天視

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二月王陳師於商郊與紂戰於牧野紂師敗武王皇皇若天下之未定問曰入殷若何周公曰臣聞之各安其宅各田其田無故無私惟仁之親武王曰善哉曠乎若天下之已定遂入殷商容與殷民觀周師之入見武王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商容曰然聖人爲海內討惡見惡不怒見善不喜顏色相副是以知之武王問膠鬲殷之所以亡膠鬲對曰王欲知之則請以日中爲期武

王與周公旦明日早要期則弗得也武王怪之周公曰吾已知之矣此君子也以其主之惡告王不忍爲也若夫期而不當言而不信此殷之所以亡也已以此告王矣武王克殷乃反商政政由舊封比干墓釋箕子囚式商容閭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財歸傾宮之女大賚於四海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武王踐祚三日召士大夫而問焉曰惡有藏之約行之博萬世可以爲子孫恒者乎諸大夫對曰未得聞也然後召師尚父而問焉曰黃帝顓頊之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見與師尚父曰在丹書其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強則枉弗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藏之約行之博可以爲子孫之恒者此言之謂也王聞書之言惕若恐懼爲戒書於席之四端及几鑑之類各爲銘焉席前左端之銘曰安樂必敬前右端之銘曰無

行可悔後左端之銘曰一反一側亦不可以忘後右端之銘曰所監不遠視邇所代几之銘曰皇皇惟敬口生㖃口戕口鑑之銘曰見爾前慮爾後盥盤之銘曰與其溺於人也寧溺於淵溺於淵猶可游也溺於人不可救也楹之銘曰毋曰胡殘其禍將然毋曰胡害其禍將大毋曰胡傷其禍將長杖之銘曰惡乎危於忿懥惡乎失道於嗜慾惡乎相忘於富貴帶之銘曰火滅脩容愼戒必恭恭則壽履屨之銘曰愼之勞勞則

冨觴豆之銘曰食自杖食自杖戒之憍憍則逃
户之銘曰夫名難得而易失無懃弗志而曰我
知之乎無懃弗及而曰我杖之乎擾阻以泥之
若風將至必先摇摇雖有聖人不能爲謀也牖
之銘曰隨天之時必地之財敬祀皇天敬以先
時劍之銘曰帶之以爲服動必行德行德則興
背德必崩弓之銘曰屈伸之儀廢興之行無忘
自過矛之銘曰造矛造矛少間弗忍終身之羞
予一人所聞以戒後世子孫十有九年王崩年

九十三蠡測曰藏約二字自精一而來後孔門
約禮孟子守約又憲章乎此者也故知約則知
宗矣武王應天順人以斯成治而尤申問于踐
祚之初者固其無已之衷亦闡發以示萬世之
指歸守之無斁故曰爲子孫恒敬義者義即是
敬非有二也主一之謂敬怠與欲乃其二三者
耳諸銘詞皆明此旨亦不可以忘一語是又其
銘詞中之奥窔者哉

箕子

箕子名胥餘紂之諸父一云庶兄食采於箕故
曰箕子紂始爲象箸箕子嘆曰彼爲象箸必爲
王栝爲栝則必思遠方珍怪之物而御之矣輿
馬宮室之漸自此始不可振也紂爲淫泆作炮
烙之刑箕子諫不聽乃解衣披髮佯狂而爲奴
遂隱而鼓琴以自悲故傳之曰箕子操武王旣
克商訪于箕子箕子曰惟天陰隲下民相協厥居我
不知其彝倫攸叙箕子乃言曰天錫禹洪範九
疇彝倫攸叙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

曰金五曰土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
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
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三
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
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四五紀一曰歲二
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五皇極皇建
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
於汝極錫汝保極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
比德惟皇作極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

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七稽疑乃命卜筮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叙庶草蕃廡一極備凶一極無凶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咎徵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暘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風若九五福六極

於是武王乃封箕子於朝鮮而不臣也其後箕子朝周過故殷墟感宮室盡為禾黍箕子傷之欲哭不可欲泣不可乃作麥秀之詩以歌之其詩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兮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所謂狡童者蓋指紂也殷民聞之皆為流涕云朱子曰皇極一章乃九疇之本陸子曰皇大也極中也是極之大充塞宇宙天地以此而位萬物以此而育古先聖王皇建其極故能參天地贊化育當此之時凡厥庶民皆能[illegible]

比居可封叶氣嘉生薰為太平嚮用五福此之謂也皇建其有極即是斂此五福以錫庶民捨極而言福是虛言也是妄言也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衷即極也凡民知愛其親知敬其兄者則惟皇上帝所降之衷天子所錫之福也若能保有是心即為保極宜得其壽宜得其福宜得康寧是謂攸好德是謂考終命身或不壽此心實壽家或不富此心實富縱有患難心實康寧殺身成仁亦為考終命實論五福但當論人一

心此心若正無不是福此心若邪無不是禍也孫氏曰老子曰大道甚夷而民好徑王之道王之路所謂甚夷者也蔡氏曰皇極章蓋詩之體所以使人吟咏而得其情性者也夫歌咏以協其音反覆以致其意恍然而悟悠然而得會極歸極有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蠡測曰皇極即太極之謂錫極者愚夫愚婦可以與能也洪範與易皆備言天下之事物以明宇宙間無一事一物不在吾心之中亦無一事一物足為吾心

之礙二書之旨一而已矣稽疑必龜從筮從者重無心也使汝與卿士庶民皆從以無心是卽龜卽筮固不必以龜爲龜以筮爲筮也惟辟雖言君道要亦指普天君所謂先立乎其大者則作福非作好作威非作惡玉食非口腹不然而從其小體卽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凶害不免矣庶徵之應卽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之旨亦猶別教中所謂一念心疑被地來礙一念心愛被水來溺一念心嗔被火來燒一念心喜被風

來飄皆同此意耳福極之來雖聖人不能違猶易之吉凶聖與人同不是聖人有福而無極有吉而無凶也特其所以處之不同夫惟其處之不同則福固是福極亦是福吉固是吉凶亦是吉陸氏所謂論人一心者是也洪範之旨無疑而易之旨亦不能外矣

周公

周公名旦武王弟也自文王在時旦爲子孝仁異於群子能傳其父之道曰文王我師也及武王卽位輔翼武王用事居多佐武王伐紂克殷二年天下未集武王有疾不豫群臣懼周公乃設三壇北面立戴璧秉圭告於太王王季文王史策祝曰惟爾元孫王發勤勞阻疾以旦待王發之身旦巧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王發不如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無墜天之降葆命我先王亦永有所依歸今我其卽命於元龜於是乃卜三龜卜人皆曰吉發書視之信吉公喜入賀曰王其無害乃納册於金縢匱中王翼日

乃瘳後武王崩成王幼公相王踐阼而治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公使管叔蔡叔監殷二叔疑公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公避居東都東人歌之曰公遜碩膚赤舄几几公遜碩膚德音不瑕後成王感風雷之變發金縢之匱乃迎公反國管蔡武庚率淮夷而反公乃奉王命興師誅管叔殺武庚放蔡叔收殷餘民公作無逸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

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作多方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作易之爻辭凡三百八十四爻爻繫之詞焉荀子曰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屬天下以枝代主而非越也以弟誅兄而非暴也君臣易位而非不順也夫是之謂大儒之效范氏曰神龍或潛或飛能大能小其變化不測然得而蓄之若犬羊然有欲故也唯其可以蓄之是以亦得醢而食之凡有欲

之類莫不可制焉惟聖人無欲故天地萬物不能易也富貴貧賤死生相代乎前吾豈有二其心乎哉周公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而赤舄几几德音不瑕其以此夫或問程子曰周公勳業人不可爲也已曰不然聖人之所爲人所當爲也盡其所當爲則吾之勳業亦周公之勳業也凡人之弗能爲者聖人弗爲蠡測曰世稱周公制作勳猷周官法度皆其跡也公之秘密在易爻詞與夫歌詠文王諸詩夫公爻詞言言

如鏡花水月不可執捉而後人欲以訓詁明之若豬豕之牙載鬼一車等皆欲強爲之解其可通乎孔子曰所樂而玩者爻之詞也謂之樂而玩其不可以言解意度明矣以無味味之以不解解之涵濡既久一旦豁然是樂而玩之之旨也詩歌不識不知於乎不顯等皆宣明道奧吐露無餘孔子刪詩學易與世傳心神交夢寐全在于此若謂欲行其道於事業之間豈不遠哉爻辭宜備錄而世方專習故歷不所采附文王

編中然終不可不備取而玩之也

衛武公

衛武公名和作抑之詩以自儆曰抑抑威儀惟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庶人之愚亦職維疾哲人之愚亦維斯戾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夙興夜寐洒掃庭內維民之章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不遐有愆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覯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於乎小子未知臧否

手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借曰未[illegible]
知亦既抱子民之靡盈誰夙知而暮成公年九
十五猶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苟
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於朝夕以
交戒我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倚
几有誦訓之諫居寢有褻御之箴臨事有瞽史
之道宴居有師工之誦史不失書矇不失誦以
訓御之衛人美之曰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
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

兮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寬兮綽兮倚重較兮善
戲謔兮不為虐兮其沒也謂之睿聖武公嚴氏
曰抑詩自儆之言修身治國平天下之道與大
學中庸相表裏蠡測曰庶人之愚日用不知也
哲人之愚賢知之過仁知之見也德行本於覺
知德者也輿寐洒掃以為民章不外尋常而證
至道也不愧屋漏是處皆心也神之格思吾心
郎神也未知臧否未能擇善也手攜示事面命
耳提明白指示不外耳目手足語默動靜之間

也借曰未知亦既抱子抱子之知郎知也誰夙
知而暮成郎知郎了無等待也靡盈不增也切
磋琢磨無可添補有可臧也寬綽戲謔張弛不
礙也伊傅而後惟武公得其宗矣

文王篇 友音又 虩音隙 拇音母足大指 腓音肥足肚 脢音梅背肉居心上

武公篇 [illegible]音[illegible]

聖學宗傳卷之三

東越 周汝登編測 王繼晃
陶望齡訂正 王繼炳 叅閱

孔子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

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無方而易無體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王子曰蓋有不知而作我無是者正以明德性之良知非由於見聞耳若專求之見聞之末則已落在第二義矣故曰知之次也夫以見聞之知為次則所謂知之上者果何所指乎是可以窺聖門致知用力之地矣陳子安問朱子曰知止至能得其間有工夫否曰無工夫纔知止自然相因而見只知止便是工夫蠡測曰聖人之言言菽粟無一不切緊則當無一不體認然亦未可儱侗已也覩日月于容光測天樞于比極更有至要之處不得其要則論法皆虛已上諸語皆示人知處是真宗要脉故揭示之雖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

樂之者陸子曰論語中多有無頭柄的說話如知及之仁不能守之之類不知所及所守者何事如學而時習之不知時習者何事非學有本領未易讀也苟學有本領則知之所及者及此也仁之所守者守此也時習之習此也說者說此樂者樂此如高屋之上建瓴水矣學苟知本六經皆我註脚蠡測曰所謂好與樂即知之真切融洽處非有加於知也陸子之言啓人密究深思前所謂知者知此而已此是何物本領二

字不可意見抹過　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蠡測曰夫子自少至老其務學如此豈以天縱而無俟於學特其學非俗學之學耳兩云爾有無限深旨透此即知其所以爲學之微　有能一日用

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蠡測曰前務學諸語皆積累功夫此直截數言又絕無等待故程子謂夫子未嘗言難亦未嘗言易此事非易非難必真知斯能契其旨今學者執積累而病直截之無功執直截而病積累之有待彼此相非盲人

妄度夫子之微宗絕矣　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　子入太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入太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　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　魯公與孔子言而善子曰公之言善就國之節也公曰是非吾之言也吾一聞於師也子吁焉其色曰嘻君行道矣公曰道耶子曰道也哀公曰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哀知憂知勞知懼知危恐

不足以行五儀之教孔子對曰如君之言已知之矣蠡測曰前三條是丘是禮是知三是字皆當下承當如霹靂火不容眨眼後魯公一條見大戴記與前是禮也一旨慈湖亟嘆以爲惜乎不載之論語使萬世人人知之庶乎其有覺而不知論語固自有之也哀公一條見家語與前是知也一旨蓋能知未知即此是知此知之外更何求知夫子明白吐露種種如此而奈何領略承當之不易也惜乎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

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子曰未知焉得仁克伐怨慾不行焉可以爲仁矣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

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蠡測曰學者先須識仁而仁固不易識即此數條可以例其餘矣夫仁者未嘗不忠未嘗不清未嘗縱情未嘗無才而以忠爲仁以清爲仁以制情爲仁以有才爲仁則何啻千里今之學者大率知爲忠而已爲清而已爲制情而已矣爲才用而已矣烏知所謂仁即有謂求當理無私以爲仁者而不知所求之皆私也謂欲撥去病根以爲仁者而不知撥去之皆病也謂才識兩合以爲仁者而不知兩合之非誠也愈馳愈遠莫覺其非嗟乎學者不先撑守不先明善而謂得孔氏之宗者吾不信已

莫我知也夫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子

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詩云緡蠻黃鳥止於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哀樂相生是故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此之謂三無人者天地之心也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

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行無非教也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於此哉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是興神物以前民用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是故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

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乾爲馬坤爲牛震爲龍巽爲雞坎爲豕離爲雉艮爲狗兌爲羊乾爲首坤爲腹震爲足巽爲股坎爲耳離爲目艮爲手兌爲口乾爲天爲圜爲君爲父爲玉爲金爲寒爲冰爲大赤爲良馬爲老馬爲瘠馬爲駁馬爲木果坤爲地爲母爲布爲釜爲吝嗇爲均爲子母牛爲大輿爲文爲衆爲柄其於地

也爲黑震爲雷爲玄黃爲旉爲大塗爲長子爲決躁爲蒼筤竹爲萑葦其於馬也爲善鳴爲馵足爲作足爲的顙其於稼也爲反生其究爲健爲蕃鮮巽爲木爲風爲長女爲繩直爲工爲白爲長爲高爲進退爲不果爲臭其於人也爲寡髮爲廣顙爲多白眼爲近利市三倍其究爲躁卦坎爲水爲溝瀆爲隱伏爲矯輮爲弓輪其於人也爲加憂爲心病爲耳痛爲血卦爲赤其於馬也爲美脊爲亟心爲下首爲薄蹄爲曳其於

輿也爲多眚爲通爲月爲盜其於木也爲堅多心離爲火爲日爲電爲中女爲甲冑爲戈兵其於人也爲大腹爲乾卦爲鱉爲蟹爲蠃爲蚌爲龜其於木也爲科上槁艮爲山爲徑路爲小石爲門闕爲果蓏爲閽寺爲指爲狗爲鼠爲黔喙之屬其於木也爲堅多節兌爲澤爲少女爲巫爲口舌爲毀折爲附決其於地也爲剛鹵爲妾爲羊蠡測曰已上皆夫子深辭密句闡要明宗最爲尅的合而觀之無不同旨乃卦象之辭或

疑與經不合者未通其微耳蓋此深明㫖腐神
奇渾無二致八卦之用充蒲宇内太極之妙普
現目前故有所謂道在瓦礫在屎溺在揚眉瞬
目者略似乎此　古之學者爲己君子求諸己
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
己欲達而達人修己以安百姓己所不欲勿施
於人蠡測曰夫子只道一箇己字此學脉也故
其平時自言每每不離吾字我字如道曰吾道
憂曰吾憂仁曰我欲師曰我師能曰我無能知

曰吾無知止曰吾止進曰吾往好曰從吾好富
貴曰於我如浮雲當時惟顔子傳我約我曾子
吾省吾身漆雕開吾斯未信直透斯旨他鮮有
及者後來孟子屢言自己求之明道專言莫不
在己蓋其宗也今有悟是者乎非不言身言己
而欲真信己之外更無一物修己之外更無一
事徹底無疑良亦不易夫學雖造到至聖地位
不過悟得自己聖賢惓惓之訓爲是而已　是
亦爲政奚其爲爲政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

未達不敢嘗顔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
曰有慟乎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
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
行之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父爲子隱
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以直報怨以德報德與
師言之道與曰然固相師之道也以吾從大夫
之後不敢不告也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
食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
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故人原壤其母死夫

子助之木椁壤登木而歌夫子爲弗聞也者而
過之從者曰子未可以已乎夫子曰丘聞之親
者毋失其爲親也故者毋失其爲故也蠡測曰
已上聖人之神用不可以致思者也所謂聖之
時所謂無轍迹所謂毋意必固我於此窺其端
　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斷一樹殺一禽不以
其時非孝也孔子之畜狗死使子路埋之曰吾
聞之也敝帷不棄爲埋馬也敝蓋不去爲埋狗
也丘也貧無蓋於其封也亦予之席毋使其首

瑫馬蠡測曰夫子好生愛物如此而後世殺生殄物者背夫子之訓多矣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季路問死子曰未知生焉知死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斃於下陰爲野土其氣發揚於上爲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蠡測曰儒者謂聖人不言生死只此數語足矣更何用屢屢也生死不明而謂能通眼前耳目聞見之事者無

有是理生死不了而謂能忘眼前利害得失之衡者亦無有是理故於死生之說而諱言之者其亦不思而已矣程氏曰未知生焉知死人言夫子不告子路不知已明白說了也王氏曰道無生死聞道則能通晝夜一死生虛靜光明超然而逝無生死可說故曰夕死可矣猶云未嘗生未嘗死也劉氏曰昔夫子讀易三絕韋編於是原始要終知生死之說其於乾坤之蘊幽明之故鬼神之情狀如目辨蒼素手數奇耦也學

者謂吾儒所急修己治人而已三綱五常而已身外之事何足預窮哉是知聽夫子之言而不知求夫子之心也死生亦大矣聖人豈忽之哉畏生死者未達也達者不畏焉不畏者猶未能踐形也常流乎四勝之間何謂四勝或曰存亦樂亡亦樂是齊生死也或曰聚則有散則無是泯生死也或曰名立不朽沒而愈光是輕生死也或曰安時俟命力不可爲是任生死也齊泯輕任是四勝也簾窺壁聽髣髴未真姑立言廣

意以勝之終爲生死所囿故曰朝聞夕可是夫子雖不切切言之而常誨人以生死之大方也聞學之妙非口傳耳受目睹心承必有豁然開怡然順者故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浮聰蔽聰雜見移見弗省是焉口勤誦心勤記目勤覘耳勤剽映螢雪錐股髀童耋兀兀方寸不暫開焉闇性何由發哉予欲無言其言雷震未之或知其知川決引學者於中立不倚之地可矣噫莫大於生死莫小於違順莫

重於生死莫輕於夢寐違順之來怵然驚怖夢
寐之間紛然錯亂莫知所主況死生之變耶學
者未須論此但當晝驗之違順夜察之夢寐若
湛然如一無少動搖則生死去來直猶旦夜苟
爲未然可不孜孜汲汲如拯溺捕亡以冀有聞
耶　孔子之先宋人也周靈王庚戌十一月庚
子生孔子於魯昌平鄉陬邑父叔梁紇母顏氏
禱於尼丘山而生因名丘字仲尼少貧且賤二
十二歲始教於闕里顏路之徒受學焉郯子朝

於魯道黃帝以來名官孔子往見而學之適衛
學鼓琴於師襄子適周問禮於老聃出謂弟子
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遊獸吾知其能
走走者可以爲罔遊者可以爲綸飛者可以爲
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
見老子其猶龍耶反於魯道彌尊弟子益進昭
公二十五年魯亂適齊景公欲封以尼谿之田
晏嬰不可遂反魯定公元年孔子年四十三而
季氏強僭陽虎作亂專政故孔子不仕而退修

詩書禮樂弟子彌衆九年公山不狃以費畔召
孔子欲往卒不行定公以孔子爲中都宰一年
四方則之遂爲司空又爲大司寇設法而不用
無奸民十年相定公會齊侯於夾谷齊人歸魯
侵地十二年使仲由爲季氏宰墮三都收其甲
兵十四年攝行相事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
魯國大治齊人歸女樂以沮之季桓子受之郊
又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行作猗蘭之操遂適
衛居一月適陳過匡匡人以爲陽虎而拘之旣

解返乎衛主蘧伯玉家見南子去衛過曹適宋
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
樹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微服過
宋去適鄭與弟子相失獨立郭東門鄭人或謂
子貢曰東門有人纍纍若喪家之狗子貢以告
孔子欣然歎曰然哉然哉遂至陳主司城貞子
家居陳三歲孔子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
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去陳適衛靈公老
怠不能用孔子行將西見趙簡子至河而

反息乎鄹鄉作鄹操遂反乎衛又主於蘧伯玉家靈公問陳不對而行復如陳季桓子卒遺言謂康子必召孔子其臣止之遂如蔡及葉遷於蔡三歲楚昭王使人聘孔子將往拜禮陳蔡大夫謀曰孔子用於楚則陳蔡大夫危矣乃相與發徒役圍孔子於野不得行絕糧七日從者病莫能興孔子講頌絃歌不衰乃召子路而問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爲於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耶人之不我信也意者

吾未知耶人之不我行也孔子曰有是乎由譬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齊使知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子路出子貢入見孔子曰賜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爲於此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蓋少貶焉孔子曰賜良農能稼而不能爲穡良工能巧而不能爲順君子能修其道而不能爲容今爾不修爾道而求爲容賜而志不遠矣子貢出顏回入見孔子曰回詩云匪兕匪虎率彼

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爲於此顏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爲爾宰楚昭王興師迎孔子然後得免昭王將以書社地封孔子令尹子西不可乃止於是孔子自楚又反衛時靈公已卒衛君輒欲得孔子爲政而康子召孔子孔子歸魯孔子去魯凡十四歲而返年六十八矣然魯終不能用孔子亦不求仕乃叙書傳禮記刪詩正樂弟

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晚而喜易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讀之韋編三絕爲之彖象文言繫辭焉復因魯史記作春秋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至西狩獲麟遂絕筆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七十三歲蚤作曳杖而歌於門曰泰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頹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

於夫子殆將病也趨而入孔子曰夏后氏殯於
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
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
丘殷人也予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夫明王不典
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寢疾七日而沒
乃周敬王四十一年壬戌即魯哀公十六年夏
四月己丑日也弟子皆心喪三年喪畢乃去獨
子貢築室於墓復三年而去蠡測曰孔子自少
至老周流不息故曰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或

問朱子曰孔子當衰周時可以有爲否曰聖人
無不可爲之事曰固是聖人無不可爲之事有
不可爲之時否曰便是聖人無不可爲之時程
子曰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
今之世舍我其誰此是有所受命之語若孔子
謂匡人其如予何喪乃我喪未喪乃我未喪我
自做著天裏謝氏曰孔子於天之將喪斯文下
便言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則是文之興喪在
孔子與天爲一矣孟子舍我其誰聽天所命蠡

測曰吾觀子思贊仲尼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
不覆幬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以如言
之猶謂未至也故復推物之並育不害道之並
行不悖皆仲尼之德爲之敦化而川流是故天
地之覆載乃仲尼之覆載四時之錯行乃仲尼
之錯行日月之代明乃仲尼之代明不可以如
言之而已也無仲尼則無天地無仲尼之大則
無天地之大故曰此天地之所以爲大蓋言仲
尼也以天地與仲尼對待言之不知仲尼者矣

雖然箇箇人心即仲尼以仲尼與我分別言之
又不知我者矣仲尼即天地也我即仲尼也一
也學者須於此自信

顏子

顏回字子淵魯人少孔子三十八歲甫成童即
從游於孔子之門時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
樂於魯及門受業者甚衆自有顏子而門人日
益親從孔子去魯適衛適陳過匡子畏於匡顏
淵後子曰吾以女爲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

死既解反衛過曹適宋及鄭至陳如蔡復與厄得免楚子將以書社地封孔子令尹子西不可且以顏子輔相才止之反魯潛心仲尼安貧自樂孔子嘗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對曰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供饘粥郭內之圃十畝足以爲絲麻鼓宮商之音足以自娛習所聞於夫子足以自樂回何仕焉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也子路入子曰由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路對曰知者使人知已仁者使人愛已

子曰可謂士矣子貢入子曰賜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貢對曰知者知人仁者愛人子曰可謂士君子矣顏淵入子曰回知者若何仁者若何顏淵對曰知者自知仁者自愛子曰可謂明君子矣年二十九而髮白三十二早死子哭之慟曰天喪予天喪予蠡測曰讀論語見顏淵所問於夫子者二一仁一爲邦爲邦之道已盡於天下歸仁一語而後來告之不過酌用前代稍去其害治者示以無爲之意而已故回在聖門止

有仁之一問請事之餘再無言說其後自述歸功亦止喟然一歎卓爾之後絕不驚疑蓋深契眞宗勇猛直截自然如此乃夫子之稱回則何其不一而足曰如愚曰不惰曰屢空曰不違仁曰不改其樂曰未見其止曰不遷怒不貳過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曰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夫如愚即默識也不惰即不厭也屢空即空空也不違仁即不踰矩也不改其樂即樂在其中也未見其止即弗

能已矣也不遷不貳即忘食忘憂也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即無不知而作也擇善而弗失即志學而立而不惑也故謂之言無不說同一竅也謂之惟我與爾有是共一機也以心印心如空合空眞千古之神遇宜乎其稱嘆之屢屢也哉程子曰顏子屢空空中受道楊氏曰三月不違仁則有時而違也然而其復不遠則其空也屢矣空也者不以一物置其胸中也子貢貨殖未能無物也呂氏曰屢空無我者也貨

蓋非出於己之所自得也陸氏曰顏子當初仰
高鑽堅瞻前忽後博文約禮遍求力索既竭其
才方如有所立卓爾至問仁之時夫子語之猶
下克己二字曰克己復禮爲仁又發露其旨曰
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既又復告之曰爲
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吾嘗謂此三節乃三鞭也
又曰學有本末顏子問夫子三轉語其綱既明
然後請問其目夫子對以非禮勿視勿聽勿言
勿動顏子於此洞然無疑故曰回雖不敏請事

斯語矣本末之序蓋如此今世論學者本末先
後一時顛倒錯亂曾不知詳細處未可遽責於
人如非禮勿視聽言動顏子已知道夫子乃語
之以此今先以此責人正是躐等視聽言動勿
非禮不可於這上面看顏子須看請事斯語直
是承當得過又曰顏子問仁之後夫子許多事
業皆分付顏子了故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
我與爾有是顏子沒夫子哭之曰天喪予蓋夫
子事業自是無傳矣曾子雖能傳其脈然參也

魯豈能望顏子之素蓋卒曾子傳之子思子思
傳之孟子夫子之道至孟子而一光然夫子所
分付顏子事業亦竟不復傳也王子曰如有所
立卓爾夫謂之如則非有也謂之有則非無也
是故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故夫顏氏之子爲庶
幾也王氏曰顏子沒而聖人之學亡此是險語
畢竟曾子孟子所傳是何學此須心悟非言詮
所能究也畧舉其似曾子孟子尚有門可入有
途可循有繩約可守顏子則是由乎不啓之扃

達乎無轍之徑固乎無縢之緘曾子孟子猶爲
有一之可守顏子則已忘矣喟然一歎蓋悟後
語無高堅可着無前後可據欲罷而不能欲從
而末由非天下之至神何足以語此又曰昔顏
子之好學惟在於不遷怒不貳過惟此心常定
故能不遷此心常一故能不二是從混沌中直
下承當范氏曰不遷怒者性不移於怒也朱子
曰不遷怒如鏡懸水止不貳過如冰消凍釋又
曰重處不在怒與過上只在不遷不貳上今不

必問過之大小怒之淺深只不遷不貳是甚力量便見工夫佛家所謂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間顏子勇乎程子曰孰勇於顏子觀其言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孰勇於顏子如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之類抑可謂大勇矣

子貢

端木賜字子貢衛人孔子弟子少孔子三十一歲齊景公問子貢曰子何師對曰魯仲尼曰仲尼賢乎曰聖人也豈直賢哉景公曰其聖何如

子貢曰不知也景公作色曰始言聖人今言不知何也子貢曰賜終身戴天不知天之高也終身踐地不知地之厚也子貢嘗宰信陽相魯衛而終於齊陸子曰子貢在夫子之門其才最高夫子所以屬望磨礲之者甚至如予一以貫之獨以語子貢與曾子二人夫子既沒三年門人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蓋夫子所以磨礲子貢者極其力故子貢獨留三年報夫子深恩也當時若磨礲得子貢就則其材豈

曾子之比顏子既亡而曾得之蓋子貢反爲聰明所累卒不能知德也又曰夫子問子貢曰汝與回也孰愈子貢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此又是白著了夫子氣力故夫子復語之曰弗如也時有姓吳者在坐遽曰爲是尚嫌少在因語坐間曰此說與天下士人語未必能通曉而吳君[illegible]歟如此雖諸君有志然於此不能及也又曰子貢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此是子貢後來有所見處然謂

之不可得而聞非實見也如曰予欲無言卽是言了蠡測曰後儒稱子貢頗悟亞顏子然而費夫子之心力甚矣觀其以賜也何如質夫子而示之以器明欲進之於道使知所謂不器者而又問何器窠臼難舍爾之瑚璉蓋將以深愧之也以無諂無驕質夫子而進之樂與好禮貴在當下身體切磋琢磨猶屬語言許之知來亦不過僅與之耳以汝與回也孰愈啓之而乃以數較知以知因問曾不思非如之知從何聞而得

此知渾全可言多寡耶啓之莫知所言何爲莫知啓之無言而曰不言何述以性道與文章爲二以夫子爲如天之不可階而升爲多識爲方人蓋其去顏子之學尚遠故夫子惓惓接引於其博施濟衆而約之近取於其一言終身而示以如心直至最後而示之一貫蓋當在晚年而後有得也語云子貢晚年進德其謂是與

子路

仲由字子路一字季路魯之卞人也少孔子九

歲子路好勇力志伉直初見孔子冠雄雞佩猳豚拔劍而舞之曰古之君子固以劍自衛乎孔子曰古之君子忠以爲質仁以爲衛不出環堵之室而知千里之外有不善則以忠化之侵暴則以仁固之何待劍乎子路曰由乃今聞此言請攝齊以受教遂儒服委質因門人請爲弟子孔子曰以子之所能而加之以學問豈可及乎子路曰南山有竹不揉自直斬而用之達於犀革以此言之何學之有孔子曰括而羽之鏃而礪之其入之不亦深乎子路鼓瑟有北鄙之聲孔子聞而責之子路懼而自悔靜思不食以至骨立孔子曰過而能改其進矣乎小邾射以句繹奔魯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路之一言魯有溺者子路拯之其人拜之以牛子路不受孔子曰魯人必不拯溺矣子路曰由也聞諸夫子曰人者天地之心也天地以生物爲心也非圖報也孔子曰由是也前言戲之也子路從孔子阨於陳蔡後又隨之

匡匡人以甲士圍之子路怒奮戟將與之戰孔子止之命之歌子路彈琴而歌孔子和之曲三終匡人曰始以爲陽虎也遂解而去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爲養死無以爲禮也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懽斯之謂孝斂首足形還葬而無椁稱其財斯之謂禮子路見孔子曰負重涉遠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也事二親之時嘗食藜藿之食爲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

茵而坐列鼎而食願欲食藜藿爲親負米不可復得也孔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思者也哀公十五年子路仕衛遇孔悝之亂以戈擊子路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蠡測曰朱子謂直心是道儒禪無二子路在孔門何其直也觀其欲從三軍欲從浮海執轡問津息難與共可謂心服推尊之至矣然而於南子之見則不悅佛肸之往則不悅謂迂謂何必皆信心直告必不苟隨人轉是以夫子惓

惓注念或稱之或責之或哂之無非曲寓裁成至於呼名而教至再至三人知一貫之傳爲徵密而不知誨女知之之爲傳心密旨與一貫無二也夫子嘗言未見好仁未見剛者人而無信不知其可而於子路則好仁好剛好信等[illegible]除之而言學學者覺也夫子嘗言據德修德[illegible]於子路則言知德匪知匪覺雖仁知道德皆非而況其他以此語子路皆非淺淺者且問政問君子子路問與人同而至於問神問死則諸子

之所未及先儒亦謂爲切問是故孔門白頰曾而下吾將以子路爲稱首焉陸子曰子路有聞一聞之後何用更聞朱子曰孟子極尊敬子路又曰夫子乘桴之歎獨許子路之能從而子路聞之果以爲喜且看此等處聖賢氣象是如何世間許多紛紛擾擾如百千蚊蚋鼓發狂鬧何嘗入得他胸次耶若此等處放不下更說甚克己復禮直是無交涉也楊氏曰觀其死猶不忘結纓非其所養素定何能爾耶苟非其人則遑

遽急迫之際方寸亂矣

子夏

卜商字子夏衛人少孔子四十四歲受業於孔子及見曾子曾子曰何肥也子夏曰吾入見先王之義則榮之出見富貴又榮之兩者未知勝負故癯今先王之義勝故肥是以志之難也子夏問曰詩云豈弟君子民之父母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孔子曰必達於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子夏曰三王之德參於天地敢問何

如斯可謂參天地矣孔子曰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斯三者以勞天下此之謂三無私子夏讀詩已畢孔子問曰爾亦何大於詩也子夏對曰詩之於事也昭乎若日月燎乎如星辰之錯行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雖居蓬戶之中彈琴以咏先王之風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亦可發憤忘食矣夫子曰商始可以言詩已矣吾恐見其表未見其裏也哀公問曰必學然後可以安國保

民乎子夏曰不學而能安國保民者未之有也哀公曰然則五帝有師乎子夏曰臣聞黃帝學乎大墳顓頊學乎祿圖帝嚳學乎赤松子堯學乎務成子昭舜學乎尹壽禹學乎西王國湯學乎成子伯文王學乎錫疇子斯武王學乎太公周公學乎號叔仲尼學乎老聃此十一聖人未遭此師則功業不能著乎天下名號不能傳乎後世者也孔子沒子夏教授於西河子夏之學再傳而爲莊周子夏習於詩今毛詩敘其遺說也受易春秋於孔子公羊高穀梁赤皆從之學春秋又傳禮著在禮志蠡測曰子夏之學見於記中若五至三無之教得聞於夫子可謂至矣五至三無之說詳具夫子編中慈湖屢舉以証學要非淺士所得聞者子夏提學字甚多曰學以致道曰必謂之學曰博學篤志切問近思仁在其中曰日知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蓋其孜孜於學者如此門人小子一章本末之旨與子游兩相發明蓋知末而不知本則無頭

故朱子曰言偃謂本之則無雖若見詘於子夏然要爲知有本也則其所謂文學固宜有以異乎今世之文學矣是子游之言亦不可廢但分本末爲二則成兩截故子夏深歎其過孰先孰後者無先後之可言也本末二字取諸草木草木本末可言先後乎辟之則顯然明白矣故謂有末而無本者誣也言可誣而道不可誣也然此本末雖一悟之在人不悟則疑有疑無謂之庸人悟之則即始即卒便是聖人聖非別有道

元無二故也程子曰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爲兩段事洒掃應對與精義入神貫通只一理只看所以然如何其釋無先後之意明矣又曰自洒掃應對上便可到聖人事其釋有始有卒二句又明矣大抵本末之妙最不易言人於草木以根爲本以杪爲末者非也生意其本根與杪皆末也生意寄於根而根不足以盡生意猶人心寄於方寸而方寸不足以盡心也故凡目可見耳可聞口可言心可思者皆末也不離見

聞言思而不可見不可聞不可言不可思者本也洒掃應對進退末也精義入神亦末也能知洒掃應對精義入神者本也嗟乎茲難言哉默契而已賢賢易色章亦須善會若以盡倫即學則盡瘁之武侯非不致身泣竹之孟宗非不竭力分金之鮑子非不有信何以不與於聖傳若以盡倫外有學則何以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要惟明於本末之旨則於此自能了然不然其可以強通哉類覩子夏之言多足取以明宗者故次諸由賜之後

漆雕開 一作漆雕啓字子開

漆雕開字子若蔡人孔子弟子少孔子十一歲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程子曰古人見道分明故其言如此朱子曰斯之一字甚大有所指而言如事君忠事父孝皆是這箇全無些子疑處方是信陸子曰古人視道只如家常茶飯故漆雕開曰吾斯之未能信斯此也蠡測曰開在聖門別無問端他無表著而獨

此一語窺千聖之心宗開生人之道眼亦異矣哉蓋自堯舜以來凡曰中曰極曰性曰德等百千名號未嘗有外於斯曰執曰精曰欽曰止等無限工夫不能有加於信然斯固必信信即是斯夫子言造次顛沛必於是信在其中矣言篤信好學人而無信不知其可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不言所信何物而信外無斯矣是故信爲學之要領入門究竟盡之矣然信從何發有大疑然後有真信其必從疑始乎故不曰如之

倆如之倆者此夫子之所惜也已

曾點 點史記作蒧

曾點字子晳魯南武城人孔子弟子與子路冉有公西華同侍孔子孔子曰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由也爲之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爲之可使足民赤爾何如對曰宗廟之事如會同願爲小相焉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

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武子之喪也曾點倚其門而歌禮教不行點欲修之孔子善之孟子曰若曾晳者孔子之所謂狂矣朱子曰曾點以樂於今日者對諸子以期於異日者對三子只就事上見得此道理曾點是去自己心性上見得那本原頭道理譬之於水曾點之所用力者水之源也三子之所用力者水之流也

用力於派分之處則其功止於一派用力於源則放之四海亦猶是也或問朱子曰只怕曾點有莊老意思曰今人却怕做莊老不怕做管商可笑蠡測曰儒者言曾點便是堯舜氣象不知曾點只是曾點氣象三子是學堯舜氣象故三子見有心性有事功分別源流曾點只是就事行事三子有所用力曾點無用力處或曰如此則何以止於狂曰語有云一處解脫不能處處解脫如漆雕開所言信字終未曾徹底故止於

狂曰未曾徹底何從見之曰於下文三問觀之其中不穩甚矣眞信的人決無是問顏子不違曾子一唯再無言說若再有言便鶻突矣從前皆非

子張

顓孫師字子張陳人孔子弟子少孔子四十八歲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爲有焉能爲無進而問禮子曰治國而無禮譬猶瞽之無相倀倀乎何所之譬猶終夜有求於幽室之中非燭

何以見故無禮則手足無所措耳目無所加進退揖讓無所制故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矣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子張病召申祥而語之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幾乎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或曰齊衰不以弔曾子曰我弔也與哉蠡測曰後儒言子張務外而少誠

皆以意非之者也觀其稱執德必弘信道必篤然乎哉程子謂立則見其參於前所見者何事故參前倚衡之教夫子啓子張不淺矣其卒也自云庶幾而曾子往哭不徒以弔曾子其有所契而子張其有所得矣夫所謂然而未仁或者其早年之病朋友規輔之忠固未可以槩之也

曾子

曾參字子輿南武城人少孔子四十六歲孔子自蔡如葉至楚參時年十六父點即命往楚從游焉自楚至衛反魯事孔子凡十餘年參志存孝道孔子因之以作孝經嘗出薪於野客至其家母以手搤臂參即馳至問母曰臂何恙乎母曰今者客至搤臂以呼汝耳家貧食力敝衣躬耕日不舉火而歌聲若出金石嘗芸瓜誤斬其根曾晳怒援杖擊之曾子仆地有頃而蘇蹷然而起進曰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退鼓琴而歌欲父聽其歌而知其平也孔子聞之告門人曰小杖則受大杖則走今參委身待暴怒以陷

父於不義夫安得爲孝乎曾子曰參罪大矣遂造孔子謝過曾子養曾晳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子每讀喪禮泣下沾襟曰往而不可還者親也孝欲養而親不待是故椎牛而祭不如雞豚之待親存也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作大學曰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慊故君子必慎其獨

也又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孔子沒時年二十有七門人以有若似聖人欲以孔子事之曾子獨以爲不可乃止及親既沒乃適齊齊大夫禮贈之游楚楚極其尊顯然道終不行而歸於魯晚年子思公明儀樂正子春之徒皆從受業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告以君子所貴乎道者三籩豆之事則有司存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

知免夫小子樂正子春坐於床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子春曰止曾子聞之瞿然曰呼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曾子之妻以藜蒸不熟

而出既而終身不娶曾子著書十八篇十篇見大戴禮八篇亡蠡測曰曾子得夫三之宗在一唯之間有多言乎既得而以之示門人及天下後世味其三語足矣曰忠恕而已矣曰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曰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楊氏曰曾子見夫子之道只尋常忠恕之心便是故曰忠恕而已言不必外求只此已是夫子之道窮之則無窮究之則難盡曾子何所見而謂盡在於此此非曾子胸中洞徹豈敢爲斷然之論

人皆有此心皆聞曾子之言直信而不疑者千百無一二指金而告人曰此金也識者固信不識者固疑夜半爨火息滅饑者索食對燭而坐不知燭之爲火也則亦終饑而已矣忠恕之論燭牏也陸子曰誠意一段是總修齊治平之要故反覆言之如惡惡臭如好好色乃是性所好惡非出於勉強也王子曰人於尋常好惡或亦有不真切處惟是好好色惡惡臭則是皆發於真心大學就易見處指示人大學盡於誠意而

意之所以誠見在如此而已薛氏曰學養子章道破古今信心不及信道不篤疑網合數子之言而觀之可見三語最爲緊要於中未有學養子而後嫁一句指示不慮之良尤爲的切養子之道不可學亦不必學推之萬事萬化莫不皆然此心自能誠自能求以至自能忠自能恕自能好自能惡全不容一毫安排增益於其間故謂之而已矣者只是不安排不增益謂之必愼其獨者亦只是防安排防增益而已既無餘旨

亦無別法悟此則種種論說都無一言種種修爲都無一事孔子不惑不惑此顏子不違不違此曾子一唯默契此此所以爲相傳之宗也已劉氏曰學者之害疑情爲大彼窮搜愽覽惟恐不聞者疑情未除也朝諮夕叩請益不休者疑情未除也摶量揣摸求合乎似者疑情未除也曾子遊聖門最爲年少夫子一與之言道唯諾而已夫豈有毫髮疑情哉

子思

孔伋字子思伯魚之子也逮事夫子夫子閒居喟然而歎子思再拜請曰意子孫不修將忝祖乎羨堯舜之道恨不及乎夫子曰孺子安知吾志子思對曰伋聞夫子之教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伋每思之大恐而不懈也夫子欣然笑曰然乎吾無憂矣世不廢業其克昌乎子思問於夫子曰物有形類事有眞僞審之奚由子曰由乎心心之精神是謂聖祊孔子之道傳於曾子至是子思師事之年十六適宋困於宋作中

庸宋大夫樂朔與之言學焉朔曰尚書虞夏數四篇善也下此以訖於秦費效堯舜之言耳殊不如也子思答曰事變有極正自當耳假令周公堯舜更時易處其書同矣朔曰凡書之作欲以喻民也簡易爲上而乃故作難知之辭不亦繁乎子思曰道爲知者傳苟非其人道不貴矣去之齊已而自齊適衛在衛貧甚而自若縕袍無裏二旬九食田子方遺以狐白裘不受已而復反於魯教授其徒數百人[illegible]

子好大世莫能容子也盍亦隨時乎子思曰大
非所病所病不大也子思謂子上曰白乎吾嘗
深有思而莫之得也於學則寤焉吾嘗企有望
而莫之見也登高則覩焉是故雖有本性而加
之以學則無惑又曰有可以爲公侯之尊而富
貴人衆不與焉者非唯志乎成其志者非唯無
欲乎子思之母死於衛赴於子思子思哭於廟
門人至曰庶氏之母死何爲哭於孔子之廟乎
子思曰吾過矣吾過矣遂哭於他室栁若謂子

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子蓋慎
諸子思曰吾何慎哉吾聞之有其禮無其財君
子弗行也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
吾何慎哉子上雜所習請於子思子思曰先人
有訓焉學必由聖所以致其材也又何請年六
十二卒楊氏曰子思之學中庸是也程子曰中
庸始言一理中散爲萬事末復合爲一理放之
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矣子曰始言一理
指天命謂性末復合爲一理指上天之載中散

爲萬事如三重九經及祭祀鬼神許多事程子
曰不易之謂庸朱子曰惟其平常故不可易因
舉釋子偈曰世間萬事不如常又不驚人又久
長　問未發已發朱子曰人自有生即有知識
事物交來應接不暇其間初無頃刻停息舉世
皆然也然所謂未發之中寂然不動者豈以日
用流行者爲已發而指夫暫與休息不與事接
爲未發時耶試嘗求之泯然無覺之中似非虛
明應物之體而幾微之際一有覺焉則又便爲

已發而非寂然不動之謂於是退而驗之日用
之間凡感之而通觸之而覺蓋有渾然全體應
物而不窮者是謂天命流行生生不已之機雖
一日之間常起常滅而其寂然之本體則未嘗
不寂然也所謂未發如是而已夫豈別有一物
限於一時拘於一處而可以謂之中哉王氏曰
未發在已發之中而已發之中未嘗別有未發
者在已發在未發之中而未發之中未嘗別有
已發者存或問伊川謂不當於喜怒哀樂未發

之前求中延平却教學者看未發之前氣象孰是王子曰皆是也伊川恐人於未發前討箇中把中做一物看如所謂認氣定時做中故今只於涵養省察上用功延平恐人未便有下手處故令人時時刻刻求未發前氣象使之正目而視惟此傾耳而聽惟此即是戒慎不覩恐懼不聞的工夫皆古人不得已誘人之言也　或問中庸既曰中又曰誠何如朱子曰此詩所謂橫看成嶺側成峰也　楊氏曰道也者不可須臾

離也亦覺其未安當曰道也者未始須臾離也不當言不可　或問愚者不及知此中不肖者不及行此中費隱章又曰夫婦之愚不肖可以與知能行何也又賢合屬行知合屬明夫子却交互說者何故朱子曰如此則人皆曉得夫子何以曰我知之矣緣天下人皆不知此夫子所以有此歎　程子曰鳶飛魚躍言其上下察也此一段子思喫緊爲人處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活潑潑地會得時活潑潑地會不得

只是弄精神　問程子云說鳶上面更有天在說魚下面更有地在是如何朱子默然微誦曰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藏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行庶物露生無非教也　問言其上下察也朱子曰恰似禪家青青綠竹莫匪真如粲粲黃花無非般若之意又曰喫緊爲人處是要人就此瞥地　楊氏曰人心即道學者自以爲遠是終日懷玉而告人以貧終日飲食而自謂其饑渴也孔子深惜夫平易之

道人皆有之因其爲之是以遠之復戒之曰人不可以爲道深知大患在乎爲道而已執柯伐柯近矣睨而視之猶以爲遠者終於二物也爲道如伐柯終不近道　或問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其人有過既改之後或爲善不已或止而不進皆在其人非君子之所能預否朱子曰非然也能改即是善矣更何待別求善也　問至誠無息一段諸家多將做次第說朱子曰只一箇至誠已該了豈復更有許久節次　問尊德

性而道問學一段察乎二三只一事只是個尊德性　問孔子空空顏子屢空與中庸所謂無聲無臭之理又問無聲無臭與老子所謂玄之又玄莊子所謂冥冥默默之意如何分別朱子不答　問繫詞自天道言中庸自人事言似不同程子曰同繫詞雖始從天地陰陽鬼神言之然卒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中庸亦曰鬼神之為德至誠之不可掩如此夫豈不同

劉子曰子思之學見於中庸一篇發明後進其

心甚切章微析妙惟恐人不能了學者不能闡一而知舉隅而反泥於言語之偏中學幾於瘖矣且未有天地便有此中人孰不稟是以生哉方其一性不虧真誠自守混然而已知者參焉者賊然後中之名立焉外徇物內忘己然後中之本著焉情封欲閉篡其靈明久而習安認贅為嫡是中也豈遂銷滅破壞而不復存哉弗知有耳故以中為難知耶則昭昭乎日用之間以中為易知耶或沒齒終身而不自覩焉何哉以其近也近而弗察遠慕高奇或探妙於形聲之外或談微於意顯之表是猶駕艅艎而索舟策飛黃而問駿豈不惑哉自昔聖賢講論發明無非此事口傳心受初甚秘密發端指縱使人反求諸已焉世衰學弊子思懼斯文之遂絕也顯然論著之於書其言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中節謂之和夫喜怒哀樂人皆有之窮以未發之前則茫然自失孰主張是耶孰施為是耶子思抽關啓鑰發其秘奧使學者洞然開

曉如得其遺物自懷袖間豈不樂哉然喜怒哀樂與生俱生子思姑約此以明中非捨此而中可得也唐李翺自謂得子思中庸之學著復性三篇會理者稱其卓絕然差之毫釐異乎吾所聞矣其說曰人之所以惑其性者情也喜怒哀懼愛惡欲皆情之所為也情者妄也邪也妄情息滅本性清明又曰循理而動所以教人忘嗜欲歸性命之道也迹其推衍大約皆以滅情為言其言非不高妙然求子思中庸之學也中庸

之學未嘗滅情也夫情與生俱生果可滅耶情可滅性可滅矣今持一葉以示嬰兒與之則笑奪之則啼此喜怒哀樂之端也情之所發也與生俱生而欲滅之猶惡水之波而湮之其源益流惡木之花而戕之其根浸傷善養性者不汨於情亦不滅情不流於喜怒哀樂亦不去喜怒哀樂子思所謂中也即喜怒哀樂以爲中不可離喜怒哀樂以爲中亦不可如金石之有聲如飲食之有味非合非離中即契焉故喜怒哀樂

未發謂之中子思姑約此以明中非捨此而中可得也發而中節順理而和造次顛沛於庸言庸行之間動容周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際事事物物無非中者情何滅云蠡測曰心之精神是謂聖此子思聞之夫子者慈湖數舉以明宗而或以爲此非夫子之言曰以精神而不以中正故決其非夫舜曰惟精而曰不可知之謂神精神猶云[illegible]中正耶仁人心也亦不言中正或者之非[illegible]之學在中庸而中庸

之旨嘗識其微程子所謂密是也首言天命而曰不覩不聞曰未發末言天載而曰不見不言不動不賞不怒不顯曰無聲無臭斯不亦微矣乎凡此皆本諸夫子論語中所云無知無能無言無隱無意無我易所謂無方無體無思無爲皆斯旨耳無聲無臭至矣之至即中庸其至之至篇中及其至也與夫至道至德至誠至聖皆以形容微密之旨大學有曰至善曰知至皆一輙也致中和致知致字皆從至而來至與致一

而二二而一者也欲人知本體故言至欲人知工夫即本體故言致聖人之立言如此雖然工夫本體寧復有外於心之精神者哉微密之旨不須外求自知自信而已

孔子篇 莩音孚 崀音郎 萑音丸 [illegible]音恕 爲乾卦之乾音干 蓏音裸

子張篇 申祥子張之子也申姓顓字之訛音

聖學宗傳卷之四

東越　周汝登編測　王繼光
陶望齡訂正　王繼業　參閱

孟子

孟軻字子車一字子輿戰國時鄒人受業子思之門初請見子思子思見之甚悅其志命子上侍坐禮敬甚崇既退子上請曰白聞士無介不見女無媒不嫁孟孺子無介而見大人悅而敬之白也未諭敢問子思曰然吾昔從夫子於郯

遇程本於塗傾蓋而語終日而別命子路將束帛贈焉以其道同於君子也今孟軻言稱堯舜性樂仁義世所希有也事之猶可況加敬乎非爾所及也孟軻問子思曰堯舜文武之道可力而致乎子思曰彼人也我人也稱其言履其行夜思之晝行之滋滋焉汲汲焉如農之赴時商之趣利惡有不至者乎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而濶於事情當是之時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爲賢而孟子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由堯舜至於湯若禹皋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由湯至於文王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由文王至於孔子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蠡測曰

此所謂知與孔子同旨孔孟授受之微宗其在是乎　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我四十不動心心之官則思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仁人心也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人皆有不忍人之心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弗喪耳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是心足以王矣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我亦欲正人心生於其心害於其政楊氏曰孟子一書只是

要正人心乎[illegible]指[illegible]只說從心上來朱子曰非
是心放出去又一箇心去求如人睡着覺來睡
是他自睡覺是他自覺。人人有貴於己者弗
思耳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行有不得者皆反
求諸己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枉己者未
有能直人者也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
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己取之而已
矣守孰為大守身為大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
之修其身而天下平自取之也自暴者不可與

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為也有是四端而自
謂不能者自賊者也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
得之也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君子必自反
也親喪固所自盡也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
氣萬物皆備於我矣求在我者也凡有四端於
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陸子曰聖賢道一箇自
字煞好蓋孟子常言自字己字身字我字是其
宗領陸子問學者云夫子自言我學不厭及子
貢言多學而識之又却以為非[illegible]

云夫子只言我學不厭若子貢言多學而識之
便是蔽說是故博學於文約之以禮僅可以弗
畔而博我以文約我以禮乃見卓爾此旨至孟
子提揭得緊故曰孔子以是傳之孟軻　孩提
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
長者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
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為也今人乍
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一簞食
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嘑爾而與之行道

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王坐於堂
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
將以釁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
就死地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
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其顙有泚睨而不視蠡
測曰孟子提醒人每每不離此竅最喫緊最親
切夫此一念果從何來只此一念無不具足是
故親長達天下徐行為堯舜惻隱保四海弗受
不屑倫禮義不忍觳觫成王業至於顙泚一滴

孝子仁人百千禮制皆從此生並不欠少分毫
故曰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一星便足燎原燎
原無加一星一線可以達海達海無加一線孟
子惓惓啓人察識於此自信得過則學亦無餘
蘊矣昔晦翁曰謝上蔡見明道先生舉史文成
誦明道謂其玩物喪志上蔡汗流浹背面發赤
色明道云此便見得惻隱之心且道上蔡聞得
過失恁地慚皇自是羞惡之心如何却說道見
得惻隱之心久之曰指其動處而言之必須動

方有羞惡之心仁包四者無仁則麻痺死了安
有羞惡恭敬是非之心仁則有知覺痒則覺得
痒痛則覺得痛痒痛雖不同其覺則一也又曰
孟子所言皆精粗兼備其言甚近而妙義存焉
如龐居士云神通并妙用運水與搬柴此自得
者之言最爲適理孟子之言則無適不然如許
大堯舜之道只於行止疾徐之間教人做了愚
謂晦翁前後二條發透孟子精髓可謂深契其
宗　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

矣夫道一而已矣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子服
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蠡測
曰孟子直截示人言不在多只此數而已矣承
領得過便無餘事不爲不欲郎思之不睹不聞
易之何思何慮也　聖人與我同類者聖人先
得我心之所同然耳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
同耳舜人也我亦人也人皆可以爲堯舜不以
舜之所以事君事君賊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
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蠡測曰此孟子直見

聖人與我不二故其告時君告世子及曹交貉
稽之流無一不以帝王賢聖期之孟子不輕人
人不可自輕也　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
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人有不爲也而後
可以有爲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
在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爲盡信書則不
如無書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蠡測曰
已上皆孟子掃蹤滅跡徹骨入髓之談末二句
乃七篇宗旨蓋孟子受業子思子思作中庸以

無聲無臭終篇故孟子亦以此無有乎爾終篇
自古聖人未嘗有一法與人亦無有一法受於
人前無轍跡可循後無典要可據見者自見聞
者自聞知者自知自見者見無所見自聞者聞
無所聞自知者知無所知故曰無有乎爾則亦
無有乎爾此孟子之真見真知所以接夫子之
統也歟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
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曰賢者而後樂此文王
以民力爲臺爲沼而民歡樂之古之人與民偕
樂故能樂也孟子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

樂有諸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
直好世俗之樂耳曰今之樂猶古之樂也今王
與百姓同樂則王矣齊宣王曰寡人有疾寡人
好勇對曰王請無好小勇王請大之詩云王赫
斯怒以對於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
安天下之民書曰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耻之
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

勇也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
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
毀之矣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對曰昔者公
劉好貨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王曰
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對曰昔者太王好色王如
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蠡測曰孟子導引
陶鑄人處真是點鐵成金大爐大冶非其胸中
洞然了徹豈能縱橫無礙如此楊氏曰世之君
子其賢者乎則必語王以憂民而勿爲臺池苑

囿之觀是拂其欲也其佞者乎則必語王以自
樂而廣其侈心是縱其欲也二者皆非能引君
以當道唯孟子之言常於毫髮之間剖析利害
之所在使人君化焉而不自知朱子曰天理人
欲同行異情二者之間不能以髮其歸遠矣孟
子剖析幾微其法似疏而實密其功似易而實
難　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
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
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

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曰皆是
也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吊孟子豈若是小丈
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
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彭更問曰後車數
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以泰乎曰
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
堯之天下不以為泰子以為泰乎鄒氏曰良知
之藴發於孟子爽考孟子之行何其善於致良
知也傳食諸侯衆之所非也而行之齊餽發棠

衆之所悅也而不行一見諸侯衆以為可為也
而不行三宿出晝衆以為濡滯也而行之楊墨
衆之所歸也而斥之仲子衆之所謂廉也儀衍
衆之所謂大丈夫也而又斥之匡章衆之所謂
不孝也而不斥又從而禮貌之餽金可受也亦
可卻也幣交可報也亦可不報也蓋惟自致其
良知不狥毀譽不拘格式不求聲名為其所為
欲其所欲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如斯
而已矣蠡測曰孟子諸所行履如珠走盤尤難

為曲謹者道也故曰孟子善用易　七十者衣
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為民父母行政如
之何其使斯民饑而死也王如施仁政於民可
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彼陷溺其民
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不嗜殺人者能一之
是故明君制民之産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
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此四者
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

四者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行仁政斯民親
其上死其長矣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
之悅之猶解倒懸也苟行仁政四海之内皆舉
首而望之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
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
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爭地以戰殺人盈野
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
罪不容於死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文王之
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聖人治天下使有

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
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
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民爲重社稷
次之君爲輕蠡測曰孟子惓惓行道無一念無
一息不在乎生民覩其肫肫懇懇真是一字一
淚
　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
事由是則生而有所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
而有所不爲也蠡測曰養生送死以言事親則
當言生養而何以言養生且椎牛之祭不如雞

豚之待親存也生養亦大矣此章之意蓋指自
養自生自送自死孟子嘗言養生喪死無憾爾
禮記中亦有送死之語皆不爲事親者言莊子
曰吾以萬物爲齎送此送之說也是故夕可沒
寧吾知免夫吾今庶幾皆送死之道到此方叅
事了畢故曰可以當大事語云蓋棺事乃定亦
近此意由是二字自有深旨辟患卽是畏死生
我所欲一章全是理會死處末句是亦不可以
巳乎是休歇之旨悟此可以畢生死矣劉屏山

作孔子論聖言生死屏山之論豈無所授之者
哉　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君子
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
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告子曰生之
謂性曰生之謂性猶白之謂白與曰然曰然則
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乃若其
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程子曰生之謂
性告子此言是而謂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
猶人之性則非矣或問朱子曰犬牛之性與人

之性不同天下如何解有許多性濂溪作太極
圖自太極以至萬物也只是一個圈子何嘗有
異中庸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
則能盡物之性何故却將人物衮作一片說朱
子曰孟子闢告子生之謂性處非特告子當時
未必服後世亦未能便理會得孟子意也蠡測
曰君子所性一章便是形色天性的註既公都
子所問者性而孟子所對者曰才曰情更無一
語及性性不可言故也孟子道性善一句亦是

門入所記人性之善猶水之就下之字對就字亦指其發處言之何嘗道性善必欲言善則所謂無對之善而已矣楊龜山問東林常揔禪師曰孟子道性善說得是否揔曰是龜山曰性豈可以善惡言揔曰本然之善不與惡對胡安定得其說於龜山安定之子五峯曰性者天地鬼神之奥也善不足以名之況惡乎孟子説性善云者嘆美之詞不與惡對夫知此則雖謂孟子道性善可也或問善不與惡對則是無善無惡

告子亦言無善無惡何以異曰告子着在無善無惡上便一切都不管如弗求於心弗求於氣是也孟子于無善無惡不着在無上本無善無惡而習不癈為善去惡實為善去惡而初不見有善有惡毫釐之差辨諸此　韓氏曰孔子之道大而能傳門弟子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源遠而末益分惟孟軻師子思而子思之學出於曾子自孔子沒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劉氏

曰學者必有用心聖人標指固非一途孟子之斷然言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自得者得之於心也心無所得而蹈規守矩終出勉強不能從容優入聖域是學也父兄至愛不能發其端師友至密不能進其進必也靈襟中啓獨見內融洞洞然屬屬然如平昔之傳聞想像一旦親睹焉庶乎其可也夫學者之心癈於憒憒其見必卓聞於宜宜其話必至故拙魯愚鈍為道之資智巧聰明為性之障千了萬通愈失

其宗惟循惟默乃能自得回之屢參之魯在孔門所得最深皆用心於無所用若退而進者也去聖已遠自得之學湮沒無聞非惟學者之失也立教者之過焉六經之言毫髮分辨聖人之意極口宣揚諄諄屑屑無舉隅善誘之方將以利之反以害焉學者亦曰如是足矣理盡於此矣拾前人之咳唾遵舊轍以驅馳故思學廢於箋解省學廢於譏議悟學廢於揣度通學廢於偏黨默學廢於領略斂學廢於參貳六學廢而

道衰矣孰以孟子自得之言啓之哉孟子有自得之言無自得之迹但言居之安資之深左右逢其原而已不可以意義形容也槩唐大礪金砮可以射矣而飲羽之鏃非勇引蹶張所能習必自得於弓矢之外焉精毫染嚴程度可以書矣而草聖之筆非黝襟胝指所能造必自得於筆墨之外焉孟學孔於百年之後超然領會獨發奧蘊傳一心之玅用發陳編之光燦神而明之使吾教益尊不膠於言語畦徑之末眞聖門

之輔佐諸子之英雄也姑舍是之言非夸大也亦胸中自負不碌碌爾意聖賢相傳一道也前乎堯舜傳有自來後乎孔孟傳固不泯韓子謂軻死不得其傳言何峻哉曾顏傳道者也軻死千餘年果無曾顏乎時無孔子顏子沒於陋巷而少正卯爲聞人時無孟子匡章陷於不孝而仲子爲廉士人豈易識眞哉蓽門圭竇密契聖心如相授受政恐無世無之孤聖人之道絕學者之志韓子之言何峻哉

荀卿

荀卿名况戰國時趙人年五十始來游學於齊齊尚修列大夫之鈌而荀卿三爲祭酒焉齊人或讒荀卿荀卿乃適楚而春申君以爲蘭陵令遂家蘭陵著書數萬言曰無冥冥之志者無昭昭之明無惛惛之事者無赫赫之功　使目非是無欲見也使耳非是無欲聞也使口非是無欲言也使心非是無欲慮也及至其致好之也目好之五色耳好之五聲口好之五味心利之

有天下是故權利不能傾也群衆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蕩也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夫是之謂德操德操然後能定能定然後能應能定能應夫是之謂成人天見其明地見其光君子貴其全也　天不言而人推高焉地不言而人推厚焉四時不言而百姓期焉夫此有常以至其誠者也君子至德嘿然而喻未施而親不怒而威夫此順命以慎其獨者也　故千人萬人之情一人之情是也天地始者今日是也百王之道後

王是也後王當今之王　欲觀千歲則數今日欲知億
萬則審一二欲知上世則審周道欲知周道則
審其人所貴君子故曰以近知遠以一知萬以
微知明此之謂也　信信信也疑疑亦信也貴
賢仁也賤不肖亦仁也言而當知也默而當亦
知也故知默猶知言也　君子之所謂賢者非
能徧能人之所能之謂也君子之所謂知者非
能徧知人之所知之謂也君子之所謂辯者非
能徧辯人之所辯之謂也君子之所謂察者非

能徧察人之所察之謂也有所止矣　我欲賤
而貴愚而智貧而富可乎曰其惟學乎彼學者
行之曰士也敦慕焉君子也知之聖人也上為
聖人下為士君子孰禁我哉鄉也混然塗之人
也俄而並乎堯禹豈不賤而貴矣哉鄉也效門
室之辨混然曾莫能決也俄而原仁義分是非
圖迴天下於掌上而辯白黑豈不愚而智矣哉
鄉也胥靡之人俄而治天下之大器舉在此豈
不貧而富矣哉　不聞不若聞之聞之不若見

之見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學至於行之
而止矣行之明也明之謂聖人充竟只明　不為而
成不求而得夫是之謂天職如是者雖深其人
不加慮焉雖大不加能焉雖精不加察焉夫是
之謂不與天爭職天有其時地有其財人有其
治夫是之謂參舍其所以參而願其所參則惑
矣列星隨旋日月遞炤四時代御陰陽大化風
雨博施萬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養以成不
見其事而見其功夫是之謂神皆知其所以成

莫知其無形夫是之謂天唯聖人為不求知天
天職既立天功既成形具而神生好惡喜怒哀
樂藏焉夫是之謂天情耳目鼻口形能各有接
而不相能也夫是之謂天官心居中虛以治五
官夫是之謂天君財非其類以養其類夫是之
謂天養順其類者謂之福逆其類者謂之禍夫
是之謂天政聖人清其天君正其天官備其天
養順其天政養其天情以全其天功如是則知
其所為知其所不為矣則天地官而萬物役矣

其行曲治其養曲適其生不傷夫是之謂知天故大巧在所不為大智在所不慮□而不務知天是乃知天也

大天而思之孰與物畜而制之從天而頌之孰與制天命而用之望時而待之孰與應時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與騁能而化之思物而物之孰與理物而勿失之也願於物之所以生孰與有物之所以成故錯人而思天則失萬物之情

萬物為道一偏一物為萬物一偏愚者為一物一偏而自以為知道無知也慎子有見於後無見於先慎到明不尚賢不使能之道無爭先之意老子有見於詘無見於信老子五千言多以屈為伸以柔勝剛墨子有見於齊無見於畸畸不齊也墨子兼愛曰齊宋子有見於少無見於多宋鈃以人之情欲寡而皆以己之情欲多是過也有後而無先則群衆無門有詘而無信則貴賤不分有齊而無畸則政令不施有少而無多則群衆不化書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此之謂也

凡禮事生飾歡也送死飾哀也祭祀飾敬也師旅飾威也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一也

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 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 數為蔽欲為蔽惡為蔽始為蔽終為蔽遠為蔽近為蔽傳為蔽淺為蔽古為蔽今為蔽凡萬物異則莫不相為蔽此心術之公患也聖人知心術之患見蔽塞之禍故無欲無惡無始無終無近無遠無傳無淺無古無今 何以知道曰心心何以知曰虛一而靜心未嘗不臧也臧讀為藏古字通用然而有所謂虛心未嘗不滿也滿當為兩然而有所謂一心未嘗不動也然而有所謂靜人生而有知知而有志志也者臧也然而有所謂虛不以所已臧害所將受謂之虛心生而有知知而有異異也者同時兼知之同時兼知之兩也然而有所謂一不以夫一害此一謂之一心臥則夢偷則自行放縱也使之則謀故心未嘗不動也然而有所謂靜不以夢劇亂知謂之靜未得道而求道者謂之虛一而靜虛一而靜謂之大清明萬物莫形而不見莫見而不論莫論而失位坐於室而見四海處於今而論久遠疏觀

萬物而知其情叅稽治亂而通其度經緯天地而材官萬物制割大理而宇宙裹矣恢恢廣廣孰知其極睪睪廣廣孰知其德涫涫紛紛孰知其形明參日月大滿八極夫是之謂大人夫惡有蔽矣哉

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出令而無所受令自禁也自使也自奪也自取也自行也自止也

昔者舜之治天下也不以事詔而萬物成處一危之其榮滿側養一之微榮矣而未知故道經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

之機惟明君子而後能知之（一謂心也危之戒懼也側謂偏側充滿之義）

空石之中有人焉其名曰觙其爲人也善射以好思耳目之欲接則敗其思蚊䖟之聲聞則挫其精是以闢耳目之欲而遠蚊䖟之聲閑居靜思則通思仁若是可謂微乎孟子惡敗而出妻可謂能自彊矣有子惡臥而焠掌可謂能自忍矣未及好也闢耳目之欲可謂能自彊矣未及思也蚊䖟之聲聞則挫其精可謂危矣未可謂微也夫微者至人也至人也何強何忍何危

生之所以然者謂之性性之和所生精合感應不事而自然謂之性性之好惡喜怒哀樂謂之情情然而心爲之擇謂之慮心慮而能爲之動謂之僞慮積焉能習焉而後成謂之僞正利而爲謂之事正義而爲謂之行所以知之在人者謂之知知有所合謂之智知所以能之在人者謂之能能有所合謂之能性傷謂之病節遇謂之命

凡語治而待去欲者無以道欲而困於有欲者也凡語治而待寡欲者無以節

欲而困於多欲者也人之所欲生甚矣人之所惡死甚矣然而人有從生成死者非不欲生而欲死也不可以生而可以死也故欲過之而動不及心止之也心之所可中理則欲雖多奚傷於治欲不及而動過之心使之也心之所可失理則欲雖寡奚止於亂故治亂在於心之所可亡於情之所欲不求之其所在而求之其所亡雖曰我得之失之矣

歲不寒無以知松栢事不難無以知君子無日不在是

不可學不可

事而在人者謂之性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
人者謂之僞是性僞之分也今人之性目可以
見耳可以聽夫可以見之明不離目可以聽之
聰不離耳目明而耳聰不可學明矣　塗之人
可以爲禹曷謂也曰凡禹之所以爲禹者以其
爲仁義法正也然則仁義法正有可知可能之
理然而塗之人也皆有可以知仁義法正之質
皆有可以能仁義法正之具然則其可以爲禹
明矣今以仁義法正爲固無可知可能之理邪

然則雖禹不知仁義法正不能仁義法正也將
使塗之人固無可以知仁義法正之質而固無
可以能仁義法正之具邪然則塗之人也且內
不可以知父子之義外不可以知君臣之正不
然今塗之人者皆內可以知父子之義外可以
知君臣之正然則其可以知之質可以能之具
其在塗之人明矣今使塗之人者以其可以知
之質可以能之具本夫仁義之可知之理可能
之具然則其可以爲禹明矣今使塗之人伏術

爲學專心一志思索熟察加日縣久積善而不
息則通於神明參於天地矣故聖人者人之所
積而致也曰聖可積而致然而皆不可積何也
曰可以而不可使也故小人可以爲君子而不
肯爲君子君子可以爲小人而不肯爲小人肯字
極妙小人君子者未嘗不可以相爲也然而不相
爲者可以而不可使也　故塗之人可以爲禹
則然塗之人能爲禹未必然也雖不能爲禹無
害可以爲禹　善爲詩者不説善爲易者不占

善爲禮者不相其心同也　多知而無親博學
而無方好多而無定者君子不與少不諷壯不
論議雖可未成也君子壹教弟子壹學亟成不諷
不論議亦知博與多之非矣雖可而未成尚未知一也一則速成　嘗與臨武
君論兵於趙孝成王前王曰請問兵要對曰要
在附民夫仁人之兵上下一心三軍同力臣之
於君也下之於上也若子弟之事父兄若手足
之捍頭目而覆胸腹也故兵要在於附民而已
陳囂問曰先生論兵常以仁義爲本然則何以

兵爲哉曰仁者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義者循
理故惡人之亂之也故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
非爭奪也作賦篇曰爰有大物非絲非帛文理
成章非日非月爲天下明生者以壽死者以葬
城郭以固三軍以彊粹而王駁而伯無一焉而
亡臣愚不識敢請之王王曰此夫文而不采者
與簡然易知而致有理者與君子所敬而小人
所不者與性不得則若禽獸性得之則甚雅似
者與匹夫隆之則爲聖人諸侯隆之則一四海

者與致明而約甚順而體請歸之禮禮　皇天
隆物以示下民或厚或薄帝不齊均桀紂以亂
湯武以賢湣湣淑淑皇皇穆穆周流四海曾不
崇日君子以修跖以穿日大參乎天精微而無
形行義以正事業以成可以禁暴足窮百姓待
之而後寧泰臣愚而不識願問其名曰此夫安
寬平而危險隘者也修潔之爲親而雜汙之爲
狄者耶甚深藏而外勝敵者耶法禹舜而不能
弇迹者耶行爲動靜待之而後適者耶血氣
之精也志意之榮也百姓待之而後寧也天下
待之而後平也明達純粹而無疵也夫是之謂
君子之知知　有物於此居則周靜致下動則
綦高以鉅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大參天地德厚
堯禹精微乎毫毛而盈大乎寓宙忽兮其極之
遠也攭兮（攭音戾分判貌）其相逐而反也卬卬兮天下
之咸蹇也德厚而不捐（無棄物也）五采備而成文往
來惛憊（晦暝也）通于大神出入甚極（讀爲亟）莫知其
門天下失之則滅得之則存弟子不敏此之願

陳君子設辭請測意之曰此夫大而不塞者歟
充盈大宇而不窕入郄穴而不偪者與行遠疾
速而不可託訊者與（訊問也）往來惛憊而不可爲
固塞者歟暴至殺傷而不億忌者歟（雷霆震擊曾不億度疑忌而果決不測也）
功被天下而不私置者與托地而游
宇友風而子雨冬日作寒夏日作暑廣大精神
請歸之雲雲　有物於此儳儳兮其狀屢化若
神功被天下爲萬世文禮樂以成貴賤以分養
老長幼待之而後存名號不美與暴爲鄰（蠶食之謂）

功立而身廢事成而家敗棄其耆老收其後世耆老蛾也後世種也人屬所利飛鳥所害臣愚不識請占之五帝帝占之曰此夫身女好而頭馬首者與女好柔婉也頭類馬首屢化而不壽者與善壯而拙老者與有父母而無牝牡者與冬伏而夏游食桑而吐絲前亂而後治蠶亂絲治夏生而惡暑喜溼而惡雨蛹以爲母蛾以爲父三伏三起事乃大已夫是之謂蠶理蠶　有物於此生於山阜鐵所出也處於室堂無知無巧善治衣裳不盜不竊穿窬

而行日夜合離以成文章以能合從又善連衡下覆百姓上飾帝王功業甚博不見賢良時用則存不用則亡臣愚不識敢請之王王曰此夫始生鉅其成功小者耶長其尾而銳其剽者耶長尾線也剽抄末之意鋒也　頭銛達而剽趙繚者耶一往一來結尾以爲事無羽無翼反覆甚極亟同　尾生而事起尾邅而事已簪以爲父管以爲母簪狀其形管所以藏也　既以縫表又以連裏夫是之謂箴理箴蠶測曰荀子賦篇之作奇矣哉直指幽譬皆以發明是事耳初言禮性得之則雅似雅似二字最爲明妙郎之不可離之不可故止曰似而已次言知則直示本體所謂衆妙之門衆禍之門其義備矣次取象於雲猶易之取象於龍也次取象於蠶生無所從死無所往功成而不有何其神也末取象於箴鴛鴦繡出從君看不把金箴度與人箴之義微矣蠶曰蠶理箴曰箴理取其意而已矣或舉荀子辭蔽遠爲蔽近爲蔽輕爲蔽重爲蔽之類說好陸子曰是好只是他無主

人有主人時近亦不蔽遠亦不蔽輕重皆然然予觀賦篇之義與篇中所云生乎由是死乎由是無日不在是是果何指可云無主而已耶荀子之言世所詆者性惡而程子云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則其立言非盡無謂也況性惡篇終深明人可爲禹謂有其質有其具與人皆可爲堯舜之旨有二乎哉王子曰孟子說性善從源頭上說來亦只是說個大槩如此荀子性惡之說是從流弊上說來也未可盡說他不

是朱子曰荀子儘有好處韓子曰荀與楊也大
醇而小疵楊倞曰孟軻闡其前荀卿振其後立
言指事根極理要

董仲舒

董仲舒漢廣川人也少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
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

蓋三年不窺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
學士皆師尊之武帝時以賢良方正對策曰爲
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以正百官以正萬民陰
陽調而風雨時群生和而萬民殖諸福之物可
致之祥莫不畢至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明
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誼
重禮節安處善而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故孔
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此之謂也後爲江都
相事易王易王帝兄素驕好勇仲舒以禮誼匡
正王敬重焉久之王問仲舒曰粵王句踐與
大夫泄庸種蠡謀伐吳遂滅之孔子稱殷有三仁
寡人亦以爲粵有三仁桓公決疑於管仲寡人
決疑於君仲舒對曰臣愚不足以奉大對聞昔
者魯君問柳下惠吾欲伐齊何如柳下惠曰不
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
爲至於我哉徒見問爾且猶羞之況設詐以伐
吳乎繇此言之粵本無一仁夫仁人者正其誼
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

尺之童羞稱五覇爲其先詐力而後仁誼也苟
爲詐而已故不足稱於大君子之門也五伯比
於他諸侯爲賢其比三仁猶武夫之與美玉也
王曰善復使相膠西王膠西王聞仲舒大儒善
待之仲舒恐久獲辠病免凡相兩國輒事驕王
正身以率下數上疏諫諍教令國中所居而治
及去位歸居終不問家產業以修學著書爲事
仲舒在家朝廷如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
就其家而問之其對皆有明法自武帝初立魏

其武安侯爲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對册推明孔
氏抑出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才孝廉
自仲舒發之年老以壽終於家班氏曰劉向
董仲舒有王佐之材雖伊呂無以加筦晏之屬
伯者之佐殆不及也至向子歆以爲伊呂乃聖
人之耦王者不得則不興故顏淵死孔子曰噫
天喪予唯此一人爲能當之自宰我子貢子游
子夏不與焉仲舒遭漢承秦滅學之後六經離
析下帷發憤潛心大業令後學者有所統壹爲

羣儒首然考其師友淵源所漸猶未及乎游夏
而曰筦晏弗及伊呂不加過矣至向曾孫龔篤
論君子也以歆之言爲然程子曰董子度越諸
子又曰漢之諸儒惟董子有儒者氣象又曰漢
儒如毛萇董仲舒最得聖賢之意然見道不甚
分明

荀卿篇　羣羣矣偉偉同　涫音貫涫涫沸也

聖學宗傳卷之四終

聖學宗傳卷之五

東越　周汝登編測　王繼晃

陶望齡訂正　王繼炳　叅閱

楊雄

楊雄字子雲漢成都人也雄少而好學不爲章
句訓詁通而已爲人簡易佚蕩口吃不能劇談
默而好深湛之思清靜亡爲少耆欲不汲汲於
富貴不戚戚於貧賤不修廉隅以徼名當世家
產不過十金乏無儋石之儲晏如也自有大度

非聖哲之書不好也顧嘗好詞賦悼屈原文過
相如至不容作離騷自投江而死悲其文讀之
未嘗不流涕也以爲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時
則龍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乃作書往往
摭離騷文而反之投諸江流以弔屈原名曰反
離騷以爲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傳莫大於論
語作法言或曰人羡久生將以學也可謂好學
已乎曰未之好也學不羡　或曰先生生無以
養死無以葬如之何曰以其所以養養之至也

以其所以莽莽之至也　山陘之蹊不可勝由矣向墻之戶不可勝入矣曰惡由入曰孔氏孔氏者戶也曰子戶乎曰戶哉戶哉吾獨有不戶者矣　或問道曰道若塗若川車航混混不舍晝夜或曰焉得直道而由諸曰塗雖曲而通諸夏則由諸川雖曲而通諸海則由諸　吾見諸子之小禮樂也不見聖人之小禮樂也吾見有書不由筆言不由舌吾見天常為帝王之筆舌也
司馬氏曰天常郎禮樂也言人不用禮樂猶無

筆而書無舌而言也　智也者知也夫智用不用益不益則不贅虧矣馬氏曰餘曰贅少曰虧
深知器械舟車宮室之為則禮由已　或問神曰心請聞之曰潛天而天潛地而地天地神明而不測者也心之潛也猶將測之況於人乎況於事倫乎　道德仁義禮譬諸身乎夫道以導之德以得之仁以人之義以宜之禮以體之天也合則渾離則散一人而兼統四體者其身全乎　或問德表曰莫知作上作下請問莫知

曰禮行於彼而民得於此奚其知或曰孰若無禮而德曰禮體也人而無禮焉以為德　或問天曰吾於天與見無為之為矣　或曰龍何可以貞利而亨曰時未可而潛不亦貞乎可而升不亦利乎潛升在己用之以時不亦亨乎　或曰龍必欲飛天乎曰時飛則飛時潛則潛既飛且潛食其不妄形其不可得而制也歟曰聖人不制則何為乎羑里曰龍以不制為龍聖人以不手為聖人李氏曰手者桎梏之屬宋氏曰文

王桎梏囚於羑里七年是嘗被其桎梏矣安可謂之不手哉蠡測曰人知紂之桎梏文王不知文王之未嘗桎梏也　或問文曰訓問武曰克未達曰事得其序之謂訓勝己之私之謂克
春木之芚兮援我手之鶉兮去之五百歲其人若存兮宋氏曰芚猶蠢也吳氏曰鶉猶淳也尸子曰堯鶉居子雲卒時去孔子四百九十八歲蠡測曰春木之芚者時行物生道自存也攜手之鶉者共游無懷之天無間隔也五百歲猶一

朝也其人若存者杳壇未散也　或曰譊譊者
天下皆訟也奚其存曰曼是爲也天下之亡聖
也久矣呱呱之子各識其親譊譊之學各習其
師精而精之是在其中矣蠡測曰奚其存者承
上其人若存而疑也呱呱之子各識其親孩提
不慮之知不待聖存也各習其師者歸求有餘
師之師也嘵嘵患不精耳精而精之聖即在是
容外求乎哉　或問五百歲而聖人出有諸曰
堯舜禹君臣也而並文武周公父子也而並湯

孔子數百歲而生因往以推來雖千一不可知
也李氏曰雖千歲一人一歲千人不可知也
或問天地簡易而聖人法之何五經之支離曰
支離蓋其所以爲易簡也已簡已易焉支焉離
先知其幾於神乎敢問先知曰不知　或曰
聖人之道若天矣天則有常矣奚聖人之多變
也曰聖人固多變子夏子游得其書矣未得其
所以書也宰我子貢得其言矣未得其所以言
也顔淵閔子得其行矣未得其所以行也聖人

之書言行天也天其少變乎或曰聖人自[illegible]
何言之多端也曰子未覩禹之行水與一東一
北行之無礙也君子之行獨無礙乎如何直往
也水避礙則通於海君子避礙則通於理　或
問大曰小問遠曰邇未達曰天下爲大治之在
道不亦小乎四海爲遠治之在心不亦邇乎至道
敍以故口小也　或問韓非作說難之書而卒死於說
難敢問何反也曰說難蓋其所以死乎曰何也
曰君子以禮動以義止合則進否則退確乎不

憂其不合也夫說人而憂其不合則亦無所不
至矣　或問酈食其說陳留下敖倉說齊罷歷
下軍何辯也韓信襲齊以身膏鼎何訥也曰夫
辯也者自辯也如辯人幾矣幾殆也　或問何如
動而見畏曰畏人何如動而見侮曰侮人夫見
畏與見侮無不由己　或曰子小諸子孟子非
諸子乎曰諸子者以其知異於孔子者也孟子
異乎不異　人之性也善惡混修其善則爲善
人修其惡則爲惡人氣也者所適善惡之馬也

宋氏曰孟子已言人性善是論上品矣荀子
已言人性惡是論下品矣而未及中品故於此
謂人之性善惡混三子言性各舉其品教亦皆
矣司馬氏曰孟子以爲人性善其不善者外物
誘之也荀子以爲人性惡其善者聖人教之也
是皆得其一偏而遺其本實善與惡猶陰之與
陽也雖聖人不能無惡雖愚人不能無善必曰
聖人無惡則安用學矣必曰愚人無善則安用
教矣譬之於田稻粱藜莠相與並生孟子以爲

仁義禮智皆出乎性者也是豈可謂之不然乎
然殊不知暴慢貪惑亦出乎性也是信稻粱之
生於田而不信藜莠之亦生於田也荀子以爲
爭奪殘賊之心人之所生而有也不以師法禮
義正之則悖亂而不治是豈可謂之不然乎然
殊不知慈愛羞惡之心亦生而有也是信藜莠
之生於田而不信稻粱之亦生於田也故楊子
以人之性善惡混蠡測曰夫學知性而已矣不
知性何以語學然知性固不易也荀楊宋馬之

見皆所謂群盲摸象不可言非不可言是覽者
謂荀子只見得不好人底性便說做惡楊子只
見得半善半惡人底性便說做善惡混如孟子
說性善終是未備所以不能杜絕荀楊之口晦
翁之言可謂備知偏指之失矣至其自所言性
又添一氣字性外有氣天命之性外又有氣質
之性則程子謂性即氣氣即性與孟子形色天
性之旨其又可通乎甚矣性之不易知不易言
也李氏曰孟子之言性善亦甚是然至盡排衆

說猶未免執定說以遏已見而欲以死語活人
也夫人本至活也故其善爲至善而其德爲明
德也至善者無善無不善之謂也惟無善無不
善乃爲至善惟無可無不可乃爲當可耳若執
一定之說而欲以遍天下後世是執一也執一
便是害道孟氏已自言之矣惟夫子之善言性
也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上知與下愚不移不
執一說便可通行不定死法便是活世故曰孔
子其太極乎萬世之師之也宜也夫論性而以

孔子爲的其庶幾乎　程子曰大玄中首中陽氣潛萌於黃宮信無不在乎中養首一藏心於淵美厥靈根測曰藏心於淵神不昧也揚子雲之學蓋嘗至此地位也又曰世之議子雲者多疑其投閣之事以法言觀之蓋未必有又天祿閣世傳以爲高百尺宜不可投司馬氏曰法言之成蓋專漢政不得不遜辭以避害也揚子位不過郎官朝廷之事無所與聞奈何責之以必死乎揚子三世不徙官安恬如此而乃疑其求

媚而思富貴不亦過乎使揚子果好富貴則必爲莽佐命不在劉歆之下矣

王通

王通字仲淹隋時龍門人漢徵君霸之後也世以儒術顯父隆隋文帝開皇初爲國子博士四年生仲淹九年江東平父歎曰王道無敘天下何爲而一乎仲淹侍側十歲矣有憂色曰通聞古之爲邦有長久之策故夏殷以下數百年四海常一統也後之爲邦行苟且之政故魏晉以下數百年九州無定主也上失其道民散久矣一彼一此何常之有夫子之歎蓋憂皇綱不振生人勞於聚斂而天下將亂乎父異之曰其然乎遂告以元經之事仲淹再拜受之十八年父晏居歌伐木而召仲淹仲淹瞿然再拜敢問夫子之志何謂也父曰爾來自天子至庶人未有不資友而成者也在三之義師居一焉道喪已來斯廢久矣然何常之有小子勉旃翔而後集仲淹於是有四方之志蓋受書於東海李育學

詩於會稽夏典問禮於河東關子明正樂於北平霍汲考易於族父仲華不解衣者六年其精志如此仁壽三年仲淹冠矣慨然有濟蒼生之心西遊長安見帝帝坐太極殿召見因奏太平策尊王道推霸略稽今驗古凡策十有二帝大悅曰得生幾晚矣天以生賜朕也下其議於公卿公卿不悅時將有蕭墻之釁仲淹知謀之不用也作東征之歌而歸曰我思國家兮遠游京畿一逢帝王兮降禮布衣遂懷古人之心兮將

興太平之基時異事變兮志乖願違吁嗟道之不行兮垂翅東歸皇之不斷兮勞身西飛帝聞而再徵之不至四年帝崩煬帝大業元年一徵又不至辭以疾乃續詩書正禮樂修元經讚易道九年而六經大就門人自遠而至河南董常太山姚義京兆杜淹趙郡李靖南陽程元扶風竇威河東薛收中山賈瓊清河房玄齡鉅鹿魏徵太原溫大雅潁川陳叔達等咸稱師北面受王佐之道焉如往來受業者不可勝數蓋千餘

人隋季仲淹之教興於河汾雍雍如也十年尚書召署蜀郡司戶不就十一年以著作郎國子博士徵並不至僕射楊素甚重之勸之仕仲淹曰通有先人之敝廬足以庇風雨薄田足以具餐粥讀書談道足以自樂願明公正身以治天下使時和年豐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也或譖仲淹於素曰彼實慢公公何敬焉素以問仲淹仲淹曰使公可慢則僕得矣不可慢則僕失矣得失在僕公何與焉素待之如初十三年江都

難作仲淹有疾召薛收謂曰吾夢顏回稱孔子之命曰歸休乎殆夫子召我也何必永厥齡吾不起矣寢疾七日而終門弟子數百人會議曰吾師其至人乎自仲尼以來未之有也禮男子生有字所以昭德死有謚所以易名夫子生當天下亂莫予宗之故續詩書正禮樂修元經讚易道聖人之大旨天下之能事畢矣仲尼既沒文不在茲乎易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請謚曰文中子初仲淹謂弟績等曰吾周之後也世習

禮樂子孫當遇王者得申其道則儒業不墜其天乎其天乎又謂魏徵及房杜等曰先輩雖聰明特達然非董薛程仇之比雖逢明王必愧禮樂徵徵有不平之色仲淹笑曰久久臨事當自知之及唐定天下太宗正觀初諸賢皆亡而徵與房李溫杜獲參預朝政帝謂徵曰禮壞樂崩朕甚憫之昔漢章帝眷眷於張純今朕急急於卿等有志不就古人攸悲徵跪奏曰非陛下不能行蓋臣等無素業爾何媿如之於是徵與房

杜等逆慙懍再拜而出房謂徵曰玄齡與公遇
力輔國然言及禮樂則非命世大才不足以望
陛下清光矣昔文中子不以禮樂賜子良有以
也向使董薛在適不至此仲淹所著有禮論十
卷樂論十卷續書二十五卷續詩十卷元經十
五卷贊易十卷濟末及行正觀初其弟凝子福
時等收其議論分爲六部號曰王氏六經又取
薛收姚義所集門人對問之書勒成中說十卷
李靖問聖人之道子曰無所由亦不至於彼

門人曰徵也至或曰未也門人惑子曰徵也去
此矣而未至於彼或問彼之說子曰彼道之方
也必也無至乎董常聞之悅門人不達董常曰
夫子之道與物而來與物而去來無所從去無
所視薛收曰大哉夫子之道一而已矣　內史
薛公見子於長安退謂子收曰河圖洛書盡在
是矣汝往事之無失也（薛道衡時爲內史）　子謂程元
曰汝與董常何如程元曰不敢企常常也遺道
德元也志仁義子曰常則然矣而汝於仁義未

數數然也其於彼有所至乎子曰董常時有慮
焉其餘則動靜慮矣　子曰蓋九師興而易道
微（淮南王聘九人明易撰道訓二十篇號九師易）三傳作而春秋散（公羊高穀梁赤左丘明）　賈瓊曰何謂也子曰白黑相渝能無
微乎是非相擾能無散乎故齊韓毛鄭詩之末
也（后蒼所傳爲齊詩韓嬰所傳爲韓詩毛鄭詩者毛萇注鄭玄箋也）　大戴小戴
禮之衰也（戴德號大戴戴勝號小戴）書殘於今古（孔安國家藏科斗尚書以今文易之劉歆奏別立古文尚書）　詩失於齊魯（齊轅固生魯申公）汝
知之乎賈瓊曰然則無師無傳可乎子曰神而

明之存乎其人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必也傳又
不可廢也（傳之在師得之在己）　子曰常也其殆坐忘乎
靜不證理而足用焉思則或妙　子讀無鬼論
曰未知人焉知鬼（阮瞻作無鬼論）　陳守謂薛生曰吾
行令於郡縣而盜不止夫子居於鄉里而爭者
息何也薛生曰此以言化彼以心化陳守曰吾
過矣退而靜居三月盜賊出境子聞之曰收善
言叔達善聽　劉炫見子談六經唱其端終日
不竭（炫字伯光開皇中表乞與學校然對自矜伐爲執政所抑著五經正名十二卷）　子

曰何其多也炫曰先儒異同不可不述也子曰一以貫之可矣爾以尼父爲多學而識之耶炫退子謂門人曰榮華其言小成其道難矣哉

子曰詩書盛而秦世滅非仲尼之罪也虛玄長而晉室亂非老莊之罪也齋戒修而梁國亡非釋迦之罪也易不云乎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或問佛子曰聖人也曰其教何如曰西方之教也中國則泥軒車不可以適越冠冕不可以之胡古之道也

子曰言而信未若不言而信行而謹未若不行而謹

子謂仲長子光曰山林可居乎（子光字不耀游於河東人問者書老易二字爲對文中以天人稱之）曰會逢其適也焉知其可子曰達人哉隱居放言也子光退謂董薛曰子之師其至人乎死生一矣不得與之變

子謂房玄齡曰好成者敗之本也願廣者狹之道也

李密問英雄子曰自知者英自勝者雄

劉炫問易子曰聖人知易沒身而已況吾儕乎（阮逸曰聖人終身立易中劉炫但熟易之文耳不知易在身中也）炫曰吾談之於朝無我敵者子不答謂門人

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薛收問[illegible]子曰天地之中非他也人也收退而歎曰乃今知人事修天地之理得矣

子謂收曰我未見欲仁好義而不得者也如不得斯無性者也

魏徵曰聖人有憂乎子曰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乎問疑子曰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乎徵退

子謂董常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常曰非告徵也子亦二言乎子曰徵所問者迹也吾告汝者心也心迹之判久矣吾獨得不二言乎常曰心迹固殊乎子曰自汝觀之則殊也而適造者不知其殊也各云當而已矣則夫二未違一也李播聞而歎曰大哉乎一也天下皆歸焉而不覺也

程元曰三教何如子曰政惡多門久矣曰廢之何如子曰非爾所及也真君建德之事適足推波助瀾縱風止燎耳（真君後魏太武年號也時崇道教毀佛法建德後周武帝年號也毀釋老二教）

子讀洪範讜議（安康獻公撰皇極讜議）曰三教於是乎可一矣程元魏徵進曰何謂也子曰使民不倦

賈瓊問君子

[illegible]道子曰叉是不思亦已焉哉　賈復問何以
息謗子曰無辯曰何以止怨曰無爭　賈瓊薛
收曰道不行如之何子曰父母安之兄弟愛之
朋友信之施於有政道亦行矣奚爲不行　或
曰君子仁而已矣何用禮爲子曰不可行也或
曰禮豈爲我輩設哉子不答既而謂薛收曰斯
人也旁行而不流矣安知教意哉有若謂先王
之道斯爲美也　或問君子子曰知微知章知
柔知剛曰君子不器何如子曰此之謂不器

子曰有坐而得者有坐而不得者有行而至者
有不行而至者（老子曰坐進此道）　子曰見而存未若
不見而存者也　或問長生神僊之道子曰仁
義不修孝弟不立奚爲長生甚矣人之無厭也
溫彥博問知子曰無知問識子曰無識彥博
曰何謂其然乎子曰是究是圖亶其然乎彥博
退告董常常曰深乎哉此文王所以順帝之則
也　薛收問仁子曰五常之始也問性子曰五
常之本也問道子曰五常一也　賈瓊請絕[illegible]

[illegible]子曰不可請接人事子曰不可瓊曰然則
君子曰莊以待之信以從之去者不追來者不
拒泛如也斯可矣　賈瓊曰山中異歟天下之
孝者也其處家也父兄欣欣然其行事也父兄
焦然若無所據子曰吾黨之孝者異此其處家
也父母晏然其行事也父兄恬然若無所思
子謂壯山黃公善醫先寢食而後針藥汾陰侯
生善筮先人事而後說卦　房玄齡問正主庇
民之道子曰先遺其身曰請究其說子曰夫能

遺其身然後能無私無私然後能至公至公然
後以天下爲心矣道可行矣玄齡曰如主何子
曰通也不可究其說蕭張其猶病諸噫非子所
及姑守爾恭執爾慎庶可以事人也　子曰吾
不仕故成業不動故無悔不廣求故得不雜學
故明　叔恬曰疑於先王之道行思坐誦常若
不及臨事往來常若無誨道果艱乎哉子曰吾
亦然也（疑名叔恬字文中之亞弟）　子曰天下有道聖人藏
焉天下無道聖人彰焉董常曰願聞其說子曰

互一無迹庸非藏乎因二以濟能無彰乎如有用我者當處於太山矣董常曰將冲而用之乎易不云乎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　子曰通其變天下無弊法執其方天下無善教故曰存乎其人　魏徵問議事以制何如子曰苟正其本刑將措焉如失其道議之何益故至治之代法懸而不犯其次犯而不繫故議事以制噫中代之道也如有用我必也無訟乎　阮氏曰唐末司空圖明文中子聖矣五季經亂逮乎削平則

柳仲塗宗之於前孫漢公廣之於後皆云聖人也然未及盛行其教噫知天之高必辯其所以高也大哉中之爲義在易爲二五在春秋爲權衡在書爲皇極在禮爲中庸謂乎無形非中也謂乎有象非中也上不蕩於虛無下不局於器用中說者如是而已

韓愈

韓愈字退之唐修武人退之生三歲而孤嫂鄭鞠之七歲好學言出成文比長盡通六經百家學舉進士歷遷四門博士監察御史德宗時極論宮市貶陽山令有愛在民民生子多以其字字之歷改職方員外郎疏論刺史復左遷博士乃作進學解以自諭執政覽之奇其才改比部郎中與宰相議不合改太子右庶子愈至此凡三貶皆以疏陳治事廷議不隨爲罪遷刑部侍郎憲宗遣使者往鳳翔迎佛骨入禁中三日乃送佛祠王公士人奔走膜唄至爲夷法灼體膚委珍貝騰沓係路退之聞而惡之乃上表極諫

帝大怒持示宰相將抵之死裴度崔群請少寬假帝曰愈言我奉佛太過猶可至謂東漢以後天子奉佛壽感夭促言何乖刺耶乃貶潮州刺史至潮與潮僧大顛游人傳愈信奉佛氏愈移書孟簡曰人傳愈近信奉釋氏此傳之者妄也潮州有一老僧號太顛頗聰明識道理遠地無可與語者故自山召至州郭留十數日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爲事物侵亂與之語雖不盡解要自胸中無滯礙以爲難得因與往來及至

海上遂造其廬留衣服爲別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問民疾苦皆曰惡溪有鱷魚食民畜産且盡民以是窮乃爲文祝之是夕暴風震雷起溪中數日水盡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無鱷魚患[illegible]國子祭酒轉兵部侍郎王庭湊叛圍牛元翼於深救兵十萬望不敢前詔擇廷臣往諭衆慄縮退之勇行元積言於上曰韓愈可惜穆宗悔馳詔無徑入退之曰止君之仁死臣之義遂至賊營麾其衆責之賊恇汗伏

地乃出元翼帝大悅轉禮部侍郎長慶四年卒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謚曰文愈之卒也張籍祭以詩云公有曠達識生死爲一綱及當臨終晨意色亦不荒贈我珍重言傲然委衾裳愈嘗謂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列作原道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程子曰似此言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必有所見若無所見則其[illegible]謂以是而傳者果何事耶又曰自孟子後能將許大見識尋求者纔見此人若不是他見得豈千餘年後便能斷得如此分明作師說曰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爲惑也終不解矣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

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作原性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而已矣中焉者可道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孟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荀子之言性曰人之性惡揚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惡混夫始善而進惡歟始惡而進善歟始也混而今也善惡歟皆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叔魚之生也其母視之知其必以賄死楊食我之生也叔向之母聞其號也知必滅其

宗越叔之生也子文以爲大慼知若敖氏之鬼不食也人之性果善乎后稷之生也其母無災其始匍匐也則岐岐然嶷嶷然文王之在毋也毋不憂既生也傳不勤既學也師不煩人之性果惡乎堯之朱舜之均文王之管蔡習非不善也而卒爲姦瞽瞍之舜鯀之禹習非不惡也而卒爲聖人之性善惡果混乎故曰三子之言性也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曰然則性之上下者其終不可移乎曰上

之性就學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是故上者可學而下者可制也其品則孔子謂不移也曰今之言性者異於此何也曰今之言者雜老佛而言也雜老佛而言之也者奚言而不異蠡測曰韓子稱孟子醇乎醇而欲自比孟軻夫使孟子而言性謬也何以稱醇韓子論性處率與軻背源頭已差烏在其爲孟軻哉孟子言道一而已矣而韓子言三孟子言堯舜與人同耳而韓子言不同孟子言非天之降才爾殊也而韓子言殊指之無一語合者豈惟不與孟子合

如韓子之言當曰性相遠也習相近也而後可其背於孔子抑又甚矣後世乃以退之比孟子謂與相表裏豈未究其原乎或者曰退之晩有所得在歸自潮州以後從困衡而喻是未可知矣或問朱子曰昌黎從太顛不審有崇信之意否曰真箇是有崇信底意他是貶從那潮州去無聊後被他說轉了不知太顛與他說箇什麼得恁地傾心信向周子題太顛壁曰退之自謂

如夫子原道深排佛老非不識太顛何似者歟書珍重更留衣

楊雄篇 飫音飫　蕩音讜　湛讀曰沈　鄒負其口歷異基　說音稅

王通篇 餐通作饘厚曰饘希曰粥

韓愈篇 膜音模胡人膜拜長跪拜也　唄音敗梵音

聖學宗傳卷之五終